朱子大全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胡氏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刊晦庵先生文集序

彌穹壤道也凝之則存乎人人參三才綠斯道爾聖同天賢脩而凝之進乎聖矣六經道之輿也羣聖精蘊在焉而孔子會其全宋大儒續孟氏之絶而朱子會其全自羲農承傳以來廣大精微闡抉無遺葢濂溪洛關詞猶渾淪朱子則說之詳下學上達階森牖豁學者能熟復篤行之復性明倫而得所以爲人體用該人已成入賢望聖駸駸不自覺大造萬世功高往哲允矣不然求捷而迷得體而遺用違道遠哉顧朱子之學于時輒禁晦百餘年

聖朝表章士所服習一宗之無異學道乃大明日中天矣其釋諸經四書外所著文若詩彙之總百有二十卷亦無一語不出於道而爲文且有體風行水上天地至文視汗漫荒忽神施鬼設者懸絶志在覺人故辭繁不殺布帛菽粟有餘温與味焉葢其平日居敬窮理反躬踐實內外交養者無斯須間而心與天游肆其發如此學士大夫不欲爲賢聖君子而狃於詞人則取彼置此可也欲爲賢聖君子而華實兼者舍是奚讀哉是集舊刻閩臬歲久刓闕且簡袠重大人艱於蓄比張憲副大輪白諸前巡按虞侍御守愚蔣侍御詔重刻之省約版紙者什四方鳩工沐梨而胡憲使岳至躬總校讐之任董學潘憲副潢佐之羅憲副英陸憲副銓姜僉憲儀劉僉憲寀咸與有勞信泚亟促其成訖工僉謂信宜序所以刻之意於乎朱子固言之道未嘗亡而人實晦之明之是書廣布將天下入道之塗益光詭道異說不得作雖爲文者亦知輪轅徒飾之可愧思傳于道而勿局以藝庶幾

國家化成參贊之治不無少補迺弗固辭嘉靖壬辰九月既望後學饒平蘇信書于閩之行臺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錄上

第一卷

詞　賦　琴操　詩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白鹿洞賦
感春賦
空同賦
招隱操
遠游篇
擬古八首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
邵武道中
黄子衡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酬丘子野
丘子野郊園五詠
古意
送劉旬甫
晨起對雨二首
殘臘
客舍聽雨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社日諸人集西岡
久雨齋居誦經
新竹
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黄子厚二首
夜聞子規
杜門
宿山寺聞蟬作
晨登雲際閣
池上示同遊者
過黄塘嶺
宿白芒畬
濯足澗水二首
自溪口買舟至順昌示同行者
宿篔簹鋪
倒水坑作
夏日二首
對雨
齋居聞磬
聞琴
讀道書六首
秋雨
秋夕懷子厚二首
病中呈諸友
川上見月歸示同行者
月夜述懷
冬雨不止
贈仰上人
即事偶賦
擬步虛辭
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
冬日二首

春日卽事
誦經
春日言懷
晚步
懷友
山館觀海棠二首
題畫
過武夷作
同安官舍夜二首
寄山中舊知十首
述懷
釋奠齋居
試院雜詩五首
巖桂
秋懷
喜晴
夜賦
曉步
書事
八月十七夜月
憶齋中二首
秋夕
夢山中故人
懷子厚
南安道中
垂澗藤
臨流石
懸崖水
穿林徑
九日
督役城樓
再至
晚望
苧溪道中
十月朔旦懷先隴
步虛詞一首
民安道中
西郊縱步
寄黃子衡
濯足萬里流
孤鶴思太清
與諸同寮謁奠北山
懷山田二首
夜雨二首
將理西齋
寄題金元鼎面山亭
冬至陰雨
安溪道中
留安溪
安溪書事
梅花兩絕句
柚花

病告齋居作
感事有嘆
夏日
聞蟬
秋夜歎
茅舍獨飲
宿傳舍見月
寄諸同寮
登羅漢峰
登面山亭
雙髻峰
涉澗冰作
試院即事
王嘉叟所藏畫二首
雜記草木九首
觀黃德美兩圖二首
祠事齋居聽雨呈劉子晉

卷第二

詩

送王季山赴龍溪
宿劇頭鋪夜聞杜宇
次韻傅丈題呂少衛藏書閣
次旬父韻
次祝澤之韻
次祝澤之韻送劉子晉歸省
送祝澤之還鄉
九日山夜泛舟弄月二首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
再得古木
示諸同志
示四弟
還家即事
小盈道中
題囊山寺
題九日山石佛院亂峰軒二首
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二首
再至同安示諸生
詰水公庵雨作
茉利
謝人送蘭
又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尋蘭花前約
秋夕二首
秋夜聽雨懷子厚
對月思故山夜景
步東橋玩月二首
梵天聽雨
兼山閣雨中
登閣
秋懷二首
中元雨中呈子晉

秋暑
秋李伯玉用東坡韻賦梅花
賦梅花有懷元履
挽劉寶學二首
寄題梅川溪堂
和劉抱一
再和
送芮國器二首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二首
紅梅臘梅
呈黃子厚
酬子厚詠雪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挽范直閣二首
讀大學誠意章有感
仁術
聞善决江河
仰思二首
困學二首
復齋偶題
示四弟
克己
曾點
伐木
春日
春日偶作
觀書有感二首
題西林院壁二首
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再題
示西林可師二首
感事書懷十六韻
次劉彥采觀雪韻
次彥采病片口占韻
感事
聞報七首
次子有聞捷四首
宿回向用壁間舊題
感事再用舊韻二首
再用元韻
宋村雪中有懷
次判院丈雪意韻
酬判院丈喜晴之句
登梅嶺
雪意
再用元韻作兩絕句
陪彥集充父游瑞巖
讀趙清獻公瑞巖留題追次元韻
讀二劉公瑞巖留題追次元韻二篇
入瑞巖道間四絕
挽籍溪胡先生三首

次韻潮州詩六首
濠上齋二首
閑坐
銷冦
山丹
山居即事
柬二姪
夏日齋居紀事
壽母生朝
又二首
又二首
又一首
再和東坡惠州梅花詩
歲晚分韻得巳字
卓國太夫人生朝
又一首
社後一日作
三月三日祀畢修禊分韻得一字
夏日二首
泉石爐煙四詩
偶題三首
次張彥輔韻
次張彥輔賞梅韻
借韻呈府判張丈
家山堂晚照效輞川體二首
即事有懷寄彥輔仲宗二兄
次知府府判二丈韻三首
巢居分韻得將字
壁間墨刻亡去輒賦所懷
再用韻
再賦解嘲
題祝生畫二首
挽延平李先生三首
用西林舊韻二首
卷第三
詩
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
納湖
東渚
詠歸橋
船齋
麗澤堂
蘭澗
書樓
山齋
蒙軒
石瀨
卷雲亭
柳堤
月榭
濯清
西嶼

淙琤谷
聽雨舫
梅堤
釆菱舟
南阜
次韻傅丈武夷道中五絶句
題畫卷
小山
吳畫
卵研
鬼佛
范寬
題祝生畫
次秀野韻
次劉秀野蔬食十三詩韻
乳餅
新筍
紫蕈
子薑
茭筍
南芥
蓴菜
木耳
蘿蔔
芋魁
筍脯
豆腐
白蕈
次秀野閑居十五詠
秀野
積芳圃
家山堂
拙政堂
香界
春谷
舫齋
欒圃
山人方丈
龜峰樓
月波臺
挽蔬園
秋香徑
曲池軒
前村
次秀野寄示南昌諸詩兩篇
次秀野韻五首
留秀野二首
次秀野滄波館刈麥二詩
次秀野桑陌舊園二首
又次秀野二首
次秀野詠雪三首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次韻秀野早梅
次秀野極目亭韻
又
次秀野春晴山行紀物韻
再用韻題翠壁
次亭字韻呈秀野兼簡王宰三首
次山行韻呈秀野三首
次秀野泛滄波館韻
次秀野韻題臥雲菴
次秀野見留韻
次秀野種粟韻
次秀野蘄蕈
次韻寄題芙渠館三首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次秀野韻二首
次秀野暑中二首
次秀野雜詩韻
葺居
刻漏
栗熟
山藥
食梨
導引
假山香雲水瀑布二首
家釀
酒市
黃雀鮓
檳榔
又五絶

卷第四

詩

答王無功
送吳茂實
送荊南幕府二首
趙君澤攜琴載酒見訪分韻得琴字
寄瀏陽李氏遺經閣二首
題鄭德輝悠然堂
題林一鶚示及諸賢詩卷二首
送德和弟歸婺源二首
送仲縝對策南宮
分水鋪壁間續趙仲縝留題
次劉明遠宋子飛反招隱韻二首
送謝周輔入廣
次亦樂園韻
次韻謝劉仲行惠筍二首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同張明府登凌風亭懷韓無咎
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韻
再次王宰韻
送張彥輔赴闕
送劉充甫平甫如豫章
哭羅宗約二首

題米元暉畫
觀劉氏山館壁畫六言五言
觀祝孝友畫卷六言五言
題祝孝友枕屏小景
次傅安道楊儀之二漕勸農二首
感懷
墨莊五詠
墨莊
冽軒
靜春堂
玩易齋
君子亭
齋居感興二十首
卜居
游武夷分韻得瑤字
次石子重留別韻
鵝湖寺和陸子壽
陪機仲景仁游武夷
答景仁贈別
用前韻別機仲
讀機仲景仁詩因及詩傳綱目用前韻
讀通鑑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寄機仲

卷第五

詩

拜張魏公墓下
敬簡堂分韻得月字
登嶽麓赫曦臺聯句
登定王臺
次敬夫登定王臺韻
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作此
大雪馬上次敬夫韻
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敬夫春風樓韻
再用敬夫定王臺韻賦詩
再用定王臺韻酬敬夫
馬上口占次敬夫韻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
雪霽溪山口占
馬跡橋
登山次敬夫韻
方廣道中次敬夫韻
道中景物甚勝次敬夫韻
崖邊積雪取食甚清次敬夫韻
後洞山口晚賦
後洞雪壓竹枝橫道
方廣懷定叟
方廣聖燈次敬夫韻
羅漢果次敬夫韻
壁間古畫精絕未聞有賞音者
方廣版屋
泉聲次林擇之韻
霜月次擇之韻
枯木次擇之韻

宿方廣次敬夫韻
蓮花峰次敬夫韻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方廣睡覺次敬夫韻
感尙子平事
殘雪未消次擇之韻
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
石廩峰次敬夫韻
次敬夫韻
林間殘雪鏘然有聲
至上封用擇之韻
福嚴寺回望嶽市
福嚴讀張湖南舊詩
登祝融峰用擇之韻
穹林閣次張湖南韻
晚霞
過高臺讀信老詩次敬夫韻
贈上封諸老
自上封登祝融峰絕頂次敬夫韻
再登祝融用臺字韻
胡廣仲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
醉下祝融峰
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韻
和敬夫韻
和擇之韻
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幷以爲别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自此後係東歸亂稿
馬上贈林擇之
梅溪坡下
寄題李東老淵平齋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詩自警二絕
次擇之所和生字韻呈伯崇
再答擇之
宿萍鄉黃花渡口客舍和宋亨伯題詩
過毛山鋪
次擇之韻聊紀秦事
雪梅二闋奉懷敬夫
題二闋後
次韻擇之聽話
次韻伯崇自警
答擇之四詩
答擇之
次韻擇之
到袁州二首
袁州道中二首
賦歸雲洞
石乳洪羊二洞不及往遊
分宜晚泊江亭二絕
新喻西境
思歸用擇之韻
再和油字韻
次韻擇之懷張南軒

別韻賦一篇
宿新喻驛夜聞風鐸
題野人家
題萬安野館
萬安遇長沙便欲附書不果
不見梅再用來字韻
賦水僊花
清江道中見梅
臨江買舟
薌林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赤岡頭望遠山作
次韻擇之發臨江
次韻擇之漫成
竹節灘
舟中晚賦
次韻擇之將近豐城有作
過豐城作
舟中見新月戲呈伯崇擇之
次韻擇之舟中二首
自東湖至列岫二詩
列岫望西山二首
晚飲列岫
觀上籃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次王嘉叟韻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
觀西山懷嶽麓
進賢道中
野望
次韻擇之進賢道中漫成五首
次韻擇之夜宿進賢客舍
次韻擇之潤陂有作
過潤陂次伯崇韻
至金步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有作
次韻擇之餘干道中
安仁曉行
霜晴觀日出霧中
再用前韻
次韻擇之過丫頭巖
章巖
次韻擇之章巖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次二友石井韻三首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二首
次韻擇之發紫溪
次韻別擇之
次韻別范伯崇擇之二首 東歸亂稿止此
懷南軒呈伯崇擇之二首
九日登天湖分韻得歸字
歸報德再用韻
懷南嶽舊遊寄敬夫

卷第六

詩
和人遊西巖
次韻知郡章丈遊山
題周氏溪園三首
寄擇之
送擇之還鄉赴選三首
題擇之欣木亭
擇之誦所賦擬呂子進元宵詩因用元韻二首
次韻擇之梧竹二首幷呈季通
擇之寄示深卿唱和次韻三首
送擇之赴漕臺之招二首
用黃山卽事韻呈擇之兼懷子重順之
夜聞擇之誦師曾題畫絕句
次林擇之開善避暑韻二首
送林熙之五首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次彭應之餐雪韻
次彭應之魚樂亭韻
與劉德明祝濟之胡子寬晚步
以夏雲多奇峰爲韻賦詩戲成五絕
仙洲畫寒亭次劉判院韻二首
次韻畫寒
次劉判院畫寒亭韻懷平父
次劉判院清湍之什
遊密庵分韻得還字
遊密庵分韻得絕字
次韻宿密庵
遊密庵
遊畫寒分韻得竹字
聞季通德明諸友入山以詩迎之
次觀瀑布韻
次季通畫寒韻
次韻謁忠顯劉公墓下
次季通畫寒亭韻二首
次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畫寒
次清湍亭韻二首
立春大雪邀劉圭甫諸兄遊天湖
次圭父遊將軍巖韻二首
圭父約爲金斗之遊次韻獻疑
次彥集經營別墅
彥集圭父擇之同飲白雲精舍分韻得飽字
次劉圭甫和人梅花韻
酬圭父末利之作
酬圭父白蓮之作
次圭父觀魚韻
同黃子厚賦白芙蓉呈劉彥集平父
觀洪遵雙陸譜有感呈劉平甫范仲宣
次劉彥集木犀韻三首
寄謝劉彥集惠菖蒲二首
公濟惠山蔬四種因次其韻
蕈
芹

筍
蕨
題吳公濟風泉亭
再題
奉和公濟留周賓
寄公濟兼簡李伯諫五首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問之二
首
伯諫和詩因以詩問二首
游百丈山分韻得雲字
百丈山六詠
石磴
小澗
山門
石臺
西閣
瀑布
游蘆峰分韻得盡字
同丘子服游蘆峰分韻得白字
登蘆峰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早發潭溪夜登雲谷
雲谷二十六詠
雲谷
南澗
瀑布
雲關
蓮沼
杉逕
雲莊
泉硤
石池
山楹
藥圃
井泉
西寮
晦庵
草廬
懷仙
揮手
雲社
桃蹊
竹塢
漆園
茶坂
絕頂
北澗
中溪
休庵
雲谷雜詩十二首
登山
值風

翫月
謝客
勞農
講道
懷人
倦遊
修書
宴坐
下山
還家
雲谷合記事目俳體戲作二詩寄季通
雲谷懷魏元履
送許順之南歸二首
宿雲際寺次許順之言別韻
挽汪端明三首
彥集奉檄歸省次韻奉酬
次彥集再適臨汀留別韻
次彥集韻
寄題宜春使君張定叟隱齋
次韻題平父重建一枝堂
日用自警示平父
抄二南寄平父
題劉平甫定庵五詠
定庵
巢雲
山臺
井泉
壽穴
劉平甫席上分韻得寫字
謝劉甫惠水梔二首
和喜雨二絶
和章國華祈雨呈平父諸兄三首
山館諸兄共賦驟雨驚鷺二絶
唐石雪中
同廖子晦劉淳叟方伯休劉彥集登天湖下飲泉
石軒分韻得清字
子晦純叟伯休季通德功登雲谷分韻得冷字
宿黃沙分韻得如字
雲谷次吳公濟韻
宿休菴用德功壁間韻贈陳道人
挽劉樞密三首
武夷七詠
天柱峰
洞天
畫鶴
仰高堂
趨真亭
大小藏巖
丹竈
聞迅雷有感
卷第七
詩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三絶呈平父諸親友
寄雲谷瑞泉菴主
入南康界閱圖經感陶公李渤劉凝之事戲作
游廬阜董役臥龍作
讀李賓老玉澗詩偶成
同子澄及諸僚友遊三峽過山房登折桂分韻得
萬字
和子澄白鹿之句
落星分韻得往字
九日登紫霄絶頂次仲衡韻
行視陂塘二詩
遊臥龍得秋字賦詩紀事呈同遊
遊臥龍錢通守得江字不及賦詩用其韻紀事
分韻得眠意二字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
遊白鹿得謝字
和元範示及十梅詩
江梅
嶺梅
野梅
早梅
寒梅
小梅
疎梅
枯梅
落梅
賦梅
觀梅小集
用元範韻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
送四十叔父
送祕閣張丈韻
和張彥輔初到南康
次張都運哭敬夫韻二首
張祕閣示及簡寂詩別賦五字以謝
和張彥輔落星寺
和張彥輔白鹿洞
次張彥輔西原韻
次張彥輔臥龍韻
次張彥輔棲賢韻
和張彥輔雪後棲賢詩
謝張彥輔留別
答張彥輔戲贈
答張彥輔解嘲
次或人和陶舊作韻
贈于盛二生
秋日告病齋居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友
夜坐有感
讀諸友遊山詩卷和首尾二篇

戲贈勝私老友
代勝私下一轉語
和戴主簿韻
次沈侍郎游楞伽李氏山房韻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
折桂院黄雲觀
楞伽院李氏山房
棲賢院三峽橋
西澗清淨退菴
臥龍菴武侯祠
萬杉寺
開先漱玉亭
簡寂觀
歸宗寺
陶公醉石歸去來館
温湯
康王谷水簾
落星寺
汎湖分韻賦詩得光字
次林擇之黄雲韻兼簡諸同遊
彭蠡月夜汎舟落星湖
觀康王谷簾夜飲山月軒分韻得生字
游天池
觀野燈
山北紀行

卷第八

詩

拜建康劉公墓假館梅山堂感涕有作
雨凉閒遊山日請劉平父作主人
宿密菴分韻得衣字
讀子厚步月詩
次子厚秋懷韻
黎嶺水石戲呈子厚
讀子厚詩卷
登廬峰二首
廬峰次韻
次瑞泉詩韻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書
酬黄子厚
游密菴分韻得清字
游密菴得空字
許進之貽仙室或疑欠舞字作此以解之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結客載酒過伯休新居
風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踐約分韻得中字
次呂季克東堂九詠
野塘小隱
敬義堂
方拙寮
吟哦室
愛蓮
月臺

菜畦
海棠屏
橘堤
挽吳給事三首
次傅丈雲臺壁間韻呈諸同遊
次韻寄題萬頃寒光奉呈休齋
次休齋惠詩見留二首
用林擇之韻別休齋
酬東峰溥公九日見贈
和林擇之鳳凰山
次林擇之涼峰韻
次顯菴益老韻
答黃叔張
次韻休齋蓮花峰
次黃叔張宿涼峰韻
至鳳凰山再作
見梅用攀字韻
次韻休齋懷古堂
寄題九日山廓然亭
用林擇之韻呈陳福公
用前韻答方直甫
用前韻答林史君
題君子亭
次西湖唱和韻二首
子直侍郎臨餞分韻得時字
發懷安分韻得星字
次少傅相公送行長句二首
再賦二首
送彥集之官瀏陽
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卷第九

詩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得燈字
遊石馬分韻得出字
三月晦日與諸兄爲真率之約
用公濟和陶之句
行視武夷精舍
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精舍
仁智堂
隱求齋
止宿寮
石門塢
觀善齋
寒栖館
晚對亭
鐵笛亭
釣磯
茶竈
漁艇
次公濟精舍韻
用公濟韻

出山道中口占
武夷櫂歌十首
次少傅相公寄題武夷精舍詩
謝劉子澄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兩首
過蓋竹二首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拜鴻慶宮有感
答袁機仲論啓蒙
觀林長仁書卷戲題問答
題嚴居厚溪莊圖
以蟲鳴秋
挽蔡太傅
浮翠亭次叔通韻
用丘子服韻呈儲行之諸友
次縣大夫見屬之意
白雲寺送儲伯升
贈彭世昌歸山
和人都試之韻
聚星落成次致政陳丈韻
次陳昭遠丈龍洲鄉社韻
懷潭溪舊居
次昭遠致政丈得雨韻
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題劉志夫嚴居厚瀟湘詩卷後
聞蛙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墨梅
秋華四首
木芙蓉
蕙
木犀
菊
贈鍼足陳道人
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二首
孝宗皇帝挽歌
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兼簡白鹿吳山長及諸耆
舊三首
次韻丘子服劉叔通江文卿古梅三詩
用子服韻謝水仙花
引年得請陳昭遠丈以詩見賀次韻謝之
再賦
次居厚廟令韻
奉和子服黃楊游巖二詩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次叔通探梅韻
次子服載酒詩
寄江文卿劉叔通
梅
香茶供養黃蘗長老悟公塔
庚申立春前一日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真因題其上
卷第十

詩

謁表伯余宋祐
次韻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窗韻
題謝安石東山圖
江月圖
吳山高
題蕃騎圖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妃圖
夜
醉作三首
苦雨用俳諧體
杉木長澗四首
題中峯杉逕
山寺逢僧談命
贈畫工
蘭
讀十二辰詩卷
題毛公平仲墓銘後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挽陳檢正二首
哭劉嶽卿
挽陳兄朝章居士
宿石邑館二首
水口行舟二首
詠巖桂二首
次芮察院二首
挽梁文靖公二首
挽周侍郎二首
挽董安人二首
題霜傑集
謝吳公濟菖蒲
易二首
客來二首
題沈公雅卜居圖
武林
桐廬舟中見山寺
題尤美軒詩卷寄伯時季路
次延之韻題紹德菴真如軒呈伯時季路
次益老近詩二首
次益老韻
秋日
放船二首

樂府

水調歌頭
次袁機仲韻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回文
次圭父回文韻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和西江月

又
江檻詞
又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好事近
檃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詠叔懷夢飛仙呈茂獻侍郎
水調歌頭聯句

卷第十一

封事
壬午應詔封事
庚子應詔封事
繳進奏疏狀
戊申封事

卷第十二

封事
己酉擬上封事
甲寅擬上封事
乙卯擬上封事 文不錄

卷第十三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 三
辛丑延和奏劄 七

卷第十四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 五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五
乞進德劄子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經筵留身劄子
論災異劄子
面奏劄子
乞討論喪服劄子
乞修三禮劄子

卷第十五

講義議狀劄子
經筵講義
祧廟議狀 幷圖
面奏祧廟劄子 幷圖
議祧廟劄子
進擬詔意
山陵議狀

卷第十六

奏狀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第一狀闕
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濟狀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幷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
狀
乞撥賜檢放外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
奏救荒事宜狀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

卷第十七

奏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奏請畫一事件狀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乞賜鐫削狀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
丁錢並行住催狀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乞推賞獻助人狀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蝗蟲傷稼狀
御筆回奏狀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
新稅狀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卷第十八

奏狀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再奏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狀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按唐仲友第二狀
申尚書省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卷第十九

奏狀
按唐仲友第四狀
按唐仲友第五狀
乞罷黜狀
又乞罷黜狀
申尚書省劄子
按唐仲友第六狀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條奏經界狀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
數狀
乞褒錄高登狀
按黃岌狀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劾將官陸景任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邈蔡咸方銓狀
舉潘友恭自代狀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卷第二十
申請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申嚴昏禮狀
舉柯翰狀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樁錢狀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乞催修石隄劄子
論都昌創寨劄子
申免移軍治狀
論馬辛獄情劄子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論阿梁獄情劄子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與執政劄子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修禮書狀
乞加封陶威公狀
卷第二十一

申請
與宰執劄子
乞禁止遏糴狀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申審任催官物指揮狀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救荒事宜畫一狀
論督責稅賦狀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乞給借稻種狀
發蝗蟲赴尙書省狀
乞支降錢物狀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論差役利害狀
經界申諸司狀
再申諸司狀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祧廟申省狀
再申省狀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卷第二十二
辭免
辭免召命狀二
回申催促供職狀
乞嶽廟劄子
回申催供職狀二
辭免召命狀五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申建寧府狀二
謝改官宮觀奏狀
申省狀
申建寧府狀
辭免秘書郞狀二
辭免知南康軍狀
乞宮觀劄子
乞宮觀狀
與宰執劄子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乞宮觀劄子
乞宮觀狀
與政府劄子
乞宮觀劄子
辭免直秘閣狀三
除浙東提擧乞奏事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申省狀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申省狀
辭免進職奏狀二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申省狀
乞宮觀劄子
申建寧府改正幫勘俸給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乞宮觀劄子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與宰執劄子
辭免磨勘轉官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直寶文閣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召命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召命奏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申登聞檢院狀
辭免崇正殿說書奏狀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與宰執劄子

卷第二十三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漳州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漳州劄子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脚氣不能祗赴錫宴妨廢職
事乞賜罷黜奏狀
乞宮觀劄子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潭州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潭州狀二
與宰執劄子
乞放歸田里狀
辭免召命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
三
申省狀
又申省狀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與宰執劄子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乞放謝辭狀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一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申省狀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幷自劾不合妄議永阜𧷤陵事
奏狀五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與宰執劄子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與宰執劄子
乞致仕狀

與宰執劄子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錄上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錄下

卷第二十四

書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
與李教授
答陳宰
與黃樞密
答陳漕論鹽法
答劉平甫
與延平李先生
與魏元履二
與陳侍郎
與汪帥論屯田
與曹晉叔
與魏元履二
賀陳丞相
答魏元履
與陳丞相
與汪尚書三
與陳丞相
答汪尚書
與陳丞相
答劉平甫
答張欽夫

卷第二十五

書時事出處劄子

答張敬夫四
答沈侍郎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
與建寧傅守
答傅守
答龔參政二
答陳秘監
與傅漕
與呂伯恭二
答韓尚書
與龔參政二
答陳丞相三
答呂伯恭
與鄭自明

卷第二十六

書時事出處劄子

與史丞相
與王樞密
與袁寺丞
與曹晉叔
與楊教授
與臺端
與皇甫帥
與漕司
與顏提舉四
與執政

與丞相二
與王樞使
與丞相
與曹晉叔
答黃教授
與江東陳帥三
與江東王漕
與漕司畫一
與王漕
與江西張帥
與江西錢漕
與江西張漕
與江西張帥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
與執政
與周參政四
與陳師中
與陳丞相別紙
與福建顏漕二
上宰相
與陳丞相別紙

卷第二十七

書時事出處

與趙帥三
與林擇之二
與趙帥二
答梁丞相
與陳福公三
與史太保二
答詹帥四
與張定叟
與王漕
與周丞相
與曹晉叔
答尤延之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與周丞相
與留參政
與周丞相
答劉漕
答或人

卷第二十八

書時事出處劄子

與周丞相
與曹晉叔
答陳同父二
與周丞相
與李誠父
與張元善
答李誠父
答王謙仲
與留丞相二

與黃仁卿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與陳憲
與留丞相
與趙帥一
答陳漕
與留丞相七
與趙帥
與留丞相
卷第二十九
書時事出處劄子
與趙尚書四
與留丞相
與執政
與漕司
與留丞相二
答吳茂才
答臨江王倅
答汪長孺
與王樞使謙仲二
答李季章
與趙丞相二
答李季章二
答黃仁卿
答李公晦
與鄭參政一
與李季章
與留丞相
答任行甫五
與楊子直
與項平父
答張定叟
答劉季章
與黃直卿
與陳建寧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與李彥中帳幹論賑濟
卷第三十
書問答
答汪尚書十一
與張敬夫十
卷第三十一
書問答
答張敬夫二十一
卷第三十二
書問答
答張敬夫十八
卷第三十三
書問答
答呂伯恭四十九
卷第三十四
書問答

答呂伯恭四十五
卷第三十五
書問答
答呂伯恭八
答劉子澄十六
卷第三十六
書辯答
答陸子壽二
答陸子美三
答陸子靜六
答陳同府十三
卷第三十七
書問答論事
與籍溪胡先生二
與范直閣四
與慶國卓夫人
上黃端明
與王龜齡
答陳丞相
與劉恭父四
答韓無咎
與芮國器二
答鄭景望四
答尤延之二
答林黃中三
與郭沖晦二
答程可久十
答程泰之二
答李壽翁
答陳體仁
答顏魯子二
卷第三十八
書問答
答袁機仲十一
答趙提舉二
答周益公三
與留丞相三
與曾裘父三
答黃叔張
答耿直之
答薛士龍二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三
答詹體仁
答楊庭秀
答李季章五
答范文叔三
答陳君舉四
與劉德修
答黃文叔
答徐元敏
答林正夫

卷第三十九

書問答

答戴邁
答林巒
答呂侁
答楊宋卿
答柯國材四
答許順之二十七
答陳齊仲
答徐元聘二
答王近思十二
答魏元履三
答魏元履子應仲
答范伯崇十四

卷第四十

書問答

答劉平甫八
與劉平父書中雜說
答吳耕老
答何叔京三十二

卷第四十一

書問答

答馮作肅四
答連嵩卿四
答程允夫十一
答黃子厚

卷第四十二

書問答

答胡廣仲六
與吳晦叔十三
答石子重十二

卷第四十三

書問答

答陳明仲十六
答李伯諫三
答吳公濟
答趙佐卿
答曹晉叔
答林擇之三十三
答林充之二

卷第四十四

書問答

答蔡季通四十五
答方伯謨二十四
答梁文叔四
與吳茂實二
答任伯起三
答江德功十三
答黃直翁三
答曹子野

卷第四十五

書問答

答虞士朋二
答游誠之三
答吳伯起二
答歐陽慶似
答嚴居厚
答丘子野
答丘子服二
答李深卿
答胡寬夫
答吳德夫
答楊子直五
答呂季克
答廖子晦十八
卷第四十六
書問答
答李寶老
與汪伯虞
答汪太初
答方耕道三
答曾節夫
答呂士瞻竦
答呂道一二
答詹兼善
答曾致虛二
答朱魯叔
答黃商伯五
答詹元善三
答潘叔度五
答潘叔昌十
答劉叔文二
答王子充
答胡伯逢四
答黃仁卿
答黃直卿七
卷第四十七
書問答
答呂子約二十八
卷第四十八
書問答
答呂子約二十
卷第四十九
書問答
答王子合十八
答林伯和
答林叔和三
答林熙之
答陳膚仲六
答滕德粹德章共十九
答林子玉
答廖季碩三
卷第五十
書問答

答楊元範
答潘文叔四
答潘端叔四
答潘恭叔九
答鄭仲禮二
答余占之四
答汪清卿
答程正思五
答汪子文
答汪聖可
答周舜弼十

卷第五十一
書問答
答董叔重十
答黃子耕十五
答曹立之二
答萬正淳七

卷第五十二
書問答
答吳伯豐二十四
答姜叔權五
答汪長孺五
答李叔文四
答葉永卿
答都昌縣學諸生二
答白鹿長貳

卷第五十三
書問答
答劉公度六
答劉仲升二
答劉季章二十三
答許景陽
與陳伯堅
答胡季履
答胡季隨十四
答沈有開
答高應朝
答石天民
答沈叔晦五

卷第五十四
書問答
答孫季和二
答石應之二
答諸葛誠之二
答項平父八
答陳抑之
答俞壽翁
答應仁仲六
答周叔謹五
答王季和二
答傅子淵四
答陳正己三

答朱子繹
答路德章五
答康炳道
答郭希呂五
答時子雲
答毛舜卿
答王伯禮
答楊深父二
答汪子卿
答趙幾道二
答劉仲則
答黃冕仲
答沙縣宋宰
答楊簡卿
答江夢良
答吳宜之五
答徐斯遠三
答趙昌甫
答徐彥章四
答包定之二

卷第五十五

書問答

答潘謙之三
答楊至之二
答李守約十四
答李時可七
答劉定夫二
答包顯道二
答包詳道三
答包敏道三
答符舜功
答符復仲
答符國端
答黃幾先
答陳超宗三
答顏子堅
答熊夢兆
答安仁吳生
答趙然道
答康戶曹
答邵生機
答邵叔義三
答湯德遠
答王德脩
答蘇晉叟七

卷第五十六

書問答

答趙子欽七
答詹子厚二
答曾泰之
答徐載叔二
答葉正則四

答徐居厚
答趙履常
答方賓王十五
答陳師德
答吳生申
答李周翰二
答朱飛卿
答鄭子上十七

卷第五十七
書問答
答林一之二
答李堯卿五
答陳安卿六

卷第五十八
書問答
答張仁叔
答楊仲思四
答謝成之
答黃道夫二
答李子能
答陳廉夫
答陳叔向
答舒提幹
答顏子壽
答邊汝實
答李次張

答方平叔
答王欽之三
答胡平一
答楊志仁二
答徐子融四
答宋深之七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陳器之二
答葉味道四
答徐居甫二
答徐志伯
答鄧衛老二
答張敬之二
答丁賓臣
答丁賓臣
答鄭艮
答黃嵩老
答黃令裕三一作黃之

卷第五十九
書問答
答林正卿四
答曹元可
答李巽卿
答程次卿
答龔惟徽

答龔伯著
答汪叔耕二
答李元翰
答陳與叔二
答方履之
答方若水
答方子實
答何巨元
答程成甫
答竇文卿四
答李公晦三
答李處謙
答劉復之
答楊子順五
答李寶之
答吳生玭
答吳斗南四
答輔漢卿十
答陳思誠
答陳衛道二
答陳才卿十六
答余正叔三
答余方叔
答趙恭父六
答趙詠道
答趙致道三

卷第六十

書問答

答朱朋孫
答周純仁二
答周南仲四
答孟良夫
答許生中應
答章季思
答顏伯奇昆仲
答杜叔高二
答程生珙
答王南卿三
答汪易直三
答彭子壽二
答折子明
答劉君房二
答曾無擇
答曾無疑六
答曾擇之四
答王才臣
答度周卿
答李誠之
答徐崇父
答林叔恭
答潘子善十一
答余彝孫

卷第六十一

書問答

答林德久十一

答歐陽希遜三

答嚴時亨三

答曾光祖五

答曾景建七

卷第六十二

書問答

答張元德九

答甘吉甫二

答林退思二

答王晉輔五

答杜仁仲大

答杜貫道二

答池從周

答胡文叔

答潘坦翁

答奚仲淵

答黎季忱

答傅敬子

答傅誠子

答高國楹

答常鄭卿

答李晦叔七

答余國秀二

答李敬子

卷第六十三

書問答

答胡伯量二

答李繼善四

答甘道士

答陳道士

與曼亞夫三

答郭子從二

答葉仁父二

與王元石

答孫敬甫六

答孫仁甫二

答余正甫三

答吳元士

答周深父

卷第六十四

書問答

答鞏仲至二十

答易簡

答何倅

答江彥謀

答趙宰

答吳[illegible]三

答趙郎中

答趙尉

答卓周佐
答任行甫四
答許進之
答程傳之
答呂紹先二
答江端伯
答潘立之
答趙民表
答謝與權
答陳蕃
答劉朝弼
答陳頤剛
答姚棟一云答盧粹中
答林質
答李好古
答范叔應
答徐景光
答吳深父
答朱岑
答孫吉甫
答汪會之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或人十三
卷第六十五
雜著
尚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金縢說
召誥序
召誥
洛誥
武成月日譜
考定武成次序
卷第六十六
雜著
孝經刊誤
讀管氏弟子職
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
蓍卦考誤
琴律說
卷第六十七
雜著
元亨利貞說
易象說
易精變神說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說
易寂感說
舜典象刑說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中庸首章說
已發未發說
程子養觀說
論語或問說二
巧言令色說
觀過說
忠恕說
君子所求乎道者三說
盡心說
太極說
明道論性說
定性說
觀心說
仁說
王氏續經說
養生主說
觀列子偶書
參同契說
卷第六十八
雜著
跪坐拜說
周禮太祝九㨝辨
壺說
深衣制度幷圖
殿屋廈屋說
明堂說幷圖
儀禮釋宮
答社壇說
井田類說
卷第六十九
雜著
禘祫議幷圖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別定廟議圖說
君臣服議
民臣禮議
改官議
學校貢擧私議
天子之禮
滄州精舍釋菜儀
趙壻親迎禮大略
卷第七十
雜著
讀呂氏詩託桑中篇
讀唐志
讀大紀
讀兩陳諫議遺墨
讀蘇氏紀年
記易誤
記永嘉儀禮誤字
記鄉射疑誤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記疑
卷第七十一
雜著
記和靖先生五事
記孫覿事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記濂溪傳
記旌儒廟碑陰語
偶讀謾記
讀雜書偶記三事
記尙書三義
記潏水集二事
記山海經
記三苗
考韓文公與大顚書
攷歐陽文忠公事蹟
卷第七十二
雜著
北辰辨
聲律辨
開阡陌辨
九江彭蠡辨
皇極辨
尹和靜手筆辨
雜學辨
蘇氏易解
蘇黃門老子解
張無垢中庸解
呂氏大學解
古史餘論
卷第七十三
雜著
讀余隱之尊孟辨
温公疑孟上下
李公常語上下
鄭公藝圃折衷
胡子知言疑義
卷第七十四
雜著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同安縣諭學者三
補試牓喩
策試牓喩
策問三十三
白鹿書堂策問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記解經
修韓文舉正例
史館修史例
讀書之要
孟子綱領

論語課會說
講禮記序說
白鹿洞書院學規
玉山講義
滄洲精舍諭學者
又諭學者
增損呂氏鄉約
休致後客次咨目

卷第七十五

序

泉州同安縣故書目序
裨正書序
家藏石刻序
許升字序
謝上蔡語錄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論語纂訓序
送黃子衡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送陳宗之序
困學恐聞編序
戊午讜議序
贈李堯舉序
魏甥恪字序
林用中字序
送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贈徐師表序
家禮序
東歸亂藁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語孟集義序
林允中字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中和舊說序
記論性答藁後
尹和靖言行錄序
送李伯諫序
程氏外書後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卷第七十六

序

傅伯拱字序
送郭拱辰序
送夏醫序
詩集傳序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劉甥瑾字序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資治通鑑舉要曆後
張南軒文集序
向薌林文集後序
謝監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金華潘公文集序
易學啓蒙序
律呂新書序
小學題辭
題小學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李存誠更名序
雲龕李公文集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孫稽仲文集
武夷圖序
韓文考異序
書韓文考異前
林貫之字序
黃子厚詩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楚辭集註序
贈畫者張黃二生
周深父更名序
贈筆工蔡藻
三先生論事錄序
卷第七十七
記
高士軒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射圃記
蘇丞相祠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一經堂記
芸齋記
畏壘菴記
存齋記
牧齋記
歸樂堂記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通鑑室記
南嶽遊山後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謝上蔡語錄後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克齋記
味道堂記
劉氏墨莊記
盡心堂記

蘄州教授廳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南劒州尤溪縣學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雲谷記
名堂室記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拙齋記
復齋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靜江府學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南康軍風師壇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卷第七十九
記
臥龍菴記
西原菴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瓊州學記
瓊州知樂亭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慈教菴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鄂州社稷壇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卷第八十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壯節亭記
冰玉堂記
黄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浦城縣永利倉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寧菴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魏國錄贈告後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卷第八十一
跋
跋朱給事奏劄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胡文定公詩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跋胡五峯詩
跋張魏公爲了賢書佛號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書近思錄後
跋通鑑紀事本末
書和靖先生遺墨後
跋張公予竹溪詩
跋劉元城言行錄
記大學後
書中庸後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書麻衣心易後
跋古今家祭禮
再跋麻衣易說後
跋李少膺脞說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范文正公家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跋趙侯彥遠行實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跋敘古千文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跋王樞密贈祈居之詩

書康節誡子孫文
跋陳居士傳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題洛神賦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冰解圖
跋太室中峯詩畫
書語孟要義序後
跋免解張克明啓
跋獨孤友荅楊貢處士書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跋張巨山帖
跋陳簡齋帖
跋蘇聘君庠帖
跋南上人詩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跋顏魯公栗里詩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跋鄭景元簡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跋陳徽猷墓誌銘後
周子通書後記
卷第八十二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再跋
跋李後主詩後
跋呂伯恭日記
題呂伯恭所抹荆公目錄
跋畫卷後
跋尤延之論字法後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題西臺書
題荆公帖
題荆公帖
題力命帖
題樂毅論
題蘭亭敘
題鍾繇帖
題法書
題曹操帖
書壁
題右軍帖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跋朱喻二公帖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跋蔣邕州墓誌銘

跋鄭威愍遺事
跋米元章帖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跋周元翁帖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跋宋君忠嘉集
跋范文正公送竇君詩
跋溪上翁集
跋潘顯甫字序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題顧侯射記後
跋李壽翁遺墨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跋滕南夫溪堂集
跋馮君家藏唐誥
跋程董二生學則
書伊川先生帖後
題太極西銘解後
題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書楊龜山帖後
跋楊遵道遺文
跋陳了翁責沈後
記參政龔公陛辭奏藁後
跋通鑑韻語
跋程宰登瀛閣記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跋題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跋施艮翰軍政策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藁
跋閭丘生陰符經說
跋黃山谷詩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詩
　易
　春秋
書楚辭協韻後
再跋楚辭協韻
題屈原天問後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跋黃山谷
跋蔡端明帖
跋曾文昭公與給事帖
書曾帖程弟跋後
跋東坡牛賦
跋王端明奏藁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李忠州家諸帖
跋高彥先家諸帖

跋葉氏慕堂詩
跋滕戸曹守台州事實
跋呂舍人帖
跋景呂堂詩

卷第八十三

跋

跋朱奉使奏狀
跋趙直閣忠節錄
跋趙朝奉行實
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藁奏藁兩本并日錄附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跋趙中丞行實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跋尹和靖帖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跋蔡神與絕筆
跋劉叔通詩卷
跋呂伯恭書說
跋魏侍郎集
書橫渠康節帖後
書先吏部手澤後
跋余巖起集
書僞詔後
題趙清獻事實後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跋薛畏翁詩
跋曾裘父劉子登帖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曾南豐帖
題呂舍人帖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跋辨志錄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書邵康節誡子孫真蹟後
跋謝艮齋與黃生詩
跋嵩侯行實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書程子禘說後
跋魯直書踐祚篇
跋趙清獻公遺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再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跋李侍郎武夷詩

跋東坡剛說
跋李勉仲詩卷
跋郭長陽醫書
題嗣子詩卷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蒼玉詩卷
跋武侯像贊
跋魏元履墓表
跋道士陳景元詩
跋李參仲行狀
跋呂仁甫諸公帖
書李參仲家藏二桂先生語錄後
題嚴居厚與馬莊用唱和詩軸
跋吳中丞家傳
跋趙忠簡公帖
再跋趙忠簡公帖
跋張魏公詩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又跋
跋向伯元遺戒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卷第八十四

跋

跋趙鈐轄墓誌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張忠確公家問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許侍郎詩卷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事後
跋呂范二公帖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跋孔君家藏唐誥
跋孔毅夫談苑
跋十七帖
跋杜工部同谷七謌
跋李伯時馬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吳道子畫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跋舊石本樂毅論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湯君墨梅
跋王信臣行實

跋程沙隨帖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跋呂氏歲時雜記
跋張安國帖
跋山谷宜州帖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跋蔡端明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坡帖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劉司理行實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幷劉范二公帖後
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跋劉子勉行狀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跋山谷草書千文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跋陳大夫詩
跋進賢傅君行實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絶句
跋黄壺隱所藏師說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跋章國華所集註杜詩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題李太白詩後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題不養出母議後
書張伯和詩詞後
跋徐騎省篆項王亭賦後
跋蘭亭敘
跋汪季路所藏喻公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跋泰山秦篆譜
跋呂沆州書蔡藻筆後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跋陳剛中帖
記遊南康廬山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遊密庵記
卷第八十五
銘 箴 贊 表 疏 啓 婚書 上梁文
講座銘
四齋銘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鼓銘
至樂齋銘
南劒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又四齋銘
崇德 廣業 居仁 由義
學古齋銘
尊德性齋銘
敬恕齋銘
求放心齋銘
書字銘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黃子厚琴銘
紫陽琴銘
尺銘
又
牕銘
寫照銘
題魏府藏趙公飮器
魏國公府犀爵銘
懷王硯銘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敬齋箴
調息箴
易五贊
原象 述旨 明筮 稽類 警學
復卦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陳明仲畫像贊
程正思畫像贊
書畫像自警
聚星亭畫屛贊
南康軍到任謝表
浙東提擧到任謝表
謝直寶文閣及賜詔書奬諭表
漳州到任謝表
除祕閣修撰謝表
漳州到任謝表除祕閣修撰漳州到任謝表
謝除待制侍講修撰實錄表
辭免待制謝表
落職罷宮祠謝表
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致仕謝表
天申節賀表
會慶節賀表

天申節功德疏
會慶節功德疏
祈雨疏
臥龍潭送水文
與江東張憲啓
與葉提刑啓
與姚提點啓
回寄居趙將仕啓
回楊通判啓
回曹職官啓
回教授啓
回都昌知縣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答辛幼安啓
還鄉謝人惠書啓
謝人投生日詩啓
回謝解啓
回黃氏定書
回范氏定書
回周氏定書
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
卷第八十六
祝文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告護學祠文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屏弟子員告先聖文
奉安蘇丞相祠文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準赦謁諸廟文
請雨謁北山神文
春祈謁廟文
秋賽謁廟文
辭先聖文
南康謁先聖文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
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奉安五賢祠文
謁廟文
謁社稷文
廣佑廟祈雨文
廣佑廟謝雨文
豐利侯祈雨文
祈雨
秋報祝文

祈晴文
謝晴文
祈雨文
漳州謁先聖文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謁高東溪祠文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謁李龍學祠文
謁三賢祠文
謁蔡端明祠文
謁崔統領祠文
謁諸廟文
謁社稷文
準卽位赦祭神文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祝文
滄州精舍告先聖文
歸新安祭墓文
又祭告遠祖墓文
焚黃文
又焚黃文
又焚黃文
又焚黃文
又焚黃文
又焚黃文
贈官告皇考文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遷居告家廟文
致仕告家廟文
告考妣文
時祭祝文
歲祭祝文
祭土地文
又祭土地文
又祭土地文
又祭土地文
又祭土地文
墓祭文
又墓祭文
后土祝文
又后土祝文
又謁李龍學祠文

卷第八十七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汪尙書文
祭柯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祭劉恭父樞密文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鄭自明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黃尙書文
又祭黃尙書文
祭詹淑人文
祭呂伯恭箸作文
祭劉氏妹文
祭陳休齋文
祭許順之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黃子厚文
祭蔡季通文
又祭蔡季通文
祭方伯謨文
卷第八十八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少傅劉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卷第八十九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直祕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朝議大夫黃公神道碑
旌忠愍節廟碑
中奉大夫王公神道碑銘
義靈廟碑
卷第九十
墓表
屏山劉先生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曹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太孺人邵氏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令人羅氏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程君公才墓表
安人王氏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卷第九十一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國錄魏公墓誌銘
陳師德墓誌銘
何叔京墓碣銘
夫人呂氏墓誌銘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夫人徐氏墓誌銘
劉氏妹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卷第九十二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宜人王氏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朝請李大夫墓碣銘
夫人虞氏墓誌銘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迪功王君墓碣銘
通判江君墓誌銘
監嶽劉君墓誌銘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郭德誼墓銘
夫人許氏墓碣銘
潘氏婦墓誌銘
宜教郎方君墓誌銘

卷第九十三

墓誌銘

女巳誌銘
江君清卿墓誌銘
轉運判官黃公墓碣銘
朝散黃公墓誌銘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右司張公墓誌銘
運判宋公墓誌銘

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宜人丁氏墓誌銘
宜人黄氏墓誌銘
迪功董公墓誌銘
卷第九十四
墓誌銘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
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滕君希尹墓誌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陳公墓誌銘
范直閣墓記
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
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知縣何公壙記
劉樞密墓記
丁復之墓記
亡嗣子壙誌
陳君廉夫壙誌
卷第九十五
行狀
少師魏國張公行狀
卷第九十五下
行狀
少師魏國張公行狀
卷第九十六
行狀
丞相魏國陳正獻公行狀
卷第九十七
行狀
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
籍溪胡先生行狀
皇考吏部朱公行狀
延平李先生行狀
朝散郎陳公行狀
承議郎羅公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卷第九十八
行狀　事實　年譜　傳
朝奉大夫傅公行狀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伊川先生年譜
外大父祝公遺事
劉子和傳
卷第九十九
公移
知南康榜文
又牒
白鹿洞牒
示俗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勸農文
勸諭築埂岸
勸諭救荒
曉諭逃移民戶
減木炭錢曉諭
夏稅牌由
受納秋苗曉諭
減秋苗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曉示科賣民戶麯引及抑勒打酒
約束科差夫役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社倉事目勅命幷跋語附
勸立社倉榜
約束侵占田業榜
約束不得騷擾保正等榜
減半賞格榜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約束檢旱
浙東客次榜
除秦檜祠移文

卷第一百

公移

州縣官牒
漳州曉諭詞訟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勸女道還俗榜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勸諭榜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勸農文
龍巖縣勸諭榜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約束榜
看定文案中狀式
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右晦菴文公文集百卷又續集十卷別集十有一卷歲久版昏察使胡仲申岳副使張用載大輪先後白巡御史虞惟明守愚蘇宗玉信蔣伯宣詔縮費重雕藏諸閩臬潢故習朱氏易詩四書想見其爲人比涉是編始得公所爲融會折衷深造大成者審在沉潛反覆積累有年之後而師友淵源經綸本末始終條理燦然詳明尤足以發揮本義集註語錄曲折上探聖賢之緼雖公於文所好不存潢以世傳大學序白鹿洞賦草暨答呂伯恭論洞記等徵之當時思繹之熟改定之精凡未可以言語文字求之也獨嘅公老慶元間學禁方厲片詞隻字所在毀棄每讀請詹帥罷鋟梓書未嘗不掩卷太息惡小人

之罔極淳祐以來區區掇拾已非復公季子在初類次本而王會之祝伯和虞伯生家藏與陸王帖梅花賦諸篇往往尙逸弗錄集中記載牴牾可疑亦復不鮮則吾儕於此苟非誠致力於公居敬窮理反躬實踐之功政恐其幸傳者未易遽知況望能弁其不可傳者不言而自得之哉瀇聞往者濂洛三先生書歷時未遠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公旣以孔孟道統所繫亟爲之緒正表章猶慮人滯於見聞謂必能真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日用之間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疑信可判繼往開來惓惓如是矧後公數百年其間志堅思苦謹守精玩如勉齋北山儒者僅有乎爾寧不重感於斯文嘉靖壬辰秋七月甲戌後學

婺源潘瀇拜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錄下

詞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熹之所作也熹既爲太守張侯栻紀其新宮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聲于廟庭侑牲璧焉其詞曰

皇胡爲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渺蕖州兮何有眷茲土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招舞嗟莫報兮皇之祜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灕之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觴皇之歸兮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旄兮繽紛俯故宮兮一慨越宇宙兮無鄰無鄰兮奈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玄功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賦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畺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地名李家山）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廬山記又云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謹按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洞詔從其請仍驛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主簿旌儒學獎鄉校也）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廬山記又云咸平五年敕重修又塑宣聖十哲之象）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郭祥正書院記云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于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爲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廬山記熙寧中作已云鞠爲茂草矣）夫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尋訪之初得樵者指告其處客楊方子直遂贊與作之謀既而劉清之子澄亦褒集故實來寄）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橅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蹷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廈屋之渠渠（事具呂祖謙伯恭所作書院記）山葱瓏而遶舍水汩濺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聽之爲娛實覬宮墻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亡窮又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苯蓴枝相樛兮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我將焉求兮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縶馬兮指故山以爲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抑重巽於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

潛林廬以靜處兮閬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喀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淸琴夫何千載之遙遙兮乃獨有會於余心忽嚶鳴其悅豫兮仰庭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脩嫭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為綬兮佩明月而為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空同賦

何孟秋之玄夜兮心憀戾而弗怡偃予軀之既寧兮神杳杳兮寒閨雲屋掩而弗扃兮壁帶耿而夜光宕予魄而不得視兮悵竚立其怔營靈脩顧予而一笑兮懽並坐之從容寐將分而不忍兮旦欲往而焉從眷予衷之廓落兮奄愁結而增忡超吾升彼岷峨兮路脩遠而焉窮忽憑危以臨睨兮蘙廣寒與閬平風信真際之明融兮又何必懷此夢也矢予詞以自寫兮盍將反予旆乎空同

琴操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沖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淸麗顧乃自為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為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為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為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又為一闋以反之口授進之併請穀城七者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七者疑當作老人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　聞說山中虎豹晝嘷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獮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為自聊歲云莫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右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冥濛下有寒栖老翁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游渺何窮　我愛陽林春葩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煙悄青葱徐行發淸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

右反招隱

詩

遠游篇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游遠游何所至咫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為我游其方為子奉尊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峩峩既不支瑣瑣誰能當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

擬古八首

離離原上樹戢戢澗中蒲娟娟東家子鬱鬱方幽居濯濯明月姿靡靡朝華敷昔爲春蘭芳今爲秋蘼蕪寸心未銷歇託體思同車

綺閣百餘尺朝霞冠其端飛檻麗遠漢曲楹何盤桓清謳發徽音一唱再三歎借問誰爲此佳人本邯鄲微響激流風浮雲慘將寒爲言何所悲遊子在河關不恨久離闊但憂芳歲闌願爲清霄夢燕昵窮餘歡

上山採薇蕨側徑多幽蘭采之不盈握欲寄道里艱沈憂念故人長夜何漫漫芳馨坐銷歇徘徊以悲嘆

佳人朗秋夜蟋蟀鳴空堂大火西北流河漢未渠央野草不復滋白露結爲霜梁燕起高飛雲鴈亦南翔念我同心子音形阻一方不念執手歡隔我如參商寓龍不爲澤畫餅難充腸金石徒自堅虛名真可傷

鬱鬱澗底樹揚英秋草前與君結歡愛自比金石堅金石終不渝懽愛終不踈一夕遠離別悠悠在中途相思未云變音容定何如傷彼三春葉灼灼層華敷盛時不可留恐逐嚴霜枯夫君來何晚賤妾長離居

高樓一何高俯瞰窮山河秋風一夕至憔悴已復多寒暑遞推遷歲月如頹波離騷感遲暮惜誓閔蹉跎放意極驩虞咄此可奈何邯鄲多名姬素豔凌朝華妖歌掩齊右緩舞傾陽阿徘徊起梁塵綷縩紛衣羅麗服秉奇芬顧我長咨嗟願生喬木陰寅緣若絲蘿

夫君滄海至贈我一篋珠誰言君行近南北萬里餘結作同心花綴在紅羅襦雙垂合歡帶麗服眷微軀爲君一起舞君情定何如

衆星何歷歷嚴霄麗中天殷憂在之子起步荒庭前出門今幾時書札何由宣沉吟不能釋愁結當誰憐臨風一長嘆淚落如奔泉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 自此詩至卷終先生手編謂之牧齋淨藁

謝公種藥地窈窕青山阿青山固不羣花藥亦婆娑一掇召冲氣三掇散沈疴先生澹無事端居味天和老木百年姿對立方嵯峨持此供日夕不樂復如何

小儒忝師訓迷謬失其方一爲狂瘖病望道空茫茫頗聞東山園芝朮緣高岡瘖聾百不治效在一探囊再拜藥園翁何以起膏肓 瘖一本作醒

邵武道中 同前詩起辛未

風色戒寒候歲事已逶遲勞生尙行役遊子能不悲林壑無餘秀野草不復滋禾黍經秋成收斂已空畦田翁喜歲豐婦子亦嘻嘻而我獨何成悠悠長路岐凌霧卽曉裝落日命晚炊不惜容鬢凋鎮日長空飢征鴻在雲天浮萍在青池微蹤政如此三嘆復何爲

友人黃子衡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若士有奇操久厭山林卑奮衣千里道已與親友辭子行何悠悠世路方如茲歸來亦何日車馬光陸離幽蘭生前林擢置白玉墀不以芳意遠結根終不移願子崇明德潛躍貴因時悲風靜夜聽喬木歲寒姿何以迴軒駕千載相與期

奉酬丘子野表兄飲酒之句

微祿不充體寒夜懷重衾古來窮廬士歲晏多苦心苦心亦何爲世路多崎嶔不藉盃中物離憂坐自侵舉杯當勿辭何爲復沉吟醺酣遺所拘神慮契遐襟荒湎思前戒歡

謠發淸音雅唱一何高仰酬非所任申章聊敘報洪量亦余欽

丘子野表兄郊園五詠

欲識淵明家離離疎柳下中有白雲人貟非遯世者　柳

結槾遂芳植覆墻擁深翠還當具春酒與客花下醉　茶蘼

移自溪上園種此墻陰路墻陰少人行來歲障幽戶　竹

芭蕉植秋檻勿云憔悴姿與君障夏日羽扇寧復持　芭蕉

花柳遶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貟已苦時作帶經耡　蔬圃

古意

兔絲附樸樕佳木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徒蒼蒼兩美不同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爲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遒但惜芳華姿嚴霜萎百草坐恐及茲時戚年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送劉旬甫之池陽省覲六十四丈遂如行在所上計

兩雪成歲暮之子遠徂征酌酒起相送慨我別離情池陽實大藩佐車屈時英子行一請覲上計趨吳京貟玉懷貞操芳蘭含遠馨臨岐一珍重即此萬里程

晨起對兩二首

淒冽歲云晏兩雪集晨朝高眠適方起四望但蕭條遠氛白漫漫風至林靄消流潦冒荒塗淸川亦迢迢遐瞻思莫窮端居心自超覽物思無託即事且逍遙

晨起候前障白煙渺林端兩意方未已后土何時乾倚竹聽蕭瑟俯澗聞驚湍景物豈不佳所嗟歲已闌守道無物役安時且盤桓翳然陶茲理貧悴非所歎

殘臈

殘臈生春序愁霖逼歲昏小紅敷豔蕚衆綠披陳根陰壑泉方注原田水欲渾農家向東作百事集柴門

客舍聽兩壬申

沈沈蒼山郭暮景含餘淸春靄起林際滿空寒兩生投裝即虛館簷響通夕鳴遙想山齋夜蕭蕭木葉聲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陰靄除已盡山深夜還冷獨臥一齋空不眠思耿耿閑來生道心妄遣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誓當屛

淸晨叩高殿緩步遶虛廊齋心啓真秘焚香散十方出門戀仙境仰首雲峯蒼躊躇野水際頓將塵慮忘

社日諸人集西岡

郊原曖芳物細兩靑春時前岡遐敞地登覽情無遺農畝懷歲功壺漿祝神釐我慚里居氓十載勞驅馳今朝幸休閑追逐聊嘻嘻笑語歡成舊盡醉靡歸期

久兩齋居誦經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兩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新竹

春雷殷巖際幽草齊發生我種南窗竹戢戢已抽萌坐獲幽林賞端居無俗情

兩中示魏惇夫兼懷黄子厚二首

讀書春日晏兩至滿郊園一灑幽叢竹藹藹淸陰繁齋居無還往鎮日空掩門欲將冲靜趣與子俱忘言

暄風變春餘卉木日葱蒨林閒一兩來滿庭寒草徧寂寞謝朋儔晤語懷雋彥貟無一水遙阻闊何由見

夜聞子規

幽林欲雨氣含凄春晚端居園徑迷獨向高齋展衾臥南山夜夜子規啼

杜門

杜門守貞操養素安冲漠寂寂閟林園心空境無作細雨被新篁微風動幽擇聊成五字句吟罷山花落浩然與誰期放情遺所託

宿山寺聞蟬作

林葉經夏暗蟬聲今夕聞已驚爲客意更値夕陽曛

晨登雲際閣

晨起躡僧閣徙倚望平郊攢巒夏雲曉蒼茫林影交暫釋川途念憩此煙雲巢聊欲托僧宇歲晏結蓬茅

池上示同遊者

藕葉蓋波面池花猶未紅聊承曉露餘散步詠涼風香氣已飄忽客懷誰與同唯應同遊子芳意更匆匆

過黃塘嶺

屈曲危磴轉沉陰山氣昏蟬聲高樹暗石瀨淺流喧已過黃塘嶺欲覓桃花源無爲此留滯驅馬踰山樊

宿白芒畬

早發招賢里夜宿白芒畬川暝前山雨風驚澗樹花途陸綿異縣曛黑泊田家逢人聊問路猶恨去程賒

濯足澗水二首

濯足澗邊石山空水流喧行旅非吾事寄此一忘言

澗邊濯足時脩途倦煩燠振策欲尋源山空無往躅

自溪口買舟至順昌示同行者

時燠倦長途買舟至西郭烟波方渺然坐此溪上閣子留且歡宴我去成蕭索同行不同調此意誰與託

宿篔簹鋪

庭陰雙樹合牕夕孤蟬吟盤礴解煩鬱超搖生道心

倒水坑作

窮幽鮮外慕殖志在丘園卽此竟無得空恨歲時遷川陸緜半載煩燠當歸緣憩此蒼山曲洗心聞澗泉

夏日二首

夏景已逾半林陰方澹然鳴蟬咽餘響池荷競華鮮抱痾守窮廬釋志趣幽禪卽此窮日夕寧爲外務牽

雲臻川谷暝雨來林景清齋舍無餘事涼氣散煩纓望山懷釋侶盥手閱仙經誰懷出塵意來此俱無營

對雨

虛堂一遊矚驟雨滿空至的皪散方塘冥濛結雲氣勢逐風威亂望窮山景翳烟靄集林端蒼茫欲無際涼氣襲輕裾炎氛起秋思對此景凄凄還增冲澹意

齋居聞磬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栖高齋絕羣想此時隣磬發聲合前山響起對玉書文誰知道機長

又聞琴作

瑤琴清露後寥亮發牕間韻逐回風遠情隨玄夜闌端居獨無寐林屏空掩關起望星河落哀絃方罷彈

讀道書作六首

巖居秉貞操所慕在玄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形忘氣自冲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跡拘至樂在襟懷山水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

失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碧草晚未凋悲風颯已秋仰首鸞鶴期白雲但悠悠

白露墜秋節碧陰生夕涼起步廣庭內仰見天蒼蒼東華綠髮翁授我不死方願言勤脩學接景三玄鄉

四山起秋雲白日照長道西風何蕭索極目但烟草不學飛仙術日日成醜老空瞻王子喬吹笙碧天杪

鬱羅聳空上青冥風露凄聊乘白玉鸞上與九霄期激烈玉簫聲天矯餐霞姿一回流星盼千載空相思

王喬吹笙去列子御風還至人絕華念出入有無門千載但聞名不見冰玉顏長嘯空宇碧何許蓬萊山

秋雨

一雨散林表清陰生廣庭喜兹新秋夜起向高齋行煩歊獲暫袪涼氛集華纓沉沉遠林氣愜此端居情節物坐如此撫世襟方盈歸當息華念超遙悟無生

秋夕懷子厚二首

雨歇林氣爽月華湛遙暉齋居翫物變廓落滄洲期焚香散碧虛撫節陳清詩抗志屬雲端非君諒誰知

涼氣沉齋宇夕陰未渠央寒栖屬遙夜長簟卷單床浮雲蔽中天愁霖隔秋牕思君一晤對耿耿何能忘

病中呈諸友

窮居值秋晦抱疾獨齋居行稀草生逕一雨復旬餘交親各所營曠若音塵疎始悟端居樂復理北牕書讀誦與已闋起坐方躊躇綠樹滿空庭策策涼飆初良時不復停煩吝未云袪還思對君子日夕佇軒車

川上見月歸示同行者

川上偶攜手皓月起林端一舒臨流望玄露已先漙歸掩荒園扉更怯裳衣單清夜可晤言獨處誰爲歡

月夜述懷

皓月出林表照此秋牀單幽人起晤歎桂香發窗間高梧滴露鳴散髮天風寒抗志絕塵氛何不棲空山

冬雨不止

忽忽時序改白日藏光輝重陰潤九野小雨紛微微蒼山寒氣深高林霜葉稀田家秋成意落落乖所期曠望獨興懷戚戚愁寒飢事至當復遣且掩荒園扉

贈仰上人

澗谷秋雲曉飄飆無定姿氛氳升遠樹凌亂起寒飈雨罷成孤鶴天高逐散絲上人歸別嶺心迹但如斯

即事偶賦

白煙竟日起雨晦蒼山深老菊不復妍丹楓滿高林抱病寢齋房窗戶結愁陰起望一舒情遐眺豁煩襟人生亦已勞世路方崎嶔且詠招隱作無爲名跡侵

作室爲焚修之所擬步虛辭

歸命仰璇極寥陽太帝居脩脩列羽幢八景騰飛輿願傾無極光回駕俯塵區受我焚香禮同彼浮黎都

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

山川佳麗地結宇娛朝昏朝昏有奇變超忽難具論千巒蔽夕陰百嶂明晨曒穹林擢遙景回澗盪秋氛覽極慚未周窮深遂忘喧欲將身世遺況託玄虛門境空乘化往理妙觸目存珍重忘言子高唱絕塵紛

冬日二首

蕭索時序晚已復度高秋回澗白波起通川絳樹稠晨風散清霜嘉稻卷平疇獨懷志士感歲事幸將休

清霜染澗樹蕭索向嚴冬密雨有時集寒雲無定容波明橫瀨出風急遠林空一極窗間眺高旻矗亂峯

春日即事癸酉

郊園卉木麗林塘煙水清閑棲衆累遠覽物共關情悤樹鳥啼幽緣原草舒榮悟悅心自遣誰云非達生

誦經

坐厭塵累積脫躧味幽玄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如奔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

春日言懷

春至草木變郊園猶掩扉茲晨與心會覽物徧芳菲桃蕚破淺紅時禽悅朝暉泉谷暖方融原田水初肥東作興庶眊歲功始在茲端居適自慰世事復有期終然心所向農畝當還歸

晚步

東原鬱已秀嘉樹藹初綠衆卉發春陽前山可遐矚端居日康倦涉澗步墟曲景幽恣所尋悟悅何由足鳥鳴華薄深泉響亂流續握手一同忻吾生詎幽獨倦疑當作健

懷友

山夕烟景亂林空鳥啼幽懷人隔春江夢想積離憂覽物懷悄悄臨觴但悠悠徘徊東西步悟歎復何求

山館觀海棠作二首

景暄林氣深雨罷寒塘淥置酒此佳辰尋幽慕前躅芳樹麗煙華紫緜散清馥當由懷別恨寂寞向空谷

春草池塘綠忽驚花嶼紅亂英深淺色芳氣有無中置酒賓朋集披襟賞咏同若非搴寫得應逐綵雲空

題畫

青鸞凌風翔飛仙窈窕姿高揖謝塵境妙顏粲瓊蕤登霞抗玉音結霧吹參差神鈞儼空洞玄露湛霄暉山中玉斧家胡不一來嬉真凡路一分冥運千年期

過武夷作

弄舟緣碧澗棲集靈峯阿夏木紛已成流泉注驚波雲闕啓蒼茫高城鬱嵯峨眷言羽衣子俛仰日婆娑不學飛仙術纍纍丘冢多

同安官舍夜作二首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故國異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思一蕭疎

窗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脩然形神罷拘役暫愒豈非閑無論心與跡

寄山中舊知七首

結茅雲壑外石澗流清泉澗底采菖蒲顏色永芳鮮超世慕肥遯鍊形學飛僊未諧物外期已絕區中緣

客子歸來晚江湖欲授衣路岐終寂寞老大足傷悲慷慨平生志冥茫造物機清秋鵬鶚上萬里看橫飛

晨與香火罷入室披仙經玄默豈非尚素餐空自驚起與塵事俱是非忽我營此道難坐進要須悟無生

故園今夜半林影澹逾清曳杖南溪路君應獨自行潺湲流水思蕭索早秋聲盡向琴中寫焉知離恨情

采藥侵晨入亂峯宿雲無處認行蹤歸來應念塵中客寄與玄芝手自封

凄涼梧葉變芬馥桂花秋日夕湖臯勝哦詩憶舊遊

秋至池閣靜天高林薄疎西園有佳處那得與君俱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

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箠笞撫己實已優於
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釋奠齋居

理事未逾月簿書終日親觧編不及顧几閣積埃塵今辰
屬齋居煩跼一舒伸瞻眺庭宇肅仰首但秋旻茂樹禽轉
幽忽如西澗濱聊參物外趣豈與俗子羣

試院雜詩五首

齋宇夜沉寂淒涼羣物秋臥聽簷瀉盡心屬故園幽了事
知何日分曹喜勝流笑談真暫爾不敢恨淹留
寒燈耿欲滅照此一窗幽坐聽秋簷響淋浪殊未休
窮秋一雨至暫止復蕭蕭曲沼寒流滿空庭涼葉飄聞鍾
懷故宇覽物屬今朝一詠歸來賦頓將形跡超
長廊一遊步愛此方塘淨急雨散遙空圓文滿幽鏡皆空
緣苔長院僻寒飈勁長歗不逢人超搖得真性
藝苑門禁肅長廊似僧居偶來一散步暫與塵網疎文字
謝時輩銓衡賴羣儒伊予獨何者佪仄心煩紆

巖桂

山中綠玉樹蕭灑向秋深小閣芬微度書帷氣欲侵披懷
清露曉遇賞夕嵐陰珍重王孫意天涯淚滿襟

秋懷

井梧已飄黃澗樹猶含碧煙水但逶迤空齋坐蕭瑟端居
生遠興散漫委書帙愛此北窗閑時來岸輕幘微鍾忽迢
遞禽語破幽寂賞罷一悄然淡泊忘所適

喜晴

衝飈動高柳漲水澹微波日照秋空淨雨餘寒草多放懷
遺簿領發興託煙蘿忽念故園日東阡時一過

夜賦

暗窗螢影亂秋幃露氣深羣籟喧已寂青天但沉沉惆愴
懷高侶幽默抱沖襟遙憶忘言子一寫山水音

曉步

初日麗高閣廣步愛脩廊重門掩秋氣高柳蔭方塘閩海
冬尚溫晏陰天未霜坐悲景物殊亦念歲時荒故園屬佳
辰登覽遍陵岡賓遊盡才彥蕭散屏壺觴別來時已失懷
思寧暫忘宦遊何所娛要使心懷傷

書事

重門掩晝靜寂無人境喧嚴程事云已端居秋向殘超搖
捐外慮幽默與誰言卽此自爲樂何用脫籠樊

八月十七夜月

忽忽秋逾半清輝萬里同遙知竹林夜共賞碧雲空寂寞
盈尊酒淒涼滿院風寒塘空自綠不似小園東

憶齋中二首

高齋一遠眺西南見秋山景翳夕陰起竹密幽禽還賞愜
慮方融理會心自閑誰料今爲客寥落一窗間
蟋蟀亂秋草故園風露深何因不歸去坐使百憂侵

秋夕

秋風桂花發夕露寒蛩吟歲月坐悠遠江湖亦阻深紛思
寧復整離憂信難任終遣誰爲侶獨此澹沖襟

夢山中故人

風雨蕭蕭已送愁不堪懷抱更離憂故人只在千巖裏桂
樹無端一夜秋把袖追歡勞夢寐舉杯相屬暫綢繆覺來
卻是天涯客簷響潺潺瀉未休

懷子厚

中夏辭故里涉秋未停車賓友坐離闊田園想榛蕪感兹
風露朝起望一傾紆眷彼忘言子鬱鬱西齋居俯飲蒼澗
流仰咏古人書名應里閭薦心豈榮利俱現然撫枯桐幽
韻泉谷虛褰裳欲往聽乖隔靡所如

南安道中

曉澗淙流急秋山寒氣深高蟬多遠韻茂樹有餘陰煙火
居民少荒蹊草露侵悠悠秋稼晚寥落歲寒心

垂澗藤

寒泉下碧澗古木垂蒼藤蔭此萬里流閑花自層層何人
賞幽致白髮岩中僧

臨流石

偃蹇西澗濱㮰然似枯木下有幽泉鳴上有蒼苔綠來往
定何人山空此遺躅

懸崖水

秋天林薄疎翠壁呈清曉迢遞瀉寒泉下有深潭悄時飄
桂葉來尋源路殊杳

穿林徑

屈曲上雲端似向崖陰斷行聞山鳥鳴下與泉聲亂去去
不知疲幽林自成玩

九日

故國音書阻一方天涯此日思茫茫風煙歲晚添離恨湖
海尊前即大荒薄宦驅人向愁悴舊遊惟我最顛狂細思
萬石亭前事辜負黃花滿帽香

督役城樓

天高無遊氣林景澹餘暉感此霜露節但傷風土非季秋
時序温百卉不復腓祗役郊原上暄風一吹衣仕身諒無
補課督慚飢羸還憶故園日策杖田中歸

再至作

荒城一騁望落景麗譙門隱隱鍾猶度依依嵐欲昏風霜
非故里禾黍但秋原極目歸來晚兹懷誰與論

晚望

禾黍彌平野淒涼故國秋清霜凝碧樹落日翳層丘覽物
知時變為農覺歲遒不堪從吏役憔悴欲歸休

苧溪道中

秋山有紅樹忽憶野田中禾黍收將盡氛埃晚欲空登原
悲落景倚杖怯高風更有寒塘水應將此處同

十月朔旦懷先隴作

十月氣候變獨懷霜露悽僧廬寄楸檟饋奠失兹時竹柏
翳陰岡華林敞神扉汛掃託羣隸瞻護煩名緇封塋諒久
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銜訓倘在斯

步虛詞二首

扉景廓天津空同無員方丹晨儛七氣梁秀東渟房滄吐
碧琳華仰噏飛霞漿竦轡絕冥外眄目撫太荒策我綠軒
輧上際於泬滄神鈞亦寥朗晻靄晨風翔蓊翮塵波裏縱
神非有亡一樂無終永千春詎能當

褰裳八度外竦轡霄上遊軒觀隨雲起偃駕東渟丘丹葩
耀瓊岡三素粲胥幽躡景遺塵波偶想即虛柔盼目娛真
際不喜亦不憂宴罷三椿期顛徊翳滄流千載何足道太
空自然疇

民安道中

祗役東原路長風海氣陰蒼茫生遠思憭慄起寒襟午泊
僧寮靜昏投縣郭深拙勤終不補誰使漫勞心

西郊縱步

西郊一遊步極目是秋山積水羣峯碧清霜楓樹丹故園心不展投策詎能閑且適平生意無令雙鬢斑

寄黄子衡

遠宦去鄉井終日無一歡援琴不能操臨觴起長歎我友客京都肅肅雲天翰别去今幾時各在天一端有酒不同斟中情誰與宣裁詩一問訊重使心思傳

濯足萬里流

褰裳緣碧澗濯足憩清幽却拂千巖石聊乘萬里流氛埃隨脱屣步武欲横秋極目滄江晚煙波殊未休

孤鶴思太清

孤鶴悲秋晚凌風絶太清一爲棲苑客空有叫羣聲矢矯千年質飄飄萬里情九臯無枉路從遣碧雲生

與諸同寮謁奠北山過白巖小憩

聯車涉修坂覽物窮山川疎林汎朝景翠嶺含雲煙祠殿何沈邃古木鬱蒼然明靈自安宅牲酒告恭虔肸蠁理潛通神蚪亦蜿蜒旣欣歲事舉重喜景物妍解帶憩精廬尊酌且留連縱談遺名跡煩慮絶拘牽迅晷諒難留歸軫忽已騫蒼蒼暮色起反旆東城阡

懷山田作二首

郊園多所樂况此歲云暮寒色澹遙空清霜變紅樹欲舒林表望詎識塵中趣向晚寂無人氤氳欲成霧 冬日

冰溪流已咽陰嶺寒方結忽值早梅春未恐芳心歇的皪終自妍殷勤爲誰折千里寄相思相思政愁絶 梅花

夜雨二首

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間萬里故園今夜永遙知風雪滿前山

故山風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獨自香此日無人問消息不應憔悴損年芳

將理西齋

欲理西齋居厭兹塵境擾發地得幽芳斸石依寒篠閑暇一題詩懷沖獨觀眇偶此愜高情公門何日了

寄題金元鼎同年長泰面山亭

抗心塵境外結宇臨秋山乘高一騁望表裏窮遐觀衆崒互攢列連岡莽縈環陽崖煙景舒陰壑悲風寒碧草晚未凋林薄已復丹仙人吳門子歲晚當來還

冬至陰雨

徂陽值歲晏忽復層陰結一雨散霏微千林共騷屑端居遺簿領遠意懷幽潔曠慮守微痾殊方感新節豈伊田廬念丘壠心摧折還登東嶺岡瞻竚何由歇

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絶類建劍間山水佳處也

驅車陟連岡振轡出林莽霧露曉方除日照川如掌行行遵曲岸水石窮幽賞地偏寒篠多澗激淙流響祗役未忘倦心神暫蕭爽感兹懷故山何日税征鞅

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

縣郭四依山清流下如駛居民煙火少市列無行次嵐陰常至午陽景猶氛翳向夕悲風多遊子不遑寐我來亦何事吏䇲古所記奉檄正淹留何當語歸計

安溪書事

清溪流不極夕霧起嵐陰虛邑帶寒水悲風號遠林涵山日欲晦窺閣景方沉極目無遺眺空令愁寸心

梅花兩絶句

溪上寒梅應已開故人不寄一枝來天涯豈是無芳物爲
爾無心向酒杯
幽壑潺湲小水通茅茨煙雨竹籬空梅花亂發籬邊樹似
倚寒枝恨朔風

柚花甲戌

春融百卉茂素榮敷綠枝淑郁麗芳遠悠颺風日遲南國
富嘉樹騷人留恨詞空齋對日夕愁絕鬢成絲

病告齋居作

層陰靄已布小雨時漂洒獨臥一窗間有懷無與寫高居
生遠興春物彌平野慮曠景方融事遠情無搶聊寄茲日
閑塵勞等虛假

感事有嘆

榮華難久恃代謝安可量宿昔堂上飲今歸荒草鄉高臺
一以傾繐帳施空房繁絃既闋奏緩舞亦輟行桃李自妍
華春風自飄揚戀帷靡遺思更衣有餘芳身徂名亦滅事
往恨空長寄語繁華子古今同一傷

夏日

涼氣集幽樹清陰生廣庭偶茲憩煩燠忽憶郊園行婉娩
碧草滋迢遞玄蟬鳴官曹且休暇自適幽居情

聞蟬

悄悄山郭暗故園應掩扉蟬聲深樹起林外夕陽稀

秋夜歎

秋風淅瀝鳴清商秋草未死啼寒螿幽人幽人起晤歎仰
視河漢天中央河漢西流去不息人生辛苦何終極蒼山
萬疊雲氣深去鍊形魂生羽翼

茅舍獨飲

出身從吏役驅車涉窮山日落陰景晦天高風氣寒豈無
斗酒資獨酌誰爲歡一盃且復醉百念中闌干

宿傳舍見月

空堂寒夜月華清獨宿淒涼夢不成欲向堦前舞凌亂手
持杯酒爲誰傾

寄諸同寮

把酒江頭煙雨時遙知江樹已芳菲應憐倦客荒茅裏落
盡梅花未得歸

登羅漢峯

休暇曹事簡登高恣窺臨徜徉偶此地曠望披塵襟落日
瞰遠郊暮色生寒陰歡餘未去已更欲窮幽尋行披茂樹
盡豁見滄溟深恨無雙飛翼往詣蓬山岑餘疑當作娛去疑當作云

登面山亭是日氛霧四塞獨見雙髻峯

新亭夙所聞登眺遂茲日極目但蒼茫前瞻如有失煙鬟
稍呈露衆嶺方含鬱長歗天風來雲散空宇碧

雙髻峯

絕壑藤蘿貯翠煙水聲幽咽亂峯前行人但說青山好腸
斷雲間雙髻仙

涉澗水作

幽谷濺濺小水通細穿危石認行蹤回頭自愛晴嵐好却
立灘頭數亂峯

試院卽事乙亥

端居惜春晚庭樹綠已深重門掩晝靜高館正陰沈披衣
步前除悟物懷貞心澹泊方自適好鳥鳴高林

借王嘉叟所藏趙祖文畫孫興公天台賦擬思幽
巖朗詠長川一幅有契于心因作此詩二首

翩然乘孤鶴往至蒼崖巔上有桂樹林下有清冷淵洗心
詠太素汎景窺靈詮棲身託歲暮畢此巖中緣
山空四無人澗樹生涼秋杖策忘所適水木娛清幽散髮
塵外飆濯足清瑶流靜歗長林內舉翮仍丹丘

雜記草木九首

高蘿引蔓長插楥垂碧絲西窗夜來雨無人領幽姿 天門冬
弱植不自持芳根爲誰好雖微九秋榦丹心中自保 紅蕉
根節含露辛苕穎扶楥綠蠻中靈草多夏永清陰足 扶留
種竹官墻陰經年但憔悴故園新綠多宿榦轉蒼翠 竹
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鄰樹墜蕚可憐人風吹落幽戶 榴花
春條擁深翠夏花明夕陰北堂罕悴物獨爾澹冲襟 萱草一
西窗萱草藂昔是何人種移向北堂前諸孫時遶弄 萱草二
端居春向殘夏氣已清穆睡起悄無人風驚滿窗綠 獨覺
晨起獨行園花藥發奇穎猶嫌墜露稀更汲寒泉井 澆花

觀黃德美延平春望兩圖爲賦二首

川流匯南奔山豁類天闢層甍麗西崖朝旦羣峯碧 劒閣望南山
方舟越大江凌風下飛閣仙子去不還蒼屏倚寥廓 冷風望演山

祠事齋居聽雨呈劉子晉

刀筆常時篋笥盈齋祠今喜骨毛清與君此日俱無事共愛寒階滴雨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

考異

虞帝廟祠 沛皇 一作佩皇 虞之 一作韶之 雝之 一作武之
一嘅 一作一慨 玄功 一作元功
感春賦 悵佳 一作恨佳 吾心 一作無心
空同賦 壁帶 一作璧帶
招隱操 清商 一作商歌
遠遊篇 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 一作願子審所之行矣戒關梁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悲傷
春日即事 緣原 一作緣源
古意 一作傚古 所依 一作所託 月遒 一作月流
春日言懷 一作春日書懷
過武夷作 啓蒼 一作起蒼
八月十七夜月 竹林 一作故園
九日 湖海 一作江海
督役城樓 感此 一作感茲
寄黃子衡 重使 一作却使
懷山田作 色澹 一作色靄
安溪道中 忘倦 一作忘疲 征鞅 一作歸鞅
安溪書事 一作晚望 虛邑 一作井邑 涵山日欲 一作山深日已
窺閣 一作地迥 極目 一作一目
借王嘉叟所藏趙祖文畫孫興公天台長川一幅 一作借王嘉叟
天台橫卷 洗心 一作凝神 澗樹 一作桂樹 長林 一作茲林
觀春望兩圖 朝旦 一作朝夕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詩

送王季山赴龍溪

故人千石令便道此之官契闊三秋永逢迎一笑懽田園知不遠謠俗問非難已想躬玄默鳴絃亦罷彈之德化宿劇頭鋪夜聞杜宇

王事賢勞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如何獨宿荒山夜更擁寒衾聽子規

次韻傅丈題呂少衛教授藏書閣

西樓誰與共閑居茂樹婆娑清晝餘大隱秪今同一壑行吟非昔似三閭揣摩心事惟黄卷料理家傳亦素書更鑿寒泉供漱石世紛不擬問焉如

次旬父韻

五字何人寄鏘鳴滿袖金劇知多暇日誰與共幽尋簿領淹窮海鸞花遶故林功名終好在且莫負初心

次祝澤之表兄韻

裸裎相向但悠悠信道乾坤日夜浮此去安心知有法向來示病不難瘳優游静室閑窗底放浪東阡南陌頭萬事何由到懷抱夕陽芳草自春秋

次祝澤之表兄韻送劉子晉歸省

之子真吾友心期到古人慇懃來講學迢遞遠辭親黄卷工夫妙斑衣夢想頻今朝首歸路何處問知津

送祝澤之表兄還鄉

首夏何來此清秋卻復歸應緣心未快豈是世相違落日空書館涼風淨客衣功名須努力别淚莫頻揮

知郡傅丈載酒幞被過熹於九日山夜泛小舟弄月劇飲二首

扁舟轉空闊煙水浩將平月色中流滿秋聲兩岸生杯深同醉極嘯罷獨魂驚歸去空山黑西南河漢傾

誰知方外客亦愛酒中仙共踏空林月來尋野渡船醉醒非各趣心跡兩忘緣江海情何限秋生蓬鬢邊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

吏局了無事横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窗間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顔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再得古木

青山一何深上下盡雲木中有千歲姿偃蹇臥寒谷明堂不徵材大匠肯回目樵斧莫謾尋從渠媚幽獨

示諸同志

夏木已云暗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居有餘清端居亦何爲日夕掩柴荆静有絃誦樂而無塵慮幷良朋肯顧予尙有夙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寧眷焉撫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道何由征

示四弟

十日一洗沐諸生各歸休虚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雨久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還家即事

獻歲事行役徂春始還歸昔往草未芳今來翠成幃扶疎滿園陰時禽互翻飛叢萱亦已秀丹葩耀晨輝即事誰與娛淹留自忘機日暮復出門悵然心事違古人不可見獨掩荒園扉

小盈道中

今朝行役是登臨極目郊原快賞心却笑從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閉門深

題囊山寺

曉發漁溪驛夜宿囊山寺雲海近蒼茫層嵐擁深翠行役倦脩途投歸聊一憩不學塔中仙名塗定何事

題九日山石佛院亂峯軒二首

因依古佛居結屋寒林杪當戶碧峯稠雲煙自昏曉

巖中老釋子白髮對青山不作看山想秋雲時往還

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二首

羣峯相接連斷處秋雲起雲起山更深咫尺愁千里

流雲繞空山絕壁上蒼翠應有采芝人相期烟雨外

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諸生

端居託窮巷廩食守微官事少心慮怡吏休庭宇寬晨與吟誦餘體物隨所安杜門不復出悠然得真歡良朋夙所敦精義時一殫壺餐雖牢落此亦非所難（許生不韓肉）

六月十五日詣水公菴雨作

雲起欲為雨中川分晦明纔驚橫嶺斷已覺疎林鳴空際旱塵滅虛堂涼思生穨簷滴瀝餘忽作流泉傾况此高人居地偏園景清芳馨雜悄蒨俯仰同鮮榮我來偶茲適中懷澹無營歸路緣決溝因之想巖耕

末利

曠然塵慮盡為對夕花明密葉低層幄冰蕤亂玉英不因秋露濕詎識此香清預恐芳菲盡微吟遶砌行

謝人送蘭

幽獨塵事屏晼晚秋蘭滋芳馨不自媚掩抑空相思晤對日方永披叢露未晞翛然發孤詠九畹陳悲詩

又

淹留閱歲序契闊心懷憂獨臥寄僧閣一室空山秋徘徊起顧望俯仰誰為儔伊人遠贈問孤根亦綢繆芳馨不我遺三載娛清幽愧無瓊琚報厚意竟莫酬瞻彼南陔詩使我心悠悠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秋至百草晦寂寞寒露滋蘭皐一以悴蕪穢不能治端居念離索無以遺所思願言託孤根歲晏以為期

去歲蒙學古分惠蘭花清賞既歇復以根叢歸之故畹而學古預有今歲之約近聞頗已著花輒賦小詩以尋前約幸一笑

秋蘭遞初馥芳意滿冲襟想子空齋裏淒涼楚客心夕風生遠思晨露灑中林頗憶孤根在幽期得重尋

秋夕二首

西齋坐竟日曠然誰與儔感茲風露夕始知天宇秋庭樹且扶疎時物詎淹留心空累云遠歲月真悠悠

公門了無事吏散終日閑涼葉何蕭蕭悲吟庭樹間琴書寫塵慮菽水怡親顏憶在中林日秋來長掩關

秋夜聽雨奉懷子厚

悄悄窗戶暗青燈讀殘書忽聽疎雨落稍知涼氣初披襟聊自適掩卷方躊躇亦念同懷人悵望心煩紆鳴琴愛靜夜樂道今閑居岑岑空山中此夕知焉如

對月思故山夜景

沉沉新秋夜涼月滿荊扉露泫凝餘彩川明澄素暉中林竹樹映疎星河漢稀此夕情無限故園何日歸

同僚小集梵天寺坐間雨作已復開霽步至東橋

玩月賦詩二首

傑閣翔林杪披襟此日閑層雲生薄晚涼雨遍空山地迥衣裳冷天高澄霽還出門迷所適月色滿林關

空山看雨罷微步喜新涼月出澄餘景川明發素光星河方耿耿雲樹轉蒼蒼晤語逢清夜茲懷殊未央

梵天觀雨

持身乏古節寸祿久棲遲暫寄靈山寺空吟招隱詩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鍾時漸喜涼秋近滄洲去有期

兼山閣雨中

兩山相接雨冥冥四牖東西萬木清面似凍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

登閣

横空歛新閣高處絶炎氛野迥長風入天秋涼氣分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秋懷二首

秋風吹庭戶客子懷故鄉矧此臥愁疾徘徊守空房佇想澗谷居林深慘悲涼鵾鷄感蕭辰拊翼號風霜氛雜無留氣悄蒨有餘芳幸聞衞生要招隱夙所臧終期謝世慮矯翮茲山岡

懷痾坐竟日晚色散幽樹寂歷候蟲悲沉瀁碧草露端居與方澹沉默自成趣羽觴歡獨持瑤琴誰與晤空知玄思清未惜年華度美人殊不來歲月恐遲暮

中元雨中呈子晉

徂暑尚繁鬱大火空西流茲辰喜佳節涼雨忽驚秋晼晚蘭徑滋蕭蔄庭樹幽炎氣一以去恢台逝不留刀筆隨事屏塵囂與心休端居諷道言焚香味真諏子亦玩文史及此同優游

秋暑

晨興納新涼亭午倦猶暑臥對北窗屏淡泊將誰侶疎樹含輕颸時禽轉幽語端居悟物情即事聊容與

和李伯玉用東坡韻賦梅花

北風日日霾江村歸夢正爾勞營魂忽聞梅蘂臘前破楚客不愛蘭佩昏尋幽舊識此堂古曳杖偶集僧家園嵐陰春物未全到邂逅只有南枝溫冷光自照眼色界雲豔未怯扶桑暾遙知雲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自憐塵羈不得去坐想佳處知難言但哦君詩慰岑寂已似共倒花前罇

與諸人用東坡韻共賦梅花適得元履書有懷其人因復賦此以寄意焉

羅浮山下黄茅村蘇仙仙去餘詩魂梅花自入三疊曲至今不受蠻煙昏佳名一旦異凡木絶豔千古高名園却憐冰質不自煖雖有步障難爲溫羞同桃李媚春色敢與葵藿爭朝暾歸來只有脩竹伴寂歷自掩疎籬門亦知真意還有在未覺浩氣終難言一杯勸汝吾不淺要汝共保山林罇

挽劉寶學二首

天地誰翻覆人謀痛莫支公扶西極柱威動北征旗肉食謀何鄙家山志忽賚平生出師表今日重傷悲

生死公何有飄零我自傷向非憐不造那得此深藏心折風霜裏衣沾子姪行哦詩當肅挽悲哽不成章

寄題梅川溪堂

滄波流不極上有一畝園幽人掩關臥脩竹何娟娟虛堂

面羣峯秀色摩青天靜有山水樂而無車馬喧人言市門子往往蒼崖顛揮手謝世人日中翔紫煙遺迹尚可覿神交邈無緣慨然一永歎耀靈忽西遷褰裳下中沚濯足娛清川

和劉抱一

幾年牢落舊村墟此日翛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逕草客來聊煑雪畦蔬開樽細說平生事信手同繙集古書適意何勞一千卷新詩閑出笑談餘

再和

久矣投簪返舊墟不將心事賦閑居荷鉏帶月朝治穢植杖臨風夕挽蔬三逕猶尋陶令宅萬籤聊借鄴侯書木瓜更得瓊琚報吟咏從今樂有餘

送芮國器二首

拄節千山外勤勞飽所經一心無適莫萬口自丹青拂拭先賢傳光輝處士星活人功更遠試與問林坰

紫陌同年舊青雲得路新論心端有契下榻豈辭頻話別驚如許相逢渺未因期公念經濟從此上星辰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嘆成詩聊貽同好二首

憶昔身無事尋梅只怕遲沉吟窺老樹取次折橫枝絶豔驚衰鬢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政爾負幽期

棐几冰壺在梅梢雪蕊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尊同鼻觀殘香裏心期昨夢中那知北枝北猶有未開叢

宋丈示及紅梅臘梅借韻兩詩輒復和呈以發一笑

聞說寒梅盡尋芳去已遲冷香無宿蕊穠豔有繁枝正復非同調何妨續舊詩廣平偏賦媚鐵石悞心期宋丈此篇乃用施朱

粉事悞一作悟風雪催殘臘南枝一夜空誰知荒草裏却有暗香同質瑩輕黄外芳滕淺絳中不遭岑寂侶何以媚孤叢

呈黄子厚

茅齋塵事遠幽獨興無窮永晝呻吟內新涼愁思中朱顔非昨日綠鬢又秋風珍重牆東客遙憐此意同

奉酬子厚詠雪之作

遙夜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仰視天正黑寒氣慘悲涼飛霰忽下零雪花亦飄揚飄揚未云已須臾滿空翔前山朱舊姿川谷流素光念昔少小時無事志四方五年江海上不見雪與霜飄颻今日情浩蕩誰能量凌晨飲一杯竟日守空堂竚立玩奇變永言獲新章躊躇欲何報玉樹生瓊岡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足功名計秪爲蒼生未敢休

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悲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挽范直閣二首

獻納陪興運如公衆所期憂時最深切信道不磷緇落落歸來賦怱怱殄瘁詩蒐裘當日計宰木後人悲

先友多名士存亡幾許人惟公且彊健於我更情親出處

論心晚音書枉誨頻素車今日會誰與共傷神

頃以多言害道絶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閔默還包羞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朋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輈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它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仰思二首

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獨仰思

聖賢事業理難同僭作新題欲自攻王事兼施吾豈敢儻容思勉議成功

困學二首

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絶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復齋偶題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鷄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

示四弟

務學脩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供遊蕩愁殺堂前老古錐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秪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曾點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伐木

伐木相將入遠山共聽幽鳥語關關殷勤若解當時意此日那容不盡歡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作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題西林院壁二首

觸目風光不易裁此間何似舞雩臺病軀若得長無事春

服成時歲一來

巾屨翛然一鉢囊何妨且住贊公房却嫌宴坐觀心處不奈簷花抵死香（簷前有柚花）

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窈窕雲房深復深層軒俄此快登臨卷簾一目遙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心

再題

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可師始嘗爲一室於其居之左軒其東南以徙倚瞻眺而今鉛山尉李兄端父名之曰達觀軒蓋取賈子所謂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云者予嘗戲爲之詩以示可師既去而遂忘之壬午春復拜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于此者幾月師不予厭也且欲予書其本末置壁間因取舊詩讀之則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爲之三歎自廢顧師請之勤勤不得辭於是手書授之而又敘其所以然者如此雖其辭鄙陋若無足稽然予之往來師門蓋未憖也異時復至又將假館于此仰視屋壁因舊題以尋歲月而惕然乎其終未有聞也然則是詩之不没亦予所以自勵者可師嘗遊諸方問佛法大意未倦而歸尙有以識予意也三月九日熹書

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窺臨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

示西林可師二首

身世年來欲兩忘一春隨意住僧房行逢舊隱低回久綠樹鶯啼清晝長

幽居四畔只空林啼鳥落花春意深獨宿塵龕無夢寐五更山月照寒衾

感事書懷十六韻

胡虜何年盛神州遂陸沉翠華棲浙右紫塞僅淮陰志士憂虞切朝家預備深一朝頒細札三捷便聞音授鉞無遺算沈機識聖心東西兵合勢南北怨重尋小却奇還勝窮凶禍所臨旃裘方舞雪血刃已披襟殘類隨煨燼遺黎脫斧碪戴商仍夙昔思漢劇謳吟共惜山河固同嗟歲月侵泉著久憔悴陵柏幸蕭槮正爾資羣策何妨試盍簪折衝須舊袞出牧仗南金衆志非難狥休天詎可諶故人司獻納早晚奉良箴

次韻劉彥采觀雪之句

朔風吹空林眇眇無因依但有西北雲冉冉東南飛須臾層陰合慘淡周八維凍雨不流澌飛花舞妍姿騁空乍滅没散影還參差萬點隨飄零百嘉潛潤滋徘徊瞻詠久默識造化機上寒下必温欲積無根基漸看谷樹變稍覺叢篁低皓然遂同色宇宙乃爾奇繁華改新觀凜冽忘前悲摛章愧佳友佇立迎寒吹感此節物好嘆息今何時當念長江北鐵馬紛交馳

次韻彥采病中口占

一榻流年度篝燈遙夜闌短衾閑自擁清鏡莫頻看竹密初驚雪梅疎却耐寒從今花木夢無復在雕欄

感事

聞說淮南路胡塵滿眼黃棄軀慚國士嘗膽念君王却敵
非干櫓信威藉紀綱丹心危欲折竚立但彷徨

聞二十八日之報喜而成詩七首

胡馬無端莫四馳漢家元有中興期旃裘喋血淮山寺天
命人心合自知

天驕得意任驅馳太歲乘蛇已應期一夜旄頭光殞地飲
江胡馬未全知

雪擁貂裘一馬馳孤軍左袒事難期奏函夜入明光殿底
事盧兒探得知（所報乃御營宿衛官奏故有是句）

渡淮諸將已爭馳免脫鷹揚不會期殺盡殘胡方反旆里
閭元未有人知

漢節煢煌直北馳皇家卜世萬年期東京盛德符高祖說
與中原父老知

追鋒聞說日驅馳舊德登庸儻有期（張魏公）聖主聰明似堯
禹忠邪如許詎難知

恭惟大號久風馳清蹕傳呼却未期此日不須勞玉趾寸
心那得侍臣知

次子有聞捷韻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涼感聖心故老幾人今好在壺
漿爭聽鼓鼙音

殺氣先歸江上林貔貅百萬想同心明朝滅盡天驕子南
北東西盡好音

孤臣殘疾臥空林不奈憂時一寸心誰遣捷書來華戸真
同百蟄聽雷音

胡命須臾兔走林驕豪無復向來心莫煩王旅追窮寇鶴
唳風聲盡好音

奉陪判院丈充父平父兄宿回向用知郡丈壁間
舊題之韻

暮雨停驂處僧廬古道邊千峯環傑閣一水下平田行役
無期度經過幾歲年明朝須飽飯躡足上寒煙

感事再用回向壁間舊韻二首

江北傳烽火胡兒大入邊已聞驤列障不但擾屯田借箸
思人傑摧鋒屬少年偷安慚暇食萬竈起愁煙

廊廟憂虞裏風塵慘淡邊早知煩汗馬悔不是留田迷國
嗟誰子和戎誤往年腐儒空感慨無策靜狼煙

蒙判院丈示及再用元韻之作率易和呈以求指
誨

疇昔經行地溪山寂寞邊冰霜凝巨壑風雨暗中田古寺
堪投晚塵龕閱紀年論文寒夜永清絕裊爐烟

數日前與判院丈有宋村之約雪中有懷奉呈判
院通判二丈

雲垂天闊歲將闌一室翛然獨掩關擁褐不知風折木開
軒惟見雪漫山玄空杳靄低迷外碧樹瓏璁掩映間吟罷
三思招隱句扁舟無路過長灣

次韻判院丈雪意之作

端居歲復窮閉戶守冲澹風陰原野悲月黑庭除暗淅瀝
靜先知崩奔誰與探坐想青瑤林寒光生素黯

熹伏蒙判院丈垂示用韻喜晴之句率爾奉酬伏
乞笑覽

客枕終難穩歸來歇息深曉鷄回遠夢缺月掛空林冰谷
晨加帽晴窗晝解襟詩筒多妙語仍喜舊盟尋

登梅嶺

去路霜威勁歸程雪意深往還無幾日景物變千林曉磴初移屐寒雲欲滿襟玉梅疎半落猶足慰幽尋

雪意

向晚浮雲四面平北風號怒達天明寒窗一夜清無睡擬聽杉篁葉上聲

昨夕不知有雪而晨起四望遠峯皆已變色再用元韻作兩絶句

朔風吹盡暮雲平室暖爐紅睡達明但怪朝來滿山白不知昨夜打窗聲

千林無葉一川平萬壑瓊瑤照夜明未覺殘梅飄落盡只愁羌管不成聲

奉陪彥集充父同游瑞巖謹次莆田使君留題之韻

踏破千林黃葉堆林間臺殿鬱崔嵬谷泉噴薄秋逾響山翠空濛畫不開一壑祗今藏勝槩三生疇昔記曾來解衣正作留連計未許山靈便卻回

伏讀趙清獻公瑞巖留題感歎之餘追次元韻

趙公名迹此猶微已薦行藏第一機直自當年留翰墨至今窮谷尚光輝時清諫疏空遺藁歲晚高齋自掩扉（高齋公晚年所居每夕獨處一室使人扃其外云）珍重九原如可作問渠何處是真歸

伏讀二劉公瑞巖留題感事興懷至於隕涕追次元韻偶成二篇

誰將健筆寫崖陰想見當年抱膝吟緩帶輕裘成昨夢遺風餘烈到如今西山爽氣看猶在北闕精誠直自深故壘近聞新破竹起公無路秖傷心（右懷寶學公作近聞西兵進取關陝其帥卽公舊部曲也）

投紱歸來臥赤城家山無處不經行寒巖解榻夢應好絶壁題詩語太清陳迹一朝成寂寞靈臺千古自虛明傳來舊業荒蕪盡慙愧秋原宿草生（右懷病翁先生作翁嘗領崇道祠宮故有赤城之句）

入瑞巖道間得四絶句呈彥集充父二兄

憶昔南遊桂樹陰歸來遺恨滿塵襟籃輿此日無窮思萬壑千巖秋氣深

翩翩一馬兩肩輿路轉秋原十里餘共說前山深更好不辭迢遞欵禪居

清溪流過碧山頭空水澄鮮一色秋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黃葉共悠悠

風高木落晚秋時日暮千林黃葉稀秖有蒼蒼谷中樹歲寒心事不相違

挽籍溪胡先生三首

夫子生名世窮居幾歲年聖門雖力造美質自天全樂道初辭幣憂時晚奏篇行藏今已矣心迹故超然

澹泊志懷久渾淪玩意深簞瓢無改樂山水自知音冊府遺編在（公所定著論語會義副在祕閣）丘原宰樹陰門人封馬鬛寒日共沾襟

先友多淪謝唯公尚典刑向來深繾綣猶足慰飄零喬木摧霜榦長空沒曉星傷心遽如許孤露轉伶俜

次韻潮州詩六首

濠上齋二首

黃堂理事餘便坐永茲日語默趣雖殊晦明心本一舊聞真體露已歎羣疑失迨此復幾年定知久純白

道若大路然奈此人好徑卽事昧本心離動覓真靜安知濠上翁妙入玄中境偶寄郡齋閑無欲民自正

閑坐

坐歎無餘事淡然塵慮希閑中自怡悅妙處絕幾微韓子成今古顛師果是非悠然發孤些千載儻來歸

銷寇

年來揭陽郡牢落海陰墟雲嶠無幽子潢池有跖徒單車亦已稅蔓草不須鉏比屋絃歌裏功高化鱷圖

山丹

昔遊嶺海間幾見蠻卉拆素英薄夕露朱蘤爛晴日歸來今幾年晤對秪寒碧因君賦山丹悅復見顏色

山居卽事用疊翠亭韻

世情日以踈庭樹日以密我心自悠悠兩忘喧與寂門開山疊翠雨罷雲絕迹天涯此興同萬里寄消息

柬舍姪

回頭別子時歲月劇風雨老大無所成歔嘆中夜舞長鑱足呻吟短褐極藍縷古人不可期炯炯心獨苦

夏日齋居得潮州詩卷咏歎之餘用卒章之韻以紀其事

孟夏氣淑清窗戶有佳色臥聞幽擇翻轉覺林景寂參差帙委素縹緲香橫碧啜菽有餘懽纓冠非所職故人海邊郡妙語寄遠翼咏嘆不得聞超然見胸臆

壽母生朝下六首附見於此

秋風蕭爽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鬢雙瞳方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籬徑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熏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又二首

敬爲生朝舉一觴短歌歌罷意偏長願言壽考宜孫子綠鬢朱顏樂未央

陰澹園林歲欲霜怪來和氣滿中堂要知積善工夫巧變得人間作壽鄉

又三首

昨夜秋風涼氣歸今朝喜色動簾幃細斟瀲灩新春酒戲舞斑斕舊綵衣願上龜蓮千歲壽永令鳧藻一家肥也知厚德天應報更說陰功世所希

暑退秋容欲凜然北堂佳氣倍澄鮮舊痾已向新涼失壽骨應隨爽籟堅塵外光陰那有盡尊前風月浩無邊癡兒六六今如許慚媿西河不老仙

仙人昔住紫琳房一旦翩然下太荒久悟客塵無自性故應福祿未渠央徙居邂逅成嘉遯捧檄因循愧漫郎願借寒潭千丈碧年年此日奉華觴

又一首

竹柏交柯庭院清西風不動翠簾旌高堂正喜新涼入樂事仍逢壽斝傾盡室丹東歸善禱滿頭綠鬢定重生年年此日歡娛意更願時豐樂太平

丁丑冬在溫陵陪敦宗李丈與一二道人同和東坡惠州梅花詩皆一再往反昨日見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舊詩不復可記憶再和一篇呈諸友兄一笑同賦

江梅欲破江南村無人解與招芳魂朔雲爲斷蜂蝶信凍雨一洗煙塵昏天憐絕豔世無匹故遺寂寞依山園自欣

羌笛娛夜永未要鄒律回春温連娟窺水墮残月的皪泣露晞晨暾海山清游記玉面衰病此日空柴門相逢不敢話疇昔能賦豈必皆成言雕鎸肝腎竟何益况復制酒哦空樽

歲晚燕集以梅花已判隔年開分韻賦詩得已字

陽𢓜冬氣昏日暮悲風起晤言欲誰從斗酒會隣里盤餐乏珍脆肴核闕儲跱無以奉嘉賓餅罄亦可恥所賴數子賢深睠不余鄙夜闌更促席燈火共歡喜酣歌氣激冽傑句韻清美衰懶愧英游歲晚情何已

卓國太生朝（太下疑當有夫人二字）

鳳凰山下鳳凰城十載重來雙眼明賸喜故人頻獻納足知賢母外榮名生朝舉酒天香裏賤子當歌魯頌聲問訊豪眉今幾許年年此日照人清

又一首

玄冬周四運肅氣驅煩喧孕此貞秀質德美難具論巍巍北堂高福履神所敦晨昏極榮養夙昔蒙天恩明年啓國封屈狄文魚軒斑衣結紫綬玉樹承金尊歡娛何所忘千載如飛奔惟應玄中趣眇眇自本根洗心河漢津入此無窮門超然謝衆甫永與天壤存

社後一日作

聖作重品節等殺古所詳里有秦社稷僭差遂無章王綱諒已隳精意尚不亡尚論千載前簡編有遺芳侃侃陳孺子恂恂萬春鄉敬恭事耆老禱賽謹田桑悠悠我里居歲事有故常向來諸老翁惇厖亦端莊交神庶或享與物同樂康今我胡不樂悵然下頹岡古人不可見今人自猖狂

三月三日祀事畢因脩禊事于靈梵以高閣一長望分韻賦詩得一字

逝川無停波歲月一何疾居然雨露濡我意日蕭瑟共惟西山足宰樹久蒙密晤言起哀敬時事該禮律肴羞既紛羅薦饋亦芳苾周旋極悽愴俛仰詎終畢更衣適精舍鄰曲會玆日簋黍畀煇胞從容罄欝膟嘉賓更盤礴環堵窺逸筆即事君獨哦非才我何述矧玆衰病餘苦畏煩慮怵賦罷掩寒棲存存常抱一

夏日二首

端居倦時暑竟日掩柴門窗風遠飄至竹樹清陰繁靜有圖史樂寂無車馬喧玆焉愜所尚難與世人論

季夏園木暗窗戶貯清陰長風一掩苒衆綠何蕭槮玩此消永晝冷然滌幽襟俯仰無所爲聊復得此心

汲清泉漬奇石置熏爐其後香煙被之江山雲物居然有萬里趣因作四小詩

晴窗出寸碧倒影媚中川雲氣一吞吐湖江心渺然

一水渺空闊羣山中接連寒陰白霧湧飛度碧峯前

隱几對寒碧忘言心自閑豈知宜寂士滅跡青峯間（杜詩滅跡君山湖上之青峯）

吟餘忽自笑老矣方好弄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

偶題三首

門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峽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却惘然始悟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次張彥輔韻

風霜歲云徂塵事眯雙目故人書鼎來照眼一連玉把玩不知疲日晏坐空腹卷藏什襲秘寒光夜穿櫝嗟予骯髒姿十駕不能速丘壑聊自娛簞瓢亦云足君侯湖海士逸氣謝追逐胡爲不予鄙乃肯顧林谷高軒緩前期清夢遶雙竹起將杜陵句寫寄玉川屋我窮詩未工最覺貂難續感君慇懃意吟苦屢更燭羣公饒藻思裂牋動盈束歷險正摧輈爭先俄擊轂低回欲引避悵望曷歸宿出吻竟無奇彊顏終自恧北風催歲年兩鬢失新綠樊生念學稼曹子悲食粟死灰寧復然寡過艮所欲耿耿自知明何勞詹尹卜

次張彥輔賞梅韻

朔風萬里開雲屏清霜夜墜朝景晴南枝浩蕩正春色凍蘂的皪含空明花邊偶對青銅鏡槁項不堪冰雪映擁爐獨坐只悲吟振策出遊舒遠興暗香何處時一飄行行復值最長條仰頭欲折渺誰贈滿意相思那得邀極知異縣淹行李心賞未甘輕付畀石雄賦罷不相聞秀野書來因舉似兩翁句法爭新奇畫出疎影沉寒漪幽探自出塵境外勝槩未許兒曹知秪今嚼蘂攀條處它日重來記前度風臺月觀悄無言玉笛冰灘索同賦嗟予衰懶倦將迎過眼紛紛無復情尚喜疎英窺水白更憐落片點苔青興來亂插飛蓬首擬向君家醉君酒酒酣耳熱莫狂歌布鼓雷門須縮手

借韻呈府判張丈既以奉箴且求教藥

一生江海迴無儔材大應容小未周景好身閑真復樂酒酣耳熱却堪憂飛騰莫羨摩天鵠純熟須參露地牛我亦醒狂多忤物頗能還贈一言不

家山堂晚照效輞川體作二首

夕陽淨遠空西峯背殘照爽氣轉分明與君共晚眺

山外夕嵐明山前空翠滴日暮無與期閑來岸輕幘

卽事有懷寄彥輔仲宗二兄二首

一水方涵碧千林已變紅農收爭暖日老病怯高風徙倚非無計心期莫與同向來歡會處離合太匆匆

聞說雙飛槳翩然下廣津江湖知子樂魚鳥諒情親淹速須關命行藏不繫人三山雖好在惜取自由身

次知府府判二丈韻三首

兩公清廟瑟窈窕拂朱絃事紀一朝勝名從千古垂流傳當共賦惆悵不同時且要君頤解寧辭匡說詩

憶昨中秋夕寒盟約重尋幔亭惟舉酒江閣快論心月墮俱忘起疊空始罷斟秪今千嶺隔悵望一何深武夷之遊張王二丈元履子厚及熹與焉江閣之集子衡移具知府丈亦賜臨屈此詩併簡同會諸公云

志士懷韜略奇兵吼鏌干關河那得往肝膽不勝寒壯節悲如許雄圖渺未闌皇輿方仄席陋巷敢求安得浙中知舊書云聖上留意武備諸郡練卒皆點名閱武賜賚有加戎士感奮

巢居之集以中有學仙侶吹簫弄明月爲韻探策賦之而熹得中字遂誤爲諸君所推高俾專主約既而賦詩者頗失期於是令最後者具主禮以當罰乃稍集獨敦夫圭甫違令後至衆白罰如約飲罷以蒼茫雲海路歲晚將無獲分韻熹得將字而子衡兄得蒼字實代熹出令

一昨樓上飲所歡不可忘羣公各賦詩佩玉何鏘鏘二子朱絲絃掩抑獨叵量經營久不作一奏聲滿堂巧遲未足

多謟負先取償主盟謬夙推否德愧莫當玆焉不舉法何以存令章劉子具盤食魏子輸壺漿悠然復一醉歸路相扶將

昨承諸兄臨辱不揆以薄酒蔬食延駐都騎明日視壁間所張墨刻有亡去者人以爲德慶丈之度也馳問遺索蒙需拙詩輒賦所懷往奉一笑而尊犍刻可以歸於我矣

歲暮霜霰集賓友從我游置酒臨高齋觴酌屢獻酬雞黍罄中庖肴核供庶羞所恨乏珍肥懽意不得周何悟上客懷徙我夜壑舟平明但素壁篆刻不可求究索勞象罔高蹤希盜丘我亦慚仲子獨未忘輕裘

昨以詩徵亡碑於四十一丈既蒙酬和而諸兄亦繼作焉聯爲巨編藏之巾笥雖所亡古刻不可復得而此之所獲則已多矣顧其中猶有不能釋然者因念吾子厚隸法妙古人當爲我大書偉辭於壁庶以焜燿區區之望彼死鬼之陳迹其存亡蓋不足爲重輕也次韻見意云

端居感物化悵恨不出游賦詩往追亡顧得雜佩酬結綬光陸離組袍非所羞終然抱耿耿尼父悲東周淒涼尊犍崖望想滄淚舟低徊不得去寂寞將焉求安知崔蔡徒考槃共斯丘爲我揮素壁報君當紫裘[少陵詩紫裘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謂李邕受潤筆資]

再賦解嘲

宇宙一瞬息人生等浮游云何百年內萬變紛相酬顛倒不自知旁觀乃堪羞拱揖尙虞夏干戈到商周豈悟曠士懷泛若不繫舟驅馬諒弗視名高非所求彼哉夸奪子逝矣峴崙丘褰裳絕冥外天風舞雲裘[熹受碑于共父以讓四十一丈取之於熹則有慙德矣故有商周之語]

題祝生畫呈裴丈二首

近代丹靑手心期旦獨難夫君偏有思妙處却無端堂上三湘遠人間五月寒空囊今有此不用一錢看

斗酒淋漓後顛狂不作難千峯俄紙上萬景忽豪端石瘦岡巒古林深煙雨寒蒼茫無限意俗眼若爲看

挽延平李先生三首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

聞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謾與風月自悠然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板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

用西林舊韻二首

一自籃輿去不同故山空鎖舊池臺傷心觸目經行處幾度親陪杖屨來

上疏歸來空皂囊未妨隨意宿僧房舊題歲月那堪數慙愧平生一瓣香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

考異

次韻呂少衛藏書閣　茂樹一作幾樹　靜室一作淨室

次祝擇之韻

九日山夜泛舟　轉空一作漾空　情何一作清何

秋生一作秋來

教思堂作　横舍一作黌舍

示諸同志　餘清一作餘情

示四弟一作休日　兀坐一作默坐　心悠一作真悠

還家即事　互翻一作共翻　悵然一作怏然　獨掩一作日掩

題囊山寺　蒼茫一作蒼黄

題可老所藏畫卷　羣峯一作羣山

詣水公庵雨作　雲起一作雲氣

謝人送蘭　厚意一作晤歎

寄題梅川溪堂　人言一作今古

再和劉抱一　猶尋一作獨尋

復齋偶題　豈知一作豈如

示四弟　清宵一作清陰　遊蕩一作遨蕩　堂前一作堂頭

春日偶作　色深一作已深

觀書有感一作雜詩一作絶句　問渠那得清如許一作怪來徹底清無

泮　江邊一作江頭　枉費一作幾費

感事書懷　聞音一作同音　共惜一作共措

聞二十八日之報　忠邪一作羣臣　恭惟一作恭聞

次子有聞捷　不奈一作無奈

感事　江北傳烽火一作烽火傳江北　推鋒一作堆鋒

暇食一作飽食　留田一作屯田

登梅嶺　玉梅一作野梅

雪意　浮雲一作愁雲　達天一作獻天

讀二劉公瑞岩留題　慙愧一作悵望

瑞岩絶句　風高一作霜清　黄葉一作紅葉

東舍姪一作東令姪

再和東坡惠州梅花詩　記玉一作識玉

卓國太生朝　所忘一作所至

社後一日作　耆老一作耆年　惇厖一作淳厖

靈梵分韻　蕭索一作蕭瑟

夏日　永晝一作永日

汲清泉作　湖江一作湖山

偶題　青山一作南山

家山堂晚照　與君共一作爲君共

次知府府判韻　約重一作得重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

詩

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

納湖

詩筒連畫卷坐看復行吟想像南湖水秋來幾許深

東渚

小山幽桂叢歲暮靄佳色花落洞庭波秋風渺何極

詠歸橋

綠漲平湖水朱欄跨小橋舞雩千載事歷歷在今朝

船齋

考槃雖在陸滉瀁水雲深正爾滄洲趣難忘魏闕心

麗澤堂

堂後林陰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懷我意千里夢相尋

蘭澗

光風浮碧澗蘭杜日猗猗竟歲無人采含薰祇自知

書樓

君家一編書不自圯上得石室寄林端時來玩幽蹟

山齋

藏書樓上頭讀書樓下屋懷哉千載心俯仰數椽足

蒙軒

先生湖海姿蒙養今自閟銘坐仰先賢點畫存象繫

石瀨

疏此竹下渠漱彼澗中石暮館繞寒聲秋空動澄碧

卷雲亭

西山雲氣深徙倚一舒歗浩蕩忽搴開爲君展遐眺

柳堤

渚華初出水堤樹亦成行吟罷天津句薰風拂面涼

月榭

月色三秋白湖光四面平與君凌倒景上下極空明

濯清

涉江采芙蓉十反心無斁不遇無極翁深衷竟誰識

西嶼

朝吟東渚風夕弄西嶼月人境諒非遙湖山自幽絕

淙琤谷

湖光湛不流嵌竇亦潛注倚杖忽琮琤竹深無覓處

聽雨舫

綵舟停畫槳容與得欹眠夢破蓬窗雨寒聲動一川

梅堤

仙人冰雪姿貞秀絕倫擬驛使詎知聞尋香問煙水

采菱舟

湖平秋水碧桂棹木蘭舟一曲菱歌晚驚飛欲下鷗

南阜

高丘復層觀何日去登臨一目長空盡寒江列暮岑

次韻傅丈武夷道中五絕句

地久天長歲不留坐來念念失藏舟回看萬法皆兒戲還直先生一笑不

分符擁節幾經年聞道方成屋數椽只恐未容高枕臥却須持橐聽鳴鞭

勳業今從鏡裏休篋中空有敝貂裘死灰那復飛揚意惠許深慚不易酬

常記桐城十載前幾回風雨對床眠他年空憶今年事却說黃亭共悵然

諸郎步武各駸駸季子尤憐產萬金衣鉢相傳自端的老生無用與安心

題畫卷丁亥

小山

飛來小坡坨未雨已滂濞荒此定何人蘇公有遺記

吳畫

妙絶吳生筆飛揚信有神羣仙不愁思步步出風塵

卵研

端溪有潛虬孕此金玉質混沌一竅開千年瀉寒液

鬼佛

冥濛罔象姿相好菩薩面鬼佛吾詎知水石詭奇變

范寬

山雄雲氣深樹老風霜勁下有考槃人超搖得真性

題祝生畫

裴侯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秘不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娑三太息問君何處得此奇和璧隋珠未爲敵答云衢州老祝翁㑹次自有陰陽工峙山融川取世界咳雲唾雨呼雷風昨來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言妙處容我識爲我掃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首十年齊掣電裴侯已死我亦衰秪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鬚不變筆下江山轉葱蒨爲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

秀野以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爲韻賦詩熹伏讀佳作率爾攀和韻劇思慳無復律呂笑覽之餘賜以斤斧幸甚

高人山水心結習自無始五畝江上園清陰遍桃李一堂聊自娛三徑亦可喜試問避俗翁何如尊賢里溫公獨樂園在尊賢里

門前車馬客無非朝大夫問公獨何事中歲遽此圖長安二三公髮白形枯臞隱憂念名節亦有此樂無隱憂念名節張大參疏中語

君侯嗜圖史插架何其多徙居三十乘流汗幾橐駝千載誰晤語端居自絃歌至哉天下樂歲月如子何

西山一何高雲氣出寒麓中有無事人鳴泉遶茅屋宴坐今幾何無以媚幽獨興至偶成篇呼兒爲余讀

我居深山中茅舍破不補上見風攪林下有雲承宇聞公落新宮戶牖不可數懶惰心力衰念公亦良苦

夜吟招隱詩月落寒泉井自非千載人誰與共清景散髮心朗寥凝神味淵永功名恐相期富貴非所幸

仙人空山居道意妙羣物度世君則然翛身吾豈不飛行仰雲路趺坐探理窟獨夜扣星壇清齋具薌芴

青山背夕陽茲景公所愛虛堂日落時還坐一解帶嵐分疑有處鳥度知無礙須臾暮色來默默無與會

端居屏塵慮萬事付一尊客來語世故舉白當浮君超搖謝衆甫噂沓從諸孫何以自怡悅窗中見秋雲

清溪何迢迢上有千仞山山中學仙侶白石爲門關丹經苦吟哦至道窮躋攀豈知人間世風塵縈九寰

次劉秀野蔬食十三詩韻

乳餅

清朝薦疏盤乳鉢有真味不用精瓊糜無勞爛羊胃

新筍

翛翛江上林白日暗風雨下有萬玉虯三冬臥寒土

紫蕈

誰將紫芝苗種此槎上土便學商山翁風餐謝肥羜

子薑（本草云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是）

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論去穢功神明看朝徹

茭筍

寒茭翳秋塘風葉自長短刳心一飽餘并得牀敷軟

南芥

黃龍記昔遊園客有佳遺不謂洛生吟輟餐時擁鼻

燁菜

小草有貞性託根寒澗幽懦夫曾一啜感憤不能休

木耳

蔬腸久自安異味非所諺樹耳黑垂耼登盤今亦乍

蘿蔔

紛敷翦翠叢津潤擢玉本寂寞病文園吟餘得深齦

芋魁

沃野無凶年正得蹲鴟力區種萬葉清深煨奉朝食

筍脯

南山春筍多萬里行枯腊不落盤餐中今知綠如簀

豆腐（世傳豆腐本乃淮南王術）

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王術安坐獲泉布

白蕈

聞說閬風苑瓊田產玉芝不收雲表露烹瀹詎相宜

伏讀秀野劉丈閑居十五詠謹次高韻率易拜呈伏乞痛加繩削是所願望

秀野

爲憐蘅芷滿芳洲特地臨江賦遠遊十畝何妨自春色萬緣從此付東流靜看朝市真兒戲須信田園是老謀出處知公有餘裕未應辛苦謝靈丘

積芳圃

樂事從茲不易涯朱門還似野人家行看靚豔須攜酒坐對清陰只煑茶曉起蒼涼承墜露晚來光景亂蒸霞平生結習今餘幾試數毗那𦵡上花

家山堂

負米歸來手自舂豈知門外有晴峰羨公竟日塵氛遠拄頰看山幽興濃心鏡懸知不同調詩壇那敢少爭鋒空餘遠嶽尋師意箇裏何妨爲指蹤

拙政堂

驥足寧同曳尾龜青山終是費心期陶公歸去有餘樂潘令閑居不足追自笑十連非所慕未應三徑苦無資明朝謾擁朱輪去猿鶴咨嗟政爾爲

香界

幽興年來莫與同滋蘭聊欲汎光風真成佛國香雲界不數淮山桂樹叢花氣無邊醺欲醉靈氛一點靜還通何須楚客紉秋佩坐臥經行住此中

春谷

武夷高處是蓬萊采得靈根手自栽地僻芳菲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紅裳似欲留人醉錦障何妨爲客開飲罷醒心何處所遠山重疊翠成堆

舫齋

扁舟容與小房櫳搖颺簾旌蜀錦紅兩岸蒹葭秋色裏一川煙浪夕陽中不愁灩澦雙蓬鬢未怯江湖萬里風築室水中聊爾爾何須極浦望朱宮

藥圃
種藥春畦有近功不辭耘耔謾勞躬漸看杞菊充庖下即
見芝英入籠中病去自知非往日身輕何必御泠風出門
會有兒童笑不是當年植杖翁
山人方丈
方丈翛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
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麈客室空那有散花天箇中
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
龜峯樓
楊柳東邊桂樹西小樓晴眺極霏微山川政爾供凝目塵
土何妨略振衣俯瞰桑田悲物化閑披藥笈洞玄機却疑
欄外連穹石似厭支牀去不歸
月波臺
潺潺流水注回塘中作平臺受晚涼四面不通車馬跡一
尊聊飲芰荷香韓公無復吟花島楚客何勞賦藥房少待
須臾更清絕月華零露洗匡牀
挽蔬園
未覺閑來歲月頻荷鉏方喜土膏勻連畦已放瑤簪露覆
地行看玉本新小摘登盤先餉客晚炊當肉更宜人却憐
寂寞公儀子拔盡園蔬不歎貧
秋香徑
門外黃塵沒九逵坊中叢桂長樛枝三秋冷蕊從開落終
歲清陰不改移幽逕秖愁空翠滴濃香一任晚風吹攀援
却恨王孫遠惆悵千林　時
曲池軒
去年種竹長新篁今歲穿渠過野塘自喜軒窗無俗韻亦
知草木有真香林間急雨生秋思水面微風度晚涼却厭
端居苦無事凭欄閑理釣絲長
前村（題下恐當有梅字）
玉立寒烟寂寞濱仙姿瀟灑淨無塵千林搖落今如許一
樹橫斜獨可人真與雪霜娛晚景任從桃柳殿殘春綠陰
青子明年事衆口驚嗟鼎味新
秀野劉丈寄示南昌諸詩和此兩篇
滕王閣下水初生閒道登臨復快晴帝子詎知陳迹在長
江肯趁曲池平山楹雨罷珠簾捲簷鐸風驚玉佩鳴滿眼
悲涼今古恨人生辛苦竟何成
知向潮邊弄碧漪欄干三撫漾晴輝流傳妙語驚離闊想
像清游欲奮飛公去不應停驛騎我來直欲掛朝衣南州
高士何由見且看新荷出水稀
次秀野韻五首
史君簾閣對脩筠起看名園雨後春便賦新詩留野客更
傾芳酒酹花神未酬管樂平生志且作羲黃向上人秖恐
功名相迫逐不容老子臥漳濱
滿園紅紫已爭新百囀幽禽亦喚人蠟屐未妨泥步穩珍
叢終恨雨來頻臥看曉色忻初霽起約良游醉好春却笑
當年金谷燕相隨僕僕望車塵
惆悵春餘幾日光從今風雨莫顛狂急呼我輩穿花去未
覺詩情與道妨蘿帶不須吟杜若角弓聊復賦甘棠淋浪
坐客休辭醉飲罷晞身向九陽
知君久矣厭喧卑造物尊前喚小兒一醻未應莪側弁十
分聊爾快翻巵治中寂寞凝塵日令尹憂勞退食時正好
相尋發孤笑莫教牢落負心期

當年共剪北山萊脩竹成陰手自裁書卷莫教春色老柴荆肯爲俗人開公能顧我傳新句我欲留公撥舊醅悵望南園芳樹底明年應放小車來

留秀野劉丈二首

好雨當春過一犂我公遠憶故園西孤篷穩轉清灘急十里行穿綠樹齊路熟已欣經霧市身輕未怕躡雲梯諸孫剩欲留公住細和新詩丐指迷

一去屏山今幾春歸來三逕但荒榛剪除便覺風煙好徙倚還驚物色新樓外千林遮去路階前一水戀行塵勸君更作留連計同社追遊苦未頻

次秀野滄波館刈麥二詩

傳聞泛宅賀新成破月銜煙取次撑鵶首斜飛寒浪急蓬窗側轉好山橫知公與有江湖適顧我詩無玉雪清欲跨船舷還未敢幾時得伴鏡中行（急本作息）

貽牟夙昔但聲歌今見郊園樂事多且喜甌窶符善禱未須蘆菔鑿（去聲）妖娥霞觴政自誇真一香鉢何煩問畢羅我欲賣刀來學稼不知還許受廛麼（小說有人中麥毒夢紅裳娘子悲歌有一丸蘆菔火吾宮之句）

次秀野郊耕桑陌舊園之韻二首

郊園旱久只多蹊昨夜欣沾雨一犂已辦青鞋隨老圃便驅黃犢過深溪農談剩喜鄉鄰近饁具仍教婦子攜指點竹寒沙碧處不知何似錦城西

丈人高致邈難干雲夢何如胸次寬老去未妨詩律在人來只怕酒盃乾故開麥隴供家釀更有蘭章付客看下走才慳慚囑和願公物色稍留殘

又和秀野二首

愁陰一夜轉和風曉看花枝露彩濃覓句休教長閉戶出門聊得試扶筇物華始信如詩好春色方知似酒濃多謝鄰翁笑相迓爲言晴暖更過從

江皐晴日麗芳華翠竹疏疏映白沙路轉忽逢沽酒客眼明惟見滿園花望中景助詩人趣物外春歸釋子家向晚却尋芳草逕夕陽流水遶村斜

次秀野詠雪韻三首

閉門高臥客來稀起看天花滿院飛地迥杉篁增勝槩庭虛烏雀噪空饑酒腸凍澁成新恨病骨侵凌減舊肥賴有袁生清與在忍寒應未泣牛衣

一夜同雲匝四山曉來千里共漫漫不應琪樹猶含凍翻笑楊花許耐寒乘興正須披鶴氅淪甘猶喜破龍團無端酒思催吟筆却恐長鯨吸海乾

開門驚怪雪交加亂落橫飛詎有涯密竹不妨呈勁節早梅何處覓殘花山陰客子須乘興洛下先生想臥家病廢盃觴寒至骨哦詩無復更豪誇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晴煙裊裊弄晨炊雪屋流澌未覺遲擬挈凍醪追勝踐聊穿蠟屐過疏籬掃開折竹仍三逕認得殘梅祇數枝不耐歲寒心事苦滔滔欲說定從誰

未覺春光到柳條誰教飛絮倚風搖眼驚銀色迷千界夢斷彤庭散百寮梅塢任從長笛弄竹窻閑把短藜挑何人剝啄傳清唱更喜殘年樂事饒

次韻秀野早梅

可愛紅芳愛素芳多情珍重老劉郎疏英的皪尊中影微月黃昏句裏香胸次自憐真玉雪人間何處有冰霜巡簷

說盡心期事肯醉佳人錦瑟傍

次秀野極目亭韻

偶向新亭一破顔高情直寄有無間地偏已隔東西路天闊長圍遠近山浩蕩秪愁春霧合輪囷却喜暮雲還不堪景物撩人甚倒盡詩囊未許慳

又

坐看山花落幔顔不知身在翠雲間食寒到處雨復雨客裏歸來山又山　孤燈閑　無心棲鳥暮忘還世情分逐流年去只有詩情老更慳

次秀野春晴山行紀物之句

秪憑詩律作生涯到處山林總是家便與清尊臥芳草不妨皂蓋拂殘花側聞温詔詢耆艾好趁春風入殿衙回首能忘舊猿鶴一篇聊爾記年華

再用韻題翠壁

孤亭一目盡天涯俯瞰烟村八九家翠壁何年懸布水綠陰經雨墮危花杖藜徙倚凝春望覓句淹留到晚衙珍重詩翁莫相惱枯腸攪斷鬢絲華

次亭字韻詩呈秀野丈兼簡王宰三首

不駕朝車叩九扃獨攜靈壽向新亭人言洞裏春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魚樂波閑詩欲就鴻冥天闊酒初醒晚來却向南堂坐珍重家山數點青

吏散庭空晝掩扃行春只到柳邊亭唱酬共喜擒鴻藻來往何勞笑白丁一笑歌呼從自醉幾年燠暍爲誰醒定知細札褒揚後名入麟臺汗簡青

幾年寂寞掩柴扃抱膝長吟竹下亭不向參同論納甲且將耘耔付添丁思玄賦罷驚遙舉止酒詩成恨獨醒却笑春風兩蓬鬢飄蕭無復舊時青

次山行佳句呈秀野丈三首

幾日春陰鎖翠巖忽驚飛蓋度晴嵐身輕似起煙霞痼意適寧論祿位貪句法舊超常語六年華今富達尊三從容笑語無餘事興在南山更向南

几杖歸來覓故巖眼中猶記舊煙嵐詩情自昔元無敵世味而今更不貪默數流年欣望八閑尋隱訣話存三小生自愧衰頹早箇裏憑公爲指南

瞳瞳朝日出高巖簌簌征衣曳曉嵐　向來孤舊意林泉老去覺真貪凄涼烟火一百五零落交遊十二三歎世事臥吹橫笛過溪南

次秀野泛滄波館至赤石觀刈早稻韻

綠雲黃半武夷鄉碧水縈紆一帶長聞道放船飛皂蓋定知行酒載紅裳櫂謳如賀豐年信（農家以早稻爲晚禾信）樂飲閑酬此日涼禾黍誰言不陽豔晚炊流詠有餘香

次秀野韻題臥雲菴

君家丘壑本圓成何意尋荒入翠屏爲愛晴雲棲孤枕故將閑日付新亭夢魂寂寂衣裳冷心事悠悠簡策青更把枯桐寫奇趣鵾絃寒夜獨泠泠

奉和秀野見留之句

閑臥秋山塵事稀西風催喚出巖扉來看甲第清泉好更喜仙翁丹頰肥捫虱坐談端未厭連環入夢却思歸明朝振策千峯頂滿袖瓊琚背夕暉

次秀野種粟韻

阿香一笑走豐隆雨遍平疇萬頃中舊喜樊遲知學圃今看許子快論功遙憐鬱鬱翻秋隴預想垂垂弄晚風珍重

詩翁且彊健東阡南陌與無窮

和秀野蘄簟之句

史君兩鬢尙青青學道仍拋後院笙溽暑快眠知簟好晚涼徐覺喜詩成人從蘄水當年寄詩比韓公此日清坐對更深誰是伴唯應關月共長庚

次韻寄題芙蕖館三首

亂山叢裏有江鄉華館清波引興長正喜白鷗輕易狎忽驚紅妓儼分行臨流更好揮椽筆俯檻何妨接羽觴共說仙翁閑日月不因春草夢池塘

幻成飛閣笑談餘便有新荷水面鋪指點清波浮菡萏驚呼紅影碎陬隅且將伴侶同盃酒不用君王予鏡湖多少故交臺閣上問渠落拓更能無

不須艇子棹歌來且看芙蓉面面開卷裏有詩都錦繡席間無地可塵埃風清月白琴三弄綠暗紅深酒一盃明日仲宣樓上去越吟應是首頻回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惆悵江頭幾樹梅杖藜行遶去還來前時雪壓無尋處昨夜月明依舊開折寄遙憐人似玉相思應恨劫成灰沈吟日落寒鴉起却望柴荆獨自回

滿山殘雪對虛堂想似當年輞口莊門掩不須垂鐵鎖客來聊復共藜牀故人聞道歌圍暖妙語空傳醉墨香莫爲姬姜厭憔悴論文把酒話偏長

和秀野韻二首

聞道無餘事翛然百慮空何心分彼我無地著窮通昨日青衿子明朝白髮翁天機元自爾不是故匆匆

久矣安岑寂山棲恨不深謾將門自掩那有客相尋炙背迎朝景加趺度夕陰感君傳秀句把卷獨呻吟

次秀野暑中二首

劇暑悲難度清秋喜却回病隨庚伏盡尊向晚涼開臨水看雲去鈎簾待月來勝遊驚昨夢曾上鬱蕭臺熹新自雲谷還家

絕境人難到唯堪樂此身泉吟青玉峽風度白綸巾獨往寧無意長閑未有因雲山天賜履吾道豈全貧雲谷絕頂四望雲山環數百里

次秀野雜詩韻

葺居二首

丈人高臥碧江頭門掩西風萬木秋重喜青山還遶屋却嫌黃葉漸平溝開軒且放浮嵐入决水徐通廢圃流便覺園林頓蕭爽不妨隨境味玄幽

向來鞅掌元非病此日徜徉詎有妨自喜登臺閑瘦竹人驚步屧響空廊高齋雨過新山色曲沼風來舊水光千里壯心殊未已不應疎懶與能長

刻漏

無疑莫詰君平肆任運休尋季主家謾設銅壺候尺咫閑參玉表驗分差不妨啓處知時節那更榮枯紀歲華却羨昇平好官府日高三丈放朝衙

栗熟

樹雜椅桐繼國風莫教林下長蒿蓬種樹法栗下不得有草木共期秋實充腸飽不羨春華轉眼空病起數升傳藥錄本草云人有脚弱往栗樹下啖及數升遂能起行晨興三嚥學仙翁蘇黃門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爲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櫻桃淚得銀絲薦一笑饞堪發面紅銀絲見杜詩本草云櫻桃服之令人美顏色

山藥

怪來杇壤耀瓊英小斸頃筐可代耕豢豹於人儘無分蹲鵄從此不須生雪鑱但使身長健石鼎何妨手自烹欲賦王延無好語羞論蜂蜜與羊羹陳闌齋王延賦有蜂蜜羊羹之句

食梨

珍實渾疑露結成香葩況是雪儲精乍驚磊落堆盤出旋剖輕盈照骨明盧橘謾勞誇夏熟柘漿未許析朝酲啖餘更檢桐君錄快果知非浪得名本草謂梨爲快果

導引

聞說牛刀久不更閑中應接羨門生向來已悟藏千界呂公詩云一粒粟中藏世界今日何勞倒五行道書云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按蹻有時聊戲劇居心無物轉虛明舉觴試問同亭侶九轉工夫早晚成

假山焚香作煙雲掬水爲瀑布二首

平地俄驚紫翠堆便應題作小飛來爐熏細度巖姿出綫溜遙分壁色開獨往但憑南郭几遠游休剪北山萊人言造化無私力珍重仙翁挽得回

一簣工夫莫坐談便教庭際湧千巖眼中水石今成趣物外烟霞舊所耽泉細寒聲生夜壑香銷暝靄變晴嵐兒童也識幽棲地共指南山更近南

家釀二首

銍艾無中熟懽謠闕屢豐但知愁鬢白那復醉顏紅田舍寒如此侯家事不同新醅撥浮蟻春滿夜堂中

聞道兵廚盛春泉響臘蒭定知盈榼送不待扣門求沆瀣應難比茅柴秪自羞病身從法縛好客爲公留熹近戒酒故有法縛之句既作此詩而白衣已至賓朋已集可謂詩讖矣一笑

酒市二首

聞說崇安市家家麴米春樓頭邀上客花底覓南鄰詎有當壚子應無折券人勸君渾莫問一酌便還醇

麗藻摛雲錦新章寫陟釐詩傳國風體興發酒家旗見說難中聖遙知但啜醨盤餐雜鮭菜那有蟹螯持

黃雀鮓

黃雀飛鳴處交交異竊脂桑扈竊脂蓋以不食穀得名稻粱求易足羅網去何遲味厚資偏嗜謀疎闕自爲韓彭尚葅醢么麼爾誠宜

檳榔

憶昔南遊日初嘗面發紅藥囊知有用茗盌詎能同蠲疾收殊效修真錄異功三彭如不避糜爛七非中本草云檳榔殺三虫柳子罵尸蟲云擊汝酆都糜爛縱橫七非見真誥酆都者六天之一也

又五絕卒章戲簡及之主簿

暮年藥裹關身切此外翛然百不貪薏苡載來緣下氣檳榔收得爲祛痰

錦文縷切勸加餐蜃炭扶留共一柈食罷有時求不得英雄邂逅亦飢寒

向來試吏著南冠馬甲蠔山得飫餐却藉芳辛來解穢雞心磊落看堆柈

箇中有味要君參螯吻春喉久不甘珍重人心亦如此莫將寒苦換春酣

高士沉迷簿領書有時紅糝綴玄須定知不著金柈貯兒女心情本自無劉穆之初士爲主簿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

考異

詠歸橋　載事一作載意

麗澤堂　相尋一作難尋

題祝生畫　鬢不一作鬢不

和秀野　無始一作此始　徙居一作徒車　茅屋一作華屋

茅舍一作茅屋　星壇一作星躔　分疑一作光宜

鳥度知無一作風度卻無　色來一作色新　默默無與

一作此意心默　端居一作幽居　清溪何迢迢上有千

仞山一作清江水悠悠其上有羣山　吟哦一作吟誦　塵縈一作

塵營

新筍　倏倏一作倐倐

拙政堂　咨嗟一作驚嗟

藥圃　杞菊一作枸杞　會有一作會見

月波臺　潺潺一作濺濺

秋香徑　千林一作千秋

曲池軒　秋意一作秋思　風動一作風度

前村　真與一作直與　晚景一作晚與　驚嗟一作驚嘆

秀野寄示南昌　直欲一作真欲

次秀野韻　復賦一作復和　共剪一作去剪

留秀野　春過一作春遇　遠憶一作遠意

次秀野躬耕　隣共一作鄰近　下走一作下筆

又和秀野　曉看一作曉著　休教一作誰教　過從一作過逢

草逕一作草路

次秀野詠雪韻　起看一作起見　猶喜一作聊喜

次亭字韻　勞笑一作勞喚

次山行　憑公一作憑君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

詩

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王詩云旅泊多年歲忘去不知迴忽逢門外客道發故鄉來斂眉俱握手破涕共銜盃慇懃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羈心祇欲問爲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田萊

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事慰子羈旅色子問
我所知我對子應識朋遊總彊健童稚各長成華宗盛文
史連墻富池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坰柳行隨堤　茅
齋看地形竹從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苔終
歲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
歸哉且五斗餉子東皐耕

送吳茂實

朝市令人昏山林使人傲誰知昏傲兩俱非但說山林是
高蹈

短句奉迎荊南幕府二首

雄藩荊楚地自古國西門客有籌邊略人知幕府尊時平
烽燧冷事省笑談温宛洛何年向奇功要一論

軍府資長筭家山輟勝遊故人千里別歸騎兩年秋弔古
寧忘恨開尊且破愁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樓張敬夫作此樓熹爲記之

趙君澤攜琴載酒見訪分韻得琴字

山城夜寥闃虛堂杳沉沉王孫有高趣挈榼來相尋喜茲
煩抱舒未覺杯酒深一爲塵外想再撫丘中琴餘音殷雷
動爽籟悲龍吟寄謝箏笛耳寧知山水音

寄題瀏陽李氏遺經閣二首

老翁無物與孫兒樓上牙籤滿架垂更得南湖親囑付歸
來端的有餘師南湖張敬夫書院

讀書不見行間墨始識當年教外心箇是儂家真寶藏不
應猶羨滿籯金

題鄭德輝悠然堂

高人結屋亂雲邊直面羣峯勢接連車馬不來真避俗簞
瓢可樂便忘年移筇緣幄成三徑回首黃塵自一川認得
淵明千古意南山經雨更蒼然

長溪林一鶚秀才有落髮之願示及諸賢詩卷因

題其後二首

聞說當機百念休區區何更苦營求早知名教無窮樂陋
巷簞瓢也自由

貧里煩君特地過金襴誰與換魚簑它年雲水經行遍佛
法元來本不多

送德和弟歸婺源二首

十舍辛勤觸熱來琴書曾未拂塵埃秋風何事催歸興步
出閶山黃葉堆

十年寂寞抱遺經聖路悠悠不計程慔子南來却空去但
將迂闊話平生

仲縝尊兄對策南宮相顧田舍輒賦小詩攀餞行
李

三徑荒涼獨掩門故人車馬過相存長安此去無千里濁
酒何妨盡一尊共說淵源非曩日好披肝膽奉明恩不辭
妄竊仁人號執手臨岐敢贈言

分水鋪壁間讀趙仲續留題二十字戲續其後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觀者請下

一轉語

次劉明遠宋子飛反招隱韻二首

先生留落歲時多氣湧如山不易磨却學幽人陶靖節正緣三徑起絃歌

榮醜窮通秪偶然未妨閑共聳吟肩君能觸處貢齊物我亦平生不怨天

送謝周輔入廣

夫君壯節與奇謀屈首微官世所羞攬轡未妨聊矍鑠賦詩直爲寫離憂蒼茫嶺海三年別珍重親朋幾日留滿意分攜一盃酒登山臨水不能休

和亦樂園韻

莫笑君家五畝園要須留次亦平寬坐間花柳陰初合望外山河勢若蟠把酒儘誇雙鬢綠擊鮮爭見兩輪丹鄰翁未到心先識更喜詩筒得細觀

次韻謝劉仲行惠筍二首

誰寄寒林新斸筍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酸寒甚不是封侯食肉姿

君詩高處古無師島瘦郊寒詎足差縛得獰龍弃寄我句中仍喜見雄姿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朝霜逼凋梅夕露忽團菊百年風雨過宜笑不宜哭口川失自防心兵幾回觸年來身老大甘此跨下辱永謝五鼎烹聊寄一瓢足雖慙龍蟠泥肯羨鶯出谷適意超混茫放情遺結束俯仰天壤閒靜勝惟我獨蒼蒼有心柏落落無瑕玉年紀尙無聞頭顱豈須卜

同張明府登凌風亭懷韓無咎

日夕和風至西山淡無姿危亭極遠眺勝處良在玆憶昔韓令尹青雲乃心期戲馬不得聘發此留中奇前瞻千仞岡俯視萬頃陂神襟一以曠我志浩渺瀰飛車越滄浪天風振裳衣懷哉此焉薄問訊無邊辭今公豈不佳宮商似前徽相攜岸晚幘共此長相思

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韻

是身已分老菟裘肯爲春回作許愁偶去尋芳朝信馬却來踏雪夜驅牛鋪筵不見小垂手聯句空慙高結喉更約桃花紅浪暖却陪履舄上蘭舟

再次王宰韻

相隨到處一羊裘況有澄江散客愁且看跳魚弃集鳥莫思去馬與來牛歡情往日空回首酒味今年不下喉只待兩公高宴罷却攜茶鼎上漁舟

送張彥輔赴闕

執手何草草送君千里道君行入脩門披膽謁至尊問君此去談何事袖有諫書三萬字明堂封禪不要論智名勇功非所敦願言中興聖天子脩政攘夷從此始深仁大義天與通農桑萬里長春風朝綱清夷軍律舉邊屯不驚臥哮虎一朝決策向中原著鞭寧許他人先

天湖四乙丈坐間賞梅作送劉充甫平甫如豫章

竹外橫枝老屈盤冰壺遙夜玉窗寒兩公明日江南路雪後園林子細看

哭羅宗約二首

江閣論心地重來感慨多故人今已矣此道竟如何但使窮新得終當訂舊訛話言雖永隔吾欲問滄波

行義追前輩孤風凜一生子平婚嫁了元亮去留輕湉萬

無歸棹嚴楊有舊盟空令同社客生死痛交情

題米元暉畫

楚山直叢叢木落秋雲起向曉一登臺滄江日千里

觀劉氏山館壁間所畫四時景物各有深趣因為六言一絕復以其句為題作五言四詠

絕壑雲浮冉冉層巖日隱重重釋子巖中宴坐行人雪裏迷蹤

頭上山泱雲脚下雲迷樹不知春淺深但見雲來去

夕陽在西峯晚谷背南嶺煩鬱未渠央佇茲清夜景

清秋氣蕭瑟遙夜水崩奔自了巖中趣無人可共論

悲風號萬竅密雪變千林匹馬關山路誰知客子心

觀祝孝友畫卷為賦六言一絕復以其句為題作五言四詠

春曉雲山烟樹炎天雨壑風林江閣月臨靜夜溪橋雪擁寒襟

天邊雲繞山江上烟迷樹不向曉來看詎知重疊數

炎蒸無處逃亭午轉歊絕萬壑一奔傾千林共蕭瑟

草閣臨無地江空秋月寒亦知奇絕景未必要人看

茆屋無烟火溪橋絕往還山翁獨乘興飄灑一襟寒

祝孝友作枕屏小景以霜餘茂樹名之因題此詩

山寒夕飈急木落洞庭波幾疊雲屏好一生秋夢多

傳安道楊儀之二漕勸農有詩次韻二首

並峙雙臺峻分馳四牡閑共欣膏脉潤未要粉泥乾詩律何妨細歡情豈遂闌新畬行可問載酒想同看

世味今如許吾生本自閑心期雖好在欲習未全乾錯莫塵編暗棲遲壯節闌不因勳業晚清鏡亦頻看

感懷

經濟夙所尚隱淪非素期幾年霜露感白髮忽已垂鑿井北山阯耕田南澗湄乾坤極浩蕩歲晚將何之

墨莊五詠

墨莊

詩書啓山林德義久儲積嗣世知有人新畬更開闢

冽軒

窗開深井泉窈窕千丈碧何幸且淵澄無勞遽心惻

靜春堂

幽人本何心偶此翳環堵隱几亦無言光風遍寰宇

玩易齋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

君子亭

倚杖臨寒水披衣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為我說濂翁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寓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姸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玆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絶彼柔道牽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删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瑶琴空寶匣絃絶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程子晚居龍門之南

顔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颻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敘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

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櫱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卜居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茆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朴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脩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游武夷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

秋聲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趁汗漫期兩袂天風飄眷焉此家山名號列九霄相與一來集曠然心朗寥棲息共雲屋追尋喚漁舠一水屢縈回千峯鬱岧嶤蒼然大隱屏林端聳孤標下有雲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英瓊瑤茅茨幾時見自此遺紛囂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爲謝三首

此道知君著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力彊矯無忘此日心

克己工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睎顏摛文妄意輸朋益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慙謙誨極諄諄願言勉盡精微蘊風俗期君使再醇

鵝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奉陪機仲宗正景仁太史期會武夷而文叔茂實二友適自昭武來集相與泛舟九曲周覽巖壑之勝而還機仲景仁唱酬迭作謂僕亦不可以無言也衰病懶廢那復有此勉出數語以塞嘉貺不足爲外人道也

此山名自西京傳丹臺紫府天中天似聞雲鶴時降集應笑磨螘空回旋我來適此秋景晏青楓葉赤搖寒烟九還七返不易得千巖萬壑渠能專同遊幸有二三子天畀此段非徒然梁郎季子山澤臞傅伯爰盎瀛洲仙相逢相得要彊附却恨馬腹勞長鞭黃華未和白雪句畫舸且共清泠川回船罷酒三太息百歲誰復來通泉（景仁數日屢誦此句）盈虛有數豈終極爲君出此窮愁篇

奉答景仁老兄贈別之句

古人一去心不傳舉世誰復知其天奔趨嗜欲名利境浩蕩勢若飄風旋嗟予慨此其已久矧復痼疾纏雲烟禪關夜扣手剝啄丹經晝誦心精專十年齊楚得失裏醉醒夢覺今超然迷心昧性哂笠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如何懶惰行不力日月逝矣羲和鞭秖今已　遠玄象羡子正似方來川何憂功名與事業但要溥博而淵泉不見君家鼻祖開聖學照耀今古書三篇（六經說命篇始有學字）

復用前韻敬別機仲

君家道素幾葉傳只今用舍懸諸天屹然砥柱戰河曲肯似落葉隨風旋奮髯忽作蝟毛磔浩氣勃若霄中烟隱憂尚喜遺直在壯烈未許前人專武夷連日聽奇語令我兩腋風泠然初如茫茫出太極稍似冉冉隨羣仙安能局促夜起舞下與祖逖爭雄鞭終憐賢屈惜往日亦念聖孔悲徂川願君盡此一杯酒預澆舌本如懸泉沃心澤物吾有望勒移忍繼鍾山篇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

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蠡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兩年罷詩止酒故云）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瘏兀甘回鞭解頤果值得水井（謂詩）傳鑒古亦會朝宗川（謂綱目）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閑日共賦春容篇

讀通鑑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寄機仲

先生諫疏莫與傳忠憤激烈號旻天却憐廣文官舍冷只與文字相周旋上書乞得聊自屏清坐日對銅爐烟功名馳騖往莫悔鉛槧職業今當專要將報答陛下聖矯首北闕還潸然屬詞比事有深意憑愚護短驚羣仙　言未秉太史筆自幸已執留臺鞭（温公以留臺領書局時韓魏公與書有執鞭之語）果然敕遣六丁取香羅漆匣浮桐川陰凝有戒竦皇鑒（恭聞上讀此書有履霜堅冰之語）陽剝欲盡生玄泉明年定對白虎殿更誦大學中庸篇（頃在武夷宮講正心誠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

考異

短句奉迎荊南幕府　烽燧冷（一本作歌舞盛）

次劉明遠反招隱韻　榮醜窮通（一作榮遇或窮）

次韻贈范康侯　尚無（一作向無）

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韻　肯爲春回作許愁（一作時去來肯作時愁）　去尋芳（一作花城向）　來踏雪（一作雲谷歸）

觀劉氏山館畫　脚下（一作脚底）

觀祝孝友畫　雪擁（一作雪滿）　秋月（一作耿月）

感懷（一作佛跡題壁）　夙所（一作本所）　霜露（一作風露）　忽已（一作今已）　山阯（一作山下）

齋居感興　亦焦（一作更焦）　盍更（一作合更）　淫毒（一作）　如何（一作奈何）

鵝湖寺　更闢（一作轉闢）　出寒谷（一作寄寒谷一作過寒谷）　却愁（一作抵愁）

陪機仲泛舟九曲　似聞（一作但聞）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　燈下（一作燈火）

詩

拜張魏公墓下

衡山何巍巍湘流亦湯湯我公獨何往劒履在此堂念昔中興初孽豎倒冠裳公時首建義自此扶三綱精忠貫宸極孤憤摩穹蒼元戎二十萬一旦先啓行西征奠梁益南轅撫江湘士心既豫附國威亦張皇縞素哭新宮哀聲連萬方黠虜聞褫魄經營久彷徨玉帛驟往來士馬且伏藏公謀適不用拱手還南荒白首復來歸髮短丹心長拳拳冀感格汲汲勤修攘天命竟難諶人事亦靡常悠然謝台鼎騎龍白雲鄉坐令此空山名與日月彰千秋定軍壘岌業遙相望賤子來歲陰烈風振高岡下馬九頓首撫膺淚淋浪山頹今幾年志士日慘傷中原尙腥羶人類幾豺狼公還浩無期嗣德煒有光恭惟宋社稷永永垂無疆

敬簡堂分韻得月字

煌煌定方中農隙孟冬月君侯敞齋扉華牓新未揭我來適玆時亦有大夫芨清觴不留行晤語得超越更看雷雨勢翻動龍蛇窟襟懷頓能輸肝膽亦已竭老仙來何方湖海氣磾矹君侯斂袂起顛越承屨襪坐人驚創見引去殊卒卒伊余不忍逝頓首願有謁人生均秉彝天造豈停歇云何利害判所較無一髮玆焉辨不早大本將恐蹶吾言實自箴君聽未宜忽

登嶽麓赫曦臺聯句乾道丁亥冬九日

泛舟長沙渚振策湘山岑晦翁煙雲眇變化宇宙窮高深懷古壯士志憂時君子心敬夫寄言塵中客莽蒼誰能尋晦翁

登定王臺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次敬夫登定王臺韻

今朝風日好抱病起登臺山色愁無盡江波去不回客懷元老草節物又疎梅且莫催歸騎憑欄更一杯

七日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作此自此後係南嶽唱酬

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笑急雪無端更滿襟

大雪馬上次敬夫韻

仙人喬嶽頂散髮吹參差喚我二三友集此西南垂列筵命洛公侑坐迎江妃導之千羽旄投以萬璧璣繽紛一何麗巉巗難具知衆真亦來翔恍覺叢霄低茫茫雲霧合一一瓊瑤姿回首謝世人千載空相思吾衰怯雄觀未敢探此奇短衣一匹馬幸甚得所隨天寒飲我酒酒罷賡君詩人生易南北復此知何時

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敬夫春風樓韻

披風蘭臺宮看雨百常觀安知此山雲對面隔霄漢羣陰匝寰區密雪渺天畔峨峨雪中山心眼悽欲斷吾人愛奇賞遽發臨河嘆我知沍寒極見晛今當泮不須疑吾言第請視明旦蠟屐得屢行籃輿或魚貫

十三日晨起霜晴前言果驗再用敬夫定王臺韻賦詩

北渚無新夢南山有舊臺端能成獨往未肯遽空回磴滑新經雪林深不見梅急須乘霽色何必散銀杯

敬夫用熹定王臺韻賦詩因復次韻

新詩通造化僊出火輪來雲物低南極江山接漢臺心期千古逈懷抱一生開回首狂馳子紛紛政可哀

馬上口占次敬夫韻

幾日城中歌酒昏今朝匹馬向烟村迎人況有南山色勝處何妨倒一尊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

昨日風煙接混茫今朝紫翠插青蒼此心元自通天地可笑靈宮枉炷香

雪消溪漲山色尤可喜口占

頭上瓊岡出舊青馬邊流水漲寒汀若爲留得晶瑩住突兀長看素錦屏

馬跡橋

下馬驅車過野橋橋西一路上雲霄我來自有平生志不用移文遠見招

登山有作次敬夫韻

晚峯雲散碧千尋落日衝飈霜氣深霽色登臨寒夜月行藏只此驗天心

方廣道中半嶺小憩次敬夫韻

不用洪崖遠拍肩相將一笑俯寒烟向來活計蓬蒿底涙說江湖極目天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敬夫有詩因次其韻

穿林踏雪覓鍾聲景物逢迎步步新隨處留情隨處樂未妨聊作苦吟人

崖邊積雪取食甚清次敬夫韻

落葉疎林射日光誰分殘雪許同嘗平生願學程夫子恍憶當年洗俗腸

後洞山口晚賦

日落千林外烟飛紫翠深寒泉添壑底積雪尙崖陰景要吾人共詩留永夜吟從教廣長舌莫盡此時心

後洞雪壓竹枝橫道

石灘聯騎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詩後洞今朝逢折竹却思聯騎石灘時

方廣奉懷定叟

偶來石廩峯頭寺忽憶畫船齋裏人城市山林雖一致不知何處是真身

方廣聖燈次敬夫韻

神燈照夜惟聞說皓月當空不用尋箇裏忘言真所得便應從此正人心

羅漢果次敬夫韻

目勞足倦登喬嶽吻燥腸枯到上方從遣山僧煑羅漢未妨分我一盃湯

壁間古畫精絕未聞有賞音者

老木樛枝入太陰蒼崖寒水斷追尋千年粉壁塵埃底誰識良工獨苦心

方廣版屋

秀木千章倒層甍萬瓦差悄無人似玉空詠小戎詩

泉聲次林擇之韻

空巖寒水自悲吟遙夜何人爲賞音此日團欒都聽得他時離索試追尋

霜月次擇之韻

蓮花峯頂雪晴天虛閣霜清絕縷烟明發定知花蔌蔌如

今且看竹娟娟

枯木次擇之韻

百年蟠木老聱牙偃蹇春風不肯花人道心情頑似汝不須持向我儂誇

夜宿方廣聞長老守榮化去敬夫感而賦詩因次其韻

拈椎竪拂事非真用力端須日日新只麽虛空打筋斗思君辜負百年身

蓮花峯次敬夫韻

月曉風清墮白蓮世間無物敢爭妍如何今夜峯頭雪撩得新詩續舊篇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乾道丁亥冬至

隆堂謹前規傑閣聳奇觀憑欄俯江山極目眇雲漢主人沂上翁顧肯吟澤畔俛仰一喟然冲融無間斷我來抑何幸屢此承晤歎平生滯吝胸書若層冰泮繼今兩切切保合勤旦旦萬事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方廣睡覺次敬夫韻

風簷雪屋澹無情巧作寒窗靜夜聲倦枕覺來聽不斷相看渾欲不勝清

感尙子平事

翩然遠嶽恣遊行慨想當年尙子平我亦近來知損益只將懲窒度餘生

殘雪未消次擇之韻

脚底悲風舞凍鴉此行真是躡蒼霞仰頭若木敷瓊蘂不是人間玉樹花

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

素雪留清壁蒼霞對赤城我來陰壑晚人說夜燈明貝葉無新得蒲人有舊盟咄哉寧負汝安敢負吾生清疑當作青

石廩峯次敬夫韻

七十二峯都插天一峯石廩舊名傳家家有廩高如許大好人間快活年

行林間幾三十里寒甚道傍有殘火温酒舉白方覺有暖意次敬夫韻

千林一路雪毰毸吟斷飢腸第幾回温酒正思敲石火偶逢寒燼得傾杯

林間殘雪時落鏘然有聲

青鞋布襪踏瓊瑤十里晴林未覺遥忽復空枝墮殘雪恍疑鳴珮落叢霄

至上封用擇之韻

疇昔朱陵洞如今白帝城天高雲共色夜永月同明萬象爭回巧千峯盡乞盟登臨須我輩更約羨門生

福嚴寺回望嶽市

昨夜相攜看霜月今朝誰料起寒烟安知明日千峯頂不見人間萬里天

福嚴讀張湖南舊詩

樓上低回摻別袖山中磊落見英姿白雲未屬分符客已有經行到處詩

登祝融峯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雲山於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穹林閣讀張湖南七月十五夜詩詠歎久之因次其韻

南嶽天下鎮祝融最高峯仰干幾千仞俯入一萬重開闢知何年上有釋梵宮白日照雪屋清宵響霜鏞極知瓌特觀仙聖情所鍾雲根有隱訣讀罷凌長風

晩霞

日落西南第幾峯斷霞千里抹殘紅上方傑閣凭欄處欲盡餘暉怯晩風

過高臺攜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敬夫韻

十年聞說信無言草草相逢又黯然借得新詩連夜讀要從苦淡識清妍

贈上封諸老

夜宿上封寺翛然塵慮清月明殘雪裏泉溜隔窗聲楮衲今如許綈袍那復情爐紅虛室暖聊得話平生

自上封登祝融峰絶頂次敬夫韻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峯高羣山畏突兀犇走如曹逃我來雪月中歷覽快所遭捫天滑青壁俯壑崩銀濤所恨無十犗一掣了六鼇端歸青蓮宮坐對白玉毫重閣一徙倚霜風利如刀平生山水心真作貨食饕明朝更清澈再往豈憚勞中宵撫世故劇如千蝟毛嬉遊亦何益歲月今滔滔起望東北雲茫然首空搔

十五日再登祝融用臺字韻

江流圜玉帶天影抱瓊臺柱杖烟霄外中巖日月回箕山藏遁許吳市隱仙梅一笑今何在相期再舉杯

胡丈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絶頂舉酒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峰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巖底寺徑上月邊臺濁酒團欒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渺安在清酹寄餘哀

醉下祝融峯作

我來萬里駕長風絶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十六日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韻

絶頂來還晩寒窗睡達明連床眇歸思三宿悵餘情雲合山無路風回雪有聲嶽祇珍重意只此是將迎

和敬夫韻

蠟屐風煙隨處別下山人事一番新世間不但山中好今日方知此意真

和擇之韻

仰止平生舊今年得得來舉頭天一握倚杖雪千堆講道心如渴哦詩思湧雷出山遺語在歸騎莫徘徊

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爲別

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櫧洲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自此後係東歸亂藁

筍輿隨望入寒烟每誦君詩輒黯然今夜定知連榻夢一時飛墮錫山前

竹輿傲兀聽嘔啞合眼歸心已到家遊子上堂慈母笑豈知行李尙天涯

馬上贈林擇之

與君歸思渺悠哉馬上看山首共回認取山中奇絶處他年無事要重來

梅溪陂下作

野牛浮鼻過寒溪落木莿槮水下陂俗手定應摹不得無人說與范牛知

寄題李東老淵乎齋

東老幽棲地淵乎亦妙哉空山無客到流水有花開句律今誰敵詩仙舊所陪朱絃悄餘韻綺席澹浮埃竟日門多掩長沙歲一來端能負猿鶴歸計莫徘徊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詩自警二絶

貪生莝豆不知羞靦面重來躡俊遊莫向清流浣衣袂恐君衣袂涴清流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擇之所和生字韻語極警切次韻謝之兼呈伯崇

不是譏訶語太輕題詩只要警流情煩君屬和增危惕虎尾春冰寄此生

再答擇之

兢惕如君不自輕世紛何處得關情也應妙敬無窮意雪未消時草已生

十一月二十六日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稍明潔有宋亨伯題詩亦頗不俗因錄而和之

鼎足爐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元自勝世味不須論安穩三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營魂

二十七日過毛山鋪壁間題詩者皆言有毛女洞在山絶頂問之驛吏云狐魅所爲耳因作此詩

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却是郵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次擇之韻聊紀秦事

不知四海已揚湯舞殿歌臺樂未央五帝威神等牛馬六王子女盡嬪嬙仙心久已攀姑射辨口從教泣華陽行客詎明千古意虛疑霞佩響琳琅

雪梅二闋奉懷敬夫（二闋合入樂府以有後詩仍舊編附此）

雲垂幕陰風慘淡天花落天花落千林瓊玖一空鸞鶴征車渺渺穿華薄路迷迷路增離索增離索剡溪山水碧湘樓閣

梅花發寒梢掛著瑤臺月瑤臺月和羹心事履霜時節野橋流水聲嗚咽行人立馬空愁絶空愁絶爲誰凝佇爲誰攀折

題二闋後自是不復作矣

久惡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間萬事皆如此兩葉行將用斧柯

次韻擇之聽話

語道深慙話一場感君親切爲宜揚更將充擴隨鉤索意味從今積漸長

次韻伯崇自警二首

十載相期事業新云何猶歎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水莫是因循誤得人

誦君佳句極優柔未得明彊是所憂若悟本來非木石保
君弘毅不能休

奉答擇之四詩意到即書不及次韻

爲閔人疲上馬行此時消息儘分明更憐跣足無衣苦充
此直教天下平

君看灞橋風雪中南來北去莽何窮想應亦有還家客便
爾譏訶恐未公

東頭不見西頭是南畔唯嫌北畔非多謝聖門傳大學直
將絜矩露天機

安肆真同鴆毒科君言雖苦未傷和解嘲却是生回互政
恐紛紛事轉多

答擇之

長言三復儘溫純妙處知君又日新我亦平生傷褊迫期
君苦口却諄諄

次韻擇之見路傍亂草有感

世間無處不陽春道路何曾困得人若向此中生厭斁不
知何處可安身

到袁州二首

馬蹄今日到袁州山木蕭槮四面愁多謝晚來風力勁朔
雲寒日共悠悠

袁州刺史幾何人韓李流芳獨未泯道喪時危今日意九
原遺恨一時新

十二月旦袁州道中作

今朝已是臘嘉平我獨胡爲在遠行白髮倚閭應注想青
山聯騎若爲情

同林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袁州道中多奇峯秀
木怪石清泉請人賦一篇

我行宜春野四顧多奇山攢巒不可數峭絕誰能攀上有
青葱木下有清泠灣更憐灣頭石一一神所剜衆目共遺
棄千秋保堅頑我獨抱孤賞喟然起長嘆

賦歸雲洞

人生信多患吾道初不窮云何感慨士伏死巉巖中宜陽
古道周竅石何嵌空窮幽歷肺腑履坦開房櫳頗疑有畸
人往昔寄此宮歲月詎云幾井竈無遺蹤我來記清秋歸
塗渺窮冬興懷重幽討永嘯回長風風回雲氣歸洞口春
濛濛信美非人境出門吾欲東

人言石乳洪羊之勝不及往遊作此

人道歸雲未足誇洪羊石乳更谽谺連環入夢難紆軫回
首西風又日斜

分宜晚泊江亭望南山之勝絕江往遊將還而舟
子不至擇之刺船徑渡呼之予與伯崇佇立以俟
因得二絕

寒水粼粼受晚風輕舠來往思無窮何妨也向溪南去徙
倚空林暮靄中

一棹翩然喚不回兩筇江畔久徘徊早知君有如神技同
下中流亦快哉

新喻西境

北嶺蒼茫雨欲來南山騰踯翠成堆稺杉繞麓千旗卷野
水涵空一鑑開客路情懷元倥傯今晨遊眺却徘徊自然
觸目成佳句雲錦無勞更剪裁

道間厭苦泥淖思亟還家安坐講習用擇之韻呈
二賢友

客路泥塗正所憂可堪雲物更油油向來結友輕千里此去還家且一丘妙處自應從我得躬行肯使歎吾猶兩賢定許相提挈厚意何勝雜珮酬

再和油字韻

楚山黃落正離憂喜見寒杉卷碧油倦客今年真白髮羽人何日定丹丘奇兵捷出吾當避狹路爭先子不猶箇裏竟能無一語應慙二鳥起相酬

次韻擇之懷張敬夫

往時聯騎向衡山同賦新詩各據鞍此夜相思一杯酒回頭猶記雪漫漫

別韻賦一篇

踏雪凌霜眼界新舉鞭遙指玉嶙峋回頭此日成千里橫槊思君少一人

宿新喻驛夜聞風鐸

倦枕欹眠到五更却嫌風鐸久悲鳴恍疑絺綌南鄰夜寒鐵丁東客夢驚

題野人家

茆簷竹落野人家只麽悠悠閱歲華田父把犂寒雨足牧兒吹笛晚風斜

題萬安野館

身似孤雲去復還投裝猶記此窗間只應烟雨蒼茫外即是當時萬疊山

萬安遇長沙便欲附書不果

長沙一別兩悠悠夢想清湘帶橘洲欲寄行人數行字行人不作置書郵

不見梅再用來字韻

舊歲將除新歲來梅花長是雪毬堆如何此日三州路不見寒葩一樹開野水風烟迷慘澹故園霜月想徘徊夜窗却恐勞幽夢速把新詩取次裁

賦水僊花

隆冬凋百卉江梅厲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風香紛敷翠羽帔溫豔白玉相黃冠表獨立淡然水僊裝弱植愧蘭蓀高操摧冰霜湘君謝遺褋漢水羞捐璫嗟彼世俗人欲火焚衷腸徒知慕佳冶詎識懷貞剛凄涼柏舟誓惻愴終風章卓哉有遺烈千載不可忘

清江道中見梅

今日清江路寒梅第一枝不愁風嫋嫋正奈雪垂垂煖熱惟須酒平章却要詩他年千里夢誰與寄相思

臨江買舟

征驂聊駐近江樓南市津頭問買舟共說明朝乘雪水長歌一日到洪州

鄰林

東皐濺寒水西崦繞清陰南埭奎璧麗北垞靜且深入門流綠波竹樹何箾槮積石象雲壑高堂杳沉沉左通雲水區右徑梅杏林沼沚共回薄觀臺鬱差參紛吾千里遊發軔南山岑過門得佳賞慰此夙昔心紓懷企疏翁歲晚投冠簪婆娑此澗谷俯仰成古今嗣德世有人聞道我所欽相見無雜語晤言寫胸襟懷舊復惆悵命酒聊同斟飲罷我當去握手清江潯（冠簪一作華簪）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朝晴遣我看鄰林頃刻浮雲萬里陰拂袖凌風三十里依然寒日照長吟

飛雲極目疑梅嶺落日回頭夢橘洲從此不愁東路永秖
應西望轉悠悠

赤岡頭望遠山作

曉起清江弄小舟晚風吹過赤岡頭遠峯自作脩眉斂萬
里那知客子愁

次韻擇之發臨江

千里烟波一葉舟三年已是兩經由今宵又過豐城縣依
舊長江直北流

次韻擇之漫成

落日晴江更遠山遠山猶在有無間不須極目傷懷抱且
看漁船近往還船一本作舫

竹節灘

船下清江竹節灘長烟漠漠水漫漫人家斷岸斜陽好客
子中流薄暮寒

舟中晚賦

長風一萬里披豁暮雲空極浦三年夢扁舟二子同離離
浮遠樹杳杳沒孤鴻若問明朝事西山晻靄中

次韻擇之將近豐城有作

老矣身如萬斛舟長風破浪若爲收江山若有逢迎意到
處何妨爲少留

過豐城作

渺渺豐城縣回頭憶舊遊晴江羅遠樹宿莽亂中洲寶劍
今鱗甲神光尙斗牛他年還記得此夜一扁舟

舟中見新月伯崇擇之二友皆已醉臥以此戲之

舟中見新月烟浪不勝寒與問醉眠客豈知行路難殘陽
猶水面孤鴈更雲端篷底今宵意天邊芳歲闌

次韻擇之舟中有作二首

一江烟水浩漫漫昨夜扁舟寄此間共向船頭望南北不
知何處是家山

一席三人抵項眠心知篷外水如天起來却怪天如水月
落烏啼浦樹邊

自東湖至列岫得二小詩

孺子高風何處尋東湖臺觀水雲深生芻一束人如玉此
日淒涼萬古心

昨日來時萬里陰長江雪後玉千岑蒼茫不盡登臨意重
對晴天豁晚襟

列岫望西山最正殆無毫髮遺恨滕王秋屏皆不
及也因作此詩二首

城中望西山拄頰空朝暮不到列岫亭詎知親切處

東西水平分南北山中判妙處毫髮間商略無遺算

晚飲列岫

危亭披豁對蒼霞策杖重來日未斜滿目江山一尊酒哦
詩莫遣太雄誇

觀上藍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次王嘉叟韻

火風吹散旱天雲膚寸空餘翰墨新拭淚相看渺今古堂
堂那復有斯人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感舊蓋聞往時延閣公拜疏
於此云

金闕銀臺夢想中樓前拜舞皁囊空十年殄瘁無窮恨歎
息今人少古風

觀西山懷嶽麓以爲莫能相上下也聊賦此云

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華供轉徙眼界得清新試問

西山兩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長嘯妙絶兩無倫

進賢道中

往辭湘水曲今過豫章城改歲無多日到家才幾程晝憐春意迫夜喜月華清此去無淹軌前塗似掌平

野望

登高立馬瞰晴川四面平林接暝烟東望不堪頻極目歸心已度鳥飛前

次韻擇之進賢道中漫成五首

白酒頻斟當啜茶何妨一醉野人家據鞍又向岡頭望落日天風鴈字斜

笑指斜陽天外山無端長作翠眉攢豈知男子桑蓬志萬里東西不作難

夜宿林岡月滿川歸期屈指正茫然也知地脈無贏縮只把陰晴更問天

誰作窗間擁鼻聲更哦樂府短歌行從教永夜清無寐只恐晨雞不肯鳴

次韻擇之夜宿進賢客舍

日暮重岡上人勞馬亦飢不妨隨野雀容易宿寒枝

白日照寒野紛然千里平馳暉一以沒浩蕩驚飆生露彩林表見月華波上明同行魯狂士忽發商歌聲洗耳金石奏信知塵累輕

次韻擇之潤陂有作

我行欲安適莽莽窮山陂晨裝遠林表午憩通川湄曠望想慈親行役嗟吾兒喟然陟屺歎歸心浩無涯曉霜徒御寒暮雨朋儔悲前期諒非遠無爲苦愁思

過潤陂日晴意可喜至暮復雨伯崇有詩因次其韻

客裏歲云暮我心殊未平悠悠惜往日鬱鬱懷平生況復久陰雨喜茲霜曉明那知不終日又作瀟瀟聲坐厭泥塗辱空嗟鴻鴈輕

山行兩日至金步復見平川行夷路計程七日可到家矣

行穿側逕度荒山又踏深泥過野田路轉忽然開遠望眼明復此見平川江烟浦樹悲重疊楚水閩山喜接連稅駕有期心轉迫稜稜瘦馬不勝鞭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有作

江頭四望遠峯稠江水中間自在流並岸東行三百里水源窮處卽吾州此江發源分水嶺故前詩有楚水閩山喜接連之句

次韻擇之餘干道中

寒盡春生草又青化工消息幾曾停因君一詠陵陂麥恍憶儂家老圃亭亭下予家種麥處也

安仁曉行

夙駕安仁道行行得自娛荒山圍野闊遠樹出林孤景晦長煙合天寒碧草枯歸心懷往路極目向平蕪

十七日早霜晴觀日出霧中喜而成詩

斜月夜窗白肅霜朝氣清長塗披素錦寒霧湧金鉦已作三冬雨何妨十日晴天公且相念莫遣暮雲生

再用前韻

久陰冬竟暖欲霽氣先清田舍占煙火軍家候鼓鉦風霜千里肅天地一朝晴明日知何日陽春又發生

次韻擇之過丫頭巖

四面晴岡紫石崖如何渾作白皚皚須知暖入陰泉溜不

是寒封積雪堆

章巖

豁爾天開宇呀然夜不扃閑雲任棲宿密雨斷飄零破屋僧常住高軒客屢經古今題寫處一半蘚文青

次韻擇之章巖

驅馬倦長道投鞭憩此巖來應六鼇戴跡是五丁劖泉脉流青潤林稍擁碧巉老禪深閉戶客子且征衫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雪擁山腰洞口春迴楚尾吳頭欲問閩天何處明朝嶺水南流

行盡風林雪逕依然水館山村却是春風有脚今朝先到柴門

次二友石井之作三首

一竇陰風萬斛泉新秋曾此弄清漣人言湛碧深無底只恐潛通小有天

聯騎君登泉上亭黃塵雙眼想增明籃輿獨向溪南路惆悵不成同隊行

泉嵌側畔一川明水石縈迴更有情聞說近來疏葺好想應仍是舊溪聲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二首

幾月高堂闕問安歸塗不管上天難誦君兩疊思親句也信從來取友端

行盡江湘萬疊山家山猶在有無閒明朝漸喜登閩嶺澗水分流響珮環

次韻擇之發紫溪有作

明日振衣千仞岡夜分起看月和霜久知行路難如此不用悲歌淚滿裳

次韻別林擇之

暫時相別不須悲楚調淒涼政爾爲幾曲清溪足相送一天明月豈曾離上堂嘉慶多爲問緣道風光少賦詩更謝同袍二三子夜來幽夢滿春池

次韻別范伯崇二首東歸亂藁止此

平生羿我只春秋更作囂囂萬里遊賴有吾人肯相伴羣譏衆詆不能憂

累月追隨今別離人生離合豈無時願言更勵堅高志力索窮探慰所思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憶昔秋風裏尋盟湘水傍勝遊朝挽袂妙語夜連牀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

積雨芳菲暗新晴始豁然園林媚幽獨窗戶愜清妍晤語心何遠謂日與擇之講論書題意未宜謂數收伯崇近書懸知今夜月同夢舞雩邊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得歸字

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罇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秖合從今老翠微

歸報德再用前韻

幾枝藤竹醉相攜何處千峯頂上歸正好臨風眺平埜却須入谷避斜暉酒邊泉溜寒侵骨坐上嵐光翠染衣踏月過橋驚易晚林坰回首更依微

雪中與林擇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有懷南嶽

舊遊賦此呈擇之屬和幷寄敬夫兄

風雪集歲晏掩關聊自休今辰展遐眺倚此寒巖幽同雲暗空室皓彩迷林丘崩奔小澗歇飛舞增綢繆仰看鸞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傾洞驚兩眸三酌不自温倚杖空冥搜悲歌動華薄璀璨忽滿裘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言寄清酬解攜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己紛愆尤對此奇絶境一懽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

考異

拜張魏公墓下　劍履一作劍几　精忠一作精誠　孤憤一作忠憤

國威一作國勢

敬簡堂分韻　齋扉一作齋房

大雪馬上次韻　羽旄一作羽化

馬上口占　歌酒一作飲酒　烟村一作前村

馬跡橋　生志一作生意

高臺次韻　留清一作流清

石廩峯　家家有廩高如許大好人間快活年一作鎮一云教人鎮作豐年願樂聖何妨萬億年

林間殘雪　忽復空枝墮殘白一作忽聽冰條墮清響

福巖讀張湖南舊詩　白雲未屬分符客一作今朝暫豁平生意

奉別敬夫　要眇一作要妙　豈知一作豈無

淵乎齋　澹浮一作湛浮

雪梅　野橋一作斷橋

答林擇之四詩　家客一作家樂

再和油字韻　羽人一作新詩　日定一作日寄

觀西山　悠然一作悠悠

進賢客舍　同行一作同舟

山行至金步　悲重疊一作傷緜邈　稅駕有期心轉迫一作欲近慈闈心轉切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

詩

和人游西巖

平生壯志浩無窮老寄寒泉亂石中閑去披襟弄清泚靜來合眼聽玲瓏不知澗寺晴時雨何似溪亭落處風吟罷君詩自瀟灑此心端不限西東

次知郡章丈遊山之韻

前峯鸞鶴去無蹤邂逅荒尋得故宮但覺風烟隨意好便驚塵土轉頭空提壺命駕幽期遠授簡哦詩妙處同安得西山一丸藥共隨簫鼓向雲中

題周氏溪園三首

循澗闢芳園結亭對虛壁澄潭俯幽鑒空翠仰寒滴主人心事遠妙寄塵壤隔豈為功名期而忘此泉石 溪亭

危亭竹柏間悄蒨日幽絕朔風一以厲愛此枝上雪仰悲玄景駛俯歎羣芳歇不用此時來那知歲寒節 雪亭

手種籬間樹枝繁不忍刪新亭最佳處勝日共歡顏景晏春紅淺雨餘寒翠潛光風回巧笑桃李任漫山 嫣然亭

寄林擇之

故人千里寄書來三復塵襟頓豁開勸我從容深燕養莫將佔畢苦沉埋杖藜此日應同趣揮麈何時得共陪珍重相期俱努力自慙殊未竭淵才

送林擇之還鄉赴選三首

青驪去路欲駸駸回首猶須話此心一別便成三數月有疑誰講過誰箴

門外槐花似欲黃高堂應望促歸裝箇中自有超然處肯學兒曹一例忙

今朝握手送君歸馬上薰風拂面吹不用丁寧防曲學寒窗久矣共心期

題林擇之欣木亭

危亭俯清川登覽自晨暮佳哉陽春節看此隔溪樹連林爭秀發生意各呈露大化本無言此心誰與晤真驩水菽外一笑和樂孺聊復共徜徉殊形乃同趣

擇之誦所賦擬呂子進元宵詩因用元韻二首

何處元宵好山房入定僧往來衣上月明暗佛前燈實際徒勞說空華詎可憑還教知此意妙用一時興

何處元宵好寒龕獨寐人月窗同皎皎燈鏡自塵塵靜鑒通天地潛思妙鬼神却憐迷路子狂走鬧城闉

次韻擇之梧竹二首并呈季通

竹塢深深處檀欒遶舍青暑風成慘淡寒月助清泠客去空塵榻詩來拓采櫺此君同一笑午夢頓能醒

永日長梧下清陰小院幽自憐風嫋嫋客賦雨瀏瀏作別今千里相思欲九秋更憐同社友復此誤淹留

擇之寄示深卿唱和烏石南湖佳句輒次元韻三首

未識南湖景遙欣二子遊賞心并勝日妙語逼清秋賸欲攜書卷相將買釣舟微吟歸去晚杜若滿汀洲

平湖渺空闊積水暮生寒但見綠千頃不知深幾竿人間元迫隘世路足艱難若了滄洲趣無勞正眼看

年來年去為誰忙三伏炎蒸忽變涼閱世謾勞心悁悁懷人空得鬢蒼蒼詩篇眼界何終極道學心期未遽央安得追尋二三子舞雩風月共徜徉

小詩奉送擇之仁友赴漕臺之招後篇喜趙公之

得士而不敢致私怨焉然别懷黯然不能成章亦
足以見區區也二首
之子論交久深衷兩自知提攜方有賴離索遽成悲聖處
應無數書來肯見私臨分莫惆悵努力共心期
珍重東臺老英聲舊所聞能懷吐哺意豈但枉書勤得士
看如許持心定不羣願言推此志清濁見朋分
擇之賢友歸途左顧示以四明酬唱煥爛盈編三
復咏嘆相見聚遊之樂輒用黄山卽事之韻賦呈
擇之兼懷子重老兄順之賢友
十年身卧白雲堆已分黄塵斷往回不是幽人遺俗去肯
尋流水渡關來三秋風月從頭說千里湖山覿面開久欲
過逢須一快豈知勞結倍難裁
夜聞擇之誦師曾題畫絶句遐想高致偶成小詩
一幅瀟湘不易求新詩誰遣送閑愁遙知水遠天長外更
有離騷極目秋
次林擴之開善避暑韻二首
炎官虐熖遍山村也到蕭蕭柳下門水玉秋菰那可得羨
君行處午陰繁
山齋幾日旱塵昏欲拂朱絃已憚煩涼意感君持寄我兩
聲花思滿胷存
送林熙之詩五首
君行往返一千里過我屏山山下村濁酒寒燈靜相對論
心直欲到忘言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縕無窮意涵
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
笑前來說異同
十年燈火與君同誰道年來西復東不學世情雲雨手從
教人事馬牛風
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
指幷州作故鄉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既有陽春曲那無白雪謠連天飛不斷著地煖還銷未掩
高人戶難齊衲子腰稍開銀世界漸長玉枝條興盡愁煙
艇行迷認野橋酒腸渾欲凍吟筆爲誰搖殘臘成三白餘
寒又一朝香隨梅蘂落輕伴柳花飄神女羞捐佩鮫人敢
獻綃東皇應好事避舍亦相饒
次彭應之餐雪韻
雪水瀹清茗自謂絶世清終然犯煙火況復勞煎烹豈如
午霽餘探此竹外楹柘漿發甘和寶盌凝寒晶心胷既清
涼齒頰亦鏘鳴吞腥期汞謝飲玉希長生
次彭應之魚樂亭韻
亭前活水破輕冰漸見遊鯈傍石稜老子自知魚樂處不
須莊惠與同登
與劉德明祝濟之胡子寛晚步偶成
雨罷寒逾勁霜威正凜然不知荒逕濕行到野橋邊曠望
情何極徘徊意莫傳清波涵衆影日落暗晴川
劉德明彦集祝弟以夏雲多奇峯爲韻賦詩戲成
五絶
出山幾何時歸來便長夏端居心不怡散策長林下
爲客厭城市還家辭世紛朝昏何所見但有四山雲
閉門事幽討歲月忽已多客來無可問與君共絃歌

干時本已懶賀次況亡奇若問中林趣婆娑秖自知
炎蒸不可柰雲氣滿前峯向夕風吹盡微聞遠寺鍾

仙洲新亭熹名以晝寒紫微張公爲書其額判院劉丈乃出新句輒次高韻二首

聞說藤蘿外神龍舊所蟠壁開千丈峽寫盡一襟寒賞寄三杯酒歸投六尺竿若無詩律好清絕不成歡

悄蒨非人境寒蟬夏已稠陽崖驚素雪午扇怯清秋共說新亭好真堪妙墨留賞心元不厭仙夢肯來遊時已聞安國之訃

次韻晝寒

行穿危磴盡林表見孤亭澗瀉千尋白峯回四面青塵襟元落落風腋自泠泠一醉今何許無心賦獨醒

次判院丈晝寒亭韻有懷平父

把酒懷人處幽尋記往時新亭勞指顧勝踐闕追隨爲報層欄出莫憂浮杠攲惟應舊飛雪想象合心知

次判院丈清湍之什

明滅青羅帶周遭碧玉環孤亭感陳迹茂樹喜重攀爽氣琴尊外泉聲枕簟間詩成無寫處絕壁蘚痕斑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還字

我行得佳友勝日尋名山春山既妍秀清溪亦潺湲行行造禪扉小憇腰脚頑窮探意未已理策重躋攀入谷翳蒙密俯澗隨泓灣誰將百尺綃掛此長林間雄聲殷地厚洪源瀉天慳偉哉奇特觀償此一日閑所恨境過清悄愴暮當還顧步三嘆息人生何苦艱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絕字

閩鄉饒奇山仙洲故稱傑巍然一峯高復與衆山絕傳聞極目處天水遠明滅萬里倐往還三光下羅列我來發孤興徑欲躋巀嶭病骨竟支離何當攀去轍

次韻宿密菴

忽作經宵別賀奇莫與陳暮歸誇得句寒苦頓生春道義知無斁文章自有真宅年應共說此日自由身

遊密菴

弱齡慕丘壑茲山屢遊盤朝隮青冥外暮陟浮雲端晴嵐染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歲月如飛翰中年塵霧牽引脰空長歎曠歲一登歷心期殊未闌矧此親友集笑談有餘歡結架迫彎碕徙倚臨奔湍共惜前古祕今爲後來觀落景麗雲木回風馥秋蘭林昏景益佳悵然撫歸鞍諒哉故山好莫遣茲盟寒

遊晝寒以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分韻賦詩得竹字

仙洲幾千仞下有雲一谷道人何年來借地結茅屋想應厭塵網寄此媚幽獨架亭俯清湍開徑玩飛瀑交游得名勝還往有篇牘杖屨或鼎來共此巖下宿夜燈照奇語曉策散游目茗椀共甘寒蘭皐薦清馥至今壁間字來者必三讀再拜仰高山慨然心神肅我生雖已後久此寄齋粥孤興屢呻吟羣遊幾追逐十年落塵土尚幸不遠復新涼有佳期幾日戒征軸宵興出門去急雨遍原陸入谷尚輕埃解裝已銀竹虛空一瞻望遠思翻蹙恧袒跣亟躋攀冠巾如膏沐雲泉增舊觀怒響震寒木深尋得新賞一實今再覆同來况才彥行酒屢更僕從容出妙句珠貝爛盈匊後生更亹亹俊語非碌碌吾纓不復洗已失塵萬斛所恨老無奇千毫真淚禿

聞季通德明諸友入山以詩迎之仍請先往觀瀑布

勝友南窓底看書老歲華不因寒瀑響肯到野僧家古徑開能久新亭去豈賒躋攀那可緩寂寞有雄夸

次觀瀑布韻

快瀉蒼崖一道泉白龍飛下鬱藍天空山有此真奇觀倚杖來看思凜然

和季通晝寒韻

萬壑爭流處千年樹石幽危亭因我作勝日爲君留酒笑紅裙醉詩慙雜珮酬尙嫌心境窄更約九垓游

次韻謁忠顯劉公墓下

理亂由來今古同覆車那肯戒前蹤紛紛誤國人無數不昧丹心獨此公

次季通晝寒亭韻二首

不信高懷與世殊淸游試問與誰俱相將靜聽潺湲水洗滌塵襟肯自汚

山行前後有光輝撲撲浮嵐翠染衣直到仙洲奇絕處晝寒亭下玉龍飛

飲淸湍亭石上小醉再登晝寒

水邊今日共傳杯多謝殷勤數子來三伏炎蒸那有此百年懷抱頓能開雲山合匝還生霧雪澗崩騰怒吼雷却恨蒼屏遮遠日凌風直欲跨蓬萊

次淸湍亭韻二首

上下靑山今白頭穿雲入塢未能休因君去覓仙洲路却嘆周南獨滯留

仄徑穿林欲造天未妨停策聽涓涓知君便有刀頭意莫忘仙洲澗底泉

立春大雪邀劉圭甫諸兄遊天湖

同雲被四野寒氣慘悲涼回風一以定密雪來飄揚時當冬候窮開歲五日彊蓬巷無與適陟此瓊臺岡賓友既追隨兒童亦攜將攀躋得冢頂徙倚聊彷徨俯視千里空仰看萬鶴翔遠迷亂峯翠近失平林蒼偃薄瑩神骨咀嚼淸肝腸朗詠招隱作悲吟黃竹章古人不可見來者誰能量且復記玆日他年亦難忘

次圭父游將軍巖韻二首

極目危岑杳靄間誰將層棟壓巉岏瘦筇上上莫辭遠絕境行行得細觀砦井尙餘茅經處考槃無復碩人寬倦來拂石支拳睡萬壑吟風午夢闌

陳迹真成俯仰間回頭猶認碧巉岏更煩地主殷勤意得盡雲山表裏觀景晏共愁歸路遠年侵獨負酒盃寬明朝覓句酬珠玉剩喜詩情却未闌

圭父約爲金斗之遊次韻獻疑聊發一笑

幾日春風未破寒遠峯晴露玉巉岏不成蠟屐攜筇去且復鉤窓拄頰觀聞道追遊當作意故應期日尙能寬陰崖凍合無垂練却恐詩翁興易闌

次彥集經營別墅之作

回北成南指顧間要令華敞對巉岏家山信有千巖擁（家山堂見武夷諸峯）雲月何妨兩處觀傑閣已資隣棨勝（熹近蒙知府掇賜舊第樓居）新基還見繚墻寬老仙鶴骨殊蕭爽歸與從今豈易闌

彥集圭父擇之同飮白雲精舍以醉酒飽德爲韻熹分得飽字醉中走筆奉呈

奔趨名利場禍福急相絞夜窓一反側膚垢紛兩爪豈知親朋集晚食聊一飽心期共悠悠文字各稍稍華燭既屢更詩腸亦頻攪寒更儘渠深孤諷寧至卯

次劉圭甫和人梅花韻

意行欲遍江村路恰到詩人斷魂處梅花未肯笑春風蔓草何須怨零露歸來四壁無餘聲俯檻祇有寒塘青美人邂逅一笑粲倒影的皪疎枝橫寸心久矣遺紛雜不但老禪齋夏臘此時悵悵欲何言本根落落幾難合走遍諸君詩卷中西湖東閣病還同劃然長笑驚夢破碧雲散盡山叢叢平父有攀條嚬藥繞千回日暮碧雲驚四合之句故云

奉酬圭父末利之作

玉蘂琅玕樹天香知見薰露寒清透骨風定遠含芬爽致銷繁暑高情謝曉雲遙憐河朔飲那得醉時聞

奉酬圭父白蓮之作

忽傳夔府句并送遠公蓮翠蓋臨風迥冰華浥露鮮舞衣清縞袂倒景爛珠躔想象芙蓉闕冥冥絕世緣

次圭父觀魚韻

平生三伏斷追遊誰喚來穿澗樹幽初訝網橫天影破忽驚人蹴浪花浮鳴榔不用齊吳榜鼓枻何須學楚謳便有金盤堆白雪却憐清泚向東流

奉同黃子厚賦白芙蓉呈劉彥集平父

湛湛曲池水曉含風露清田田綠羅蓋粲粲白玉英澹然絕世姿不與穠豔并俯鑒冰雪影詎懷兒女情山中徒淹留堂下空目成獨有忘機客相看兩無營

觀洪遵雙陸譜有感呈劉平甫范仲宣二兄

近從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閑過了更教人詒牧猪奴陶桓公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傳之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

次劉彥集木犀韻三首

衆芳搖落九秋期橫出天香第一枝莫似寒梅太孤絕更交遙夜笛中吹

仙衣纔試鬱金黃便覺秋風滿院芳定觀極知先透徹通心豈是故迎將

秋到寒巖桂樹叢小山吟罷思悲翁不妨更作淹留計占取人間十里風

寄謝劉彥集菖蒲之貺二首

君家蘭杜久萋萋近養菖蒲綠未齊乞與幽人伴岑寂小窓風露日低迷

泉清石瘦碧纖長秋露懸珠炯夜光箇裏無窮閑造化別來誰與共平章

公濟惠山蔬四種并以佳篇來貺因次其韻

蓴

靈草生何許風泉古澗傍褰裳勤采擷枝筯噎芳香冷入玄根閟春歸翠穎長遙知拈起處全體露其常

芹

晚食寧論肉知君薄世榮瓊田何日種玉本一時生白鶴今休誤青泥舊得名收單還炙背北闕儻關情時公濟試禮部

筍

新筍因君寄康廬入夢中丹元餘故宅翠竹尚餘風日日來威鳳年年饌籜龍猶嫌有兼味不似一源功廬山簡寂觀道士陸脩靜之所居從遠法師蓮社之遊賜號丹元先生觀有甜苦笋今者所惠乃甜笋也

蕨

西山採蕨人蓬首尚傾國懷哉遠莫致引脰氣已塞頃筐忽墮前此意豈易得良遇不可遲枯筇有餘力

題吳公濟風泉亭

澗谷居永久高情未云酬茲焉發天祕始造寒巖幽上有茂樹陰下有清泉流結亭倚蒼峭鑿磴窮嵌丘翠壁自屏立青蘚亦環周揭來懋永夏凜若臨清秋仰空韻笙竽俯檻鏘琳璆幽聽一以會悠然與神謀遐哉超世心暇日聊娛憂笑問車馬客誰能淹此留

再題吳公濟風泉亭

華林翠䃂響風泉竟日閑來石上眠更結危亭俯幽聽未妨長作地行仙

奉和公濟兄留周賓之句 丙申九日

端居感時序駕言誰適從聊攜二三子杖屨此日同悠哉素心人宴坐空巖中真成三秋別夢想情何窮行行陟崇岡引脰希高風忽然兩相值俯仰迷西東鱣堂偶休閑雞黍聊從容不辭腰脚勞共上西南峯佩萸笑長房把菊追陶公退觀衆山迴一酌千慮融興罷復來歸杳靄秋堂空窺樽訖餘瀝倚閣聞疎鍾主人意未闌驪駒勿忽忽

寄吳公濟兼簡李伯諫五首

客子歸來春未深秪應寒雨罷登臨閑窓竟日焚香坐一段孤明見此心

三徑莓苔晝掩關君來問道却空還從今蠟屐應無恙有興何妨再入山

盤翁別去久無書可復因循自作疎珍重寄聲煩問訊箇中消息定何如

繁絃急筦感流傳清廟遺音久絶絃欲識寥寥千古意莫將新語勘塵編 謂鹽官中庸

憶昔殊方久滯淫年深歸路始駸駸傍人欲問簞瓢樂理義誰知悅我心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絶淺深塵塵刹刹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絶處尋

伯諫和詩云邪色哇聲方漫漫是中正氣愈駸駸予謂此乃聖人從心之妙三歎成詩重以問彼二首

任從耳畔姸聲過特地胷中順氣萌箇裏詎容思勉得羨君一躍了平生

闕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尙難尋况君直至無心處肯向人前話淺深

游百丈山以徙倚弄雲泉分韻賦詩得雲字

執熱倦煩蹋駕言起宵分隨川踏曉月度嶺披朝雲攀緣白石梯拂拭蒼蘚紋噴薄驚快覩琮琤喜先聞奇哉此精廬眇然隔塵氛諸公肯同來定非俗子羣永日坐清樾短章策奇勳慨然念疇昔聯裾已荒墳中路忘磬折寸心謾絲棼惟應泉石願三生有餘薰茲游獲重尋十載心氤氳他年訪舊躅山靈莫移文

百丈山六詠

石磴

層崖俯深幽微逕忽中斷努力一躋攀前行有奇觀

小澗

兩崖交翠陰一水自清瀉俯仰契幽情神襟頓飄洒

山門

置屋兩山間巧當奇絶處峽束百泉傾澗激回風度

石臺

出谷轉石稜俯身窺木末夕眺嵐翠分朝隮雲海闊

西閣

借此雲窻眠靜夜心獨苦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間雨

瀑布

巔崖出飛泉百尺散風雨空質麗晴暉龍鸞共掀舞

游廬峯分韻得盡字

廬山一何高上上不可盡我行獨忘疲泉石有招引須臾出蒙密矯首眺無畛已謂極崢嶸仰視猶隱嶙新齋小休憩餘力更勉跼東峯切霄漢首夏正淒緊杖策同攀躋極目散幽窘萬里俯連環千重瞰孤隼因知平生懷未與塵慮泯歸塗采薇蕨晚餉雜蔬筍笑謂同來人此願天所允獨往會淹留寒棲甘菌蠢山阿子慕予無憂勒回軫

同丘子服游廬峯以嶺上多白雲分韻賦詩得白字

登巖出囂塵入谷媚泉石悠然愜幽趣不覺幾朝夕高尋倦家頂舊賞歎陳迹仰懟仙人杖俯愧謝公屐昨日吾弟來勇往意無斁今晨蓐食罷千仞一咫尺心期未究竟眼界已開闢浮野衆麓青縈雲兩川白須臾互呑吐變化已今昔曠若塵慮空悲哉人境窄平生有孤念萬里思矯翮感此復沖然胡爲尚形役

登廬峯

行到廬峯最上頭幾回振策又還休因君好句撩孤興却恨雲烟未肯收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躋險擇幽棲搴蘿結茅屋疏泉下石瀨種樹滿煙谷時登北原上一騁千里目雲物下逶迤岡巒遠重複暫辭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游侶或已在鬼籙前年元履同游暄風悟新陽一雨欣衆綠明發君莫遲幽期我當卜

九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旦賦此

懷山不能寐中宵命行軒亭午息畏景薄暮登危巒峻極踰百磴縈紆欲千盤行行遂曛黑月落天風寒羽人候中塗良朋集林端問我何所迫而嘗茲險艱疲勞旣云極飢渴不能言投裝臥中丘幸此一室寬怒號竟永夕客枕無時安旦起闢幽戶竹樹青檀欒驚喜非昔覩披尋得新觀淹留十日期俯仰有餘歡寄語後來子勿辭行路難

雲谷二十六詠

雲谷

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獨

南澗

危石下崢嶸高林上蒼翠中有橫飛泉崩奔雜奇麗

瀑布

峯回危逕轉垂練忽千尋不爲登山倦躊躇秋澗陰

雲關

白雲去復還黃塵到難入只有澗水聲出關流更急

蓮沼

亭亭玉芙蓉迥立映澄碧只愁山月明照作寒露滴

杉逕

南起雲關口縈紆上草堂天風發清籟山月度寒光

雲莊

小丘橫翠几層嶂復嵯峨釋耒閑來看巖姿此處多

泉硤

入關但平田復此得清響何必問真源神襟一蕭爽

石池

兩岸蒼峭石護此碧泓寒秋月來窺影驪珠吐玉盤

山楹

山楹一悵望恨此雲迷谷仙人不可期縹緲雙鬟綠

藥圃

長鑱斸靈根蒔此泉下圃珍劑未須論丹荑已堪賁

井泉

山高澤氣通石竇飛靈液默料谷中雲多應從此出

西寮

畬田種胡麻結草寄林樾珍重無心人寒棲弄明月

晦菴

憶昔屏山翁示我一言教自信久未能巖棲冀微效

草廬

青山繞蓬廬白雲障幽戶卒歲聊自娛時人莫留顧

懷仙

西望多奇峯北瞰獨仙府欲致武夷君石壇羅桂醑

揮手

山臺一揮手從此斷將迎不見塵中事惟聞打麥聲

雲社

自作山中人即與雲為友一嘯雨紛紛無勞三奠酒

桃蹊

澗裏春泉響種桃泉上頭爛紅紛委地未肯出山流

竹塢

悄蒨桃蹊北蕭摻竹塢深不堪秋夜永風雨助悲吟

漆園

舊聞南華仙作吏漆園裏應悟見割憂嗒然空隱几

茶坂

携籝北嶺西采擷供茗飲一啜夜窓寒跏趺謝衾枕

絕頂

當年赫曦臺移治在茲嶺寥廓無四鄰三光疑倒影

北澗

土斷川亦分北下成陰澗秀石得佳名服膺吾敢慢(澗有仁義石)

中溪

南下東嶺阿云是中溪道巖樹愛樛枝石田悲蔓草

休菴

別嶺有精廬林巒亦幽絕無事一往來茶瓜不須設

雲谷雜詩十二首

登山

夕陽騖東峯微月下西嶺不辭青鞋穿陟此巖路永巖路永且躋中情何耿耿

值風

山下風吹衣山上風拔木茅茨何足保瀛海慮翻覆未念執鬯人無心還自恧(見易傳震卦)

翫月

風起雲氣昏風定天宇肅遙遙萬里暉炯炯穿我屋良友共徘徊山中詎幽獨

謝客

野人載酒來農談日西夕此意良已勤感歎情何極歸去

莫頻來林深山路黑

勞農

四體久不勤筋力坐駑緩何事兩山阿離離豆苗滿多謝
植杖翁居然見長短

講道

高居遠塵雜崇論探杳冥亹亹玄運駛林林羣動爭天道
固如此吾生安得寧

懷人

吾黨二三子欲來從我遊塵機諒擾擾退諾終悠悠空山
日復晚佇立悵夷猶(子厚伯崇有約不至)

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丹丘云何一解散書到令人愁此山
豈不幽何必賦遠遊(時得伯恭書報罷天台之遊)

修書

紬書厭塵累執簡投雲關靈鑰啓玄秘肅斧鋤幽姦書成
莫示人留置此山間

宴坐

登山思無窮臨水心未厭沉痾何當平膏肓今自砭默坐
秋堂空遐觀靡餘念

下山

行隨流水聲步出哀壑底緣樹枝相樛白澗石齒齒樹石
無窮年流水日千里

還家

出去柴門掩歸來蕙草秋素琴林下吐清芬衣上浮欲寄
山中友日暮悵離憂

雲谷合記事目效俳體戲作三詩寄季通

雲關須早築基趾要堅牢栽竹行教密穿池岸欲高乘春
移菡萏帶雪覓蕭槮(謂杉徑也)更向關門外疏泉斬亂蒿
堂成今六載上雨復旁風逐急添茆蓋連忙畢土功(謂柱下貼塼)
桂林何日秀蘭逕幾時通幷築雙臺子東山接水筒
莊舍宜先立山楹卻漸營泉疏藥圃潤堰起石池清早印
荒田契仍標別戶名想應頻檢校秖恐欠方兄

雲谷懷魏元履

歎息艮齋老當年共此來千峯奇絶處一望興悠哉病怯
披雲臥詩勞擁鼻裁秖今何處所宿草閟餘哀

送許順之南歸二首

門前三逕長蒿萊愧子殷勤千里來校罷遺書卻歸去此
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偏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歲
寒猶恐雪霜侵

宿雲際寺許順之將別以詩求教次韻

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扉情話
欣無斁離懷悵有違勉哉彊毅力千里要同歸

挽江端明三首

聖主興炎運明公起妙年材推漢庭右學自北方傳出入
丹心壯安危素髮鮮空餘題劍在光燭舊林泉

曠宇元無際孤標自不羣物情良有寄讒口詎堪聞未許
時明政猶堪史闕文衣冠忽長夜餘子謾紛紛

先友當年盛斯文元祐徒艱虞共流落存沒半嗚呼顧我
真無賴逢公幸不孤秖今還一慟即此是窮途

彥集奉檄歸省示及佳篇次韻奉酬呈諸兄友

游子思親久聚糧不堪官裏簿書忙平生況少鷹鸇意此

日尤慙時世粧臘雪未消歡奉檄春風初轉喜還鄉上堂佳慶從容問一爵何妨累十觴

彥集兄再適臨汀惠顧蓬華賦詩留别眷予良勤次韻祖行言不盡意

賸喜君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撑官身未免心徒壯親膝頻違淚欲橫簿領不嫌春筍束廉聲要比玉壺清枉車投翰殷勤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圭父爲彥集置酒白蓮沼上彥集有詩因次其韻呈坐上諸友

大阮歸來客滿堂更移芳席近回塘共憐的皪水花淨并倚離披風蓋涼銀筆看題青玉案佳人悵望碧雲鄉此時此景真愁絶病著無因爲舉觴

寄題宜春使君定叟張兄隱齋此詩恐當合作一首

大專槃萬生異體實同氣云胡分彼己直以私自蔽君家桂林伯德學妙一世閉戶不忘憂纓冠矧行義眷言介弟賢四益謹先畀千里各分符一心同盡瘁遠題齋戶冊來表棲息地系述寫心胸俯仰資惕厲陽嘉既滌蕩陰慝失封閉介然彼苛癢赫若我黥劓拊摩極哀恫征取敢常藝戰兢一日力洋溢四封被君看物我間隱顯豈殊致願反振民功更懋根本計

次韻題平父兄重建一枝堂

晝戟朱門枕碧山貂蟬元自出儒冠更餘此日林間樂遠繼當年膝下歡命駕賓朋千里近放懷琴酒百憂寬遺編却好傳孫子莫遣因循學宴安

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踈一日洞然無别體方知不枉費功夫

抄二南寄平父因題此詩

闕里言詩得賜商子貢子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鄒汾孟子文中子斷簡光前載關洛張子程子新書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咏嘆無今古此樂從茲樂未央

題劉平甫定菴五詠

定菴

風生長林悲雲起空谷暝下有不死人一室常在定

巢雲

入山何所見雲樹春濛濛安知巢居子避世於其中

山臺

林居厭棲迷山頂幸清曠無事一登臨却愁心浩蕩

井泉

閈山昔何人鑿此寒泉井獨夜漱瓊瑤泠然發深省

書穴

百年不可期一壑當預卜自憐木偶人空羨王官谷

劉平甫席上分韻得寫字

歲暮風雨交流雲暗平野公子燕華姻招呼及同社高情寄壺觴晤語到風雅剪燭夜堂深幽懷共輸寫此詩恐當作一首

劉平甫分惠水梔小詩爲謝二首

年來衰懶罷書淫偶向盆山寄此心何事涼陰老居士便分幽賞助清吟

何處飛來薝蔔林老枝樛屈更蕭槮淒涼杜老江頭句坐對行吟得自箴少陵江頭五詠梔子詩云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

和喜雨二絕

雨師誰遣送餘春珍重天公惠我民且看歡顏垂白叟莫愁頻頻踏青人

黄昏一雨到天明夢裏豐年有頌聲起望平疇烟草綠只今投筆事農耕

和章國華祈雨呈平父諸兄三首

極目平疇半欲枯遙知精禱意無餘更憐不待豚蹄祝便得汙邪暗滿車

九重清夜仰昭回旱魃知從何處來不是幽人祈得雨又煩丹詔走風雷

晴窻揮汗苦驕陽雨檻披衣快晚涼多謝龍公餘事業爲驅寒谷變炎方

山館諸兄共賦驟雨驚驚二絕

平疇焦渴不堪論簫皷悲秋徹帝閽霹靂一聲雲自墨山前山後雨翻盆

雨罷微塘凜欲秋飛來白鳥便夷猶從今認得横塘路水遠天長百不憂

唐石雪中

春風欲動客辭家霖潦縱横路轉賒行到溪山愁絕處千林一夜玉成花

秋日同廖子晦劉淳叟方伯休劉彥集登天湖下飲泉石軒以山水含清暉分韻賦詩得清字

閑居寡儔侶掩關抱孤清良友倏來止曠然舒我情矧此涼秋初暑退裳衣輕相與一攜手東山眇遐征前穿林嶺幽俯瞰川原平降集崖寺古徘徊濁醪傾長吟伐木篇濳鱗亦相驚願結沮溺耦窮年此巖耕

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與子晦純叟伯休同發屏山西登雲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來會賦詩記事以雲臥衣裳冷分韻賦詩得冷字

端英得幽貞考槃寄茲嶺未成長往計抱恨中耿耿秋風吹庭樹遙夜枕席冷感彼歲序移慨此心事永明晨發孤興趣駕向絕境躋攀力雖倦想象意逾騁雲山一以眺俯仰疑倒景檢校石田收眷戀茅屋靜淹留復未遂外物愧張羅珍重同來人妙語各清整擊節三嘆餘超然得深省

宿黄沙以山如翠浪湧分韻賦詩得如字

日中秣吾馬日暮膏吾車崎嶇涉南嶺浩蕩凌八嶇夜雨薦峯前朝登碧琳濡蒼茫永歎罷翕忽清景徂去此二三子我行將焉如崔嵬正丘垤萬里思南圖

雲谷次吳公濟韻

昔營此幽棲邈與世相絕誓將百年身來守固窮節心期苦未遂歲月一何闊終然匹夫志肯遽甘汨汨茲晨復登矚目盡雲一抹激烈永嘯餘朗寥高韻發夫君內德備不學王駘兀觀心見參倚出世自英傑竭來肯顧我同去弄雲月微言得深扣大句亦孤拔多謝謦欬慵未敢嘆瞻忽更問毫釐間是同端是別

宿休菴用德功壁間韻贈陳道人

暮入千峯裏寒棲一草菴室連丹竈煖廚引石泉甘塵慮紛難到神光暖內含非君有道氣孤絕詎能堪

挽劉樞密三首

天畀經綸業家傳忠義心謀謨經國遠勳烈到人深廊廟風雲斷江湖歲月侵一朝成殄瘁九牧共沾襟

談笑平蠻策焦勞振廩功復讐乖宿志忍死罄餘忠人嘆

百身贖天悲一鑑空九原終莫起千載自英風
久矣身無用前恩嘆莫償豈期今老大復此重悲傷淚向
遺書盡心隨宿草荒諸君那不死慟絕鬢成霜

武夷七詠

天柱峯

屹然天一柱雄鎭斡維東秖說乾坤大誰知立極功

洞天

絕壁上千尋隱約巖栖處笙鶴去不還人閒自今古

畫鶴

誰寫青田質高超鴈鶩羣長疑風月夜淸唳九霄聞

仰高堂

面勢來空翠哦詩獨好仁懷人今已矣誰遺棟梁新此堂輿迎

綠亭皆劉建康所名禮記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

趨眞亭

危亭久已傾秖有頹基在何事往來人不知容鬢改

大小藏巖

藏室岌相望塵編何莽鹵欲問伯陽翁風煙迷處所

丹竈

仙人推卦節煉火守金丹一上煙霄路千年亦不還

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聞迅雷有感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
施雄斷荅羣心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

考異

和人游西巖　澗寺一作澗樹
題周氏溪園三首一作無後一首
次韻梧竹　檀欒一作團欒　慘淡一作慘澹
次開善避暑韻　花思滿留存一作存氣滿思花
送林熙之　妙緼一作妙蓄　只自一作合自　若知體用元無閒一作若明體用眞無間
晚步偶成　雨罷寒逾勁一作雨歇寒逾勁　暗晴川一作倍澄鮮
和畫寒韻　爭流一作爭陳　樹石一作謝石
謁劉公墓　誤國一作迷國　此公一作我公
次彥集別墅　信有一作倍有
次和人梅花韻　本根一作本願
蓴　芳香一作芬香　翠穎一作秀穎
芹　收畢一作收功
筍　犫龍一作伏龍
寄吳公濟　客子一作投紱　秖應一作秖因　罷登一作倦登
從今一作只今　寄聲一作寄音　年深一作年來　欲問一作若問
游百丈山　隨川一作隨風
石臺　出谷一作山谷
同丘子服游廬峯　兩川一作滿川
杉逕　南起一作晨起
桃蹊　襄春一作東春
絕頂　移治在茲嶺一作移來名此嶺
休菴　林巒一作林澗
值風　山上一作山中
謝客　酒來一作酒至　頻來一作煩來

修書　雲關一作靈關

定菴山臺　林居一作林中

雲谷次吳公濟韻　觀心見參倚一作秉心極清淨　世自一作世有

更問一作且問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詩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寫呈平父兄煩爲轉寄彥集兄及兩縣間諸親友

空山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喚得形神兩超越不知底是斷腸聲

空山中夜子規啼病怯餘寒覓故衣不爲明時堪眷戀久知岐路不如歸

空山後夜子規號斗轉星移月尙高夢裏不知歸未得已驅黃犢度寒皐

寄雲谷瑞泉菴主

憶昔誅茅日山房我自名風埃猶俗累煙雨負巖耕多謝空門侶能同物外情肯來分半壑聊爾度平生少待淸秋日閑尋遠嶽盟不知誰是客一笑絕塵纓

入南康界閱圖經感陶公李渤劉凝之事戲作

長官定笑歸來晚中允應嫌去却回惟有山人莫相笑也曾還俗做官來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休董役臥龍偶成此詩

登車閩嶺徼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峯鬱蒼蒼金輪西嵯峨五老東昂藏想象仙聖集似聞笙鶴翔林谷下淒迷雲關杳相望千巖雖競秀二勝終莫量仰瞻銀河翻俯看交龍驤長吟謫仙句和以玉局章疇昔勞夢思玆今幸徜徉尙恨忝符竹未愜棲雲房已尋兩峯間結屋依陽岡上有飛瀑駛下有淸流長循名協心期弔古增悲涼壯齒乏奇節頹年矧昏荒誓將塵土蹤暫寄雲水鄉封章儻從欲歸哉澡滄浪

讀李賓老玉澗詩偶成

獨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淸夜月明時秖今已是無心久却怕山前荷蕢知

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僉判教授二同寮星子令尹約周君段君同遊三峽過山房登折桂分韻賦詩得萬字輒成十韻呈諸同遊

抗塵幾何時猿鶴共悲怨豈知朱墨暇乃適山水願玆晨秋令初休沐謹邦憲佳賓忽四來英僚亦三勸駕言北郭門謝此旟隼建散目山崔嵬縱轡路脩蔓凭欄快倒峽躋壑困脫輓追攀林樾深惟喜脚力健登高眺遠浦衆景爭自獻何必仍丹丘徑欲凌九萬

和子澄白鹿之句

經旬不到鹿場陰夢想飛馳不自禁幸有高軒同勝賞何妨折屐共幽尋徘徊未厭詩書樂感慨難忘忠孝心更對豐鎬哦伐木風泉雲壑助淸吟

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諸名勝爲落星之遊分韻得往字率爾賦呈聊發一笑

長江西委輸匯澤東滉瀁中川屹孤嶼佛屋寄幽賞我來此何日秋氣欲蕭爽共載得高儔良晨豈孤往酒酣淸歗發淚湧初月上疊鼓喚歸艎陳迹眞俯仰

九日奉陪高州史君莆陽別駕會稽丞公善化明府仲衡詩伯弁屈子美元範二兄及郡中諸文武同登紫霄絕頂南望江湖北眺淮甸少快心目旣歸又得仲衡佳篇句法淸麗情致悽惋三復不勝起予之歎謹次韻呈請皆賦之以紀一時之盛甚

惠甚望

此日登高處千巖錦樹稠無人嘲落帽有客賦悲秋忽忽塵中老忽忽物外遊江湖空極目不盡古今愁

下元節假行視陂塘因與賓友挈兒甥出郭登山歸賦二詩示子直春卿及折桂雲谷幷寫呈郡中諸寮友

廬阜東北際岧嶢五峯尊中巖穹林繞青天白雲屯郡閣有佳眺徙倚空朝昏今晨幸休暇發軔北郭門牽蘿出林端躡屐躋雲根高尋却深宦小憇欣潺湲古殿宿寒靄新甍麗朝暾扶藜陟東岡夙昔規曾軒却倚千尋峭前窺百泉奔長風卷浮埃江湖渺相呑結架雖未諧雄壞已難論同來俱勝流晤語仍王孫已踐支許諾不慙夙尚魂賦詩紀茲日歲晚期相敦

臥龍之遊得秋字賦詩紀事呈同遊諸名勝聊發一笑

躡石度急澗窮源得靈湫谽谺兩對立噴薄中怒投何年避人世結屋棲巖阪嘉名信有託故迹誰能求我來一經行淒其仰前脩鄰翁識此意伐木南山幽爲我立精舍開軒俯清流多岐諒匪安一壑真良謀解組云未遂驅車且來遊嘉賓頗蟬聯野蔌更獻酬飲罷不知晚欲去還淹留躋攀已別峯窺臨忽滄洲下集西澗底沉吟樹相樛玉淵茗飲餘三峽空尊愁懷賢既伊鬱感事增綢繆前旌向城郭回首千峯秋

臥龍之遊錢通守得江字不及賦詩已解維矣熹用其韻紀事以贈幷附卷末

君行安所適衡風泝濤江傳聞閬州好未見心已降邀君康山遊聽此巨壑淙班坐酌溪石幽尋憇雲窗勸君盡此杯錦帆已稠杠明年儻來東鳴鐃建高幢訪我深澗底晤言絕紛哤城南且細說慰我心悾悾

分韻得眠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呈同遊諸兄

驅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邊企彼澗中石舉觴酹飛泉懷哉千載人矯首辭世喧淒涼義熙後日醉向此眠仰視但青冥俯聽驚潺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神馳北闕陰思屬東海壖丹衷竟莫展素節空復全低徊萬古情惻愴顏公篇爲君結茅屋歲暮當來還　醉石

天秋山氣深日落林景翠亦知後騎迫且復一流憇環瞻峯列屏迥矚泉下瀉永懷仙陸子久挹浮丘袂于今知幾載故宇日荒廢空餘醮壇石香火誰復繼更憐韋刺史五字有真意虎竹付歸人悲風起橫吹沉吟向絕迹浩蕩發幽寄來者知爲誰念我儻三喟　簡寂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

清泠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尙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幾時高軒絕來過學館空廢址鳴絃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搴綠蘿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年盛莘莘衿佩多博約感明恩涵濡熙泰和淒涼忽荒榛俯仰驚頹波發教逮綱紀喟然心靡它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薖時已疏上尙書乞洞主矣

遊白鹿洞熹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幷示諸同遊者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招呼得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

公藏器此待價橫流詩書澤下及楊李霸炎神撫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苐亘可詑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敕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元範尊兄示及十梅詩風格清新意寄深遠吟玩累日欲和不能昨夕自白鹿玉澗歸偶得數語

江梅

大雪天地閉窮陰渺寒濱誰知江南信已作明年春

嶺梅

梅花破蕚時瘴雨吹成雪驛使忽相逢無言似愁絕

野梅

野風吹孤芳迥立正愁絕皁蓋莫徘徊堪看不堪折

早梅

霜風殊未高杖策荒園裏仙子別經年相看共驚喜

寒梅

白玉堂前樹風清月影殘無情三弄笛遙夜不勝寒

小梅

且喜梅花開莫嗟梅花小花小風味深此意君已了

疎梅

玉笛未黃昏冰灘已清淺疎影不勝姸愁心爲誰遠

枯梅

樛枝臥龍蛇冷蘂綴冰雪千里故人心今年爲誰折（予家居時）

劉平甫折此枝爲贈

落梅

花開已凄涼花落更愁寂來歲煙雨時爲君和鼎實

賦梅

君欲賦梅花梅花若爲賦繞樹百千回句在無言處

觀梅小集以齋禁不得奉陪因寄小詩

梅花年後欲離披恰是先生變食時送與西樓一尊酒諸君莫負可憐枝

元範別後寄惠佳篇清叟次韻見示格律俱高詠歎不置因亦用韻寫呈二兄聊發一笑

故人別我去一月曠音驛今朝得新詩開卷意已適知君到里門征騎聊一息行復敞天閽從容正朝幘自今九霄路不復兩塵隔容與日華東翺翔禁扉北回頭五峯下寂漠笑孤客不賦歸去來心形謾相役（右呈元範）

五十行過二雙鬢颯秋草平生素心人誰與共茲抱今年廬山下得子恨不早歲月幸同庚詩書復同道惟應山南北雲母夜堪擕獨生有先期迴崖詎難到丹經不我誑白髮須一掃看公鬚眉蒼杖鉞督征討（右呈清叟）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羣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菴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墻蕪沒幾經年秖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請爲洞主不報）青雲白石聊同趣（謂西澗劉公）霽月光風更別傳（謂濂溪夫子）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幽臥寒巖不記年飽看山月聽風泉舒憂正得琴三疊玩意惟憑易一編誤落塵中乖夙尚却思洞裏付真傳封章倘幸天從欲便解銅符謝縶騫

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

誅茅結屋想前賢千載遺蹤尙宛然故作軒窗挹蒼翠要將絃誦答潺湲諸郎有志須精學老子無能但欲眠多少箇中名教樂莫談空諦莫求仙

送四十叔父

吾家從昔號清門叔父于今道更尊客路艱難空自惜遺經終始向誰論獨尋雲嶠逢孤姪共愛春江接故園細說刈葵休放手此來真不爲盤飧

伏蒙祕閣張丈寵顧下邑幷以長篇爲貺降歎之餘牽勉繼韻仰求斤削僭率皇恐

向來滅迹東山東閉門不問烏雌雄門前有路向塵土兩足未擧心先慵當時亦有車馬客此意欲說嗟誰同窮居聊復追仲蔚篤論何必須劉龔平生故人子張子相思安得長相從每勞書疏問生死坐想星宿羅心胸幾年持節漢水上木牛流馬旌旗紅君王輟饋思頗牧外庸且訖來朝宗因能過我紫霄下後乘載得珠簾櫳蒼顏白髮應笑我曷不飽臥陶窗風開樽鵝池水清激下馬醮石烟空濛須臾路轉山更好摩天巨刃排雙峯少看銀河忽倒掛直欲跳下清泠中南臨匯澤共指點縹緲貝闕浮珠宮公言平日愛登覽到此一洗羣山空坐間爲我出奇句不用遠寄南飛鴻上言雲泉足奇賞下歎契闊歡相逢紛吾失脚墮世網乃有此會寧天窮流光過眼驚昨夢舊約回首羞塵容明朝却上煙艇去滅沒萬頃追鳧翁

和張彥輔初到南康之句

十年不共賦陽春正有胸中萬斛塵失喜清詩還入手細看佳句轉驚人知公近覺青山好顧我頻嗟白髮新肯過寒齋共尊酒向來心事請深陳

奉同都運直閣張丈哭敬夫張兄張丈有詩敢次元韻悲悼之極情見乎詞伏幸采覽二首

秀翁威略憺華戎遺恨車書久未同喜有象賢堪嗣事故知鴻業自無窮蕃宣合奏三年最風采俄驚一旦空根本平生有深計遺書不但子囊忠

不應世道卽漂淪何事今年失此人禮樂端能懷益友琴笙忍遽樂嘉賓亦知遊好曾通譜却記登臨喚卜鄰兩首悲詩數行淚感傷那復鬭清新（張丈垂顧適聞訃音爲罷郡宴敬夫向嘗約熹徙居湖之上蓋相語於裴公臺上云）

祕閣張丈餉寂之篇韻高難繼別賦五字以謝來貺

勞農會稽宅息駕丹元鄉丹元不可見翠壁空雲房是時中春月暄風發新陽白水注幽壑綠樹敷崇岡俯聽足怡悅仰觀共徜徉班坐得瑤草傾壺出瓊漿長吟遊仙詩亂以招隱章忽忽林景西躊躇申慨慷坐上江海客兀傲鬚眉蒼逸氣邁霄漢英詞吐琳琅思與泉石勝韻隨笙鶴翔追遊不敢及咏歎可能忘（俗傳歸宗是王右軍故宅陸脩靜封丹元真人）

和張彥輔落星寺之作

嵌空奇石戰驚濤樓殿崢嶸勢自高四面真成開玉鑑三山應是失金鼇題詩正爾難搜句擧酒何妨共作豪倚遍欄干更愁絕歸來白盡鬢邊毛

和張彥輔白鹿洞之作

邃谷新華館風煙再吐吞舊眠聞野鹿遺恨響驚猿（李拾遺自此徙居少室乃被徵故有此句）共賞忻同趣分攜愴別魂徘徊空日夕無策駐行軒

次張彥輔西原之作

無處堪投跡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絕壁繚徑上層巔檻闊呑江漲窗虛響谷泉丹經閑自讀不爲學神仙

次張彥輔臥龍之作

瀑水源何處高疑雲漢通瀉時垂練直落處古潭空客寄詩能好龍蟠意自雄知君來峴首爲我說隆中

次張彥輔棲賢之作

融冶何年事停杯莫問天秪今從痼疾疇昔似因緣傾耳眞三峽投文沕九淵蘭亭那得此猶足致羣賢

和張彥輔雪後棲賢之作

夜來春雪遍林丘却喜風威曉便收好上籃輿閑縱目莫將衲被苦蒙頭微官正愧逍遙社勝日猶堪汗漫遊欲出林關戀瑤草不妨尊酒更淹留

謝張彥輔留別之作

一別屢更歲思君無已時知君亦念我相望平兩嗟咨我病臥田間君行護疆陲隱顯既殊跡會合安可期今年定何年有此一段奇我來五峯陽君歸九江湄聞君肯來辱歡喜不自持迎君紫霄峯舉觴白鶴池強健初共欣艱棘旋相悲相顧出危涕溥言首東岐留連十日飲愴恨八哀詩散懷水石幽遂忘筋力疲雄篇既鼎來逸韻方窮追云胡遽告別牙纛風披披攬袪不得留酌酒前致辭願君釂此觴去上白玉墀國論罄忠益廟謨參設施一請正紀綱再請誅羌夷及時勳樹業慰我空山飢（時聞張荊州訃張丈有詩哭之故有八哀之句）

奉答張彥輔戲贈之句

已驅送客車復著登山屐未論窺臨快且脫詩酒厄從今謹出入保此頤正吉不忝歲寒心於公有深憶（王輔嗣注頤卦大象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

奉答張彥輔解嘲

康俗遺居萬疊山高垂鐵鑁詎容攀青鞋布襪非公事古木寒泉要我閑

伏蒙某官寵示和陶見寄舊作伏讀歎仰又感知待期許之意蓋非一日率易次韻少見謝臆伏惟矜憐有以教之

吾公抱經濟軒冕非所欣向來淸禁闥本自山林人浩歌歸去來神交邈何因一朝脫冠去妙境聊同臻謂予雖後來臭味亦有聞賡詞久見屬重以告語勤荒寒想高風令人思無鄰甘棠宛在此躑躅晴湖濱

贈于戚二生

昔日豐城劍寒光射斗牛江山餘秀傑人物尚風流二妙今安匹孤帆各倦游還家問師友折節慕前修

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

出山今幾時忽忽歲再秋江湖豈不永我興終悠悠況復逢旱魃農畝無餘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欝尤懷痾臥空閣惻愴增綢繆東南望故山上有玄煙浮平生采芝侶寂寞今焉儔朝游雲峯巔夕宿寒巖幽爲我泛瑤瑟泠然發淸謳裂牋寄晨風問我君何求洪濤振君柁狹磧摧君輈君還若不早無乃非良謀再拜謝故人低徊更包羞桂華幸未歇去矣從君游

夜坐有感

秋堂天氣淸坐久寒露滴幽獨不自憐玆心竟誰識讀書

久已懶理郡更無術獨有憂世心寒燈共蕭瑟

讀諸友遊山詩卷不容盡和和首尾兩篇

去年尋得李家山考卜眞成屋數閒要與青衿時散帙閑臨碧澗共觀瀾詩書本說人間事勳業休看鏡裏顏誰識寥寥千古意新詩題罷蘚痕斑

向來結友尋名山下窮絕壑高危顛胡爲一旦墮塵網五老在望心茫然青牛底處有行迹白鹿幾時同正員清遊帶雨想幽絕妙處只恐詩中傳

戲贈勝私老友

槐花黃盡不關渠老向功名意自疎乞得山田三百畝青燈徹夜課農書（勝私先侍講嘗著農書三卷）

代勝私下一轉語

碓下泉鳴溜決渠屋頭桑樹綠扶疎朱虛正自知田事馬服何妨讀父書

和戴主簿韻

平生本自好樓居況接高人永晝餘共喜江山入尊俎從教幕府省文書感君肯出新詩句恨我終思舊草廬擬借韋編訂龍馬免推納甲話蟾蜍（戴嘗有麻衣易說自以爲得之異人云）

次沈侍郎游楞伽李氏山房韻

喜陪後騎陟崔嵬竹裏泉鳴古寺開吟罷蘇仙頭白句天風更送好詩來

天聰已許一言悟年少懸知萬卷開珍重當時讀書處低回空有後人來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在郡城東北十五里事見記文）

昔人讀書地町疃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汪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艮懇惻懷賢增慨慷雅歌有餘韻絕學何能忘

折桂院黃雲觀（在書院東北五里院後作亭取李白黃雲萬里動風色之句名之）

城中東北望五老何蒼蒼下有前朝寺一原頗深藏門前林澗幽屋後雲木荒閑窗亦明潔著此瑞錦張（僧房有瑞香花）更能理枯筇步上林北岡仰視天宇闊俯瞰江流長（即黃雲觀）受書彼何人姓字不足詳竹帛有遺臭桂樹徒芬芳（李逢吉嘗讀書此院去而登第以故得名）

楞伽院李氏山房（在折桂西十里李公擇讀書處有東坡記文詩刻枯樹墨跋）

躡石循急磵穿林度重岡俛入幽谷邃仰見奇峯蒼李公英妙年讀書此雲房一去上臺閣致身何慨慷蘇公記藏書文字有耿光餘事亦騷雅戲墨仍風霜兩公不歸來歲月忽已荒何用建遺烈寒泉薦孤芳

棲賢院三峽橋（在楞伽西五里）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絕一水從中來湧潏知幾折石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蛟捷來翻素雪聲雄萬霹靂勢倒千嵲嶫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尙想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西澗清淨退菴（在棲賢西二里劉凝之舊隱作亭取黃太史詩語名之）

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奔流逝潺湲聞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間壯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深尋得遺墟縛屋臨清灣坐睨寒木杪飛泉閟雲關茲游非昔游累解身復閑保此清淨退當歌不能諼（解印後與友生遊集徘徊久之）

臥龍菴武侯祠（在西澗西三里）

空山龍臥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

愛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萬杉寺在卧龍西十里

休沐聊命駕駕言何所之行尋慶雲寺想像昭陵時門前杉徑深屋後杉色奇空山歲年晚鬱鬱凌寒姿當年雨露恩千載有餘滋匠石不敢睨孤標儼相持寺前後杉萬本皆天聖中植有旨禁伐者剪更啓石室藏仰瞻天像垂願以清淨化永爲太平基寺藏仁祖御飛白書有清淨字

開先漱玉亭在萬杉西二里亭舊在橋上今廢

奇哉康山陽雙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璀璨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湖裏平生兩仙句詠嘆深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眯今朝隨杖屨得此弄清泚更誦玉虹篇塵襟諒昭洗

簡寂觀在開先西五里陸脩靜所居

高士昔遺世築室蒼崖陰朝真石壇峻煉藥古井深結交五柳翁屢賞無絃琴相攜白蓮渚一笑傾夙心晚歲更市朝故山鎖雲岑柴車竟不返鸞鶴空遺音脩靜晚爲宋明帝召至建康卒于崇虛館我來千載餘舊事不可尋四顧但絕壁苦竹寒蕭槮相傳竹是靜脩手植其萌卽所謂甜苦筍者

歸宗寺在簡寂西十里

金輪紫霄上寶界鸞溪邊往昔王內史願香有餘煙相傳寺是王右軍故宅千年今一歸景物還依然澗水既蕩潏山花亦清妍不辭原隰勞樂此賓從賢訪古共紆鬱勞農獨勤拳憐我乖勝踐裂牋寄真詮逃禪公勿遽且畢區中緣是日熹以事不得陪杖屨

陶公醉石歸去來館在歸宗西五里

予生千載後尙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嘆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況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湲臨風一長歎亂以歸來篇

温湯在醉石南二里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干霄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峯上靈秀衆壑下清美逮茲勢力窮猶能出奇偉誰燃丹黄燄爨此玉池水客來爭解帶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絃絕今已矣水碧復流温相思五湖裏康樂湖中詩云水碧輟流温豈未見此水也耶

康王谷水簾谷口景德觀在温湯西十五里入谷又十五里至簾下

循山西北騖崎嶇幾經丘前行荒蹊斷豁見清溪流一涉臺殿古再涉川原幽縈紆復屢渡乃得寒巖陬飛泉天上來一落散不收披崖日璀璨噴壑風颼飀追新爨絕品瀹茗澆窮愁敬酹古陸子何年復來游陸鴻漸茶經第此水爲天下第一

落星寺在郡城南湖中

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孤嶼屹中川層臺起周阿晨望愛明滅夕遊驚蕩磨極目青冥茫回瞻碧嵯峨不復車馬迹唯聞榜人歌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簑會有滄浪子鳴舷夜相過

閏月十一日月中坐彭蠡門喚船與諸人共載汎湖至隄首回棹入西灣還分韻賦詩約來晚復集詩不至者浮以太白簽判渺教授空知縣望吳學錄杜掌儀明大彭兄蘭判官擊南公一小彭兄遡彥忠人直鄉余公度槼敬直懷衞父天埜流晦翁光泰兒美棹方

解組無多日歸哉喜欲狂臨風成邂逅載月下滄浪酹酒

傳清影鳴橈擊素光宅年隔千里此夜莫相志

和林擇之黃雲之句兼簡同遊諸兄

登覽日云晏歸車眇重岡天風振余旗夕露沾我裳數子情未厭春山杳茫茫還瞻長江白迥眺飛雲黃當念塵中友心期邈相望無為跨鴻鵠決起凌青蒼

和彭蠡月夜汎舟落星湖

長占烟波弄明月此心久矣從誰說只今一舸漾中流上下天光兩奇絕回頭忽見西郭門尚喜蘇仙有遺烈問予何事却回船塵土涴君頭上雪（首句全用蘇養直詩蘇舊居水西門外舟行望見其處）

熹罷官觀康王谷水簾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

奉別送行諸君

嗟余老不才記憶謝明主畀茲山水郡北邇通玄府一官再温涼十日九塵土迨茲解章紱絕境方快覩殷勤故人厚追送崖寺古把酒聽鳴泉相看淚如雨

游天池

三年落星渚北望天池山臨風幾浩嘆欲往無飛翰今朝復何朝陟此青雲端高尋已奇絕俯瞰何其寬西窮濂溪原東盡湓城關渺然滄波外淮山碧連環我意殊未極更思出塵寰何當駕輕鴻八表須臾間視此長江水滔滔儻西還

觀野燈

飛螢腐草尋常事作底茲山獨耀芒須信地靈資物化金膏隨處發明光

山北紀行十二章章八句

祗役廬山陽矯首廬山陰雲峯不可覿碧澗何由尋昨朝解印章結友同窺臨盡彼巖壑勝滿茲仁知心（予以閏月二十七日罷郡是夕出城宿羅漢二十八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黃雲觀度三峽窺玉淵憩西澗飲西原宿臥龍四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日浴湯泉入康王谷觀水簾宿景德觀三日與清江劉清之子澄永嘉張揚卿清叟潯陽王阮南卿三周頤龜父長樂林用中擇之洛陽趙希漢南紀會稽陳祖永慶長武當祁真卿師忠温陵吳兼善仲達廬陵許子春景陽新安胡[illegible]尹仲建安王朝春卿長樂余隅占之陳士直彥忠黃榦季直臨淮張彥先致遠會稽僧志南明老俱行）窺臨事若何請從圓通說逶迤山門路悄蒨脩篁列溪仍侯家名屋是辱王設何救黍離歌喟焉傷覆轍（圓通寺地名侯溪本侯氏所居李後主取以為寺無它奇但門徑竹木深茂可觀耳）行逢石門雨解驂寒澗東朝隮錦繡谷俯仰春冥濛懸泉忽淙琤雜樹紛青紅屢憇小亭古幽探思無窮（石門澗正在天池山下有小菴三四是夕宿所謂廣福菴者來日登山道錦繡谷再過小橋橋皆有亭下又有亭基二小亭一）竦身長林端策足層崖表仰瞻空界闊俯歎塵寰小天池西嶔崟佛手東窈窕杖屨往復來憑軒瞰歸鳥（盡錦繡谷登山稍高無復林木坡陀而上至天池院在小峯絕頂乃有石池泉水不竭東過佛手巖石室嵌空中有井泉僧緣崖結架以居下臨錦繡谷又有石榻名遠公講經臺）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燄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深尋兩林間清波貫華屋蓮社有遺蹤草堂非舊築脩廊餘故刻好醜雜珉玉亦復記經行深慙後人讀（五日下山至東西林兩寺相去不百步一溪清駛橫貫其間皆自方丈前廊廡下過他處所無有也白蓮池在東林法堂前白公草堂基在寺東久廢近歲復掇數椽制殊狹陋然亦非其正處矣是日題名屬寺僧刻於咸通莊田記石）行軒復東騖祠城當晚遊胡然冠蓋集不盡心期幽夜厭百谷喧旦失千峯稠出門有遺恨回首空綢繆（晚至太平興國宮唐九天使者祠也江州教授翁名卿載酒肴與鄉人游應和歐景文及其諸生二十餘人皆至）山水誠乃奇云誰究終始曇遠亦何人神君豈其鬼東西妄采獲誣詔共恢詭百世踵謬訛彝倫日頹圮（東林慧遠雜取孔老之言以附佛學）

嘗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唐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宮而羣臣造爲妖妄以迎合者甚衆本朝仍賜宮額神號置提舉官云以茲遊覽富翻令懷抱傷誰哉可告語舉俗昏且狂乾坤有真心日月垂休光茫茫宇宙內此柄孰主張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唯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爲設食于光風霽月之亭明晨江磯寺尊酒聊對設孰是十日遊遽成千里別英僚樹嘉政素友厲孤節努力莫相忘清宵共明月七日薛洪持志王仲傑之才攜酒自南康來飲罷與張陳趙南還軍子澄許張歸廬陵南鄉龜父還家擇之之湖南予與王余陳黃東度湖口而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

考異

崇壽客舍　月向一作月上　歸未得一作身是客

分韻賦箭寂　迴矚一作俯矚　誰復一作復誰

嶺梅　似愁一作但愁

野梅　風吹一作風破　愁絕一作幽絕

小梅　莫嗟一作莫歎

疎梅　不勝一作不成

送四十叔父　獨尋一作獨遊　逢孤一作尋孤

祕閣張丈長篇　饋思一作饋念

和張彥輔　失喜一作賸喜

奉同張丈哭敬夫　喚卜一作要卜

和白鹿洞　再吐一作自吐

次棲賢韻　融冶一作融結　傾耳一作頫耳

和陶次韻　吾公一作吳公

棲賢院三峽橋　倏至一作倏起　長蛟一作長虹

溫湯　據地一作環地

山北紀行　嶔崟一作嵯峨　孰是一作云是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

詩

買船至演平拜建康劉公墓下遂入城假館梅山堂感涕有作

維舟新曆口步上秣陵阡高丘忽嵯峨宿草迷荒烟拜起淚再滴哀哉不能言驅車旦復東借此虛堂眠念昔堂中人經營幾何年一旦舍之去千秋不言還露井益清泚風林更修鮮思公獨不見涕下如奔川感慨西州門愴恨山陽篇晤嘆日隱樹悲歌月當軒堂堂忠孝心終古諒弗諼尙與吳門子歸來故山巔

晚雨涼甚偶得小詩請問遊山之日并請劉平父作主人二首

幾年不踏仙洲路夢入青藤古木間好趁新秋一番雨晝寒亭下弄潺湲

廬阜歸來秖短筇解包茶茗粗能供若須載酒邀賓客付與屏山七老翁

宿密菴分韻賦詩得衣字

不到仙洲歲月移携壺特地款巖扉已驚素雪清人骨更喜蒼烟染客衣新賞不妨頻徙倚舊題何事獨噓唏明朝驛騎黃塵裏莫待迷塗始賦歸

讀子厚步月詩時方聞呂伯恭訃後數日賦此

晚步曲池上西風吹我裳仰觀天宇闊愛此明月光念我素心人眇焉天一方沒者永乖隔存者爲參商飄零百歲期寂寞幽壟霜還坐三太息高林鬱蒼蒼

次子厚秋懷韻

秋風何方來爲我滌殘暑庭梧亦何與索索終夜雨冥思感物變念此離索苦浩蕩信莫量幽紛那得覩丁年舍我去憔悴故其所廓落濟時心頹然復安取永懷平生友夢想見眉宇今晨枉秀句爛若朝霞舉去去同采芝高軒坐疑佇

黎嶺西南水石佳處不減廬阜戲呈子厚

谷深石瘦水潺潺便是楞伽折桂間珍重下邳圯上客一年幾度到廬山

讀子厚詩卷用其卒章晨起之韻作詩寄之

晝永倦殘暑宵分喜新涼天雞一振翼爛爛曉月光病榻感虛徐中庭起翱翔懷哉穀城子物外久不忙掩抑琴調希激烈歌聲長契闊恨清賞佳期未渠央緘詞託歸鳥側佇何能忘

登廬峯二首

循磵躋危磴披雲得勝遊蓬茅增舊葺竹樹喜新稠夢想三秋別徘徊十日留餘年端可料此地欲長休

佳友紛來集欣然會宿心風泉陪徙倚雲月共窺臨雅唱情俱勝微言思獨深茲遊非逸豫邂逅得良箴

廬峯次韻

澗水流千仞巖姿起萬般扶藜雖有興駐屐諒難安好客能同趣羣峯肯縱觀蒼茫却無際誰與話愁端

次瑞泉詩韻

興懷來賞趣對景却忘言偶與同遊客行逢幽澗原淺泓排積腐暗竇溢流渾終待寒泉食無憂水鏡昏

五禽言和王仲衡尙書

提胡盧沽美酒春風浩蕩吹花柳不用沙頭雙玉瓶烏歌蝶舞爲君壽秖今　醉是君恩昨日之愁愁殺人

不如歸去孤城越絶三春暮故山只在白雲間望極雲深不知處不如歸去不如歸千仞岡頭一振衣

泥滑滑泥滑滑秦望雲荒鏡湖闊綠秧刺水水拍堤牙旗畫舸凌風發使君行樂三江頭泥滑水深君莫憂

脫袴脫袴桑葉陰陰墻下路回頭忽憶舍中妻去年已逐宅人去舊袴脫了却不辭新袴知教阿誰做

麥熟吟去年種麥有德音秖今種熟誰快活種者巳臥官墻陰仁公有政惠存歿肯使催租更竄突

酬黃子厚見訪歸途惠詩韻

櫪驥倦千里籠鶴思九臯念昔田舍日不知山林高一朝逢世紛故丘得潛逃平生棲遁志玆焉始堅牢故人轂城翁高情北窗陶亦復喜我歸巾車款林巢中旦更離闊中情重忉忉

游密菴分韻賦詩得清字

誤落塵中歲序驚歸來猶幸此身輕便將舊友尋山去更喜新詩取意成暖翠乍看渾欲滴寒流重聽不勝清箇中有趣無人會琴罷尊空月四更

游密菴得空字

欲覓仙洲路須乘萬里風飲泉雲出岫臥嶺月流空永夜渾無寐悲歌莫與同起來殘樹影清絶小樓東

昨爲許進之書胎仙字因以名其室或疑欠舞字者故作此以解之

寒山寒月冷颼颼隻影孤桐萬里遊帝樂夢回三疊遠胎仙舞罷一簾秋未愁悄寂無人會只恐蹁躚不自休却笑蕊珠何處所兩忘蝴蝶與莊周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結客載酒過伯休新居風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踐約坐間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韻熹得中字賦呈諸同遊者

玄景彫暮節青陽變暄風忽尋斜川句感此勝日逢篤言當出遊一寫浩蕩胸雲物疑異候淒迷久連空今朝復何朝頓覺芳景融疇曩庶復踐隣曲歡來同伊雅一籃輿連翩數枝笻綠野生遠思清川照衰容遙瞻西山足突兀彌畝宮庭宇豁清曠林園鬱青葱於焉一逍遙芳樽間鳴桐既爵日樹隱班荆汀草豐纖鱗動微波新黃冠幽叢惆悵景易晏徘徊思無窮願書今日懷遠寄柴桑翁仰止固窮節愧玆百年中

次呂季克東堂九詠

野塘小隱

傳得希夷九卦圖歸來不復夢榮途野塘竟日無人到讀盡床頭種樹書

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方拙寮

一室歸來萬事新窗間橫竹掛朝紳九流未讓圜機士四海寧慚巧宦人

吟哦室

蒲團竹几睡瞢騰客問君今幾折肱身世兩忘無可答起尋詩句遶階行

愛蓮

聞道移根玉井旁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爲先生引興長

月臺

臺上無人伴苦吟歸鴉過盡日西沉須臾玉匣開塵鏡却有孤光共此心

菜畦

雨餘菜甲翠光勻杞菊成畦亦自春骨相定知非食肉可能長伴箇中人

海棠屏

蜀樹成行翠作圍花開時節更芳菲主人夢亦尋春去栩栩深穿錦障飛

橘堤

君家池上幾時栽千樹玲瓏亦富哉荷盡菊殘秋欲老一年佳處眼中來

挽吳給事三首

臺省傾羣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不盡雲龍會還尋霧豹期誰知七休詠翻入八哀詩

粵自辭神武超然絕世紛前身疏太傅今日范忠文圃樹寒留月湖波冷浸雲懸知千載下此地想遺芬

憶昔觀風寄登堂識老成忘年見交態把酒話詩情別去如三歲書來忽九京却思憑檻語忍遽勒公銘

伏讀雲臺壁間祕閣郎中盤谷傳丈題詩齒及賤名追懷曩昔不勝感涕輒次元韻呈諸同遊計亦同此歎也

提携當日忝忘年曾向瑕丘獨請前喜看玄雲生素壁恍疑後學厠先賢公遊汗漫今何許我病摧頹久自憐只有空山無歲月倚天寒木但蒼然是日景仁景初二兄行視卜宅亦宿山間謹并錄呈尤劇悲愴耳

次韻寄題萬頃寒光奉呈休齋先生

閑將歲月老煙汀更遣詩情到杳冥遊子故應悲舊國壯懷那肯泣新亭一官避世今頭白萬卷收功久汗青但見潮生與潮落不知沉醉又還醒

熹伏蒙休齋先生惠詩見留謹次高韻二首

忽驚蕭颯鬢毛秋起向泉山覓舊遊盤谷門前淚沾臆雲臺溪上雪蒙頭歸歟吾黨又千里老矣心期但一丘珍重休齋書滿屋可無三宿為君留

望望西山日幾回更憐一雨洗浮埃遠遊莫說雲門寺往事聊尋單父臺雞犬蕭疎迷洞口交親零落半巖隈尊前見在君須鬭速上籃輿相逐來

用林擇之韻别陳休齋

別離不覺歲時侵兩地相望共此心今日還成一尊酒它年應記百篇吟傷情後會無期定握手交情有舊深多謝晚風知此意不催寒日下疎林

奉酬九日東峯道人溥公見贈之作

幾年回首夢雲關此日重來兩鬢斑點檢梁間新歲月招呼臺上舊溪山三生漫說終無據萬法由來本自閑一笑支郎又相惱新詩不落語言間

和林擇之鳳凰山韻

木落髻鬟擁湖平粧鏡空荒亡餘舊事慘澹只悲風興發千山裏詩成一笑中諸君莫惆悵吾道固當窮

次林擇之涼峯韻

解纜林間寺歸鴉晚欲盤望中嵐翠合愁外夕陽殘尊酒何妨盡羇心且自寬無端滿窗月遥夜不勝寒

熹去温陵二十七年而復來顯菴益老見候七里

亭又以佳句見招而休齋陳丈寺丞黃丈皆屬和
焉因次韻奉酬併呈二丈

不因辭吏役那得解天刑故國重來遠寒山依舊青興懷感陳迹舉目愴新亭尙喜灣頭老禪房許扣扃

答黃叔張

日君趨玉陛抗疏肅邦刑便有榮褒奕無勞涕伏青衆流爭靡靡一柱獨亭亭只恐追鋒急那容晝掩扃

次韻陳休齋蓮華峯之作

八石天開勢絕攀算來未似此心頑已吞繚白縈青外依舊箇中雲夢寬

次黃叔張宿涼峯韻

菡萏含跗天外秀婆娑散影月中孤惜無畫手追前輩寫就涼峯慰寂圖

至鳳凰山再作

門前寒水青銅闕林外晴峯紫帽孤記得南坨通柳浪依稀全是輞川圖

見梅用攀字韻

年來羞把玉梅攀萬樹爭春我獨頑只有顛狂無告訴詩腸欲斷酒腸寬

次韻陳休齋懷古堂

平昔塵編裏心期本自幽那堪舊泉石更作此追遊好句看猶在遺忠愴已休亦知今日意不逐大江流

寄題九日山廓然亭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復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廓然處初不從外得遙憐植杖翁鶴骨雙眼碧永歗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用林擇之韻呈陳福公

昔公秉鈞衡金玉我王度中年幾湖海偃息安國步歸然九鼎重翩若孤雲去俯仰天地間誰哉此同趣

用前韻答方直甫

小儒談大方任意略權度未行要疾走踉蹡不成步唯應過量人不作與麼去請君斂書帷爲我說歸趣

用前韻答林史君

十年劇傾馳此日際風度胡然冀黃最未接夔龍步詩成肯遽休客醉那得去却恐驛書來湖山適成趣

題君子亭

清晨坐武觀涼風動高旌挾弓一笑起屈此四座英破的亦已屢穿楊詎云精軍吏不敢賀高鳥時相驚解韝脫決遂緩帶飄華纓俯仰新亭幽曠然塵慮清內正外自直三揖奚所爭端居得深玩君子非虛名

伏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傅國公唱酬西湖佳
句謹次高韻聊發一笑二首

百年地闢有奇功創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安車迎國老更傳佳句走郵童閑來且看潮頭入樂事寧憂酒餞空會見台星與卿月交光齊照廣寒宮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芰荷方永日轉頭禾黍便西風湖光盡處天容闊潮信來時海氣通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願年豐

伏承子直都督侍郎臨餞遠郊仍邀嚴州郎中及
諸名勝相與燕集分韻賦詩熹得時字輒成鄙句

芳歲倏云晏故山風雪時胡爲在中路復此行遲遲爲有

賢主人愛客情依依昨夕西門道終宴不能辭今朝復何
朝祖帳遙相追賓從俱俊賢車馬有光輝敞屝得華觀俯
檻臨清池南州淑氣多蕩節佳景隨雪樹雖改色青山正
含姿朱氏園外谷中有梅近百株是日花落已盡開樽酌春醪授簡哦新詩但
覺四坐驩不知寸晷移流雲暗寒空蒼煙染人衣相看暮
色至我去公當歸別袖不忍分扣扣陳苦詞願公崇令德
慰我渴與飢

臘月九日晚發懷安公父教授壽翁知丞載酒爲
別而元禮景嵩子木擇之廷老考叔舜民諸賢相
與同舟乘便風頃刻數十里江空月明飲酒樂甚
因以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分韻熹得星字醉
中別去乃得數語略紀一時之勝云

掛帆望煙渚整棹別津亭風水已云便我行安得停離樽
枉羣賢濁醪愧先傾二公劇船未至先飲舟中餘尊談笑不知遠但覺江
流清江水上流接建劍溪潮所不及水益清駛獵獵甘蔗洲茫茫白沙汀斯須
復回首秪有遙山青甘蔗白沙兩地名相去十許里頃刻而過野色一以瞑川
光晶孤明中流漾華月極浦涵疎星酒酣客散歸茫然獨
宵征起視天宇闊此身一浮萍難追五湖遊未願三閭醒
且詠招隱作孤舟轉岭屏

伏蒙制置閣學侍郎示及致政少傅相公送行長
句幷得竊窺酬和佳篇伏讀之餘不勝慰幸謹次
高韻少見愚悃以餞車塵伏惟采矚二首

公子威名動海濱四年相與愧情親忽聞黃鉞分全蜀更
祝彤庭列九賓公以上章請對執手便驚成契闊贈言還喜和陽
春政成但祝歸來早別恨無端莫重陳

地兼梁益威中權自昔疇咨出萬全定喜封章來活國故
煩伏軾去籌邊上公去歲嘗有賜手札褒諭密疏軍民傳詔歡聲溢婦女
迎門巧笑妍要答君恩與人望可無清教逮初筵諸葛武侯初領益州牧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告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必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盡納然與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矣

伏讀致政少傅相公送趙成都佳句兩篇不勝慰
幸已次高韻幷餞其行而再賦此章以見區區瞻
仰之意繕錄拜呈伏乞采覽二首

歸來寂莫臥漳濱夢想威容阻再親綠野遙聞花欲語赤
書還喜鴈來賓閑中有句人爭誦妙處無心物自春行馬
不因吾輩設晉奇猶得話陳陳

一旦高辭將相權身名從此慶雙全人誇迹已風塵外誰
道心遊日月邊未許前賢專晚節更將餘事發春妍君王
若要詢黃髮便好臨雍促肆筵

送彥集之官瀏陽

急景彫暮節高風振空林病夫掩關臥長謠擁孤衾聞君
千里行四牡方駸駸重此別離感青天欲愁陰君行豈不
勞民瘼亦已深催科處處急椎鑿年年侵君行寬彼盰足
以慰我心薦書會滿篋社酒還同斟所念家同產與君如
瑟琴茲焉不並駕宰木寒蕭椮尚喜吾諸甥男恭女知欽
明朝復相憶悵望楚山岑

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淺綠深紅出短籬望中都是可憐枝要看亂颭寒塘水更
待金風滿意吹

凌波直欲渡橫塘却愛無人獨自芳且倚新漪閑照影更

憑女伴一扶將
微吟澤畔幾扶筇自笑摧頹一禿翁羞見芙蓉好顏色且
憑詩律傲西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

考異
晚雨涼甚　賓客一作賓去　付與一作分付
吟哦室　兩忘一作相忘
休齋惠詩次韻　忽驚蕭颯一作還家不覺　老矣一作老去
珍重一作見說　三宿一作三日　望望一作悵望
遠遊一作勝遊　蕭疏迷一作荒涼悲　見在一作有酒
速上一作好上　逐來一作趁來
至鳳凰山再作　銅闕一作銅闕
次韻懷古堂　已休一作未休
寄題廓然亭　俯歎一作俯視
周擇之韻呈福公　誰哉一作懷哉
次韻芙蓉　扶筇一作枝筇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

詩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燈字

改歲風日好出門欣得朋復招里中彥及此雲間僧行行
涉清波斯亭一來登徙倚綠樹蔭摩娑蒼石稜遙瞻原野
春仰視天宇澄一水既紆鬱羣山正崚嶒時禽悅新陽潛
魚躍輕冰却念去年日俯仰愁予膺長吟斜川詩日落寒
烟凝瞑色變晴景清尊照華燈頹顏感川徂稚齒歡年增
酒盡不能起朱欄各深凭

游石馬以駕言出遊分韻賦詩得出字

抱病守窮廬閉戶常罕出坐見春氣深清陰晝蒙密今朝
積雨過淑景回煦律不有塵外蹤何由散愁寂行行整巾
屨散漫委書帙野逕自縈紆前峯但茵苹婆娑茂樹下左
右寒流汩亂石翳蒼根於焉憩腰膝追遊固才彥逢遇亦
奇逸招邀愧深情晤言永茲日君有尊中物我進沂上瑟
日夕不得留餘歡未云畢

三月晦日與諸兄爲真率之約徘徊石馬晚集保
福偶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綠陰追隨皆勝侶邂逅即初心社蹟
莓苔古禪扉竹樹深移尊真惜日畢景共披襟儉德遵賢
範哇詞愧雅音清和應更好逸想寄雲岑是日約後會爲仙洲之游

比與鄰曲諸賢修舉歲事攜壺石馬追補斜川之
遊而公濟適至飲罷首出和陶之句以紀其勝輒
亦用韻酬答兼呈諸同遊者請共賦之

皇天分四序代謝無時休昔人抱孤念感此成清遊迥眺
曾城阜朗詠斜川流歲月今幾許長波沒輕鷗眷言撫佳
辰荒尋靡遺丘且復置往事及茲命高儔縱策聊並歡飛
觥起相酬未知千載下亦記此日不啇歌有遺音林樂無
餘憂但得長如此吾生復何求

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沿泝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渙渙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漪可愛
上有蒼石屏百仞聳椎觀嶄
巖露垠堮突兀倚霄漢此峯夷上削下拔地峭立如方屋帽按舊圖名大隱屏淺麓
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閟千載逮此開一旦峯下小山重複中有
平地數十丈喬木長藤茂林脩竹交相蔽隱舊無人迹乾道己丑予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疇曩志我
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鉏面勢窮考按居然一
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奇峯躊躇極佳玩方經始時予以病不能來
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村買舟以來視所縛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然背負大隱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昇峯
右有鍾模三教等石極爲雄勝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
孫遠相喚山多獼猴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瑟人重
來足幽伴已約初夏與同志皆往遊集

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而
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
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
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坨旁引還復相抱
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始
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
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
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
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
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

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爲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爲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注中寒棲之外乃植援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宅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尙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窗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爲留行無勞具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棲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遙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晚對亭

倚筇南山巔卻立有晚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山前舊有奪秀亭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漁艇

出載長煙重歸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絕棹歌聲

次公濟精舍韻

一室空山裏纖塵逈莫侵若非同臭味誰肯遠過臨健策凌丹壑清詩動玉琴溪邊一回首平地足崎嶔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沖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飮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

蓬萊清淺今幾年武夷突兀還蒼然但忻丹籍有期運不

悟翠壁無寅緣鼎中龍虎應浪語紙上爻象非真傳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浪船

出山道中口占

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抛却去尋春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櫂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櫂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峯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煙

二曲亭亭玉女峯插花臨水為誰容道人不復陽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㲯毿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遶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閑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無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此詩後二句一本作却憐昨夜峯頭雨添得飛泉幾道寒）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縈洄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舍詩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歎無以自見區區感幸之誠輒繼高韻繕寫拜呈冒瀆威尊下情恐悚之至

望斷鈞天白玉都石田茅屋詎應無況蒙一字榮褒衮便覺千峯勝畫圖舊弼詩情高綠野狂奴心事只風雩蒲輪幾日符嘉夢恰有流霞酒一壺（舊弼公所居坊名取答詔語也熹近嘗夢公趣召枉臨止飲留宿翌日登車手取几間活人書一帙以行意者公當再施醫國之手以活斯人乎李義山武夷詩有流霞酒一杯之句）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戲成兩絕為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蓑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灣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何處月冷風淒未肯歸

過蓋竹作二首

二月春風特地寒江樓獨自倚欄干箇中詎有行藏意且把前峯細數看

浩蕩鷗盟久未寒征驂聊此駐江干何時買得魚船就乞與人間畫裏看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栝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晚未收稽古力徑荒曾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負百歲歡榮慶母慈去步逶迤無愠色此心惟有古人知

拜鴻慶宮有感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

知何日去朝真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半夜一本作平地）

觀林長仁書卷戲題問答

猿去山空鶴亦飛柴門空掩釣魚磯門前樹葉都黃了何事幽人久不歸

爲愛雲泉百尺飛故將茅屋傍苔磯幾年清夢黃塵裏此日秋風一棹歸

題嚴居厚溪莊圖

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畫圖中平章箇裏無窮事要見三山老放翁（謂陸務觀時嚴居厚之官剡中）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爲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來助九秋清未歇吟風調先催泣露聲乾坤闞氛氣草木斂華英易斷愁人夢難安懶婦驚唯應廣成子萬感不關情（古語云絡緯鳴懶婦驚見詩疏）

挽蔡太博

疇昔相逢地知君意矯強旋聞將使指勁節動朝行方爲人材喜相期事業長如何遽不淑未及鬢毛蒼

乙卯八月晦日浮翠亭次叔通韻

弱植有孤念獨住窮名山那知歲月逝白首塵埃間今朝定何朝憑高眺清灣羣賢亦戾止共此一日閑晤言不知疲林昏鳥飛還勝踐可無紀重來諒非艱留語巖上石毋使門常關

用丘子服弟韻呈儲行之明府伯玉卓丈及坐上諸友

我是溪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一盃與爾同生死萬事從渠更故新

謹次縣大夫見屬之韻

撫摩凋瘵爲心切摹寫風煙著語親只願從今更無倦清詩美政逐年新

承事卓丈置酒白雲山居飲餞致政儲丈叔通因出佳句諸公皆和熹輒亦繼韻聊發坐中一笑（此題一本作白雲寺送儲柯伯升）

老去讀書秋樹根山林兒女定誰尊偶緣送客來僧寺却似披雲臥石門物外祇今成跌蕩人間何處不啾喧一杯且爲陽關盡雙目從教別淚昏（東坡賦徐德占舊居有一爲兒女涴始覺山林尊之句）

丙辰正月三日贈彭世昌歸山

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和人都試之韻

儲胥聞道落初成共喜兒郎意氣生初恨雨聲迷疊鼓忽驚晴色動高旌盤牟入詠詩情壯破的傳觴酒令明縱使腐儒東鄉坐不妨堂上有奇兵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詩而仲卿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熹幸以卜鄰得陪勝集率爾次韻聊發一笑

適覲德範仰循循遽喜名章肆筆成牘說臺高今勝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客詞源徹底清更共鄰翁閑指點千峯環合水無聲

謹次陳昭遠丈龍洲鄉社高韻并呈諸兄友

幾年社酒醉班荆此日祠壇喜落成誤許俗書輕染汙急傳佳語頌登平年豐已荷天垂慶人傑還欣地炳靈不信鄭村是塵境請看綠水鎖紅亭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峯無數列窗前雖非水抱山環地却是冬溫夏冷天遶舍扶疏千箇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還繆憊臥西窗日滿川

甘澤應祈一蘇焦槁皆昭遠致政宣義丈及仲卿諸友晝夜精虔不出道場之力而昭遠丈惠詩反以見屬非所敢當輒依高韻和呈以見鄙懷弁簡同社諸兄友

精禱由來未浹辰如何嘉澍便端臻誠通幽隱知無間喜動龍天信有因適歎惔焚千畝盡忽驚滂潤一時均誰云化育流行妙只屬乾坤不屬人

奉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不是胸中飽丘壑誰能筆下吐雲煙故應秪有王摩詰解寫離騷極目天

題劉志夫嚴居厚瀟湘詩卷後

瀟湘門外水如天說著令人意慘然試問登高能賦客箇中何似汨羅淵（余南遊不能過衡山但見人說衡州門外泊船處風物令人愁未知信否因覽此卷書以訊之）

聞蛙

兩樞威怒鬭春池羣吠同聲徹曉帷等是一場狠藉事更無人與問官私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石樓雲臥對江城城角吟霜永夜清料得南枝正愁絕不堪聞此斷腸聲

墨梅

夢裏清江醉墨香蘂寒枝瘦凜冰霜如今白黑渾休問且作人間時世裝

秋華四首

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

蕙（古所謂蕙乃今之零陵香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也）

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適意欲忘言塵編詎能考

木犀

喬木生夏涼芳蘤散秋馥未覺歲時寒扶疏方遶屋

菊

青蕋冒珍叢幽姿含曉露政爾破荒寒詎免傷遲暮

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此詩

十載扶行恃短笻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窣翁

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鼻寒窗底爛却沙頭月一船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甘強借三峯面且爲靈均作杜蘅（佛法不怕爛却禪家語也杜蘅一名馬蹄香本草辨爲藥云細辛則杜蘅水浸令直三峯謂華陰也）

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熹恭惟威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攄竭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勞之詔罷遣東歸遂不

敢成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略敘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仗便之便一本作更）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厠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黼坐旁衮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悃衡程發皁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脫躧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愴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詩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兼簡白鹿山長吳兄唐卿及諸耆舊三首

羌廬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憑問訊千峯影裏舊潺湲

知君掛席下清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得雄觀便將傑句寫長杠

遺君蹤跡莽榛荊曾把詩書為作新今日總輸吳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諸人已致書者此不復及此外更有陳勝私在九疊屏下田舍彭師范在隔江都昌縣界中皆勝士也趙南紀病臥城中不知今能出入否叔懷皆可為一訪致鄙意不敢輒以為跡相汙染也山間勝處皆有前賢題詠可尋獨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峽漱石所及而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之黃石巖絕高而漱玉之原眼界特曠遠余嘗一詣而不能及近聞故吏張生棄家居之其勇猛精進老守蓋有愧焉叔懷儻至其處試為物色頗存問之為佳）

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為贈劉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為答三首

老枝橫出數花新誰寄寒齋雪夜春江路猶應有幽伴秪愁難得賞心人（用子服韻）

獨樹臨孤岸橫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斜斜（用叔通韻）

西湖居士尋詩處今墮軟紅車馬塵半樹橫枝空好在只應無地覓高人（用文卿韻）

用子服韻謝水僊花

水中僊子來何處翠袖黃冠白玉英報道幽人被渠惱著詩送與老難兄

引年得請伏蒙致政學士契丈特垂慶問寵以佳篇捧玩之餘感愧亡量輒借高韻少見謝誠伏幸笑攬

一氣無私物自槃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慙妄竊老夫號詎敢重簪博士冠身退未妨閑養病年豐何幸且偷安新篇似許參同社願刺仙舟上釣灘（賈生鵩賦大鈞播物史記作大專槃物索隱云專讀作鈞槃猶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答之復賦一首

闌干苜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涒（湯昆反）灘（建隆庚申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時先君慨然顧語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為之衋然感涕云）

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見過坐間居厚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餘次韻為謝并呈同

社諸名勝
籬菊班班半吐黃泝中又報紫萸香（輞川有茱萸泝字與泮同）裝成令
節秋還晚撩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知乖勝踐沾衣却免
嘆斜陽（是日本約會於周園屬予有故不果出因集予舍）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
君詩引興長

奉和子服老弟黃楊游巖二詩
聞道黃楊山上頭千峯環抱百泉幽羡君柱杖年年去飽
看人間萬頃秋
游洲巖下水泠泠枕石何妨夢裏聽要與他年成故事謾
尋幽處著新亭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離
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餘
我更無憀賴勉爲同懷一賦詩（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覺牽彊子服乃令更爲手寫此三詩者不知欲以何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申開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感歎久之）

叔通老友探梅得句不鄙垂示且有領客攜壺之
約次韻爲謝聊發一笑
迎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獨晚開應爲花神無意管故
煩我輩著詩催繁英未怕隨清角疎影誰憐蘸綠盃珍重
南鄰諸酒伴又尋江路覓香來

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晦諸兄友
載酒見過子服有詩牽勉奉和幷呈在席幸發一
笑
心期萬壑與千巖屢向君詩得指南久恨泠然孤宿諾偶
逢兀者便同參儻蒙大藥分金匕豈羨奇方出玉函誰識
留連今夕意沉痾未散莫回驂（子服數有詩言黃楊之勝未及往而得共奏故有兀者之句是夕坐客皆以霜寒欲亟歸因又有末後句云）

寄江文卿劉叔通
文卿句律如師律通叔詩情絕世情政使暮年窮到骨不
教吟出斷腸聲
詩人從古例多窮林下如今又兩翁應笑湖南老賓友兩
年吹落市塵中（此戲子蒙恐落窮籍不便可發一笑也）
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浪分雪世
間真僞有誰知（僕不能詩往歲爲澹菴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僥倖多類此云）

梅
姑射仙人冰雪容塵心已共彩雲空年年一笑相逢處長
在愁煙苦霧中

香茶供養黃蘗長老悟公故人之塔幷以小詩見
意二首
擺手臨行一寄聲故應離合未忘情炷香瀹茗知何處十
二峯前海月明
一別人間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更話三生石紫
翠參天十二峯

庚申立春前一日
雪花寒送蠟梅蕚暖生春歲晚江村路雲迷景更新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真如此因題其上慶
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朱熹仲晦父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
將餘日付殘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

考異

石馬用公濟和陶韻　飛鯱一作飛鷂

武夷精舍雜詠序　而出一作而去　丹崖一作丹壑

林立一作森立　相羊一作相忘

白雲送儲柯　僧舍一作僧寺　秖今成一作情懷常

無處不一作昏揹任　雙目從教別淚昏一作兩眼那因

小馬昏

和叔通懷子蒙韻　聽君一作劉郎　半數一作半落

不須日一作未須痛　病餘我更無憀賴一作我今久矣

摧頹甚

叔通探梅　繁英一作落英　珍重南鄰諸酒伴一作聞道南鄰

多酒伴　又尋一作肯尋

病中承子服同諸兄友見過　宿諸一作獨往　便同一作遂同

儻蒙一作儻逢　方出一作方扣　誰識留連今夕意一作

且幸親朋相煖熱

黃蘗悟公塔　擺手一作撒手　故應一作故知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

詩　樂府

謁表伯余宋祐

江上雪意滿風吹竹林平先生但堅坐稚子開柴荊

趁韻

千山木脫但空林天外哀鴻亦叫音認取溪亭今日意四更山月湧波心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峯頭月酒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年誰管鬢雙蓬書來爲指諸訛處不涉言詮不落空

試上閩山望楚天鴈飛欲斷勢還連憑將袖裏數行字與問雲間雙髻仙我訪舊遊終有日君歸故里定何年秖今千里同心事靜對簞瓢獨喟然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窗韻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何緣有去來

題謝安石東山圖

家山花柳春侍女髻鬟綠出處亦何心晴雲在空谷

江月圖

江空秋月明夜久寒露滴扁舟何處歸吟嘯永佳夕

吴山高

行盡吴山過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尋汗漫相期處更在孤鴻滅沒間

題蕃騎圖

傳聞姑𣎴欲南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能捍虜不教行到殺胡林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妃圖

瀟湘木落時玉佩秋風起日暮悵何之寂寞寒江水（湘夫人）

夫君行不歸日夕空凝佇目斷九疑岑回頭淚如雨（湘君）

夜

獨宿山房夜氣清一窗涼月共虛明鄰雞未作人聲絶時聽高梧滴露鳴

醉作三首（七月二十六日夜）

淅淅西風起嗷嗷寒鴈多稻粱隨處有珍重采薇歌

淅淅西風起候蟲寒夜分千山杳沉寂竟夕斷知聞

淅淅西風起濺濺石瀨鳴有情從是妄箇裏定無情

苦雨用俳諧體

仰訴天公雨太多纔方欲住又滂沱九關虎豹還知否爛盡田中白死禾（楚詞招魂云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杉木長澗四首

我行杉木道弛轡長澗東傷哉半菽子復此巨浸攻沙石半川原阡陌無遺蹤室廬或僅存釜甑久已空壓溺餘鰥孤悲號走哀恫肆恤豈不勤喪養何能供我非肉食徒自閉一畝宮簞瓢正可樂禹稷安能同揭來一經行歔欷涕無從所慙越尊俎豈憚勞吾躬攀躋倦冢頂永歎回淒風眷焉撫四海失志嗟何窮

朝發長澗頭夕宿長澗尾傷哉長澗人禍變乃如此縣官發廩存鰥孤民氣未覺回昭蘇老農向我更揮涕陂壞渠絶田苗枯

阡陌縱横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

題中峯杉徑

盤回山腹轉脩蛇橫入中峯小隱家好把穉杉緣徑插待迎涼月看清華

山寺逢僧談命

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秪問天

贈書工

平生久要毛錐子歲晚相看兩禿翁却笑孟嘗門下士秪能彈鋏傲西風

蘭

謾種秋蘭四五莖疎簾底事太關情可能不作涼風計護得幽香到晚清

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簞齧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才虎圈聽豪夸舊業兔園嗟莽鹵君看蟄龍臥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鵾雞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煑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伏承示及毛公平仲墓銘且索挽詩熹不及識毛公而愛重其文舊矣義不可辭顧已不及其虞殯姑以數句題於墓銘後幸辱裁訂或轉而致之其家幸甚

毛公神仙骨誤落世網中髯戲出奇語砉然驚乃翁弱齡翰墨場不言已收功亭亭絕世姿皎皎冰雪容顧步一長嘯笙鶴翔秋空調高聽者稀老去竟不逢一朝謝塵濁泠然跨剛風回頭叫安期舉手邀韓終千秋有遺想一往無留蹤平生故人心灑涕銘幽宮斯人不可見斯文鬼神通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造辟謀謨遠勤民志慮專中身謝軒冕畢志友林泉出祖傾羣彥歸來足二賢誰令行樂地容易鎖寒烟

疇昔東州路音書僅一通承顏終未遂仰德竟何窮野哭悲能遽巖居計莫同關心九原路無樹不高風

挽陳檢正庸二首

厚德高賢躅清名起懦襟承宣幾年最明恕一生心勢屈飛騰晚忠存獻納深忽騎箕尾去陵柏爲誰陰

憶昔都門道光華辱宰卿丁寧話鹽筴纖悉見民情一別驚時論三年想頌聲秪今空老淚難使濁河清

哭劉嶽卿

曾說幽棲地君家近接連要攜邀月酒同棹釣溪船遽爾悲聞笛真成嘆絕絃林猿催老淚爲爾一潸然

詩餞陳兄朝章居士永歸本宅授諸挽者

蚤歲醇儒業中年居士身功名虛竹帛德義滿鄉鄰一笑藏舟失千秋宰樹新傷心耆舊傳那復有斯人

宿石邑館二首

春江日東注我行遡其波揚帆指西潊兩岸青山多青山自逶迤飛石空嵯峨綠樹生其間幽鳥鳴相和搴篷騁遐眺擊楫成幽歌獨語無與晤茲懷竟如何

停驂石邑館解纜清江濆中流櫂歌發天風水生鱗名都固多才我來友其仁茲焉同舟濟詎止胡越親舞雩諒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夕歲晚無緇磷

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鬱鬱層巒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煙波一棹知何許鶗鴂兩山相對鳴

詠巖桂二首

亭亭巖下桂歲晚獨芬芳葉密千層綠花開萬點黃天香生淨想雲影護仙粧誰識王孫意空吟招隱章

露浥黃金蘂風生碧玉枝千林向搖落此樹獨華滋木末難同調籬邊不並時攀援香滿袖歎息共心期

次韻芮察院送　寶文赴浙漕二首

遠俗何勞問威名舊已孚百城方仰澤一節遽還都聖主勤脩政今年決破胡期公寧餽輓注想在謀謨

考卜川清曠端居柰樂何風雲一以便歲月不勝多節傳無淹駕林園得屢過功名從迫逐志業豈蹉跎

挽梁文靖公二首

擢第初龍首登庸再鳳池心期詎温飽身任必安危幾歲調娛政今年殄瘁詩恭惟衮斂意不盡鑒亡悲

疏寵無前比騰章又夙心極知求士切端為愛君深鹵簿寒笳遠塵埃斷藁侵空令殺公掾衰涕滿寒襟

挽周侍郎二首

德量推容物才猷足濟時陰功覃遠徼餘算飽雄師行李淹星歲還鄉感羽儀一朝成殄瘁九牧共傷悲

憶昔趨丹闕看公上玉除民飢深獻納主聖極欷歔解手寒江闊驚心夜壑虛揭來空老淚無地別輀車頃年熹以浙東荒政入奏適公還自荊鄂先一日引對具奏沿道所見飢民狼狽之狀上感其言賑恤加厚然熹渡江不旬日即聞公訃今者會葬又以偵何失期追送不及故云

挽董安人二首

雅望推前輩承家賴女師閨門傳懿範湯沐感恩私萬里駿鸞去千秋宰樹悲自應銘婦德誰與篆豐碑

令尹古循吏郡君今勝流平生餘事業晚歲極熏脩繐帳真成夢靈辰竟不留遺風被簫挽未覺九泉幽

題霜傑集

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向來無地識眉宇今日天遣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肯輕為折腰客胸中合處不作難霜下風姿自奇特小儒閱閱金匱書不滯周南滯海隅枌榆連陰一見晚何當挽袖凌空虛

謝吳公濟菖蒲

翠羽紛披一尺長帶煙和雨過書堂知君別有臞仙種容易難教出洞房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客來二首

客來何處覓紅雲唯見風前萬點春心賞未妨隨處好綠楊陰裏換綸巾

悵望君家嶺上雲便攜佳友去尋春論詩劇飲無他意未管殘紅落佩巾

題沈公雅卜居圖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一朝謝塵躅卜築娛清幽茆屋八九間下有良田疇後簷果垂實前庭樹相樛勝日賓友來琴觴共舒憂言論覈幽妙理亂窮端由至今一卷書凜然昭千秋沈侯經濟業夙尚本林丘談笑出幻境寤言躡

斯遊仰睇白石巔俯濯青瑤流曠然宇宙外邈矣將焉求

武林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只我無心可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

桐廬舟中見山寺

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遶屋除行色匆匆吾正爾春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漚鳥粥飯何時共木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蘧篨

伏讀尤美軒詩卷謹賦一篇寄呈伯時季路二兄

我聞洞巖幽結友事臨眺浮言妨勝踐悵望空永嘯歸來眩奇語更欲窮窈窱却尋兩翁意宴坐得觀照鳴泉俯淙淨穹石仰蒼峭共與前創古三歎遺墨妙神遊怳不隔仁宅忻有要回首鹿門期寒雲生遠嶠（熹自林泉紹德寒巖之行而同行有不欲者遂已詩卷之首卽東萊舍人呂公上饒尚書汪公軒蓋玉水工部喻公所書）

熹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菴真如軒寫呈伯時季路二兄

先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鄰菴幾閏餘柏下竟開千歲室竹間猶插萬籤書悲涼共識臨風處遊戲誰知落筆初寄語山靈勤守護莫將題柱比相如

益公道人相見信安道溫陵舊遊出示近詩因次其韻

別來幾度見歸鴻歲月悠悠一夢中莫道相望湖海闊爭知千里不同風

一身千里伴征鴻北去南來羈旅中珍重故人相認得新詩重舉舊家風

次益老韻

乾坤極處無今古道術多岐自短長儻有新思還告我不應無鴈到衡陽

秋日

一雨生涼杜若洲月波微漾綠溪流茅簷歸去無塵土淡薄閑花遶舍秋

放船二首

浩蕩清江水依微綠樹風解維春雨外弭櫂夕陽中江草生新徑巖花點舊叢詩翁不愁思逸興莽何窮

疇昔清溪峽船頭戲彩翰十年空往事一夢記前灘陡絕垂蒼壁澄虛列翠巒今宵詩卷裏重得縱遐觀（往年泛舟此峽有水鳥數十翔集舟前舟至輒起若相導十餘里乃散）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疎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却要煉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乖隔聊命駕朱門舊隱綠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缸玉斝開瑤席更流傳麗藻借江天

留春色　過里社將兒姪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欺煙樹綠方曈好暎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來歡何極

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次圭父回文韻

暮江寒碧縈長路路長縈碧寒江暮花塢夕陽斜斜陽夕塢花　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算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絕艷誰憐真心自保邈與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冰雪　應笑俗李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閑弄影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歇綠陰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和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詩不說人間憂喜　身老心閑益壯形臞道勝還肥軟輪加璧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江檻詞

暮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綠浮天秪今畫閣臨無地宿昔新詩滿繫船　青鳥外白鷗前幾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玳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蓑短笠任陰晴鳴橈細雨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　奇絕處未忘情幾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獨醒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壓架年來雪作堆珍藂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
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珠幢玉節
中原佳氣鬱葱葱河山壯宮闕丞相功成千載映黃流清澈

檃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渺烟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　離緒悄危絃永夜清霜透幕氈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鴈字連

發一笑

叔懷嘗夢飛仙爲之賦此歸日以呈茂獻侍郎當

脫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綠水浩然歸看成鼎內真龍虎管甚人間閑是非 生羽翼上烟霏回頭秪見冢纍纍未尋跨鳳吹簫侶且伴孤雲獨鶴飛

水調歌頭聯句問訊羅漢

雪月兩相映水石互悲鳴不知巖上枯木今夜若爲情應見塵中膠擾便道山間空曠與麽了平生與麽平生了不流行熹起披衣瞻碧漢露華清寥寥千載此事本分明若向乾坤識易便信行藏無間處處總圓成記取淵冰語莫錯定盤星 此篇與南軒聯句一本次於第五卷蓮花峯次敬夫韻詩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

考異

次范碩夫題 若道 一作若謂

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 一本作繫纜江邊 滿江風浪 一作滿川烟雨 今朝試捲孤篷看 一作朝來捲起孤篷望 依舊 一作但覺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封事（時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丙子孝宗皇帝即位詔求直言秋八月公應詔上封事見文公年譜）

壬午應詔封事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受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阼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閒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摹固已宏遠矣然猶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爲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爲無人忠言嘉謨崇論竑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況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爲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羣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繫羣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閭陬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默終不爲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爲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爲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爲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

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顚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氂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郞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擴充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鑑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夫復讎討賊自彊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彊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

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讐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讐之戎狄以爲國家臣雖不肖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爲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熒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

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憤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又況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

啓聖心使盛德大業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咈親志臣竊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屣脫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讐啓土以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爲大典垂萬世法而況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棄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况今秋氣已高虜情叵測傳聞洶洶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彊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吸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幷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羣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迂疎狂妄不識忌諱忤犯貴近切劘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庚子應詔封事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轄本軍界分諸鋪遞角借緋臣朱熹謹齋沐奉疏東向再拜昧死獻于皇帝陛下臣伏覩三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申敕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蒙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遭值仁聖求言願治不間疎遠如此其敢不悉心竭慮以塞詔旨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爲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抉擿隱伏以爲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爲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卽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捄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抛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尙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蹙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買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

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彊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則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樁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斂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彊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槩矣今請昧死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

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槖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幷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惟赦而不誅其後十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暗自知無用於世又爲疾病憂患之所牽留有不得祗拜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爲不深憐臣不爲不厚顧臣乃獨畏懦藏縮熟視天下之綱紀廢亂生靈困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爲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慄俟命之至臣熹昧死再拜謹言

貼黄

本軍管內去秋晩田旱損去冬地震有聲臣已各具奏聞去訖是後一向闕雨耕牛疫死今雖得雨恐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甚可慮伏乞睿照臣昨蒙賜對面奉玉音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爲本常竊仰歎聖學高明深達治本如此天下安得不治比年以來乃聞道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爲諱忌臣雖有以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伏望睿明

更賜財幸

繳進奏疏狀

具位臣朱熹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三月九日臣寮奏乞申勑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奉聖旨依奏者臣以非材誤叨郡寄竊見管內民間利病有合奏聞事件顧其間有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謹昧萬死具疏壹通凖式實封隨狀投進貼黄乞至御前開拆庶幾千慮之得有以仰副陛下求言願治之意干冒天威臣無任跼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戊申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于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為比其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為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畧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為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别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為臣子者堅卧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為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為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為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為横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陀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

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畀

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乖忤以致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耳不唯如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爲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爲人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有之人遂不以爲異然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疏遠之言而逐其平日深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爲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抃與此人專爲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其指意風喻軍中等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儈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剋剝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救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出不惟行遣太偏足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廬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內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爲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爲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

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一來面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爲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聖照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

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脩德况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脩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汙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

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贓汙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幷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家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敷求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趣操不謹懼爲身害乃敢陰爲讒慝公肆刼持遂其姦謀不爲國計欲望聖慈密賜宣問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

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

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卽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卽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爲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毫分銖兩盡要登足曾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寃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爲不可况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不蚤救必爲深害臣每讀大學卒章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爲寒心惟陛下少留聖意亟發德音以幸天下）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

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曰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尅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墮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

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屯田一事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如今日却恐徒壞漕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兵屯之實且乞指揮趁此水災之後廣招流冗并行民屯之策以俟見効仍詔漕臣更切詢訪利病之未盡者條具以聞然後隨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搖輕有廢壞伏乞聖照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衞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彊暴之夷虜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奧之說已陳於前此句更乞陛下少留聖慮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臣竊見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之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此事不敢盡言若蒙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之時誠亦一新德業重整綱維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狂妄僭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孼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

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嘗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及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緼奧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於己之所爲以故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詘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兾其富國彊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佛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退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

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剗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區區私計輒冒威顏幷此陳述臣賦性拙直不能隨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揣度決是不堪從宦所以一向竊食祠祿前後九任豈不知有致身之義亦非恬無濟物之心寧爲退藏蓋以避禍中間稍蒙任使果然自速顛隮十年之間措身無所今者一出又致紛紜幸賴聖明保全終始增其祿秩使足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使足以延於嗣息此皆已非臣平生意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者奏疏止爲感激陛下虛心屈己容受狂言故竭平日憂國之誠以畢前日願忠之意所冀上有補於聖明下無負於所學而已非敢變其初心而復有進爲之望也若蒙聖慈詳賜觀覽循其本末次第施行使臣之言卓然實有可見之效則臣不待違心犯患以污周行而其榮遇已不在諸臣之後矣如其謬妄無可施行則投閑置散乃分之宜雖欲借之恩私適足增其慚懼決非臣之所敢當也竊恐陛下見其所論懇切誤謂尚堪使令故復具奏伏乞聖察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之所論雖爲一時之弊然其規畫實皆治體之要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蓋前聖後聖其時雖異而其爲道未嘗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於今日而又將有望於後來也疏遠賤微言不敢盡伏惟聖慈憐臣愚忠赦其萬死或因皇太子參決之際特賜宣示千萬幸甚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

謹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考異

壬午應詔　居官任職一本作任責　上流督帥一作師帥

皇帝之意者一本無者字

戊申封事　意蓋爲此一作如此　小註幸未蒙一作不蒙

然猶未能一作未嘗　是皆爲將帥一本無爲字

小註而此人趣操不謹一作不定　減則此屬一本無則字

則又曰一本無又字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封事

己酉擬上封事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友温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閒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閒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閒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爲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絶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閒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閒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絶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

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疏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厮役橫加官賞宮府寮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蚤懷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龎

相書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况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絶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謟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貞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絶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

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艧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

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歛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聞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己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爲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按前總目此處當有脩政事以攘夷狄一條今缺

甲寅擬上封事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修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搖腹心蠱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爲則中外之臣雖有奇才遠略亦無所施況如迂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已有不容不爲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爲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爲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爲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釣敢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爲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

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説以刼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袪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疎闊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捄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爲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爲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爲邪説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爲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爲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爲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爲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爲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爲羣小之姦而直以爲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臠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爲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爲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爲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

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至臣熹昧死百拜

乙卯擬上封事文不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二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一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閒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朞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閒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戇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垂拱奏劄二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閒也臣竊以爲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

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爲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爲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爲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爲此邪抑真欲和議之成而爲此邪以爲姑爲此也則既苟而爲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爲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爲也且陛下之不爲也以爲真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爲政以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墮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于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僞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建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虜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尤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爲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

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擇焉取進止

垂拱奏劄三

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爲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虜憑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倉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爲計臣獨以爲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彊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彊而恢復可冀矣臣疏遠賤愚震慴天威未敢罄竭所聞以久稽聖聽而粗舉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辛丑延和奏劄一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温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爲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疏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

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聽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晝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臣以孤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抵冒至此惟陛下寬其斧鑕留神財幸臣無任震慴俟罪之至

貼黄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事若以至誠行之而實采用其說以革前日之弊則於應天之實所補不細今星文雖已退舍然餓民目今流散冬靁憂在嗣歲伏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臣稟性踈拙字畫不精衰病目昏尤艱寫染今以所陳不宜宣洩不免親筆書寫不謹之罪伏乞財赦

延和奏劄二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傳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嵬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

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旣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旣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塡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唯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貼黃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冊用袋重封已於閤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此劄亦係臣親手書寫目昏筆縱前劄已具貼黃奏陳幷乞聖照

延和奏劄三

臣踈繆不材遠跡林野陛下過聽畀以郡符已試罔功復叨使指誤恩橫被又忝職名方具辭免之間忽於九月二十二日恭被改除之命揣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陳懇避之誠庶安愚賤之迹而是時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婺州水旱饑荒上軫宸慮竊恐遷延或致誤事遂已卽日拜命具狀申省乞許奏對至十月二十八日方准省劄恭奉聖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聞命震惕不敢稽留卽於今月二日襆被上道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界問得本州災傷常山江山開化三縣爲甚而西安龍游次之其婺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比臣不勝恐懼遂自衢州乘舟取疾以來及節次於本司及被災州縣會到已行事件乃聞陛下閒嘗親御翰墨戒飭帥臣詞旨深切聞者感涕而前後撥賜米斛又已二十有餘萬矣仰見聖心懇惻急於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愛惜至於如此甚大惠也臣猥蒙任使自惟踈拙大懼不能有以出斯人於溝壑仰副陛下焦勞之意今有管見合行申請須至畫一奏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

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旱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一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不以勸諭爲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未勸諭者權以去年認數爲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爲準多方詢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滅裂徒爲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覓聞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戶部先具見今奏到已未推賞各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內並到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訴重作行遣又上戶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獻助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敕戶部勘當到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賑糶依湖南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賞指揮（謂如四千石合補承信郎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明行下庶幾應募者衆得濟飢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處官司承受應募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却稱文字不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人吏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爲兩便

一伏覩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七萬石訪聞昨來本府抄劄飢民戶口若自十一月至來年三月約用米八十萬石方可足用其間固不能無冒濫虛數今來本府節次删減未知將來定作多少戶口計度但今所有米數及糴米錢姑以元抄劄數計之不過得四分之一況又州府見闕軍儲竊慮不免却將撥賜米斛暗行借兌則所得糴濟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據見米指定人口抄劄糴濟則所及不廣必致人戶流離餓殍上勞聖慮又臣經由衢州見得本州旱損雖云不及紹興府婺州兩州然其處水路淺澁冬月尤甚運載錢米極爲艱難本州雖已差官往浙西收糴然糴本至少所得不多而所費水脚已不貲矣臣今來欲望聖慈更撥賜豐儲倉米三十萬石應副紹興府三萬石應副衢州如無見管米斛即計目今米價支借內帑見錢令其趁此米價未至騰踴之間前去有米州郡收糴旋次般載回州其上件錢米並乞專責本司差委隣州官吏出納州府不得干預庶免侵兌之弊其已撥賜錢米亦乞令本司選委本州通判一員同共主管不得別作支用仍詔守

臣疾速措置收糴軍糧不管誤事其婺州雖蒙撥賜米五萬石尚恐未足賑濟却候臣親到本州相度會計別具奏聞者

貼黃

臣竊聞陛下節儉憂勤規恢遠略內庫所積錢帛甚多今既天時未順未可興師而近甸飢荒至於如此伏願聖慈權其輕重特賜借撥

據紹興府申到撥下諸縣米數總計二十一萬二千餘石除嵊縣六萬八千餘石係排日糶濟外餘縣十四萬三千餘石係閑日糶濟竊恐飢民一日止得半升之米不能存活今欲依嵊縣例排日糶濟即合更用十四萬三千餘石又聞官吏抄劄不無漏落又慮流民却回復業兼數內所稱搭運乃是三摺之數將來米價日增及有往來脚費風波滯留不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得恐亦不多須更備米十五六萬石準備添貼所以約計乞米三十萬石如蒙撥賜今亦未敢盡數般取如是將來糴濟不盡却行回納伏乞睿照

一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興府人戶夏稅已蒙聖慈等第免閣住催唯衢婺州當來失於申奏致人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而已者其勢又不容直行禁止欲乞朝廷取會戶部漕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支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直至明年蠶麥熟後却將舊欠逐旋催理寬作料次撥還內庫決然不至敢有欠闕其人戶名下新舊上供官物亦乞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雖已有前件住催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虔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亦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人戶輸納

貼黃

臣續訪聞紹興府雖蒙指揮住催官物而春夏之間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戶實未盡霑聖恩今體問得本府人戶合納丁鹽錢丁身折帛絹折帛綿本色絹本色綿五項不以有無產業物力一丁並納九百餘錢來春即便起催飢餓之餘實難供納臣愚欲望聖慈將來年合納錢數預行蠲放庶幾官吏無以作弊下戶實被聖恩有以慰安民心感召和氣伏候聖旨

一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牓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如有不售者官爲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多有人興販前來但臣元牓約束本路州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州軍將今年糶過米

錢及兒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
向後易爲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與販
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
司俟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卽與書塡給付蓋緣客
人糶貨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卽與土居上
戸不同伏乞聖察
一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然
而全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後民被實惠況今年荐飢
公私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
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
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
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
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
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
例選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
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
向前人蒙實利

延和奏劄四

臣比因講求荒政復有二事雖非今日拯救之急而實異
時久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呈下項
一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値旱傷深慮檢放搔擾下戸偶
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戸免檢全放當
時卽與施行人以爲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
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
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戸隨分減放外下
二等戸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
問之道旁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爲法之善者而
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
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
上第五等戸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戸蠲放如及五
分以上卽幷第四等戸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
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
卽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
庶幾貧民永遠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
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
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
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戸冬間納還臣等
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
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
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敖三間收貯已將元米陸百
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戸納
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
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
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
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閒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
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
諭人戸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
責與本鄉出等人戸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
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
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原米還官却

將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當其半舊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戶均敷人戶苦於輸納多立詭戶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納人戶所敷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敷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爲除豁其弊非一前後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一時有司不能奉承德章牽於衆說未有定論臣以得之傳聞未知其間微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人無不以此爲病猥蒙任使不敢坐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同共相度限來年二月內要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年夏料爲始革去舊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以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已者謹以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爲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爲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爲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爲端輔之所爲而後已爾未與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爲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閔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悉祈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

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吝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己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並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爲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爲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留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言自將深藏遠屏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進越妄言犯非其分不勝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延和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常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敕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敕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癃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爲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爲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

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史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爲聖政之累莫此爲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卽令守倅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卽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放上若守倅狥私失實卽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黄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卽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卽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爲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憸佞掊克之人輒爲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爲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爲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爲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痾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計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爲

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爲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爲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閑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閒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傲使嘉奬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廪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

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涖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顔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顔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爲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顔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略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輙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取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

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拂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尙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温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于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釁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戇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鬬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

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狥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

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
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三（退一本作裁）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尙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尙仍舊額略無所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爲計臣近者嘗與漕司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略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逭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爲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剝一旦屯結自爲擾亂而盜賊蠻猺相挻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爲憂欲爲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旣蒙賜對又不敢不爲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其閒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爲掛牆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四（侵犯之犯一本作擾）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及起發卽聞湖北猺人侵犯邵州界分及今年春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臣遂卽日就道比及到官湖北已行進兵攻討賊氣漸衰遂就招降一向寧帖却據邵州守臣潘燾申到見得從前邊防全無措置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燾所申頗有條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計已徹天聽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燾在任之日依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不迂先次申奏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幷行劄下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使姦賊畏威邊民安業實一方永遠之利取進止

貼黃（已伏一作旣歸）

臣昨招到猺賊蒲來矢等已赴安撫司公參其人衰弱初無能解但恃險阻敢爾跳梁今已伏降則於事理不得不加存卹欲乞聖慈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失大信庶幾異日復有此輩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行宮便殿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虜騎殘破之後剝落摧圮五十餘年不曾修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補砌已蒙朝廷支降度牒一百道賣到錢八萬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臣到任之初卽行點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甎灰見在餘錢不多不足爲雇工犒設之費又元料只擬用本州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役勞苦而其城

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若盡修築亦無所用枉費工力初已尅定七月下旬起工而偶值小旱繼以霖雨旋遭國哀人情洶洶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緒所買甎灰費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又可惜故自登極赦後事勢稍定卽別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城北面一帶荒迥去處量加裁減向裏別築蓋如此則不唯目今工力易辦將來萬一不測有警亦易防守但未及子細條畫而臣忽奉聖恩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行下詳審計度如臣妄議有可施行卽乞睿旨再給度牒雜募軍民促滅北邊近裏修築乘此樂歲擇日興工亦爲一方永久不虞之備取進止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蓄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唯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温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悃欵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爲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

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彊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伏乞聖察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脩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脩遊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畏天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令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不爲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揮竊慮當時所奏他事猥多又無文字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悟聖聰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詣行宮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覩此缺失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疏遠不敢僭越昨晚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求善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已謹此稿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爲後世法程伏乞睿照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逾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衆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

以爲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爲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昏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尙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羣解釋文義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恤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

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尙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尙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欑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儧那還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衞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申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動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尙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

所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閑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俟罪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不受賀表下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半夜前後其震尤甚八月半聞蜀中大震墻屋往往傾摧臣雖不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明必有所爲并乞睿照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爲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爲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怪亦爲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爲法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取進止一本乞留中省覽一本降付三省樞密院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爲詳備若令因侍經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

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書奏藁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乞脩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

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講義

經筵講義

大學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親程氏以為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之云爾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

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臣熹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

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爲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臣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爲自欺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卽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臣熹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熹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閑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爲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臣熹曰顧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書作俊大也大德即明德也言堯能明其大德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明德之意皆謂自明己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

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戒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爲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臣熹曰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汙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尙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槃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爲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爲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旣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

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
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
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臣熹曰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臣熹曰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澳隈也菉詩作綠猗猗美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喧作咺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詩作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鄭氏讀作峻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贊美德容之盛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
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戲歎詞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雖已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
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
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
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
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
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
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
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
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
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
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
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
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
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
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
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
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
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
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
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
瞻彼淇澳以下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
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
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
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
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
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
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
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

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彊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爲己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當有闕文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爲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

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概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冑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醻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

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覦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

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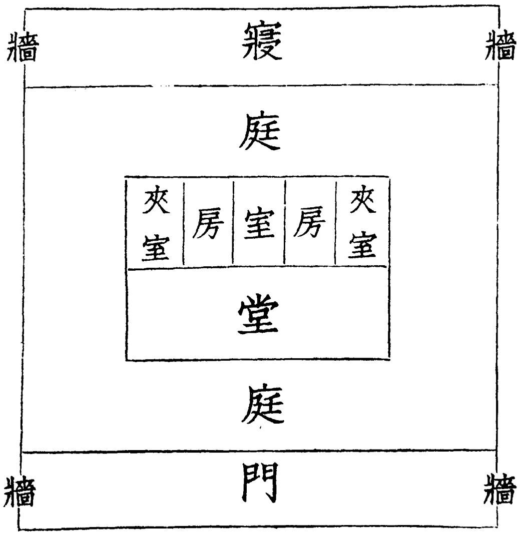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也人心本善故其所發亦無不善但以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爲自欺耳能去其欲則無自欺而意無不誠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如惡惡臭惡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好善惡惡深切如此則是意常快足而無自欺矣必慎其獨者所以察之於隱微之間不使其有物欲之雜而爲自欺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小人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既實有是惡於中則其證必見於外徒爾自欺而不足以欺人也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敢不監此而加勉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熹曰雖幽隱之中吾所獨知之地而衆所共見有如此者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熹曰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爲而欲爲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

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室夫禍亂之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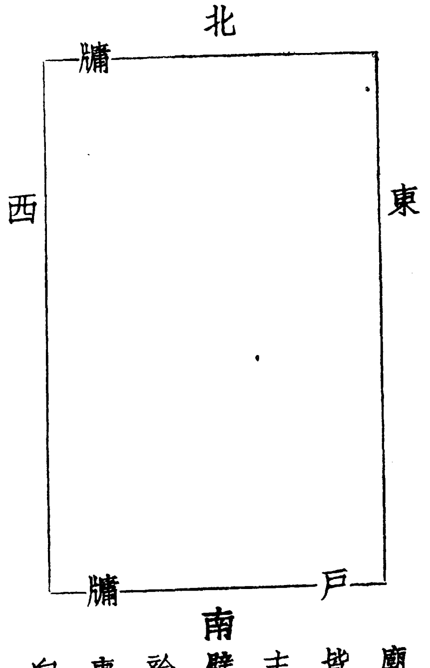
祧廟議狀并圖

古廟制



一世各爲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

古室制



廟室之制皆如此其主皆在西壁下東向祫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東夾室	第十二室	第十一室	第十室	第九室
	穆廟 高宗	穆廟 欽宗	昭廟 徽宗	昭廟 哲宗
	而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十室	穆廟 而奉孝宗於此爲 欲遷欽宗於第九室	昭廟 而奉高宗於此爲 欲遷徽宗於第八室	昭廟 而奉欽宗於此爲 欲遷哲宗於第七室
	而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	而廢此廟 欲遷欽宗於第八室	穆廟 而奉孝宗於此爲 欲遷徽宗於第七室	昭廟 而奉高宗於此爲 欲遷哲宗於第六室

自後漢明帝以來公私廟制皆同堂異室歷世因之未有能改故堂之上衆神並享其禮不專昭穆但有南北之辨而無左右之別卒哭之後雖依古法祔于祖父而遷主之際乃從今制而入于父之室殊無意義又如古制祔昭廟則穆主不動祔穆廟則昭主不動如今之法

室次第	見行廟	今禮官等議	今熹擬定
第八室	穆廟 神宗	穆廟而奉徽宗於此爲欲遷神宗於第六室	穆廟而奉欽宗於此爲欲遷神宗於第五室
第七室	昭廟 英宗	穆廟而奉哲宗於此爲欲遷英宗於第五室	爲昭廟室而奉徽宗於此欲遷英宗權入西夾
第六室	穆廟 仁宗	昭廟而奉神宗於此爲欲遷仁宗於第四室	穆廟而奉哲宗於此爲欲遷仁宗於第四室
第五室	昭廟 真宗	穆廟而奉英宗於此爲欲遷真宗於第三室	爲昭廟室而奉神宗於此欲遷真宗權入西夾
第四室	穆廟 太宗	昭廟而奉仁宗於此爲欲遷太宗於第二室	昭廟百世不遷而奉仁宗於此爲欲遷太宗於第三室
第三室	穆廟 太祖	穆廟而奉真宗於此爲欲遷太祖於第一室	穆廟百世不遷而奉太宗於此爲欲遷太祖於第二室
第二室	昭廟 宣祖	昭廟而奉太宗於此爲欲遷宣祖入西夾室	穆廟百世不遷而奉太祖於此爲欲遷宣祖入西夾室
第一室	始祖廟 僖祖	而奉太祖於此百世不遷祫則東向欲遷僖祖入西夾室	欲仍舊奉僖祖於此百世不遷祫則東向
西夾室	翼祖穆 順祖昭	欲遷僖祖宣祖於此	欲遷宣祖真宗英宗於此

則每祔一室而羣室皆遷又古祫祭皆於室中今以迫狹而祫於堂上皆非禮也神宗皇帝察見其非禮命儒臣討論古制方欲爲而未及營表論者惜之今日朝廷寄寓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熹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恢復還反舊都則能復先王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而真宗英宗皆當藏主於太祖之夾室矣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其太祖后稷而不窋以下至王季十五世先公之祧主藏于西夾室祫祭則諸祧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此廟之室中后稷東向羣昭南向羣穆北向

昭世室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武王而康王穆王以下祧主藏于西夾室　本朝當以此立廟其西以正堂室祀太宗其東以正堂室祀仁宗而神宗徽宗祧主當以次藏于西夾室高宗當別立世室於仁宗之東　今皆未合還奉
昭宮一	周人以康王穆王以下迭居此下三宮當祧則藏主於武世室之西夾室　本朝當以仁宗神宗徽宗高宗迭居此下三宮當祧則仁宗別立世室於太宗之東神宗徽宗藏主于仁宗世室之西夾室高宗別立世室於仁宗之東
昭宮二	
昭宮三	

春秋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者世世不毀也今按此魯制也然禮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天子之制亦如此矣

孫毓云諸侯之廟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今按此雖諸侯之制然天子之廟亦當如此但三昭三穆而宗無數隨其遷廟門堂室夾寢牆之制已見前圖

本朝當以此廟正堂室祀僖祖而順翼宣三祖之祧主藏于西夾室祫祭並如周制而僖祖東向順祖宣祖太宗仁宗神宗徽宗高宗皆南向翼祖太祖真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皆北向

穆世室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文王而成王昭王以下祧主藏于西夾室　本朝當以其正堂室祀太祖而真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祧主當以次藏西夾室　今當奉真宗英宗二主藏此
穆宮一	周人以成王昭王以下迭居此下三宮當遷則藏主于文世室之西夾室　本朝當以真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迭居此下三宮當遷則藏主于太祖世室之西夾室
穆宮二	
穆宮三	

見行祫享位次　此禮當於室中行之今廟室狹故於堂上行之其始祖及諸穆廟之主坐後皆無所依非禮之正也

東

徽宗哲宗　英宗　真宗　宣祖　順祖

西　僖祖

高宗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太祖　翼祖

今禮官所議祫享位次　此圖四祖或祫於夾室前或祫於別廟而太祖以下祫於太廟之堂上皆非禮也

東

高宗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太祖

西　僖祖

孝宗　徽宗哲宗　英宗　真宗　翼祖

今擬定祫享位次　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太廟堂上行禮俟他日改立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東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西　僖祖

孝宗　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太祖　翼祖

具位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于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卽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群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彊弱於冥冥之中幷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

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于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順矣至于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尙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幷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尙書省欲乞幷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熹狀

中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尙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彊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旣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爲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還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旣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乞詳察

面奏祧廟劄子 幷圖

舊制	今議	臣熹擬定
		孝宗
九世　欽宗高宗		高宗 世室
八世　哲宗徽宗	孝宗	欽宗
七世　神宗	欽宗高宗	徽宗
六世　英宗	哲宗徽宗	哲宗
五世　仁宗	神宗	神宗
四世　真宗	英宗	仁宗 世室
三世　太祖太宗	仁宗	太宗 世室
二世　宣祖	真宗	太祖 世室
一世　僖祖	太祖太宗	僖祖 始祖
夾室　順祖翼祖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	順祖翼祖宣祖真宗英宗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追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卽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尙書省乞與敷奏幷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幷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幷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

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
幸甚取進止（乞降付尚書省）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還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還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還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惑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還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取進止（乞降付尚書省）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爲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反覆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誚若必不欲降出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爲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還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爲初室將來祫享即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爲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遇於享日即居東向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爲初室東向如故而還宣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爲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永不祧毁庶幾有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滅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月日閏十月　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據孫逢吉狀定到太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前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外臣竊有愚見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兹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唯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偪仄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

之末術所以不能堅决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竊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絶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决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挻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概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爲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絶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禍矣何　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皇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

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卽以爲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偏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柰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概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卽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以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乞付

尚書省臺吏之吏恐當作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奏狀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狀闕

臣誤蒙聖恩竢辠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蔕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寬仁勤儉恭己愛民四方遠近凡以病告無不惻然興念即賜復除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歲數千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丐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慘怛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爲對補之說以逆沮遠近祈恩望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兌那以紓民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永無蘇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剜肉補瘡以欺天罔人不惟無益而或反以爲害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爲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損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爲甚費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皇恐俟命之至

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會本軍幷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缺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外須至奏聞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覩本軍今爲久缺雨澤早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幷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樁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

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分數放免稅租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則一郡軍民庶幾不致大段狼狽冒犯天威臣無任恐懼待辠之至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管下諸鄉自春夏以來雨澤少愆尋行祈禱於五月中旬已獲感應稍稍霑足遂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種至六月上旬以來又闕雨澤及遍詣管屬靈跡寺觀神祠諸處淵潭取水建置壇場依法冊祭龍及修設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禱自後未獲感應其管下民戶陂塘所積水利雖車戽注蔭禾稻緣乾亢日久兼又風色滲漏是致民田多有乾槁不通收刈見不住據人戶投陳旱傷不絕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有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具錄奏聞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糶賑給狀

臣熹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棄捐超資越序付以千里民社之寄德至渥也而臣亡狀不能悉心營職宣布寬恩馴致旱災害及民物雖已嘗具奏聞及申省部諸司乞行賑救今來竊聞接濟飢民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一節利害尤爲不輕而未聞諸司有所措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辠無所逃須至昧死再有陳奏伏望聖明俯垂臨照臣契勘南康軍受納人戶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遞年科撥並充上供起發而本軍官吏軍兵一歲糧廩計當用米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科名支撥從來只於人戶輸納苗米多收加耗高量斛面及侵支漕司科撥未盡米斛應副支遣昨於淳熙五年內奉聖旨令人戶自行把槩見青交量每斛已減斛面二斗及臣到任訪聞民間猶以所納爲重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一斗所入之數既已不多然若無水旱災傷非泛支遣更以別色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僅免曠闕今者不幸遭此旱傷差官檢放雖未見得分數多寡然以目所見參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及三四分竊慮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米頭數不多當此凶年所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卽本軍官兵所支糧廩委是並無指擬夫民飢猶能流移逐食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官豈容一日有所欠闕臣既淺短無術可爲旬月以來晝度夜思以至成疾雖已略控危衷陳乞罷免然念州郡事勢日就危迫又有萬倍於一身者若不力告朝廷早爲之所而但偷爲一身之計

自求安便則其上負陛下拔擢任使之恩雖復萬死猶有餘辜故不自揆其踈賤輒敢復具情實冒昧奏聞欲望聖慈哀憐遠方軍民遭此旱虐凜然日有溝壑之憂特降睿旨許留淳熙六年殘零未起米綱及七年合起米綱並充本軍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其賑糶米錢候將來收到別隨綱運解發庶幾一郡生靈若軍若民皆得以保其螻蟻之微命共感天地造化無窮之恩更乞憐臣所患心疾不堪思慮又苦脚氣不任步履早賜罷免仍催已差下人石斠不候般家接人疾速前來之任使臣得輿病還家待盡餘息則臣之私計亦為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照對本軍淳熙六年米綱未起僅五千石今年苗米且約減放七分即所餘合納米不過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若蒙聖旨盡行撥賜亦不為多又況賑糶米錢將來續次發納即其實支之數愈更不多此在朝廷至為微末而可以救活一郡軍民之命誠非細事伏乞聖照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具位臣朱熹

伏覩本路安撫使司牒備奉御筆指揮頗聞雨澤愆期有妨農務仰本路帥守勤恤民隱決遣滯獄嚴禁屠宰精加祈禱若未感格即具奏聞當議降香前來期於必應俾雨澤霑足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怠臣伏讀聖訓有以仰見陛下畏天之誠愛民之切雖成湯桑林之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此甚盛德也臣幸以愚賤獲奉詔旨謹以謄寫播告質之幽明仰憑威靈屢獲感應但其雨澤不至浹洽均勻目今正是早禾吐穗結實之時尚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湖北淮西等路例皆枯旱將來不幸或至荒歉即雖移民移粟之小惠亦無所施臣是以夙夜憂惕不遑啓居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為二策具以奏聞如有可採乞賜施行庶幾有以導迎和氣銷去旱災仰寬陛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犯天威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如后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已遵稟施行訖然臣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其支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推此言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賦偏重嘗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到三縣夏料木炭錢科紐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炭錢近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二千貫訖獨星子減稅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方多沮難未容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生安土永為王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欠官物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額逃閣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匹兩其他大郡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復名色多端然而皆是赦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唯仰虧帝王大信而

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塡補則州縣無所從出必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塡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沴爲害不輕臣愚欲望聖慈特推曠蕩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于欠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違詔輒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委自三省看詳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遣其被苦人戶亦許逕赴登聞鼓院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達民情上通可以感格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稟施行訖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卽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刼賊倪敏忠舉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勑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刼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爲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卽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幷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

臣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內循狂妄伏俟誅夷不謂聖恩卽垂開允臣與合郡千里軍民鼓舞相慶仰戴天地父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隕首誠不足以仰報萬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須至冒昧以聞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卽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兌借幷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趁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

次無力可以供輸臣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敢冒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餓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輒將上供官錢借兌糴米之辠敢不俯伏恭俟朝典伏乞聖慈併賜施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懼懇切之至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準尚書省劄子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朱熹奏為今歲旱傷除接濟飢民一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歲用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窠名支撥乞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幷今年苗米檢放外餘數乞盡行撥賜充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奉聖旨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將所部州軍應管常平義倉錢米通融寬數支撥外更許本軍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並皆盡數存留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內糶到價錢令項樁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使其淳熙七年分來侯見得實旱傷分數別行申取朝廷指揮本軍除已遵稟施行外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到檢放通計八分四毫四絲所有今秋苗米管催四萬六千五百餘石除放八分四毫四絲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外合納米九千九十餘石竊緣本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政使盡蒙撥賜上項米斛其於歲計尚闕支遣若於數內更令發起卽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欲望聖慈矜憐孤遠特許盡數支撥上件放外苗米與充軍糧則一郡軍民不勝幸甚伏候敕旨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依所認數目樁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後續準行在尚書戶部符九月十九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敕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敕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補迪功郎）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遂恭稟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都昌建昌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飢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樁管米斛伺候本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轄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的實賑過米數別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臣熹昨於淳熙五年準敕差前件差遣續奉聖旨令臣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次年三月到任至今年三月已係成資方欲等候替人前來交割職事卽依元降指揮前去奏事忽於三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自顧疎頑已試無狀荐蒙任使恩重命輕未敢遽有辭避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緣

爲替人未到準法未得離任其元降奏事指揮又緣已有前件恩命兼臣見患心氣精神不全思慮應對動有差錯不敢前詣國門聽候進止外伏念臣愚賤疎遠在任二年凡所奏陳多蒙開納甫及終更曾無績効又蒙聖恩有此陞擢臣雖至愚然早服父師之訓其於君臣大義與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粗亦識其梗槩豈不願得一望天日之光少罄平日愚忠之萬一顧以衰頹不獲自盡退就田畝死有遺憾惟是今任職事尚有合具奏稟事件不免具事狀條畫以聞而總其目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臣熹狀奏爲本軍星子縣稅錢太重欲乞直降睿旨特賜蠲減事

一臣熹狀繳連本軍狀奏爲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共承認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給賜了畢欲乞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推恩事

一臣熹狀奏爲乞降指揮淳熙七年被災之郡不得催理積欠及將倚閣夏稅特與蠲放其上三等戶零欠夏稅亦與多作料次逐年帶納事

一臣熹奏爲乞賜白鹿洞書院勑額及乞頒降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國子監九經注疏等事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逐一施行不勝幸甚臣瞻望闕庭無任慕戀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一

右臣誤蒙聖恩俟罪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蔕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憀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瀆鈇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兌那以紓其力豈便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照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放蓋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一毛而可以少寬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惶恐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二

貼黃

奏為本軍勸諭都昌建昌縣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飢民斗斛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樁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不能周給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戶部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勑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且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與補迪功郎待本軍疾速施行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承認賑糶米數之人如願將來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申數內勸諭到元認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各情願承認米依格法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輿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幷都昌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各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樁米伺候給曆付飢民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闕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本軍各印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人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尅乞覓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令抄劄到闕食人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米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艱得錢收糴米斛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湊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脚夫舟舡裝載發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撮算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迪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差委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縣覈實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輿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

幷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輿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祗受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契勘本軍管下去秋種麥甚廣春初亦極茂盛續次訪聞近緣雨水頗多大段傷損民間養蠶亦緣雨濕桑柘不至十分成熟伏乞聖照

臣契勘除上項張世亨等四家米數已行支散了畢外續次訪聞都昌縣下尚有漏落人戶未曾賑濟除已帖本縣知佐審實用義倉米支散去訖伏乞聖照

貼黃

奏爲乞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等賑濟早賜依格推賞奏聞事

右臣昨奉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本軍人戶黃澄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具畫一奏聞去訖近緣春初風雪寒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帖諸縣將上件米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爲半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既免於飢餓流離殍死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詐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申本路監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不力爲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爲沮卻則不惟使臣得辠於民亦恐朝廷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本軍不免別具狀奏欲望聖慈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早賜處分依格推賞庶幾民間早獲爲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爲永久之利臣不勝大願其本軍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三

右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自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竊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𦶜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

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撑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荐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懍懍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辠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疎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四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迹及蒙聖恩假守玆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勑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閑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辠其大如此駭懼震慴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榛棘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皷相聞殄棄彜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勑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勑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繼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勑賜嶽麓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臣熹等契勘阿馬既與外人通情密謀殺夫自是不容旁有知證本不敢具案奏聞今準提刑司牒須至具奏謹按

本人所犯隳絶三綱情狀慘酷聞之猶可酸鼻竊慮有司因循常格擬從減等之坐有害風教事體不輕欲望聖明洞察特依常法以警昏愚以正邦法臣等不任大願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饑民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饑民流移闕食甚衆恭稟聖訓寅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縣人戶不住遮道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即已措置專設一局見今呼集耆保鄉司專委本府當職官數請鄉官重行隔別審實其在城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廂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下本府與縣令佐約束停房店舍不得多收賃資并津渡邀滯仍遍行收拾病患饑困及遺棄小兒就寬闊寺院安著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藁薦給衣襖之類修合藥餌醫治責造三兩等稀稠粥次第救助仍委請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日據馬林等投狀稱是嵊縣人事(人事疑當作人氏)移在本府第一廂居住闕食饑餓內有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已是饑餓日久十分羸困纔到不久即便倒死臣即令醫人用藥灌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到本廂官武翼郎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劄供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先來承受本府牒委及承臣送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報應本官委是不職難以存留在任臣除已先將賈祐之牒紹興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重賜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未論止許之許)

(疑當作計)

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遭值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漏落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比舊計增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里之大小戶口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而又涉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饑民之數日有增加因以此數考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數其爲欠闕數目尙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子等錢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撥外即計逐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餘貫其餘準擬諸縣申到再劄人數別行均給者共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而已事勢危迫不免逐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牒紹興府措置運糴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況當來計料糶濟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許住罷至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饑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

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爲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旣已養之數月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於減米增賞雖已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拘攣纖嗇之議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措畫糶濟而復於此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詔有司直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喚上當廳秖受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爲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作百五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共掌管交到米斛卽與書塡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劄到漏落戶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旣有以卒究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飢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萬餓鬼於地下欲望聖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冤債歸骨故山亦千萬幸甚披心瀝血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救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州號爲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旣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嵊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幷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莩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爲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鰕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飢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

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旣不能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闕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旣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爲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斂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旣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幷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幷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爲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顚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敍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辠之至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飢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食昨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郎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巡歷到嵊縣點檢據嵊縣主簿迪功郎葉梓申承本縣差往三界鎮交量密克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令親隨斗子葉吉等徑自用斛行槩意在虧減升合兼其米盡用糠泥拌和却乃倚恃本府指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舡稍合干人作弊緣此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彥等列狀陳訴密克勤押到米蒙告示前去般擔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石少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篩簸內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幷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一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飢民給賜米斛德意至爲深厚然以臣所見嵊縣一帶飢餓

之民羸困瘦瘠宛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密克勤乃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踐使飢餓之民不得霑被實惠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逐急用嵊縣斛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管密克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送獄根勘取見著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副賑濟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紹興府迤邐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飢民其作捺湖埂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少七日至嵊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嵊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却見令佐鄉官稱說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嵊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劉俣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尚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俣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人戶每戶除單丁外更與一口收糴及有人戶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連狀奏乞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兼廢農工已逐急於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尚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拯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理伏乞睿照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臣巡歷到婺州界一路飢民頗少本州見將元撥賜米及勸諭到上戶米斛置場糶濟逐日煑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必親臨視閱其文曆校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場本場即無人在彼糶米據貧乏人戶俞九等列狀哀訴本鄉田產盡賣與豪戶朱縣尉去年荒旱本縣給曆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場糴朱縣尉米養濟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般米到來致一村人民飢餓其朱縣尉爲見行司到來却於沿路散榜詐稱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陳訴朱縣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即與朱二十一場隔遠二十餘里本人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及濕潤粞碎糙米及將人戶官給曆頭擅自批鑿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收下曆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戶周楊

朱子智等衆狀告訴朱縣尉典買產業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產之家抱空代爲送納臣尋令人暫喚朱縣尉取問本人倚恃豪強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尉廸功郎陸適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戸居屋三百餘間倚恃豪勢藏隱在家不伏前來竊緣本人家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本州追發亦復不到臣照得朱縣尉係修職郎朱熙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畝物力雄於一郡結託權貴淩蔑州縣豪橫縱恣靡所不爲本縣昨爲第十二都無上戸米斛可糴就近分撥本人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家置場糴米其朱熙績輒敢欺淩縣道不伏發米前去洎至臣巡歷到彼又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糴致得一場糴米人戸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尅升斗虛批曆頭姦弊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文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來就食者反爲所誤狠狠而歸凡其所爲無非姦狡切害之事及至官司呼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朱熙績重賜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

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已具事目奏聞訖續於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內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爲稍輕大槩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飢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尚恐其所有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糴米糶濟伏乞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時州郡吝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歲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兪七兪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逼替吏民解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貌驗支給伏乞睿照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鍪校

奏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納即降睿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郎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爲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爲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爲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既遭旱嶧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旱田之旱例不爲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減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充飢腸羸瘦萎黄非復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嶧恬然略不加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米斛共六萬石不爲不多而至今日久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民間諸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況於窮民何緣得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也臣既奉聖訓詢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以聞伏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今有合具奏請事件謹具下項

一臣昨爲紹興府米斛有限飢民日衆向後日月尚遠竊恐無以接續糶濟仰貽宵旰之憂曾具奏聞乞再給會子三十萬貫及盡推去年賞典半減度牒米數至今日久未奉進止今到衢婺見得兩州元係災傷稍輕去處而糶濟之備可接初秋紹興係災傷最重去處而糶濟之備反不能盡春月將來青黃未接必致狼狽無可疑者欲望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處分庶幾有以接續糶濟不棄前功不勝幸甚

一臣昨到婺州爲見豪戶倚職郎朱熙績不伏糶米抵拒官司曾具奏聞乞賜行遣今據婺州申到本人居鄉豪横不法事件條目猥多不敢復具奏聞已條具申尚書省去訖其人多貲力能使鬼伏乞睿斷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幷支撥米斛通行賑濟謹已即時行下州縣遵守施行去訖續據紹興府新昌縣申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臣亦已申省欲乞明降指揮未奉回降今來巡歷見得州縣奉行果是互有不同蓋有以今年以前爲七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依舊催理有以今年以前爲八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悉已住催蓋緣本文未明致此

差互臣亦未能別其是非然竊以謂治財思予寧過於厚渙汗之號有出無反欲望聖慈明降指揮將八年四等五等殘欠併行住催仍乞令臣督其奉行不如法者庶幾雨露之澤均一霑被不勝幸甚

一衢州守倅並各任滿在即欲乞特降指揮催促已差下人前來赴任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令臣詢訪最多處按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不實而衢州爲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爲尤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孜覆實逐官自當從實檢視減放卻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爲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雨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逐人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乞賜鐫削狀

臣昨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曁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由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目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之辜已在不赦之域加以蹤跡孤危風采銷奪竊恐無以號令州縣卒副使令顧獨惟念飢民生死之命在此數日之間恐勤宸慮未敢再乞賜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次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公議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狀

臣恭被聖恩復抵官次今有職事須至奏聞謹具下項

一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傷比之紹興分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富實賑恤之備足至秋成惟紹興府災傷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是非常狼狽而考其後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麥未登之際尚有闕乏之患而下田之麥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之望其豐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爲兩月之計五六月間青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勞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處置竊恐復有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爲措畫則臣昨累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者已蒙節次施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臣投狀陳乞獻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一二家亦欲陳獻此亦可見不吝恩賞之效今若更賜指揮催促省部盡行推賞使無一戶之遺然後鏤板開具頒下諸州廣行曉諭則其慕而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也其二乞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十石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致米斛蓋度牒本價止四百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飢民乃爲得策不當反高其直使曠日持久卒無所售以誤指準也其三則臣嘗與帥臣王希呂同奏再乞撥賜錢會三十萬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厭之請宜不足聽然紹興

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相傳以為數十百年所未嘗有而陛下所以扶持救恤恩勤備至亦數十百年所未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言其幸得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為終惠之計而使之旬月之間頓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非有鼓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數十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況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米日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為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乞若蒙聖慈依數撥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遣不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為後日之儲其利尤不細也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誤事然臣尚慮麥前急闕收糴未辦獻助不多有失賙救竊見本路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處欲乞特降指揮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為利便

一臣昨具奏乞照應元降指揮明降睿旨住催淳熙八年四等五等殘欠官物未蒙施行而後來戶部勘當止將淳熙七年終殘欠住催於是州縣日前雖已將八年秋米住催者皆復追催其未放者則其催督愈益嚴峻臣於此時適以俟辠不敢復有陳論然竊獨病其深失朝廷命令之體其後乃聞軍器監主簿李嘉言請以臨安餘杭兩縣四五等戶八年苗稅比附徽饒州例亦行住催而陛下可之則又有以知凡此戶部之所行者皆非陛下之本心也蓋所謂四等五等戶者非他也乃今日蒙被糶濟之飢民陛下所為焦心勞思傾囷倒廩而拯之於溝壑之中者也夫以救之如此其悉而猶常慮其有所未至其肯使州縣之吏追呼禁繫加以箠撻而速其死亡也哉況今本路災傷紹興為甚比之徽饒兩州臨安餘杭兩縣事體有甚不侔者若蒙矜憐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則初不失縣官之入而足以少寬飢民目下之迫免致流移死損不勝幸甚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民飢餓幸賴聖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日二麥既已成熟民之幸免於死亡者亦稍蘇息全籍官司存恤休養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縣第四第五等人戶列狀陳稱災傷之餘生理未復竊恐和買役錢夏稅綿絹準例起催乞特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人戶夏稅綿絹係是朝廷常賦難以放免外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十五日竊見下戶今春乏食養蠶甚少二麥雖熟亦只得供給口食尚慮將來青黃未接更有闕食之患所有稻田又方蒙聖恩借給秧本始得布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或依限便行起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之擾卻致逃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紹興府最荒蕭山諸暨嵊縣會稽山陰五縣第四第五等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與展限兩月起催

庶幾新穀成熟之時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人戶自從常年條限催理如蒙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飢餓羸困之人誠爲兩便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覩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山諸暨會稽山陰嵊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爲去年水旱最甚可將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並特與展限兩月起催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從其便仰見陛下愛育黎元天地父母之意臣竊慮州縣奉行不虔仰稽睿澤即已鏤版多印小榜散下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聞本路被災州縣知通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力已蘇遽於此時催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於溝壑之憂而一旦便罹追呼決撻囚繫之苦甚可哀痛況今疫氣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臣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最重州縣如紹興府衢婺州且據今年合納官物照應三限條法勸諭人戶及時送納其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庶幾飢餓餘民得以存活其溫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爲樂歲并乞同此指揮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搔擾則一路生民蒙被德澤不勝幸甚臣以狂妄曲荷優容偶有所聞不敢不奏累瀆天威臣無任戰栗俟辠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具奏乞依前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奏將本路獻助糶濟米人戶比乾道七年糶濟賞格特減米數之半優與推賞已蒙聖恩開允特降指揮依臣所乞將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糶濟減半推賞臣當即恭稟施行節次勸諭到婺州進士陳夔等各赴本司及紹興府入狀情願獻助米斛本司與紹興府各已差官交量或已就行散給去訖臣已與安撫轉運司連名具狀申尚書省及戶部乞依乾道七年及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推賞外今來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合得官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爲勸諭實爲利便開具逐人所獻米數合補官資畫一下項

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郎

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照對臣昨據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崈一申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適當荒歉之後財計匱乏別無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於豐儲倉內更給助米二萬石以濟支遣本

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餘石未有指擬逐急於常平義倉米內權行借兌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賜處分施行外申本司照會本司契勘衢州見管常平義倉米數不多其災傷之餘尚慮新陳未接之際細民闕食準擬接續濟糶設欲借兌自合申聞朝廷聽候回降又不聞本司知覺輒行擅借四千餘石支散官兵有違條法遂申尚書省乞劄下根究監勒本州擅支借官吏照數補還元舊窠名椿管去後又據衢州申再行借兌義倉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糧米本司契勘衢州設有欠闕即合措置於別色米斛應副今來本路州軍見管常平米數不多本司尚且申奏朝廷乞給降錢會收糴若或容令州縣違法侵撥萬一不測有誤指擬再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依法施行如是本州軍糧委實欠闕即乞別行應副去後未蒙劄下近覩已降指揮衢州守臣已行放罪臣伏緣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臣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為過以為久長緩急之計非苟狥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今衢州當職官不能計度軍儲應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儲蓄之備以為一時之用雖原其情實未必有他情弊而隳廢法度耗散儲蓄漸不可長故臣昨來不欲便具奏劾只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依法施行意謂朝廷必須薄行責罰以戒後來今乃一無所問亦不略行戒約即在本司何以約束諸郡況今來旱勢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轉運司差出官員自彼回來說城中米價已是七十文足一升兼本州水路淺澁卒難般運他處米斛將來糶濟全仰見管常平義倉米斛尤宜愛惜不可違法妄有侵耗欲望將本州當職官吏略加責罰或念其委實欠闕軍糧即乞朝廷別行應副嚴行約束今後不得輒將常平官物妄有侵支實為久遠之利伏候勑旨

奏蝗蟲傷稼狀

簽黃

奏為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入境臣親到地頭田間看視委有咬傷稻苗今與知紹興府王希呂詢訪祈禱打撲焚瘞奏聞事

具位臣朱　熹

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即遣人走探昨已據所差人孫勝回報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蟲二色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乘舡出門向曉至蝗蟲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十七都同會稽令尉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蟲大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結實者莖葉皆為咬傷其已結實者穀苗皆為咬落委是為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埋瘞本司亦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七石三斗八升五合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御筆回奏狀

御筆

覽奏知紹興府界蝗頗爲災朕心憂懼今不欲專遣使人降香二合付卿等宜卽虔潔分詣祈禱又聞蝗之小者滋育甚多可更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毋使遺種以爲異日之害故玆札示當體至懷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卽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禳又發錢出牓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員同縣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升六合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投詞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卽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子細從實相視如委的實卽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爲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嵊縣山間望婺州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竊聞旱蝗之災過貽聖慮夙夜焦勞至忘寢味臣雖疎賤不勝感泣震懼之至今此前去災傷州郡敢不究心竭力周爰咨詢庶有以仰稱明詔之萬一但前奏乞錢數事欲望睿旨早賜施行臣雖未到諸郡近日提刑傅淇張詔自彼來歸其言所見委實災傷至重尙慮臣所乞錢數少不足周給臣緣未經目見不敢再具懇請且乞早賜指揮依臣前奏應副施行庶幾前路所到州郡便可布宣德意措約收糴以慰飢民之望若不得此實無措手之處將來坐視陛下赤子流離溝壑臣雖萬死不足贖罪伏乞聖照

臣去年到任已是深冬狼狽急迫措置不辦只得將所蒙給賜錢米計口分俵誠爲可惜今來雖是災傷然日月尙寬足可措置臣已行下逐州通判檢計有合興脩水利去處將來廣募飢民給食工作唯是老弱殘疾婦女之類無依者方與賑給庶幾不至又似去年虛費官物伏乞聖照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

具位臣朱　熹

右臣昨爲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尙書省乞爲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願效愚忠顧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裨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

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爲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爲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爲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臣蒙恩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爲陛下言之觸犯天威恭俟夷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地分一作地里）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具位臣朱熹

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旱傷比之他郡衢州尤甚將來細民必至艱食全籍本州所管常平義倉米斛賑濟賑糶以救民命臣近點檢衢州沈宻一違法擅行借兌過常平義倉米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下衢州督催補還元舊窠名及具錄奏聞乞將本州當職官略行責罰以戒後來未得回降今來再據衢州沈宻一申又於常平米內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軍糧三箇月共擅借過一萬一千五百石幷本州申先借支過常平米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亦係充官兵俸料未曾撥還及稱目下盤量折欠米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項共計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濟糶未盡米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州所申不曾聲說此項米着落必是亦有互用臣照對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擅支用者以違制論況本路諸州所管常平義倉米斛唯衢州萬數稍多輒皆擅行支用目今見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三斗八升委是大失指準而本州略無忌憚甚非朝廷置立常平之意竊慮必有情弊臣除已一面牒鄰近州追衢州合干人收索赤曆干照逐一根勘從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衢州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特行責罰以警諸郡爲擅用常平義倉米者之戒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捄荒畫一事件狀

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旱周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分大段闊遠至於公私積蓄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略已無餘其於措置尤爲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米詢訪合行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頻煩天聽今爲紹興府會稽縣界蝗蟲害稼見行監督掩捕埋瘞已是累日未見衰減未敢起發前去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及早措畫今略條具一二冒昧以聞伏望聖慈閔此一方重罹災數特垂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

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顯屬違戾兼昨具
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做
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年合納之數亦蒙聖慈
行下又爲戶部巧爲沮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
既是復有災傷豈是追呼箠撻催督稅賦之時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
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有被災鄉
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稅亦
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
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兩暘次第曾有貼黄奏稟乞詔州郡
依條受理旱帳及旱差官檢放事蓋爲田稻既是乾
損及其未穫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
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
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
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
旱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
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
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獨放窮民受苦無所
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爲荒
瞞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
然欲乞降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
速受理旱狀目下差官檢踏旱田荒熟分數其中晚
稻田卻候八月受狀節次檢踏如有奉行違慢後時
失實之處許兩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
惠目下聞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別
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爲利便

一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數
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
費皆當出於朝廷臣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實數
然後奏請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
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錢糴米數
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
指揮行下閩廣勸諭客米前來温州接濟可見一路
州軍荒歉匱乏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權以
一百萬貫爲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度牒官會
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內且給三分
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
百貫文省容臣約度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
變轉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米
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
收糴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彊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
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爲非庶幾
人心懷德畏威易以彈戢若漫不加省待其生事然
後誅鉏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況其不勝何患不生
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承宣布
遍行曉諭即德意所孚固有以銷厭禍亂之萌矣然
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唱亂之人及
早擒捕致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一去歲獻納糴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官資無不
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

則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耿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脩農田水利而募被災飢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穀給臣契勘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合興修處顧募作役既濟飢民又成永久之利實爲兩便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爲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糶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計之方糴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爲甚多而盤運水腳縻費又在其外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爲分明然在中夏以前未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者在今日再旱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爲甚過況今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以去年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況此是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不爲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爲省部所嫉下爲州郡所仇藉躪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只爲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哀憐照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爲請者蓋緣蠲閣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失實使飢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脉貫通使聖朝賑恤之恩不爲虛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爲急切竊恐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副卻將此項沉溺不爲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米舡輻湊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舡米已爲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法標背已申納尙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

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季淵等狀本州去歲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戶糶米借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遣鄰郡流

移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考今歲闔郡乾旱祈禱尚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況今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即不惟邦民失所倚賴而州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置賑濟佃契勘去歲旱歉通判趙善堅專一措置賑濟遍歷諸邑山谷點檢糶場委是宣勞實惠及民今年梅雨愆期旱歉至甚照得通判趙善堅今年七月十八日任滿本州委是闕官措置乞移牒趙善堅權留在任同共措置賑濟候來年細民接食卻行解罷臣照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糶存恤飢民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切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睿旨許從本州守臣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狀

具位臣朱熹

臣昨備據紹興府士民魏必大等狀陳訴具狀申奏朝廷乞行下紹興府將災傷諸縣自第一等至第五等人戶照應淳熙八年已納夏稅和買役錢等依秋苗檢放分數除豁外有餘剩納過分數與理作今年合納夏稅事續承降五月三十日省劄戶部勘當卽不委本府去年受納到人戶錢物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各等各戶納到若干分數比秋苗有無多納過錢絹紬綿數目獲奉

聖旨指揮劄下開具保明供申臣已恭稟施行及照得取會各等逐戶數目緣諸縣戶名萬數浩瀚竊慮遲延有妨催科繼已具申尚書省今一面取會到諸縣去年總計管納夏稅官物除山園陸地浮財屋產外其湖藉田共計合納二十八萬六千三十七屯匹三丈六尺七寸五分折帛役錢等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六貫七百五十文除被水渰浸倚閣蠲免及人戶納到錢帛外有未納共五萬三千五百七十六屯匹一丈五尺一寸六分錢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一貫二百六十八文若以檢放秋苗分數合計七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屯匹一丈七尺八寸錢一十萬九千五百一十六貫二百八十二文外諸縣止有剩納三萬七千八百九屯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在官乞理作今年合納之數臣照對紹興府諸縣所管湖藉田畝出納夏秋二稅官物去年緣為災傷其秋苗係隨田內禾稻輕重檢放其所輸夏稅雖因水災得蒙蠲閣後來繼卽遭旱水不及處亦無所收緣係未收成以前起催所以人戶多不霑被減放之恩又八月內降到蠲閣指揮之時人戶之善良畏事者皆已輸納其得被聖恩者實皆頑猾之戶事體輕重甚不均一臣又竊覩去歲災傷飢民猥衆尚蒙聖慈撥賜錢米救濟豈有田內夏稅已蒙蠲閣人戶前期誤行輸納者卻不與理折今年新稅甚非朝廷矜恤之意況今夏以來諸邑又多亢旱斯民接連飢荒方苦艱食當此催科之時委實無可輸納若不蒙朝廷特加優恤必見失所況以諸縣數百萬戶口今來所乞通理剩納之數其為物帛止三萬七千

八百九十七屯四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止七萬七千
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數目既少於朝廷所損不多
而民戶可霑實惠欲望聖慈俯賜允從特降指揮將人
戶去年剩納前項數目與理作今年之數蠲豁庶幾嗷
嗷之民得以安業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具位臣朱　熹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者絕少而
小者尚多當處多是旱中禾稻皆已成熟多被喫
損人戶皆稱檢官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牒
本府催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又
支錢付曹娥監鹽官收買十四十五都蝗蟲并行
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
行下催促支錢收捕埋瘞今來頻得雨澤遠近沾
足竊意其蟲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面審實具奏
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望焦赤間
有近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收成觀其災傷委是
至重而本縣不受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刷具
舊欠監繫門頭及出招子催督稅賦無問貧富大
小人戶五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吏定要乞錢
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公人下鄉追捉搔擾尤
甚乞覔尤多人戶不勝其苦一日之間遮臣泣訴
者至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存恤究治施行去訖
更乞聖慈特賜指揮庶幾州縣有所懲戒免致重
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嵊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蓋紹興諸
縣之旱嵊爲最而上虞次之餘姚又次之然上虞
餘姚去年猶得薄收獨嵊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
之災雖其上戶中家已覺艱窘鰥寡細民則已有
掇稗子而食者臣曾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稗子
一升今申納尚書省欲乞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
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租特與倚閣候見
秋苗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不勝幸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通
夕本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之田
亦已龜坼方自中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
水中晚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諸
縣大抵旱乾日久得雨後時秋序已深氣候寒冷
其間稻苗雖尚青活而不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
荒熟之形尤難分別臣已遍牒檢視官員切宜子
細不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布
種蓄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但以檢放未定不敢
施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
間及早耕種其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行
應副尤爲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理尋別具
奏聞伏乞聖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爲親見台州寧海縣人戶流移已曾具奏竊慮深
軫聖懷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得本縣流移人戶已是
千有餘口其知縣宣教郎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
委是不職竊恐將來糶濟事務繁夥必是不能了辦欲
望聖慈特賜罷黜或依已得指揮與監廟一次仍特不
理作自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捄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奏爲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更乞揍作
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伏候勑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以本路荐被災傷輒以賑卹事宜一二條奏伏蒙
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糶濟之用
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詔旨頒布遠近飢饉餘民感激
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
之恩矣然臣愚暗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請觸冒
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臣不勝幸甚今具
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爲一路救荒之備已
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自昨
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
萬貫婺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而
紹興府衢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須當亦不下三
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
足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
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無所
逃刑唯有及今據實披露尚冀可補萬一臣竊計
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
皆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
得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
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千餘石今乃僅
得三十萬貫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
縣爲二千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
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
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者況今歲之荒甚於
去歲一縣飢民之衆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
亦不待算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後
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闊遠取會未能遽
集之間而已後糴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糴者日衆
米價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飢者
愈失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降睿
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貫揍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
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
數卻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
爲晚伏候聖旨

簽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減半賞格
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
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揍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

富民聞之願獻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即乞許令提舉官與安撫使照應見行減半賞格聚廳書塡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私曲情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助米斛人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卻有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願獻助者先經本司自陳特與標撥赴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散然人戶未知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但令在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闕食尤甚去處般運以往則亦無處不可入納又何必逆爲此不可取旨之端以疑羣聽而誤飢民之命哉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而刪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語使大哉之言一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寛限催稅已蒙聖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限催促不得非理搔擾不勝幸甚但今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竊緣節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爲陳乞但今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是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告訴馴致死徙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卻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卻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飢民均被實惠伏候聖旨

簽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慈盡數蠲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而台州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爲苦欲望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呼決撻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夫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算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究水利合與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

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爲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俟諸州通判申到合興脩水利去處卽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卽令繳納糶給由曆就顧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絶凶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爲失策伏候聖旨

貼黃

臣又竊恐興脩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卽乞且令貸與食利人戶顧工興役卻候將來豐熟年分紐計米數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樁管在官尤爲利便伏候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絶下戶細民奔走供億計囑陪費之擾誤蒙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旱虐竊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在田野如蒙開允卽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若俟命下到臣巡歷去處然後施行卻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覩歲旣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擾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糶而有所挾之資旣糶而有所貿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邀阻抽稅爲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卽乞徑下轉運司約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乞敕旨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闕雨管下六縣皆有旱傷去處竊慮細民闕食本州雖有常平錢米所管不多今來事勢不可少緩本州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會一百萬貫下本州循環充本雇備人舡出海往潮廣豐熟州軍收糴米斛準備賑糶賑濟或朝廷不欲支動經常之費卽乞支降空名度牒一千道官告三十道下本州轉變糴米未蒙回降申本司乞更賜敷奏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皆有旱傷比去年大段不同雖荷聖恩給降官會度牒共三十萬不足支遣臣已具奏乞再給一百七十萬貫接前作二百萬貫如蒙朝廷應副便可均給諸州今又據明州所申合行備錄奏聞伏望聖慈照臣前奏事理早賜依數給降仍乞就撥紹興府先蒙降到度牒一百道所換米二萬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糴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糴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興修水利卻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年卻令逐旋回納實爲利便須至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福州府學訓導舒鏊校

奏狀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巡歷至台州據屬縣人戸陳狀稱逐年身丁每丁合納本色絹三尺五寸幷錢七十一文被州縣登承抑納絹七尺其實本州每丁只發納上供三尺五寸却將錢七十一文令人戸倍輸折納本色竊念本州縣人戸連遭荒旱細民艱食見蒙追催緊急無所從出乞將遞年多納理作今年合納其今年倍納在官乞理爲來年合納之數臣喚到台州典級楊松年陸迅等供梔照案例臨海五縣人戸合納丁絹除第一等止第四等係將丁產稅錢併紐科納絹帛外所有第五等丁絹檢準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節文兩浙人戸歲出丁鹽錢每丁納錢二百二十七文並令納絹一丈綿一兩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戸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折納見錢台州人戸身丁每丁供鹽稅錢一百四十一文足折納絹七尺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等人戸丁鹽錢除一半折納絹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納見錢七十文足五分計減退本色絹數是致闕少絹帛支遣本州於紹興四年相度貼支官錢揍納具申朝廷獲奉聖旨令台州措管見錢與人戸納到數目依市價賣發不得科敷搔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却將第五等人戸合納一半丁錢七十文五分足紐納絹三尺五寸照得第五等人戸計一十九萬九千八十四丁合納丁鹽錢二萬八千七百貫八百四十四文除一半納本色外有一半止合納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本州却將上件丁錢紐作本色絹三尺五寸催納計絹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四匹一丈二尺以致人戸陳理今來若放免一半丁絹却合納催一半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絹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趲剩紬絹一萬六千二百餘匹可以通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礙起發上供綱運之數臣照對台州諸縣連年災傷細民重困若不優加存恤必見流移其第五等人戸所納丁稅既有元降建炎三年指揮許納一半見錢自不應並納本色今來台州若免納一半丁絹本州自有趲剩紬絹可以通那支遣不礙起發上供之數委無相妨臣已行下台州及臨海等縣遵照建炎三年獲降聖旨令人戸逐年每丁送納絹三尺五寸幷一半見錢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貧民下戸不得仍前違戻科抑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狀

再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於今月初一日及六日兩次具奏乞給降錢物應副本路諸州糶濟支用等事至今半月未奉進止竊緣自今已向深秋欲得上項錢物給付逐州及早運糴其餘事件亦合早作措置庶幾將來飢民得沾實惠不至復似去年措置後時追悔無及但緣臣近日不合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不公不法事件違忤貴臣不敢更以私書手劄陳懇廟堂催促數奏竊慮進呈淹緩有誤一道飢民性命之計今不免再具畫一事目奏聞欲望聖慈鑒

玆愚悃發自宸衷斟酌事宜特降處分先將愚臣重賜行遣別選廉使錫以緡錢使布寬大之恩其滅放住催水利募糴等事亦係本路救荒緊要節目若俟新官奏請然後施行必是遲緩誤事欲乞權依臣奏且與施行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錢一百七十萬貫揍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幷度牒官會揍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臣與安撫使書塡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少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却於數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與修水利去處卽與審實應副其合糴給人有應募者卽令繳納糴給由曆就顧入役俟畢工日糴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米穀不得收稅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糴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從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就撥紹興府先給到度牒一百道換到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糴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糴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與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年却令逐旋回納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準尙書省劄子備據知婺州錢佃奏乞於本州見管常平義倉米內支借二萬石支遣軍粮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許支借二萬石限至歲終撥還臣除已恭稟施行外臣竊見義倉米在法唯充賑給不許他用今歲婺州諸縣例皆旱傷將來細民必致闕食本司尙自申奏朝廷支降官會度牒應副本州糴米而義倉窠名正係賑給之數先來本州已曾借過一萬七千石元降指揮候秋成先次撥還尙未還到顆粒今來再借二萬斛止存七千餘石已是不足支遣而所借之米又蒙許令歲終撥還深恐後時有誤糴濟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婺州將兩次借過米三萬七千石趁此秋成盡數先行撥還庶幾可以添助糴濟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取道嵊縣迤邐入台州按視及預行措置賑恤事件節次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八日起離台州取處州前去所有台州奉行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緡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內撥錢二萬貫共揍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爲衆所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舡前往得熟去處收糴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幷行運糴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五萬二千餘石已令擋管準備賑濟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戶到從實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者並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孕稻其名不一目今有已黃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此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稀疎秕多穀少其色青者已逼霜露恐難指擬至於粟豆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今冬未至乏絶只爲荐飢民無蓋藏竊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糶收錢運糴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爲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闊遠近來出穀最多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嵊縣之闕然其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啓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無飢饉之苦其爲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郎林鼐承節郎蔡鎬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鼐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爲衆所稱蔡鎬曾任武學諭沈審果決可以集事但本縣知縣范直與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指揮特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

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婺州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巖興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興修水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剩七萬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州申到已奏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敢拈出兼婺衢兩州連

年荒歉並無蓄積可以那兑運糴竊恐將來更有欠闕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卽幷諸州再行均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添撥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糴米斛通揍作二百萬貫文乞不候檢踏先放五斗以下苗米又乞權住催夏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幷行除豁理納又乞申嚴米穀免稅舊法仍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物貨及搭帶稅物亦已日久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狀早賜指揮伏候

勑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簽黃

臣第二狀內已有陳乞別選廥使付以緡錢一節今更自度决難自効幷望聖慈早賜處分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同本府

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循虛名臣等叨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過爲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循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等不肖誠不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燭理之明於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等契勘浙東七州除溫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共管和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四二丈一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所以子戶詭名巧爲姦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疋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疋則是向來科納一疋者今增爲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羸田之在民不加損止緣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姦僞日滋以至此極向來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嘗不爲之惻然動心評議措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終無定說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爲允欲科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旣能析而爲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能再析而爲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通計家活淨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爲無弊雖第五等戶昔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閒真僞亦復相半若真貧民輸一戶之和買不過丈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戶詭名之衆頓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爲便而必爭之其力又足以挾下戶唱浮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措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洶洶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然竊嘗深究其受病之原則無他焉直以元額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與熟議輒陳此說欲望聖慈先發德音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數之說以定其制惟慮所敷第五等戶之中真下戶者或

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數及減免下戶丁錢之說以優恤之但使真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爲厲己而無他辭則彼姦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于后

一所以先裁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紬絹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抛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爲歲額而錢不復支絹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着之科遂反爲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奏聞不以實聞與同罪仰味大哉之言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於此矣而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資至廣卒未能有以仰稱睿謨預支實價以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甚處如紹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爲庶幾焉爾然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姦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膂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減額之說而議者顧以爲有虧經費無所從補徒然奏陳必不聽許則臣等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陛下愛育黎元如親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頃年四川之虛額饒州之金徽州之絹汀州之銀青陽星子之稅放免蠲除不可勝計而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十巨萬何獨於此知其爲害之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以紓之乎又況近日已蒙聖恩減免天慶攢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計之人戶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坍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爲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曹泳創置窠名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倘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謂貫頭均紐之說爲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悉規避詭爲下戶長姦滋弊莫可關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爲物力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來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爲子戶詭名以避均數而其淳謹畏法不敢爲者顧乃爲之代受所免之

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來爲用縣
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
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敷自物
力一文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姦
弊無所從出矣若猶以眞實下戶創科爲慮則所謂
高下等第科敷以及減免下戶身丁之說臣等請得
而備陳之
一所謂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
頭均敷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
貫頭均敷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
戶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眞實下戶不能無
咨怨者故今復爲此法以優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
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二等四十五貫乃科一匹
等而下之至於五等則戶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
行庶幾下戶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困
一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
眞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戶
所納丁錢特與除放則眞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
此色官物其乘除之間亦略足以相補矣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直降睿旨遂與施行則
不惟臣等之幸實紹興闔境百萬生靈數十百年永永無
窮之幸
貼黃
第五等戶計若干丁每丁一歲納錢若干統府八縣計
若干貫後闕
又小貼子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爲物力貫百者蓋以畝頭科紐則
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
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此
奏是衆人商量而新秀州嘉興主簿諸葛千能操筆爲
之其人有學行審細詳練恐可招而問之必能博盡異
同得其利病之實伏乞台照熹上覆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
患爲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
國家久遠之利臣雖書生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竊講聞
久欲條奏以聞顧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疾力請
投閑惓惓之私懷不能已輙有己見冒昧奏陳如有可採
欲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事
制宜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國計永不失其所資實爲
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屬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幷具
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
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
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
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
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郡或用大舡
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
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
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
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温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
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

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縻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抱額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掗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掗托搔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敷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觀其氣象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比未可遽議然他州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徒掛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為定額然後以此科敷俾為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於今年　月內曾具差役利害　事申尚書省幾數千言內有徐詡所畫歇役年限一條最為詳密而近準戶部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臣生長田間頗諳鄙事竊謂其言若得聖明一賜觀覽決須有可采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槩然後付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詳擇可行者具為條畫別降指揮施行庶於陛下愛民之意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義役利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

未盡善者如令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
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
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
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
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
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
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
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
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
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
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
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
隱微曲折未可倅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
來弊病百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
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爲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
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
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
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
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
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劃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
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疎然却
簡直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
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
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
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
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

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倣
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外封

奏爲本路諸州人戶閒有流移去處奏聞事

內封

奏爲台州催稅緊急戶口流移知台州唐仲友別有不
公不法事件臣一面前去審究虛實奏聞事

貼黄

臣竊見本人近蒙進擢而臣蹤跡方此孤危較權量力
實犯不韙顧以疎賤蒙被誤恩實當一路耳目之寄不
敢緘默以負使令伏惟眷照力賜主張免致復爲小人
陰有中害不勝幸甚

具位臣朱　熹

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見台州流
民兩輩通計四十七人扶老攜幼狼狽道途臣問其故
皆云本州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前
去逐食臣卽量給錢物喻令復業竟不能回各已迤邐
西去臣因詢究得本州日前似此流移戶口已多目今
方是初秋已致如此竊恐向後愈見數多除已行下本
州約束令其存撫見在人戶毋致復有流移外臣續訪
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多差官吏在縣
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於星火民不聊生又聞本
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衆口讙譁殊駭聞聽臣今
一面躬親前去審究虛實別具聞奏乞賜究治外所有

上項事理須至先次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按唐仲友第二狀

貼黃

奏爲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搔擾飢民事伏候
勑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卽具大略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餘匹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匹錢二萬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嗔怪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與號泣遮攔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牟穎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搔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温及州吏鄭椿姜允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温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羣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温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頻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疲瘵爲職而乃舞智循私動乖仁恕在法夏稅省限至八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虐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無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況方此飢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疎賤誤蒙任使職在刺舉不敢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面審實以聞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尚書省狀

具位朱　熹

今有狀奏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乞賜罷黜事緣在道路次舍淺迫慮有漏泄不敢備錄全文申尚書省其狀如蒙聖慈降出欲乞早賜敷奏施行以快千里疲民之憤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貼黃

奏爲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公不法事件除已將干連人送紹興府司理院根勘錄案奏聞欲乞聖慈將唐仲友先賜罷黜仍詔有司毋得覩望嚴行究治事伏候勑
旨

此項已追到鐵匠作頭林明供具分明尋別具奏伏乞
聖照

仲友差官非法估沒人戶財產多是差曹格及司戶趙善德案中可見伏乞聖照

造假會人蔣輝已據通判趙善伋監押趙彥將就州宅後門捉獲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院傳聞此人在此造作假會甚多其台州解到行在諸庫官會欲乞密遣公正臣寮驗其真僞伏乞聖照

此項已據人戶潘牧繳到仲友長子手簡與弟子王靜內說計囑周士衡論分公事及婦人李六娘訴王靜及弟子鮑雙入宅求囑犯姦公事臣追到王靜鮑雙供通委有取受詰實尋別奏聞伏乞聖照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罪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審究以聞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州密切體訪及先據本州通判申并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以來少曾出廳受領詞狀多是人吏應褒林木接受財物方得簽押無錢竟不得通以市戶應世榮爲耳目令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陰事民間初無詞訴急遣吏卒奄至其家捕以送獄擇姦貪之吏鍛鍊考掠傳致其罪往往徒配或請囑既行則又忽然縱舍曲直輕重初無定論邦人畏其凶燄無不重足而立又本州違法收私鹽稅錢歲計一二萬緡入公使庫以資妄用遂致鹽課不登不免科抑爲害特甚又抑勒人戶賣公使庫酒催督嚴峻以使臣姚舜卿人吏鄭臻馬澄陸侃爲腹心妄行支用至於饋送親知刊印書籍染造匹帛製造器皿打造細甲兵器其數非一逐旋發歸鄉里其他細碎不急之物下至魚鹽臭腐但直一文以上無不津致以歸籠檐動十百計絡繹不絕於路凡此皆人所共見有口者類能言之臣嘗令本州通判趙善伋取其公庫文曆自二十四日巳午間至中夜不至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及造買使臣姚舜卿供每遇知州判下支單即時關支出庫所有應干簿籍於今日巳時知州聞得本司勾追馬澄即時盡行拘收入宅有公庫貼司俞實張公輔吳允中備見之純等曾親往控告知州堅執不肯付出仲友又悅營妓嚴蘂欲攜以歸遂令僞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其母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純供今年五月滿散聖節方知弟子嚴蘂王蕙張韻王懿四名知州判狀放令前去即不曾承準本州公文行下妓樂司照會仲友身既不正遂不能令其子弟以至白晝公然乘轎出入娼家交通關節受納財賂曾爲羣不逞就娼家歐擊狠狽而仲友不敢問其嚴蘂沈芳之徒招權納賂不可盡紀其簿曆文字少經倅貳之手惟倚臨海縣丞曹格及曹官范杉等格妻與之有連姻得出入其家早暮無節物論頗醜凡此細碎汙穢之迹臣不敢縷陳以瀆天聽臣謹按仲友身爲儒生早取科目繼登臺省爲清望官今又蒙恩出守名郡所宜夙夜恪勤正身率下務以承流宣化牧養小民爲職顧乃不思報稱公肆姦心其刻核擾民之政既如臣前奏所述其貪汙不法之狀又如臣今奏所陳而近侍貴臣或未知其所爲猶以故意期之以至交章論薦上誤寵擢臣以職事所在恐負使令誠知蹤跡孤危不敢隱情惜己其官屬所言士民所訴與臣前後所聞大略不異雖其曲折未必盡如所陳然萬口一詞此其中必有可信者而觀其公然占吝公庫文曆不肯解送則其吏私折換以蓋日前侵

盜入己之迹亦有不待案驗而可知者臣更不敢差官體究慮涉張皇却致本人潛將文案盡底改易無可供證竊謂唯有付之所司盡實根勘則其有無虛實自不可掩除已牒本州通判趙善伋高文虎拘收本州自仲友到任以後至截日終應干收支文曆公案及將合干人等押送紹興府司理院禁勘外欲望聖慈閔此一方久罹凶害亟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行究治依法施行以為遠近四方守臣貪殘不法之戒須至奏聞者

一淳熙八年受納秋苗糙米每年是十月半後間開場仲友信委司戶趙善德差為受納官公然倍取合耗高帶斛面不半月間善德已申所納糙米數足方十一月仲友將人戶未納糙米違法高價一併折錢人戶盡用賤價糴米高價納官一郡皆以為苦至今追催所折米錢更不顧恤朝廷上司時暫住催指揮其收到錢雖入於糴本庫收附多是關入公庫巧作名色支破私用欲乞委官到州監合干人供具去年折納糙米月日石數見得不恤民力一意取錢實迹

一淳熙八年春本州荒歉抄劄諸縣合賑濟人戶姓名散給未嘗周徧仲友却專委人吏李迴乘勢監勒鄉司攢具隱落丁稅之人抑勒　鄉司乘此作弊增減　其姦計詞訴至今不已每縣添至數千人多是失實比常年添增五縣丁產絹數千匹在兩年中納夏稅和買絹未及七分却並高價折錢困及小民無錢可納增起丁稅以無為有為一州無窮之害欲乞委官再行審實早與除豁其所取到添丁錢並不曾起發不審將作何用

一公使庫自來不許賣酒緣添歸正人合支些小供給錢仲友到任以來以此為名公庫每日貨賣生酒至一百八十餘貫煮酒亦及此數一日且以三百貫為率一月凡九千貫一年凡收十萬餘貫其所造酒米麥之屬既並取於倉庫羨餘而所收息錢大半不曾收附公使庫錢曆並是入己

一自到任以來緣公庫賣酒錢額既高督責兵官尉司逐日捕捉私造酒麴及糴糯米糯穀者所犯之家與四鄰盡是籍沒貲產以充自立賞錢格所犯止於升合亦不能免兩年中破壞二千餘家其間久繫囹圄染疫而死者甚多所犯甚輕並出私意文致其罪至於徒配如兵士盧宗之類闔郡軍民寃恨無一日安迹

一公庫所入舊例並支見任官員逐月供給及宴會之屬自兩年來却以糴本庫錢撥入軍資庫軍資庫撥入公使庫以支供給公庫之錢既富乃巧作名色以饋送為名多至五百貫少至數十貫專委公庫手分馬澄支行及書表司楊楠僞作書劄送與官員封角了當却供入宅堂又其間婺州親戚如妻之親兄何知縣何教授其子之妻父曹宣教其表弟高宣教者甚多止宿郡齋爭受關節以此頻作宴會無不預坐留連數月臨行饋送各以數百千及去年十一月次子娶婦凡供帳幙帟染破紫綾羅絹凡數百匹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並是什物庫陸侃支公使庫錢往仲友私家婺州

所開綵帛舖高價買到暗花羅幷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花數百斤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繫染戶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其妓弟四十餘人都行首嚴蘂分真紅暗花羅餘行首分瓜子羅其餘分春羅每人分俵真紅大袖帔子背子紅裙衫段幃子各一副一州驚駭自來未嘗有知州爲妓弟製造衣服名件不一違法如此盡是父子踰濫以此取媚其餘所染到真紅紫物帛並發歸婺州本家綵帛舖貨賣其子親會宴集經月姻族內外一文以上皆取辦於公庫其妓弟今夏又分紗帛衣名件並如前

一仲友專委司戶趙善德兼管公庫前後妄自支使並無合破名色條例善德將滿遂密獻計以收買米麴物料爲名於今年二月上旬一日之間支錢二萬貫皆是入己並無他處簿書收附證照

一司戶趙善德兼管糴本庫今年二月上旬忽支落十餘萬貫以轉運司差官點檢且欲移寄他庫爲名此項錢後來即不見起發亦不見拘收並無下落

一仲友專委人吏鄭榛陳忠充財賦司凡官賦所入其間有不該係省及諸庫收附者盡是別作名色支破差人往外州買銀子及收到來即不知將作何用及就本州置買銀場逐日監繫舖戶稍違限期無不重斷多是以所賣公庫生酒錢支買不曾附曆先是司戶趙善德及二胥吏同謀作弊逐時於公庫以犒賞爲名支錢遺賂善德一歲至二三千緡其妄用錢物甚於泥沙不可明說其兩吏所支亦數百貫

一仲友少曾坐廳受領詞狀間有判下人戶論訴皆係應褒林木接受忽自宅堂傳出盡是子弟同坐商議判詞其父子或自相爭執弟妓早晚出入宅堂公然請囑每事皆有定價多至數千緡又縱獄吏百端乞覓民間寃苦不可勝言

一仲友自到任來本性喜引致姦私公事或告首事不干己或幃箔曖昧不明或僧道與人有寃並行受領皆欲窮究根底並不憑信獄官推司所勘自引歸花園中亭館及宅堂後宴坐去處親自鞫問語言穢媟吏卒羞聞當面露示其合該刑名至重之意其弟妓與心腹人吏住持鄉僧等內外相通同共請托取受貨賂不可勝計並是子弟專決其所諾不副者雖已釋去復行追繫增其刑名所需既滿者刑名雖重結案之後平白不斷如僧景猷犯姦事道士祝元善亦預景猷富厚責賂甚重不能應其所需則籍沒其衣鉢莊產之屬祝元善因栖霞知宮姓李者以彈琴出入宅堂首以厚賂徑達未斷間先令放出竟不斷罪李承節之妻爲應揚所犯乃外甥犯從舅母或佃者犯主母千連十餘人臨斷時得二千緡平白不斷富室黃士龍黃日新更易其妻穢不可言並自引上親勘既受其物至今不斷凡此等事皆顯然人所共知者

一兩獄直日收禁罪囚羅織枝蔓不容獄官依法裁處須令逐日過廳取稟己意以爲輕重高下每事

多是曲法枉斷緣此拘繫既多致死百餘人全不顧恤

一仲友在鄉開張魚鮝鋪去年有客人販到鮝鮭一舡凡數百篰更不容本州人戶貨買並自低價販般歸本家出賣並差本州兵級般運其他海味悉皆稱是至今逐時販運不絶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關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其第一次所刊賦板印賣將漫今又關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是支破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綵帛鋪充染帛用

一仲友因修造兵器前後發買牛羊皮穿甲及生絲打弓弩弦支破不可勝計其牛羊皮買來甚少錢亦不歸所買生絲除量支作弓弩弦用外並發歸本家綵帛鋪機織貨賣

一仲友又因修造兵器自造精細鐵甲數副及弓弩刀鎗各十數件收入宅堂不知將作何用

一本州新報恩寺元有住持僧誣以他罪逐去却請鄉僧介登來此住持早晚出入宅堂傳度關節凡五縣僧寺易換住持幾遍盡是介登保明乞差通同接受貨賣每處必數百緡其中皆是婺州富僧近又有應世榮者亦作士戶狀陳乞即時給帖其無忌憚容小人紊亂郡政一至於此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違法招刺廂兵每一名必立定價外寨兵士一百貫在城兵士止三五十貫下至學院子修合醫人刊碑刊版工匠第妓廚子各得干預請求去年七月間有外寨兵士經州下狀告論兵士周榮託仙居縣丞楊浩賫錢一千貫囑本官廳子轉求刺軍十名事雖送有司緣錢入己竟不追究有案狀可驗若刷具仲友自到任以來刺過廂兵人數可照所受錢數

一本州販香牙人應世榮姦猾小人因其家資稍厚左右引置以曾與仲友建立生祠乃延爲上客與之頌贊親自題寫世榮乃刻石誇張因此妄作聲勢出入宅堂仲友專一信委爲心腹牙爪凡首姦獲酒盡是世榮發之仲友却令臨海縣丞將帶兵卒數十人追捕每一如此闔郡搔擾驚走其他挑起事端及報其私寃羅織平人寘於重憲不可勝數所斷輕重並出世榮己意全無州郡雖士大夫善人之家亦被凌轢郡人指爲殃禍其人取受前後不可計數每事所得必與其子弟分受若非送有司勘其情犯編配遠惡去處何以贖陷害鄉土善良無窮之罪

一臨海縣丞曹格係仲友長子妻黨其人凶暴貪婪全無忌憚自仲友到任倚恃至親之故妄作聲勢凌侮同官捶撻胥吏凡士大夫不問見任寄居無不遭其譖訴以其妻出入郡齋日有醜惡之聲傳播一郡公然不時出入宅堂或入其子舍傳度關節百端取受弁仲友長子之妻父曹宣教者即曹格之堂兄往來曹格之家通同干預公事全無顧藉仲友弟婦兒女婦姪不時往曹格之家飲燕媟

押無禮靡所不至全無廉恥其曹格日來縱橫尤甚每年受納官物皆干求差預百端阻抑人戶所納之物絹必撥撥令破綿子曬或經月米麥必十來日宿倉又多取合耗人之寃苦無所告訴似此姦猾小吏輙敢憑藉聲勢苦虐士民可不明正典刑

一仲友有三子長曰士俊次曰士特士濟及其甥姪數人隨侍來此自到任見客則立於屏側引問公事則環於坐隅　與胥吏混立紛然干預有簽押決遣各出己意不容其父下筆多因賄賂先入其父不止明知有公受其欺者是非曲直一切反戾其父子各據弟妓三子多出入王靜沈玉張嬋朱妙沈芳之家盤合簡帖絡繹道路本州士民有得其子所與弟妓書簡受關節者亦曾連粘投狀訴于提刑行司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弟妓遂與諸子更相踰濫行首嚴蘂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媟狎雖在公筵全無顧忌公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轎乘錢物津發歸婺州別宅嚴蘂臨行時係是仲友祖母私忌式假却在宅堂令公庫安排筵會餞送嚴蘂近來又與沈芳王靜沈玉張嬋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仲友洗浴引斷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約商議既定沈芳親抱仲友幼女出廳事勸解仲友僞作依從形狀即時寬放如應揚犯姦等事並是臨時裝點此等情態本州亢旱啓建祈雨道場安撫司文牒傳奉聖旨令精意祈求非不嚴切仲友却追拘收外縣弟子十餘人及散樂二三十人逐日出入宅堂以下碁彈琴爲名公然於道場前往來一日寄居士民在儀門下修設水陸道場其長子士俊自臨海縣丞曹格家醉歸帶挾弟妓數人於本處觀視嬉笑歌唱無所不至士庶嘆恨皆云太守如此兒子又如此如何會有雨澤感應又因斷屠日仲友却令公廚供造法煑雞鵝蹄肚食物入宅堂其長子士俊又以盤合乘貯生料猪羊水雞之類送與行首王靜人皆驚駭緣此百姓忿怒因士俊鬪游無節公然捶打於弟妓家更不敢根究

一仲友有婺州鄰近人周四會放煙火其妻會下碁仲友招換來此遇作州會以呈藝爲由每次支破公庫錢酒計十餘貫前後支過錢約數百貫妻常出入宅堂下棊仲友却委放煙火人探聽外事如犯姦首酒等事亦是此人在外邀求稍不如意即時挑發其間又有在婺州喚到刊字碑塑佛工匠十餘人壁截郡治堂屋安歇支破公庫錢物供贍專是在外探刺生事

一仲友造置浮橋破費支萬餘貫官錢搔擾五縣百姓數月方就初以濟人往來爲名及橋成了却專置一司以收力勝爲名攔截過往舟舡滿三日一次放過百端阻節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此項若不早與奏聞行下廢罷却是本州添一稅場遺害無窮向去復有掊刻之人因而增添收稅課額若一兩政循襲必不肯廢此大係利害橋成未及

一年已收過力勝錢二千五百餘貫見有簿曆可
照
一仲友貪墨無恥素乏廉稱到官之初適見公使庫
有前政積下官錢十餘萬貫　遂有席卷之意乃
擇姦猾使臣姚舜卿爲監官幷與公庫手分馬澄
日夕握手密謀將公庫諸色官錢巧作名色支破
變轉官會並用竹籠盛貯入宅輒先令其子節次
作文字行李擔押歸前後幾數萬緡皆有實跡及
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千匹皆用官錢託以
人事爲名逐旋發歸以爲貨賣之資其他不急之
物往往稱是乞追姚舜卿馬澄並帳設庫專知陸
侃送清強官司勘鞠便見著實今來既得改除歸
鄉行李亦數百擔他可知矣有雕匠姓蔣人因造
假會事發永康縣差人密來擒捕仲友輒令兵卒
刼取反將承差人送獄絣打永康縣無如之何徑
申提刑司牒本州發遣仲友輒作本人身死備申
至今尚在本州其不遵法度皆此類也
右其通判及士民所述仲友罪狀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
候勑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狀

按唐仲友第四狀

貼黃

奏爲續根究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件及藏匿僞造官會人蔣輝實迹乞付外照勘伏候聖旨

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直還納本州軍資庫訖但其所印幾是一千來本不知將作何用伏乞聖察

奏狀內第十四項係藏匿僞作官會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情節伏乞聖慈詳賜省覽

此項係仲友舍匿死罪亡命姦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情節乞賜詳覽卽知仲友所犯非獨贓私小過而已伏乞聖照

臣竊見仲友本貫婺州近爲侍御史論薦又其交黨有是近臣親屬者致臣三奏跨涉兩旬未奉進止深慮本人狡猾別有計會兼恐所司觀望或致滅裂切乞聖明照察嚴賜戒勑施行

具位臣朱熹

臣因巡歷至台州見唐仲友委有不公不法事件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具錄奏聞仍將一行干連人送紹興府根勘乞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賜根究依法施行以爲郡守貪殘之戒臣連日又據人戶陳訴仲友不法事件略行審究有旋行供到情實數條及本州公庫簿曆雖爲仲友收藏追索不出今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旋尋檢到仲友拘收不盡草簿干照年月亦不接續遂令庫子葉志具出仲友有非法支用數目已多及據宜人趙氏狀訴故夫鄭槐昨任江東提刑日曾按劾仲友罪狀後來寄居台州仲友到任懷恨不已不支俸錢百端凌辱以致飲氣身死仍繳到當時劾章內事件亦是多遣軍兵遠出禁地以捉酒爲名掠其所有財物抑勒人戶輸納十年虧欠和買役錢拘占民船抑載官綱至有子告母姦弟訴兄濫取受關節著意究治種種無狀事迹一切不異於今日之所爲足以見其貪縱刻薄本於天資而長惡不悛日增月益以至於今遂肆然爲無所忌憚之意上欺君下虐民而專以陛下所付千里刑賞之柄爲立威收貨娛悅婦人之具臣前所奏雖已略陳其大端今既得其實狀請摭其一二冒死奏聞以質前言之非妄欲望聖慈略賜省覽降付所委推勘官司照應催促疾速勘結毋得少有觀望庶幾可以少攄千里神人鬱積之憤惟是言語媟瀆非所宜道於君父之前臣不勝大懼伏惟陛下哀憐裁赦須至奏聞者

一據庫子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於公庫支錢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六貫六百八十二文送惠與人內一千四百八十二貫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與第二兒婦之父何知縣何教授何宣教兄弟係淳熙八年二月止淳熙九年四月簿內支破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官錢開荀楊文中子韓文四書卽不見得盡饋送是何官員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公庫錢六百九十九貫五十二文買暗花羅等與弟子嚴蘂等製造衣服其嚴蘂等亦已供招件數在案分明

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蘂情涉交通關節及放令歸去今據通判申於黃巖縣鄭奭家追到嚴蘂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蘂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千人並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蘂踰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說與嚴蘂如在彼處不好却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筭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祗應仲友復與嚴蘂踰濫仲友令嚴蘂逐便且歸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嚴蘂緣與仲友密熟有兄周召充黃巖縣攔頭因被監官何承節窘拾行打知得妹嚴蘂出入宅堂凡事喜美信據遂托嚴蘂寫信令人力計會傳達仲友乞辭退攔頭等事仲友遂作訪聞追上何承節并周召等六名於七月二十一日赴州出頭押下當直司供責仲友作周召不供何承節事情爲由當廳免斷差陳敦押下縣放罷其何承節等至今知在未曾結絕嚴蘂又供據臨海縣貼司徐新等因差在城外二路及在城總店賣酒不行並是陪錢送納見經本縣陳狀備申本州乞免賣酒許嚴蘂錢一百貫文省託囑仲友免賣徐新先將銀盞七隻付嚴蘂作當候得判免備錢收取嚴蘂將銀盞三隻就廟弄丁官人家典錢一十二貫足用過後仲友與免總店賣酒徐新令人力將錢三十貫文足係嚴蘂同母收受付還銀盞四隻却將三隻典貼與徐新自備本利錢取贖通計受過錢四十二貫二百四十文足嚴蘂及弟子朱妙入宅打囑仲友免斷楊準藏伉弟子張百二事許錢一百貫文并受過青紗冷衫段水線魚鮝等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行首王靜供元係長行弟子每遇祗應筵會多在宅堂出入無間今年三月內因公筵勸酒遂與仲友另十八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五月二十一日十八宣教借馬三疋與王靜嚴蘂沈玉乘騎仍將官會五道與王靜支散馬下人至二十三日行首嚴蘂落籍是王靜囑十八宣教稟覆仲友補充行首仍是十八宣教將官會五十貫文與王靜支分使用并送毛段一丈四尺及曾將蓮花紗一疋扇子一柄曲二十冊係學院子金璉送與王靜作人事至六月十八日王靜移過廟弄嚴蘂舊屋居住節次是十八宣教到家宿臥至四更回州因此外人得知多有犯事人託王靜關節說與十八宣教得錢使用供責是實

一據道士李冲虛供本房道童丁希言兄丁全充院虞候仲友遣往寧海縣追散樂弟子王醜奴張百二入州祗應內張百二不到將丁全枷送州院根勘取受結案斷配先憑冲虛告覆十八宣教後再託弟子王靜關節據王靜供丁全憑鄧十二付官會三十貫文託王靜入宅打囑十八宣教除學院子金璉并韓百九抽退官會六貫文外王靜得官會二十四貫文還得從輕作杖一百勒罷科斷供

責是實
一婦人李六娘狀訴仲友非理追勘與道士王永昌有情涉弟子王静同弟子鮑雙與李六娘入宅打囑仲友長男十八宣教令據王静供寫批與十八宣教告仲友又蒙將李六娘封案王静受過錢二十貫文省鮑雙受銀盞四隻錢十一貫文足推司蕭　受銀盞二隻已追索銀盞六隻寄收州庫訖六月內書表司丁志學院子金璉到王静家言說有相知董承信妻李氏與應楊犯姦公事送司理院結絶今逐人在外和會欲得免斷許王静錢一百貫文王静寫批囑託十八宣教後蒙杖罪贖銅兵士謝榮欲差充學院子許王静錢五貫文囑託十八宣教王五七囑託王静稱姊夫左永因事送當直司結案許王静官會一十貫文將金褁釵二隻作當王静並與囑託十八宣教供責是實
一人戶潘牧狀繳到仲友長男十八宣教親書寫批子與弟子王静打囑周士衡理分公事與錢五十貫收下質庫批當分明已據王静供係朱十九助教相託王静委曾入宅計囑上件批子係仲友長男令金通引送與王静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王静供仲友姪三六宣教同十八宣教到王静家飲酒及與弟子沈玉情涉據沈玉供三六宣教先與弟子林瑩散樂弟子劉醜踰濫今年五月內因宴會方與三六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絶五月二十一日三六宣教借馬與乘騎得錢五貫文與直馬人支分緣此多有犯事人託打囑關節得錢使用五月內貼司王敦仁得會子一十道囑託仲友蒙給帖補充帳司人吏幷鮑卜妻許錢二十貫文說與三六宣教囑託仲友刺軍幷三六宣教令學院子姓董人送真紅紗一匹白蓮花紗一匹青扇一柄曲二十冊與沈玉作人事供責是實
一鐵匠作頭林明投白紙令當廳供係本州差在教場內打造軍器內仲友私打造衣甲二副湯瓶三十三隻鍮石頭盔二副並係官中鐵炭工力仲友收受入己曾支食錢三貫文酒六瓶作送到犒設仲友男亦曾令私打竹節鐵鞭一條監造官林路分亦各私造鐵甲頭盔一副湯瓶十二隻雜物五十餘件箭三百隻幷差待缺官邢判院同監造亦私自造刀斧箭交椅數目已多又怒林明不與依數打造凡九次斷決小杖路分曾遣兵士張顯入行衙計囑林明據林明張顯供責是實
一仲友有婺州隣人周四本名花康成會放烟火妻能下棊仲友招來每有宴會以烟火撮藥爲名支給錢酒仍是仲友令男十八宣教令兵士劉德等與放單本索子於諸司公吏倉場庫務及臨海縣幷縣官廳吏弓手牙人等率斂錢物及康成日逐出入阿劉入宅無間上下觀望從此有犯事人託打關節據花康成供仲友筵會凡三十二次使放烟火下棊共支官庫錢一百三貫文並酒二百一十七瓶計價錢四十三貫二百九十文足幷率斂索子錢得錢三百貫文幷曾爲威果兵士祝信犯酒送當直司寄禁司理院抑勘行打管營結案該

配將官會二十五道託虞侯陳　送與唐十八宣
教得免罪名并吳信供母阿朱并弟吳益與隣人
李念一交爭投廂解州送當直司却追出在室兩
妹吳六娘吳九娘枷禁勘姦承行人林木要錢一
百貫打關節吳信將金釵一隻金裹釵三隻銀盞
三隻作當方得將母并弟兩妹各勘杖八十內二
妹封案吳信將錢三十貫七十陌付林木并曾先
托花康成阿劉并花康成受人吏陸侃引領寧海
縣朱秀理庫本錢事將銀子計錢一百貫并馬一
匹連鞍直錢一百貫與仲友姪三六宣教收受入
己朱秀并將官會十五道與花康成又五十道與
陸侃并松門寨兵士謝興不伏差使解州康成取
錢三貫囑託十八宣教說與仲友將謝興止押下
本寨交管花康成取受院虞侯陶顯錢三貫文囑
託十八宣教差往天台縣催稅花康成受弟子何
蕙官會一十貫囑託令妹抵替回縣花康成受東
陽縣陳客官會五貫文囑託仲友姪三六宣教令
案吏出引監索人頭少欠紗錢花康成取受仙居
縣公人王富官會一十貫計囑十八宣教說與仲
友放令回縣免罷各供責是實

一據城下天慶觀道士祝元善供與陳百一娘有姦
事發送州院禁勘結錄下法司檢斷決脊杖十三
還俗託曹縣丞打囑仲友至今不曾科斷見令元
善起建蓋竹洞屋宇曹縣丞受本人丹砂二百餘
粒及黃士龍與承信郎黃復妻互行通姦送司理
院根勘欲具情犯申尚書省係仲友親兄慈谿宰
關節便行放出供責是實

一據本州通判備應世榮家狀解到仲友親戚高宣
教綿五籠并人力張四等二名遂送司理根問來
歷據司理院申已申州牒兵官追捉高宣教緣本
人藏閃宅堂卒未出獲及備據夏稅場專揀張元
亨等供七月十二日是本場專知陸侃家人陸允
稱知州宅高宣教有綿四百屯作空鈔使印候親
戚曹縣丞上場交秤緣提舉出巡到州未曾交納
寄留應世榮家今秤計二十七貫八百四十文重
並係下等不中粉藥綿每兩市價直錢一百文若
納官將鈔出賣每兩得錢三百文共合得錢　百
三十五貫二百文張元亨看驗其綿不曾經官投
稅其四百屯又合納勘合頭錢一百六貫七十文
雖係孫澄於鈔面使交錢印訖即未見齎錢入庫
及根問高宣教買綿錢據公庫合千人陸斌等供
五月二十三日仲友令於公庫支錢一千貫付什
物庫手分陸侃收買接官絹更不曾收附什物庫
曆逕付仲友親戚高宣教將去其高宣教止於七
月初一日買到輕怯大絹一百十八匹高價估錢
入庫計四百九十貫九百六十五文省盡將變染
作從物使用其餘錢五百餘貫即未見買到物件
又據李冲虛狀陳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匹紗五
匹及據百姓夏松狀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匹紗
一十匹又據開茶店百姓蔣三乙狀首高宣教寄
下紗一十匹及弟子嚴蘂供高宣教與弟子行首
張嬋會在書院踰濫其高宣教見事發覺隱避宅

堂不伏出官供責是實

一據丁志供本州有開字匠蔣念七名輝係婺州人事(人事疑當作人氏)因僞造假會斷配台州羈本州拘入書院同陳顯開文字續婺州差人緝捉蔣輝爲僞造官會知州令蔣輝家屬具狀經州陳論婺州差來人打折蔣輝手骨將差來公人送下州院禁勘令招伏放令公人回歸婺州自後令蔣輝在宅韓閃宿食事臣遂索本州元行遣婺州追蔣輝公案見得婺州義烏縣差弓手劉興貼司劉儀帶親弟劉保及樓二齋縣牒并申狀前來台州及臨海縣與兵馬司投下勾追蔣輝照勘見禁黃念五等僞造官會公事劉興等恐蔣輝逃走先捉下蔣輝方敢投公文被蔣輝同伴周安先覆仲友令同蔣輝妄論被劉興等打損傷骨仍令醫人徐浩妄作驗狀稱肩并背脊脇脚手並皆打損及傷骨蹉跌仍令蔣輝男亞德具狀稱被打傷重人命難保仲友妄作差趙成忠抄劄口詞虛立一重案卷却差獄子朱先追義烏縣差來人劉興等枷項收禁逼作打損蔣輝傳鋪押回本縣仍將臨海縣同追弓手金信張皐斷罪勒罷妄作將蔣輝用藥醫治牢固知管却又作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差兵士王張押蔣輝前去婺州義烏縣交管其蔣輝即不曾發遣又詐作王張逃走並係假作行遣及義烏縣申提刑司轉運司及婺州回牒到本州催追並不發遣止作根捉王張將帶家屬逃走不見回報臣昨令本州通判勾追乃就州治後門捉到蔣輝據供淳熙四年在廣德軍僞造會子四百五十道在臨安府事發斷配台州至淳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同黃念五在婺州蘇溪樓大郎家開僞印六顆并寫官押及開會子出相人物造得成貫會子九百道與黃念五等分受於去年二月初回歸八月十二日婺州義烏縣弓手前來追捉韓閃在府衙中藏隱是實臣照對蔣念七既僞造會子發覺乃是死罪亡命之人婺州義烏縣前來追捉仲友幣人奪回却妄作打損收留醫治仍假作兵士姓名管押發遣逃走藏匿州治不知仲友身爲郡守乃敢蓄養此輩亡命造差姦人意欲何爲其蔣輝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院欲望聖慈特賜指揮嚴加鞫治必得其情

一據婺州東陽周大雅并許與供於六月二十三日前來參謁仲友在王八家安歇周大雅送皺紗二匹許與送金條紗二匹與仲友作人事仲友差學院子李錫兵士葉旺當直時復出入州衙書院六月二十九日同仲友男十八宣教并姪三六宣教往王靜家飲酒因外人囑託關節七月內有獄子陳敦許錢二十貫文囑託十八宣教出引往黃巖縣追人及受外縣弟子許韻等五名錢一百貫文放歸本縣并李錫許錢二十貫文囑託親情俞安敗(敗字疑當作販)酒事李錫又許錢四十貫文託刺廂軍二名并馮顯因事被禁在獄馮顯母許錢一十貫文及將錢二百五十文憑手分馬澄就官庫打供筵酒一十瓶往弟子施韻家飲喫踰濫供責是實

一據王定狀訴書表司丁志抄寫假會係蔣輝雕造
及仙居縣張應龍狀論丁志取過見錢已行下本
州令將丁志送司理院禁勘緣蔣輝先已發遣往
紹興府取勘丁志隱諱未伏供招旋據承認去年
十二月因張應龍載糯穀二十石過浮橋捉住係
黃勉囑託丁志取受張應龍錢六十貫文九十六
陌丁志告覆仲友遂得疎放丁志又曾同學院子
葉藹等五人并擦浴兵士打囑十八宣教刺打甲
軍兵一十名蒙送路分廳保明內吳信招到九名
丁志招到徐明一名得刺軍關節二十貫文九十
六陌衙前甘淵許丁志官會二十貫討差充軍資
庫專知供責是實

一據朱綽然供五月內同張將仕韓天與往弟子許
韻家飲酒與石提轄交爭追送當直司招伏仲友
勘罪朱綽然憑表兄方禮將官會三十貫文託僧
義玗過送與十八宣教并將官會五十貫文託手
分陸侃送與高宣教得免斷贖銅十八宣教又受
道士李冲虛 琴一面供責是實

一仲友非法科罰人戶追納贓賞錢致令小民監繫
日久無可送納遂追到財賦司人吏郭起張諤鄧
莊截日終具到有周念五等一百七十六戶未納
酒麴賞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五百六十二文有
王十二等一百三十六戶未納雜色贓錢四千五
百四十七貫四百九十九文有諸軍等一百八十
六戶未納贖銅錢一百三十六貫二百三十文正
此歉歲委是不應監納已具單名并出榜市曹盡
行除放如官吏輒敢仍舊催索別容按劾聞奏

一仲友身爲郡守當此歉歲不能存恤飢民乃促限
催稅以寧海縣押錄林僅拘催夏稅遲慢斷配本
州牢城致得本縣人戶流移至今不絕臣已於前
奏具述又據本州通判趙善伋申據本州阿鄭狀
訴夫邵文係院虞候今年正月抱患請假在家押
番潘寅差院虞候林益往龍泉縣追會公事因販
私鹽走閃本州更不受理取覆在假被開拆司人
吏應褒什物庫陸侃執覆知府雷例配本州牢城
不當檢照並無論訴委是羅織罪名本州已給據
付邵文改正訖又據婦人阿王狀男盧宗係崇節
指揮兵士六月內因與兵士張立作鬧妄經三務
陳首到家捉酒決脊杖二十斷配嚴州不當阿王
經提刑行衙番理被本州將孫盧杲又作受過仙
居縣典石端三十貫文決脊杖十五配本州牢城
不當臣遂送本州兩通判根究據申追人吏蕭籀
等供招委是元斷不當看詳盧宗盧杲據干連人
供證委無過犯彊勒供招遂致決配情實無辜本
州已改正出給公據付盧宗盧杲照證着役仍移
文嚴州放還盧宗又據臨海縣長樂鄉人戶沈三
四王細九張四八狀各住鄉下地名蹟村江次取
州五十來里卽非禁地內人戶七月初九日驀有
船三隻係酒務脚子楊榮等到家捉酒沈三四等
爲天旱雇覓人工車水雖有些少白酒喫用卽不
曾將出沽賣卽被捉押及將各家衣物搬去拷打
抑令供認罰錢三百八十貫緣無從出被酒務專

匠林椿陳明等妄作沈三四等在州界內賣酒本州並從徒罪斷遣監納贓錢無可送納乞行根究臣遂送本州通判趙善伋根究施行據申喚到酒匠林椿脚子楊榮供本務以課利沽賣遲細本州日拘納錢三百二十貫文緣天氣亢旱禾稻失收細民闕食遂致發賣酒貨不行緣本州拘定額錢稍或違欠官吏得罪不免於在城　販私酒之家搜捉罰令納錢補趂課利本務探問有沈三四等家在禁界外逐人薄有家產當用工車戽田畝之時須有造下酒貨是林椿同專知陳明前去捉獲勒令逐人罰錢以助課利不納解州作徒罪科斷追犯酒賞錢本州通判趙善伋點對委是於州界外捉酒騷擾已從徒罪斷遣目今尚行監繫追納賞錢當此荒旱百姓不得安業已將陳明等從杖一百科斷內陳明勒罷又據臨海縣義城鄉柯煥狀因今年正月內爭分被伯敦義計會開拆司人吏林木傳狀入宅堂簽押誣告煥令人力吳五七等行打女使及伯敦義被冒役推司蕭鰫迎逢判府私意枷絣栲訊勒令供招改送司理院勘結將煥及母阿童各斷徒刑情實枉屈乞行根勘事臣遂送本州主管官根究依法施行未到今訪聞柯敦義與柯煥父壽祺係親兄弟已曾分戶年深緣柯敦義自行廢蕩復誣賴弟壽祺物產本州取受關節不與理斷柯壽祺經省部及漕司陳訴仲友怒其番理緣柯壽祺未歸故將其妻阿童并男柯煥非理鍛煉並科斷徒罪闔郡之人莫不憐之按仲友在本州二年凡非理窘拾人戶用刑輕重盡出私意並不遵守法令不法不公莫此為甚聞者莫不切齒

一據本州通判趙善伋申七月二十八日據諸指揮衆軍等狀自淳熙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至目今支散五指揮軍兵糙白米每名被專斗就廒裏各減退八升以致軍人缺少口食無處告訴不知上件減退米歸著去處今來日下支散八月衆軍冬衣聞得街巷皆言本州盡將納到堪好夏稅綿絹擔損前去婺州換到麤綿紕絹各家老小委是狼狽重念衆軍等如有些小情犯到州盡被欵司將本身家糧全分開閣以致老小缺食難以存活乞備申施行臣已牒兩通判根究嚴行止約不得作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按唐仲友第五狀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踈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勤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卽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再以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汙淫虐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贓應死亦甚惶恐

此數日來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譊張至以弟子嚴蘂繫獄之故　懷忿切公遣吏卒突入司理院門拖拽推司亂行捶打其狂悖無忌憚之氣悖然不衰及至本州結錄引斷蘂等罪案仲友又遣客將張惠傳語通判趙善伋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爲主張擿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惟臣竊惑之而此州闔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懼懍乎如虎兕之將復出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爲吏部尚書侍御史所薦而其支黨共爲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況仲友爲人陰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爲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爲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兼衢婺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遍走諸州計度救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復出爲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住本州恭俟奏報竊慮違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望仰貽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闇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狥權豪共爲欺蔽有此二罪難以復居官次顧以本路飢民阽於溝壑未敢自劾謹復具此曲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寘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干犯天威無任恐懼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敇旨

貼黃

臣竊詳今來所奏事理若果如唐仲友所得消息已降指揮委官體究恐亦止是文具蓋其所犯非得清彊獄官嚴行根究無由見得情實其見禁人若行放出知在亦恐漏泄已勘獄情事屬不便伏乞聖照別賜施行

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恭稟聖訓疾速起發及論紀綱頹壞乞留聖慮等事伏候敇旨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臣奏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不合搜捉輪擔驚怖弟婦王氏心疾甚危等事又據檢正左右司申擬欲從朝廷送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指實聞奏其台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西提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彌正星夜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稱今來若從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契勘浙東州郡旱傷去處稍多合委提舉官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措置竊慮失時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施行劄付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兩次具奏伏想已徹聖覽

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來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官吏常程行遣臣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弟婦王氏門族貴戚正仲友所恃以爲姦者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問藥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遲𢟍報復殘虐吏民欲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俟其一兩日間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贓汙戾虐衆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下至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旬月等候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迤邐從輕收殺如此則是臣不唯無復顏面可以號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郡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遣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唯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而臣謹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保餘齡顧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上君臣相戒脩明賞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欺紀綱頹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鈇鉞效其狂愚伏惟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爲小而忽之則臣雖被戮無所復恨干冒天威臣不勝震懼惕息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又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臣職業隳廢蹤跡孤危乞賜黜責伏候勑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審究到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實迹於八月八日具狀奏聞又以七月內節次所奏未蒙朝廷盡法施行續於八月十日十二日兩次具奏乞賜睿斷將臣罷黜伏想悉已仰關聖聽今來臣已於十八日恭稟聖訓依檢正左右司所申起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訖累日以來恭俟威命未有所聞竊伏自念職業既隳難叨寵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久苦眵昏健忘腸澼之疾近日愈甚省閱文書區處事務乘馬坐轎皆有所妨委實不堪奔走往來幹當職事欲望聖慈哀其狂妄早賜黜責以安愚分臣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伏爲今者按發唐仲友遂與宰相侍從臺諫皆有妨嫌已覺州郡解體不復稟承約束竊恐將來難以自效有誤使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

申尚書省劄子

具位朱熹

熹緣按知台州唐仲友姦贓罪狀不蒙施行職業既隳難叨廩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衰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具奏聞乞賜黜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重作行遣不勝幸甚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按唐仲友第六狀

具位臣朱熹

臣九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前奏知台州唐仲友催稅刻急及有不公不法等事奉聖旨唐仲友罷新任者臣昨來具奏仲友罪狀已蒙朝廷委送別路官司體究方慮失實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陛下奮發睿斷特賜施行不唯足以仰見大明之下邪正洞分而所以鎮撫台州千里之民紓其憤疾之氣者抑又甚厚臣於當日又取會到紹興府司理院勘到情節如臣累奏頗有實狀若使將來體究官司依公覈實仲友之罪固無所逃但臣又側聞已蒙聖恩改除臣別路差遣伏緣未有被受未敢具奏謝恩陳情懇祈罷免然實深慮將來臣既去官之後章奏無因得關聖覽體究官司不無觀望或至變亂白黑以惑天聽敢復掇其一二大者條奏以聞伏惟聖慈赦其僭瀆留神省覽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者

一據台州公使庫手分馬澄供唐仲友任內據客將陳庚周式夏公明并書表司楊楠每月寫單曆供送官員等特送折酒折茶等錢係楊楠徑就庫子葉志邊請取前去收買海味等支送親戚有付書簿可照及南果京果海味等物入宅有支送錢物具出帳狀唐仲友自淳熙八年三月初五日止淳熙九年六月初十日共支過錢一萬九千五百二貫三百二十三文送與陳宣教等如去年閏三月二十八日支錢一十貫文支送新鎮江府諸軍糧料院姜大夫辭赴任發路折酒錢係是著實支送並不曾具入前項帳內且澄所具出支送錢物帳狀委不知唐仲友曾不送與官員

一據台州書表司楊楠供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楠指揮我到任鄉里官員相知並無送惠口點官員士人六七員姓位令具單狀公庫支送折酒錢數內一員一十五貫或一十貫或五貫湊及五十貫具單判送本庫關取會子封角同書就書院供納自後或二日或三日一次或五日一次類及五十千取呈批判就庫關取會子封角并書係楠齎入書院交納今將付書簿逐一拖具除實送外內唐仲友虛作送與官員邵朝議等納入書院共九十項計官會四千六百四十五貫所有馬澄具出帳內其餘項目及恐有漏落名件供具未盡及唐仲友更有令客將夏公明陳庚林實周式張惠及本司李瑀各別有承受指揮寫單支送官員楠不知名件并唐仲友開雕荀楊韓王四子印板共印見成裝了六百六部節次徑納書院每部一十五冊除數內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後節次送與見任寄居官員及七部見在書院三部安頓書表司房并一十三部係本州史教授范知錄石司戶朱司法經州納紙兌換去外其餘三百七十五部內三十部係　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係黃壇紙印到唐仲友逐旋盡行發歸婺州住宅內一百部於二月十三日令學院子董顯等與印匠陳先等打角用箬籠作七擔盛貯差軍員任俊等管押歸宅及於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綬打角一百

部亦作七擔用箬籠盛貯差承局阮崇押歸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於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陳先等打角同別項書籍亦用箬籠盛貯共作二十擔擔夯係差兵級余彥等管押歸宅分明

一據台州公使什物庫專知陸侃供去年十二月間唐仲友關支軍資庫絹二百匹令染鋪夏松收買紫草就本州和清堂染紫造做宅堂帳幔應千牀幃設大卓衣及支散人從衣衫等物內除從人衣衫著用外有其他什物蒙唐仲友令三六宣教用黃巖竹籠六隻盛貯般入宅堂排辦念九宣教娶新婦用及去年十二月間娶新婦弟妓散樂並重造新衫係公庫馬澄逕支錢收買婺州羅回歸就和清堂令馮四等變染真紅係唐仲友令客將林實喚上弟妓嚴蘂等具名就書院親自看揀俵散及今年六月初十日唐仲友親戚高一宣教就公庫馬澄邊支錢一千貫　前去收買新知府從物絹帛於七月初一日旋交納到絹一百一十八匹變染做造外有其餘錢卽不見買到物帛亦不見回納公庫并去年十二月間三次共關錢三百貫文省支買宅堂什物及做造罣罳二把并打造竹簾新婦行嫁動用等祇備念九宣教娶宅眷及自去年止目下支錢收買竹籠一百五隻麻布四百匹做造布袋盛貯物色使用并支在官零絹做袋袋五色果盤圈大小九百箇及支錢收買竹木做造細竹衣籠二百隻并今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設醮係公庫逕支錢往婺州收買黃蠟做造蠟燭有剩下四兩三兩二兩蠟燭七百八十條係三六宣教令邵客用紙打角在西書院大櫥內安頓不曾遞出燒點

一據登仕郎應世榮供於七月內有唐仲友親戚高宣教將帶箬籠盛貯絹并綿前去報恩庫下安歇過幾日只見般箬籠五隻盛貯綿前來出賣其高宣教問世榮稱　要出賣綿世榮言說此回行市未好賣其高宣教言說不然將上件綿與縣丞說過送納了出賣見成抄與人戶開銷令世榮問城下攬子顧九祝十三毛三十沈二其衆人說但納得綿得見成抄將錢買開其時爲納綿未得高宣教却問州中人討書往黃巖縣去又問見禁人楊楠不肯寫書與高宣教世榮七月二十六日得知高宣教却將公使庫官錢買到大絹并綿除大絹去什物庫交納外見有綿五籠安寄在家世榮已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作世榮名齎上件綿五籠隨狀經本州通判陳首蒙解送提舉行司訖

一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着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楊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開至八月十三日忽據婺州義烏縣弓手到來台州將輝捉下稱被僞造會人黃念五等通取輝被捉欲隨前去證對公事仲友便使承局學院子董顯等三人捉回

仲友台旨你是弓手捉我處兵士你不來下牒捉人當時弓手押回奪輝在局生活至十月內再蒙提刑司有文字來追捉輝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輝收拾作具入宅至後堂名清屬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飯食得三日仲友入來說與輝稱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問你肯依我不輝當時取覆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仲友稱說我要做些會子輝便言恐向後敗獲不好看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說便送你入獄囚殺你是配軍不妨輝怕台嚴依從次日見金婆婆送飯入來輝便問金婆婆如何得紙來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我兒金大去婺州鄉下撩使篷頭封來次日金婆婆將描模一貫文省會子樣入來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樣輝便問金婆婆言是大營前住人賀選在裏書院描模其賀選能傳神寫字是仲友宣教耳目當時將梨木板一片與輝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貯入宅收藏又至兩日見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來將梨木板一十片雙面并後典麗賦樣第一卷二十紙其三六宣教稱恐你閑了手且雕賦板侯造紙來其時三六宣教言說你若與仲友做造會子留心仲友任滿帶你歸婺州照顧你不難輝開賦板至一月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將藤箱貯出會子紙二百道并雕下會子板及土朱靛青棧墨等物付與輝印下會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內付金婆婆將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將出篆寫一貫文省并專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寫字號二字輝是實方使朱印三顆輝便問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貫文篆文并官押是誰寫金婆婆稱是賀選寫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內至六月末間約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餘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及一百五十道并二百道直至七月內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六日見金婆婆急來報說你且急出去提舉封了諸庫恐搜見你輝連忙用梯子布上後墻走至宅後亭子上被趙監押兵士捉住押赴紹興府禁勘

一台州人吏鄭榛共唐仲友節次支行公庫官錢送委婺州唐十二宣教收買銀子抵還糴本庫借支米本錢作糴本銀起發除買到銀子徑赴買銀場交秤係攢司章奎馬禮交收附簿及支發起綱亦係逐人并各案見得實數外尚有續次支去錢二千貫未曾買到銀子緣公庫收支簿曆干照於內多有不明盡係唐仲友收藏入宅今來馬澄齎到排日收支官會草簿細數見在乞勒本人詳細供具及有關買物帛泛費名件亦乞令馬澄同什物庫專知陸閏逐一銷破便見欺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伏覩近者劉焞字文子震妄用官物聖斷赫然中外震悚今仲友所用官物不減二人而自盜入己畜養亡命僞造官會之屬又二人所無有顧乃獨蒙寬貸臣竊有所未喻伏乞聖照

臣契勘在法監司按發公事不得送置司處蓋防本

官於所勘獄情輒有干預今紹興府雖係臣置司處
臣自按發之後見在巡歷不曾同司所勘獄情無容
得有干預伏乞聖照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具位臣朱熹

伏覩本州昨準本路提刑司牒準尚書省劄子臣僚劄子陛下龍飛正位施實德于民比因臣下有請諸州縣經總制及月樁版帳錢悉議裁減然朝廷雖行蠲減而州縣之巧取於民者自若欲乞行下諸路提刑司應州縣日前以經總制月樁版帳爲名巧作色目科斂民錢以足額者嚴行禁止則朝廷所減爲及民之實惠矣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及準安撫諸司牒準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蠲減之數郡實私之而縣之督責於民者如故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缺乏縣道如崑山常熟之類寬融減放必不得已則聞之朝廷量與蠲減各限一季聞奏監司則開具一路所當減之州守臣則開具一州所當減之縣仍各要見所減名色錢數若干庶幾灼然實惠及民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奏臣伏讀前件兩次所降指揮有以仰見皇帝陛下盛德至仁勤恤民隱至於偏州下邑亦無不欲其蒙被堯舜之澤者甚大惠也然以臣所領一州四縣觀之則雖無月樁一項之輸而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或全無窠名或收不及額其間亦有州郡已爲抱認代納而諸縣猶或不免違法科罰以足其數者就中漳浦一縣缺乏狼狽尤不可言竊意崑山常熟之類其窘未必至於此也今者本州雖蒙聖恩蠲免經總制額一千貫省然諸縣日前此色官錢除實收外所欠常數千緡以郡計之則又不啻二萬餘貫今者所減雖已不爲不多然逐縣所得在欠數中僅及二十餘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禁其科罰猶恐尚爲虛文況欲遽見其所減放名色之若干乎至於諸色上供全無指擬則前此又未嘗有以聞者州縣官吏以此二弊私憂竊歎以爲不知何時可免斯苦今者乃幸遭遇仁聖憂勤惻怛至於如此而臣於此時適叨委寄得與一季開具聞奏之列若不能罄竭所聞以稱明詔則臣雖死且有餘罪臣竊計度本州財計以及諸縣所無者固無可言所有者名色亦多不正其爲曲折固未易以一言盡今若得蒙聖慈且將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特賜蠲減則諸縣事力庶幾稍可支持而日前科罰之弊亦可漸行禁戢但欲便見其所減之名色錢則恐朝廷所爲蠲減之數實未爲多未容責效如此之速臣謹具條畫前件所陳兩項利害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除一萬七千餘貫買銀五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分銀一千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數內外一項折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枝乾錢四千貫係逐年尙書戶部準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樁辦又一項名爲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文違欠三色

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之可考亦無戶眼窠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方那兌一歲僅能趲得一萬二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千四十貫則以數下諸縣措置解補向來州郡費出有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椿辦以故移東補西未覺敗缺近年以來州郡增添寄居待缺宗子孤遺養老歸正等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廣以此州郡窘匱而縣道急迫日以益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趲雖於紹興乾道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盡數撥下本州應副左翼軍口食馬料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起發然皆是逐月指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緩而縣道所解往往愆期至乾道五年漳浦一縣趲辦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認錢數減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州郡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辦之數遂成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數猶各不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共為七千六十四貫縣道既無贏餘可積又無窠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脅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則諸縣便以藉口不肯留心趲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兌補足為州郡者憚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為不復何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寃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目擊此弊能不動心顧以數目浩大別無計策可以幹旋朝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開納許為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實聞而力請之乎然上供錢內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固不敢輕議其三色錢內本州椿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未敢自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數七千六十四貫特賜除罷却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截撥添接應副前項左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以恤縣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惸獨鰥寡亦可以少被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一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況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所以至於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之數為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以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為準也然此其所以為準者又非當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補之虛額而一時朝廷決意施行官吏

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趂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以遞年爲額爲錢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趲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十六貫遞年收趂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爲則亦兌那科罰如前項所以趂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倅皆有磨勘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督責無藝冒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所以爲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州例蒙蠲減而本州不幸獨以遞年發足之故所減不及百分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遞年所以不曾拖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爲登足於後也且其所取之數若彼其多所減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五十千者是曾不足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者遽欲責其盡除日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四千七百五十四貫者特賜蠲減庶幾州縣稍稍有以相恤百姓不至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之本末則臣昨因賜對嘗獲面陳伏蒙至尊壽皇聖帝深加奬納然臣於是時尋卽去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今亦未敢出位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采羣議更加詳酌拔本塞原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到任之初刷具本州逐年起發經總制及無額錢數實收之數極多不過七萬五千貫而補發之數多至二萬五千餘貫其補發者並是州司兌那發納以故昨來版曹比較歲額無欠而議者不知其然便爲本州事力有餘不肯多與蠲減然考累年以來實收之數日少而代納之數日多亦足以見州郡事力日就空竭加以數年恐亦無以爲州而自爲崑山常熟之不暇固不能有以恤其縣而縣之不恤其民將益甚於今日矣臣不敢以此繁碎浼瀆聖聰謹已別具細數單狀申尙書省如蒙聖慈哀憐特賜宣索除依今來所乞減下無額錢數外更令有司於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減無額數內將經總制兩項正錢比倣他州所欠分數再與蠲減不勝幸甚

條奏經界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踈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級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爲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卽爲縣吏實

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尙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産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爲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幷爲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旣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幷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己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輭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卽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交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

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壁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畎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筭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嘗爲胥史之傑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纍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遞減令輕）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粮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

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幷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牓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烟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聖照

第五項

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它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頹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來沈師之亂閩郡驚擾不知所爲向非朝廷威靈尋卽破滅則此邦之患何可勝言以往推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此田其錢欲乞且令本州椿管別行相度漸爲脩築之計務一兩得莫便於此幷乞聖照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去年到任之初卽準省符行下臣僚奏諸州縣以經總制錢爲名巧作色目科斂民錢以足歲額者欲乞嚴行禁止又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將缺乏縣道寬融減放奉聖旨依奏臣於是時卽已遵稟具奏以本州罷科茶及荔枝龍眼乾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三色上供錢除本州自來以省計通融支遣一萬五千九百七十餘貫外尚欠七千六十四貫並無戶眼源流可催又有隆興二年增起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餘貫逐年收趁不上並是敷下諸縣巧作名色科罰人戶供輸發納違法害民事屬不便乞將上件錢除一萬五千餘貫本州依前通融支遣外其所敷下諸縣七千餘貫及隆興二年增起無額虛數四千七百餘貫特賜減免仍乞指揮別撥一項錢物應副截支左翼軍官兵口食等用已蒙聖慈開允行下本路漕司相度今經日久未委本司已未申奏以致未得早被蠲貸之恩臣今在任將及一考逐時稽攷本州財計見得自去年四月以來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妄行科罰而所有上

供七千六十四貫只以省計通融支遣亦不至於大段欠缺自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臣輒已行下諸縣自今並免解發及申嚴約束不得似前以此爲名妄行科擾去訖但恐將來官吏不能遵守復致違戾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戒敕如有依前科擾去處州縣當職官吏並與重行坐罪庶幾海裔窮民獲安田里咸知聖主惻怛元元不間幽遠之意至於經總無額錢內四千七百餘貫虛額之數卽在州縣不容措畫却乞聖恩矜憐特詔有司直與除豁永絕科擾之原益廣涵濡之澤臣不勝大願臣冒犯天威不任恐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簽黃

臣所奏不敷諸縣發納上供七千餘貫乞賜戒約縣道不得科罰卽於上供元額並無虧減乞將此項先賜施行其經總制無額錢却乞付之有司立限聞奏取自聖裁特賜除豁

乞褒錄高登狀

貼黃

奏爲本州故迪功郎高登嘗以直言干忤秦檜貶死容州乞賜昭洗褒錄事伏候敕旨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奬拔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閒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寃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閒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伸寃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玆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奬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不量疎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臣竊詳傳伯壽奏底有加贈官秩施恩後嗣係於聖
神之獨斷非小臣所敢請之語臣之疎遠尤不敢輒
論及此然區區之情實亦有同焉者伏乞聖照

按黃岌狀

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人逐年截
撥漳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置倉專委縣官
就彼交納應副支遣土軍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
結局回縣去年係委縣官從事郎黃岌不知有何私幹到
寨未及十日即便回縣既不恤人戶搬　且令仍舊搬米
前來倉所等候其黃岌又不前去地頭續爲交納遂至五
月以後大軍缺食赴州陳訴本州累行催促其黃岌頑然
略不介意本州爲見大軍節次奔走號訴殊可矜憐遂將
別色官錢量行兌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米別行委官前
去監督本縣催促支散至今日久未能按月支遣蓋緣黃
岌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爲念不爲及
時交納致得一寨土軍一百餘人飢餓狼狽實非細事委
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岌與龍巖
縣主簿迪功郎陸槐對移及具狀申尙書省吏部幷諸監
司照會訖並皆未蒙果決回降指揮今來伏覩符下六月
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施行朝請郎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
軍弓手土軍屋錢衣糧須管按月支發毋使侵擾細民
奉聖旨依本州竊詳上項申請指揮正與本州按發黃
岌事件一同仰見朝廷撫軍恤民丁寧深切之意所有
黃岌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斷特將黃岌重賜施行以
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伏候敕旨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
使令之意以爲布宣德意固爲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
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
之賢否其背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
施行其涖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
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
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懇懇愛民之實臣嘗
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爲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
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
牘觀之見其親畫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囚辭而後已及
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囚卒無異詞皆以縣之所鞫爲
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
溪爲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僞詆讕姦詐百出德廣
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
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伸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爲浩
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
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
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斂之患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
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爲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
不患於壅隔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
臣與德廣爲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
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其所以施於有政者
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爲嫌已照薦舉格令舉充陞
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
而德廣去替亦已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

若臣之詳偶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臣不勝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劾將官陸景任狀

具位臣朱熹

照對臣誤蒙聖恩委任闔寄於今月初四日到潭州交割職事有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前來公參見得本官病患尫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使入國用入流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曾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幷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全藉有精力不衰諳曉軍務兵官訓練教閱又本州管下有産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溪洞亦賴兵官聲勢彈壓目今邵州見被湖北猺賊侵犯已調發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兵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尸祿養痾晏然端坐之也兼臣到任之初方欲督責兵官練習軍旅以爲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仗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將陸景任與宮觀差遣別選材武曾歷管軍職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奏
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同監司薦潘燾韓邈蔡咸方銓狀

具位臣朱熹等

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繇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旣不敢以己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爲務崇尙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嚚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决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圄屢空湖北猺寇侵犯邊境而燾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寨爲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爲郡久費枝梧而邈迺能檢梲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面縻費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邈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精明之風自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彊賊應副錢糧賞循資又因水澇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比者邵有猺人之擾咸詣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略鈎致蠻獠之情卒能使之恐懼納欵其他佐理郡政不競不隨經總制錢不待督責每歲溢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實惠奉議郎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銓器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簡不擾急吏緩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

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潘友恭自代狀

具位臣朱熹

準令侍從官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

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乞降付中書門下省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貼黃

奏爲潭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之臣孟彥卿趙民彥劉玠趙聿之等廟乞賜勅額伏候勅旨事

具位臣朱熹

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晉王廙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修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幷考譙王本傳幷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營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除已起造了畢欲望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慰答忠魂爲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願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乞降付尚書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申請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覩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云云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覩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榮陽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榮義坊爲丞相坊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承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之竦飭謹具狀申主簿學士伏乞備申縣衙照會施行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妬娼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缺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亹亹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熹已具前劄復有愚懇幷以浼聞事目如後

一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年以三百日爲期兩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樁收竊緣上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係遠鄉農民追呼搔擾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抑又兑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令本處樁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已爲非策又況樁收日久皮線爛斷札片鏽澁不堪使用亦有深可惜者設若遂爲歲例則其爲害無有窮已尤爲不便欲望一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教閱日夕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不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缺於武備即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鐵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無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募役兵漸次打作庶

無關事

一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漸次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百餘頃内星子縣最爲窄狹已占三百餘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敢循習舊例供申虛數熹昨在田里素聞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妄亂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大段虧少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行根究竊恐其他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在熹私義亦所未安欲乞一言密贊廟堂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爲幸甚然所有增種指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畫圖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尤爲簡靜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税及應副軍糧狀

伏覩本軍今爲久闕雨澤旱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乞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税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税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糶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椿等月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熹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十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使幸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後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缺支遣計料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除已具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租税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外云云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税狀

熹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已蒙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本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税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卽苦旱乾人戸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戸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兌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文省趁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

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
塞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熹誠不忍更行
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
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
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
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兌借糴米之罪亦已具奏恭俟朝典
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塡缺額禁軍及
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掤置
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供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塡禁
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
平之際戶口繁多投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
及揀汰歸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
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
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州得用錢米可以養
贍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尙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
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爲
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外尙缺三
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
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尙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
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
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
匹紬一百五十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
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況當荒
歉之後稅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尙且支給不行若
不申陳竊慮虛負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乞
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爲額如以州郡武備不脩
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
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悞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
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民貧不堪搔擾十一至十
五料節次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
申奏蠲免而又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
三縣去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夏秋二稅
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請俸尙且積壓無可
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
蘇尤當存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更分拋下縣催
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辦上件軍
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飢民使之逃亡失業
因致死亡有負朝廷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
鈞慈軫念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
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
縣掤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應旋招到
軍兵二十名及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
於本軍添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
今照都昌爲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
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百人縣郭又有弓手八十
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

縣岸提刑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虛設徒費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匱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塡補闕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乞施行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熹照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上及蒙朝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倚閣是致經總制錢收趁不及合行除豁及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嘗具申總領轉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及乞據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稟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趁緣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戶未納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數目合依例除豁方欲具申乞下總所并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況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一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利分隸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新補舊遞互償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無可椿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終收趁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特賜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卽依舊數發納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

十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修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名額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行下竊慮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年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有所遵守久遠不至埋沒謹狀

小貼子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於荒廢堙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幷商㩁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綱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隄岸土工及種林木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親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缺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缺食須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劄子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壞及港汊堙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住泊舟船已嘗具利害申稟乞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米供申去訖未蒙行下緣目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若是蹉時向後寒凍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旋取撥窠名錢米一面趁時用工開修施行實爲公私久遠利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

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爲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卽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卽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爲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況初不計算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爲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熹愚慮尙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己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爲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爲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爲防護縣郭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塡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狥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尙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

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幷彩畫成圖連粘在前乞賜鈞覽干冒威尊皇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新差知袁州曹大夫奏乞將南康軍移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可行利便修寫同銜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此從長相度有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内準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牒準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戸部申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昌縣隸江州而復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契勘建昌縣湖口縣坐落去處幷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地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已行取會逐縣具利害回報及塌畫地圖送簽廳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比建昌水陸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本軍爲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照會施行去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間李成賊馬殘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尋照圖經及簽判廳舊題名記幷詢訪士民檢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通判余致堯撰新剏利民橋記見得自太平興國六年相國張齊賢轉漕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洲沈島沒虔吉撫筠洪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怒濤沃空篙工棹郎摧檣是慮指斯邑也爲拯溺之地公於是度其便則沂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會非鳴鼓角樹牧帥以守玆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爲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洎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徙置宅所必須剏建軍治城壁及諸䅲廩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欲剏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地搔擾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因經界之後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而輸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沂流四十里至江州沂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見遙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申據進士熊望之等幷父老及稅戸傅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路至本縣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湖口縣又泝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

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江州係駐劄去處一有所科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微事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方至江州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百餘里往返有六百里之遠動經旬日若中等之家科藁二百束每人止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人戶則又不止百夫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縻費官司解發亦不過取辦於民本縣既遠於德安縣況連丁大旱之後人民流移未盡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之家不歸而見在人戶亦必逃移竊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民萬一必欲撥隸民間豈敢固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明四方無虞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有所改易不若仍舊貫爲安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情本軍今來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樁等錢及支遣官兵衣糧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樁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啻過半今來若將撥隸宅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歎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雖以湖口彭澤兩縣改隸本軍名爲依舊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補且以苗米論之星子湖口各止六千僅可相當而建昌秋苗二萬彭澤所入約計不及其半今欲以二縣二州夏秋二稅及諸色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供之數或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吏軍兵支用之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彭澤隸本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右本軍相度利害於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述略無義理其言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爲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府撫州建昌軍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江南東路矣又江州南康疆境交互奔走期會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巡歷民戶輸送往來每以爲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割則是使之捨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都昌一縣雖是隔江然人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爲麤重自來久例又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人戶即無往來之阻至於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所費浩瀚度須用數萬緡而起遣一縣民居屋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日民力凋弊州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爲此有害無利之舉其說竊恐難以施行徒然煩費文移動搖物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惶不遑寧處極爲非便謹具申監司衙欲望詳酌早賜奏聞寢罷前件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幸甚伏候台旨

小貼子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安縣界而小路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州界分去處初亦無

甚利害只是德安縣遞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肯傳送本軍及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別有措置豈有爲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遽割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文字特令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阻滯併乞台照　熹上覆

論馬辛獄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準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凌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伏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木遂致爭鬧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從寬典不勝幸甚熹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謝悃併乞台炤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赤立今又五十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圓備處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司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爲縣尚且費力若欲改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拆其屋占奪其地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爲此以動搖人心爲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員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文移動搖衆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爲非便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卽爲引去之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旣荷聖恩彊畀民社旣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議所擾故敢直以己意干昧申呈其詳見於公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說以安兩處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　使可之可疑當作使司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番詞互有同異須至依條再行推鞫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鞫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殺之雖使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況已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密投鄰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寘極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爲之首今阿梁所犯窮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番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鞫然熹愚意欲望使可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睿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羣聽使

衆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任內因納炭稽遲追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赴監自行置場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絹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三貫六百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況都昌民戶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做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聊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爲便利民戶所陳大略如此所有曲折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勝悚仄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爲不若比附納絹量減價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爲利便更乞台慈詢究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照對本軍管下都昌縣人戶舊例送納本色木炭赴使司交納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文足續又每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絹稅紐折今來所納價錢比之折絹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太重民力不堪昨據人戶陳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省劄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比於納絹計增一倍以上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有木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台嚴俯伏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爲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爲之計慮深遠如此感幸歎息無以爲喻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爲遠津般本色其費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爲苦都昌則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爲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向若使司直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所議矣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得以復有所言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戶一槩重行蠲減其上兩等人戶却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

被大賜而上兩等戶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别有經畫實爲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宫廟差遣恭想已徹鈞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乃復有愚悃輒冒布之熹束髮讀書不親世務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昏塞不知所爲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戶稅絹畸零丈尺湊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端疋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湊納本色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爲優恤下戶但行喻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每疋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而下戶却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疋計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不能加意詢訪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書省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以憑遵守催督免致拖欠爲公私久遠之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計亦乞明賜黜責以爲守臣慢令廢職之戒干冒鈞聽伏深恐懼

小貼子

熹所申事理緣今夏稅末限將滿欲乞鈞慈詳酌徑自朝廷施行庶幾猶可及事若送戶部行遣往還動淹旬月州縣之吏無所稟承則懦者不敢督趣必至於闕供強者不恤有無必至於病民矣切乞垂念

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爲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得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爲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乞均照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爲名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逵等只緣劉彥才爭競鬭得官司追呼遂於威夏輒行關集鳴鑼持仗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託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已將劉邦逵等依相毆報冤爲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别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輒以關集教習爲名聚衆弄兵欲以恐脅官私報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致夤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目申稟想徹台聽適所遣陳乞減星子稅人回賫到省劄一道謹復專人申納乞賜台念保明回申不勝幸甚其間上供對補之說竊謂若本不虧上供元額即初無可申請若有別色可以對補即亦不須申請

今有司之吝至乃以此爲問則獨減之恩似已無復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計會亦已薄有所費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熹元奏固已有謂如蒙施行不唯今日見存人戸得保生業而已逃未復願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攜幼而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椿閣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爲今日解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爲申述使得不爲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坊場敗闕下本有體字）

熹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所牒催發本軍去歳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幷今年未發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內合除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貫六百餘文截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秉義等稅錢九百九貫餘文共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衙前蕭彥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次具申總領所照會去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季外未發錢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敗闕體減下錢僧道免丁比額不數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九十文自餘合催錢數緣本軍今年夏初以來田禾便遭枯旱今則秋苗已放八分已上民間目下已自闕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未納畸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閣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收窠名官錢可以樁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省差衙前王溥管押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正月起發本軍亦緣旱傷人戸艱於輸納兼準近降指揮住閣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施下合發錢數虛負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幷上司乞賜敷奏將合趁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錢數批曆入帳拘收起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熹契勘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時全仰酒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蒙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酒稅務趁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椿移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轉見闕乏支持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稅太重商旅稀踈又爲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色賫到戸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望台慈矜憐特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重賜裁減行下樁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貼子

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

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水脚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獨往來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浩大不容優恤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爲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申稟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凂鈞聽熹昨嘗妄以鄰路遏糴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通放而屬縣下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於越境釘斷陂口以絶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傾之世不至於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照條令按劾尚恐未以爲意不免具狀申省乞賜約束欲望鈞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熹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紙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穀不多遞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米糶糴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遏糴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闕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糶支遣遂逐急那兌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斛今據差去人申已糴到米而諸處官司出牓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糴又阻境內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諸處官司請照累降指揮疾速放行及不許阻節客旅外更欲具奏及申尚書省又慮遽失鄰援之驩向後別致邀阻反爲深害謹密具此申稟欲望鈞慈特賜矜察早爲敷奏特降睿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行約束但使公私米穀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邦之幸而已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小貼子

照對本軍勸諭上戸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有有錢無米之人亦須上流收糴若被沿路阻節米船不通即此勸諭之數盡失指準民命所繫爲害非輕伏乞鈞慈深賜留念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熹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苗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零欠綱運米五千餘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充軍粮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全戸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分苗米即恐人戸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塡納今既災傷如此亦非幷督舊逋之時以此計之即熹前奏所乞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截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既旱則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者之爲利害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爲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爲先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

暇恤殊不知民旣死徙閭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失比之全放一年之稅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尙有未安集者田土尙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或甚於彼時民尙無以爲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小貼子

熹所申稟只爲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兩項米斛又恐朝廷怪其檢放分數之多故其妄言遂至覼縷誠不能無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爲國家生聚教訓恢復久遠之計若熹之私則去替不遠疾病侵陵罪戾孤蹤日俟譴斥決非久於此者亦何必曲沽民譽過爲身謀以罔朝聽而陷於不測之誅伏惟鈞慈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瞻望台躔久不申起居之問下情第切宗仰比以災旱告急于朝竊計已蒙鈞念惟是疎拙素不更事重此困迫不無煩擾今復有劄子二通申稟放稅乞米及鄰境閉糴事而熹疾病之餘不堪扶曳輒有私懇仰瀆威尊敢望鈞慈并爲敷奏乞從所請千萬之幸熹頻有干慁不敢累幅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修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尙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覩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爲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閒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尙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導守無以仰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尙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

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但恐其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鏤版其州縣祭禮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一本鏤版行下

乞增修禮書狀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攷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殿下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幷賜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下釋奠文宣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無緣可以徧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一分獻其爲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幷免殿上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幷乞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四爲二重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位酌尊之東著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冪爲酌尊著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犧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熹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爲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盎齊犧尊一實醍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內祭社稷儀云南向東上加冪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前楹壇之南面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是太尊二爲一行其南山尊二爲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爲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爲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爲三行其南向者反此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未者反此委是否各乞討論幷賜行下

一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熹按其文有制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而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未委新儀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幷賜行下

一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曰山川之

神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爲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滅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頋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傴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禜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此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山川禮即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放祭社禮儀立定時日壇埸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一伏覩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先代聖王並用禮器法服今即未委新儀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檢照討論并賜行下

右謹具申尚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旨施行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淳熙七年三月　日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戸董翌等狀伏覩本軍牓示詢訪先賢事跡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指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闕雨鄉民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臨匯澤大江水勢湍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後廟記聲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詳酌具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据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劉羲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唱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爲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覦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爲固挾天子以爲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乃竊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爲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爲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

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慤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縋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底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温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既士行遠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据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胸次及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脩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据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考異

脩白鹿洞書院　基地（一作基址）

脩築石隄　種林木（種下一有植字）

禁保甲　豪右（一作豪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措約閒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惻怛之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不足充虛接力不能作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卽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紐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糶廣米接續糶濟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樁管申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應副施行

乞禁止遏糴狀

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貫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糴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糴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鄰路飢荒之急故行遏糴及客人應募船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勑兩浙江東湖北旱傷全藉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霑實惠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糶賑濟有合行五事已具申朝廷未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差官雇船前去收糴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故行遏糴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一件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雖蒙朝廷給降錢米濟糶猶恐不能周給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僚奏請特依淳熙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年災傷上戶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者必少乞敷

奏如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
府賑糶賑濟亦乞與依上項指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丁鹽絹綿
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限合至五月十五日
方行起催熹訪聞紹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
初間便行催督已是違法況今旱荒人民飢餓不容
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縣照應條
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更賜劄下紹興府鈐束
諸縣遵守條法不得前期追擾施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奇等出助米
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已保明具申尚書省
未蒙朝廷推恩以致人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
申尚書省乞速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奉聖旨令
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及續準省劄紹興府
山陰會稽等縣人戶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
不實劄下檢實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
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爲飢民採取鳧
茈鋤掘殆遍無復禾稻根查可見荒熟分數乞且將
下戶等第住催上戶寬限勸諭其新林一帶亦許熹
差官檢定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蠲閣租稅其衢
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處亦乞依此委官約度分
數住催官物乞數奏特降指揮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飢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措置糶濟
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蠲除稅租禁止苛擾
激勸上戶最爲急務譬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
年十二月十七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
其檢計戶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數別
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傷
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
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
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
濟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漕提舉
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人戶遵依已降指揮多
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願歸業趁時耕種即量支錢
米給據津遣與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
劄付本司已即時恭稟遍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
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
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
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
下備降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爲見前項指
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
丁錢並特住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應
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即未審今年以前是淳熙七
年終唯復淳熙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尚書省及戶部伏乞
明降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
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

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措置和糴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糶幸無流徙後爲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上兼以鄰郡嚴婺徽饒類皆旱歉本州地居其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闕食雖已勸諭及申尙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艱得錢物深山窮谷僻遠小民委是無錢糴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倉米五萬石內支撥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衢州點檢見得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損羸困闕食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石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劄下衢州施行已具申尙書省乞指揮施行

救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尙書省如熹所奏得蒙降出欲乞敷奏早賜施行

一爲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盡之後尙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減度牒米數再撥官會三十萬貫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府麥前急闕

一爲伏覩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戶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例並與住催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九年三月三日

承尙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旱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恤爲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位姓名申尙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詿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閣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三月

承尙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

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五月五日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尙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戶幷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斟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爲甚衢婺州爲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幷鏤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幷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十四貫五十四文省幷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五百貫文及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尙書省狀七月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卽於今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熹卽今前去看視一面監督官吏打撲焚瘞尋別具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謹具申尙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責令運糴以備糴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牓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力賜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刻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卽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待闕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卽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尙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東久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爲飢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舉閉糴

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無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近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及上戶閉糴絶少米斛出糶數內江山一縣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上戶未糶米斛接續出糶如有貧病無錢收糴之人即行賑濟及煑粥存養其知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件臣僚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飢民早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熹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十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熹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熹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而令於內量撥什三俟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糴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糴給由曆就屋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俟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災傷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斷然其間尙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鬬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雇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爲不刊之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爲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熹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戶長雇錢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反爲民害熹竊以爲莫若將罷支耆戶長雇錢一項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耆長戶長罷支耆戶長錢紹興府共管若干貫以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顧惜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得以安居樂業爲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復雇耆戶長最爲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遽行而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爲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爲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爲保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陪備其費不貲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爲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力最高合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爲催頭此皆足以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支耆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然冰銷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如畏陷穽豈有願兼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稅則只是抑勒輒差雖有徒二年斷罪之法何嘗施用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卽令諸縣每年夏稅起

催前一月逐都一併輪差物力最高人戸四名充戸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卽不問已未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近亦不理爲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戸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僞滋起於是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己巧生計較預圖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纔及數千之產亦使之充役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戸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稟竊詳通鄉差募則鄉分闊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戸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戸役並於元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疎處移入狹都役次密處者卽聽并移戸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卽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亦可粗免差役頻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卽乞敷奏脩立逐項條貫頒降遵守施行

經界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覩本州准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備準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閩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一斗種大率繫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戸自以本戸產錢均配其田自爲二簿一輸之官一爲戸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戸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沒于官許人告首請佃間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宅郡數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爲率而析之則山田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畫圖爲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卽未委先來係作如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熹竊自念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

尤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為請今覩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如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四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為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為富家巨室先已幷吞或為鄰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為久遠之利況自彼時至今又已三四十年玆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諳曉民事者無不以此為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閩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昔時眞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況今吏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熙寧手（手疑當作首去聲）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日都不作為之為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況於今日以此苟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稅千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

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軟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己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閤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彊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

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宅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幷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幷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辦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詞以惑羣聽甚者至以盜賊爲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爲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爲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遠之業以爲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僞姦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爲慮也伏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司詳爲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爲先次以擇人爲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爲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任稍久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數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爲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幷乞台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即被上件指揮已具己見晝一供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谿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尙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爲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晝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著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紜不惟無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厲己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到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熹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爲利害不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爲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爲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況本州今年早稻稍熟民力稍寬可爲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乞台旨施行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具位

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尙書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有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尙書省先具知稟狀申須至申聞者

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算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幷將田形算法鏤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宅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

熹聞命驚喜卽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犂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爲厲己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尙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宅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卽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之數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熹竊見荊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剏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猺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鎭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荊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剏置此軍本爲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爲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爲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剏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爲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專制只令荊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闕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祧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面奏祧廟事狀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卽位時不曾祧壽皇卽位時亦不曾

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祧遷僖祖廟室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合祧高宗時未嘗祧壽皇時未嘗祧太上時亦未嘗祧今豈可祧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久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欲望朝廷付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即乞鈞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與熹廷辯如熹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為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受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宅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辭免

辭免召命狀己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朽鈍學術迂疎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爲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嶽廟滿日前赴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勉悉愚慮備使令於異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云熹已於當日望闕祇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內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控告祈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得以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一己卯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令熹疾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緣熹近感濕氣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尅差充樞密院編脩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濕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嶽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嶽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壬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髀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鑒悃愊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

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尙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枅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爲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旣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血凋瘁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卽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跼蹐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枅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煩趣召拜恩踧踖震懼靡皇寶以祿弗逮親不忍從宦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內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義鄙拙不足以仰勤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政丞相丞相更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寢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寢罷趣召指揮劄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明旣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祈請偶以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尙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尙書省者伏念熹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敷奏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俟屨而疾趨其勢亦有不可得而勉彊者竊恐久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啓處謹復具狀申尙書省欲望參政丞相府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爲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卽乞別賜陶鑄差熹監嶽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彊健尙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癸巳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尙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

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衮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祗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爲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祗受已具狀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愚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勑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令吏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昨以憂哀摧毀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累具辭免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風動四方況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惰廢棄志行不脩無德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愚誠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迷方輕冒憲綱然竊詳考元降指揮止爲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所被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微賤小臣幸終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況屏絕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爲而已下情無任瞻望祈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據建寧府據熹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感戴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行能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勸之意所以屢觸科禁冒黷悃誠不謂聖慈尚閔愈音

恐懼顚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寛宥追寢誤恩或令仍守舊貲别與嶽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賫送到熹元寄納告命一道尙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熹祗受者照對熹近準尙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爲辭免妨廢職事卽與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尙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祗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叨奬拔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敢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竊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後來參部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再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復乞嶽廟一次又未滿間準敕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以憂制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優內省庸虛實爲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羣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眞能驕富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尙有以自知不稱況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彊顏忍恥靦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祗受謹已卽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爲申送使府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爲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幷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祗受者竊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有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尙書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賫詣使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訖伏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憂患侵凌血氣凋瘁不獲輿曳殘疾顚越道塗以盡臣子之恭方竊屛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誤形褒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卽罪恭惟褒勸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有辭遜以瀆天威祗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地父母至隆極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祗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祗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冕旒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秘書郎狀一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幷告命一道授熹秘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奬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寅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淸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祗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秘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秘書省秘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熹

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俟譴訶豈意天慈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卽合奉承敢以固辭重勤淵聽伏況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雖在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踈頑鄙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貫進官領祿已冒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瞻顧雖感恩惜日不勝畎畝之誠而仰愧俯怍卒不得不盡其詞也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必冀上回沖鑒下遂夙心伏望參政特爲開陳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戊戌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填張杅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勑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踈繆之姿不堪從宦病臥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爲過優今者忽有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敘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爲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敘而備數祠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臥習成媮惰一旦使之彊起田閭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跛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爲熹之賤微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佚固爲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之罪熹竊以爲不然蓋熹本以無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奬借寵以廉退之名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爲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況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彊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祗拜恩命續伸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卽便復桼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遞到劄子勑牒不敢祗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爲敷奏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安不敢祗受卽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命震慴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勑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

捧戴難勝矧以孤愚久被涵育雖緣疎拙自甘退藏至於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爲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隮加以本軍闕人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絶別致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尙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卽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幷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差遣一次使螻蟻微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熹見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吏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宮廟差遣然以久稽朝命義不遑安卽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侵加精神昏耗氣力綿惙若復勉彊輿曳之官必取顛踣爲世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息疲瘵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銘鏤肺肝何有窮已敢忘進越輒具劄子申聞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疎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爲卽欲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尙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爲疎遠小臣慢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畀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卽具劄子申乞改差宮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蠭起雖已遣官慰喻尙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

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爲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幾後效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戸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戸愁怨相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劾申尚書省乞賜罷黜以爲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行謹狀

乞宮觀劄子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氣痰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強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卽日顚殞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勑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間節次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踣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憒委是狼狽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熹累乞宮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目陳乞陶鑄宮觀差遣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慢委是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憂懼怵迫復爾發動怔忪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爲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𡼏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辭免直祕閣狀一

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況蠲閣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貺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須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傚始肯竭其囷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戸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

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悃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為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勵易為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無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帖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絡繫只此一事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霑恩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為厚幸伏乞鈞照

辭免直秘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遞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祇受兼在任日遵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勑旨賞格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黃澄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資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原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來又準上項告命熹為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不敢祇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將張世亨劉師輿張邦獻黃澄四名早賜依格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秘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乞寢罷新

除直秘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祗受謹已望闕稱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有不能自安者正爲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輿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刪去此項事理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關天聽其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熹於義亦難祗受又況目今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賜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改除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爲職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悞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軍所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黃澄張邦獻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脩於上遠近觀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熹自違陛戟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況今救荒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瞻玉色既閔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躐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絶臣方當囚服藉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俟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天

之靈偶窺管穴因竊妄意討論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幡然思竭駑頓以稱所蒙唯懼縱姦賊民棄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見陛下至於觸忤權貴掇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還官爲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睿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喻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賤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祗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臣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使得免於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爲養病著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臣又爲莫大之幸所有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揔到官今方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祗受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寢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東提刑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有煩瀆顧勞天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條奏闊疏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

飾辭備禮以爲觀聽之美而已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待臣之喋喋然後有以悉其危懼怵迫之情也又況今來所除差遣仍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狥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陛下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上干鈇鉞之威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使臣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或者未塡溝壑閒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目未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衰拙尙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爲今日之計則退藏之外無可爲者伏惟陛下哀憐　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劄付熹者伏緣狂妄踈拙已試罔功不敢復當刺擧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尙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爲按劾台州唐仲友贓濫不法反被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祗受今者伏覩已降指揮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僞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勞遽與其他無罪之人倒霑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尙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忘其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以俟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鄙情以承睿奬卽於當日遙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行亦擬卽日拜受晝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觸天威瞻顧徬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贓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擧之責則其速怨召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爲與其他日拘攣慼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陛下至仁至明且既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

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一聲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氶爲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贓吏干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爲陛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尙書省劄子據熹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合回避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淛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滿家貧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任一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幇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尙書省牒差充上件差遣當申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司人例幇勘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卽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頹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爲罪愈大所有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外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者熹聞命震驚卽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以來積負憂畏精神

怳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蓋有言所不能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卽以此誠控告未蒙俞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隆厚而又特降睿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爲使臣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慰八年犬馬慕戀之誠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令之誅顧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時望絕雲天涕下霑臆輒冒萬死復罄愚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揮令熹依舊奉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極爲費力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不免專具申稟迤邐前路聽候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稟迤邐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卽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愚誠未徹稽違益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宮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玆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濕氣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粗能扶持一登殿陛而勞曳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給朝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痾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卽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請卽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卽遂扶曳前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淸光面陳愚悃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宅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卽日拜命供職卽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

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偃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磨勘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目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危悃冒干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茲者曲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又使得以職事奏對面賜褒諭留寘省曹在熹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稍久即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參謁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即非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指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僞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褒借之寵則又有非疎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祗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况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閔其貧病即乞委

曲開陳特與宮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
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未明不敢
祗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劄子控瀝鄙懷近者
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聖明已垂深照辨理昭晰訓喻
丁寧三復以還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
增加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文狀
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望鈞慈矜念早
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讎香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勘轉朝奉
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跧伏林野聖慈過聽特改京官在
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
後　向奉祠郎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
任及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所以
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褒擢之恩今來不謂
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
其行致有上件恩命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
夙心兼以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
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祗受除已送建寧府寄收
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所降告命以安愚分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祠祿未奉
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磨勘轉官告命一道
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
使又已各蒙除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固
爲矯激又況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揆之師言已爲幸
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朝責實之政除
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
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辟言引疾曲荷俯從省己顧私不
任感激所有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謝恩祗受訖惟是
進職恩命眷奬隆深自顧么微莫堪稱塞兼覩近制內閣
清班非有勳庸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
交遊以至自貽詬辱既勤聖慮復忝朝綱罪則已多功於
何有靦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
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矜憐已遂
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職秩俯循愚分仰稽
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
誠悃早賜敷奏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召赴行
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念熹今年六月已蒙賜對狂
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賜寵
光自揣妄庸莫勝負荷俯仰跼蹐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
恩皆爲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爲嫌不謂皇慈未忍捐
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

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顧以方竊難進易退之褒遽爾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宜數爲天下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褒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丐祠祿休養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幷被堂帖又蒙聖恩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顧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懅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褒悉爲虛語龍斷之誚熹竊懼焉又况意廣才踈頭方命薄儻復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爲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爲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叨除授寵數重疊卒畀祠祿以遂退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曾未踰月又蒙收召臣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趨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爲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趣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省狀

右熹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熹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情實乖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悃前狀數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摯詣闕通進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尙書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

事理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獲投進玆者又蒙聖恩輙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擊詣闕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輙敢具奏再申愚悃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踧踖以俟嚴譴今月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祗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籲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輙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閔愈音亦寬刑典其爲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玆選又況方祈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欵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輙具奏聞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愚誠仰干聽朝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僭率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藏反速褒陞益深悚　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竊外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栗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恩命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秘閣修撰仍舊宮祠熹已即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祗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省慙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別無絲髮勞效復有前件優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爲超躐恭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疎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賜矜察特爲敷奏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以熹辭免內祠經幄之命俾以中秘論撰之職復歸故宮熹謹已拜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躐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數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丐祠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祿豈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救菑之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霈恩合得恩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决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屢觸雷霆之威儻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戇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少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敢矯情飾詐罔上盜名實以僥冒重疊擬拔超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决無可受之理故輒冒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瀆再三俯伏俟罪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奇節可以踰人徒以屢蒙恩私横加除用閒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借寵褒遂得偷安里閭畢願香火在於愚分已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騖之秋顧雖殘廢之餘豈不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勦形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隮兼熹祖鄉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爲敷奏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功既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閒所陳病證皆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僞至於墳墓田產有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爲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熹疾病孤危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況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覃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祗受豈敢獨於聖恩除授差遣乃飾宅詞固爲遜避上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爲甚今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路百十爲羣若但草草一觀備禮撥遣卽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宅職業曠廢只此一事便見疎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熹宗族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寅緣侵擾鄉鄰紊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祗受而己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爲辭者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是不堪又須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自解伏

乞鈞慈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將漕之寄自度衰病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恐招物議即已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仍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熹衆疾所攻目眚爲甚受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堪者竊恐黽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爲罪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冀蒙聖慈矜閔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則熹區區不勝幸甚干凟崇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塡見闕不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爲優幸自惟么麽無所取材乃蒙聖主覆冒容載之恩公朝委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閱書判皆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祗赴必至貽患千里獲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鉞之威以畢前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固爲莫大之幸或且别與僻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之幸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宮觀粗有職業但以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蒙聖恩改畀郡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陶鎔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熹所苦目疾比復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免若蒙矜憐令熹依舊奉祠固爲甚幸或與改一閑慢差遣使得少効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爲甚幸屢凟威嚴俯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熹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上達天聽又迫已行之命有不容勉彊者敢復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本非一證昨以餘疾雖切己身未至有妨職事以故不敢一一陳述而專以目眚爲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非是臣子堅臥固辭之日以故不敢必求祠祿而幷以閑局爲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爲及時將上使熹違命日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敷奏除熹依舊宮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别聽驅策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脚氣不能祗赴錫宴妨廢職務乞賜罷黜奏狀

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到任今恰半年卻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相度本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自幸以爲若得憑恃威靈更且彊健誓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

之間亦得以隱覈姦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歲計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多暗刑政乖戾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來累次地震臣實恐懼未及申奏待罪而舊苦脚氣忽然發動痛楚寒熱倍於常年遍傳兩足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滿散錫宴之日病勢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彊自扶掖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憂悸反側無地自容只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民之上又況在告日久獄訟稽留今雖略能彊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日益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爲害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蒙行下已是後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緩不及事之責以是思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爲計輙冒萬死哀籲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爲中外臣子之戒臣死且不朽儻或憐臣愚暗拙踈疾病狼狽之實不加大譴曲賜保全使臣得以自裹殘骸歸窆故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瀆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輙露投閑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殘軀稍可支吾不敢再有陳乞續準轉運司牒被奉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效疲駑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男暫往婺州遽爾夭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未便雖欲彊自扶持黽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欲望鈞慈特爲敷奏復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秘閣修撰差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軍州事高伉管幹訖獨念熹以愚賤踈遠無所能似昨者誤蒙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已曾除授前件職名熹以無名授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政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爾以來曾未再朞守郡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禍患輙丐便私已乖陳力致身之義方竊恐懼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超躐内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秘閣修撰恩命熹實不敢祗受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許熹辭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之譏其於公朝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崇聽熹昨以禍患陳乞祠祿以便私計伏蒙聖慈矜憐即賜開允拜命之次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寅奉真游而免於受爵不遜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聞命不遑謹已卽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故丐祠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黽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寃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致其爲臣之事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旌勞奬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受取舍尙不爲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慮徘徊進退無據不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名之嫌復控血誠仰干公聽欲望鈞慈特爲敷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勅牒指揮令熹且以舊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叨榮之幸干冒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一昨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狂僭之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褒之節靦顏冒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俞之際曲爲敷奏得從所乞實爲至幸干恩頻煩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男物故輒丐閑秩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任方及月餘凡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摧頹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爲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治葬伏蒙矜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尙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憂患以來精力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俯伏竢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賤事疑當作職事）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命近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爲辭便欲起發前去祗服賤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遽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兼幷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卽以己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

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聖恩待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官土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蠭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罷靜惟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逭誅夷已爲幸免更叨寵擢益紊彝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劾以聞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爲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戒謹具狀申尙書省代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罄愚衷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未畢懇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督遣之嚴俯念臣職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爲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踈思慮淺短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自劾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爲敷奏收還成命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尙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劾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罹罪戾當伏重誅上賴皇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又申以訓詞慰喻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踈遠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即日就道祗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災病相梃舊苦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常年目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瘥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旣乖承命之恭而本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無廢務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補滿舊任宮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伏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罪戾自劾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喩丁寧反復勤至踈賤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具狀申尙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諧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甚冒昧威嚴俯伏竢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羣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厖鴻不間幽隱擢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喩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況靜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

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疎悖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尊不勝皇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隕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幸曲蒙寬貸獲免譴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況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爲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區處鎮壓而熹乖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蚤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閔再爲開陳收回誤恩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終恐疎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熹疎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皆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拔拭自惟何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嘗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賜開陳令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竊祿養痾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鴻私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疎昨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陳悃愊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

循涯分實所未安又況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玷近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閔早賜開陳使得仍舊奉祠苟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冒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滿宮觀考任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即已望闕謝恩訖伏念熹自罹災患日覺摧頽唯有疎頑略無悛改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欲不謂今者尚閟俞音竊自省循決難黽勉是敢冒昧再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畀偏州改命通才往奠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獲逃戒得之譏亦足使處置得宜益壯維藩之勢熹不勝鞠躬祈懇引領俟命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復有狀披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咨時彥往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爲幸大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鑄遠小州軍或充以次閑慢差遣則於私義雖或未免冒昧之譏而爲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爲莫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多虞則不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建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赴行在奏事者聞命震慴不知所爲謹已望闕祗受稱謝訖恭惟聖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寤寐俊傑協圖事功宜得超異之才以承付託之重而搜揚之失下及凡庸是蓋不惟無益於時亦恐適足重取嗤誚況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不堪治劇爲憂故敢輒以投閑爲請又以未蒙開允未敢再干朝聽誠不自意誤恩猥及俯仰跼踖無所逃避若使區區之精神筋力稍堪勉彊亦豈不願及此際會效其涓埃以卒平生愛君憂國畢義願忠之志顧實支離不堪扶曳政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免控瀝肝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螻蟻之命則熹不勝大幸今亦不敢仰稽朝命久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路運判何異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疎不適世用蒙恩補郡幷以一道軍民爲寄到任未久已覺疲憊方恐仰孤任使

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陋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裨嗣皇訪落之初政而目疾足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除已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欲望某官察其悃愊曲賜矜憐特爲敷陳俾諧私願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疎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疎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躐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瞶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悃愊特賜矜憐俯狥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方以疾病迂疎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擢陞次對之聯俾司勸講之職除命超躐近比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即見區區懇避之實但使暫詣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堪況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幄既冒叨踰之誚復深頓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特爲敷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廪庶安愚分免累清朝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今到信州仍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再干旒扆蓋念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爲過分所有見帶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既不足以汙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目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闥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即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聽聞命跼蹐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幷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師言臣以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

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攝承帥閫方愧不堪誤辱聖恩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遜章未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僞飾如蒙降出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爲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譏賤臣免非據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

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天聽未回祗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況使執經入侍帷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侍講恩命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私義未安三具懇辭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冀開允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愊別聽處分今來已到國門又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祗受然又不敢再具奏牘頻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早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幸未能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祗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之初首加記憶召命既出除目隨頒稽以故常實爲超躐自惟鄙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愚分顧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雖先犬馬退就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悃亦豈不願因此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拜起艱難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量度必至顛隮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

姑守舊官賜以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干冒宸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者熹昨蒙誤恩輒加獎拔實以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尚閟俞音祗拜以還不勝感激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強年歲之間少有補於聖主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然後隨衆霑恩熹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況今一言未入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省劄乃奉睿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既蒙君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申省數述義理已極詳盡欲望某官特爲開陳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早得進說上前不至還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幸頻有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躐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祗受訖今有奏狀一封稱謝得爲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況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祗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從欲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況先臣在紹興初嘗掌茲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分別邪正用力爲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冒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

凋耗目翳耳昏記憶檢尋皆所不便復叨選擇備數經帷晝繹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編摩所以懇辭卽非備禮雖被譴卻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默已儻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引退曲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脚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謝辭熹卽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戇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合優遷況耳重目盲累嘗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決難祗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庶協師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宮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卽具辭免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寶儲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邇恩旨之重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卽位之初臣以愚賤疏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闥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問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祗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屈己下賢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凡所關啓多蒙開納而臣戇愚迫切便欲致君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卽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釁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目盲耳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祗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瘝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塡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永御丕圖爲宋令主則臣雖卽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霆眷戀軒幄無任

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

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監頤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實以侍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侍講卽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理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無狀莫補豪分尙蒙寬恩假以秩祿卽於私分已爲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況又寵加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負荷已具奏聞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還奉鴻慶香火其間敘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府面稟辭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被除書進職寶儲作牧荆楚在熹無狀失職負痾實無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明不敢逐一覼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悃愊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實衰朽迂愚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正月十四日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恩命幷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待制職名今準尙書省牒奉勑宜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祗受訖得辭閫寄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莫報感極難言然而尙有待制職名未蒙鐫削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效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卽嘗瀝懇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誠未能上達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顧以愚分實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望聖明洞照早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觀差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臣進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尙未敢幫勘請給恭俟報可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還先來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勑命特授前件宮觀差遣熹已卽時望闕拜受訖唯是所乞追還職名未奉俞允理難冒據恐懼益深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尙有所乞收還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祈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爲開陳俾遂所祈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尙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卽時望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既崇恩福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闊踈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幷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卽以所進議狀幷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顏尙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悃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尙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既竭聰聽未回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廷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允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幷具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申省狀

右熹伏準尙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具狀申尙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欲乞守本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依條施行謹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八日準尙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

關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祗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尙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具奏牘遂申本貫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恭奉聖旨未賜開允戴恩重疊恐懼難勝揣分捫心但知感激唯是區區本以鄕來入侍日淺自知未有毫髮報稱不當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以懇避再三卽非過爲沽激況今疾病沉痼雖未卽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益難處兼覩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自止帶修撰況臣罪戾方此投閑而所得職名過爲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容深察愚衷參稽近比特降睿旨俾遂所祈則臣不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令不敢更叨廪祿以速滿盈之咎亦望矜憐并賜兪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臣卽已謝恩祗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爲遜避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保明致仕今準尙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熹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已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豪分既領祠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開允近者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敢詭衆飾辭過爲矯激未能感格深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復干天聽其間陳敘曲折援引比例極爲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悃力賜開陳使孤危之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姓名愚昧識見數干旒扆久紊彝章招致人言重煩譴斥則熹不勝千萬大幸情迫意切言語無倫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攢陵事

奏狀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伏蒙聖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卽已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睿知陳力無堪輒求閑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顧臣何者可稱衮褒感激之深無言以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瀆宸聽所辭職名亦已仰體睿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念去歲叨冒獲廁周行曾因集議永阜攢宮妄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神皋庶妥威靈以延運祚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祗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

賞之中則爲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跼蹐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省狀

右熹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熹已望闕謝恩恭稟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議永阜攢宮蓋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嘗論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區區愚慮實不自安若使祇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即致煩言迷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俟嚴誅如蒙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公聽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再奏陳乞致仕近準省劄批降睿旨示以優賢之意杜其再至之請恩指隆厚假借超踰熹雖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牘未敢重陳除職之恩亦擬拜受但以頃於攢陵嘗有妄議今見前後同爲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拜命之後即致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跼蹐無地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愜輿議熹不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寘近列使侍講筵卽以迂疎寡陋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職名大爲超躐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爲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固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爲入從之階異時若罷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宮觀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鐫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宅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聽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日之繆不敢再有他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明洞鑒誠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干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勑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

得轉一官皆爲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僞之嫌臣昧其言極爲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祗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敢頻具封章上瀆天聽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爲敷奏申勑攸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免紊彝章則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疏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奏牘輒具公狀申尙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尙忝階官義當納祿伏緣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偸安田里以盡餘年伏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爲今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尙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尙書省去訖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偸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尙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尙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施行因伏自念雖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可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驀越披訴欲望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以孤愚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尙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尙書省去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偸安故里待盡餘年免以孤蹤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始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分明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考之禮經合乞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公狀乞作今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閭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事可致不當冒昧自求優逸遷延稽故不爲依條保奏至二月半間方從申尙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覩邸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告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探問得此狀三月末間尙未申到竊慮在路稽違或是別有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姦惡大罪之外且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公劄申稟去訖恐此瑣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縷縷敷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豫神人依賴鈞候起居萬福熹罪戾孤蹤名在謫籍化鈞無外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感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蒙某官特爲開陳即賜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之美意下使衰朽捐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則其爲賜也大矣其爲勸也廣矣然猶非爲熹一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示敕書且復垂諭所以委曲保全之意則又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而熹獨幸得被此賜之爲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能喻者禮當修具公啓略布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紊謹具短劄少見下誠伏惟鈞慈特垂照察黃閤在望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重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 諸執政無然猶至吉也一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考異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議論之賢議一作講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書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熹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舃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爲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跧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爲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爲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爲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爲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涖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踦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姱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爲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又如合零就整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以詿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爲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爲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

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賨卭莋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疎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爲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益厚愛以俟眞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宮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宮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爲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爲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悉矣今玆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揖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皇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迂仲卽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喩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軫蓋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尙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奚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

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狥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爲劄幷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黃樞密書辛巳冬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畀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愼祗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自以爲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爲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爲計虜人士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閤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閒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漕論鹽法書季若癸未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爲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略有所省無不以爲便者問之建

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爲利爲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彊弱均敷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陪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爲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爲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況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爲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尙有乏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埕戶搭於綱船漏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爲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爲賤鬻以救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更乞籌之）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久不爲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埕戶爲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爲枉費在埕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埕戶客人自爲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逐縣專委令丞或簿尉）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埕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爲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爲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埕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尙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爲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

分狂妄之罪尙冀高明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虜人待遇甚厚或疑虜勢實衰故欲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已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槅矣山中已聞否伯崇兄不及别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間省記頗覺有警試相與究之見日面論也

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爲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爲貧卽不妨己以行道自任而以爲貧處人此正吳材老之論古音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鉛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爲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敘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卽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爲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副本已送平甫託寫呈當已有之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甚幸甚然闕尙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凌丈催促必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杭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姑爲目前計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遂初賦矣庶寮唯王嘉叟諸人尙持正論然皆在閑處空復爾爲兩日從官過堂詣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少贊之輙不值未知渠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發不勇不能勝衆楚爾王之望龍大淵已差使副不知尙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生一書醉矣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其劄副囊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之使人憒憒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望尹穡輩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祗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

賦性朴愚惟知自守間一發口枘鑿頓乖度終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竊廩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爲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僥冒之嫌而閣下推挽之初心猶以爲不止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戞戞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疎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咈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逭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豪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傅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誤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攖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

懸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蹈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閤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事

崇安有范芭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爲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爲急與其賣度牒責財於民而髡其首以絕生聚之源賣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詭雜以爲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爲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閤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況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中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備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

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之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廩窮兩事爾放稅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廩窮亦是州縣間合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芮書今錄呈不知且如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間極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戶即不能如此分別與全放不妨爾西府書旦夕遣去熹亦當作書且以老兄所說與熹鄙意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為鄉里理會事似屬偏頗道理亦不如此芮漕之書相咨問如此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況禹稷顏子事體不同吾人已是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大失今一向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為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令自申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謝諸公書必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啓乃是除講官後方謝之吳憲既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須爾將來謝帥之辭不過自敘己意謝其薦揚而已（橫渠有數篇謝人薦舉書甚佳）何必作佞語亦何必作惷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生不幸事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批如此而遂竟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悍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也得汪丈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彼俟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猶是禮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熹與書云有如再請忽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渠又以為如何所欲言甚衆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稔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償負亦倍常年比收斂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已備錄熹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守趙漕都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共父前月二十閒因論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由三省密院大忤上旨批與端殿宮觀次日又批與知隆

與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念八日又令初四日却似悔前舉之失然共父書云陳丈力爭此事恐亦不能久兩公在朝雖做大事不得然善類不無所恃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丈若去則此事當自審處乎父亟遣人至雲際人立俟書草此爲報集議文字上內欽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不究其旨此乃尊兄舊病何爲未能去耶芮老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荷其相愛之意不敢忘也

賀陳丞相書戊子冬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眞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以彊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爲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

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爲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宮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旣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柰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謾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胷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己丑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狷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卽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嘿以至于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卽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憒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逡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狷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尙書書己丑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尙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尙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

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寘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尙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駮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闕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卽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己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尙勉之哉

答汪尙書書 六月十一日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弁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戇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尙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輙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踽踽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

矣尙何待於旣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尙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旣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顚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脩業爲主眷人望千萬自重不宜謹啓

答汪尙書書七月二日

國史侍讀內翰尙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卬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朞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眞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屛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

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宜

與陳丞相書己丑七月十四日

熹昨以愚懇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惷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伏況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日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婆娑丘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爲莫大之幸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憐察

答汪尚書書七月二十六日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威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奬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讁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其言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卻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宜

與陳丞相書七月二十六日

屢以愚懇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復得尚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頗盡曲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之則知我罪我當有所決矣熹受知之深豈願如此亦惟有以深矚其不得已之故或遂

改圖則不惟熹猶有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汪下疑當有尚字或上書字乃丈字之誤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慰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勤手筆讀之使人飄然直有凌雲之氣也比日新秋尙熱伏惟到荆已久侍奉萬福熹請祠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汪書書已兩報之竭盡底蘊次第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來即當再入文字彊勉一到衢婺間聽朝命又不得請即須一到面懇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爲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威望隱然甚善甚善到荆不知又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不勞而政舉也邊侯既未聳統帥之命當且中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爲言熹向兩書爲一兄言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懟之心窺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柰何柰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不能克己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誚用心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劉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視人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書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爲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曩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沬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爲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己較時量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爲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爲小人邪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曩幸從遊之久竊覵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巧免丁絹期反牛羊之說喧播遠近尤非小失不可不戒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爲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爲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

自知吾恐其顚躓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道虞公見問之意時己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爲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爲尙有所疑熹嘗以爲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旣爲此舉則江淮荊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須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贓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汙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薦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逡巡閔默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顚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疎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旣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

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爲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懇懃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脚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捄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

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爲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倖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爲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爲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事而食祿爲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遺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稽違偃蹇之罪則已爲非常之恩矣不謂今復橫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既而猶謂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申省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達爲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不能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熹之辭便從所請不惟孤疎之迹得免邀君釣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爲儌幸苟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爲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船交海中今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潮惠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疎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三十貫充賞更多尤好）其糴到米數最

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匱乏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糶不得閉糶外每產錢一貫樁米三十石省禾亦依此紀數兩貫以下不樁委社首遍行勸諭親自封樁開具本都樁管米數及所樁去處限十一月內申縣祗備覆實不得輒徇顏情虛申數目及妄挾怨仇生事搔擾其社首家禾米即委隅官封樁

一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經官陳說封樁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隣保重立罪賞陳告亦與量數封樁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樁數外別行樁糶之人許具實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糶量行旌賞

一所樁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樁禾米自來年正月爲始以十分爲率至每月終即給一分還元樁產戶自行出糶直至稍覺民飢即據見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糴禾米之家合預行括責取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關收糴庶免欺弊大人婦人小兒逐戶分作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糴之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糴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是饑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運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爲虛費樁米多則上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熹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拜遠誨益忽已累日追思館遇勞貺之寵已劇愧荷至於連榻奉教又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擔兩日又當南下然旱久水涸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秫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糴秫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知友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佳士也

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糴米而未及秔秫之別不知果如何糴秔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樁留禾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决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己而不敢爲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以家貲二百萬糴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爲鬼爲魅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彊者視以爲深仇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爲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爲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柱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彊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爲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溫公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誡本傳中有一序恐可幷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疎密須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誡各爲一秩而皆以雜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頃年楊丈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之摧咽不能自已語次及之亦足爲慨然也熹本更拜書楊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鷄鳴起僅能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拜侍前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閩人俱不能無借留之願耳

答傅守劄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玆事鄙意初固料其如此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事體益以明白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意而在熹豈得執法令之疑文以冒受所不當得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爲日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以此自毁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寢罷其未行者收毁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歲以來君臣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尙書報朝廷以熹未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得以少逭溝壑之虞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

於公正之朝爲幸大矣惟是支離伉拙無由進趨賓客之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學爲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羣生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惓惓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問蓋懼瀆尊之咎亦避援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茲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志無才少容多忤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冒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不容復捨退間起趨名宦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前日冒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堂伏惟矜憐早爲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受賜亡涯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辭竊恐迫阨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萬幸甚

答陳秘監書

熹憂患餘生屛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顧晦殊途無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鄙而惠以書喻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眷予良厚顧惟衰賤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具公狀哀懇廟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寄納矣衰疾杜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真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龔公以書付陳舍人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已定於前歲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宮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勘爲幸龔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蓋終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誅茅夕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藥之之爲全也熹申省狀已極詳備不復爲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爲言之盡此底蘊千萬幸甚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爲然向年所叨異恩已是朝廷愍勞惠養之意況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況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爲壟斷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壞之邪況世衰道微士大夫真假濟售僞託公私者方騖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

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爲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懇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爲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狠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己資警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喻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目下便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恥於此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日諸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一有不同便爲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每事唯唯緘默隨衆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亦何爲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聞元履褒贈之命使人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之趣向深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前此固嘗講之所以受卻前年恩命亦政爲此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而或反以爲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之但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已處則其爲猜阻甫益深耳前日龔參自以書來當時煩撓中答之不盡此意旦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丈今日別無醫治方法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下一上則干冒頻煩傳聞廣而譏議多必別致生事矣熹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爲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想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略未痊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耳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决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汩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敺縱更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実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怱怱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秪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威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龔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勅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

故不敢輒通牋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仰茲者竊聞還政宰路歸榮故鄉行道之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候車塵瞻望顏色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臥病田間偶失偵伺遂乖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啓聖心日新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食自愛應之於後以遂初心則海內幸甚暑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罹私釁仰勤弔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閒退聖主重違明公之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自惟念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雨之潤不無怊悵然想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搢紳之所共慶而熹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趣益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今又爲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誼豈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剗弊鉏姦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蓋已屢瀆鈞聽然似頗未蒙深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況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熹前幅之尾所稟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同付奏邸副本錄呈敘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却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為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為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此亦决然難受亦可微詞風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熹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恥未雪為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宜熹頓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未能即達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踈脫朋友之賜厚矣欽夫久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王程驅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斂衽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閑暇進德脩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啓發者决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兼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

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爲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熹之出處不足爲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爲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爲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爲籌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便附來見教爲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候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似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閩縣儒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愚賤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

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即已力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驟嬰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熹愚賤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重為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望鈞慈早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威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略并冀寬度有以亮之幸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

熹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譬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為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興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羣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袁寺丞面稟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為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憒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疏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為此睢盱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遏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

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澌盡與死爲隣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壞本初不爲久計不欲深料理今決不容久安前月末已上祠請度更半月必有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有能致思者但恨非久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廬阜亦唯三峽玉淵爲最勝然暫遊不款賓從猥多不無勞擾亦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况其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恨遠不能奉寄以助甘旨之奉耳趙丞書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卻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謾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爲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爲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己所著之書內則有朋友之譏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吻脣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爲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呫囁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爲此彼之聞者豈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爲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謬爲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爲此書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己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爲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卻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專此布露切冀痛察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疏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感甚感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讜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尙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摅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聞者議臣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幷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尙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顧疏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每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疏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爲有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葵藿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疏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衂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

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絶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俟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誤膺郡寄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盡數刷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況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潦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即借兌目今虛掛欠籍用敢輒拜公牘冒浼控告欲乞台慈仰體邇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爲後人之妄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顔提舉劄子

熹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請然顒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頓增水脚之費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台旨只令赴建康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顔提舉劄子

熹不揆疏遠疵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循進越不勝恐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瘵遺氓速霑仁聖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終大賜以慰顒顒之望千萬幸甚幸甚

與顔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又不獲奉觴羣吏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脩慶竊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履茲剛長之辰固不待祝而諸福朋來也熹昨者

使還蒙賜手教復以標準新圖魯公墓帖爲貺尤荷不鄙之意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略陳固陋計今當已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撥米二事仰荷台念感激尤深蠲租之請亦當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堪爲吏強顏於此百事隳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容之種種假借久已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數多前此失於訪問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略與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之同官中如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才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滿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即束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己亥冬

熹昨以疾病侵淩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瀆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臨慰藉勤懇至於士友之閒傳道所以誨飭存撫之意又諄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心無以爲喻自是遂欲勉竭駑頓以仰答恩私意謂姑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罄前懇而山野愚暗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縣旱傷失於檢放加以催科不無追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讟蠭起仰惟朝寄本以爲民俯循素心亦期及物今乃一舉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勉彊不得不早爲計謹已具申都省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絀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熹雖飯疏沒齒何敢有怨或蒙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祠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幸抑又甚矣干冒崇嚴不勝戰栗

與丞相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誤恩畀以符竹自度疎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黽俛就事今十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駑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歎蹙頞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譙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慈含覆未遽矜從疎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心自強祗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爲政而不宜於民爲所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顏可食俸祿不免復冒威嚴再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欲曲賜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儻蒙陶鎔得以病免其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疎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丘林泉石號

爲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絶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脩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體希闊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陳熹素愚昧不曉物情加以閑散日久尤不諳悉吏事至此將及一年凡所施爲雖不敢不竭愚慮而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方士友貽書見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己者尤其詳盡其間歷數繆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爲此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問學之口尤足取信故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鈞念得以偏呈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爲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所請者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勝幸甚干犯頻仍伏紙尤增隕越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與曹晉叔書

熹求去久不獲近忽得機仲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已有見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行投此機會勢必得之曾原伯亦許爲致力也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若已歸湖南即自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謬政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煩刑暴斂數條已封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爲上更不論此是非虛實也季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劉公度來此不能久居其氣質不易得也德廣留家於此暫歸臨江矣東老可傷此人行遽未暇致奠因見其子幸及之擇之書角煩付往近刻康節書納一本他無可寄也

答黃教授書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

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餧陷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又是毛掾考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錯枉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爲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閒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南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指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茲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念舊之意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尚淹藩服而未得究其輔贊彌綸之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爲恨抑無故而驟還在彼權幸寵利之臣則可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所疑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熹則竊爲門下憂之而未敢以爲賀也茲承鈞慈遠賜手書竊審嘗欲有所論建自以文不逮意而罷熹於是竊爲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尚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救火追亡人也況以相公之忠義懇切豈真以文不足爲病而怠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苟誠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言時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爲明主言之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失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昧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況今所授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爲可取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熹疏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宜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熹猶且容之而況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爲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如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運賑糶收簇價錢所管或候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爲利便

一目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救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

州郡想亦有此弁得一例施行尤爲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沴之一術而救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旱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斂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弁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救荒之助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脩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弁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弁下諸州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五千餘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槩上呈恐今歲事體不減此也提舉遞鋪司牒有近日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柰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遏糴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本軍糴米人舡已爲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爲阻絕江西頗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此又況著令及累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未必經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劉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船輻湊米價自減此最爲救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皆旱無所告糴但擬撥椿積米此但爲建康州郡計耳然贛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矣不然則椿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三五萬石亦爲幸甚漕使本別具稟熹偶足疾大作疼痛亡憀不敢多作字只乞鈞念爲達此懇同賜區處以速爲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遲得爲專人徑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王漕劄子

熹久不拜起居之問日有瞻仰人還被教感慰亡窮蒙喻置寨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方有救災之急未暇再請若稍定未去終當料理耳減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謂必可遂請適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明爲言勢須再下此終有望於維持也白鹿官書拜賜甚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歲旱勢甚盛此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民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追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雖不敢拒違台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不忍得賜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溝壑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辦者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檢放總所已行下今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豁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熹竊惑之更乞深賜省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

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儻以禹稷之心爲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幸甚此或有委幷乞垂示

熹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爲義不當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嫌耳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爲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爲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爲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嘗聞之否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米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年擬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却行紐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仰食之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即將上件米斛分等第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熹已免那諸色官錢往鄰近收糴約可得萬餘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敢容易蓋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徑自使司申請如何此已一面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繆預乞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塡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重作行遣此一項早乞留念

與王運使劄子

熹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爲當放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

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熹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塵几下今者復有少懇輒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凶又無術略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唯仰客販沿流而下得以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袁筠東被南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撤津梁之禁熹愚竊意高明方以天下之重自任其視鄰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言俾除其禁則不惟蕞爾小邦歌舞大賜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干冒始猶自疑及念前日菑子分甘之意然後有以決知執事之不棄此土之人也是以敢卒言之伏惟台慈俯賜矜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二

咫尺門牙無緣進謁第切傾鄉之私比以告糴仰干台聽竊意必蒙矜念今聞收糴牙吏未及解發而使府約束愈峻遂不能歸且鄙郡荒涼舊雖豐歲亦不免仰食船粟之來自封境者況今旱歉溝壑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又非他日之比前記之懇雖出僭易然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今再具稟及以公文爲請伏惟高明擴一視同仁之心敦救災恤鄰之義俯賜矜允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劄子

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張帥意必蒙其憐閔推所餘以并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不敢請傳聞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熟去處則江西常自不至闕食而其餘波因可以及鄰境恐不必過計爲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害救災恤鄰之義熹已手書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台慈賜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遂見聽則此邦之人仰戴 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熹未見顏色輒有祈懇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閔拯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絶竊緣本軍地瘠民貧雖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況今凶儉事勢可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者爲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三

熹累具懇稟告糴米船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指揮特與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良感仁庇之及但奉新令尉乃敢公然違戾百端攔遏其意必使敝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使境之旱與弊軍等則熹不敢有請今使境諸邑粒米狼戾發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所遣糴米本錢又皆兌借上供錢物方

此自劾罪無所逃竊意窮苦之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爾不仁既格詔旨又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爲無狀熹已具公文上之幕府欲望台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船早賜通放上以體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幸甚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己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糴米穀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子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糴米人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尙仍前弊致此飢民一有狠狽卽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其曲折有不敢盡言於君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宛轉陶鑄不勝幸甚

熹昨緣疾病不堪吏役累具劄目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頻有祈扣觸犯天威欲俟新秋乃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旱深念千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輒求自便於是屈心抑志黽俛服官祈禱百方卒無所効又慮將來軍民必致闕食不免行下屬縣勸諭富民根括下戸那兌官錢於鄰近州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斛準備賑給又已申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救助更欲勉悉疲駑講求荒政以副聖主子愛黎元之意而力小任重日夕驚憂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炎下潦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生夜旦所不足言實懼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則熹爲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難避事之嫌有此申稟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使得歸死故山仍催已差下人石𡒄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濟飢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敦迫勉彊到官不敢攜家爲久住計祗挈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病勢有加即彼此存沒一時狼狽欲望鈞慈深賜憐察

與周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秋之月暄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居萬福熹前日專人奏記尋即奉被遞中所賜手教伏讀再三感慰亡踰又蒙垂喻繆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說既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若將反以違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加之賤體自遣人後心痛寢劇而足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履地在告已旬日矣自度衰頹不堪勉強恐誤一郡軍民性命日夕憂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申布賤懇然於所職亦不敢忘過計之憂頃有狀奏乞截綱運充軍糧事幷以申省然於羣公前已致問不敢頻有煩瀆願因間語賜一言焉得幷前劄早賜開陳使熹得輿病以歸而軍民不至狼狽不勝幸甚力疾專此具稟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在霄漢無由進拜第切拳拳

與周參政劄子

近得尤倉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廷不當偏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重輕普加恩意也昨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放之弊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不慮民力之愈困者真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議者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毛也然郡計之不支亦非細事熹嘗論之矣切望垂意朝廷之體固不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審鈞意以爲如何未能自脫而欲爲左右言可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所以望於參政者蓋非特今人之事也伏惟恕而察之幸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周今歲之用聞建康樁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但相去之遠呼叫不聞未知所以爲計耳前此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石猶不任責況有大於此者尙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不相應熹性狷狹進則有搪突之傷退則迫切無憀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參政儻哀憐之不若投畀閑散以安全之乃爲大幸然其所請截撥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遏糴之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

沒入其家此望早賜約束少遲則早穀向盡晚米價高雖通無益矣熹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寮未有能亢此難者已與尤倉密計更調守者然朝廷亦當一面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道里遼遠未能猝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念幸甚幸甚又蒙垂喻所以曉子澄者莫非至當之言不勝歎服但未知子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方與邦人戹於陳蔡之間雖有雜燒之令亦不暇起而爭救之矣匆匆亟遣此人未及究鄙懷之一二然其僭易煩瀆之罪已不勝悚仄矣幷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參政劄子

熹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私于下執事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爲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緡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爲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爲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脩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訴者郡守察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諸路州軍具奏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卬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爲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間以隔幷之災過自引咎顧留行之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聖心警懼惕然有意於講闕政以召和氣此實盡忠補過轉禍爲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爲意則天下幸甚熹前日所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識明公亦有意乎若復推遷失此大會則自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勝拳拳

與陳師中書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跼踖不知所言丞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負此無實之名他日反爲門牆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旬日間當有的便續脩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舊第區區不勝瞻仰也熹閏月二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餘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西勑告尙未被受衰懶豈復堪此幸闕期尙遠得以徐爲去就耳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喻編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奬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況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

熹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顧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朞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收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以拳拳於此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爲重而欲全之閨門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漕劄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劄傳聞會稽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辭避已申乞奏事矣邵武勢須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裝以俟命萬一成行恐不復得請教不勝引領之懷凡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方略有可見教者尚冀不鄙幸甚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遽止即不得及此數矣恐欲聞其實故敢及之

與顏漕劄子

熹衰病之餘彊顏一出適此大侵賚縣官數十萬而越人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跼蹐憂愧殆未易以言喻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賑救訖事見攢帳目申發即尋前請庶幾觀變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剡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耳前承枉書竊審軺車一出周徧八郡狂寇束手姦民屏息山谷困窮受賜多矣他可以爲一方久遠計者尚冀高明慮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囷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儳臥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己慙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婺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以聖

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徬徨怵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慁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籍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卽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撙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餫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鬭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豪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

且贍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荐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爲此無麵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臥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尙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考異

與陳丞相別紙先見義理一作究見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書時事出處

與趙帥書子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鄰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非已附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己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況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爲隣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隣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去處即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踈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即須論訴鄰人以爲不申附之罪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搔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鄰某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須四隣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關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搔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牓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慁煩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爲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僞印圖牓列熹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印本因思如此乃是爲實前謗遂報諸人罷其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爲穩便乎向嘗蒙喻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爲之於義既不可於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一爲之自此熹

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恐急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台意必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與一本作答）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已者既而思之言語過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產鹽錢州縣自合給鹽償之今既例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榷賣議者之言亦未爲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丈入閩正值沈漕罷去王與道住賣之後亦深以此爲疑後不得已竟復榷之想亦是別無擘畫處也不知使司今欲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且如此暗行貨賣姑爲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者若遂相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名之賦自我而始況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援例公行則其爲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乞深思少遲緩之不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手劄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爲然更以書白廟堂諸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祠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鹽事者頗及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昌士人無禮教官事幾爲要路所擠今日風俗大抵不甚睹是令人憤懣伏想高懷於此必有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旱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槁苗尚可救否此中燥濕不均山間有頻得雨處有極枯槁處度其勢短長相補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患些小米穀爲他處般販則亦無以爲繼而實有飢餓之憂以速變亂耳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近聞永嘉亦有米可來此皆不可不早爲之計（如福州闕米則此間米不可仰）近觀其所處置却只是禁上流欄米及遣人來收糴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吾之境內譬如一家之中二子皆飢乃奪甲以哺乙耳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以爲然否幸以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癸未陳應之守建時禁港甚嚴而汪丈任福州一無所問此最爲得其後趙清卿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在建與之爭王瞻叔在福州則任希純在建與之爭二公雖悍然卒不能奪建人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於民而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慮夫建劍之俗一有紛紜則將爲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只如建寧向來屢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不得般米下船然後村落獲濟城中又泝流發米以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舊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爲一路之計算其長者而爲之耳聞延平積粟皆已匱竭此可深憂宜檄諸州照例禁港（不得般販村米）無致將來闕食生事（大凡盜賊皆起於深山遠官府處不可不慮也）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招邀運致外道米斛入界乃爲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勝本路如溫台則粒米狼戾今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也如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少米不若且看將來如他處米來多卽不須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聞晚禾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的然前日書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爲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與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知到城中居甚處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曾言之否聞汀寇甚熾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牓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帖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日已是欠闕今尤不可循舊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効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喚得商榮者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遙為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犄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為計耳聞沙縣宰頗有才南劍推官趙師淵劍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劍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談恐或可裨思慮之所不及相見煩為言之前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聞行下建劍云恐上流州郡闕米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相度措置儲蓄以備賑恤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響應）此間諸公只宋倉尚可告語然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亦未有長策即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嗣便託渠先發此書此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與趙帥書

熹竊聞究心荒政以為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闕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貴亡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為無補也又聞浙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為收糴以勸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縻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為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為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為功此等事但

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算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閤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實也庸闇疎闊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覺其可厭而未能遽已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狂妄之罪亦惟幷寬之也官自運米弊病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欲掊拾發舉官吏乃剡縣葉簿卽黃丞之表弟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致雖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似亦可采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頗厚凡百更垂下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人嘗記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閒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疎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息也諸公奏議大體甚正其閒一二篇如蔡承禧輩議論無甚可採不足列於諸老之閒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温公兩篇當爲章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不可以爲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閒羣小得此蹤蹟豈不爲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閒雖遭擯黜今雖已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鑒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閒亦須有說鄙意以爲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爲感又蒙軫其乏絕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爲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爲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浼台聽不審高明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爲如何若熹鄙見則竊以爲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爲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讒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祈望之切幷幾台照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感德不居退託愚儒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豪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嘿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豪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

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真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爲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定之計最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爲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除官其後乃聞廬帥王希呂奏虜爲契丹遺種大石林牙所襲失亡甚夥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卻云渤海所襲尋亦不聞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爲此虜盛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聞未必得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脩城浚汴持爲虛聲以懼我耳然朝廷已爲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正高潁王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坤軸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略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位之章舉朝媕阿相狥爲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爲明主忠言以指姦佞裨闕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爲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不以爲慮耶熹以爲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極言於上勸以博詢芻蕘深求己闕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祕計然後爲論事哉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況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固無諸公之嫌而上心不忘便蕃寵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爲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爲此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止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免於晚節浮沉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蓋聖主思見故老有所咨詢非獨循常備禮之所爲而得林擇之書側聞丞相亦有行意伏惟久去闕庭不勝忠戀且以向來嘗欲有言因循未果乃復有此幾會誠不可失計程今或已在道矣虜中事不足言今日之憂正在精銳銷耎慣習燕安廟堂無經遠

之謀近列無盡規之義阿諛朋黨賢知伏藏軍政弄於刑臣邦憲屈於豪吏民窮兵怨久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於顓臾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井伯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尙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熹冒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韙近得泉州黃寺丞書云陳休齋病中嘗爲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爲其女求嫁資令其見語復以稟聞熹實不記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既而思之此老之意止是欲令熹與黃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故設此言以發之意丞相聞其屬纊深悲之言必當惻然憐之也故敢因黃回便先附此劄其詳黃必具稟熹更不敢瀆縷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羣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謗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諄罄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爲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尤竊增氣尙恨未得躬扣昌言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共以爲懼然熹淺陋竊以爲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譴告之深爲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熹甚惑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庇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彊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無收殺只得封納可用與否

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工識字體者償那取正其墨水濡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滅乃佳碑額元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并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別紙具呈望更詳酌恐可畧脩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丈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善類方以爲喜今乃以區區一方鹽筴之故輕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然急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鹽不能無弊閩中今亦尙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旣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籮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款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尙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不敢默默僭易及此愧悚亡已欽夫舊政固有賴於脩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版曹文書不依省限旣先期取了民固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校此其勢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畧無忠言奇策以開廣德意而所以椓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柰何學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恨地遠不得攜以請教閑中又無人抄寫拜呈深以爲恨耳益遠聲光伏幾爲斯道斯民千萬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況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尙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經之類）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爲刻舊作感興詩遂爲諸生注釋以爲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與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

收索焚毁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决不但己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爲此道無窮之害耳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耳序中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尙談清虛則幷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眞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辨者恐亦尙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蒙喻欽夫說曾點處鄙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鳶魚章內說破蓋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己意說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經題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體小可便謂無害而以必整理者爲過當非獨此事爲然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尙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爲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爲然爲換却婺學易傳籤子以此論之則今者所喻猶若有所未盡也如何如何近傳得一文字詆鹽策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爲便而仕於廣右者無一人不以州縣窘乏爲言近又細詢只桂州諸邑之鈔已是不免等第科賣凡此皆與尊喻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尙欲高明更加詢究算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之也其范守文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有所取則彼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僭易及此悚恐之深尙幸垂察

答詹帥書

伏蒙開喻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爲所著未成次第每經繙閱必有脩改是於中心實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來方爲羣小反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爲病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所以基坑焚黨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誨必以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爲說則亦無可言者但兩年以來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改終覺有病者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卽見前日之繆本非可傳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鐫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可此則最爲下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粗滿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俟熹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斯道斯民而反爲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若能斷然用熹所陳之上策卽案前此兩次公狀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恐前狀未蒙書判付曹今再納

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久刻未成俗人嗜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即納去次孟子說渠已不幸無復增脩刻亦無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彊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侍郎丈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爲深歎息也楊子直近爲趙帥招致入蜀不知已發臨川未尚未得書也此間官鹽利病參半而臨汀受弊爲尤甚趙帥欲更之而諸司議多不協至有違言子直亦遭指目興事之難蓋如此錄示鹽筴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尤見所以因時救弊加惠一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無闕乏否賣鈔果無科擾否將來不至復爲招糴折苗之計否近見一相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憲聞其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十年平日亦嘗深持鈔鹽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行者此必鄉閭之公論聞渠已移廣西漕必相見面議也此人亦甚有志節必不苟爲同異幸更與詳細反復殊勝遠方傳聞其人未必皆賢而言未必皆可信也熹於此事本無所預出位而言非若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己也但樂慕道德之深得之傳聞之衆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耳今既蒙喻懇切至到雖亦未有以見其灼然無可疑者且以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計遠慮屢省其成有所未便隨事變通使不失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固不必深狥而

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只如諸州俸給後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既罷去雖得朝廷及漕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家支俸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辦若不徑行裁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己贓法則只此一項終爲久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亦合討論究索預爲之防也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爲錢幾何鈔鹽一斤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於辦課力於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爲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未刻不敢復以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教也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删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真若論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則鄙拙幸無今日之憂久矣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太極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同附呈欲乞弁賜詳酌而去留之幸甚白鹿堂揭示以時世輩行言之不當在高君

之前亦乞改正仍以高氏修學門庭爲目幸甚教官跋語所謂欣然無吝色以下數語似熹自以此書已就而喜於流行者尤爲非便區區此時若知幕府已有流傳之意卽不敢承命納呈矣今若毀棄此序固無所施如其不然卽乞易去此言及下文數句幸甚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幷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生分校互有疎密不免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脩改處甚多不免再留來使助其口食令更俟三五日昨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不免重刊卽不若依舊本作夾注於體尤宜向見子直道晁景迂之說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經之意若不再刊不必議也若但脩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人親自監臨儹那字數減處空闕不妨多處不免分作兩行如夾注狀不可便以此本直付匠者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曾改得久遠爲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見以爲粗免疎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易若隨時修版印版有不勝修者且亦無時而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者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熹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遺而已也懷不能已再此具稟伏乞台照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爲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不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斂刻剝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荒田土其良田則爲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爲王土實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無異甚可痛也近因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狀復業然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爲便縣吏鄉司不以爲便官員之無見識樂茍簡者不以爲便往往皆能造爲浮語扇惑上下獨有貧民下戶欲行此事有同飢渴而其冤苦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昔之鼓舞者今變而爲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幸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歲實大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爲竊恐向後難得似此幾會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趁此農隙疾速推行庶幾永爲一方久遠之利

與王漕書（齊賢）

熹伏辱賜教幷審卽日秋陽尙驕臺府清暇台候萬福不勝感感熹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旣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財賦源流之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爲要切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明見其迂闊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專人再枉謙誨俾盡其說此事旣非今日之急而其條目猥多亦有非熹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司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如政和尤溪汀州諸邑之類）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使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爲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

已今一等破敗縣道竊料不過虛有欠數實無可得之錢然此事乃在使司審熟討論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猝然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福建惟下四州水旱時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此條法恩意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息其作亂之心捐逋租近日州縣無他事可以擾民唯有催理舊稅不問已納未納一切禁繫決撻責令重納此爲大害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喬麥蔔芋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秖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司有錢則借而爲之亦不爲侵官也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姑以仰塞下問之勤伏望裁擇其可幸甚幸甚山間之旱日甚一日祈禱經月略不見効連日隨衆登山祈神周視一村太半焦赤居此四十餘年未嘗有今日之旱令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柰何柰何使還具稟臂病猶未能多作字伏乞台察

與周丞相書

熹狂妄闊疎無用於世一昨丞相知其如此特加除用使得仰奉列聖真游香火於受命之邦感慨之餘方竊自幸而未及半歲遽被誤恩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袁吏部經由出示所被賜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不自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躬聽臨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爲既而方知正以丞相開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賜不終而虛爲此紛紛也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罷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意若不自揆冒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躋亦或反貽丞相軫念之憂故今輒有劄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陶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桃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有遺恨熹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爲國家益隆寶衞亟躋元宰以慰四海具瞻之望熹不勝祈懇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卿來又奉近教獲審比日雨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禍及幼稚第三女子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苦之極殆無以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惱日覺尫悴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當路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爲福而目下便失祠祿又須來春闕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況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必敢更請祠衰老患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不遺下燭幽隱力沮邪議褒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遺人乃空手

來而所賜教中見喻者又非熹之所病也區區之意正爲禮節之間有不能彊顔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爲此而屈哉老大抗拙無復餘念於此世顧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一吐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違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熹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欲而彊之以其所不堪也哉再遣此人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念便得早歸千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此間糴米者五輩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皆高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戸口數萬建昌四鄉申到計一月已當米四千石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當七倍於此則一月已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諭上戸所得可給一月卽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糴到錢再糴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未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卽所欠尚有月餘多方那償或可接得大麥都昌小戸尤多恐用米穀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卽尤狼狽矣欲乞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以慰安善良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周丞相劄子六月

熹區區此來竊知皆出丞相推挽之力向之所以次且而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幸會遂得一見聖主呻吐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比儻猶有以效其愚於左右而事乃有出於生平意料之所不及者卒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得以逡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厚矣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數舍深念此行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既紛紜而所坐之罪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憂懼謹以公狀申省因輒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徧詣公府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者之中狀詞尤詳足見本末伏望鈞慈取以奏稟早賜譴黜而改命使臣則庶幾猶可以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幸甚抑以熹之無庸辱知不爲不久而未嘗少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出而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瀕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爲固位之術牢籠媚嫉以爲植黨之計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轍也干冒威尊幷深恐懼

與留參政劄子

熹未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參政所以知遇獎借不後於衆人越自頃年叨被改秩之恩參政實掌書命褒與之詞已浮其實而所以告戒之者又若憂其不能保夫晚節末路之難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亦知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疏遠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力然每起輒仆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雖獲扶病進望清光然獨未及一見參政而衰病復作遂以煩言逡巡引去切聞進呈之際參政猶欲少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

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來章所指在臣子爲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吏民今輒具狀申省待罪幷具劄目稟聞伏惟機政之餘少賜垂念使熹便卽得罪而江西不久闕官則所以寬其後咎餘責者莫大於此庶幾收之桑榆有以卒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幸甚熹當暑病目作字不成貢問之初遽爾草率幷望鈞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書七月十二日

熹負罪以來奉頭鼠竄脩塗酷暑不可禁當連日行衢信建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晝羣行道旁居民多爲所食哭泣相聞無所赴訴自惟命薄尤竊憂懼却幸偶不相值得以善達田舍人還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而丞相賜書開喻勤至又增悚怍理合拜命卽日戒塗而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事體量度重輕必未能別爲處分則熹之孤蹤只合杜門屏迹以俟議論之定未容冒此疑似出備使令未論後患如何但只如此行止便已非熹夙心且如向來退避七年及今乃能一出猶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之意非專爲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矣今日之事亦何以異此耶又且久稽王命心不遑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訓詞已極溫厚而熹冥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聞江西前月亦已闕雨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至生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無根而已也若論私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祠祿今適朞年貧病之態不言可知江西迓兵又已遣去只此疾足乃是私雇使之往還勢亦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致紛紜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一事尤係利害昨聞去歲朝堂之議欲使今袁少卿自處易贛而丞相以爲贛卒悍而袁性剛不可不慮此見高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因莫守經由薄治贛卒之橫其釁有端又非袁之比矣弊性狷急自度亦似不在袁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直不容回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敢援此自言者政恐復如頃年避奪牛之嫌而自西徂東騷動兩路竟歲不寧也今不獲已聊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右之不可行耳熹已有公狀申省及具劄子徧扣諸公之門矣又有封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恐投進不得亦於狀內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閒全不敢及前事曲直也前書狂易曲蒙謙受不勝反側區區亦尚欲有所言以亟遣人不暇然每私計天下之事則未嘗不爲丞相惜此歲月幾會也熹輒有私懇率易干瀆昨過玉山見其邑宰鄭謨乃十二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陷虜隔絶及此再見怳然如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其人溫謹有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摧敗日久其勢必不能支曾有文字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釐務添倅或簽幕之屬乃屬熹爲面稟昨來忽忽不暇它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稟知不審已蒙鈞念否熹後來不得其書想其事勢只有急迫儻蒙哀憐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黃太監丞存亦云向來蒙恩奉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稟丞相不知鈞意如何屬熹乘間言之不敢不達其意幷乞垂照未能自脫乃欲爲左右言良覺可笑伏惟宏度有以容之

答劉漕書

熹平生戇拙無以瑜人揣分自安非有他望公朝過聽拔

用過宜方起輒仆上累聖神之知於此再矣尙賴皇明洞照幽隱所以慰藉撫循有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彊扶衰朽起奉明詔而自度孤危尙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攻有不容自力者以是仰煩開諭反復熟悉引義慷慨詞旨不凡三復竦然敢不斂衽然前請已行度一二日當有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爲大幸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劾幸上照知申諭趣行有非小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除未敢卽引道耳祠請之上勢必可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戊申八月十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欿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爲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己之周又不自勝其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嫌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以避仇自列而彼黜己升內揆於心尙覺未免上九鞶帶之嫌況於他人豈容戶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託以爲號今此何名也哉又況溫陵之行情狀未白此必怏怏尙有餘言且其爲人亦嘗頗有時譽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爲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口則非獨爲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爲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幷以劄子遍懇羣公語悉由衷卽非備禮切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鄙懷乃荷大賜昨辭還秩想亦已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幷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儻可爲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列有橫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久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闊柰何柰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麽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尙未聞可報踧踖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僥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尙且柰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

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熹聞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熹旣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望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喻丁寧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旣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爲請伏惟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熹之辭受其當否得失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偶失參照則亦未爲大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與其閔默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幷乞深察而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之幸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爲無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顧今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袁侍郎歸來道間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生無從復望履舄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至願

與李誠父書己酉五月二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爲慰比日淸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人弟子旣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況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敢效常人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爲如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甚謂兄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

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爲賢者之累尤以慚悚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煩因見扣之狀藁錄呈區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但各位超躐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卽是一日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諫之去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斡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鷙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南臺西掖乃爲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窒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況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既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枚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爲計此事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從臾之以速爲上稍遲一日卽壞一日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爲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還後相見否聞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回戈奮擊且得不爲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憒憒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幷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熹向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減其四萬）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鎭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區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苦之必不至大爲民害今復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卽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爲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闊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鮮矣尊兄旣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

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聯屬而真不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脩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晏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狥偏詞爲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旣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歉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闊疎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鐫喻丁寧褒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卽日拜命便道之官服勤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詳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爲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逃吏議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誤謂尙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祿之爲便耳抑嘗聽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爲宗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治亂之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爲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惓惓伏惟上爲國家俯爲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眞切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墨色濃淡行道欹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手墨勉彊作此率略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甚幸甚　熹皇恐上覆

與留丞相劄子己酉十月二十一日

熹竊以仲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頃以衰疾再辭恩命方懼僭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爲敷奏改畀符竹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那移闕次不一而止倍費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鬧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目疾浸以增加臨漳雖名事簡然一郡千里生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愛身之故漫不加省而委之他人豈得自安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日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爲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祿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熹必求閑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爲羞薄詔除而加以傲上無禮之罪者是以今者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祿爲請蓋已出怵迫無聊之計而陷於貪冒苟求之譏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祿使得休養神明避遠讒謗庶幾未死之間及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衆賢彙進姦言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田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明目開口爲太平之民其與懷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身於吏民之上者屈伸苦樂萬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之請願垂意焉然此已爲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見次則又不必騰那增創以致人言但與祠官乃其舊物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知之之深念之之悉至於如此故熹不敢不盡其愚伏惟丞相擇而處之千萬幸甚末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爲兩宮倍保崇重永扶公道以福蒼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劍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多時不出意思疎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筭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日饑荒却思此米無討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爲利便但支米官獨員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禾汎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爲三月一支之法

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爲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舉因循視做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注止此）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爲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囘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爲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誚而姑爲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囘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己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劃佃則數年之後根本蹶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幷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稍優爲善）

與陳憲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黄尉不納軍糧營私廢職致寨兵饑餓狠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申省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住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怪以爲使臺舉措不應如此熹雖已具囘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前此申狀初不謂其別有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兩日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區區敢容私意正爲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欠闕軍糧事勢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禀畏萬一一旦稍有緩急事將有不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欲遽爾具奏既見使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不意一旦自爲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郎中以清名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意也熹昨已具狀申省部諸司乞避此尉又念台慈顧遇過厚不應遽爾妄發遂且引郤區區衰病雖已求去然一

郡之防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不能已而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惡而無爲因循中輟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閤下之光也頃年嘗讀鄱陽去郡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辭之語嘗竊壯之以爲此眞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直之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容夫度外逆耳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玆蒙誤恩假守黽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緫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彊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疎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緫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于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趙帥書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不可同日而議適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囊封入告當復以何爲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嫠緯之憂因來密喻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塡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

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爲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彊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辛亥三月二十三日

熹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戶只在本州界內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見幽遠務從寬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方始被受則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不省察恣行邀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點檢欲望使司特賜申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卽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爲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卽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漕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準使牒便令差官熹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爲不然此亦小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仗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少只一劉尉永嘉士人嘗從王亞夫游頗知經界利病足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能曉事有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既未卽施行卽且小候詳細差撥庶得其人乃爲有補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已具公狀申述拱俟回降卽當遵稟

與留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己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

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憚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尙得以奔走塵坌泥塗之中上爲國家均愛赤子而儌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矣熹以本郡不曾被受省劄不敢具申其回報漕司狀檢謹錄一通冒浼鈞聽僭率皇恐蠲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亦當一面條具申稟彼司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主張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吝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非此邦之幸乃此民之幸也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頒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爲言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爲禁止而陰實縱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主在御丞相秉鈞豈忍爲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晉越冒進所聞中間伏奉手教開納誨諭周至三復以還喜懼交集然遯聽累月竟未聞公論之勝邪說之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反消當消而反勝者則有之矣州縣麤官不當議此惟丞相深圖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躔不勝依仰敢乞上爲兩宮益加鼎食之衞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行經界以惠疲甿方幸得以罄竭駑頓仰副使令而不幸遽聞長男之訃悲痛不堪自度精神思慮將有不可得而黽勉者已具公劄申稟乞賜陶鑄宮觀差遣使得蚤歸營辦喪葬收拾孤嫠切望哀憐早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愚懇本州判官葉機假滿百日依條離任念其貧病已許爲伸嶽祠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食言并有劄子率易投納伏惟鈞慈不忍一物之失其所并賜垂念則不惟葉機之幸亦熹之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不勝皇恐俟罪之至

與留丞相書四月二十四日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旣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玆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

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嘒沓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旣多其間豈無出入門墻之下承眄睞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肉骨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人之眞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輒空智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閤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爲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彊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

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卽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彊此則區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輙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爲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熹又蒙垂諭陳憲趙守曲折謹悉陳憲於此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移節方竊憂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心力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言勉之幸甚近因遣官下鄉分界且遍喻父老以所爲方量之意幷以筭法授之人見其簡易易行無不悅喜今見熹去頗以爲憂而不知丞相主張之力初不爲熹一介作輟也更乞加意垂念千萬至幸熹皇恐又覆

與留丞相書七月十日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卽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幷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悃欵罄竭亡餘不敢重浼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喻經界利病乃是温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卽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下喻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洒則不唯直既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墻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慱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閤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鐫喻至於勤縟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

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幷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謹幷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毖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喻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祓祗拜告命奉表稱謝矣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固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亦有不敢廢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實儻蒙照察千萬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及此第切惶恐無額錢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額從來抛下諸邑漳浦爲多此縣比年殘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爲抱認罷科茶錢數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來方是行下漕司指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俯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抛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以此爲名妄行科罰此又永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懣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

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閑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卽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豪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却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頃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己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温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

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冰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蒙聖恩超遷職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私計而卒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熹已爲厚矣故熹前日奏記蓋嘗略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意今者又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已具申狀稟劄一二條陳以干公朝之聽顧猶有未敢盡其言者而復以此私干下執事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寬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以駐衰頹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舊聞以副聖主華衮之褒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又將被于存沒而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幅仰勤聽覽并冀垂察唯是瞻望門牆無復趨拜之日下情尊仰不勝拳拳敢乞上爲兩宮倍保崇重長輔聖主永康兆民熹區區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適聞道左拜違不勝悃悃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所需文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稟乃適間所忘記者熹辭免文字度今已到久矣台旆到闕日若已得請則無他禱萬一未遂則望特爲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得從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夕見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不可不使彼知之亦幸爲詳言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此一事貧民以爲利而幷兼豪奪之徒以爲不便其理甚明故當時臣僚建請而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有異同而諸司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爲是反復論難蓋千百言以聞於朝則其慮之已不爲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亦合審其虛實押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爲前卻者此謗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匆匆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僚之言爲可信又不以熹之言爲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爲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爲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然平時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爲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伉拙奇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爲誦之千萬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妄以小夫竿牘干冒崇聽方懼僭瀆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番加以真翰所以慰答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憐委曲鐫喻而馬侍郎黃寺簿呂司令又皆以書具道鈞意甚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已仰體威旨不敢復以家事爲言但經界妄議竟煩寢罷則熹

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寬大雖不忍寘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紊賞刑之典而熹雖無狀不識廉恥然亦豈宜適當此時復叨任使以乖去就之方哉省狀公劄別具浼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郎前日經此亦嘗託其面稟今以被受日久方借得人亟此申陳不暇他及瞻望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爲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祈懇激切之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書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玆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雖盱睢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眞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擧而凡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詘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爲無益之空言也未由趨拜履舃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卽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偸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

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炙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細弱飮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疎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即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不宜

與趙尚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絕戶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絕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下催督義莊租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內劄下丞廳亦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絕產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絕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岡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便爲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爲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贍學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爲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幷錄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絕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絕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爲永久之利周宰亦已有書懇丘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彼乃有据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皇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稟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江驥江大受程如岡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絕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捄正若其宅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

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疎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幷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自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厚獲安祠館區區感戴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通門牆之下不意今者曾未踰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才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良厚感激難勝但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從政其所施爲悖眊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地廣民貧邊面闊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某官裁之熹瞻望台躔無由趨拜履舄伏乞上爲兩宮垂意茵鼎之衛光輔神聖永福寰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照

與執政劄子

云云熹伏自違遠門牆積有年所疾病不閒無從脩致贄御者之問邇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辱知有素欣賀

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橫被擢自閑散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推揚有以及此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癸丑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泝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狠狽而州府漕司不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爲出賣落草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卽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爲穩便上下方以爲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爲循環之本前不至爲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爲逐綱撰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爲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貴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滷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趁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喫貴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狠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狠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卽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

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乎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者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絶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贅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

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汚之量屈己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吳茂才書益　茂一本作從

熹衰繆亡狀謬忝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留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方來誨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反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瀆告之然必直書其事而勿爲材語使愚者一見而曉然乃爲厚幸不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諄諄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揮施行時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告賓客官屬矣過袁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奉扣

而匆匆不暇也不知後來別有指揮衝改耶抑偶未之省也至此又有豐城縣官亦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竊慮更當檢校討論白守侯而正之乃為宜爾向以將赴江西入辭時承恩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革去千古之弊而百官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為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鑒其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語從吏車惟當易紫以青適未即出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艮非獲已上恩過厚辭謝不獲叨冒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他而主上留神問學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閒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掣亦有不得如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見津涯尚深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歸來疲倦來使索書草草附此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脩記府之間伏蒙鈞慈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能嗣致牋敬惟是尊仰不忘于中未幾遂以收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纛移鎮是邦甚恨不得宿留以俟參展然甚為一路軍民喜於將蒙惠澤而三月之間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大專槃物之中也伏想今茲已遂開府輒因還役敬具公牘脩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察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脩門尤以為苦雖荷閔勞之意職務優閑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易陳及亦皆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為請并幾矜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譙閔王及近世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勵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衣冠制度外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製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責付承局袁超齎回投納伏望鈞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冠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廟熹已具奏乞賜敕額候得指揮別具稟次

熹上覆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為況如何故宇淒涼新居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為之不平者此處不早調護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今亦不容坐視不為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唯有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為言此也近事因來語及一二大者幸幸

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賜教并示差敕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但鐫職之請未蒙數奏特從所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復有祈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爲期非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黽勉冒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來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据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紬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自劾前議不明致此疏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夫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而知其得失也相公何忍爲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乃知平日已不主荊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精之失今乃必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熹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不得已將出下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羡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周吳二劉亦已拜領皇恐之劇專此具稟目盲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爲國自重千萬至懇

別幅錄示所擬奏藁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合祧遷已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施行遂致太廟并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仰稱陛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災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再干旒扆自劾以聞

答李季章書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作頗妨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子壽德夫之去方爲歎惜忽報德脩繼往令人尤不能爲懷今日之勢政使衆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椓之如此其將柰何不知德脩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刑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耳

答李季章書

台鼎動搖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茂獻亦補外是何故耶文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脩赴湖南否近皆得書目疾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寫得却別寄也去相彈文云何因風語及聞當序遷者乃下兼參

與然則當卜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劄子語簡意足李倉必須留意但恐見黃商伯狠狽後打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鹽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時中（名庸台州人時作檢正淸和豈弟人也）相訪於浙江亭說此利害甚詳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救荒方急不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爲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郎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羣小動輒以簒逆之罪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茍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爲國家計此可爲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目已盲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況辭職趙公已相諾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可受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此亦不柰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官尚可少緩而辭職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喻得所未聞然事已爾無可柰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任如何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別紙或者以爲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用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遠近知識所說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爲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己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鄧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從職名乎嘗試屛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弁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擾至今若使鄙意止爲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寔以從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豪之補可知卽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爲開陳若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閔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爲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贊諸公同爲敷奏謂其所

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撰熹亦不敢固辭矣況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爲乎如更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略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誘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于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貼黃內事恐只蔭補磨勘兩事須合改正蓋熹去年本是帶職員郎前此一郊中子已叨恩命去年自不合奏請非但不應得京官也磨勘則所供考第不知比之庶官月日如何恐或不足則亦當鐫改其餘雖不繫利害然得盡削去亦一快也熹今年遣人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附遞致懇適襲提幹過門謹此脩敬并致下懷切幸情照無由瞻望馳仰𠈉深切幾以時爲國自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諫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盍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攜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如何也

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從渠借人去上謝表方得并令帶去衡陽之訃聞者傷歎況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復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熹亦無固必但衆議論紛紛至今未已熹非固欲如此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丈早得回降付去人歸爲幸此是借人難令久伺候也昨聞宣入試闈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久未踐也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

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旣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誹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任行甫書

衰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書爲乞保明申請休致煩爲投之仍計會申奏一宗文字付之去人仍作來年正月押下申發乃佳幕僚二書併以囑之矣又此休致文字不知更要錄白繳申脚色之類否案中紙札及省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幹人依例支與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子細批報爲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爲欲因赴省人帶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卽投計程未合到須令正月下旬以後投之決不至爲州郡之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錄白侯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卽續寄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發文字而僉建安亦數爲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入都須趁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建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說要錄白文字等今亦有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依式恐有嫌疑其他建安書中可互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事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喻印紙已借人寫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卽遣人送去且煩爲道鄙意謝之侯遣人別上狀也保官僉宰書中已說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但云託其宛轉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說諸人或恐未升朝或恐亦有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劒田右司雖是放罷然屢已經赦罷後又曾磨勘轉官恐或可作已專令吳定往求之今若不是乞兒不肯與癩子作保然亦煩更問法意如何以狀式觀之但非分司致仕等人自可作也亦已喻幹請人令勿幫正月以後俸錢幷煩爲收起券身之屬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坐恐主字之誤）

保官久求不得已絕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申省狀又聞府坐移鎭已亟作書賀之幷別緘致此懇遣行矣忽得昭武黃衡州書自求作保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煩爲投之亦一面遣人去昭武僉圓文字借印紙來侯到卽發去求奏狀內有一書至林推今亦且抽回只券身仍煩取回侯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

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慨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爲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尙期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疎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尙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默計中外羣公威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可仗不但捄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勸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庶乎其可濟也承喻先正經解寶藏無恙今謹封納其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之詞今固不容輒有增損不審尊意以爲如可也熹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氣已不相屬矣卽此永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至懇

答劉季章書

告老得謝固爲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之方此跼蹐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訃尤深痛惜欲寄一書慰其子弟不知曾作何差遣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知在晉輔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冊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爲此舉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但惜其橫起猜疑自立界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疎

與黃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意爲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砜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

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恩老昏事餘千有許意彼所言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禮
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使報之
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
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幷望參考條例以
次脩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様本行道大小幷附去幷
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
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
萬徒切悽黯不具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聞
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榷至宣政間故御史中丞
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
業陷刑者不勝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
課所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均在
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內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
甚以爲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
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榷之議欲望台慈詢究本末
申明省都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公所以惠于鄉
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親戚之故
　親見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爲利中間偶聞官司有再榷
　之意因以此說告之得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耆舊凋零
　已無知其說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
　府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屆臨此邦得賜
　台念幸甚幸甚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產
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送納近
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
納過多既成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
約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
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搔
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
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爲點對勘斷監
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勑條行下約束諸縣
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
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廳已關過
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
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
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
行遣却將已納人决撻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覔至有
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
勘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勑條行下約束嚴責主
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人戶執到戶鈔即
仰畫時疎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勘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徧約其詞令人戶通
知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
作行遣

與李彥中帳幹論賑濟劄子

示喻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閑

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喻浦城發米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札數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忍權以濟事若爲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丐糴鄰部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部唯有廣東船米可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旱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饑餓將復有貽州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措置然亦且令愛惜撙節接續長遠乃爲至策若乘快督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爲後日之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爲難知若一槩用產錢高下爲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糴而不可通販蓋就糴猶爲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必傾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略陳之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考異

與趙丞相書論祧廟世道消息一作消長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汪尚書（癸未六月九日）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止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書解三段不類記錄答問之言按行狀自有書解恐即解中說也共兜事三經義辨中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驩兜之罪正坐此堯典所記皆爲後事起本反復詳考即自見矣典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曉細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之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尤覺不粹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山答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謂三皇五帝之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不以莊老爲非者深所未喻也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皐陶矢厥謨即謂皐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皐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今曰不屈於法度之威氣象却殊淺近信乎其非所以言舜也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亘犯不韙然欲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乞賜鐫喻可否幸甚幸甚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亦不敢嘿幷以請教不居其聖若以爲謙辭即與得無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謂謙而引此爲比則其意正合矣上蔡於語解好古敏求章亦云其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爲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熹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横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己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己即尺度尺度即己顏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横渠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語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

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明樂與人爲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勝至望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疇酢如此感戢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卽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眞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眞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旣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要於有定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爲政夫子以正名爲先以子路之賢尙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爲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爲名而修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爲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爲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況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動爲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戰去不窮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于是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汪尚書甲申十月二十二日

熹玆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

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矣者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醻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閤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爲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如其可取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爲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喻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己較強弱爲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爲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宮異論秋防已迫恐誤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力無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違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孰若誠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管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論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

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尙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

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鷂鷲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耻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豪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閤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閤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麽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橫渠之間則

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扶摘竅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幷以求教

答汪尚書十一月既望

別紙諄誨亹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眞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郯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簒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狥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豪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

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
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己丑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爲敘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辦也舂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柰何柰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閑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逈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叚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卽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

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滎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論家廟癸巳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鎭之幕職官而已爾（橫渠先生止爲京官而温公是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爲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

上乃得爲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爲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祫之制宅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輙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率易薦聞未知中否不蒙辨詰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台意無疑則亦足自安矣別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熹之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熹竊以爲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爲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不審台意如何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爲得失也更乞台諭幸甚又見王彥輔塵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變服事橫渠理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則與士庶吉服相亂恐不可行不知三家之說當從何者爲是亦乞批誨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獲別錄一本拜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如其有

徵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必傳也便還乞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待疾事云有請問錄象學說及伊川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憶欲乞因書試爲詢訪或得其大略梗槩當有益於學者而亦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矣渠說又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宅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熹所疑敢幷以請得賜開喻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人回却望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擴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

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與張欽夫（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眞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與張欽夫（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喩乃知尙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旣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眞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

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幷觀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豪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別紙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脈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二十七日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它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

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閒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豪髮苟且遷就於其閒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彊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絜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之類是也）文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閒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宅字使人彊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爲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宅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答楊迪及門人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

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作泝沿)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尙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尙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它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卽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絶明矣若單稱之卽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宅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卽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稽考也)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

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其它如此脩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甚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閒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十八卷）（一段論此甚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卽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

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尙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考異

答汪尙書論蘇氏學紛然一作紛然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書汪張呂劉問答

與張敬夫四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士風靡此爲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爲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自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爲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爲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算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爲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爲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閒者名宗思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閒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怪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修更能斂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來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

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概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嚮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亶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落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閻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叚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亶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况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

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句岐爲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不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爲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爲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

如何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所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尙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慤實用功則亦未免尙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諭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諭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幷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

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唯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祕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宅地位其爲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昨於知言疑義中嘗論此意矣傳不習乎疑只當爲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己恐只是不勝己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

慎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蔡多好如此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尙也已熹舊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愼而就正意亦相類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碔砆此句與後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者似相戾蓋

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爲譬耳熹又嘗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爲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患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爲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爲平援尙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首章便如此矣援字疑穩字之誤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擧仁義禮智以爲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爲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叚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愼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

隨時爲中爲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喩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略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敎之高明簡暢爲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爲疎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爲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爲下數語如何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諭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爲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答敬再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熹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諭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隔驀說過了一位也

強哉矯矯強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佚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也（此類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卽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云故其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游子之言行相顧爲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爲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矣（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疑此書旣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正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叚各自立說不相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爲疑詞以見之大率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區別自是不柰煩耳

與張敬夫六月二十八日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卽今日更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三月十四日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絶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絶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爲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秉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絶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爲人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爲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爲深恨也訂高明於此必有定論幸幷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李計譎而心則正）何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爲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爲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爲疑乃如尊兄所諭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十二月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絶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愼獨大

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藳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値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滅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此間朋友絶少進益者擇之久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柰何柰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庶乎其小補耳（日疑目字之誤）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卽以樂譬之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脉絡也始窮其然而縷析毫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亦如此疑此古樂家語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以中者巧也其所以至者力也中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中也若顏子則巧足以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欲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却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段却似覺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爲人借去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

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爲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爲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脈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爲要切）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狥理小人狥欲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有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爲學之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己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張子之說合而爲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爲一說程子云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所存主處便神（是言凡所經過處人皆化也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風動之意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又引綏來動和及易傳革卦所引用亦可見也）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從程子爲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爲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爲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頃見陳傅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爲疑不知其出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熹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爲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爲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爲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竊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爲六等人爾今爲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爲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爲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爲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爲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爲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己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字上說得有來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置之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是信不及但虛心而微玩之久當釋然耳若稍作意主張求索便爲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暇卒業却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亦嘗爲人作得數篇記文隨事頗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也心氣未和每加鐫治竟不能悛中間嘗覺求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罷生面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汩沒又不能遂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事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人闢佛而惡人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有包藏遂爲出數百言以曉之只欲俟伯諫歸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學而怪妄之說亦復蠭起其立志不高見理不徹者皆爲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記其說亦成數篇後便幷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學舊說見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爲天下僇辟字亦讀爲僻足以相明但畏敬兩字初尙疑之細看只爲人所懾憚如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爲如何然此非索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改思為紬不知何說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學之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澁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日習之而其功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凡為解者雖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包含得許多意思方為完備今詳所解於學而兩字全然闊略而但言紬繹義理以解時習之意夫人不知學其將何以知義理之所在而紬繹之乎且必曰紬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又似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為之端緒若繭之有絲既紬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煩擾徒使學者胷中擾擾拈一放一將有揠苗助長之患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也說者油然內慊也程子但言浹洽於中則說雖不正解說字而說字之意已分明既述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複則慊者行事合理而中心慊足之意施之於此似亦未安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按有子之意程子之說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今此所解語意雖高而不親切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曰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著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以心無不溥形容所包雖廣然恐非本旨殊覺意味之浮淺也日字恐誤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指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耳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己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己也己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恐是羨字

毋友不如己者

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經但言毋友不如己者以見友必勝己之意今乃以如己勝己分為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久而篤之也以慎為不忘追為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其說而破之若初無此說則此兩句亦無所當矣且下文兩句所解亦未的當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遠自是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養字則是所以為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於慎終追遠矣厚者德之聚而惡之所由以消靡也此語於經無當於理未安

父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間又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當從前說所解為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說然謂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舊說之意矣經文但有一志字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行又何以見夫致其深愛之意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此句

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爲慇實而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當此不解所云志哀而不暇它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是非可否日接於耳目有不容不問者君子居喪哀戚雖甚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出於游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則近於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今曰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又冀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此經所言亦爲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爲法耳今解又云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子當終身守之可也豈但以三年無改爲孝哉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恭不近禮謂之無節而過卑則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矣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恥辱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此結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蓋曰欲其言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就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爲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此語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宅也惻怛與公心字不相屬非有宅也乃嫌於有宅而解之之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似無有宅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宅二字槩之也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足忠字尤所未曉然致敬而忠恐亦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條舉悉數猶恐不盡況欲率然以一言該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爲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因革之宜而已此一節立意甚偏而氣象偏迫無聖人公平正大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聖人之言不足以盡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嘗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取其說而復亂以己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展轉謬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爲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爲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它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無其鬼神是徒爲諂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爲諂而不譏其祭無其鬼之徒爲諂也諂自惡德豈論其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韶武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理固然但此處解美善兩字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爲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爲能克己此說似倒恐當正之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此二句指意不明語脈不貫初竊疑其重複既而思之恐以上句爲成德之事下句爲用功之目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云所以存其心也乃與上文相應庶讀者之易曉然恐終非聖人之本意也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

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猶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一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求爲可知

若曰使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過當若曰所謂求爲可知者亦曰爲其所當爲而已非謂務皎皎之行以求聞於人也則可矣

一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隱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論反覆之餘者今發之無端則無所當而反爲煩雜若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則言順而理得矣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當如此不必爲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以言行爲小而必稱天以大之也且言行之分屬未穩當行之欲敏獨非畏天命耶

晝寢

知抑精矣抑字恐誤

臧文仲

世方以小慧爲知小慧似非所以言臧文仲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顏淵季路侍

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舊說皆以施爲勿施於人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如此說語不分明子細推尋似亦以施爲夸張之意勞爲功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不知勞字有如此用者否耳必如此說更須子細考證說令明白乃佳存乎公理此句亦未善

質勝文則野

失而爲府史之史寧若爲野人之野乎此用楊氏與其史也寧野之意然彼亦以爲必不得已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耳今解乃先言此而又言矯揉就中之說則既曰寧爲野人之野矣又何必更說脩勉而進其文乎文理錯雜前後矛盾使讀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恐當移此於矯揉就中之後則庶乎言有序而不悖也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相對而言則當爲欺罔之罔

中人以下

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爲不屑之教誨已是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爲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己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曰是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絕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有害上文之意覺得下文意思亦成躐等氣象不佳試思之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象無病矣此所撰集注已依此文寫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誣字未安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中此義甚精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讀之覺得有急迫之病略加曲折別作一節意思發明乃佳大抵此解之病在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言過衛見小君者禮之當然非特衛國如此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此理固然然其間似少曲折只如此說則亦粗暴而可畏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衆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但言不當而不言其所以不當之故不足以發聖人之意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立人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自是兩事非本一事而先言後結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平易二字說不著老彭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閑說過而於卒章忽為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為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指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像億度驚怪恍惚不知聖門實學貴於踐履隱微之際無非真實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事理如侯子辨摠老之說是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遽說到如此深遠處也且此說雖自踐履言之然其詞氣則與所謂驚怪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行聲氣容色不離於形同是一物影之於形雖曰相隨然却是二物以此況彼欲密而反疏矣且衆人聲氣容色之所形亦以有於中而見於外者豈獨聖人為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屑卑近之意故恥於游藝而為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為門人疑於互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此一章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覺氣迫而味短也

憤悱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此兩字與先儒說正相反不知別有據否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者也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上觀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若如此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謂終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宅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乘危二字未安

奢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寧取夫儉之失焉則其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切矣今為此說是又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也溫公謂楊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作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為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鄙意於此深所未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幾不曉恐當加詳焉可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詞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為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遽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不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遽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遽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似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便難名不必言其用之密也

禹吾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是本出於性然禹亦為其所當為而已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說最善此解說得幽深却無意味也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此句亦不可曉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人但不能養其性而流於物耳性則未嘗物也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顏子日用之中此之謂不惰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墜之義字自作墮或有通作墮者不作惰也且其為說又取禪家語墮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緼袍

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世俗所謂權者乃隨俗習非偷安苟得如公羊祭仲廢君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

棠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爲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爲第幾章耶

食饐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於此哉此句不可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耳前篇論朋友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爲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文理竊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頓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至故行有不揜焉也此論甚高然反復玩之則夸張侈大之辭勝而意實淵深之味少且其間文意首尾自相背戾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蓋以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兩重病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簞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說也然顏曾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蓋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夫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所以明道之說所以爲有功也若夫曾晳言志而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靄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學者欲求曾晳之胷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則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言則其異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爲此之說豈不誤哉且夫子之問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對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於曾晳之言獨謂其特以見夫無所不得其樂之意則是曾晳於夫子之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信口撰成數句無當之大言以夸其無所不樂之高也如此則與禪家拈槌竪拂指東畫西者何以異哉其不得罪於聖人幸矣又何喟然見與之可望乎至於此下雖名爲推說曾晳之意者然盡黜其言而直伸己見則愚恐其自信太重視聖賢太輕立說太高而卒歸於無實也且其所謂無不得其樂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過不及不可倚著者釋之則未知其所以理而言耶抑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則與上文得其所樂之云似不相應以人而言則曾晳之心艱危恐迫傾側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樂而爲天理之自然耶其以爲敘秩命討天則所存堯舜所以無爲而治者則求諸曾晳之言殊未見此曲折且此既許之以聖人之事矣又以爲聖門實學存養之地則是方以爲學者之事也若曰姑以爲學者之事而已而又以爲行有所不揜焉則是又并所謂存養者而奪之也凡此數節殊不相應皆熹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發明的當若上蔡之說徒贊其無所係著之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之事爲比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尤顯然矣凡此說中諸可疑處恐皆原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必如橫渠先生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庶有以得聖賢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目似此者不過數章不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克矣此一節意思似亦因向來以克己爲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論今但如此發之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此理固如此但此處未應遽如此說奪却本文正意耳易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否

直躬

世之狥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哉此不知所指言者謂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

爲命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今自推說却不妨耳

人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莫之傷亦與此同若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爲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堂說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爲己

所以成物特成己之推而已按此爲人非成物之謂伊川以求知於人解之意可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爲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當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庸序中亦如此錯解了

不逆詐

孔注文義爲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反語之詞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經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微生畝

包注訓固爲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勑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此意短喪自是後世之失若欲發明當別立論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並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刪去此四字及下文一敬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爲當如是推之則可耳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此說已見顏淵喟然章此亦子貢初年事既曰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爲初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言其常理此人雖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向後別以己意推言則可耳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不須如此說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爲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愨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爲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爲善則已不委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耳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此蓋尊聖人之心太過故凡百費力主張不知氣象却似輕淺迫狹無寬博渾厚意味也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爲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毀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爲己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
奉天理而已意見原壤夷俟子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
未說到此地位也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語甚怪蓋爲養之
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則是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節當刪去於解經之意亦
未有所闕也
子謂伯魚
爲者躬行其實也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牆
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爲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　至　抑可知矣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貢之對亦未見檢身之
意
三仁
皆稱爲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爲人蓋有餘裕又
曰行以避焉險可知也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爲解然却訓施爲施報之
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
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楊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極其所至也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
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有諸躬然此經意但謂極其所至耳不爲有諸躬者發也
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爲致飾之致如蘇氏之說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說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爲當先而可傳　至　循其序而用力耳詳本文之
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
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蘇
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爲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
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
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爲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
害事之甚與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
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爲難蓋善之也此臨川鄧文元亞說諸家所不及也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近年
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爲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
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
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復於句讀文義之間則自有

以知其失矣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所解不明似謂天下之人其生皆榮其死皆哀無不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謹權量

此亦帝王爲治之要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爲一章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民食喪祭卽武成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敬夫論中庸說

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别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别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詁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閒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過計懲羹吹齏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反汨卻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眹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爲可取也今來喻發明固以爲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爲說恐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刀或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鑢或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椎擊鑿鐫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礱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爲治骨角琢磨爲治玉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爲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爲治玉石之事而謂切爲切其璞琢爲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遽磋磋之既平而復加椎鑿則滑淨之上卻生瘢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琢爲道學磋磨爲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彊爲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況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緩緩消詳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諭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木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卽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周君

恨未之識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建康連得書規模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爲如何然亦只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絶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衆人已皆出其下矣交戰雜好之說誠爲切至之論吾輩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敳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爲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沉埋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材與温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書籍石刻感感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謾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爲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學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句只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穩實尤覺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鑑綱目近再修至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何時可得脫藁求教耳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考索彊通終是不該貫偶卻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爲客感語聖人則以爲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絶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

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為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為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卻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

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别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爲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豪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爲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答云栻近思却與來喻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爲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揜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目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殀與夭同夫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里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

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驗也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别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仲尼焉學舊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箇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欲曲爲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何

夫易何爲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

是故蓍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眹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

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愼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蘊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别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顔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范曰哀樂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日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尹曰于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之美使其恍然忘其身世也

愼而無禮葸絲里反畏懼之貌絞急也

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踡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楊赤色也緅絳色飾者緣領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朞而練其服以緅爲飾紅紫非正色也青赤黄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黄合青黄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黄克水之黑合黄黑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之爲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顔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張敬夫

道卽本也

道卽本也却恐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爲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爲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卽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夫子自道也

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道之有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爲一之意不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可易也

羅先生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體不言而喩無人說與宅宅自曉得

語太簡不知宅指何人此亦好高之弊

強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強則無以主恕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者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恕而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恥故用不著宅

爲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恥也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爲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爲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蓋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須有毫釐之差況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爲用范說極好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而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己見禮便知政聞樂便知德（禮樂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亦不必是夫子只是汎論）由百世之後等校百世之王皆莫能逃吾所見吾所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宰我子貢有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世而孔子所以超出百世終不能形容也

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理也更商量看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爲政聞夫子之樂而知夫子之所以爲德也如知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貢聞見所到也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尙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盡也若要充類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爲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與其潔之義如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見之象喜亦喜義到此有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熹舊嘗爲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豈可緊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道云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諭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爲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爲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爲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去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幷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又論仁說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爲仁矣又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極其廣大而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未知焉得仁章

此章之說似只說得智字

井有仁焉章

此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己復禮爲仁章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摸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說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爲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進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冥然莫覺皆爲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爲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爲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爲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爲仁又似前說冥然莫覺之意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爲仁前已論之

博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臆度也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己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望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爲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卽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卽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

又曰己私旣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也此數句亦未安蓋己私旣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卻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卻如何見得耶

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

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脈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

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

三山之別闊焉累年跧伏窮山不復得通左右之問而親友自北來者無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比日冬寒伏惟侍奉吉慶尊候萬福熹不自知其學之未能自信冒昧此來宜爲有識者鄙棄而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過厚昨日韓丈出示家信見及枉誨甚勤不知所以得此顧無以堪之三復愧汗無所容措區區已審察一兩日當得對恐未能無負所以見期之意而心欲一見面論肺腑不知如何可得自度恐非能久於此者故專裁此以謝盛意并致下懷餘惟進德自愛爲禱

答呂伯恭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暑氣浸劇伏惟道養有相尊候萬福易傳六冊今作書託劉衢州達左右此書今數處有本但皆不甚精此本讎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喻書肆令子細依此謄寫勘覆數四爲佳曲折數條別紙具之或老兄能自爲一讀尤善也前書所稟語錄渠若欲之令來取尤幸近世道學衰息售僞假真之說肆行而莫之禁比見婺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誕幻無根甚可怪也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已不知老兄以爲如何因書幸語及前此附便所予書至今未拜領也未即承教萬望以時爲道加重

答呂伯恭

郎中丈伏惟安問日至熹近亦領賜書即已附便拜答今有妻兄一書煩爲附的便有報章只託漕臺遞下建陽可也右司韓丈因見爲道區區幸幸昨承惠教便遽不及拜狀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曾扣其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爲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爲扣之爲幸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間氣質不無偏駁然亦未嘗不痛箴警之庶幾不負友朋之責却聞門下多得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爲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已不知亦嘗擿其邪僞否久欲奉聞復忘記今輒布之然其曲折非面莫能究也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豪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豪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

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即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以循其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餔啜尤爲猥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呂伯恭 浮薄談字一本作輩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

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談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慊而復慊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呂伯恭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遺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澆漓重爲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幸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爲祕密之密察爲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豪釐之間一一有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成之說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必潛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爲得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邪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爲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爲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爲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無以報箴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因來及之幸甚幸甚欽夫書來具道近事曲折少釋憂懣想贊

助之力爲多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大率致意此語尤切當然想已有成規更願凡百歩重以圖萬全最是人材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子細著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

所喩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爲務爲攘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爲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豪釐之差也若顏子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囘互費力也所論智仁勇之意則甚精密然龜山之說亦不可廢蓋以其理言之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强焉又自各有所主如龜山之說矣然此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緯以觀其意始足如何動靜陰陽之說竟未了然何耶豈非向來奉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比再觀之方以爲病欲別爲說以奉報今以來喩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分明也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是則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體義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盾杌棿之甚乎意者專以知覺名仁者似疑其不得爲靜恐當因此更加究察所謂仁者似不專爲知覺之義也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方切懷仰得元履書乃知賢閤安人奄忽喪逝驚愕良深伏惟伉儷義重傷悼難堪區區所願約情就禮爲君親德業千萬自重幸甚欽夫去國聞之駭然想驟失講論之益無佳況也道遠不敢請其說然吾道之難行亦可知矣奈何奈何因便草此奉慰不敢別具狀疏諒蒙識察不次

國器云亡極可傷今日又聞賓之亦逝去善類凋殘甚可慮也知言疑義再寫欲奉呈又偶有長沙便且寄欽夫處屬渠轉寄若到千萬勿示人但痛爲指摘爲幸功夫易閒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前日因便附書今旣達否比日冬深氣候暄燠伏惟進德有相尊候萬福熹去喪不死痛慕亡窮宅無可言者但塵務汨沒舊學蕪廢思得從容少資警益而不可得欽夫又一向不得書懷想旣深憂懼亦甚奈何今以舅氏之葬當走尤溪魏應仲來墓次得以略聞動靜因其行附訊匆匆不及究所欲言者歲晚願言爲道學自重因便來時枉書有以警策疲懦者不憚煩深所顧望前書許寄條對之文亦幸早得之也

答呂伯恭

近因元履之子附狀必達比日冬温伏惟德業有相尊候萬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可教因其行復附此爲先容幸與之進餘已具前書此不縷縷幸察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感慰信後已經新歲伏惟君子履端多納福祐熹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之喪再走尤溪逼歲方歸而目前俗冗事狀殊迫猝無佳思舊學益荒蕪矣向所附呈諸說幸反覆痛箴藥之區區猶有望也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艮不易耳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於立談之閒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惟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雖多要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閒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奏篇伏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未達者此人立俟未暇詳叩臨書傾想無已正遠惟益進德業自愛重是所願望

答呂伯恭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比日中夏久雨伏惟純孝感格體力支勝熹自泉福閒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愛予甚厚比年以來闊別雖久而書疏相繼獎厲警飭皆感德之言感激銘佩何日敢忘區區尚冀異時得奉几杖於寂寞之濱以畢餘誨豈謂不淑遽至於此聞訃悲咽不能爲懷而山居深僻無婺女之便以故至今不能致一書以道此懷且候左右哀疚以來興寢之狀往來於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亮之否左右孝誠切至何以堪此然門戶之寄朋友之望實不爲輕千萬節抑以慰遠懷人物眇然伏紙增涕

答呂伯恭

襄奉卜吉定在何時只就婺女否熹貧窶之甚不能致一奠之禮又以地遠不得伏哭柩前楚愴之懷無以自見奈何此書因趙守轉示韓丈書始得宛轉附此却託韓丈致之不知達在何時過此又復悠悠無通問處矣熹向以召命不置欲自載一至近縣庶幾得以一見尋念無益且亦貧甚無辦裹糧處遂復中輟已瀝懇哀祈諸公儻得報聞何幸如之所欲言者無窮此書亦未敢旁及也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手疏伏讀感愴不能已且審反虞之久又恨不得從執紼者之後也卽日霜寒伏惟哀慕有相孝履支福熹窮陋如昔比復遭叔母之喪憂悴之外無可言者舊學雖不敢廢然章句誦說之閒亦未見一安穩處所欲相與講評反覆者非書札所能寄也示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來講究必已加詳密矣累得欽夫書亦深欲伯恭更於此用力也別紙數事求教幸一一批誨比日讀書此類甚多少冗不能詳錄當俟後便耳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閒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朞喪勢須卒哭

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因便附此復因韓丈致之末由承晤千萬以時節哀爲遺體自愛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專使奉教承新春以來孝履支福感慰深矣教告諄複警策殊多離羣索居其害至此足可警懼蓋初心之善未始不明但失照管卽隨事汨沒不自覺耳來介市書未還偶有便人亦欲令持此書以往因復附此未暇宅及先此少謝厚意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尙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餘俟咸价還日別得奉問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伏奉近告竊審已經祥祭追慕無窮尊體神相多福買茶人書尙未領當是已徑之府中矣謝遣學徒杜門自治深爲得策所造詣想日深矣恨未有承教之期爲悵悵耳但爲舉子輩抄錄文字流傳太多稽其所敝似亦有可議者自此恐亦當少訒其出也如何如何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高明復以爲如何因便附問草草

眷集伏惟均慶山中有委勿外熹拜問

薛湖州昨日又得書其相與之意甚勤聞其學有用甚恨不得一見之然似亦有好高之病至謂義理之學不必深窮如此則幾何而不流於異端也耶其進爲甚驟亦所未曉因書幸見告以其所自熹又拜

密菴主僧從穆近已死其徒法舟見權管幹此菴元只作古丞莊屋如可且令看守卽求一榜幷帖付之恐或別有可令住者遣來尤佳但此菴所入亦薄非復謙老之時矣只令法舟守之亦便也古一本作右

答呂伯恭

便中累辱手書伏審已經練祭哀慕如新卽日溽暑孝履支福感慰之至熹昨已作書欲遣兒子詣席下會連雨未果行俟梅斷看如何也但此兒懶惰之甚在家讀書絕不成倫理到彼冀親警誨或肯向前萬一只如在家時卽乞飛書一報當呼之使歸不令久奉累也仁字之說欽夫得書云已無疑矣所論愛之理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爾者似頗未親蓋仁者愛之理此理字重動之端端字却輕試更以此意秤停之卽無侵過用處之嫌矣如何劉博士墓誌不曾收得早錄寄幸甚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士龍相款所論大者幸喻及一二亦甚恨無因緣得相見渠更待闕耳其改命必有以也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不知收得否因書煩扣之幷爲致千萬意也菴牓已付之其僧有狀今附此便去擇之來此相聚甚樂有書納上元履春間不幸不起疾甚可傷近方爲卜得地旦夕往與謀葬也承問及之因便拜狀草草餘已具所遣兒子書矣

答呂伯恭

潘守附致所予書得聞近況感慰之深信後暑毒異常伏

惟讀禮之餘孝履支福熹窮居碌碌無可言召命竟未能免近被堂帖督趣逾峻勢須一行至衢婺間恭俟罷遣或得承晤何幸如之子澄過此兩三日諸况其能言之因其行附此不復縷縷餘惟以時保衛區區至懇

眷集伏惟鈞安此間有亂勿外兒子寓食之計似終未穩豈可終歲擾人耶幸更爲處之使賓主之間可久處而不厭乃佳耳與叔度書不欲深言此但老兄以意裁之則善矣叔度惠書觀其論說氣質㫎厚不易得也聞薛士龍物故可駭可歎且恨竟不識斯人也

答呂伯恭

昨以召旨之嚴不免爲造朝計意經由必獲一見子澄之行草草附問已嘗及其故矣既而忽有改秩奉祠之命知獲遂退藏之願然褒寵過厚又有所不敢當者力爲懇辭未知諸公頗見亮否萬一再三不如所請其將何以爲計有以見教幸甚兒子久欲遣去以此擾擾未得行謹令扣師席此兒絕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游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幾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爲荷千萬勿以形迹爲嫌也賤迹如此又未有承晤之日臨風悅然惟以時節哀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書所諭仁愛之說甚善甚善但不知如何立言可使學者有所向望而施涵泳玩索之功又無容易領略之弊耶因來喻及幸甚幸甚劉博士誌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間所已有者旦夕錄呈切告據此以訪其所無異時成得一書亦學者之幸也近得毗陵周教授數篇論語令兒子帶去試一讀之以爲與程門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語及爲幸長沙此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吾人安得數月相攜於深山無人之境共出其書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乎更有數條又具別紙幸早垂教也

答呂伯恭

方作書欲附便未行而兵子還辱書至感又得竊聞比日秋清孝履支福至慰至慰熹賤跡且爾辭免未報爲撓不爲已甚之戒甚荷愛念（此非所以爲高）但坐邀禮命有所未安今且得力辭蕒蒙相捨若其不獲又別相度耳（若初意則直欲力辭難使得罪亦無所避也）欽夫得書觀其語意亦似不以爲可受也更望審思復以見教幸甚幸甚時位之戒敢不敬承欽夫移書見戒一二事亦類此顧恐偏蔽已甚矯革爲難未知終能副朋友所期否耳今歲紛紛蓋爲初不爲備率然整頓故有此患近已預爲嗣歲之備亦自不至此也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或不及也高明以此語爲如何小兒無知仰累鞭策感愧深矣在家百計提督但無奈其懶何今得嚴師畏友先與擊去此病庶或可望其及人也又得叔度叔昌書兒子書中及回兵口說荷其照屬之意㫎厚益深愧怍偶欲入城臨行冗甚作此附便餘俟後便也匆匆

答呂伯恭

人還承答字感慰之深比日秋高伏惟孝履支福熹碌碌

無足言者誨諭辭受之義此亦方以爲撓若如來教雖可
逆避將來之患顧恐於今日義理未安耳幸更爲思之因
書見告爲望懇懇兒子旣蒙容受感佩非常不知能應程
課入規矩否凡百更望矜念愚懇痛賜鞭策爲幸之甚卽
不可教亦告早以垂喩卽遣還尤幸也橫渠集刊行甚善
但不知用何處本若蜀中本卽所少文字尙多俟寄來看
或當補卽作別集也說文此亦無好本因便已作書與劉
子和言之矣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
比之向來收斂慤實則已多矣言仁諸說錄呈渠別寄仁
說來比亦答之幷錄去有未安處幸指誨也因便致問正
遠節哀自重爲請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
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
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
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
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
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
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
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
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
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
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
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
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
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
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卻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
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昨日作書欲附便行今日忽得守示獲聞比日冬寒孝履
支福旣以感慰又得別紙誨諭之詳伏讀再三警發甚至
其爲欣荷又不自勝但所謂飽經歷眞切磨者不敢當耳
區區已復詳具求教願俟益論也辭免文字附沈尹專人
自七八月間去此意其已到近託人致懇廟堂求聽所請
得報乃云文字未至良以爲疑得子澄書乃其人更過何
處取書計今必已至矣當時若知其迂回如此只發遞去
自無浮沉也然部中行下建寧又云已給批書此須作熹
狀申部出給熹旣不受不知此文字是如何行遣都不可
曉亦不知此物今在何處杜門無事乃有此撓聞是韓丈
拈出前此亦未知今旣如此狼狽卻須得韓丈出手大家
收救莫令到無收拾處乃荷相念然又不欲作書彼亦未
必以爲誠然不知可煩老兄因書一言所以不敢受之意
非出矯僞得自廟堂上辭免文字特依所乞再授元官差
監嶽廟便是一箇出場也前日作書忘記及此因問之及
復此切切千萬垂念也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
伊川再受西監止是敘復元官還莅舊職又可逡巡解去
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自比欽夫書來亦
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亦甚直截然渠
卻不曾爲思量如何解免得脫若只如此厮嗟恐非臣子
所敢安也千萬便爲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幸
甚幸甚夜作此書不能宅及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教感慰之深信後忽忽已迫長至伏惟感時追慕何以爲懷神相孝履起處萬福熹昨以叔母之葬走政和往返月餘今適反舍汨沒無好況宅無足言者臨行寓書有所咨扣想已聞徹得早報及爲幸兒子極感教誨不知近復如何正唯懶惰不肯勤謹檢飭此爲大患計必有以變化之爲文稍能入律否初欲歲下令略歸今思之恐徒勞往返不若且令留彼度歲既蒙矜念如此當不異父兄之側矣但久溷潘宅不自安耳子澄一書告爲附便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不知今竟如何也學者用工不實之弊誠如來誨不但學問今凡一小事才實理會便自然見道理漸漸出來也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不足深論也因便稟此草草

答呂伯恭

便中連辱手教感慰亡喻即此歲除伏惟感時追慕神相純孝起居支福熹碌碌如昨無所可言但懇辭既不得請又被堂帖檢坐近降行下然觀立法之意乃爲有官職之事者設與此避過恩辭逸祿者初不相關已復注釋此意別作狀回申矣亦得韓丈書敦勉甚至卻爲合下見得此一邊義理稍重未能勇從萬一果掇疑怒亦無所避之也韓丈必已開府前日臨安人回已附書致謝此便遽又當除日百冗不暇再作也兒子蒙教督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大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彊也子澄去就從容甚可喜昨聞周子充辭郡得請今又睹此益知辭受由人而不在於時豈彼能之而我不能哉若來喻所云親切用工處誠亦更當致力想相見必熟講之矣范伯崇云歸途亦欲請見今皆已到未耶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兩處文字告更趣之祭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不知何爲至今未到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別錄呈求訂正也所論克己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要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將克己功夫占過講習地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其詳幸更考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稍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聞其園池增闢盡得江山之勝書來相招屬此蹤跡未自由又鄉里饑儉未敢輕諾之也王教授來值熹入城不得相見以老兄所稱許如此甚恨未及識之耳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爲不精尚亦有闕誤掃塵之喻信然能喻使改之爲幸聞又刻春秋胡傳更喻使精校爲佳大抵須兩人互讎乃審耳兩人一誦一聽看如此一過又易置之橫渠集已畢未耶得本早以見寄幸甚如此間程集似亦可作小本流布蓋版在官中終是不能廣也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試扣其說因贊成之爲佳偶便附此除日百冗不能既所欲言惟千萬節哀自愛以振吾道爲祝怱怱不宣

答呂伯恭

歲律更新伏惟感時追慕何以堪之神相孝思體力支勝熹此粗如昨歲前附一書於城中尋便不知達否紙尾所扣娶人番開精義事不知如何此近傳聞稍的云是義烏人說者以爲移書禁止亦有故事鄙意甚不欲爲之又以爲此費用稍廣出於衆力今粗流行而遽有此患非獨熹不便也試煩早爲問故以一言止之渠必相聽如其不然卽有一狀煩封至沈丈處唯速爲佳蓋及其費用未多之時止之則彼此無所傷耳熹亦欲作沈丈書又以頃辭免未獲不欲數通都下書只煩書中爲道此意此舉殊覺可笑然爲貧謀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諒也正遠萬萬節哀自重餘已具前書矣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自經新歲未及上問竊惟孝思有相起處支福祥禫計亦不遠追慕想難爲懷也熹屏居如昨向來辭免堂中竟用檢會近降海行指揮行下不免再具狀懇辭矣梁公至此相見之後始知前此請之由袁亦爲言於諸公今玆之請其必遂矣此外無致力處姑復任之但愒息俟罪而已去冬了叔母葬事又人事出入迫歲方小定開正復擾擾才得旬日休息又以梁公遭憂不免入城弔之計又須旬日往返加以親舊間死喪弔送奔走不暇鄉民又已嗸嗸告飢此皆不免勞心費力殊覺胸次塵埃學業固無由進益至於尤悔之積亦有不暇點檢者每一念之如此紛紛竟亦何益欲舍此以求講論規誨之助而不可得則亦悵然而已欽夫得書相招爲湘中之遊以此未能行然宅亦有使人不欲前者至於老兄相去不遠亦無從相見胸中所欲言者無窮偶有便行臨出不及拜書道中作此寄家中令付之匆匆不及究所懷之一二若免喪之後不免復爲祿仕能求一官南來否乎引領馳情尙冀節哀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

便還奉教感慰之深卽日春和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追慕何窮然俯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熹再辭未報愒息俟命未知所以爲計也承問感感衢溫文字幸早留意寄及橫渠文集此有一寫本比此增多數篇偶爲朋友借去俟取得寄呈可作別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所喩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喩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辯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眞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因便附此不盡所懷餘惟節抑餘哀千萬保重

眷集伏惟均休子約已別奉書矣兒子久累教誨擧家愧荷不可勝言更願終賜使隨其資之高下有所成就幸甚固不敢大望之也子澄伯崇到彼所講何事伯崇且還江西尙未到里中也叔度寄得薛士龍行狀讀之使人慨歎不已不知所著諸書嘗見之否今有書弔其家煩爲致之

欲求中庸大學論語說及陰符握奇揲蓍本政敘凡七書不審能爲致之否此委卻望不外

答呂伯恭

前月末及此月初兩附便拜狀不知達否府中轉致近教獲聞比日春晚尊候萬福感慰深矣熹屏居如昨近出展墓遂登廬山小菴在孤峯絕頂之側少留旬日舉目雲山盡數百里足以稍滌塵滯宅無足言也懇辭未報若不將上則不若不報之爲愈今幸如此且爾偷安耳示喻專心致志之功警發昏惰爲幸甚矣但年來浸益多事雖書策功夫亦不能得相接續此爲可懼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人大抵氣習已偏而志力不彊殊未有以慰人意者門牆之下渠亦有其人乎誘接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易明白處漸加功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爲正法耳弟子職女戒二書以温公家儀系之尤溪欲刻未及而漕司取去今已成書納去各一本初欲遍寄朋舊今本已盡所存只此矣如可付書肆摹刻以廣其傳亦深有補於世教或更得數語題其後尤幸也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兒子荷教誨舉家感刻昨深慮其經義疎闊今得略有條理甚幸甚幸新茶三十夸謾到左右因便附此草草不宣

答呂伯恭

昨已具前幅而便信差池便中又辱況書慰感亡量聞攜書入山水勝處想講學之餘日有佳趣小兒亦得從行荷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所論吳才老說經之意切中其病然在今日平心觀之卻自是好語也學記深造自得之語初亦覺其過欲改之則已刻石不及矣以此知人心至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也李習之在唐人特然知中庸之爲至亦不可多得然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特於序文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爲無意似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家語乃知所疑不繆耳天斯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譬諭似以天地爲積而至於大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幸見教他所欲請者甚衆臨書忽忽忘之顧未有面論之日茲爲恨恨耳

答呂伯恭

子約惠書已奉報矣不知何故如此猶豫前卻此不誠不敬之本於進道中正是莫大之病須痛加治療熹書中已極言之想從容之際亦必有以警之也吳晦叔來犇其母之喪今日方見之能道欽夫病狀亦得欽夫書今已復常矣晦叔亦多病癯瘁也人各有偏非見徹克盡所不能免此誠至論佩服不敢忘也小兒無知荷教誨之意甚厚異時稍識去就不知何以爲報也但久擾叔度兄弟甚不自安又聞浙東艱食恐向後道路難行今專此人去恐可遣歸即從韓丈借人送歸或尚可少留即亦唯長者之命歸來卻無讀書處也熹書中已詳稟韓丈矣其去住遲速卻在裁度也大學中庸墨刻各二本子魚五十尾并以伴書幸留之宅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答呂伯恭

熹僭易拜問台眷伏惟上下均安子約賢友不及奉狀前書所講必有定論因來幸示及兒子久累誨督春來不得

書不知爲學復如何向令請問選錄古文之意不知曾語之否此間與時文皆已刊行於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姦巧之弊熟矣正當以渾厚朴素矯之不當崇長此等推波以助瀾也明者以爲如何尤川新學二刻令兒子持納求教幸爲一觀記文之謬千萬指示也

答呂伯恭

便中連三辱書感慰無量即日庚伏酷暑伏惟禮制有終永慕何已神相尊候動止萬福熹杜門如昨辭免不遂今日已拜命矣屢煩惇勸愧荷之深前日得王漕書亦具道盛意也三釜之樂永負初心方此感愴忽又聞一表兄之喪明日當復犇赴亟遣此人喚小兒還家草草布此未暇宅及此兒久荷教育舉家感德無窮今迫試期幸聽其歸異時復遣卒業終以累高明也已有書懇韓丈借人更告借以一言得早還家爲幸承從人嘗至三衢汪丈必甚款所論何事因書及之熹辭免已決秋冬間無事或可出入甚思承教但未敢預期耳正唯以時進德自重爲禱不宜熹頓首再拜上狀

聞懷玉山水甚勝若會於彼道里均矣如何

答呂伯恭

兒子歸承手書之貺感慰良深秋氣漸涼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事一至城中還家諸況如昨蓋無足言者懷玉之約遲以明年無所不可但兒子說車馬自會稽遂如天台鴈蕩不審亦可留此勝槩以俟來春相與俱行否若爾則不必登懷玉只自此徑走婺女相就而行也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爲亦比往時小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還日又蒙借人津遣尤以懼荷但歸來衮衮俗務汩沒不得如臨行所戒次第場屋得失初非所期亦復任之耳損減收斂之喻真實切當謹銘坐右不敢忘也汪丈進德不倦後學幸甚但其所辨石林燕語頗留意於儀章器數之間此曾子所謂則有司存者豈其餘力之及此耶專意於此則亦非區區所敢知者矣長沙頻得書地遠難得相見此公疎快書中不敢盡言心之所憂亦微詞以見晦叔歸因託寄懷想其亦樂聞之但事有日生者須推類以通之則告者不費而聞者有深益耳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草本幸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幷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爲五章闕文之餘簡無疑更告詳之系於經文之下却無說也淵源外書皆如所喻但亦須目下不住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別紙所論更俟參訂奉報叔度此人已留數日不欲久稽之且附此書遣還也未即承教馳想亡窮惟千萬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昨自叔度人還之後一向不得奉問豈勝向仰比日冬溫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杜門如昔無足言者昨附去中庸大學等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幸近稍得暇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爲此功夫不知規摹次第如何此間頗苦難得人商量正唯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

太速與魏大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尙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所欲言者甚衆此便又遽不及究一二春初卽治温台之行承教且不遠矣向寒伏冀爲道自愛不宜十月十四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熹僭易再拜上問眷集伏惟均慶子約賢友不及拜書兒輩附拜問禮大兒本卽遣去席下又一動亦費力來春當自攜行但恐又難去叔度處不知當置何許也前書所扣一二事因便告早及之欲爲之備貧家辦事爲難須及早料理也此書附建陽范澤民解元渠去赴省云欲便道請見其人老成孝友誠慤朋輩間所難得然苦貧此行甚費力或有可接手處得與垂念幸甚幸甚此委不外熹僭易拜問

韓丈政成想多暇日相見便遽不敢草草爲書語次告略及之幸甚幸甚熹拜懇

答呂伯恭

近以書附建陽范澤民秀才計已次第問達人至伏奉手誨竊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功衰之戚不易爲懷痁疾想一向平復久矣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功夫根本至謂察助長之失乃其間節宜之宜耳此語却恐未盡蓋平論之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自是四事不應偏察其一若偏論之則助者已是用意太過之病若又以察隨之竊恐轉見紛擾此須更審之恐或立辭之病耳中庸解固不能無謬誤更望細加考訂來春面叩以盡鄙懷也叔度云欲傳錄此非所愛者況在同志何所不可但恐未成之書若緣此流布不能不誤人耳已書懇其且俟相見商榷之後度可傳則傳之亦未爲晚也聘禮謹如所戒來春到彼便可先畢此禮但叔度書云其令女方年十三歲此則與始者所聞不同此兒長大鄙意欲早爲授室如温公之儀則來歲已可爲婚此幷候到彼面議來日欲爲次子納婦入夜百冗草草修報目昏不成字承教不遠預以自幸未間更冀以時珍重

答呂伯恭

自冬來五被誨示出入多故復苦少便都不得奉報豈勝愧仰昨聞幼弟之喪復遭功衰之慘伏惟悲痛何以堪處而營治襄事亦不能不勞神觀區區尤劇馳情比日歲窮伏惟尊候萬福熹碌碌粗安無足言但叔京自冬初與邵武朋友三兩人來寒泉相處旬日既歸卽病十一月末間手書來告訣得之驚駭卽走省至則已不起數日矣朋友間如此公者不易得極可傷痛然其病中極了了語不及私所以教子弟者語皆可記所與熹書幷令致意諸朋友今錄去一通度其意於當世之慮不無望於伯恭當亦爲愴然也然不必以示它人爲幸熹開正當復往爲料理葬比來甚覺衰憊不堪犇走然不得不爲一行也兒子蒙收教極感矜念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昨所獻疑本末倒置之病明者已先悟其失不知近來所以開導之際其先後次第復如何因來見告爲幸機仲擴之來皆未相見擴之過此日熹往邵武未歸但留書云老兄有所見教一二事甚恨未得聞也其間略說遺書不須刪定與來書似不相照不知果如何然渠開正須復來此當細扣之便中亦望批喻也渠託於縣宰之館誠似未便聞老兄亦嘗警告之幷俟其來細與商榷令去請教也修定書說甚善得幷

程書詩外傳等節次見寄甚幸前書託求本政書續添圖子論事錄等望留意近桂林寄本政書後更有一二種文字已屬其別寄老兄處或可幷補足成一家之書也欽夫書來及其爲政之意甚美令作脩舜廟碑文題目不小勉彊成之不及求教爲恨今亦未暇錄呈宅時當見之耳間更欲脩堯廟此其勢必當屬筆於老兄也熹近讀易覺有味又欲脩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爲貧富可通行者苦多出入不能就又恨地遠無由質正然旦夕草定亦當寄呈俟可否然後改行也所懼自脩不力無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爲無助耳季通昨欲出浙竟不能行今復欲謀之亦未定旦夕相見當致感意應仲書亦未有報也今日歲除鄉人有告行者草草附此未究所懷願言爲道自重以對大來之亨區區至望不宣熹頓首再拜

答呂伯恭

昨承枉過得兩月之款警誨之深感發多矣別去忽忽兩月向仰不少忘便中奉告承已稅駕欣慰之劇信後秋氣已清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數日始登廬山之頂清曠非復人境但過清難久居耳至彼與季通方議丹丘之行忽得來教爲之惘然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鵝湖追逐入懷玉深山坐數日也損約收斂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前外事有不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什損四五矣自此向裏漸漸整治庶幾寡過但恐密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也綱目草藁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向後但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勞心也向來之病非書累人乃貪躁內發而然今當就此與作節度庶幾小瘳耳汪丈文字已寫寄之矣韓丈近得書問清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憶劉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唐裴之說此亦多知其誤柰官制此欲救其小而不知其　於大者之過也專人奉問未究所懷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

別紙誨示開發良多太伯夷齊事鄙見偶亦如此也復有少反復更望垂誨

已作書又得府中寄來七月九日所惠書爲慰尤深但所謂前兩惠書者其一未到不知附何人可究問也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熹又覆

答呂伯恭

昨專人反附府中一書想比日秋涼伏惟尊候萬福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閫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爲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往時商量欲以程子格言爲名不如只作微言如何雖有時氏所編已用此名然將來自作序說破不妨也更裁之又欲煩就汪丈處借呂和叔集檢看有西銘解否有望錄示也此三事切望留念又向時所許錄寄文字及前書所請者或去人已遣歸所寄

未盡望續附來爲幸更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叔度叔昌二兄未及拜狀因見煩致區區不宣熹頓首再拜

八月十四日

所云府中一書無之誤記也

答呂伯恭

便中承書良慰瞻仰比日冬温異常伏惟尊候萬福熹窮陋如昨諸公許不彊致其計甚便所喻諄複深見仁者憂世之心然初辭甫上便有前却此似有制之者非人力所能計較也近得建業轉致定叟報甚詳此亦不可便謂無妄之疾要是自處有不至耳得韓丈書甚以老兄爲念然諸公不先其難者以開進賢之路而區區用力於末流適足以信其讒口於事竟何補耶近事一二似亦可喜然勿貳勿疑古人之深戒適足爲寒心耳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别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論語說得暇亦望早爲裁訂示及會稽之行計亦不多日也近看周儀二禮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卽復惘然又似枉費工夫耳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别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近思刻板甚善曲折已報叔度矣垂喻昏議此極不忘但熹未敢輕易已具以來誨諭諸往來者有可問處别馳報也擴之不曾相見擇之欲來亦未見到不知何故季通有母之喪貧迫甚可念也董氏詩建陽有版本旦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使人未敢安耳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只合讀爲僻字則與上章同體而於下文甚順幸試思之見報如何桂林近得書區處一路財計甚有條理但云州兵閱習已成次第不知如何也亦甚覺向來講論過高之弊矣近復一到武夷留近旬月窮探遍歷乃知昔之未始遊也摩挲舊題俯仰陳迹而叔京遂爲古人重以傷嘆耳塾子久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篆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撙節則爲幸又不可言矣相望千里未有承教之日臨風不勝黯然願言爲道自重副此禱懇

答呂伯恭

廟碑恐未刻間尙可解錄呈一本幸指喻或因書徑報桂林令緩刻也叔京家屬爲埋銘方草定如此亦以求教此全未成尤望斤削然亦不必示人也元善遭祖母之喪遽投解官文字而歸州郡以法不許目今進退無據前日來問欲請祠或尋醫勸其不若尋醫蓋渠以自幼鞠於祖母故欲如此然亦太輕率矣渠前日寫得亂道詩數篇去囑其勿示人近聞乃嘗呈似子約云已寫得切告掩藏勿令四出爲幸

答呂伯恭

正初以書附便人想已達自此過小溪旬日遂來富沙見韓丈略聞近況爲慰比日春雨應候伏惟尊候萬福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嘆此始聞之猶未敢信到城中始知果然此公實爲今日善類之宗主一旦隕沒何痛如之卽欲犇往哭之又不敢輒至近甸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情義所在有不得而避者然亦不敢見人幸勿

語人也因擴之行附此草草不暇宅及塾獲依師席幸甚凡百望痛加鞭勒餘惟以道自重爲禱不宣正月晦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眷集均慶子約不及別狀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得附狀計不至浮湛人至奉告欣審卽日春和尊候萬福承喩以期會之所甚幸但區區此行迫不得已須一至衢正以不欲多歷郡縣故取道浦城以往只擬夜入城寺遲明卽出却自常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爲人所知招致悔咎今承誨諭欲爲野次之款此固所深願但須得一深僻去處跧伏兩三日乃佳自金華不入衢徑趣常山道間尤妙石巖寺不知在何處若在衢婺間官道之旁卽未爲穩便蓋去歲鵝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善地矣更熟籌度之又熹行期亦尙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度月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介馳報回日卽告喩以定處爲幸亟遣此人草草修報宅惟爲道自重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前書所懇爲韓丈言者告留念前日自言之已力似已蒙領略然恐或忘之脫致紛紜不得不深防耳千萬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遣人拜狀計先此達矣比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行期想只數日間自此屈指以望車音幸疾其驅慰此傾跂也叔度兄昨小違和今已安否不知諸朋友孰能同來因便信過門草草附問餘惟面言

答呂伯恭

便中兩辱誨示感慰之深卽日雨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正

初復至邵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爲婺源之行未及而韓丈召還道出邑中寄聲晉叔必欲相見不免又出山一巡疲曳不可支矣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而未敢前未知所以爲決旦夕上道却徐思其宜耳叔昌寄示所作奠文曲盡其爲人之梗槩讀之令人隕涕也何兄誌文語病誠如所喩前此固已疑而改之矣宅所更定尙多忽忽未暇錄呈草本告收毁之也子澄已對未所欲言者想已子細商較大抵今日發口欲其盡己而不失時義之中此爲難耳尊嫂葬事想已畢自此無事以次整頓諸書以惠後學甚善然亦願早下手也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

(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藁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己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鬧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季通行計久未能辦近復有同母兄之喪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淛擴之已去今想到彼久矣到邑中擾擾臨行作此書不盡懷子約兄不及別狀意蓋不殊此塾蒙收教舉家知感恐其懶惰未能頓革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餘惟為道自重

答呂伯恭

昨承遠訪幸數日款誨論開警良多別忽五六日雖在道途不忘向仰乍晴漸熱伏惟尊候萬福熹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怳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之也近思錄道中讀之尚多脫悞已改正送叔度處橫渠諸說告早補定即刊為佳此本既往無以應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萬早留意幸甚精義可補處亦望補足見寄(只寫所補假字注云入某段下)精義或以屬景望刊行如何熹書中已言之矣昨所問趙公時曾有虜使到闕事想已得之此人回幸批示前日過拜石門墓下甚使人悽愴也因便拜狀草草正遠惟為道自重為禱

答呂伯恭

奉八月六日手教開警良深信來踰月秋霖為冷不審尊候復何如伏惟德業有相起處多福熹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幸粗遣日無足言者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為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使人不覺心服益自愧其淺之為丈夫也伏承誨諭辭受之說甚詳蓋一出於忠誠義理之心非世俗欣厭利害之私所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恨其聞之晚也然中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又覺有忸怩處遂復以狀懇辭而甚婉其說但昨以書謝韓丈及此并懇廟堂則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不當廣者悉已陳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然則熹亦不為有隱於今日冒昧一行蓋非所惜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則反有所激以為身世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崇書道其所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別有所制非復諸公所能斟酌矣然月末再狀已行度旬月間必有決語亦恭以俟命而已復何說哉儒釋之辨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衰熄而忽防微之戒哉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卻望見

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望批報也偶有便人夜作此附之未及究所欲言臨風惘惘子約兄未及別狀近讀何書所進何如有可見語者願聞之叔度向欲刻近思板昨汝昭書來云復中輟何也此人行速亦未及作書此事試煩商訂恐未有益而無損也未承教中正惟以道自重爲禱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書

答呂伯恭

前日專人拜狀想達偶至建陽竊聞新除不勝慰喜而區區私請亦遂從欲尤以欣幸諸公若早知出此則無如許紛紛矣老兄憂時之切惓惓不忘竊計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就途矣所願慨然以身任道無所囘隱因上心之開明及時進說以慰善類之望千萬幸甚往者固憂鄭自明之舉莫之或繼其爲安危禍福之機有不容息者今得賢者進爲少寬畎畝之憂矣熹亦未知差敕在甚處想諸公必已發來或尚留彼告爲早取附便也大兒方幸依託不知今當如何欲便遣人取之又以懇叔度催畢親事更俟其報若只此歲裏則未能便喚歸也然老婦之病日益進深以此事爲憂得幷爲一言速之千萬幸甚因黄尉行附此草草自此不欲數以名姓入都音問不得數通矣千萬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月半閑遣人拜書及建陽附黄尉二書想已達不審從人竟用何日入都比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任道濟時此中外所深望於明哲而區區尤所不能忘者計所處素定以時發之當不待宅人之贊也熹祠請已遂尚未知勑命所在不知諸公發在甚處也前書所懇大兒姻事今楊元禮教授經由專託渠見叔度面議若老兄未行亦望留意庶得便遣其歸也昨所寓李主管書今日方到恐閑知之未即承教惟千萬爲道自愛

眷集伏惟均福承惠筆墨霜柿感領厚意便遽未有以爲報也有委勿外熹拜問

答呂伯恭

昨附建陽黄尉兩書不審已達未得子約書聞已供職矣甚善甚善又得向來便中所惠書尤以慰幸比日冬寒伏惟尊候萬福熹私門禍故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可爲懷兒子遠歸已後其母又切傷痛也一體胖合情義不輕而自此門內細碎便有不得不關心者衰懶詎復堪此柰何柰何又聞叔度之病亦復不尋常深以懸念不知竟如何此公清介在朋友中最爲可畏者且願其早平復也老兄到館而已旬月諸況如何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囘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爲此此所以屢進而卒不効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當默之勿以語人也前附黄尉書或未到亦宜索之其間亦有一二語非宅人所欲聞者不可浮湛也自此拜狀不能及此等矣熹祠命已下偶值喪禍未及拜受上恩如此何以爲報正惟脩身守道以求無負奬寵之意而已因便拜狀衮冗不暇宅及千萬爲德業自愛爲禱

答呂伯恭

私家不幸室人隕喪悲悼酸楚不能自堪黄仲本來伏承惠書慰問哀感之深幷辱歸賻尤以愧荷即日春寒伏惟尊候萬福史篇計已奏御勾考計良勞然得是非黑白不至貿亂足以傳信久遠亦非細事也熹自遭禍故益覺衰憊內外瑣細自此便有不得不關心者加以目下一番賓

客書問之冗至今未定形神俱耗不復能堪矣偶婺源滕秀才珙在上庠其兄來爲求書請見因得附此致謝滕生未相見聞資質頗佳亦知向學得與其進爲幸未有承教之期臨風傾仰惟千萬爲道自重慰此遠誠

答呂伯恭

昨黄仲本至幷領回書弔問甚勤且辱賻襚尋以數字附婺源滕生致謝不知今已達否即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熹杜門忽忽意緒殊不佳雨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幷看一兩處若可用卽就近卜日也今日得叔度書知已向安甚慰近思已寄來尚有誤字已校定寫寄之矣汝昭聞已復官諸公必有以處之但不知後來竟自陳否耳徽錄當已進呈自此或少事矣小魏過門附此問訊宅不敢及惟千萬爲道自愛亟推所有以正君及物爲幸不勝吾黨拳拳之望

答呂伯恭

前日魏應仲行拜狀想達比日春暖伏惟尊候萬福熹所欲言者已見前書適記一事嚴州遺書本子初校未精而欽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幷刻外書以補其遺前附叔玠書因忘及此今此便遽又未暇作渠書告因便爲達此意幷求一印本便中示及容爲校定送彼蓋此中已無其本也切幸留意友人王欽之主簿赴調過此因得附訊欽之有意於學而病悠悠因見有以警之爲幸正遠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元善歸承書少慰其後曾丞經由亦道存問之意爲感然久不致問訊雖聞遷進之寵曾不能一致賀顧此亦未足以甚慰所望云爾比日劇暑伏惟尊候萬福來書諸諭差彊人意更願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積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則區區之望也今瞑眩之藥屢進未効其他小小温平可口之劑固無望其有補矣不勝畎畝私憂輒復及此惟高明深念之也敬夫北歸私計甚便近收初夏問書云其子病繼聞音耗殊惡果爾殊可念也椋仲到必已久子重時相見否叔度兄弟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詩說所欲脩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閑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脩舊說訂正爲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綱目近亦重脩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須求一爲檃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熹已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卻失眼目所以須明者一爲過目耳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卻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爲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卻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但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近時學子有可收拾者否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曾丞說劉醇叟者欲來相訪而久不至豈不成行邪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論耳子約昨

聞欲過湖秀今已歸否塾等拜起居正遠千萬爲道自重
區區至禱

答呂伯恭

前日便中伏辱近告感慰亡量信後秋清伏惟尊候萬福熹比與純叟及廖子晦同登雲谷遂來武夷數日講論甚適今將歸矣偶浦城林叔文見訪亦累日云嘗從徐誠叟學頗能道其緒言今欲至𣸣中謁知舊以葬其親意亦可憐或恐有求館客者其人老成篤實得垂記念幸甚臨行草草附此未暇他及惟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前日所稟密菴事想蒙垂念近以久不得報淨昇者益無禮至於聞官已令回申云熹遣人賫書往門下審其虛實矣切望早白知府令叔早發一信相報或別遣一僧來追收靜昇文帖爲佳不然此事無收殺必壞此菴可惜也千萬至懇至懇子重所遷何官未及上狀因見煩致區區

答呂伯恭

近因劉家便人一再上狀想達人日遞中忽被報聞之命丞相又以私書鐫喻懇切勢不容復辭已即拜受但敕劄尚留府中旦夕當請以歸也朝廷厚意如此豈敢不承但衰懶決不堪仕宦其勢須專人致書謝丞相而復申宮廟之請耳初謂黃緣可得一對使君相親見其衰悴不堪之狀或可脫免今既有任滿奏事指揮則正自不如所料只得罄竭懇請庶免疎脫耳遞中具此幸預爲一言庶得旦夕遣人到日便得遂請勿使至再不唯陰芘孤蹤不使至於狼狽亦使斗升微祿不至斷絕實爲幸甚適獲忝覽冊府賡歌從容風議之辭獨得之於高明耳歎仰歎仰比日初冬寒氣未應伏惟尊候萬福更冀以時深爲吾道自重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月末人還承書具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進長著廷行賡獻納之選吾道爲有望矣熹所請不遂諸公意則甚勤但私計爲甚不便私義爲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益衰前日欲略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支然尚未敢出門戶也未論其他觀此氣象豈復更堪遠宦今亦無可奈何且一面呼迓兵爲輿病獨往之計萬一臨行不堪勉彊又當別致情懇且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至以熹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庸繆衰殘之身以偷安自逸盡此餘年且萬一不免復有祈請全仗老兄力爲主張使不至大段狼狽也子約得書否亦甚爲熹憂此行蓋此理灼然況今又甚於前日邪便中寓此不敢他及惟以時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月初遞中辱書并省劄具感眷念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祠請不遂欲俟迓兵到即行今忽以此故累及他人心不自安不免復伸前請納去劄子三通其中但是說病不可支更上煩一爲宛轉不欲作諸公書又非倉卒所能辦兼亦不敢家居俟命已一面前走饒信間俟指揮若得回降告只發來鉛山弋陽以來尋問也非欲故違丁寧之誨顧以私心實不自安亦以鹽司前日之舉似太輕率恐致人言故不免復爲此請切幸見亮早爲料理使得免於後日之患則所望也熹今雖行亦未敢越番陽而西

且宿留安仁餘干界中俟命耳更有少懇劉樞之葬此間無曉飾棺制度者府中有狀申部得戒吏屬分明圖畫寫注行下爲幸熹暫到城中留此付其所遣人連日人事紛冗已不能支不復他及

答呂伯恭

昨在城中附府司持申部狀人一書不知達未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兩日南康已略遣得數人來而今日復被堂帖趣行勢不敢久居家但開正須略到近處墳墓省視及欲略走邵武問黃丈之疾歸來方得就道計在燈夕前後矣昨所懇三劄不知已投否幸早爲宛轉得及行之未遠而被命以還爲幸不然亦須早得一報蓋在道不容久宿留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劉家葬禮得早爲指揮圖畫注釋行下爲幸或假未開亦告督趣行下蓋其家葬已有期欲及時早辦也渠家昨受過建康買棺錢今欲還納聞周內翰深以爲不可不識何謂試煩叩之子細批報爲幸遞中拜狀不敢他及歲晚珍重以對大來之慶吾黨甚望甚望

答呂伯恭

歲前累奉狀今想皆達但得伯崇書聞嘗苦末疾甚駭聞聽不知賢者清修寡欲何以忽有此疾當是耽書過甚或失飲食起居之節致外邪客氣得以乘虛投隙而入耳然計根本完固非久當遂平復尚恃此以不恐耳熹昨懇請祠不知曾爲致力否恐不曾爲料理再遣此人去託機仲宛轉求之或前日所懇已有回降指揮即語機仲更不必投也蓋病軀日來雖無他苦但一味昏耗倦怠應對隨輒遺忘坐久即思瞌睡此豈堪作吏者諸公想亦能哀之也然亦不敢居家俟命旦夕略過分水一兩程以俟得請而還幸語機仲早爲致力爲幸急遣此人不暇他及惟千萬加意調養以取全安爲望

答呂伯恭

數日來聞體中不安懸情不可言建卒還得子約書知已有退證甚慰以老兄平日存養之厚根本深固必無他慮今當日勝一日矣熹二十五日已離家前至鈆山即止以俟前請之報但機仲不爲投下文字此甚費力向使當時即投前劄今或已免此行今若更不爲投即不免遣還迓兵決爲歸計矣深不欲至此但事勢使然不得已耳交歲以來十病九痛甚不堪此勞頓正使遂以罪罷不得祠祿亦所願欲因見機仲幸更爲督之若必欲熹赴官亦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今無故忽然撞到面前亦可笑也老懶殊甚若得遂所請尤幸此但爲不得已之言耳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此引疾丐閑計已屢上若度三兩月間未能就職不若力請爲宜也遞中草此

答呂伯恭

自發鈆山後一向不聞動靜殊以爲懷到此始得叔介書知已出都門體候益輕快喜可知也比日清和伏惟尊候萬福休養既久計日覺平復矣熹去月之晦已交郡事違負夙心俯仰愧歎重以衰病精力昏耗驟從吏役尤覺不堪尚幸地狹人稀獄訟絕簡少然猶治事終日不得少休亦緣乍到不知事之首尾綱紀又皆廢墜諸邑無復稟畏極費料理民貧財匱不得不少勞心力更看一二日後如何若更如此則住不得便須告歸若能少定則或推遷至

夏末也始至首下書訪陶桓公靖節劉凝之周先生諸公遺迹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并立周象配以二程先生尚未成也四五日一到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其他不能盡報塾必能略道之或有未當幸口授子約細條畫見教爲望千萬至懇廬阜勝絶粗慰鄙懷漱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每至勝處輒念向來鵝湖之約爲之悵然今殊未有並遊之日但願早脫此覊縶亟往問訊庶獲款教耳未間千萬珍重

答呂伯恭　弊下一本空一字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自料欲小立綱紀爲民整頓一二久遠弊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入都人附此於汝昭兄弟處書到切望便爲落筆却懇韓丈借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略到令人歎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顔魯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清安不妨運思故敢以爲請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躪藉之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跋踖于此如坐針氈之上也相見煩爲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郡徑走谷簾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鴈門之蹤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爲禱不宣

答呂伯恭

自承病訊之後雖聞已漸向安然殊不得手字今又月餘不聞動靜懸仰不可言也比日暑溽不審起居復何似計益輕健也熹到官四閱旬矣俯仰束縛良有不可堪者見爲料理一二利害文字旦夕列上并申歸田之請也叔度昆仲子約諸兄友皆未及上狀兒子到彼必已久矣乞嚴賜檢束爲幸顧雖無海門之禍然亦不免了翁之憂也因便附此令郡吏轉達蓋恐已歸婺女如或未行亦可早命駕也必以無醫藥爲憂者惑也高明必深矚此聊言之以助思慮之所不及云爾他惟爲道珍重

答呂伯恭

近得子約書知已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亦嘗得望顔色喜慰深矣比日想益輕健但數日暑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亦無他也熹失計此來百事敗人意此月內當遣人丐祠祿得與不得復未可知然不以病去則必以罪去矣前請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爲抒思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不惟爲此邦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足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瀉石龕中雖

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臥龍有小菴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孔明像壁閒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閒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中路又聞同中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千萬至懇聞少嘉爲貢曲折甚彊人意此亦一大幾會惜渠輩伎倆止此不能乘勢立作也此閒斗海殊不聞事不知近事復如何耳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熹來此日閒應接袞袞莫夜稍得閑向書冊則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兩月閒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是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尙且如此渠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益難就緒矣近年百念灰冷只此一事庶幾少慰平生之願今又如此亦命矣夫因毛掾告有便附此未能究所懷惟千萬爲道自重因便數頻寄聲爲幸潘叔介書來云老兄能書大字書中得一二字幸甚幸甚不宜

荆州久不聞問遣人去亦未回但傳其政甚偉不知果如何也

答呂伯恭

昨日方以書託毛掾附便未行今晨人還忽領手字把玩無斁喜可知也但聞尊嫂復不甚安何乃如是計今服藥調理亦當平復矣誨諭數事極感垂念學中向來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兼亦未嘗輒升講坐侵官瀆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袞之爲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絕不敢有毫髮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免追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乃知真是腐儒不敢諱人指目也趙守規模具在但終是意思不如此自使不行然亦恐官私俱竭政使人存政舉亦未必能爲可繼也此事可慮真是使人不忍所以急欲丐去非是茍求自佚亦是下不得如此毒手也見爲星子縣討論經界添稅重定旦夕申乞蠲減得三五百匹和買未知朝廷肯相從否此爲益殊不多然亦勝於不減耳所懇漕司者乃是上供餘米兩漕近皆相許但未得明文撥下耳蓋本軍年額秋苗四萬六千石而上供四萬石餘六千石漕司樁管在軍往往亦催不足其見催到旨本軍既不敢支漕司又無所用但陳腐積壓消折見欠數而本軍官無支給並是額外加耗巧作名色取之故今欲從漕司乞此餘數科撥在軍應副軍糧然亦僅可供四五月之用其他依舊須自辦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遑安處每誦韋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道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倏來忽往更無固志未嘗不低徊愧歎也寄居積俸只是初到有以本身料錢爲請者量與逐月帶支所費不多他如見任官員使臣任滿當去而未支者亦量事制宜不敢一例放行亦不敢一切不恤也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疑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

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園中蓬蒿沒人尚未能芟除何暇及他事耶求去之說如前所云又以衰病之餘精力耗損每對吏民省文案或至坐睡不惟有所不堪亦恐吏輩乘隙爲姦貽患千里故欲急去且承喻之及故悉具報如此只得勤尊慮也有未當理處却幸垂教所深望也前書懇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思矣因來千萬早寄示爲幸蓋已具石恐熹或去此又不能得了耳承教未期千萬加意調衛以取十全之安至望

答呂伯恭

數日前毛掾人行附狀想達比日庚伏暑威竊計尊體日益清安矣熹昏耗短拙支吾不行已遣人上減稅之奏并以奉祠請於諸公矣其鳴甚哀恐必可得不然亦須再請以得爲期也熹向嘗拜書以五賢祠記爲懇後來不及遣行而嘗因書申懇昨偶檢閱故書得此恐後書首尾不見今以納呈幸爲出數語爲賜也近得荆州書已許爲記三先生祠若得老兄之文與之並傳眞此一方之幸也五賢欲作五君子如何更告誨諭然此文大槩當以教官爲主蓋劉李之祠本楊元範所立今但增數公耳不欲掩其善且近以此著於薦書不可於此有異同也切幸留念去意已決他無可言亦不及作叔度昆仲書因見煩致此意子約亦不殊此塾已成昏未亦不及與之書告呼來喻之辨志錄偶不帶來欲令塾寫一本并告語之也尊嫂所苦當已向安矣暑氣未衰更冀加意珍重不宜六月十八日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參議直閣大著契兄坐下

子約不及別書塾在叔度處只令就學書館亦幸可否更在尊意裁度也適又領四月三日所寄郡吏書不及作報也

答呂伯恭

便中屢拜狀當一一關徹矣比日清秋伏惟尊候萬福但久不聞動靜懸想不可言向來所苦今當洗然矣願更加意飲食起居之節以壽斯文區區之禱非獨朋友之私情也熹在此不樂求去不遂無以爲計近因輒用劄子奏獨租事爲廷議所折已申省自劾矣祠祿不敢冀只得罷逐而歸亦爲幸甚也郡事得同官相助近却稍不費力但所治無非米鹽箠撻之事殊使人厭苦得早去眞如脫兔也汝玉竟不免彈射此亦仁鳥增逝之秋矣前書拜懇記文千萬勿拒便付此人以來爲幸千萬至禱因遣人弔叔度草草附此

答呂伯恭

久不聞動靜不勝懸仰比日秋涼竊計尊候益輕健矣熹昨懇求威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早示及爲幸恐熹去不及刻矣又嘗附隆興書浼子約借精義補足横渠說定本欲與隆興刻板亦乞爲子約言早付其人或徑封與彼中黄教授可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今日釋奠處見楊教授說有便亟作此不暇他及亦不暇作叔度昆仲書幸爲致意塾亦不及書只乞喚來以此示之餘惟爲道自重爲禱

答呂伯恭

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爲請屢辱教字都未蒙喻及可否之意竊觀書札語意似已不妨出此數語以慰一方學者之望况發明前賢出處之意又高明平昔所以自

任之重乎非專出於鄙意也濂溪祠記荊州已寄來矣已屬子澄書而刻之旦夕刻成卽寄但所請竊望便爲留意及熹未去得之幸甚石謹具矣顒俟顒俟至懇至懇熹上覆塾子時乞呼來戒教之爲幸熹又拜懇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正此馳情忽奉手告竊審尊候日益輕安喜不可言子澄適亦在此相與慶抃也尊嫂所苦亦喜向平淛中醫藥計不難致也熹前日所請只乞減星子一縣偏重稅錢及減和買三二百匹耳此未足以慰益上下之望前日度力量恐不能有以加且爾粗塞責耳請祠已并上甚恨聞教之晚然衰病疎拙實非所堪勢不得不爲此也李嶧之事顏漕已燭其妄昨亦宛轉附之但恐此人前路復有講張不得不移書朝列一二故舊使之聞之非有咎顏漕意也通書初實甚懶近因申請減稅已例與之矣凡此隨俗漸乖宿心勢豈容久住只有力懇而去他皆不暇計也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此餘惟爲道千萬自愛不宜

答呂伯恭

僭易拜問尊嫂宜人向來聞不安今想亦平復矣子約老友未及別書前便奉問達否比讀何書所進想日超詣因來及之滌此塵坌幸甚熹此來不得讀書貿次覺茆塞至於平日疾惡之心施之政事亦不免有刻急之譏無復寬裕和平之氣甚可懼也不知所聞如何幸有以警之熹再拜上問

熹汨沒吏事心力益衰前書記得有數事致懇今皆忘之幸檢看一一還報也

答呂伯恭

昨聞尊嫂宜人奄忽喪逝深爲驚愕卽欲遣人致慰問而未暇及便中乃辱手書訃告益愧不敏竊惟伉儷義重痛悼難堪然尊體未盡平復深宜節抑以慰友朋之望也熹黽俛於此恰已半年求去不得深以爲撓自秋中得報卽欲再請而諸公皆以爲雖大臣故老典藩亦必朞年而後敢請意若以犯分僭越爲咎者是以遲遲又以秋來若不甚大病作書懇請雖極諄諄覺得亦有難說處不免少忍踰冬以應朞年之說庶幾得之今亦託人先達此意逼歲通賀正書時便幷遣也前此或恐有不相樂者或相中害此亦無如之何任其彈射不能如此切切顧慮也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卽日詞訟便減什七八今或至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略鉏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令不謂其能爾也但財計全仰商稅盈虛之數繫於風水非人力所及近以風故虧欠甚多亦殊可慮耳文字亦稍得功夫整頓隨分有應接但終不似在家專一耳亦爲黃生歸去無人相助頗覺闕事也子約書致感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有欲修改處今且納二冊餘却續寄也但聞又欲修定向來所集告且斟酌不可太用精力也熹解中有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一錄示千萬千萬或呼塾子來令受其說子細寫來亦幸此子在彼如何進見之際幸痛加教戒使知有所畏忌爲幸叔度比日爲況如何前已遣人弔之尚未還也昨得其書自言於佛學有得未諭是否計亦當有以處此顧乃不堪何耶子壽得書云欲往見今已到未耶向見所集詩解出車篇說戒嚴之日建而

不施不知此有何證幸見教若果有證說文義殊省力也其間亦有數處可疑今不盡記大抵揷入外來義理太多又要文勢連屬不免有彊說處不知近日看得如何亦望垂喻也此有周彥誠之書甚富比借得一二而不暇細讀大抵多出臆見然恐其間有可取處也世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人所造嘗見之否九日嘗登紫霄峯頂昨日又到陶翁醉石處過簡寂開先而歸山水之勝信非他處所及尙恨拘繫不得恣遊又恨不得賢者之同也今遣此人附狀奉問幷有賻禮具別狀幸視至餘惟以時自重因風時枉教督只口授諸生令子細寫來爲幸

答呂伯恭方子下一本空一字

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立之寫得伊川先生少年與人書三四幅來規模氣象合下便如此大了決非人所能僞作已託渠摹勒來此刻石矣云藏趙德莊壻方子家也今且錄一本去見刻康節手筆數紙旦夕可先寄也尤延之已寄五賢祠記來矣旦夕刻就寄去今日見劉生策卷後語令人心膽墮地奈何柰何熹再拜伯恭兄

答呂伯恭

昨專人拜狀奉慰當已達矣叔度人來領近書甚慰比日冬溫伏惟履茲陽復起居益輕安矣擊彊之戒固知如此鄙性疾惡終不能無過當處毛據之於建昌亦正坐此而有甚焉者雖已遣官慰喻寬租期檢旱傷然終不能無愧於已病之民比復申省自劾矣去留未知竟如何然意緒益懶無復好況詩說前已納上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聞所著已有定本恨未得見亦可示及否鄙說之未當者幷求訂正只呼塾子來面授其說令錄以呈白而後遣來可也桐鄉志文質實寬平無所爲作文字利病不足言正足以見養德之效甚幸甚幸顧深自病其年愈衰而氣愈厲未知可以進此否也近作兩記納呈可發一笑耳初請諸賢祠記蒙見喻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爲記臥龍山居此固甚幸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爲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爲入德之門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恐劾章忽下不得竟其事也郭功父舊記納呈向恠前輩多靳侮之果不虛得也荊州近寄一詩來讀之令人感慨今亦錄去渠以信陽事甚不自安叔度子約書云都下諸人頗不直果如何然世間人口無真是非未知果孰爲是也叔度人回草此不能究所欲言千萬爲吾道自重不宣十一月七日熹頓首再拜上啓伯恭冲祐直閣大著契兄侍史

復有專人隨叔度人去令候得白鹿臥龍記文而歸幸一揮付之千萬建陽人來聞欲刊新文海此本已傳出耶甚恨未見向機仲許寄其目亦未得也靖康間有處士陳安節召對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今史錄中有其事否幸子細批喻其子弟見屬敘述以不知其本末不敢作也千萬留念熹又拜

答呂伯恭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爲賀又以爲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報此已礱石只俟定本即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略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略是如此恐此語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誨諭數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回報間已再申矣又因地震之變心自不安不免具奏乞降付三省密院此亦面生或恐觸忤憎嫌因得遂請也未去以前郡事一日不敢廢但終是心意自懶覺得難勉彊耳更看回報如何不得請即當如所教也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拖下兩年不起令人坐臥不安不得不緊急然比之他人已寬了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著即倒却人州縣矣傳者之言似爲建昌而發便是向來自劾事初以此縣不辨令戶掾往代之此公性銳質薄作事不無過當初蓋亦慮之但以無人不免再三丁寧而遣之到彼果然過甚大失民和亟遣簽判親往慰喻然後粗定此則選擇不精戒喻不詳之罪今已令且還矣但此縣便覺無分付處撓不可言來喻所謂未斟酌者可謂切中其病少俟訟竟事經憲司當以尊意開喻之也士人犯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贓罪爲重耳然亦但送學夏楚編管江州其人經赦便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教唆詞訟爲人所訴復追來欲撻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決却小杖數下再送他州亦不爲過也弊政固多踈脫至此一事往來之人雖有苦口見規者問於道途無不以此事爲當也判語之失誠如所喻前亦覺之但已施行無及於改耳其所爭者乃是一人與妻有私而共殺其夫暑中繫獄病死而此宗室者乃認爲己僕而脅持官吏禁近十人在獄踰年不決勢不得已須與放却但一時不勝其忿故詞語不平至此耳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諭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喻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近看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所欲言者甚多亟遣此人未暇詳布正遠千萬爲道自愛塾子更望時賜誨飭令不至怠惰放逸爲幸千萬至懇欲趁此有人令其挈婦還家叔度書來又似留其就學二者之計未知所處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此人回幸報及韓丈何爲忽有此命此未見報不知果爲何事今想已行矣不知却歸何處後便當致書也正月四日上狀不宣熹頓首再拜

上狀伯恭冲祐直閣大著契兄坐下

臥龍菴記聞已蒙落筆願并受賜也欽夫寄一詩來當并刻之耳信陽事誠如來誨然此言非獨欽夫當佩服

也在於戇拙所警多矣叔昌書中有數語可發一笑子
約書中所論却望喻其當否也熹又覆
今日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幷語錄讀之駭人此洞記
所爲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明者
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當是時士皆上質實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
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爲學者不
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
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
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
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
王氏變更之議榮公初亦與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
老釋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
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
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
不可易又似大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
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
者伊川所識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
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
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
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
道固當自有高卑小大之辨也

關洛緒言止盡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
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
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
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
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
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
專爲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略帶續其風
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劄子後即云不幸其
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
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
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
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
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
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
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
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
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
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略不文
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
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只如此示却恐不
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

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數事例遭譴却而同寮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云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熹前月初遣人請祠至今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詩傳已領小雅何爲未見此但記得曾遣去即不記所附何人或已到幸早批喩也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子細工夫所脩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雷頻失威之喩敬聞命矣諸喩皆一一切當謹當佩服但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遣請祠者不欲稽留之別得奉扣耳塾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與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忽忽作此未及詳唯爲道珍重

答呂伯恭

久不拜書適潘復州來略聞動靜粗足爲慰比日春晚清和伏惟尊候萬福熹祠請竟未聞命昨再遣人亦無消息不知何故如此此心已去住此殊無好況百事皆嬾雖彊爲一日必葺之計終是無十分功夫吏民知其不久亦不馴服倍費心力駕馭細思何苦造此惡業以此思歸益切不知所以爲計也荆州之訃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爲之泫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將柰何得江西書傳聞其柩已徑歸魏公墳所祔葬矣昨遣人致奠亦未歸未知端的也江州皇甫帥之子歲前至彼見其未病時奏請多不遂且多爲人所賣中語亦不與之團教義勇亦不與支例物錢放散之日人得五百金而去以此上下之情不甚和輯馴致疾病端亦由此益令人痛憤又以知今日仕宦之不可爲也但其身後所上遺奏乃爲人摹刻石本流傳四出極爲非便或云是定叟意其不解事不應至此殊不可曉也遺奏想已見之更不錄去想聞此曲折亦深爲慨然耳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撓然雖去此同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向來所喩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如何也得韓丈上饒書及尤延之書皆令勸老兄且屏人事捐書冊專精神近醫藥區區之意亦深念此幸更於此少留意焉千萬之望學者之來略隨分量接之不可更似前日命題改課爲此無益而有損也塾子在彼不能無望於此然不敢以私計妨此至情尤當蒙見亮耳因楊教授遣人草此爲問子約老友不及別書前日書尾之戒甚有警發近日更不敢申請已忍却一兩事但惜乎聞命之晚耳

答呂伯恭

元範人回承手字獲聞比日尊體益輕健爲慰之劇又承誨諭數條尤荷愛念信後雨餘蒸鬱伏惟玩心有相起處享福熹自被報聞之命不敢復有請但前日妄發本蘄密贊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惟其所制非己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檐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自向來人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薆奠臨風哽愴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援筆至此爲之淚落痛哉痛哉祭文真實中有他人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來嘗有書來云見熹說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盛文所敘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敬聞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不免時有偷心以爲何爲自苦如此故事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敢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思闌珊因循廢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不敢作此念又爲狂妄之舉準備竄謫尤不敢爲久計身寄郡舍而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言事本只欲依元降指揮條具民間利病亦坐意思過當遂殺不住不免索性說了從頭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獄訟極不敢草草然見人說亦多過處乃與塾子所論諸葛政刑相似然欲一切姑息保養姦凶以擾良善而沽流俗一時之譽則平生素心深竊恥之亦未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所論荊州從遊之士多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今自循省乃是自己不曾得力此尤爲可懼也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元範立碑之說向曾見告嘗語之云熹固不足道但恐人笑老兄耳意其已罷此議不謂乃復爲之聞之令人汗下幸已蒙喻止必且罷休矣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塾書說近建家廟立宗法此正所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行條目子細見教爲幸白鹿書院承爲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几內一本襃褾與濂溪祠堂記爲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背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然伊川先生才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

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觀書實非養病所宜若不能已當有以程之日讀若干以下也因人往永嘉督新簽赴任附此其人姓薛名洪不是士龍之宗族否中間旱甚田幾不可耕今幸數得雨然鬱蒸未解亭午揮汗未能盡所欲言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六月六日熹頓首再拜上啓伯恭武夷直閣大著契兄坐下

令子想日佳茂周子充遂參大政不知嘗有以告之否至此若復喑默則更無可說不知其計安出也熹又拜此專遣人至叔度處令便歸告早批數字或口授子約見報蓋至彼問兒婦消息望其速還也

答呂伯恭

承局回承書得聞比日尊候萬福細觀筆札又比前日不同深以爲慰熹前被不允指揮今已三月方始再上祠請適此旱災祈禱未能感格今早禾已不可捄若更數日不雨卽晩禾亦不可保觀此事勢必致大段狼狽遂不敢言去只得竭盡駑力若自以曠敗抵罪則無可柰何耳竊觀事勢萬一不稔卽軍食所須是第一義而後可及賑恤已多方擘畫未知其濟否如何切幸因風有以見教於其思慮之所不及者幸甚幸甚囊封付出乃邸吏云爾方竊怪之當時誠亦輕發然今已不可悔矣積其誠意待時而發固所當然但恐如諺所謂今年自家雪裏凍殺不知明年甚人喫大椀不托耳言之痛心苦事苦事謹密之戒乃今聞之初但不敢以草本示人及與人說其中所論不謂乃幷此題目不得漏洩也數年前風俗尚不如此自今當深戒之耳既云有調護者卽是嘗有譴怒之意亦幸密見告也近緣旱虐百事放寬又覺得雨露太勝雪霜然亦且得如此前日誠有過當處也二陸後來未再得信捄荒方急未暇遣人問之子靜欲來遊山聞此中火色如此又未知能來否耳立廟等事甚善他時脩定當得求教也康節刻成甚久何故不曾寄去耶今往五本他刻恐欲分人亦各幷致一二也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試罷略令此來有可見教書不能盡者幸以語之但恐亦不是寄附處耳知看書不多甚善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尤延之見祭敬夫文以爲意到而詞語不若平日之溫潤鄙意亦頗疑其如此渠令深勸且省思慮意甚拳拳也新參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之吾輩與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手稍工不至沉醉緩急猶可恃也再去長沙人未回前日因便又作書與定叟略致區意矣與說今日請祠便是奉行敬夫遺戒第一義時時勿忘此心而充擴之則甚善老兄因書更自勸勉之爲佳耳承教未期臨風引領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久不辱問向仰良深比日秋雨稍涼伏惟尊候萬福熹夏秋以來以旱暵祈禳犇走日日暴露不得少休既無所效又不得不爲捄荒之備郡小財匱無擘畫處日夕究心遂發心疾上炎下潦勢甚可畏已急遣人呼二兒及約子澄恐有不測無人主宰既而飲藥僅得少定又苦脚跟痛不

能履地此兩日方能移步然亦終未脫然郡中賑助檢放等事却已稍有緒但軍糧無所指擬不免具奏祈哀幷以衰病之實丐求罷免未知復如何但欲退縮省事以俟終更而事勢驅迫有不自由者今且信緣未知果安所稅駕也夏秋以來今日方得竟日之雨民間遂可種麥時蔬庶幾有以係其心志而不至於流移此後公私多方接濟到得春來則麥可食而無所事矣但其間日月尚多又未知果能如人所料否耳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上下之情稍通官吏不敢十分相罔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沒撰處耳今日見省符幷致文字有相及者此固不足爲重輕亦殊可笑也比來計益輕健詩說可見示一二大節目處否不似書說又被人傳印也別有論著可見教者勿吝幸甚子約不及別書兒輩計今日方終場度後月十間可到此也所欲言者甚衆急遣此人不暇正遠惟千萬保重不宣八月十九日熹頓首再拜上啓

長沙人至今未還亦不得明信令人懸心耳子壽兄弟久不得書子靜欲來想以旱故未必能動旦夕或遣人候之也自明之亡極可痛惜天亦爲此曹復讎也耶不可曉

答呂伯恭

昨專人去拜狀想達比日秋冷伏惟尊候萬福熹彊勉於此精力日衰大抵罔罔如夢寐間度日耳捄荒不得不經心然亦失前忘後不成倫理告歸已三請未知可得否方以爲憂近再得大農曾丈報云必可得幸甚不知今已命下未也大兒來自里中嬾慢如故令誦程文僅能記三兩句耳數日鄉間寂然必是又遭黜矣且令往挈婦孫歸家但恐自此遠去師席愈益怠惰奈何此中事渠亦略能言之偶作書多心忡目澁不能詳布昨日答胡伯逢書戲語之云元來禹稷如此不好做今日作此又思尊兄之病未必不爲福也子約老友承書多感病倦不及別狀正遠千萬加意攝理以慰遠懷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久不奉問向來微恙計已平復矣著庭議幕之命相繼而下殊不可曉不知果彊起承上意否熹衰病日益昏耗恐不堪郡事目下民間雖未告饑然盜賊頗已有端日夕憂窘不知所以爲計惟望祠請之果遂耳昨曾丈報甚的既而復不然造物之意果難測也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趙景昭官滿過此甚款意思甚好今日如此等人亦難得也塾到復何如近得叔度書似未許其歸此番破戒差人借請糜費公私不少若不成行不惟枉費向後恐亦無人可使轉見費力幸爲一言及此令其早歸爲望元範歸偶連日冗甚夜作此書未暇他及惟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答一本作與

熹近因塾行已拜狀今日求得西山地黄五斤恰毛掾有便謹以附內向見塾說藥裹所須也冗甚目昏不容他及十月九日熹再拜

子約不及別書曾丈聞已過京口欲遣人致問尚未暇也但所報祠請殊不效耳

答呂伯恭答一本作與

再祭敬夫之文語意輕脫尋亦覺之則已不及改矣誨諭

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敢忘也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終身之念稟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便論分數然自今不敢不勉更望時有以提撕警策之也專此布謝言不盡意熹再拜

熹既不得去景望之事可以爲法值此災傷恐有合理會事不得不通政府書然非甚不得已亦不敢發也此間幸亦無大齟齬諸司頗亦相悉泉司近爲奏請減得三縣人戶木炭錢二千緡殊非始望所及却是漕司不識好惡雖當予者或反奪之前日作書已大罵之復思老兄之言且忍須與只細與條析事理庶幾其或悟耳

答呂伯恭 答一本作與

久不拜狀日以馳情比聞已遂祠官之請良以爲慰即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黽俛於此再見歲晚祠請未報然去替只百餘日今亦不復請矣幸再乞旱餘苗米已盡得之所遣人猶未還而已被堂帖之命計此周參之力爲多也得此不唯軍士得食官吏免責民間亦免將來縣道預借之擾上恩此爲厚也賑濟當自元旦舉行民間歲前有闕食處稍已賑濟之但聞頗苦乏錢此則無如之何然見脩江隄役工買木亦足以散錢於民間但不多耳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柰何柰何欽夫遺文見令抄寫其閒極有卓絕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洩此哀也遣人迓子重草草附此此亦是小三昧矣未即承晤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答呂伯恭 答一本作與

熹幸粗安已遣人迓子重至即合符而行矣賑恤之備粗有支吾奏請數事悉蒙朝廷應副衰拙之幸大抵今歲江東諸郡放旱分數稍寬緣此民間未至流徙此間諸縣鄉村四十里置一場糶官米及勸喻到富民米穀元日初糶殊未有來糴者以賞格募得三家米近二萬石賑濟當得官者四人而飢民受惠不少矣然今未敢散須俟深春也昨楊教授人還領至日批示具曉至意不復有他請矣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熹書之此不敢辭但渠作得行狀殊不滿人意恐須別爲抒思始足有發明也毛仲益自江西來逼歲方領前此所惠書已久猶足慰意又得細詢昨來動靜如著書日有課程甚恨未得一窺草藁然朋友之論多以爲病中未可勞心深不欲老兄之就此編也大事記想尤奇尤有益然尤費力此更望斟酌也二書告令人錄一二卷多發明處見寄甚幸只送潘卿處令付郡吏以來汝昭過此小款渠當時自合請祠此行極費力於義亦覺未安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奇卿人還附此雪寒手凍未能詳悉惟益自愛以慰惓惓之望

答呂伯恭 答一本作與

熹在此支撐甚費力子重不來已遣人通吳守書速其來矣境內目今幸未至流殍未知將來復如何但願早去庶免踈脫耳即今覺闕雨若更數日如此即可慮也少懇向來劉樞之亡以其兒女爲託今其女年漸長未有許婚之所來議者多往往未滿人意不敢輕諾與平父議恐今年新進士中有佳士老兄所素知者得爲物色一人報劉氏與之定議平父欲自拜書專人致懇幸與留念推擇使其家得佳婿而熹不孤逝者之託千萬幸甚幸甚此書恐未

遽達不復他及正遠惟以時加衛幸甚幸甚子約不及書叔度亦然并煩爲道意塾子望時賜檢責不至怠惰爲望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近書筆蹟輕利視前有異深以爲喜比日春和伏想日益佳健熹疾病幸不至劇飢民亦幸未至流徙軍食想可支吾比連得雨雪麥秀士膏人情似有樂生之望矣子重不來可恨吳守度閏月初可到到卽合符而南矣去年之旱非常幸賴朝廷留意得早諸處奏請悉皆應副故得不至大段狼狽此於國計所損幾何而其利甚博此間卽是周參政調護之力爲多也欽夫遺文俟抄出寄去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詩說大事記便中切幸垂示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前正遠切冀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卽無暇奉問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近書報及飲食衣服已不須人尤以爲喜吾道之衰日以益甚天意亦不應如此之恝然也比日庚暑伏惟尊候益輕健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初欲乘此一走長沙自彼取道分寧往還甚徑尋以女弟之訃悲傷殊甚誼不可以他適遂罷前議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悉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況然大槩已是入清凉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略加脩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尙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己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敬夫遺文不曾謄得俟旦夕略爲整次寫出却并寄元本求是正也詹體仁寄得新刻欽夫論語來比舊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又應不止於此令人益傷悼也劉家事極感垂念渠家爲閑人來問者多頗費應酬又招怨怒亦欲早聞定論也塾子蒙招攜令寫綱目大字

渠懶甚向令寫一二年大事記及他文字一兩篇竟不寫來不知竟能爲辦此否耳意緒本自不佳見此等事益令人歎惋奈何奈何子澄相聚月餘意思儘好直至湖口渡頭方分手也聞淛中水潦疾疫死者甚衆聞之令人酸鼻諸公直是放得下可歎服也未即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答呂伯恭答一本作與

夏中潘家人還奉問無便不能嗣音旦以向仰比日新秋已半天氣漸凉伏惟尊體益勝健熹衰病如昨非但人事縈絆不得一意讀書爲恨比一至郡中鄭守時已久病應接甚費力又放不下覺其精力凋耗而郡事不理諸司數有譴問勸其力請引去渠甚以爲然未及用而已不起矣如此人材用之違其所長中道夭喪甚可傷也熹一出兩年仙洲久不到前日方得一往會大雨竟日瀑水甚壯既而復霽遂得窮搜潤壑水石可觀處非止一二悉已疏薙而聚土累石爲臺以臨之自此往遊觀賞益富不但如前日矣但恨不能致杖屨之一來論著當益有次第每書各得數段見教爲幸比看文鑑目錄無書者固不論其可檢者尚有不能無疑處恨不得面扣其說當有深意也數時絕無學者講學便覺頽惰無提撕警策之助旦夕亦欲作一課程未必有益於人庶幾自有益耳但塾子歸家讀書殊無頭緒未有以處之因來幸有以教督之幷令如何度此光陰也歸自山中倦甚草草布此子約未暇別書亦不能異此惟千萬自愛爲禱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四後

考異

答呂伯恭

近得子約書末一有六月七日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參議直閣大著契兄

閩縣儒學訓導何器校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龜山中庸首章之語往者蓋以爲疑欽夫亦深不取自今觀之却未有病但集中云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此則不可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龜山之語亦不爲病如孟子語始終條理則亦豈不分別而言耶

達道達德一章娄本因有兩達德字而脫去中間數句以故不成文理今以爲勝嚴本是亦喜合而惡離之過耳

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然細分之亦有龜山之意但不當專以此爲說却無總統耳

誠自成也此說恐是蓋此是道理自然如此但人却只要誠之耳

尊德性一章龜山從上說下呂與叔從下說上蓋無所不通

不尊不信此叚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當從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

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不可以爲道鬼神之爲德等章實有病而來教所指却不爲疵也

別紙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請某僧注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此鶻突也

中庸不可能明道但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言貫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兼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兩句若如龜山之意則文理自不通但人悅其新奇不覺其礙耳若今人依本分做文字則而遠人處下而字不得須下則字方成文理後面雖有求仁之說然其言自道言之自學者言之又似王氏說話道若果不可爲則學者又安可求仁以爲道若學者可求則不可爲之說又贅矣枉費說詞無益學者而反有害於義理之正不可從也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呂與叔說道不遠人處記得儘好可更檢看鳶魚鬼神兩章却是上蔡說得通透有省發人處如此說雖是排著一片好言語然却無箇貫穿處也

智仁勇須做有輕重看若言仁者必有勇則仁勇一而已豈有輕重然言勇者不必有仁則又豈可便言無輕重乎

此三者天下之達德然逐人稟賦成就不同故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異然仁則渾然全體智勇固在其中生知安行則從容中道而學利困勉不足言矣其動以天聖人之事龜山此章若以上章誠者天之道言之則以字不爲害若直指道體而言則以字下不得矣

近而不尊者謂何等事試擧一二以證之要之此章說得常不快人意也

答呂伯恭閏正月

承喩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別紙

川上之論甚當不逝之云極知非是然須如此說破乃可以釋學者之疑耳

以脩道之謂教爲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說以程子之言爲爲此而設教則恐微有牽合之弊大抵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是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彊牽合爲一說也脩道之謂教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謂以失其性故脩而求復只是直解此文非有爲此設教之曲折也故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脩道之始終也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先生自注云此說非是）

中和中庸如所論得之然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有頓放處此意亦好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喩及也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其他已具別說如來喩之云固好然恐未爲直截分明耳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喩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却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眞難得耳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

答呂伯恭

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爲據便謂

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楊說伊川說雖於義理爲長恐文義不妥帖似硬說也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橫在胸中因有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然則非爲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决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爲如何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別紙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胸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喻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

誰毀誰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聞伯恭議論常有過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亦前所謂矯枉過正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試更思之復以見教爲幸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所改易然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大率此書當時自不必作今既爲之則須句句字字安頓得有下落始得不容更有非指言仁體而備禮說過之語在裏面教後人走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面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一向說將去更無毫髮不盡處也伊尹先知先覺伊川以爲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與上蔡所謂心有知覺意思逈然不同向來晦叔諸公亦正引此相難蓋不

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伊尹天民之先仁否試更子細較量便可見矣懲創太過不免倚著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見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似且如此用功基脚却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校詳略專爲章句之學而已大抵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爲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爲如何

養忠厚革澆浮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爲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思此俗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温公温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改寄爲贈可也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邵子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爲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爲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爲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年譜所載特鮮于所錄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二字者范公語中既引以爲說則此不可削史固有變例也但來喻引范公日記以爲伊川所爲范公未必盡知若率先具素饌則應大與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違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未盡也蓋范公所記正叔獨奏乞就寬涼處講讀而幷及脩展邇英次第則固善之之辭而非有譏貶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之自處則亦或有不敢言者至於國忌齋筵葷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己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爲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爲前却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素饌既忤東坡具酒肉亦忤伊川若慮於彼

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況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他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率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餜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驩也

侯師聖論二先生大概亦得之但語意少不足耳亦不必刪去也

文潞公事但注其後云某人云先生判監時潞公未嘗尹洛疑此有小誤

以管窺天此伊川本語見於遺書不必曲爲隱諱兼其語有抑揚善讀者當自知之若爲其不善讀而毀吾說以避之則古今書傳之得存者寡矣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呂侍講學佛老似不必載如何

溝封奉聖鄉雖非封建然亦可以爲封建之漸且無時不可爲若曰分茅胙土大封王侯則圭少國疑誠非可爲之時矣但伊川決不至如此不曉事必待晚年更歷之多然後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輩議論不能無小不同今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商量非若汲公之論橫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楊應之事以少見故悉取之亦變例也恐可訪問更增廣之

楊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列也

呂進伯和叔本當別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叔甚非是告訪問增益別立兩條臨川有薛氏汲公甥也可因人問之

蘇博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處耳詞之未瑩故若可疑然蘇乃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爲蘇公之是非也

楊公墓志首尾聯貫不容剪截故全書之亦變例也胡公所辨發明述作之意最爲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狀取屏斥學生事乃爲作學錄行學規之樣轍非獨爲後來論列張本也然明道敘述中亦有如此者劉立之記罷判武學事伊川存而不去蓋欲備見事情雖知氣象之小而不得避也其他浮辭多合刪節當時失於草草耳卷首諸

公當時以其名實稍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此間少文字乏人檢閱須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答呂伯恭

熹昨見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今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惟高明裁之

答劉子澄

四月十三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西向再拜復書主簿學士足下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爲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爲則冗然一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名爲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畀之手書辭高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爲謙屈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疏食菜羹相與共之略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眞若有取於熹者顧朴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爲慙率意妄言閒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莫究所懷連日快晴計已次昭武矣承顏盡懽退有怡怡之樂爲況良不惡向暑千萬以時自重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熹比求溫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熹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

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央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伯恭近通問否比亦嘗附一書不知達否所示三錄極有警發人處然亦有合商量者所云只被公家學佛又顧子敦治通典之說此兩條曾與伯恭商量否既云從容侍食告語之詳而又云云則疑若有欲告而不得盡之意既云專治通典使應變浹洽而元祐經筵駁議乃似未始略知今古之人此不知亦有說耶如未嘗語及告因書爲扣伯恭却以見教爲幸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不知伯恭後來見得此事如何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面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况但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亦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略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所論緣衣篇意極温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子澄壬辰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日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概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掎摭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爲是亦未易輕以爲非也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己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肯放過也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爲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徇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瀆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卒章所問甚切在賢者處之必已熟矣淺陋何足以及此然竊謂此事難以言語定論須且虛心觀理積習功夫令一日之間胸次洞然則隨事隨物無不各有一定之理矣無補於事而抵以取名固所不爲然亦有義所當爲而或疑於二者則亦不得而避也如此處極要斟酌須是理明義精則源源自見不待問人矣

答劉子澄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覺可笑直卿必能言之所喻學者心粗愛看見成義理此亦人之通患但雖如此終是須要自家玩味浹洽考訂精詳方信得及通計亦是許多工夫也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稿終當以奉累耳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來喻之云真知我者尙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頽波之中也欽夫得書云嘗得子澄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有所疑也

答劉子澄

程子遺書廣東未寄來道遠難督趣甚撓人耳近一朋友借得游先生家本有鮑若雨錄數條頗佳昨所未見也他雜出者已一面編集但殊費心力知言已刊行謹納一本幸視至暇日熟觀亦發人意思也周之想時過從所論何事異時來簿延平則有承教之期矣所諉記文非敢忘之亦衮衮未暇旦夕當思所以應命者幸察

答劉子澄

七月二十一日熹頓首再拜子澄通守奉常老兄詹總幹章參議兩致手帖良以爲慰比日秋已復涼伏惟尊候萬福熹五月間因曹挺之行附書想已達矣悲惱之餘心氣間作加以瘡腫諸疾交攻更無一日寧帖恐不復能支久矣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

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絶不聞此等語因循媮墯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朗澧之行覽觀山川感今慨古亦足償其勞矣又有同行令弟感發精進此尤可樂者恐有行記撰録一時之勝願以見寄也李丈到闕未聞有何大議論經筵直宿足以從容啓沃亦非細事也游誠之聞到三山已久一向不得書其人彊敏可喜而忮狠之根不除又計較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許生初意其飄然無累方欲約之來此教小兒今聞其既授室此事又差池矣塊坐窮山無嚴師畏友之益其不爲小人之歸也鮮矣柰何柰何直卿赴試長沙病於清江賴向文診視之前日聞得亟遣人往覔信至今兩旬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渠尚可望但亦傷太狹耳昨渠行時亦屬令過省景陽公度不知病後能枉道經由否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卽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尙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敘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澀難讀恐非啓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來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掊撫之功哉荒田如何措置能録示其施行條目爲幸更如何勸得離軍歸正人情願耕佃尤佳向曾於封事中及此去冬奏對猶蒙上記憶宣喻以爲善也學校頗得人表率否不然亦恐無益徒費錢糧耳精舍四言弁十詠幸早爲賦之適得祁師忠書聞書堂中元前後可立本又寄得所爲編定武當集録甚簡當但與王叔堅林質夫論兵一二篇頗佳何爲不録耶熹向承見語有爲昆弟之約未敢遽信而忽蒙加以非據之稱一向因循不得辭避今欲復尋故約而罷去無實之稱如蒙報書須用此禮卽大幸也千萬痛察痛察杜記得爲撰數十言敘致本末亦使拙者省得一半氣力尤妙

荆州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是也若不能守直至城下則無說矣

答劉子澄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爲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胸次昏憒險狹自以爲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

答劉子澄

熹一出三月歸已迫歲病軀幸無他臂痛竟不脫然去體但不甚妨事可置不問却是精神困憊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覺害事耳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舊儘覺精密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如

何也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陳葵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温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後生中亦有一二可教其一已入陳君保社其一度今歲當來此然亦恐只堪自守未必可大望自餘則更是難指望此甚可慮蓋世俗啾喧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憂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愠不是虛語今却爲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爲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爲深可惜者且既謂之玩物喪志便與河南數珠不同彼其爲此正是恐喪志耳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所不足而反益其所有餘又從而自陷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尙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爲懷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柰何小學書却非此比幸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守之文可謂有意於古矣社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狀體文章不古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已殊不可曉但可笑耳于尉策題亦不易此等人且收拾教減得分數亦是一事桃原詩卷甚佳但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主耳詩中所辯却恐未必然也向丈詩初亦未解承喻乃荷其見愛之深當因書謝之也拙詩幷序錄呈韓丈爲作記來意態閑暇甚可愛渠更欲改一二處未及寫去也祁居之論兵處何爲不取願聞其說說易詩誠可疑也濂溪書堂聞規摹甚廣鄙意恐不必如此將來無人住得亦只是倒了不若裁損制度而壯其材植更爲買少田以贍守者使其可以長久乃爲佳耳壽安銘乃大佳恨得之晚今亦當刻版散施也趙蘄水書來聞嘗就取庶人章解當時草草說得不周徧後在會稽因探禹穴見壁間有古靈勸喻文愛其言簡切有理因刻印散之凡投牒者亦與人一本幷刻石置臺門外今各往一通恐亦可散施或有益也公度聞近到建昌娶婦甚念一見之而不可得柰何因書更勸其向裏做工夫莫又錯了路頭也知通不受互送罪不在專殺譚賴之下可惜不作一章劾了少快公論耳一笑一笑然老兄宿逋已盡償又有菜飯可喫又已穿壙買棺可謂了事快活人如僕則債未盡償食米不足將來不免求作祠官方免溝壑儉德亦方用力但惜乎其已晚耳有意入閩相見甚善熹固衰憊意老兄未至此然觀來書說得亦可畏誠不可不謀一再會合但恐諸公迫於公議有不得已而相挽者或能敗此約耳然若能遂吐至言力扶公議則其功不細又不敢以私計不遂爲恨也楊子直何爲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不合與晁家人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三山見趙子直稍款莆中過龔實之墓下幷見其子弟令人感歎陛辭論恢復乃是勸勿輕舉之意反遭醜詆甚可傷耳

與劉子澄

吳生之傳甚駭人聽不謂禍根乃爾近日此類非一不了官事連累平人其勢駸駸恐未遽已使人憂懼柰何柰何襄陽之役不爲無補細讀來書及詩令人慨歎此事未知將來分付甚人天意必有在矣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脩身傳扶大教使後生輩知有此道理大家用力庶幾人材風俗他日有以爲濟世安民之助而已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見之近思四此當痛改不可緩也近覺所聞所知眞實行得令人大段歡喜與尋常會得說得不同此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也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爲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爲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顚倒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數日功夫便可辨幸早成之便中遣寄也得公度書有哭弟之悲又云甚窘深以爲念地遠無力不能少助之爲恨季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功夫須更切己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此閒學者未有大段可分付者然亦有一二將來零星揍合或可大家扶持也

與劉子澄

喻及治財聽訟望祀之意甚善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惜乎太遽又不蒙潤色耳近略修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又別爲題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謾錄去一觀他時有暇終望爲補故事之缺也羅集等異時刻就各求一二本端叔止此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爲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強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幷錄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李丈奏議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一見此老然讀其書却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掇拾委曲計校小小家計爲無用之學也他時與羅鄂州小集皆願附名於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被鄭林向丈來催後序正冗未能下筆近得書乃以死見要甚令人皇恐也社記樸拙麤疎不成文字不知端叔以爲如何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眞如來喻之云也汝昭歲前到山閒只得一宿便發病遽歸近聞尚未全安渠却是將護太過易得生疾耳伯起聞已到官想經由必款曲居晦近一再相會皆爲人多說話不得旦夕無事當招其入山或過武夷相聚數日也蔡季通劉韜仲諸人近日皆長進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爲同寮所抑頗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熹又三四日祠祿便滿前日因便已託尤

延之爲再請勢必得之食貧不得已復爲此擧甚不滿人意前此聞諸人頗有蓋抹之意决難承當此不過徒與談者藉口耳然若得其用汝昭故事亦可優游卒歲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建陽有丘伯輿者字敦詩廉謹質實今爲武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淸獻嘗爲此官嘗卽廨舍營一堂求名以見師慕趙公之意熹爲名曰愛直蓋取碑額云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已語之將爲轉求於子澄矣不識能爲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爲出數語爲幸公度不及別書向來諸生頗復來集否離羣之後誰更進益耶西山詩蘇黃之外却是三孔有筆力但不知所謂攙搶枉矢指何人耳晁張一時聲價如此詩在衆人中未覺穎出也此等小技直是有定分况其大者功力不到處可強耶廣陵歸塗必取道淛中到衢信間能略見過喚集朋友說話數日否老矣多病後會不可知此日足可惜也

與劉子澄七月九日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似商量也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知欲一來建安甚善甚善前書亦嘗奉問欲就中路深僻處相聚數時不知曾踏逐得此去處否麻姑當是佳處但聞去城差近不免人事之擾却不濟事耳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却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擾也晉陵將來如何尤丈得書亦云甚願得賢守臨之但恐難合耳今豐守稍正當諸司已不樂之不知將來竟如何前此似有相物色作史官者今又寂然想又有主張者此等自有時節但景色日見不佳萬一不免卽難出手耳向丈著甚來由之語是此老子受用得力處然却不是鄭林句法也序文極力只做得如此却是好箇題目所恨筆力弱耳仲叔來此前此在社倉宿食相去差遠近方移來閣下渠又告歸其人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曉然似亦習成閑懶離羣之後全不曾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便未有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士無超距投石之勇只是旋收旋支或鼓或罷終是不成頭緒已向渠說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希仲相見每問動靜亦甚以晉陵之行爲慮也居晦才力有餘晦伯韜仲恐不及然意趣則皆可喜誠之久不相見不知後來遊諸賢間所進如何但向覺其物我太深胸中不甚坦夷此甚礙著事耳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足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但昨日得婺人書云子約五月間得眩瞀之疾繼以藏府不安或作或止地遠未得安信甚令人念之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

知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恠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恠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所寄諸書刻皆佳端良之亡爲可惜也然其文意亦傷冗乃是困於所長耳郡守題名記法戒甚備射亭詞筆皆佳不知兩君爲如何人也

與劉子澄

衡陽改命不省所繇今日忽聞蘇訓直又有別與近次之命此於取舍之際不無可疑不審何以處之計必有定論不容草草也學館答問甚佳曾君亦不易得但亦須有的當存主處此等始爲有助耳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爲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時令之書恨未得見不知所補於家國者何事爲急因便幸示及弁喻及子細也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人百己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兩論正自不同又何疑耶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趙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別之亦與說游誠之周居晦渠却云今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看此議論似已怕此一等人了宜乎作貴人也更進一步便參到周子充地位矣張甥向學不易得可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直卿去冬暫歸今已復來仁卿亦來相訪見在此意思亦甚好也便人告行復作此附之未能盡所欲言但念果爲湖南之行即相望益遠令人作惡耳宋憲樂善愛民可與共事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爲戴溪鶻突若到彼可力與救拔亦一事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况深用慰喜信後秋深益熱恭惟尊候萬福條教所先必有以大慰遠人之望者不審謂何今既累月上下亦必已相安矣洒引竟作如何處置宋憲亦當可商量天下事有極要委曲者趙子直在此講求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他人也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小學能爲刊行亦佳但須更爲稍加損益乃善近得韓丈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

者更望刷出補入乃爲佳也衡州劉德老宋憲嘗言之二君却未聞僻郡有此亦可喜此間却自艱得也

與劉子澄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祠祿添助俸餘無復衣食之累杜門讀書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功夫爲善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前日漳守方送來今往一本此等議論亦觸時忌會帶累人喫章也廬陵舊學子却須聚集高劉諸人頗長進否今日無事可爲只有收拾後生磨礲成就是著得力處而此間朋友鼓作不起深爲可慮不知彼中如何更望留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與劉子澄

承寄示所和鴻慶舊詩三復感歎但麻縈之契今何敢望有如此事耶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蓋所謂爲切問近思之學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到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己意向前攙斷扭捏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景陽又忒寬慢自己分上想見是不親切也公度向時得見資質儘過諸人但後來覺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卷子隨看各以鄙見批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初聞之以爲當有益故嘗往求問目欲令諸生條對以今觀之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塞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撥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方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疑即問有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此却似實有功夫不枉了閑言語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書陸陳辯答

答陸子壽

蒙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為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温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則猶為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還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還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謾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

威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旣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閒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

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卽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美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有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敘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寄陸子靜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磨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卽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丁未五月二日

稅駕已久諸況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欲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卻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

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很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諭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温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温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

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洪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冒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己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

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据以為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攧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

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麄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並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喩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爲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尙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悃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擧能一來此間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關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擧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幷

自注田說二小帙幷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携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與陳同甫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月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憒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敲煩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答陳同甫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言也示喻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喻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間嘗一到留上旬餘溪山回合雲煙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丈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漠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救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本致几間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况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昨聞洶洶常託叔度致書奉問時猶未知端的不能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脫此虎口外此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亦可歎也已還家之後諸况如何所謂少林面壁老兄決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他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爲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偶有便匆匆未暇索言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尙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淸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顚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旣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

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疎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答陳同甫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坐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却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他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

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

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爲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

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吕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笆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諭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卽與墓額犯重破却見行比例矣且乞獨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則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詠歎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爲鄉人牽挽蔬食請兩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尚未見效意氣摧頽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爲世上人矣來喻衮衮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仝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更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眞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涼紅綠紛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遺介存問生死遂爲故事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爲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損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付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喻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爲如何未敢

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兗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來報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殉之哉

答陳同甫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況感認不忘之意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秖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既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寔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此中今夏不雨旱稻多損秋初一雨意晚稻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霜又早次第亦無全功幸日下米價低平且爾遣日未知向後如何耳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爲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俟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人還姑此爲報未即會晤千萬以時自愛倚俟詔除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問答論事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慕之誠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祕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熹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日拜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在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月初可到今想視事久矣官居廩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眣畝之憂幸甚幸甚吾道不幸范丈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深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所稅衆議葬於渭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其家欲居泰寧似非良計然伯修樂之人不得而間也熹初與元履諸人議以爲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丈平日教誨之誼未敢默然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當念之至此因書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月亦物故其重不幸如此可傷伯逢令姪自崇安徑趨邵武聞留止數日想今已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爲恨共父數相見否迎侍乍到不知爲況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

尚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秔收熟斗穀售十五錢小民無他恙幸可寧息謾恐欲知之熹衰疾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爲置得一二兩便中寄示幸甚蓋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爲隄防也伯諴仙尉尊兄想非晚可歸矣不敢別狀天氣向涼伏乞順時保重行審壯猷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達尊視否自拜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日前拜省二十姑宜人蒙出示家問獲聞詳實深以爲喜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即日秋氣澄明伏惟尊候動止萬福熹奉親養疾幸安田里不敢上勤紀錄但里中秋來闕雨此數日來晚稻秀而將實尤覺焦渴爲患方議祈禱謾恐欲知范丈卜以重陽日葬近得伯崇書令爲處葬禮一二變節一日爲檢閱今日方略定矣遠地不得求正於丈丈及有爲撰壙中誌石文幷俟他日請教倦甚拜書不能詳范家事於共父書中言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與前日所見家問中意偶合此事勢難復與蓋其家已目元履與熹爲伯崇之黨矣可歎之甚然不能息意者政以范丈平日教誨之德不敢忘耳得丈丈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已向深江上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以爲憂蓋今出師防戍轉輸科斂所不能免聞沿江海州縣已騷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兩兵相加而坐受弊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此道嶺上拜別所聞誨言以爲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見共父家兵士說丈丈至彼耳聽漸聰天其或者將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熹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

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焫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不審丈丈以爲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拜侍間伏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後暑雨應候伏惟威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粗遣未有可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默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誨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

可以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班布多暇台候起居萬福熹奉親屏處幸粗遣免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為武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為賜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為說以請益焉熹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宿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見直閣丈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然久矣莫以此言聲欬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計亦非晚矣願為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熹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鐫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然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再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嶽廟近自春中以來頓減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為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官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己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為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吃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

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冒昧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兄長必深委悉只乞因其侍次試以問之必以爲然也熹又覆

上黄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致政尚書端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歛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于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己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爲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爲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旣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旣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旣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還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

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充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感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威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彊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此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一本作與龔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

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聞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士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屛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進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尙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卻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卻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卻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卻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卻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它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

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己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想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刀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卻全不睹是只守卻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卻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卽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卻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己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殘而妬道眞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耶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云或不中理卻望指教熹卻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共父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爲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

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豪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陛下自省於是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不合乎此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鐵帖更定數語非是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修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平父示別紙諭及明道冠服事熹初意旣在學校立祠密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爲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翁象亦是豸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外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爲例而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但明道之爲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除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最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佳（據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但不知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耳）又不然則直用幞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畫本緋衣也）但太不近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祠堂之制不知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立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旣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漢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

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顔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韓無咎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敘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和靖兩書昔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絶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說以傳爲按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己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黄聱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靜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靜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僞得失之爲善也況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録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録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録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燁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熹竊以爲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爲恨今日季教授見訪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爲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旣犯而縱舍之謂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論已不及事矣然渠所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縣以昔日歲計之額取辦今日見存之戶民力素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產均之見戶由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旣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旣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寃而姦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

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爲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悞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爲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涓吉必不渝期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卻無乃使之失望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解弛而不虔乎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僭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曾南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爲片言半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況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卽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豔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幷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卽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第八而遞價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遞價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字此版別換須不然卽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幷寫定上版眞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 袤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尙不能無虎食其外之憂衰病疲薾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爲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閑看疎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綱目不敢動着恐遂爲千古之恨蒙教楊雄荀或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或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不審尊意以爲何如李淙謝廓皆略識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俊卽任伯參政之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吳仲權亦聞其名見其文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尙不爲無人雖眞僞相半然亦且得勸勉奬就之未敢輕有遺弃也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若未見信卽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虜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虜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廢以死在虜中時嘗有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此便不的不敢附呈鄙意輒欲次其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幷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甚工也

答尤延之

垂諭楊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温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未中理卻望垂教也

答林黃中 栗

室戶之說屢蒙指教竟所未曉蓋如所論卽室戶乃在房

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郤子之登必自西階房戶雖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恐未足以證室戶之必東出也愚意於此深所未解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爲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幷乞數語掊擊其繆又大幸也

答林黃中

誨喻縷縷備悉樂章必已得之因風幸早示及丘推參選未還尙未得聞室戶之誨大抵所欲知者此戶南鄉西鄉果安所决而輕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無也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爲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爲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爲道之眞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幷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爲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答林黃中

所扣鄉飲酒疑義近細考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六笙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宮十章不知何據豈有以見古之鄉樂用此律而寫其遺聲邪將古樂已亡不可稽考而別制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旨安在又所奏樂必有辭聲必有譜而律之短長必有定論凡此數端皆所未諭幸因風詳悉指教

與郭沖晦

熹窮鄉晚出妄竊有志於道雖幸有聞於師友而行之不力荏苒頹侵今犬馬之年五十有一矣修身齊家未有可見之効而志氣不彊不能固守貧賤之節彊起從宦舊學愈荒施之於人尤齟齬而不合大抵志不能帥氣理未能勝私中夜以思怛然內疚高明不鄙不知將何以教誨之熹所拱而竢也向來次輯諸書雖亦各有據依不敢妄意損益然疑信異傳不無牴牾嘗得汪丈端明示以執事所辨數事方且復書質之汪丈更求一二左驗別加是正則汪公已捐賓客矣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絕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來無復文書可以檢索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尙俟異時還家別圖寓信但恐益遠難致耳近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二記各納一本伏幸視至其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切望不棄

與郭沖晦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熹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卽蓍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筴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熹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則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二二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爲三變而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卽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爲之少陽生一陰而爲⚏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乾生一陰則爲☱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離生一陰則爲☳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巽生一陰則爲☵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艮生一陰則爲☷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旣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幷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顚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熹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爲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旣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卽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爲之時性動之後者旣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熹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又云孟子以養氣爲學以不動心爲始熹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唯窮理爲能知言唯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答程可久迥

熹昨者拜書草率重蒙枉答誨示勤懇幷劉掾轉示所製古度量及圖義一冊伏讀捧玩開發良多其爲感慰不可具言熹孤陋之學於古人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引房庶漢志別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員分方分之差亦甚詳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已不取其說然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掾又云蒙許幷寄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溫公周尺刻本舊亦嘗依放制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如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口賦阡陌二說幷荷指教考

證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二字鄙意未能無疑因以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說所謂徑涂爲阡者當爲陌畛道爲陌者當爲阡蓋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說爲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橫涂從道橫今考一徑之内爲田百畝一涂之内爲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内爲田千畝一道之内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而其字爲道路之類則當從𨸏而不當從人蓋史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恐不當引以爲據也馬阡陌之間成羣正謂往來田間道路之上富者連阡陌亦謂兼幷踰制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作仟伯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卻望終賜誨示幸甚白一本作卩

答程可久

熹昨承寵示公劄諭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素所未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竊慮高明必有一定之論卻乞垂教幸甚幸甚弊郡向來製造祭器時未準頒降此冊只用臨川印本司馬書儀內周尺爲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已無力可修改矣幷幾台悉少懇田賦夫田二書更欲求得數本以廣長者救世之心得早拜賜甚幸甚幸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卽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爲此說者鄙意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爲乾坤之初爻謂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少陽⚎少陰⚍太陰⚏爲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與⚍而先爲⚏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爲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彊爲之隨

之說以苟悅于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

答程可久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有異也但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爲陰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兩儀四象恐雖如先天之序乃爲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二次⚏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兌艮坤爲次復無所據更乞詳考見教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

揲蓍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諭

答程可久

臨汀鹽筴既無可言經界又不得行民之窮困日以益甚但有散爲流庸聚爲盜賊兩事耳廣右首議之人行遣甚峻近世少見其比益令人懶開口柰何柰何黃齊賢韻語用心甚苦諸圖尤有功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數語附卷末晚生淺學何足爲重三復長者之言爲之慨歎科舉之弊至於如此柰何柰何

答程可久

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蠭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答程可久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爲在己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胸中已有成筭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答程可久

程書易原近方得之謹以授來使易學啓蒙當已經省覽矣有未安處幸辱鐫誨上饒財賦源流得蒙錄示幸甚伯謨說近有刻石記文亦願得之也又有小懇欲求妙墨爲寫大戴禮武王踐祚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不審可否卷子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答程可久

忽聞有奉祠之命爲之惘然得非反以貳車改正之舉而激之至此也邪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以長者之寬平博厚處之尙未能坦然無所繫閡況如鄙狹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亦力請祈還故官仰繼後塵爾

答程可久

春秋例目拜貺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爲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

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奥立說雖易而貫通爲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爾

答程泰之大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熹恐此道字卽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策數

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作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洛圖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爲河圖五十五者爲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爲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當朞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爲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旣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爲分四十八卦爲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爲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爲巳之辟坤不當爲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据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坎兌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据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處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答程泰之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温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池北會于匯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爲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親切著明耳閤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答程泰之

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祕有以見立言之指深遠奧博非先儒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籃輿搖兀神思昏憒未容盡究底蘊獨記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昭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故事其容儼然耳近見温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考者雖非大義所繫然恐亦可備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李壽翁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玆辱誨諭警省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常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

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閒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贋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之其人見爲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自別有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便人日久且草具此拜稟早晚別尋便拜啓次

答陳體仁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閒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顏魯子

熹昨蒙諭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温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考而增益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攷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答顏魯子

蒙諭深衣約紐正所未曉向借得者亦闕此制但既云條似紳而加闊卽與今之匾條相似不知其制果如何又今法服背後垂綬亦是古組綬之遺象不記其以何物爲之恐亦可參考𨚗俟訂正垂教也又承垂諭景望謙卦忌盈之說未審曲折幷薛氏鬼神事於此素亦未能无疑顧恨未得面扣其旨以祛所惑或恐有可以言語發明者幸因筆及之也熹忽劇蒙誤恩寛其致旱之罪而過錄微勞皆出推借之及初不敢辭適郡人應募賑濟者數家合得官資皆未放行義難先受不免申堂辭免幷乞早與推恩矣恐欲知其曲折故敢及之非敢固爲矯激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書問答

答袁機仲樞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

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卽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太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下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閒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上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教所引邵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卻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

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謬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齩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喩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爲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喩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

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郞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答袁機仲

伏承別紙誨諭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揮斥亦已不遺餘力矣今復下喻使罄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既辱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温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

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牾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所以不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又讀來書以爲不可以仁義禮智分四時此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時之相配其爲理甚明而爲說甚久非熹獨於今日創爲此論也凡此之類竊恐高明考之未詳思之未審而卒然立論輕肆詆訶是以前此區區所懷不欲盡吐於老丈之前者尚多此其爲訑訑之聲音顏色大矣若欲實求義理之歸恐當去此而虛以受人庶幾乎其有得也僭易皇恐熹又稟

答袁機仲別幅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其位在亥）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其位在巳）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

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爲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爲乾爲遇義亦同此來喻雖有是說而未詳密故爲推之如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輥說亂了正意耳

來諭又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此亦以來書之說推之而說卦之文適與彖辭相爲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來喻以東南之温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温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懸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彊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攙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輥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疎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

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答袁機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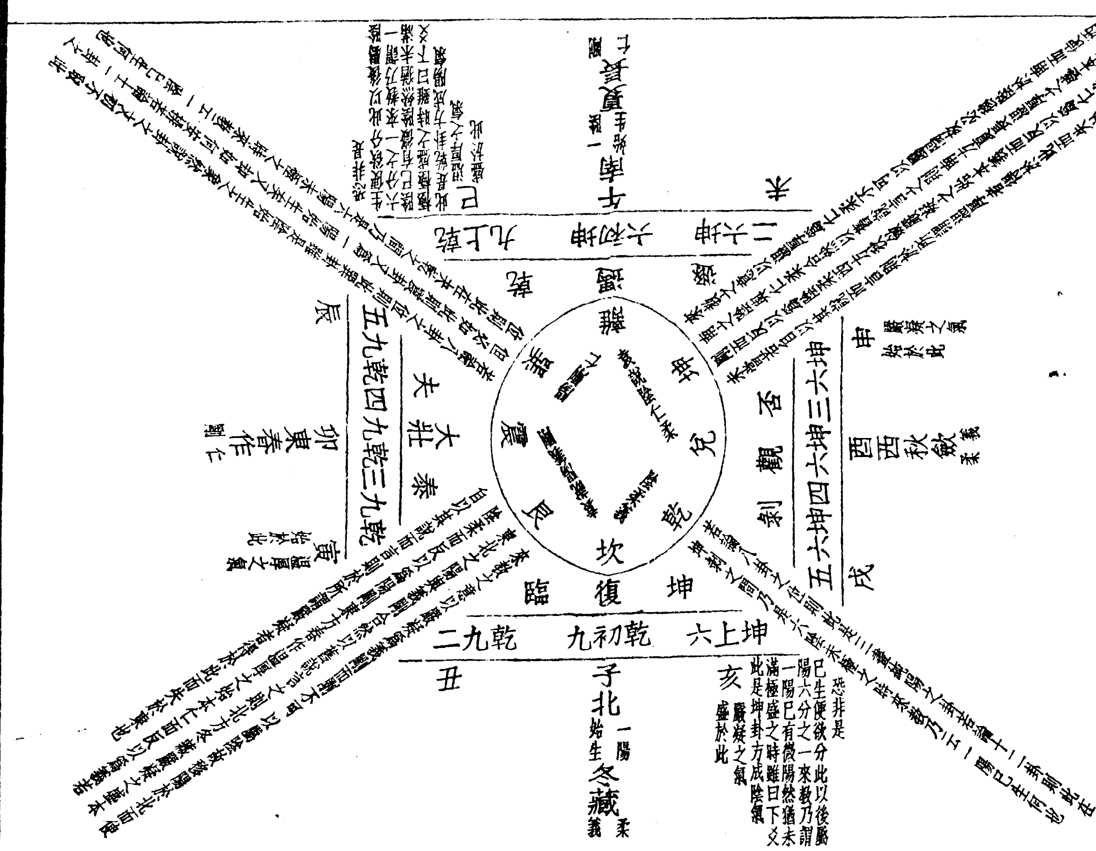
垂諭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答袁機仲

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爲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二陽純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剌之甚者及既知而又以十二卦爲說而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爲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乃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爲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方已爲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爲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爲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爲之說非以爲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爲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爲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偶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爲易曉又不知老丈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偶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爲

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亦生一奇一耦則亦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爲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爲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餘六條準此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爲八是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也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擧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爲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爲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及之熹又稟



圖心貼于今寫於此武陵舊圖可疑處多今不盡記但此一義乃似只與此圖相似只是圖心黑筆牽處差却仁義兩字若欲改之甚非難事今來所說見於兩小貼及黑筆分界者却見紛更愈多錯亂愈甚不若只將舊圖依此改正而盡去新添種種移換之說之爲善也

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爲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彊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爲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爲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爲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爲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爲仁秋斂冬藏爲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爲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据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爲說則又必以爲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爲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爲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爲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爲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爲乾之仁夏居南而爲坤之仁秋居西而爲坤之義冬居北而爲乾之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鄙意注解如此庶覽者之易曉耳）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爲西北之卦艮爲東北之卦顧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貶乾之尊使居艮位未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爲一兩儀爲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布算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是兩儀爲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据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爲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据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

但以前論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熹皆不敢輒以爲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爲不知易則如熹輩尙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旣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爲子以復爲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答趙提舉善譽

慕用之久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傯卒迫不能少款每以爲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之晚而不獲親扣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旣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旣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眞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踈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踈遠近皆卽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

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己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幷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提舉

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褒令人踧踖其書草略何足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伏亡已近嘗略修數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脗合終有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

與周益公

熹竊以孟夏清和伏惟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丞相國公鈞候動止萬福熹近嘗拜書幷胡先生墓文請教今者至城中乃知未遣已白史君趣其行諒亦非久當徹鈞聽也熹有少懇率易拜稟熹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收其墨蹟爲多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胸懷本趣也嘗欲抄目錄李傳本語附其後而幷刻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而未暇也今江西使者汪兄季路乃欲取而刻之臨川妄意欲求相公一言以重其事庶幾覽者有以知此幅紙數行之間而其所關涉乃有不可勝言之感非獨爲筆札玩好設也伏惟相公亦當慨然於此而終惠之早賜揮染附季路爲幸甚厚其他尙有與王觀文論邊事數紙異時幷當附呈以求審定也專此具稟不敢它及伏乞鈞照

答周益公

昨蒙寵喻范歐議論鄙意有所不能無疑欲以請教而亦未暇今遇此便似不可失而病軀兩日覺得沉重愈甚於前勢不容詳細稟白但竊以爲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呂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若如尊喻却恐未爲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熟思之也向見范公與呂公書引汾陽臨淮事者語意尤明白而集中却不見之恐亦爲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雖不害爲守正然未得爲可與權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少日見徐玉丈端立自言嘗見石林疑范馬鍾律之辨乃故爲同異以釋朋比之疑者因告之曰此事信否未可知然爲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爲之一笑而罷今日之論恐或類此故幷及之僭率皇恐切望矜恕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而措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墨參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

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幷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旣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爲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illegible]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跅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爲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旣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

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爲自託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況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幷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況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爲歐公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爲其不爲彼之明白而直爲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爲以爲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爲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鐫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諭又以昭錄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爲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旣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爲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爲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爲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爲隱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爲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爲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傳近世則温公之誠皆所不免況於後世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爲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爲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似一時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爲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幷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爲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爲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惑焉而尤以爲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爲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

無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疎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爲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爲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尙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爲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則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爲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諭者蓋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尙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考訂是非又非肖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彙雖正流通用力爲多其於此事必不草草況又當此正道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便有所分竊計念之已熟而處之亦已精矣顧熹之愚獨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所恨僞學習氣已深不自覺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別紙

伏蒙別紙垂諭楊至曲折不勝皇恐熹前此本以異議得罪於丞相幸蒙矜察今又失於周防有此疎脫意必已重得罪而遂見絶矣不謂丞相采聽不遺洞見底蘊至於誨諭之詳雖使熹自爲辯數不過如此幸甚然聞州縣奉行之間不無觀望囚繫箠撻横及無辜程督之嚴至今未解遠近傳聞過有疑論此殆未知丞相與其外家自有契分而仁心曠度本不忍使其狼狽至此也熹既蒙鐫誨感懼之深尙恐未有以此聞于鈞聽者輒復稟白伏惟照察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

前此蒙喻楊至秀才事率易報稟似聞已荷寬慈許以容恕足見大人之度至公無我有如此者不勝敬服然聞有司尙以前日符移之峻追捕未已其人至今竄伏無所容寄有足矜者如蒙推念更得一言明喻所屬罷其捕逮仍俾互相關白使知威德雅量不讎匹夫之意則此人終受賜矣熹辱知素厚不敢復避嫌疑而冒昧及此幷冀容察皇恐死辠

答留丞相

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教拜領伏讀慰幸已深至於垂喻

諄複勤懇則又竊仰德威禮恭樂取諸人不難舍己之意蓋有一介布衣之士所不易者歎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偶因垂問率易呈獻亦以姑備燕申餘暇遮眼止睡之須不謂乃蒙親賜點閲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斟酌取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執贄還贄之心畢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為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然其用力於此不為不久而歴選平生講磨論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乃有遇於明公也更有它書欲遂傾囷倒廩以跪進於几下而私居乏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一一悉蒙印證則亦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之晩而其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能不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還便奏記敘謝目昏不得謹好尤以皇懼幷乞矜察

與曾裘父

求仁之方竊意潛心久矣方恨未獲躬扣昨欽夫寄示送行序文其說似皆的當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與曾裘父

向聞垂意魯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造日以深矣恨未得聞一二也敬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疑否元履遇合非常未知所以稱塞士友蓋多榮之而熹竊有懼焉想高懷正如此當有以警策之也

與曾裘父

敬夫為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崇安二公祠記熹所妄作輒往求教雖不及改尚警其後也

答黃叔張維之

示及三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喻不敢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胸襟流出為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答耿直之秉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脩身窮理守正俟命之說雖行之不力有愧夙心亦未嘗敢舍之而從人也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綜理名實直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顧雖未及一見而職事之間適相首尾乃有不約而合者於是始復益信前日心期之不偶然也玆者又承示及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說不唯有以見賢侯在泮弦歌之盛而潛心大業體用圓融之妙所以警發昧陋者又為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然頃於此書粗嘗討究亦見前輩之說有如此者因以文義求之竊疑聖言簡直未遽有此曲折而孔顏之所以為聖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者以為之本然後有以應事物之變而無窮以是止據舊說不復致疑今睹來示雖若不異於前人而其規模之大體用之全則非彼所到而熹之愚亦未及也更俟從容反復玩味別以求教它所論著亦有欲就正者私居乏人抄寫後便寄呈也去歲救荒後時狼狽殊甚不謂其人乃復見恕如此來喻所及令人恐懼不自安耳

答薛士龍季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己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問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玆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榮膺睿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洽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幷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懍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尙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尙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薛士龍

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弔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複仰荷不鄙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尤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譴而已無它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爲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跧伏之蹤末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棄外時得惠音以鞭策之實爲萬幸而來教之去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跼蹐不知所以自容

萬望矜察自此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眞區區所望於門下者鄙懷悾悾亦得無所慚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林謙之光朝

玆承祗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黃亭所賜教帖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道也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譬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緜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宜

答江元適泳

孤陋晩生屛居深僻未嘗得親几杖之遊乃蒙不鄙使賢子遺之手書致發明道要之文三編加賜親札存問繾綣反若後進之禮於先進熹愚不肖不知所以得此於門下者拜受跼蹐若無所容退而伏讀以思至于三四雖昏憒無聞未獲直闚所至之堂奧然竊有以識夫所謂求仁之端者而知其玩心高明深造自得非世儒之習也幸甚幸甚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日者誤蒙收召草野之臣其義不敢固辭造朝之際無以待問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豈胸中誠有是道以進之吾君哉特欲發其大端冀萬一有助焉耳不謂流傳復誤長者之聽伏讀誨喻慚負不知所言然厚意不可虛辱敢因所示文編其間有不能無疑者略抒其愚以請於左右伏惟幸復垂教焉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統實於毫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

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涬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典謨訓誥皆斯齋之土苴耳土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今祖其言以爲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兮釋兮付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玆蓋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士箴本末該備說天人貫通其餘指示仁體極其親切三要書推天理而見諸人事其曰體不立而徒恃勇斷以有爲一旦智窮力屈善後之謀索矣可謂切中今日之病又曰體中心之誠實者達於禮樂刑政之間而加之四方萬里之遠可謂善補袞職之闕皆非淺陋所及也然熹竊嘗聞之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凡此謬妄之言皆不知其中否正欲求教於左右以啓其未悟故率意言之無復忌憚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來警切之誨爾因來不吝垂教實所幸願而非敢望也

答江元適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熹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

之云似於名言之閒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繫然此乃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江元適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閒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閒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閒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閒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爲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天人初無閒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閒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爲日用之閒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牴牾尙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竢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

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楊庭秀萬里

程弟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放懷事外不以塵垢粃糠累其胸次之超然者三復歎羨不能已已數日偶苦脾疾心腹撓悶意緒無聊值此便風不敢不附報自力布此僅能問何如他皆未暇及也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

答李季章壁

兩書縷縷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果以何日決此計耶熹懇祠得請深荷上恩既還舊官無復可辭之誼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姑無媿於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槀中劄子第三篇疑卽此奏豫章所刊集中有之今以納呈已加籤貼於其上矣筆削之際儻得附見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達諸公同入文字皆史院同寮也當時此一宗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履所集戊午讜議一書甚詳亦嘗見之否耶如館中未有得行下建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

慶遠計程已到零陵久矣又聞其自處泰然亦不易也但未知便得一向安坐否耳前年與陳君舉商量拈出孝宗入繼大統一事當時議臣如婁寅亮趙張二相岳侯范伯達陳魯公皆未有褒錄恐可更詢訪當時曾有議論之人幷與拈出也

答李季章

昨承喻及先君奏疏已蒙筆削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君早歲讀書卽爲賈陸之學遭時艱難深願有以自見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託史筆以垂不朽豈不幸甚但恐賢者去國之後或爲不肖之孤所累因見刊削未可知耳又聞黄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爲尋訪刻得一枚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卽依謝莊方丈木圖以兩三路爲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檐可貯矣切幸留念

河西爲一　陝西爲一　河東河北燕雲爲一

京東西爲一　淮南爲一　兩浙江東西爲一

湖南北爲一　西川爲一　二廣福建爲一

大略如此更詳闊狹裁之相合處須令脗合不留縫罅乃佳

答李季章

熹罪戾之蹤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又幸寬恩未卽流竄杜門念咎足以遣日不足爲故人道也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卽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衮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勿廣此說恐召坑焚之禍

荆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往一通可見當日規摹亦不草草也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飜刻然東南諸水例皆疎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

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使其北入江者反爲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牂牁南下水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爲南北耳又自瀘以南諸州今皆不聞必已廢併幸爲詢究一一見喻其圖今往一紙可爲勾抹貼說却垂示也

答李季章

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憸佞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嘆也喻及仁里士人有志於學而能不事科舉者近亦似曾聞說但不知其姓名此殊不易得幸因風略報及也舊來諸經說三四年來幸免煨燼今亦恐未可保然間因講說時有更定欲寄一本去恐可與西州同志者共之而未暇也留衞公得詩說日閱數版手加點抹書來頗極稱賞仍盡能提其綱亦甚不易老年精力乃能及此又不厭章句訓詁之煩也要是天姿深靜純實故能若此亦恨其聞此之晚不得早效區區之愚耳德脩文叔家居亦何所務各有一書煩爲致之子直亦然也今年閩中鄭黃鄧皆物故氣象極覺蕭索楊子直得祠又遭駁項平父聞亦杜門不敢見人其它吾人往往藏頭縮頸不敢吐氣甚可笑也熹明年七十已草告老之章只從本貫依庶官例陳乞亦不欲作廟堂書劄而或者尙恐觸犯禍機顧念禮律自有明文而罪戾之餘尙忝階官亦無不許致仕之法並已決意爲之不復顧慮政使不免亦所甘心蓋比之一時輩流已獨爲優幸矣尙欲低回貪戀微祿以負平生之懷復何爲哉前此附書似是因李普州便書中欲煩借黃文叔家地里木圖爲製一枚不知達否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但恐此書或已浮沉不曾製得卽亦不必爲矣禮殿圖舊亦有之但今所寄摹畫精好想正得古本筆意也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今日豈能必其是非也邪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耶洮研發墨鋒鋩可畏此所難得足爲佳玩矣

答李季章

熹伏承不鄙貺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幷及三夫人二壙刻文跽領伏讀足慰平生高山仰止之心而反復再三又見其立德立言明白磊落所以開發蒙吝有不一而足者幸甚幸甚至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

之幽宮以視來世則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勝此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文簡公之函丈而讀其書仰其人則爲日蓋已久又嘗聽於下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識其面目而得其心者是以願自附焉而不敢辭也唯是今者方以罪戾書名僞籍平居杜門屏氣齰舌不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凜凜度日猶懼不免乃於此時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爲公家之累是以彷徨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伏惟執事姑少察此而深計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爲無人固不必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不得以時定也

熹區區鄙意前幅具之詳矣始者亦嘗深念欲便草定而託以前日所爲旣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爲也又念劉孫所定本出賢昆仲之手者自足傳信後世但循例必欲更經一手刪節則雖在今日陰竊爲之亦自不害只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將來草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此則難遮護耳來使本欲留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來相逼但覺此終是未敢落筆不如且遣之還俟一面更將所示者子細繙閱隨記所當增損處密託人送令弟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少忍之若未卽死固當有以奉報或使遠先朝露亦當以付兒輩令轉奉聞也平生多做了閑文字不能無愧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又適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爲致之爲幸或云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難寫耳頃見靖康間事楊龜山多有章䟽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曾補否蓋汪丈所刻本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議後來南劍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答范文叔

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爲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今讀來喻知於主一蓋嘗用功則致知之學宜無難矣而尚欲更求其說何耶熹舊讀大學之書嘗爲之說每以淺陋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似稍明白親知有取以鋟木者今內一通幸試考之或有未當却望誨喻然切告勿以示人益重不韙之罪也

答范文叔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足怪蓋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子約之去私計良便象先相從所論云何去歲相見不欵未得盡所欲言至今爲恨耳講義反復詳明深得勸誦之體特寄此章豈亦有感於時論耶大學近閱舊編復改數處今往一通試以舊本參之當見鄙意也

答范文叔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憎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己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己亦何待他人之助耶況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

其形似執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諸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陳君舉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指略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爲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掊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

與陳君舉

先人自少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爲賈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郎曹與脩神宗正史哲徽兩朝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爲多其辨明誣謗刊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奉祠以終

與陳君舉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則前日失於具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姑極孝敬祖母性嚴先妣能順適之治家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撫媵御有恩意無纖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登高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衣召至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爲泉壤之榮幸辱矜念脫或已行亦乞刊定幸甚幸甚

與劉德修光祖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在目前耳偶有鄂便

託劉公度轉致此問如有的便亦望得一書之報使知動息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季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晦也熹足弱氣痞已半年矣策杖人扶僅能略移跬步而腹脅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熹隨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小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爲之之累亦可歎也一本爲下空一字

答黃文叔度

八月二十二日具位朱熹頓首復書于知府顯謨正言執事熹跧伏窮山聞執事之名舊矣未獲既見每竊恨焉去歲趨召北歸道聞新天子以執事爲賢擢居言路方與善類同深喜幸以爲上新即位首擇一人以爲諫官即得執事之賢以充其選是必將用其言以新庶政無疑矣以執事之賢如此又遭難得之時如此其必將有以開寤上心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又無疑矣而未一二日已聞出守之命則又爲之惘然昏惑莫曉所謂比至中都亟問其故則凡有識無不扼腕而劉德脩獨取執事所上免章謄本相視熹於是時亦復慨然浩歎蓋不唯爲執事惜此事會亦爲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一見之便而又決知吾道之將不行矣曾未兩月果已罷遣道間聞當來婺又以行役有程不能宿留以俟車騎之來還家又苦疾病重以春夏之交氣候大變邪毒薰心危證悉見自謂必死矣固不能先自通於左右乃於呻吟之中忽奉手教之辱三復醒然過望幸甚然而執禮過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豈其戲耶則執事莊士也非以言爲戲者也以爲誠耶則懼其有傷執事者閱理之明知人之哲也至論古昔聖賢所處之難易則執事之意可知矣如熹之愚蓋嘗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力精神不專不足以動人悟物蓋昔人所謂說將尙不下者而又何足以議此耶雖然今亦老矣衰病益侵旦暮且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顧今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永之圖必將與明者慮之則夫所謂致一以格天者乃執事事也執事其亦察乎舜之所謂人心道心者爲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其有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爲如何如有未當願反復之以卒承教之願千萬幸也前此承書未久即聞去郡來使遂不復來取報章今想已還會稽不審爲況復何如時論日新尙復何說因趙主簿歸天台寓此爲謝不能盡所欲言又苦目痛不能多作字不得親書深以愧恨相望千里邈無晤見之期惟冀以時自重使斯世猶有賴焉則幸甚不宜

答徐元敏

昨者拜書方愧草率人還賜教勤至區區悚仄已不自勝別紙垂誨警發尤深但詞意之間謙卑已甚非晚學小子所敢當伏讀再三益增恐懼然竊伏觀尊誨之微指大率以曲禮首章爲脩己治人之大要喜其易行而病於難久此非擇善之精反躬之切何以及此顧念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行之不力一暴十寒其樂舒肆

喜談詭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所聞如此然躬所未逮不自知其當否敢因垂問之及而以質焉儻蒙矜憐還賜誨飭使不迷於入德之方則熹千萬幸甚

答林正夫湜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再見然苦忽忽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爲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緣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跂今玆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相聚甚樂比舊頓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從之聞以牙痛爲庸醫所誤投以涼劑一夕之間遂至長往深可痛惜然此亦豈醫之所能爲哉德脩崎嶇遠謫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爲得所願然所關繫則不淺矣有寫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老呈白想亦深爲廢卷太息也元善寓霅川殊不自安旦晚必歸子宜今日方得書也熹氣痞不能久伏几案作字草草且亦未能究所欲言臨風引領悵想亡量惟高明察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朱文公集第三十八卷後

考異

答袁機仲

八卦相錯其數殊塗 其一本作二

以上五條只少箇柱杖 箇下一本有拄字

伏承別紙誨諭況說卦之本文云云至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 一本作 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北巽以三畫言之雖爲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又三陽之全體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 按凡此崎嶇云云

來諭謂坤之上六陽與復遇之說 遇一本作姤 一本易說垂示以前論參之 又一本作伍

答周益公

范碑既起而樂爲之用 一本無既字

前日之所爲 前一本作當 當行之路 當一本作常

答林謙之

簡易明白 簡一本作坦

答江元適

孤陋晚生正名統實 一本無統字

熹嘗謂天命之性由徑而捷出 由一本作曲

閩縣儒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問答

答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巒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林巒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楊說尤溪集解想已見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伊川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宜更思之檢此叚熟看

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

夫婦之愚

伊川先生論之已詳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

道不遠人

此叚文義未通又多用佛語尤覺走作且更熟玩其文義爲佳

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

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浹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脉也

答呂侁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

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答楊宋卿

前辱柬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感編再拜封納幷以爲謝

答柯國材 翰

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如足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意足下思之而反復其說則熹之願他所以見屬者豈熹所敢當哉戴陳二生趣向文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爲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齋居無事宜有暇日以時過我幸得講以所聞而非所敢望也

答柯國材

蔡彊來領三月六月九月三書急拆疾讀如奉誨語亘慰久別不聞問之懷幸甚幸甚信後歲已晚矣不審爲況何如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奉親粗遣武學闕尙有三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旦夕當宛轉請祠也親年日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耳時事竟爲和戎所悞今歲虜人大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汲汲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爲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刓弊又甚於往年妄論之時矣奈何奈何遠書不能詳言也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十亡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悒然也所示易卦次敍此未深究不敢輕爲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陰陽判（左三十二卦共一陽右三十二卦共一陰）次爻又一變而又交（兌與艮交震與巽交）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爻敍甚明其所以爲易者蓋因陰陽往來相易而得名非專謂震巽四五相易而然也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仰觀俯察暑往寒來莫非運用恐不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然古人制作之妙顯發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之耳）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李君好學禮賢其志可嘉國材想亦推誠與之講論有可采處若得同爲此來眞寡陋之幸也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凋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論語比年略加工

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又無人別寫得不得相與商確為恨爾若遂此來之約則庶幾得講之耳三序示及想見用心之精但每每推與過當恐未得為不易之論又論語序云學為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如何分明後面節次如何成褫此義須句句有下落始得不可只如此含糊也近衢州一江元適登仕泳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常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苟然默識試一思之如何江君未相識書多好議論亦是一老成前輩也易序中云此以無思　似以至　此恐亦不能無病試更思之近方再讀此經建陽一學者亦欲講之因招之來年教兒輩得與共學用年歲工夫看如何昨齊仲寄疑義來乃不知是石丞者妄意批鑿非所施於素昧平生之人然渠既以此道相期必不相怪但在熹有僭率之咎耳所欲言者無窮以久不得書無所發端今得來示又以來人立俟天寒手冷作字不成不能究悉胸中所欲言千里相望豈勝慨嘆但願果能乘便一來庶得傾倒不然終非紙札所能具也閤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老人以下幸安每勤問念至感未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進道自愛不宣閏月晦日熹頓首再拜國材丈執事

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因書試言所得以答合否如何耳

答柯國材

傳序鄙意不欲如此昨因論語小傳之作已罄鄙懷不蒙領略遂更不敢復言今所惠書反謂有所愛於言何耶行行之號尤非所以矯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區區之意亦不願老丈之為此稱也如何

答柯國材

示諭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篇欽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干也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為先天之數今既曉圖子不得彊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有便却望垂教幸甚幸甚石丈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學已不易得而議論明快想講論之際少所凝滯也書來有少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

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閑爲及之幸甚幸甚幷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板却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羣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許順之

示論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滲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熹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即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辦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即迷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衆盲模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爲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

改也（溫公只依周禮唐開元禮近世亦有改者然終不安）及禮文極是密察不可儱侗故聖人致詳於此豪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闕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豪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況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順之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爲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却以見喻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令其慤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爲深味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切宜戒之只就平易慤實處理會也必有事焉之書不曾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衆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遇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自失之也近再看論語尹先生

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玩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畜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更思之如何

答許順之

空空如也或者多引眞空義如何

二程先生說此段甚分明橫渠說似過當了愚謂且以二程先生之說爲主理會正當文義道理自在裏許只管談玄說妙却恐流入詖淫邪遁裏去

貧而樂云云善莫病於有爲學莫病於自足有爲則無爲而或輟自足則不足而或止此學者之太病而賢達之必期於進德也蓋善自己之當然而學須至於不厭知所當然則貧而樂富而好禮驕與諂無所事也知所不厭則切瑳以道學琢磨以自脩學問明辯之不可已也是宜引詩以自況亦明道學之無窮也

此段雖無病然語脉中窒礙處亦多大凡不必如此立說

此先儒之說已略具矣李光祖說甚善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有以見聖人皆欲天下後世歸於寬厚長者之域處蓋天下不能皆君子不能皆小人私淑艾之可也今設有詐與不信之人彼未必不心知其非第此以誠實之道處之亦未必不觀感而化不亦善乎何用逆億爲然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小人之道來使此而不先覺豈不爲所罔乎故亦在所先覺方爲賢耳

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也胡明仲云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只是此意若如此說便支離了不親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李光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齊仲云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著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

社夫子會語宰我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姓以畏萬民以服則知古人立社豈虛設哉亦以土地所宜之木而使民知戒懼其爲教莫大焉然哀公問社宰我宰我受學聖人之門豈無格言以正其心術直以是而長之逢之宜得罪於聖人故反覆重言而深罪之如我戰則克夫子非不知陣而對靈公必以俎豆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孟子非不知聞而對威文以無傳凡此皆引君於當道曾謂宰我久學於聖人而不之知豈有補於名教者耶

此段只依古註爲是又謂古人立木於社使民知所存著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三桓擅改而魯之權失所司則哀公之問社宰我因其問而言使民戰栗惜乎其說之不詳故夫子歎之曰成事不說謂不爲之詳說也遂事不諫謂不因事而諫也使宰我之知不足以知之則無責可矣知而言之不盡此聖人之所以惜之也既往不咎蓋因其問而可以言而不言既往之失今則無及矣無可咎也猶曰今無可言矣

答許順之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他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絶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菴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大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槩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幷取觀也

答許順之

亦將以利吾國乎

以利心爲仁義卽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云云

定于一只是混一之一與德惟一之一不同不必過爲此說出而語人亦是偶然說及不必言公天下之善以下云云之說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云云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推之有本用之有序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但病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有餘師安在乎行險以僥倖區區於霸者之爲而昧於遵王之道哉故孟子特指惻怛愛牛之一端以啓其行不著而習不察之病欲齊王之知吾有是心亦嘗於愛牛處見之吾安得而自失之耶反之吾身急於百姓何止乎及禽獸而已正納約自牖之論因其明以投之也惜乎齊王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且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亦豈眞知反而求之哉第不過見孟子之論而一時消盡鄙吝之心故有是云爾使眞知求之則明益明而聖益聖能自已乎不得吾心無有是也

此段甚好然語亦有過當處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湯事葛之事見於孟子詳味其曲折則知聖人之心矣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云云此極言仁人孝子之心親切處當其親親之重雖大而天下苟得用心亦不以爲大而儉於其親而不用也況其餘乎非必天下也推其心是如此

此說甚好熹舊說此句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一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爲穩却示報也

有餘不敢盡云云在我雖有餘然猶不敢以爲盡謂只如此了蓋道體無窮雖文王亦只得云望道而未之見耳

有餘不敢盡似止是過者俯而就之之意故下文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文意可見也

答許順之

石丈惠書以夫子見謂詳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顓臾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蓋猶曰夫夫之人之比耳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己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熹初通書不欲紛紜及此幸爲一言繼此惠音削去二字乃所願望不然不敢拜而受也告爲深陳之至懇至懇且既以道相知凡百禮文之過其宜者恐亦有可刊落者得并及之幸甚幸甚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目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如何却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輟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著實處子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之所譬焉如石丈所說反求諸身亦是要切但經文指意恐不必如此脩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脩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卽愛惜子奪皆不得其所矣譬字只是度量擬議之意義以方外之事然義初不在外也如何如何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卽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卽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豪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不信了吾人心中豈有許多事耶夜氣之說近得來答始覺前說之有病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却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後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辯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

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麽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屛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昬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校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故懸隔信知儒釋只此豪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掩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太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三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嘆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幷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偏寄耳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巳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爲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爲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爲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板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閒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閒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爲撓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偶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乾之爲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潛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仁熟磨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皆所以進吾德脩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深山之中及其爲天下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之深得其象舜亦非知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熟讀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德爲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既已不仁痒痾疾痛己尚不知頑冥之甚安知其禮樂之爲禮樂也是其無如之何也宜矣

大略如此更宜玩味看教著實

何有於我哉自聖人觀衆人則偏爲爾德無不可者自衆人觀聖人則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聖人因事發見示之以無有也猶曰女奚不曰云云皆其本分事爾此意固好然聖人之詞不如是之夸也恐只是謙退不居之詞論語有兩處何有於我哉須幷觀之

夜氣不足以存始論豈無仁義之心哉無之是生不得惟其物交物則惟知有物遂與隔絕孟子於夜氣言之當其萬慮澄寂之中體之虛明自別引而喪之者無有矣故欲以復之初爻及之庶幾有以用力如何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爲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不遠復更檢易傳看與所論亦不相似

操則存仁能守之舍則亡仁不能守之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仁之不可已也如是似以操則存舍則亡爲人心惟危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爲道心惟微妄意推測慙怍之甚乞賜提誨一二庶知所向幸甚幸甚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閒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所引仁字尤不是正是倒說了且更平心玩味不要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唯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大率講學本爲聖

賢之言難明故就下面說出教分明若是向上面說將去卽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人未識泉州須且教他從南劍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此是大病不可不知

答許順之

所論操舍存亡之說大概得之然有未分明處須他日面論也在山頭理會數條始知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是以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晏嬰之於孔子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蓋爲下兩句說不行故也凡若此類甚多皆好高之弊大抵讀書以此爲戒且於平易切近分明處理會爲佳耳

答許順之

春來弔喪問疾略無少暇前月末間元履又不起疾交遊凋落可爲傷歎而歲月如流悔吝日積亦將無聞而死爲可懼耳所喻孟子疑處甚善鄙意尋常正以疑此若如諸家之說卽每事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請試思之更與石丈諸公參較喻及爲幸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齋記子細看未甚活絡未須刊刻如何學不到此地位彊勉鬬凑不通檢點如此如此便是靈驗處也

答許順之

閤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脩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熹爲朝廷不許辭免州府差官逼迫甚無好況然亦只得力伸己志他無可言者示喻是吾憂也楊謝之說固未爲得順之所論亦過當唯尹公乃是發明程子之意試更思之似亦只是稱己勉人之意聖人本意似只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耳

答陳齊仲

向所寄示詩解用意甚深多以太深之故而反失之凡所疑處重已標出及錄舊說求教幸試思之因便垂誨幸幸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爲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著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爲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近嘗辯論雜學家數家之說謾錄此數條去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順之不二法門則不可休不可休似未是不二法門請更於此下語如何渠所寄來孟子說大抵其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須於平易明白中薦取不必如此打遶也

答徐元聘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踈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爲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召公不說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己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答徐元聘

承喻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正所當疑當講者而考訂精詳又見志意之不衰也慰幸慰幸熹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云哉來喻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

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卽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却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秖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决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幷幸喻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悞人甚不便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王近思

校書聞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見編纂之意若但欲旦夕自警則亦何必求其辭之美耶精思力行於送往事居之際而識其所由來是則學者之急務也

答王近思

所示疑問深見好學之篤已輒具注所見於下且更於先達所言之中擇取其精要者一說反復玩味久而不忘當自有心解處不可妄以私意穿鑿恐失之浸遠難收拾也如必聞其政之說亦駸駸然走作了也戒之戒之

答王近思

到此忽忽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略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顔子在陋巷而顔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顔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

此說亦只是上條意思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

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違言之說果可據乎孔子之言必有見矣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讎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孫思邈膽欲大之說有所未喻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褁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答王近思

昨在郡忽忽不能欵曲至今爲恨耳別紙疑義已悉奉答亦恨向來不得面論也熹歸來數日卜葬未定湖南誤恩不容祗赴又聞經界報罷不見信於朝廷如此如何更可任一道之寄耶初辭未允近已上章自劾次第必得請矣

答王近思

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未是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說熟看楊尹說正是錯會明道意然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仁

此說未是更檢伊川先生說孝悌爲仁之本博愛之謂仁心譬如穀種三處看更檢易傳復卦彖辭及孟子論四端

處子細看

答魏元履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況如老兄心中本鬧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閑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若於此見得一義理血脉方覺從前一團私意妄想自家身心尚且奈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眞是可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若只欲遮眼又不濟事不若且只就論語中做工夫有胡丈會義初本否二先生說論語處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門人數家之說足矣會義中如王元澤二蘇宋咸雜說甚多皆未須看徒亂人耳所欲言者甚多然其序說未到幸且勉力終不敢自外也

答魏元履

裘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爲在其知權耶至於狠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卽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閒乘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靜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與魏應仲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

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癸未

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熹竊謂兩說似不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答范伯崇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為得耳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彊求知也機心惑志就呂博士之說求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為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機心惑志只是冥行妄作耳機心惑志正謂見得一班半點而鑿知自私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為外物誘怵異端還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仁所包攝不止孝悌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為仁以孝悌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為政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入議之說如何曰

此乃敵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鍾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子貢問士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恥不辱纔是依本分不踈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爲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爲便是失照管也

答范伯崇

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己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

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恐有疎繆處切望反復幸甚三分天下一節似因十亂之事而遂言之兼此前後數章皆是歷舉古聖王事如孟子舜明庶物以下數章之比更詳考見教爲幸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嘗執御矣何不以是見名乎此章呂與叔說蓋如此但其辭約耳餘說似皆未滿人意如何如何

答范伯崇 同呂子約蔣子先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窮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道之爲也道之爲道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不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當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豈有一毫人爲加乎其間哉隨時而已時至自從而自不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毫釐之差其應皆忒則將以何爲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析者其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一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卽從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卽易故能變易以從道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道不可直謂之中姑借時中而言耳未知是否

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天下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爲之端由也此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擧目卽觀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行典禮會通綱要也事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知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父子子之會通惟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其禮乎一說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

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始終之理雖具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聖人出焉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卦之六位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皆具聖人成能理乃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云（先生批抹處）

（說得甚巧然極有病）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

四德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之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故止於一事

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氳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地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

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榦徹頭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頹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係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利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榦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榦推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

此語甚穩當

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二出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

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耳

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則有過矣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遯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著實根基根基不實何以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

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

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上下無常進退無恆非爲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

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遺書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默識

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答范伯崇

有朋自遠方來以平生之所聞驗之若合符節而無絲髮之差豈不樂哉此出於上蔡而其本說太廣撮其要如此

此但以志合道同故可樂謝先生謂無絲髮之差不免過言

事君則能格其非心不至於以訐爲直格君心之非者大人之事孝悌固是順德然所進有淺深未必皆能大人之所爲也犯顏而諫主於愛君夫子之告子路亦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所謂犯上者恐不如此直謂出事公卿凡在己上者能移孝心以事之不至犯分而已

犯上不必專爲事君凡在己上者皆是舉事君如此則其他可知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而穆王命伯冏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不必大人也前賢如董仲舒之流非一人皆能使其君媿畏而不敢爲非是亦格其非心也

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言令色非盡不仁也若巧言令色而無德以將之以是說人之觀聽此之謂失其本心焉得仁有諸中而形諸外則其色必莊而非有意於令其辭必順而非有意於巧君子所以貴乎道者如此詩人所以美仲山甫之德而非巧言令色之謂也辭欲巧自承上文情欲信爲說蓋曰既有誠心須善辭令以將之耳與此異旨鮮者立言婉微之體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若謂非盡不仁則巧言令色有時而仁矣義恐未安又曰無德以將之故鮮仁竊謂巧言令色其本已不正何能復有德以將之耶

辭欲巧乃斷章取義有德者言雖巧色雖令無害若徒巧言令色小人而已

信近於義橫渠說與謝說自不同如橫渠說遠恥辱一句恐不通竊謂此章意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慮其後之不可復也恭須當近禮恐其自貽恥辱也不敢失親於可賤之人懼其非所可宗也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之意

此論頗善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爲私室如古注說恐未安

竊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爲亦足以啓予矣此一句游大信說蓋非顏子不能深喻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以知顏子之所以潛心也

以私爲顏子自受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啓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啓發今省其私乃有啓發與啓予之啓不同

視其所以此章蓋述上文爲說退而省其私私所安也

論語立言雖間以類相從每稱子曰即自爲一段不必專以上下文求之

温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爲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

温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也

此論甚佳

人而無信車之與馬牛本兩物以輗軏交乎其間而引重致遠無所不至焉物與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間則物我一致矣夫然後行

本文只言車無輗軏不可行譬如人無信亦不可行今乃添入馬牛於其間此蘇氏之鑿

子入太廟舊說謂禮主於敬每事問所以爲敬恐勝今說

楊先生之說甚長

答范伯崇

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惟越紼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篇曰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鄭氏注曰象有凶者聚也愚謂此蓋示與子孫同憂之意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衰麤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爲尙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雖哀戚方深交神之意有所不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稱乎又曾子問天子崩殯天子七日而殯五祀之祭不行哀戚方甚故不祭既殯而祭疏曰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不備禮也自啓將葬啓殯至于反哭既葬而反五祀之祭不行啓殯見柩哀情益深故亦不祭已葬而祭義同既葬祀畢獻而已也未純吉也鄭氏曰郊亦然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社諸侯自薨至殯諸侯五日而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如天子之禮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

（宗廟四時嘗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悼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之事爲驗戰國禮變一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爲正禮也）右三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有可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至于反哭暫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蓋無疑矣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攷）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熹嘗解此義以爲具文備禮而非致此慤焉之爲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墮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真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

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熹近覺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有一二段雜問答漫寫呈當否俟喻及他所欲言非書所能盡也

答范伯崇

伯諫前日過此季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爲實邪爲空邪渠以爲實熹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於前日之空見哉又爲季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爲異議所移則吾道又得此人其資稟志尙過人數等眞有望矣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得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項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却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定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横說竪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范伯崇

前書所論數事大槩得之但語意多未著實曾子有疾之說近嘗通考諸說私論其故今以上呈幸更爲訂之心無死生所論意亦是但所謂自我而立自觀我者而言此語却大有病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有小往復文多未能錄寄亦懼頗有摭掎前輩之嫌大抵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可以爲戒然其思索精到處亦何可及也巨室恐如呂與叔大學解中云乃吾之一家耳室者私室家則室之巨者也蓋承上文之意讀之只合如此說意思方正當語勢亦穩帖若以巨室爲彊家便有著心牢籠之意雖說不可違道干譽終是專立此意爲標準便有縫罅不似聖賢平日規模也如何舊說天下歸仁用呂與叔贊說夫子言性與天道用上蔡說近覺皆未是試更推之復以見告觀書比何所得因來亦告及之極所欲聞也

欽夫近爲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爲之說許寄來看然熹却不欲做此工夫伯崇以爲然否欽夫又說當仁不讓於師要當此時識所以不讓者何物則知此仁矣此說是否

答范伯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

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儆之譏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為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它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為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闊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為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卻看廣狹如何為字大小今難預定也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覺詳備銘文亦已得數語但不甚佳幷歸日面議也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得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丈亦以為兄至此渠冗甚不得款語然卻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為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謾錄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

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答劉平甫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逑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兎罝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黄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訓說亦得

答劉平甫

熹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名）使介子某（庶子名）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爲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爲怪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長之道也）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鐫治爲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在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爲佳途中望寬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試如此用工夫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卽說成兩貫了兩

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此卽惡在其爲一貫耶此事政須自得而渠堅守師說自作障礙無如之何但循循不差却無躐等之患亦可貴爾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甚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好尚有界行恨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

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幷武侯成都本與閣本大異此像嚴毅沈正恐差近之也

二先生邵張公四象今幷欲煩爲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不類或有此闊絹幷告爲摹易之如二先生野服如何

元履此劄曾寄呈樞兄否此題目難做非籲俊尊上帝之比而彼易爲之亦不思矣又時宰何嘗知有此事率爾發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裘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乃見之幸甚曾詩有廬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得一圖想像勝處亦佳

熹碌碌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愈薄吾命有所制矣

程氏遺書細看尚多誤字蓋元本如此今以宅本參之乃覺其誤耳

文定春秋幷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渠似不甚愛通旨愚意則以爲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胡丈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何

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但據熹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丈以一貫爲誠而以忠恕爲思誠也若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卽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如何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緖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朴窮陋旣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趑趄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閒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

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遊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寘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疎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隷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騖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奥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閒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顔盡懽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

答何叔京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汩沒浸漬今則尤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究觀前賢出處之大致先廷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世垂後之意幸甚幸甚更容熟復續得具稟也語錄頃來收拾數家各有篇帙首尾記錄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爲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編之不敢輒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當得其摹本以獻今無別本可以持內也孟子集解本欲自備遺忘抄錄之際因遂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己意處近日讀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它時若稍有所進當悉訂定以求教今未敢也見所與伯崇講論敬仰之深然有少疑嘗與伯崇論之恐未中理更乞垂喻以警不逮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憒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遊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城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衮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卽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汩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卽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慊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旣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它時附呈未晚大

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它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慤誠之氣它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為元履借去示喻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斷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行者必矣自此予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為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貶喻尤切悚畏熹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為它文則或可以率意妄言無問嗤點今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玆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譏亦不為賢者失人之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怪然施之盲俗亦近而易知不為無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為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粹而切向喻元履令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若鄰里間有可說諭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為佳不然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發明庶幾曲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禨祥報應事矣

答何叔京

熹奉親屏居諸況仍昔所憂所懼大略不異來教之云而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

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遺說所疑重蒙鐫喻開發爲多然愚尙有未安者及後八篇之說幷以求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勞有以振德之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欽夫傳論幷熹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决之味道堂記誠非淺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旣不蒙聽察而委喻益勤益重不敏之罪謹再拜承命不敢復辭矣然須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存俟其略見彷彿而後下筆庶幾或能小有發明可以仰丏斤削耳下喻行己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乎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理不容亡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佳但亦有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坐不議無言心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受本旨二也以穆尹歐陽文章末技比方聖學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恙時學者甚衆今曰未嘗爲師四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已去講席蓋其道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難合非特以兩公之在亡爲輕重今曰二公薨而伊川去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可以無媿氣象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誤而今又因之七也撫其語而論之其失如此蓋其大槩切切然以辨謗釋言爲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彊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魏登庸蔣參預政陳應求同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贄往來元夕有旨州縣張燈山間所聞者不過如此羅李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嘗見麻但傳聞爾宰相帶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銜幷恐欲聞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舊說寫呈求教不知是否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錄其大者帖於冊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及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已附於解中其間尙有不能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廢舊說而專

主此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聖賢用處也麥丘邑人之語亦陳天下之理以警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脅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有不正而非巨室怨望之私也莫亦無害於理否林少穎引裴晉公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語爲證亦甚善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乃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曰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爲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李說亦有不可廢者今注於其下則理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欲更定躍如也爲左右逢原神明其德爲從容中道如何

乘輿濟人之說與熹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爲仁人君子豪釐之差爾姦人則尙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爲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叚注釋近略稍改稍詳於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爲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生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産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爲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己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産而指姦人相類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逮意之罪也今略改定云言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爲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己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鬭鬩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

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或者之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莫稍盡否

罔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是罔以非其道者獨非術數耶蓋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參殺人罔以非其道也（井有仁焉亦是）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然燭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爲乂說文云芟草也从丿乀左丿右乀芟草之狀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乂創乂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爲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約矣反約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如射畢而觀破的之矢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聲始隆終殺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友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曲折精微耳（兼兩意說不得）

桐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爲兩節又以木根爲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見

狠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自不明白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遺志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易傳論聖人之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比卦彖辭）

任中

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閒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主安得同爲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羿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大多不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彀率大匠之規矩然後爲至則是羿與大匠自別有彀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規矩彀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

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與離也臯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唯權之爲狥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𨚫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思也必深思之既深則有所感觸而動其進也必驟矣如此而言意似稍備如何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兩事亦無收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謂役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其全者如此強恕而行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以反之者如此所行之不著者所造未至也欲作不先致知也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己方且自以爲得計蓋唯知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恥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來喻辭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喻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而推焉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者矣是安得爲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爲高子發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

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它答問反復及它記序等文尚多以伯脩行速不能抄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迓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倒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末略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近事一二傳聞可慶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將護不知左右一二公日夕啓沃用何說耳此又似可慮如何如何欽夫書令致願交之意恨未詹識它日有可見教者無相棄也恐願聞之

答何叔京

示喻温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擿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媮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疎脫處都不蒙一掊擊何耶前日伯脩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喻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抄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却借得一本在此

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旨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承喻及味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敬諾安敢食言然須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始敢措辭耳金聲玉振不知當時寫去者云何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爲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說以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甚不足較然舊說本之商賈似亦無害若農民則先王制民之產自有常度不待自占然後知其豐約矣所謂棓斗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舜之威德猶以同律度量衡爲先孔子亦言謹權量審法度夫豈以棓折爲可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久不聞春間龍曾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慴而在廷無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姦竪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豈尚有反予之望耶倚伏之機未知所决雖在畎畝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憒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絶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它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逈然無對旣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尙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旦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室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遡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憸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宅未易以言既也北虜責歸降甚急予之

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所喻疑義大抵諸說一槩多病蓋於大本處未甚脫然見得所以臆度想象終亦有差如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又云能體認之則爲天德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去毫髮之間（此語有病）尤心者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感必通此數條皆句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之未熟耶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力何以爲天德乎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卽道心卽仁語亦未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爲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處尚多人事冗迫不容詳遣布此稟亦已草略且舉大綱而老兄思之可也仍恕僭易幸甚又聞嵩卿之賢好學得聞其餘論尤以爲喜此道知好之者日衆孤陋眞有望矣幸爲道意未敢率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甚多不知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內然博觀草草徒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眞見得則其它自可見恕性等說皆不待別立說也嵩卿是韓子之言固失之而老兄所論亦未盡得博愛之不得爲仁正爲不見親切處耳若見親切處則博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博施濟衆一段不知嵩卿如何看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爲鄰境羣盜竊發百方區處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想無宅虞矣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爲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卽以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爲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漕臺且爲兄求一差檄來建邵到卽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爲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當愈甚爾朝政比日前不侔矣近又去一二近習近臣之附麗者亦斥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王龜齡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而去今汪帥來且看又如何上以薦者頗力又熟察其所爲其眷佇少異於前矣然事係安危未知竟如何耳熹無似之蹤不足爲輕重然亦俟此決之耳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錄呈其間更有合商量處也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

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甚衆不欲久稽來使草草略具報如此殊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昨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即歸內今謹封識以授來人至幸檢納不勝幸甚

上蔡語錄上卷數叚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還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喻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夜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去禪學也今朋友間資質如此人亦不易得惜其止於此耳

答何叔京

示喻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巽之問政於橫渠橫渠告之曰尊所聞力所及願尊兄益充此心則力之所及初亦無限量也來使云頗招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甚賢或可告語耳熹奉親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故步學力未充深有此懼已遣書丐祠矣萬一不遂或當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熹蒙喻堂記悚仄之深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目大未敢率爾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尙冀學有分寸之進而後爲之庶有以窺測先志之一二而形容之不爲虛作耳區區此心更望垂察幸甚幸甚知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憲未寄來也所疑記善足見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別紙具禀其詳向者督說固不能無病來誨反復深啓蒙滯所未安處亦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和篇之喻非所敢當正此沉緜未有以爲計何暇救人之疾乎尹氏解無終食違仁

處蓋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云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此是三等人）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亦程氏遺
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然者
更告指喻

答何叔京（自此至知覺言仁共五段一云與王子合）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爲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丞之說便是如此所以見闢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爲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仁者心之用心者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嘗闢之矣其下文乃有穀種之說正是發明闢此之意今引穀種爲說而立論乃如此非惟不解程子所闢之意竊恐并穀種之意而不明也

答何叔京

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即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見二十四卷）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卻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

答何叔京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命亦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道理初無它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知命字真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

體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諭之云卻殊不端的精一二字亦有分別請并詳之

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耳豈德不可僭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

蓍以七爲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員而神

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二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卻望批誨

耕畬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爲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躬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爲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爲正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究歐公此論得之

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處須著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卽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思深思之如何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遐之爲言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卻壅滯卻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

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者正為是也柰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邪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諭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為邪

答何叔京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偏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卽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存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

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論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日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爲明白）又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誑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因來誨諭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卻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但如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卽可見得果然見得卽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真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僞卻只說得真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效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有是心而功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曩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著字差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下句則似初無病（仁是用功親切之效此句有病後別有說）

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太粗露了何得更爲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爲主比之顏子便覺有疎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爲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雨木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叚意好然無總攝卻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爲主乃分明耳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之名也今以性爲理之本然則以理爲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善之長爲比亦不類元在衆善之先故爲衆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爲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卽心也此皆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爲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衆理之總會處爾又所引率性之謂道亦正是呂氏之說熹向說此三句語雖未瑩然卻是程子意(見東見錄)試參考之或有取爾又云所以言性理之本以其一源也此亦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性理兩字卽非兩物謂之一源卻倒說開了(餘已見答作肅書)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卻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卻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久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不審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向見胡明仲侍郎論李固事亦正如此也

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汩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効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卻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汩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顏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耳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胡之弊不可不察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

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爲本而彼衆德爲末耳今曰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爲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詳考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爲正法當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卽陵爲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與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故與今所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主於滅者以進爲文主於盈者以反爲文中閒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閒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實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効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擧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擧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涵畜矣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體物而不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卻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妙始終萬物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喻之云卻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此論爲

得之蓋意偏論正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喻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熹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爲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試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此章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之死致生之病不同幸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人自少時卽讀屬下句故今乍見其說突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力也若屬下句卽上句說不來又與知和而和意思重疊

信近於義

來喻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熹所未曉

蜡賓之問當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真故其言不能無失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槩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胸次而有所醒悟邪

仁愛之說累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幷仁義禮智四字分別區處令各有去著則自當見之不欲多言以取瀆告之咎也若如來喻則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語亦當有病當云公覺之心仁之端也乃爲備耳如此立言有何干涉乎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馮作肅

所論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沮子貢乃勉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但此章自不必別為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白叔京兄質其可否復以見諭幸甚又所引與點為證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為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為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卽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傅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如燕禮自有鹿鳴等詩）無正樂者則專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也）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

可欲之善與繼善之善同有諸己之信與成之者性理雖一而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卽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卽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

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爲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嵩卿

正顔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顔色卽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顔色卽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顔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集解不用此義）

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

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以道左爲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疎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功用妙用之說來諭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答嵩卿

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多聞何以謂之師夫賢有小大記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至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之大畜故可以爲師

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但若只如此理會則與王氏新經何異恐不必深致意也下叚春秋補助之說放此

配義與道而不言仁充塞天地之間則仁在其中矣孟子言氣主於集義故也

更熟看上下文子細思索不可只如此草草說過樂正子

有諸己之謂信與反身而誠則能動人也如何信有諸己誠則能動人也

信與誠大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

能動人否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桓公不足以有爲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爲仁乎或以爲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爲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爲仁乎

答連嵩卿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馮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此莫只是誠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馮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不可不識其意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易哉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智崇禮卑之意蓋學者其知要高明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而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顔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爲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

答連嵩卿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爲仁由己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

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乎恐不必引堯舜病諸以爲任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論却費力也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爲主但窮神知化存神過化伊川橫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考其說當孰從耶

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上說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則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一理然須分別得出是亦理一而分殊之意大凡道理皆如此也（此是說遺書第一卷中仁人此一段）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推己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堯舜孔子爲疏戚之異似未然此各是發明一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人者是亦天而已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程允夫 洵

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爲空言竊敬慕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爲學之道戛戛乎難哉

爲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潁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解先錄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論性之類

孟子集解雖已具藁然尚多所疑無人商確此二義尤難明豈敢輕爲之說而妄以示人乎來書謂此二義爲甚切處固然然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自下而高乃得其序今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躐等也爲學之序不當如此而來書指顧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爲失中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

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前所論蘇潁濱正以其行事爲可法耳

蘇黄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顔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黄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所謂行事者内以處己外以應物内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

處己接物内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論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别紙條析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豔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黄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揚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

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䛕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己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齕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曉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程允夫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夫何有於禮樂

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此說亦善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用以和爲貴也和如和羹可否相濟先王制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則有所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知和而和則不中節矣

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

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
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
以禮齊民二者之决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
此一正君而國定之機也
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爲治耳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爲主子
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教
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
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既告之矣又質
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爲知也凡此皆爲學
用力處
此說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謟也謟於鬼則於人可知矣
推說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謟字止謂謟於鬼神耳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
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此說亦然
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
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爲是言
者恐後生以私意妄議先王典禮耳
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
耳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
非謂後生妄議而云耳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
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
覺做性字看也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
皆其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不足而文有餘者皆
不足以入道
此說得之
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爲仁則不可更請合仁義禮智
四字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意亦是然語太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警察療治也
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行不由道
而得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然則君子處貧賤富
貴之際視我之所行如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賤而處
富貴可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當以不以其道爲一句得之爲一句先生批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也
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爲是
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亦甚簡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可以容僞
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聞道之士原始反終
知生之所自來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
於心無毫髮疑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夢覺以爲
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學至於此然

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此又雜於釋氏之說更當以二程先生說此處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然不同則知朝聞夕死之說矣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安於德義如小人安於居處君子安於法度如小人之安於惠利心之所安一也所以用其心不同耳

此蘇氏說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與害爲對利於己必害於人利於人必害於己害於己則我怨害於人則人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而其爲利害也公故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況於己乎

此說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鄰夫子之道至今天下宗之非有鄰乎

此說非是

心本仁違之則不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

熟味聖人語意似不如此然則何以不言回也其身三月不違心乎

凡人有得於此必有樂於此方其樂於此也寢可忘也食可廢也蓋莫能語人以其所以然者唯以心體之乃可自見周濂溪嘗使二程先生求顏子所樂者何事而先生亦謂顏子不改其樂其字有味又云使顏子樂道則不爲顏子夫顏子舍道亦何所樂然先生不欲學者作如是見者正恐人心有所繫則雖以道爲樂亦猶物也須要與道爲一乃可言樂不然我自我道自道與外物何異也須自體會乃得之

此只是贊咏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說著聖賢樂處更宜於著實處求之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

此說是也

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爲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爲大小耳豈可槩以爲天下之至神乎

學道者始於知之終於行之猶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終始言之不必於金玉上求其義

此說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義蓋金聲有洪纖而玉聲則首尾純一故也

不動心一也所養有厚薄所見有正否則所至有淺深觀曾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北宫黝孟施舍之議論趨操則可見矣

此章之說更須子細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說過

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己以擴充之學教人與王介父以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黨論起不復登程氏之門伊川沒亦不弔祭則其所得可知矣此論未理會析爲二致止恐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己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眞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于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

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圖內游定夫所傳四人熹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爲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似胡文定公蓋嘗深闢之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眞僞皆可覈矣胡公答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爲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謂已者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

答程允夫

亦足以發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忠恕誠仁之別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爲以己及物矣侯氏說未嘗誤萬物者誠有病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竊謂有德者未必有言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有勇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著然云云以下各如所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而與國政者也

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庶人也蘇說之誤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是之快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

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遺書載司馬温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爲給事中云云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亦未能自信邪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爲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問爲之矍然
上蔡語錄中有眞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啓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眞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其小疵也
此說甚當上蔡所云以我視以我聽者語亦有病

答程允夫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識其異處
伊川舟行遇風端坐不爲之變自以爲誠敬之力烈風雷雨而舜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歟
舜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
此說得之
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善也
此說亦善
賢賢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此四者皆能若子夏之言可以言學矣然猶有雖曰未學之語若猶賴乎學者蓋雖能如是而不知其所以能如是者從何而來則所謂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也
此句意思未見下落請詳言之方可議其得失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故人不可使之無廉恥無廉恥則無以起其好義之心若之何而可化聖人之於民必使之有恥且格者此也
人自是不可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爲言也
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爲難然此說亦好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循理之所在周流天地之間無不可者其親之也理之所當親也其遠之也理之所當遠也何比之有
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徧也比偏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
謝上蔡曰愼言其餘愼行其餘皆有深意惟近思者可以得之蓋言行有絲毫不愼則於理有絲毫之失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愼言其餘愼行其餘籍用白茅之意似此推言於理不害然恐未遽說到此也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彊於其外者君子當求之於其中中者誠也外者僞也故父在當觀其事父之志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沒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覩矣故父沒當觀其事父之行事父之行既已終始無愧而於三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事父之道非孝矣乎

此說甚好然文義似未安

敏於事如必有事焉之事當爲卽爲不失其幾也

事只是所行之事必有事焉不知尋常如何說請詳論之乃見所指之意大抵說經以彼明此固爲簡便然或失其本意則彼此皆不分明所以貴於詳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爲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凡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

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知至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

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子聞之曰是禮也三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宏大後世諸子所不及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聖人教人讀詩之法

此類言之太略不曉所主之意恐其間有差或致千里之繆也

見實理是爲智得實理是爲仁

惟仁者能得是理而以得實爲仁則仁之名義隱矣（而以得實下疑當有理字）

理之至實而不可易者莫如仁義禮智信非仁不成如孝弟禮樂恭寬信敏惠皆仁之用也

此數句亦未見下落

學者須先有所立故孔子三十而立又曰患所以立然則若何而能立曰窮理以明道則知所立矣

立是操存踐履之效所說非是患所以立承不患無位而言蓋曰患無以立乎其位云爾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如諸葛孔明草廬中對先主論曹孫利害其後輔蜀抗魏吳其言無一不酬者蓋古人無傒心故無傒言如此

所引事不相類

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温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脩辭立其誠也

近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爲可妻也

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吾斯之未能信言我於此事猶未到不疑之地豈敢莅官臨政發之於用乎

此事謂何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

聞爲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
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
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
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
何事請更言之
忠與清皆仁之用有覺於中忠清皆仁無覺於中仁皆
忠清
以覺爲仁近年語學之大病如此四句尤爲乖戾蓋若如
此則仁又與覺爲二而又在其下矣
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
起敬起孝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
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
父子或至相夷矣
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
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
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
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
爲仁固難歟曰孔子不以易啓人之忽心亦不以難啓
人之怠心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之
難言之得無訒乎
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爲之則無難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
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賚
彼也

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
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
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
耶細味丘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
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
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
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
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
子絕四蓋以此教人也故曰毋毋者戒之之辭
毋史記作無當以無爲正
未見其止也學必止於中而止非息也於中止行耳百
尺竿頭猶須進步豈有止法乎
據上下章止字皆但爲止息之意學止於中乃止其所之
止非止息之意字同用異各審其所施竿頭進步狂妄之
言非長於譬喻者
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
故皆字而不名與上文不當相屬或曰論語之書出於
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
人尊師之意歟
四科皆從於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歎而列之
君子之道本末一致灑掃應對之中性與天道存焉行
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本也宜先而可傳此
末也宜後而可倦哉譬諸草木其始植也爲之區別而

已灌溉之長養之自芽蘖以至華實莫不有序豈可誣也然學者多慕遠而忽近告之以性與天道則以爲當先而傳教之以灑掃應對則以爲當後而倦焉躐等陵節相欺以爲高學之不成常必由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自志學充而至於從心不踰矩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成也不可禦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爲堯舜之孝弟則灑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烏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更細思之

篤實也學當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

得之

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

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言顧行行顧言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質直而好義則能脩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內能脩身外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得乎此與祿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之謂聞察言觀色如孟子所謂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達矣非謂能脩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猶遠正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以勞之帝堯曰勞之來之凡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皆勞之之謂也此堯舜之政也其要在力行耳故復告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故曰先有司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答程允夫

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爲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爲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兄長以爲如何

程子以爲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鬼神之理某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爲神往者爲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爲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爲物蠁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云精氣爲物者氣聚而爲人也遊魂爲變者氣散而爲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爲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爲鬼神者非是

答程允夫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呂氏曰萬物之莫不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爲德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萬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向按此二說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泛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者亦物之一爾但其德在物之中爲尤盛故爲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斂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隱顯偏正厚薄之不同茲其所以有鬼神人物之異歟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爲有無呂氏曰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卽此意也

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爲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請細推之

答程允夫

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爲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爲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曰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何

此二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爲主則辯說紛拏無時可通矣

仁義中正洵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常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

中正卽是禮智

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

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學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

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爲人之等差而發也

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

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其優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所謂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事耶然未可謂自然者豈以其猶是思焉而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翫味之

所教學者看精義說甚善然竊以爲學者須先從師友講貫粗識梗槩然後如此用工不然恐眩於衆說之異同也

此乃憚煩欲速之論非所敢聞然亦非獨此書爲然若果有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翫味久熟則衆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爲吾磨礪之資矣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程允夫

版籍固所職然埶有所壓而不得爲則亦無可奈何潘憲却要理會事俟出入少定試更白之或能相聽亦百里之幸也版籍分明自是縣道理財之急務今人只見重疊催稅之利而不察鄉吏隱瞞之害故不肯整理此是上下俱落在厮兒計中甚可歎也石鼓之役意思甚好但恐擇之却難處耳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爲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誠字得力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百就實事上更著力爲佳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諭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卽請見過却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考異

程允夫問答　此其心跡之間跡一作術

此句更索消詳索一作當

至於鳶飛魚躍之間間一作間

理之至實理一作道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憒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眞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諭以爲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指陳所以爲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爲邪今來諭有云解釋文義則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何立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頃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爲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諭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來諭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諭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尙疑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藁無之則當改正但其它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

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别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横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别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文子知言疑議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韙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仲

知仁之說前日答晦叔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教謂釋氏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書未及報也夫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爲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爲遷善改過求合天理設也然則與彼亦何異邪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同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爲言蓋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因以識觀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譏彼是何異同浴而譏裸裎也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鎭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棣問孔孟言性章）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

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刪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諭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

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曰以情為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為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揔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及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為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嘆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為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為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諭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熹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為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論大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些小盬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為學之要耳細觀來諭似皆未察乎此此熹之所疑者七也晦叔書中論此大略與吾丈意同更不及別答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脉通貫近世學者貪說仁字而忽略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并與仁字而不識也夫來教之為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

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絶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儻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答胡廣仲

久不聞問向仰良深即日秋涼伏惟燕居味道神相尊候萬福熹哀苦不死忽見秋序觸緒傷割不能自堪時來墳山幸有一二朋友温繹舊聞且爾遣日實則不若無生之愈也欽夫召用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收書傳聞晦叔且歸亦久未至使人懸情耳吾丈比來觀何書作何功夫想所造日益高明恨無從質問向嘗附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審於尊意云何有未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爲尋便遣來幸甚幸甚今日當還家臨行草草布此不能宅及邈無承教之期惟冀以時珍衛千萬幸甚

熹再拜上問閤政孺人伏惟懿候萬福郎娘均慶伯逢兄不及拜狀昨鄭司法行已嘗寓書矣不知達否子直亦欲求見幸遣人導之并及此意此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昨承季立兄慰問欲具疏上謝又恐子直之行繚繞反致稽緩旦夕還家作書附子飛處未必不先達也熹又覆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

公掞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直巳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祫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阼階上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牴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月伊川作主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幷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別紙所詢三事皆非淺陋之所及然近者竊讀舊書每恨向來講說常有過高之弊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他亦多類此不暇一一辨析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觀其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見不可遺處著見章灼不可得而揜矣前輩引用此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來喻亦脫此字豈或筆誤而然耶春秋書王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幷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觀何書如何用力想必有成規恨未得面扣敬夫小試已不負所學使人增氣但從容講貫之際陰助爲不少矣

答吳晦叔

陰陽太極之間本自難下語然却且要得大槩如此分明其間精微處恐儘有病在且得存之異時或稍長進自然見得諦當改易不難今切切如此較計一兩字迫切追尋恐無長進少氣味也伊川答橫渠書只云願更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久之自當條暢此可見前賢之用心矣如何如何仁右道左一叚先生說得極有曲折無可疑者蓋仁是

這裏親切處道是衆所共由故有左右陰陽之別古人言道愨實平穩一一有下落處不若今人之漫無統約也

答吳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爲言是又以心爲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愽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尙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彊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熹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來喻及伯逢兄說必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爲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爲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爲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爲仁若以爲有此三物遞相看覰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忽遽急迫之甚乎凡此尤所未安姑且先以求教

答吳晦叔

臣下不臣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爲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孟子知覺二字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此言盡之自不必別立說也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者事也所以當孝所以當悌者理也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

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前書所論觀過之說時彪丈行速怱遽草率不能盡所懷然其大者亦可見不知當否如何其未盡者今又見於廣仲伯逢書中可取一觀未中理處更得反復詰難乃所深望然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爲聖人所以開示爲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熹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爲明白想皆已見矣幷爲參詳可否復以見教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五刑一段近得大紀諸論考之其說詳矣然有所未曉復以求教蓋此經文本有七句今於其間雜然取此五句以爲五刑之目而又去流取贖輕重不倫一也先贖後賊則非以重及輕先鞭後贖又非從輕至重先後無序二也又謂象以典刑施於士大夫而以不顯其過隨宜改敘爲近於流宥之法卽不知正象刑是作如何行遣三也又臯陶作士本以治夫蠻夷寇賊之爲亂者若如此說則書所稱臯陶方施象刑惟明乃獨以其施於士大夫者言之不惟非命官之本意亦與本篇上文不相應四也又鞭朴自是輕刑得宥反遭流徙去輕卽重不足爲恩五也金贖流宥本是一例而就其閒贖又輕於流者今贖乃列於一刑之目而當贖得宥者反從流徙之坐尤爲乖戾六也移鄉謂之流猶爲近之改敘他官及坐嘉石入圜土則與流字意義不同矣七也凡此七條皆所未曉更望參訂下諭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藁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閒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

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諭

踐形之說來諭得之但說得文義未分明耳熹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名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如此推說似稍分明不知是否

絕四有兩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爲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

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又來諭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

所示下學上達先難後獲之說不貴空言務求實得立意甚美顧其間不能無可疑者請試論之蓋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各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既有巴攬牽合之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其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可見矣

答吳晦叔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前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時忘記本語故復辨之耳

答吳晦叔

孟子操舍一章正爲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爲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爲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辨也

答吳晦叔

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況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

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 整

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石子重

所論仁之體用甚當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過克己之私而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焉猶恐墮廢不克自彊尚賴時有以警策之幸甚幸甚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還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因風却望示教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無病否窮理盡性等說不記話頭是如何然此亦非大節所存俟徐講之未晚也

答石子重

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況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

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倒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捄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絶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克齋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爲人作一克齋銘錄呈它文數篇幷往有可評處幸與聞之欽夫聞老兄之風亦甚傾企令熹致願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徹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恐於吾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不知向來相聚亦嘗徹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汩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屢請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聽乃荷愛予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己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熹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當復聞闕期尚遠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爲計矣但順之又未必以爲是耳

答石子重

所論縣庠事前書已具稟矣若如今者所論則事體尤重須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實乃能當之不然則以縣道事力遽爲此事典憲譏訶恐有所不能免耕老雖故舊食貧心極念之然不敢贊兄爲此也必欲相見招其一來爲旬日之款則不妨一書納上書中之說只云老兄欲相見它不敢及也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說其失己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脩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

於流俗之爲愈私心甚欲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不知尊兄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日受用處矣

答石子重

國村苦學最可念所恨駁雜滯泥自無受用處深欲一見之或到能津遣一來爲幸明道集中所論學制最爲有本曾經意否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此生之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所修條制立尊道堂之類亦是此意然時措從宜處亦有曲折幸併取觀之當有所契

答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曾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別學習二字而不曾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說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顏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己其說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夫須以博學審問爲學愼思明辯篤行爲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蓋舉其要也學者旣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習而不忘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間斷則又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顚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伊川言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與張解志哀而不暇它問之語不同游氏說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與張解可以改可以未改之語亦異擇之辨說雖多却不及此何也

答石子重

從事於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己有己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乎若說不著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何嘗以己爲能爲多爲有爲實曾子却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

熹按此謂顏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著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也

篤信猶曰深信伊川謂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知味而愛所謂信之篤者也若不篤信安能好學守死謂死得有落著善道謂善其道猶工欲善其事善於其職之善守死所以善道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

且如自己爲學官爲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它不理會自己要緘默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

若任他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

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　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同意當時傷道之不行中國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之陋實起欲居九夷之念已而不去亦是順理都無私問九夷尙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此是道已不行中國已不化所以起欲居九夷之意化與不化在彼聖人豈得必所居則化理如此耳中國之不化亦怎奈何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未見其止止是聖人極致處所謂中是也顏子見得中分明只是未到到便是聖人故夫子歎之問吾止也與未見其止同異曰止則一般但用處別未見其止是止於其所止吾止也是於其所不當止而止

以上下文考之恐與吾止之止同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

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擇之云此是進德事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是成德事先知後仁從外做入由用以至體自明而誠誠之者人之道也先仁後智從裏做出由體以及用自誠而明誠者天之道也三句雖同只仁智先後不同便有成德進德之間不可不辨也

程先生自分別此兩條今如此推說亦詳盡也

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度纔做便揍著它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闊狹方圓後方始揍著

此說亦善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它求耳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天機自動不知其所以然

門人詳記曾晳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動耶然亦只此便見曾晳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卽理理卽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

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愼獨
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愼獨須貫動靜做功
夫始得

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有必有事焉
而勿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
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中庸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
中庸不可得而道矣此子思明道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
正是言養氣之法與此不同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
不視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
是已聽已視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
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
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言無可憾者若宅人之怨不怨
則不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他人之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
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爲措置也

其言也訒有嘿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得深了只是箴司馬
牛多言之失仁者其言也訒此仁者與仁者不憂仁者
安仁之仁者不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仁者一
般
前說誠太深仁者其言也訒蓋心存理著自是不胡說耳
後說亦恐未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氏爲我近乎義墨氏兼
愛近乎仁當時人皆以爲眞仁義也靡然從之未有言
距之者若不是見得聖人這邊道理明白如何識得楊
墨之非仁義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
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
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順之云此言過不及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過也
苟不是這樣人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此不及也二者俱
非也擇之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有德之人
雖以慕名而能讓然於簞食豆羹有時却見於顏色其
心本不如是故也正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
聲於破釜者也
兩說皆通舊來只如後說然亦嘗疑其費力但前說又無
甚意味耳請更商確之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言
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
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
之云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
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順之說是

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
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宅皆從此

充去故孟子曰無宅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乎

仁義只是理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也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無人言命不得無天言性亦不得但言命則主於天言性則主於人耳誠者合內外之道兼性命而爲言者也

誠者以下語似有病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

此說甚善

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

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

在中之義義者理也只是這箇理在中者中也在外者和也中者性之體叚和者情之體叚也

義字說得太重伊川本意亦似只說體叚云爾和者情之體叚語意未備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擴之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至善乃極則

思是發用之機君子爲善小人爲惡邪事不從這上出但君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面去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愼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此處更宜深玩之

動靜有終始賓主方其動也動爲主靜爲賓及其靜也靜却爲主動却爲賓動極而靜則動却終靜却始靜極復動則動却始靜却終雖然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存也及其靜也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

擇之云此叚甚好但更欠說主靜之意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力曰伊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如此敬亦是聖人事曰固是畢竟將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恭敬忠皆其蘊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專之謂也推此意則與敬字不同自分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欽明舜恭己湯聖敬日躋是也但自是聖人之敬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之意充之書中亦講此叚然其意亦雜幸并以此示之渠又論愼獨意亦未盡大抵獨字只是耳目見聞之所不及而心獨知之之

地耳若謂指心而言而不謂之心蓋恐指殺似不然也故君子慎其心是何言耶

答石子重

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般柴之說

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可見

此一節當分作兩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是防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所謂以下文觀之者如此

小人閑居爲不善惡惡不如惡惡臭也必見君子然後著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欺而已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

答石子重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是爲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卽愛親從兄之心習而察則仁矣然而不敢說必無犯上作亂故曰鮮其或有之以其習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爲仁患在不察故爾表記曰事君處其位不履其事則亂也謂違君命爲亂此所謂犯上者犯顏作亂者違命也

孝弟順德犯上作亂逆德論孝弟却說犯上作亂底事只爲是宅喚做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一般君子則不然先理會箇根本根本既立道自此生曷惟其已許順之云其爲人也孝弟猶是泛而論之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務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順德終是不善之心鮮矣

此二說大抵求之過矣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

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明道曰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却是就遠字上用工上蔡云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

處又曰緊要在上三字說不同如何
熹詳此意當以明道之說爲正上蔡之說尤有病
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不以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先後意甚異畢竟天下歸仁當如何說
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恐當以後說爲正蓋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爲主近子細玩味似若知覺亦不可去蓋不知覺則亦必不愛惟知覺故能愛知覺與愛並行而不相悖恐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覺爲仁耳醫者以四支頑痺爲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痒又安能愛更乞開發
此義近與湖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略錄一二上呈亦可見大意矣一答胡廣仲書仁之說一答張敬夫書

答石子重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爲一孰爲仁孰爲義孰爲智
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胡溟涬動以仁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辯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陳明仲

熹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駑雖殫十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矍然驚嘆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尚復何疑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某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矣示喻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之書司馬張楊之說不知其果皆出於一轍耶抑有所不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墨備禮看過而已既荷愛予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懷伏惟既以溫公之心爲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尚不能無望於高明也但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此著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答陳明仲

所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太抵終有未脫禪學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有省爲奇只要漸覺意味明白深長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功效之心但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耳謹於言亦不專爲恥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答陳明仲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久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高遠說得過當處多却不是言下正意如首章論恥躬不逮便說古人誠貫天地行通神明今人作僞行詐欺世盜名都未合說到此且熟味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緊要用力處是如何不必說向前去如此久之意味自別且如尹和靖講說便都無似此簡約精微極好涵泳也推此一章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沿

流作泝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答陳明仲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叚叚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答陳明仲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爲彼此初不相妨旣釋而不害其爲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爲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守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繙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如蘇氏之類若曰彼此不相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示喩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槪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論政事敘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誤耳

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爲宜

朔祭子爲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今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先遺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立主時在官所

此於古無初旣不能盡從古制卽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位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於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温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期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博詢深於禮者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爲別廟或有庶母又爲別廟或妻先亡又爲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爲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熹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塵史載富鄭公用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禫服之制此亦未得汪丈報不知以爲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昨日又略爲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襴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啓殯至虞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答陳明仲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也哉若如所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曰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爲長府與季氏聚斂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爲說子路鼓瑟不和蓋未能盡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屢至空乏而處之能安此顏子所以

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爲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爲心空而屢空猶頻復則顔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爲顔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旣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爲狂也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學固以至聖爲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不慍和靖所謂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天之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之語（此來書）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謂聖門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

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揑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爲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

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爲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如何

來書云以理爲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謂認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爲非熹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鑪之論熹按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爲不必更於此理會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熹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更以前段參之）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疎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

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黄門龍川别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卽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答李伯諫

承喩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喩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李伯諫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眷眷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辨而無補於進脩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裁照

答吳公濟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熹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熹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

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祕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正如用琵琶箏方響觱栗奏雅樂節拍雖同而音韻乖矣)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熹按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理與性同乎異乎幸剖析言之以曉未悟但恐真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爲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伊川語)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爲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爲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答趙佐卿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己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誨警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答曹晉叔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林擇之(用中)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王丞文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京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勝今日諸人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高山裂石涌水川原田畝無復東西皆爲巨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寃號之聲殆不復能爲懷云云所寄李先之記

文體面甚佳趣向甚正但緊切處殊不端的只云此爲仁此爲義却何如便由此而用之且若真知仁義之實則又不可云以誠而意以正而心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他可勿論也恐更有可指處因來更論之以起惰氣也

答林擇之

熹奉養粗安舊學不敢廢得擴之朝夕議論相助爲多幸甚敬夫得書竟主觀過之說因復細思此說大害事復以書扣之擴之錄得藁子奉呈不知擇之以爲如何也伯逢來問造端夫婦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汎濫不縝密今答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庶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文有書理會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此恐大泥古不盡如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爲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去

答林擇之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近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欲言甚衆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揆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謄藁四出之故然其爲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賢愚少長之別）（今日赤子之心是指其用而言之）已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爲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非寂然不動與未發不同爲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仲尼焉學體物而不可遺春王正月（胡傳之說如何）谷神不死此數義近皆來問者幸各以數語明之遺書論天地之中數段亦告爲求其旨見喻更以周禮唐天文志系之爲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木訥近仁云擇之嘗告以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所以曉人乃所以惑人晉叔緣此說得來轉沒

交涉不免就其說答之似稍平穩今謾錄去不知還更有病否孔門求仁功夫似只是如此著實說未有後來許多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病況不務涵養本根而直看發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却只是一句好說話正如世俗所謂卦影者未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宅要之聖賢言仁自不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熹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槩不能如此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亦如所示也仲弓一段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致所及似禁不得如此鉗鎚也晉叔亦是自悠悠諸公覺得且如此何丞近得書亦未有進處餘則不聞問也季通兩日盡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深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憒憒自救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擇之相聚觀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云云舊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須字如用必字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惰廢不能如人意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示及孟說正欲煩訂正俟見面納向來數書所講亦併俟面論但顯道記憶語中數段子細看皆好只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矣欽去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鄭丈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能相親其德器粹然從容厚重亦可佳也

答林擇之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

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眞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為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眞實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惑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奈何

答林擇之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别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爾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

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卽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箇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爲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答林擇之

遊山之計束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爲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略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答林擇之

所示疑義已略看端叔恭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忉忉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擾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

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爲己功夫處耶又如可欲之善向來說得亦太高了故端叔所論雖失之而擇之亦未爲得也擴之云已子細報去此不復縷縷矣卷尾二段却好大抵說得是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鶻突處且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頓也

答林擇之用中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尙自尙也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尙之恐未遽有此意也兼我方惡不仁於此又安能必彼之不見加乎用力於仁又是次一等人故曰蓋有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辦力行而自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己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泄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別但謂穆公之留子思出於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來喻此一段皆好但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朞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

易簀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矣鞟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却覺文義不通

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命萬物萬物奉天誠也亦枯槁費力若曰天之命物也以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爲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爲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

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和靖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慍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峯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知言中說仁字多類此

切脉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脉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脉之浮沉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痹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

此意爾若如來諭觀雜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脉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

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曾子之本意而知上蔡之爲强說矣蓋非惟功夫淺迫至於文義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卽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爲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爲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施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也民鮮久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朞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蓋其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伊川意合也前寄三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兄向論在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己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己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盡己是體上工夫推己是用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己推己之云哉師訓中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更詳之

答林擇之

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熹答其書復詳言之仁著於用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卽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愼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旣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

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忿懥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為也此戒夫

作爲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爲也特未嘗作爲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爲爲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爲此對老子之無爲而言旣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擧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卽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訛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爲二蘇之於先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尙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與訂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啓其要未見他事且令於百姓分上稍發些不可得身心亦是一事也

答林擇之

知言序如所論尤有精神又照管得前來貫穿甚善甚善寄得郴學擴齋二記其文亦此類不知何故如此不只是言語文字之病試爲思之如何書中云常與右府書云願公主張正論如太山之安綢繆國事無累卵之慮此語却極有味大抵長於偶語韻語往往嘗說得事情出也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交要譽易去一般

答林擇之

酒誥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悉如來示然初亦不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答林擇之

所論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充之

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考異

答李伯諫詳觀所論將聖學做禪樣曰有孜孜竭才而進（樣下一無看字才一作力）

以釋氏窮幽（以下作由）　始終幽明却有間隔（隔一作斷）

答林擇之所論不知父母所生之身（身一作敬）

好仁直是難也（也一作得）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元定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据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蔡季通

所喻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答蔡季通

觀過說猶未安前日二生所寫告爲收毀仍試別加思索

只於欽夫舊說中去得昨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國寶程書告早爲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夷築之乃佳耳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爲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略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儱侗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餘卷想看了若行李暫出告幷所編例示及所欲改處望子細開諭也環中圖已見之初意書中別有密傳耳樂圖曾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調之法變當是變徵閏當是變宮耳疑大樂亦只是如此推校但律之高下未有準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之高下所云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因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是只以當時見存之律爲準如此安能得其真耶故歐公云凡其所爲當時莫敢難者然亦莫能加也似亦以此等爲疑耳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說有無頓著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著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常剩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子幸大兒不兒疑有誤字）

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子幸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湯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爲佳（如禮記令篇讀）揀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怪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爲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錢物已令攜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卽寄錢去煩爲糴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胡文定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猫話者集中有之否看此等處直是好著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引孟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說又其文太冗須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欽夫伯恭晦叔得書納去一觀却付此便回欽夫書勿以示人也伯恭

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免又極論持養斂莊實有愧於其語然不敢私其身之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書無暇寫去大槩是此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再以往數書之說得暇試爲一一論之相見日面講也伯諫前日過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眞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僞之亂眞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煩爲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此童來幸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誣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

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告承卽日秋暑侍履吉慶壽堂眷集一一佳勝爲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爲得失也鄙意與伯諫深欲季通一來稍霽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辨也通鑑簽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子細幷俟相見面論撥冗作書遣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爲佳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耳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憒如此殊可懼安得卽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爲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圍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揲之餘不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爲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圍四用半之數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昏旦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參同二冊鍾乳一兩納上考異熹安能決其是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耳

鍾律之篇大槩原於盛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語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汎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當俟歸日面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願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惟不能有助亦自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答蔡季通

人還承書爲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留念即此春暖共惟尊履萬福所苦比復如何須鹿茸納去視至通鑑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物甚難作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有例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以請算工俟爲尋訪然亦須立一格目要得甚樣人始得如州縣攢司儘有能算者但恐不能算曆耳

人還承書知已還舍爲慰易圖甚精但發例中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見之多何耶（調見之多疑有誤字）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登山失事久知如此雖遂事不諫亦可斟酌節其功程也二譜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弦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嚇走孔夫子耳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季通許多說著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殢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爲心術之害不但一事之失也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鴟鴞而笑鳳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鴟鴞疑鴨鵝之誤）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卽老兄所謂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其端而揲蓍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爲一篇此卦以後雖不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爲錄示也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以爲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爲易實中爲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面論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爲愈也歸奇多寡不同向時嘗辱見示無可疑者似合附入圖中今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律呂新書并往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亦并俟詳議也

作肅所求稟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知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答蔡季通

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俟辭召命子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彊之休義不可不一往遂自臨川改轅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但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卻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

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别遣人但代者乃毁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熹老矣方學做官甚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未蒙下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勤懇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通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歸矣渠年少家温所欠者腹中書耳得闕遠官閑更讀數年書未必不爲福也何必汲汲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閤家老子也諸公已各爲致意但黄文叔已逝去熹來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惜之亦爲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聞玉音以爲太上心氣漸寧但尚苦健忘發引之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大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不知何時可赴三衢之約能乘與東下爲數日款幸甚樓陳諸公亦數奉問也

脩曆事若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卽人皆可爲或須改造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此等處自是渠輩眼目低故見得高了亦可笑耳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别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爲未安也

曆事不知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爲一行否祭法世數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恐亦自有精意也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曾舉一二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足言也

答蔡季通 癸丑十二月

中間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深爲贊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年乃值慶門得男則又似漸有傾否亨屯之象既以奉慶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既聞命矣涉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富屈指計歸程冀得傾竦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閤記固難遽辦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而未愈今且右臂下自爪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教既滿彼中代者爲誰或同官中别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爲誰亦已作書報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徯合成當尋的便寄薛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游亦望早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實所願望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如來幸早爲之乍歸窘甚㸑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

來會語數日爲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却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塗中相失也此行見上襃予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劾及盡還江右迓兵矣此等小小怪謬議論如蝟毛而起更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閱人不廣不謂萬物之靈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更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也元善說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此事面生後或有悔也

伯諫來此已兩三日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左右一來相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來矣千萬卽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拔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

中間報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說應天時應地方說下注脚今覆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却錯改却印本煩令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乾純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故四隅之卦却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聞有在陳之厄不能有以相周爲之歎息而已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意甚善不惟此一事而已宅事亦何莫不然也但員徑亦須更子細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有牽強處也嘉量積處數之前合定方深圍徑之數以相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也四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蓍而後有也揲蓍歸奇之數乃是揍着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揍着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況能及此乎嘗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又曰象之次自十倒數畫六而得太陰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知明者以爲如何啓蒙所疑當得面扣然得先批示大略尤佳歸奇已具卦象固平日所常論但亦其中一小支節耳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蓍卦之說正自不足深論也如何如何律說幸早改定過彼卽借看或能相伴入城途中得欵曲商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昨看此間寫本脫一吾字煩一哥爲看如少卽添之此雖不繫義理然亦覺少不得也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較更說不來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憾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也與末之或知不能也不同可不審看得如何幸詳以見喻也

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意而袁於此等處都瞢然不曉所以難說

話也脩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卽脩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脩改示及中庸更有數處今幷錄呈幸卽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拒客之深耶侯武夷歸別當奉扣然臨風引領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絶利一源凝聚渟滀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吳曾文字已領亦甚不易但無斁三篇似不甚條暢耳數日臨睡讀史記一兩卷沈着痛快眞不可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書而道得言語卻不相似是何故也豈善學柳下惠者固如是耶元吉尙未行何耶渠來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憒然訣去豈長者之絶子乎季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腳亂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如所論想他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明道遺文納去一本

答蔡季通

律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早報及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閒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旣定便當埋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播之五聲二變而爲六十調者乃其餘耳況審度嘉量謹權尤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氣章已有黃鍾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正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爲完備耳（後段論說有發明此章指者幷移附入）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鍾之長（下當改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滿一重積九十重則千二百枚而滿其龠矣故此九十枚之數與下章千一百枚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云云

嘉量章龠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下當改云）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爲寸之說本原旣不載恐合於證辨中立爲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幷錄示

答蔡季通

前日埜行已拜狀不審卽日行次何許每念遠別不勝惆悵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云云熹連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耳向見爲抄一冊卦氣消息者不知了未幸語一哥取以見予也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昔蓋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答蔡季通

別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爲慰但至今尙未聞到春陵復深以爲懸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比日恭惟尊候萬福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熹足病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汨汨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齰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邵州便託彥中附此亦令過一哥處取安問矣政遠千萬爲道自愛

答蔡季通

云云琴說向寄去者尙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不審感意以爲如何琴固每絃各有五聲然亦有一絃自有爲一聲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爲不然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生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齰舌亦未必可免也

答蔡季通

琴中旋宮一事正爲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耳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午未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爲宮耳此說固未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二月爲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憒憒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答蔡季通前人疑當作前日

熹自開正卽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若初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答方伯謨士繇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爲邪也等語釋之

九六之說楊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爲老七八爲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蓍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爲九兩之爲六乃康節以三爲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爲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楊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之吉應地無彊爲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

答方伯謨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

衛輒事龜山以爲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且當闕之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楊之說東坡說亦是此意似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答方伯謨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泄柳申詳　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王驩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

明道先生言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卻亦不離乎一未有磨瑩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不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公字思量而從事乎克復之實久當自有見也

正固便是事之幹故傳曰亨貞之體各稱其事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三傳但以爲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爲不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羣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爲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

答方伯謨

昨承致書久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講論未嘗不奉懷耳文字煩抄錄爲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出以示人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但此字難下不知曾爲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所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爲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爲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爲仁成物爲智此類亦可推矣甚思晤語秋前想未能來有便時寄所疑爲望

答方伯謨

熹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杓病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稽留令憲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以爲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過否來月之初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末方得爲去計也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講論然苦人事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爲旬日欵殊慰所望也子澄亦到此三四日而行令舅府判侍次煩爲致問訊意此便少遽未及拜書克明爲況何如曾再往光澤否欲作書及附趙宰書

亦未暇悉煩道區區或伯謨未能來近日講學所得所疑便還略告批喻李君到彼略周顧之爲幸未間千萬力學自愛

答方伯謨

昨王變還承書至慰不聞問又許久劇暑伏惟侍履佳勝所喻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結之不應如此著力卻只形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說自相矛盾處亦多可更詳之令舅府判侍次嘗及此否試爲質之必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朋友皆煩以此詢之誠之聞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見煩致意南軒云有書附渠來告早尋便示及也

答方伯謨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達比日遠惟侍學增勝前所懇令舅府判兄作字不知已爲落筆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朔字尤佳仍望早附的便示及也近作得六先生畫象贊謾錄去煩呈令舅一觀求其未當處旦夕畫成當幷以拜浼早得刊定爲幸耳李積微篆字墨本近偶得之似亦不滿人意小技難精猶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嵩卿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爲證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寒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諸同志者同爲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廢業耳

答方伯謨

昨附俞尉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兼善報云所要文字已發去想亦已到久矣前書託稟令舅向日所浼敬箴更求注字（乾道癸巳二月甲子新安朱熹作建安呂書）後書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爲寫否如已寫下卽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易紙也六先生象內去幷煩求揮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錄去內略有改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伊川之言平易深遠人所難識耳不知叔京之意如何渠又疑橫渠贊中逃字據行狀云於是盡弃舊學淳如也卽是舊時嘗有雜學下此字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疑卽乞爲書付此便回（幷所懇敬箴）此贊就畫象上寫一本（須依今寫去本首尾就向背蓋隨面所向也）此界紙上寫一本（首尾亦依寫去本此本伯謨欲刻石如紙不好界不勻卽煩爲易之）如叔京之說當改或別有可疑處卽且留此畫於彼人回喻及俟卻報去也敬箴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舊作甚字恐舊本不同卽改作乃字爲佳數以鄙語塵溷妙筆何愧如之數日偶無事了得數篇文字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向跋胡公帖煩錄一本幷跋語付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付此便此便甚的也

與方伯謨

人還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然其間不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過彼更煩別爲大書徑尺以上者封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路亦須稍重蓋恐崖石麤若字畫太細卽不可辨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略出叔京又約相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卽會面千萬自愛

孟子說附還彼中朋友商量此書有疑處否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　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爲鄉導處幸略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與方伯謨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便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懷想可量比想劇暑侍履佳慶熹衰悴如昨欲往弔茂實至今未能不免且遣人致書亦復因循不能得遣蓋目前百事敗人意當此午暑時兩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諸小詩甚佳章辰州爲人求詩嬾甚無佳思輒以奉煩渠本取韋賢語名閣須略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頗有因循之病更宜勉彊區區所望於賢者不但如此而已也季通病甚彊起如建陽料理墳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聞欲遂過邵武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書適意思不佳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季克佐卿皆已得郡季克侍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倦甚未及拜狀也方暑自愛

與方伯謨

熹此粗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遂請無疑也前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其兄弟報字只要年長淑善安貧睦族他所不計以吾輩度之更須耐靜已悉以屬茂實亦略與周佐說來祝其密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以上可問卽爲微扣之却託茂實專人來報也千萬留意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然却得靜坐兩日說話頗款仲本託爲齋記已爲草寄當必見之也虞祠刻已寄來規模甚大文固不稱篆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本俟續得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便中示及爲幸置物亦然季通竟罹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葬事如何勢須俟堯舉復來耳仲本別時所寄聲奉聞者想已發之此不可已也

與方伯謨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悵悵人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勝爲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事傷懷亦未能遽平也七飭衣被并領季通屢得書殊未有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爾錄示九江文字甚發人意大體只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盡其情僞曲折之變彼或以吾曹爲眞可欺耳然世間自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可尙耳常德二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有緒因便示一二爲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襄事之後能一來顧慰此幽鬱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否因便早及之爲望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人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承福收近信否熹此諸況如前所與廷老書此後竟未得雨祈禱萬方平生所不欲爲者皆爲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醮處爲人引去天師前燒香卽記著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效也救災之備不敢不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申

省部諸司未知復如何也在今日義不當求去萬一所請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其劾信州林子方此亦是殺鳴犢底消息旦夕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數日前寫得趙帥兄弟書因欲致一奠今爲此災傷凡百皆廢且往空書因見幸略及之也居仁遭誰喪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得因書更報及也搬過建安㫰便恐此間動未得秋涼能來爲幸但恐薦送即又不容來耳諸刻昨已遣去想已達未相見珍重

與方伯謨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爲主而注其同異（如云某本某作某）辨其是非（如云今按云云）斷其取舍（從監本者已定則云某本非是諸別本各異則云皆非是未定則各加疑字別本者已定則云定當從某本未定則云且當從某本或監本別本皆可疑則云當闕或云未詳）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熹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與方伯謨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爲慰親闈安問想不輟收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濕却幸不動飰食亦粗喫得只願且得如此則譴何之及有以當之他不足計也韓文考異已寫成未如無人寫可懇元善轉借一二筆吏速寫以來只有此一事稍稍趨時不可緩也（聞公試簾前語否）

與方伯謨

比想所履日佳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煩早爲幷手寫來便付此人尤幸聞冰玉皆入爲黨爲之奈何爲之魁者不暇自謀特爲賢者慮破頭耳因便草草

與方伯謨

適方遣人奉簡忽承手示爲慰幼恭書已領少須手可作字幷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者更煩詳閱籤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瑣闥以論陳源故補外見詹卿煩及之人還草草

楊子序篇有冠乎羣倫之云以爲無義者固可笑而問人出處者亦踈脫也

與方伯謨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一例稍分明五夫人到日能略過此少欵一二日爲幸勿以徒御爲憂白飰青芻不難辦也兼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與方伯謨

熹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灸得脾腎兪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過今且附去十卷更煩爲看籤出疑誤處附來換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審定所當從之正字後却修過以今定本爲主而注諸本之得失於下則方本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面正當不見排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緣其間有未甚定處須更子細爲難也）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云是呂洞賓所撰）見與偶尋不見煩爲問子端恐有本即爲借寫一本附來也廟額方礬得紙旦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龕額便中望早寄也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與方伯謨

別近旬日不審爲況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遽歸不及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聞子端竟有哭子之悲深爲惘然且煩致意不及附書爲問也欲煩篆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幸便爲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有人在此等候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

意只譬如等閑胡寫則神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熹忽聞有鐫職罷祠之命尚未被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耶專人馳布不宜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碑倒也可因書更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之否韓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考異能爲員滿此功德否耶宓子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顏之推說云是伏字濟南伏生即其後也如何如何

與方伯謨

昨辱惠書爲慰但見元與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衰悴何爲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彊其志則氣自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爲害也熹病軀粗遣諸證亦時往來但亦隨事損益終是多服補藥不得令子聞已歸韓文外集考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近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趙幹之喻荷其不彼冒此巇險尤見所存異於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爲道此區區多謝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彊也因便寓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慶令子程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揭牓冀聞吉語也奏議得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年矣可爲慨歎也但末卷乞詔定大擧策一篇未竟而定策大擧一篇全無幸更爲補之乃佳耳韓考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熹衰病百變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證若寒疝者間或腹中氣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琢

澹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略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不得如論語千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舍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乎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脩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答梁文叔

示喻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工夫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

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以呈幾道也

答梁文叔

鄭康成所說氣魄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爲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魂魂中求魄璩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卽爲魂陰則爲魄噓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他故也

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卽體也何暇他求耶

體魄既是兩物不知魂與氣亦爲兩物否孔穎達謂魂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爲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爲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爲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爲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璩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璩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爲陰伸者爲陽往者爲陰來者爲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爲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爲無別矣

與吳茂實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

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躐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待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默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爲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字似太重矣兼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爲證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至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己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爲彼己而發忠恕亦非專爲一彼己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爲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不觀其質

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常者則其質美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爲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而不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詞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棣之華

別爲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但其爲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袗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卻是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他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怍

此但謂大言不怍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爲險怪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脩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毁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玩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爲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爲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爲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躐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尹氏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爲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卽且闕之不必強爲之說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淸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

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己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曰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耳今曰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聽訟與新民之說略同請併詳之又古人言語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況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如好色惡臭之實然耳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卽事卽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卽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指矣心廣體胖之說甚善甚善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爲至非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虛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己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曰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冢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答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彊立說徒費力也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衍文得失不足深辨然以所謂免作衍文者觀之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未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決取舍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絜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爲所以處之之道爾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今以鄙說畫爲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側圖

	上	
前	已	後
	下	

地圖

	前	
左	已	右
	後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爲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

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彊力行亦勉其所當爲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兾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爲謀利計功者之所爲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答江德功亥十一月五日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止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默竊謂此段反復譬喩皆是生之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間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於後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爲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濁亦是水此理不爲堯桀存亡何以言流之遠近清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分別卻衮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譬天理濁譬人欲初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爲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爲說水譬性就下與清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汚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謂感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清明卻只是元初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此說但以性善爲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之反復玩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牢之譬卻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而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須曾喫了方知非爲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飫之宜恐非本旨默竊謂味卽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卽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默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意味殊少默竊妄意謂上下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察乎天地之次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乎天地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如何直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咸常之說默未之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未有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

知其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直翁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非信道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爲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篤也默以爲惟與道不隔者爲能信篤若與道隔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之言爾非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性之後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爲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爲聖人決矣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則天理之妙渾然于中其心無所越於仁矣然謂越字與違別違字乃違背之意只私欲蔽了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之意豈得違越得他直翁云纔有放心便是違越仁矣默云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非是越也惟禮有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不可言越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未要如此容易立論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答江德功

所喩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直翁謹愿詳審好相聚講習所論遮欄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何

答江德功

示喩誠敬之別此猶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字之本意則誠是真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同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更須他日欵曲面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己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當俟面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胸中而驗之行事之實也

答江德功辛丑二月

示喩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爲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爲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內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爲內邪意爲外也來喩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文義反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細也所喩舊學之誤但爲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

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呼喚得尚自有差卻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躐等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答江德功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答江德功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鶻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命矣千萬見察

答江德功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爲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己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己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乃用程傳无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爲二互相矛盾蓋乾爲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爲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爲人不可以私意造始故爲之戒耳若乾之爲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揑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疏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卻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功夫

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己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幷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辯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懷不能已略此奉報千萬詳之若以爲是幸即加功若以爲非即此書不煩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喻矣

答江德功

熹災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正初忽聞奏事指揮疲曳進趨尤覺費力專人懇辭竟不得命旦夕不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即一到都下面懇而歸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解偶此冗劇未及細看然觀大略似亦未離舊處也渾儀詩甚佳其間黃簿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視者爲渾象也但詳吳掾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見也

答江德功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日有以辦明然罪終有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義明計必可得不然雖使得罪亦勝忍恥作官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痛未能往觀然聞極疎略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幷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祕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寅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竊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爲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之而未有命季歷必爲叔齊之事）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荊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略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爲未善故程子亦以爲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泰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答黃直翁

示喻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爲誠之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爲誠之之道也明道先生蓋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驎

示及史記疑數條熹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疏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繆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虞士朋太中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爲伏羲氏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十二畫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千九十六卦矣焦貢易林是也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象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爲精密非它說之所及矣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爲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爲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卽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卽乾之不言所利也

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今所引顏子功夫乃專爲力行事耳

二章所謂不失其愛敬之本心則仁不可勝用者甚善但有子亦據實理而正言之非曲爲當世而發也

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爲不仁也

三年無改乃謝氏之說其意美矣然恐過之不若游氏尹氏之爲實也

無諂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爲說也

如愚之說爲不知之說焉得知之說觀過之說皆恐失之過高後亦多類此者詳其意味似從張無垢議論中來其爲得失非但訓詁文義之間而已此須異日子細商量今未敢容易說也一以貫之乃聖門末後親傳密旨其所以提綱挈領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當時曾子默契其意故因門人之問便著忠恕二字形容出來則其一本萬殊脈絡流通之實益可見矣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能曉直至二程先生始發明之而其門人又獨謝氏侯氏

爲得其說今不考焉而但以忘物我者爲言吾恐其失之遠也況夫子以此語告子貢乃因博學多識而發其與忘物我者又有何關涉耶

答虞士朋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易說簡易精密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略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爲詳之試因話次以威意扣之看有何說却以見報熹與之未相識不欲遽相辯難千萬不必云熹所說也論語說有意古人爲己之學意亦甚正但覺看得張無垢文字太熟用意太切立說太高反致失却聖人本指處多今亦未欲遽論二說謾往幷煩扣之亦勿云熹所寄也

答游誠之九言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寛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爲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言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脈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爲仁則不可此言亦有味請試思之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寫去後面不欲深詆近世之失波動危迫等語皆已削去但前所論性情脈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底裏不待盡言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

答游誠之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喻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爲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爲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所喻從前馳鶩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宅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

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吳伯起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怪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歐陽慶似光祖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匆匆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歐陽慶似

所需序文迫歲冗甚不暇執筆然爲學治己之方前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此固不待拙者之言又況其外之文乎呂氏童蒙訓下卷論守官之法亦頗明備暇日更試考之當有益也

答嚴居厚士敦

示喻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狥時好然務爲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喻而略言之縮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詖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答丘子野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

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麗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丘子服膺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爲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况大患與身爲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

答丘子服

兩日連得手示爲慰貴大患如此說固好但後一貴字別爲一義似未安耳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如何如何

答李深卿泳

昨擇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爲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

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喻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却望見教勿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喻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槩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況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宅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卽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彊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己脚根却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它（教人者須常存此心）郭子和中庸頃曾見之切不可看看著轉迷悶也其它所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曉此意千萬息却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慤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吳德夫（獵）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

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為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楊子直方

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𢇁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它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為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答楊子直

來書譴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皇恐而已但來書既云鐫責譚切其後又謂不教而棄之殊不可曉如前書尚在望令小吏錄以見寄當一一供答以聽裁

處熹却自覺尙且耐煩不至如老兄激發怨懟之深也且如向來出川時所予書無非怨懟之語此非怨熹之詞想自記得故竊疑之以爲士君子去就離合之際不當如此因答書中頗致寬解之詞未有相貶外處如後來見教政事條目其間亦有一二心未安處故因筆自解卽非相貶外不知今來所謂貶外是指何語恐實有之而熹不自覺者卽望一二疏示容其改過幸甚幸甚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顚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爲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祟意欲擯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爲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平時與老兄講論常是不曾合殺只被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見怒更不暇復論前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閑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益而反積爲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日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事廝炒使旁觀指目益爲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將鬬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願老兄自今或有異同之論且耐煩息怒而極論理之是非則理日益明氣日益和雖使十反極其紛拏亦自無忿懟之撓矣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怨忿之詞至於如此請出兩家之書付之識者使其審訂則誰爲不能受言者必有在矣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此不絜矩之過也願更思之下交淺劣不勝至望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答楊子直

前日晦伯人還已上狀矣但忘記一事欲煩爲作小楷四箴百十字今納界行去暇日得爲揮染甚幸此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眞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時節不是當字學亦絕故又欲得妙札時以寓目以袪病思幸勿靳也

答楊子直 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書去夢奠十二日

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亦付之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曾光祖在此備見當能道之也此間諸況曲折亦不暇詳布渠亦可問也前書所求妙札曾爲落筆否便中早得寄示爲幸近以書懇益公求作先人墓碑不知渠肯作否若肯作又并書卽不敢奉浼不然又當有請也夏小正文已編入禮書但所見數本率多舛誤所示未暇參考少俟功夫子細校畢卽納還也四民月令　亦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齊整卽以嚴致平之意推尋也亦俟抄了幷納還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契曾寄去否如未

有可喻及當續致也此書理會他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古雅因校此本買櫝還珠甚可笑也

光祖家有泉石頗佳已屬令去求詩能爲出數語否王才臣寄示所得諸圖幽閑淡泊彼間風俗嗜好不同未必識此味也

答呂季克

承示及環叟之書粗釋所疑此公舊亦聞之乎父伯崇皆與之相識然不聞其爲濂溪家子弟也其所著書乃如此若原說者則可謂青過於藍矣道學不明異端競起士雖有意於學而浮沉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甚可歎也八桂久不得書昨亦見其所與尊兄書論原說者大意甚正但似未究其巧譎之情耳

答廖子晦德明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大過意慮泯絶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旣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旣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旣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旣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

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陽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

類則又極似有變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憒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答廖子晦

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爲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

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修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爲天地之心即此爲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某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爲丁寧開諭某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某昔者閑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某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它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

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

答廖子晦

所諭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衞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爲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此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它日面講

也

答廖子晦

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乎

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

以五常之道配五典之倫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長幼智行於夫婦（智所以別）信行於朋友皆不易之定理中庸或問首章不以禮主長幼智主夫婦何也豈以禮與智通行無間不當指定分配也歟

智字分配似稍費力正不必如此牽合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在人者不越仁義兩端而已陽爲仁陰爲義自此推之四端竊謂禮亦陽德仁之屬也智亦陰德義之屬也如火木皆陽水金皆陰之類不識然否

此段無可疑者

德明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真可以興也所疑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又見教讀書之說且云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不同夫温柔敦厚寬大平夷固詩之教求諸緑衣終風柏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删也耶所疑未得伏乞批誨

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

答廖子晦

熹頓首再拜使至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熹此諸況已具平父書中矣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避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劉家大哥聞甚知好學皆教導之力感不可言此衰拙之任而老兄當之其效又如此爲幸甚矣行期想有定論渠家叔姪意甚拳拳也問及學舍次第此間事既隔手又生徒希少殊不成次第無可言者然亦未嘗不告之以窮理脩身之事但無緣朝夕與之親接又其間知爲己求益者絶少故亦無以用其力耳論語集注已移文兩縣幷作書囑之矣今人得書不讀只要賣錢是何見識苦惱殺人奈何奈何余隱之所刊聞之已久亦未之見此等文字不成器將來亦自消滅不能管得也鄭台州奇禍可駭天意殊不可曉令人憂懼人還草此未暇宅及惟千萬自愛不宣

熹再拜上問慈闈安問日至作肅家事處置甚善示及疑義各以鄙見條析但宗法從來理會不分明此間又無文字檢閱恐只依鄭氏舊說亦自穩當也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

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子晦所論始終條理甚善然去歲見三山上游諸論皆不可曉何耶豈同官所見不同難力爭耶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力也其它則所論皆善矣國材以仁喻心之說恐渠記之誤不應如此謬妄也理一分殊便是仁義之理不待行之而後爲義也以行之爲義乃是告子義外之說自韓子失之矣大抵仁義禮智皆心之理而仁在其中又無所不包故孟子以人心言之如四端皆心之用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亦可見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竭力非不敢有其身之謂卒至於不敢慢語尤無序皆不必如此說四端一段甚好此義理之綱領能如此推明甚慰所望也說大人之義熹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不可只說一截所謂反身而誠乃窮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不可只以敬字盡之也

答廖子晦

巧言令色爲失其本心此語非不是但近時說者多因孟子之言遂以心字替却仁字此則不可當更於此思之得其說則凡言仁者皆可默識不但此章之義而已且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大凡辭色之間務爲華飾以悅人之觀聽者皆是（上蔡語錄中說寫東請客之類皆是）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曾子易簀非記者之誤所論得之

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鄭氏讀甸爲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十六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不必自爲之說

也

答廖子晦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畀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閤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宅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宅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宅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妨與宅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前幅未盡鄙意故復布此試反復之當自有判決處

答廖子晦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爲中孚之象中實亦爲孚義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爲誠之象中實爲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即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爲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兌與巽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焉蓋虛中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爲實之體而實爲虛之用雖曰體曰用又不可岐而爲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質也無信也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而動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大天地之間一元之氣杳冥無迹豈非虛耶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耶然物雖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豈能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耶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質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耶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一源內外交養豈不美哉某讀易傳而有此疑義萬望詳教德明答云中孚之義微奧豈德明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

皆陽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內外皆實而中虛者中心虛明而能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爲信之質就所感而言則中虛爲信之本又以澤風二象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之感皆所以爲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歸於信此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矣來說謂虛中未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爲虛萬物生成爲實其言竊恐有病精義云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冲漠無朕之際已不爲虛矣況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得爲虛乎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闢於正蒙之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爲兩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唐臣問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意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媿於屋陋皆是敬之事也此二條一以實爲主一以虛爲主而皆收入近思錄唐臣以愚意度之虛以敬言實以事言以敬爲之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以事爲之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故程先生於有主則實下云自然無事於無主則實下云實謂物來奪之詳此二條之意各有所在不可併作一意看未知是否德明答云有主則實有主則虛虛實二說雖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謂以敬爲主也敬則其心操存而不亂虛靜而能照操存不亂外患自不能入虛靜而能照外物自不能干無有二事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敬則自虛靜又曰敬勝百邪意亦可見只緣呂氏患思慮多程子謂其中心無主所致如虛器入水破室致寇故言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後來學者又欲盡屏見聞知思程子以爲人心不能無感如鑑不能不照但涵養清明則自無紛擾不待屏除也故言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各有攸當皆是以敬爲主若岐而爲二恐非程子本意又前言有主則實則是心有主也後言無主則實則是物來奪之中心昏塞也辭雖同而意則異所言虛者亦然

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爲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實泥實失虛皆極有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

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爲虛應接於外爲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廖子晦

所喻禮文此等事平昔不曾講究一旦荒迷又不暇問所以例多苟簡不滿人意然喪與其易也寧戚但存其大節使不失吾哀痛之誠心爲急此等雖小不備亦不得已也禮服制度見於儀禮爲詳諸家皆祖之而有更變爾若必欲致詳可細考也據今所急卜葬爲先葬後三虞卒哭而祔祔畢主復于寢以俟三年而後撤几筵此禮經皆有明文不必用宅說改易也

答廖子晦

廟議當時只用荊公之說蓋伊川先生之意也所謂不備九廟之制蓋議者欲幷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一室則自太祖而至孝宗纔八世耳兄弟共爲一世正使荊公之說未必當理宣祖亦未合在祧毀之限也此事不當私議然蒙見問故謾及之不必爲宅人言也所問葬法大槩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椁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卽鋪沙灰四傍卽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椁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椁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上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藉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入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嘗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椁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

答廖子晦

德明向者侍坐嘗問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爲私欲所撓耳其要在窒欲先生賜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見不盡時道中妄陳所見以及無極太極動靜陰陽五氣五性與夫萬事善惡之出因言大端人倫似只如此不審如何著工夫方見得盡先生云據說亦只是如此無可思索此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令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見得某佩服至訓罔敢失墜茲者辱書又蒙誨以離羣索居之際自能提撕不廢講習體驗之功則與同堂合席朝夕講磨無以異矣某執書三復不勝感發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俛焉孳孳斃而後已因念顏子鑽仰堅高恍惚前後喟然發嘆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于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真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生所謂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氏之真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所論顏子之嘆大槩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

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近時朋友漫說爲學然讀書尙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尙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嘆也來喻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真實見處也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向聞其語猶未深訂近讀蒙卦初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而程氏傳曰聖王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治蒙之功若非威之以刑使之脫去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某反覆深思若威信不立誠不足以立政然猶有疑焉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爲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惨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繆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裹道如何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鳴鳳而生六律六呂之聲因思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疇同功況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圓生

矩繩直準平至於定四時與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夫黃鍾之管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鐘之管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周旋十二律復生黃鐘而還相爲宮之義又一宮各生五聲總十二律凡生十六聲如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自然之理也然司馬遷律數與班固志不同者多未曉考其實亦無不同但司馬曆書微隱此等尤費思索耳如黃鐘長八寸七分或謂七字是誤蓋十分也是爲九寸此等不審然否十二律還相爲宮今考禮運疏義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終於中呂爲第十二宮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聲此數蓋本於司馬遷曆書然與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羽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者不同其次大呂太蔟終於無射應鐘凡十二律迭相爲宮其下各有商角羽徵變宮變徵之聲向見書堂七絃琴準用此法以定清濁高下之聲但不知疏義各爲一說孰是孰否其必各有所主也變宮變徵其聲清耶不知古律已用之否或後來增加之也至於埋律候氣一事尤所未曉書傳所載候氣之法置十二律於密室實葭灰管埋之地中一氣至則一律飛灰或疑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之何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或又按隋志之說曰律之長短不同各齊其上隨深淺入地中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鐘之管九寸故達此說似爲有理今因其說而推之十一月黃鐘管長九寸十二月大呂八寸四分正月太蔟管長八寸二月夾鐘長七寸推而下之其長者遞減至九月無射五寸十月應鐘四寸五分雖埋律之地方不踰數尺氣至無有不達然候管長短不同管長者氣必先達灰亦先動管短者氣達在後亦如所謂南枝春先到北枝差遲耳不審然否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幷辨證各一冊及向時所撰序一篇幷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羽林鐘爲徵南呂爲角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爲宮太蔟定爲商姑洗定爲羽林鐘定爲徵南呂定爲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次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卽是黃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宮而生太蔟之祉則林鐘六寸而太蔟八寸祉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鐘上生太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祉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

唯存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祉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祉如林鐘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爲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閒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禮書有此一卷比新書差約偶在他處俟取到寄去看也）

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幷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誨

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卯則月或在午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幷檢看當得其說

易啓蒙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夫河圖無四隅之位截然四正而方謂之圓何也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注云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今考班固志天數始於一中於三終於二十五地數始於二中於六終於三十夫始中終蓋如此推之於剛柔律歷閏餘却有未深瑩者抑亦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乎然亦不合願求其說

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爲圓矣注中三句本唐書曆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耦故爲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十與九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亦附會當時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

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一句初理會不得今讀集注參考左氏傳乃知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閒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因京師武子求掌橐饘賂醫薄酖免

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智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夫子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蓋閔之也今觀論語一書於有道無道之世屢致意焉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嘗聞先生誦周子之言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夫伊尹以天下爲己任者也治亦進亂亦進然使成湯不與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而爲己任非人倫莫相恤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絶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詎可不識時幾聊發狂言以驗中否

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耳

答廖子晦

陳君全未有用心處相見殊未有益近時後生多只如此難可以向上事期望之只如老蘇但爲學做些小語言文字直將聖賢之言兀然端坐終日讀了七八年今人說要學道乃不曾略拚得旬月工夫讀一卷書不曾成行記得如此而望有成吁亦難矣

答廖子晦

顏淵之歎一段是顏子見處今無的愨證驗之可言但以義理推之且得如諸先生及集註之說庶幾少病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見得比之舊時愈見親切不似鄉來無捉摸處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於其間據爲己物耳今此謂在顏子心目之間則是先來所見者不在顏子心目之間又以爲方是實見則前此非是實見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處吾輩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槩實說却於其中反覆涵泳認取它做工夫處做自己分上工夫久之自當心融神會默與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見附會穿鑿只要說得成就正使全無一字之差亦未有益況以近觀遠以小觀大又自不能無所失乎心性一段大槩則然但中間方說心爲之主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可更思之

實見一段大意極善然非熹之說也程先生遺書中自有一段說得極分明（章首云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云云卽此意也）大學誠意章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亦是此意可幷詳之

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

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所記伊川先生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見於外書可幷檢看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來喻大槩得之然其間言語亦多有病其分根原學問爲兩節者尤不可曉恐當更入思慮也

禮書中青史氏之記見大戴禮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發之蜀漢之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卽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說諸家之說亦有同者此則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說牴牾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鄕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爲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潮州王尚書舊嘗識之其人勁正忠實有餘在言路嘗論湯思退之姦而逐之但爲人頗疎率學問偏任己見諸經極有怪說立朝議論亦有不到頭處然不害爲一代正人今所得奏議煩錄一本見寄傳景初是其壻恐必有本旦夕當寄書問之也

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尚未曉用律次第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偶以事冗未暇此固未必盡合古制然未及百年而淪廢已如此是可嘆也

韓文考異袁子質鄭文振欲寫本就彼刻版恐其間頗有僞氣引惹生事然當一面錄付之但開版事須更斟酌耳若欲開版須依此本別刊一本韓文方得又恐枉複勞費工力耳

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得聘禮以前二十餘篇今錄其目附去彼中所編早得爲佳此間者已送福州令直卿與劉履之兄弟參校寫成定本尚未寄來若有可增益處自不妨添入也然因此得看禮疏一番亦非小補不然此等如嚼木札定無功夫看得也

答廖子晦

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

答廖子晦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疎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扣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

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旣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縶也大顚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旣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考異

答嚴居厚久當純熟明快快一作決

答廖子晦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一無又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濱老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貺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喻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鶩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扣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檃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潸然出涕往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況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踈乍親吏事公私倥偬日不暇給尤覺荒澁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縻歸臥田間

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閒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狥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爲禱匆匆不宣熹再拜

答方耕道耒

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日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菴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複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當益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方耕道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曾節夫撙

所喻夷狄之云恐不當以此爲比只此一語便是十數年汹汹之根願平心定氣徐以疇昔所聞於湖湘者考校此語所從來則於此其必有處矣不然平日之言却似與此心此事不相入恐非亡友所望於賢者也

答呂士瞻炳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功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示喻艮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如此曉會於道理功夫無不是處但近讀易見得彖辭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爲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勸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呂道一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詹兼善

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槩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曾致虛 乙卯二月

南康從祀畫象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答朱魯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第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其宅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黃商伯 灝

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云本生之服視其屬之親疎却似不然蓋不問其親疎而槩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己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況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此兩節幸更考之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幸更思之也熹嘗於大學治國平天下或問中極論此事此便遽未及奉寄旦夕別附致也

答黃商伯

熹請祠人未還計亦不出數日蓋其去已餘兩旬計程當歸已久必是已如所請等候出敕留滯耳萬一未遂愚計所處正如來喻之云也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他望但願殘年飽喫飯耳往年遊豫章每至東湖之上未嘗不慨然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然亦各行其志未知此漂漂者竟如何耳示喻向來喪服制度私固疑之幞頭四脚所喻得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幞頭又有四脚各爲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行固無一人來問以書扣禮官竟亦未報也至於直領襴衫上領不盤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爲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繞頸直過略作盤領之狀而不用斜帛接續

盤繞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但禮官之意却未必
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只是手分世界中化現出
來耳竊疑直領者古禮也檢三禮圖可見襴衫者今禮也如公服之狀乃有横襴
必是故事中曾有兩說各用一說而今遂合為一既
矛盾而不合於是為此杜撰之說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
一項證之既有斜巾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
一元之上并加四服此亦并合古今之誤蓋斜巾本未成
服之冠如古之免帽卻與四䙆衫為稱四脚卽與襴衫為
稱冠卽見三禮圖者當與直領衫裙為稱今則并加四者
而下服有襴有裙亦是重複而真直領之衣遂廢只此一
事便令人氣悶今幸有討論之命然亦未見訪尋士大夫
之好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茅纏紙裹不成頭緒近報作
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且唐制本為王公以下豈國家
所宜用邪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
樣度雖未必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
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
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
為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
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濂溪之祠郡將乃
能留意如此并及陶劉亦甚善此等事自世俗言之似無
緊要然自今觀之於人心政體所繫亦不輕如今日荒政
便與此事相表裏若如庚子年中守令見識彼安肯作此
事邪

答黄商伯

方喪無禫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說而遍檢諸篇未見其
文不敢輕為之說但今日不可謂之方喪則禮律甚明不
可誣耳儀禮喪服傳為君之祖父母父母條下疏中趙商
問答極詳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
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左杜所記多非
先王禮法之正不可依憑要之三代之禮吉凶輕重之間
須自有互相降厭處如顧命康王之誥之類自有此等權
制禮畢却反喪服不可為此便謂一向釋服也心喪無禫
亦見通典乃是六朝時太子為母服期已除而以心喪終
三年當時議者以為無禫亦非今日之比也此事本不欲
言以自是講學一事故及之切勿為外人道也跪坐近得
楊子美書引僧人禮懺道士宣科為比彼蓋未嘗以為難
只是慣耳其說亦為得之皇祐祭式却未之見如有本幸
因的便借及彼時所用只是開寶通禮此有其書欲一參
校也開寶與開元大槩相襲開元只有先師二位無諸從
祀或是開寶所增也位牌於法亦只臥之於地與獻官位
版相似非此為神位也今獻官位版亦有植之以趺而立之者皆誤也塑象如開
元禮則無之想當時初加夫子王號卽內出衮冕以被之
則為有象不知何故牴牾如此豈所修禮書亦姑以存古
而實未必行邪而韓退之劉禹錫諸廟學碑亦皆言有象
本朝則固有之久矣可更試考之也

答黄商伯

大學知止能得或問云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
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又曰能知止則事事物
物皆有定理至能慮則又曰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
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程子則曰格物非欲盡窮天
下之物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多後脫然
有貫通處妄謂一物既格則能知一物至善之所在而

亦可得其所止然猶有定靜安慮之四節學者必知止而用其力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與程子所言格物工夫似若不同得非或問所指是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而言之歟

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効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

中庸章句言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竊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賦健順五常之德理無可疑然自昔秖言五常而不及健順體之於心得非敏於爲善者是其健循其自然者是其順乎然自昔秖言五常而不及健順何邪

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

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說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石氏集解引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一章竊謂此章先明理與氣不相離遂言氣質之性雖有善惡然性中元無此兩物相對而生其初只是善而已由氣稟有昏濁又私欲汚染其善者遂變而爲惡當爲惡時非別有一善性也故有惡不可不謂之性濁不可不謂之水之說似指成之者性以後而言與孟子拔本窮源性善之論不同然惡或不萌則本體亦有時發見若能澄治則復其初矣至於水流而就下以爲繼之者善則是以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皆指爲繼竊謂須如易解之說在成之者性以前方是本旨以濁比惡亦是專指欲動靜流之後竊謂須如大學集解之說因氣稟之不齊而又私欲生其間分比兩節然後精盡也未審是否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上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爲也不容說處卽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多須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性卽語脈自分明矣

未發之前唯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之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此一心見此一心爲甚悞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

求於心迫急危殆無科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爲不同也

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爲不可行也

中庸第二十章之問語誠始詳明善擇善所以爲誠之基本者亦始於此章併言之舊嘗觀乾九三九四與坤六二覺聖人說乾之修爲易而坤則工夫緊實似有聖賢之分大學初說致知格物中庸首章惟言戒懼謹獨工夫規模覺得似比大學爲高遠直至二十章始言明善擇善與大學所以教者同亦似二書隨學者器質爲教也

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本原極致處巨細相涵精粗相貫皆不可闕非有彼此之異也

五行各一其性宜五行亦各一其德舊聞先生說義理分界至處須要截然要貫通處又自貫通竊謂仁發而爲愛愛而得宜便是義有品節便是禮之類則體雖各立而亦相貫通竊恐五行亦如此嘗見人言五行之體質便是土如木之堅則亦有金金之從革亦有曲直之性也未審是否理有未明雖於事非急亦不可終於不知略乞賜教

曲直稼穡各是兩事餘亦合準此例潤下者潤而下也炎上者炎而上也從革者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

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證皆當依此爲序其言似有理幸試推之

鬼神之理未易測識然學者亦欲隨所見決其是非祀先之義向來因聖人不言有無之說竊謂氣散而非無苟誠以格之則有感通之理況子孫又其血氣之所傳則其感格尤速也未審是否

三條皆善橫渠說五行數段甚精可幷考之

陳勝私嘗說雷霆震擊真有鬼物先生不答次日乃言學者當於正理上立得見識然後理之變者可次第而通若將理之變者先入於心立爲定見則正理終不能曉矣竊嘗服膺妄謂夫子所言與答宰我之問程子張子之論無非正理但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瑩未審然否上蔡之說或問以爲善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如是某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之恐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壇墠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爲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天地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歟妄意如此殊未明徹乞指教

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爲近未至遽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爲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

槩亦如來喻恐可參攷也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也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更願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再拜

答詹元善（體仁）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知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喻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出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覼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未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至于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决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

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答詹元善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爲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但近至城中見羅養蒙之孫示及其祖事狀有此一條事與今日極相類今謹錄去恐更合稽參禮律以盡情文之變乃爲盡善此非小節不可草草耳近日大除拜一番紛紜雖公議幸伸然自此中外之責愈重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猶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來書所賦蕩之卒章真可爲流涕痛哭也進對之際言之不切不足以盡吾心而吾言雖切度亦未有轉移之勢不知明者又將何以處此也禺得黃子由奏疏謾錄去其言至此不爲不切蓋已下到大承氣湯矣而略無動意奈何境外之事彼若爲萬全之計固不輕發但恐萬一狂謀輕襲而我之邊障未有以當之此則慮外之慮而所繫亦不小也故都之事不成乃是天幸如其不然趙豹無故之疑梁武金甌之戒直可爲寒心不知今日諸公何以處之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此行所資亦足爲晚年休息之計元善篤於友誼固自不薄而張帥之傾蓋勝流今之君子亦鮮能及也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度

邵子文記明道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襲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答潘叔度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爲精密然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於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答潘叔度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

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覆亦是此意幸參考而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答潘叔度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卻似太瀾飜也大抵諸所誨諭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閑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江南之業恐自是慶曆元祐之功不當以此論也此語甚長非面莫既大抵鄙見與彼中議論不同處非一而此爲其最是乃天理人欲之分直截剖判不相交雜處安得相與極論以會至當之歸乎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忿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論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醍醐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僞却在他人如何必得況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念橫在胸中也陳膚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凉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蚤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脩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細讀來喻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覥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潘叔昌

示喻讀史曲折鄙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玩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

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却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置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喻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況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如所喻唐論却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柟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卽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卻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

主之心乃絶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潘叔昌

向來鄙論初無深旨來書誦及足見不遺一善之意然所謂有主於中者亦只是此持守之意耳遺書首篇答李端伯之問者正是此意不可離此持守別想像一物以主乎中也

答潘叔昌書杜生二論後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顏公之智誠有所不足非獨弃平原一事也但仁義禮智信列於五常聖人皆顯之以爲教未嘗偏有所隱也今曰聖人獨顯仁義忠信以爲教而神智以爲幾不知何据而言若其果然則是仁義忠信乃無用之樸而智乃仁義忠信之賊矣學術不正使人心頗僻如此甚可憂懼不知老兄曾見此論否聞其託於賓館必嘗相與講學者幸有以警之毋使東萊宗旨轉而爲權謀機變之學也

答潘叔昌

所示內外交養勿使偏枯聞斯行之不必猶豫此正今日應病良藥也薛氏書已領觀其用功纖密良可歎服而昨得其論語及春秋却有難曉解處豈其用力於彼者深固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邪學者於此要當知所擇耳仁傳正類南軒所爲鄙意亦所未安伯恭昨補外書震澤語錄問聖賢之言要切處思一段意思却極好也陳齊之文乃如此尤所不解亦嘗究其失否微言既絶大義益乖甚可悼懼不覺傾倒至此此紙不可以示人也只欲賢者知之不枉用心耳

答劉叔文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只看太極圖熹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閑說話也如此虛心理會不得時却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爲晚耳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或恐別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漆之盆枉費心力也

答劉叔文

細詳來喻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來說雖多只以此意思之便見得失如云精而又精不可名狀所以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爲性之誤又引通書解云云亦是不察陰陽二字是形而下者便指爲誠不知此是誠之

流行歸宿處不可便指爲誠也又引無極之真以爲真固是理然必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凝此尤無理矣夫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豈有理自有氣又與氣合之理乎其間瑣細不暇一一辨論但更看太極圖解第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不待如此紛紜矣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扣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閒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胡伯逢

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卻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

答胡伯逢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閒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胡伯逢

昨承喻及知仁之說極荷開曉之詳然愚意終覺未安來諭大抵專以自知自治爲說此誠是也然聖人之言有近有遠有緩有急論語一書言知人處亦豈少耶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竊觀來教所謂苟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爲仁者亦可謂非聖賢之本意而義理亦有不通矣熹於晦叔廣仲書中論之已詳者今不復論請因來教之言而有以明其必不然者昔明道先生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如來教之云則自不必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第即夫怒而觀夫怒則吾之善端固已萌焉而可以自得矣若使聖賢之門已有此法則明道豈故欲捨夫徑捷之塗而使學者支離迂緩以求之哉亦以其本無是理故爾且孟子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者正謂精思力行從容涵泳之久而一日有以泮然於中此其地位亦已高矣今未加克

復爲仁之功但觀宿昔未改之過宜其方且悔懼愧赧之不暇不知若何而遽能有以自得之邪有所知覺然後有地以施其功者此則是矣然覺知二字所指自有淺深若淺言之則所謂覺知者亦曰覺夫天理人欲之分而已夫有覺於天理人欲之分然後可以克己復禮而施爲仁之功此則是也今連上文讀之而求來意之所在則所謂覺知者乃自得於仁之謂矣如此則覺字之所指者已深非用力於仁之久不足以得之不應無故而先能自覺却於既覺之後方始有地以施功也觀孔子所以告門弟子莫非用力於仁之實事而無一言如來諭所云指示其方使之自得者豈子貢子張樊遲之流皆已自得於仁而既有地以施其功邪其亦必不然矣然熹前說其間亦不能無病如云爲仁淺深之驗人觀己之說皆有病觀以今觀之自不必更爲之說但以伊川和靖之說明之則聖人之意坦然明白更無可疑處矣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喻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龜山中庸首章而發及引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卷者及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論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爲未發以善爲已發而惟恐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槩謂善爲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卻善字卽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爲仁爲兩事也所謂觀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卽夫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切促不勝其勞而其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爲仁之方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爲爲兩事者也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爲仁爲一事也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爲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爲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屨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此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或以覺言仁是以知之端爲仁也或以是言仁是以義之用爲仁也夫與其外引智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爲仁之體則孰若以愛言仁猶不失爲表裏之相須而可以類求也哉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槩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爲之之方然後就此慤實下功尊聞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行又以知與爲爲一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

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為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為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敘胸臆不覺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黃仁卿 東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黃仁卿

示諭食貧之狀深為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改葬之議既非人謀所及假卜筮以決之亦古人所不廢更詳思之如何熹自劾之章已批上旨喻以事不相關則是已經進呈矣遜詞避寵亦事之宜紛紛不已又似過甚今已幸得請矣只用省劄令還故官更不再出敕牒亦甚省事位高言厭又是上一等人今人則位未高時已無及物之志矣可為深太息也此間親知有仕於汀者書來說彼民望行經界尤切韜仲歸說趙書亦請行之當軸頗難之彼於汀無利害只恐牽連并及泉漳耳之政且得如此亦善人固難得每事皆善也漳人亦淳但淳者太淳故其有勢力者得肆殘暴為可憐耳向來繆政撫其淳者甚至而治其豪猾不少貸亦有精力不及而誤縱舍者然或者至今以為嚴殊不可曉深自愧恨不得如仁卿者為寮友而規正之也

答黃直卿 榦

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為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黃直卿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得見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

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脩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顚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槩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脩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顚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答黃直卿

喪服篇所說析出經傳破碎重複不相連屬不可行也此篇已略修定似有條理且其間有見上條見本條之類尚涉重複然去之又似太疎略可更裁之或於本條下依重出例注之而逐條之下卻皆削去亦自簡便後有通例一條甚好恐更有可入者當補之

喪服義

此篇都未編可更考之恐當以三年問一篇爲首蓋其言所以制服行喪出於人情之實最爲明切又包三年期功以下皆盡其後乃取諸篇中論喪輕重意義者附之若此類不多卽不若依舊只附前篇作傳記亦得

士喪禮上下
兩卷略定更詳之
當以士卒哭祥禫之禮附其後而於篇目下注云祔卒哭
祥禫禮附
士虞禮
喪大記上下
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若其送死之節禮文制數則貴賤之等固不同矣今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士禮之篇殊不相入自合採集別爲一篇但以世俗拘忌不敢別立篇名故欲只因喪大記篇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放士禮次第分其章叚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則依經例雜法與此篇相表裏凡記事實有議論者則依記例似稍明白但恐其間尚有脫漏差舛可更詳之其虞禮以下尙闕如天子九月而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爲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說亦當附入其杜預邪說前輩已有掊擊之者亦當載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其書禮論語內說諒陰制度及左傳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爲三年之類卽附祥禫章後譏華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編柎藉幹語之屬卽附棺椁窆葬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卽入誄謚章(如此類更推廣求之可附卽附)但顧命康王之誥恐尤不可遺然又不可分只於篇末附入如何
奔喪
道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並喪恐更有說此所取似踈略可更考之

居喪記
弔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
喪義
以檀弓哀戚之至一條爲首(此條甚長今注疏皆誤分斷了今當合之)其餘有通說喪禮或沿喪事如孔子早作子張庶幾等語皆合附入(別紙有說)更又剪下碎叚一束恐亦可附(邾婁復以矢天生地藏子羔之襲喪不剝奠之類已刪去皆可入)
以上共十篇
重出例不須如來喻但於初見處注尾著圈而注其下曰後某章某章放此(喪服篇說中亦有此例可幷詳之)一士虞禮記既封至除之此一項不入例可更詳之
上大夫之虞此條當入大記下篇
周禮喪車更詳之若是上下通用卽入喪服通例經中若是王禮卽入大記初用車處
凡已剪下重複碎叚恐有漏落或當載者可更詳之所寄數卷若前此旋次得之卽可子細看今幷寄來又值事冗目痛只看得一兩卷子細自既夕以後多不及詳可更加功脩此數卷也卒哭篇附虞禮後以本記補經
始死三日而殯(止)遂卒哭(注)用剛日曰哀薦成事(節注)將旦而附(止)辭一也(注末云哀薦成事一句未知當附何處)饗辭(止)之饗(注)
右卒哭〇記云云
明日以其班祔(止)尙饗
右祔〇云云　〇祔杖不上於堂
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
右小祥〇記云云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右大祥〇記云云

中月而禫止未配

右禫〇記云云

注中云見某篇云云者更契勘今所定本恐已刪去隨事改正

所論士廟之制雖未能深考然所論堂上前爲三間後爲二間者似有證據但假設尺寸大小無以見其深廣之實須稍展樣以四五尺以上爲一架方可分畫許多地頭安頓許多物色而中間更容升降坐立拜起之處淨埽一片空地以灰畫定而實周旋俯仰於其間庶幾見得通與不通有端的之驗耳

若如此圖則堂基之上便分前叚三間後叚四間及兩邊夾室之位矣卽不見得殿屋橫棟從甚處斷兩霤之分從甚處起又不見廈屋兩翼如何似今之門廡又不見兩夾堂外既無墉亦合有柱與否云有柱則於經無文云無柱則兩屋角懸空無寄託處又恐間架次第雖如所說其殿屋分四霤處亦合如前來寄去之說但移得洗更稍向東當簷滴水處耳夏屋亦須作次棟以覆兩夾但設摶風版於兩夾之外次棟盡頭而設洗於其南如此乃有門廡之狀先之說福州人所謂君臣門也蓋屋之前後皆爲五間而中三間爲直棟旁兩間爲兩夾其上椽瓦或爲東西霤之上流或爲次棟而設摶風於其外也若不如此則殿屋直棟反短於夏屋之棟等殺不應爾也古者降殺以兩恐士廟深廣當自天子制度三降而得之又於其間細分間架乃見其實也

適又思之恐只是作三大間旁兩間之中爲牆以分房室兩夾之界略如趙子欽說但門廡二字未合耳可更考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朱文公文集四十六卷後考異

黃商伯問大學知止能得云云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云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其釋知止之本文全體可謂當矣然恐學者見其有天下字有皆字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如程子所言格物工夫未足以知至善必待物盡格知盡至始爲知至身脩以至天下平皆得所止之效與所以繼綱目三語之後言之蓋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與乞賜指教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呂子約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横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効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即時習而說之注釋也（張先生所云似與程子之意未合）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爲人借去不盡記其說然覺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之則在己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懼於傳之或差（下一本有也字）（上蔡之說恐與上章指未合）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事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爲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己之意迺

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熹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古今一箇亦得論氣之本也

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亦善言天者

季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令子路原始觀終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死是固然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恐救子路忽於近之病蓋在目今雖曰未能事人然隱微之間如執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用其力苟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闕略於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愼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蓋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則息生不窮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即形於上者也苟物而不物則死矣體云者其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必有體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德爲此萬物之體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德又從而體之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魂爲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爲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誨所謂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恝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試更思之（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工夫足見爲己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

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迺脩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別然脩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校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物之或不如己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蔡之說竟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己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親焉故曰可謂孝矣斡旋改移其始止於隱惡諱過本在於愛親駸駸而往易入於私其病固不細然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不可行至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知所以改之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遲浸漸之意味亦非篤於愛親者也

（謝方明事祖儉舊看得甚可爲法然李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意思存得此心自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且服此藥便自胸次開闊黑白分明若更主張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險促轉見無進步處父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爲是非邪正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兼又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穩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固如此然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出門如賓之類皆是）如此而致敬密察庶幾可以交神明矣事如祇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恐於事字未叶

此說甚好比熹說尤親切蓋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固

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卽鬼神之德猶云氣卽性性卽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非是

魂者其氣也氣散魂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邪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爲遊魂玩遊之一字謂其卽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光明者言無謂耳目之聰明爲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不離魄聰明卽氣之運乃是魄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爲魄也

程子曰魂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魂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卽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魂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卽所謂精氣爲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丈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之心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爲仁之端下卽論非內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端云者苗裔端倪之謂也覺痛痒則非不仁則覺者所以驗乎仁有彼我心則爲不仁則公者是仁之意思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程子氣類相合之言殊覺有味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以用工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類皆用工致力之道也要皆當一一剖析又不敢太成支離失其全體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之卽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脈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爲得耳

答呂子約

承喻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邪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

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驀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功夫刊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答呂子約

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爲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餂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爲也曰鮮矣仁云者獨言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敢謂之全無也

有所爲之說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如何幸更喻及伊川先生解中却云謂非仁也便如此直截說破意又如何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一語解之矣所謂欺於己欺於師想是程子之意但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蓋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未盡而與欺人無異也與上文同旨而傳習又所當省者故專言之如子夏後爲莊周之類皆由傳之有所未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觀老於西河之上氣味謂之講習之功全盡未可也惟曾子謹其所傳故至今無弊然彼以其富之言標使者出大門之義說大人則藐之之訓其血脈貫通皆似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習之爲難也所謂傳非如釋氏半夜傳法之謂蓋在己有所未克則其動止之間不能無失苟時習之功有所未至流傳於後豈不有害

所論甚善末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許多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來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抵先要虛心爲要耳如禹無間然一段五峯說得甚好然近日細看恐聖人當日贊歎之時未有此意他似此者甚多

李先生之論蓋欲拯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人思前筭後還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自覺知然人之資稟剛柔不齊則藥其所偏者又恐難一概論止是要認得此意旨所發而於計較思筭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踈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既濟坎離之合未濟坎離之交故爲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言水火又謂爲成質何也

陰陽成質水火爲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蒙中亦有一段論五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學有乾坤付正性於離坎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邪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邪

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但其光氣常新

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邪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邪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

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五音五色五味之類皆是也）

鬼神之德蓋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看得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蔡語謂向你道有來又恐賢問某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恁生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乍得乍失近因相識有饋生鵝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貨之則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寃之之意常感於中（此病不已便入因果上去）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者欲出雖未睡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無有也雖曰以理却之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說久久極易惑人但先入者為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而後有物者邪以此推之則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虛心向平易分明處別理會箇題目勿久留情於此却生別種怪異底病痛也生鵝之論只以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廚之義斷之便自直截

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吾必謂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為學而專以講論為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修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偏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邪

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

乾便是物之太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魂陽也屬天魄陰也屬地魂氣歸于天體魄藏于地是也聚而復散者為魂聚而不散者為魄魄非氣也精氣為物者合氣之聚而復散與夫聚而不散言也遊魂者專指聚而復散言也來教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更願詳賜批誨

魂陽而魄陰故魂之盡曰散（散而上也）魄之盡曰降（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林少穎云然）今以聚而不散者為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為物猶言魂魄為體爾（以此推之更有曲折）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

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率前賢語意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今人見得些道理便要鐫鑿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甚覺前日說得惡模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況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答呂子約

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邪

王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感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邪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以子絕四之旨觀之終未免有我底意思雖與放而不知求者遠甚然其究極似未平正也見於文句者每每有我底意思

五峯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己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其流弊之甚多至於妄作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傳不習乎據文勢意脉當以明道言為正

此等處義理亦兩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既也

夏商損益繼周者亦必有損益蓋氣運升降不容不爾特聖人能因時而不逆之耳

理大概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張之意請更詳之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曰飾實則失實故寧儉又曰儉則實所出又曰節文太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正名曰本也

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生死者氣運往來之常也異端以有生為幻而謂之無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陰陽之本也

此說固然程子蓋言之矣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

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當如明道說若曰不以其道得貧賤則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

明道說意甚密但文義似費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為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甚善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大概言人之心如是甚言此心無時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操則感動於不善而失其本心矣雖曰失其本心而感處即心也故程子曰

感乃心也而程子答心有亡也之問又曰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又云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蓋寂然常感者心之本體惟其操舍之不常故其出入之無止耳惟其常操而存則動無不善而瞬息頃刻之閒亦無不在也顔氏之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體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別有心之本體也然亦不須苦說到此只到朱勾處便可且住也

答呂子約

示喻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固爲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近作一文字正述此意錄寄伯崇矣亦屬轉以奉呈也謝說未安者多此類所論孝弟之說蓋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處往往多有此意且如此章不以事親從兄爲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爲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往年與正字兄論知言中病痛亦多如此蓋其所授受有自來也却是呂與叔先生論氏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至於近世專門之說蓋亦不必深論其失取其可取者焉可也

答呂子約

時復思繹之義如何長沙說中謂紬繹其端緒又何也

又時習專以思繹爲訓又何也

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長沙說不記云何紬繹端緒亦苦無異義也

學卽行也所謂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意必有在

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說樂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蓋亦實見其可樂但此說爲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外顧明其說

謂之發散在外卽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謝氏時習朋來不愠一章意脈似與本章之旨不貫所謂不必同堂合席謂之朋則於朋來而樂之意似不切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既以不知者希爲貴則亦與人不知而愠者相去只一閒耳非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謝氏說多類此大抵過於高遠也

孝弟爲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蓋以本立而道生也謝氏謂知此心則知仁蓋以自是而仁可見是固然也却恐非爲仁自孝弟始之意

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爲機械以求知仁其原蓋出於謝氏且若如其說則其事親從兄之際心亦不專於所事矣

明道論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而又論守身守之本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此意如何

明道因論事親又推本守身之意以明必如此然後爲能

事其親乃所謂孝子成身之義

其爲人也孝弟自然和順慈祥豈復萌犯上之心况於爲逆理亂常之事乎此蓋深言孝弟之爲順德而人道之根柢也自是而積習著察則爲仁之道自然周溥充大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非過情違道之小仁也故曰本立而道生而又贊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若夫仁民而推親親固曰無本然所謂仁民者亦必有甚不仁者矣

自仁民而推親親本不足辨然亦不必言必有甚不仁者

巧令鮮仁尹氏之說爲完程子直指爲非仁何也詳考程子辭意蓋直指脩飾之爲非仁欲學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他有所未暇論也昨領來喻謂程子如此直截說破恐是此意否

程子固是直指脩飾之爲非仁而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爲言也但聖人辭氣舒緩程子恐人不會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而不及傳不習乎一語何也前雖求教謂已兼釋之今却未曉

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是亦欺人之事故以忠信舉三省此句須更思之與謝氏孰長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泛愛親仁蓋爲弟爲子日用出入之實職曠此而徒區區於文義章句間抑末也程子謂非爲己之學意蓋如此然必曰學文者誠以未能著察而品節等差重輕緩急不得其宜則或有所害以此見周伯忱之說甚當謝氏盡孝盡弟以及乎親仁成己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看得學文頗輕而說得入孝出弟之類一節便做成德似非本旨意

脩弟子之職固所以爲己然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爲己也洪慶善說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其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

道千乘之國政與道之以德道之以政之道同道猶導也與齊治之義別敬事而信以下或以爲五者或以爲三者當從何說程子釋此章謂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非小乎此也政以今之諸侯所以導其國者不能如是也然否

分別道齊二字甚善此章當爲五事然先後相因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此蓋以其略故其言之若不足耳

程子謂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又謂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因此得求仁之方要須是從克己入程子論季路顔淵言志一段可見蓋喜怒好惡之偏頃刻胡越霄壤之判如何得氣脈通貫本末連屬每覺於至親上尚有物我處多况於他人乎直須是由身至家由家至外檢察消磨漸漸融通則庶乎仁矣前輩謂公近仁愛屬仁而魯論所謂己欲立達而立人達人爲仁之方而孟子所謂仁者如射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反求諸己如此之類皆是欲人之求仁當自克治己私而入學者但當於此下手耳向者所謂以萬善之先名仁誠不親切

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來喻雖善然非程

子立言之本意也

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

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鬭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曉毫髮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為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繹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

答呂子約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為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為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為他說所搖復為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

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來書所喻程門議論鄙意正謂如此此或問之書所爲作也但掎摭前賢深負不韙之罪耳管仲之喻甚正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子之意蓋欲主張名教而以爲夫子許其不死却不如以爲存而不論之可畏也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卽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胡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暗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疎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實見處也太極諸說亦未見端的處又所謂萬化未嘗止息者是矣然却爲甚於復然後見天地之心邪請更下此一轉語如何如何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原憲一條似於鄙意有未安者而來書云云支蔓繳繞只如舊日更望詳細思繹勇猛掃除庶於正大光明之域有進步處也

答呂子約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全無本原根柢則未知吾之所恃以爲本原根柢者果何在邪幸更思之復以見教

答呂子約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爲愈且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概說道理如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邪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作此見爲此論也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邪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會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大事記尚有第十一卷半卷未寫今附元冊去幸爲寫足附來不須裁截裝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

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横卽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静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絛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吸吸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却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李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眞售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壅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呂子約

熹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今年病軀粗覺勝前時但心目俱昏不堪繙閱深以爲撓耳所喻向來立論之偏近日用功之實甚慰所望兩卷所論皆精義也其閒亦有鄙意未合處具之別紙幸更思之或猶未安却更反復極論以歸至當乃佳耳同父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甚做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盡見頓著聖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見他好處并文中子一併破除一上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復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扣之令錄去此無人寫得也（兩書皆引惟精惟一者是）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語此閒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訛在甚麽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史遷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爲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也此一等人不能談王說覇然終是慤實謹厚是這一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也兩卷之說今亦不能易紙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

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平旦之氣以下一節譬喻得不甚相似至以元氣淋漓星斗清潤爲利貞之象亦不可曉合而言之一句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爲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卽是所謂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以作正爲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辨析分明方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爲之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處須知所謂純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著實處也今欲改性之德愛之本六字爲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萬物皆吾體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則尤不著題更須細意玩索庶幾可見耳求其放心與克己復禮恐亦不可分爲兩事蓋放却心卽視聽言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卽是放却心此處不容更作兩節今所論却似太支離也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爲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卽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蓍卦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爲心而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峯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也孝悌則心下心下則此心溥此意甚巧然却走了孝弟二字親切本意若但如此則只卑巽兩字亦得不必云孝弟矣此蓋本因立下仁人心也四字要得貫穿許多去處道理又怕惹著愛字故不免有此牽彊似不必如此却只成立議論做文字也未知焉得仁文義句讀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說則前所謂不知其仁等句又作如何說耶程子所謂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止是贊歎仁字之言非是直解字義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含在內不可便以此爲盡得仁字之義也正顏色斯近信矣蓋謂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顏色而不免於欺僞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顏色而能近信爲貴耳亦非如來示注中所云也論語所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子地位方判斷得今此所論亦侏儒之觀優耳吾人但當玩索涵養以到爲期自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議論無益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革九五及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爲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他說若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反復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

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滎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王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己書來說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秖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喻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而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効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閒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閑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趣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爲目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爲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憊之精神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數學之功交相爲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臯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熹嘗論之以爲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丁未七月三日

示喻維清須句二義既是真實見得足以自信則亦何待他人之言但鄙意覺得此般偏旁寄搭議論無光明正大氣象終不甚喜聞故前此輒爾獻疑而今雖承誨諭之悉竟亦不能深曉也戰國時秦趙出伯益齊出舜楚出祝融魏出畢公燕出召公韓亦姬姓之國此獨非聖賢之後邪又有一事向讀元城譚錄論劉壯輿字畫處嘗疑其言之過以今觀之則似信而有徵者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公謹之言不記云何來喻云云得無有尤人之意邪

答呂子約九月十三日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拈出劉康公語甚善甚善但上面蹉却話頭恐亦是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易書似已納去何爲未見恐此誤記後便喻及却納去此亦是見近日說者多端都將自然底道理穿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子約教學者讀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但禮文今日只憑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樣轍因風幸示一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汩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

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呂子約

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㴱長啜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要須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十一月二十七日

子合到此亦略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訝熹書中語太峻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則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爲渠分疎且據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己又捄邪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前日借得荊公日錄閑看其論某人但能若古未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太多不得聖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閑慢字便著緊說出許多道理來揎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便是病根未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言處未免多著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疎遠爲尤難看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飜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尤不相當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且如此亦不妨也但士庶人祭禮都無一字豈脫漏邪若其本無則亦太草草矣鄉人欲者甚多便欲送書坊鏤版以有此疑更俟一報幸早示及也恰寫至此忽報已有農簿之命此亦可喜但不知不蹉却對班否又恐釋奠祭器等文字又因循也然舊同官有可語者得更叮囑之尤佳幾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台州又有一師邦者在此亦儘知用力不易得也子欽恨未識面寄得禮圖來甚精未暇細考此却好一員禮官也但說易亦多瑣碎穿穴耳十弟事不知竟如何今日一箇風俗如此不知士大夫是何等見識也別紙數事皆切中其病如偏執闊疎貴氣之云尤是親切一種樂因循者已不足言其有作爲之意又有此病豈天固不生材於今日邪前日因饒廷老去嘗寄聲痛箴之不知能聽受否奉常差彊人意但覺亦欠子細商量甚恨前此匆匆不能甚款也其可喜處却是簡潔而不支蔓故力專而勢不分又沈靜而有思量故機圓而語有力若安排得在要地須儘可望也叔昌必已之官同父爲况如何頗亦謀所以善後之計否因書幸痛箴之

此却是箇改過遷善底時節幾會所謂乃今可爲者正謂此耳切告留念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覼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檐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呂子約

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省驗一作有驗

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誨諭胡子知言舉或人以放心求心之問恠其覼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某竊謂或者之問元不識心體所對雖欲使人察夫良心之苗裔致操存之功然說得驚惶不縝密便是用功處未到恐方說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廣狹淺深處然曾云省察則是我元初者非我元初者真妄客主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稍熟則省察浸精省察浸精則操存愈固昨之所謂非放者今猶覺其爲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猶覺其尚遠近看遺書說修辭立其誠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覼縷散漫自覺用力雖未能敏勇然實欲從事於斯也又嘗深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然其間幾多艱難曲巧方其志不勝氣其爲抑遏掩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易遽存及其身心向裏有頓放處非不是我來爲主然浮念忽起病根隱然又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來間之展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思之時而思慮忽起若所當思也則便以筆識之不使之累吾心然亦難槩論蓋適有所感當便尋繹則只得放下元初所思却致思乎此若非所當思也則當深省而消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主一功夫未至不能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然且得隨力量如此存察更望指教

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却將此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峯一語早晚提撕令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温公爲中所亂矣

誨諭謂必有事焉鳶飛魚躍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某竊謂此箇義理固是自家元有底無少無剩初無差異然亦須實見到這裏不可少有齟齬聖賢設教固不越於下學而上達然著書立言必有不容已者如鳶飛魚躍子思雖以上下察爲言固已示諸人然非得伊洛諸君子再拈掇出來如何理會得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既說得親切與我相應又曰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魂則又恐人將此玩弄走作以爲神通妙用却入私意却成助長却失了元初本有底其爲害又不特入於語險而已大抵窮理工夫若不能認取則非我所及者皆爲涉虛若能認取則一動一靜天理流行莫非無極之真也程子又云勿忘勿助只是養生之法不識怎養生此語極善蓋識箇主腦則勿忘勿助而養而無害非勿忘勿助是本體於勿忘勿助之間認取本體也此全在學者於己分上實自體認方信得聖賢之言先儒之論都是將實得者說與人不是說分外事顧我之領略淺深何如耳敢望誨示

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爲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卽時除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

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

誨諭謂只於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氏之見某自顧渙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靜養工夫然工夫淺薄客慮猶多雖未至便有此病然亦豈敢不常自警省也兼亦自覺未墮釋氏之見者蓋釋氏是從空處求吾儒是自實處見喜怒哀樂之未發初非空無寂然不動本皆完具釋氏於此看得偏闕所以隨在生病又元者善之長底意思釋氏既不識元絕類離羣以寂滅爲樂反指天地之心爲幻妄將四端苗裔遏絕閉塞不容其流行若儒者則要於此發處認取也近看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語頗有所省夫動而無動則喚不有止靜而無靜則喚不森然此雖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於此然一動一靜之本體蓋元如是因此靜存動察既無交互亦不落空今所慮者非在於墮釋氏之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若於此能自力則敬義夾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所見如此更願指誨

此正如明道所說扶醉人語不溺於虛無空寂即淪於紛擾支離矣

誨諭讀書如論語孟子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先儒一字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義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某深惟訓誨真可謂直截指示雖非某所及未能言下即承然敢不默會此意第有所欲論辨當吐露者亦不敢不詳陳之某往者讀書有時自驗於會心處固有不待注釋訓說而見得明白然此心稍有蔽虧即便忘失且又閱理不熟大指精義弗能致察若非自生意見即便讀過不覺終歸之因循鶻突而已日來豈敢以爲能讀稍能收拾身心有箇主腦義理之實漸漸相親玩索先覺所說時時有契於心反復讀之其於本文本義固能打疊到空蕩蕩田地然於用意深處漸能進其所知隨其文義亦各略見所說着落因此見得讀書之法固是要見得立言本意不要繳繞支離然須是自有工夫使義理來相浹洽方能與書相應若與書相應始能善思通其精微而意味無窮雖當讀時固不可先留舊說在胸中然虛心平氣待其自見有意要掃去他亦不得苟要掃去則又是我底意見亦未必是真實指義也如讀易只以程子易傳爲主非不知象占爲不可廢然文王夫子作彖象文言大傳所發明者却不在於象上直是要人得其辭以通其意其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間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其曰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曰乾坤爲易知諸卦爲難知今學者不求諸象占固有所闕然學有本末若未能玩索乎　而欲求之於象占則於程子備於詞在其中之意不能無失也又自孟子後易書非不以象占而傳然非所謂自秦而下其學不傳者果何所指邪雖所見如此然先生謂又是一種工夫則殊未詳更望指教也

大凡讀書須是虛心以求本文之意爲先若不得本文之意卽是任意穿鑿如說會心處之類正是大病根本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只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誨諭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思尋討也某深味此語固是恐人添箇意思尋討然覺得下語自傷於快竊謂仁固難名以覺名仁而覺非仁也以愛名仁而愛則屬情也以公名仁特近仁耳亦難指公爲仁也先生謂仁者愛之理別出性情最爲明白然程子公而以人體之意則於公字上兼愛之理意思言之蓋公雖近仁然又須實下工夫物物皆體若有扞格各不相貫屬便有未仁若只是說箇公字便此理自流行却欠却體仁工夫也又近看南軒先生復卦贊有云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流通及近來玉山所刻先生講說於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雖未能昭晰然却見得此意脉分明其曰偏言則本末次第不可以混言其曰專言則莫不始於此本於此而皆一貫也孟子論乍見孺子怵惕惻隱之心便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仁無羞惡之心非義無辭讓之心非禮無是非之心非智其只舉惻隱一端發見處示人餘三端更不一一拈出夫豈有所略哉蓋此乃良心苗裔發見最先處乃天地之心萬物之元必自此而後流行不息亨而利貞則是章雖曰偏言而所謂專言之者亦不離此矣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存爾如溝渠窒塞故水不通流去其窒塞則水流矣水固不因去塞而有然亦非既去其塞而又別有一段工夫使水流通也以此推之所論之得失自見矣又論偏言專言處語意未瑩使人難曉

答呂子約

代語之喻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卽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見聞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交涉讀書最忌如此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強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卽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邪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

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轕不可絶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誤不知却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是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冗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汨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卽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己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

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

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釀而紕繆也又況來喻已指無是而餒者爲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但爲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爲器積土成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喻雖亦不敢据以爲說然其所慮恐爲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爲離合却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毋暴其氣而擇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爲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其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爲血氣而其爲氣者爲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爲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爲紛擾增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　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致知爲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邪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邪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却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意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爲愈不能如此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疎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冲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　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強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爲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着爾　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呂子約

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爲然者蓋以道爲行則道非

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冲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秖可言達道耳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卽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卽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卽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

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喻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冲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恠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元德訓道爲行便似來喻訓學爲義理之蘊一般一則以所能爲能一則以能爲所能也（佛書有能與所能之說能謂人所做作所能謂人所做作底事其分別文義亦甚密如道則所能之謂學卽所謂能也如今小兒屬對看花折柳看與折字是能花與柳是所能此不可亂也）此等倫類尚不能通是乃心意大段麤在豈能及其深微之奧邪

答呂子約（下論語雜論同戊午二月五日）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者邪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卽蘇黃門之騶虞竊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撑柱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父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摯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

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邪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邪

謂遷言公孫洪以儒顯爲譏洪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邪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奬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浡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矮邪（此事不唯見偏識淺去取差謬爲明眼人所笑亦至犯子惡苗碩之戒大爲心術之害不可不知）

論語（一本復下無有字外下無則字）

學之爲言蓋指義理之蘊至於感孚而復有講習相滋之說自夫始學而所願者外則其本已虧矣謝氏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觀聖人立言之旨有不在彼

者尹氏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

以義理之蘊訓學字恐非字義不成文理後不重章更有說感乎之說與所願者外意似相反且程子於朋來之樂何故不如此說恐更當細思之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玄妙也

鮮則和順積諸中者未厚所積者既厚其於逆理亂常之事可以保其必無也

犯上之過小作亂之罪大故其言之序如此非謂未厚已厚而然也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集註之說宜更詳之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章論明善之功

此章只是戒人勿爲巧言令色如何便說得明善之功

有所未習其傳或差如師之過商之不及不能不生流弊唯傳而習習而傳然後爲得其正傳

傳不習乎文勢恐不如此曾子之學其傳不差乃是合下見得通透的確非習之功也若所見不是而徒習之愈增其誤耳讀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如此緣文生義附會穿穴只好做時文不是講學也

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

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

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爲可緩哉

書固不可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邪

究義理之蘊言學者不可不究夫義理之蘊也因此語爲子夏之言而遂致疑於其間

以子夏之言爲不如孔子亦未爲貶不必如此回護但當虛心觀理而隨宜斟酌耳義理之蘊上著一究字比首章稍成文理然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故謝說亦不可廢若如所說却只說得窮理一邊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弟摹刻尹和靜所書四箴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嘗辨其謬後見尹書他本却皆不錯然既有此誤則尹公想亦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答呂子約

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爲二事也今曰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爲兩節雖可以各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己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己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爲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爲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躐等

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

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與離卽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爲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卽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熹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爲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卽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

答呂子約

不睹不聞既卽是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蓋非別有一段工夫在戒懼不睹不聞之後明矣

只爲道不可須與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不同所以文意各別今却硬說做一事所以一向錯了也

既以不睹不聞爲己所不知若能於此致謹則所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固已不能不謹若果如此則上段文意已足不知何故又須再說必謹其獨邪曷嘗有如此煩絮底聖賢

不愧屋漏亦未免於微有迹也謂之表裏洞然更無查滓則恐幾於陵節矣

若猶有迹便是未能無愧於屋漏矣此段說得愈更支離若只管如此纏繞固執則只已見便爲至當之論亦不須更講論矣前書寫去已極分明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此亦便是論司馬遷底心也今更不能再說得只請將舊本再看將此兩節虛心體認只求其分勿求其合認來認去直到認得成兩段了方是到頭如其未然更不須再見喻也

來教又謂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

所圈出思字初看卽疑恐當作知字而尋舊本未見不知當時的是何字又恐或是筆誤方欲再請舊本來看子細剖析奉報偶復尋得舊本果是知字不知來喻何故如此錯誤豈舊本脫漏此一節邪如其不然則此等處尙爾疎略又安能得其精微之意邪元本兩行今再錄去可更詳之舊本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云云再看來書他處所說已有知字卽是舊本元無脫漏是直看得老草將知字思字作一樣看耳

前書無聞無見之說只做未有聞未有見平看過若看

得過重以爲無所聞無所見則誠近於異端矣

未有聞見與無所聞見平看重看不知如何分別更請子細說

謂未有聞未有見爲未發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不知衆人果能有此時乎學者致知居敬之功積累涵養而庶幾有此爾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爲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詳看此段來意更有一大病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著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閑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

以未發爲太極

以未發爲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爲已發矣

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即不知靜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邪

前日所稟未嘗敢以已發爲無太極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

未嘗以已發爲無太極是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何邪

易之無思無爲比未發猶是以心爲言於性之體段已是猶欠拈出

以無思無爲爲說心而不及性不知心性兩字是一物邪兩物邪

來教謂有此氣來配道義始能充其體而無餒若無此氣來配則雖有道義亦不能不餒矣

孟子兩言其爲氣也云云却當以氣字爲主而以下文天地道義等字爲客方是文意今却硬將文義紐轉以道義爲主而氣爲客又將熹說亦添入一來字則區區所見雖謬決不至如此之顛倒也前書之言已盡今更不能說得只請且依此意捩轉舊來話頭依孟子本文主客形勢排齪教成行道有歸著直候將來見得舊說全然不是方是究竟如其不然不若忘言之爲愈也

答呂子約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閑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閑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

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効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卻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卻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後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邪（後番一本作一番）

答呂子約

兩書所喻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筭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近雖見此漸明然養得未熟有時不好底意思上心來則此見便若有物昏蔽雖目前小小事亦能來相礙因是知得尚未屬己

此理固然然亦須是真實知至物格方得自然如此若但說時快活間或又不如此則只是想象摶量不足恃也

子在川上云云觀諸天地古今事變莫非逝者然故故新新相因不已以何為始以何為終故周子發明太極之蘊則曰太極本無極云云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終歸於謹獨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於獨而致謹則天命流行遏于躬而不知矣

理固如此然援引太多反汨沒了正意兼所引亦有不相似者（如周子無極之語）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

太極動而生陽以本體言之即易所謂繼之者善也以氣運言之即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以卦言之即震之一索咸之男下（下字疑）也然易傳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雖物有終始而此理無窮則雖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云云學者固當兼致靜存動察之功然於動之端而有見乎天地之心斯能窺乎太極之蘊矣其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曰利貞者乾之性情蓋以夫人徒見生意之發於春夏而不知夫藏於根荄也觀諸草木搖落之時生意若息矣而根荄膏潤苞芽潛萌是乃終而復始蓋情性然也有以明乾之性情則知太極之性情矣有以見天地之心則知太極之動而生陽矣

此段尤多可疑請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令此數項歷落分

明未要添入復卦震咸性情等說夾雜得都不明不濟事也震咸尤無干涉性情之義亦非是須各自看乃佳

程子睽卦傳曰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某觀至此於不有兩則無一之義稍分明但所謂理本同者程子之說雖詳終未能實見其理

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無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其爲氣也云云某竊詳此段所言其爲氣也非有異義上言此氣之浩然體段本如是養之之法勿忘勿助則無所耗傷而此氣流行充塞無所抑遏蓋不待自反而縮也故直之一字當因大剛而爲三德若坤之直方卽浩氣之剛直其可虧欠乎下言此氣合義與道而成而血氣循乎軌轍到此則血氣便是義道矣非是養氣之後又待此而爲助也所以再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蓋深明夫此氣之發見本是義道若識得此氣之本然則知所養而其動非血氣矣其曰無是餒也欲人知夫此身之所以爲主者苟或虧失則便挎然也愚見如此不敢不竭言之

自反而縮是本章上文坤爻直方是他書異義二者孰爲親疎請試思之得失可見

氣是形而下者道義是形而上者如何合得況配義與道分明是將此氣配彼義道而爲之助豈是養氣之後又將此而爲助也如此看得全然不識文義更宜深思未易遽立說也

此是胸中先有舊說爲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滯礙枉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閣而只將本文反復玩味久久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近看得程子所謂除了身只是理之說於此最親切蓋私乎此身則莫知主乎此身者爲何如其生其死真有同於醉夢矣云云故大程子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小程子既謂死得是又謂苟有此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皆是發明除了身只是理底意思詳觀遺書亦載大程子有云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爲可乎則雖槩言之而日月寒暑屈伸往來之常理同乎晝夜死生者皆可致察小程子有云聞道者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則又指切言之以明實理所存是亦除了身只是理之意至於小程子經解乃親筆也則止云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雖不加一辭而語意則甚不輕矣今集注本大程子實理之說而以事物當然之理名之固不使人求之恍惚然果足以究斯義乎又大程子非誠知道之言以尹氏所說考之固爲切實然恐所謂得者或流於偏差而未必得其總腦也某据所曉者吐露以求誨剖

道字理字禮字法字實理字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之常理事物當然之理此數說不知是同是別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爲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於偏差則非所謂得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絪緼也繼之者善物與無妄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則屬乎氣稟矣遺書

言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又若先言氣稟而後及此
周子以萬物資始爲善各正性命爲性此是就造化處說今欲以物與無妄言之則此句屬性而以上句天下雷行爲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語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向觀遺書所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茫然不曉所謂今始粗曉此文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周子所謂主靜者以此也然所謂不容說者是豈終不可得而說乎周子不得已而言之曰無極而太極則指不容說者以喻諸人耳所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却因上文而言之或指太極爲性則非矣蓋天命之謂性命之於人始謂之性也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說得性善最爲親切若秖論成而不論繼則有二本非性之果善也故孟子道性善既因其繼而得其本源其言惻隱仁之端羞惡義之端則又因其發見之苗裔而知其爲固有學者於此唯有操存之功不舍使漸著察耳

此條尤覺紊亂更請且以前段之說識認文義今有條理未可如此引援衮雜轉見不分明也所謂治絲而棼之也

答呂子約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益公近亦收書於歐集考訂益精亦不易老來有許多心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寄又恐且要操存無暇看讀更俟後便也蘇黄門初不學佛只因在筠州陷入此漩渦中恐是彼中風土不好一生出不得今請著些精彩莫只管回頭轉腦忽然不知不覺也旋入去卽不相奈何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答呂子約十一月十二日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不爲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比觀所講與累書自敘說處覺得瞻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胸次爲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途日暮程遙無所歸宿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八後考異

答呂子約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斆學斆一作教

來喻拈出劉康公語出一本作定

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字一本作宗

萬象下一本有之字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云云不識四到時節不識一本作不知

癡獃罔兩漢一本作癡獃人

所喻博文約禮云云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各下一本有已字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遇）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覩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爲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爲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蔽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諭及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磨之益想日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喻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

不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為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狥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之為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為無據也(見成服及祥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墮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為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為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此為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為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氏語解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如此分別也(恐別有說更煩詳喻)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

恐更當以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爲主宰之論似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太始各是一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尙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爲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爲奧而爲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爲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爲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敘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爲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爲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爲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廣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爲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爲室中爲堂上但猶以東鄉爲尊則可見矣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項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他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爲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爲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

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答王子合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爲陰陽也念念相逢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意亦與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疎故嘗削去然今得子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不分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爲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爲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爲說矣

大學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內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爲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爲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曰格物致知格是極乎知之至其地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不可以不察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

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曰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爲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王子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員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耳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極本窮源之性明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伊川以爲本而明道言其繼何也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耳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伊川之意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善耳所以爲極本窮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妨鄙見如此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卽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云云

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

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彊通也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說向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爲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王子合 己酉閏五月十八日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膚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閑整頓然亦凜凜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温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幷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閒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幷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宅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與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治國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下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今曰主於心而由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顚倒說了

以上四說請詳之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擘畫分踈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尙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嘩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旣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時卑汙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王子合

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責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鈐鎚後來自覺如此含胡恐誤朋友方著

力催儹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尙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旣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林叔和

示喻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旣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寛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林叔和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旣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爲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爲密卽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

答林熙之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

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答陳膚仲孔碩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姑著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關雎序文之失固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爲淫其哀夫不得也不過而爲傷耳但序者不曉乃析哀樂淫傷爲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爲無理是則不可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辨今人耳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閒羞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狥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傳丞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逕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陳膚仲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絜短更無可疑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新說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宅更將已曉會得處反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决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西銘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仲所說因書報及謾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時流俗例爲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辨耶釋奠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有自相牴牾處（著尊犧尊象尊　酌獻先聖先師）不知曾見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禮部狀部之頗詳今未必有本但細考之可見王伯照本却未見有便幸錄寄并所定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可刊行也政和禮只首章仲秋下便疎脫舊見申明中已改正近寫得一本却是此條如有舊日頒降印本可檢看不然即託人於太常問之也學記本當作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榜招拳惹踢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斟酌耳又况韓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爲人指笑却怪他不得也

答陳膚仲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爲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喻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更有憤然不平善心爲之不生之說耶凡此等處皆是處心不寧靜看書不子細之病與前日所論釋奠禮文疎略處大抵略相似更宜深以爲戒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是第一義也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閑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粹（璘）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埽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感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

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胷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牓然計此亦分定矣雖斷置不下徒自紛紜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而其所以害夫學問之道者則爲不細蓋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戰於胸中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自當漸見次第但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知官閑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工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說太廣却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己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示喻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似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

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尙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滕德粹

熹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喩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鄉州絹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爲慶也

答滕德粹

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爲貴觀諸家解多以和爲樂璘思之和固是樂然便以和爲樂恐未穩當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喩以見告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璘當時聽之甚以爲然矣已而思之亦恐只是影說過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望先生有以敎之如曲禮所陳禮之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乎

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喩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所宜人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

舍弟珙近自太學附信歸問仁知動靜之說蓋學中近以爲論題也然說者只云仁之靜亦未嘗不動而大體則靜處是仁知之動亦未嘗不靜而大體則動處是知多是以文辭影說過畢竟不明言動靜如何璘取精義讀之亦未能曉因子細玩味此兩句乃若有所曉蓋仁者靜知者動仁知非動靜也乃仁知之人其性情或動或靜耳而說者只就仁知上求動靜所以多說不明譬如圓者動方者靜不可便指方圓爲動靜也然璘雖曉得如此却未知仁者之所以靜知者之所以動如何形容望先生詳賜指敎

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智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

答滕德粹

示喩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眞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顧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狥俗情誠如來喩然其閒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它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脩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用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滕德章珙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答滕德章

示喻大學之說甚善熹舊所爲書近加修訂稍有條理補闕處正如來喻矣令人抄寫未得奉寄也所論義利之說得之聽訟之云則不必如此說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寬等語觀之可見蓋爲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睽壅隔而無以相有矣所引淇澳詩但以形容盛德至善之充盛宣著耳其餘則舊解已詳更熟考之當自見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脩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然尚有不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憒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并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温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益也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脩改舊版但密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林子玉振

竊讀太極圖傳云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

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又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

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

又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

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又五殊二實無餘欠也不知何以見得無餘欠又云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不知何以見得無彼此又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假借也不知何以謂之無假借

此三段意已分明更玩味之當自見得

又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以氣化言又何以見得以形化言

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

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謂名分之分性分之分

分猶定位耳

又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豈言其命之流行而不已者耶

此句更連上句玩味之可見其意

又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又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又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擇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己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可從否

孟子文義正謂在己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爲心聲則在己在人皆如此也

又伊川先生云志氣之帥不可小觀某竊謂以志帥氣此爲養氣者而言不知所謂小觀之意如何

不可小觀只是不可小看了之意更熟味之

又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

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爲虛其內也

又云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某畢竟曉不孤之義未得

不孤只是盛德意

又云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而取之也不知集義何以能生氣而生之意義又如何義外襲我而取氣

熹常謂孟子之意蓋謂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義則胸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非行義而襲取此氣於外如掩襲之襲以此取彼也

又見濟之兄云中和以性言寂感以心言言伊川曾有

此語不知此語如何
伊川無此語只是此間朋友如此商量耳
又見濟之兄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是在中之義猶言喜怒哀樂是在中底道理而伊川云中所以狀性之體叚濟之云此與在中之義一般看某竊恐有異同
頃見石兄論此甚好可更質問商量當見異同之實
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某竊謂此察字是道理著見之義不知如何
察是著見之義然須見其所著見者是何物始得細觀所問似思索未深如此汎問恐無所益當更革去好高之弊且就平易處深思反復句讀沉潛訓義久之自然習氣消除意思開闊也

答廖季碩 僎

久不聞動靜正此馳情漕臺使至忽辱惠問獲審比日熱暑關決有相台候萬福爲慰誠齋薦語精當眞無愧詞第顧衰蹤不足爲重而恐或反爲累耳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承喻日誦此書計必有以深得乎此矣戴在伯向見朋友閒多稱之恨未之識也

答廖季碩

比兩辱書良以爲慰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咸喜修塗逸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顧何愛於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獻則誤賢者於迂闊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說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久而不知所以對惟高明之有以擇焉則於此二柄其必有所處矣

答廖季碩

熹衰晚遭此大禍痛苦不可爲懷請詞得歸已及里門矣去家益近觸目傷感尤不易堪也見剛之詞三復悚歎足見厲志之篤至於見屬之意則有所不敢承也誠齋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斂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知有講評之樂尤以歆羨越上親朋久不聞問泰州計亦不久當受代乃有悼亡之悲人生信鮮歡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考異

答林伯和　囂然一作囂然

答陳膚仲　今欲革之一作救之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楊元範 大法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屬此數日諸處書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爲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榦堅彊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爲元循環蓋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潘文叔 友交

所喻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旣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己事也况其所說一前一却纏綿繳繞終日勞擾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己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斵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工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答潘文叔

瞥然知見之說前書似已奉聞矣尙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狥恐又不免少紛紜耳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卽自有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面論耳

答潘文叔

命之以事與上文謂之有謂之無一例未是指殺之語侯先生文字疎率只可大槩看然此一節却無病也

人之氣質不同謀野而獲亦是虛曠閑靜處見事精審無膠擾之患耳固是質之所偏然亦非大病也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蔽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

之長亦上大夫也孟子之意但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意也

答潘文叔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潘端叔友端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潘端叔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友端竊謂仁人心也蓋非二物曰心不違仁者分而言之則心猶言仁之形仁猶言心之理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無時而或違然視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聖人以三月言其久蓋常而不變也顏子未達一間者政在不違處以尙有些小思勉而已或謂不違則有時而或違不違者三月則或違於三月之外非也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或有時而少違矣以此合彼亦恐說得心與仁真成二物了所謂仁之形者亦然此類更涵養意思看不容如此太急迫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友端竊謂事事物物皆有理也志於道則思以極之於涵泳之中也

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夫子之身桓魋所能害也夫子之德桓魋其如之何哉

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桓魋不能害己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伊川先生解歌必

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未曉乞開誨嘗謂此章見聖人謙退詳審不掩人善之意乃爲盡其曲折伊川先生但言其不從中間一截和起耳雖亦是一意思然恐未盡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友端竊謂文王有聖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已庸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

此段意思甚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端竊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

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友端竊謂驕則挾爲己有專於夸己者也吝則固爲己私不肯舍己者也二者皆生於有己而已但驕者驕於人吝者吝於己驕則外若有餘吝則內常不足耳曰其餘不足觀者其餘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之公善也人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爲耳夫何有於己以爲己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己之私雖善猶利也故曰有其善喪厥善是以其餘不足觀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己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

此義亦善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友端竊謂三年之間存察之功無斯須之忘也則工夫亦熟矣積累亦久矣其必至於善矣有不至焉者難得也則以夫所學之差謬施工之斷續而然耳

此章文義難通嘗意當從楊先生說但至當作志乃通耳考上下章意亦此類

子畏於匡至匡人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其時而道行於世者也文王非其時而道傳之書者也孔子聖人之在下者老而不遇退而將傳之書故此章以斯文爲言而獨曰文王既沒也

此章意恐未然文王道行於當時澤及於後世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友端竊謂顏閔冉雍稱其學宰我子貢以下稱其才顏閔四子非無才才不足以名之故所稱者學也宰我以下非不學學未至於成故所稱者止於才也皆舉其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而止於所稱者而已也蓋才有不同學則無不同因其才之偏而抑揚進退之教者之事

也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化之學者之事也今程先生曰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是學有多岐而所入之門各不同也蓋恐記者之誤耳

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以實事驗之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子所稱蓋亦如此不必過爲辭說曲加尊奉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友端竊謂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范氏以下之說恐文勢不順

舊嘗疑此章當如此說今得來喻甚合鄙意也

子張問行至子張書諸紳友端竊謂言忠信行篤敬存養之工繼而不息則事來知起不爲物欲所昏而理之所在不能揜於省察之際矣若如楊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物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之說置之胸中則恐事物之來反成疑貳却反無下手處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參前倚衡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常如有此二物在目前也

答潘恭叔友恭

友恭坐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却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此謂平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

所論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深戒之

橫渠說性命於氣性命於德之命恐只是聽命之意性天德命天理云者亦曰聽命於德無非天理之當然耳不知是否

性命於氣恐性命兩字須作一般看言性命皆出於氣稟之偏也性天德命天理卽所謂性命於德

惟聖人可以踐形云者踐行當來吾身所具之理也可云者盡理而無餘欠也楊氏體性之說如何

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踐形字甚善踐猶踐言踐約之踐非謂踐行所具之理也楊氏體性之語不可曉一本語作說

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爲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聵入是爲莊公莊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刼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君衛之意及夫蒯聵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刼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聵未幾而復奔也

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輙逃去則蒯聵無復君衛之意及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去非欲爲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

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爲亂及爲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爲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仲尼元氣段中幷字莫是包上兩句否時焉而已時字恐是戰國風氣所致

幷秋殺盡見則以春生爲主而兼舉之也時焉而已語意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說亦通或恐更有時既無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說秋殺氣象不常如此蓋有時而或見之也未知孰是試幷思之

或謂游氏以犯上作亂爲兩節據友恭所見只是一節遽說不好犯上處亦貫忠順而言則知其非兩節也

作亂以上後說得之爲仁之本一句似皆未得其說程說自與謝說不同不可混爲一說也看得程說分明則自見謝說之非矣

或謂傳不習乎是得於人而不習友恭謂不習而傳與人或謂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無故程先生以爲內外表裏友恭謂盡己者自反而無慊於中故曰內以實者即此而施之於人故曰外或謂謝氏雖推廣見得不止踐言爲信亦恐包括不盡後結云幾於無我則能之莫傷易否友恭謂說信處却不少包總只欠以踐言爲信作本意幾於無我亦不爲過

傳習恐當如前說忠信後說近之而亦未盡蓋忠信一理但以所從言之則異耳所云自反無慊即此而施之語皆失之更當別下語也踐言後說得之無我前說得之大率前說看得文意平直而傷於草略後說子細而失之支蔓有回互遷就之意不知前說誰所論不罪輕率也

閔子侍側

舊說誾誾和悅而諍也侃侃剛直之貌此訓得之更宜詳味子樂但爲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如云不害爲自得皆其力分之所至似皆衍說也楊氏所引傷勇亦非孟子之意

師過商不及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所云氣稟雖爲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也此語亦是但似此立語微覺有病耳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屢空

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程子曰孔子弟子顏淵而下有子貢夫子門人要其歸而論之則曾子仲弓閔子冉子恐不在子貢之下莫以其天資穎悟而言否程子所指意果如何

此等不須遙度造理深後當自見得

答潘恭叔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

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氣偏則隔之耳兩端之在身相爲消長隨其多寡迭爲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理反亂於氣矣故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

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梏亡陷溺爲言但德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先生謂踐言踐約之踐反復紬繹極覺有味竊謂有是性則有是形色單擧形色則天性固在其中矣故曰形色天性故孟子言聖人不曰盡性而曰踐形也踐形云者猶言爽厥子不忝于素云耳曾子全而歸之曰啓予足啓予手亦此意蓋幾於踐矣學者主忠信所以求夫踐也一息不存則非踐矣游氏之說比楊氏爲密曰形者性之質曰能盡其性則踐形而無愧又曰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如此發明固好但終不若程先生充人之形爲的也蓋盡性乃能踐形在性則言盡在形則言踐其實一也如引反身而誠之說及豈不慊於形哉之論則亦本程先生之意矣楊氏指形色爲物指天性爲則固佳如謂踐形體性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說蓋亦充人之形之意也不知此語見於何書先生之說皆善但其間微有踈密妄意如此乞賜批誨

學者求至於可以踐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非踐語亦未瑩蓋曰形有所不踐云耳盡性然後可以踐形今曰盡性乃能踐形亦未瑩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己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爲忠循物之理爲信雖內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先生曰侃侃剛直之貌二子剛直之象無顯言者以論語考之妄意冉有自謂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見其不肯掩覆不敢欺隱爲子華請粟夫子與之釜請益與之庾不滿其意便往自與粟五秉至於子貢因叔孫武叔毀夫子便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子荅問友曰不可卽止毋自辱焉意者子貢平日多直己見因其質而語之凡此恐帶剛直之象恐別有所據

侃侃只是比之誾誾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

先生所云子張子貢氣質雖爲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此語亦是似此立語漸覺有病耳友恭竊謂學者氣質苟未至於聖人皆不可以言化以二子進工之久殆曰變而未已者然尙當用力則未可謂之化也

變化氣質之化與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信乎曰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

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絶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爲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幷以爲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真（真一本作直）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日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怳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讎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揜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辨之然不若來喻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答潘恭叔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卽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潘恭叔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槩如來喻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脩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功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揑合得成故范公甯守經据正而不敢遽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詩備六義之旨

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爲明白只因鄭氏不曉周禮籥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爲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牽合附會紊亂顛錯費盡安排只符合得鄭氏曲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之只且白直依文解義既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都有用處不爲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作此義推求極爲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爲不曉此意耳周禮以六詩教國子亦是使之明此義例推求詩意庶乎易曉若如今說卽是未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說教國子者何必以是爲先而詩之爲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籥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卽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卽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卽兩章爲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關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

時之威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卽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

卷耳詩疑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

卷耳詩恐是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首章來喻得之後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等篇相似又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亦暗合此章耳

樛木序文

有嫉妬之心則必無逮下之思矣此序却未有害也思疑恩字之誤

螽斯序文

螽斯不妬忌未有以察之小序又非的確可信之書詩中亦無不妬忌之意但見其衆多和集之狀如人之不妬忌耳

桃夭詩曰華曰葉自其生意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言室家家室家人亦其德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也一則生意浸大一則德意浸廣宛轉取譬此言意之所以無窮也

桃夭序文首句恐已涉附會矣他說得之

羔羊之序與桃夭相似二南篇中類多如此委蛇如毛氏說卽於正直二字意尤親切然小序本未必能盡詩意卽鄭張二說意亦自佳更須審擇取舍或兼存而自爲一義不妨不可彊合爲一說也

振振君子卽是家室思念君子不著其惡而著其善蓋居者念行者事之常也

殷其雷本無著其惡之意不必爲此說但如死麕之吉士日月之德音則須說破耳

摽有梅上二句蓋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是者皆女子之發乎情而不能以自達者也下兩句蓋言必待媒妁之言婚禮之備而後可行亦止乎禮義之謂也此詩卽人情之近以感切當時之爲人父母者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時而已或曰是皆當時女子自賦之辭則不足以爲風之正經矣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甚善感切人之父母却恐未必有此意或是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爲不失正矣

小星兼取程說甚善

江沱之序恐未安又始則不能無悔至不我與則隨其所遇而安終不我過則處之已熟知其無可奈何無復憂慮嘯如淵明之舒嘯

小序固不足信然謂江沱之間則未有以見其不然蓋或因其所見山川以起興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兩句若如今說以爲媵之自言則後字不通而三章其字皆指物之稱亦非所以自命也集傳歎字之義向來伯恭深以爲然

野有死麕言彊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爲侵淩之具者得之

騶虞驅發之說近亦疑之楚詞云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爲發矢之義明矣然舊說虞人翼五豝以待公射中則殺一而已恐文勢不順疑此亦爲禽獸之多見蒐田以時不妄殺伐至於當殺而殺則所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不

病其殺之多也蓋養之者仁也殺之者義也自不相妨不必曲爲之說兼文勢如此乃順如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之比若如所解卽當先言五豝而後言一發乃可通耳

疑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此詩義疑故兩存之東遷之初王室猶未甚卑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微子畢公之類文侯當時旣有大功稱字或是禮秩當然未可便爲王室衰弱之證

答潘恭叔

讀詩諸說前書已報去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略刋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尙未能便就也周禮恐五峯之論太偏只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甚矣胡氏大紀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見薛陳諸人不知其說又如何也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終爲千古之恨耳小學未成而爲子澄所刻見此刋脩旦夕可就當送書市別刋成當奉寄此書甚有益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篇如要逐叚參照卽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卽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諭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滅却內省功夫耳

若作集注卽諸家說可附入或有己見亦可放溫公楊子法言太玄例也若只用注疏卽不必然亦悶人耳

分爲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禮第二類卽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禮樂之說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

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計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定也其書則合爲一書者爲是但通以禮書名之而以儀禮附記爲先禮記分類爲後如附記初卷首卽云禮書第一本行下寫儀禮附記一(五字)次行云士冠禮第一本行下寫儀禮一(三字)冠義第二本行下寫禮記一(三字)分類初卷首第一行云禮書第幾本行下寫禮記分類一(五字)次行云曲禮上第一本行下寫禮記幾(通前篇數計之)其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題之

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毋不敬止安民哉)

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

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惛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彊辨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敖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說見前段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立容甚詳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剩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聖人作絕句舊見蜀中印本有如此點者似亦有理又人生十年曰幼亦爲絕句學字自爲一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頤皆然似亦得之　取於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下文來學往教卽其事之實也　齋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不知何故不同耳

答潘恭叔　大抵此本一本作是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見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敖惰讀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泛然不入念慮者耳然於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爲戒則豈真敖忽而忘之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

此說是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進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驕吝二字平時作兩種看然夫子使驕且吝之言則若不分輕重者程子氣盈氣歉之說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復有本根枝葉之論此說雖甚精但與程子說不同而以鄙嗇訓釋吝字若語意未足者蓋先生將吝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凡形於外者無非私己之發此驕之所由有如此則工夫全在

吝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證尤可畏耳

禮記言鄙詐慢易之心入之則是內外有兩心曰入之則此心是在外矣鄙詐慢易似非所以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也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恐不必致疑也

答鄭仲禮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季隨所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於衆口不能自伸初不知其爲誰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甚慰別後之思也茲辱惠書益以爲喜比日春和遠惟德履殊勝熹憂患衰朽中間幾有浮湘之便竟以病懶迂踈不復敢出今又紛紛度其勢終亦難動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季隨書又無復十年前意象矣歲月易失岐路易差無由相聚痛相切磨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示諭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熹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也大學章句一本幷往其間雖無玄妙奇特之說然皆是直說聖門著實用功處亦幸細觀如有所疑幷以見告不敢不盡所懷也彼中朋友今有幾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否向來猶時有往來商訂之益得以知其踈密近年遂有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吾亡友者不知何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因便寓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千萬以時自愛

答鄭仲禮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余占之

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

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周張二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此外更無別巧然亦不惟二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

答余占之

仁愛之說大槩近之且更涵泳推廣久之浹洽自當信得及也井有仁焉謂赴井以救人爲仁耳文義雖略迂晦然大意當是如此以下文可逝不可陷者觀之可見也七月開冰之說近亦有朋友如此致疑但不如此說則鑿冰踰月而後納之又似太緩恐此但先後相因之文非實以爲今日明日也經傳類此處多但兼通衆說以俟講究虛心以容之不必遽爲一定之說也

答余占之

熹此亦粗遣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蓋未知所稅駕也今年絕無朋友相過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輩猶未有害若多則恐生事矣無由會面遠書不能盡懷不知冬間能枉路一顧否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汪清卿

所喻五常卽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程正思

設啓奠祝詞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日內復具饌以辭訣

葬前數日啓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啓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

啓喪遣奠用高氏書祝文

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旋亦當作柩今雖不用此詞亦謾及之

按禮旣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喪祭何辨

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旣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爲別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疎不若溫公之慤實耳

答程正思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合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

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論語三篇說甚子細袞袞未暇詳看所訂集注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此間講說不廢能問者不過二三人耳濂溪祠記刻成已久何爲未見今併新刻三種內去先人小集一冊併往此間無他物可爲寄也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踈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程正思

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閑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撥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定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扣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功夫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

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㝎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辨（如下一本空一字疑是雪字）

答程正思

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喻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程正思

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叔重必自報去矣答陳同父書不知曾細看否人皆以爲此不足深辨此未察時學之弊者也區區之意豈爲一人發哉鋟版乃此間呂沅州爲之婺本初未有也此等事當平心觀之不必如此爲已甚也

答程正思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衞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注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此處覺得尙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揜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很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懲老繆放過此著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之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右第三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

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刪去舊論似已簡徑但恐於一原處未甚分明請看詳之

答程正思

所喻數說皆善孟子中間又改一過不記曾錄去否今恐未曾別寄一本但初看甚分明今讀之又似不分曉試更爲思之如來喻固佳初欲取而用之又覺太繁注中著不得許多言語今可更約其辭爲下數語來若發脫得意思分明又當改却此說乃佳也致知說及他數處近改者德粹寫得今有所改或問一二條亦寫寄之可就取看日新一條似比舊有功也發見之說已具叔重書中可更相與

詳之此是日用功夫最精約處與向來五峯敬夫之說不同可更思之恐說未透却又須別下語也大學或問所引孟子正是傳授血脉與援引牽合者不同試更詳之人心道心近書雖云無疑恐亦有未徹處故猶有不善看之說亦請更察之也其他所論大槩皆正當但於曲折處間有未察則恐於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未免不子細也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熹再辭之章并一疏上之頗推夏間所言之未盡者語似太訐未知得免於戾否所遣人以月初七八間行至今未還不知聖意定何如自覺疎拙無以堪此厚恩冒昧而前必取顛踣若得話行而身隱乃爲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甚善甚善但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鬧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此間書院近方結裹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與國萬正淳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答程正思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答程正思

所示策甚佳然詞氣之間亦覺尚欠平和處豈有所不能平於中耶陳正己之論何足深辨杲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若待乇說伊川用處不周卽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通書注說善惡分明作兩節何爲尚疑無先善後惡之意耶性字之說亦無可疑然得賢者如此發明亦有助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周舜弼

熹適承枉顧示以長牋稱道過實决非淺陋所敢當不敢自辨數也至謂程氏二書出於記錄之餘不能無誤誠如所論向來所以各因本篇而存其姓號以相別者正謂是爾然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非而實是者非好之篤玩之深而辨之明者或未能無誤也暇日見過得面叩其一二幸甚幸甚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

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効驗也仁字想别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狥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説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處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説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别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説詞其説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説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説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功夫無如前件所説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説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顔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説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斡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與初年議論未免一襃一貶之雜也

答周舜弼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説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别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周舜弼

示喻爲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

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弼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周舜弼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爲佳耳前書絜矩之說大槩得之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槩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意有未誠必當隨事即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天下之事其幾甚微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間者靜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之學必以踐履爲言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蓋若泛論知至如諸家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爲無別況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時而可誠耶此正學者緊切用功之地而先生訓釋精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之蘊竊嘗體之於心事物之來必精察乎善惡之兩端如是而爲善則確守而不違如是而爲惡則深絕而勿近（先生勿去此幷上二句）亦庶幾不苟於致知而所知者非復泛然無切於事理不苟於誠意而好善惡惡直欲無一毫自欺之意敬守此心無敢怠忽課功計效則不敢以爲意焉如此用力不知如何

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來合當如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切不須更說確守深絕而意自無不誠矣

傳之二章釋自新新民而結之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皆欲止於至善也蓋自致知以至脩身無非所以自新也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無非所以新民也凡此八者誠大學之條目然必曰止於至善者深言擇善不可以不精耳夫善一也有至善則有未善（先生改云善而未至）所以言擇善之難如此過則失中不及則亦未至于中宜其應事接物之際固有欲爲公而反遂其私欲爲義而乃徇乎利厚薄輕重泛然而應不得其當是皆知之有未切也補亡之章謂用力之久而一旦廓然貫通焉則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是必加之以積習之功庶乎廓然貫通然後可以言止於至善之事乎苟未至此則分別取舍於心當如何

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于此則心不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頃刻而不存苟喜怒憂懼一萌于中則心有係累不特不能帥乎氣而氣反得以動其心矣故當忿懥之時唯有忿懥而已既以忿懥爲主尚何心之可存恐懼之類莫不皆然聖人於此

深欲學者常存此心無少間斷喜怒哀懼猶不可有而況於曠蕩外馳邪辟妄念以爲此心之累者乎故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矣以此意體之如何

有喜怒憂懼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無喜怒憂懼則四者之發何不正之有

絜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惟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以此觀之是否

此段說得條暢

致中和注云自戒謹恐懼而守之以至於無一息之不存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戒謹恐懼所以守之於未發之時故無一息之不存而能極其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以察之於既發之際故無一行之不慊而能極其和天地之所以位者不違乎中萬物之所以育者不失乎和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如此學者於此靜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乖其所發亦庶幾乎中和之在我而已天地萬物之所以位且育焉則不敢易而言之未識是否

其說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爲不易耳勉旃勉旃

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

得之

費而隱章引鳶飛魚躍之詩以明其旨程夫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竊以爲子思之言無非實理而程夫子之說亦皆真見今又得先生竄定此章反復開曉昭然義見耽玩久之心融意釋夫形而下者道之用矣必有形而上者爲之體其用廣夫安得而不費其體微又安得而不隱體用顯微初無間絶人惟覩其用之顯而不見其體之微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子思於是託鳶魚以明此理之昭著而其所以然之故則亦可知其隱然爲難見也夫見於鳶魚者尚爾而況自夫婦隱微之間極而至於天地廣博之際化育流行洪纖高下莫不皆然此理固非偶然者而亦孰與之哉子思之言精密峻潔而程子之論

無纖毫凝滯倚著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大意如何
只是如此更宜詳味
二十七章始言道之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道之用入於至小而無間非至德之人不足以凝之中言至道之凝非大小精粗擧而並行則不足以凝是道也末言所處之無不宜所以極言至道之凝其效如此然大小精粗之旨諸家所論不同張子逐句爲義呂氏因之以一句自相反覆爲說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爲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節下一節承下節爲說却以溫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兼而讀之亦足以發明大旨然分比精密條理該貫終不若以尊德性爲存心之本而極乎道體之大以道問學爲致知之本而盡乎道體之細遂以廣大高明溫故敦厚爲存心之屬以精微中庸知新崇禮爲致知之屬於是犂然各當於人心使學者有用力之地而不悖乎名義之紛紜也竊嘗玩索所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者指廣大而言也不以一毫私欲而自累者指極高明而言也乍讀兩句似若一意相同然試體之一以私意自蔽則心不洪放而狹隘迫窄何以致廣大乎一以私欲自累則此心沉溺而昏暗卑陋何以極高明乎此二句若相似而實不同者妄意如此是否
得之
末章八引詩前五條論始學至成德疏密淺深之序後三條皆所以贊不顯之德前此蓋未有發明斯義若此昭著明白也今觀尙絅一條則知爲己之學不可以徇名而入德之方皆由乎己而已進而至於亦孔之昭則謹獨之行已著又進而至於不愧屋漏則謹獨之效益彰其曰奏假無言所以言其德之已成又曰不顯惟德所以言其德之至盛故先之以不賞不怒而民自畏勸終之以篤恭而天下平也夫自下學謹獨之事積而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則其存心也愈謹而進德也彌盛復三引詩以歎詠不顯之德固不在乎聲色之末亦非德輶如毛之可比極論其妙不若無聲無臭之詩爲可以形容其不顯之至耳竊嘗謂此章之旨正與首章相應首章論道體之大端故以性命教之三者言之於始然必戒謹恐懼而存其未發之中必謹其獨而保其既發之和中和之至所以能位天地育萬物者蓋其德之盛同乎天而然也中庸之書所以始於是者其旨深哉有志於學者可不知天德之在聖人者爲如何於此宜盡心焉爾未審是否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陋是戒謹恐懼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顚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顚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
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貧與富交彊則忮弱則求人惟中

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功夫信乎不可遽已也

是如是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考異

答潘端叔　又苦盡力於此苦一作若

以此合彼氣象一有蓋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純乎天理已則仁也顏子必勉而中必思而得私欲不萌天理常存心不違仁也然其用力也甚微而其所存者無息故聖人以三月言其久云云違於三月之外非也一有其餘則日月至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一月無間斷雖不若顏子之常存然亦必工夫純熟積累深久者始能至於此耳

子曰志於道云云極之於涵泳之中也一有身者理之所在也據於德則躬以踐之敦篤於行也心者身之主也依於仁則體切於仁全體此心也若夫游於藝則又所以防閑於外而涵養於中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云云竊謂一有聖人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豈若常人隕獲於患難畔天之命哉夫子之身云云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云云施工之斷續而然耳有此章之意竊恐聖人欲使人知夫善非作輟之可成必積而後至蓋不惟可以懲學者玩善之病而又足以啓學者進善之心也

此章意恐未然云云澤及於後世矣一有顏淵喟然嘆曰至末由也已某竊謂自仰之彌高至忽焉在後此顏子贊歎道體之大也道無方也非力之所能中故雖仰之鑽之而益高堅也道無形也非見之所能及故雖瞻之而在前在後也蓋至理中著一物不得只仰之鑽之瞻之忽之之處便已非中矣恐須物格知至

以上始能及此而非學者知力之所能到也然在學者卻當用力從事於致知主敬之功所以求止乎中也乃若知至格物則聽夫工夫之自至而非旦暮之可期也所以夫子循循善誘使學者循序以求而不使之躐等以進博文約禮乃實下手處張先生所謂集衆義於聞見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是也欲罷不能顏子無一息間斷而自不能已也既竭吾才工夫深而力到也如有所立卓爾誠之形而行之著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雖見是而未能遂止乎是非顏子未止於中蓋未能從容中道由中而行耳故曰未由也已未達一間者其在茲歟

抹處皆有病約禮當從侯先生說主敬二字亦該未盡

子張問行云云不能撿於省察之際矣有一夫然後可行也參前倚衡云者理之形非實有物也今以日用言之以存主爲本至事物之來知之所覺心之所慊乃力行之庶幾此意循循而有進焉若如楊氏其者云云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云云在目前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某竊謂如之何猶言無可奈何也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聖人不曰如之何也學未至而歸咎於質事不成而歸咎於命國不治而歸咎於時皆付之無可奈何者苟付之無可柰何則已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此章數說皆通未知何者的爲正意且存之可也

子曰惟女子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某竊謂此所謂小人乃服役之人僮僕之類若泛言小人則不應謂之養耳女子小人近之則傷褻遠之則寡恩不遜與怨皆感之之道有未至耳其惟嚴於治己恕以待人則不遜與怨庶免乎

此章鄙意亦如此

答程正思所論放心之說云云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有一彥忠不能葬其親遠承賻恤足見朋友之義渠甚感激同舍亦無不動心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 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董叔重銖

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書中所喻兩義比皆改定大學在德粹處孟子似已寫去矣但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卽不會說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今所改者亦其詞有未瑩或重複處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答董叔重

所喻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董叔重

君子務本一章集注云本猶根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其道自生也銖孝弟則是行仁之本不務乎此則仁道無自而生也竊妄謂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後有孝弟伊川曰仁是性孝弟是用然仁道生也生莫先於孝弟蓋其油然內發至精實而無僞自然不可已者莫如愛親從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愛則仁之施仁則愛之理也仁者愛之理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廓然太公無所不愛而有以全盡其仁道之大則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耳此所謂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窮之意伊川所謂其道充大是也非無本而漸生之謂猶之木焉根本既立則枝葉生茂而不可已苟無其本枝葉安自而生哉又程子曰盡得孝弟便是仁恐在盡字上是聖人人倫之至之意蓋孝弟亦通上下而言猶忠恕之爲道也或人謂由孝弟可以至仁則孝弟與仁是二本矣妄意揣度如此乞賜逐一垂誨

大槩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見得失後皆放此

程子曰循物無違謂信竊謂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則循是事而無所違無是事則不鑿空而爲之說此與以實之謂信意相似或者謂物者理也實循是理而無所違有反身而誠之意蓋孟子有諸己之說不知是否又程子所謂盡物之謂信者銖所未喻豈盡己之謂忠者處於己者無不盡盡物之謂信者施於物者必以實歟則必以實施於物者亦無不盡矣其所謂表裏內外者蓋惟其存於己者必盡則其施於物也必實在己自盡

之謂忠推是忠而行之之謂信雖然曾子之三省必亦各致其功未必恃此而責彼也乞賜逐一垂誨

或者之說非是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銖昔嘗問此語於先生先生曰體猶體物之體猶易所謂幹事其意若謂人之生具此形卽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理與生俱生完具無欠只爲蔽於私所以不行若能公則此理便自周流充足不假於外此理卽所謂仁也仁者愛之理故程子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然伊川又恐人將公便喚作仁故曰公須以人體之體猶主也銖當時雖省記先生是此意恐記得差誤乞賜垂誨

此下數說大槩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實履之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事也

賢賢易色一章竊謂上蔡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誠意無以加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好德不好色則夫婦之倫正似恐不必推說至此然上蔡之說與伊川所謂見賢則變易顏色愈加恭敬好善而誠也二說孰精又子夏之意以謂人能如此則雖人以爲未嘗學子夏必以爲已學也玩其語意則子夏未嘗不欲人學然其語不無病不若夫子所謂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者爲有本末先後故集註特著吳氏之說所以垂訓者精矣乞賜垂誨

當從謝氏說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僞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容色辭氣之閒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爲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玩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幷乞逐一垂誨

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一章銖自幼年則見先生與程先生反復論此一段當時固莫能曉近來思之竊謂程子所謂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頗爲的當請試言其所思而得之者以求教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閒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己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

孝子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尙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矣妄論如此不知稍不畔否乞賜垂誨

此說得之然前輩已嘗有此意矣更須子細體認不可只如此說過

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程子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范氏游氏推明其說精矣然味其經文竊謂恐不若呂氏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蓋若作一事說則曷不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學不固乎不重則不威有篤敬意學則不固有致知意（學固兼知與行而言而夫子之言於此則學又自有專說知意）主忠信竊謂忠信蓋誠實之意蓋自理而言則謂之誠實自人所行而言則謂之忠信其實一也故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無友不如己者程先生以謂上蔡云與不勝己者友鈍滯了人此語誠是然人之求友固不可無此心而亦不可必也必欲求勝己者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我友矣聖人用心不如是子夏教其門人以擇交之道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未爲過也而子張猶以爲不可則不勝己者不與之友聖人氣象恐不如是楊氏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似以此言爲當銖嘗問之曰恐如此其弊或至於無責善輔仁之益先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然銖思之終恐未安蓋味聖人語意正謂人好與不己若者處故爲此言以戒之無與毋通禁止之辭聞之李氏曰人皆求勝己者友則愚與魯幾於無友矣然世人知與賢己處者常少而軋己者常多此學所以不進有志於學則不如己者宜非所友此意不知近是否乞賜垂誨

學則不固程范游說是毋友不如己者李說是

顏子不改其樂章程子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銖豈當躐等妄論及此但近見一朋友講論次說及此覺得說入玄妙且又拘牽於鮮于侁之問使顏子樂道則不爲顏子之說說入空寂去因試妄意揣度以謂聖賢所以皇皇汲汲者正謂欲求得本心而已苟得其本心以制萬事則天下之樂何以加此區區貧窶豈足以累其心顏子在陋巷人不堪憂而顏子獨樂者正樂此而已此與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意近似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所性謂所得於性者君子所得於性分之內雖大行窮居不爲加損樂莫大焉不知如此揣度不至大段礙理否乞賜垂誨

此等處不可彊說且只看顏子如何做功夫若學得它功夫便見得它樂處非思慮之所能及也

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馬鄭氏皆音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

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妄意如此乞賜垂誨

辟字當從古註說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銖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瞶毫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生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與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于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

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于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

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咸有一德竊謂一者其純一而不雜德至於純一不雜所謂至德也所謂純一不雜者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之猶易之常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爲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蘇氏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此語似是不知可以作如此看否乞賜垂誨

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蘇氏說未的當可更退步就實做工夫處看

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眞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質諸鬼而無疑爾而殷俗尙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眞有一物耶乞賜垂誨

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眞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銖竊謂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時上斷於堯下訖于周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頴乃謂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書爲之總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語意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書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玩其語意則是成湯沒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則是太甲服湯之喪既不明伊尹遂使居於湯之墓廬三年而克終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湯沒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喪夫服仲壬之喪而廬於乃祖之墓恐非人情伊川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乃立太子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謂商人以甲乙爲兄弟之名則丙當爲兄而壬當爲弟豈有兄二歲弟乃四歲乎按皇極經世圖紀年之次則太甲實繼成湯而立無疑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當作如何訓釋乞賜垂誨

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讀書且求義理以爲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

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只稱西伯而已)銖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戡勝近畿之

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壺關紂都朝歌上黨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史記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

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

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謂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還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乞賜垂誨

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已適人爲父母服朞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

答董叔重

人心之體虛明知覺而已但知覺從義理上去則爲道心知覺從利欲上去則爲人心此人心道心之別也所謂利欲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類非遽不好但不從義理上去則墮於人欲而不自知矣

亦是

中庸之中字本是指時中之中而言然所以能時中者以其有是不偏倚者爲本故中庸之中實兼二義非如中和之中專指性也致中者如立乎天地四方之中未感者無一息之不然致和者如處一堂一室之中隨處得宜無少乖戾無時而不然也或者有疑於中庸中和二中字不同故妄論如此不知於章句意無大悖否

無一息之不然當改云無一息之少差

曾點言志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其所以至此則亦必嘗有所用力矣知其所用力處則知堯舜事業點優爲之然堯舜事業亦非一事要必如點用力則不難爲但道理自有淺深所至亦有高下點資質高合下見得聖人大本如此故其平日用力之妙必有超乎事物之外而爲應事物之本者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固有間矣然一事一物亦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學者大本功夫固當篤至亦必循下學上達之序逐件逐事理會到底乃能內外縝密親切不差點言志甚高而行不掩焉觀其舍瑟倚門亦可見矣蓋道理無纖毫空闕不周滿處外面纔有罅漏則於道體爲有虧矣或謂曾點只是天資見得大頭腦如此元不曾用力又謂點已見到如此天下萬事皆無不了者恐皆一偏之論也未知是否

此條大槩近似而語意不密且看宅見得道理分明觸處通貫處是箇甚底可也

答董叔重

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竊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迺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迺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大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

此說是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盡蓋化無痕迹而變有頭面逐漸消縮以至於無者化也陽化爲剛陰化爲柔暖化爲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者變也陰變爲陽柔變爲剛寒變爲暖是也陽化爲陰是進極而回故爲退陰變爲陽則退極而上故爲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不審可作如此看否

亦得之

陰陽若以推行言之不過一氣之運而已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以闔闢言之則有兩物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也既曰陰陽又曰柔剛者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矣此猶四象之有老少亦如以子午卯酉分言陰陽也不知是否

闔闢與動靜無異易中以對待言者自多不必引此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

亦是

乾以易知與易則易知之知字不同乾以易知知猶主也知如知郡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如瓶施水無他艱阻故以易知太始也易則易知言人體乾之易故曰直無艱阻而人易知之也

文義亦得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此性字專指氣而言如性相近之性有命焉此命字兼理與氣而言如貧賤之安分富貴之有節是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

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所遇應不應所造有淺深厚薄清濁之分皆係乎氣稟也）有性焉（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之性）不知可作如此看否

此說分得好

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者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者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夫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焉則此心存而所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不知是否

亦是

極之爲言究竟至極不可有加之謂以狀此理之名義則舉天下無以加此之稱也故常在物之中爲物之的物無之則無以爲根主而不能以有立故以爲在中之義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以有形者論之則如屋之有脊棟囷廩之有通天柱常在此物之中央四面八方望之以取正千條萬別本之以有生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其義一也未知推說如此是否

是

近見一書名廣川家學蓋董逌彥遠所爲所論亦稍正不知有傳授否其爲人如何如曰心者性之所寓也所貴於養心者以性之在心也又曰形之靈者曰魄氣之神者曰魂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時耳目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爲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魂在魄先附魄以神此等說得亦無甚病否

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具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爲魂也董氏有詩解自謂其論關雎之義暗與程先生合但其宅文澀難曉集傳中論京師之屬頗祖其說又據黃端明行狀說圍城中作祭酒嘗以僞楚之命慰諭諸生宅事不能盡知也

近見曾彥和論彭蠡既瀦引漢志豫章九水合于湖漢東至彭澤入江禹貢漢水入江而湖漢九水見遏於江北於是自匯爲彭蠡則彭蠡之水本受湖漢之水欲入江而爲江漢所遏因卻而自瀦蓋漢水未入江之前則彭蠡未瀦故曰東匯澤爲彭蠡此說自當但又有曰彭蠡之瀦以受其江漢而不能紬蘇氏味別之說則非也又言九江卽是洞庭引漢志沅水漸水元水㴩水敍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九水合于洞庭澤故洞庭亦可名九江若謂江分九道則經當曰九江既道而不曰孔殷當曰播爲九江而不曰過九江矣然林少穎辨其不然不知洞庭之澤果是受此水之入否然彭蠡自有源而非受江漢而成九江爲洞庭而不在潯陽南則無可疑矣若彥和之於禹貢雖未盡善亦攷索精詳勝它人也

曾彥和說書精博舊看得不子細不知其已有此說但漢志不知湖漢卽是彭蠡而曰源出雩都至彭蠡入江此爲大謬恐彥和亦不能正也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概而言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小水則湖南尙有蒸瀟之屬況兼湖北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漢水

未入江之前彭蠡未豬此亦未是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所增益也大率今人不敢說經文有誤故如此多方回互耳

孟子集註古公亶甫下註云太王公劉九世孫五世而斬下注云父子相繼爲一世按史記自公劉至古公凡十世今謂九世豈不數古公己身耶然按豳詩集傳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則疑孟子集註或錯九字否又按明道行狀云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始賜第京師則高祖五世祖也而上卽爲六世是通己身數矣伏乞垂誨

通數卽計己身爲數曰祖曰孫則不當計己身蓋謂之祖孫則是指它人而言矣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爲五世祖甚多無可疑也

答董叔重

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銖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着之意其曰必者非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勿之者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銖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閒多主舊說蓋以程子文義觀之其曰與曰同而又以活潑潑地四字爲注云則若此兩句皆是形容道體之語然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實舊說讀之不精未免使人眩瞀迷惑學者能實用力於今說則於道之體用流行當自有見然又恐非程子當日之本意伏乞明賜垂誨

舊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獨指其不雜者言之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之說乃爲備耳不知是否

甚善集註中似已有此意矣

呂芸閣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銖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銖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論人物之性否伏乞指誨

亦善

周霄問君子仕乎一段霄意蓋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舉此問以諷切之孟子所言皆告以君子急仕之意所引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一段疑指爲貧而仕者言蓋仕非爲貧也然有爲貧而仕者是君子於仕亦可謂急矣然仕之心未嘗不急仕之道則不可以急而

不由其道也蓋欲急仕者君子之仁不由其道不敢仕者君子之義義行則仁存未有違義而可以爲仁也大率孟子教人多因人情而制之以義此所以卓乎非異端之說所能知也伏乞垂誨

此章但言不仕無義未見爲貧而仕之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爲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呂氏言別子所自出者謂別子所出之先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否）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先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爲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統別之子孫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伏乞垂誨

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卽是此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卽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卽爲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爲祖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孟子集注序說言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注云趙氏注及孔叢子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銖謂趙岐所注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僞書似不必引此書如何

孔叢子雖僞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

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嘗略加刪定也此非甚緊切以朋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此答之恐未是也伏乞垂誨

或恐是如此

答董叔重

參天兩地倚數天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叄天者叄其一也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兩地者兩其二也故叄其一而爲三者因圓象而有三數也兩其二而爲四者因方象而爲四數也叄天兩地則爲數者五故天地之數皆五也三三爲六則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則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則爲少陽之數故叄天兩地者數之祖也未知是否

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其一陰而爲二故曰叄天兩地今曰兩其二而爲四則不得爲參天兩地矣天一而圍三地一而圍四然天全用而地半用故叄天爲三而兩地爲二也今曰二二爲四非是

揲蓍之數以四爲主蓋四者數之用也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位四也分揲掛歸必四營也揲之亦必以四故皆以四爲主故老陽三十六少陰三十二少陽二十八太陰二十四皆四約之也及其揲也五四爲

奇五除掛一四不除掛一皆爲四者一所謂奇也九八爲偶九除掛一八不除掛一則爲四者二所謂偶也是皆以四數爲主不知是否

四營恐與四揲不相關

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卽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卽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卽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卽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

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

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已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彊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也所以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者不見其人也然惟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爲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推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

答董叔重

辱惠問幷以長牋喻及銘墓之意尤以愧反今年多病異於常時又以築室遷居之擾殊無好況文字本不能作前後所辭甚多但以叔重如此見屬獨不可辭因留來人累日不得功夫此三數日又覺傷冷時作寒熱意緒尤不佳今日小定方能力疾草定奉寄又更與允夫訂之或有疑則見告可改也但此間辭人之多幸且勿廣爲佳今所作先丈誌文易就亦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數年前有相屬作一大誌銘者事緒既多而狀文全類新唐書體至今整頓不得也允夫所作令祖墓表尤佳近歲難得此文也

與黃子耕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

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牓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黄子耕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

答黄子耕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答黄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閑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黄子耕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答黄子耕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平白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正淳伯豐近皆得書學皆進益可喜泉漳之間亦得一二學者將來可望不虛爲此行也但經界一事恐未有人承當而豪右不樂異論蠭起遂且悠悠耳在官一年不能爲民興利而除害亦未能盡此爲可恨也長孺之去甚勇但曾守解事何乃至此昨晚得趙帥書亦云然甚可怪也

答黃子耕

熹憂悴無憀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爲往來幹事休息之處宅時亦可藏書晏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年復如何也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脩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脩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謾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或問喜怒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一者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脩何哉人之心湛然虛明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然必知至意誠無所私係然後物之未感則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物之既感則其妍媸高下隨物以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我無所與此心之體用所以常得其正而能爲一身之主也以此而視其視必明以此而聽其聽必聰以此而食食必知味身有不脩者哉苟其胸中一有不誠則物之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內事之已至而四者之動常失其節甚則暴於其氣而反動其心此所以反覆循環常失其正而無以主於身也以無主之身應無窮之物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孟子所論平旦之氣與先立乎其大者正謂此耳

答黃子耕

熹湘中之行初但以私計不便懇辭然愚意尚無固必既而乃有決不可行者遂至投劾諸公蓋已厭之然猶不肯以此爲名又以病辭然後得免世途艱險乃至如此本非欲以是爲高也歸來已一年矣而卜葬未遂築室未成自春來無日不病見苦脚氣寒熱伏枕已兩日矣大抵血氣日衰雖是舊病亦如新證未知能復得幾時也示諭爲學之意及中庸疑義皆比舊儘詳密矣病中看得恐不子細略疏一二在別紙餘俟旦夕附便奉報也

別紙

所論二先生說中庸以體用言之甚善

呂氏詭激之說本亦無病聖人之道廣大寬平豈以詭激爲事但世之狃常習故者借之以成其私則不可不察耳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呂氏盡心以知性此語有病躬行以盡性此却得之蓋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則是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能知性故也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是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始生之生義與產字相似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終日對越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分別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自然昭著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如今事物莫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卽所謂器其不可見之理卽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己與人之間哉

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卽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甚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脩道之謂教乃是聖人脩此道以爲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諸說多端然細考程先生說其要不過如此其間亦有說得不相似處恐是當時論亦未定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鄕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黄子耕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温暖卽漸見功効矣

答黄子耕

熹初意到此卽遣人招正淳伯豐及余正叔而此間事繁財匱時論又方擾擾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計遂未能及幸因書爲致此意徐觀事勢如何乃敢議此也

答黄子耕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答黄子耕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却稍輕減但今餘證狂來頗亦廢事明年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嘆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庶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遊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却皆言其子曉事此則猶爲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弁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喻職事縷縷備悉既是出來仕宦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目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概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黄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却令兄位下一二事便可行矣自分寧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衰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遊好之私情也

答黄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鄕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喻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它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况如賢者春秋尙富精力尙彊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卽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卽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

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曹立之

伊川先生帖摹勒甚精石已謹具但工力未至更旬日亦當可成或卽去此亦可屬同官畢其事也范詩無甚發明不知前輩讀書何故却只如此苟簡不可曉也熹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尙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揜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尙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說）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尙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進賢宰昨日亦得書論易數條已據鄙見報之未知以爲如何耳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同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踐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旱暵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宥辟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卽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尙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己而有以間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耶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近得程丈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尙未及報但告糴進賢甚蒙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萬正淳

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張思叔所記多以己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少失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

善而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爲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旨也

答萬正淳

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欛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萬正淳

人傑昨答伯豐書云示及浩氣說所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既與道義渾然而無間然道義則實助之以達其用是氣雖生於集而其充也却能爲道義之助此數語發明集注之說甚佳子約以爲未安乃是大綱上看得不分明但上蔡語子約辨之似當然上蔡本因孟子鄉爲今爲之言而生血氣盛衰之論則上蔡之論亦未可專以爲非也觀子約之論誠可見其用功實處但鄙見竊謂界分有未甚明故其論辨多疵病不審先生以爲如何

子約之病乃賓主不明非界分不明也不知論集義所生則義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爲主一向都欲以義爲主故失之若如其言則孟子數語之中兩句已相複矣天下豈有如此絮底聖賢耶子約見得道理大段支離又且固執己見不能虛心擇善所論不同處極多不但此一義也伯豐說得極分明朋友間極不易得因來喻及此爲之感歎不能已然子約之老成質實今尤難得但恨未有道理喚得它醒耳、

人傑昨得伯豐書云必大向以鳶魚之說請益于紫陽尙未得報近得直卿書與鄙見合試商確之却以見教直卿書云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注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此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幹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係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是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　也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係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此是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人傑竊謂浴沂一章集注甚分明無可疑者其說曰曾點之學有以見夫天理本然之全體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其胸中灑落無所滯礙而動靜之際從容如此及其言志則又不過樂此以終身焉無他作爲之念也乃是曾點見得天理之發見故欲樂此以終身今直卿所云固是道理高處然其本意却謂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則是先有曾點之所樂方得天理之流行也人傑竊恐全體大用未能瞭然於心目間而欲遽求曾點之所樂則夫事物未接之時此心平靜胸中之樂固或有時而發見然本根不立憑虛亡實亦易至消鑠矣蓋與集注之意未免有差也伯豐所見與之相合鄙意却未敢以爲然伏乞賜教

集注誠有病語中間嘗改定亦未愜意今復改數句似頗無病試更詳之直卿之說却是做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況論實做工夫又却只是操之而存是要的處不在如此曠蕩茫洋無收接處也甘節吉甫亦來問此事并以示之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渾然日用之間隨處發見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爲也但夷考其行或不揜焉故不免爲狂士然其視三子者規規於事爲之末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所以夫子嘆息而深許之

答萬正淳

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生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爲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此則所爲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爲計較利害之私矣尙安能取中乎

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楊氏謂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恐不可以體用言

此說亦是

楊氏解知者過之爲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解賢者過之爲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適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爲二矣

大概得之更宜體味

游氏引鄒衍談天公孫龍詭辨爲智者之過亦未當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詭辨不足以爲知者之過

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龍衍乃是誑妄又不足以及此

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爲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爲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

呂氏解索隱爲方鄉乎隱索隱行怪爲未嘗行而行之且舉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爲證恐非本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爲恠僻之行者爾意甚分明何必曲爲之說乎

呂說未安

侯氏以夷齊下惠爲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晨門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爲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

亦是

呂氏說費隱一章固多差舛然論知與能一段雖非正意却說得易知簡能確實明白有所發明

此不記得無本可檢

游氏說多不可曉但謂其大無外而中無不周故天下莫能載其小無間而中無不足故天下莫能破此說爲無病耳然上文本爲君子之道無往而不中則其下中字有未當耳

既曰未當便不可謂之無病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恐是一時問答之語當以論語解仁恕之別爲正

是

或問稱呂氏一本語尤詳實深可玩味未見有可玩味處謂道雖本於天而行之者在人非此章之正意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其意亦恐未安觀程子降一等之說與掠下教人之說斯可見矣其論四者未能之說則曰盡人倫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夫以盡人倫之至而自謂未能猶可也通神明而光四海奚暇遽論及此哉今觀呂氏論四者未能之說亦有意恐未容輕議

呂氏說恐亦不得此句之讀更試考之

游氏引其則不遠爲盡己之忠不以道責人而以人治人取其改而止爲盡物之恕似乎其語未當楊氏說以人治人仁之也伊尹以斯道覺斯民是也恐不當其義今觀楊氏說亦有可取

宛轉說來亦可通但恐不必如此說枉費言語

張子謂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恐失之太高子思雖云天下莫能載復云天下莫能破大小兼該可也戾天躍淵亦以範圍之內言之今言天地莫能覆載則過矣

亦是

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爲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爲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不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

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

侯氏曰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恐難分明愚謂是數者皆物也而有理存焉又曰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夫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程子固言之矣繫辭止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蘊而謂易爲乾坤則非也且既以貫通上下爲誠矣而又曰總攝天地斡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誠也則是誠者乃一作用之

物有似乎陰符經之云者而不可謂之貫通上下矣既以鬼神爲形而下者而非誠矣又曰誠無內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審如此說則詩當云誠之格思而不當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曉者不審如何

看得是

顏雖夭而不亡者存或問以爲侯氏之說而集解繫之楊氏說後孰爲誤也

似是楊氏侯氏皆有此語更考之若無卽是誤也

呂氏楊氏引三年之喪皆有爲妻之文按夫爲妻服齊衰杖期而左氏傳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氏注云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審此則是天子之后母儀天下后之喪天子可以絕期而不服故服其喪而通謂之三年也据經文既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是三年之喪有爲長子爲妻與嫡孫爲祖故別乎父母之喪也所謂達乎天子則是三年之喪亦有通乎上下者矣今律文與溫公書儀皆無爲妻之文獨呂氏楊氏引叔向之說而呂氏之說有可疑者呂氏之說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似與今文本旨與今律文書儀皆不同蓋經文分三年之喪與父母之喪而呂氏則合之律文書儀載夫爲妻杖期而呂氏則皆以爲三年也楊氏之說曰三年之喪爲長子爲妻與嫡孫爲祖故王太子壽卒穆后崩而叔向云云蓋天子爲子爲妻通謂之三年之喪也故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信如楊氏之說則與經之本文無戾而與叔向杜預之言皆合矣愚謂三者之喪爲長子與嫡孫爲祖二年者主當爲後者言之爲妻三年者主天子絕期而言之也蓋在大夫士庶之長子長孫有當爲後者有不當爲後者故有服三年與不服三年之別妻之喪則自大夫以下皆服期故是三年者惟天子皆服之故曰達乎天子也

恐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與孟子答滕文公語亦相類

游氏至貴在我至富在我至願在我生生在我之說恐非聖人意思

此等皆衍說

集注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其言之不一何耶蓋仁有偏言者有專言者專言者心之德也程子西銘之意是也偏言者愛之理也愛之所施則親親仁民愛物是也

固是如此然心之德卽愛之理非二物也但所從言之異耳

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所謂德者智仁勇三者是也此聖人之所謂達道達德天下公共之理也此外更無他道後世學者惑於異端求玄求妙窮高極遠而不知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聖人非果不能也亦非姑爲自謙之辭也蓋欲學者知道之極

致不在他求而人倫之至卽斯道之所在也
呂氏曰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人者合天地之中而言之夫道固所以合天地人而言然方論修身以道則不必遽及於此也孟子論仁只說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則仁者人也之意自是分明今曰合天地之中所謂仁者而言則似謂一人不足以爲仁必合天下之人而後足以爲仁也是其爲言大而無當不若人皆有之等語爲明白切要而詳盡也
以上二段皆當
呂氏以知所以治人爲聞一以知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爲聞一以知十恐未安夫治人治天下國家猶曰安人安百姓云爾皆修身之効也聞一知二與聞一知十自是分量不同皆窮理修身之事豈可引爲比也
此等處不必深辨
楊氏曰力行則能推其所爲故近仁楊氏之意蓋指孟子彊恕仁莫近之意而謂推其所爲乃恕之事故引之以解近仁也夫推其所爲正古人所以大過人之事以其猶待乎推所以未遽可謂之仁今楊氏擧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說似不爲過而或問謂其不可曉何也
如此則仁字只就愛上說了
楊氏論誠身一節失之輕易其論誠則曰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不知不明乎善則心不可得而誠論不誠則曰豈知一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皆是爲敵國而不知所謂不誠亦儘有淺深也又引莊周鷗鳥之說而曰忘機則非其類可親則其所以說誠身者益差矣又曰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夫反身而至於誠正利仁之事若安仁者則不待於反亦不待乎至於誠而自誠矣
鷗鳥以下所論得之
或問謂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存亡字有誤否
心廣體胖實之存也如見肺肝實之亡也此當時立文之本意然語誠有病當改之耳
謝氏曰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正倒說著忠是無虧欠誠是實有之理蓋盡己之謂忠一有不盡是有虧欠也以其自盡者言之則謂之忠以其實有者言之則謂之誠謂忠近於誠亦非也又曰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眞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其言過高而且怪理者天下之公認之爲我則驕吝益肆矣
得之
章句中解致曲一段乃是程子之說然一曲之誠至於則形則著則明者是一曲之誠充擴發見而至於無所不誠故能變化否而章句與程子之說但稱一曲之誠著見光輝而所謂誠能動物止一曲之誠耶將無所不誠而能動物耶若張子以明爲餘善兼照楊氏以明爲無物不誠豈疑此而爲說也故楊氏曰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竊疑楊氏之說不爲無理
此章所言正是一曲之誠然致曲者固無曲之不致也經雖不言意自可見張楊之說恐未爲得不若程子之言爲當
呂氏曰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

德而言也亦恐未安子貢之論學不厭教不倦爲仁智正所以形容夫子之聖自是成德事豈可以入德言之乎

得之

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戸其取道甚徑夫聖人之道自有等級由其所造之地如何耳非可以徑取也

甚徑亦言其平直而無回曲耳

呂氏曰誠與神交感則同心者無不應德與氣同運則同類者無不化蓋誠者德之至實神者氣之至妙誠與神以其精者言之故曰交感則同心者無不應德與氣以其統體言之故曰同運則同類者無不化

呂說恐亦未可以爲至論

謝氏謂帝是天之作用處自然之理恐不可以作用言如程氏謂以主宰謂之帝則善於形容者也

得之

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不息所以體誠也非也無妄者誠之體不息者誠之所爲也

得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程子只解極高明而道中庸所謂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豈以極乎高明者是乃中庸之道非別有高明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以此而例上二句則意皆明矣然此乃兼費隱貫上下之極至者言之須得張子逐句一義一段之說其義始備其曰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互相發明斯無餘蘊矣今觀或問之說乃謂呂氏因張子之意須更以謝楊二說足之其義始備愚謂三子之說皆非中庸之正意謂之各是一說可也呂氏曰雖有問學不尊吾自得之性則問學失其道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則精微不足以自信雖有中庸之德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汙合俗今未暇辨乎其他所謂雖有中庸之德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汙合俗則是高明中庸自是兩事不相關涉不能極乎高明則道中庸者乃同汙合俗耳豈有同汙合俗而尚可謂之中庸乎豈有同汙合俗之中庸必極高明以行之而復異乎此乃緣文立義而未究程張之指與夫此章之正意也且既以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中庸精微皆至道其言雖不能無失而其意則不害其爲兼舉全體今曰失道與同汙合俗之云則至德果如是乎又以道之在我道之全體道之上達分始中終之序而謂不先　乎此充乎此止乎此之類者其失同出一轍今不暇復辨也游楊之說皆以先後循序而言則亦恐非正意特其解經之一說爾大抵此五句之義乃是聖賢竭其兩端之教不容偏廢或偏於一則必陷於異端曲學而不足以知道學之全然而學者之病往往多欲進於德性廣大高明之域而於所謂問學精微中庸者不留意或爲之而不知盡其義極其至焉則其所謂德性廣大高明者是烏足以爲德性廣大高明哉程張之說深得乎此而呂氏之說之意則所重者在德性廣大高明所輕者在問學精微中庸則正與張子之說相反豈得爲因其意乎楊氏又以温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

崇禮爲道中庸之事亦恐失之還就本文之意蓋謂溫故者多不知新敦厚者少能崇禮與上三句相類耳若必還就其說則溫故知新亦可以爲盡精微而敦厚崇禮亦可以爲尊德性矣又曰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則是凡愚不肖皆可以道中庸乎比呂氏則甚焉者也侯氏之說尤無倫次既以禮爲道之物其名禮者既失之矣又以和而至合內外以和行使萬物各當其分謂之禮禮各有其物謂之儀則言禮又不經矣繼之曰統而言之則曰道分而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學禮者見之則謂之禮可也先後不論輕重失當果何爲哉特其辨楊氏道非禮不止之言之失則似可取耳其它至德至道之說求仁上達之文義皆失之矣

此段未安

二十九章三重之說程子言之侯氏述焉程子所謂此與春秋正相合者意尤親切而侯氏所以發明者亦詳備而可觀通乎此則一章之義首尾通貫意脉接續深有餘味且又承上章夫子所言三代之禮則三重爲三王之禮所重之事亦可信矣若如章句所從呂氏之說固亦可通但意味不如程子之長且一章文意斷續如所謂上焉者指夏商下焉者指孔子則是非惟夏商之禮全不可用而孔子之善亦無所施然則夏時商輅與夫春秋之作謂之何哉若謂其不必如此說則下文繼之以故君子之道是上焉下焉皆不可用明矣章句或問攷究推明其必不苟幸明辨而明告之

更思

侯氏舉明道堯舜事業如太虛中浮雲之說以解故曰配天一段其引據已不親切繼之曰尙可得而言也若夫至誠又非特如天如淵配天而已却是發至聖不如至誠豈有此理

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

呂氏說以中立大本以庸正大經以下恐皆未安姑辨此二句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若謂以中而立大本以庸而正大經則中與大本庸與大經皆二物也至謂大經之正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又發明紛揉會同更相爲用處儘有功然而不若只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爲尤盡大經之義也

得之

楊氏曰大經天理也惇典敷教所以經綸之也大本中也建其有極所以立之也化育和也窮神而後知之也惇典敷教即是經綸大經即是天理非惇典敷教之外別有天理爲大經也建其有極固與立大本之義不同然所謂建其有極所以立大本莫却無病否以化育爲和則其失明矣自聖人人倫之至以下與侯氏之失同而又甚焉

惇敷是經綸典教是大經建是立極是本

侯氏誠則經綸之以下其失與呂氏言以中立大本者同蓋本文之意謂惟天下至誠者固能如此非是以誠去立之知之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乃承上文尙絅之意起下文不愧屋漏與愼獨之端蓋道雖無所不備而其所

以不可離者實在於戒謹恐懼之際惟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隱微之間雖人所忽而理之善惡則顯然著見惟君子必愼其獨是所謂知微之顯也然而言戒謹恐懼之意則以知遠知風言之謹獨則止以知微言之何也蓋遠之近者以事物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於吾心風之自者以人倫而言則其用未嘗不本於吾心故言之也詳言微則隱在其中故言之也略今觀章句之釋所謂著乎外者本乎內有諸內者形諸外發明三知之義固已明白若更以愚意參之則上下語脉愈益通貫精密矣不審如何呂氏卒章之說綱目不明誠如或問之所論者至於以天何言哉以下爲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則屬之不愧屋漏之下者非惟失其文意愈錯亂而不備矣如忘法度忘言動德之聲色之者尤過高而無實與其他慤實自得之言若相背馳不可曉矣

以上皆得之

答萬正淳

人傑去歲嘗讀中庸妄意辨析先儒之說今春錄以求教矣間在鄱陽有一朋友舉或問二十七章之說來言曰先生以德性廣大高明故與厚者爲道之大以問學精微中庸新與禮者爲道之小何也人傑始而疑之因檢章句或問研究是說忽悟其旨蓋此章首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則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也大小兼該本末不遺行之者其在人乎繼之以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誠謂道之所以極於至大至小而莫不具舉而無遺者必待至德之人以行之也夫既論其必至德然後可以行至道之意矣而其指示學者所以進於是道(先生改作修是德)之工夫則又不可不詳言之於是又繼之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所以示學者之於此道不可徒志其大而遺其小得其本而遺其末馳意於高遠而不求夫致知力行之實也知乎此則橫渠之說與夫呂氏游楊之說皆所以發明此理而人傑前日之疑是乃見理不明妄議之也呂氏游楊有未安處或問既言之矣若楊氏又以温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則恐不必如此說以害正意耳侯氏以禮爲道之物不知道之理果何謂也至其辨楊氏道非禮不止之言之失却似可取謹復具此以求教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此說得之但進於是道者未安

答萬正淳

通書謹獨章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喪服有稍從禮制者止留意於男子之服若婦人之服止是因仍時服按禮記檀弓婦人不葛帶章注云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然則婦人喪服衣裳相連如深衣形製而用麻爲帶約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變絰而已絰首絰也按喪服小記正義云婦人有三髽一是斬衰髽二是齊衰布髽今云變

首絰是變麻爲葛也不知婦人之首絰是髽之外別有首絰如男子之首絰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絰則麻可變而爲葛若布變爲葛則反重矣乞詳以見教

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髮而爲髻其絰則自加於髽上非一物也當暑目昏不暇檢閱可更詳之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後世同堂異室是一室之中夫婦相配也若祫祭之位則太祖與妣皆東向昭之位次則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皆南向穆之位次則曾祖西而妣東禰西而妣東皆北向亦是夫婦相配今按喪有祔祭必以昭穆蓋卒哭而祔既行禮畢復迎所祔神主於几筵以終喪制至祔廟時却有當遷之祖而所祔神主自爲一世但父在母亡未可祧遷恐須別爲一處以祭其母也又按喪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親者是妾祖姑婦却是適婦妾祖姑祭於孫止婦乃傳重入廟者豈可以混於彼乎

凡喪父在父爲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歲時祭之東廂父死乃隨之以入廟耳嫡婦祔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有考則不得已且從祔於親者之文蓋捨此杜撰不得也

喪小記妾祔於妾祖姑正義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春秋考仲子之宮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審如是則天子之元后諸侯之元妃雖曰無子必當配食於廟而其他或繼室或媵妾雖曰有子而即天子諸侯之位者皆當爲壇於廟而別祭之至大祫則祔于正嫡而祭所謂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之說可通於天子也不審如何

妾母不世祭則永無妾祖姑矣向寶文卿亦嘗問此無以答之今恐疏義之說或未可從也爲壇之說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並坐尤爲未便恐於禮或容有別廟但未有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同處而各有室廬否

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有寢凡爲屋三重而通以墻圍之謂之宮以理言之父子固當同處然所居之左右前後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屏拓不知又如何得同處此等事古今異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三稱衛人是非不相掩也直書而義自見矣滕侯於隱公時書卒書來朝至桓公二年以後終春秋之世止稱滕子胡氏以爲因其朝威降而稱子果如是說則威公之世貶之足矣自是稱子而不侯無乃非惡惡止其身之義乎

沙隨程丈此說甚精曾見之否

胥命于蒲三傳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齊衛二侯之說而或者以謂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爲方伯故春秋變文以譏之也愚謂若如或者之說則於文義爲順恐合經意彼春秋諸侯私相要誓誠爲可罪然其私相會聚交政中國雖曰不盟亦未見其有可取也彼所謂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凡交際之間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爲異而必變文深許之乎況齊僖衛宣行事載于春秋誠舉一端如紀會桃丘等事莫非傾險之習則

其相命之際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槩以相命爲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記書齊衞會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說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恐當從左氏閔公二年之傳胡氏謂齊人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書曰以歸何以决知其以喪歸于魯乎且七月齊人以喪歸魯而十有二月其喪方至豈若是其遲遲乎

凡書以歸皆爲以之而歸其國如戎伐凡伯之類

滕侯自威公以後稱子杞侯自莊公以後稱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書子二十七年朝而書子後又稱伯竊意當時小國朝會於大國從其爵之大小以納其貢之多少故子產爭承於平丘之會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吳晉黃池之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何以謂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今將以寡君見晉敝邑將改職貢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由此觀之則當時公侯之國以其職貢之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多矣

沙隨說正如此

侵曹伐衞再稱晉侯（先生側邊批云此正是晉文譎處）恐非貶辭蓋圍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衞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横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側批云康節論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衞爲善楚貶晉而成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爲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衞侯出奔復歸與元咺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

有難言者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弑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弑父弑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爲之會主也以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典刑紊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此數語恐未安伏羲是闡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氣之應其引先天後天之說固爲失之引孟子志氣之論尤失其旨其後又言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辭意亦差皆以作用觀聖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無病更宜詳味但不知文成致麟果然否耳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雖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則極乎高明高明猶言上達也中庸猶言下學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若如來喻卽是上達而下學成何道理此處且當虛心熟玩本文之意參以章句之說便見日用工夫的確處不須容易立說也

有氣稟之惡有陷溺之惡然皆當復之以爲善明道所

謂有流而未遠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始濁却是說陷溺之惡陷溺之惡比比皆是氣稟之惡則如子越椒之類不常有也氣稟之性猶物之有萬殊天命之性則一也

氣稟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論其常有不常有但當致其澄治之功耳

呂氏說率性之謂道一段如禮謂差等節文與夫喪服異等儀章異制大意與修道之謂教相似

呂氏意却在無所憾莫敢爭處見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謂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說得氣質之性而所謂率性者不專主乎氣質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鷄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言草木飛走馬牛犬鷄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義禮智之爲性則疎略之甚無待於此

侯氏說固疎略然却是宗程先生說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爲此疎脫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謂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陰一陽之說是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衮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無咎者戒謹所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尙何戒謹恐懼之有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爲戒謹恐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比而同之則少差矣且其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越上帝尙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

侯氏說固多疎闊然以乾乾夕惕爲聖人之事戒謹恐懼爲學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所至自不同耳

張子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舉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別有箇時中也

張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損益之類理雖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爲不然

答萬正淳

兩箇其爲氣也是言浩氣之體用未是以養爲氣主集義以下是推明氣所由生非是論以集義爲主蓋氣雖至剛大配道義然非集義則無以生之非可以行義而掩取之也如此爲文乃得抑揚之意横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

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爲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橫渠專以聖人爲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閒略有縫罅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摶則遂極筆模寫以附于經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爲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修爲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爲信乎於人而後可躍也

乾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矣今日又行其實一天耳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爲天行健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毫私意在其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

考異

答董叔重第五書末一本更有一問一答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恐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恐有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之意蓋反求諸身而實有此理如仁義忠孝應事接物之理皆實有之非出於勉強僞爲到此地位則是以己及物不待推矣未至於此則須強恕以去己私求得天理之公所謂推己及物也未知是否

此說非是

第八書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一有）亦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也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云云　所謂動而止其所也（一有）蓋艮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亦止也此所謂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云云　乃能不見其人（一有）未有顧己身之利害禍福而能不畏侮於人之彊弱貴賤也　故曰動靜各止其所云云是又就做工夫上言猶所謂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此蓋發明所以能止之義故其彖傳有曰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易之本義不知如此看得否（此書末一本更有一問一答）

或問孟子言仁必對義孔子言仁必配智其不同也銖妄意謂孟子之言指偏言一事之仁也孔子之言指專言包四者之仁也然雖偏言各專一事而不仁亦無以爲義雖專言以包四者而不智亦無以爲仁其歸亦一而已矣然孟子亦有專言之者如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如愛人是也故羞惡辭遜是非者惻隱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是非之分素明則惻隱羞惡辭遜之發始各得其當而不悖也故元亨利貞而不貞亦無以爲元也未知是否

此條大槩近似而語意不密且看他見得道理分明觸處通貫處是甚底可也

答黃子耕却無欠闕耳（欠一作少）

別紙（一作答黃子耕別紙）　其實無甚異（一本無下無甚字）　李仲水（水一作永）

答萬正淳今將以寡君見晉（此下一有君字）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 必大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冶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當得從遊也熹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答吳伯豐 一本用力下無之意二字

讀書甚善所諭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卻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橫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今卻不記曾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真但當兼收以見區區尊仰之意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論列今又適以此時相見亦可笑也李衛公書如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可見殊可惜耳廬陵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平復也金溪一向不得書亦省應答之煩

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錄一本送正淳皆勿廣爲佳耳

答吳伯豐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爲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脫

周南

樛木　樂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

鄘

載馳　無我有尤（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爲有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

中谷有蓷　遇人之不淑矣（淑善也三字合移在數矣字下）

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卻刪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生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大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爲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

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茅苢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爲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爲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君子偕老象之揥也字書云揥整髻釵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

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

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

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卽豳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豳

風𧇊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閒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為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狹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

家室家邦亦趁韻耳天子以天下為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

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為齊也未知是否

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集注謂三子之對夫子無貶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似相牴牾以愚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材足以有為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己之志歟

不與者不若於曾晳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為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為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子路有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以己意參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觀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達此道理可乎必大於此蓋屢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為美此外更有多少事耶

衞君待子而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為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為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欺耳

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

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卽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細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答吳伯豐

所示諸說別紙報去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但前書偶尋未見似其間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詩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處耳所欲抄集傳緣後來更欲修改一二處且令住寫合須到官方得寫去也廬陵之訃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此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淳必已赴省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祝爲親自愛

答吳伯豐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耳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

注云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卽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起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

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自見

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彊爲之名耳

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

逹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繼而有師命沙隨云師非師旅之師是師友之師蓋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

兩說未知孰是且缺之亦無害孟子初見齊王便有去志但以有師命不可請故雖少留而終不受祿以至將去而王乃有授孟子室之說孟子遂不受而竟去恐不得以授室爲師命也且若果然亦何不可以請之有乎

決汝漢排淮泗

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翺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彊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

宴安之說無之味其言似是無垢句法

中庸或問不誤只是文字拙澁不足以達其意耳必有是心之實當連下文讀之乃通如更覺難曉卽上句在天者下更添一決字在人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

答吳伯豐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卻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疎也正淳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卻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卻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衰晚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既未卽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觸事傷害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幷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清侍奉之餘宦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已領便遽未有物可奉報也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邃可喜陳師道伯脩兩殿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感名賁常與古靈薦目中亦其里人也若得粗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度百出非元料所及亦覺費力耳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尙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

意外初但以私故懇祠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劾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彊矣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卻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吳伯豐

巧言令色鮮矣仁游曰使其人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愚謂人之習於不善固無不可反之理然巧令之人又焉有志在於善者是必悔過遷善不復有巧令之習則其志始可得而信耳游氏蓋牽於鮮之爲少而委曲以失之

孔子之意正指人爲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反則豈不足以爲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說無病只是不揍著本文正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并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

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

謝氏曰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此蓋言君子於過能辨之於早耳然行事之過在君子亦恐有未能盡免者惟改之而已如子路之過使止在於性情之微則己自知之可也它人何由而告之乎

性情之發即爲行事行事之本即爲性情但有深淺耳以此分君子小人自是衍說經之本指不在是也

程子曰艮易直也又曰艮乃善心

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艮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

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曰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耳以詩考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槩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是觀之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

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

范說至矣特王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似贅何也削之則盡美矣

此是經筵進說似亦無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謝氏謂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羣弟子無以異者竊恐抑揚太過且以孔門諸子言之所謂至於不違之地者顏子一人而已如謝之說則是羣弟子雖朝夕親炙乎聖人之側與未嘗親見聖人者無以異也

謝氏抑揚誠若太過然亦有此理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徒出入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蔽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為思而學云者蓋力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為學則學豈誦說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之而集注身不親歷之云尤明白矣然程子經解亦曰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以學為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誦為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錄之密如以殆為勞義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無誤云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為勞無所見歐陽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或問云謝氏所論鬼神之意學者所宜深考也今取其說而讀之其義精矣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所謂神者陽之為也所謂鬼者陰之為也故其聚而生來而伸者皆曰神而在人則魂氣為神陽之屬也散而死反而歸皆曰鬼而在人則體魄為鬼陰之屬也天地山川風雷祖考凡曰鬼神云者亦不越是二端而已故事鬼神者必致其敬發其情有以極其在我之誠而後在彼者有來格之理蓋神人之交皆以是氣而為感通使誠之在我者無以致之則彼之發揚于上者亦何自而聚哉然則鬼神之有無揆之吾誠可矣知此則知謝氏格之遠之之說矣蓋其可不可者理也格之遠之皆吾心之所不容欺者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皆謂人實致之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惟仁知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苟不察其理之可不可而祭非其鬼則惑之甚矣世之惑者蓋皆求鬼神於茫昧恍惚之間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實在於我故也測度而言未知近否

大槩得之更宜涵泳似更有未細密處大抵陰陽有以循環言者有以對待言者須錯綜分合都無窒礙乃為得之

子曰君子無所爭周氏於前篇君子不器及此章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然則凡言君子之事者皆可以仁之說推之矣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也

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

子曰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集注改容節作中字既不以中為貫革矣則所謂中者抑如張子所謂不貫革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為可知之意否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為勝非止以容節之得失為勝負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

答吳伯豐

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眞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大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卽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爲感應者益滉漾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蔽不勝萬幸

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眞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爲疎略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答吳伯豐

長沙除命再辭不獲尙有少疑未敢決爲去計亦會足疾微動未容拜受且看旬日如何也所示疑義皆精密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知約正父莊子相聚甚善前日亦已寄書約正父來官所修纂禮書是時雖未敢決赴長沙然已乞換小郡計必在江湖間也今若成爲湖外之行當踐此約不知渠如何也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無窮儘看儘有恨此衰年來日無幾不能卒究其業正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如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亦有意於衡嶽之遊甚幸甚幸子耕久聞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恨聞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罵邪氣者亦不足恤

矣

答吳伯豐

熹始計不審誤爲此來交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殞之餘惴慄尤甚寢驚夢愕便覺斬頭穴胸已在面前矣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霈恩始有復生之望方欲修召魂魄爲所欲爲則召命忽來不復可措手矣禮書又失此機會良可歎息奈何奈何今此之行亦且歸家俟祠請之報未知如何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空得屑屑往來之譏耳

答吳伯豐

久不聞問數因廬陵親舊問訊得吳漕書乃云已到而暫歸深以爲念今承專使惠書得聞詳實殊以爲慰也來書去住似未定而來人卻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楊子直爲守呂子約劉季章許景陽皆可與遊糾掾程允夫官亦未滿尚得從容亦可樂也熹今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目苦內障左已不復見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卽不復可觀書矣辭職告老未得請而向來嘗議欑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已行遣勢不容已前月末間已上章自劾寬恩容可逭責言路決不相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得遂鐫削便是得請他不敢有所與矣南卿子耕見愛殊厚然告老乃向來病中危殆只從本州保明陳乞意謂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勑不謂乃爾再乞不遂今且休矣論事之傳卻未敢發然亦臣子職分所當爲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近報復爾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嶺海之間不落寞矣老拙或不免隨衆經由當得款會也孟子誤字俟更點勘改定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諸疑義略爲條析心目俱昏不能精審有未安處更反覆之爲佳大學中庸近看得一過舊說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論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間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卻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此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幸續寄示旋得尤佳多則攤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穎脫不羣者而又外有他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

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吳伯豐

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梁惠王上第三章楊氏謂自不違農時至喪死無憾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故爲王道之始必大謂使民無憾決非但有其心無其政者之所能致也恐當如集註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耳

此說是

仁者無敵楊氏曰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誰與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必大謂楊說蓋自論仁及之非正解此章之指楊氏蓋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卽事以言夫行仁之效與楊氏說小不同

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氏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一國必大謂二者所遇不同而應之皆出於理之所當然其規模固有廣狹然其智者私於一國則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當別有說

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

第四章范氏曰若行王政雖明堂可以勿毀何況於雪宮必大謂若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雪宮之當存也恐未安

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

公孫丑第二章程子評橫渠之言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如此必大謂程子意蓋謂卽誠之體而明之用已著不待由此以至之也只我知言一句已盡者謂於天下之言既能盡識之則其心之無蔽者可不言而喻矣此誠卽明之謂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曉姑闕之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必大謂自上天之載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氣者蓋又於此理之中卽人之運用勇決者言之此氣一出正大之理卽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見者也

此說得之

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一體凡人之所爲皆天也如子之幹蠱乃以父母之體爲之豈得謂之吾有助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是指而示之云耳

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冲漠氣象此道字與義字相對蓋指其體而未及於用也冲漠云者蓋無朕可見之意

同上

伊川曰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必大謂非偶合一義遂可掩取其氣而有之也伊川之說疑當云非以義襲於外而取之集義有事與勿忘也義襲正之與助長也集義所生非特知氣之不可卒取而義內非外亦瞭然矣若夫義襲真告子之見也

同上

橫渠曰詖辭狥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呂氏以申韓爲詖馬遷之類爲淫楊墨夷惠爲邪莊周浮屠爲遁南軒以告子爲詖楊墨爲邪莊列爲淫遁今集註則以四者爲相因而無所分屬是異端必兼此四者而有之必大謂浮屠之言則詖淫邪遁之尤者然呂氏以夷惠爲邪恐未爲當

橫渠論釋氏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此語勝其他分析之說然未詳其相因之序而錯言之亦未盡善也

第五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謂天地之心而人得以爲心者蓋天地只是以生爲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謂有理而後有氣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卽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赧謂之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蓋此雖爲羞惡之事而所以能爲羞惡者乃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必大謂信者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貞也至於孟子所謂氣旣曰配義與道則是氣也似有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之言如此

公孫丑下第二章楊曰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則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也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有不爲臣之義必大謂不俟駕孟子蓋謂當仕有官職者其有不爲臣之義者士之未嘗仕者也然亦有往役之義則亦無非臣也若如楊說則天下爲一之時士不復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國之臣無委質之節矣

此論得之近者程沙隨深詆王蠋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疑其言之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夫出彊載質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爲常耶楚漢之間陳平猶得多心之誚况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必大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而近時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

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問退之讀墨篇如何伊川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又曰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尙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必大嘗聞克己者乃所以復禮也伊川此言乃分爲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爲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要之有病不可便以爲通論也

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爲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爲行未成者歟

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離婁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必大疑此語猶所謂公則一私則萬殊之意

此說是

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避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爲此而出也

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效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證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

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二十七章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卽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卽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

此說是

第十二章橫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於嬰兒也此只是還淳反樸之意

橫渠此說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必大

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必大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以適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

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胸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擺脫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爲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縝密生病痛也

第十五章橫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于約其先固守于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辨攻索而後得之決不容以徑造橫渠之說恐別有謂

未博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

范氏於楊雄之說取舍不同恐楊氏之說爲當

楊說是

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

已字只作本字爲佳

第二十章程子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上云文王望治而未之見下卻云民由夫治而不知何也

望治之說恐不然

又曰泄邇忘遠謂遠邇之人人事也而橫渠以祭祀當之又以不泄邇爲取紂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義恐牽合不如程子說

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意

橫渠云湯放桀惟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又曰帝臣不蔽執中也又曰執中者不爲退讓過越之事也其意蓋曰湯之事既未嘗越亦無所退讓以大公之心而行其所當然此其所以爲執中爾

橫渠之意應是如此孟子之意則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

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張皆以望道爲望治集注謂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爲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謂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卻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王彥輔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可以對死者也明道曰不然義無對

義不當偏與死對而可別與不義爲對

二十六章楊氏之說自相牴牾

楊氏類多如此疑其見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處耳

答吳伯豐

必大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

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伏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必大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敘舜之事與辨小弁之說其爲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

得之

必大於說中嘗疑舜象憂喜一段與孔子微服過宋事似不相類未詳伊川並舉而例言之意伏蒙批誨以孟子莫非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竊謂象雖不能殺舜然彼既有是心在舜豈得不爲之憂蓋必如是然後謂之盡道與孔子微服過宋事正相類苟付之於命而在我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

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舜之事乃是雖知其將殺己而不能自已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不同也

聖人之於天道必大說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伏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答吳伯豐

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爲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仁之於父子一段兩嘗請教然終有未能安者近見錢判官文子以仁而施於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於君臣宜相契合吾既有禮矣則賓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爲聖人則保祐眷顧之休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甚不然者姑舉聖人於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吾性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已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此解得聖人於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順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前輩有如此說者與集注之說亦不甚異但所謂命有內外之不同耳又智之於賢者若如此解卽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佳可更詳之

答吳伯豐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著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子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

此之情而虛爲是譊譊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戀著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卻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且道孟子裏還曾有一字說浩氣之體段即是道義之流行否編禮直卿必已詳道曲折祭禮嚮來亦已略定篇目今具別紙幸與寶之商量依此下手編定尋的便旋寄來容略看過須得旋寄旋看乃佳蓋看多恐不了細又免已成改費工夫也復卻送去附入音疏便成全書也直卿所寄來喪禮用工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全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略成文字此可以爲戒也

祭禮

廟制一以王制祭法等篇爲首說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爲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依冠昏禮附記及它書親切可證者

少牢三同上

有司四同上

祭義五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爲主諸篇似此者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天子諸侯禮處卻移入祭統

九獻六以大宗伯一篇首掌先王之目爲主而以禮運禮之大成一章附之周禮及禮記中如此類者皆附其後如周禮籩人醢人司尊彝之屬正與禮運相表裏禮運篇已寫去在直卿處可更考之依此篇定如禘祫之義則春秋纂例中趙伯循說亦當收載

郊社七以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之目爲主凡諸篇中言此類者皆附之如皇王大紀中論郊社處亦當收入注疏後

祭統八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禘者爲主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其後篇內言士大夫之禮處卻移在祭義篇內

或別立祭祀一篇凡統言祭禮如王制篇內一段周禮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目及今禮記祭法篇但除去篇目數句入祭統凡似此類者冠於廟制之前不注而逐篇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如何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爲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以下又次之此爲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事爲篇由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

答吳伯豐

熹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禮中霤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序然以中霤名篇必是以此章爲首今亦當以此爲首而戶竈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爲經而疏爲注其首章即以逸禮中霤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尚書在今遂不復見甚可嘆也

答吳伯豐

編禮有緒深以爲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心力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歎也再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悟書來切怛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寶之不及

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爲致意也

答姜叔權大中

程子言性卽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爲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麤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閒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鹵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又以仁爲性之全德則與方君所謂天理之統體者無一字不相似又以爲仁爲心體之流行發見則與方君之流動發生之端緒皆以仁爲已發之用矣又何足以相譏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數語自無病而亦非之恐未安也

答姜叔權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閒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答姜叔權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卻使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爲佳耳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彊假耶

答姜叔權

所云旣眞實而又無妄鄙意初不如此只是兩下互說夾持令分明耳如云至公無我至公卽是無我無我卽是至公豈可言旣至公而又無我耶

答姜叔權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答汪長孺德輔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

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多不盡彼此之情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病也

方君第二說只解易傳意略有未當處其他所論首尾相救表裏相資所得爲多長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說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說還以自攻則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語意溫厚詳審而長孺之詞氣輕易躁率以此而論則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四端所謂情也孟子言之詳矣今曰仁義禮智性之四端則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動發生之端爲非而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四端之失何其工於知人而拙於察己耶方君謂仁者天理之統體其統體字固有病而指仁爲性則無失今幷非之而又自爲之說曰若謂發生處卽是仁庶其近於程子之意則其失亦不異於流動發生之云而與程子發處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當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輕肆排抵也其論方君不當以當然之理爲義則是而自謂欲處其當者爲義則非其謂方君不當以見於外者爲義則是而自謂理之始發於心者爲仁則又非也

答汪長孺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卻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汪長孺

詳此二說長孺所論爲近之然語言之間有未簡潔處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叔權引援太廣反汨正意更宜相與評之大學定靜乃學者所得之次第本文意自分明與太極說中言聖人事者字雖偶同然指意迥別不當引以爲證也

答汪長孺別紙

大學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舊說不同

若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功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爲剩語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來說得之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天陽也氣也所以高也地陰也質也所以深也鬼神變化不測可謂幽矣然造化流行昭著上下豈非顯耶

鬼幽神顯

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

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温凊之節先生補經文乃只
說窮其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但用後一說耳不知如何
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
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一物之理
格卽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謹終追遠注曰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德輔恐此章止
爲化民不見有自爲之意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爲化民而後爲之也故己德
厚而民德亦歸趣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閒隱然有此意也
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恥辱德輔
以爲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矣又曰不合於
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自取恥辱德輔謂恭而過則
有巽在牀下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
矣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
若說爲恭者本不求遠恥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而巽在
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蔽粗率非聖賢之意
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
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謂詩人爲勸戒而
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
括無遺耳
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爲
中字不知如何
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
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
及外親則不知如何
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
出初無閒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門行人之所用有
動靜作也故古人祀之不知然否
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
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祀之
中又自有陰陽也
兩在故不測其義如何
神無所不在或陰或陽故曰兩在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衆也注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
事君事長使民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
教者成於國矣詳經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與君之
理一也事兄與長之理一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能
孝於父則人化其孝而知所以事君能弟於兄則人化
其弟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而知所以
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三行者修於家則
三教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然也然
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云云何也注曰此言慈幼
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
孝弟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
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實同而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

慈幼之心以使衆也今考之或問乃有曰言此以明在上之人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至於教成於國而凡從政者皆以是爲心焉民之不得其所非所患矣則似以爲齊家之人又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然後教成於國與前注三行修於家而三教自成於國之說不同豈非或問自是發明推心之意不與前注相關但教成二字偶用之耳不審然否

此說甚善舊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快而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確也

答汪長孺

色斯之舉細詢曲折果未中節然事已往不足深念但當謹之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救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答李叔文

熹到官之初首辱惠顧陳義甚高顧恨未及少款而從者遽去悵想迨今向者妄以學職延致正欲借重賢德以化邑人不謂滯留豫章未得歸視講席茲辱惠問良以嘆恨熹衰病抗拙不堪俯仰前月已上祠請命下卽行矣代者石侯學行才力皆有以過人者其爲政尤以教化爲先務異時來歸共圖所以發明墜緒興起頹俗固爲未晚幸勿以今日之未暇而遽有所辭避也周子書近思錄各一本納上暇日試深玩之餘惟珍重千萬之懇

答李叔文

熹奉別忽許久每深嚮往之懷奉告獲聞比日清秋尊履萬福爲慰秋試不得賢者爲重深以爲恨初見考官說恐在小牓中既又不然殊不可曉葉學錄能誦首章遠過今所取者相與嘆惜此正未足爲左右輕重也示諭知府丈台意極知不當再三煩瀆然恐向後米貴則此所出金亦自折閱耳已屬法曹面懇更望老兄左右之也郡中所糴不佳已聞之今亦一面作處置度至仲冬不致遽壞卽無慮矣宅諭諄悉深荷留念當悉施行放旱通計須及七分若逐戶全損自不妨全放也何時入城冀得款晤民間利害有聞願悉見告尤所深望也

答李叔文

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從容反覆如往時耶更願益加持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答李叔文

喻及爲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卽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

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矣之辭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答葉永卿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卻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伊川謂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認温故而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卻氣象也伊川先生之意以温故知新止是一事若謝先生之言則以温故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非徇物踐迹者之所爲如是則氣象似不窄狹與伊川之說不同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之意蓋以爲此事可師非人能此即可師也所謂只此一事者亦非謂温故知新只是一事故其解又曰温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則是以温故知新爲二事而欲人之師此言耳然於文義有所未安謝說又失之過高要之此章正與學記所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相對試更思之

起予者商也詳觀諸先生說皆以謂禮果可後愚竊謂乎者疑辭也禮後乎猶言禮不可後也故夫子曰起予若使子夏順從夫子之意則不可謂之起予未知是否

此章之說楊氏得之禮不可後者非是夫子方言繪事後素而子夏於其言外發明禮後之意非但順從而已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何文也或曰以學文飾之未審是否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以爲飾而已也

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

論語與詩人之意所指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彊私家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則爲衆人言未知孰是

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

義之與比伊川先生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否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然言義之與比則決不從不義可知如

不及如探湯固是當然然此語意本寬未須看得如此迫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三年無改於父所行君子之道可也若其所行小人之道其亦三年無改乎適所以重父於不義孝子果如是乎

游尹之說得之可熟玩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儒謂子貢多言之人故以此告之未審是否

或當有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者雜楊墨諸子百家而言之或曰攻治乎異端謂學而行之適所以害先王之正道也如斯而已乎言先王之正道不得行於世也或曰攻乎異端之學而不學焉其爲害先王之正道者已正而不作不能爲害先王之正道也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范氏說得之已字只是助辭不訓止也（已正之字之　正疑止誤）

觀過斯知仁矣過而知仁何也

伊川先生及尹氏說盡之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或人問禘而夫子曰不知而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是夫子深知之也或曰夫子言不知以躋禧公爲魯諱也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明其知而不言雖然其說如此聖人之意深矣幸乞指教

此章呂氏說爲得之但云不可盡知則非此所云爲魯諱者恐不然又云明其知而不言則尤非所以言聖人之心矣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何也

前輩說射不主皮儀禮大射篇文爲力不同科者夫子解禮所以如此者爲人之力不同科故也此說得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侯先生曰古之學者非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恥也或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意同

侯氏是矣所引子路事亦近之但不甚切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

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語錄云子貢問賜也何如是自矜其長而孔子則以瑚璉之器答之者瑚璉施之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四方可使與賓客言也或者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哉若人之語子貢意孔子不以君子許之而遂有賜也何如之問而孔子以瑚璉之

器許之者是未許其爲君子也抑嘗聞君子不器之說是以疑之

二說初不相妨但自矜其長意夫子不以君子許之之意則子貢不應若是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云云語錄謂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

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伊川言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此言顏子能反身所以有天下之至樂伊川又言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二說孰是

前說至矣後說非不善但恐看者不子細便入老佛去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云云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

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孰謂微生高直云云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微生高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醯知其不直夫審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或者謂直無妄之謂也誠之一字由無妄入若微生高未至夫無妄所以如此若至誠則無他事矣未知如何

無妄卽誠由無妄入者非也此章之說范氏得之所以害其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爲痛切日用之閒不可不常警省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吾夫子言冉雍仁而不佞蓋冉雍亦顏子之倫也閔子辭費宰冉雍爲季氏宰何也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之論夷惠伊尹可見然冉雍仁而不佞非夫子之言亦不可以此一句定其爲顏子之倫也

十室之邑范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者不自誣也尹氏又云忠信質也人誰無質乎

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蓋其意以爲夫子不應自謂人不如己蓋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爲貶已甚矣范氏誣人自誣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質亦非是此蓋言美質人或有之耳

仲弓問子桑伯子敬事而信矣而仲弓之言有以契吾夫子之心是以其言爲然

居敬之敬與敬事之敬不同試更思之大凡讀書只可以義理求聖賢之意切忌如此牽合說了便無餘味使人不長進

子游爲武城宰謝先生言未嘗至於偃室蓋其意不爲溫懦以媚悅人或者謂澹臺簡易正大之人也謝說得之矣

滅明二事當熟玩味其氣象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學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道先生曰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己物耳或者謂此理唯顏子好學不改其樂得之矣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者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己分有得力處只如此引證殊無益也

樊遲問知樊遲之問一也而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孔門問同答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再問智答之皆不同必有說矣然且當逐處理會令有歸著卽自然見得所答不同之意今不曉其逐段指意而遽欲論其異同旣於己分無益亦終不得聖人之意也

天厭之伊川旣言猶天喪予矣語錄又言天厭吾道或人謂從語錄之說是夫子有怨天之意學者疑之

天喪予卽與天厭吾道無異不容是此而非彼然此章之義恐只合從古注說及范說

述而不作夫子自比於老彭不言他事而止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言古人猶不作猶好古推而上之是古人行事未嘗無所本也

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耳推而上之以下云云恐本無此意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范先生曰仁唯克己復禮無欲者能之苟有願乎其外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也或者謂子路冉有公西華非不仁也蓋吾夫子不輕以仁予人亦不輕以不仁絶人故於三子爲不知其仁唯宰予爲不仁者孝弟爲仁之本旣短喪矣孝安在哉是本不立不仁孰甚焉

當從范氏之說不輕與絶之說亦未端的宰予不仁若無孝弟爲仁之本一句却如何說大凡說書求義須就實事上看出道理來方有得力處若如此引證要作何用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兩不能無壞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旣摹卽拭去今無復可得旣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脩卽就本脩去不可卽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考異

答吳伯豐別可到中庸（到一作看）

一向攢了（攢下一有看字）

管仲於公子糾（云云一作）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故聖人不以責　若子路之事孔悝蓋亦不得謂之正者結纓之死不傷勇否必大竊謂子路之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事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爲去就乃曰吾於此云云

答姜叔權正謂此也（此下一有）聞與長孺俱爲廬阜之行甚喜渠亦以爲叔權於此不免過疑然其爲說又似草草未足以釋賢者之所疑也向來所論方君之說有未盡者具於長孺書中計必見之更有可論無惜痛相反覆彼此有得也

可彊假耶（此下一有）方賓王之說昨日方得答之今錄去有未安處却幸喻及沙隨孟子已領文義考證間尚有少疑處臨行冗甚未暇條折前途稍暇當具出託爲宛轉求教也

答汪長孺別紙來說得之（此後一有問答）舊說靜以爲心不妄動而今改之者蓋心雖不可妄動然動之以正者則不能無而不妄動三字包靜字不過今曰不外馳則心常在腔子裏而靜意可見矣

得之•

射不主皮容節可習而能（此下一有）力不可強而至

答李叔文是所願望（此下一有）便遽草草奉報不究所欲言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試更思之（此後一有）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孔子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引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孔子即以始可與言詩與之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夫子答之以繪事後素子夏因有禮後乎之對夫子不惟以可與言詩與之且曰起予者云云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公度 孟容

示喻為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卻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公度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為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為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為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為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為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為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劉公度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答劉公度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即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卻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答劉公度

所論為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為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歧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昭於一偏而不可捄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為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答劉仲升

別紙所示季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謬卻是仲升聽得不分明記得不子細語脈間轉卻他本意不然則

真非吾之所敢知矣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卽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却是人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大段害事若如其言卽是四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計其動之是否矣此於體道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道理無疑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說枉費心力也

答劉仲升

所論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眞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問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

劉袁州不謂遂止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嘆服益見袁州之知人交道之不汚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有小改易也此間朋友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胷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劉季章

講會想仍舊專看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不待面論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知見也

答劉季章

熹去歲入都不能兩月略無報效罷遣而歸深以自愧今幸復得祠祿杜門養痾足以待盡無足言者但衰病愈甚左目已盲其右亦昏此數日來幾全不見物矣深欲整頓舊書而病愈如此則所謂有補於將來者亦不復可期矣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

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彊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册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熹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絶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靠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脈未至斷絶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王晉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齰舌何敢爲此以其再來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刊刻流布則大不便已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欲得鄙文編次鋟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踈書中又不敢深說恐欲蓋而愈章敢煩爲痛說此利害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耶況如老拙蹤迹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鏤板二事幷望痛爲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謂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爲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答其意而浸淫至此全藉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千萬幸也

答劉季章

郊霈已行不知黨錮諸人果得及雞竿下坐否所論配義與道其說甚當所以孟子下文便言是集義所生者此正如來喻之意也但子約終看不透殊不可曉前日已爲極力言之不知其信得及否也

答劉季章

省闈不合浩然西歸無愧於心所得多矣甚賀甚賀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與之（龜齡之子）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潘友　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憤悶也子約想時相聚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久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煩爲致意近日目昏今日又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欲就文義事物上做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

當不可先立己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答劉季章

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磨爲佳耳大學中庸看得如何大學近修改一兩處旦夕須就板改定斷手卽奉寄也比閱邸狀時論似寖平榛中蜿蜒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卽其禍愈甚耳

答劉季章

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功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思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憂耳劉五十哥且得如此擸掇結裹向後事不可知但願前人遺德有以誘其衷者庶幾可望於後耳言之令人於邑短氣也時論靜作不常子壽事後又有舊爭之激其黨稍違忤者已不能容旦夕必更有一番聳動觀聽底事以扶國是覺得懍懍未知所稅駕處但朋友來者無可拒之理得早行遣了亦是一事收殺也子約幸逢寬恩且得有北歸之漸其實高安窮僻無朋友過從之益書疏往來之便却未必得如廬陵也益公寄惠六一集纂次讎正之功勤亦至矣古人所謂後世子雲者信非虛語然亦正自難遇耳

答劉季章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却經文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喩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略苟且爲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答劉季章

熹不免果如所料餘年無幾區區舊學足以自娛不能深以爲念也若後段則安能保其必無耶所示五條各已附以己意大抵來喩於事理情實多是不曾究竟而專以輕重深淺爲言故不親切更以此意推類求之則可見矣

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露著于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

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淸固非不仁者之所能爲聖人特許其忠淸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淸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

二子忠淸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淸而未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卽不知忠淸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旣聖之論豈非極

至歟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

正爲合若聖與仁一叚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

未可與權集註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

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

膚受之愬不行焉注云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某竊恐解得言詞太峻人非昏暴之甚亦未遽至此而乃云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不惟形容得子張太過且言外求意亦非解經之體如何

且論事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怕觸忤子張也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脈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近得益公書聞且寓晉輔家甚善所欲改字已別報去前書竟未得下落也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爲止之更勉其著實爲學勿爲此等慕名狥外之事方是吾人氣象也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

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抝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趂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尙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卽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劉季章

熹歲前得益公書報吳伯豐病瘡甚危適得子約書乃聞其訃深爲傷痛近年朋友讀書講學如此君者絕不易得此爲可惜不但交遊之私情也聞後事深荷老兄與無疑周全之足見朋友之義

答劉季章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尙未能平步也初意若得未死且當屏棄書冊虛心待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清健可喜近答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當處不知能不相怪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講論辨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間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惟勉旃乃所深望也

答劉季章

熹今年一病狼狽入夏方粗可支吾但衰憊殊甚講貫之樂只一二朋友在此訓導諸孫時時整頓得舊書訓詁間

有差誤而已禮書四散未得會聚參校其它亦更有合料理文字覺得精力不逮皆不復敢萌意矣賢者作何功夫因書幸及一二

答劉季章

禮書此數日來方得下手已整頓得十餘篇但無人抄寫爲撓蓋可借人處皆畏傷學之汚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遠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寫但資用不饒無以奉此費耳

答劉季章

益公處所懇是先人墓碑幸垂念但行狀它人未見之更告爲言及得不示外人爲幸也又前書求精舍大字及呈一二文字語次幸幷扣之大字願早拜賜鄙文幸痛掊擊也

答許景陽

一別十年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汩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它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與陳伯堅

沙縣寄到新刻責沈文字畫精神非桂本之比此書流傳足使世之聾盲者有所警覺稍知觸淨非小補也但恐木本或不耐久耳瓊學記文鄙拙不足有所發明亦緣韓兄將滿方遣人來恐其代去匆匆草成不能滿意耳垂喻舊書云云深愧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卽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竊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愚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胡季隨近到此數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答胡季履大壯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歉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騖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胡季隨大時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昨見文叔處所錄近文恐看得文字未子細無意味也不必遠求但看知言是下多少工夫不如此散漫泛說無歸宿也龜山易舊亦有寫本此便不甚

的未暇檢尋奉寄不知詹丈所舉不同者何事因風詳諭此等處正好商摧也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所諭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旣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諭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卽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耳詩六義本文極明白而自注疏以來汨之如將已理之絲重加棼亂近世諸老先生亦殊不覺不知何故如此中間有答潘恭叔問說此甚詳可更扣之當見曲折蓋不如此卽六義之名無所用之當時自不必分別祇益紛拏無補於事也近修詩說別有一段今錄去大槩亦與前說相似恐或可參照耳學問大頭緒固要商量而似此枝節合理會者亦不爲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尙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卽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叔恭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

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却可闕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卽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卽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愼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麤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間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宅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鬬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詳評之也

答胡季隨

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已發之後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云已發之後故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友恭字恭叔

此說甚善

惟能加涵養之功則自然有省察之實周椿伯壽

此說好然說未透

戒懼乃所以愼獨也涵養省察之際皆所當然未發之前不容著力只當下涵養工夫來教得之省察於已發之時此句之病恭叔已言之矣正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也恐不可分一之

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復矣不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不分處若是全不可分中庸何故重複說作兩節

已發之後立語自覺未穩今欲改作欲發之時然欲發卽不屬靜不屬動又欲改作已發之初友恭

作欲發是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

戒謹恐懼愼獨統而言之雖只是道都是涵養工夫分

而言之則各有所指獨云者它人不知己所獨知之時
正友恭所謂已發之初者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
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
已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
處不放過即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
說自見端的

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
一事而實相爲用也

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所只須涵養纔發處便
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此數句是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若就聖人言之聖人能致中和
則天高地下萬物莫不得其所如風雨不時山夷谷堙
皆天地不位萌者折胎者殰皆萬物不育就吾身言之
若能於致字用工則俯仰無愧一身之間自然和暢矣

此說甚實

極其中則大經正大本立而上下位矣極其和則事事
物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一之

此只說得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其理亦無
虧欠但事上有不足爾

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叔恭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
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
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
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
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
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
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卻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
實推得到極處也

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
晚乎大時

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
也

竊謂操存涵養乃脩身之根本學者操存涵養便是未
發之前工夫在其中矣凡省察於已發正所以求不失
其操存涵養者也學者於是二者不可缺一然操存涵
養乃其本也諸友互相點檢多得之然卻不曾推出所
謂根本故論未發之前者竟歸於茫然無著力處或欲
推於欲發之初省察則又似略平日之素或兼涵養省
察言之者又似鶻突包籠

此一段差勝然亦未有的當見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也定

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

未發之時能體所謂中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則發而
中節始可言矣而中和未易識也

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發矣此說已差又發而
中節方謂之和今曰得所謂和然後發而中節亦似顛倒
說了記得龜山似有此意恐亦誤矣中和未易識亦是嚇
人此論著實做處不論難識易識也

答胡季隨

所示問答皆極詳矣然似皆未嘗精思實踐而多出於一

時率然之言故紛紜繳繞而卒無定說也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以熹觀之凡此數條本無甚異善學者觀之自有以見其不可偏廢不至如此紛紜競辨也細看其間却有一段名之者一說得平正的確頗中諸說之病不知曾細考之否

答胡季隨

彼中議論大略有三種病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以此之故都離却本文說來說去都不記得元是說甚底但能放低著實依本分依次序做工夫久久自當去此病也

答胡季隨

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今却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賈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黄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爲累若不如此說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爲懇到不知何所惡而欲去之耶且世之所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切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說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爲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憒歎於泉下也久不聞講論之益深以懷想前日諸賢相繼逝去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季隨實不勝其勤懇今觀此事竊疑其用力之不篤也更願勉旃以副所望千萬千萬至扣至扣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胡季隨

熹衰病之餘幸安祠禄誤恩起廢非所克堪已力懇辭未知可得與否自度尫殘决是不堪繁劇又况蹤跡孤危恐亦無以行其職業後日別致紛紛又如衡陽轉動不得出門一步更須審處也但今年病軀衰瘁殊甚秋中又有哭女之悲轉覺不可支吾矣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閑中却覺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略向亦以一本浼叔綱計必見之今乃聞其有亡奴之厄計此必亦已失去矣別往一本并南軒集幸收之也所喻克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

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無甚害也不遷怒當如二先生說無可疑者不貳過亦唯程張得之而横渠所謂歉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尤精約也宋漕所委記文屢欲爲之而夏秋以來一向爲女子病勢驚人不得措詞兼觀其所喻爲教者不過舉子事業亦有難措詞者故因循至此今病方小愈未堪思慮勢當小須後也因邵武便草草布此復託象之致之目昏未能他及惟以時進德自愛爲禱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

閑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絶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倣以爲眼目者不知所論者云何復艮之說則程子已盡之不知別有何疑因書須詳及之乃可下語也

答胡季隨

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艮復之義正當思惟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惟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狥彼自欺之浮說耶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君舉奏對上問以讀書之法不知其對云何也

答胡季隨 怯字恐誤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吏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咈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真得聖賢用工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

於尤悔其工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悔尤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悔尤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語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然尤悔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彊著力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而俟其自得未爲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却無收斂縝密底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答語無病然不知如何地得開闊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内直内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於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内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内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荅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内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遺書說釋氏有直内無方外者是游定夫所記恐有差誤東見錄中別有一段說既無方外則其直内者豈有是也語意始圓可細考之未可如此逞快率然批判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却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

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答語甚善論程子說釋氏不知止是以吾學所謂止者而言又云釋氏到止處是以彼所謂止者而言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一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聞見而已須精深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喻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於一偏矣

執經而問者知爲己則所以聞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則雖六經皆通亦但爲廣聞見而已問者似有此意然見得未分明故說不出答者之云却似無干涉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嚮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嚮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嚮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略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答者却答不著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注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

學者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

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
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
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
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
者感物而動爾樂記曰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
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
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
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得也
更望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
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物者滅天
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
爲不可易矣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
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
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
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
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
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
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
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
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
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

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先賢之意相爲
表裏云爾
此兩條問者知其可疑不易見得如此但見得未明不能
發之於言耳荅者乃是不得其說而彊言之故其言粗橫
而無理想見於心亦必有自慊不過處只得如此撐拄將
去也五峯云昧天性感物而動故問者云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於五峯本說未見其異答者乃責以反其語而失其旨問者又疑樂記本文感物而動初無聖愚之別與五峯語意不同而答者但云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爲如何又謂樂記兩句亦有何好而不言其所以不好之故及引程子四條則又與問者所疑了無干涉但欲以虛眩恐喝而下之安得不謂之麤橫無理而撐拄彊說乎今且無論其他而但以胡氏之書言之則春秋傳獲麟章明有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之語頃時與廣仲書嘗論之矣不知今當以文定爲是乎五峯爲是乎要之此等處在季隨誠有難言者與其曲爲辨說而益顯其誤不若付其是非於公論而無與焉爲愈也我須知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但衆人
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
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文義之失猶是小
病却是自欺彊說乃心腹膏盲之疾他人鍼藥所不能及
須是早自覺悟醫治不可因循揜諱而忌扁鵲之言也

答胡季隨

所喻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
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其言欲以灑落爲始學之
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
則又析爲兩叚而謂前叚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
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
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爲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
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
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
有歸著矣是乃徒爲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爲講學

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卽便終身不能得灑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略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污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於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答胡季隨

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幷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答沈有開

垂諭所以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間者甚悉既荷不鄙又幸其警益之深也嘗竊妄謂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竊窺賢者之所志與其所聞計其同異之間其必有所處矣恨未得相與往還上下其說以卒究其所窮也因來更望時有以警告之實孤陋之深望至於慨念吾黨之凋零而欲以進爲撫世爲不肖者之責此則賢者之失言而非區區之所敢承也

答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更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儱侗看了便休却恐只是粗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捺生做熟久遠畢竟無意味也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

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恠之昨在丹丘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熹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爲吾患也

答沈叔晦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旣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眞僞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况門外之紛紛者乎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况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沈叔晦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况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屬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决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眞是之所在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大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與沈叔晦

熹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時爲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利病謂或可以少效區區旣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丈過此亦以一二事爲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朝廷向來蠲減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且許郡守自列因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從否亦知今日上下艱窘不敢究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尚未定若得遂行却須捄得分數然病久證壞要非一藥所能支也奈何奈何因便附此間訊有以見教願悉聞之正遠唯冀以時加衛以慰吾黨之望不宜

答沈叔晦

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

喻愈詳密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䩄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有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

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考異

答劉季章未盡善也云云必有未盡善之處矣此後一有若曰聖人垂象終是微有不同則當別論儻樂以觀之則似太重矣如何

令尹子文之忠云云亦有不盡之意矣此後一有竊詳本文之意似不如此恐是看得仁字與忠清事俱重不曾分別求之遂至疑於太過如何

膚受之愬不行焉云云亦未遽至此未字一本作不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孫季和應時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筭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宅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併詳之檃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卻似未爲不幸況後學淺陋又安敢議此乎

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中庸章句太極解義方是略說大槩若論裏面道理精微曲折知宅是更有何窮何盡未須便慮說得太詳且當以玩味未熟分晝未明爲憂蓋自頃年妄作此書至今未見有人真實下功理會到究竟處也大事記數條其間誠有可疑者如韓信事向來伯恭面論蓋嘗曰其不反不知後來看得如何須是別看出情節來不然不應如此失入也此可更問子約看如何然渠此書卻實自成一家之言亦不爲無益於世鄙意所疑卻恐其間注脚有太纖巧處如論張湯公孫弘之姦步步撥拾氣象不好卻似與渠輩以私智角勝負非聖賢垂世立教之法也諸詩語意清遠讀之令人想見湖山之勝但亦不無前幅所論兩字之病謂輕弱耳子陵仲弓二絕則甚佳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彧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況太丘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太極之說與繫辭詳略不同乃是互相發明以盡精微之蘊最爲有功若只依本分模榻則亦何用增此贅語而學者又何由知得其中有許多曲折耶大抵近日議論喜合惡離樂含胡而畏剖析所以凡事都不曾理會到底此一世之通患也

明道答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間理致血脈精密貫通儘須玩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既云以其情順萬事卽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

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封建之論甚佳范公之說大抵切於時務近而易行但於制度規模久遠意思大段欠闕如論租庸兩稅等處亦甚疎略也封建一事向見胡丈明仲所論大抵與來喻相似不知曾見之否要之此論須以聖人不以天下爲一家之私作主意而兼論六國形勢以見其利害未嘗不隨義理之是非則可耳以上諸說有未安處卻幸反復

答孫季和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

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寧海僧極令人念之亦可屬之端叔兄弟否若救得此人出彼陷穽足使聞者悚動所係實不輕也所疑三條皆恐未然試深味之當自見得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可疑處只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書孔臧不爲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

答石應之

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而未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與也更願益加涵養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愈鈍而後利耶熹衰朽殊甚春間一病狼狽公謹見之繼此將理一兩月方稍能自支然竟不能復舊幸且復得祠祿休養而幼累疾病相仍殊無好況心昏目倦不能觀書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間亦紬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賢之不我欺而近時所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無由面論臨風耿耿公謹想已到彼矣渠趣向意味朋友間少得但意緒頗多支離更與鐫切令稍直截當益長進耳

答石應之

聞新阡尚未得卜想今已有定鄉見說大門上世宅兆之勝今日求之未易可得蓋地有盡而求者無已若欲立定等則必求如此之地而後用之則恐無時而已耳熹衰病日益沉痼數日來又加寒熱之證愈覺不可支吾相見無期亦勢應爾不足深念猶恨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便中寓此以代面訣

答諸葛誠之

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答諸葛誠之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

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麤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麤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答項平父安世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答項平父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項平父

官期遽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爲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項平父

所論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爲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略無虛閒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項平父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

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幷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悵悵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為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為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己見為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為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為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為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為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為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即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項平父

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卻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為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為對襲字與生字為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謼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答項平父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為恨恨耳

答陳抑之謙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為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為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隷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汩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為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俞壽翁

太極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為如何也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也德功渾象之說誠如所喻此公好學而病多蓋不專在言語文字之間也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為且當損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自幾道來聞欲相訪日佇來音比歸不至深以惘然後得呂子約書乃知已嘗經婺女竟爾相失尤以為恨歸來乃領向來三月所惠書雖已遠猶足慰意也比日秋冷遠惟德履佳勝熹一出狼狽不可言幾道必已詳言之矣歸來

已決杜門之計讀書益有味但祠請專人徃期未返未知此事定復何如度亦不出三五日當見果決也甚久欲一見賢者今既不遂因書有以見告者切幸不外啓蒙小學二書偶未有本後便續寄去中庸等書未敢刻聞有盜印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爲撓也因便布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珍重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喻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宅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浙中士友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悵不能爲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抄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覲禮以後黃婿攜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尚未送來計亦就草藁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尚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爲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顧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訟此堙鬱更祈珍衛副此真禱

答應仁仲

熹勸講亡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爲幸甚矣比來衰悴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爲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便草草（向見朋友編春秋例鄙意亦欲如此正如來喻所云也）

熹目盲不能親書所喻編禮如此固佳然却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事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邪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葉公謹改姓字）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狥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

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汩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即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彥章書來云欲見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己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周叔謹

喪禮前書已報大槩適再考儀禮絰五服皆有之一在首一在要大小有差斬衰條下傳中已言之故不復言耳要絰之下又有帶斬衰絞帶齊衰布帶是也蓋絰帶以象吉服之大帶此帶則象吉服之革帶屈其一端立貫之還以插於要間非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要絰也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辟領儀禮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與來書所言不同不知何故詳此辟領是有辟積之義雖廣四寸須用布闊四寸長八寸者摺其兩頭令就中相接即方四寸而綴定上邊於領之旁以所摺向裏平面向外如今裙之有摺即所謂辟積也溫公所謂裳每幅作三輙者是也如此即是一旁用八寸兩旁共尺六寸矣管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卒伍所著者

答周叔謹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誤字處恐又錯認了更略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筭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王季和鉽

別幅之喻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叚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傅子淵夢泉

荆州云亡忽忽歲晚地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怳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尚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鬬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搥竪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傅子淵

示喻戰栗之義反復思之終未能曉豈以宰我如此注解便涉支離不能簡易故耶熹看此章只是宰我錯解了故聖人深責之不謂其纔下注解便成支離如來喻之云也細詳來喻是意外生說附會穿鑿有不勝其支離者舉此一端恐區區所見與賢者不同不但此一事也示及得朋進學之盛深慰鄙懷然二包定夫書來皆躐等好高之論殊不可曉顯道本領只是舊聞正苦其未能猛舍不謂已見絕於旦評也

答傅子淵

示喻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

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救一偏之弊則於成己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喻者之外也包黄諸君各精進捐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卻似於己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喻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陳正己剛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怛顧以未嘗通問不欲遽脩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卽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卽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卽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牕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儇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尙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訕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卻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若處置匈奴一節便使從來才智之士如婁敬賈誼亦未免此來諭於此予奪之間不能無高下其手者豈立意之偏而不自覺歟近來浙中怪論蠭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答陳正己

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熹何足以知之然亦未得一觀卽爲朋友傳玩遂失所在今不復能盡記但覺所論不免將內外本末作兩段事而其輕重緩急又有顛倒舛逆之病究觀底裏恐只是後世一種智力功名之心雖強以聖賢經世之說文之而規模氣象與其所謂存神過化上下同流者大不侔矣若戊子年間所見果與聖賢不異卽其所發不應如此以故鄙意於此尤有不能無疑者未得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朱子繹

知讀大學甚善大抵其說雖多多是爲學之題目次第緊要是格物兩字卻未曾說著下手處故學者之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弃之齒而求有獲亦沒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略箇大體規模便尋箇的當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間朋友未有能辦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己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令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卽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尙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旣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偪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狥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

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答路德章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感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脩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它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即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論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忉怛愈增賢者忿懟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擘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懟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剗除鱗甲也直卿在此問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便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能踐約幸甚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即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郭希呂律

示喻銘敘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卽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喻然後作耶况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敘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敘而費許多詞說分踈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卽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熹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熹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答郭希呂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郭希呂

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牓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功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郭希呂

示喻纏縛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别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别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毛舜卿

示喻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别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别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王伯豐 洽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伍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家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者也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倚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塡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

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右‧扐‧掛左‧‧今於圖中如此添脩當已明白矣

答楊深父

示喻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楊深父

所喻諸疑固嘗面論若未能判然莫若條陳所疑章解而句辨之當有所決不可只如此泛論也略處如某章某說句如何當取而不取過處未安太甚三說亦然乃見所疑之實禮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矣此類更宜寬著心胸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

答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復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尙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較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師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

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趣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劉仲則 集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源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年九鼎非可以一嘬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覷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 南强

蒞伏山間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救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如執事者出乎其間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尙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既大則其聲愈閎將不可揜政不必有意於其間也

答楊簡卿 迪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則尤以爲喜但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性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技於流俗乃所望耳井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答江夢良 史

示喻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答吳宜之 南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然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生資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唯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己粗疎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己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鶩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已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閑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狥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喻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徐斯遠 文卿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工夫狼狽至如此如何著力辟置之說臨難苟免尤爲非義如何可萌此意況未有可求處耶子耕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開爽者又多騖於文采子耕近來覺向裏甚可喜也

答徐斯遠

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煆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謦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己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趙昌甫 蕃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卽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徐彥章

承喻諄復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醲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前日見論語說中破伊川先生孝悌爲仁之本之說此正是於情性之際未能分別恐當更加玩味未可率然立論輕詆前賢也致中和一節亦告深思毋以先入之說爲主幸甚甚幸

答徐彥章

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答徐彥章

熹前日拜狀而還信已行遂不得附深負不敏之愧兩日偶看經說有疑義數條別紙奉扣幷前書送令郎處尋便附致幸反復之使得以致思爲望說中中和動靜尤是大義此處一差非唯錯會經旨且於道體便不分明而日用工夫常有急迫之意無深沉安靜氣象恐不可草草放過也

答徐彥章 論經說所疑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彖曰反復其道當連下句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作一例推說恐墮於釋氏輪迴之論

天地之心與赤子之心恐更有商量 程子與呂與叔問答可見請試詳之

中行獨復合內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筆誤不然則爲說太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今曰不拘乎一則以二者各爲一義矣恐未安也

然必有事焉此句未曉時習謹獨卽所謂有事今乃中間下一然字則似以事字爲工夫之條目矣恐或未然孟子說中已別論矣

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

不及之中聖人之心當發而發不待著力而自無過與不及之差非謂不待著力而常不發也誠由動言亦未安謂未動之時未嘗有誠可乎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就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七世之廟萬夫之長說皆未安

已發處言之則可蓋所謂時中也若就未發處言之則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與和字地位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賤隷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物欲泥沙之汨然發而中節則雖應於物亦未嘗有所汨直是發不中節方有所汨若謂未汨時全是未發已汨後便是已發卽喜怒哀樂之發永無中節之時矣恐不然也於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不動動必中節非如釋氏之務於常寂耳

尊德性以下皆至德之方語似未瑩大抵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則至德之人也此五句皆所以修至德而凝至道也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下句放此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非止爲知禮也中庸二字各有所主以爲異名亦未安也

明道中庸說問之前輩乃呂與叔後來傳者之誤也

天地之大以下所說與上文不連貫察著也謂與察於人倫之察同亦未安

鳶飛魚躍咸其自爾將誰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潑潑地矣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明則動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卽謂此也

大哉聖人之道以下至其此之謂歟別是一章知化育不必言如乾知太始之知

反古之道以下文考之非不師古之謂也三重當從呂氏說下焉者若謂衰周以下恐當善字不得須別有說矣

孟子之不動心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爲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爲此詳味可見矣

量敵慮勝是孟施舍譏他人不能無懼之言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於顓臾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與春秋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同古注以望字釋之是也忘者失其所有事助長者望之不至而作爲奮迅以增益之也

告子論性五說是同是別生之謂性其義如何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而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考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何耶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

中即和也和即中也此語已辨於前恐更須子細不可如此草略說過分體用者未必誤學者却恐爲此說者能自誤耳

皇極立之於此四方之所取正此說甚善但不知所謂絜矩者其義云何據此皇極與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一節之意似不同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尙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録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包定之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他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喻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朱文公文集第五十四卷後

考異

答項平父又復將此草本復一作便

答傅子淵前日之論前日一作日前

答希呂性命計耳命下有一之字

答徐斯遠却全未有所安卻一作都

答徐彥章操持涵養一作涵養操持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潘謙之柄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潘謙之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强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己成物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答潘謙之

孟子首數篇與齊梁君語大抵皆爲國治民之事特患學者不能用之耳卽義利之對而定所趨充易牛之心以廣其善端閨門之內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溫飽均其勞佚而無尊賤之僻焉亦與民同樂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論孟子書首若能如此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初學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久自然通貫不須如此費力也

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

得之

禹稷顏子時不同而出處不同乃義之宜伯夷伊尹時同而出處異一是則一非一善則一惡孟子何以皆謂之聖人耶

謂伯夷伊尹所爲爲非恐未安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

得之

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發上說孟子方辨告子故專救其偏

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自是當就未發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說孟子爲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

恐大人所以爲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論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
理應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墊以人之爲士下既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
御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
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尙則有仁義焉

尙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
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
失之矣

得之

於不可已而已一節以仁言於所厚者薄一節以義言
夫不可已而已當厚而薄則怠惰自私而無力行篤義
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發憤勇進者則又失之助長
迨夫意氣一衰則私心邪念潰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
太過也

仁義之說未是進銳退速之說亦未精切蓋其病正在意
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
其失也

盡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爲造其理事天爲履其事固
善矣然夭壽不貳一節又乃承上二節而言上乃知而
行之此乃守而不變游氏之說恐未當

夭壽不貳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說得下句太輕耳

或問中以楊氏所譏王氏之失爲非是柄竊以高明之
與中庸雖非二物然細分之亦不爲無別中庸者理之
所當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聖人處己應物固無
二道然處己而盡其理之當然也所以爲中庸也知處
己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應物而盡其理之當然者
所以爲中庸也知應物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王氏
判而爲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
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
足以盡誠者其意蓋以智爲高明誠爲中庸但明字與
誠字不類而反與上句所謂智者爲一律豈牽於自明
而誠之語而誤乎若如其意竊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
誠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爲淵深微妙
而非局於一事爲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爲中庸惟誠
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爲出於人力之所勉強而非天
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爲高明此則王氏受病之
處

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爲物欲之所累處非指理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說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爲氣稟之性若以爲
氣稟之性則固有善惡矣不得專謂之善也以下文水
流之喻觀之則又似以氣稟本善發而後有善惡也使
氣稟皆善則所發之惡何自來哉

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性時便
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正謂此也

橫渠氷水凝釋之喻似亦無害但以受光照納爲言則
幾於釋氏所謂一靈真性者矣其所謂未嘗無者豈以
其　之中實無一物之不具耶此則心之知覺而非
性之實跡也

旣如此說卽是有害矣

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鶩高遠而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爲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盜兼包幷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者發也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尙易而不倚爲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柄竊以爲舜之大孝所遭之至不幸也文王之無憂所遭之至幸也至幸與至不幸皆不可以爲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

恐無此意

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竊恐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爲言知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柄觀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處且虛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敬大臣則不眩章句中以爲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則不眩也柄竊觀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爲不使之役役於細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於細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於大體也

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

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觀之論語以學不厭爲智誨不倦爲仁又與此相反且學不厭與成己雖皆在己之事然一則學以明其理一則實體是理於吾身一知一仁猶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與於知而歸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夫子非使後人不得復古也但以爲生於春秋之世既無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復古之道則不可耳使得時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道連上文愚賤說

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故以其言爲準而行之也

得之

答楊至之 至

所喻詩序既不曾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音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況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後之歸永春後曾復來否子順子能爲學復如何彼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叔文持守可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州朱飛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答楊至之

率性之說大槩得之然亦有未精密處

修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

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

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素隱行怪一章文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鶻圇儱侗無分別也

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足以相發明侯氏之說如何是非全體中之不能者更請子細看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未有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況此兩章正相連如何見得不是一意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也

達德次第甚明不須疑著柔遠人亦然

物之終始或問說得極分明請更詳之不須便立異議也

上焉者王天下者其上不容有人故只得以時言之上文極分明矣

代明之說細碎無理

答李守約 閎祖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李守約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閑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答李守約

克己復禮爲仁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而其要在動正出之際

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語功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効驗處耳

自古皆有死集注云無信則雖生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恐語有未瑩

安字極有味更宜玩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程子曰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爲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舉賢之權皆出於己有若要譽而市恩者則恐仲弓之賢未必至是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衞君待子而爲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衞重非世臣親非貴戚之卿則恐衞君之未能安己以聽之也

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聵爲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衞國何哉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衞公子荆善居室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

如集注說恐二字亦自相應以若是絶句恐不詞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

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耳

管仲奪伯氏駢邑

亦嘗疑蘇說少異然牽於愛而存之此但當用吳氏說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遇不同固有未及徵於色而已發於聲者矣

閔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乃出於老氏之說

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敢如此無忌憚而易其言耳

敬齋箴云須臾有間毫釐有差

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敬耳非兩事也

十月未嘗無陽之說發明程子之所未盡至爲明白

此理分明列莊之徒蓋已窺見之矣故有密移之說

答李守約

三詩甚善然爲學當以修身窮理爲急不患不能此也師禮自度未有以大爲朋友之益故不敢當來喻似未悉鄙懷也

答李守約

示喻爲學之病此非他人所能與直須痛自循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答李守約

所喻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

者況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集古後錄甚荷留念但向見傳澧處本中有一跋古鍾鼎帖銘載翟伯壽說或分一字作兩三字或合兩三字爲一字者甚有理後來見尤延之說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說以讀尙書甚有功以是常欲得之而悔當時不及傳錄今此本乃無之不知何故試煩更爲尋訪恐有別本只爲檢此一段來也

答李守約

熹目益盲而中庸未了數日來不免力疾整頓一過勢須作三書章句或問粗定但集略覺得尙有未全備處今併附去煩子細爲看過記辯併往冊頭有小例子可見去取之意但覺刪去太多恐有可更補者可爲補之或有大字合改作小字小字合改作大字者煩悉正之早遣一介示及爲佳章句或問中有可商量處幸喻及

答李守約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如所論但致中和處舊來看得皆未盡要須兼表裏而言如致中則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乃爲盡其意耳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又所發皆中無所間斷近來看得此意稍精舊說却不及此也

答李守約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藥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眞養生之要訣也

答李守約

所喻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己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己者之正爲母也至如封敘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爲比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得爲父所生之祖者母持重矣更俟病間續攷奉報數日因人說琴謾爲考之頗有條理然不能琴不識其聲但以文字求之恐未必是亦須面論

答李守約

所聞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又見所說皆已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隨宜區處則恐亦自失其正而陷於以禮許人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又承專人以來不免以屬劉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不知能行否也大率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必生宛轉回護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處己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嘗內省及此否耶

答李守約

王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已得之禽獸於義禮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

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答李守約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熹亦豈敢以爲不然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忽忽耳若謂與時消息固並行而不悖也

答李守約 一本作答李時可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前所寄者今答于後史論大槩亦甚正也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如此如顏孟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於經可謂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

此說得之

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之爲言猶有待乎用力之意非如動容貌出辭氣文意自然

言君子所貴於道者在此三事而籩豆之事則其所賤也動出非是全不用力正亦非是大段用力惟正之而非僞飾所以爲可貴耳更詳集注以解經文自見曲折

驕吝章集註曰驕矜誇吝鄙吝某竊思之似謂誇其有於己驕也不以其有與人吝也然又載程子之言曰驕氣盈吝氣歉夫自以爲有餘則氣盈自以爲不足則氣歉似於集註之說不同

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設詞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順

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沽之哉沽之哉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詞何也

哉本歎辭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伊川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求焉集註不取何也

有字與與字相應若爲不與求則有當作得矣恐不然也

不忮不求不嫉人之有故無害人之心此之謂不忮不恥己之無故無貪欲之心此之謂不求則是以一人而兼二病然末後載呂氏說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似非此意而於本文不明如何

不嫉人之有不恥己之無正是呂氏意不知更有何疑更詳言之

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醯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

孟子口之於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口之嗜味以至四體之嗜安逸形氣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自仁之於父子以至聖人之於天道道義之性君子性之猶舜所謂人心道心之在人特要精别而力行之耳

看得儘好

答李時可

中庸非自成己而已也章求之章句曰誠雖所以自成然在我者無僞則自然及物矣若仁皆性之德故在內外無二道所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審如是說則是以仁知爲合內外二道而非以誠爲合內外之道恐於合字有疑礙

唯誠爲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內外之道章句語有未瑩處耳

中庸不見而章章求之章句則曰不見而章以配地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言何也且觀上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爲稱者是蓋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爲先也

此等處不須深求只是隨文贊嘆大略看過可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已中正萬物育焉竊謂中也者言性之體也此屬天命之謂性和也者言道之用也此屬率性之謂道致中和者言教之推也此屬脩道之謂教伏讀章句或問則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人數句（已字疑之字誤　正字疑止字誤）

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

前章今承先生曲賜指教思之大槩有二說能推致中和之極而又得時得位以行之則道民以德齊民以禮以吾之先知覺彼之後知以吾之先覺覺彼之後覺使中和之化浹于天下然後中道之所感格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以事言者也雖不得位以行之而既以全大中之極致即天地之所以定位者也既已全至和之極致即萬物之所以育者也此以理言之也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大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脉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誠者物之終始章云云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問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并以示守約也

答李時可

所喻子文事大槩得之但專以愛言似未盡耳嘗聞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則子文合下便有未仁處不待語其愛之不廣然後知其未仁也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

答李時可

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嘗發此義今謾錄去

答李時可

所論大學之要甚善但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所引孟敬子章集注中語有餘云者恐是有素豈印本之誤耶然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效而不費力耳魯秉周禮蓋於是時地醜德齊之中猶能守得舊日禮樂文章耳若三綱九法之亡則當時諸侯之國蓋莫不然亦非獨魯之責也

答李時可

諸家說見今方尋檢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間有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也記得其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攷之

答李時可

所寄堯典以目視頗艱又有他冗未暇討究已付諸朋友看俟其看了却商量也書序不須引冠篇首但諸家所解却有相接續處恐當作注字附于篇目之下或低一字作傳寫而於首篇明著其繆亦可但恐諸家元無此說即且闕之以俟書成別加訂正也王氏書義序中明言是雱說然荆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今但以序爲正可也餘未報者併俟後信

答李時可

所喻固知孝思之切於此不能自已者然風色如此不論他人雖賢昆仲寧能保其不漏露於三族之間耶此須他日面見子細商量亦未爲晚但恐衰朽風燭不定則是天之命也亦無可柰何矣書說緣此間禮書未了日逐更無餘功可及他事只略看得禹貢如冀州分爲三段頗有條理易照管而諸州皆只作一段則太闊遠而叢雜矣恐皆合依冀州例而逐句之下夾注某人曰某地在某州某縣其古今州縣名不同有復見者亦並存之以備參考段後低一字大書右某州第幾節以圈隔斷而先儒有辨論通說處即亦大字附於其下如逾于河過九江等處今所取程說只有辨而無解是欠闕須更子細補足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斷則更低一字寫之如治梁及岐恐晁說爲是其餘固草草程泰之最著力說然亦不通蓋梁山在同州近河猶可言河流波及若岐山則在今鳳翔府自京兆府西去猶有六七百里觀地理圖可見其地勢之高且遠河水何由可及耶此類須載其本說而斷以非是則讀者曉然矣如無此兩項則各留一二行空紙以俟恐後有補入者其導山處須以四列爲四段導水則一水爲一段段後亦如前例云右導山第幾節右導水第幾節其通論

疑斷亦如之如此則庶幾易看矣所寄冊子今却封還請依此格目作一草卷便中寄及也

答劉定夫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答劉定夫

來書詞氣狂率又甚往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人未須如此胡說爲佳

答包顯道揚

所論致曲如此說於功夫無不可但盡性乃是自然盡得不可謂之直處用工耳致曲只是於惻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一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答包顯道

既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輩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

評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大學鄙說近看尙有未安處却是未甚平正方略竄定恨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即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說話如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答包詳道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尙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斷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旣也

答包詳道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縱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衞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去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

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淩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布聞未知明者以爲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

答包敏道

承喻麤心浮氣剝落向盡閑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答包敏道

所喻已悉但道既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九卦若如此說却似與前幅自相矛盾也一笑

答符舜功 敘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復仲 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符復仲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國瑞

辱書具道爲學之志又見令叔爲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所需墓額偶苦臂痛不能寫然仁人孝子所以顯其親者正亦不在此也

答黃幾先

示喻已悉但既曰各勉其志以自立而有待於歲寒則何必爲此縷縷而煩執禮之恭哉衰病比劇舜功遣人行速布此不及詳然亦無以詳爲矣

答陳超宗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待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爲渠輩之病却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爲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己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則久之須自有開明處也

答陳超宗

示喻已悉但如此安排布置都是病痛又如必欲繆札安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真實做工夫底人只此一念之間便著實從脚根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粧點邪不須深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爲彼所笑也

答陳超宗

示喻自覺己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粧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功明日見効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顔子堅

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敘天秩之隆方將毁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悯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桐曹牒兒劄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爲子計矣

答熊夢兆

天命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

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便令他學中則怠墮廢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之氣出得舊習了然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竊謂所學少差便只管偏去恐無先狂後中之理

或人之說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說壞了中字後說得之

或云明道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了此便是徹上徹下語且道如何是徹下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形而下者然於此須察其所以恭所以敬所以忠其來由如何以至耳目鼻口視聽言動皆然了此便透頂上去便是天命天性純乎天理此是形而上者是徹上語是一體渾然底事元無兩般能了此則他禪宗許多詭怪說話皆見破

若如此說是乃自陷於異端而不自知又如何見得他破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坐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
在此
此說是
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
誠心耶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
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待人接物之道如何
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近專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
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
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學者流
爲兼愛去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處
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豈得
言無惡也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
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不去處之說此是爲大賢已下設
若大賢以上則處富貴貧賤只如一更不消如此說
聖賢之言多是爲學者發若是聖人分上固是不須說不
但此章而已也
聖人不勉不思今書載傳授之旨云允執厥中下一執
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
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淫哀
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說似錯會論
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
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事故
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
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
辨耶
五伯秦穆未嘗主盟中夏乃與其數晉悼嘗爲盟主却
楚服鄭何故不與
此等無所考且依舊說又有昆吾豕韋大彭之說亦兼存
之可也
竊謂釋氏之失一是自私自利厭死生爲學大體已非
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其
失固不止此然其大處無越是三者
未須如此立論
釋氏言輪回轉化之說所傳禪長老去何處託生其迹
甚著是謂氣散而此性靈不滅伊川聞之曰若謂既斃
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與造化殊不相似似與性靈之說
不相干如何
此等處窮理精熟自當見得未可如此臆度論也
答安仁吳生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
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
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

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餉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蒐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脩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餉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趙然道 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皤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喻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答康戶曹 仲穎一本無仲字

熹衰懶杜門少與人接頃歲偶見足下省闈條對之文愛其詞氣議論之不凡每恨無因緣相見數爲士友言之茲辱惠書乃知此意嘗得徹聞而又喜賢者之不予鄙也示喻縷縷足見所存之遠大矣然嘗以熹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心之所有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無所歸宿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熹也少而嘗有志焉今老且死尚恨未能有以得其彷彿之萬分也足下不以愚言爲無取幸試思之異時肯來如約其從與否熹將望足下眉睫而有以得之也

答邵叔義 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續已悉書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晚多病目瞀神昏序事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所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有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歎而躐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答邵叔義

竊聞下車以來究心職業設施注措類非俗吏之所能者

甚善甚感委喻祠記深認不鄙初以衰病之餘心力衰耗兼前後欠人文字頗多不收率爾承當又念題目甚佳却欲附名其間使後人知賢大夫用心之所在但見有一二文字未竟度須更數日方得下筆九月間更令一介往山間取之爲幸絜矩之義乃少日聞之先友范公名如至字伯達其說如此義理切當援括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今得仁者表而出之豈惟學者之幸蓋今百里之人與異時臨莅所及無不蒙被其澤幸甚幸甚大學鄙說舊本紕陋不足觀近年屢加刊訂以頗得聖賢之遺意忽忽未暇抄錄求教

答邵叔義

所喻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真踐其實乃爲有益不然徒爲墻屋標榜反招譏訕也

答邵叔義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收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丞處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留念想且留番陽也

答湯德遠

示喻爲學之意極高爲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慤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王德修

熹兒侍先君子宮中祕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爲少監熹嘗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徧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獲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甚慰甚幸二說頃歲蓋嘗見之其間尚有未盡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語詩三復感歎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即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爲迂闊卑近亦無怪其迷於入德之方也

答蘇晉叟溙

示喻爲學之意比之前日加通暢矣牛山之木一章比類觀之甚善但論心與性字似分別得太重了有直以爲二物而各在一處之病要知仁義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即是性之所爲也梏之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如平旦之氣爲旦晝所爲所梏而亡之矣以其梏亡是以旦晝之所爲謬妄愈甚而所以梏亡其清明之氣者愈多此所以夜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舊說夜氣不存非是唯程先生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此語最分明更詳之是豈人之情也哉此句解得亦太迂曲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書中所論

性情者得之但亦須更以心統性情一句參看便見此心體用之全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心之妙也儀象法要頃過三衢已得之矣今承寄示尤荷留念但其間亦誤一二字及有一二要切處却說得未相接不知此書家藏定本尙無恙否因書可稟知府丈丈再爲讎正庶幾觀者無復疑惑亦幸之甚也西銘說極可笑渠今春寄來前日紛紛此亦其一端後來又嘗請對詆橫渠尤力不答乃退向非天日淸明此亦足爲學者之禍也

答蘇晉叟

示喻已悉但心統性情一語更宜玩味令其同異分合之際判然不疑卽於窮理脩身到處得力耳易圖昨亦有書粗論其意後來有少改更脩版未畢宅日當寄去論孟解乃爲建陽衆人不相關白而輒刊行方此追毁然聞鬻書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問之當可得然乃是靜江本之未脩者亦不足觀也近爲此事所撓甚悔傳出之太早也

答蘇晉叟

所喩大槩皆近之但頗傷冗雜及論仁字未嘗更宜虛心玩味不必外求但將此見在所說者子細反復之自然見得簡約條暢也持敬格物功夫本不相離來喩亦太說開了更宜審之見得不相離處日用間方得力耳

答蘇晉叟

別紙所示一一報去程先生云性卽理也此言雖約而甚親切有喚省人處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從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溙竊謂性體純靜無善惡之可名愚癡之可分而情與才者則實寓於此性夫人稟賦之初自非聖人生知安行不俟矯揉其他氣質往往滯於一偏而才也者遂有高下淸濁之異人苟隨其所偏而任其情則賢者僅止於賢而不賢者無復可反善惡之流自此分矣則是學之不可以已故賢者卽其才之善而抑其偏則情之所發無非循性之自然久久不已得性之全則與聖人一矣不賢者卽其才之不善而矯其偏則情之所發始能裁制以求合乎天理之正進進不已漸履其常常而久之則亦純合乎此性固有之善而與聖人亦一矣故循性之情則情不離性情隨質遷則性因習遠情不離性聖域攸歸性因習遠終焉下愚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又曰及其成功一也至一之地其純靜明潔大同之始乎致一之功其博學篤志不已之力乎溙擬欲以是爲性情與才之辨乞賜批誨

性情與才之辨當熟考孟子及程先生諸說而反之於身卽今何者是性何者是情何者是才須令一一實有下落方有下功夫處如此之論非惟條理不明名言多誤而用力處亦不親切更幸思之

溙竊謂易之體用天地人物安然自有至信至順底道理停停當當不以人而過不以人而不及此易之體也中也宜也時也犂然一契於至當之理此易之出也人何以晦是之體反是之用夫人汨之以情僞亂之以私欲回視其身不啻如虛舟飄瓦尙何覺知此體此用爲如何哉必也主敬以直其內立義以方其外損益盛衰之理隨時裁制以就其宜自然出入起居之際易之全體不隔毫釐而易之大用無或偏蔽體用混融妙理純

契一天地之闔闢會鬼神之動靜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溙擬欲如是讀易乞賜批誨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只如此統說便了卽夫子何用絕韋而編滅溙簡耶

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溙竊復以謂覬得之之心又學者之患不審先生以爲然否更乞誨教

方其思時自是箸覬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

溙竊謂學者儘收斂儘安靜去道儘近儘放逸儘流蕩去道儘遠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理固如此不須如此安排後章倣此

程先生云知至至之始條理也知終終之終條理也其義何如乞賜批誨

學者之初須是知得到方能行得末後須是行得到方是究意故程先生又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此語亦可更考玩也

答蘇晉叟

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揍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自生乃佳耳

答蘇晉叟

所示文字足見潛心之力但却須更於分明平實處看乃見端的一向如此恐浸淫入禪學去矣

答蘇晉叟

先墓之文每以爲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精力疲怠不能支吾近方小康而目盲愈甚其一已不復見物矣加以應接紛紜日間見客寫書更無少暇以故久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爲然也今又重以僞學得罪明時姓名蹤跡無日不掛議者之口又豈作爲文字治伐金石之時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間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有以報耳在親迎黃岩未歸正以向來奏補僥冒自疑未敢令赴試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考異

答潘謙之卜田之吉占 一無占字

答楊至之朱飛卿 一作朱雲卿

答李守約主靜之說 下有非吾儒之所宜言

李守約問須臾有間 下有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答郤不及此也 下有集略例當如所喻或問集略目疾不能多看俟脩得却奉報也

答所論克復工夫 李一作時可 答問不忮不求 下有章愚嘗思之

答包詳道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 力一作方

無因緣相見 因緣下有可以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趙子欽彥肅

昨承寄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今承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體而實見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尤不宜如此便休也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揍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科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熹猶未以爲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爲有愧於子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爲終有愧也

答趙子欽

示喻訥言敏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而專務力行也正爲聖言微指本自精約不當如是支蔓以求之恐其愈多而愈遠耳

答趙子欽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蓍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蓍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離乎陰陽五行者熹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強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爲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答趙子欽

自反硏幾之喻極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者如詩樂起調畢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音調方有歸宿不可紊亂溫公書儀誠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尙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室制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幸示及方欲葺數椽之居或可取以爲法耳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

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答趙子欽

禮圖未暇詳考亦是素看此篇不熟猝乍看未得若更得冠婚禮二圖容并考之乃爲幸耳室戸之牖並列於前不知以幾分爲戸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戸有扉否（房之戸當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間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幸亦并作一圖子細見示也易說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置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刼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趙子欽

禮圖甚精但病軀尚爾支離正甫到此未久亦大病數十日今又迫歸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黃壻考得堂序制度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爲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摠領方可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尚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話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溘然此事便無所寄不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謾往此近日所脩定然尚覺得有硬說費力處煩爲一閱見日面論須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答詹子厚

便中辱書良足爲慰但所寄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奠詞三復悲歎不能自已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願効區區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不敢爲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譴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熹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溘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熹而顯幸密以告汪喻默會此意勿以語人也

答詹子厚

罪戾之餘幸亦粗遣不足云云子欽之逝念不能忘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可中安在書中說欲此來不知成行否因通書幸爲致意并問汪正父所在也此間禮書漸可脫藁若得二公一來訂之尤佳然不可語人恐速煨燼之災也

答曾泰之祕

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答徐載叔賡

知放船下都爲排雲叫閽之舉此意甚壯示及藁草詞氣奔放而敘事詳密病中目昏略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旣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此事更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又此於治體僅爲一事而文書浩瀁已如此恐萬機之暇亦不能詳覽也更略簡節之幷與施行之目一二陳之乃爲佳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已蓋愛之者無罪而害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

答徐載叔

專人示問尤荷厚意但觀所論枝葉太繁標榜太多似於古人爲己之意有不相似者未知謝陸二公曾以此奉箴否竊謂此非小病遂而不反尤悔之積將有不可勝言者辨說雖精無能補也

答葉正則適

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智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旣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答葉正則

向見人家抄錄靖康事有耿黃門劄子論祖宗致治不如熙豐之盛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爲法後有欽廟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失於思慮尙賴師傅大臣正救其失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錄得後閱實錄長編之屬皆無此事不知今尙有考處否耿之誤國固非一事然此一章乃定公孔子所謂一言者恐不可不著之史籍以爲永監也

答葉正則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爲舊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此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羣疑決矣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

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狥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摶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胡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殺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爲此言矣試以此一端思之可見得失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於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答徐居厚元德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趙履常崇憲

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方賓王誼

伏自先人實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熹蚤歲又得以州縣小吏趨走幕府之下辱慰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衰餅病懶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間亦未嘗不詢扣動靜而鄉往不忘也屬者入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去乃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歎且審卽日極暑尊候萬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内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爲無病蓋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情性者其語爲精密也忠信之說大槩甚善但理之是非事之當否恐當於是非羞惡之端論之忠信之得名未必爲此設也道旁客舍草草布此言不盡意恐有未安更俟垂喻有書只託呂子和發書至婺女彼中時有便也未由面講豈勝悵然唯冀以時珍衛用慰遠懷千萬之望

答方賓王

別紙所喻甚善向亦見浙中士友多立一偏之論故爾過憂然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耳心性情之說亦已得之但性卽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因記先生誨而思之姑以所見布稟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蓋萬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苟無是則氣化將斷絶生物有窮終矣故曰陰陽之根柢造化之樞紐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道之體也然前賢之論性未嘗一及於此而必以人物稟受動靜而言者蓋性不能捨物而自立捨物而論性則性蓋不可得而名如乾坤毁則無以見易矣道也者言天之自然也性也者言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者也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然則性與天道非二體也語其分則當然耳道體無爲也人心則有動焉而萬事萬物人倫物理感通變化之機莫不備具而仁義禮智所以立人極也譬之人有是身頭目手足各有攸職而不相亂而身之用乃全性卽理也而繼之以康節之語妄意恐出於此未知是否義愈精則言愈難竊以淺陋恐不足以發其蘊乞賜詳誨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

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來諭所云自是胡氏知言之意與此不相關也

或者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皆妄也乃邪心也誼舊常疑此語以爲離邪即歸於正所謂閑邪存其誠非閑邪之外別有誠可存也但閑邪則誠自存矣後來方覺看得不精元不曾實體得只是將言誠尋求所以草草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無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故致知所以爲大學之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學傳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數條是也但莊敬持養又其本耳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物外誼竊謂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汨於物欲亂於氣習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於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則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矣所謂渾水與明決非自外來蓋亦開其蔽而本心之明漸見耳此心分量之大而運用之無窮豈一事一物之所能該一事適其當他日或未然則亦不得爲心正必也如程子所謂覺悟貫通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一毫之不盡則義精而用妙始可以言盡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識心之說豈一超直入者乎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或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仁義二字包括人道無遺然而仁難言也嘗即聖賢言心處及程子講論及此者觀之亦隨有所見比因讀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此語以身體之似有省處而後於聖賢之言與程子之說似可類推夫仁者天理之統體而存乎人者蓋心德之合而流動發生之端緒也心之具衆理猶穀種之包容生意而其流動發生之端即此謂生之性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而元者善之長也夫穀之生而苗長而秀成而實根條花葉形色臭味各有定體不可相錯然莫不根於種而具於生之性譬之萬事萬物之理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至於屣履之微語默之暫亦皆有爲當然不易之理莫不根於心而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

兼備也故曰理一而分殊蓋循其用則散殊雜擾變化無窮而大本一原初不貳也只此二者包括人道已盡然人之有是身即有自私之蔽心既不宰而情爲之主發不以正而人之生道息焉故斯須之間有不存則君子之不仁者有矣蓋須是於統體上看其發用一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始爲盡人之道夫子未嘗許人以仁者如此

所論仁字大槩近之而以發生流動之端緒爲仁則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程子所謂陽氣發處皆指情而言之不得爲仁之體矣又所謂事物之理皆具於流動之端然後見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此語亦似微有義外之病大抵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此乃爲易見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喻思索皆甚精密不敢草草奉報嘗偏以示諸來學者使各以意條析之近方略爲刊訂欲因婺女便人轉以寄呈而臨行適病不能料理簡書令人檢尋不復可得方以爲撓而後問適至欲追思錄寄而心氣衰弱如墮渺茫不復可得今姑據所見略具別紙幸一觀之有所未安却望報及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以此攷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恐不必專以此心之存爲無邪心敬不得施然後爲有邪心也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効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今曰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生之性又

曰萬事之理莫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即程子所謂陽氣發處不當以是爲性而義之名則自其未發之時固已立矣羞惡之心則其發見之端也

所示諸說皆詳密足見用功之深其論天下無心外之物一條尤善鄙意所未安者只此數處爾諸人所辨雖不可見然其大槩具於此矣或有未安却望疏示

答方賓王

前書下詢數條類皆精當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即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時常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赤子之心伊川先生最後一書言之甚詳蓋人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不但赤子爲然而赤子之心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得專指爲未發也衛輒之事遺書中亦有兩句與胡傳相似（劉質夫所錄明道先生語）胡蓋祖其意而不悟其失之毫釐之間也此事舊嘗疑之近日亦方與朋友說及得來示適契鄙懷知閱理之不苟也其他無可疑者恨未得面講耳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槩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遺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節本指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爲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功夫都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辨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功夫故專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沈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語其間揲蓍右手餘五之說甚新而整似若有理但恐不可謂之歸奇倘有可疑耳易於六經最爲難讀穿穴太深附會太巧恐轉失本指故頃嘗爲之說欲以簡易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未有可下手處只得闕其所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

答方賓王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己意於其下并此封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

忽忽尙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

視其所以一章誼謂所以所爲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所爲雖曰善矣抑不知其意之所發爲利乎爲義乎所爲合於義所發亦以義則固善矣又當察其平日所存所守果一出於正乎至是則亦盡觀人之法矣范氏曰視其所以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考其所行之歸趣疑倒說了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爲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范氏之說誠未當也

學而不思則罔一章誼竊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踐行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

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言

知之爲知之一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

此說甚善

德不孤一章按程子自有二說曰各以類聚曰與物同曰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此一說也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至德感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此又一說也南軒云善言之集良朋之來與夫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則是兼用程子二說不知如何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感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用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章誼謂天理精微深妙無窮惟知至物格者然後能盡之苟有一毫未盡則心體未能周流而無滯也其於事物之間能自保其應之而必當乎信者理之全體實有諸己而無不盡之謂漆雕開所見甚大而不肯安於小自察甚精而不容以自欺則其立志之宏而進道之勇何可量哉此夫子所以悅之

此一章語意駁雜多病更加玩索爲佳

不念舊惡一章不知舊惡爲何事怨是用希不知怨是人怨己或己怨人如蘇氏說則指意皆明又不知可以爲據否程子不明說舊惡竟未知此章之所指歸也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望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過矣

夫子爲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楊氏辨論最爲詳盡但輒之罪則在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以天倫爲重而逃去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郢以爲說冉有之問其不爲郢發也明矣其後說爲勝然所謂輒乃先君

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立公子郢矣輒乃郢讓之夫人立之不知此言別有所據否如所謂蒯聵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猶疑輒之遜避當在靈公旣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

此說甚善

吾無隱乎爾一章誼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唯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是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般柴揚眉瞬目之意矣不知如何

亦善

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卽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

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不踐迹一章程子謂循塗守轍不知塗轍爲何也張子所謂成法不知何者爲成法未有以見其所指之實也

循塗守轍猶言循規蹈矩云爾

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一章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又云便見仲弓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反覆思之未得其說乞略示梗槩

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

語子貢一貫之理誼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旣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諸儒以多學爲病者不知其意如何

此說亦善

答方賓王

閑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眞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詫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答方賓王

閑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二學者然極難得穎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綫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憒憒無好況思復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柰何柰何比雖已拜祠官之

命然辭職未報尙此憂懼萬一未遂更須力請耳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尙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閑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畎畝之憂不能忘也

答方賓王

病中却於詭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周高二君恨未之識近覺朋友未說見得如何且是做工夫未入腔窠所以茫茫然終日無進步處非但新學小生爲然也楊丞文字累年以病不暇今年又文字然念其事與今日議論無干涉欲留其人草成遣還而去年病亟時去失所寄行狀不免却令且回令別寫附來也知其練事勤職甚慰人意頃一再試郡更無人可使始知人才難得若不加意收拾緩急眞無可恃也常平之積所在空虛無以爲水旱之備此誠可慮然去年只緣和糴故樂土亦爲凶歲此又未有可爲之時也不知幕府之議何以處此耶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方賓王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知時論既爾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驀直向前之氣若一向如此遲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閒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陳師德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

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况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答吳申

所喻從祀曲折乃向者令邸吏於監學晝到如此因問楊廣文元範渠住學久亦云實然遂依本畫之近到都下遍問知識亦皆云爾決不誤也

答李周翰

熹跧伏累年不獲以時候問作止區區鄉往蓋不自勝今歲適滿六十而衰病支離無復四方之志恐不復得遂既見之願矣玆辱惠書三復感歎來喻諄復益見謙光又愧向來妄論之率爾也然是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或者內實安於舊習而陽爲是言則非熹之愚所望於高明也無由面論臨書浩歎

答李周翰

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歲月浸久不復記憶獨髣髴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今乃承有未全伏罪之言又恐當時看得不子細也所謂終焉位天地育萬物厚人倫者乃吾道之正亦未見其上文不知感意之微果何所寄未容遽陳鄙見便中幸復有以教之則雖自顧無闗可抽無鑰可啓然亦不敢不披露胷臆以求訂證也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柰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稟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惟爲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三子蓋

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惻隱羞惡辭遜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爲不同道而不願學也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爲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當更尋舊說攷之下文且只平看不必以所以二字爲關鍵也

改踐形說

人皆有是形便有是理故曰形色天性也性卽理之謂也然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謂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矣

改誠意章說

誠意一章來喻似未曉章句中意當云人意之發形於心者本合皆善惟見理不明故有不善雜之而不能實其爲善之意今知已至則無不善之雜而能實其爲善之意則又無病矣又善惡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但有爲惡之實則其爲善也不誠矣有爲善之實則無爲惡之雜而意必誠矣純一於善而無不實者卽是此意未嘗異也

答鄭子上 可學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幷答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春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鄭子上

所論大槩多得之偶以事出近村不曾帶得書來不及一一奉報其間亦有一二合商量處旦夕當別有便却附書也孟子求放心一條尋常亦草草看了以今觀之真是學問之要不可不留意也

答鄭子上

所喻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但常如此虛心精察自然見得舊說是非漸次長進矣甚善甚善今說如云必有道心然後可以用於人心以下數語亦未瑩也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卽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卽自然尋得路逕進進不已耳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論語說已注在卷中幸更詳之有便復以見喻也二子同往金華或相見幸有以規切之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與間斷卽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疑附錄數條亦略要見脉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

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鄭子上

此却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所論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汩沒不知緊切用功子細看來經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推說將來耳非謂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故後來頗削舊語意以此耳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故略說破亦無深意也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略取大體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賦題之說若論詩人本意則湛露云云只是興發下句之詞未有他意而說者推以取義則似有今日之論亦不害於義理但露以陽晞猶諸侯稟王命以從事非謂陽盛而露晞如王道盛而諸侯衰滅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漶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詖淫邪遁之詞而非所以爲訓矣聖賢惡似而非正爲此也尙安得捨吾不可易之權度而徇彼漢儒黃老之餘哉不知子上以爲如何趙推書云談義理者多被擯黜不知其間有能及此意者否然此勿以示人恐又生競辨譊譊可憎也別紙已注其下卒章幸深留意也

答鄭子上

子晦書煩致之或相見問鄉里公共利害告之無嫌也君平之說鄙見正如此南蒯事國語中所記尤詳可檢看也

答鄭子上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温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幷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平康正直則來喻得之矣但不知剛克柔克謂自克耶抑謂勝彼耶此上四句須看得有歸著乃無窒礙耳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憒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間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尙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趲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卽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虛則無所不知而豈特知此數者而止耶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書語却未瑩不足據以爲說

使學者於致知上循序而進則凡所謂道德齊禮之類皆舉之矣

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實事功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卽今職分之所當爲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

自誠心自正身自脩也

意不誠則撓亂其心牽連引動無所不至能誠意則心自正意雖不誠心固不可欺

此說甚善但不知既謂心不可欺何故却可撓動更請詳之

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尚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力即天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

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功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於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爲格物功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却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即是發見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即是格物但且如此用功則所謂妄有所指而流於空虛未有所見而苟且自止之病亦不必慮矣

知至意誠一段

來喻得之舊說有病近已頗改定矣其他改處亦多恨未能錄寄也

論易傳

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預爲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論中庸

此書從前被人說得高了更不曾子細推考文意若細讀而深味之其條理脉絡曉然可見非是固欲如此剖析自是幷合不聚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故君子謹其獨也若不分作兩段則是故君子云云故君子云云此兩處豈不重複況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與謹其獨分明是兩事驗之日用之間理亦甚明只是今人用心麤淺下工不親切故不見其不同耳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以此見得古人文字關鍵深密直是不草草依乎中庸博學審問兩段亦非強爲分別如庖丁眼中自是不容有全牛也請更詳之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蒙喻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書語未瑩不足據以爲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答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爲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爲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爲人心如此所見如何

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去來喻大槩亦已得之矣

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爲性下又云近於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

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

告子先云義猶杯棬而下云以人性爲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爲在內疑告子本皆以仁義爲外既得孟子說略認責以爲內而尙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爲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內義外之說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爲性以爲由心出故亦略指愛以爲在心

初意亦只如此看適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

盡心知性云云可學每讀先生書解於文義之間最不草草如君子深造之以道夜氣不足以存他人便不認之以足以兩字先生拈出而一叚之意皆全故可學因此每觀書於文義之間一字不敢放過蓋古人文字高下曲折之間皆其意所寓故於此一叚雖先生之說指意明白而竊有疑焉伏乞批示

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爲重而知爲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所謂深造夜氣看得甚子細此書近爲建陽人販賣甚廣不知有幾人看得此意出來亦可歎耳

答鄭子上

有子言其爲人也孝悌只是言尋常人如此則好犯上者鮮矣其言頗輕下文孝悌其爲仁之本言即重蓋世間自有一等孝悌人而不知仁正是由而不知耳然則此一叚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上兩句是說道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志學一叚伊川先生謂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者立法先生注中亦取此說又云聖人生知安行非有進爲之漸然其乾乾不已之心未嘗自足則其極至之妙必有日新而又新者故其言如此愚鄙未曉且欲從伊川說如何恐識未至而彊求之徒有揣摩料想之病而無確實自得之功

聖賢之學非常情所能測依約如此須有與他人不同處耳

子謂韶盡美一叚先儒皆引征伐以說武王謂其樂聲自不能掩今注云其實有不同亦是指其聲耶或謂其聲雖皆美推原其義則自有不同也

美者其功也善者功之所以立即揖遜征伐是也

吾道一以貫之一章前注云此皆借學者而言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忠恕二字本是學者分上事不曾刪去忠也恕也今注去上一句雖云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明指其爲忠也未適如何

道體無二而聖人今改作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此注是後來改本解釋極明白矣

答鄭子上

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淸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

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旣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

此說得之

回也三月不違仁尹氏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可學觀尹氏之意蓋以不違仁與安仁異必則聖人之安仁則無間斷若只如顏子之不違則雖欲無間斷不可非謂不違仁已至極特有間斷耳又不知尹氏之意果是如此否

此說亦得之

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己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多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可學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威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

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

泰伯及周之至德

此兩叚且寬著意思看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

答鄭子上

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可學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闢闔斂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

他說已多得之但此處更須子細耳

誠與仁之名所以異者誠自其渾然不動言之而仁則已流出矣故在濂溪圖誠爲太極而通書謂誠無爲於圖陽動屬仁於易元屬仁程先生亦謂生之理便是仁推此可見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illegible]者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

在臨漳問仁公先生曰仁在內公在外可學[illegible]仁然後能公程說則是公然後能仁不知未仁何以能公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理甚分明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大學云在止於至善程先生所謂理之精微不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先生云仁者善之本乃是自發出說與大學非有二善如孟子說性善自情觀之亦是因發以見其善而其本善者固昭然而不可掩也程先生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乃所以極形容其精微耳所謂精微之不爲善而借此以名之也近世諸儒論性往往執此說謂性不可以善名而必欲置之於渾淪茫昧之地乃是粗見其外而不精見於內故其說差

此說得之

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

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
於天亦謂之性
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
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
性命也
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
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
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爲壽夭者此
氣也所以爲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
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
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
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
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
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
亦長不知果然否
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
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
儒釋之異
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
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
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
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
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整
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謂之愛物則愛之惟
均今觀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獸之類是也
有無知之物草木之類是也如數罟不入洿池不麛不
卵不殺胎不殀夭聖人於有知之物其愛之如此斧斤
以時入山林木不中伐不鬻於市聖人於無知之物亦
愛之如此如佛之說謂衆生皆有佛性故專持不殺之
戒似若愛矣然高宮大室斬刈林木則恬不加恤愛安
在哉竊謂理一而分殊故聖人各自其分推之曰親曰
民曰物其分各異故親親仁民愛物亦異佛氏自謂理
一而不知分殊（佛氏未必知理一但借此言）但指血氣言之故混人
民物爲一而其他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
之若吾儒於物竊恐於有知無知亦不無小異蓋物雖
與人異氣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
恐聖人於此須亦有差等如齊王愛牛之事施於草木
恐又不同
此說得之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
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
無位顏子夭死蓬華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
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
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
驗常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
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
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慘酷則氣亦隨
之而[illegible]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
此於前段[illegible]性命處已言之矣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
薄耳

答鄭子上

誠仁天下之理一而已然誠體也仁義禮智皆在其中仁用也與禮義智皆爲誠中之一理仁爲生動之理包含義禮智則又合爲一全理又只是誠之推耳

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又必說質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却繫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爲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爲進退非以氣質亦爲性命也

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

儒釋前承所答云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敬得批教反覆思繹乃知只有動靜之異而無內外之別又云二人亦各就一處言之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子上於講論處儘詳密却恐此處功夫未到所以不甚精明於己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子細著力以固根本爲佳

答鄭子上

近修何業因來幸語及也此間夏間精舍有數朋友自熹避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則其室久虛蓋火色如此想彼自不敢來此亦不敢願其來也閑中看得舊書一過有所未安隨筆更定恨相去遠不得相與討論也

答鄭子上

病中不敢勞心看經書閑取楚詞遮眼亦便有無限合整理處但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古人是費多少心思做下此文字只隔一手便無人理會得深可歎息也所編左氏文字如何若有人寫旋寫得數段來亦幸甚也病中不敢出門已累月精舍亦鞠爲茂草塊坐無晤語偶便附此臨風依然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考異

答前日看所寄易說云云先天次序序一作第

答鄭子上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云云苟且自止

苟且一作流於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一之 揆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躐等遽論熹於四子後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林一之

所示疑義悉已附注鄙見於其下大抵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亦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爲此章不雜其它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

答林一之

二解垂示足見別後進學之功悲冗亡悰未暇細考然其大指似已多得之矣但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集注所疑亦甚精密但天之生物不容有二命只是此一理耳物得之者自有偏正開塞之不同乃其氣稟使然此理甚明程張論之亦甚詳悉可更詳考當見其意告子之失乃是不合以生爲性正是便認氣爲性故其稟不能不同此亦當更細消詳也二十五畝爲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前事不應如此之誤至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尅除廬舍而實計則亦可揍成什一注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大指之略通可也如來喻商人以七畝爲助此語亦踈蓋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爲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如謂熹說商人九分取一周人十分取一恐亦非熹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爲十分取一如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用貢法而自賦自不妨十分取一唯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爲九一然如前說去其廬井則亦不害爲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張子遺法不可見李泰伯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此等姑緩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可不汲汲耳

答李堯卿 唐咨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既久諸事當一新鹽筴已囑鄭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爲否

所示鬼神之說甚精更宜玩索使凡義理皆如此見得有分別而無滯礙則理其可窮矣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耳

答李堯卿

集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妄意推求其說以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固仁也而亦莫非愛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亦仁也而亦莫非愛也所以安之所以信之所以懷之此則理也非愛也理則根原

來處確然不可易者也愛則指其見於用者言之故愛屬乎情愛乃仁之一事理屬乎性而理乃仁道之大全故愛不是仁而愛之理則仁也理者性也愛者情也性則體情則用仁之爲道本性而該情而心乃性情之主乎主乎性則所以然之理莫不具於心主乎情則所當然之愛莫不發於心由是而理完於此由是而愛行於彼皆心有以主之則仁豈非心之德歟

愛之理所說近之心之德更以程子穀種之譬思之

道千乘之國章集註謂五者相承各有次序竊意有土有民無非事者敬其事則心專在是纔敬便有信底意思民便有觀感之心不敬則心不在焉事便鹵莽便無終始全無誠意何以示信於民哉既敬而信則主一之功到而無不慤實者其自奉必薄必能節以制度矣制度無非出於民者既知省節必是以民爲念而知所以愛之也愛之則不敢傷之必欲厚其生然非及時以耕則其生亦無自而厚故使之必不違其時矣不審於相承之意是否

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

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謂以人類求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

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据禮家說祭山川亦有尸其詳不可考矣

論韶武者大槩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爲說集注兼性之反之爲說以中庸三知三行觀之及其成功一也既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渾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

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差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

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莫只以五祀爲戒也然以子路請禱觀之則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程子謂子路以古人之誄對則是子路但舉此誄詞謂其有此禱之理爾意不在指所禱之神以爲請否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先生荅安卿忘食忘憂是逐事上看一憤一樂循環代至今略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及其得之深乃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此樂以忘憂底意想其逐事上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代至然亦不以此而終身其言不知老之將至蓋謙己勉人耳觀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况所謂憤耶

此說得之然亦太拘滯矣須看它立言意思如何不可似此泥著也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某竊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與高臥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大小之分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爲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

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太伯遜位而去莫是翦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難必於後人若不遜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已先失德此所以固讓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萌翦商之志於數十年之前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之知商之必亡周家世世脩德知不能違天命之眷付耶方其去豳也爲民之故不欲驅之鋒鏑及其傳季歷以及昌亦爲民之故必欲救之水火之中故避狄翦商亦時焉耳而已事雖不同其心則一均之爲民無所利也

太伯只是不欲爲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鑿附會也

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

子罕言利程子謂計利則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何也

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則流於貪欲之私耳

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宅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

此說得之

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贄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攝齊否

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循自不至攝齊矣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

得之

明衣之制

未詳當闕

答李堯卿

禘說舉趙伯循謂魯太廟以周公爲始祖以文王爲配趙莫只是以意推之否

春秋纂例中引證甚詳

每事問之義如何

蓋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

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是一事之仁

祭有小大有天地之祭山川之祭社稷之祭又有所謂

五祀之祭及先祖之祭不知隨其大小各有其神耶抑天地間只一理感通耶竊嘗思其說天地之間自其成形而觀之或小或大不能無別故王者既爲天下之主則天地之大王者當之故王者祭天地而推之諸侯爲一國之主則境內之名山大川諸侯祭之士爲一家之法則家之有門戶中霤之屬爲士者祭之若夫社稷則專爲民而設凡有土有民者莫不各有所建社稷而祭之必有祖而祖在所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先祖之祭若論小大之制則因王公士庶而爲之等差其祭秩不能無分別也若論其所以致祭之理則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之不可揜處則上而王者之於天地下而士庶之於五祀祖先其感通只一理耳上蔡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即此而推天地精神便是王者精神其鬼神之德感通之理不容有所分別也妄意推求不審是否

大槩如此然更有分別曲折處宜詳味之

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正必欲改之商周無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之正必欲改之無益於事秪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謂何

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子丑之月亦有可爲歲首之義

孔子於定公時墮三都欲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郕圍之不克聖人舉事自是精審何故郕不肯從命及圍之又不克何也

三都當墮是時又有可墮之勢故因而乘之孟氏亦非不肯墮但其守者不肯因喚醒了孟氏耳

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子妄意按温公書儀立牌子不知用古尺只用匠者尺頗長大且實植於趺考用紫囊妣用緋囊考妣共用一木匣從上罩下至趺伏承台誨云而今不可動謹輒再有懇請家中所設之主既不可動尋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禰祭某皆預陪祭執事之列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爲禰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遇當祭禰之月亦欲私舉禰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祭禰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況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

某家中自高祖而上三墓埋沒草間高祖墓又被曾叔祖以不利其房下欲改葬方發故壙見其中甚温燥倉皇掩塞墓面磚石狼籍自先世皆不及整三墓相去三四里之內又在田頭某往來其下甚不遑安今欲重脩整春秋薄講墓祭之禮令舍姪主之不審於親盡之墓合祭否

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衆子孫當何如伯叔父母兄弟孫姪嫡子衆子及再從三從已往忌日又當如何

横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且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

答李堯卿

前書所喻大學改字處已報方簿矣鄭氏字不必去亦無害也盡字固可兼得切意恐切字却是盡於內之意若只作盡字須兼看得此意乃佳耳康誥小序以爲成王封康叔之書今考其詞謂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計乃是武王時書而序者失之向來於或問中曾有此一段後覺其非急遂刪去之今亦不必添也但存此一句讀者須自疑著別去推尋也

答李堯卿

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問於此章一衮說去否

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窮理舉延平先生說推其意亦不出於程子謂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有所不逮者莫是延平窮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若偶於此一事尚未能遽爾融釋是終爲此一事所拘不若程子云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此便是所不逮處否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窮理之學於六十四卦大象便是貫通處否

貫通須是無所不通如此說却拘束了

經文先從明明德於天下節次說來說至下工夫之處始謂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說至成功之終處謂天下平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於傳之十章則專以進功爲言蓋進功之序在學者當深知其然則成功之驗自可終耳此傳文釋經之意也

此說得之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莫是那相關不斷底意可以見浩然者本自聯屬又交花對語便是無不慊與不餒底意否

只是大意如此難似此逐字分析也

仁則通上下言聖則造其極孟子於三子清和任各以聖言之此語涉於通上下否

三子清和任正是造其極處

天地之塞吾其體云云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答陳安卿淳

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爲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

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絶愛處爲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顔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内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

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

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插雜轉慮却顧遲回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卽格物致知用工處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而不爲外物所遷奪此卽誠意正心脩身用工處也不惑是於大綱大體中又極節目纖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眞知其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此卽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原所自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卽知至處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徹裏無間隔違逆聲纔入心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此又物格知至之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團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絶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不審如此分別得否

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節目處悖理傷義如此其他更不足道矣孔子却不沒其善而許以好學下問何也恐此句直就問謚處說當時人作此謚其本意所取者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槩而已非美其有是善而許之否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陳文子棄馬十乘章集注云去之它國不能審度輕重而卒反於齊焉輕重字何所指而言之恐重只是去他國不能請方伯連帥以討崔子之罪而輕又不能終守其自潔之節乃忞忞復反其故居云

陳文子以崔子弑君而去齊可也它邦未有是事乃以爲猶崔子而去之所謂不審輕重者此也

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理義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邊說也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

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或𢾊則闕其用亦不能恝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爲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惓惓不能忘情於已𢾊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有可字此可字乃實許之與下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別之

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

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顔子之樂意思差異否

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顔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氣象亦自不相並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著力到老如何是二者之辯處恐在學者於此有先後之截而聖人生知安行徹始徹終渾是如此將那箇截做先將那箇截做後但以其序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抑嘗玩味此章三句固是謙己勉人如此然亦可見聖人之心別無它從生至死全渾淪在義理中相與周流不少離而身世事物之念皆灑然不凝於胷次也不審是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幷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胸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飽臨乎哀戚之地此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樂亦與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飫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真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強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揜力辭而峻拒則又恐咈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宅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飲胙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喻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程子曰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又謂命爲中人設上智更不言命然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公伯寮其如命何皆斷以命而安之之辭何也命遇之說望爲剖

示

三語皆必其不能爲害之詞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也

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子路請禱集注擧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纔疾病則靡神不禱靡祀不脩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怪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沉魂滯魄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鄉閭庸夫庸婦鄙陋之見耳今子路如此擧而諸家如此說則亦有此理而或可爲之耶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爲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何如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威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

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先生嘗說善人不足任道狷者剛介有守有骨肋做得事如曾子孟子皆過於剛如文帝是善人只循循自守武帝有狷底氣象足以大有爲又嘗說孟子比原憲則憲狷介謹守有餘然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做得事其說狷字意不同何也

狂者志高可以有爲狷者志潔有所不爲而可以有守漢武帝不是狷恐聽之不審也武帝近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

爲善則福報爲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

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淳向者道院中常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彼時不及細審後來思之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然既是常惺不恁地瞑然不省則謂之有動意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抑此字無害而淳聽之誤也凡看精微處恐易差更望示教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為驗也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昏禮用命服程子常論之矣然以得為悅言之恐涉於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為悅則終是令人有怍容不審於禮果合如何淳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

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

答陳安卿

大學舉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注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漫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為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格知已至

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今窺測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

來教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謂自聖人平心泛論人物言之則凡有一善之可稱雖元惡大憝亦必取之如天地之量無所不容自學者精考人物言之則聖人所取之善當實體以為法而其不善則亦當知所以自厲

大槩是如此然不必說得太過却覺張皇無涵蓄意思

再思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

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來教

云三語皆必其不能爲害之辭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淳竊謂三語皆是必其不能爲害之辭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絶無疑忌顧慮之意雖曰命而實在主於理渾不見有天人之辨彼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本不顧夫理義之當如何但以事勢無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實未能自信乎命與聖人之所謂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謂命爲中人設卽此等所謂命耳故在聖人分上則此等命不足道也是則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者事同而情異焉不審是否聖人所謂命者莫非理

上二語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己也下一語是爲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何但知公伯寮之無如此何耳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便利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淳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而爵位內必有所付託而無歉然後於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于天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己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而決然不敢以或爲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卽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

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

再問子路請禱

大槩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爾于上下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又嘗疑集注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有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問少曲折更何如

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

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旣餒之氣因復爲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爲壽轉禍爲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

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

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

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
而言之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
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
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
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主靜故魄定而
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
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
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眹焉此心之
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
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
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
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
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
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
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
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
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
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
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
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
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
此亦可以驗矣
得之

宰予晝寢云云予雖非顔閔之倫而在聖門亦英才高
弟皆聖人所深屬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

學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

又前段云吾職分已脩而吾事業已畢乎吾生已足而
吾將俯仰無愧乎云云

義理無窮若自謂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則雖不晝寢而
已爲懈怠矣此段大支蔓語氣頗似張無垢更宜收斂就
親切處看此事可否兩言而決耳何用如此說作耶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己也旣曰仁者則安得有己
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語脉猶曰所謂仁云者
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
仁者雖己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無私乎來示數卷此一樣
病痛時時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
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
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一字未徹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

又呂氏四句正是解此意四句然不憚所難爲一句似
亦只說得先難意而後獲意思不切如何

當時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有此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
語非宂說所及故存之於後耳

述而第三十二章旣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
二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集注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
者疑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爲自許
之詞而何有於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能如
此庶前後意不相背淳爲說以破之曰聖人之言各隨
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插雜當其有稱夫子以聖且仁者

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爲之不厭誨之不倦以自處此是爲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事歸之夫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爲謙之意是辭其有能以就無能也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論語或問說桓魋匡人不能違天害己處

此問病處亦與晝寢章相類

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云云此身爲天地附託至重云云

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

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胸懷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胸懷寬廣也

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自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此說推得亦好

泰伯之事集注云云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大王乃萌是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爲至德集注所謂豈無至公之說又果何如

翦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据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守常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其心卽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則有甚焉尙以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尹氏幾於無我幾字只就從事一句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

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之云也

篤信好學猶篤行之云不是兩字並言旣篤而又信否集注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隆重於此而又懇切於爲之旣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

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

泰伯第十六章蘇氏有是德無是德之說所謂德者是

原於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說人各有長處不必便引到天命之性處也
悃而不愿愿字何訓或謂謹愿則有不放縱之意或謂愿慤則有朴實之意二說各不同不審其義果如何第十七篇鄉原章亦引荀子愿慤之說
二說無甚不同鄉人無甚見識其所謂愿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侗無知倥倥無能竊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暝無識別是猶是也非猶是也倥者空也倥倥而又倥是表裏俱倥無寸長之實
此亦因舊說以字義音韻推之恐或然耳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者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
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爲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
不得其醬不食集注云惡其不備也竊疑惡字太重似見聖人有意處
惡其不備非惡其味之不美但忘其貪味不苟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爲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則恐在當時爲可耳
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爲近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文之爲說大要只是有文理可觀之謂蓋凡義理之載於經籍而存乎事物之間與夫見於威儀華采而爲威德之輝光形於禮樂制度而爲斯道之顯及所引爲有文理之可觀者皆是云云
物相雜故曰文如前所說是也如下面分別諸說則恐未然如曰則以學文何以見其不爲威儀華采禮樂制度耶
大學疑或問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近改物字作類字竊意類字意固不重疊而字似少開不若只依物字
向來改此類字蓋爲下文專說人之明德故不可下物字若作物字即須更分別人與物之所以異乃爲全備近已如此改之矣
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竊疑若已字辭旨恐未明白欲改作亦非有甚間隔
若字意自分明未是真無間隔也
格物章或問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乃在其真積力久心通默識之中此句曉之未詳
此處細看當時下語不精今已改定
或問又曰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此句曉之未詳不審此只是方其正一一格物時猶可勉勵用工夫以格之如所謂豁然貫通處必真積之久從容涵泳優游純熟不期而自到非彊探力索可擬議以至耶抑是既到豁然貫通地位便是真知透徹云云若於此而猶用力思索便是沛然自得
前說只以文義推可見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八言雖皆所以證夫理而其相次莫亦有序否嘗試推之降衷自天賦於人而言秉彝

自人稟於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無妄也彝則理之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爲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統言彝則指定言此二句方舉其大綱而下文則詳之天地之中統言天地間實理渾然大中無所偏倚爲萬邦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以是爲樞紐也此比所謂衷則又加確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爲賦生之全體而性則實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賦於人而詳其降衷之意也仁義之心仁義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實理而心則包具焉以爲體而主於身者也此比所謂彝則又加實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細言是理之散於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無過無不及皆天之所爲而非人之力者而其實又不外於其心此二句又就性而言合衷彝而結之蓋萬物雖各有當然無過不及之理然揔其根源之所自則只是一大本而同爲一理也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間所公共所以謂之道而其體則統會於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間而不根於其內也竊疑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以包天人事物體用動靜內外終始一貫爲說似於八言之下其意尤爲圓也而不之取不審何也

當時只以古今爲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語意差遠故不得引以爲證恐却費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嘗疑前面反復論難專以程說爲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別立一家之意

宅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

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夫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謂謹獨者大不同

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間斷耳

絜矩或問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廣狹長短平均如一此四句曉之未詳

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家左邊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而不侵他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分明又以所惡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分明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無偏廣偏狹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語而或問中曰武王何也

此書序之誤五峯先生嘗言之舊有一段辨此後以非所急而去之但看此與酒誥兩篇只說文王而不及武王又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武王自稱猶今人云劣兄則可見矣周公初基一節是錯簡

又雜疑中庸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心只是就形氣上平說天生如此未是就人爲上說然上文又曰或生於形氣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恐或涉人爲私欲處說似與上智不能無人心句不相合不審如何

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宅人無與焉

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狥之耳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爲聽命也不審是否

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

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中庸尙絅條以爲己立心明之象不審如何以爲己立心明之象莫是有美在其中只要自温好不用人知否（象字疑下同）

此說得之然更宜詳味

答陳安卿

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設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爲之否乎武王處文王之地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爲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爲天果未欲有爲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爲聖人之心廓然太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初何容心預安排指擬於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不審是否（此非本章正義但欲因其事看聖人心耳）張子謂一日天命未絕則爲君當日天命絕則爲獨夫天命絕否視之人情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爲天命獨未絕否抑許大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惟幾微義精者乃可以决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卽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也然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卽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如性天道所由也）堅是理義節會難考處（如數端參錯盤根錯節處）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處仰者望而冀及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視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工憤悱懇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在前却循循善誘不亟不徐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

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至此則堅高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悅懌雖欲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之所以爲堅高前後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渠決水通大明之中睹萬象真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纖毫凝礙遺遁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不審是否

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遁節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者又似未是皆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爲聖人之中卓卻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無一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楊氏此章有不逝之說亦猶解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可更詳之

學道立權章集注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信是好學以前事既篤信而後能好學也今此於既學適道之後卻言篤信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箇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主而此意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爲切否

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鄉人儺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彊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

恐是如此

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之

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天道言未發之前聖與愚同此一大本未有是四者之事而均涵是四者之理及其發也衆人之所自然中節處亦宛然是本底形見亦與聖人底無異自人道言則聖人未發全醒定既發則全中節衆人未發則本然底固在而瞑然不省其發則雖有中節時節而其不中者多矣如中庸此節四句據本文正義恐只是推原性情之本統就天道言若上文兩節乃是就人工夫言所以存中和之體而下文一節則工夫之極又所以致中和之用也然或問中曰以其天地萬物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則此處又不特是未分不在其中矣

既云大本達道則無一物不在其中矣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

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

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爲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

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

先生批答李公有云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竊謂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只說此一事見其有仁耳蓋此大節目上不昏昧則是性綱已舉其餘自可類從然詳夫子所以許之之意蓋亦重在此處以是爲主而於全德無所妨故耳固非謂止此一事有仁而其他尙有不仁處亦非謂全體渾然無闕而不容止以此一事偏指之也故此三仁之仁與一事之仁固異而與合下來全仁者亦自不同先生答李公又云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須要理會竊謂須是知止有定然後無入而不自得也

得之然亦須有涵養工夫也

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

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

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

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緖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安卿

知在王丞處甚善且得朝夕講學有商量也昨所寄諸說久已批報但無便可寄今幷附還又堯卿一紙煩爲致意達之也前此所問主祭事据禮合以甲之長孫爲之乃是若其不能則以目今尊長攝行可也如又疾病則以次攝似亦無害異時甲之長孫長成却改正亦不妨也爲僧無後固當祭之無可疑但宗祭說未暇細考後更奉報

答陳安卿

淳前日疑大學或問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淳竊謂眞能知所止者必眞能得所止而定靜安慮上下一以貫之當下便一齊都了中間實無纖毫間隔乃聖人地位事也上文若已無云者其接眞知所止必得所止之意誠爲快然既曰無矣而又繼以甚者則是亦有些間隔而不甚多之辭也恐甚字與無字又不相應否然曰所以欲將若已無字換爲非有字

若之爲言似也雖似如此而其間亦有少過度處也健步勇往勢雖必至而亦須移步略有漸次也

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衮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別

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一之寄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辭又當如何

宋故進士（或云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略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一之卜以三月半葬併改葬前妣祔于先塋以前妣與其先丈合爲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爲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

一之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

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

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

熹家不曾用

答陳安卿

太極者天地之性而心之體也一元者天地之心而性情之會也陰陽慘舒者天地之情即性之流行而心之用也不審是否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更以此語參看

前者納去心說後來覺得首語說天心不的當今改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不知是否

改得語意全備甚善

先生答妻父鬼神說云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爲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

上蔡說是

魂魄二字向聞先生說發用處是魂定處是魄記事處是魄小兒無記性不定疊皆是魄不足又先生答梁文叔書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魄也耳目中之煖氣魂也淳竊以爲魂不離氣魄不離體魂則氣上一箇活處其所流行而不息發越而有生意者也魄則體上一箇精處其所真實確定凝然而不散漫者也

魂魄且如此看不須更支蔓言語間未能無病久之自見得失今不須苦求也所與王丞論者則太支離矣王丞說魂即是氣魄即是體却不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佛氏說地水火風亦相類月之不受日光處其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二三以後謂之生明蓋日月只是陰陽之氣非實有形質也

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舊認作未生以前天理未有所降賦時近思此說恐幾太過人既未有生則不得謂之性也明矣更何待如此言耶疑此所謂以上云者似只說其從未感物以前至於所以生之始云耳恐非離人言天處說未生以前事

此說費力恐只合仍舊更思之

赤子之感於物自天然發處有發以人處如啞鳴震悸則天然之發也如飲乳轉盼孩笑者則發以人處也又有人之天處有人之人處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順情則喜逆情則怒凡其嗜好則人之人處也

所以感者皆從外生所以應者皆從中出

靜中之知覺伊川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然先生復卦贊曰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又曰有茁其萌有惻其隱又自有生意何也常思之羣陰固蔽之中一陽之萌生生之心就本位上已略萌出其端但未到發達出於外耳是所謂闖然者在人則爲萬事沈寂之際其中虛靈知覺有活物者存即此便是仁者生生之心就生體已微露出其端矣但未到感動出於外耳是所謂有茁其萌者與伊川說無異惻隱則又在茁萌已後乃已發見處達而爲惻隱也若以時運言則丑盡子初爲復以月

運言則晦盡朔交爲復以日運言則黑極而微露於東爲復在人言則赤子初生者復也以神識言則神初發知者復也

闖字後來亦欲改之但未有穩字耳茁萌惻隱却是正指初發處日運以下有說得太遲處更消息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補遺

李堯卿問近思錄生之謂性性卽氣一段

此段看得好更詳味之在明衣之制未詳當缺後

陳安卿問子賤之成德實出於聖門夫子歸於魯多賢者聖人謙厚於此事可見而蘇氏說恐未盡

不然在一樣病痛時時有之之後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仁叔毅

居敬行簡程子意與仲弓不同當以仲弓之言爲正

不改其樂近覺集注克己復禮之目說得未盡已改作博子約禮之序矣更思之所說不改其樂學者不能躐進唯子貢之無諂可爲此語有病可幷思之

孟之反一段所說支離非聖人本意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己復禮之禮亦然)

醫書不仁之說所論得之但亦須實見此理不可只如此說過也

用之則行則字之意恐不如此

富不可求此章之意但方言其不可求耳未遽及夫求之而得禍也兩意雖略相似而大不同可更審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如此說則道與物爲二矣況其文義本不如此集註說得甚明可更詳之

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

耐久行遠之說得之但不知如何見得仁以爲己任之重仁是何物又如何其任也可更思之一易再易之說問之果然或恐中原地美其瘠土亦勝此間之膏腴也

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略如此其詳則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孟子集注中似已言其大略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髣髴然恐終亦不能有定論也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粟一石值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錢三百可見古來錢重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爲病也其他蓋不可考云

李悝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鼂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耳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爲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太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鐘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爲宮則太簇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博施濟衆默而識之德之不脩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之然亦更宜詳味

答楊仲思

來喻仁說似亦未瑩如云仁以行之則心無不一此語甚有病又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遠出不知是

往何許尊年獨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

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答楊仲思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爲己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答楊仲思

前書所問數條皆大義也但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故難遽曉今但看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公仁之說亦是如此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

答楊仲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卽艮其背卽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謝成之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況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胸中耶所恨聞道旣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黯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所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尙未及細看此中今年絕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遭喪俟其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放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後篇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爲誰其論放勛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爲戒飭二女之詞則正與鄙意合也蓋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嬀水而爲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敘事之體也自孔傳便以女于時以下爲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

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答黃道夫

示喻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答李子能亢宗

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今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有之大學今往一本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功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曾復來城中否與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何耳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朱飛卿遠來見此相聚但亦苦多病未嘗不相與談及子能也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陳叔向葵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而便至竟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騖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爲辟色辟言之計蕃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所刻二書竊意賢者於鄭注呂說之云猶有未深考者願少加詳焉而摭其義理之不合者復以見教則幸甚幸甚

答顏子壽鑄

昨辱枉顧幷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陷溺也

答邊汝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躐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据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爲然耳

答方平叔銓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諰諰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狥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欽之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却望垂喻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

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胡平一 元衡

白鹿聞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所喩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喩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卽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逐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答楊志仁 壽

示諭不省所謂然不知賢者之所爲學者欲得之於己耶欲見稱於人耶觀此用心灼見差誤請便就此推究來歷痛與掃除乃爲格物之實耳不然此心外馳不著自己徒然誦說恐無所益也

答楊志仁

兩書所喩存養工夫甚善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 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卻都不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

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孟子所言卽合盡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用間己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此說作費力也日月至焉若說顏子卽誠不可如此說今既明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如此則其工夫疏密久近較然可見何爲而復有此疑耶且曰非本文之義則未知以本文之義爲當如何耶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憒憒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爲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卽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審玩便自見得也通老聞欲見訪顒俟其來不及作書因見煩爲致意然又恨志仁有書社之守不能偕來爲不滿耳

答徐子融昭然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决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爲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雞抱卵事才卿便取僧言以爲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同之實固爲疎略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雞不合抱卵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爲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想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己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有北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然味其言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詳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夫卽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爲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卽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劃地不是矣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己者妄相尊奬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躐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己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徐子融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怪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穎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但其末云性有

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更思之如何

答宋深之之源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怱怱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待次略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喻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荀楊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宋深之

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令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喻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爲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爲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幸躐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喻大學以格物爲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爲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爲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幷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爲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卽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汪）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

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穎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試考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爲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爲先之說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喻爲佳就此反復殊勝泛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自頃人還辱書之後不能再致問訊尋有臨漳之役道里益遠音問益難通徒增悵想而已今春不幸長子喪亡哀痛不堪亟請祠以歸行過三山始遇來使幷領書五通乃知先丈郎中已遂窀穸之奉及前此遣人與今再遣曲折備見昆仲顯親傳遠之意悠久誠確有人所甚難者又不勝其悲歎也即此盛夏雨寒遠惟侍奉佳福銘文之喻昨承喻及極知不能然念先契之厚固已心許久矣今玆人來適此禍難初意決不能辦欲且遣還來人俟向後稍間爲之別尋的便附去既而思之昆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不可孤向後因循未必得償此諾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遂留來人隨至建陽輟哀排冗亟爲草定繕寫封內但鄙拙不文無以發揮行治之實而事狀所載亦有不能悉書者一則志狀之體詳略自應不同二則慮其欲益而反損如所記未第時事之類第三則病其頗涉於神怪此三說者更望高明有以察之也今且寫得一本旦夕事定別抄數本寄都下託范文叔發遞附便必可達也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此皆區區之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但千里遠書難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功夫聲名利祿爲歸極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

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鋒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

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葉味道賀

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謂日上食於祖禰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

答葉味道

祔說向嘗細攷欲以奉報意謂已遺今承喻却未收得必是不曾遺去然今又尋不見大抵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横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況又已過時只得從温公之儀亦適當世人情之宜雖攷之於古少有不同要未爲大失禮也錢君所論亦甚精詳但謂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則似未安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于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幷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于他廟若適士二廟則此祖當遷于夾室矣已而告新死者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還比至於練乃還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還新死者之主于其廟耳其未還于廟與既還而未祥饋羞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

饋皆非如錢君所慮也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亦來問此時以既祔復主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不知味道看得如何幸更與錢講之復以見告也

答葉味道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鬩其略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爲之制節可乎

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緦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既無文卽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

恐無不弔之理

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當與吉服稱其制度等級已略言及近見親戚有居母喪用温公寬袖襴衫布幞頭敢其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絰要絰而去温公之布四脚不知可行否

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子寡而死也無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今賀有姑其夫家　反歸父母家既耆耄他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爲主者但不知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决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者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塡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

如之何
補塡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尙未見後塲題目不知主司意鄕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卽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尙留此志尙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寓向看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眞有未安處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寓嘗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胷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忤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胸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夐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眞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

頃與欽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謂同體異用者非請更詳之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一章集注之說備矣寓看來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悌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密如此志道卽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耳據德大略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

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

孝弟爲仁之本章注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人得之以爲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沖和溫粹渾龐涵蓄常生生不死乃得謂之仁焉此卽乾之元在四時而爲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仁爲主而以別箇爲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爲主而人亦不得

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維綱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耳所謂以仁爲孝弟之本是也孝弟而廣充其用則爲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爲仁以孝弟爲本是也竊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爲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稟蔽於私欲則生道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壅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支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痒而醫者亦謂之不仁人能有以體乎仁必其無一毫之私得以間其生生之體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偏然後爲能全其心之德愛之理也此顏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毫之留所以喚此仁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

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耳更味之久當浹洽自見得失也

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

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寓一日訪蕃叟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陳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得些小濟得甚事寓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寓對言心統性情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陳先生以爲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此心凡所存主凡所動作起居使合於理便是盡得此心此心既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目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之所以與朱丈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稍自知某說爲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猝合寓所聞如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盡上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脉當如何說寓之所對不畔尊旨否

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稍不長進則反見彼說爲是耳今日正好著力也

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温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俟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左氏固難盡信然其

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宗子然諸子之嫡子有是襲爵其次子始立宗大夫士以嫡子爲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垂百代之傳而不敢少慢者後世禮教不明人家多以異姓爲後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無後遂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姓子既爲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爲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爲宗子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庶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伏乞裁教

立異姓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爲得宜寓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疎但則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

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

答徐居甫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爲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

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否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

鬼神爲德注云體物是其爲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復是體質之體

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體也

答徐志伯 浩

示喻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尚且無著身處今安敢爲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濺及於賢者乎兼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

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

答鄧衞老絅問近思錄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如何見得天之健處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絅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

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莫只是不餒否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却否所謂腔子之義豈禪俗語耶

腔子猶言軀殼耳只是俗語非禪語也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未說到不餒處下句所說得之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絅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

大槩是如此更詳玩之

楊子拔一毛不爲云云絅竊謂三子皆執一而不知權故也使楊子之拔一毛不爲施之在陋巷之時即顏子矣墨子之摩頂放踵施之三過其門不入之時即禹矣故所謂中者惟可與權者能之

楊墨學不足以知道其心偏而不中豈復能爲禹顏之事可更思之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絅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

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絅謂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聖賢作用之氣象與二子胸中灑落無一毫虧欠安行天理之至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窺測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見大意

且如此說亦未有病然須實下功夫眞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絅謂夾持者豈內外並進之謂乎直上者豈進進不已之謂乎

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絅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怱怱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敘絅謂若是應舉得

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廕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絅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

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又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絅按張氏言治大抵以井田封建爲主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弁排蘇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

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處却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爲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爲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絅素不喜讀異端之書然徒知其跡而未究其去著儻遇辯詰詞必窮矣絅自度決不至陷溺則亦不至騁辯然一物不知君子所恥也不知於此當何以處之

理有未窮則胸中不能無疑礙雖不陷溺亦偶然耳況未必不陷溺耶至於欲騁辯而恥不知尤是末節不足言但窮理功夫不可有所遺然又當審其緩急之序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又曰子厚聞生皇子云云絅謂此卽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蓋仁之事也聖賢千言萬句所謂傳心者惟此而已

大槩然矣但不可只如此說了便休須是常切玩味涵養也

答鄧衛老

昨所示卷子久無便不得報所論鬼神者甚有條理不易看得如此但說乾健處云只行之一字便見草率之甚下文云云則又全不應所問矣恐可更深思而詳說之也又以楊墨爲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曾點之說乃不眞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籠罩將去卽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答張敬之顯父

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

此無異議但當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

孟子答齊宣王愛牛一段

此等處與上章亦無甚異但要熟讀詳玩耳

必有事焉一段顯父謂此二者界限極難分別蓋不致力則便無所事而幾於忘才著意則未免預期欲速而流於助但將心平鋪謹守則又未見脫灑處

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詞氣牴牾信乎遁而窮矣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滕文公之問逾迫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可爲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王畏天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滕之地褊小不足以有爲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

彊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滕之彊弱有異故其得失之効不同但其一事之如此而爲得如此而爲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彊弱爲得失則是彊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

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善養人則至誠樂與而人自心悅誠服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既以智爲始聖爲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爲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不知如何

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鰕亦將何所到乎

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

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唯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項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鍾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鍾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鍾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潮汐月臨子午則潮王其理謂何豈以子者陽之始午者陽之極月爲陰屬故其氣交激而至此耶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答張敬之

向所示問目看得路脉全未是又多未曉此章之正意而遽引他說以雜乎其間展轉相迷彼此都曉不得不濟得事且當依傍本文逐句逐字解釋文理令其通透見得古人說此話是此意了更將來反覆玩味久之自有見處不須如此比類也聖智巧力之說則已得之矣此便是看他處底樣子也又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答丁賓臣 碩

十二月十一日熹扣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間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艴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遂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為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況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倒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為然也

答丁賓臣

來喻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儻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免有尤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未由面扣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答鄭 艮

示及疑義足見勉學之意已略奉答但大抵用意未盡親切更宜虛心詳味未要生疑只且似林一之看養氣章順文看去足矣久之自當有見處有疑處也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嬾廢今但心所欲為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所喻日用功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為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

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考異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不容不結末（一作結抹） 第二十版

安能必二公之見從（一作安能一作安敢） 第二十二版

答宋深之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　然此等處（一作然此等語） 第二十五版

福州府學訓導鄭璉校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分奇偶便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諺所謂鶻侖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耶

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

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一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之多寡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者

且逐卦玩索當見各有意味不須如此安排貪多涉淺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說也施於家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

穿鑿得不好

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鑿

豫四以震體之陽爲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爲安上無爲而下佚樂故曰豫

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爲說耶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中孚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

得無色厲內荏之姦耶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

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爲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始末一本作始終）

此說近之然乃知此而又不免爲前段之支蔓穿鑿何耶（然乃一本作然既）

易有取兩卦象以爲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

亦不必如此籠罩

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爲伏羲黃帝之書一以爲夏商之書未知孰是

無所考當闕之

論上下二經爲文王所分果可信否

亦不必論

論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

此不可考或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横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横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喻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

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閒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李巽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却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閑計度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龔惟微

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大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喻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即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爲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龔伯善

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衞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絶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衞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彛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尙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宜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羮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

而亟呑之豈不撑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喻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辯而明矣史論却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爲之却是全說不著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陳與叔 夢艮

弟子職音韻

此非大義所繫不暇深考

夢艮竊意弟子職一章自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以下似言學莫先於立教云云自志無虛邪以下又詳言其學之之功如此云云

此說得之然亦本無奧義不必如此之詳也

夢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論教學之方其所以敬親事長從師受業與夫洒掃應對進退之要皆括乎是自二章至末十二章又分明條具其節目之詳由早至夜周旋從事蓋爲纖悉其四章弟子饌饋注饋謂選具在食蓋饌乃訓具食饋訓進食恐饋者是進具在之食疑進字誤作選字未審如何又飯是爲卒注既飯而食則卒義未能通五章三飲二斗注三飯必毀二斗及左執虛豆斗是何器毀義如何左執虛豆欲何用六章拚前枚祭枚字何訓用何物搜斂所祭置之何地八章葉適己葉義如何（葉是箕舌此句卽曲禮所謂以箕自鄉者也）禮章措揔之法注揔設燭之東類今時何物（此段中小字先生批）

此數條多所未詳但貳是周禮再貳一貳之貳蓋必所食已盡而增益之也故執虛挾己視其不足者而貳之但豆中有物而謂之虛此不可曉爾

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

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

胡子知言曰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先生嘗以延平先生讀正蒙書語示夢良此後五峯胡子書竟未敢看然此段語已嘗熟誦自見得說心著大字推字性著久字順字命著成字信字爲有理恐大亦是與天地同體之意久只是常而不變之意成只是一定不易之意否

此段好但點出兩處理會不得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竊意其要在謹獨莫是工夫無間斷否

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集注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而程子於此二截乃合而言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答陳與叔

所示疑義各已批鑿附回幸更思之且於義理上留心制度名物少緩亦不妨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遯閭高風第劇歎尙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因便寓書并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壬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

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 芹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熹比幸粗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 進之

杜門讀書固爲可樂而入居學校又可推以及人想賢者於此亦不憚應接之煩也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論以陰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謬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姤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耳四端之說若以體用言之則體爲首而用爲末若自其發處而言則發之初爲首而發之終爲末二說亦不相妨熟玩之可見也匆匆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喻幸甚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且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嘆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竇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

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得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竇文卿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竇文卿

夫爲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又不知當祭否若祭則又何服

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凡題主男子婦人無官稱者宜何書

伊川主式已詳言之可考也

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夫祭妻而云奉事莫太尊否[事恐當作祀]

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古者父在子爲母期夫爲妻期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夫爲妻服與古同而子爲母齊衰三年則夫爲妻大祥之日乃子爲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爲祭主其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不識可否

今禮几筵必二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以祭但改其祝詞亦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父在母沒父既除期之喪子尚爲母服其見父之時當以何服

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檢疏議參訂之

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

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己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

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

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答李公晦

所喻數條蘇氏遠慮之說只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謀道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爲複出矣兼又有以學求祿之嫌恐不若今文協而義精也知及仁守之說則是但此亦泛言如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之聖賢亦未嘗無此戒也

恕之示義亦佳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也正思所言覽之令人感歎偶其鄉人有在此者當轉致其家也至之一族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儘精細但前日忿不思難生此事端累及無辜爲可恨耳聞其敵近日遣人四出捕緝至有來此登門尋覓者惜不及知不得收縛送官耳近日章徐皇甫黃商伯四章各出何人之手幸密批示

答李公晦

墓銘前已爲令叔言之矣若無此慮豈敢辭也子約之亡深可痛悼不知諸公能因此事惻然於中盡還諸遷客否如其不然春陵之請適足爲禍亦尚未見復之當卽作書以力止其行耳近日蘇子曰（日字疑）任德翁文字當已見之宜春之詬至今未知此近事之鑒也

答李公晦

所喻四說往歲在彼固皆聞之只是欠却明理　說如東坡所謂不以火點終不明耳說詩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

答李處謙

昨辱遠訪深以不獲一見爲恨及得所留書而讀之益知賢者之有志慶閥之多才又重以爲喜也大抵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答劉履之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爲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旣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尙須面論（紛紛一本作紛紜）

答楊子順

來書所論爲學大意似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卽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又以後書孟子之說考之卽前書所謂講明義理以爲涵養培殖之地者似若未精此處尙且未精則其本領工夫恐未免亦類此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集義而言語脈通貫卽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復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若伊川先生之說爲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卽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語脈

分明而詳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來書所云孟子不肯指認說欲學者體認此處喫緊工夫又云學者纔要修身正心便是助長告子釋氏之學皆坐此爾又云但嫌於迂曲其文以從注釋此皆非是而第二條爲尤甚請更詳之也

答楊子順

所喻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効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効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鍾磬有特懸者有扁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閒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狷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略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楊子順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爲形而下者恐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者也試更思之即可見矣

答楊子順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李寶之

祭禮略看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爲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如此則王制一段周禮事鬼神示之曰及祭法本文皆可全載不必拆開矣祭法禘郊祖宗更攷國語去取又鄭注恐不可用次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諸侯釁廟次諸侯遷廟次祼獻易名甚當但前篇之例依儀禮本皆自下而上故其序當如此又次祭義內事此如來示合祭義祭統爲之通言上下祭先之義故又加內事二字以別後篇次中霤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爲

中霤郊社兩篇之義其蜡祭等說亦附此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大傳外傳向已附去者可幷爲之只此目中祭義內外二篇及中霤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幷留念也禘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還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爲佳中霤郊社二篇可幷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幷處諸篇之後亦佳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放此

答吳仲 莊

熹遲鈍之資總角聞道終躬求之未有得也賢者誤聽以爲可與言者誨諭詳悉皆非熹所敢當也而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又幸數得從容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既以乍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說至今以爲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苟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吳斗南人傑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幷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尙有欲奉扣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略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辦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別紙 一本作答吳斗南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復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考据近歲林栗侍郎

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爲先儒未發之祕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爲少陽用六爲少陰如此則當爲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考訂頗詳然据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爲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看歸著甚善甚善然不知別有何證据也

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可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繇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之本也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爲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爲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爲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爲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爲繫辭也

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則覆卦之說有不可行者矣

漢書刊誤固多熹所未講然其暗合者亦多但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者此類甚多皆與史記合恐當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出臆斷唯爲原廟渭北一條頃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亦其明證但今不記此出處徧檢史記漢書之屬皆無之恐或記得幸批喻也

劉氏所疑亦自有舛誤處如溝洫志第二條於楚字本文自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乃不悟其非而反疑本文之誤補遺未之正也

楚詞協韻一本納上其間尚多謬誤幸略爲訂之復以見喻尚可修改也

答吳斗南

便中奉告感慰亡量比已改歲竊惟履此泰亨倍膺多祉熹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況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月即復告歸矣世路艱棘不若歸臥田里以休餘年及人之事非復吾力之所及矣每誦先聖不夢周公之嘆未嘗不慨然也承受代改秩亦既有期甚以爲慰不知諸公相知者爲誰鼎之有實宜謹所之我仇有疾乃無尤耳前寄諸書竟未得細考然疑諸儒之說有不足信據者要當審擇而遴取之乃無誤耳今此所寄却得一觀恨讀書少未能有以上下其論然亦有一二疑處假開多事便人行速未暇一一奉扣姑錄一二別紙奉呈幸一一批報頃見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監長歷不同又沈存中筆談所載朱浮傳引天作詩目今范書印本亦異不記前書曾奉問否今亦見紙尾幸併喻及也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裒集程門

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子合便人督書甚速草草布此手痛復作不能究所欲言何時面談倒此胸臆正遠唯千萬自愛爲禱

答吳斗南

所示廟議乃全用左氏臨于周廟一條爲說然不知似此安排有何經據如高祖以下通爲禰廟已非所安又皆以西爲上乃後漢同堂異室之制無復左昭右穆之分非古法也若如江都集禮所載孫毓之說却似可信而所示舊八廟圖近之不知是誰所定但其圖又以廟皆東向而以北爲昭南爲穆乃是室中祫祭之位而非廟制耳周有帝嚳廟禮書並無此文左傳亦無此說似難臆斷況僖祖只可比后稷又與帝嚳不相似如此牽合如熹之陋固不敢盡信況朝廷諸賢皆深於禮者恐亦未敢便依此改作也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說蘭蕙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澤蘭此中有之尖葉方莖紫節正如洪慶善說若蘭草似此則決非今之蘭矣）自劉次莊以下所說乃今之蘭而非古之蘭也今並引之而無結斷却只辦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細又所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此等處正當掊擊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草草矣荼恐是蓼屬（見詩疏載芟篇）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荼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爲苦苣矣如齊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羖非荼實能甘也熹讀書最少然見此類不能無疑者尚多則恐此書亦更少子細也若論爲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

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爲賢者惜之也因便奉報不覺傾倒勿過勿過南北相望未知見日千萬珍重以副願言

答輔漢卿廣

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幷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既失揭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輔漢卿

所記鄙語亦有小小差誤處便中未暇詳報幷所改書亦未暇寫寄不知近讀何書有疑示及此間今歲絕無人來只所招上饒某人早晚講論耳

答輔漢卿

知徙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接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抄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儘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却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輔漢卿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牘百端懇禱僅得州郡申省狀一紙今託常寧游宰附與邸吏投之已子細寫與十弟更煩賢者同爲分付此事或觸禍機不可知但已斷置一切不計較矣恐有浮議相阻止者幸勿聽也比來看何文字做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向所寄來冊子方爲看得一半其間亦有不足記者其小未備者已頗爲補足矣後便方得寄去也精舍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尙未去早晚頗有講說但每相與其恨賢者之不同此樂也只是禮書不能得成又以氣痞不可凭几恐此事又成不了底公案也省榜非久當出不知一番朋友得失如何味道聞寓書館今尙留否耶其在彼者頗皆相見否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甚難得人况更向上事耶

答輔漢卿

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覿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疑滯矣今以謝致仕表附便去令十弟分付投下及更料理一二事渠相見必自說及恐有可疑合商量處亦望與之剖決也昨承許借博古圖甚欲見之但重滯如何得來可更試爲籌度也

答輔漢卿

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趣仲秉甚不易遠來看得

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答陳思誠景思

承喻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亦隱諱遁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蓋將進爲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爲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之不取也苟意之勤率易布此不識以爲然否然勿以語人又千萬之懇也

答陳衛道鞏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冒没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脱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虚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别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别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絶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絶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絶滅不得然其所存者

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絶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説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鬵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喻也中庸欲脩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輥念過便只領略得儱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為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為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説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為為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為之功在我為切故又有以吾為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衷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為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為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恕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陳才卿

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卽却教他揑做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純熟也（離析下一本無卽字）

答陳才卿

秋試不遠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當有處也來書所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可喜想時相見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却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間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

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爲致意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答陳才卿

熹疎疎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功夫亦多間斷方以爲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爲久留計才知天意果何如也

答陳才卿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爲學亦非細事也熹今年足疾爲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凭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即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復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此間所編直卿及用之兄弟分去謄寫尚未送來熹以苦氣痞殊甚不能俯伏几案歲晚諸人或來即開正不免作數月功夫自聽對讀或可了也傅兄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小作課程而令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明年只在水北即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子融日益孤高深可歎羨一書却煩達之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答陳才卿

熹衰病如昨加以患難今歲夏間復失一小孫秋來又有仲婦之戚悲傷之餘羸困益甚細讀來喻知亦有災患不知何故然亦深爲怛然也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向前爾

答陳才卿

正叔別後書來復有疑問已詳報之託其轉寄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間斷者耳

答陳才卿

所喻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爲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講論甚恨才卿獨不在此也諸書二兄處皆有本歸日必同觀

有疑幸詳諭及康節文字二兒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爲有發於易他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旦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答陳才卿

熹衰晩甚幸復安外祠之祿深以自慶但使賢者爲亂夢不無愧耳大學章句或問比復略修大旨不殊但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訂大抵舊書太冗也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遠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眞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余正叔

示喩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功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捄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喩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个會通處即他書亦不難讀爾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間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彈忘然疎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熹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柰何柰何唯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余方叔大猷

所喻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真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粗淺之見便自主張卽無由有進處也

大猷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無不偏耳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幷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卽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卽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師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甚幸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卽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疑滯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答趙恭父

謹終追遠游氏曰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至也竊意游氏意恐指凡事而言非專爲喪祭而發夫額泚非爲人愴悽非謂其終之當謹　遠之當追是皆天理人心不能自已非若凡事玩於常情故終謹於始而及其終也往往易以忽　爲近及遠也往往易以忘非謂下元本空一字其一本作蓋

聖人之言爲衆人發非專爲賢者發也故其所言皆理之所當然而人多不能然者若皆如來喻則世間更無償死忘先之人不待堯舜而比屋常可封矣曾子亦不須說此兩句程子亦不當兼說喪祭也

富貴是人之所欲一章恐亦不可小看看此自非顏閔以上工夫至到者恐未易言

看文字只虛心隨文平看豈有所說本小而須作大看之理此章之指更宜深玩方見實用力處

原思爲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爲一章未詳

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冉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

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爲二乃佳
賢哉回也章集注云今不敢妄爲之說某竊疑下克己復禮之云已煞爲學者說破却似剩著此語
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竊疑唯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訓許故竊以爲恐難合作一章詳集注意夫子行三軍必與己同意子路自謂若行三軍則舍我復誰同耶但覺得氣象太粗暴若作兩章而不害其相蒙則字義既明而氣象亦不覺至如此也
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得粗暴是其氣象如此雖作兩章然粗暴亦只在也況彼之粗暴吾又安能追而抑之耶
吾止吾往也竊意文義恐吾者聖人自吾也
若如所解卽句內字數不足聖人之言不如是之造作奇巧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云君子謂孔子下文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
比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定之說
集注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
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更思之
論篤是與章集注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
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祭義

深愛和氣一節承上文孝子之祭不詘不愉不欲等語而發非獨爲敬齊之色一句也其下乃迤邐雜記孝事未必爲祭發也所編者但取其相關者附之經下其全篇且與泛存祭統先於祭義亦無害也
鄉飲酒義謹按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爲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爲記黨正飲酒于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前之說則有所謂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之類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興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於黨飲而記爲是義據鄭注云漢郡國以十月行此飲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鄉飲酒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傳益之耶淺陋未得其說
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幷舉之耳
燕義首載庶子官一節未詳據文勢恐當以諸侯燕禮之義爲篇首而置庶子官一節於篇末乃成文耳
當如此
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二一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養生止玄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止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老五帝憲止皆有惇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爲酏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養老一節舊亦疑之似當削去（曾子惇史兩節亦然）但說飲食處未知如何更詳考之（所削去者亦須別收勿使漏失）

某比在侍側見余正甫云奔喪投壺兩篇可補儀禮之闕心甚喜之近見禮記釋文引鄭氏篇目注獨此二篇注云實曲禮之正篇也餘皆否某竊詳謂之正篇則非先儒雜記之文又按儀禮疏云儀禮亦名曲禮又禮器注云曲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某謂鄭氏所謂今禮即指儀禮而言然則可補儀禮之闕似無疑矣內則附昏禮後作傳文亦善少儀附相見禮則疑未安蓋其間數節見少儀已編入本篇矣餘爲雜記恐不足以相證而徒足以相亂耳未知是否禮經殘缺可疑者不能一二數凡此非敢汎然煩瀆師聽但據眼前編集文字因致愚慮於其間理既有疑問不容已自餘不惟不敢肆其狂斐即亦未暇及悉告尊察

少儀亦是無收附處且因篇首之言而附之耳若以爲疑不知却合如何區處幸批報也

答趙恭父

所論數條皆善然當實用其力乃見意味徒爲空言雖多無益也大學或問所改首尾兼該本末具備若只讀一半截便下注脚宜其不能不有偏倚之疑也鄙意却嫌全提直指四字近禪學語未暇改也又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轍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太近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答趙恭父

所論大學則似不必如此致疑此等大槩諷詠略見經意以助知新之功耳如此拘滯却成支蔓而墮於異學之所訶矣要之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自是語勢當然況又無可疑耶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親賢）或指前王之澤（樂利）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可試考之當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

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爲性則語意太重複矣

君子之時中與索隱行怪兩章夫是可更將章句反覆體認不須便如此立說也

體羣臣子庶民子字與呂說不異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字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深論也

前知之說章句中說得已自分明

經綸大經立大本似亦是看得章句未熟

知遠之近亦不必如此迫切却有不實之病知風之自一句尤無著落須看交寬平著實乃佳耳

大學若從物格上看下去卽不可不如此之意甚少更詳之

答趙詠道

熹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趙致道師夏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卽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答趙致道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

此明周子之意：誠（幾）善幾　惡幾

此證胡氏之說：誠（幾）善幾　惡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旣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略改定更詳之

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顚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据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遣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歟

得之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淸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似卽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眞其於感物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眞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大槩亦是

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

亦得之

答趙致道

人心道心一章其上三句只循中庸章句敘說看未有所疑所謂允執厥中之中不知指何者而言若言時中恐於提綱挈領處未遽及此若言未發之中則所謂人心道心正是因已發而言兼未發之時亦難以言執今欲於人受天地之中上看未知可否

程子曰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如此則所謂允執厥中正時中之中矣惟精惟一正是提綱挈領處此句乃言其效耳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狥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考異

答汪叔耕來書上有熹扣首啓前此人還奉書草草深以未得面論爲恨專人至此荐辱枉書獲聞新歲以來起居佳勝爲慰

少儀亦是無收附處一無收字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純仁

彼中既有故舊可以相依氣候亦須差勝嶺外又在鄉里遠亦時得親闈安問於理似亦可少安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略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所欲買書偶小兒赴銓未歸已爲託相識置到付之來人數在別紙可自檢點付來楮券殊少不足於用已爲兌數券買去然尚有不能盡買者及所補印漢書不知是要何等紙板樣大小如何其人未敢爲印有便子細報及當續爲印也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純仁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止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

某竊謂止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爲之而作序卦耶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其義耶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答周南仲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

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皐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周南仲

承喩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佪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何兄書中問及三事雖未要切然已是能著實講究若更精進未可量也後來之秀未見有能勇往直前探討負荷以續傳道之脉茲爲可歎耳

答周南仲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答周南仲

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答孟良夫猷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卽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許生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跧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

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旣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守舍人說及建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元善蔡兄季通書備見首末偶數日脚氣發作不能飲食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憊臥支離口占布此知代期不遠他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薛卿轉達代者或同官中必有能竟其事者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答章季思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顏伯奇昆仲椅

聖門設教具有科條持守講習要當各致其功無所偏廢而不使有頃刻之間斷焉則當有以自得其趣矣

答杜叔高游

往歲辱訪於湖寺且以佳篇爲贈讀之知所志之不凡然恨去國怱怱未得從容罄所懷也玆辱枉書幷寄兩論詞意奇偉則所以知足下者益以深矣顧念頃與仁里諸賢屢講此事尙多未契足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爲是則固無今日之辨若以爲非則又何以見語爲哉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爲己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爲此附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

答杜叔高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詆

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晤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爲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程珙

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爲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答王南卿

熹方幸閑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爲辭但恐迂疎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彊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爲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効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內則羣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掊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奮無異說也幸試思之恐須略轉換過乃可取信其帖今錄以上呈荆公政事固多失然此一事却是看得破也

答王南卿

長沙除命深感上恩但老病衰懶昏塞廢忘恐不能堪一道之寄而再辭不獲上語丁寧伏讀皇恐遽欲起拜而鄙意尚有少疑又苦足疾未容拜受遂且宿留更須旬日可決去就萬一可往不知老兄能一乘興相過否所欲扣者千條萬端非面不能究但恐不成行卽此會又未可知耳所改後語甚佳但恐金人立唃氏後一節恐不足深辨耳彼於我爲外臣而反連夏虜以爲邊患則我之討伐自爲義舉彼於金虜非相吞之國則金人立之以樹黨在彼不失爲遠交近攻之計而外假存亡繼絕之名又足以使之怨我而德彼亦其狡計之過人也豈足爲義舉哉且唃廝囉既有罪則當時討其所立之子自不爲過正不必以討其叛孫自解雖或金虜能立廝囉所立之後亦未足以愧我而爲賢也又謂因進陣法而或以咎荆公亦不記是誰說然此事只合論其取之是非而其瑣細皆不足較若果是矣則雖進陣法亦何不可之有耶又云今爲荆公之累恐此句亦未甚穩不知盛意是謂我累彼耶彼累我耶若我累彼則此語可用而非所爲立說之意不然則恐當改之爲安或云今以荆公爲累語意似覺深厚也妄論如此目昏不見字老草勿怪而幷詳之幸甚幸甚陣法卬本有便求數冊

信州有滿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氈非喚厮囉之子乃盜厮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答王南卿

陣法細看尚有誤處如上卷第五板陣法內右邊兩隊各欠馬軍紅點二十五人第四版陣法凡馬軍後並無押隊照隊中卷第一版四十萬人而增之至三十萬其四字當作由字幸更詳考恐更有此等當改正也

答汪易直

示喩尊名之意極荷不鄙但今朋友必已有所稱性時忘記奉扣後便幸批示或已得先端明本旨即不必改也疑義數條意皆甚正但首章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偶來城中人事冗擾且略爲論此條試更思之餘俟還家奉答別附便也夫子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說春秋大義易見而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此等處更宜致思思而得之則所示數條皆可類推矣然此不可以強通却須反求諸心向性分上講究存養始當有以自得耳未由面論臨風馳想切幾力學自愛

答汪易直

示喩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尤以爲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舊說大學此章蓋欲發明此意而近日讀之殊覺未透因略更定數句今謾錄去試深察之以爲何如也近思小本失於契勘致有差誤此執事不敬之罪也後來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仍削去重出數字矣偶未有別本旦夕求得續當附去也

答彭子壽龜年

齋銘之屬豈所敢承況此病餘昏憒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爲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喩僭復言之以

爲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暬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答彭子壽以日不足一作不足日以

垂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修道之教修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修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爲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爲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設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曾分若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答折子明

伏蒙鐫喻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喻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墻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喻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帙見使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願亟遂鋟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爲幸甚矣

答劉君房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僞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曾無擇

所示疑義悉已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看未有箇入頭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爲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胡無益於事終久不得力也

答曾無疑三

昨承枉書奉報草草方以爲愧忽辱再告益荷眷勤且審比日涼秋起處佳福足以爲慰詩卷寵示尤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旣歎其精麗警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爲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爲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闚其藩籬而爲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真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爲空言也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旣而承見語亦將有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顧此迂闊干觸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答曾無疑

辱書良以爲慰而反復來喻已得雅志之所存則區區所疑亦不敢隱也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旣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爲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爲殊塗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爲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爲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爲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熹之愚有所不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能別其孰爲同異而孰爲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爲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　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季章於此皆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茍善取之亦當有以爲助矣吾人旣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答曾無疑

示喻爲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須存此兩條其餘皆可以削去矣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

立界限預設嫌疑以自障礙也

答曾無疑

承喻令兄喪期於禮聞訃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别設祭奠始盡人情耳

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僞耳豈有是理哉此等處須是存養體驗自做得些工夫當自見之難以淺識懸斷也

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卽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學之事也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

來喻忠恕二說皆近之熹鄉來所論正謂如此近復細觀乃有未盡已於論語集注中更定其說矣試詳考之當見曲折所謂竊恐狂鶩高遠者視之云云却不當如此顧慮終身行之自是學者事於聖人何所預哉

蓍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一少陰少陽其數乃二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今所疑者亦何嫌哉

揲蓍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蒿固非蓍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筭金錢當之則其去蓍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爲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

答曾無疑

所論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疎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

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强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一兩月間天氣差暖或能乘興一來面罄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擔閣虛費光陰也晷景製作甚精三衢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曆刻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曆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北宮黝似孟施舍孟子本文無此語不知尋常如何曉會此句未敢輕論其得失也

答曾無疑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爲人但不知中間相聚所與切磨誦說者果爲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答曾擇之 祖道

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節文儀則是曰事宜細考之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玩之非欲速所能達也

此說未然但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兩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

答曾擇之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原試以此意思之

盡己之謂忠祖道初以爲盡吾心之所至而無一毫自隱先生以爲語未瑩祖道再思之恐止是竭盡吾心而無一毫不足之義

後語轉踈前語只自隱二字不切須知不必自隱然後爲不忠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

主一無適之謂敬

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真實意味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更就天人上看

義者事之宜也

更以孟子說義處推之

忠恕

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貫之底注脚可更以二程先生及上蔡說反復體認仍以集注之說參之便見聖賢之意直是細密不是泛然儱侗說話

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上蔡說得好

德不孤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立則內外兼

備則其德感而不孤也

漆雕開曾點

二子是信箇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點語可更以集注爲主子細體驗仍看上蔡之說發明得亦親切

三年之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

或者之說非是

卒哭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答曾擇之

前書所說欲於一字中推尋曲折不知後來看得如何恐亦不必如此但從頭看到要緊處更加功夫子細辨別而不緊要處亦不可草草則久之自然浹洽貫通精粗一致矣季章說致曲處不知如何今亦不記當時所說大抵彼中朋友看得文字疎略不肯依傍先儒成說反覆體驗而便輕以己意著字下語正使得其大意中間亦不免有空闕處相接不著欲革此弊莫若凡百放低且將先儒所說正文本句反覆涵泳庶幾久久自見意味也

答曾擇之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己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天下歸仁之說程先生是說實事呂與叔恐不免墮於虛見其得失自可見也季宏之來只是要求跋尾全然不曾講學却須曾理會作文大率彼間士人多是如此鄉外走作不曾鄉裏思量論其淵源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甚可歎也因其告歸附此爲報熹衰病沈痼腹心之患已成尙思更與朋友講論此事少革流弊以垂永久賢者無事更能見過相聚旬月是所望也

答王才臣

來喻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未有以見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己之意實多若果有得於義理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也明者思之以爲如何苟有取焉則願置此而姑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也無疑書來其大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目併以一言論其得失可也六詠之需非敢忘之實以年來纂次禮家文字頭項頗多衰病之餘精力向盡無暇可及亦覺未是急務故不敢以奉浼爾格齋大字此却好箇題目顧未知所以充之者如何寫字亦非所難適此兩日寒甚衰病拘攣不可轉動向後晴暖當試爲之以奉寄也承有枉顧之意尤荷不鄙若得會面彼此傾倒以判所疑何幸如之未間千萬及時專力使有箇端的用心處庶幾合并之日有可討論也子直詩甚佳南容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爲題其後因書幸以報也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李誠之訦

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幷枉長書一通記文鄙淺而書意勤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之道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卽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爲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唯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幷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之知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辯博能爲文字語言名有氣槩才力者則其惡之爲尤甚今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不惟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來書之喻又將不鄙迂陋而辱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世之士也哉竊感下問之勤故粗論其梗槩如此近所刊定大學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有以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皇恐

答李誠之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託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區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爲是也所欲更定尊復明辟四字刊去繁冗著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歎服不能自已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之語乃是區區鄙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專其功而反詆呂張爲敗事又其後深詆李趙諸公誣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幷與其可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

答徐崇父僑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惰之說如此引孟子隱几而臥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子顏時時往來甚佳才卿得託門館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子細儘好從容講論也

答林叔恭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潘子善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幸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答潘子善

便中兩承惠書深以爲慰比日秋涼所履佳勝熹衰病涉秋似有向安之漸但辭職告老皆未報可日深悚惕之懷耳恭父留此甚久儘得從容因其行草草附此其他恭父必能言之未間唯冀以時自愛眷集一一佳慶

諸疑問各疏其下矣恭父當能道其詳

答潘子善問易傳近思錄

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據大畜天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曰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耶伏乞批誨

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他亦多此類也

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

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如何

氣自下而上爲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

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耶

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傳以艱字爲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無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

當如大畜之例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無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

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爲夬夬之爲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卦有卦德不知如何

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爲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爲四德在他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爲善乎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

所尊嚴之君長也

蹇初九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顗王導爲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爲也更乞指教

讀易當看卧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夬象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則無潰散某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

未詳

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能不交於物而孑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爲止矣未知是否

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艮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啓蒙述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敢乞批示

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竊意仁只是人心一箇生理不知以生字訓得否

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耳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伏乞指教

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

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竊意若以聖人爲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哉伏乞指教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竊謂知所攝養者則多壽考肆其嗜慾者則多夭喪是死生脩夭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爲喻與此說不合如何

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

心之體思慮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

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竊謂門庭豈容各立耶有所未解伏乞指教

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答潘子善

比奉從容累月別去不勝悵惘比日秋冷計還舍之久諸況安適家務酬酢之餘當亦不廢學也此間朋友去多來少早晚亦且講論如常但精力愈衰愧無警切之功耳

答潘子善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如何是二說相似處如何是有此四者心便不正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便以己意障斷他人話頭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爲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塑象摧毀要脅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會況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卽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之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此說是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集傳以爲興體某疑是比體未知如何乞指教

若無下面四句卽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

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某竊以爲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

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

柳下惠進不隱賢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某竊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　莫重疊否尙乞指教

兩句相承只作一意讀文勢然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也耶乞指教

自謂

知性則知天矣不知知性便能知天亦有淺深耶乞指教

窮理到知天處自然見得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某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爲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爲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

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

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幷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　更乞指教

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魏論溫公謂魏太祖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某於此有所未喻蓋盡忠以事君興衰而撥亂此人臣之職也安可因其危亂自多其功遂掩取之耶今有巨室一夕寇至據其室廬而攘其貲財有強奴悍僕却其羣盜而復其室廬不歸之於主而遂以爲己有謂吾取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主人其可乎溫公之論殆將啓天下姦雄之心故不能無疑幷乞教誨

溫公此論殊不可曉知其非是足矣不須深論前賢之失也

答潘子善

所論爲學工夫亦甚穩密尤以爲喜更切勉力乃所望也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答潘子善

欽明文思某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揮於事業處

作去聲讀爲是

克明俊德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爲己之明德或以爲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爲民或以爲百官未知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爲己之明德百姓爲民似無可疑者

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先生以爲畿內之民是也

平秩南訛敬致林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中星耳未知是否

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非考中星也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

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未知申字如何看

此是三篇之敘第一句說皐陶謨第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益稷所謂申之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此書伏生本只是二篇皐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爲三

篇故其序如此亦不足據而說者又多失之甚可笑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皋陶而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

林說是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皋陶未知是否

若以爲稱皋陶則下句禹曰兪者爲何所兪耶恐此八字是皋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皋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皋陶之德諧字下別有皋陶之言今脫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

亦行有九德或以爲人之性行或以爲君之行未知二說當何從

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當以此而論之載采采古語不可曉當闕之

夙夜浚明有家止亮采有邦古注以爲可以爲卿大夫及諸侯林氏以爲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

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爲限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

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字上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

以出內五言林氏以爲宮商角祉羽之言古注以爲仁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

未詳當闕自侯以明之以下皆然

闕石和鈞竊謂此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耳未知是否

恐是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不知是已卜還是未卜

恐是初未嘗卜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林氏謂是誓衆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

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然此篇自可疑當闕之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

是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

連上句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自周有終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

自周二字本不可曉

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

六字一句

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爲度竊謂只作虞人說如何

作虞人爲是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說不同不知此四爲字當如何音

四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狥己之所安

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爲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爲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敘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文故其閒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旣生魄恐是晦日旣者言其魄之旣足也以歷推之當爲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

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詞却無結殺處只自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爲王語之末有闕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

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　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

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

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某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若以諸家之說勉強解去亦說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如此等處只得姑存之如何

漳州所刻四經書序有此說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本義謂穴者險陷之所某以爲謂之險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

坎即穴也

訟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

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某竊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下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自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否

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卽可見其文意

大過上六爻本義謂是殺身成仁之事莫是如晉荀息之類否

荀息所處未得爲成仁者

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

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跡然天地盈虛卽是造化之跡矣而復言鬼神何耶

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以謙卦彖辭推之尤明白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本義云賾雜亂也訓詁皆云深也未知如何

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書無賾字居口同義只作嘖云大呼也左傳曰嘖有煩言非謂深也若是深義卽與隱深遠三字一義矣且又何以云不可惡乎

本義云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爲主於人而言否

變化者陰陽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本義謂蓍生滿百莖某謂恐只與立卦生爻同義猶言立蓍而用之耳

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之爲生蓍亦不成文理

勞乎坎某恐勞字當作去聲讀

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

辟雍天子之學不知從來是天子之學名還是文王始爲之後遂以爲定制亦如皐門應門始立於太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也

見不得

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

作比爲是

仁者不憂集注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某嘗推之恐只是此心常存不暇閑思慮惹起閑煩惱耳未知是否

未是

春秋翬帥師某謂春秋爲聖人褒貶之書其說舊矣然聖人豈損其實而加吾一字之功哉亦卽其事之固然者而書之耳如翬帥師之類是也蓋不待君命而固請以行則書之如是宜也或以爲若是則一代之事自有一代之史春秋何待聖人而後作哉曰春秋卽魯史之舊名非孔子之創爲此經也使史筆之傳舉不失其實聖人亦何必以是爲己任惟官失其守而策書記注多違舊章故聖人卽史法之舊例以直書其事而使之不失其實耳初未嘗有意於褒之貶之也以是而觀春秋庶足以見聖人光明正大之意而非持夫一字之功以私榮辱之權也惟夫不失其實則爲善者安得而不勸爲惡者安得而不懼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宜哉

不知書翬帥師如何見得其不待君命而行之罪又如何見得舊例合如此書此須更有商量未達則闕之可也

答潘子善

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文合但一二字差）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尚書之辭）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顏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若無閏卽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繆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以湯誥考之此說爲是）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唯豐刑爲無据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爲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難盡信也孟康便以豐刑爲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此又誤之甚也（此恐是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答潘子善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書說今再報去去歲卷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踈淺更宜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温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温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傷痛此間蔡季通亦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答潘子善

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爲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沉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恆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

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旅獒人不易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竊意當讀作輕易之易

恐不然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

展審視也不當訓信

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

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詞矣可試考之

立政玆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爲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意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桀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桀之時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

呂說是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敘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爲諸侯之官未知是否

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則下士也見周禮序官

奠麗陳教則肄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士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則教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肄或訓勞習愚意謂從習爲長未敢自決尚幸批誨

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當訓習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幾者事之微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長短不同所謂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又不止五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莫是今淮尺否

主式適檢二書高低雖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爲準也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此本可轉求之其圖幷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

答潘子善

六月二十七日熹頓首久不聞問便中辱書具審比日所履佳勝又知已遂親迎良以爲慰熹衰病益侵本無足言最是氣痞不可伏几觀書殊以爲撓耳近日作何工夫前此問目已嘗奉報矣此間朋友亦有十餘人頗有講論之益然亦皆不能久留也不知秋冬間能率諸同志一來爲旬月之集以盡所欲言者否因便口占布此草草餘唯以時自愛

答余彝孫範

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爲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文中子曰仁義教之本先王以是繼道德此先道德而後仁義之說也

此說得之

大學知止以至能得孟子自得以至逢原或以二章次第相似範以爲不然大學知止而下乃孟子欲其自得之事至於能得乃自得處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乃自得後所進愈不止也

此亦得之但聖賢之言各有所指其次序深淺隨事而言不可如此牽合此說猶爲粗可通耳

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範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

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閒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

艮六三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得之

大司樂祀天地四望皆文之以五聲至於祀天神地祇人鬼獨用宮角徵羽而不及商或曰祭尚柔又何以統言五聲耶一變致羽物六變致象物有感則無不通但不可以次序先後言然下管鼗鼓而鳥獸蹌簫韶九成而鳳凰儀又若有次序先後豈所感有淺深故其應如之耶(耶一本作但似)

五聲蓋總言之其用則不及商也沈存中筆談亦有說然此等今無所考未須深究感有淺深古注之說已詳然今亦未睹其實也

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者何也

此義周禮疏中其說已備中庸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貴之義呂氏之說詳矣(精義君子反經處亦有說)然亦是周公制禮而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做功夫不可只如此章草略說一二但恐日力未遽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爲佳耳(章字疑草字之誤)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考異

温公稽古錄攻守之勢異也下一作某竊以爲守固不當如此守攻亦豈可如此攻耶秦之兼幷天下不啻如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設使守之有道且不可況又非其道耶然則論秦之亡者豈可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哉更乞指教

答潘子善欽明文思一作某竊謂思猶意思之思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發於事業處惟從去聲讀則見其發於事業者莫不切中情否煥然可觀彷彿如論語中倫中慮之類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下一作不知已是曾卜一番了還是未曾卜按文義恐是已曾卜了禹更請枚卜故舜言其不必再卜之意鬼神其依者以鬼神不可得而知但人謀既協則鬼神亦必依之亦是言向者卜時已是無可疑者今不必更卜也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武成一篇言其魄之既足也下一有先生批云此句非是

豐天地盈虛豐下一有彖曰　造化之迹下一作　今既言天地而復言鬼神未知如何分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下一作本義　引龜筴傳蓍生滿百莖爲證某竊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對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蓍者猶言立蓍而用之耳未知是否

勞乎坎下一作據下文云萬物之所　歸也故曰勞乎坎竊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

辟雍天子之學一云一作於倫鼓鍾於樂辟雍註云辟雍天子之學也不知辟雍從來是天子之學否還是文王始爲之及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學亦如皐門應門始立於太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耶

又有一問云小序麟趾詩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此句似無義理江有汜詩是媵自作非美媵也此二處下皆未曾註未知如何

答云當補

某謂春秋爲聖人褒貶書上一作某讀春秋至羣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處略窺見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意僭易錄呈伏乞指教

洪範中云竊以爲下一作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彷彿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於陰陽二端而已雨寒陰也云云

旅獒人不易物下一作惟德其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竊意當作去聲讀蓋此二句接上文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之意謂人不敢輕易其物惟知德其物也德其物者謂以所賜之物爲德也至下文德威不狎侮却自是别生意不與惟德其物相接諸家往往以惟德其物之德接下文德威不狎侮之德而不以接上展親之意故以易作如字讀未知是否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謂信其親親之意某竊意只作展省之展自是平直未知是否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一作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字多訓危某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于非幾謂冒進于非所當爲之事未知是否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

黄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
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

所謂古尺上一作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
中主式長短闊狹不同不知此二書開時皆曾經先
生校過否

易傳爻象云云六三下一無則字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久至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林德久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衆說亦有功俟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幷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答林德久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爲愧斯遠書來疑一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便入石也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外廷尙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論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爲過也熹所論別紙錄去然其大意不過欲姑存而未論耳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潛道本前輩疑其間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所論春不可以包

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總說下面須更添
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當時只
是漫說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
卽自可見也中庸游楊說得不精切不必深求中庸對高
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說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
底事安得不謂之小凡此類更熟味之自見意思也目盲
作此數紙已極費力未能盡鄙意如更有疑遞中附數字
來子細反復此處正好劇論也

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宅疾亦浸劇辭免未報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
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
力之人兀坐殊憒憒耳賢者斆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
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答林德久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
科擧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
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說只且如
此涵泳聖賢諸說久自分明不必穿鑿彊作見解也持敬
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
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
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
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
見矣德脩王文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朴厚
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答林德久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
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
亟欲附家報未能辦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尙欲脩
一兩處以或問未罷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
日困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
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
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伊川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事
親從兄雖人之良能論性之體則仁義禮智所謂孝悌
乃仁之發見者未知是否伊川所以謂仁主於愛愛莫
大於愛親

伊川先生固曰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

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
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

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因不失其親二程先生謂信恭因不失親近於義禮橫
渠先生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當從何說

橫渠得之但全章文意却微有病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伊川以爲且爲學者立下一
法所以勉進後人橫渠以爲行著習察則皆聖人進德
次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今讀集註是其日用之間必
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因其近似以自名所謂近
似之說未能盡曉

此三說未須理會只且就自己分上點檢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中庸皆以爲誠之事初無節次以
耳順爲不思而得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所謂不思不勉
有十年工夫未知如何

同上

欲是聖人作用處否妄意聖人所謂從心所欲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卽道體流行自不踰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眞法度也未知是否

欲字分明聖人作用處却難曉如此解經轉見迷昧矣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無思收與放恐是學者分上事

上蔡語無病

四十而不惑伊川曰明善之徹又曰言不惑則自誠敢問不惑已至誠之地位否若橫渠言不惑則於功用上見二說如何

二先生之言未嘗有異更宜玩索

由誨汝知之乎竊意子路勇於進其於學問恐欠深潛密察之功故夫子誨之者如此上蔡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爲學者當知千歲之遠六合之外爲學者所不必知死生鬼神之所以然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此夫子嘗告之以未知生未能事人正子路從事於功用之間豈強其所未易知者恐非誨其務實之意

不必如此說上蔡之說且以文意論之已自不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皆以爲其心未必不仁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與若實之以君子之德雖巧令未爲過竊意巧令者務悅於人失其本心甚矣若如諸說恐離心迹於二而容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

諸說蓋爲鮮字所惑又爲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詞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千載之謬矣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卽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卽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若直字絕句則直仍論氣之體若剛字絕句則直是養氣矣二者未知孰是如楊遵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錄嫌將一物養一物之說則直爲絕句至常思之人心平氣定不爲私慾所誘氣之本體覺廣大不可屈一爲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

以直養而無害卽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集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

配義與道伊川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又云旣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理義配義與道自養氣者而言或自養而旣成者也龜山謂氣無聲之可名故難言之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也一似氣道義各爲一物姑借此以明彼爾尹和靖謂其

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能養之則三者皆一事而氣爲之主兩說未知如何集註謂合而有助之詞亦未能盡曉併告開發

集註說得分明更宜深考當見不敢曲從楊尹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義是承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善工夫否

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集註亦可細玩

有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

以宜爲主而敬在其中

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謂其本如是也或是已然之故也謂其本如是則自其稟受之初者觀之若已然之故則必待端緒著見而後可也伊川謂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謂所謂順利者得非中庸率性之道而人爲不得參於其間耶又曰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則是性本順利不待矯揉成就也此只就性之本而言也至觀順杞柳之性與夫水無有不下兩章則性本善凡所謂不善皆拂其本也伊川二說恐參合看而後全也如龜山以故爲氣質之性竊類莊子去智與故之言蘇黃門亦有此說不知如何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耶楊蘇之說皆非是蘇之失尤甚此類須痛與辨析方見工夫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必待湯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於聖之時也

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亦有之也

智聖一章自集大成也者以下舊見鄉人陳先生說孟子教學者集大成門戶故分智聖始終之事以示人謂其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而入也竊觀此章前言聖人之時後方兼明智聖始終之義獨言孔子者恐爲智聖功用而言也三子者或不足於知或知有所偏也如橫渠謂聖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至似不特智之事也豈所謂智亦生而知之者否

孟子此言固專爲孔子而發然亦可見三子欠闕處及學者功夫次第不少說教學者以集大成門戶及聖人之功用而言也集大成乃聖賢地位極至處豈有門戶之可言然其所謂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處而入則得之矣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程氏謂善亦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若指上文氣稟而言則如子越椒之生世偶有之不應稟氣賦形有善惡存焉若指下文水就下而言則若有可使爲不善之意然濁水沙石非水本然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未曉所指

此章性字說得最雜有是說本性者有是說氣稟者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耳

生之謂性一章集註以知覺運動者言也仁義禮智性也嘗觀釋氏之說止以知覺運動者爲性今其徒之說

亦有以是靈靈昭昭者為非者前此常被其惑今析性與氣而言性之大本雖已分曉更有疑處人賦氣成形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何而發端又死之後所謂知覺運動者隨當與形氣俱亡性之理則與天地古今周流而無間橫渠所謂非有我之得私者而有形聚成物形潰反原之說如何釋氏以謂覺性常存不受沉墜如其說誠有一物在造化之外老氏亦謂死而不亡至於聖人之於喪祭求諸幽漠如此其至者果有物無物耶

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與形器查滓正作對也魂游魄降則亦隨以亡矣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為此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其愛敬以存之意思又別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謂人之才無有不善伊川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其說似與孟子相反或四端著見處是才或所以能充拓者為才也

性既本善則才只可為善為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然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請更詳之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上言不謂性也下言有性焉上下言性不同恐上是氣質之性下是天地之性否橫渠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本此意否

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中庸章句序中已詳之可考

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無迹謂充實光輝者使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

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至竊謂此段論至理徹上徹下本自完具初無天人微顯之間誠敬者所以體當是理者也一不誠敬則幾於無物矣其能貫通而無間此終始專在誠敬上著力是否

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即是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非論人當以誠敬體當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至竊謂此段論中之體直上直下無所偏倚發而中節雖謂之和而中之體固存所論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答敬而無失持養於未發之前否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

答林德久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宅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宅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西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答林德久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既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爲佳也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答林德久

待次閑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官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今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俛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略用己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齩嚼未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答林德久

熹疾病益侵氣痞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能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友早晚講論少足爲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閭橫議官吏過憂久不得上至煩臺評播告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煩當路注意如此既以自歎又自笑也二陸祠記甚佳此題目本不好做想亦只得且如此說過耳幕中無事儘可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武成錯簡尋常如何讀韓退之與大顛書歐蘇之論孰當因風幸及之

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查滓爲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尙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既曰

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自曉然也

答歐陽希遜謙之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之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為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偏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所以重乎此者為其發乎吾身而非有待於外也為其得於不勉不思而非出於造作而然也豈若籩豆之事器數之末皆身外之物可以品節劑量安排布置而為之者乎

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爾亦未說到不勉不思處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為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所云身外之物以下云云者尤非本文之意也

論語集註曰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某竊想像其舍瑟之際玩味其詠歸之辭亦可以略識其大槩矣程子謂其便是堯舜氣象竊嘗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謂堯舜氣象者得非若所謂不以位為樂與夫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乎集註又云是雖堯舜事業固優為之不知所謂事業者就其得於己者而言就其得於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謂狂者蓋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謂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點行不掩焉者何處可見檀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門而歌於此而作歌可以見其狂否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某竊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反身而誠者知至之功强恕而行者力行之事知之在前行之在後與篇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略同未審是否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强僞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强而仁在我矣下言强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强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孟子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集註云言四體雖不能言而其理自可曉也似若指在人而言

集註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説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爲重而告爲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䀏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爲重潔身爲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

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可疑也

答歐陽希遜

所示卷子已悉疏其後矣時亨處亦有三紙可互見也元德爲况如何元瞻已歸未也吾人爲學自爲己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

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謙之前此請問語孟仁不同處先生批教曰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近來却覺看得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處如告之以主敬行恕告之以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先藥其人之病痛則是其人未到仁者地位未可以抽關啓鑰告之且爲它安下一箇爲仁底根脚根脚平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以仁若答子貢之問直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可以觀矣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胡氏以爲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似得聖人之意矣若是根脚不穩而語之以仁縱使能用力焉果能爲我有乎根脚既正雖不告語之亦自

然能尋求向上去也前此讀論語見聖人答問仁之語其說不一便將作聖人言仁廣大周徧底意思看了是以求其要領而不可得卻把孟子言仁處看小了遂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廣大周徧今此卻看得孟子所言惻隱之心與夫人心等語乃是實指仁之端倪學者便可體認尋求便有靠實下手處於此益見得所謂心之德者乃是仁之真體蓋事事要得此心之安不使有一毫之不足處而愛者乃是仁之實不以吾身之外皆無與於我而一毫不卹也程子以西銘為仁之體其以此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看得大有病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為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卻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為仁處耶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人心之類）仁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

謙之前此請問孟子程子論才處會妄為之說曰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濁人之有昏明強弱者氣使之然也才發於性固無有不善也氣稟之清而本性常用則才固無不明且強也氣稟之濁而本性障蔽則或有以梏其才之美而使之昏且弱矣氣稟昏濁既蔽其性之善則遂併與其才而失之何者性固才之根本也此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而非才之罪也故夫氣之清則能盡其才氣之濁則不能盡其才然其才發於性自人氣之有清濁而後才始有盡不盡者焉則夫昏明強弱其本固不係於才而繫於氣也謙（已上前時請問之語）此時先生賜答不以為不可然謙之近來玩味孟子本文與集註之說又覺前說殊未為當孟子之言若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其性之善也夫人之受此性以生也則必具此形體也有此形體則其才能固具於此形體之中若是器為刀也必能刺物也是器為舟也必能行水也是故有此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能思而求之以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所謂盡其所能也彼其不思不求不知所以充之者非無是能也不知所以盡其所能也其所以不盡其所能者則稟是氣之濁與夫陷溺其心者也程子所謂學而知之即孟子求則得之之論也程子所謂自暴自棄即孟子不盡其才之論也二說雖異不害其為同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謙之又觀集註曰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竊疑昏明是氣強弱是才不知於才字上下昏明字如何伏乞指教

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淳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命流行未有所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即氣氣即性蓋必稟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必有是性而後有是氣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之本眞實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形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質交雜而有待於察識其端倪矣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以此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近之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謙之竊考夫下文所引水流爲喻是所謂不是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然既謂之流而復有濁則非自幼而惡矣既曰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則不可謂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矣既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已有所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又曰淸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爲水也謙之竊以謂既是初流出時無濁者則後來雖有濁者或是泥沙溷之外物汩之不是元初水裏面帶得濁來到此方見也此則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得以惡爲不可不謂之性哉程子之言必有深意伏乞指教

此所謂泥沙外物正指氣稟而言

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伏乞指教

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註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入聲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放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伏乞指教

此讀集註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註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一洒之與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爲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之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比連也音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作毗志反否伏乞指

教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比今之諸侯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無甚緊要今目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

孟子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貫舊音慣註曰貫習也集註無音亦曰貫習也恐是不須音轉亦可此等不應以煩瀆尊聽鄉里後生或來質問不敢以私意揣量以告伏乞尊察

貫若不音慣不知讀作何字如有別音即須補之若依舊只是貫字則自不須音也此不暇檢可更詳之後便批來

答歐陽希遜

所論程先生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亦以為疑此乃為或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為人處以其教人就己分上略綽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為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即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使為一說也凡若此類更宜深思

所論鬼神一章全不子細援引太多愈覺支離不見本經正意可且虛心將經文熟看甚不能曉處然後參以章句說教文義分明道理便有去著體物之義兩處說得如此分明足可致思乃更泛然而問可見元不曾入思慮也祭統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體物使人兩可更須深體又來喻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昭明焄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謂光景焄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智仁勇一章雖非經文正意然文勢相聯讀者亦須識得去著方見義理大小精粗縱橫貫穿無空闕處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至如所引論語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豈是不知有此兩句所以如此筆之於書決須更有深意今乃如此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世文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

聖人處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獨以為己之怨人

南軒說固有此理只是此章語意只合如古註及程子說

不容一語可兼二意虛心平氣靜以察之當自見得不可以其近裏而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

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如何

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是與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簡易引呂東萊解禹貢一段

此說大槩得之然亦不必言先爲其難大抵只是許多道理須要理會得分明後方無窒礙不費力而自簡易耳如治亂繩若不解放得開豈能自成條理而不紛糾耶

三重當從伊川之說

伯者之事不得爲善此章正與上章相發明乃是相承爲文非隔章取義也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亦似太鄭重也

答嚴時亨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着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某昨來請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傳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以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便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此性字是指其義理之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即此可見得否覺得此處傳文似猶欠一二轉語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先生答云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某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中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理而言）一段之間上下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若但云五行之生雖其氣質所稟不同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

具於一物之中所謂各一其性如此則辭約而義明正是回教所謂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底意思伏乞指教

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

某昨來請問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人生而靜是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已上誠有不容說者然自孟子以來至於周程諸先生皆善言性者其大要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言親切著明今謂其所說皆不是性可乎性理之說本自精微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無乃使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乎明道此段文意首尾大要是推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竊詳易係言繼之者善正謂大化流行賦與萬物無有不善孟子言性善止是言義理之性人所均稟初無不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引此以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似不相侔不知明道所見是如何先生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已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亦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卽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以上是人物未生之時是某思慮所未到伏讀批誨指示親切却覺得先生之說甚明而明道之說益有可疑何者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說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閑慢處既有所疑未容放下再此扣請乞恕再三之瀆

此一段已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

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它有這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卽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必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偪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它不容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衞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爲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

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

答嚴時亨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

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爲不當而告子白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別反爲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杞柳之性固可以爲桮棬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桮棬而梗楠不可以爲桮棬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它聖賢所說文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爲善學若如所論徒爲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多怨之說固有此理但恐如此包裹費力聖人之言簡易平直未必如此屈曲且依程先生說爲善

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尙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它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祭五祀說見於月令註疏甚詳可自考之

越紼之說註雖簡疏必詳此等可自檢看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縗行事亦無不可也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趣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禮必本於太一高氏說恐不然

贛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名汝諧)中間略看亦有好處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啣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絶四之說尤爲無理且更虛心看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不必如此求奇失却路脈也

答曾光祖興宗

知別後爲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勤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冀則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答曾光祖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卽是爲主在內之日少卽是爲客耳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作主不妨）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大學或問之誤所疑甚當中間已脩定矣今內去兩本幸收之偶歸故居監視社倉交米草草作此不暇宅及正遠千萬進學自愛只如前所論用功久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己致思也

答曾光祖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以愧歎耳所示爲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計功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答曾光祖

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必別議稱呼矣）不還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還之主告而還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尙遠可徐議之也

答曾光祖

橫渠曰仲尼絶四意有思也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

絶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其曰象曰辭固皆理之所寓然其曰體用一源未知三者以何爲體以何爲用又所謂典禮者無非天敘天秩之自然不知於會通處如何而觀易中之辭何者備之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某謂實有諸己乃能爲仁雖仁有久近之不同然非有諸己不能也其所以三月日月者特主義理客氣消長分數之多寡耳非三月日月有內外賓主也

所謂實有諸己乃能爲仁不知實有是有何物爲仁是爲何事知得此意方可理會內外賓主之辨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宅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興宗未曉其說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忘而不復畏矣（便疑當作使）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

無事

答曾景建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亹亹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答曾景建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偏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比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騖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累端之蔽自是己分上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己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譊譊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己分上真實下得切己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答曾景建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黄兄歸奉報熹以臺評蒙恩鐫免尚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連及反罹重坐令人愧惕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垂念幸甚其人辨博多所該綜亦可款扣也

答曾景建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嘗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考之不妄然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叚之云亦可謂怪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且自理會己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閑費日力也

答曾景建

季通遠役深荷爕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歷尤精詰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篇甚勝卒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竟未暇細考但釋親篇恐非如所刊定也禮書已略定但惜無人錄得亦有在黃直鄉處者聞吉父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續修處及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手耳乾坤性情之說以三隅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動靜而異其名耳

答曾景建

別紙七條第一論勿動勿思者動可以該思而思不可以該動故聖言如此非有先後淺深之序也但立語用功自是合如此耳第二論曾點言志以爲便欲進取揖遜泰和氣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閒受用處而自宅人觀之則見其或出或處無所不可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非專指揖遜而言也第三論問答衛君一條以爲有所畏避亦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似而不同只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第四論呂氏恍惚之說未有大病不須如此迴避且認取正意可也上章亦然第五責原壤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則聖賢固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第六射宿亦不必如此說第七按史記之言如此必有所据非馬遷自造之語也蓋今關雎三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詞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此七條者其首二義更宜思之第二條尤須體認不可草草其下五條則皆非所急又看得差了且須虛心認取聖賢立言教人用功之正意不可只如此容易立說也

答曾景建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爲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疎脫試考之可見也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乘此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恐其宅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此等無所考据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爲得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考異補遺

答林德久伊川曰心具天德條內與諸先生議論不同下一本有盡心知性此是大學第一

皆從心上用功下一本有如操舍存亡求放心之類

答嚴時亨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下有問云禮無大小未嘗不重於食色不可謂食色有時而重於禮食色重處是亦禮之重答云此章無他可疑熟讀本文自可見矣

答曾光祖仲尼絶四意有思也下一本有竊意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瑭校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元德洽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之外而不相管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孰不可忍亦不必如此說此等處有兩說當時存之皆不偶然更宜詳玩也武成文字不曾帶來不能盡記春秋之說尤所未究此類又是一種功夫未曉即且闕之可也易數之說近有一書謾往讀之來問所疑已悉具其中矣七經向見其初成之本後未得也計此亦是劉公少時作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故耶其間詩說尤草草也

答張元德

示喩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着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着實用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學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雖未是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臨漳四子四經各往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尋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正爲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以不得已而作孔氏雜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鄰幾嘉祐雜志也

答張元德

示喩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甘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所喩易數大槩近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爲三以一爲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偶未是一爻也一奇爲三故三奇爲九方得老陽之爻一偶爲二故三偶爲六方得老陰之爻兩偶一奇乃爲少陽之七兩奇一偶乃爲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子細耳甘君歸可更切磋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汩沒了一生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

深以爲懼而賢者乃以勸彭丈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温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答張元德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凡此更反復之當自見也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武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此義聖人蓋難言之若看未透且姑置之不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爲說也廟議看得似亦未精子孫之於祖考恩雖無窮而義則有止不可過不可不及亦並行而不悖且以周而言之欲使之黜后稷而祖文武固世俗淺薄之論若遂欲使之越后稷而祖帝嚳以至於無窮又賢者過之之失也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郞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

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道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注說得儘分明了不知曾子細看否）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恐不免真爲擧拳竪拂者所笑矣其宅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答張元德

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

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夫正當於此看取子約心性之說甚可駭來喻所引孟子甚當（張云孟子論性而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爲說亦可謂失心性之辨乎）

性難知而心可盡所謂盡其心者如程子所謂當處便認取（此句不干事）不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知性也）積習既久脫然貫通之謂也（盡心也）又如論語集注所云隨事精察（知性也）而未知其體之一（盡心也）真積力久而將有所得此即盡心知性之案（此段內注字係先生批）

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爲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擧其全體也

禹惡旨酒一章

此等處只逐句看不必如此牽合

天王狩于河陽

春秋熹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尙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傕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考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爲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

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爲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爲如何

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考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此間爲況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卻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中庸言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妄意以爲健順用也仁義禮智之性體也健順二字在上者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以配上文先言陰陽而後言五行未知是否

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先生前歲論伊尹樂堯舜之道一段云樂堯舜之道須是見得是獨自底非是衆家常住底今歲先生又言衆家常住底何者非堯舜之道又言若堯舜之道便是衆家常住底則不消更說堯舜

後說近是但所記語有差今亦不記當時因何說此也

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卽月窟亦爲春也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集注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宅聖人閒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昨蒙賜教謂存心者處心也集注又曰以仁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而直卿說是以其心之所存處看宅念念在何處某以爲若如先生之誨則是以仁禮存在心中若直卿之言則是以心存在仁禮上二說孰是

直卿說得亦是但要本文意義順似注說又須知不是將心去存在仁禮上亦不是將仁禮存在心裏也

蔡丈言天根爲好人之情狀月窟爲小人之情狀又云

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爲惡陽爲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爲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

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寔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

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答林退思

某區區之見亦惟以儒者職分實不易盡今之學者皆有小器易盈之患於所當知或聞而不講或講而不精是以見道不全而應用有闕用是憤悱不遑自安懼所見之有偏則所至之不遠反復聖賢之典泛參百氏之書師事名儒以證所疑以質所見庶幾識斯道之全體明入德之大方事有大變則有以處之時有大幾則足以應之顧瞻海內之君子自治嚴密規摹廣大而進修不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惟先生一人今屈於貧困寸步不能自致不獲以酬其所欲身雖在此而心則在函丈也某在天地間甚不足道亦知不肯爲小人儒慨念往古道學素明到春秋時賢士大夫議論與夫經理其國尙有標置正學既晦人物便不耐檢點資稟粹温者間有暗合古人仁心處尙足以維持國體使意脉未絕資稟奇偉者間有暗合古人仁政處尙足以把持事務使世變未極更要進前擔負自應是去不得此某所以欲汲汲講究成己之仁成物之知庶幾識古人所謂大學者今以乏財不得進拜函丈誰其成就之律曆兵法要識端涯莫指其蹤古今損益大變職分所當急朝夕看諸儒之論以己見揣摩迄不知其旨鄉閭諸賢無有收而教之者只得將六經涵泳耳

某聞明學問之全體而後可以底夫大成蓋知至其所至而不能終其所終者有矣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終其所終者也孔門之高弟若子夏子游子張止於有聖人一體則造夫全體者寧有幾人然全體之不知則有同門異戶之患雖欲有其一體不可得矣古之君子所以終日孜孜惟恐學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識不足以周萬物之情者以爲不如是則有所偏倚而無以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之不立猶不登泰山無以見天下之小不遊大海無以見衆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既卑安藜藿之甘難語太牢之味固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自以爲見性成佛終不明寂然不動之體也以智力之所操持謀略之所駕馭自許以致功立業終不明行所無事之知也涉獵先民之論泛觀古今之書自許以博學多聞終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也夫是之謂無以立乎其大者也若知從事於其本而以道之全體爲準的則學足以知性命之正必通乎死生之說而異端不能惑矣才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坦然

見王道之易行不至於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矣識足以周萬物之情則所識前言往行無非畜德不至泛濫無統迄無立身之地矣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由天下之正路而業可大也德可新也血氣有盛衰而與生俱生者未嘗變也所遇有窮達在我未嘗有加損也智及乎此則可與造全體矣某雖昏蒙尚知自勉追懷古人夫豈無志今世英才誰肯自卑今欲考百氏之同異收斂其偏以求其全鄉居僻陋書冊無所取欲廣交四方之名人合其所長用以自反貧窶無資寸步不能自致深慮日月易流有負初志結茅爲庵以退爲名奉親之暇涵泳六經退省乎日用之間自求日新之功庶乎有得焉耳敢望先生發揮其義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晝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王晉輔峴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王晉輔

示喻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宅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宅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見周禮鄭注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答王晉輔

自去秋冬及此開正三辱枉書皆無便可報無疑人來又承惠問尤以爲慰訊後已復改歲遠惟感時追慕孝履支勝熹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

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大學已領便中却欲更求十數本可以分及同志也太極西銘切不須廣蓋世間已自有本爲此冗長無益於事或徒能相累耳徐侍郎所欲鏤版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此間諸書南康板本成後亦無甚人修改處不知有黑點子者是何本也只看其間有大同小異處子細咨問季章參考得失便自見得若有所疑切冀見諭當爲契勘奉報也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即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如大愚之說兼看亦佳但其規模亦太闊遠不若且就本經文義上爛熟咀嚼之爲愈也無疑人到多日偶以雪寒不能作書而其人不能久候口占布此殊不盡意正遠千萬節哀自愛

答王晉輔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于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尙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　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王晉輔

所喻跋語今再寫去臨川者亦累問不得報此書度已浮湛不可得矣今亦不須問也疑義足見向學之意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而遍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便也其他闕文數處或是或否皆非講學之急務況集注中又已有說甚明自可觀考不必問也畏縮之說蘇黄門亦云然非本文之意兼集注中亦已有定論禮書縮訓直者非一乇日當見之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范碑曲折嘗以鄙意請於益公未蒙剖決然此公揚歷之久更事爲多必有見處後生況亦未須遽論此事豈可因此便議前輩之失非所以致敬於達尊也程糾所編年譜是終身看得此事不透深可憐憫渠元不曾寄來却是身後爲人在廣州鏤版方得見之甚恨不得及早止之做此話欄沒了期也然世間識者亦少但恐後世有明眼人指點出來耳吾友今亦未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家著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履踐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

不可忽也景陽悼亡可念才臣書未到巽伯亦未有人來書寄婺女迂迴難通今後只託人寄臨川劉教授處可也不知渠書中有何說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而未得與之痛相切磨悠悠歲月日益晚暮良以爲恨如無疑亦然也因見各煩爲致此意

答杜仁仲良仲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玆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

示喩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著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喩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答杜仁仲

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玆辱惠書喜聞比日所履佳勝示喩爲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答杜仁仲

良仲示喩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閒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卽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答杜仁仲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答杜仁仲

良仲所示疑義已附己意於其後試詳考之更加虛心游意反復玩味久當自釋然也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五行之神

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如萬物而爲言者也來喩大槩得之但恐却將神字全作氣看則又誤耳

明道云生之謂性一條

明道此章內性字有指其墮在氣質中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須且分別此一字令分明不差方可子細

逐項消詳今來喻大槩蓋已得之只其間有未細密處且更虛心玩味久當益精耳繼之者善易中本指道化流行之妙而言此却是就人身上指其發用之端而言如孟子論性善只以情可爲善爲說蓋此發用處便見本原之至善不待別求若可別求則是人生而靜以上却容說也孟子所論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亦是此意更詳之所云水之方分派者未曉來意恐非明道之本旨也

答杜貫道

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答杜貫道

節次示及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矣其間雖有小未通處今亦不暇一一條析奉報也致道歸草草附此作書多不能詳細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叚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面見指說殊勝書問往還也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恝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胡文叔琭

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騖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答潘坦翁履孫

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某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

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爲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子與人歌而善程子曰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某未曉其義

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若只就中間接續便和則不成全章矣故必使其歌已畢從頭再起然後和之則得全章程子意蓋如此然其意亦恐未盡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某謂亂者指其成言之爾蓋樂章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爾非專指亂而言也

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

不踐跡一章集注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某謂質美故不爲惡未學故不能知古人所以行者而踐之惟其不踐跡故亦無自而入於室也

集注用程張二先生說其理甚精恐非如來喻之云也更詳之

答奚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但孟子論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謂集義於此以養彼浩然之氣也又謂不必於應用處斟酌是否亦恐未免離內外判心迹之病聖賢所謂義者正欲於應用處斟酌耳但日用功夫自有先後緩急不可先其細者而緩於大體恐仲淵意是如此若其不然恐更合商量也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脫耳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爲急今乃能勇猛精進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計左提右挈長者之力爲多異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爲幸甚矣趙德廣在此日相見殊愧不能有以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當知所以自勉也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無非譬喻也）故就其閒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論論語尙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答傅敬子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辱書欣審比日所履佳勝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寬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有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又所記心性之語亦似語脉中不無差誤今不省記當時如何說也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爲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却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高國楹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鄕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黄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句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小學教諭見無職事可掌使任其責似亦兩便試推此類多爲之塗以收拾教養之則人情感悅當無扞格之患矣

答李晦叔煇

所說工夫亦且如此做去看久遠如何有疑却喻及吳掾亦聞其人相處有何議論邪隆興江法曹有書寄渠處必時有便也其人清苦力學但溺佛好穿鑿耳令弟今在何處前得其書未能別答所論顏子準的甚善但難如此泛論須子細說出日用工夫次第曲折方見得是非耳幸以此意語之也

答李晦叔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江掾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矣更切涵養爲佳耳

答李晦叔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所問祭禮各以所見報去可更詳之聞戶曹多學禮說唐人議論可試扣之可檢看也江法掾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爲大不便耳

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母配煇竊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

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古今家祭禮中亦有此段但恐彼無本耳

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煇詳此意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于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牓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

魏公贈謚只告于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更冀裁之

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

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

答李晦叔

所問數條大槩相類只是所從言之不同其實則無異義但虛心遊意兼存而並觀之久當自見其實固並行而不悖也程子不得於言之說恐記者之誤不必深疑呂后稱制武氏革命事體不同自分明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爲中理也

答李晦叔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先生於集注中去却上句血字及下句氣字然今南康所刊本又却仍舊從范說不知如何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

集注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之人不知命則避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公伯寮愬子路章乃云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安二說似相反某謂公伯寮章指聖人言所以不決之於命而此章乃爲欲爲君子者而設不知如何

來說是也上蔡說得此意思好語錄中有之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歛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鬧處又却不然

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先生頃者次對實以侍講之故除此與伊川除說書而授朝官者何異伊川罷說書而辭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待制事體實同伊川素不曾陳乞封敘先生既用次對奏薦又却力辭職名學者多未喻陳和父以爲伊川出處與先生不同居其位則受其恩數乃理之常至他日不合而去但當辭其職耳不當幷辭恩數也不知如何

此事不敢自分踈後世須自有公論也

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

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溫公祭畢獻壽雖言敘立如祭所之位而不言陞降恐亦皆在堂上也

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期服而不解官爲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有戾矣

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云不禁冒衰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答李晦叔

大學或問中陰陽五行之說先生答黃寺丞云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輝嘗推之云云

分合之說固如此然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禮順爲智義

或問曰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煇竊嘗謂命可言所賦性可言所受而智愚賢不肖是其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也先生却以智愚賢不肖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

賦猶俗語云分俵均敷之意書傳之說或以性言或以形言當隨處看

或問曰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恍惚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介然之頃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煇竊詳數句只是發明本明之體終有不可得而昧之意若就學者用工夫上說則恍惚之間斷無自覺之理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功夫次第曲折然後本明之體可得而明

若是冥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答李晦叔

煇曩者因舉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兩句竊意謂與東萊所謂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正是此意先生批誨云此說是也然不必作兩句看煇因思之未見有重疊處

此等處只是閑說不須著力更下注脚枉費心力

先生又批誨云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煇竊謂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煇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批誨之意正是爲已存者設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也未審先生以爲如何

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煇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莊端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煇竊嘗謂自昔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須由格物致知功夫次第曲折然後始能自明其明德也今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便能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格物致知之功略不煩於用力焉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

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道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則似不成言語只得如此說過如云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豈是刪了上四事耶

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煇竊詳此段所說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說人

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

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卽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淸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淸之淸賢乃正之正愚乃淸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橫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淸偏之正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爲衆人而言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甚少難入羣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爲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省得分解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

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几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煇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煇嘗疑之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煇竊疑橫渠乃是及至理而論不得不然若欲處之近人情只合從先生所答

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

問缺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人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答余國秀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擧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宋傑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己接物大抵以和爲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擧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

旣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値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辨集則未免有屈志䩄顏之事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尙

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余國秀

始嘗推測人之身所以與天地陰陽交際處而不得其說既讀太極圖說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竊謂交際處於此可見然形化既定雖不復氣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續如川流之不息凡飲食呼吸皆是流通處此身雖由父母生而莫非天地陰陽之化此其所以有天地具情性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也歟

其大槩來歷固是如此然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

又嘗因推測人之身而并及於物以至動植之殊各極其本原而察之竊謂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其清濁偏正之不同亦從初有定而其後大化流行亦不能變易如人之必爲萬物之靈麟鳳龜龍之靈知猩猩鸚武之能言之類皆是從初如此後來亦如此

以身而言則所以爲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者皆有當然之理以至爲衆人爲百物皆然不可不一一辨別得非是只要如此推說也

竊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己時是心存不由己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爲合理時是心存且謂某有認氣爲心之病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

竊謂人性本具衆理本明萬善由氣質物欲之雜所以昏蔽上智之資無此雜故一明盡明無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雜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則去得一分之雜直待所見盡明所雜盡去本性方復學者體此以致復性之功不知如何

此說是但須是實識得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不可只如此鶻突說過也

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脗然相契其決如此顏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爲氣稟物欲所累也

同上

氣稟物欲均爲害性然物欲之害易見氣稟之害難知然氣稟有二若昏而不明則隨所學可以漸進於明若偏而不中則強者只見得聖賢剛處弱者又只見聖賢寬和處不知如何

所學漸明則所偏亦當漸覺矣

體察情之動處

爲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

先生序此四者爲格物之先竊謂學者欲從事於學必先明乎此而後進學之功有實地之可據苟爲不然則終覺散漫無統而所學終無所歸宿矣

或問中此段只是說從自己身心上推去到事物上都有

許多道理但要逐節逐件識得不是只要如此包說也

答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一本無余國秀

燔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強探力取之戒積漸涵泳之訓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爲害今只靠定視聽言動常於此四事上著力又以義理融液之頗覺得力然後是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莫更計較功效遲速也後段放此

燔竊謂顏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爲不知其孰爲禮孰爲非禮顏子所以纔聞克復之語便知請問其目纔聞四勿之語便承當去雖是資質絕人亦必是素於博文約禮上用功今之學者且先以博約爲先而四勿之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漸望其貼近庶有實効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二事而異時之深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

燔竊妄謂性之者多由內以達諸外而自不廢夫在外之功反之者多資外以養乎內而始有契夫內之理如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與夫博文約禮動容正顏之事皆資外養內之事也今之學者唯當悉意於此

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

燔竊謂先生教人只是欲人持敬致知克己以復其性其間條目却自多端

自做功夫看即自見得不須如此泛問也

燔謂敬齋箴後面似少從容意思欲先生更著數語使學者遵守庶幾無持之太甚轉不安樂之弊

前已言之矣

燔祖妣捐弃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請于朝續準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爲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

若父是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爲過於厚亦不必以爲悔也朋友之問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己之誤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

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志之說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燔家中舊有祖產今欲稟家叔諸房各以人口多少備辦經用儲之堂前以爲久遠團欒之計然衆志難諧未有所處

諸位各辦歲計其力不能辦者如之何此須熟慮博訪其宜不可草草也

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爲教官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爲養病讀書計

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它人所能决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郤也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

欲彊甲兵當做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

燔謂釋老之學所以舛謬只緣未能致知但據偏見直情徑行所以與吾道背馳使其能求通於聖人則其所至豈小小哉又嘗求二氏之學所以盛衰之故釋氏主於心緣其就根本上用力故久而愈熾老氏主於身緣其所執亦淺狹故久而微削

且熟觀義理久之自然精密未須如此椿定死法也

燔外家司姓外祖早世外曾祖復子一戴姓者戴死無子只一女舅氏爲之服三年喪且合葬祖塋祠之家廟屢稟之舅氏遷戴氏葬之宅所改外祖合葬外不是祖母之側除戴氏之享使其女主之量分產業使之備禮事今雖未行而朋舊多以爲然續又思之云云

初說甚善然亦有一句未是以河廣之義推之可見又思以下則又過矣不共戴天謂父母見殺而其人不死者耳移之於此似非其倫若果如此則禮經何爲而制服邪夫死而嫁固爲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爲之制禮以處其子而毋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

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霈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爲不若作一狀子剌破乞備申省部照會方爲堅決

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足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

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即不妨若指名告示聚衆毆擊則非所宜矣

燔竊謂明德新民不是自己一切事都做了後方去新民隨所及所值而爲之耳

兩語有病

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爲至

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

爲善如堯舜文王之爲聖湯武之爲征伐周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伊尹之爲志顏子之爲學又謂至善在己則爲天命之性在事則爲率性之道推之天下則爲脩道之教此聖人之事也若學者則就教上尋求向上去到得極處皆只一般元無加損

說得未是亦不須如此閑說

知止能得燔嘗謂洞然無蔽之謂知確然有實之謂得明則誠矣

近之但語未瑩

知善之明也得身之誠也

近之

慮謂知之尤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是

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嚮志定則此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卽事見理又能先事爲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爲得其所止則可以謂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

此叚得之

燔謂知則知其所當然慮則幷極其未然

知是閑時知得慮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

燔謂知止有明而未誠處得止則一一皆誠矣到得至誠田地上面更有變化不測在

未須如此閑思想看文字且理會當處義理漸覺意味深長乃佳如此支離不濟事也

燔謂大學之意當持敬以養其所知之本格物以廣其所知之端使吾心虛明洞徹舉無不燭則是非當否各以呈露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周舜弼以謂知止者非萬理幷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卽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

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槩論也

物有本末本末燔謂先後之中更有輕重本末之先後重始終之先後輕

不須如此分別枉費心思道理又不如此無益而有害也

燔謂注文於明明德於天下者之下似少自己推之之意

經文次序已自詳悉何用更說

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頗聞其指

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卽齊家之大者

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考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它似未免乎略

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

大學傳九章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

彼之不可教卽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爲政八章亦然

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

常欲二字卽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燔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寖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它如何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用力自克亦頗

得力而敬子不以爲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
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
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已者也
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
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
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爲知所先後耳
燔謂喜怒憂懼之氣心實帥之帥稍動搖氣不聽命則
必有是四者之累學者固當逐件上用功然非先正其
帥亦未見其爲全功也
如此則與此傳文意全然背戾矣試更推之如何
誠意謹其發正心存其體又曰誠意者實所發於我而
我命之心正則不問寂感而本體常在
兩條說意誠皆未安
宋傑嘗觀傳之六章注文釋自欺謹獨處皆以物欲爲
言或問則兼氣稟言之似爲全備
此等處不須疑語意自合有詳略處也
宋傑竊謂動於物欲而假善以自欺易識而易治雜於
氣稟而爲善之不切難識而難治欲得精察氣稟之爲
害而克治之當以何道
考之經文可也
燔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而
施之於人亦多彊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夫好惡真切
如此而病復隨之者何哉
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康叔臨淵以爲一物格則一知至燔謂所謂物格者乃
衆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無復餘蘊然後爲格若
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
伊川先生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己者外謂
理之在物者
內謂理之隱微處外謂理之周徧處
燔謂釋氏不務格物而但欲自知故一意澄定而所見
不周盡吾儒靜以養其所知之本動以廣其所知之端
兩者互進精密無遺故所見周盡而有以全其天然自
有之中
大槩近之然亦未盡
或問所謂詣其極而無餘隨所詣無不盡燔謂詣其極
猶渠成隨所詣猶水隨渠至
譬喻未精然亦不須如此模寫
程先生說學者之知道必如知虎者燔謂不待勢法迫
驅而自不能已無所爲而樂於爲之者真知者也然知
而習習而熟又精思而後浸得其真非一知即能洞徹
也
此亦以中人言之前已略論之
宋傑讀書遇曉不得處即掉下再三讀之竟不曉即置
不復問不知其病何在
其病在是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宋傑
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
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論天地之所以高深燔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

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算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熇以爲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

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近見一書名天經只是近世人所作然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爲該備不知曾見之否

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熇謂鬼雖爲屈久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云云

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宅大槩亦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

小學注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熇謂諸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哉

諸父異宮非可以徧詣而定省之且若如此則將不得專乎事父母矣此愛敬之等差也

程先生主齊不容有思之說熇嘗以爲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爲失不知其意果如何

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程先生云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熇謂物之大旨各有精要若泛求之殆亦徒爲紛紛無所底止

伊川先生所論格物功夫數條須通作一義看方見互相發明處如此一條須與求其所以奉養溫凊之法者通看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福州府學訓導鄭瑾校

考異補遺

答張元德來書所論通復云云而誠無不貫下一本作故以爲五行之性亦無可疑更請詳之太伯之事正也文武之事權而不失其正也此義並行初不相悖若看未透且闕之亦無害若見得義理表裏洞然則自見得有下落矣荆公廟議亦須看得禮家文字熟後方見得無可疑者今人正欲廢稷不祀賢者乃升嚳以上而遂之無窮此觀過於黨之論也

答李晦叔横渠先生曰附葬附祭云云不得配享可乎下一本有煇舊曾如此請問先生下無答字有後來拜領批誨云云諸侯之禮不同下有伏詳先生批誨已自極合人情然横渠所說又如此尋常舍弟亦疑祔祭之義爲未安適與横渠所論暗合煇竊疑横渠云云只合從先生下無答有所說萬一從横渠說則前妻無子而祀奉者却是再娶之子又將何以處之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伯量泳

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

且以委曲開釋爲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咈親意也

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内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内外不相通周舜弼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矣

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

某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比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己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略聞或者以爲塋竁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爲害然世俗之人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爲心既擇地之形勢又擇年月日時之吉凶遂致踰時不葬某竊謂程先生所謂道路窰井之類固不可不避土色生物之美固不可不擇然欲盡人子之心則再求衆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至於擇日則於三日中選之至事辦之辰更以決其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環繞於前又考其來去之吉凶雖已脗合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不知然否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某昨者營葬之時結屋數椽于先壠之西既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混雜敬子以爲主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爲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先生論古人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質之舜弼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爲之某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即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庵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

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

士虞禮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于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開元禮政和禮皆曰禫而祔伊川先生橫渠先生喪紀皆曰喪三年而祔溫公書儀雖卒哭而祔然祔祭畢只反祖考神主於影堂仍置亡者神主於靈座（此是儀禮注）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則既祔自當還主于廟若似主于靈坐以盡哀奉之意則先設祔祭又復文具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續觀先生復陸教授書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卒哭而祔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又按儀禮始虞之下猶朝夕哭不奠書儀亦謂葬後饋食爲俗禮如此則几筵雖在但以朝夕哭爲猶有事生之意爾（儀禮朔月奠下鄭注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如此則朔奠於祭之後亦似不廢未知是否）某向來卒哭後既失祔祭之禮不知可以練時權宜行之否併乞賜教

祔與遷是兩事卒哭而祔禮有明文遷廟則大戴記以爲在練祭之後然又云主祭者皆玄服又似可疑若曰禫而後遷則大祥便合徹去几筵亦有未便記得橫渠有一說今未暇檢俟後便寄去

按禮居喪不吊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卽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吊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

吉禮固不可預然吊送之禮卻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

居喪月朔殷奠薦新及歲時常祀合與不合舉行

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亦如薦新行之可也

居喪貧窘多事哀思不能接續常存遇時節時終覺勉強不知如何

思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此又豈可別作道理計較而必其哀之至耶

某居喪讀禮欲忘意隨所看所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之篇目仍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略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如何

有餘力則爲之不必問人若力未及卽且先其功夫之急切者乃爲佳耳

某始成服時據三禮圖温公書儀高氏送終禮參酌爲冠絰衰裳腰絰絞帶按禮衰麻合用生麻布今之麻布類經灰治雖縷數不甚密然似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緦異不知於禮合別造生布或只隨俗用常時麻布爲之（先生於此處批云若能別造生布則別造可也）

此等處但熟考注疏卽自見之其曲折難以書尺論也然喪與其易也寧戚此等處未曉亦未害也廖庚字西仲大冶縣人有喪服制度

又按程先生定主式中尺法注云當今省尺五分弱初欲用此及以裁度覺全然短狹舜弼云沙隨程氏尺法與今尺相近曾聞先生以爲極當其尺法已失之矣不若且只以人身爲度某乃遵用及因讀禮見鄭氏注苴絰大絰之下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覺得程先生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特取沙隨尺法者何意（續得沙隨尺法比古尺只長六寸許）

尺樣温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所据卽此本也

又按三禮圖所畫苴絰之制作繩一圈而圈之又似以麻橫纏與畫繩之文不同疑與先儒所言環絰相似不諭其制又質之周丈云當只用一大繩自喪冠額前繞向後結之或以一繩兩頭爲環別以小繩束其兩環某遂遵用然竟未能明左本在下之制近得廖夾西仲名庚所畫圖乃似不亂麻之本末紐而爲繩屈爲一圈相交處以細繩繫定本垂於左末屈於內似覺與左本在下之制相合然竟未知適從不知當如何

未盡曉所說然恐廖說近之（廖君說每得之若相去不遠可面扣也）

又按三禮圖絰之四旁綴短繩四條以繫于武周丈云就武上綴帶子四條某竊疑用繩者似爲宜但未知既用繩則齊衰以下武既用布繫絰亦當用布否

此項不記今未暇檢可自詳看注疏

又周丈以苴絰著冠武稍近上處廖丈以爲繫冠於絰上絰在冠之武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絰當在武之外

又按喪服大傳苴絰大搹五分去一以爲帶書儀因論

五分去一以爲腰經然考喪服經文只言苴經鄭注謂
在首腰皆曰經如此則以絞帶獨小五分之一而首經
腰經皆大搹惟士喪有腰經小焉之文鄭注乃謂五分
去一不知當以此爲據否然喪服所以總二經而兼言
之覺無分別伏乞指誨
此如道服之横襴但綴處稍高耳儀禮衰服用布有尺寸
衣只到帶處此半幅乃綴於其下以接之廖說是也
某向借到周丈舊所錄喪禮內批云先生說衰服之領
不比尋常衫領用邪帛盤旋爲之只用直布一條夾縫
作領如州府承局衫領然比見黃丈寺丞乃云常以此
稟問先生報云如承局衫領者乃近制杜撰非古制只
當如深衣直領未知是否
周說誤也古制直領只如今婦人之服近年禮官不曉乃
改云直襴衫又於其下注云謂上領不盤遂作上領襴衫
而其領則如承局之所服耳黃寺丞說近是但未詳細耳
又按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謂凡用布三尺五寸
周丈云三尺五寸布裁爲兩處左右相沓此一邊之衽
也更用布三尺五寸如前爲之卽兩邊全矣及觀廖丈
圖說則惟衰服後式有之似只用三尺五寸之布裁爲
兩衽分爲左右亦相沓在後與心聲啓圖合但恐不足
以掩裳之兩際如何（先生批云既分於兩旁便足以掩裳之兩旁矣）
以丈尺計之恐合如廖說可更詳之廖圖煩畫一本幷其
注釋全文錄示
又按書儀要經交結處兩旁相綴白絹帶繫之使不脫
周丈云以小帶綴衰服上以繫經繼攷廖丈之說謂以
二小繩牢綴於要經相交處以紐繫腰經象大帶之紐
約用組也三說言繫要經不同不知孰是
廖說與温公之說同似亦是注疏本文可更考之
又按儀禮經五分去一以爲帶始疑帶卽絞帶續又觀
齊衰以下帶用布不用麻則布帶必難以圍量喪服所
指須別有義但未知絞帶大小以何爲定（先生批云此等小節且以意定而徐考之可也）書儀謂以細繩帶繫於其上恐指絞帶（先生批非是）
然絞帶以爲束要經以爲禮則經在上矣未委然否
吉禮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
故謂之紳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以一頭穿之而反扱
於腰閒以象革帶經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此等
處注疏言之甚詳何不熟考而遠遠來問耶女之服古禮
不可考今且依書儀之說可也

答胡伯量

喪大記有吉祭而復寢之文疏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
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
月吉祭乃復寢不審所謂吉祭卽月享或禘祫之禮否
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据吉祭者疑謂禘
祫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卽且從大記疏
說
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
欲以踰月爲節不知如何
踰月爲是
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有等級聞先生
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
唐人忌日服黲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絹衫帶黲巾
主式用尺程先生所謂省尺者先生以爲卽温公三司

布帛尺不知其制長短如何
温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等但得一書爲据足矣不必屑屑較計不比聲律有高下之差也
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爲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
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别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
中月而禫
中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祔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即鄭注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説但檀弓云是月禫及踰月異旬之説爲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爲期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

答李繼善孝述

前此雖未識面然辱惠書知託事契而來書所喻辭氣激昂意象懇確三復竦然竊喜公家後來之秀世不乏人也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它巧但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别有見處無假它求也

答李繼善

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盡布

答李繼善

中間朞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攷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李繼善

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爲母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
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爲之立後尊厭之説非是
嫡子死而無後當誰主其喪
若已立後則無此疑矣
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爲之如何
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石而温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爲據
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或欲以爲久遠之驗則略其文而淺瘗之亦未遽有僭偪之嫌也嘗見前輩説大凡誌石須在壙上二三尺許即它日或爲畚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説有理
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爲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若如左傳杜氏注士虞禮鄭氏注所説於經又未有所見不知如何
周禮卒哭而祔其説甚詳殷禮只有一句餘不可考孔子之時猶必有證驗故善殷今則難遽復矣況祔與遷自是兩事謂既祔則無主在寢者似考之未詳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即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

爲不足信也

檀弓旣祔之後唯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爲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温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

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

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别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又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

横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體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旣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比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閑讀舊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爲真有所歸宿耳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顚岩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籙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真能辨此否爾

與暖亞夫淵

奉别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爲况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别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别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暖亞夫

長沙之别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爲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爲况定何如德門尊少計各平安家居爲學所進復如何也熹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疆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忘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僞學汙染令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確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嘆耳

與暖亞夫

一别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爲况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僞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粥書之行附此奉問别後爲學功夫次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略爲訪問也去年度周卿歸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

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答郭子從叔雲

復男子稱名然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恐某甫字爲可疑又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叔季爲別今以諸侯之薨復云甫者乃生時少者之美稱而非所宜也

此等所記異詞不可深考或是諸侯尊故稱字大夫以下皆稱名也但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据儀禮賈公彥疏乃是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銘旌

古者旌既有等故銘亦有等今既無旌則如溫公之制亦適時宜不必以爲疑也

重

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溫公之說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古禮也

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爲迂且怪而不以爲禮也

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爲難即且從俗亦無甚害

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喪服無所佩既有要絰而絞帶復何用焉

絞帶正象革帶但無佩耳不必疑於用也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

主式祠版

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今亦未見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爲疑則只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最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度有誤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

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按宅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爲文故徐潤云又按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後人誤故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面闊於正面矣決無此理當以集禮爲正

孤哀子

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並有父母之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爲如何也

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己意輒增損也

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

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

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

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据矣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斬衰恐今亦難行也

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

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

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喻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幷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此

既除服而父之主永還於影堂耶將與母之主同在寢耶

還主無文以理推之自當先還也

儀禮父在爲母

盧履冰儀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

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言二十三年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幷云父母喪也若前遭父服未闋那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

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四而嫁亦未爲晚也

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魯衞之祔皆是二棺共爲一槨特離合之有異

一棺共槨蓋古者之槨乃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

明器

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

招魂葬

招魂葬非禮先儒已論之矣

伊川葬說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前爲兩列亦須北首故葬圖穴一在子穴二在丑穴三在亥自四至七皆隨其東西而北首而丙午丁獨空焉是則伊川之所謂北首者乃南向也又云昭者當南向則穆者又不可得而然也

此兩節不曉所問之意恐是錯看了請更詳之昭南向穆北向是廟中祫祭之位於此論之尤不相關

實葬

壙中實築甚善

伊川先生葬法有謂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在穴則北方而北首有左右之分而無內外之別

按昏禮㝱席在東北上此是臥席之位無內外之別也

其祖已葬係南首其後將族葬則不可得而北首則祖墓不可復遷而昭穆易位

未見後葬不可北首之意昭穆之說亦不可曉

祔

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未詳也但三年之後遷主于廟須更有禮頃嘗論之今幷錄去　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有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答云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注太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比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　又答王晉輔云示喻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宅廟告新死者以將入此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有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宅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見周禮鄭注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卒哭

以百日爲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今之居喪者當以獻子爲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爲拘

獻子之哀未忘故過於禮而孔子善之所論恐未然也

影堂序位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

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可也故不別制禮焉不審若然否

恐當如此

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

如此亦善

答郭子從

古人六禮自請期以前皆用旦親迎用昏若妻家相去遠只得先一日往假館於近次早迎歸如何

只得如此

主人揖壻入壻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

乃爲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

鄉人多先廟見舅姑然後配不知如何

不是古人必三日廟見謂必宜其家中夫婦已定意思然後可以廟見成禮之明日便當見舅姑畢方往見於女氏之父母婦至男家未敢便廟見故壻往女氏亦未敢見其父母及其家廟親戚也緊要只是温公與伊川禮男至女家温公本爲是女至男家伊川底爲是古人親迎必乘馬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尙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葉仁父

示喻祭禮曲折府中自有古今家祭禮印版諸家之說皆備如伊川主式亦在其間可令人置一本試詳考之卽可見矣但古尺當時所傳恐或未真今別畫一樣去可更參考如不同卽當以此爲定也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爲一室而考妣各自爲主同匣兩娶三娶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配其說見於會要可考也亦在印本今祭禮中古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此無經見但以意定如此可更與知禮者議之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諸家之禮唯韓魏公司馬温公之法適中易行今皆見印本中但品味之屬隨家豐約或不必如彼之盛而韓氏齋享一條不可用耳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于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與王元石

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卽發去莆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幷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答孫敬甫

未及識面猥辱惠書知雅志之不凡甚以爲慰所喻何君近亦得書尙恨未際然不知其與賢者向來所講爲何事也寧川師友盛言篤實者復謂誰何既曰篤實而自知其有談玄說妙之過則又何故而反疑學之有捷徑因以墮

於輕易放曠之失耶凡此曲折皆所未曉更俟詳以見告然後可議也子約之言蓋爲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凡此皆因來喻而及之而程子之兩言雖所未論猶將力爲賢者陳之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反復來書覺有俊氣顧恐於此有不屑耳誠能折節而屈首於斯焉其必有以得之矣近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爲精密試一考之當得其趣使還布此薄冗不暇他及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慶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蠭出其甚乖剌者固已昭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俟報章今遇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答孫敬甫

熹歸來粗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遇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郟主簿者尤佳宜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劇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它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

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抛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幷新刻中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幷往所寄楮券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閡翻閱也毀板事近復差緩未知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毀者抑其外耳所詢蔭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滿却之不知亦可前期審之於省曹否耶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喻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所論聽訟之說則甚善向亦嘗有此意而未及言蓋每不能無媿於此如所云南康田訟之類是已然此事今亦不記不知當時曲折如何恐或別有說也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僞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答孫敬甫

所論才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又論誠意一節極爲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卽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卽其好惡皆是爲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

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卽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卽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卽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閑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爲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其餘文義則如所說推究發明皆已詳密但以上兩節當更深考之則首尾該貫無遺恨矣然此工夫亦須是物格知至然後於此有實下手處不可只以思索議論爲功而已也此段章句或問近皆略有脩改見此刊正舊版俟可印卽寄去但難得便或只寄輔漢卿令其轉達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脩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敢輕議然其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依違茍且回互而曲從也又如所論鋪破供帳之類果是好士大夫決不如此亦不待問而明但恐亦有疎略不以爲事而失照管者則不可知今亦不當便以此責人但自家所處不當如此耳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死則爲之服緦麻三月此其名分固有所係初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然其爲禮之隆殺則又當聽從尊長之命非子弟所得而專也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温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小詞前輩亦有爲之者顧其詞義如何若出於正似無甚害然能不作更好也

答孫仁甫自任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隳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隳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隳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倀倀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

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柰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而後發也所與子約書曾得其報否不知其說云何後便略報及也

答余正甫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經解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晉之曰是不可同同即且爲判舒以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答余正甫

受弔

去歲北使弔祭君臣皆衰服受之殯宮但辭日適當南內問安之日遂即其處吉服受之不知何故如此又聞頃時高宗之喪王丞相必欲歸南內見使人會有力爭之者遂不果未聞正衙受弔之說不知何從得之也

短喪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如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見章疏以此詆之以私竊以爲敬仲之說固未得爲合禮然其賢於今世之以朱紫臨君喪者遠矣向見孝宗爲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爲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熹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熹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如何也今詳來喻欲以襴幞居喪而易皂衫爲禫固足以爲復古之漸然襴幞本非喪服而羔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綿

葹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襆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爲合禮）

姨舅

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名加也然則舅亦有父之名胡爲而獨輕也來喻以爲從母乃母之姑姊妹而爲媵者恐亦未然蓋媵而有子自得庶母之服况媵之數亦有等差不應一女適人而一家之姑姊妹皆從之且禮又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而不從母來媵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凡此皆不可曉難以強通若曰姑守先王之制而不敢改易固爲審重然後王有作因時制宜變而通之恐亦未爲過也

嫂叔

若如來喻則嫂叔之服有二弔服加麻一也兄弟妻降一等二也不知二者將孰從乎又所謂兄弟同居者乃爲小功以下卽不知此降一等者之夫又是何兄弟也凡此於禮文皆有未明不知何者爲是幸更熟考詳以見喻也

魏元成加服

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徵奏云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大功其加衆子婦之小功與兄弟之子婦同爲大功按儀禮自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乃爲大功而重於庶婦竊謂徵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朞而其婦之親疎倒置如此使同爲一等之服耳亦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爲大失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雖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

大夫之妾

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攷女子子適人者爲父及兄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爲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説無疑矣

爲夫之姊妹長殤

兄弟姊妹不可偏舉恐是如此

神坐上右

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漢志注中所引漢舊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爲據（史記禘祫處皆云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而舊儀獨云高皇帝南向高后右坐昭西向穆東向恐是妄説）若別有據則又未可知也但禮云席南鄉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則是東向南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爲尊與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者以右爲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爲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未便也

南首

按士喪禮飯章鄭注云尸南首至遷柩于祖乃注云此時柩北首及祖又注云還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爲北首耳非温公創爲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是尸之南首亦不爲君南面弔而設也又史記背殯棺之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背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弔也正義又云殯宮在西階也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西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按此二說則是設北面者子北面耳非尸北面也

孟子

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比方殊不可曉然孟子古注亦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口正文增字從心而注訓增爲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下文引詩皆有慍字又似解增字爲憎惡之意是注亦不足爲憑也但此比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

迸四惡

迸屏通用來喻得之舊亦嘗見此碑但不知如此推說耳

記

今所定例傳記之附注者低一字它書低二字禮記則以篇名别之記之可附經者則附于經不可附者則自仍舊以補經文之缺亦有已附於經而又不欲移動舊文者則兩見之不知此例如何

答余正甫

某昨謂禮經闕略不無待於後人不可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來喻以爲若遽增損恐啓輕廢禮經之弊熹昨來之意但謂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耳（如子爲父下便合附以嫡孫爲祖後及諸侯父有廢疾之類）其有未安則亦且當論其所疑别爲一書以俟制作之君子非謂今日便欲筆削其書也（如姨舅嫡婦庶婦兄弟子之婦之服之類古經固未安魏公之論亦有得失）然遂以爲慮啓廢經之弊而不敢措一詞於其間則亦非通論矣

居喪朝服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干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殯宮文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喪服外親母黨妻黨之親者只有一重不見有旁推者

熹昨以前者所喻以從母爲姨母之爲姪娣而隨母來嫁者故引禮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而不從母來媵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蓋以疑前喻之不然非謂從母之夫當有服也今來喻乃如此益非所疑之意矣幸更詳之

昨來所喻云魏元成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者今又見喻云禮經大抵嚴嫡故重衆子婦不得伉嫡故殺之世父母叔父母與兄弟之子服均於朞

則爲旁尊而報服是不當混於衆子子婦也
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嫡婦爲朞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喻乃深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熹前所考固有未詳所疑固有未盡而今承來喻又如此亦非熹所以致疑之意也幸更詳之

作傳者曰子夏雖未知其眞然以今日視之相去二千載孰愈傳者之去周只六七百年耳

熹之初意但恐鄭說爲是耳非欲直廢傳文也然便謂去古近者必是而遠者必非則恐亦不得爲通論矣

神座尚右

古人設席夫婦同几恐不當引後漢各爲帳坐之禮爲證況其所注自與正史本文不同耶又如下條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鄭氏既以上爲席端則考坐在席端妣坐在席末於禮爲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文也

南首

必謂尸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歛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爲然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

答余正甫

亡狀黜削乃分之宜唯是重貽朋友羞辱殊不自安耳禮書後來區別章句附以傳記有頗條理王朝數篇亦頗該備只喪祭兩門已令黃壻攜去依例編纂次第非久寄來首尾便略具矣但其間微細尚有滲漏傳寫訛舛未能盡正更須費少功夫而附入疏義一事用力尤多亦一面料理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爲之度須年歲間方得斷手也不知老兄所續脩者又作如何規模異時得寄示參合考校早成定本爲佳若彼此用功已多不可偏廢卽各爲一書相輔而行亦不相妨也

答余正甫

示喻編禮幷示其目三復歎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處（如弟子職曲禮少儀不居書首之類）然亦其勢如此無可柰何也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一二小小疑處（恐所取太雜其間雜有僞書如孔叢子之類又如國語家語雖非僞書然其詞繁冗恐反爲正書之累又如不附周禮如授田地政等目若不取周禮而雜取何休等說恐無綱領是乃名尊周禮而實貶之設使便做朝事篇亦恐在後而非其序此爲大矛盾處更告詳之又如不附注疏異義如嫡孫爲祖之類云欲以俟學者以三隅反如此則何用更編此書任其縱觀而自得可也此亦一大節目當試思之其他些小俟草成徐議未晚此二大節却須先定將來剪貼費力又是一番功夫也）所喻買書以備剪貼恐亦不濟事蓋嘗試爲之大小高下旣不齊等不免又寫一番不如只就正本籤記起止直授筆吏寫成之爲快也又脩書之式只可作草卷疏行大字（欲可添注）每段空紙一行（以備剪貼）只似公案摺疊成沓逐卷各以紙索穿其腰背（史院修書例如此取其便於改易也）此其大略也始者唯患未有人可分付如來書所喻二人者其一初不相熟其一恐亦未免顧慮道學之累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肯爲承當此是大奇特事豈非天相此書之窮而欲大振發之乎今以此

書託渠奉寄然渠亦只歲杪當代從人不可不早過彼也此間有詹元善太卿舊爲周禮學今亦甚留意見禮目之書甚嘆伏極欲一見而私居無力不能致甚以爲恨也但渠亦好國語等書熹竊以爲唯周禮爲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衰周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間又自雜有一時僭竊之禮益以秉筆者脂粉塗澤之謬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衰不能振起之所由也至如小戴祭法首尾皆出魯語以爲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展轉支蔓殊無義理凡此之類棄之若可惜而存之又不足爲訓故小戴殊別其文不使相近讀者猶不甚覺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又如祭法所記廟制與王制亦小不同不知以何爲正此類非一更望精擇而審處之蓋此雖止是纂述未敢決然去取然其間輕重予奪之微意亦不可全鹵莽也竊意一種繁冗破碎（如國語等）及賈子（篇之類）假託不真（如孔叢之類）今都且寫入類將來却別作一外書以收之庶幾稍有甄別不至混亂或今寫淨本時此等可疑者便與別編却依正篇次序排次使足相照亦自省力更在雅意裁決也大學中庸等篇不必寫注疏其他有度數者不可無也此間今夏整頓得數篇今雖多不入類然曲禮玉藻保傅等學禮一條最有功所釐析亦頗詳細又小正月令校得頗詳（小正恐須如此寫方見經傳分明不可以其非古而合之也）教法及他篇恐亦或有可取者今幷附往（凡未粘背者皆是此法最不害故前有摺疊作沓之說）又呂芸閣書及潘恭叔趙致道所編今亦幷往恐亦可備采擇（呂書甚精潘趙互有得失）又儀禮之記零卷恐可暫時粘綴今亦附去（別各有目）零卷已無用餘者用畢可附來也其他所須文字建翁必能爲轉借如有闕者却告示喻當悉力爲辨去若前書所要剪貼諸書必欲得之亦可致也

答吳元士

來教云凡樂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祉南呂爲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齊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蕤賓部律獨依行一律合中呂上生黃鍾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爲中呂中呂而下正合還宮之次是以名爲中呂宮而古名清角者以依行本屬姑洗而清於姑洗故謂之清角（內蕤賓二字當作應鍾恐是筆誤然兩本皆同更望詳之）又曰姑洗一聲十徵律在徵前應在律後者中呂聲高不能生黃鍾部第一律生黃鍾部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依行爲宮生黃鍾部包育爲祉包育生林鍾部謙待爲商謙待生大蔟部未知爲羽未知生南呂部南呂爲角然則當十徵者正依行宮也十徵以依行爲應故姑洗律在徵前序或然也

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發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然矣但依行之說則凡十二律皆自黃鍾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呂而以琴考之自龍齦以下至七徵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爲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徧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三律）以至依行（係第五十三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黃鍾右旋歷應無南夷林蕤中姑夾太大以爲諸宮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中宮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呂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爲子律也今曰琴之角聲乃姑洗部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來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之時

不知其將復爲應鍾耶抑遂爲包育也復爲應鍾則數不合便爲包育則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律依行以前四十子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遽用子律自無射爲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子律則中呂爲宮又自用內負子律而生黃之分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依行也至於太蔟之形晉爲宮乃夷汗爲祉依行爲商包育爲羽謙待爲角則是依行未嘗爲中呂之宮且其短長雖若鄰於中呂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徵也凡此反復求之竟未之得偶別思得一說具於後段中宮調說中更望垂教

來教云古黃鍾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中聲)古清角今正宮亦名中呂宮三清角(中呂中聲)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弦十一徵而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

今詳此說慢角三爲姑洗者從大弦十一徵調之而應其弦緩也清角三爲中呂者從大弦十徵調之而應其弦急也以此推之則王侍郎所說直以第一弦爲中呂者清角法也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尙有未曉者別見後段

古黃鍾宮調(亦曰慢角)

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鍾宮調則此一均正是黃鍾爲宮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謂之慢角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之琴曲何者爲此調何以世俗都不行用而唯以中呂爲宮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歎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又此但以見行中呂宮調緩其一弦以爲正角則其餘弦之相應者恐亦須有差舛不知合與不合幷行改易若不改易而但抑按以求其合既謂之黃鍾正宮又似不當如此此皆未曉更望指喻

中呂宮調(亦曰正宮亦曰清角)

今詳來教此但以古黃鍾正調緊第三弦之散聲而因以爲宮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占地位甚廣自十一徵之西以盡乎九徵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則於其中雖移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強改姑洗之依行使屬中呂然後爲得也但既以第三弦爲宮則其下卽便可就按第六弦黃清以爲祉四弦林鍾爲商七弦太清爲羽五弦南呂爲角(皆應於十徵其散聲自爲祉羽宮商如故)則其上兩弦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故不入調而以爲應(宮應祉商應羽散聲自爲宮商)來教謂以旋宮命之故曰中呂之宮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呂爲角則已不得角聲之正以角聲爲宮則又不得宮聲之正又就少宮少商以爲祉羽而反以正宮正商爲祉羽之應則其還就雖巧而顚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且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爲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爲古之鄭衞豈亦有見於此耶

旋宮諸調之法

以上黃鍾中呂首尾二宮其法略可見矣但其中呂一宮未有以見其爲古樂旋宮之正法耳若是正法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爲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當幷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月用律之法而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弦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

泛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弦爲唱各以何弦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爲一宮每宮亦合各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日定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賓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先須作二圖各具琴之形體徽弦尺寸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律之位以一圖附泛聲聲律之位則於宮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朱字別之刻版則爲白字

十徽十一徽

舊疑七弦隔一調之六弦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弦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角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愚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於七弦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弦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衆弦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弦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祉與散祉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弦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喻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已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却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福州府學訓導鄭璉校

考異補遺

答胡伯量

治喪不用浮屠一本作治喪不用浮屠法而老母之意必欲用之違之則咈親意順之則非禮不知當如何處

李敬子說居喪一本作舊見親舊家居喪多略於內外之限其間類多犯禮李丈云如不得已殯勿於堂上只於廳上帷次夾截勿令相通庶稍可杜絕此弊某聞此言後自先人捐棄遂用李丈說諸孤寢處柩旁無故不入中門似覺稍免混雜後以質之周丈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之吾人稍知義理者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矣某竊疑周丈之言未密不知果當何從

士虞上有竊按士虞云云

橫渠先生喪紀下一作又皆曰喪須三年而附向來不暇深考只謂禮疑從重始有循俗繼考溫公書儀雖是卒哭云云此是儀禮注中說下一作揆之人情卻似可行然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云云若復主于靈坐庶幾人子得盡其朝夕哀奉之意則又似不須先設祭以爲祔之之名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續觀麻沙所印先生文集中有復陸教授書大槩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先王制禮蓋本人情卒哭而祔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竊意文集所說固是深察乎仁人孝子之情然禮記言祔亦別有指又且儀禮始虞之下云云如此下一作則几筵雖在朝夕哭之外全然無事文集以先王制禮爲言者但以朝夕哭爲猶有事生之意別有所據云云

按儀禮居喪不弔一本作某自執喪之後營墳外凡幹皆不敢出直至葬後方出謝人雖知士喪服有成服拜賓之文然終疑惑不敢循用不知緩出可否又既出之後親舊有喪事在鄉俗常禮必須往弔且往送喪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在禮亦有所妨據鄉俗不特往弔送葬凡親舊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凶事送遺固已悖禮吉禮尤覺不安不知處此二事當如何

居喪月朔殷奠一本作某居父喪時遇月朔先行殷奠次入影堂薦新雖於常事頗能不廢第先後之序似乎紊亂又既奠之餘哀情未盡便薦獻疑未爲安李丈云莫若先薦新而後朔奠然亦覺不安遇冬至歲節雖知禮有喪不祭之文然未敢輕廢影堂之祀但行禮之際稍從簡略周丈云既居重喪何暇如此不知居重喪者歲時常祀合與不合舉行殷奠薦新可與不可並舉伏乞裁誨

居喪貧窘多事一本作居父母之喪既葬之後哀思不能云云

某居喪讀禮一本作某自居喪以來於哭泣之餘家事之隙與諸弟日讀喪禮今妄意擬隨所看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之篇目而更加詳焉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略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固知僭越妄易不應爲此然區區哀誠止欲與弟輩盡心

考禮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如何

某始成服時下一作以荒迷中無所考據鄉俗之制用麤布作襴衫及三梁冠麻爲腰繩續覺不安遂用三禮圖云云送終禮下一本有麻沙所印心聲啓所畫格式質之周丈參酌爲冠絰衰裳腰絰絞帶粗已了辨第其間尚多有未安敢以就正按禮衰麻合皆用生麻布云云之

緦異下一本作不知要得當禮時合當別造生布爲之或只隨俗用常時麻布爲之云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鞏仲至豐

聞名願見爲日久矣玆辱枉顧乃遂夙心慰幸可量別後又承惠問幷示武夷佳句獲聞于役之暇不廢山水之娛賦詠從容曲盡佳致尤以爲喜比想已還官次久矣霜寒之後繼以暄暖諒惟幕府有相起處多福熹衰病益甚最苦拘攣不能信詘起居動作皆有所妨樞帥經由以此不得敬謁然聞其寬和盡下想於賢佐必知所敬禮也昌父入城未歸計必還此度歲矣偶便寓此病軀憚於憑几口占不謹幸深原照

答鞏仲至

掌丞轉致近問獲聞比日春序浸暄幕府優游起處佳福足以爲慰熹衰病拘攣日甚一日死生長短本所不計但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人無況耳告老之章州郡未肯騰奏雖荷其見憐不欲使觸禍機然鄙意已決無所復顧爲此宿留令人腹煩耳樞帥經由不及一見荷其荅書之意甚勤繼此未敢爲問往來多能道其政事之美而來書之所發明尤足起人意也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其柩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之說但得汪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不牢實耳輕棄簞瓢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真樂所在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箇著力處乃足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益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祕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錄警策二卷者亦可使得一見耶此人還日幸望錄寄千萬之望貴眷郎娘一一佳裕兒輩蒙問感感昌父昨日得書已到家矣寄詩甚富孤瘦亦益甚矣憲臺王幹前日過此嘗託致區區今有一書與之煩爲轉達書中囑渠一二事幸爲扣其可否以語直卿也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已劇馳情昨日遞中奉告之辱獲審比日春和幕府多餘體履佳適良以爲慰錄寄舊詩得以快讀雄麗精切歎服深矣簞瓢之句得其全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當俟得所集錄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詩閑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無由面論臨風快想因來更望切磋究之老病久已無復此夢亦聊以暇日銷憂耳告老之章已上但已差晚爲可恨故舊諸賢不得不任其責也留徐方脫囚拘彭曾幾墮補處世途艱險吁可畏哉然亦何可避也

答鞏仲至

遞中兩辱惠書幷有詩筒之况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糴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

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

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尙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潄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爲推出此理勢之常無足怪者況在

渠家法又自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熹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痞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聞可報恐所附人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臺劾施行不待催督矣

答鞏仲至

久不聞問良以鄉往前日便中特承惠書具聞近況足以爲慰訊後劇暑恭惟幕府有相尊履佳福熹衰病沈痼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遠承垂問深感愛念牋敬固非所敢當者然亦恨異時不得託名文集中耳修辭齋名本意乃如此然易之本旨自有先後前書固已言之矣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謹嚴之意以是名齋非徒有取於木也扁榜便欲爲書隅數日臂痛不能運筆且當少須也說詩之繆甚愧率爾然後來細讀前後所示諸篇始能深味雋永之趣蓋已自成一家之言矣豈當復有所措說於其閒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熹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頀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判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句爲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數卷爲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爲如何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略同者或云張伯子實唱其說此亦甚不易也得江西書云孫從之亦已物故人物眇然令人短氣此亦非人力所能爲也留衛公一書恐有的便煩爲遣去似聞樞帥已有奉祠之命不知然否果爾必送來因得過留爲數日之款幸甚

答鞏仲至

遞中辱書獲聞比日盛暑幕府優游起居超勝良以爲慰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扛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爲大耳三藏覷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景迂誌

文謾令錄示亦幸渠文要自不可曉也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黃巖老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此事至爲淺末然看却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處甚可笑耳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法既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略相似必是一手作者自題王姓而名逸近世好事者亦少稱之獨趙德夫金石錄題識頗詳而以作者爲王瓚必是當時所傳本其名尙完也今選詩中有此名字而此詩體製只似唐人恐又或非一人不知亦曾見之否中間託陳安行子弟問之云從來無問及者獨張機仲臨鎮時嘗遣人摹之因得數本今往一通幸試考之以爲如何也熹病日益侵無足言者承欲冬閒謁告還浙千萬迂轡爲數日之留當得款晤以盡所欲言者

答鞏仲至

熹以氣痞益甚不能親布前幅來書在遞角中而詩卷乃似有拆動處不知何故以此知遠書亦難多談也向說簡齋詩有合改定處如能爲之料理幸爲印一本來只用粗紙庶得就冊塗改附回改正易爲力呂書奏議近方得見印本因得詳考當日規模機會深可嘆息但其間亦不免有漏落此間人有寫本與此互有詳略其間擊人者恐其子弟避讎刪去如密奏條畫誅范瓊計策後卒施行其語亦是一大公案不知何故亦不載也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伯謨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溫潤可觀方進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尤足傷惜也

此間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謾以寄呈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熹又上

答鞏仲至

比日秋冷恭惟幕府燕閑起處佳福此閒數日前一水非常今幸無他聞下流頗有所損不知果如何但雨意未已早稻十分成熟而不得以時收割此爲可慮耳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欲發封觀之又不欲破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斯遠省闈不偶家無內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急欲爲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知親舊間亦有可爲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渠來見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幷奉浼也

答鞏仲至

前蔡君歸辱書及此專人又奉手告欣審比日秋暑尊候萬福一水遠近多罹其害此間亦然所不及門者三五尺耳簡齋詩已領但得閩本就校即刊脩覆校尤易爲力旦夕稍暇或取此間所有者塗改寄呈也呂公奏議恨未見鄭武子所校本鄭乃其客必無舛繆也王瓚詩誠如所喻劉詩得經題品甚幸旦夕當令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刊詩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樓記姊銘筆力甚勁歎仰亡已尹少稷文近世誠不易得晚節狼狽殊可惜也晁銘不可曉亦不但此篇不知當時何以得重名於世也日鑄之惠感領厚意來使立俟未有以爲報也

答鞏仲至

前日人還草草附報殊不盡意比秋益涼恭惟起處多勝

陳詩誤字今別用紙錄去須逐字分付修了看過就此勾消了方再付一字乃可無誤此雖細事然亦須經歷方見自然成法也樓記不知已入石未細看尚有兩三處可疑具之別紙幸更詳之也匆匆附遞不暇他及未由承晤千萬自愛

答鞏仲至

武夷非建山之全體不待辨而知且於此上下文無所屬似成剩語若欲破蘇公茶圃之說則語又太略兼亦本不相關也漕司所領茶事止爲土貢玉食之一端耳非如他路與鹽法並行而領於一司也今云鹽爲大而茶次之似非事實又車運之策此殊不聞不知其說果如何也夫爲政者材可以勝乎事事不可以勝乎材此兩句頗類舉子文然亦謂欲其材之勝乎事不欲事之勝乎材則可今此語勢似未妥帖試深味之可見可以二字正富公碑中趙濟能搖之類也熹上呈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訃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懷抱衰病中間嘗小愈今復大作拘攣痞滿有甚於前矣

放翁得近書甚健謾知之蓍卦考誤無別本當於番易求之但恐題跋者恐其累己已遭投削耳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佳慶熹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悵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糴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適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糴變之時且得宿留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況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糴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俑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緡之米似却可以抽回蓋彼處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糴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椿管俟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糴解赴使司之爲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

常乖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卽鄉時去相見名六瑞者之族）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威意財之勿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亟作此托任尉附便或發遞以行匆匆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間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儻得左顧庶幾少款

答鞏仲至

前日方以尺書附遞不審已達未也便中獲書得聞比日冬溫幕府從容起處佳福足以爲慰水西之遊甚恨不得陪杖屨然細讀詩文已如身歷而目見之矣舊聞此處頗佳亦未嘗得到也昌父後來不得書只得彼中知識報來云病未能出戶不知後來復如何良可念也世本舊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尙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謝鳳之文不知果何如近日廬陵人來說紹興間有大府丞長樂陳剛中彥柔者坐以啓賀胡澹菴謫安遠宰而死周益公尙議其人因爲檢長樂志則但云終於江陰簽判都不及所歷官及謫死事方此爲扣其鄉人使尋訪之此其不幸又有甚於謝鳳者尤可歎也前書所論廛駔事不知已爲料理否切勿令外間知僕嘗有言也福州舊有楚詞白本不知印板今尙在否字書板樣頗佳歲久計或漫滅然讎校亦不至精不知能爲區處因其舊本再校重刻以貽好事否如能作此卽幸報及待爲略看過結緣也近讀伯恭所集文鑑極有可商量處前輩要亦多泯得名者不知後世公論竟如何爾

答鞏仲至

熹近以兩書附遞知皆達否李教授過門甚遽欲作書而不暇蓍卦說今日方得之因以附納幸視至

江西諸郡如元城語錄之類雖免雜燒然皆束之高閣此獨幸免豈非種樹醫藥之儔皆所不禁也耶可發一笑

答鞏仲至

昨日吳應辰來辱書今日又得遞中答字獲審比日冬寒尊履佳福深用慰感火後佳句曲盡事情引而伸之有足爲長太息者豈止此而已哉示喩米事已悉其人前日亦錄得縣中所被倅廳公文　看云奉帥司之命本欲封呈猝尋不見也度今自不能已須別得一文字說破前日之誤乃可止耳須早行下爲佳不可更待報矣後山之人不待別儲而飽收還乃爲上策幸更審之此却須俟見報萬一必以前人已行不欲廢罷卽俟丞歸當如所諭也但富家深懲往事亦自畏其累己未必敢承當耳

答鞏仲至

昨日遞中辱書且審比日幕府優游所履佳福良以爲慰痔疾想已平復此疾人多有之僕亦嘗爲所苦然見人用刀仗毒藥攻之者或至反爲大害因只服黃連枳殼等藥及用馬藍菜煎湯薰似覺有效不審曾用之否熹足弱氣痞遇寒益甚此兩日來雖用兩人扶掖亦行不得長至前後因感冒伏枕幾不能起衰老自應如此亦不足深怪也楚詞板旣漫滅雖修得亦不濟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

使其可以就加讎校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淨本見示當爲參訂改定商量若別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補音一卷亦甚有功異時當併以奉寄也陳寺丞事巖老之兄尙未報來年歲未遠亦須尙可詢問但當時作地志之人亦太草草耳文鑑誠如所論李文叔前此亦但見其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今亦不能記憶但如戰國策序則恐文健意弱大作爲傷正氣耳要之文章正統在唐及本朝各不過兩三人其餘大率多不滿人意止可爲知者道耳直卿尙未到此初意其來可以久遠相聚不謂又爲諸生所留亦其食貧不得不爲此耳三詩皆佳作但首篇用韻多所未曉前此所示諸篇亦多有類此者屢欲奉扣而輒忘之古韻雖有此例（如大明詩林與興叶之類）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叶亦是秦語以興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名畫想多有之性甚愛此而無由多見他時經由得盡攜以見顧使獲與寓目焉千萬幸也彼中亦有畫手能以意作古人事跡否此間門前衆人作一小亭舊名聚星今欲於照壁上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而無可屬筆者甚以爲撓今錄其事之本文去幸試爲尋訪能畫者令作一草卷寄及爲幸但以兩幅紙爲之此間却自可添展也又有一事鄉見聖泉寺有李邕碑龜趺螭首鐫刻甚精六螭糾結旣異今製而龜狀逼真雖稍破析然猶有生意也幸爲尋一木工巧於雕鏤者以木寫之用寸折尺不過高尺餘便中寄示爲望放翁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爲第一流近聞復有載筆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一文字或恐以此疑賤迹之爲累未必肯作耳悟老化去甚可傷血疾渠舊有之未必服藥之悞也意公恨未之識見劉叔通說向在三山見一老僧自云客石林家甚又頗能道其餘論不知便是此人否如其不然亦可因令尋訪計其年事亦當是七十以上矣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語深可念也前懷安尉楊岳從事乃龜山先生之孫鄉來在官不幸盲廢稼軒憐之爲之呼醫治療竟不能視後來鄭樞特爲請祠今在彼城中寓居因其便還匆匆附此渠必不能出謁以其賢者之後時遣人存問之少有乏無力可周䘏計亦所不憚也病中迫不得已不免作一文字精力不逮殊覺辛苦此間窮陋無人商量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就求訂正也

答鞏仲至

春寒多病不能奉一字以爲新歲之慶遞中忽辱惠問獲聞比日幕中多暇起處寧適足慰馳情熹病益衰無足云者示喩所苦亦已向安甚善此疾最忌飲酒若能痛節當不藥而愈也楚詞脩未了旋寄數板節次發來爲幸古田補音此間無人寫得今寄一書與蘇君幸轉託縣官差人賚去鄉下尋之就其傳錄尤便亦聞渠寫本頗經刪節已囑令爲全錄去矣然此嘗編得音考一卷音謂集古今正音協韻通而爲一考謂考諸本同異幷附其間只欲別爲一卷附之書後不必攙入正文之下礙人眼目妨人吟諷但亦未甚詳密正文有異同但擇一穩者爲定可也又可附此古田全書俟旦夕稍暇一面修寫寄呈彼中不知已曾下手未亦望隨得已了者節次寄來也若已詳善卽此中本更不須寄去矣劉侍讀書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明耳大抵古人文字要當隨其所長取之難以一時所見

遽定品目也李文叔論文諸說向見林擇之有之不曾寫得已書報令錄去或可并移書古田就取也畫筍許觀甚幸儻得附名尤所願也聚星閣此亦已令草草爲之市工俗筆殊不能起人意亦嘗輒爲之贊今謾錄去幸勿示人也余君之作竟能否便中并望早寄及也石林胡僧頃亦見之蓋葉公自有鑒賞其所使臨摹者必當時之善工也要之年來事事漸低此等人物亦自日少一日爲可歎耳龜趺恐須作全者向見所隕之元故亦在側也吳生玄武信爲奇筆但龜背之文正脊之甲五應五行次甲八應八卦又次甲廿四應節氣亦自然之理此却不足亦欠子細然九方皐之相馬又不當以此論耳社記頃未之見世間此等遺落不遇知者可勝數哉放翁久不得書欲往從覓一文字所繫頗重又恐賤跡累其升騰未敢啓口也楊君荷枉顧此其不易得又有甚於前二公矣滎陽始亦甚趦趄令汪季路百計脅之乃肯聽耳此君殊可念有可垂手處幸曲爲拯拔也長樂劉君一書煩爲轉達直卿云渠有知識在城中已令批在書背幸令人問之恐未有便却告專介爲送至縣中託縣官遣人達之蓋所編禮書在渠處欲亟取來趁此疾病少間之際并力了之故不可緩切幸垂念也欲言甚衆書不能盡唯冀以時自愛千萬之禱悟老聞欲爲志其塔果爾亦甚幸也

答鞏仲至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陳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曰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著厀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所畫陳荀聚星事若作兩段即前段當畫太丘乘牛車在塗而元方等侍行後段當畫叔慈應門朗陵對客七龍侍食又當重畫太丘與朗陵相對而二子一孫侍立又叔慈本在門外迎客客既入燕則又不當久立門外亦須畫其侍立於朗陵之側此皆似涉重複兩段之間又須更作山石林麓分隔前後皆費注解若只畫作一段則但爲太丘乘車到門之象而叔慈在門外迎客七龍扶侍朗陵出至庭中而文若在其後即免重複亦有遺意但却不見對飲行食及坐文若於厀前事有不備耳凡此未能自決不知盛意如何更望相度及與畫者商量取令穩當乃佳耳

更考後漢處士冠服教之

答鞏仲至

兩承惠書良慰馳想比日春深寒暖尚未定恭惟幕府有相所履佳福葉帥昨日已過此聞張書當來不久計賢者必護印至境上若得早來使可宿留爲一兩日款深所望也楚詞當俟面議元本字亦不小可便以小竹紙草印一本攜以見示此間匠者工於剪貼若只就此訂正將來便可上板不須再寫又生一重脫誤亦省事也蘇君處所寫補音如已到幸亦攜來此間所有本子不全恐將來闕略却不滿人意也聚星圖此間已先令人畫今詳所寄大槩不甚相遠但此間者車中堂上有兩太丘心頗疑之今得所示却差穩當此必嘗經明者較量也但閩中人不好事

畫筆幾絕爲可歎耳禮書半藁略可寫淨旦夕寄直卿處仍就使廳借筆吏數人抄過一本王元石亦要抄一本仍更爲寫一本當俟彼中寫了却寄莆中也時論少寬但置籍事予奪不同而同出一手要路諸人有忽從外補者亦非意料所及不知彼中所聞果如何也放翁且喜結局不是小事尚未得以書賀之熹衰病益甚苦楚之態亦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不能復縷縷也會面有期預以爲喜

答　易簡

盡得孝弟便是仁云云

立說太冗而意不精切大抵後多類此

言語輕躁動輒有忤知和緩可療而臨事復然小學之書先在於一切世味淡薄自然見富貴不歆羨見貧賤不厭惡臨患難無求免一向優人抑己損躬裕物之事皆可優爲之先生編集是書此意尤多如顏氏家訓六事豈貪名徇俗羡慕者能之推此則貽教之始以至五品之遜各盡其道皆由此充按伏罪過全在不能去一矜心所以諸病皆由於此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如此牽合

小學之書自明倫五段明父子章全在一親字上明君臣章全在一義字上明夫婦章全在一別字上明長幼章全在一序字上明朋友章全在一交字上始讀昏禮萬世之始至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

問敬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

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

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

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爲美而氣習已慣惟恐不多之念未能頓忘

既知其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如此支蔓

小學載內則三十有室遜友視志

男女之教溫公已有說其餘亦大槩立一節限耳不必如此細碎

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

馬援之言自可爲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以爲戒乎

理之根原推演孝義

不記此話頭因何而起若與安卿所問同是一時所聞則渠說已得之矣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敬義自有輕重然所說太冗

孟子養氣說

此條差勝然却只是依放集注別無新說看文字且要如此理會教本文說精熟久之自隨淺深有見處正不必支蔓生說穿鑿援引也

答何倅

前蒙誨及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爲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不知是否更望見教尺書莫盡此悰

答江彥謀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自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意誠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爲如何

答趙宰

伏承誨諭叚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者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爲此耳初不知其爲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無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輕重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稟知幷幾情照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趙郎中

熹伏蒙垂喻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以令兄提舉郎中見屬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既而精力日衰失前忘後記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覺費力況此事體之大不唯先丞相一身之德業難遽形容而事關國論將來史官所據以垂萬世者將在於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辨此今陳丈

君舉郎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萬一者若舉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爲宜者而熹託契門下旣久且厚固無形迹之嫌也專此布懇伏幸深察

答趙尉壆

九月八日熹扣首復書剡尉趙君奉議熹未得識面而遠辱貽書副以手劄已荷厚意而示以先正中丞行實使之論述以附其後則意又甚厚而非熹區區所得當也顧於先德慕用之深又不敢辭輒具數語如別紙若當代諸賢已有跋語幸以附其後而奏議之書尚欲寅緣請得一觀儻辱開許只託石滁州附上虞潘幹處或寄臨安趙節推彼應時有便來也適此俗冗留來使數日乃得布此病倦草草仍不復作劄併幾情亮向寒千萬以時爲門戶自愛講學之意尚俟他日得以面論不宜熹再拜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剌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己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治甲銷鈔足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爲佳

答任行甫

塵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抄取一本亦佳也

答任行甫

前書所喻賣鹽事既是州府相委無如之何只得竭力但不可因此多有更張以形跡前人廣陳利害以取衆怨如私會之類乃爲佳爾況賣鹽一事是州府財計本根尋常是幕官職事今以監當處之已不穩當萬一須犯此二戒尤爲不便卽不若託以病或別作緣故以力辭之之爲愈也況今已書一考在任之日不多自可漸爲去計豈可更當此委任取人忌嫉正使無前所說二事衆人亦必側目若不早自引退必有後悔無疑更審思之久欲奉報此事因循至今深以爲慮偶有此便謾附此紙不暇他及也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斅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

有羸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程傳之

熹與足下爲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略而未究其蘊者無從面講臨風悵然異時因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

答呂紹先

示喻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呂紹先

承喻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喻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潘立之

所論西銘大槩亦只是如此看不知近日更讀何書有商量處便中可示及也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上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爲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也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喻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具言且審即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慰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玄奧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顧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跧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綏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蓍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論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

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　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陳頤剛

衰孄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牋短幅爲禮以厚而先集高文弁以見貺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有如足下志尙之高規模之廣則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胸中之奇凜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況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三復嘆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宦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答姚掞 一云答盧粹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尙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林質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躐等遽論熹已於四子後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范叔應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狥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答徐景光

寵示復性一篇伏讀再三開警甚至如所謂聖人不待覺

而復賢者能求復其性者深合乎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之說又所論顏子克己復禮一節意亦甚正歎服亡已但所云聖人之性虛寂而靜者非所以語性所云心齋坐忘者亦非所以論顏氏克己復禮之實也至於卒章所論心性之別以爲心能感性則又可疑之大者熹嘗謂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淸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答吳深父

示喻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爲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

答朱岑

昨辱枉書爲報不謹方以自愧玆被再告良荷不忘之意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衆難羣疑輻輳於胸中僕懼其徒爲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不識足下以爲如何也如有取焉願舉其疑之近者一二條以告熹請得以所聞爲足下言之而明者擇焉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脩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爲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略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

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或人

爲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或人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解釋仁字道字之所以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答或人 一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自此已下共十書元題答或人一云其間是答劉公度

昨來所示疑義久無便可奉報今幷納還鄙說或恐未安不惜痛加辨析也大學等書近復刊訂體製比舊亦已不同恨未有人可錄寄耳尙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頴說召誥已前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林老襌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試幷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大抵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

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柰何其他在藏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答或人

前書妄論想荷不鄙然亦未知果中理否但所聞於師友者如此驗之聖賢之言又如此竊獨安之不敢自棄以狥流俗耳執事議論文章多出於忠厚之意反身自求宜有以自樂者乃獨以無名爲患不得試爲憂而欲思其次者何耶題跋用意尤懇惻推此足以善一世之俗矣歎服之深不容復措詞也

答或人

大學中庸無異道而所自立者有淺深但循序以進其義自見今未須懸料也孟子盡心之說熹於大學或問中嘗略言之其序可見大抵讀書且求句中大意令逐處各自分明即彼此深淺自然可見今未及各求本處文義便於彼此參考所以費力多而未易合也（見得分明反復涵泳此是要切功夫淺深之辨本非學之急務也）

答或人

謝游楊尹侯郭張皆門人也

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

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以此推之則三十條者之得失略可見矣

或以仁訓覺訓公者

此二訓程子已嘗明其不然恐不必更著於此

藍田呂侍講

呂終於正字未嘗作講官

張無垢

此書深闢佛氏而所引之言以此爲號終不穩當請更詳之又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孫先生）公卿稱諡（如云王文正公）無諡稱爵（如云王荊公）無爵稱官（如云范太史）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思叔）或兼以號（如上蔡龜山衡麓橫浦之類）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呂某）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章惇）

當惻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爲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譏初學躐等之病尤不當引以爲證也

復何言哉

當云然世本豈得而出哉

格物以窮之多識前言往行以擇之就有道以正之歸諸心以居之

多識而擇之乃所以格物不當分格物多識爲二事而反

以格物爲先多識爲後也格物就正固皆心之所爲不待更歸諸心而後可居也且歸諸心者亦想象之而已矣未見其踐履之實亦若之何而能居乎竊恐此語不能無病若論爲學之序則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者盡之故程子以爲五者廢其一則非學而藍田呂氏解釋甚詳其語皆慤實而有味也

察於天行以樂循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况又加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

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

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卽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呂侍講論寡欲

此乃呂原明侍講

安人安百姓則又擴而大之也

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效益廣爾廣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致用者窮經之本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則其本末先後固有在矣今以致用爲窮經之本恐未安也若曰求實用者窮經之本其庶幾乎

推己及人者治道之本恕者待人之本

推己及人卽所謂恕此兩條不惟重復而別出恕字恐有流於姑息之病

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

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

審勢者平天下之本

此語未安下文亦多此類唯澄源節用立志守正四語爲最穩耳

順人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

知良心者去惡之本

此段意思未安封建之說與井田肉刑相類皆未易輕論也

賞罰者行師之本又曰師之道又貴乎以正耳

此二語似倒置

弘毅者任重之本

據曾子說弘主任重毅主致遠

伊川論守令云云康節論新法

此二事恐不類上下文意

原思爲宰

衡麓之說其文義恐未安

知止

詳下文所引云云至物我俱敗矣是量力之事伊川元城及易三節是防微慮遠之事陳希夷以下乃爲知止之事今槩以知止目之恐未盡也

和靖論語錄云云

此語恐非通論孔門之教未嘗專恃春秋而直廢論語也

道之大本

程子論未發之中與無過不及之中不同恐更當詳考

呂氏楊氏中字之說

此二說恐有未安處

東學温公語嘗不及變

此語甚佳然終恐難持不若不論之爲愈

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死當更於閑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或人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不記別有何語然其大槩今且是要識此四字之名件訓詁而已如所示說似太高遠反不的當也更檢遺書論孝弟爲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兄亦深以爲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分明矣夜氣一章所示尤未安去年曾答順之此可就取看有疑處却喻及大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匝又時爲險句奇語軒輊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看文字少又忽略了平易處而專揀艱難高遠底看故其用力愈勞而爲說愈雜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所示多所未安別紙具報幸更平心詳緩紬繹令意味浹洽自然安頓穩帖不如此蹉踔奇險也

答或人

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如此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工夫也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

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答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耶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尙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己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麤者

以聖爲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今問頭自有病痛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問者所謂思慮邊義理上者亦曰思所以處事之宜耳但其語不莊故正叔疑其誤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語意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形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此觀之則陽一陰二之云恐亦未可以爲非也蓋理則純粹至善而氣則雜揉不齊內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

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狥俗之人今曰云云非其義也又云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爲實曾用人之人與他說雖善而未必實有功夫者不同然其迫切之病驕吝之私亦非他人所及也又有謂墮於習俗之見釋氏之善者杜門獨善則可此亦非是更思之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街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卽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

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撫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也

答或人

示喻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撑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撑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或人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雜著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卽大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籍書籍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己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揆度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旣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知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幷六國爲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故爲秦博士以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卽馬邵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眞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

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百篇之序文合爲一篇共爲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序減八卷又大禹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稾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也今亡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子纂書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經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爲一以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按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所據未敢必也以其所序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細考焉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是也大抵書之詞語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檃括閏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三篇共爲三十四篇幷僞作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頤頤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今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卽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書是張霸所僞作者矣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

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難者云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几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此篇古文今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古人文字中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爲體而明爲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強勉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寔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庶民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及物由近及遠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兼命二氏四子作爲曆象以授民欲其及時以趨事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也曆所以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如後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宅居也嵎夷東表之地蓋官在國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往居於彼也曰暘谷者以日之所出而名之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晝得其中也蓋晝夜皆五十刻春主陽故以晝言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中也仲春者春分之氣蓋以日昬中星驗春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劉氏曰當云宅南曰交趾陳氏曰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周禮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之中星也因析而又析也以氣愈熱而民愈散也希革毛希而革見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謂西極之地曰昧谷以日所入而名之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此時亦晝夜各五十刻秋至陰且避春之日中故舉宵以見日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虛星秋分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冬亦主陰然無所避故直言日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昴星冬至之中星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今按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昬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虛昬中昴今日在斗昬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卽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大過乃倍其年而又反

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爲近之而亦未爲精密也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咨嗟也嗟歎而言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釐治工官庶衆績功熙廣也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蓋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既爲可笑而農桑庶務皆失其時爲害尤甚故必以餘置閏而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此以下至鯀績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疇誰咨嗟若順時是庸用也言堯誰爲何咨嗟而問有能順此理者將登而用之也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爲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蓋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采事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靜則能言而用之則違背其言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不可曉與下文不相似疑有外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下民其咨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僉衆共之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逆也命上之令也言專任己意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倖直是其方命而敗類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賢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矣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巽順而入之也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入居我之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蓋四岳與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嘗亦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又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汭水北一說亦水名一說小水入大水也蓋山水皆自北來人可居處多在所交之北故舜所居在嬀之汭也嬪婦也虞舜氏也謂其家也言治裝而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舜典

古文有今文合於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允塞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官職之位也○今按孔疏梅頤奏上古文尚書孔傳之時已失舜典一篇又自此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故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以下文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

興於大航頭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註也直方興有罪於事亦隨寢而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蓋與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其所傳無此二十八字梅頤既失孔傳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本經而并及孔傳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但未知其餘文字同異又如何耳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唯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於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嘗所指爲何人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運轉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察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齊猶審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言舜初攝位乃察璣衡以審七政之所在以起渾天儀晉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去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解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此璿璣玉衡之遺法蔡邕以爲近得天體之實者也○洗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之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按此以漢法逆推古制然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偶在地之位以準地而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偏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機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其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其僞也既盡覲見四嶽四嶽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氏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句絕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祭之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合之也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也六律爲陽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爲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而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所用有不同者則審而一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脩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也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卽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也周禮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大略亦類此蓋因虞夏之禮而損益之故其先後詳略有不同耳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之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不知何據今未有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氏以爲但言藝祖者舉尊耳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同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氏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則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幽幷營也中國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大河以內爲冀州而帝都在焉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太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幷州又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旣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正辨九州之域有楊荊豫青兗雍幽冀幷而無徐梁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刵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踰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木末垂革官刑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也教刑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罰其金也贖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則罰其金以贖罪也此五句者寬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卽輕或由輕而卽重猶今之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刑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罰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而貧者受刑既非所以爲平而又有利之之心焉聖人之法必不然矣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其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大江之南彭蠡之西洞庭之東特險作亂者也幽州北裔之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或云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卽雍州之所謂三危旣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卽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

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皆樂器也古者謂畿內之民與列國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海內之民則不爲服唯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又能讓舜爲天下得人故海內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按堯十六卽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月正猶月朔謂之朔月月正月吉謂之吉月也孔氏曰舜服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按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於廟而改元此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卽位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遠近之勢如此先務其略而後致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信有德仁人而拒絕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當相率而服從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時亮庶事而順成庶類者乎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時有在朝者也禹崇伯鯀之子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也時是懋勉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是則指此百揆之事而言也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稽首首至地暨及也稷契二臣皆帝嚳之子稷名弃姓姬氏封於邰契姓子氏封於商皋陶亦臣名也俞者然其舉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時稱舜曰以見自此以上稱帝者皆堯也自此以下稱帝者乃舜也則堯老之時舜未嘗稱帝亦可見矣○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也后君也謂有邰之君也如所謂三后后夔皆有爵土之稱也稷田正官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者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欲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迫切虛僞免而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亦取此義也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弃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屛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而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服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若言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卽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殳斨伯與二臣名也往哉汝諧言汝能和其職不聽其讓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也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益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太史公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殳以積竹爲兵建於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二人豈能爲二器者與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蓋序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絜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皆所以防其氣稟之過而矯揉之者也所以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則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辟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之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之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讓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作臣作叛故治水之際三危已宅而猶有不卽工者及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也不可以先後論也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南方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字爲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此言舜生而側微至三十年堯乃召而用之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一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

大禹謨

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有未盡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謨謀也命教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四海者卽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王氏以爲禹號蘇氏曰非也以文命爲禹號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吳氏曰此書不專爲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放二典爲之皐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便記皐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以下卽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曰德者其德化之深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也攸所也無告困窮也帝謂堯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皆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氏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都嘆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爲鄙美謂之都都爲美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固爲有理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譽其美而不見其勸勉規戒之辭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只依舊說贊堯爲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字本訓由故又以爲所當由之道也言天道無常隨人所行之順逆而應之以禍福猶影響形聲以終上文之意見所以不可不艱者以此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敬與儆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虞度也言當儆戒於無虞度之時謂戒於無形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敬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成成就也言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之言如此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儆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失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歎美之辭也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因謂所以如是而修其德者也將欲以善其政也而爲政之道不在乎他特在乎養民而已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以水克火以火克金以金克木以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脩則民生略遂而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百穀本在木行之類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九功合六與三也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九敘惟歌者則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乃能不怠於其職故命汝以攝帝位而率衆臣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總堯之衆爾未能遽宅帝位也故其命禹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宜使攝位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我念其可以率帝之衆者則是亦惟在於皋陶耳又言名言於口者以爲惟在於皋陶而允出於心者亦以爲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以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舜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此不及稷契者史記載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兄弟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也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者而已期者先事而取必之謂舜言皋陶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故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今乃臣庶罔干予正而民情又皆合於中道無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皋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後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輕以治之功已成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罪之輕重未明而可以殺可以無殺者欲殺之則恐其實無可殺之罪而陷於無辜不殺之則恐其實有不常之罪而失於不殺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心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而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以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己功也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其所願以至于治教化之行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既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言禹自許能任治水之責而果能治之是能成其信也成功謂水患既平而九功皆敘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揜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宜作楙盛大之意此作懋者乃訓勉爾蓋古字亦通用也德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丕大績功也指其成允功而言懋乃德者彼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績者彼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言汝有此盛德大功故知歷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言其不可辭也是皆舜方命禹以居攝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事物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動而難反故危而不安義理難明而易昧故微而不顯惟能省察於二者公私之間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釐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頃刻之離則其日用之間思慮動作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而舜之命禹又推其本末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可見於經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謀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方內外相資兩得其要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此言可愛者君而可畏者民也君之所以可愛者以衆非君則無以奉戴而至於亂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君非民則無與守邦而為獨夫也故為人君者當自警戒以謹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願欲之事欲其有以常保其位永為下民之所愛戴而不至於危亡也若不恤其民使其至於困窮則天命去之一絕而不復續矣豈人君之所願欲也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和好也戎兵戎也蓋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故戒之命汝其慮已審矣豈容復有他說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枚卜謂歷卜之舜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故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掌卜筮之官也蔽斷昆後也習重得吉卜也蓋言卜筮之官占事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合之於龜若我之志已定而衆謀又協則鬼神其必依據龜筮無不協從矣況卜筮之法不待習吉今又何用更待枚卜再得吉兆乃為可乎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朝諸侯等事也

金縢說

金縢此篇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本末故敘之於此

既克商二年止王翼日乃瘳此敘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管叔及其羣弟止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刀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止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于後公乃爲詩止誚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爲作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之詩

秋大熟止弗敢言金滕所藏代武王之說史之祝辭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至能念于一人是也既克商二年至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及公歸王翼日乃瘳皆史與百執事之言敘後事以始終祝冊之辭也

王執書止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召誥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 林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夏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 戎狄之間至孫公劉始立國於豳十世至大王避狄人之難於岐山之下文王遷于豐武王遷于鎬邰在漢右扶風斄縣豳在栒邑縣豳鄉岐在美陽縣岐山豐在鄠縣東豐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陂也岐在豐邰西北無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之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毖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爲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時會諸侯而已何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車攻謂之復古

召誥

惟二月既望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曰於已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 劉諫議曰越與粤同粤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傳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洛北之水 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殷民也 葉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 疏曰十一日也蘇氏曰遍觀所營也按後篇是日再卜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曰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耳疏又曰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 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故其釁之禮敷廟有上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釁之此間當有告卜事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疏曰二十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 王氏曰周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傳曰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傳以爲王與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至覲於王以下篇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且略君如此惟陳氏以爲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於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此說最善葉曰禮諸侯朝于廟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覲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公非常禮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告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而陳戒于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告而後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元子者天之元子 陳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

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知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籲呼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智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復如紂也　朱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魄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葉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籲和也言祈和於天也此與舊說不同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亦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舊說嚮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又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　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善德必資老成　稽謀自天言觀天之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諴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于民碞者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　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又居洛邑繼天爲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　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稱周公言常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愼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爲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

舊民雜居其善惡之害不同事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之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習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爲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王氏以爲明政刑以節之不知道之言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爲御事使之佐我周之御事也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相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　陳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德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之初服不可不愼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愼其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靡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天下而王亦顯矣　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如以其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事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曰刑儀刑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人心爲天命也　陳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　林曰王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求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蘇氏曰庶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

其大和會而協雖周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我顯于後世林曰讎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爲動勞也奉幣以贊王所祈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歲祀上下而祈永命

洛誥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擇其有可知者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蘇氏曰周人謂洛爲成周謂鎬爲宗周使來告卜王在宗周遣使告之作洛誥葉曰此篇當與召誥參見周公既定遷都之議使召公先相宅度其所宜爲王城者召公既卜洛而告則以商庶民略定其位於洛汭故周公復至而再卜也此篇非一時播告之辭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洛誥蘇曰此處有簡脫在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氏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曰子者親之也曰明辟者尊之也程氏曰猶言告嗣子王矣葉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明民辟周公不欲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初命則我不得不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而相此洛邑爲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乙卯即前至洛之日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周公營洛本以處殷餘民民懷土重遷故以都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葉曰卜者先三墨龜爲兆而令之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求吉不過乎三既卜黎水又卜澗水東又卜瀍水西則三矣皆曰惟洛食者以召公之卜卜而復以三地求吉皆不食而食洛是以卒從召公之卜爲定也傳以澗東瀍西爲王城宮室宗廟所在瀍東爲成周遷殷頑民之所諸儒多用其說而陳氏姚氏之說尤詳今見別論伻來以圖及獻卜伻使也遣使以所卜地圖及卜兆來告成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傳曰作周以配天之美命王氏曰姚成曰天休震動使周有天下者天之休也故周公敬之而相宅以配天休也○或曰作新邑與我周室同休○又或謂作洛與宗周同休不在洛言來者順周公所在而言○或曰王本與公同來又曰王得卜而來見公遂留祭未知孰是公既定宅伻來來示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貞猶當也○葉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大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吉斷而以示天下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成此休常吉之卜也拜手稽首誨言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

周公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爲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爲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說後數章貫穿今從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始舉殷家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庶殷也○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秩而祀之也○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己以聽也周謂宗周也言我所總百官今使之從王于周而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乃命曰我嘗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所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蓋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言成王又命我曰汝周公受先王之命而厚補我大視功載則可見矣凡汝所自教之工乃我之朋猶言太史友內史友友邦冢君也功載記功之書也王似欲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命成王與周公言未嘗汝之此周公述王言故變公稱汝也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周公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但汝所朋不可不慎燄火始然尚微而方進之貌灼焚也敘次第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道及撫臨衆事當皆如我所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總齊者書於事當惟用此人慎終之道當如此也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言我今往新邑所使嚮就其有僚矣明作有功之事務爲惇大之以成寬裕之政則汝亦長有歎裕之辭於後世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趨事赴功常失之急薄故又言惇大成裕以救其失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沖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厥終也百辟諸侯也享朝而以幣享王誠以奉上之辭物幣也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爲可以幣交也曰吾有幣足矣何以禮爲如是者猶不享也諸侯不役志于享上則天下之民皆無復有享上之心矣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乎如是則是成王實啓此亂而遺周公以憂勤不暇也蘇氏曰小人賄以說人必簡於禮周公戒周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

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則招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　陳曰予嘗以此思之則知文帝卻千里馬而漢鼎重於泰山矣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棐輔也蘉勉也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一說乃惟孺子頒朕不暇連此段言成王不聽我言是分我以不暇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正父武王也厚敘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敘者我不敢廢汝自教工之命汝往歸宗周汝其敬敘武王之事而我留於此修后稷先公之業明農事以教民亦王業艱難之意也我民裕矣則彼殷民以教民爲裕亦無有遠而不至者戾至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蘇曰惇宗厚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言此數事皆賴公之功而成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容旁作謂周公輔成己之德以迎迓太平之治而不迷於先王之教予冲子夙夜毖祀蘇曰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毖祀而已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導我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卽政于宗周而命公留于洛猶唐節度留後之意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順也亂治也四方雖已順治而猶未定于尊公之禮未有以撫治公之功○葉曰宗者掌禮之官蓋周公居洛七年乃制禮作樂故周公在滅淮夷之後此時未制禮也　此與先儒不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且使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此正與公訣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功敬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而公但勿廢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矣　其周公拜手稽首曰此王歸後使人來勞周公公拜受之辭也

召誥蘇淫用非彝論洛誥上復子明辟論疏陳二家王城成周論○惟七年葉說在復子明

辟解下○

康誥曰月一段林說與蘇說不同　若曰史文其言而撮其要略也陳○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矣言其責之在己也先儒作四句讀曰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惟弔茲惟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我得罪也葉說好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彝泯亂矣元惡大憝詳文意當從王氏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寬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爲威虐汝之爲此欲以德乂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蘇陳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爲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　文王之敬忌忌惡也惟助成王德顯句越尹人祗辟越及也顯民明明德於民也恫瘝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惠不惠懋不懋順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亦通當順者不順當勉者不勉此說長不典式爾古註式訓勉○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違王氏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槩是宥過刑故之意若有疾刑人如痛在己又恫瘝之意○蔽時忱陳說陋○至誠爲小人所責○殄享○世享皆謂享于天子

武成月日譜

一月以孔注推當是辛卯朔

壬辰旁死魄孔注云二日○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三日○

戊午師度孟津二十八日

二月若前月小盡卽是庚申朔大盡卽是辛酉朔

癸亥陳于商郊庚申朔卽是四日辛酉朔卽是三日○甲子勝商殺紂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卽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閏月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若不置閏卽下文四月無丁未庚戌矣其說是也○若前兩月俱小則此月己丑朔一大一小則庚寅朔俱大則辛卯朔

三月若前三月俱小則戊午朔一大二小則己未朔二大一小則庚申朔俱大則辛酉朔然閏月小大計必無辛酉也

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二小則己丑朔一小三大則庚寅朔

王來自商一日○既生魄諸侯受命于周十六日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丁未祀周廟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

右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幷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爲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擧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顏注以爲今文尙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程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据也按張霸僞書有武城篇劉歆誤以爲古文說見書序疏中

考定武城次序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此下當有闕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右此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荆公程先生皆有改正次序今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略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事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定生魄在丁未庚戌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劉侍讀謂余

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先生徙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此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勑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之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雜著

孝經刊誤（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生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右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

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温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改者放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矜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復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為傳之十章或云宜為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為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為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或云宜為十一章因

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卽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叢子敘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注中顔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讀管氏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極謂盡其本原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服叶蒲北反○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行下孟反○虛謂虛僞）顔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式法也）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弗運反盥音管漱素茂反○掃席前曰拚盥絜手漱滌口）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泛拚正席（共音恭席叶祥龠反○共盥謂共先生之盥器也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泛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席前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顔色毋怍（客叶音恪鄉音向○怍謂變其容貌）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丁丈反否叶音鄙○謂先從長者教之一周之外不必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必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行下孟反○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爲紀綱然後可興也）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見上讓叶平聲行叶音抗○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者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受命爲先生命求雖不得必以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錯七故反悖布內反○饋謂選具其食）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叶音郎○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胾側反反別彼

列反要一遙反○胾謂肉而細者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左酒

右醬醬當作漿○是謂胾也禮三飯乃食胾而辨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而食胾終乃言酒醬明在胾外也鄭注二禮兩引上文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胾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胾外矣今本誤也告

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用韻不叶未詳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

七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

謂貳挾古協反還音旋嗛苦簟反○三飯食必二毀斗也挾猶著也七所以載鼎實者○貳謂再益也食盡日嗛視有盡者則益之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漱祭未詳○既食畢掃席前弁搜斂所祭也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要平聲○所謂食坐盡前恐污席也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

咡覆手擥音覽隱於靳反飽叶補苟反咡音二○不以手當以狹也隱肘則太伏也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絜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樞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

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樞苦侯反鄉音向席客還並見上立未詳○振任掃席謂振其衽以拂席之污賓客食畢亦自徹其餽并謂藏去也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

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記注作擖又作葉並以涉反○攘袂者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寬故播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邐揲舌也既有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

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左側貸他得反○謂倚箕於戶側凡拚之道

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折之舌反○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

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從前掃而却退聚其所掃糞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以葉

適已實帚于箕板穢時以手排之適已向已也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

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

謂合考書義也

右灑掃

暮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昏將舉火執燭偶坐錯總之法橫于坐

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坐上聲錯見上所叶疏果反櫛莊乙反○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所也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

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句古侯反下叶音戶○句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則方正不邪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緒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

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者叶音緒去上聲○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墜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

則否奉芳勇反俶昌六反否見上○俶始也謂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右請衽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

弟子之紀友叶音以叶上聲長丁丈反儀叶五何

右退習

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頴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熹按正義曰夫子所作象

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在於象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盡又柰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楊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后者讓也嗚呼他人尙何責哉熹按詩疏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象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固不如呂氏之有据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則無說焉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一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于此云云

蓍卦考誤

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辯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辯疑爲考其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此以上糸節文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

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闊略不備及顚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扐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作扐字則恐傳寫之誤耳今頗正之其說如左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有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者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

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爲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爲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爲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見乾卦初九下)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餘三象同)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李泰伯曰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

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爲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爲太略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爲小庇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遇多遇少與歸奇爲若干則是誤以兩扐爲所遇而謂掛一爲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爲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爲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爲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扐之策分措于三指間則初變之扐誤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扐亦爲失之且一手所操多至二十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爲簡易而分別掛扐爲明白祖其法爲多者一爲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扐十二并掛一爲十三而不知扐千并掛三爲十三(餘三象同)則是後三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爲得也今皆

正之如左方云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卽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爲少九八爲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爲十二揲之數四五爲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爲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爲奇兩揲爲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illegible]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爲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爲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爲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爲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爲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爲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三二一三爲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謂兩八圓二謂一十二兩少一多爲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二爲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六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今攷凡言策者卽謂蓍也禮曰龜爲卜策爲筮又曰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筴尤爲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不爲策也疏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幷以乾坤二少之爻爲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爲老六子爲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則疏有未及

而學者不可不知爾

右揲蓍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爲之說者雖或互有得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學者反復其言使各盡其曲折則後之爲說者其是非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餘放此○郭氏曰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用之餘數止語歸奇合扐之餘數故有三多三少之言至康節然後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相亂矣

今按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四則四亦未得爲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爲此辨者未知掛扐之中奇偶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

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爲扐故揲法多誤至橫渠而始分云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一再扐爲三變而成一爻橫渠之言正所以明正義之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蓍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扐之爲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爲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乃爲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爲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爲說而詆唐人不當以奇爲扐夫以奇爲扐亦猶以其扐爲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說以歸爲掛以奇爲一則爲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蓍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扐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歲之閏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蓍分二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爲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爲扐而象不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謂第二第三變爲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奇偶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當隨事發之爾

伊川先生揲蓍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蓍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蓍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西隅此名右手之扐復以左手四揲右手之蓍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左手之扐其兩手所握之蓍爲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爲二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數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爲老陽郭氏曰此法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雍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

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爲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已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

歸奇於扐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蓍便爲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則其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復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卽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掛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一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卽九再揲三揲不四卽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爾

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爲要切而其疎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者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扐其後爲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爲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扐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者也

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爲四象者久矣至於揲蓍然後掛扐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爲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爲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爲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爲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爲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爲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爲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爲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爲八十四復三分之而爲二十八復四分之而爲七少陰巽離兌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爲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爲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爲八是七八出於九六而爲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

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用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蓍之法具而掛扐之五與四以一其四而爲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爲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爲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爲六兩其一偶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爲四叄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爲無象不亦誤乎又況自其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揲之策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策爲母反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七八而以爲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於蓍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卦矣尚何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鑿甚矣又況方爲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耶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太早計哉

釋疑序云繫詞不載九六七八陰陽老少之數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爲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後世大失聖人之意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謂策數也

今按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槩舉其法不能甚詳然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贊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自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略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所不及而遂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爲異也聖人作易本爲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者今深主策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爲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辨證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按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蓍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扐是也或謂指間爲扐非也楊子雲作艻亦謂蓍之餘數豈以草間爲艻耶

今按歸奇於扐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扐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扐者亦謂正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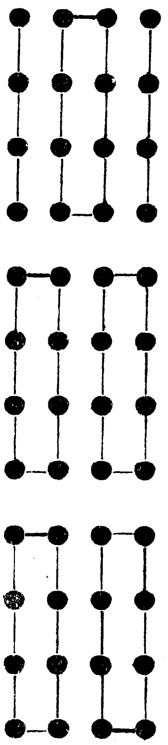
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爲扐也艻生於蓍而言此草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文

又曰如正義之說是六揲六扐而成一爻三十六揲三十六扐而成八卦與十八變而成卦之文異矣

今按一變之中再揲再扐則十有八變之與三十六揲三十六扐未有所戾也

過揲二十八策

圓圍三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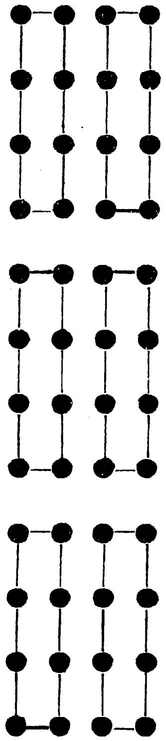
三揲掛扐四再揲掛扐八　初揲扐八　初揲掛一

圓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扐二十一策

過揲二十四策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三揲掛扐八　再揲掛扐八　初揲扐八　初揲掛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扐三十五策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

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扐而必求之過揲之間其與郭氏之說已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爲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爲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遽至於此亦可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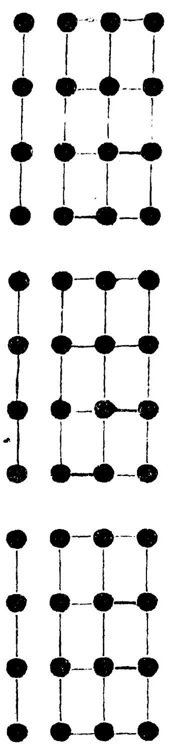
又云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爲陽三而爲陰一圍三徑一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卦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卦一而左右皆二也卦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者爲陰二而爲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而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爲陽惟左右皆四乃爲陰）三變之後其可爲老陽者十二可爲老陰者四可爲少陰者二十八可爲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本皆二十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

陽之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十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爲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爲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爲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私尤不可以不辨

過揲三十六策

圓圍三　圓圍三　圓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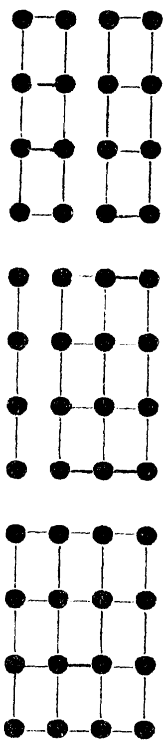
三揲掛扐四　再揲掛扐四　初揲扐四　初揲掛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扐十三策

過揲三十二策

方圍四用半　圓圍三　圓圍三



三揲掛扐八　再揲掛扐四　初揲扐四　初揲掛一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扐十七策

五歲再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揲左　扐左揲右　扐右　掛揲左　扐左　揲右

扐右　掛　揲左　扐左揲右　扐右　丙乙丙閏

丁戊閏　巳庚辛閏　壬癸閏　甲乙丙閏

丁戊閏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扐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五歲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扐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兩扐之歲爲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蓍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

郭氏說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扐　扐　扐　掛扐　扐　扐　掛扐

扐　扐

甲閏　乙　丙　丁閏　戊　己　庚閏

辛　壬

郭氏之說以掛爲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第二第三變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變爲掛無掛有扐之變爲扐其有掛之扐又弃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閱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扐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爲五歲而再閏矣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

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九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諸家揲蓍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爲誤爾

琴律說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散聲二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爲祉爲九徽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爲商爲十二徽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爲羽爲八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爲角爲十一徽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爲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爲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林鍾六寸爲祉爲第九徽徽內三尺徽外一尺五寸上生太族太族八寸爲商爲第十三徽徽內四尺徽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爲羽爲第八徽徽內二尺七寸徽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爲角爲第十一徽內三尺五寸徽外九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徽之間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在九徽八徽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下生夾鍾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爲第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下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八絲在八徽內徽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爲第十徽亦爲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卽其半聲爲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律皆九分分皆九釐釐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收

按此以上爲自龍齦之內至于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爲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爲九尺又折其半而爲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族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祉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爲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鍾之律固起於

龍齦而爲宮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族則應於十三徵之左而爲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徵內四尺姑洗則應於十一變而爲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徵內三尺五寸中呂應於十而爲角律六寸五分八釐有奇徵內三尺五寸但姑洗唯三絃用之餘絃皆用中呂林鍾則應於九而爲祉數五十四律六寸徵內三尺南宮則應於八而爲羽數四十八律六寸徵內二尺七寸○次絃則太族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商之初矣用宮數後做此而其姑角應於十三之左用商數後做此林祉應於十南羽應於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右○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角之初矣而林祉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四絃則林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祉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黃清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羽之初矣黃清少宮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六絃之黃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祉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七絃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祉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徵內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黃鍾一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鍾蕤賓夷則無射應鍾之爲律則無所用於黃鍾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黃太之間律八寸三分七釐有奇內四尺二寸半○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奇內三尺八寸○蕤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內三尺一寸五分○夷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奇內二尺八寸半○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釐有奇內二尺五寸○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釐內二尺四寸○族宮見本章圖說

若自七徵之後以至四徵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於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徵承羽而爲宮六七間爲商六右爲角五而爲祉四五間爲羽○次絃七徵承宮而爲商六左爲角六右爲祉五爲羽四五間爲宮○三絃七徵承商而爲角六爲羽五爲宮五右爲商○四絃承角而爲祉六左爲羽六右爲宮五爲商四五間爲角○五絃七徵承祉而爲羽六左爲宮六右爲商五右爲角四五間爲祉○六絃承羽而爲宮七右爲商五右爲角五爲祉四五間爲羽○七絃承宮而爲商六左爲角六右爲祉五爲羽四五間爲宮四徵之後以至一徵之後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節聲難取而用處希不能盡載然其大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密耳○凡五絃起於龍齦初絃五聲次絃四聲三絃三聲四絃二聲五絃一聲凡十九聲皆正聲○初絃七徵次絃八徵三絃九聲四絃十徵五絃十二徵六絃龍齦以後爲第二宮各五聲七絃龍齦以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徵以下至七絃八七間以後爲第三宮各五聲凡三十五聲皆少少聲○初絃一徵之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聲次絃二聲三絃三聲四絃四聲五絃五聲六絃五聲七絃四聲凡十九聲猶爲少少入前三十五聲數內唯六絃一聲七絃二聲凡三聲爲第四宮又別爲少少少聲通爲三十八聲○合一琴而計之爲百十有三聲但七徵之左爲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徵則爲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祉羽既盡之後而黃鍾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絃之爲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徵以後所以爲用之少雖四徵亦承以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泛聲多取之自當別論而恪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徵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爲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爲淺深黃鍾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應鍾最短

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後爲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爲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圍皆九分經皆三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如以弦大小爲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于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除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爲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聾瞶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子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爲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爲重而不知散聲之爲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聚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爲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爲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咈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

又凡既立此律以爲宮則凡律之當徽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徽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唯第十二徽有徽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遇俗者自當進据可爲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

定律

沈氏筆談据唐人琵琶錄以爲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祉祉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

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爲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爲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爲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爲宮也蓋今俗樂之譜ㄙ則合之爲黃也マ則四下之爲大也マ則四上之爲大也二則一下之爲夷也二則一上之爲姑也マ則上之爲中也ㄙ則勾之爲蕤也ㄙ則尺之爲林也丁則乙下之爲夷也丁則乙上之爲南也川則

凡下之爲無也儿則凡上之爲應也六則六之爲黃清也丌則五下之爲大清也丌則五上之爲太清也則上之爲夾清也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鍾也沈氏後章卽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徵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外方樂又高坊均以來惟契丹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方外合字真爲夾鍾矣若便以此爲黃鍾恐聲已高急更用旋宮至辰巳位卽已爲林夷非唯不容彈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

調絃

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徵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下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徵隔三而得六聲（宮與羽商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得三聲按下得三聲）九徵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祉商與羽角與少宮祉與少商爲四○內角聲在九十間四之○少濁）○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少商與羽少宮與祉羽與角祉與商角與宮爲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一少清）十徵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角商與祉角與羽祉與少宮羽與少商爲五○內角聲在十一徵少濁）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祉少宮與角羽與商祉與宮爲四○內角聲在十一徵少濁）十三徵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祉祉與羽羽與少宮少宮與少商凡六）

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惟九徵爲得其相生之序十徵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以隔二者爲下生隔一者爲上生蓋九徵之宮隔二者生散祉而散祉隔一上生十徵之商九徵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徵之角九徵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徵之祉九徵之祉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徵之羽也如此則九徵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徵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徵之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爲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醻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律之首七徵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寬平最爲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爲用有所不周若八徵之三聲十三徵之六聲則爲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強相然諾外雖和悅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真誠和協則惟九徵十徵與十一徵之三絃爲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己意強爲之說以爲九徵者林鍾之位十徵者中呂之位林鍾爲黃鍾之所生而中呂又爲能反生黃鍾者所以得爲調絃之地而非他徵之可及此其爲說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爲不直於黃鍾焉調之而必爲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怪古之爲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鍾爲宮則姑洗之爲角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呂爲黃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唯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昔人亦有爲之說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爲民以民爲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踈固已甚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中呂爲慢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爲疑乃爲之深思

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祉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卽有二律介於宮與祉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被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唯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祉角之間既爲闊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巳午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祉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秖間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爲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爲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爲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雜著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易象說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精變神說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蓍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說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

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三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易寂感說

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

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寃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氏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决乎聊幷記之以俟來者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

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事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内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狥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中庸首章說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與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與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爲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與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已發未發說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叚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卽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

又云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叚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

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云中者性之德此爲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

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

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叚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閒斷也但以靜爲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閒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叚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論語或問說一

或曰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

此學孝弟所以爲仁之本也

論語或問說二

或曰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爲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仁之章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巧言令色說

容貌詞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詞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觀過說

觀過之說詳味經意而以伊川之說推之似非專指一人而言乃是通論人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不忍或忍一有所過無非人欲之私若能於此看得兩下偏處便見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鳶飛魚躍元無間斷故曰觀過斯知仁矣蓋言因人之過而觀所偏則亦可以知仁非以爲必如此而後可以知仁也若謂觀己過竊嘗試之尤覺未穩蓋必俟有過而後觀則過惡已形觀之無及久自悔咎乃是反爲心害而非所以養心若曰不俟有過而預觀平日所偏則此心廓然本無一事却不直下栽培涵養乃豫求偏處而注心觀之聖人平日教人養心求仁之術似亦不如此之支離也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

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

本末精粗無非道也而君子所貴貴其本而已矣蓋動容貌而能遠暴慢也正顏色而能近信也出辭氣而能遠鄙倍也三者道之得於身者也所謂本也若夫儀章器數之末道雖不外乎是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曾子之言其亦如此而已至論三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之久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爲詳備（朱公掞問學劉元承手編內各有一段）至於諸儒往往只以臨時強勉修飾爲功此固失之惟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爲用力處以能此則暴慢鄙倍不期遠而自遠此庶幾得其本矣然亦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又只以由中而出爲正不是恭敬持守之則以二先生之說格之則亦未免爲一偏之論也

盡心說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

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矣

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緼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緼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淸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淸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閒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

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仁說

浙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爲先生仁說而以先生仁說爲序仁說又註此篇疑是仁說序姑附此十字今悉刪正之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

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幷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

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養生主說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觀列子偶書

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

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參同契說

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卽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卽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卽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况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及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爲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爲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二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卽注意運行陰卽放神冥寂（一爻已足卽一開目舒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卽爲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卽爲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左方

震一至五 復一至三半 一陽二十八 五陰百二十 陽生
臨三半至五 二陽五十六 四陰九十六
兌六至十 泰六至八半 三陽八十四 三陰七十二
壯八半至十 四陽百四十四 二陰六十八
乾十一至十五 夬十一至十三半 五陽百八十 一陰三十二
乾十三半至十五 六陽二百一十六 陽極無陰
巽十六至二十 過十六至十八半 一陰三十二 五陽百八十 陰生
遯十八半至二十 二陰六十八 四陽一百四十四
艮二十一至二十五 否二十一至二十三半 三陰九十六 二陽一百八
觀二十二半至二十五 四陰九十六 二陽五十六
坤二十六至三十 剝二十六至二十八半 五陰百二十 一陽二十八
坤二十八半至三十 六陰一百四十四 陰極無陽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偶閱舊藁爲之泫然戊午臘月一十六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七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雜著

跪坐拜說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小上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繆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周禮太祝九拜辯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爲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　故卻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

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

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

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引頭卽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

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名疑字之誤)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爲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卽舉故名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

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爲振動疏曰案中候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酆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爲稽首拜也

五曰吉拜六曰凶拜

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　記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　疏曰拜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　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　疏曰若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旣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

七曰奇拜八曰褒拜

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後此說

九曰肅拜

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　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又曰儀禮賓撎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撎記疏曰少儀婦人告事雖有君賜肅拜

壺說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爲圜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繫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

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幷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氂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氂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氂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氂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氂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深衣制度幷圖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爲寸

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脅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幅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內向而緝之相沓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

衣裳皆緣

緣用黑繒其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繢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寸一半布外接出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繚之爲兩耳及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繒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綵條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爲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爲五梁辟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添之武之兩傍半寸之上竅以受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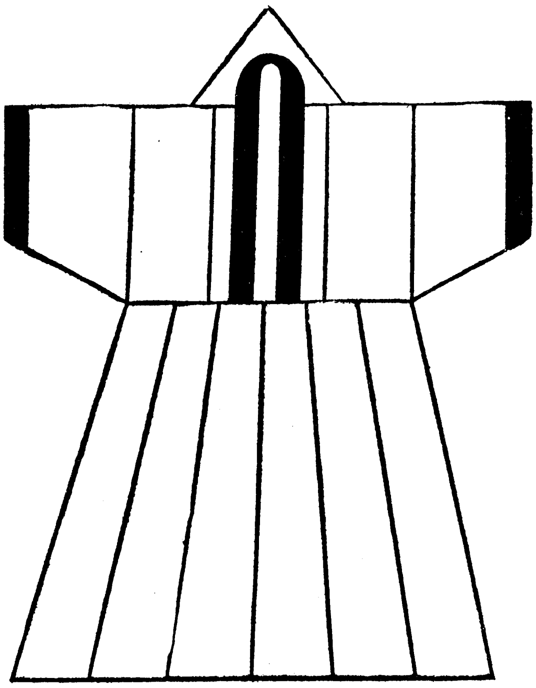
笄用齒骨凡白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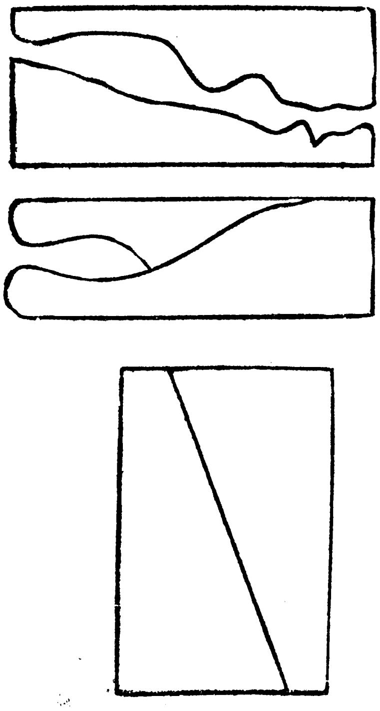
幅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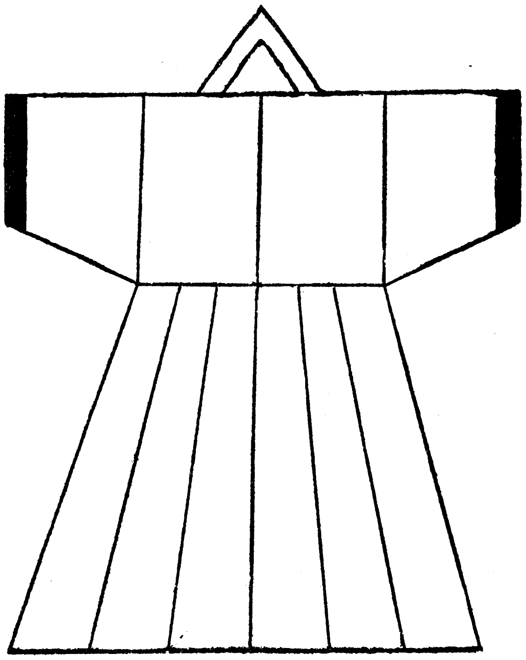
用黑繒六尺許剩一邊作巾額當中作㡇兩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循㡇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㡇當頭前向後圍裹而繫其帶於緇後餘者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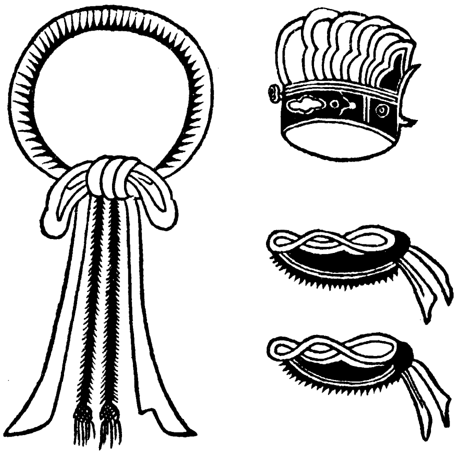
黑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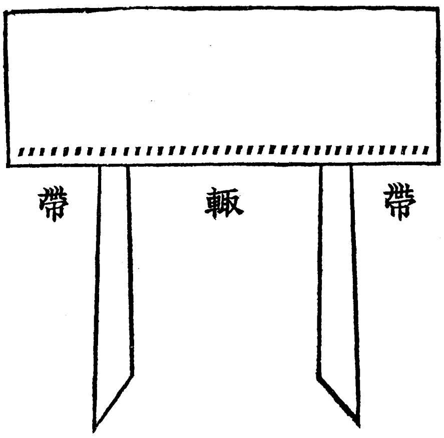
白絇繶純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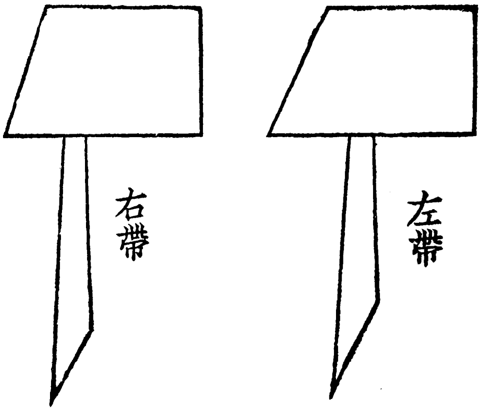












殿屋廈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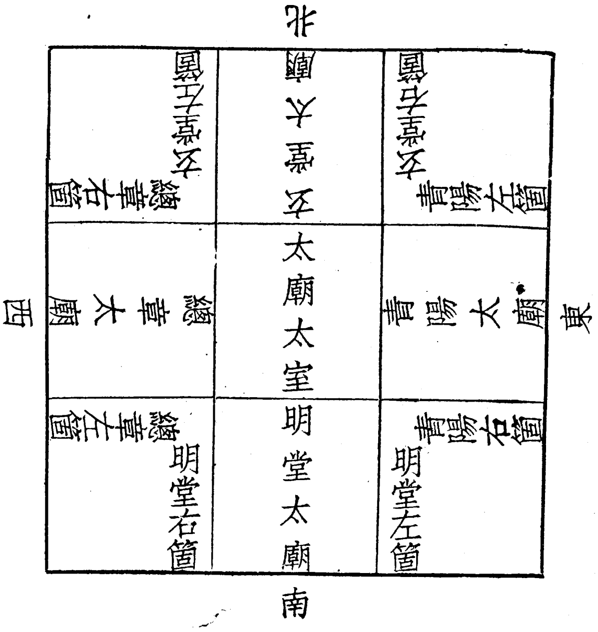
殿屋五間前皆爲堂後爲房室中間之前爲兩楹間後爲室東間之前爲東楹之東又少東爲阼階上少北爲東序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西序後爲西房序卽牆也設位在東西序者負牆而立也其南爲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爲夾亦謂之廂又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序也此亦可見但疑序下脫一外字其前爲東西堂其後爲東西夾室夾外之廣爲側階房後爲北階此其地之盤也其棟則中三間爲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卽爲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卽爲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卽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槾桷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說文云廡堂下周屋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此其下宇之制也

廈屋則前五間後四間（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爲兩間東房室西）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爲橫棟棟之前後皆爲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摶風摶風之下亦爲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摶風之外耳（儀禮疏云卿大夫爲夏屋其室兩下而四周之）

殿屋四阿連下爲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以霤爲名廈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爲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摶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榮翼乃接簷之名疏乃直指摶風誤矣）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個東之北爲青陽左個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個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個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個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個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個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個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個右個則青陽之右個乃明堂之左個明堂之右個乃總章之左個也總章之右個乃玄堂之左個玄堂之右個乃青陽之左個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儀禮釋宮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

然故賓問　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烏吊反

郭氏曰窔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尙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戶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

郭氏曰窗東戶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于此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

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爲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內間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戶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當攷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棁棁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於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近序卽言東序西序近階卽言東階西階其堂

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别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雅賈氏曰卽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卽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卽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
堂之側邊曰廉堂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勝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攢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此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接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卽堂塗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釋宮曰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卽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竪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有俟于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

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交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别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案士喪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案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梠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案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穿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爲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云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答社壇說

所喻社壇別紙奉報此是見行禮制更可討會法司檢淳熙間所頒冊子爲佳此事在州郡爲至重今人皆不以爲意太守乃能及此深可爲法又能擇賢者而屬之尤見其不苟也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壝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頒行州郡法司必有之可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社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壝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向行事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令每步六分之一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段壝內二十五步其說亦然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爲一級也

四出陛

此陛之級卽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爲陛級外爲壇級可也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己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卽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

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爲步則爲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爲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得見壝上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尤爲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横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亦得請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脚取壝丈數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卽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疏不砌恐易壞赤土飾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卽是合在北壝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開時以土實之臨祭卽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卽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

燎壇

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來喻所云燎壇爲風師雨師雷師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大略如此不記子細今州縣亦皆别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不謂建寧大邦乃無風雨雷神之壇而寓於社稷之壇也新儀所云在神壇之左而高於神壇者不謂此社稷壇左設燎壇而高於社稷壇也

植木

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植之

尺

壇壝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彊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顏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彊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爲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

振木鐸以狥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修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班志並作終字）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

雜著

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爲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言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穆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在後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北

昭　昭
太祖　都宮門
穆　穆

東　西

南

廟制圖

北
寢
廷
廟
廷
垣門
南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毁毁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　武王世室　昭　昭
太祖后稷
穆　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　公劉　皇僕　毁俞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　康　穆　懿　夷　宣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　昭　共　孝　厲　幽

周七廟圖

文王時	稷	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　亞圉古公
武王時	稷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　太王文王
成王時	稷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　太王文王
康王時	稷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　文王成王
昭王時	稷	王季以上藏主		武康　文成
穆王時	稷		文世室	武康　成昭
共王時	稷		武世室　文世室	康穆　成昭
懿王時	稷		武世室　文成	康穆　昭共
孝王時	稷		武康　文成	穆懿　昭共

周九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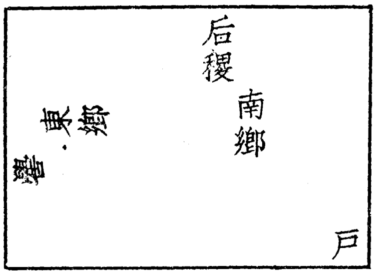
武王時	稷	公非以上藏主		高圉公叔王季　亞圉太王文王
成王時	稷	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武王　亞圉太王文王
康王時	稷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武王　太王文王成王
昭王時	稷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康王　太王文王成王
穆王時	稷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武康　文王成昭
共王時	稷	王季以上藏主		武康穆　文成昭
懿王時	稷		文世室	武康穆　成昭共
孝王時	稷		武世室　文世室	康穆懿　成昭共

劉歆說

稷	武康 文成昭	穆懿 共孝	夷王時	稷	武 文成	康穆懿 昭共孝	夷王時
稷	武康穆 文成昭	懿夷 共孝	厲王時	稷	武康 文成	穆懿夷 昭共孝	厲王時
稷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懿夷 孝厲	宣王時	稷	武康 文成昭	穆懿夷 共孝厲	宣王時
稷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夷宣 孝厲	幽王時	稷	武康穆 文成昭	懿夷宣 共孝厲	幽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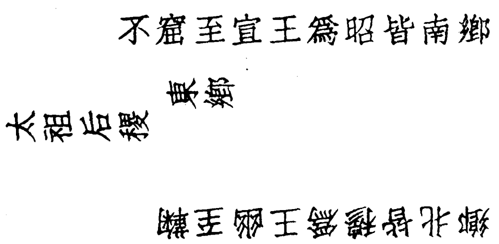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决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卽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爲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穆卽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旣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旣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眞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時祫有圖在後

周大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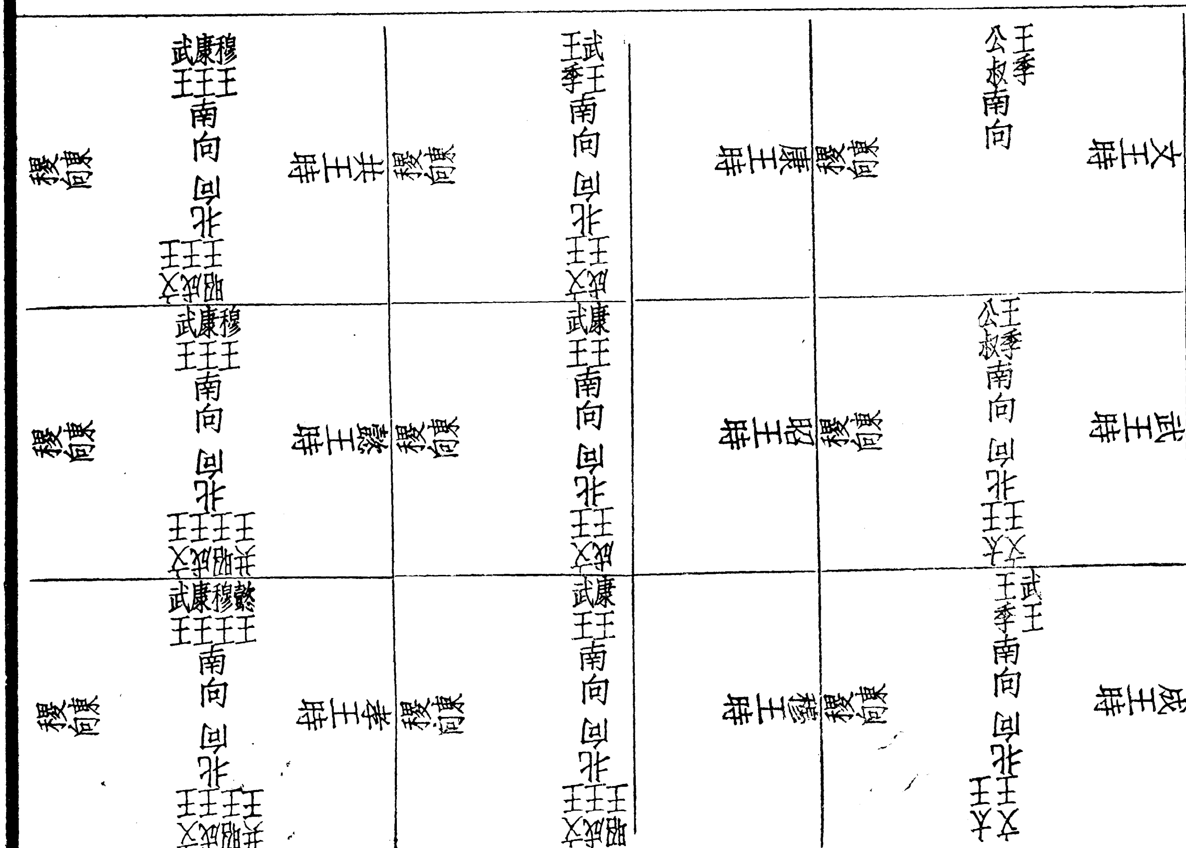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祫圖



春秋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周時祫圖



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毁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爲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毁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別定廟議圖說圖已見前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毁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爲僖祖實爲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祧毁合仍舊居太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毁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爲世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祫享則序昭穆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時享祫享如儀異時迭毁則三昭三穆以次而遷唯高宗受命中興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爲世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爲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爲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幷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且謂他日恢復中原還反舊京則又當別考古制世爲一廟而革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爲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爲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毁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蓋將問之以此也熹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爲然且喻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

還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卽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爲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卽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爲說易致混亂而嘗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故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特故之故疑衍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誥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絰而已此符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悞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注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温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爲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製者耶抑將以紙爲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爲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爲之說者曰雖爲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有曰布襴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爲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爲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還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悞反至於廢古以狥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屨而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屨韈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爲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絰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絰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爲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

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爲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爲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子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悞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爲古制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蓋古者冕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廢古冠而爲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爲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衮冕通天幞頭一帽子雖皆御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爲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何據也有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名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脚係幞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幞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爲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爲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選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

相承已久而遽盡革去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民臣禮議同安作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總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禮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幷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盭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揉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略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略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物爲多當約此數爲定一州一縣必具之）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爲準式付之州郡櫝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爲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能齊同）

卽賦錢於州縣各爲干詣行在所屬製造若其器物用者自爲一庫別置主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書禮服並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爲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士餘祭用人吏當殊其制人製造須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熹嘗考釋奠儀之失今別出之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爲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爲一圖與書通班之守視書法如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述斯議以爲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改官議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

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己贓甘與同罪卽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卽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

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卽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有職名者卽令落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矣

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爲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爲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爲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爲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爲任

一累任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旣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

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大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温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絶（其見任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廪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

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而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温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

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閒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鬬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閒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

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　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如此却是自己著書也遂除去不用今惟見此一段豈禘祫議之類皆是歟）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微下本有訓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諭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察其存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

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外而設兩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農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詔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儀正王之位而日王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儀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象治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殯居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內朝二外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何謂貨賄曰有大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宗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予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筍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

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
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
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趙婿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及　具饌設椅卓置於堂
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著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
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婿盛服主人醮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父母醮子之禮出迎婿於門外揖遜而入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
立西向婿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宅裏去主人不答拜姆奉
女出中門至于廳事婿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
登車下簾婿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婿乘馬在前婦車在後
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婿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
婦從之贊者導婿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
於閫內東方婿從者布席於西方婿立于東席婦立于西
席婦拜婿答拜婿爲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婿東婦西從者
斟酒婿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婿揖婦同祭殽食畢
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
徹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九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雜著

讀呂氏詩記桑中高甲辰春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淸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生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龐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龐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龐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淸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生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旣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閒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閒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狙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閒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後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前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

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

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絶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壻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爲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入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

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己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己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

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狥流俗者尙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眞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眞有意於古者哉若眞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幷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

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敘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辯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之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眞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紕繆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唯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疎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温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鵪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鄉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見劉公語錄韓瓘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爲寔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弁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己未八月因爲精舍諸生說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韙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予曰荆公正坐爲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說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荆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爲公不識道

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說相似故筆其後云

讀蘇氏紀年

程弟允夫雅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爲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沒乃得見之則有甚陋而可愧者恨不及與之反復其說也姑掇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爲死者有知尙當有以識余之意爾

蘇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顏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爲邦爾而終與聖人交臂其宅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不失爲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學者躐等以爲進相誣以爲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

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前兩段紀年所載皆其門人所記語意闕略恐於蘇公之言有不能無失者不足以極余之辨故考諸古史以足之如此云

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爲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而陰祕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爲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爲終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終日而淵歎之以爲善誘循循博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亦可見但不躐等而已今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顏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爲仁爲邦之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曰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爲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之言則夫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未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爲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爲近之然所謂道者己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貳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爲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記易誤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爲所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爲否塞非人道語脈又不同決是衍字其象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永嘉儀禮誤字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為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為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為句又如何而為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己之己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攴為巳有過攴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己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己為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横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己字三四乃鑱滅其上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决耶

記鄉射疑誤

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為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觶皆卑且少者為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禮小臣請媵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媵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舉觶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但其詞大略有以致讀者之疑耳昔邢子才不喜校書而曰日思其誤更是一適劉斯立猶深病之況此書不誤而人自誤反謂書誤而欲妄下雌黄於其間其得罪於信古闕疑之君子當如何耶因感其事又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熹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為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

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學而時習之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少發明學字之意似無來歷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上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爲朋友講習上蔡所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愠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愠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又云自待者厚亦是語病按此章惟伊川先生之說語約而味長最得聖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尹和靖如上蔡之說非不奇偉然多過中少餘味矣

其爲人也孝弟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脈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恐只當從伊川說

巧言令色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爲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矣云豈以此爲不仁立語恐未安

道千乘之國

學者專爲記誦之學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爲不待讀書而遽以政學則尤不可大抵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學者分內事而其先後固有序矣讀書求義理乃格物致知之事所以發明正心誠意之端也學者不本於此乃欲責成於人民社稷之間求其必當於理而無悖吾見其難矣且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殊然聖人於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上蔡云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

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爲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於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弟子入則孝

此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盡孝弟察人倫也大抵上蔡氣象宏闊所見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賢賢易色

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辭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倫之至言之却似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槩說到聖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禮之用和爲貴

殆不若夷俟踞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於正

患不知人

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私矣近世學者蓋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流生禍哉上蔡於公冶長序篇論知人處甚佳此章却有病

上蔡語中諸如此類甚多此據鄙見論其尤甚者耳後篇隨看抄出幾於段段有可疑處不欲盡寫呈大槩亦只是一種病即此亦可以見其餘也近看諸說惟伊川所解語意涵滀旨味無窮其次尹氏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耳夫以上蔡高明之見在程門蓋鮮儷焉而其立言不滿人意處尙如此况其餘哉然則吾屬於此亦可以深自警矣、

記疑

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於君而其虛夸不實如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某初見先生即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心如何是心謂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某問楊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伊川曰中無倚著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

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謂不倚者爲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舉不偏者而廢之其亦誤矣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而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閒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

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爾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學如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人觸類貫通而默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

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爲未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即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閒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達無閒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嘗深患近世學者躐等之弊發言立論不問其理之當否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書乃知前輩之言旣有以啓之者矣養氣之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力焉至於事皆合義而無不慊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天地蓋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論此而遽爲浩蕩無涯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欺己而誣人亦甚矣哉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卽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生死之間也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學之方而遽爲此說便有使人躐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學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才見卽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有詩云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爲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問才見卽問其躐等甚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凌節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爲詩語乃老佛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怪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怪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窻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牕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吾仁則必無故而戕敗之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詩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

顏子聞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目請事斯語所以游泳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己之效問目請事乃其用功之實

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體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爲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爲說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乙答之云若道堅高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爲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爲是

愚按堅高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測之辭爾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嶢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儇淺無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爲非而又以乙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雜著

記和靜先生五事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蓋尹和靜語徐丈見尹和靜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徐丈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徐丈曰誦金剛經一卷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右五事熹紹興二十一年五月謁徐丈於湖州徐丈以語熹因退而書之徐丈名度字惇立和靜門人

記孫覿事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爲詔從臣孫覿爲之陰冀覿不奉詔得以爲解而覿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爲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餉之覿亦不辭其後每語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爲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在虜營也順天爲已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覿慚無以應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因書以識云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林艴然曰正要人笑又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

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
事宅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
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黃中西銘說曰近世士人尊之橫渠西銘過於六經予讀而疑之試發難以質焉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是以順健之至性而有天地父母之大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今西銘云乾爲父坤爲母是以乾坤爲天地之號名則非易之本義矣既曰乾爲父坤爲母則所謂予茲藐然乃混然中處者於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卦爲何等名稱象類乎方大樸之未散也老聃謂之混然成列莊子謂之混沌是混然無間不可得而名言者也既已判爲兩儀則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人居其中與禽獸草木同然而生猶有別也安得與天父地母混然中處乎又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其語脈出於孟子孟子言浩然之氣則塞乎天地之間又言志氣之帥也故志至焉氣次焉今舍氣而言體則又非孟子之本義矣其意蓋竊取於浮屠所謂佛身充滿法界之說然彼言佛身謂道體也道之爲體擴而充之雖滿於法界可也今言吾體則七尺之軀爾謂充塞乎天地不亦妄乎至言天地之帥吾其性尤無所依據孟子以志爲帥者謂氣猶三軍聽命於志惟志之所之爾今舍志而言性則人生而靜未嘗感物而動者焉得以議其所之乎其所統帥何如也況於父天母地而以吾爲之帥則惟予言而莫之違矣不亦妄乎又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若以其並生乎天地之間則民物皆吾同胞也今謂物吾與者其於同胞何所辨乎與之爲名從何立也若言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所以大君爲父母乎爲宗子乎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固西銘所本以立其說者也然一作以爲父母一作以爲宗子何其親疎厚薄尊卑之不倫也其亦不思甚矣父母可降而爲宗子乎宗子可升而爲父母乎是其易位亂倫名教之大賊也學者將何取焉又言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則宗子有相而父母無之非特無相亦無父母矣可不悲哉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將率獸食人之事予於西銘亦云尊西銘者其不可以無辨）予還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
往本無足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
以示之客因有問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
卽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以爲
夫子之助何耶予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
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擎跽曲拳爲人臣之禮而不
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爲內直而與
天爲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爲者爲外曲而與人爲徒若
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陰固以爲無異於吾之等夷而
陽爲是不情者以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
也正謂此爾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
語哉昔予書宋君事後當發此意因復幷記其說以俟同
志考焉

記濂溪傳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
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
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
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
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
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
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
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而神
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
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記旌儒廟碑陰語

歐陽叔弼作集古錄目云旌儒廟者秦所坑諸儒之廟也
杜佑以爲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及引後
漢錮黨之事以橫議激訐爲戒刻于廟碑之陰予以爲佑
之識趣如此此其所以役於俗文之黨而取隨人執下之
譏也叔弼之爲此書但記姓名事目年月州里而獨於此
詳著其語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抑以爲是而存之也

偶讀謾記

吳執中傳在徽錄八十八卷國史九十三卷與其家傳皆

相應但家傳云公緣微病踰月不對已有間之者一日面奏論列邊防利害及於一二大臣上不說翌日落職知滁州（大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告下）又載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吳執中初除中憲議論剛正凡所陳述殊無顧忌頗有古直之操遂降詔褒之厥後僅兩月餘日並無建明一日進對奏陳論列殊無根柢惑於邪說頓失所守可落職知和州替蔡嶷仍放謝辭限日下出國門其蔡嶷別與差遣（此必見省劄）而傳云先是蔡京忌張康國引執中居言路執中論劉炳兄弟不葬親服宋喬年父子過惡相繼罷黜炳與喬年皆京黨也及上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國之章果上上怒執中懷讒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据但語意向背不倫執中本是京引居言路使攻康國則不應先攻京黨而後及康國也）又家傳云政和改元星文示變公以為推尋厥咎之由實自蔡京始因列其命令不信刑罰失中公帑空虛民力困匱農桑失業貨財不通而窮荒無用之地追討興建無已之罪請降京五官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又載御筆云比以舊弼蔡京擅作威福傲睨弗悛屢致人言褫官斥外申嚴邦憲足示誠懲尚慮怨仇乘時騁忿据摭舊事論列未休下石相擠彈擊不已務快復讎之私忿不思體貌之前規致矯枉過中疾惡已甚宜俾寬宥曲示始終咨爾臺僚明聽朕命（大觀四年）而傳云彗星見上察京姦狀欲逐之言者交論京不已執中上章謂進退大臣當存體貌於是為京降詔而京得不重貶（此與家傳亦不同然執中後以不論張商英貶黜則非蔡氏之黨矣未知本傳何据書此）執中嘗舉游酢自代又嘗差同開封尹一孝壽鞫陳正彙告變事執中平心以處得罪者自以為不冤嘗論花石綱詔即罷之後每有所須索必戒左右曰毋令吳某知翰林學士張閣等出守杭州陛辭日乞領花石綱事自是應奉愈熾不可救矣嘗論郭天信過惡而言者以為與商英皆天信所薦與呂惠卿為友壻惠卿遭時得君所薦無不拔用執中在選調未嘗附麗以圖進取（並家傳）御筆云卿前日上殿奏陳曾任學事見今放罷姓名可親書實封進入臣伏奉御封（云云）右臣昨面奏係是提舉荊湖南學事胡安國謹具奏聞（一孝之一字一本空）

執中子巖夫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出太師魯公京門余深嘗於彭世英家見其議蔡卞謚文正議

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王彥霖行蔡確詞乃邵武大乾高宇所為其家尚有遺藁（方伯謨嘗見之）

乙卯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說去年見李兼濟說壽皇曾遣一小璫以中原事問平江何蓑衣蓑衣授以紙筆口誦數語令書以進曰賀新郎賀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場不終場未便休雄豪分裂爭王侯爭王侯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壽皇以示兼濟之父秀叔參政後數年虜儲允恭死虜酋雍亦斃而孫璟襲位即所謂胡孫者也豈璟將不終而中原分裂河南北將復我也耶元善又見異書云火龍變化丹蛇騰青羊躑躅烏犍耕玄豨衝突蒼鼠平亦莫詳其為何等語也姑并記此三年而後出之

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宅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

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閒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卽其文也其閒有論孟子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爲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此語雖疎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之中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

蜀人馮當可之文號縉雲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己以充軍費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此紹興庚辰辛巳之閒所上其謀畫議論皆奇偉的當而所論皇建有極又深明治本而略識經意古今論洪範者少能及也余嘗作皇極辯與之暗合因筆其語以證余說舊見汪端明嘗稱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謬云

說文肸振肸也從肉入聲許訖反東坡疑從入無緣爲肸聲而謂舞必八人爲列乃謂佾卽肸字從八從肉今按此乃說文之誤東坡疑之是也而其所以爲說則非若以八字爲今而從肉兮省聲則正得許訖切矣肸又從人乃爲肸字蓋振則人之振肸也然今說文不見佾字坡云有之未詳其說每詳肸字卽肹字故說文但有肸字而別無肹字坡疑佾卽肸字亦非也班史武記謂云肸然如有聞亦肹鄉之義也

東坡又云宋書樂志論房中樂非后妃事蓋周禮注誤極有理當考武庚卽是祿父東坡以爲兩人恐別有據（已上並泉州舶司所刻雪堂帖）

東坡手書責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爲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爲非故予於集註兩存之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卽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祗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爲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託聲勢眩惑世人遂僞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祗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

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剝它書傳會爲說其自敘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僞書也)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衞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黄門詩說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予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數千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計此里數若指豐鎬而言則經傳初不明言其爲雍州治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皇矣之詩此詩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爲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語必有自來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別有所據然亦未知其與詩說孰爲得失也當考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號百官俗傳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沿襲訛謬如子華子後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貴溪縣蓋其圖經之說如此豈有此理哉以宅書攷之地名鬼谷者凡數處疑特俚俗相傳物鬼之區爾未必儀秦之師所居也上虞旁邑嵊縣有戈過二姓卽少康所滅羿浞之黨其子孫乃聚於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概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煑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偏走視親爲診脈候其寒温人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沙隨有活人書辨當求之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爲知易則吾不知其

說也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爲自貶而用小國之禮如鄭人爭承之比最爲精當但朝桓公者郲牟葛稱人穀鄧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說亦莫之能明也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爲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刊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爲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爲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爲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於潛霍地勢隔驀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爲之說閑費心力也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爲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宋昭公季氏事見左氏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爾何足爲据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爲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答以爲爲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瑞立文說曾以蘇說問尹和靜和靜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或說魚麗詩云罶笱也笱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不爲富疆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此因小序而失之固爲無理然專以笱爲寡婦之器似亦未然蓋聚石爲梁必有笱以承其闕空乃可得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寡婦也但笱易成而易用雖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爲寡婦之笱宅人則取魚之器尙多不專用笱耳非謂宅人不得用笱而唯寡婦得用亦非謂寡婦只得用笱而不得更以宅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豈寡婦之作也哉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耿切之聲亦有用去聲處大抵方言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爲弗又或轉而爲否（呼若甫云）閩人有謂口爲若走爲祖者皆合古韻此類尙多不能盡舉也

附子今人未嘗不服但熟即已疾生則殺人耳漢淳于衍毒殺許后蓋生用也果爾則雖平人亦不免況乳婦乎或

者乃以今人有新產而以附子愈疾者遂疑漢史之誤過矣予嘗中烏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許后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臾通身皆黑勢甚危惡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尙可活亟令多汲新水連飮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榷茶後亦得禍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榷茶固爲有罪然甘露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榷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刼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爲警戒然其勢將有所窮反使世人幷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韋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署東海釣客試秘書省校書郎而詩有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之句蓋系嘗隱泉州九日山故有東海之號青袍忽著自謂其新授校書郎爾故韋和詩云知掩山扉二十秋魚須翠碧弄床頭正荅其意也或者乃謂青袍翠碧皆爲韋發既失詩意又謂唐刺史不借服色則又誤矣牛叢對宣宗云臣今服緋是刺史所借而白樂天忠州被召時詩言之極詳何考之不審耶韋蘇州事迹王厚叔序中考之已詳近年姚令威又作後序於厚叔外又增補二事然皆失之其一以韋贈人詩有少年遊太學之句遂謂韋嘗遊太學不知韋詩所云乃是謂所贈之人也其一以韋有分竹守南譙之句遂謂韋嘗守亳不知南譙乃滁州也其說之誤正與青袍者相似夸多之弊至於如此事雖不急亦可戒也

或說說大人則藐之以藐爲自小之意云說大人時當如子弟之對父兄恬然泰然說盡道理不作大事看非謂小視大人也此說甚怪下文更說不行如吾何畏彼哉一句不知却如何說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蓋正理不明而先入爲主故其惑如此亦非止此一條也

或云舊見水懺言有行者盜常住食物而變爲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究予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眞則皆眞今乃疑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或又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爲從別路去故不可與校是非予謂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只此正路別路之間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

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成十一字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因記得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靜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它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艮下坎上其卦爲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

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

禮書此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予反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異時此書別本必將出於信饒之間石橋之野故箱敗篋之間其亦足以爲予筆削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讀余正父修禮而書

讀雜書偶記三事

周公玉堂雜記記中朝舊典待詔宣召學士有茶酒接坐之禮今待詔廷參贊喝禮與院吏雖小不同而平時視之全與吏等無由待以茶酒予謂唐用待詔如王伾王叔文輩雖姦邪小人然皆略知文義可兼太子侍讀能預公卿議論則其選與今固不同矣計祖宗時所用之人亦必稍加甄擇未至如今日之猥賤此其待遇之禮所以異也又自記其當制時有縣伯進封郡侯者院吏寫云某郡進封開國侯當爲正之予謂此正緣待詔不知文義故煩學士點檢爾予嘗受詔獎諭其首云省奏詞免某官已依所乞事具悉者其失正類此而當時學士不之省也又記親祠之禮至尊升輅則以學士爲執綏官一節甚詳予按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爲安也故執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綏取貳綏以先升（良綏君所執以升者貳綏亦曰散綏御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即其職也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親祠乘輅皆以太僕卿爲御千牛將軍爲右蓋放周禮而國史所記國初時事猶云奚嶼攝太僕卿備顧問當時中御立乘之禮不知其如何然猶未有執綏之名也今乃條勑差執綏官而以綵繩維於箱柱不知自何時失之甚可笑也又至尊不立乘而設倚以坐不以千牛陪乘而同時降勑差帶甲內侍二人立於御坐之旁凡此既皆失禮而刑餘共載乃袁盎所爲變色者尤爲乖戾不知歷幾何時禮官皆不能正儒臣爲執綏者亦莫覺其繆而方且夸以爲榮何哉

記尚書三義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于嬀水之旁而爲婦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者戒敕二女之言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

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爲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者言既訖事而旋反二句皆張子說也

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註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匪忱猶曰天難諶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幷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識其說以俟知者

記潏水集二事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爲黃熊又云鯀爲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

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此說又何所攷也李氏之學極博所論禹像豕首當是鯀廟爲黃熊之像而不攷漢書說啓母石處注中言禹亦嘗變熊則俚俗相傳塑禹像爲豕首自不足怪也

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於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

邢恕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妄矣然禹貢所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恕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復集中記事甚多特此二條與禹貢相關故錄之以備參攷云

記山海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縣今錢塘浙江是也黟即也浙音折歙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爲永興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一曰天子鄣

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唯此數卷所記頗得古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怪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而其宅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數語者又爲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作淛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更檢注中龜中字羅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即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一作鄣亦未詳其孰是但廬江出丹陽郡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鄣名者則疑作鄣爲是也予嘗讀山海諸篇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爲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爲之非實紀載此處有此物也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

記三苗

頊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猺略有四種曰獠曰犵曰狑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爲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己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爲寇而人

不得而近之矣未及問其所據聊併記于此云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

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爲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爲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概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爲誤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爲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爲然也徒幸其言可爲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言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論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幷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爲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爲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爲韓公之文而非宅人之所能作無疑矣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和安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竊思見顏緣昨來未獲參謁倘能暫垂見過實爲至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宜某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倘惠能降諭（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幷在能字之下）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望不宜某白

愈啓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論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鄙蓋指此等處耳）不如親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旬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

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易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水安於所識道固如是（識疑當作適猶言便也雖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水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固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凝滯之意也）不宜某頓首（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爲禮益恭如此　雖適之雖恐當作唯）

攷歐陽文忠公事蹟

余讀廬陵歐文新本觀其附錄所載行狀謚議二刻四傳皆以先後爲次而此事蹟者獨居其後豈以公諸子之所爲而不敢以先於韓吳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意已精而爲法亦嚴矣然綜其實則事蹟云者正行狀之底本而碑志四傳所繇出也向使直指先後之次而以冠

於附錄之篇則彼數書者皆可見其因革損益之次第矣是亦豈不可耶間又從鄉人李氏得書一編凡十六條皆記公事大略與此篇相出入疑即其初定之草藳顧其標題乃謂公所自記而凡公字皆以丹筆圍之此則雖未必然然於此本亦有可相發明者因略考其異同有無之互見者具列於左方

經術

李本云公嘗謂世之學者好以新意傳注諸經而常力詆先儒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其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其語在詩譜後序又謂前儒注諸經唯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於是至於以是爲非牽彊爲說多所乖繆則并其書不爲人所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其非可也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書先後詳略有不同者繫辭之說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復自刪之也

醉翁亭記

李本未有此體下有醉翁亭在瑯琊山寺側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於模打山僧云寺庫有氈打碑用盡至取僧堂臥氊給用凡商賈來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問作何用皆云所過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乃屬於公作

集古錄目序之上此條疑以其不急而刪去

修五代史

李本亂世之書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備下有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本紀立法精密則又遷所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也議者以下疑以不欲峻跨古人而刪之

平心無怨惡

李本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呂公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賛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乎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公爲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奏疏具集中由是漸見擢用陳恭公執中素不善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陳拒而不見公後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還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

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此段疑避呂范二家子弟因并陳恭公事而去之竊謂於此尤可以見歐范之存心與呂陳之悔過恐皆不可遺也

惟稱蘇梅

李本自以爲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公惟嘗因醉戲親客曰廬山高宅人作不得唯韓退之作得琵琶前引退之作不得唯杜子美作得後引子美作不得唯太白作得公詩播人口者甚多唯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此段恐嫌於誇而去之

修唐書

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云公於脩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尙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二則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勑撰而九字三則書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爲始也十一字乃屬於宋相聞之之上此但差詳疑定本欲刪以從簡耳

不從范公之辟

李本大同小異今不復著

議不廢麟州及許耕棄地

李本大同而文差略今亦不著

不誅保州脅從之兵

李本首著爲政仁恕之語大抵與定本別段旨意略同其末乃云其爲河北轉運使時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旣開城況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諸事已定而富相出爲宣撫使懼其復爲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鎭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屛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爲不可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勑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怨況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旣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未萌而反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鎭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旣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此比定本爲詳足以盡見事之曲折又譖言已入之下所係更重尤不可闕疑後以不欲形迹當時聽譖之失而刪去之也

春帖子

李本云內臣梁寔嘗言在內中祗候見仁宗云云末云云是歐陽某必索文書自覽是宅人當直則否也

知開封府

李本末後有韓子華謂公曰外議云餘材可以更知一箇開封府似亦嫌太誇而刪之

連典大郡

李本曰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醫

無僕馬轝止生疎爲人診脈口訥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設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閴然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爲繁碎爾識者以爲知言此比定本語意尤詳備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力辨於朝故議者指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爲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論議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爲詳悉李本有之而此本無疑公諸子後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論而刪之也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爲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爲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座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此有闕文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爲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李本有之所謂名公者疑指富公此本無者蓋諱賢者諱也

公嘗爲杜祁公墓誌云簿書出納爲之條目甚密必使吏不得爲姦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公曰我之爲政亦如此也李本在連典大郡之後此本無

梅龍圖摯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臨佳處公爲之作記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爲記未必能如是之詳也李本在醉翁亭記之前此本無

右凡十六條其十二條定本有之而詳略先後或不同其四條則定本所無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尤非小補蓋公平生學問根源出處大致言行本末皆已略見於此而無遺矣平心保州唐書三事亦見於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得之公孫建世望之者則其出於公子叔弼之徒所記而學道以下堯朱以上必是著手書本語無疑矣但張誤於陳恭公以下別爲一事耳獨晚年守青州時論執青苗一事尤足以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不以既老而少衰而公之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丞相作行狀因亦不載至韓魏公作墓誌乃始見其嘗有乞不收息及罷提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語元祐之爲裕錄者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致遠朱本之書出乃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盡見其以是深爲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抑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愛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沒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歟因幷記其語以補此篇之

闕以爲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楊校

雜著

北辰辨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
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
樞如輪之轂如磑之齊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
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
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
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
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
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
磑而四齊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
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
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
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
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
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
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
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
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
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
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
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
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
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
大而沈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
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
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
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
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
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
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
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
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
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
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
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
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
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
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
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
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宮當配仁之
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
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
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
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
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
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
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
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

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開阡陌辨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

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尙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九江彭蠡辨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爲北江江既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又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

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爲茗飮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旣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淸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旣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際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悪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卽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卽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幷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旣昏憒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旣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兖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荊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荊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旣明矣乎若更以宅書考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

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鄣今按丹陽故爲鄣郡其得名蓋以此則作鄣爲是入江彭澤西本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于彭蠡而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卽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爲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脩水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埜彭水入大江者一贛豫章水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卽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卽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于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于河而以爲導岍岐荆山之脈使之度河以爲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大行又次一支乃爲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爲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爲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爲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卽爲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

妙非宅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敻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彊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尙可考也因幷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幷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　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

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狥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繆而正之者亦近誣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識之豈汨沒傳注者不免於因陋踵訛而平心誦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慶元丙辰臘月甲寅東齋南窗記

尹和靜手筆辨

伊川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得它意豈不有差

既云某在不必看則先生不在之時語錄固不可廢矣

不得先生之心而徒記己意此亦學者所當博學審問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一詞之失而盡廢其餘也但先生在則可以式瞻儀刑親受音旨自是不必看耳然讀焉而質其疑於先生豈不益有助於發明哉如楊遵道錄中記李端伯錄至大至剛以直之論若使遵道於此廢而不觀存而不論則亦無以決此語之得失矣伊川所以告和靖者蓋就其力量所至而語之惜乎其不復致疑於此而遽誦以終身也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失其意者不假一二言也

淺拙而失其意者固不足觀矣其見深其記工而得其意者豈可以彼之失而遽廢之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

史評固非先生所著但當論辨以曉學者不可因此幷廢語錄也

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

以語錄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怪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今惡當時士大夫畏當時言事者而諱語錄以爲不足觀是既助言者以自攻而又無以服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

掇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

愚嘗讀此書矣類多解釋經義之言若程氏之學止於如此則亦無以繼孔孟不傳之緒矣前輩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誠有味哉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爲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爲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幾何哉

如是則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先生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

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雜學辨　何叔京跋語附

蘇氏易解

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湯誥大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爲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爲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幷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

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
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己之不見爲當然而謂眞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蘇曰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蘇曰此所以爲利也
愚謂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蘇曰此所以爲貞也
愚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蘇曰幷言之也
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爲貞也
愚謂品物流形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大和焉此乾之所以爲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大和一句無所用矣
蘇曰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蘇曰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愚謂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耶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梏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牛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蘇曰聖人以爲獨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

名之而寄之命耳

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蘇氏云云

愚謂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病然其於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蘇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

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無有之際也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

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

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耶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繆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耶有聞而後聲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喩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耶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辨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愚謂蘇氏不知仁智之根於性顧以仁智爲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

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爲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蘇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彊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淸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荅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蘇黃門老子解

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蘇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絶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愚謂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之極亘萬世而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爲說無一辭之合學者於此先以予說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愚謂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愚謂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爲能眩人而使之不爲君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爲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愚謂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

愚謂老子之學以無爲爲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爲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

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
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夫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
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爲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
愚謂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有淺深有過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悞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
愚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如是之衆耶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塗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於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於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愚謂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
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愚謂有彼有此則天下常有二道也
蘇氏後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又云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愚謂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耶
又云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愚謂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於世而世何所資於道耶王氏

有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爲如此則是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於蘇氏亦云

張無垢中庸解（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韶侍郎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故正其名如此）

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麽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不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爲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爲說皆此書之類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張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知行於賢者而道之等降隆殺於是而見焉

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曰未爲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摶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曰體爲己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智者觀之亦不待盡讀其書而是非邪正已判於此章矣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遽以爲脩道之教亦失其次序矣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止慎其獨也

張云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已顯於心目之間云云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辱莫爲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愚謂君子所以慎其獨者非爲恐招禍辱而已也今曰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初無所害特恐招禍辱而後慎其獨焉非知道者之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張云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毫私欲

愚謂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慎恐懼則既發矣

君子中庸

張云方率性時戒愼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教以幸於天下至於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愚謂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各循其性之本然卽所謂道爾非以此爲學者之事亦未有戒愼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教通上下而言之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脩身皆在於此非如張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爲人倫之教以幸天下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教而所以至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指也

張云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脩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離名之也

愚謂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此求彼非離本位而何至於以脩道爲聖人之功用則又曰不可以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駸駸乎遁矣

人皆曰予知

張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愼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愼恐懼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回之爲人

張云顏子戒愼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於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

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一毫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

惟聖者能之

張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閑暇而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張云由戒愼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爲中爲和以位天地育萬物

愚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中節乃本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一篇之指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繆尙安得爲知言

哉

張云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謂知能止矣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愼恐懼察於微茫之功也

愚謂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蓋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非所以爲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謂聖人而言亦無察於微茫之意也

張云戒愼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又曰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隨飛躍而見焉

愚謂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思復生不能易也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

張云顧惟此察始於戒愼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閒乃起而爲中和

愚謂起而爲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之語哉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張云人卽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愚謂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

愚謂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旣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於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旣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於衆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忠恕違道不遠

張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幷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

張云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

愚謂此四句當爲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求猶責也所責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則自有所未能正蒙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將由是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己難克而幷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則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爲路人矣旻天之泣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馳心高妙而於章句未及致詳故因以誤爲此說以求爲察亦非文義

言顧行

張云顧者察也

愚按上章以求爲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顧爲察尤爲牽合大抵張氏之爲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其至於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篇內所謂戒愼恐懼下章所謂忠恕所謂知仁勇所謂發育峻極皆此類也

在上位不陵下

張云君子自戒愼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

愚謂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張云欲知戒愼恐懼之效當於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當於父母卜之

愚謂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鬼神之爲德

張云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違也

愚按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爲一物明矣豈知鬼神者之言哉

大德必受命

張云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也當始於戒愼恐懼而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

愚謂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此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張氏之說乃謀利計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矣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張云戒愼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又曰武王之舉危道也

愚謂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踈闊無理又以武王之舉爲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順天應人之爲安哉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張云不知先王居於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祇自社求人鬼自禘嘗求哉

愚謂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更爲奇怪之說

地道敏樹

張云布種下實未及頃刻云云

愚謂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而

發生者此可見其矜奇欲速之心矣

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止不可以不知天

張云戒愼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愚謂戒懼致察既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則何所戒懼乎

張云推知天之心以知人猶之推知人之心以事親

愚按推知天以知人猶之可也推知人以事親不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人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張曰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愚謂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於己豈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謂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則未有不能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爲而成初不煩運用矣

張云行知仁勇者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卽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卽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在而指之也又云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不若知誠之誠爲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爲甚大也

愚按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例讀之故其爲說如此文義猶不暇通而遽欲語其精微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三之又於其中相與自爲優劣蓋不窮天理無所準則而逞其私智逆探幽深橫鶩捷出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安得不至於是乎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張云近之爲言以不遠也不遠卽在此而已第知所以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知仁勇矣見於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識所以體者爲當幾而明卽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

愚謂上章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張氏以爲不遠者是矣而又曰卽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蓋其所以爲說者牽之以入於荒唐繆悠之中其勢不得而自已爾夫好學力行知恥在我而已又必求其所以如此者爲誰而後爲至則是身外復有一身心外復有一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張三者之目使學者徒爲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如是特釋氏之說耳此章之指惟呂博士之言淵慤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爲淺近而忽之矣然豈知其言近指遠真得聖賢之意也與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張云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於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又曰九經以次而行皆中其會矣

愚謂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剩語矣聖人之道所以

異於異端者以其本末內外一以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於九經反復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於聖賢一等而不知憑虛失實秖其所以爲卑也

凡事豫則立

張云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

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旣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不誠乎身矣

張云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爲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醻酢皆離本位矣

愚謂專固不足以盡誠然遂以無息爲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爲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位之言聖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遽離本位哉

張云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愚謂聖賢惟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旣得存之旣著則其誠在己而見於行事者無一不出於誠謂之行誠則是己與誠爲二而自我以行彼誠之爲道不如是也如此者其失不但不知變通而已若曰所行旣出於誠則又不可謂之行誠而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據矣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蓋不知明理而有迂愚之蔽以是爲行誠而不知變通然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於專矣讀仁王經者其溺於邪僻又甚不得與誦孝經者同科矣

張云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愚按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張云注之於身則身誠注之於親則親悅注之於友則友信注之於君於民則獲上而民治

愚謂明乎善則身自誠乃理之自然身誠則親自悅由是以至於友於君於民皆然乃積盛充實而自致耳今曰注之而然則是設之於此射之於後而冀其必然也其爲不誠莫大於是

張云誠之所在擊觸轉移

愚謂至誠積於中而事物應於外理之常也然豈若是其驚遽暴疾哉

張云安得不想孔子孟子再拜以謝其格言乎

愚謂觀此氣象甚矣其粗鄙而輕浮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張曰博學者戒愼恐懼非一事也問思辨放此

愚謂戒愼恐懼乃篤行之事非博學之謂也

誠明明誠

張云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教者性也由遵聖人之教而造乎上智之地者教也上智自得而不合於聖人之教則爲異端矣

愚謂張氏於誠明之說蓋未嘗深考而爲此說以合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明之域矣然謂上智

自得而有不合於聖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已失身於此而故爲是言者是乃所謂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己其爲不誠莫大於是以是心而語中庸不亦戾乎大哉聖人之道章云荒唐夢幻之學其意亦猶是也後不復重出矣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天地參矣

張云此誠既見己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性亦見

愚謂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爲極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其次致曲

張云禮樂射御書數中直造乎誠之地也

愚謂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張云變者此誠忽然而有倏然而無

愚謂誠若如此何以爲物之終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張云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祥亡爲興蓋無難也

愚謂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福易災爲祥以太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不爲是發也

不誠無物

張云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

愚謂誠無人我之别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言往耳目鼻口亦豈有一旦遽壞之理哉此章之說諸先生言之悉矣以彼觀此得失可見

君子誠之爲貴

張云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愚謂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於誠而曰誠未足貴何其言之悖也且既誠矣以爲未足貴而又誠之乃足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爲棄物與蓋緣本不知誠而惟恐其言之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豈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雖至愚有以知其不然矣

至誠無息

張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又曰至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愚詳經意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彰著未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爲而自成就天地之道一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已張氏乃以爲聖人至誠於此能使天地章明變化於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無此理其曰天地自此而造化語尤險怪蓋聖人之於天地不過因其自然之理以裁成輔相之而已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無是理也凡此好大不根之言皆其心術之蔽又原於釋氏

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正蒙斥之詳矣

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張云自戒慎恐懼而入入而造於發育峻極之地而不敢已則行乎三千三百之中而道問學矣尊德性而不敢已則又變而爲致廣大（此下不敢已者三又變而爲者三）知新崇禮又致廣大極高明之變名也

愚按此皆言體道成德之目無不敢已而又變之意變名之說亦無義理

張云豈有一毫之變怪以驚眩天下之耳目哉

愚按張氏之書變怪驚眩蓋不少矣猶以爲無有不知更欲如何乃爲變怪驚眩哉

吾從周

張云周法已弊其過多矣孔子身非輔相不在尊位所以不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周之法度也

愚按孔子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從之也若末世之弊有如拜上之泰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爲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張氏歸心乎釋氏而曲意於儒者故其所以窺聖人者如此非一辭之失也其所從來遠矣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也

張云夫如此指何事而言哉即予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

愚按張氏戒慎恐懼二句橫貫中庸一篇之中其牽合附會連章累句已不容一一辨正矣至於此章經文所謂如此乃上文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耳張氏欲成其前說乃近舍本章上文之義遠指戒慎恐懼於數千字之前未論義理之當否而豈言語文字體勢之常哉故特論此一章尤疎漏處以見其餘之皆此類也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張云論至於此則夫子蓋未嘗死也觀乎天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

愚按孔子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未嘗言文王之不死也然言近旨遠其味無窮所以爲聖人之言也不死之云變怪駭人而實無餘味故程子有言立言當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正爲此耳

呂氏大學解

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按正獻公神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安民爲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似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爲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爲一道本末爲兩端者

愚謂此言似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爲有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者初不相爲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爲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

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為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為心害而莠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於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

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為草木器用之理則為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為物格

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為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為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嚮以呂氏之博聞彊識而不為是說所迷則其用力於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為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伺其忽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為兩途而不自知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者因系之于後并為之說云

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為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顢頇爾呂自注云其意以為物不可去事不可無正當各任之耳

愚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為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為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為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為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為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於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為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為也如此則能不為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顢頇而謂人顢頇豈

不惑哉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子起而閑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夫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詭衣冠而談空無衆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貽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嘆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爲成書以行於世後生既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錮疾可不哀乎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即其書破其疵繆鍼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非而聖言之爲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而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爲之書云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鎬謹跋

古史餘論

近世之言史者唯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予獨愛其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非近世論者所能及而所論史遷之失以爲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竊以爲於此有以識之則其達於聖賢不遠矣作古史餘論

本紀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予竊以爲此特以老子浮屠之說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者也故爲其說空虛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爲用若削其其道以下而更之曰其心渾然天德完具萬事之理無一不備而無有一毫人欲之私焉則庶乎其本正而體用可全矣（印本皆作以無爲宗而蘇子嘗云佛書言以無爲法者謂以無爲法耳非謂有無爲之法也僧徒拙於文義乃以佛法爲無爲之法誤矣其言如此而其爲黃帝紀亦但言以無爲宗而爲字不再出不應此序無字之下獨得有兩爲字也蘇子之言雖非至論而於佛書文義猶爲得之今復弁失其指故略爲之）

辨至其所謂其積之中者有餘故推以治天下有不可得而知者則雖非大失而積與推者終非所以言聖人不若易之曰默而該之者既溥博而淵泉故其揮而散之者自以時出而無不當則庶乎輕重淺深之間亦無可得而議也其曰管仲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者是則然矣至謂孔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則是以夫子之言爲有隱孟子之知爲未盡也且其謂數子之所未知孟子之所未盡與孔子之所知者皆果爲何事耶若但曰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也其必易之曰至於孔子蓋全體焉而孟子之知亦足以至乎其極則庶乎數子之所未知者可得而言耳（時以告人時字亦未當當改作然每字）嗚呼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若此書而其所未合猶若此又皆義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豈其學之所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講磨體蹈之者又有所未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厥理也歟嗚呼聖學不傳其害可勝言哉

黃帝紀云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言醫者宗焉然黃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宗其設於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予謂此言尤害於理竊意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也今蘇子乃獨指其與老子相出入者爲黃帝之本真而其前所叙載制作征誅開物成務之大法下至醫方灸刺之屬皆以爲設於世見於外而與時俯仰者則是聖人之內外心跡判然兩途而其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出於其中心之實然矣而可乎哉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彊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

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爲異至累數十百言以辨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謂水寒火熱騶虞竊脂者又安在哉且於篇首即以苟字爲言則其簡慢狥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爲異爲主則其同流合汚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唯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沉痼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少公資稟稍爲靜厚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意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卑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日之邪論乘間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於其舊又不逮其弟遠矣

周論之云似矣然細考之有不能無失者請試言之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而有父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曰民生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父子言義君臣言禮亦非是今以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夫人唯其本有禮義之心也是以凡所作爲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今曰無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欲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而後反求諸心以得所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以當君師之寄因其有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而能立其品節之也雖非彊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狥其私意之所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爲天下之人自能爲禮而無待於聖人又以爲人之爲禮但求以即其所安而不論其所安之準則則其末流之弊必將反有至於裸袒踞肆而後已者此又其不察事理之言也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爲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聖人爲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用夏救僿以忠如孔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者於是始違則作僞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遂厭倦簡忽而有橫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以至于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婚喪祭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

於文卽是又謂禮俗之變皆唯衆人之所自爲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爲無所與於其閒也且曰趨於文矣則又安有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爲治者眞有革薄從忠之意而故爲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譏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爲今日之禮者宜柰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品節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略擧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蘇子論戰國之勢以爲當是之時雖有桓文之君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爭如商周之先王庶幾可以服之其爲秦計則曰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之民彼將繈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此其言皆善矣其視史遷六國年表之云不啻美玉之視碔砆也然其爲六國計但以齊魏之不受兵爲驗則是不知文侯之時秦方以戎翟見擯於中國固未能窺兵於山東君王后之時秦方用遠交近攻之術日以三晉荆楚爲事故爲二國者得以少安而無患若孝公商鞅之後始皇李斯之時則如楚用子蘭齊用后勝召之會則會刼之朝則朝今日割五城明日獻十邑其事秦豈不甚謹而不爭哉而卒以危亡之不暇蘇子之策亦不足以支矣然則宜柰何曰其亦彊於自治厚於養民博求聖賢之佐以自輔使德之脩於己者秦一己百秦十己千固守四方交鄰以道使其勢出可以征而入可以守汲汲乎以一世生民塗炭陷溺爲己任而不專以求利於吾國爲心焉則亦庶乎其可也若姑以自脩者藉口而實專主於不爭以事秦則所謂自脩者吾恐區區之杯水不足以救焦邑滅都之火而所謂不爭者乃所以稔子蘭后勝之禍也彼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其本末次第之詳爲如何而其終也又未嘗不以無敵於天下爲效豈若蘇子苟簡備數之言而已哉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爲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彊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擧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爲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爲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爲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爲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爲慮則吾又有

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爲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治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爲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爲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爲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爲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爲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彊大誠不可以爲治既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爲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爲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爲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爲而有弊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雜著

讀余隱之尊孟辨 隱之名允文建安人

温公疑孟上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救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温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温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温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温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温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尚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

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鶃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辨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之有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温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絶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者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槩而論也又孟子謂蚳鼃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

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

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宅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衹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槪矣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況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荅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愼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己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荅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

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

子之間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辨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於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犂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一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溫公疑孟下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辨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派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汩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辨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爲之辨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耳性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此二章熹未甚曉恐隱之之辨亦有未明處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

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辨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之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監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弒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弒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肹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辯曰孔子之於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於其君則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棲棲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於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耳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耶不顧廉恥而苟容者耶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

疑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

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觀則温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而隱之所辨引孔子事爲證恐未然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閒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辯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伯之於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閒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假之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也

隱之以五伯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伯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伯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真有之耳此正温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皋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予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皋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

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於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弃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捨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

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他人井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而爲天子而尙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史剡又一篇疑舜與益無避之之事辨在後常語中

辯曰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子于治繼曰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歟孟子答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問曰然則舜僞喜者歟答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且夫舜未爲堯知瞽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温公云閭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爲誠有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孟子答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讀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思之甚也

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愚欲易之曰然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之於兄弟之心矣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惟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馬也

李公常語上太伯

常語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偕之者也焉得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辨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辯曰大道之傳至吾夫子然後大成夫子沒百餘歲楊朱墨翟各持所見以惑後學朱之爲我則偏於爲義翟

之兼愛則偏於爲仁聖人之道自是而晦孟軻氏出以仁義之言解其蔽斯道復明不幸六藝之文厄於秦火由漢以來佛老顯行聖道不絶如綫韓愈氏斷然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傳夫道不可須斯離而其在於人心者固常自若豈真不傳哉蓋以道之大要不在乎仁義自孟子沒未有唱爲仁義之說者此道所以爲不傳也

謂孟子名學孔子而實偕之妄矣又謂孫吳之智蘇張之詐與孟子之仁義一於亂天下且仁義之與智詐不啻冰炭之異非可概而論遂併以仁義爲亂天下所見之謬如是烏知帝王所傳之道哉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辯矣

常語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辯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於水火耳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於鬬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爲鍛鍊無所不至謂孟子爲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天誅鬼責之事乎

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爲天子正爲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辯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又辯云大抵入人之罪以下疑可刪去

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柰

何

辯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爲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爲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爲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爲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爲之資耳謂桓公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鬬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常語曰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種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莅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爾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簒器也又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爲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䯫危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辯曰仁義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者人心之所同惡豈惟人心好惡爲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爲順天應人之舉放桀伐紂豈得已哉孟子閔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矢口成言無非仁義而謂孟子以仁義爲簒器斯言一發天下以談仁義爲諱則人將遺其親後其君爲禽獸夷狄之歸矣言其可不慎乎湯有慚德仲虺之誥言之詳孔子雖以武爲未盡善而終憲章之故彖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政德教必以三代爲稱首曷嘗謂湯武不可爲歟惜乎戰國之君以孟子爲迂闊不能求爲湯武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此僻儒得以妄生譏議也

隱之此辯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無非仁義兩句說事意不盡不若云教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效以爲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孚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雖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夫周

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辯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侯上天之休命爾使其曆數在躬天命之人歸之文王雖欲盡臣節予知其不能焉此武王所以謂文王誕膺天命九年而大勳未集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耕莘湯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湯得伊尹而貢之使之事桀聘問往來至於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知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而自列於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靈王之時猶不去魯而事周至于顯王則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齊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主其家諸子各營別業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訓之使其子知有孝悌雖不能事其父則亦不敢悖逆矣苟不知出此乃相其父曰汝爲父之尊曷不治其子使事己歟吾恐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無異劉文公與萇弘欲合諸侯以城成周與夫張儀欲挾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爲是舉乎借使當時有湯武爲之君孟子爲之佐命興仁義之化則天下復見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幸耶夫何孟子不遇其時不見諸行事徒託之空言猶足扶衛聖道七篇之著與詩書相爲表裏曷謂其躁哉

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寖微寖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隱之只以衰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詆罵中而所謂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常語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虜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辯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彊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

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簒弑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尙德而不尙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於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於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常語曰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慁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辯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彊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於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擬人必於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慁過矣

春秋序桓績蓋所謂彼善於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公西華之問則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卽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畏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顚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於功利之淺爾

李公常語下

常語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耶衆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存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讙讙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

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辯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常語曰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曆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辯曰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遜雖經歷年久然舜格于文祖乃在卒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即正云爾則禹之即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歸其位於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蓋非臆說亦必有所據舜禹大聖人也豈固欲爲天子哉天與之人與之有不可得而辭避者如以此爲僞則舜讓于德弗嗣禹拜稽首固辭皆以其作僞可乎

此二段辯已得之無可議者矣

常語曰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玉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出長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已不知量也哉

辯曰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蓋言亳豐皆小國也雖王季相土常爲伯以長諸侯而其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爾固未嘗闢土地幷吞諸侯之國也而謂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受此賜王季爲西伯中分天下而治矣奚止於百里商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行乎海外矣奚止七十里遂以是爲孟子之過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詩說恐未然就使如其言則隱之之辯已得之矣

常語曰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諸曰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虐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廩以備事舜於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愛號泣於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遽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聽也此一段辨在溫公史剡

常語曰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孟子之譏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國以天子征諸侯如孟賁搏童子遲速在我修文德以待其來可也大雅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文王以諸侯伐諸侯固有訊有馘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哉牧野詩云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是也此一段無辨太伯著書立言非詆前賢有識見未到處宜與之辨明如前段云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此可爲訓耶又謂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其言之不祥如是何足辨之哉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謂迂闊者乎曰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目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辯曰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許子爲神農之言告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爲僞惡能治國家則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終矣當是時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亦不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其後不聞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豈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嘗禮孟子使爲輔相而授以國政此不足爲孟子疵

辯已得之

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辯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爾趙岐釋之曰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

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爲如何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

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尙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辯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於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爲伐夏之舉致湯於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於紂與湯之於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曆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剪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又過於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眞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柰何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於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辯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略與之辯愚謂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語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閒而學者紛紛強爲之辭

辯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道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於說其君尙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尙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

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耶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地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李氏此叚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於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語曰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辯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記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辨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鄭公藝圃折衷 叔友

折衷曰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闡誅一

夫紂矣未聞弒君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辯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彊以相侵奪當時處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此趙岐之說也天下豈復有王道哉豈復知有仁義哉幸而有唱爲仁義之說者猶足以使亂臣賊子逡巡退縮不敢自肆而況孟子治儒術承三聖以仁義之道說於諸侯思濟斯民不幸而其說不行而商周之盛治不可復見其與假仁而行急於霸功者有間矣可謂非賢人乎又舉數條以爲孟子之罪余於温公疑孟李公常語辯之矣誅一夫紂即泰誓所謂獨夫紂也三宿出晝即孔子去魯之意也如之何以爲孟子之罪乎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沈同問燕可伐此三事已辯於疑孟常語中矣唯出晝一事當於第九段辯之此段辯孟軻非賢人之句亦須引孟子所傳之說今只以趙氏題辭爲據恐未足以折談者之鋒也

折衷曰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甚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唱威文之舉則文武成康之業庸可庶幾乎爲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祿盍亦使務是而已乎柰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陷之使爲湯文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譬之父病亟雖使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直寘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哉其自勉於蘇張范蔡申韓李斯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咈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藉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横捭闔之士皆發蒙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歟嗟夫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絶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辯曰父子主乎親君臣主乎義不可以一槪論先儒謂宗子有君道試撫其說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立嫡子爲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則立爲大宗百世不還也不幸大宗者恣爲驕侈荒耽酒色横逆殘暴子弟不能堪諫諍之不聽益又甚焉夫欲說其族者將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爲惡歟將使之躬行孝弟收合其親屬歟至於衆族歸己而易其大宗於義苟可爲亦不得辭此伊尹之相湯呂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類此自平王以東周德不競爲天子者雖無驕侈殘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綱但擁虛位而已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一言說其君率諸侯而尊周以力假仁爲霸者事孔子不肯爲也而所以作春秋者爲天下之無主也不然何以降黍離於國風乎其所以降雅爲風者亦其自取也孔子豈有心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疑詞其不爲東周也明矣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爲東周則說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嘗有其或繼周者之語

孔子豈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戰國時周室衰微抑又甚矣孟子則學孔子者也詎肯效管仲假仁而圖霸哉又况當時之君爭地爭城侵奪篡弑不復知有君父矣其視仁義爲何等事耶天下之民死於戰鬬死於賦斂死於徭役不知其幾孟子說梁惠齊宣梁襄滕文使之爲湯武行仁義其心在於救民爾未嘗說之以富國彊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謂孟子叛仲尼之道有無周之心妄矣又謂孟子爲賣仁義而有賊心不猶愈於不知仁義而非之乎墨氏兼愛不知有父乃欲從漢儒曰孔墨誤後之學者必此之言夫

此與李氏常語所以謗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辨詳矣辨云父子主親君臣主義不可一槩論甚當但喻宗子事云恣爲驕侈以下數句不類周衰事體當微改之乃爲盡善鄭引孔子言吾其爲東周乎爲字當作去聲讀先儒有作平聲讀者隱之之說是也但謂欲說弗擾以王道則非孔子之心也降黍離作春秋不知果有繼周之意否此一節更望見教也鄭以孔孟並稱爲不倫而欲以墨配孔則益非其倫也大抵未知孟子所傳者何事故其論詭僻顛倒如此也

折衷曰吉人惟知爲善而已未嘗望其報也爲善而望其報是今世委巷溺浮圖者之處心也孟子勸滕文公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紂而利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襲封也其遜國也秖其所以爲天下也歟夫泰伯雖知季歷之賢可以繼緒保邦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禍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

辯曰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道也吉人爲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道難信而不足信歟孟子勸滕文公爲善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德行仁則子孫未必蕃衍雖欲伐紂而利之不可得矣况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于公治獄多陰德猶能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當戰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爲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爲非則將何以勸其君耶乃謂周之天下由泰伯之不襲封也使人人遜國如泰伯無季歷之賢以繼之則覆宗絶祀矣季札之事可不監諸

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於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

辯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

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爲迂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彊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

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受命於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辯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

折衷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禦人於國門之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盡義也是輕重之等也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復與攘鷄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此

辯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斂於民不由其道而與禦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爲盜取充其類爲義之盡猶未爲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至於戴盈之問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年孟子設攘鷄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故以此譏之豈得謂任情出入前後自戾歟鄭氏專以偏見曲說而非詆孟子學無師承其蔽也如此卒爲名教之罪人也惜哉

辯得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魯論二十篇如聖君咨俞如嚴父教戒莊而親簡而當焉孟軻以游辭曲說簧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困而遁遁而支離想當時酬酢之際必沮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者徒僻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

辯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爲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孩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聞孟子談仁義其不駭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見識不及孔子門弟子遠甚酬答之際安得不諄復告之理苟明矣何患乎辭之費乃謂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僻好孟子之書爲斯文之衰識見之優劣可知矣

疑歐陽氏王氏蘇氏未得爲真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志焉而樂道之爾餘隱之之辯已得之矣

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也無憂無懼喜孰云來哉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皡皡如也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唐虞措俗於恬愉是故商周之書若有矜喜色虞書二典如平居對語慶賀之容不形焉

辯曰孟子勸齊梁滕之君爲湯武乃痛詆之謂孟子賣仁義納君於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皡皡如也又云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抑何前後之言自相戾歟己不能事父兄而責人以孝弟之道有未至亦其蔽也粹而狂言秪足以駭童稚及長者聞之付一笑爾

此辯甚善但己不能事父兄以下文意隱晦似未條暢愚謂學者當先識聖人相傳大體同處然後究其

所至之深淺則不出乎大方而義理精矣帝王無二道而民之蒙化不能無淺深使孟子言之固當有辨但鄭謂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則是未識王者氣象彼語堯舜亦徒好高爾非真知堯舜者也

折衷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卽奇爲正卽正爲奇善之善也

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

此段本不必辨但斯人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厠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愚前所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折衷曰京師坐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唯吾之愚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猶反掌開闢以來無是理是必索高價者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抱之以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己而還直是又市井販婦行鬻漁鹽果菜之態京師坐鬻猶有體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飯推而不就徐其怒歇而饑也睨然望人進之矣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

辯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吾夫子大聖人也猶待價而沽況孟子乎孟子抱仁義之道較其美非止荆玉之比也急於求售而獻非其人未免刖足爾孰若珍其貨而後市乎孟子三宿去齊乃孔子去魯之意萬一齊王省悟聽納其說舉安天下之民而其價豈止十五城之重哉乃謂孟子索直於齊如市販婦兒之態不若京師坐鬻者猶有體其言過矣

詆孟子未有若此言之醜者雖欲自絕而於日月何傷乎有不必辨已然欲與之辨則亦有說矣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莨稗鉤吻生焉山林

河海不唯龜龍鱗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辯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荑稗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不去荑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荑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辨或曰二三君子近世最爲知名者後學多宗其議論孟子之書講之熟矣非之詆之不徒爲是紛紛也理有窒礙可得而隱乎子辨則辨矣其如招咎何答之曰余貧且賤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非可詆則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歟世之學者貴耳賤目厭常好怪往往喜其立論之異誠以孟子爲不足學羞稱王道恥言仁義叛道亂倫淪胥爲夷狄禽獸之歸矣予爲此憂不得已而與之辨務明仁義而已矣是我咎我違恤乎哉違恤乎哉

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荑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燮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荑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栻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

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

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者脩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舊說未明今別改定如此○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熹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功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汩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功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栻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

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栻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而或渾焉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

知言曰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栻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

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栻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楊荀楊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詞雜當悉刪去○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栻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熹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矣是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

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栻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句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雜著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諭具員之冗故今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斆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誦習之區各仍舊貫易日新長諭爲志道長諭彙征長諭爲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不係教養人權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爲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條其便不便者熹且罷行之

同安縣諭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閒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牓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牓喻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二三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爲諛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於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閒也二三子愼之

策問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爲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建首善自京師始而達於四方郡邑海隅障徼之遠莫不有學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考其風俗之流有薄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遠豈古今之所以學者異耶將所以學者不必異特業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釋菜之初願陳二者之說分別而審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來之意也

問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學名家如海陵胡先生歐陽文忠公王文公司馬文正公蘇編禮父子程御史兄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嘗讀而誦之矣其於先賢聖人之遺旨孰爲得其宗者耶願與聞之

問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輔仁蓋學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是豈師友之所能與哉孟子學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

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學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非有待於學耶抑所以學者異乎人之所謂學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學者果何以也至如稱顏子以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語學者以好學則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縱言至於學者雖徧以䟽舉不識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者有辨耶其無辨也幸詳陳之

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子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二三子試實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爲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一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是以求之耶則其絕亡者不可以屬其雜亂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爲道非言說所載顧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與夫公卿大夫之世而已而所以馭其行者則於參選問其葬父母與否於薦舉使舉者任其不犯入己贓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恕矣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厲之者非其本與抑法廢不脩而然也今欲獻言於上請以古制舉士而嚴今之法以禦其末流二三子以爲便則具其施行之語爲有司陳之

問大學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於正心誠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雖躬行君子時或有之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爲未也則行之而篤化之而從矣以爲已正且誠耶則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然也願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幷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爲僕一二陳之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之閒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實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後世變而任以一切之法若糊名窟書而校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廷議猶謂禁防少弛權倖因以蹤取世資者何耶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說者以爲百姓者百官族姓云爾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堯之所與共天職者富矣及其疇咨廷臣欲任以事則放齊稱子朱驩兜舉共工四岳薦鯀惡在其昭明也耶夫子敘書斷自堯典將以遺萬世大法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夫子嘗稱觀人至於察其所安則人焉廋哉帝堯之聖豈獨昧此耶以帝堯之舉而三人者若此然則三代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始於鄉閭者其可盡信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用人出宰相私意盡取當世頑鈍嗜利無恥之徒以充入之合黨締交共爲姦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

咨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警之士懷負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弘議未能有所聞於四方何耶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爲所當言者何事爲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尙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亦不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恥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今誠欲復取古制施行之則二三子之意以何者爲便

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毛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問泉之爲州舊矣其粟米布縷力役之征歲入于公者蓋有定計祿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爲出不聞其不足也有不足則不爲州久矣而比年以來困竭殊甚帑藏蕭然無旬月之積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車而惟此之問然文符益繁縣益急民益貧財賦益屈此其故何耶諸君熟計可行之策無爲文詞而已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天之與上帝其果有異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成王肅之徒各以其所聞爲說甚者至流於讖緯誕怪不可質究皆聖賢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恭惟國家承百王之流弊稽古禮文之事既久而後大備二三子考先儒之論而折中之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毋隱

問經廢不講久矣士之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力者則異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篤意於近思或恃爲攷證而昧於至理務深眇者放宕而不根干利祿者涉獵而無本是四者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爲淫誣不概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既異而柳子之爲是論又自以爲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詆孟子之云性善者而曰塗人可以爲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可知之質可能之具乃在夫塗之人耳人之性也豈果爲惡哉然且云爾者何也二三子推其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今韓子之書具在所謂深於是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問夫子講教洙泗之間三千之徒七十之賢所學者何業所習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所隱者復何說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樂者抑又何謂耶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其

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爲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異焉然則學者將何所蹈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硜硜之號非所以飾其身也二三子其揚搉之

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說者二三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

問仁之體誠深矣自孔門弟子之所以問夫子之所以荅與夫後之諸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皆未嘗同也二三子總其所論而折中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

問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學他日之所以行其可得聞歟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望之奏以爲非是二者孰爲合於先王之意而施於當今亦孰爲宜耶二三子欲通當世之務不可以不熟察而別言之

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遲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俟漏啓鑰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疎闊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恥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爲如何而可

問三代學校之制自家塾黨庠遂序以至于國則有學焉其選士興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於周官王制禮家之說者尙可考也今家塾黨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有學而士之耕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城闕之子得以家居廪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員則去留之節又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靜厚原愨者以木訥見罷而偶能之者雖纖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如此是學之爲教已不能盡得可教之才而教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齒德也噫法之未能如古則學校之爲益亦少哉願二三子考其所聞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摭其施行之語以觀二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皷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忘韶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皷之謂耶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

問間者天子數下寛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夫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踦羸以就成數又詔郡國毋得以羨餘來獻求幸媚恭惟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數者亦可以議蠲復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願與二三子預講明之以待召問而發焉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庠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

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其祿者必出於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爲如之何而可也詳以著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久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黄犀之屬以爲不祥莫大焉此其說與詩書異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改元紀號或以被之弦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凡此數者又孰爲得失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學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模本趣大略相似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然則周者未嘗學老聃也至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韓子之言何據耶又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聃者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絶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楊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 附冠義　士婚禮 附婚義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附鄉飲酒義

鄉射禮 附射義　燕禮 附燕義

大射禮　聘禮 附聘義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 喪服小記大傳月服問閒傳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 祭義祭統附

禮記篇次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 六篇爲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 三篇爲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 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 七篇爲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 六篇爲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

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修韓文舉正例

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

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後放此〕

此今按云云當從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後云某等本後放此〕字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並同

史館修史例

先以曆內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將就題名內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於本目之下

次將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於本目之下〔各注起某年終某年〕

次將總目內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歷鏤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督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如本月內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記當日內收附勾銷注於總目本姓名下依前例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撮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

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孟子綱領

或問綱領諸說孰爲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其以窺大人聖夷惠爲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子之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爲本體而心爲之用則情爲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爲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爲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講禮記序說

熹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爲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爲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欬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新安朱熹云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

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

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

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温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温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汙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况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揍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况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

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己朝夕與之遊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一謂長於己三十歲本作二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皁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致謝訖揖而坐則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己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

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有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

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錢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俛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是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

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唯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休致後客位咨目

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熹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弁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熹悚恐拜聞

熹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之閑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躓跌之虞千萬幸甚熹又上聞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訾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祕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爲裝褫爲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禆正書序

禆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熹所校定可繕寫初熹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是後得此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猥近不足觀然述其世次爲詳書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澁殆難以句讀也相傳寖久又多譌謬無善本可相參校特以意私定其一二而其不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江海之上不污世俗之垢紛次輯舊聞以爲此書雖非有險奇放絕之行瓌怪偉麗之文然其微詞感厲時有發明理義之致而切於名教者亦可謂守正循理不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姓名曾不少槩見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若昌晦者可謂近之故熹因校其書而爲序其意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序跋辨證之辭以爲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屛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胠其橐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恆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笥卷舒把玩而後爲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亘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横卷若書秩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是書以埃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二日壬辰吳郡朱熹序

許升字序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察其得於內者蓋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一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謝上蔡語錄後序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錄）後得吳中板本一篇（題曰逍遙先生語錄陳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孫少卿伋及夫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温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辠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辠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絶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謹書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値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夭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朱熹仲晦書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殽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繆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

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黄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闊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縈係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奥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間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爲學未足以充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遊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爲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子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暌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一篇魯共王毀孔子舊宅得之）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侃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非是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

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旣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旣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下去聲同）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脩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二三大臣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誌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疑也而朝廷每脩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顧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爲如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忼慨死職爲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於此不以貴乎己而聞

於人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顧乃捐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爲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耆俊在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遠爲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予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隆興二年夏六月壬午新安朱熹序

困學恐聞編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爲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爲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尙明人心尙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卻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

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上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曏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敘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敘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贈李堯舉序

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予稱說云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是殆見吾厄窮之久意其所不堪而姑爲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辱於草野泥塗之中不幸而類予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揣其所欣厭以爲避就則可以信吾術於當世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又安知其果以吾言動其心哉余爲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詘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悅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自信而忘其窮之爲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寖多必將深有感予言者矣乾道元年十一月朔旦丹陽朱仲晦父書

魏甥恪字序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爲也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魏氏甥茂孫善讀書能講說然余患其無所

作爲之志恪敬之心因其來請名字也名之曰恪而以元作字之恪也其敬聽余言毋怠毋忽乾道二年正月二十有一日朱熹仲晦父書

林用中字序

古田林子用中過予于屏山之下以道學爲問甚勤予不能有以告也然與之言累日知其志之高力之久所聞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一日語予求所以易其名與字者予曰名者子生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變字雖可改然前輩有言名字者己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人所假借以稱道己之辭爾奚以求勝爲哉林子曰不然用中之名在中庸實舜之事非後學所宜假借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而不自安非敢小之而復求勝也且亦素請於家君矣願得一言若可用以自警者而稱焉則所望也予嘉其禮與辭之善也則告之曰舜誠大聖人不可及也而古之人有顏子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豈不知舜之不可以幾及而必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爲聖人不以是爲標的則無所望走而之焉耳子誠能志顏子之志而學其學則亦何歉於名之大而必曰易之邪且子不觀於子思之中庸耶中庸之書上言舜下言顏子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尙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將道顏而之舜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他事矣故予謂子之名則無庸改而請奉字曰擇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子以是爲足以有警乎無也林子曰子之教敢不奉以周旋予因稍次序其語書以贈之乾道二年三月癸亥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宴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于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讎恥爲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祗承德意始復相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彊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絶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鬧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閑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尙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

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爲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贈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爲妄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爲幸其挾諸人者不爲誇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薄厚淹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爲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爲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諗之庶乎其有益也乾道己丑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

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東歸亂藁序

始予與擇之陪敬夫爲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詠而賦之四五日間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以爲荒矣則又推數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於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別遂偕伯崇擇之東來道塗次舍輿馬杖屨之間專以講論問辨爲事蓋已不暇於爲詩而間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蓋自櫧州歷宜春汎清江泊豫章涉饒信之境繚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胠其橐掇拾亂藁纔得二百餘篇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詞愈爲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毁棄姑序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諒多聞之益不以遊談燕樂而廢至其時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藁之存亦未可以爲無益而略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奇陰晴朝暮之變幽深傑異千狀萬態則雖所謂二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髣髴此固不得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復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卽通

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書

語孟集義序 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幷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

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林允中字序

始予得古田林生用中愛其通晤脩謹嗜學不倦因其請字字之曰擇之一日擇之又請曰用中之弟允中亦知有志於學而其才小不足願推所以見命之意字之曰擴之何如予時未識允中而以擇之之言知其爲人也則應曰諾明年擴之亦來視其志與其才信乎其如擇之之言也自是從予遊今四五年矣徐深察之則其爲人蓋晦外而明於內樸外而敏其中是以予有取焉今年還自吳中過予潭溪之上留語三日則聞見益廣而將有以充其才矣間請予文以序其字顧予言何足取然嘗聞之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者用之壯水之濇也決之長其理然也擴之誠自病其才之未充而欲卒大之耶則亦反其本務其實而已矣擴之唯唯遂書以授之乾道壬辰九月丙午新安朱熹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幷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中和舊說序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

皃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棄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記論性答藁後（此篇雜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　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尙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爲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壬辰仲秋日書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

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靖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熹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尙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脩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歉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幷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脩之驗也夫

程氏外書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翶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

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横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别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𡼖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于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代劉共父作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尙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

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傚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袵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彊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序

傅伯拱字序

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今建寧傅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之爲禮略矣然奉手當膺端行正立則其心固已肅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尚則夫所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陽而遂書其說以授之景陽風骨秀爽異於常兒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遜讓之學矣盍亦識夫尊君所以命己者而不忘乎恭敬之守異時少進則又因夫朋友所以字謂己者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滅私而義足以勝利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進夫君子之域也無疑矣淳熙改元孟夏甲子新安朱熹仲晦父序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幷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爲贈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晦翁書

送夏醫序

予嘗病世之爲論者皆以爲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怪絕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淳熙元年秋九月庚子晦翁書

傅詩集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

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爲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詞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冐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卽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

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端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爲鄭夫人志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背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既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爲之記亦言嘗至其處溪之源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之爲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一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玆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謹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

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决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幷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旣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衒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衒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莫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决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顚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旣望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書

資治通鑑舉要曆後序

清源郡舊刻温國文正公之書有文集及資治通鑑舉要曆皆八十卷曆篇之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刪述本指傳授次第以及宣取投進所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而朝命以其版付學省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沒焉獨文集僅存而歷數十年未有能補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伋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故府則文集者亦已漫滅而不可讀矣乃用家本讎正移之別板且將次及舉要之書而未遑也一日過客有以爲言者龍圖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踰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熹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志而脩此邦故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爲我記其後熹竊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親序之則旣有博而得要簡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旣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于再三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顧以成之之晚旣未及以聞于上而黨論繼作科禁日繁則又不得以布于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退而語於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至於讒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於煨燼之餘者乃得進登王府啓迪天衷旣以助成皇家再造之業而其摹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於無窮蓋公之志於此亦庶幾少伸焉不幸中間又更放失以迄于今乃有聞孫適守茲土然後復得大傳於世以永休烈熹誠樂聞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說以附書後後之君子盍亦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關於時運者爲如何則公之所爲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已之心當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矣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乙未日南至新安朱熹敬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荆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

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裒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向薌林文集後序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象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薌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弈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

卒守孤城以抗彊虜百勝之鋒遏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讎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絶俗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始公之薨而五峯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其於公之志行本末則既詳矣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熹使爲之序自惟晚出輒序公文而又列名二公之次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蓋嘗以是辭焉而弗獲也因竊敘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大夫名某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淳熙十二年春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厲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謩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閑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沒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慼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書此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十月甲寅晦翁書

金華潘公文集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沈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奬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棖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嗚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熹雖不幸而不及掃洒其門然讀其書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也蓋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昏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矣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㮚唐恪不可用恐悮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黄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狥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服喪還朝又以廷叱奏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鼎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生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慾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嘆剛者之不可見況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伸其志以沒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今廣州使君時謂熹盍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剟其梗概附于書首以告觀者且將時出而伏讀之以自厲焉公諱某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廣州字德鄽少學於公植志行身甚有家法數爲郡守部使者愛

民戢姦不憚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淳熙丙午春三月己卯朔旦具位新安朱熹謹序

易學啓蒙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横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黄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佛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奏被之筦絃别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

老病儳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則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

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

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李存誠更名序

李君棐忱相見於政和余問其名上字之義則曰先儒之訓以爲輔也余謂不然古字多假借棐蓋與匪通用顏監之釋班史有是言矣余嘗以是考之凡書之言棐者皆當爲匪其義乃通李君曰然則以匪忱爲名愚之所不安也請有以易之余曰去匪而存忱可已李君曰諾乃書以遺之而字之曰存誠云紹熙元年二月十八日朱熹仲晦父書

雲龕李公文集序

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竊有感於參知政事隴西文敏李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泰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宮徵相宜未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贍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闞衆俊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務爲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屬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眙不知所以爲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釆毅然逆折兇渠喻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所以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靦顏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絕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欿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炳若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頃年公孫故建康通守誼嘗以公之遺文屬熹爲序熹以不文謹謝不敢今年通守之弟齊安史君訦又以爲請且曰訦之請非有他獨願得一言以發明公之大節使後世之知公者不獨以其文而已爾熹於是乃敢拜受其書而三復焉因竊論其所感者如此以附篇後蓋公嘗受學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學又得之高郵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丁寧付授之意今略見公所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紹熙元年冬十有一月某日具位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

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韙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諂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孫稽仲文集序

蘇臺孫侯稽仲示予以其所爲文曰谷橋愚藁者十巨編曰予之用力於此深矣子其爲我評之熹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嘗讀稽仲兵要之書矣觀其述作之體不爲文字之空言而必要於實用此其志豈獨求以文鳴於世而已哉今得此編而讀之則其律令之嚴關鍵之密又若未能無意於文者然其不爲空言而必求有以發於物色事情之實則猶兵要也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昔之用力於文者蓋已病之是以谷橋之篇驟而讀之初若艱深嚴苦而不諧於俚耳至其合處則又從容閑暇流暢發越若律呂之相和雌雄之相應此其用力之淺深世當有能識之者不待予言而後信也至於談經之趣足以見其文之所以爲本論事之章足以見其學之所以爲用又皆明白磊落間見層出於其間嗚呼是亦富矣異時有志之士蓋必將有考焉又不當專以文章利病而言也紹熙癸丑七月既望新安朱熹書

武夷圖序 乙卯中秋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爲仙也今山之羣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

王爲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詭妄不經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迮漶漫亦難辨識今冲佑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其鄉僧隱顯之間爲能有以盡發其祕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主爲題其首以祛舊傳之惑云

韓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祕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眞作者之手稾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書韓文考異前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林貫之字序

莆田林井伯之子小字轉翁間以謂余請有以易之余曰日月山川隱疾之外何適而非名唯毋曰翁者以去自尊之嫌斯可已乃請井伯姑仍上字而字以貫之且告之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圜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菑於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唯軸則承軫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物之可轉者皆唯我之所轉而莫能違也嗚呼人之爲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爲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井伯家傳奧學所以教其子者固宜熟於此矣貫之其必以余言爲不謬云

黄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

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絶意一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闊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爲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爲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閒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爲之節奏抑揚高下俛仰疾徐之間淩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爲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爲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爲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衰莫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櫝而藏之以爲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閎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爲詩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黄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穎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戸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慶元己未七月壬子雲谷老人書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絶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

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楚詞集註序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贈畫者張黄二生

鄉人新作聚星亭欲畫荀陳遺事於屏間而窮鄉僻陋無從得本友人周元興吳和中共稱張黄二生之能因俾爲之果能考究車服制度想像人物風采觀者皆歎其工二生因請爲記其事予以爲二生更能遠遊以廣其見聞精思以開其胸臆則其所就當不止此予老矣尚能爲生印之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四日晦庵病叟書贈張彥悅黄某

周深父更名序

水之深者淵回澄澹人莫能測其源底之所極其或未然則必濬之而後深此理之必然也深父更名以避前聖其意則已善矣而其所欲名者又即其字而得夫所以深之之道焉豈不又甚可嘉也哉自今以往因稱有警而日有以深乎其內使相與遊者但見其淵回澄澹有異於前而莫際其極是則深父之果能爲深而不負乎此名也夫慶元庚申閏月初吉晦菴病叟書

贈筆工蔡藻

予性不善書尤不能用兔毫弱筆建安蔡藻以筆名家其用羊毫者尤勁健予是以悅之藻若去此而游於都市蓋將與曹忠輩爭先云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仲晦父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

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横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録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録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為亢爽可喜意前人為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為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為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為浼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為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亡不為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為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為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為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為不可即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羣議所以斂藏守視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幷敘其指意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熹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為也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予備西北異時寇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者盜衝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慰飭喻意吏士士皆感奮為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則劍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傅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狥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斤以為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為無事而勤民矣盍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為主簿於此是為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為人以為博洽

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墨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不爲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反其先人之廬固舊葺壞以居而取楊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謁予記之予謝涉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非復一再至今年冬予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爲請既不得辭乃爲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爲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爲人孝謹誠慤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爲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熹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卽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爲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書

畏壘菴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庳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盆荷之屬又皆列蒔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菴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爲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記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藋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漫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印韍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堂上尚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間又退而閑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爲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

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仰俯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嘗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千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

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櫧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喩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況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代）（毋忘一本作毋怠）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閔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于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

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尙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詒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己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謝上蔡語錄後記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閑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幷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熹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崇安建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温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己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于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奠于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尙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爲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汚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玆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爲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旣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温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顔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旣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顚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味道堂記

武陽何君鎬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辰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踐行終身不懈間嘗牓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旣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糞除虔居恪處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爲我記之以告于後之人而鎬也亦得出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熹惟何公實先君子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牀下獨幸得從叔京遊而兄事之因得聞其學行之懿顧雖不德不文不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屋壁之間以爲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某字太和始爲少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旣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己接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其忠純篤厚之姿廉靜直方之操得于天而成于學充于內而不暴於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晚以馬公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

相惡其分己功逮繫詔獄削籍投荒而終不自悔以歿其身此其於道真可謂飲食而知其味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樂行之樂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無寂滅之說而遂指以爲道也哉考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民彝而已熹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存之萬一然竊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後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曠不累世紛既聞道于家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銜訓嗣事而居此堂也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銳而至之遠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幷識於此云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劉氏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歿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尙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于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祕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燾後之意於此尙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藉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嚚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揵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冤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牓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

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旣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閒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效又已孚於上下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于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幷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旣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礱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于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爲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爲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顧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爲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戶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廨故在縣治西墉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於浮屠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蓋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某來知縣事則計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括蒼葉君某至而尤以不得蚤夜其職爲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迄事凡百餘日爲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羨錢五十萬粟斛百凡故地之入于民居者則皆正於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佳王君之不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爲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并敘其事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既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爲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南劒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𡼏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𡼏始至而病焉顧以教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𡼏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

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黄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玆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

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卽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淸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庳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瀵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鄕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敘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齟齬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窻可坐可臥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

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廻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毗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盤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巔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隤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瘧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栝棬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嶄崒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贔屭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宅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卽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幷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淸淨能勞筋骨

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絶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　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兹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守建康之明年春某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

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嘆曰尊賢尙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留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尙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爲己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躐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灋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塡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拙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爲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痺狹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間獨仰而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牓曰拙齋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爲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爲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境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鈍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者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焉淳

熙丙申冬十月壬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録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黄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温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顔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夔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堙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幷斥左右佛舍置宅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斆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幷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

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瀣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揔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

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象立祠於學牓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爲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救時弊別白是非邪正使爲善者有所怙爲惡者有所懼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爲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爲吾蕭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牓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媕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耆寅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爲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竊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

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幷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為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唐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為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日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歎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邪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歎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歎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佚勃然於胷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南康軍風師壇記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而寓其祠於社淳熙六年歲在著維大淵獻權發遣軍事朱熹始按唐開元禮求其地於城之東北得郡人戚宗廢圃廣(若干)袤(若干)蠲其租(若干)檄司戶參軍

(某書)星子縣尉(某書)奉政和新書築壇三成陛四出東爲燎壇南爲大門而周垣之書祀儀於門之東壁而圖其陳列登降之位於西壁經始十一月某日而成於某日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員員而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拚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墾田立僦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嘆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狥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笞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懷安縣學訓導葉暢校

記

臥龍菴記

臥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夐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因牓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逞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于臥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臥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臥龍君曰臥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爲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

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旣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繒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閒乎命祀也亦曰省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旣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顔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閒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旣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旣脩矣然尙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敎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

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脩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沘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黓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隝中四郡塡撫民夷爲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爲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爲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葢深恥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始以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爲之正田畝之籍薄鹽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而絀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說禮義廉恥之意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朞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時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壁字廷玉長樂人世以清德顯云九年冬十月庚申新安朱熹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　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葢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温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

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斆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爲而判官嘉禾丘公　毗陵尤公袤之所從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惸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燁始有聞而閔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詒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爲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諗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益以己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爲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爲丈室東庖西圊左右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滌煩鬱胗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者亦予槥櫝以瘞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幣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爲田千有一百十一畝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屢歎之然猶以院在門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還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幷得故僧田六頃又市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羣屬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爲至出羨錢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爲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與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辭而爲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

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爲始終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贑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十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脩撰知婺州事其救饑之政亦爲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慈教菴記

金華清江時鎬及其弟某嘗以書來曰吾先人之葬東萊先生既幸哀而銘之以告于幽矣惟是祠堂之奉既作而未名將無以著先德于外者敢請於子何如予不及識時君獨觀伯恭父之銘稱其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篤且嘗以書爲予言之伯恭又非輕與人者予是以知時君之爲人乃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曰慈教之菴而君之鄉大夫潘公德鄽聞之以爲然則爲之大書以揭焉鎬等既刻之石而又以請曰名菴而有以發乎先人之志子則有賜於我矣然無詞以著其實其於久遠懼泯沒而不章也願吾子之遂志之將與潘公之書并刻焉以配吾師之言而信吾父於後世子之賜不愈大乎予不得辭則又書本末如此以遺之嗚呼君之子孫既多且材歲時相與來拜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勉乎其遠者大者則斯名之稱其實又豈待予言之而後傳於遠哉淳熙癸卯四月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與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

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于熹者因不獲辭而輙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文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𩁹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湾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黄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脩祝號以告于神而委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羸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敺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龠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㮚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績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

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尙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幷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龠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旣歸卽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嘆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旣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委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阨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萑蒲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廐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粃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懍懍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効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掞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闌羅漢院之社倉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爲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斂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爲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卽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旣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以爲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爲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卽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虜圍既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爲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籌略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象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委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閒竄斥屢瀕九死以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

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勑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牓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捃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繇而遂投檄曰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

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感厲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囘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予病未及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强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爲刻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七十九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尙不能不過剛而喜鬬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與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釐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尙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饑爲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狠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七者令寧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聞是令下爲之感泣復相與攜持而歸衆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爲法於是劉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爲君子人也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一日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來助者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爲之發舉居積以佐其費而凡所以完葺丘壟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既已言於吾州而邦君吳侯樂聞之爲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孫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爲我記之以告其斆且學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

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六品家雖温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爲無本而豈徒以聲音笑貌爲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祿利而求温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脩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羣居于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參議沿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漳以下州領軍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陳元光奏置領漳浦懷恩二縣而治漳浦開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舊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廢懷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龍溪縣來屬天寶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復爲州大曆十二年又割汀州龍巖來屬正元元年乃更徙治龍溪唐末五季之亂常爲泉州支郡而僞刺史董思安者至以私諱輒改號爲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陳洪進以二州版圖歸王府始詔復故號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洪進入朝請吏遂以衛尉寺丞劉援來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長泰縣以屬焉蓋凡漳之所以爲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將則陳公沒而爲神今以王封廟食後乃或見或否以至于劉侯而後始有紀焉蓋其聽壁之記本嘉祐中鄭侯偕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復刻則又趙侯公綱之爲也紹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觀焉則其木理往往龜裂且其所書又太煩悉而將無地之可書也乃爲買石延平礱置聽事吏爲擘窠省文之法以寫舊記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云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爲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爲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

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衰病零落稟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得故尚書屯田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爲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羣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驌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黄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爲玆丘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壞矣紹熙二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今太守章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牆亭牓皆已無復存者爲之喟然太息即日更作門牆築亭其間益爲高厚宏闊以支永久又礱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蔭求得舊牓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畀旁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爲增葺費而又以予爲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爲拳拳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云三年夏五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　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窊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爲之躊躇四顧喟然而嘆曰凝之之爲父道原之爲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黄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爲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圃纍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汙爲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己爲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爲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爲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安朱熹記

黄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讕廢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訦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訢之所爲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里之閭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於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放其意作爲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餉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託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獎焉於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斂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

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來者尙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

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嘆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鎭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廪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致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幷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原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鎭頭者合爲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以舟楫爲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爲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常爲橫波所蕩擊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闘怒騰蹙其險爲尤甚故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爲浮梁以濟久矣而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而嘿圖之久之迺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聞之有以鏹爲連環巨絙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爲唯是爲可久遂以

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讙趨之不百日而告成兩崖礲石爲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聣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小港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没之虞秋冬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模籌畫一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既又留錢五十萬於明覺浮屠氏使自爲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不宜又非獨此爲可書也姑爲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與其邑人之志也云爾四年九月戊寅既望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中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爲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没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敘其事而幷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浦城縣永利倉記

浦城縣遷陽鎭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某之所爲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斂散以賑貧乏且使鎭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鎭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効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恭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壤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移縣庾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發以貸冬斂以藏一以淳

熙某年社倉制勑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爲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爲之書其本末而幷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忘也紹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祕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朱熹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紹熙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教授嘉興林君某來見請問所以爲學之意甚勤與之語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爲己之學而進則未已也既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其屋不時脩亦多頽圮而禮殿之壞爲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不自料既爲之講以所聞幸頗有知鄉方者又將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儻遂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於將來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者有常業而皆本於所謂古人爲己之意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親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歲既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屬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瓦木工徒之直一毫無所取於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則其軒楹宏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面左右衆賢以次列坐一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韍應圖合禮取諸監學靡有僭差蓋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於是焉喟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歲晚還家甫爾休息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既訖功將以來歲正月丁亥朔旦謁守貳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賜之也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非徒脩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爲吏者於是數者猶有不及求其能如林君之所爲者則既難矣而況欲其仰體國家之意以身爲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而心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於是爲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厲其徒且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毋忘林君之志也十二月辛巳朝請郎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脩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閑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儆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

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攜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齎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與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故已樂爲之書矣而況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幷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其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繦屬爭先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茍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幷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幷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

寧菴記

侍講王公病革顧謂其子瀚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暮

蓋理之必然也吾幸晚得歸息故廬今又以正終牖下是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憾哉汝曹亦無過哀但兄弟友恭敬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毋爲吾羞足矣語絶而逝諸子泣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亦不起疾諸子既奉兩柩合葬白沙石荀之原乃築祠堂寮舍以奉烝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命之曰寧菴買田百餘畝以給菴費輸王租而斂其遺餘以爲歲時增葺之備間以告予而請記其所以名之之意予感王公之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而不忍忘也因爲書其本末如此云慶元乙卯六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絶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礱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竢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唯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况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于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魏國錄贈告後記

臣熹伏讀故參知政事龔茂良等所記孝宗皇帝褒贈故太學錄魏掞之事三復以還至於感涕竊惟掞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事以至力遏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至是越五年矣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至於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其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後二十年掞之從弟誠之始議摹刻制

書立石冢上而臣頃嘗待罪史氏偶得茂良等所記因書畀之請并刻焉以丕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讜云慶元元年九月九日庚寅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朱熹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敎學之意又爲之飭廚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敎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淸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旣率其屬輪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玨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

幸不以爲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楊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涖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歎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穹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腏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卽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

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䊮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閒所肦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具官封賜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跋

跋朱給事奏劄

伏讀給事中朱公奏劄共惟前輩學問醇明故所以告其君者知所先後如此而忠誠懇至溢於文辭筆札之間者又可以見其充養之厚云隆興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謹書

後二十八年再得披玩因覩舊題歎前脩之益遠悼吾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

跋陳了翁與兄書

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鍔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爲瑞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隆興甲申十月九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胡文定公詩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踏遍江南春寺苦野雲蹤跡去還來如今宴坐孤峯頂無法可傳心自灰　祝融峯似在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明月又重圓　明公從小便超羣佳句流傳繼碧雲聞道別來諸念息定將何法退魔軍　十年音信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千身

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墳僧妙觀而妙觀之所摹刻也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熹書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温厚靚深其得失之筭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胡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霧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峨豸角冠（劉共父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

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敘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張魏公爲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騖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乾道丁亥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兒曹外甥輩比過治宇在寅爲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卽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邸報十五卷幷五月分者幷以歸納乾菌承貺示珍感珍感安國再拜

去夏所借報中有言呂舜徒章者或見之望更借示自五月以來新報能一一借及幸幸呂公諸子聞自衡陽過江西不知今何在或知信喻及鄉里得近信否所奏前章及第二義不以示他人恐知安國又上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尙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彥脩必已奉太夫人赴溫陵此郡樂國也便於養親同增歡慰臨川密邇鄉邦音問易達彥冲退然自守深可嘉尙德門積善久矣如昆仲出則奮其才力建立事功居者進脩術業養成德器乃邦國之光凡在鄉鄰亦預榮焉衰老覩此盛事不勝欽歎安國又啓

安國再啓湖湘旱饑之後民間窘迫而供饋頻繁江西諒亦爾然教令旣孚吏民信服不晩必有除擢矣寅在桐江幸亦粗遣然歸養之意甚濃謾恐知之憲姪比蒙恩命皆昆仲平日獎提之所及也感佩之意言不能喻安國再啓

伯達孫今已長成莫須早晩令隨貢元伯伯習知禮義若一向不讀書恐不便也（與族兄書其略如此）

屛山劉玶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公與平甫伯父祕閣君蓋公之辭而其子祠部君筆也時祕閣守臨川兄侍郞公守溫陵弟屛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之子侍郞守桐江兄子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蓋偏及之後一紙胡公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購得之所稱范甥者卽平甫外舅太史公也胡公正大方嚴動有法教讀此者視其所褒可以知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乎

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缺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墻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故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熹既爲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脩學之事又爲作此五銘焉時子重方爲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寘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熹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遂并以其銘見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爲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于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幷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與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于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

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為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晦庵云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怳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公予竹溪詩

婺源雖嚴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予其一也好為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予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詠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予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予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月既望邑子朱熹書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為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怳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記大學後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於至善（以上並從程本而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釋本末五章釋

致知（並今定）六章釋誠意（從程本）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第錄如上其先賢所正衍文誤字皆存其本文而圍其上旁注所改又與今所疑者并見於釋音云

新安朱熹謹記

書中庸後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為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為一章）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為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于天也）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紹興己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傑之禍自信安來客崇安予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温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恙時為子壻逮聞文正公事為多時為賓客道語亹亹不厭且多藏文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温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蓋嘗以其手槀屬景迂晁公補之而晁謝不敢也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藏之其後三十餘年所見之本皆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為恨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異以為世果自有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贗本也人問何以知之予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象文象玄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不知也字處末則止字為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偽書而尚不識其體製固為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遂至於亂真也耶間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後跋語之前別有凡例二十六字尤為命圖之關紐而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又足以見占法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論說徒知以凶吉臧否平為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之又有所待而然也因亟以書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知炳文為不妄嘗欲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張氏印本乃泉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舊書授學者使以相參凡非温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變百八十有八解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聞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以考焉是時又得温公易說於炳文盡隨卦六二之半而其後亦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謄温公手摹適至而與亡之故所存止此後數年予乃復得其全書云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焉始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

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爲眞與僞也時又嘗問炳文或謂涑水記聞非温公書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温公日錄月別爲卷面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今可覆視豈他人之所得爲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使所書之家或諱之而不欲傳耳炳文又云金虜入洛時從温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羣盜執以見其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太師家也羣盜相顧失色且訊虛實因出畫像及敕誥之屬示之則皆以手加額旣而俯仰嘆息謂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師之言不使吾屬披倡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蔡京王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爲也亟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太師家又揭牓以曉其後曹以故骨肉皆幸無他而圖書亦多得全凡此人亦聞之者因并書之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謹書

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己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絶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掊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日書

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旣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躄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旣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賣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旣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

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爲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閒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幷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跋李少膺脞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爲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註之爲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註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爲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爲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曉此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熹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脞說書此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

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彊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絶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　新婦孩兒各安好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絶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爲侯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此書始刻於南劍之尤溪熹實爲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騖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今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德之粲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先聖之所以傳與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黄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姽合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石塘橋西而舂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鄒專官舂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

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至字之爲濂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尃嘗有文辨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爲九江林使君黄中言之與尃說合方將幷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黄序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朔旦縣人朱熹謹書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己亥春二月熹以臥病鉛山崇壽精舍邑士歐陽國瑞來見且出其母太孺人錫號訓辭及諸名勝跋語俾熹亦題其後熹觀國瑞器識開爽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人爲己之學而使國人願稱焉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豈獨以其得乎外者爲親榮哉因竊不辭而敬書其後如此國瑞勉旃無忽其言之陋也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熹伏讀壽昌夫人始封訓辭因得遍觀諸賢跋知趙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非今世常人之所及矣間於士友之間皆言趙侯與其昆弟平居奉養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其至又知其非出於一時勉慕而爲之也嗚呼其亦可謂孝矣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吾知趙侯異時進而立於朝廷其必有以異乎今世士大夫之所爲者無疑也因亦輒書其後云淳熙己亥四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趙侯彥遠行實名善應字直之父也

孟子喜稱柳下惠之爲人以爲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而世或疑之今得崇道趙侯行實之書而讀之足以信孟氏之不我欺矣著作君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之者深密詳盡至於如此豈亦侯之身教有以發之也歟抑以是爲質而致知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有不可泯之義理以是爲始而力行以終之則由家及國又有不可窮之事業是則熹愚不肖於著作君蓋猶不能無惓惓之望也敢竊識編末而歸其書趙氏云淳熙己亥中夏丁卯新安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决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欒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

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己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嘆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之西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柏焉焚斮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凛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肇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雜植杉柏以彷彿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丁亥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象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敘古千文

右敘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摹刻寘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奉懷子禮吏部賢友　本中再拜

寒松厭庭院老馬倦維縶翛然出塵去粗 朝夕急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葺平生學道心擇善有固執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何時一尊酒更與交舊集

長句奉寄子禮提宮吏部　幾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知亡急舊日詩書卻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事業聽天公

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聞其學蓋以脩己治人爲一致要之事實而不爲空言者今頌二公之詩可見當日衆賢注心高仰之意矣至於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業相期於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慨然有感於斯焉淳熙己亥十一月辛巳新安朱熹謹書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時視秦檜無如也而能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以布衣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爲之太息而書其後云淳熙己亥臘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節誡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誡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鄭林向氏刻寘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居士傳

熹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爲人今得鄧生絅所攜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前輩稱述之盛如此不勝慨歎夫居士之爲人蓋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先生猶歎其莫有開導而輔成之者吾儕小人姿本薄惡其可不汲汲於學問以矯厲而切磋之邪因敬書其後既以自警且以視諸同志云淳熙庚子季春壬申新安朱熹書於南康郡舍之拙齋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來南康得楊君伯起於衆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復恍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元寀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眞蹟今藏道輔曾孫次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題洛神賦圖

此卷筆意淳古略似漢石刻中所見草樹人物亦可考見當時器用車服制度不但爲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朱熹識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冰解圖

熹觀此圖讀洪陸二公跋語爲之隕涕淳熙庚子五月戊午

跋太室中峯詩畫

觀此卷二室諸峯誦陶翁送羊長史詩爲之慨然掩卷太息至於畫筆精深山勢雄偉不暇論也淳熙庚子中夏七月朱熹仲晦父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跋免解張克明啓

行藏勳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增尋壑經丘之趣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爲之太息庚子至前一夕六老軒書

跋獨孤及答楊賁處士書

獨孤及爲舒州刺史作口賦法處士楊賁以書譏之曰富者出萬今易以千貧者出百今乃數倍富倍優貧倍苦及答之曰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三萬三千而應差科者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高戶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貫其次七百六百貫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日困蹙故今爲口賦法以三萬三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乃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

右見獨孤常州文集及大曆中卒於常州此又在其前可見當時田制隳壞之實然不能精加考覈以復武德貞觀之舊而遽爲一切之法以亂經制何耶所謂三十萬貫者蓋幷租庸與雜徭言之而所謂口賦法者則已有兩稅之漸矣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懵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攽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澂之家尙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爲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無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學自任而游戲翰墨乃能爲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爲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爲題其籤予嘗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不得去手蓋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俯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蘇聘君庠帖

予來南康聞蘇聘君嘗居郡西門外暇日訪其遺迹無復存者永懷高風不勝慨嘆南上人出示此軸三復之餘益深退想淳熙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題

跋南上人詩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舊詩夜坐爲寫此及遠遊秋夜等篇顧念山林俯仰疇昔爲之慨然南詩淸麗有餘格力閑暇

絶無蔬筍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余深愛之不知世人以爲如何也淳熙辛丑清明後一日晦翁書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静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静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跋顔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顔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虚静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亦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寶學劉公屏山先生共父樞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陜幷心國事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此亦豈苟然者哉先生之子玶有味其言欲廣傳之以悟當世因屬熹書其後淳熙辛丑八月甲子新安朱熹敬書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脱爲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之莫府趙君彦能將摸刻寘府學以視學者而屬熹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

熹謹書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淸江劉淸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跋陳徽猷墓誌銘後

秦丞相用陳公爲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爲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一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摹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節略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蠶麥已無望必拽動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般來錢米幷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距萬然於救饑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未宜起發兄自二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煩他路般運賑濟如此開述朝廷必不訝荷知眷之深輒爾僭言想加恕察不一某皇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訪熹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抹荊公目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掊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為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奭世係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為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為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

父

題荊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荊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荊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荊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荊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晩也他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昔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敘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𢦏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爲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宣本白騎等字爲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簒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書璽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璽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讎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簽書沈公之言爲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沈公蓋叔晦之尊人時爲越州簽判路君名岩卿嘗爲蘄東尉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爲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黄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絶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八詩慈祥温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畦逕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綴緝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援既絶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刻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彝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徇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録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脱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録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

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囊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爲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穎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詆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爲正云十一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之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出勾曰吾不忍助民蠹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倂書之可乎此乃陸倉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爲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劉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歛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閒示詩一編詞源犇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亹亹不厭閒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爲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爲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君辯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爲可與言詩者例如此耶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爲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

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讎履鋒鏑蹈危難瀕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爲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爲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竇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淛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爲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鄞尉廳無壁記竇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爲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槩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爲不可無傳也礲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爲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六五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肆之佳作也伯奮求序適予太病眩瞀不能致思爲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潁川公所爲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爲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爲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艮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盍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絕予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諠譁之樂尤恨不得爲坐上客也讎虜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

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伋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幷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爲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蓋詩猶真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爲之也而以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穫不菑畬而利有攸往者耶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爲縣窮僻斗入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異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韅靷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爲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李文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馮君家藏唐誥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屯盩厔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卽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卽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卽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於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劍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

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先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鎭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眞僞熹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眞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謝君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尙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譁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譁一本作希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尙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絅而絅得之公孫璿者急披疾讀驚喜幸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

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詰極冰解的破者耶至於陳李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懺經疏祔母而始還遠祖享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爲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有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克葬公某處瓚爲鄧言公先已葬將樂縣垂惠鄉珠林山作識時蓋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說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真獨沙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黄東始復就摹墨蹟礱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激貪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illegible]新安朱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illegible]辭奏藁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illegible]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陛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怪之予曩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匆匆不暇借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有纖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感稱臨川黄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既而齊賢亦橐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爲指畫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温公之手何耶齊賢又出艮齋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顧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己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瑩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於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熖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高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以今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爲政寛易愛人意者前人爲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予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

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莆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問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遂以卒其子士龍藏諸公所與往還書帖甚富嘗出以見示熹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爲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猷之偉於此亦可概見因爲撫卷三歎而敬書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裴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圮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爲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艮翰軍政策

施君艮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予方有行役之勞未遑盡讀然嘗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嘆也至所謂恩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倖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艮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陛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譖人者真可以畀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秉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僊遊長嶺廐置

跋閭丘生陰符經說

括蒼閭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漳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異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爲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過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爲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搪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語今此頌又用躨觸字按躨跜見靈光殿賦自爲虯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幷其所藏數帖模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

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旣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兄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尙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幷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遺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擧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絀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覇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垕父所定楚辭協韻而愛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爲刻板置公帑未幾予來代景仁景仁爲予言大招昭遽同韻此謂遽當爲遭似矣然嘗讀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遽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遽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敘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臣侯表區與驕韻者西南夷兩粵傳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爲誤而岐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豦聲者噱臄醵平讀音皆爲彊然則大招之遽當自彊而爲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書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閣皁道士甘夢叔說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黃長睿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黃注云宋本作寓洪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爲是杭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怪獨晁氏自謂深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眩於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而妄爲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則訓棘爲陳訓賓爲列謂商爲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爲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爲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嬪故或者因以爲說雖實怪妄不足爲据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貿嬪之云乃爲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　可勝歎哉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爲出於彼而引彼爲說誤矣若淮南子

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己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尙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眞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眞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槪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眞蹟每深敬歎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往還書一本作往還事

舊讀徽錄見曾公兄弟往還書每深慨嘆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臾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事變蓋有所謂天實爲之者諸公區區其閒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書曾帖程弟跋後

建中紀號調亭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蕕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蘇公此紙侣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跋王端明奏藁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爲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脈者人到于今賴之厥功茂矣僊遊朱魯叔游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爲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眞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書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

生黃榦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于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機伯仲視予以其家藏羣公碑志書帖知忠州使君之節槩才略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感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間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迫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恕齋之說唯鄒忠公爲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帖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爲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宮窺其逸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爲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季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慕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爲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慕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爲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爲子之孝也同官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爲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察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爲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宣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爲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北之兵以迎二聖樹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爭建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滕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二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跋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虜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固其國衰亂有萌幾不可失願益脩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檜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熹每讀其書未嘗不爲之歔欷流涕也今觀歷陽龔君所纂中興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又記頃見會稽有衛士唐某祠問其故曰虜陷會稽車駕倉猝東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鄴亟以城降一日虜酋與鄴並轡行城中某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罵不絕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　故給事中吳公芾嘗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幷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爲詔所褒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而考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見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犩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予此錄病中讀之蹶然起坐爲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脩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臣前日伏奉聖旨令進鄴侯遺事今繕寫已具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村遇傾側擾攘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乃能制法如此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有百年無事之中國欲追堯舜三代其勢不難豈宜每事尙或依違牽制流俗不能一有所立以爲天下長計而令任策之臣更以蘇綽爲愧也蓋創業垂統其施有漸伏惟成筭已在聖心臣雖甚愚誠願自竭庶憑末光不以投老餘年爲竊位之臣而已所有鄴侯遺事謹隨此上進取進止

集本宇文黑獺之中村下云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尙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創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顧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

熙寧奏對日錄云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上曰侯叔獻有言義勇上番文字必是見制置司商量來余曰

此事似可爲恐須待年歲間議之暘叔曰今募兵未消又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余因爲上言募兵之害終不可經久僉以爲如此余曰今養兵雖多及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爲兩故也又五代禍亂之虞終未能去以此等皆本無賴姦猾之人故也上因問府兵之制曰何處言府兵最備余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則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爲也但義勇不須刺手背刺手背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既以良民爲之當以禮義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又擇其鄉閭豪傑爲之將校量加獎拔則人自悅服今募兵爲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爲之陛下審擇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則他時可令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尙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可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計也上良以爲然

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藁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爲未定也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淩厲筆勢低昂尙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擾遍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考焉紹熙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讎正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爲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爲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尙存他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爲舶司屬官嘗於其几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爲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圍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繹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亦微覺其礙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他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尙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真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耶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篇趙公之孝謹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移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尙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他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

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戴君尹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爲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靖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模其像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靖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犂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烱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弁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蔡神與絶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絶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爲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脈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他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汲溺於利慾爲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爲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閑暇又能無怛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僞爲哉夫如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

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尙奚以予言爲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爲建陽令始家於麻沙世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卒卒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 壬子冬

叔通之詩不爲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耶寒夜擁鑪風雪大摯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晦菴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鵝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其微詞奧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鋟木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强虜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凊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媮媠畏縮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祕閣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旜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僞官握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狥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祓而竊識之紹熙癸丑七月初吉具位朱熹謹書

書橫渠康節帖後

右橫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皆藏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借本摹刻以傳學者其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吏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余巖起集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覩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强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臠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卽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尙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

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巖起自爲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秘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爲真有可用之實取而寘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畫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閫皆有聲烈平生爲文甚多亡逸之餘所存止此然皆無實應用之作不爲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少吏事公於温陵辱奬進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觖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柰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荊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題趙清獻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爲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之中又有異焉則若元祐之朔黨洛黨川黨而熙豐之曾文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游得觀趙公手記所與蔡京異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爲禁錮忠賢之邪說外不欲失信於夷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淫侈導諛以蠱上心而納之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宣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其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元日癸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薛公安貧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尙德之心覽此卷者可以得師矣紹熙甲寅孟夏旣望新安朱熹書

跋薛畏翁詩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繆也紹熙甲寅孟夏旣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曾裘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此卷見示乃曾裘父劉子澄筆迹也旣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凜凜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爲之掩卷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淸節皆足以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更嗟嘆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卷竊有感焉輒太息而志其後紹熙甲寅夏四月旣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擧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旣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綎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尙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旣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敎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顙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

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頊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獨呂公於此爲拳拳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其間多以詩文爲教則公晩歲蓋深悔之覽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書壽皇批荅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妄論講和非策適契上指其後乃聞諸公率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此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手稽首而書其下方

跋辨志錄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章貢李和卿所次序者其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警懼懲毖而謹於細微以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同也安成彭君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廣此意亦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中伏日新安朱熹書于長沙郡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晩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佛學蓋沒身焉何邪因覽此卷爲之歎息云紹熙甲寅七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嚮蓋所謂魏府老華嚴乃一僧耳讀師爲帥而遂以爲魏公誤矣此題李石跋語後富公帖中語乃遠方懸料未定之詞碑文所記其必有考矣東坡豈右介父而誣公者耶此題何萬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尙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誡子孫真蹟後

右淅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誡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獲覩其真格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葆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爲亡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月　日新安朱熹書于豐城傳舍

跋謝艮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覽而歎之爲題其後云

跋禹侯行實

濠倅禹侯之事尙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又欲予記其後予以爲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爲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謝不爲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不獲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灘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既不幸卽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幷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

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跋魯直書踐祚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餞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爲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圭上踐祚已訓釋弁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嘗及此也熹謹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晩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諡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爲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藁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納誨之心可謂切矣竊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手書而王公繳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秘閣公在建炎初實介王公首使不測之虜其後虜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間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然王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憂臣辱之意荒涼慘澹如在目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畫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龐元英之居喪以禮蓋一事而屢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

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爲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爲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熹家所藏荆公進鄴侯家傳奏草臨川石刻摹本丞相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番義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爲便蓋鄴侯所謂得時用勢舍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爲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邂逅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胸懷本趣之爲快也夫以荆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熹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淳熙己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爲取政和新儀鏤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牴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臨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頒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因格不下及又再歲而熹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爲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旣而熹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省文書顧念玆事得請之難而今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不能繼下諸州若不亟踈理而明布宣之是爲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爲鈎校刪剔猥釀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幷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熹到闕亦不能兩月而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囦乃以書來曰以公之拳拳於此也謹已鋟木而廣其傳矣熹嘉其志因爲敘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郎朱熹謹書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極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供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跡於君家將摹刻而寘之學宮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

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予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居屏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款但見其襟懷坦然意象軒豁論說縱横雜以詼笑傲倪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偉麗可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來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壻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且言嘗次其遺稿得若干篇後為親友傳玩而失之獨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屬予書其事因為略識梗槩如此卷中字孝伯者卽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喜為詩寓詞託諷多憂國閔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為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跋郭長陽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為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偬水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粗有生意間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學為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昔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耶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姦既禁絕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為先試以語之儻有意耶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讎正刊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為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為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為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為關而分其前後以為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鄙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常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為之揮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為

書其後而歸之以識予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書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蒼玉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閣皁之勝每以不能一往遊焉爲恨今觀蒼玉詩卷則亦不待身到脚歷而小院迴廊風篁雪竹已了了在眼中矣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日遊居寢臥其間而不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耶況今桂山先生已往遺墨益可貴重陳君其葆藏之慶元乙卯七月二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熹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繫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召還之命也時覲勢方盛熹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卽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掞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祕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顧以敬夫尋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仲本慨然卽爲買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熹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慶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碧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多與之遊予嘗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書頗醇古可觀計於其輩流中亦當小異然元祐間王仲至嘗薦使校中祕道書范醇夫在瑣闥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時以僧自隨因有經略察訪大師之誚今日豈可復使館閣有編校大師耶今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荊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尾以發觀者之一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扎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爲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爲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

是迺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爲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爲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爲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爲罪更以不朽爲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滕珙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邃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婕叔共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問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官達其他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雋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老壽終爲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簿廳記可考也未有建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挺之後改掞之以特起爲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子思之詔褒卹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嚴居厚攝事閩清不滿兩月而與其令尹馬莊甫更唱迭酬遂至盈軸爭新鬪巧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思致讀之不覺宦情羈思恍然在目諷詠不已爲書其後慶元乙卯臘月望日遯翁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史略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爾至其論薦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人其薦胡公而徽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爲可考焉是不可以無傳也光祿公與胡公游有朋友之誼見於胡公所與呂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節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爲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芾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

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鞠陳正彙事即陳忠肅公所謂獄詞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蓋闕文也張閣守杭乞兼領花石事亦不見他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惡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渭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潮未過海也衢守章傑實紹聖故相諸孫雅怨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檜知其不專為己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惟翁尉事解傑亦遂廢不用蓋不為疑其已甚也翁又胡侍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者其家持此事訴寃乃得移蘭溪予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以補跋語之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題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為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章厚蔡卞嘗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召直學士院胡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厚卞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太重奏為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恕頗為未滅今宸翰猶藏趙氏或為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怨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羣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浚再拜曩以急於祿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退初欲託庇三衢庶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分俾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慊然差人種種悉荷留意尤所感激浚再拜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歆然自以為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文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傚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熹熹竊以為

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袪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葺之爲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爲舍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敘其本末而爲之條約閒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兾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爲書其條約之後俾幷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三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跋

跋趙鈐轄墓誌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己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閤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絶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羣盜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鈐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幷感前事爲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頃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侯聿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賊而死冦退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廟貌而寓祭他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即教綱紀幷晉故刺史譙閔王等立象奉祠而爲請於朝不旬日間即蒙報可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神人歆動非獨諸君之靈爲有歸也今聞鈐轄諸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熹所爲請額之事推之竊計厚骨肉之恩崇節義之勸聖朝於此正有所不宜吝也譙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慶元丙辰七月庚子具位朱熹謹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尙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　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跋張忠確公家問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后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閑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卹遺孤爲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智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

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眞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爲之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大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爲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爲之書顧念比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償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詈因謝不能而淇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爲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竢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爲文章蓋直吐出胷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爲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視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逸磊落驚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亦足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徽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識公顧今於此迺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爲人豈非幸耶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閤皂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遯翁書

書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呂范二公帖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恤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慰與否而罷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者耶呂公幅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劉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見故熙豐間授鉞臨邊數被譙讓觀第二帖可槩見矣然迹其平　排濮議爭新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捄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綢繆蓋亦聲氣之同非苟然者子夷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

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正爲遂寧戶椽友人王君世昷數數爲正言城西傳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迺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艮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爲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悉意咨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謁講禮已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爲日記冊此版起六月終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熙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謾又問濂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年餘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爲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爲我謝傅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傅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耆字伯壽名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昷字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

傅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謝爲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度君求訪之勤意欲甚美濂溪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度君其廣詢之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章曰井不忍廢圃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熹之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也度君其益勉之哉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二日朱熹書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爲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跋孔君家藏唐誥

闕里裔孫孔仲艮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莆田令卒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熹之友括蒼吳任授室其門聞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文整名見譜中乃襲文宣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實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襲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爲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款其縫視其告則以爲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耶告身凡七通其二爲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溧水二縣尉其五爲令君明經冬集全椒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尙全好獨莆田令爲謄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莆守傅侯自得令丘君鐸請得更其版籍爲至

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宜戶二公欣然許諾卽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宜之子幼夏乃以鄕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爲摹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君爲三十八世則爲小差幼夏以其墨本來因記舊事輒爲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溧水二告幷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淸江張元德藏其手稾然多是抄取江鄰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嘗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殽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顚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殽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儇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詞

杜陵此詞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幷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嘆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淸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畫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槩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淺深故耶巖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爲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巖壑再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跋吳道子畫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昊天觀壁草卷與此絕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產分而爲二此特其半耳頃經臨安之火今不知其在亡而此卷斷裂之餘所謂天龍八部者亦不免爲焦頭爛額之客豈三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耶是可笑也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玆其所以爲畫聖與季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爲幸因記歲月於其後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己卯也朱熹仲晦父

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之而世莫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熹謹書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歐陽公與劉侍讀尺牘一卷汪季路持以見示因得竊觀前輩之笑談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醇厚國家致治之美莫此爲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爲治亂之分耳三復之餘掩卷太息而記其後季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十月己卯書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紳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耶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絕類徐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藁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二喪赴汝後又一遭喪（劉子云喪骨肉大小四口）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嘗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惱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爲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人馮宗道挾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璫大醫者爲第二移囙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爲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即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爲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爲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散青苗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於窮坐里閭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爲第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爲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爲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似

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爲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甿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徇勢反覆異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爲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胷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巖壑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睿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湍石喻公之典引諸書爲可方駕耳季路得之遠以相視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卽大幸蓋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似少譌謬又爲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

如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此本爲不誤也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二業清淨卽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尙爲有可觀也予是以表而出之慶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記

跋湯叔雅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逮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圖頌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爲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謨因有冰雪生面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爲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氏楊補之遺法其小異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醞藉敷腴誠有青於藍者特未知其豪爽超拔之韻視牢之爲何如爾病眼眵昏不能覈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病起戲書

跋王信臣行實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謫居廬陵間遣詗其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何所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臺榭花木之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寞耳因極道王君之爲人以爲好賢樂善所交盡其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爲俛仰旣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峴爲方有意於學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峴亦以書來贄甚勤余讀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幾時子約內徙高安以卒而峴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以銘墓爲請余病疾久廢筆研旣弔且謝不能而峴請益堅乃記其後而歸之

以見余意又以見峴之狀君詞有不盡而無所溢也四年戊午中冬丙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沙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說文款欸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說文唉譍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歎與嘆欬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款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款唉二字為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款為款則其誤益甚矣款乃歌○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詔子妄為刻畫以謗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語溪詩○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諂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淺聞卑論易以溺人不足為法覽者詳之麻姑山詩○余少嘗學書而病於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為今觀沙隨程丈此卷饒娥一紙蓋有意於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饒娥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二十餘里余嘗特往沃茗酹之釁闕已不復存矣因語州縣宜增葺之且為請敕額列祀典而莫有應者甚可歎也辨饒娥○余嘗為沙隨言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傳也程丈報書云吾嘗聞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遺論因記其語於後云論孝經

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劉用之為劉伯醇攜此卷來求跋為書以歸之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似林間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疎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為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為予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為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傻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為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為得體而粗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為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昔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

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呂氏歲時雜記

右呂公歲時雜記熹得而伏讀之既於周退傅陸放翁之所歎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爲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珍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怳然如接談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爲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爲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嘗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胷中丘壑最殊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真賞耳蘇丈粹中鑒賞既精筆語尤勝頃歲嘗獲從游今觀遺墨爲之永歎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所藏爲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意真實於此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淛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間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間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顔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

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繩墨知其教習之有素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爲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繆矣然余久以疾病憂畏不能文比年以來所辭且十數家以故雖知劉君之賢而不能有以少答二生之意獨識其後而歸之後有君子尙有以識此心也雖然二生勉旃篤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爲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爲重輕也慶元己未四月乙酉新安朱熹書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亹亹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劉詩有小几清香慰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子姪或惡其語之不祥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諱然亦爲汝更之因別定爲愁絕字）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姪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末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脩景行之懿知所跂慕而又視熹之慵惰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
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
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
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
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感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
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牆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

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幷劉范二公帖後

右劍浦羅先生仲素爲先君子作韋齋記而沙陽曹丈令德又爲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恭惟先君子名齋之意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而熹踐脩不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慈顏於地下故敢收輯遺文藏之家廟又示子孫使永永奉承不至失墜庶幾得以少伸省愆念咎之萬一其横渠西銘塞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祝辭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祕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熹敬書

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

某啓比獲從容良慰北巖重勤遠出伏暑中時得雨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干人須決成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雲監寺不別書空石十一枚付去人謝諫去若借得兩人即分付兩籠令共舁來不然即且取古田丙字紙五軸付謝諫來及珙首座並煩致意未相見加愛閏月三日某啓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美兄弟致意城中滾滾不款未及爲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爲尤厚後嘗爲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自尊勝退居南山雲際院一室脩然禪定之餘禮佛以百萬計年過八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常爲余道富文忠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收斂確實無近世衲僧大言欺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林生蒙正持此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爲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六月既望雲谷朱熹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麴糵之間叔通以碩果不食者厲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予姦僞排擯之餘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慶元己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谷老人因覽爲識時慶元己未仲秋既望

愚叟之墓已有宿草矣撫玩遺墨相視感慨泫然久

之若歸荛廬以視西坡當同此嘆也愚叟謂呂子約晚謫高安寓大愚寺自號大愚老叟西坡謂黃商伯

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爲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自誦所爲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蓥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居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殫盡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爲人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逾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媮也爲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吉水鄉貢周君訴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覽者不暇尋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爲之稽考歲年推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事得以備見其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奉守而無所事於他求矣而其孫洽乃偏以屬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贊述而揄揚之是則已病於贅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負緣紹介以諉於余此其爲贅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之又念無以答其累舍重趼之勤乃書此以諗焉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未學者以繼乃祖之業毋庸復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跋語以老歲月爲也噫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爲有用也夫慶元己未三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隱弗懼一時栗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荊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止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佞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詞筆以爲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爲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歆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庸者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

跋進賢傅君行實

從政進賢傅君既沒將葬其子脩抱其行實一通不遠千里辱以顧予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名之會中間不幸遭罹國難蓋嘗解儒服以事戎行實從宣撫岳公轉戰許洛之間屢以捷告上功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罹讒口失兵柄得奇禍先人爲之感慨憤激棄其官勳以歸故里復治家人生產作業教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排適倏然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三蒙錫命之寵遂易文階老壽康寧閭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大故不肖之孤銜哀忍死以奉窀穸之事既有期矣顧恨未得當世之大人君子發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是以匍匐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幸哀而與之銘則死者有知亦無恨於泉下矣予視其冠屨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慤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知其平日習於賢父兄之教訓也以是雖不及識傅君而於此得其爲人顧念罪戾之餘言語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摧頹意緒荒忽亦無復心力可以治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可以不答也因爲書此于行狀之後使幷以視來者云慶元己未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君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未及礱石而羣盜蠭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歙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祐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字師予老儒博學清謹有馴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具位熹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王摩詰輞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爲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

楊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藏終朝霧如沐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盱江黃柟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說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愀然如復得侍坐右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慵惰不能拳拳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趣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爲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

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爲矣即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其勤耶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蘇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多僞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尙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尙明僞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朱熹仲晦書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友人范百崇嘗爲予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爲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沉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愛其言因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則其所編之是非得失當自見矣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攜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此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尙多疑晦未能盡袪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題不養出母議後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舉輕以明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又於爲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母是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余觀余正父之所辨貢士之妾母雖非父卒子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

而其去也有故則其實乃嫁母而非出也欒平令尹所論之失正坐以嫁母爲出母謂有服爲無服而正父之辨之也亦唯此二者之爲急耳今乃獨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不論其所以不爲出而猶有服者顧反題其篇端曰不養出母又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覽者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正父雖不能深明其不爲出母然亦不敢正以出母目之但篇末一處有不養出母字而自改出字爲生字亦可見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著力分明說破耳）抑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耶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爲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爲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則是嫁母者生不可以入于廟死不可以祔于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爲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爲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書張伯和詩詞後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者讀之使人奮然有擒滅讎虜掃清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觀以示文武吏士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請匾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毫髮姿媚意態其爲老筆亡疑淳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熹觀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舟[illegible]

跋蘭亭敘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序[illegible]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illegible]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湍石喻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王泉喻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跋泰山秦篆譜

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夫於長沙一日相與謁劉子駒文閱其先世所藏法書古刻及近世諸公往來書帖竟日不能徧因出泰山秦篆譜曰此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歲有欲取以入石者顧手澤所在不忍壞遂已獨學易養性二篇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予受藏之後累年乃得篆譜新本於汪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因合二書通爲一卷追省前事如宿昔也劉丈多聞彊記清貧苦節少仕州縣遇熙豐故家子孫輒引避饘粥不繼或僵臥終日而處之泰然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滾滾不休氣貌醇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去歲守潭俯仰昔游幾閱一世劉丈與敬夫逝去皆已久而劉氏子姓無欲無咎獨能閉門忍窮謹守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明年慶元改號歲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讀養性語因記其後

跋蔡藻筆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弃深山陽鄰笛之感慶元丙辰冬至前五日晦翁書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子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簞瓢壁上詩

晦翁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退傅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横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慶元己未四月甲申朱熹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顛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使題於後顧熹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庚申距今己未六甲五子適一周矣胡陳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嗟歎不足姑竊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朱熹書

記遊南康廬山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黄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之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恪侍行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沅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彦先黄榦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坐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歎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説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彦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祁真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遊密菴記

淳熙辛丑秋七月癸未朱仲晦父劉彦集敬父平父黄德遠方伯休陳彦忠來遊密菴仲晦父之子埜在彦集之子瑾平父子姪學雅學文學古學博學裘侍向夕冒大雨涉重澗登晝寒亭觀瀑布壯甚明日仲晦父復與彦集平父步自野鶴亭下尋澗底得水石佳處三四規築亭以臨之而陳力就深父繼至見之欣然許相其役遂復登晝寒會雨小霽日光璀璨尤覺雄麗歸飲清湍以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分韻賦詩明日復循澗疏理泉石飲罷而還道人宗慧宗歸有約不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五

銘 箴 贊 表 疏 啓 婚書 上梁文

講座銘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爲吏於同安而兼領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曰

師道絶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玆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鼓銘

鼛之鏜兮朝旣暘兮巧趨蹌兮

至樂齋銘

葉學古讀書蕭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室曰至樂紫陽朱熹仲晦父實爲之銘

呻吟北窗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爲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痼乃殭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嗽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愔愔式鈎且深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天敍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齋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齋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爲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莆陽陳師中讀書之室新安朱熹題以敬恕且爲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爲之銘新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爲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屏山先生之琴二其嗣子玶葆藏之門人朱熹敬爲作銘

匪金匪石含玉眞兮雷伏于腹悶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覲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觀復修厥身兮與時偕詘而不及其伸兮復齋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泠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葢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蒙齋

黄子厚琴銘

黄子琴號純古晦翁銘之

無名之樸子所琴兮扣之而鳴獲我心兮杳而弗默麗弗淫兮維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兮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鈞其深

尺銘

有蠹其經有棘斯緯字體變化忽與神會倨句如矩其繩則直我端我躬允相茲尺

又

魯曾氏作斯器正文字畀來系

窗銘

言思毖動思蹟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元爲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題魏府藏趙公飲器

趙公飲器魏府藏我思兩公愛甘棠惟魏子孫寶無斁敬奉其盈如弗克平陵朱熹拜手書

魏國公府犀爵銘 丞相趙公所餽魏公者

天水公屹堂堂舉兕爵孰敢當惟魏公一心膂受藏之永終古後之人奉其盈如不克視熹銘

懷玉硯銘

我輯墜簡大瀛以存孰摯其寶使與斯文點染之餘往壽逋客墨爾毫端毋俾玄白 慶元丁巳三月庚子

懷玉南谿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予方討禮篇持以爲贈會分半璧以屬呂子約於高安因掇寄之慶元強圉大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藏書閣書廚字號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匪金厥贏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灋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易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斡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

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敗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靜

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日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蓊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玆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象贊

亡友荆州牧張侯敬夫畫象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象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于可菴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芘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陳明仲畫象贊

故侯官大夫陳君明仲之象友人朱熹仲晦父贊之曰

介然而不使人忌者其自持之謹溫然而不使人狎者其汎愛之和其仕也自詭以循良之最其學也自期以德行之科嗚呼孰謂其賫此志而中道以沒使吾老於其里而不得爲東阡北陌之經過也耶

程正思畫象贊

程君正思畫象朱仲晦父作贊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不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皃衍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爲而不假之壽以成

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遺風紹熙壬子重陽前一月書月字疑日字之誤

書畫象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幷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尙小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聞喜令遷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連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棄官而歸閑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爲魏司空文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坐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徵拜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遁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子彧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爲娶宦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操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彧諫止之遂爲所害彧亦作郁之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樹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邇徹廬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爲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汙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烱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儍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幰柴車策紀前衛杖諶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于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髫髦兩稚亦寔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迹贊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于以占天猶曰玆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竟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南康軍到任謝表

臣熹言伏奉勑命差臣權發遣南康軍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淳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洽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顓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閑繼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祗於召節銜衰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寵疏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答於殊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

能懼愈難於稱塞矧自乖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繇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爲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孱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儻粗間於疾疢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尙全末路克對
寵光

浙東提擧到任謝表

宣教郎直祕閣提擧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臣朱熹上表臣言準告授臣前件差遣塡見闕臣已於今月六日就本路蕭山縣交割職事訖者擢於偏壘付以外臺便道造
朝畢車詣部延見父老問其疾苦之因宣布詔書諭以丁
寧之意榮踰望表懼溢情涯中謝伏念臣生長田間棲遲林壑居然朴拙見謂迂踈潛心竊慕於師承行己敢干於義命會逢聖旦參預時流驟自草萊起分符竹乾坤大德施且不貲螻蟻私情報於何所屬歉歲民無艱食謂愚臣職有微勞寵之冊府之華畀以近畿之節雖駑馬之十駕後者鞭之然鼯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毋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爲多士之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闢舜四門馭周八柄欲尺寸之長並用致孱微之品亦收比奉對揚親叨臨遣大明委照不棄負薪之言零露疏恩更下賜緡之令顧憂所在稱塞爲難臣惟當恪意講求因時施舍不能則止戒小己之便文當官而行慕古人之報國庶殫毫末上答丘山臣無任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奬諭表

臣熹言臣昨具狀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仍賜臣詔書一道特加奬諭者自記上聞幸曲全於愚守璽封下逮庸特示於異恩祗服以還戰兢無已中謝伏念臣學雖違俗意敢近名徒以迂踈蚤絕榮途之望乃遭神聖晚深國士之知中少效於驅馳竟靡聞於報稱及奉金華之召寧忘丹扆之忠顧惟塵腐之淺聞莫副緝熙之隆指逮復退閑之秩仍升論譔之華寵雖荷於殊常義終慙於非據故上聖方臨於宸極而微臣屢觸於天威自度孤危豈勝糜滅敢意出綸之渥有嘉陳義之明幸引分之少安愧叨榮之愈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明必照大度弁容謂臣粗業詩書諒亦有聞於古義憐臣稍知廉恥欲其無負於初心特屈憲章過形褒勸臣敢不服膺至教邁迹前修不忮不求何止終身之誦是彝是訓庶幾有極之歸臣無任

漳州到任謝表

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上表臣熹言準敕差前件差遣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艮引避弗回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中謝伏念臣蚤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亦旣閔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絕嶠青衫捧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分符今庶少安於甿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爲幸之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尙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猶軫一夫之不

獲肆曲收於棄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加未免告歸之瀆尙緊覆燾卒遂生成臣無任

除秘閣修撰謝表

朝散郎新授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臣朱熹上表言準告授前件職事臣再具辭免奉聖旨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依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臣已於八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訖者愚誠屢瀆初必冀於矜從成命莫回反重勤於褒借叨踰已甚俯僂何容中謝伏念臣賦質甚迂遭時獨異頃罷外臺之使荐陞內閣之華至於論撰之除尤荷聖神之眷顧無名而有愧遂瀝悃以祈哀本謂壽皇知遇之深當卒全其素守敢意睿主清明之始即洞鑒其丹衷逮茲因事以求閑重以牧民之無狀乃宜黜幽之典復加申命之恩危悃再殫俞音終閟更諭崇儒之意俾知假寵之由仰隆指之若斯豈固辭之敢必措躬無所引分弗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德日新至仁天覆欲風勵於四方之士誤用奬於一介之臣臣敢不祗服訓詞恪思職業對揚休命惟慚薄技之無堪敷暢遺經尙冀方來之有補以茲塵瀆少答生成瞻望闕庭臣無任

潭州到任謝表

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臣朱熹上表言臣昨準告命差臣前件差遣已於五月初五日交割職事訖者衰病臥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閫重玷選掄雖屢控於懇辭顧曲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中謝伏念臣迂疎末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海瀕牧養尙愧彊顏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期巨屏洊拜明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辱詩書之試況學兼嶽麓修明遠自於前賢而壤帶洞庭鎭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豈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爲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詞俯殫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愊終望矜憐

謝除待制侍講修撰實錄表

臣熹言伏奉告命授臣煥章閣待制侍講又準勑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者分閫南州愧蔑一毫之補論經內閣恍驚二命之頒畀史職以仍兼戴上恩而愈重藏逃莫避蹐踖靡容中謝竊以王求多聞是惟建事帝入西學于以上賢當始初淸明之朝資朝夕論思之助作於心而關政事必救其原修其身以及國家要知所本非精誠之有格何論說之足云視孟軻之敬王始不負聖人之學爲張禹之持祿殆將貽天下之憂況薦紳之所難又載筆之爲重顧頭白汗青之可誚豈槁項黃馘之能爲念昔先臣嘗掌茲事正熙寧元豐之殽舛嚴於朱墨之分辨元祐紹聖之譏誣炳若丹青之著苟無家業曷踐世官懵而居之吁亦危矣伏念臣見聞甚狹才識非長開七袠之殘年荷三朝之異眷頃叨崇政之選嘗獲遂於終辭茲玷邇英之聯覬莫從於素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言稽往訓動法成謨以緝熙光明之美而佛時仔肩以剛健篤實之資而日新其德念遺大投艱之託推好善忘勢之勤惜是孤蹤聿來多士講

晷論一筭之義敢竊企於師傳誦楚史八索之文庶無忘於規益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待制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臣熹言伏蒙聖恩以臣累奏辭免煥章閣待制特降睿旨依臣所乞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假寵過優居速冒榮之愧封章屢卻退深留令之虞敢謂天慈訖從人欲恩隆莫報感極何言中謝伏念臣早以迂儒濫塵宦簿晚逢興運誤簡淵衷首頒召節之光華促侍經帷之清燕趨箱侍對復過借於龍光挾策陳詞竟何裨於帝學旋奉閔勞之詔適諧退處之私雖竊便安甫深依戀第顧山林之遠迹難通禁闥之近班亟冒威顏荐輸卑悃幸所陳之大義已孚於未拜之前故引避之微誠得遂於終辭之後然匪聖神之洞照敢期耈陋之曲全而況內閣簡編未替兩朝之深眷舊邦香火有嚴四聖之真游足安垂盡之期允謂非常之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涵萬有德奉三無謂臣於勸講之功雖無所就察臣所懇辭之意悉出於誠特畀僉音使償本願臣敢不益堅素守仰稱鴻施景雖迫於桑榆力難報國身未填於溝壑詎敢忘君臣無任

落職罷宮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寮論臣罪惡乞賜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秪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譔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暫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實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慣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於　月　日復準都進奏院遞到　月　日告命一道付臣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既久秪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惟知僞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摘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

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尙許仍居於散秩慹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己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數顯號徧警具寮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晼晚雖悲後效之無期肝膽輪囷尙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覬答生成

致仕謝表

臣熹言四月二十三日準尙書省遞到勑牒一道伏奉聖旨宜守本官致仕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投閑置散方疑宿負之未償引戶校年忽慶湛恩之純被適符忱請遂沐殊私揖杖知榮戀軒增慨中謝伏念臣聖朝賤士幽谷鄙生自審凡材每抱遺經而永歎人慚僻學雖逢盛旦以何施乃誤選掄過叨任使然計出潘而入侍善無毫髮之稱獨聞倡僞以黨姦罪有丘山之積果煩清議卒抵大何幸夙觸於皇明得下從於輕典跡已安於畎里祿猶寄於朝班出入三年未能寡過周旋再赦亦既蒙恩汔臻告老之期亟決歸田之計尙意拘縻於譎籍豈容遂休佚之懷曁聞播告於臺評方喜有允俞之望本原所自會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自天文明周物當彼忠佞交擧之際旣皆判別而不疑逮其精華欲竭之時壹與休息而無間智仁兼盡威德並流豈但一夫獨爲私幸臣敢不仰陶至化俯遂餘年廣廈細旃雖已絕雲天之望東阡北陌尙難忘畎畝之忠生復何爲死而後已

一云仰潛至教益厲初心懍歲月之無多雖已不堪於把玩悵淵冰之未免獨何敢怠於戰兢誓畢餘生仰酬大化

天申節賀表

黃屋非心茂對重明之運玉巵爲壽聿臨載育之辰慶洽中天驩騰廣域中謝恭惟尊號至仁被世盛德在躬立聖政九百五條行堯之道履帝位三十六載篤舜于天得聖人時心至愉而形至佚爲天子父貴無敵而富無倫旣申命之用休宜降年之有永臣欽逢盛旦假守偏城卽雲氣而望蓬萊阻陪拜手覩泰元之授神筴徒切傾心

會慶節賀表

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羣心就日樂推歸美之誠有開繞電之祥敢罄祈天之禱中賀恭惟陛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數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接黃帝推筴迎日之統以莫不增過周家定鼎卜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幸際昌辰鼇抃千官班阻趨於文石嵩呼萬歲祝敢後於華封

天申節功德疏

式逢舜旦慶龍樓虹渚之祥仰祝堯年假玉籍金輪之教大啓天人之會少伸臣子之心尊號伏願注南斗之長生等西方之無量上千萬歲壽阻趨文石之班同億兆人心願效華封之祝

會慶節功德疏

聰明作元后式開長發之祥黎獻惟帝臣願上無疆之頌欽崇殊利廣假勝緣恭願陛下日月照臨乾坤廣大仰瞻

魏闕莫陪虎拜之班願比華封請祝虹流之祉

祈雨疏

丁壯在田屬農功之既作陰雲布野閔時雨之尙愆由拙政之不修顧疲民而何罪肆陳丹悃仰籲蒼穹伏願鼓以雷霆亟霈爲霖之施澤及牛馬併銷連死之憂瞻仰歸誠吁嗟請命

臥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即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澤尙愆於田畝惟時淹久懼弗吉蠲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尙神聽之淵冲鑒惟衷而嚮答

與江東張憲啓

頃奉誤恩特令試郡屢陳危悃未許投閑懼留命以干誅已諏辰而就道伏念熹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粤自壯年荐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衰頹逝將屛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恥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湔拂遂從祠館畀以郡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而況恩既厚則其責爲甚深力不能則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無幸於矜從輿病以來彊顏特甚近瞻斧綉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市宜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清吏咸思於稱職持平履正人自以爲不寃矧是衰遲獲依庇冒載尋曩昔幸際光儀斂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殆有以深慰積年之思春令向深嘉生咸遂冀茂經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頌願唯深敷宣莫既

與葉提刑啓

術略精明材猷敏贍頃屢將於使指茲復謹於邦刑深窮法令之原吏無以肆茂著平反之績人用不寃顧此妄庸將依庇冒修容以進卽伸巡屬之恭奉教於前預切館書之畏春和在序淑氣方升惟加厚於保綏用對揚於休渥傾瞻之悃頌述奚殫

與姚提點啓

學貫古今材周鉅細茲暫勞於節傳起盡護於東南子母相權已懋無窮之計君民兩足更宏可大之規顧此妄庸將依庇冒修容以進同上

回寄居趙將仕啓

熟聞英譽有日于茲忽奉珍函爲禮特厚啓緘疾讀荷意難忘伏惟玉葉傳芳璇源孕秀謙恭克守綽有老成之風問學自將盡脫豪華之習宗盟推重公聽益孚會看發軔之初卽快亨塗之騁熹屬叨誤寵驟畀左符方斯引分以投閑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辱貺用厚顏眷然息偃之安庶幾得請邈矣披承之願徒切馳情

回楊通判啓

稔聞高誼雖識面之未諧遽辱珍函仰撝謙之特厚拜嘉寵甚荷意難忘恭惟識量淵深器資宏博盤根錯節知剸劃之無難茂實英聲蓋蜚騰而甚久頃任監州之寄已聞奏課之優豈容堅臥於鄉閭會見橫翔於禁闥熹屬叨誤寵驟畀左符方斯引分以投閑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辱貺用厚顏眷然田里之安庶幾得請邈矣門墻之隔徒切馳情

回曹職官啓

分符假守深懷躐次之慙抗疏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英僚之雅眷辱華問以爲榮伏惟材識通時器資宏博裁煩

剸劇會無盤錯之難約己奉公克有廉勤之譽會聞交薦即見横翔熹久與世疎難堪吏役儻資忠益或免悔尤悵疾病之有加不任牽勉念合并之無日秖益傾馳

回教授啓

學術深淳行能端直辟雍受業久聞多士之推先泮水横經復見諸生之承式英聲日茂異數鼎來熹久與世疎上同

回都昌知縣啓

分符假守深懷躐次之慚抗䟽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英僚之雅眷辱華問以爲榮伏惟某官器宇宏深才猷敏卲銅章墨綬煩暫試於鳴弦錯節盤根顧何勞於遊刃會聞課最别奉詔除熹久與世疎難堪吏役儻階聯事庶獲蒙成悵病疾之有加不任牽勉念并合之無日秖益傾馳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畀郡符忽自天而疏寵凜難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　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強勉尤切凌兢伏念熹林壑閑蹤布韋故習少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沉於流俗曩荷聖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匪欲爲高既疾疢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爲貧而猶仕投閑置散或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侯藩之假守意昔時之游宦固嘗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尚可從容於道院然比年之非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既促而費用寖浮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卧治之能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汔臻膏澤之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疎逖肆如枯朽誤玷承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慙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何俟於終更悃愊之私刻摩罔既

謝政府啓漳州解罷得祠

迫憂患以求閑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弁沐殊私弗遂懇辭迄成忝冒伏念熹學惟信己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於淪弃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驅馳比叨民社之臨猶冀桑榆之効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隳黽俛旬時已積簡書之畏顧瞻疇昔未忘香火之脩仰洪造之不違服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錫更陞論譔之華顧壽皇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彰於眷懷惟拜賜之無名屢騰章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寵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祗命以還措躬無所茲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緯獨運化鈞樞使相公力扶皇極獨運鴻樞參政同知相公夙推衆望久贊化鈞欲儲材於朽鈍之餘肯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熹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考諸前聖儻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讋之威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軺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續茲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閒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暖席

熹茍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繡之來嘗致鼎裀之問尙煩縟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況一本薤亦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還鄉謝人惠書啓

遠勤車蓋已欣獲奉於淸標寵被函書復喜與聞於雅趣第慙衰陋莫稱揄揚雖請誦其所聞蓋嘗自竭尙敬脩其可願式副深期過是以還未知所報

謝人投生日詩啓

年及無聞已負蓬弧之志日臨初度復增莪蔚之悲誤辱謙光俯加賁飾顧茲衰朽雖黼黻以何施仰歎瑰奇用襲藏而爲好

回謝解啓

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輩學高庠序行著州閭疇昔旦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顧輿議之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聞辭遜之心旋觀三揖之彌文蓋敦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捄洙泗斷斷之弊尙及此時致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回黃氏定書

摳衣問政夙仰吏師之賢受幣結婚茲喜德門之舊遠承嘉命良慰鄙懷令兄察院位第四令姪直卿宣教厲志爲儒久知爲己熹第二女子服勤女事殊不逮人雖貧同氣之求實重量材之愧惟異日執笄以見儻免非儀則他年覆瓿之傳庶無墜失此爲忻幸曷可喻云

回范氏定書

兩翁抗議已偕許國之忠再[illegible]聯姻遂忝通家之好及茲幸會夫豈偶然伏承某人詩禮有聞方謹好逑之擇而熹女德容未習亦期吉士之歸誤煩匪斧之求遽委儷皮之聘欽承嘉命實重永懷雖唐虞世祿之榮莫容攀附然鴻耀素風之懿或可庶幾欣荷之私敷陳罔既

回周氏定書

里閭追逐久欽臭味之同媒妁往來遂講婚姻之好靖言衰落敢意扳聯茲承令弟府判以第二令姪先輩詩禮早聞不輕授室謂熹長男房下長孫女組紃粗習亦欲有家飭禮幣以見臨枉函書而甚寵老懷易感適增舐犢之悲之子于歸儻遂乘龍之喜其爲慰幸豈易名言

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

兒郎偉大同古地駱奧名邦間出巨人鼎在公卿之位亦多　士鬱爲閭里之師雖山川之炳靈迺教化之純被比罹屯難益復澆漓學校荒涼久風猷之不競圖書散脫閲絃誦以無聲詔令壅而弗宣父兄以爲大戚顧惟竊食敢不究心是以申諭諸生俾沈潛於訓義力裒衆記務廣慱其見聞幸大府之哀憐總羣書而推予惟上賢篤意於教誘使邑子蒙幸於作成爰卽學宮創爲傑閣庶緘縢之愼固絕蟲鼠之覬覦既畫諾於縣庭旋受金於省戶西曹籍力羣彥併心而吏惰不供幾若道旁之室顧人疲久役將起澤門之謳迨程事之既嚴始掄材而甫就僝功見効獻室有期不惟士得讀未見之書人知自勵且使書得爲無窮之利計以永存聊出詞章用升梁欐想均童耄共此懽呼

兒郎偉拋梁東曉日曈曨出海紅照見黌堂通複閣層甍

如畫插晴空
兒郎偉抛梁西春草秋雲極望低文圃山高君莫羨聖門
巇嶮與天齊
兒郎偉抛梁南滄溟無際水天涵蕩潏魚龍君莫畏淵源
學海更潭潭
兒郎偉抛梁北錯落衆星高拱極昭回運轉君莫疑燦爛
光明在方冊
兒郎偉抛梁上聖朝碩輔蘇丞相魯無君子定虛言猶是
諸生丈人行
兒郎偉抛梁下人老遺書追董賈諸生勉繼舊　時泰
不憂身在野
伏願上梁之後士無廢業家有傳書究述作之原遂見古
人之大體際功名之會起爲當世之儒宗惟不悖其所聞
乃式符於深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五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祝文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踈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卽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脩虔告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書樓之役工告僝功虔舉脩梁卜日惟謹敢以釋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至聖文宣王惟先聖先師啓迪衆志畀以有成謹告

告護學祠文

書樓之役工告僝功虔舉脩梁卜日惟謹是用告于爾神惟爾有神尙祐衆心以相玆事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學士大夫之所宗仰而邑子後生聞見單淺弗克究知父兄閔焉用告有司請卽學宮歲時奉祠以建遺烈使學者有所興起今旣畢事將妥厥靈敢以舍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之神謹告

屏弟子員告先聖文

熹不肖昨以布衣諸生推擇爲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學事而行能寡薄治敎不孚所領弟子員有某某者乃爲淫慝之行以溷有司熹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其人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故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學則恥以明刑夫扑作敎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所以遺後世法也唯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首

奉安蘇丞相祠文

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苟矣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於學卽事之始敢布其衷尙饗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矧玆故邑實仰餘光悵覩炙之無從冀瞻依之有地是用肖德儀於廟院建遺烈於學宮營表方將儀圖聿至式瞻精宇爰寓神棲旣協吉於靈辰敢式陳於菲薦尙饗

準赦謁諸廟文

天子郊見上帝釐事告成還御路門班祭澤於海內以爾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申詔有司以禮報祭臣某不佞奉承明詔敢不奉制幣潔犧牲駿奔走以告祠下惟爾有神尙克膺天子丕顯休命尙饗

請雨謁北山神文

乃者邑民以歲事有謁于君侯君侯過恩賜之吉卜而許以來是故將有以塡撫綏寧之也民其敢不懽欣舞歌以樂神賜吏其敢不潔齊芬苾以拜神休惟風雨水旱癘疫之不時以君侯之不顯威神是震是祓俾無災害則豈惟斯人事美其賜吏亦與免於曠弛之憂惟君侯之留意焉

春祈謁廟文

聞者歲比不登民墳溝壑今幸改歲人得以修其畎畝農桑之務惟是雨暘以時俾無水旱螟螣之災則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君侯加惠之則幸矣某祗承祀典敢不齋肅明薦以獻以祈

秋賽謁廟文

今玆荐罹水旱之數宜不得下熟然頗有所收足以慰夫三農之心而供有司之賦者實神有以佑之也不然民飢而死吏之憂豈有所極哉仲冬之月祗循故事以告謝神不敢愛其潔牲醴酒惟不足以答神之賜而豈敢有所祈

辭先聖文

熹祗服厥事于玆五年業荒行隳過咎日積雖逭厥罰曷慊于心辭吏告歸愧仰崇仞謹告

南康謁先聖文

熹蚤以諸生推擇爲吏中遭疾病即退丘園乃得其耕耨之餘日伏讀先聖先師之遺書夜思晝行不敢以昧陋自棄者二十餘年於此矣誤蒙聖恩假守玆郡懇辭不獲輿曳而來疇昔所聞庶幾小試而蒲柳之質衰不待年憒眊支離已深不夢之歎大懼弗稱以辱君師祗事之初敢以誠告惟先聖先師之靈實誘其衷使幸不獲罪於其民而蚤遂歸田以終故業則熹不勝幸甚謹告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爲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爲丘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顓以布宣教化爲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脩釋菜之禮以見于先聖以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尙饗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脩釋菜之禮惟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尙饗

鄒國公云惟公命世脩業克紹聖傳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玆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學宮幷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臨鑒之謹告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惟公忠順勤勞機神明鑒沒而不朽食此江濆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早得收其疾病之軀以幸免於娑婆之嘆則公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

謁李尙書劉屯田祠文

熹猥承人乏假守玆邦祗事之初以禮見于先聖先師而視其學則有公之遺祠在焉仰惟壯節高風夙所欽慕敢不再拜伏謁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惟公之靈尙克臨鑒

謹告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遣某致祭于唐故孝子宜春縣丞熊府君之墓熹叨被誤恩假守茲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赦令禁樂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于朝俟報脩立而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享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退僻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畀以郡紱至止之日望于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丘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苑廢圃之間其不爲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爲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鄉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學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既又咨訪得陶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知秘丞劉公蓋嘗祿於莞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爲遷民也永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宇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于祠下蘋藻在列誠意感通羣公有靈尚克歆顧

謁廟文

熹抱病田間不堪爲吏久矣聖天子哀憐不忍終棄強畀符竹使爲此邦輿曳而來亦旣視事以衰眊罷軟之資當民貧財匱之際大懼曠闕無以克當明恩惟神受職明廷以食茲土其與命吏憂責惟均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亟得收其疾病之軀以歸老故丘則神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宅不敢以有所祈謹告

謁社稷文

熹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率故常按行封壝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于大王其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信之如蓍蔡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僭陰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熹等乃大速亂于厥禱祠之事罔克專于大王懈墮弗虔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枯禾稼稿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羣望懇祈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卽解駁焦然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驕燥烈殊甚物之蒙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爲生者蕩析無餘而無以爲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爲盜賊以爭其旦夕

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救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爲莫若奔走歸誠請命于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綏之則三日之內熹等齊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待誅殛不敢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闔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有意哀此千里之民則願無愛而亟爲之熹等之願也拜伏于庭不勝哀扣懇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田將無以爲收人將無以爲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子兄弟是用夙夜不遑啓居更相告語奔走羅拜于祠之庭而請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雨宵零越五六日而未艾崗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普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率脩故常祗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願也

豐利侯祈雨文

熹多病不才濫尸郡寄修政不德以干陰陽之和自秋以來天久不雨旱稻雖已收成而晚田不免告病吁嗟之禱偏于羣望而嘉澤未應風日益高氣日益寒雲既合而復離禾既秀而不能有以實也朝兢夕惕不遑啓居惟侯聰明久食茲土雨暘之柄惟厥攸司日者雖已致祠懼或不能蠲潔以達誠意欲躬走謁又恨符印之守不克以前謹遣某官奔告祠下而熹祗率僚吏拜送于門西望叩頭再拜以請惟侯哀矜賜之一雨以卒終歲之惠則豈惟吏之不良獲免於戾而邦人父子實蒙其休所以報事侯者其敢有懈也

祈雨文

間以旱災奉詔致禱閱月踰時雨不可得稻之早熟者什失八九而吏之所以爲禮樂與辭者亦既竭矣欲取水湫淵詣祠祀而專力乎人事之備則又念夫稻有晚出而未就者不能無冀幸於萬一於是感歎憤激不能自已躬詣靈湫而冀于有神請復與神爲三日之期以聽休命惟神受職帝庭降食茲土以福其人爲事今人之急如此神若弗聞亦何神哉若三日不雨雨而不周且浹于四封惟天聰明吾恐神之不得安其室神尙聽之毋忽

秋報祝文　各有之各一本作國

春禱秋報各有令典歲雖不登而有司不敢廢亦不敢以怠比者徧禱于神神非不加貺于民也直後時而蒙休者淺爾爰陳嘉薦敬脩常事神其顧歆益惠我民

祈晴文

東土之民荐罹水旱其幸免於溝壑者指二麥以救朝夕之急而又相與戮力事農以冀有秋其得失之算死生係之非常歲比也又今天雨不休湖水汎濫小麥之未收者亦既折腐不得以食而新苗未立水沒其顛又將無復西成之望吏民憂懼術無所施惟神威靈作鎭茲土其必以顧而哀之汎掃淨陰錫以晴霽則神之惠也民之幸也熹等濫將使指實分顧憂敢不齊祓再拜以請惟神鑒之謹告　禹廟云王威神在天降食茲土

謝晴文

乃者以水潦之災有禱于神蒙神之休開廓氛翳使麥收稻植人得遑其溝壑之憂既有日矣熹等敢不躬拜祠下

跪薦牲酒以答靈貺惟神歆顧終此大恩賚以豐年驅其厲鬼俾我民復得以遂其有生之樂則神之賜於茲土爲無窮其食於茲土爲無愧

祈雨文

吏既不德無以媚于上下以召和氣而福斯人其所以布主恩救民命者罔不惟神之依故熹往者嘗輒有請於神而亦既受其賜矣然方是時霖潦之災獨環越百里之間爲然若今之旱則自浙河以東爲州者七無不告病捐瘠之民凜然日有狼顧之憂乃不齊祓奔走以告于神其將安所歸命敢叩祠庭頓顙屏息以俟嘉應惟神幸哀憐之謹告

漳州謁先聖文

維紹興元年歲次庚戌四月甲申朔二十七日庚戌具位朱熹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總髮聞道白首無成茲荷誤恩復叨郡寄涖事之始載見祠廷永念平生怛焉內疚尙蘄啓佑俾度其心毋悖所聞以速大戾謹告

刋四經成告先聖文

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繆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殽亂遙遙千載莫覺莫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爲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刋刻布流以曉當世上以具告熹病臥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尙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告

謁高東溪祠文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險夷至死不變所謂一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高風爲日既久又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隱忍回互之譏若有愧焉炷香酌酒斂衽陳詞伏惟先生之靈有以鑒之謹告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議論英發不容何病至死弗渝顧我顓蒙舊勞嚮往肇茲明薦庶激懦貪謹告

謁李龍學祠文

紹興之初公在邇列力闢和議見忌權臣出守此邦治行亦著竟以讒口去郡卧家人懷其忠建此遺烈熹愚不肖獲奉餘規忝惟先人實同聲氣載瞻劍履感慨增深敢薦馨香尙祈昭鑒謹告

謁三賢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唐相國常公四門助教歐陽公高州刺史周公閩自唐世始有華風惟爾三賢實爲首倡稱思未泯延及于茲報事之虔吏不敢廢謹告

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筮仕之初嘗屈茲郡歲時雖久稱思未忘厥有遺祠英靈如在熹雖不敏實仰高風涖事之初敬脩禮謁謹告

謁崔統領祠文

惟侯忠存報國勇不謀身厥有遺祠英靈如在我來伊始稽率故常敢薦肴觴用伸悼歎謹告

謁諸廟文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分職任功幽顯無間熹奉制勑來撫漳民永惟明靈實同憂寄涖事之始祗款祠敢竭愚衷與神爲誓修身奉法節用愛人熹雖至愚不敢不勉毆除疫癘時節雨暘非人所能是乃神職吏有不吏神得而誅神或不神則又奚咎肴羞在列馨香發聞惟神聰明鑒此心曲

謁社稷文

社稷之神實司民命故先王之法以民爲貴社稷次之而牧民者其重不得班焉肆我國家稽古立制使凡爲守令者始至則親謁于其祠所其所以愛民敬神之意厚矣熹恭承聖詔來守此邦式擧舊章尙祈昭鑒謹告

準卽位赦祭神文

新天子端命帝庭光臨大寶敷錫海內咸與惟新虔命有司式稽舊典嶽祗川后若古帝王義士忠臣悉嚴祀事庶臣分土職在布宣奉醪羞致祠下惟神鑒格歆此德馨永佑我民以對休命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　日謹　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羲農旣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淸瀟之原有嚴貌象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酹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尙饗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祝文

惟神爲國上謀遭讒放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沉勇赴兹水遺祠錫號帝有愍書吏惰不供神用弗宇乃今修奉亦旣訖功敢饌靈神敢陳椒醑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顔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眞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晩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兹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尙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顔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尙饗

歸新安祭墓文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兹焉展掃悲悼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霑兹廕酒肴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尙祈鑒享

又祭告遠祖墓文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

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玆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宅人有之莫克伸理玆用震怛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卽事之初敢謝其譴謹告

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見上帝於泰壇頒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得追榮其先以廣孝治故我皇考班通九列而皇妣號比郡封聖澤所加幽顯咸賴熹愚不肖久深不泊之悲祗奉制書徒切哀隕謹以清酌時羞涓日以告伏惟恩靈對此休命謹告

又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郊頒慶宇內熹以職秩得從大夫之後故我亡室錫號有加恭奉制書俯仰悼歎惟爾有靈尙克嘉之謹告

又焚黃文

新天子端命帝廷欽承天序敷錫有位咸得追榮其先有司承詔遂以皇考贈中大夫之命來告于第慈顏永隔餘五十年祗對寵光感涕何極謹因祭歲恭奉制書拜手以告而熹不肖繼忝從班大饗之恩復膺錫命肆我皇妣爰及故嬪亦得扳聯並受祭澤絲綸異數行卽薦陳尙期恩靈歆荷亡斁謹告

又焚黃文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孝友之行足繼前修雅健之文追古作者爵壽弗稱隕於半塗施及後人叨被寵祿追榮七命始列從班而先夫人亦膺顯號厚德之報不在其玆並命帝廷璽封囊檢贊辭褒異視昔有加唯是音容日荒日遠生我勞瘁追養靡從祗奉命書舍爵以告涕泗摧咽不知所云尙饗

又焚黃文

君以辛亥郊恩始受大夫妻之號及今饗賚予忝近列而君之號又躐進焉念昔相從惟艱惟悴君能勤力相我實多豈意莫年寵榮狎至君之季子亦被賞延而君不少須是可悲已奉奠致詔君其聽之尙饗

又焚黃文

熹賴遺訓竊位于朝獲被慶恩追榮禰廟亦有年矣比以鉤黨廢錮憂畏過深以故及今始克祗奉命書以告于寢廟惟我皇考洞視今古靡有遺情陟降如存尙克歆此丕顯休命顧熹衰頹年迫告休使我皇考未躋極品而先夫人亦未克正小君之號流根之報無復後期永念及玆痛恨何極仰惟慈廕俯鑒愚衷尙啓後人不日昌大熹瞻望恩靈不勝感慕摧咽之至謹告

贈官告皇考文

往歲天子用事泰壇上帝降歆福祚昭答慶賜之澤覃及萬方中外幽明罔不咸賴謂熹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命書賁其禰廟顧念孤藐祿不逮親祗奉明恩益深哀慕玆用齋祓致誥寢庭欽惟神靈服此休顯熹雖不肖敢不敬恭惟孝惟忠無或荒墜嗣有褒賜尙克嘉之覆其後人延于永世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熹前任煥章閣待制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第三男在已蒙聖恩授承務郎祗承先訓蒙被賞延餘慶所覃益深永慕

遷居告家廟文

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祗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靈伏惟降鑒永奠厥居垂之子孫世萬無極

致仕告家廟文

維慶元五年歲次己未六月辛酉朔孝孫具位熹敢因時享昭告于祖考之靈熹至愚不肖蒙被先世遺德獲祗祀事五十餘年歲時戰兢罔敢怠忽至于今茲行年七十衰病侵凌筋骸弛廢已蒙聖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孫而嗣子既亡藐孤孫鑑次當承緒於又年幼未堪跪奠今已定議屬之奉祀而使二子埜在相與佐之俟其成童加冠于首乃躬厥事異時朝廷察熹遺忠或有恩意亦令首及伏惟祖考擁佑顧歆永永亡斁熹不勝大願其諸家務亦當計度區處分屬埜等及諸孫息使有分職以守門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衰病勢難支久如以恩靈尚延喘息之間猶當黽勉提總大綱不使荒頽以辱先訓伏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告考妣文

孝子具位熹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府君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熹不考孤露垂六十年不能以時考次先君行實以表于墓迹其所由雖實有待然而怠緩不虔罪已無所逃矣逮今晚暮衰病侵加改卜之謀始有定論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發明先君立朝議論本末而皇妣德範梗槩亦以附書將以請銘于故相退傳益國周公庶幾有以闡揚潛懿昭示後來使子子孫孫勸忠勉孝以無忘考妣啓佑丁寧垂裕永久之意繕寫既成先事以告惟是荒塞之餘不無闕漏熹不勝悲切皇懼之至伏惟恩靈如在鑒此哀誠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告

時祭祝文

粤此季秋成物之始藐茲弱質維望以降〈胡江反〉永念劬勞莫伸報効昊天罔極悲慕何窮謹以云云

歲祭祝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剛鬣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人祔食尚享

祭土地文

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仲秋之月萬寶將成蒙神之休幸茲遺免式陳菲薦用以揭虔尚其顧歆永垂庇祐

又祭土地文

熹窮年奔走茲復奠居老幼無虞以及改歲緊神之賴報事敢愆尚其顧歆永垂覆祐謹告

又祭土地文

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欽蘋藻雖微庶將誠意惟神監享永奠厥居

夏云仲夏應期時物暢茂

秋云維此仲秋歲功將就若時報事

冬云維此仲冬歲功告畢若時報事

歲云歲律將更幸茲安吉若時報事〈改末句為介以春祺〉

又祭土地文

春日載陽茲維仲月式陳明薦用格神休尚其顧歆俾我無斁〈氣序徂遷時維仲夏氣序徂遷仲秋戒秋冬序告中一陽來復〉

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省（唐石改爲載念）封塋不勝哀慕（唐石改爲不勝載念）謹用清酌時羞祗薦歲事（唐石改爲薦其常事）尚饗

又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念爾音容永隔泉壤一觴之酹病不能親諒爾有知尚識予意

后土祝文

兹以暮春修祀先壠（餘處改作按行丘壠）惟神保祐樵牧不驚敢薦馨香式昭報事尚祈鑒享永賴無窮謹告

又后土祝文

兹以春餘有事先壠（唐石等處改爲丘壠）載惟保祐實賴神休式薦醪羞尚祈據饗延于永久無有後艱謹告

又謁李龍學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龍學侍郎李公惟此廟學實公所遷人到于今追頌勞烈矧惟忠慮抑有前聞薦此芳馨豈專報享謹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温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于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糟我糠或漁于溪或圃于崗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消搖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葉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梓于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謦欬未聞眉睫不揚式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聾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斁豈面而朋所趣同轍纊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鉏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及祖跣而入哭于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頹草堂冥漠幸公獨存爛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昏蔽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税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誾誾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遺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卽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旣飭薤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繐綍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趠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葉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己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遄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慺慺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愒尋復詔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秖以爲累日月有時潰緜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蘡薁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景從逮罹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誠篤請操篲讐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言存孰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于門舉幡報德亦取斥奔抱負弗流退講于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軌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絿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茲適問途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旣歸而病亟以書來千萬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怛于化以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學遠忠極慮語簡情懿兄子謂予盍銘諸幽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奠此空尊長號大慟兄臥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吳蜀之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斑衣內旣懽於榮養朱轓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逶迤而泰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弗瘳遽百年之難料悵轜車之旣駕倏丹旐以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況邦人與邑子孰不齎咨而涕漣嗚呼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高寫懷每繳紛而近後探囊搜祕或拏攫以爭先以至發廩勸分築倉移粟旣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聊永訣乎終天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

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賓天脫其羈縻迨壯歲之來歸曰艮時之儻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亘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聖神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謀何儇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塱絶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爲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閒弭長騖之遐轍粤退司於閒館遂遄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憖遺忽堂堂而逝去興殄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遂聞於訃告悵失聲而永號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凉凉孰有如予心之欝陶踞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束書不觀遊談燕樂有不其然剽掠爲工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于祿弗媚于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慕興起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闊焉

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遽至此　　惟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居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怛哀哉已矣無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唯子之纍然聲利之囂然唯子之澹然貌甚癯兮病已纏不復與兮歸其全我之來兮閔子賢一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涕子零兮具此筵

祭吳晦叔文

維君學造深微行履繩約交朋友盡切偲之義處兄弟竭怡怡之歡脫屣勢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川逝而不留熹久辱遊從多蒙規益暌離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淑之音實隕無從之涕屬纏恭慘遠寓奠觴莫獲長言以詠潛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祭劉共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弁假以耆耋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吊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于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于南勳頑踣凶婉孌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

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憚恩漸適嬉于堂遽哭于苫恩詔起之有竦其瞻公臥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于潭亦顯其効乃還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莩化爲充肥帝嘉乃勳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麏麚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爲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迫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難弁以誘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薨迨玆半載殄瘁之嘆雖久彌新日月有期佳城將啓惟時親故罔不悼傷矧予孤生蚤託恩契道義期許晚而益敦臨絕之音寄屬良厚其爲感惻豈獨常情迫此詔除懇辭未獲義當引道以俟報聞凡公誨言略已遵奉倘未即死尚圖厥終輀車之行不遑祖送敢持薄奠以訣終天倥偬悲涼言無次敘惟公精爽克鑒此心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肴之奠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草藁告于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讎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宅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弁折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閥閱紀德銘功盍付時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摧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劘切以此負公一飦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盡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憂惙山瓢往酹野蔌弁設老淚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櫧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覲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欷時

友會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會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寛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絶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弁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絶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狥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爲虛心而嘉嘆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粤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悃款實千載以爲期書適往而訃來噭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坌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跽陳情於一酹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尚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

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烱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黄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于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偷言如可重考行則羞猗歟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爲嘿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久斥于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閶闔省曹侃侃禁闥權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榔檮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晏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歔欷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宁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躁輕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悉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縈寫哀陳辭漬綿走酹想像德容怳若瞻對顧惟媮惰不克其躬永言疇昔以此負公

又祭黄尚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床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彊顏勉爲敘次卑鄙進越既懼且慙今奉以來昧冒陳薦永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尚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葬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薨逝其爲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齊莊化被閨門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

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淸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閒逍遙以曳杖怳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兾卒攄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懍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兾嗣歲之有閒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亡兄縻郡紱病弗及療斂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今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尙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休齋先生冲佑參議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閒作亹亹不休相與追遊連華九日涼峯鳳凰雲臺之閒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叫呼談噱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摻袂分攜潸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尙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賻幣一匹奠于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遊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爲遠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閒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匆匆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寓此一哀君其有靈尙克鑒此尙饗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齔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英發見者驚嗟謂卽聞達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莫府

再値省員世路威夷恥復自眩婆娑林丘始適于願疏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爲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藍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枵腹夏飽甕兒夜呱校考書勞豈慚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孰訊厥由親友駿奔行道洒涕矧我於君情實昆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跧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昏姻逮玆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遊遽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蹣跚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寢門醪單饌薄唯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緊名之至下脫一句）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比立豪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緊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於見聞以多爲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爲精公無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夷不惠和不至流廉不至劌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毅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專爲直大姦既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苛嬈不作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既修民聽不聳從容一言抜佞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稅冕遺紳安車駟馬歸卧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坦屋雖卑德義日尊羣行兼融尚不勝記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卒惠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嗚呼哀哉我從公遊出入三紀晚途間闊遂託知己千里訃至一觴薦誠想公如在酒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世之學者衆矣其所以爲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謫而亟還之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踰年一奠莫致其爲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尚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唯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唯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肩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

而遂奄然以沒于地也嗚呼哀哉熹愚不肖辱知最深中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酹此一觴千古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　月　朔二十六日　具位朱熹謹致祭于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閑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婁卜再會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尚幸楊兄昔同遊好屬其一酹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饗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靈嘗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典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柔良而讐姦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晚歲稱疾臥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關讒慝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卽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況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勤勉懇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聲涕霣心折顧以衰病復窘王程逮此踰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并惟公不亡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禮六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遊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英發滾滾不窮而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闊達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前烈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間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翩然南歸憩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臥易簀之旦神宇泰然徧告親朋千萬永訣不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懦支離未能亟往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

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酹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酹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遊其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舞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遊顧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怳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茲土熹夙深宗慕亦誤知憐茲幸分符獲參守奉瞻言墉首鑽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閎達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達于家邦中歲閑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切磨羣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塵筵髣髴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于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衆允未孚唯以自愧一觴往酹幷寄此情公乎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熹敢昭告于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潛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虜庭白首來歸無所汙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煢然亦霑祿仕瞻望封闕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尙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于霅之川粵既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于帝之鄉告違未幾即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巍然微弟之賢孰襄此事既被先澤行矣官榮尙與後人無怠嗣慶一觴所酹林長草豐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尙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夫何不幸乃困煩言適此退閑忽聞遠役衡風冒雪千里于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叟黃童興言出涕矧予衰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尙識茲意嗚呼哀哉尙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于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

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會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酹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某奉酒茗之奠告于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俯睨一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迨其中閒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顏衰鬢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羣吠念昔兄言凡玆並遊唯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玆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顧影孑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騷什唯其清苦絕去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竢兄決今則已夫琴破弦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覊旅之櫬遠自舂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輀車祖載將就窀穸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埜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臥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爲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未能甚遠英靈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廟故有鼻亭神及唐武曌象皆斥去之）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詞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祕閣張侯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進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粤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于此弗圖弗革某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毁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玆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龐雜遠屏外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己面南儼然臨之秋七月癸未侯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妥皇靈肸蠁既通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婦朋友是曰天敘民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世之爲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羣吏釁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𠸄嘆興起合辭懇請願著石章伻來謁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信則皆罔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土　灕水之滸　誰脩虞祀
九歌招舞　有翼張侯　牧此南州
懷帝之仁　答其祐休　載瞻祠宇
頹剝支柱　明靈弗蠲　淫傲駢伍
乃教綱紀　乃夷乃攻　乃堂乃基
峻宇崇墉　帝降不遲　四門穆穆
侯樂其成　來饋來祀　惟帝之德
規圓矩方　即物而則　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　動植潛被　恭己當天
雲行雨施　惠于來世　億萬斯年
穹天博地　峙嶽流川　矧是卉裳
舊惟聲教　愀然見之　興起則效
子隆于孝　臣力其忠　侯拜稽首
惟帝之功

少傅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建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爲書授其弟玶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共父遽至此耶且吾甞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共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栻所爲銘以次其事曰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修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爲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

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還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擢充祕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奉祠尋責散官漳州安置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起爲沿江安撫使知鎭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爲太平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以大兵圍其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既以節死公挾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朝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營使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度江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飮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衞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虜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衞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虜遇戰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虜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續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尙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諜知我有備引去明年虜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鎭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諭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伏彊弩於險以俟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爲意虜猝至不知所爲逆戰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爲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

兵守饒風嶺且以語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夕至饒風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又西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逸爾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虜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芽木甲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迫玠夜不寐起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慚嘆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虜大軍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諸將追及泣請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為動虜知不可攻亦引退自虜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更為浮言相恐動力請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或取其牓毀之公亦以書力為張公言此已為死守虜必不敢越我而南藉　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齮齕公墳墓者柰何張公發書大悟立止不行虜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為我語羣盜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虜已遁矣蓋方虜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虜既深入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己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虜大酋撒离喝兀朮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為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為裨將未知名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槊戟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為北討計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為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僧可度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符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不可長也即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既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規模略放大學至今為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亂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有臨漳之行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辯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劫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為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棄之市某者亦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

道不拾遺既而虜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復以和爲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索之急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戎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薨後十有六年和議果敗虜騎直抵采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人始服公前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人晚從公游疾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戎開府時事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忘身徇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爲盡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爲政則又愛民禮士敦尙教化決姦擿伏不畏彊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既沒然後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虜而其識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公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而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能出然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德業爲多遇族黨親疏曲有恩意薨荊南府舍葬甌寧縣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爲長次瑺承務郎出後公弟祕閣公早卒次玶從事郎亦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龔尙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所處尤艱且勤績效最著人至于今賴之於是既悉論載其實又泣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警皇德　曰陂其平　復畀人傑
俾扶厥傾　薄言試之　于越于鎭
卒事于西　亦危乃定　始郤于秦
偪仄飄搖　一士之得　厥猷以昭
再蹶于梁　莫相予死　亦障其衝
校績愈偉　岷嶓既奠　江漢滔滔
爾職于佚　我司其勞　曾是弗圖
讒口嗸嗸　載北載南　倏貶其褒
曰和匪同　識微慮遠　豈不諄諄
卒莫予展　我林我泉　我寄不淺
莫年壯心　有逝無反　惟忠惟孝
自我先公　勉哉嗣賢　克咸厥功
豈不咸之　又毀于成　詩勸來者
永其休聲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淳熙十年夏六月　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于台州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奧之原既畢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誦公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甫之狀來卽建安

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者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事過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爲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不及辭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左公諱　字明可世爲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爲學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嶷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爲温州樂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爲生業屬更定法有私以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蹙之耶大治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爲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祕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秦已顓政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温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爲乎諷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帑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無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以爲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荐有召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渝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彊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顧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爲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爲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發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自望王師之至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以悅其意豈爲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

高麗船主諸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
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爲間
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
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
以救時病彊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
進剛直之士於閑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
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
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亦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
詔條以啓僥倖扈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
未正刑典戍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
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操陳良翰
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事者惡之
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
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
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
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
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
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卽位公陛辭首
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
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
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
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
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卽禁掊克
減征賦窒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
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爲義
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次

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輿致所
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
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
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爲文以醊其墓居
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
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
索之相持訩訩公卽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
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爲尤
甚公以永祐攢宮在焉爲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
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
議得卒謝遣城南鏡湖自東漢時豬以溉田爲利甚廣中
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爲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
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
上親札命公賑救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
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
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復湖姦民大
姓利於爲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
虜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　抱石狙擊其酋帥
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爲改築宮而記
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
踐臥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
治如勾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
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爲獻還給事中
謝日面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
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爲
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

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省爲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爲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閹高思聰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廛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仄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始公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間爲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淳事簡舊爲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圮壞歲調諸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令可度朝命賦甓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旅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爲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根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禁斷醫藥夭橫者衆公命縣賞禁絕集羣醫分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厲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爲郡政各因其俗爲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爲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爲先嘗言爲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槩量吏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當塗及是凡六上章丐閑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即以氣節自負爲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自目爲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爲小官一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徊翔十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骪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雜蒔華竹築亭館其間延袤數里牓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中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䟽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蓋已翛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待臣加以耋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丞瀧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洎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二十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壽藏至是津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貲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賫以遣之官其兄弟之子孫二人方爲義莊義學義冢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捐己資合公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己出嫉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間微賤教子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材　病氣與節　方春爭華
未凍先折　有偉豪吳　一世之傑
睨彼權相　弗媚而謁　始雖偃蹇
竟偶明哲　彼虢我仁　大論橫發
乃贊征謀　乃軔還轍　言雖弗用
時仰壯烈　中去朝行　偃息名都
賦平役義　惠達信孚　越城之南
日活萬夫　思樂鏡水　有龜有魚
天邑嚴嚴　貴彊屏氣　張旜以行
孰俾吾貳　公顧曰嘻　是足與治
于廟于藩　姑適吾意　姑溪油油
惠澤春流　鍾陵有莠　則稟其秋
我湖空明　我竹脩脩　我倦而歸
其樂休休　大耋之年　從容委蛻
循始訖終　俯仰奚愧　中奧之原
有窅其隧　我銘不刊　以篤來裔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夏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事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彭城劉公寢疾府舍即拜疏言臣病力不任府事願上符鑰歸死故山惟陛下哀之時天子方倚公以重別都旦莫且召用之未即聽許而公疾已革矣再疏請老於是上乃深以爲憂亟遣中貴人挾侍醫馳驛診視未至秋七月甲子公召門下主口授千餘言使具爲奏極言時弊根本且薦羣臣之可用者畢封上之有頃而薨上覽奏驚歎即日出公前請老章使以通議大夫致仕及訃聞益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護致其喪仍給葬事明年　月公之嗣子學雅等遂奉公柩葬於建寧府甌寧縣豐樂里新歷之原而請於朝冀有以易其名者事下奉常以公廉公方正威德克就宜謚忠肅過考功無異詞詔報曰可於是公之終始哀榮無所不備獨墓隧之碑久未克立學雅等懼數相與涕泣來請文熹蚤託公諸父間遂與公相長大知公爲詳而公晚歲相子亦益篤顧雖不文義有所不得辭也公家唐末自長安南徙遂爲建人世居崇安縣五夫里有諱民先者敦樸有行從

安定先生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人累贈太子太保於公爲曾祖太保生忠顯公諱輪靖康之難秉義不屈而死累贈太師忠顯公生徽猷閣待制諱子羽建炎紹興之間佐川陝軍有功累贈少傅公其長子也諱珙字共父少以恩補承務郎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學舉進士一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潭州南嶽廟主管西外敦宗院遭少傅及祖母韓國夫人呂氏憂除喪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氏用權久士大夫已竊竊言符讖事檜欲因以追謚其父召會禮官議問其法以公不時至怒而逐之踰年檜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大宗正丞改祕書丞還尚書吏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避薦者還故官銓曹法密吏姦官不能制公寘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指其違以詰吏人甚便之兼權祕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金亮渝盟天子震怒悉師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大閹張去爲忤旨左降公封還詔書莘老得不去從上幸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時張忠獻公留守行宮衆謂車駕東還必以征討軍事爲寄俄而詔下乃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奏論其不可上曰此特爲張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公諭旨且曰再論則累張公矣公曰某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哉再論愈力事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會詔立建王爲皇太子宣入視草今上卽位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鈞敵之禮使者往輒困辱而歸人皆爲公危之公受命慷慨戒家人悉褁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上聞副使以賄除吏而公獨無所私

手札褒諭甚寵然竟以議禮不決不果行也詔以星變旱蝗大詢闕政公言比年以來綱維解縱有賞無罰外則諸將刻剝軍士以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甚或重爲貪虐以快己私軍民之怨日積于下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擴恭儉日新之德屛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然後信賞必罰戢近徽遠以脩軍政之闕節浮冗寬賦斂精擇郡守誅鋤贓吏以厚吾民之生則大異庶乎其可消矣間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彊國有不易之策夫曰和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不可預圖者惟脩政事以彊國勢使三者之權在我而用無不利乃爲不易之策耳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得賜第京師又有李珂者以關通貴幸得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從中下公皆奏以爲不可不聽再奏極論竟皆罷之然由此遂多忤近習意而宰相又有陰忌公者出公爲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行改知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或以公未更治民意頗輕之既而欺者得枉者伸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爲始大畏服凡吏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使民得自操槩其發鈔消籍皆有程式田里大安乾道元年湖南旱飢郴州宜章民李金以縣抑買乳香急乘衆怒猝起爲亂衆踰萬人分道南出犯廣東西九郡之境還入道州桂陽軍界殺掠萬計連破郴桂兩城數道大震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公受命兼行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亟以實奏請下荊襄發卒奔命且移書制置使沈介曰道遠賊熾比詔下且不及事請以便宜出師卽朝廷以擅興爲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制置使卽爲遣兵而

詔報亦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而賊勢愈張湘陰橋口羣盜又數百人乘亂竊發密邇府下人心益搖公簡役兵擊之募民有得盜斬首者皆厚其賞盜所隱贓無多少官一不問不數日悉捕斬無脫者於是賞信刑威士氣大振人知破賊之有期矣六月制置使所遣將田寶楊欽乃以其兵數千人至公所以迎勞慰撫之者甚厚諸軍感奮願盡死力公與欽語知其能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於是欽等連戰破賊諸將後至者亦遣四出以分賊勢通糧道大軍遂入宜章八月鑿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黄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黄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支黨脅從竄匿山谷者尚衆公諭欽等卻兵而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金等數十人皆伏誅餘皆稱詔釋之復故田宅者以千數奏官曹彥黄拱而列上諸將功狀又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進職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旃以副朕意賊地既定境內正清於是公乃宣布上恩力行寬政且爲請於朝曰今以陛下神靈雖幸破賊然不亟擇守宰寬賦斂以安居民即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又奏留鄂兵以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州兵之缺厚撫犒嚴紀律而時勒習之於是湖南隱然爲重鎮姦盜屏迹商旅復野宿焉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弃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次論稅絹退剩羨餘和糴之弊又以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請亟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責以訓練而貴游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上皆然之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閒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爲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而爲萬事之綱者甚悉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荒政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事皆施行十一月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不獲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入西府日召諸軍將佐從容訪問盡得其材用所宜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大計然所以求之必有其道臣願陛下以周宣王爲法側身修行任賢使能以圖內修之實則外攘之效將有不能自已者計不出此而欲淺謀輕舉以幸其成臣未見其可也上悅明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敘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卒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銀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

肅朝綱抑僥倖奬廉退爲己任以是近倖側目而流俗亦多不悅蓋上嘗以久旱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復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之際真有不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爲竦然改容稱善龍大淵曾覿既逐去未幾而大淵死上憐覿欲還之公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而慶盛德之日新柰何遽復爲此且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材則臣懼非所以隆德業而振綱紀也上感其言爲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嘗密薦士得召用公請其所自上以琪告公退坐堂上呼院吏作頭引召琪至而詰之琪恐懼不能置對請後不敢乃叱遣去無何楊守來言琪嘗檄郡稱受密旨增築新城若干尺公與諸公請之則上未嘗有是命也公未出殿門遣吏馳取其牘琪不得隱遂以罪罷諸公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卽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卽如此則禁中或時須一飲食亦必待奏審然後可得耶公卽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典司出納不敢廢職而已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臣等竊爲陛下惜之時諸公雖更進合辭而公尤激切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使奉外祠上意尋寤亟詔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用虛己任賢斥遠邪佞選將撫軍數事爲獻

上蹴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鎭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攤配諸鄉歲久民窮相率逃去反失正稅不勝計亦奏除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弊人或爲公憂不足而公量入爲出未嘗有所乏也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卽諉公經畫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回圖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公奏爲半歲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敦樸豪勇土著自愛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鬬比稍墮廢公更爲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而歲閱習焉其資糧械器亦爲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繼母慶國夫人卓氏憂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卽喪次宣押奏事公引經援禮涕泣懇辭凡五六上不得請時宰相方以恢復大言中上意而政事不修舉動煩擾識者憂之公乃手疏別奏具言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爲如何而乃外招降附內徙營屯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今不憂元氣之憊而慮四支之不彊非臣之所敢知也上納其言爲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

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以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公再臨舊鎭不懈益虔蓋所以自律者愈嚴而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歲旱民饑公亟遣吏行田蠲租如法而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諸郡且慮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公盛軍聲以威之而開其自新之路盜多散去其存者蓋無幾人公乃遣兵然猶深以迎戰邀擊爲戒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而盡擒以歸獨誅其首惡數人餘悉以隷軍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帥欲盡誅之盜因悉力死戰旣勦湖南軍遂入江西犯廣東官軍數敗將尉死者數十人爲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爲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水且旱公奏閣夏稅錢六千萬緡蠲秋苗米十有六萬六千餘斛沿納他物稱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諸州所蠲租其頗未盡者悉以予民禁上流稅米遏糴卽他路有敢違者請亦得以名聞抵其罪詔皆從之以是得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間又貸諸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農民當賑貸客戶當賑濟者戶以口數給米有差村落又皆運米置場平價賑糴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以府佐趙善珏王以寧及寓士李宗思劉煒領其事分遣羣屬循行境中無遠不到公又蚤夜咨訪幽隱畢聞縣給印曆手書告諭誠意旣孚而賞信罰必是以人爭效用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

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鎭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度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獨重禁其非法病民者被旨甓城面以丈計者數十萬用緡錢數萬米千餘斛而役蓋不及民也上積公勞效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明年進觀文殿學士蓋將復登用之而公病不起矣臨沒時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伾文以爲戒所薦則故相姚國陳公桂帥張栻敬夫也別以手書訣敬夫而熹亦與焉其言皆以未能爲國家報雪讎恥爲深恨蓋其忠孝誠篤雖蹈死生之變而未始須臾忘也公爲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盡哀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爲罷燕樂同寮有喪亦如之將薨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賢公往往效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修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子敬夫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謂明道程公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復辨告甚或深自引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而愛君憂國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試之舉蓋其飭躬應事規模科指晚歲皆益精密故上則人主知之愈深下則學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兒童走卒

莫不知公之忠烈而在荆州時北虜亦每使諜者詗公家世葢知其忠義之有傳也及薨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爲尤盛且自數歲以來國家每有四方之故而有識之士相與私憂語未嘗不及公也公薨時年五十有七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其配曰新定郡夫人呂氏故兵部尚書祉之女新興郡夫人韓氏淑人韓氏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褒承奉郎二女長適迪功郎南劒州劒浦縣尉呂欽次適某官趙崇憲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十卷藏於家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及登朝廷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然未嘗爲無用之文其駁議又多削藁故所傳止此云學雅以公從弟從事郎抨所狀公行事視熹熹受而讀之皆昔所見聞者也因劉其大者著之石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陽九　失我泰平　東游三紀
汴洛羶腥　帝始靈承　俯仰顧歎
曰汝在廷　孰抗斯難　爰有俊哲
三世一心　忠精義烈　思遠憂深
沫血奮辭　曰此讎耻　乃盟乃歡
顙得無泚　不有豪聖　孰慮孰圖
孰秉武節　以行天誅　抑臣有聞
在周中圮　既修乃攘　厥仆斯起
惟聖時監　利伸否蟠　毋棘其欲
毋溺其安　帝曰俞哉　予欽汝誨
既啓于中　壼布于外　澤流威燁
汝則來歸　卒輔吾志　以究汝爲
四鎮十年　帝適西顧　彼皇顯蒼
胡奪之遽　我最其迹　有孝有忠
有政有事　有言有功　嗟爾嗣人
尙承厥慶　公思不忘　天子聖神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閣修撰荆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護其柩以歸葬于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銘熹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愨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然又不得盡其所爲而中道以沒不有考焉以垂於世吾恐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熹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於共學輩流偶獨後死矧定叟之所以見屬者又如此其何以辭顧以疾病之不閒後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敘之曰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天子新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忠獻公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卽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勑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已卽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藏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

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答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還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其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陳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稱善至于再三公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兾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始公出幕府即罹外艱屏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郴桂間聲搖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朝爲上極言公學行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大重爲請得蠲是歲半輸召爲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

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而實但盡奪州
郡財賦以惑上聽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
不可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爲今
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今日州郡財賦
大抵劫劫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爲名
色而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謂公曰論此事者多矣
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
也旋閱其實果如公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
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
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
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
後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既
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
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
以誤國事也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
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
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公復
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
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
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
附說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讙譁而
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
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
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錢
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爲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
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非不能盡運而漕司又

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而公私兩病矣公
始至未及有爲專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爲事既得其所
以然者則爲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臺出其
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爲諸倉買鹽之本一以
爲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
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饋餉者仍坐贓
論詔皆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遼夐荒殘故多盜賊徼外
蠻夷俗尚讎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
惰又乏糧賜死亡輒不復補鄉落保伍亦名存而實廢邕
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
洞丁十餘萬爲藩蔽而部選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公知
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騍卒伉健者
以爲効用合親兵摧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悉禁宅役視
諸州猶有不足於糧賜若凡戈甲之費者更斥漕司鹽本
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
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
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
鄰愛惜人命爲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輒相虜掠讎殺
生事而宅所以立恩信謹關防示形制者亦無不備於是
境內正清方外柔服幕府無南鄉之慮矣朝廷買馬橫山
歲久弊積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公究其利
病得凡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瀕江有買船之擾綱馬
在道則緣道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重爲鄰
伍之患是皆無益於馬而有害於人首奏革之其他如給
納等量支券之姦以至官校參司名次之弊皆有以究其
根穴而事爲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來歲額率

常先期以辦而馬無滯留人知愛惜遂無復死道路者上聞公治行且未嘗敘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公又益爲條教喻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其餘禁令方略大率如廣西時於是一路肅清善良始有安居之樂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中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民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公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公令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按驗而加賞罰焉其後團教則又面加慰諭勉以忠義而教以敦睦首領有捕盜者爲奏補官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會有獻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爲義勇者公慮惑民聽且致流亡亟取丁籍閱之命一戶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乇悉無有所與且爲奏言所以不可盡取之故闔境賴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刀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中廢復修議者多不以爲便詔與諸司平處列上公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詔皆施行人亦便之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公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則疆場之事不宜使數負吾曲命斬之以狗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信陽守劉大辯者婺州人也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一郡洶洶公爲遣吏平章乃定及是聞北人逐盜有近淮者則又虛驚夜棄城郭盡室南走數十里軍民復大擾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辯請以見戶荒田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復奏曰陛下幸哀邊民前詔占田已墾者不復通檢其未墾者二年不墾乃收爲營田德至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辯不務奉承宣布反設詐諼虧國大信以濟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且十倍請幷下前奏論罪如法章累上大辯猶得易宅郡以去蓋方是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訃聞上亦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蓋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豪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戚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猶慮其未徧也則又刻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

娶之法風土習俗之弊亦列其事以爲戒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爲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爲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俾執拘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葢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而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宅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之州里世系已見於忠獻公之碑此不著其配曰宇文氏朝散大夫師中之女事舅姑以孝聞佐君子無違德封安人前卒子焯承奉郎亦蚤世二女長適五峯先生之子胡大時次未行而卒孫某某尚幼後數年胡氏女與某亦皆夭嗚呼敬夫已矣吾尚忍銘吾友也哉銘曰

闕尹之忠　文子之清　匪欲之狥　而仁弗稱
孰的孰張　以詔後學　公乘厥機　如寐斯覺
自時厥後　動罔弗欽　孝承考志　忠格天心
唯孝唯忠　惟一其義　惟命有嚴　豈曰爲利
羣邪肆誕　公避而歸　兩鎮餘功　以德爲威
帝曰懷哉　汝忠而實　姑訖外庸　來輔來拂
上天甚神　曷監而遺　彼頑弗夭　此哲而萎
往昔茫茫　來今不盡　求仁得仁　公則奚恨

直祕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紹興之初天子痛念宗社阽危之辱久而未報寤寐俊傑以圖事功既得趙忠簡公張忠獻公而相之又俾兩公博求天下之英材以備官使於是忠賢畢集讜言日進國以大競仇虜讋焉其後兩公相繼去位秦檜遂以講和誤國脅主擅權一時諸賢率以異議擯逐二十年閒堙阨淪謝其幸及檜死復見收用者什不二三然亦往往遲暮奄忽而不及究其所爲矣嗚呼此豈獨士之不幸也哉若故直祕閣范公則其一人已公諱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縣人曾大父履謙大父補之皆隱德不仕父舜舉始登進士第官從事郎以卒其學行志業延平楊文靖公實銘之以公故贈左朝議大夫母胡氏葉氏皆封恭人公生數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未冠而孤奉繼母尤謹撫弟妹曲盡恩意有人所難能者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學鄉舉類試皆第一對策廷中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張公時爲考官讀而異之第以爲選首而同列有病其言者抑寘乙科授左從事郎武安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時虜騎已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脩開口論議皆切當世之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除祕書省正字改宣義郎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和議虜使鼎來

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曰祕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虜而可使腥羶之乎趙公竦聽卽爲改館旣而使至悖傲所議多不可從者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之旣具草而駭懅引卻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而公所議奏草卒與史官六人者上之未幾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爲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爲者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上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於是檜以公不先白己也益怒公亦以先墓久寄荊門中更變亂乃謁告奉柩歸葬故鄉飯蔬帶絰往返數千里旣窆卽以病告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三請杜門讀書不與人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荊南府事荊南戶口舊數十萬寇亂荒餘無復人迹朝廷爲蠲口賦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而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日下書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檜晚節悖亂喜怒不可測爲戶部者又其姻黨凶焰赫然帥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責公持不可曰吾寧被譴此不忍爲也無何孫去公言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蠲之時檜已死公所與同時去國者多召用公亦被命入對上猶記公前議勞問久之公因進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上善其言時陳文恭公知政事亦欲留公朝著而同列有以檜黨暴起秉事者忌公前輩不肯媚事己乃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出之公辭行復奏言今日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絕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飢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是以歷年久用力多而無成功謂宜舉籍荊淮曠土畫爲丘井放古助法酌今之宜別爲科條以令政役則農利脩武備飭而復古亦有漸矣章下任事者或笑以爲迂闊寢不奏公平時所至詢究利病搜訪人材汲汲如嗜慾至江西論奏數事皆一方久遠之利薦臨川宰陳鼎有古循吏之風聞者亦以爲當改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復請爲祠官以歸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深憂之嘗劉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爲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決定大計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因復起公知泉州公辭不得請而行旣至舉大體盡下情擇丞史任之郡以大治蠲屬縣負課久不能償者什三四度其力而寬與之期縣感公誠意輸將惟謹財用以紓泉地瀕海通商民物繁夥風俗錯雜而經用常不足人始以公不更治民理財爲憂至是乃大服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前守不敢詰至奪賈胡浮海巨艦其人訴於州於船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數復盜責海之利亂產鹽法爲民病苦公皆以法義正之則大沮恨密

爲浸潤以去公遂以中旨罷公領祠如故邦人涕慕欲相與號訴於朝公禁之不得行遂邵武僦舍以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孜引接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强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以紹興庚辰六月十八卒享年五十有九後兩年今天子遂由青宮受內禪卽皇帝位父堯子舜海內大安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知公之嘗有言也近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爲不可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所議屯田嘗別草具其施行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其後張公摠師江淮奏下公家取其書而張公尋罷亦不果行識者恨之公累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娶葉氏封安人後贈恭人公繼母之弟右文殿修撰宗諤女也靜淑儉素配公無遺德後五年卒與公合葬建陽之渭曲村公始嘗欲卜居處也子男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撫州宜黃縣致仕念德今爲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念玆早卒女二人通直郎利州路提點刑獄折知常從事郎劉玶其壻也始公之葬不及銘既葬諸孤始屬其故賓客魏君掞之狀公行將請文於上饒汪公而刻石以表其隧又未及而汪公薨則公之同時輩流已無復在者矣乃奉其書泣以屬熹熹愚晚出何以及此然惟先人爲史官時實常與公連名奏事及罷而歸又與公同日艤舟國門外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既沒公所以憐熹者亦益厚至於親爲講畫反復辨告蓋惟恐其迷昧沒溺喪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忘哉乃受其書考之而論著其大者如此且系以銘銘曰

嗚呼惟公　廣博易良　不耀其章　不劌其方
斤斤其容　坦坦其行　懇懇其言　循循其政
剛毅勁切　以時發之　賁育雖强　孰能奪之
晚殫厥猷　遂啓明聖　萬世之傳　一語而定
凡今有慶　孰匪公功　我銘斯闕　以詔無窮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召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錄事邵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遽興廩無兼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數况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蠭起信德城守屢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緜千百數相顧俛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卽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

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攜挈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寖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尚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脩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逢慶恩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謁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具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幷記其州里世次閥閱公諱中美字文昭其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徙邵武遂爲郡人焉曾大父夔臣大父扃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爲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強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隣極邊守武將視法令僚屬蔑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濬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寃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會河決敗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䟽鑿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歡燕敖逸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輒辭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焉其爲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旁郡有疑獄部刺史多委以屬公往往得其情樂施予不問識否人雖負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使呂公頤浩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宛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蘄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甚貧處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爲聞人以大其家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一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軌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銅青山下相距葢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俊才丱角已與薦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次永年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郁脩職郎

趙舜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龜朋儒林郎格鉞南卿範標勛夏欽鈞皆未仕而格鉞欽亡矣孫女六人其壻周敦書李厖李徽將仕郎吳時萬上官珪上官揚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大　大聲大韶大受大嚴大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壻任斗南林杞李价餘尚幼玄孫男六人公震公升公顯公回公煥公章嗚呼是亦盛矣黄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量哉銘曰

暨暨黄公　逢時之危　跡隨衆兆　思屬眇微
之死弗汙　以全其歸　温温夫人　克相其夫
人詔其子　以成厥家　壽考尊榮　百歲而徂
寶隆之阿　黄溪之里　東西相望　兩闕對起
子孫盈前　曾玄滿後　尚有羆靈　不遠來又

旌忠愍節廟碑

紹興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逡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絶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闚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僨卒嬰其乘勝猋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絶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惰失職脩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爲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絶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爲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相地兩縣之境通塗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侯廟成釁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爲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爲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后帝　降衷下民　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
臣之事君　策名委質　報生以死　身豈遑恤
若魚熊掌　取舍之間　是孰使之　其性則然
林林之生　孰無此性　利害劫之　或失其正
文武張公　投命重圍　擁孤弗遂　視死如歸
侃侃鄭公　遙遙孤壘　城亡與亡　其節亦偉
方時大變　衆潰如川　二公相望　砥柱屹然
慷慨臨危　一心如水　實全其天　萬世不死

招魂作主　帝有閔書　吏惰不稱　神用弗居
孰見孰聞　孰嗟孰歎　孰烝孰嘗　孰克用勸
守侯請命　奠此新宮　煌煌巨扁　合舊增以
麗牲有碑　螭蟠龜負　我其銘之　過者必下

紹熙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

熹旣銘此碑明年祗召造朝道出祠下將往拜焉則貌象未設而宅役亦未訖功問其故則曰王侯旣去而歲惡民飢兩令尋亦終更而今玉山宰溫國司馬君迈始將終之也君文正公諸孫其大父忠潔公亦以扈從北狩守節不汙沒其身宜其有感於二公之事不待州家之命而卒有以成王侯之志也十月壬子以訖事來告熹以爲是亦宜得附書因紀其事使寫刻于碑之左方

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神道碑銘

孝宗皇帝嗣服之初慨念陵廟之讎恥未報中原之版圖未復寤寐俊傑以圖事功而羣臣鶩下曾莫有以當上意者蓋十餘年乃得金部郎官王公於奏對閒意聳然異其言旣退又出手札以訪焉俾悉其詞以對公自以孤遠一朝得見人主論天下事便蒙開納而詔墨下詢其勤又如此誠爲不世之遇遂極言無所隱上益嘉歎詔兼崇政講官夜直必召反覆咨訪屢移晷刻大臣忌之啓以爲淮東帥上不許曰王某諫官御史材也由是忌者愈側目則使人通慇懃更以美官啖公公不爲屈彼計無所施而猜懼益深會公與本曹尚書爭職事乃潛相表裏爲巧語以中公使出補郡蓋公自是轉徙於外幾二十年而孝宗念公終始不替數對近臣及公猶有臺諫語比復召還則已迫移御不及對矣以是公訖不得復與朝廷議以沒有識爲公歎恨而公處之怡然無幾微見言面其所以言於上者亦未嘗以一字語人雖親子弟莫得聞焉蓋公之爲人於此可見其梗槩而君臣之際從古所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公世爲婺州人八世祖始自義烏之鳳林徙居金華郡城下曾祖　祖　父　皆不仕而父以公貴贈中散大夫母賈氏亦贈令人公諱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生七年逢兵亂從父嬰城誓死不暫去其側少長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潘舍人義榮出游見而異之指菴前竹命賦詩公遜謝一再操筆立成其卒章有願堅衆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之會刻其語竹上後復以書論爲文養氣之法於潘公時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意象和雅蔚然有成人之度潘公益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姪與見龜山先生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於是益自刻厲大肆其力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手抄口誦晝夜不息俄遭父喪貧不得窆族姻欲使從俗爲火葬公號泣不食者累日見者感動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終喪家益窮空斆學以養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難堪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亦未嘗不依於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閒情僞休戚皆習知之其所以動心忍性拂亂增益而進於日新者又非他人所及知也年二十有七乃登進士第調建州崇安尉未行遭母喪哀毀骨立得疾幾殆服除調臨江軍軍學教授江西之俗右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色溫氣和言動有法固已深敬服之及開講席則又告崇學爲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僧杲有時名竄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爭先禮

敬至臨江郡守延致俾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召公與俱公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於彼某縱自輕柰辱吾道何守不能強識者韙之再調和州教授軍興官省更授提點坑冶司幹辦公事未赴改潭州南嶽廟蓋居閑又七八年生事益落而德學益進朋舊間有去登要路者視之漠如也尋改京官知潭州長沙縣事其爲政一以仁恕安靜爲本而綱目嚴整守之有常人亦莫得而犯也民以事至廷中降意循撫辨告諄悉事有難處爲之反復計慮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健爲己能而要以民不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爲己安人始而或笑其迂久而後服其存心之厚愛人之周也里正之役困於科擾故多隱避吏又操先後予奪之柄以導其爭而又久不爲決使必破產而後已公至罷諸無名之斂人已欣然就役至有當代則又第其丁產之高下停年之近遠先期下之俾自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無以役訟至常平使者之臺者臺吏病之反白使者下書詰公爲亂法狥情者公不爲變楚俗尚巫鬼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株神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且欲爲亂郡議發兵討之公曰此非所以靖亂也退密召語一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禽其魁桀以送州而散其黨與因撤其廟禁勿復祠民間疾病婚嫁舊皆決於巫史俗以甚弊而官利其多鬻乳香不之禁也公復下令毋以香市於巫其爲奇衺以惑衆者必罰無赦俗爲少變時汝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公以暇日與之遊從容講貫所造益深遠一旦莫府所下文書有不便於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將引去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柰何公曰吾之來也固已慮此而先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計耶敬夫面歎加敬而事亦竟得寢帥守張安國舍人知公深既剡薦之及移荆州又奏取以爲屬而公已有召命矣入對首論人主不可自用其聰明以失委任之體又論災異之來當恐懼修省以盡應天之實言極剴切上皆嘉納公復進言辛巳之變天實授我以中原而我無以待之坐失機會今當亟爲修德惠民搜羅俊傑屯據要害之計庶幾異日幾會復來有以待之因及邊事甚悉上意良悅問卿何以知此公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實上益喜曰卿爲縣乃能留意於此耶除知嚴州先是張敬夫守此邦民安樂之既召還而諸公難其代故特以授公公至一蹋其故迹無所更改民又益喜敬夫嘗奏請蠲丁鹽紬絹之稅得免一年至是公又奏曰州土窮瘠唯產蠶桑乃不取其紬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所折又太重是以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僅免其一年不若但令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會歲旱爲請於朝得移婺州米五千斛以糶且俾糴於秋成以償公又奏曰郡無良田多水旱有如異日復致饑饉而後奏請俟報則恐有不及事之悔況郡素少米使糴以償亦非計也願詔有司異時嚴州饑則移婺州之粟如今歲而即以其直歸之則於事爲兩得矣詔皆從之公爲政大略如長沙時然於權豪則用法無所貸大姓倚勢合黨貪賴民田公數其罪杖之而奪田歸其主凡姦民大駔詐冒侵誣皆下吏案驗悉置之法賞信罰必威令肅然姦凶帖息不敢犯而善良獲安其業邦人畏而愛之至今猶曰安得復如王奉議時也然嚴距行都密邇士大夫往來無虛日公莊正自持接遇以禮不以形勢有所低昂

以故多不悅者因謂公政過嚴相與騰口以撼公會上饒驕兵讙譟臺臣因露章請移公守信以彈壓之蓋名以材選而實非善意也然公威望素孚驕兵聞風畏讋不敢復爲故態公至更爲申明紀律而壹以寬惠撫之遂以無事歲復大旱它郡流民就食者衆公先事定計時方仲秋即議發廩以糴或咎其太蚤恐後無以繼公曰此非若所知也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各愛其屋廬生業而無與爲亂矧吾已致米二十萬斛矣不患其無以繼也即命揭牓賑糶始自今日以盡來年八月而後已時民間米價已騰踴公命官糶之直財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絶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冒濫之姦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牟大利莫復有閉糴者願有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公又益以金錢致船粟來者舳艫相銜日糶千斛而猶不乏常平司下書俾移五萬斛於番陽官吏皆言勿予父老亦遮道泣訴公曉之曰彼與若曹皆國家赤子吾食既有餘矣亦何忍視彼之莩死而不之救乎亟具舟輸之番陽賴以濟明年流民欲歸其郡者復予行資以遣之蜀人黃鈞仲秉知名士也聞其事貽書賛美以爲富公青社之功不是過以是政譽日聞有旨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七年也公時年已五十餘矣數召對言事上所賜書若曰比聞奏對頗及治道之具而未詳也尚有可裨政體而宜於今者亟復條奏其眷待之渥一時在廷之士莫得望焉執政曾懷以財利進而前在版曹貸內府緡錢數百萬未有以償一日上以問戶部尚書楊倓倓不知所對退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付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倓大不樂乃密言於上曰王某以學術自負不肯屑意金穀事而曾懷亦畏公在上左右斥其短又譖公漏洩省中語上始怒詔罷公而臺諫有爲公辨明者上復問懷所洩何語懷不能對上悟遂改知饒州待次兩年以例入奏所論縣令宜以三年爲任事亦施行當軸或欲留公以自助公遜辭謝去上命更以公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公以楊倓方帥湖北兩路事多相關不欲行乃卒赴番陽番陽久廢不理公私凋弊公到郡爲振綱維決滯訟政始有經塞弊源革浮蠹財用有紀郡歲輸米十二萬斛於建康儎載之資取之民者有常數後多爲總所移它處而道里或過倍則其費無所取郡常輟它錢以續之以故郡日益貧而綱運亦有愆期折閱之患至是公力請於朝凡綱運皆無得改撥有不獲已即先期告下俾得預辦其費以行朝廷從之綱運遂得無耗失而郡歲省緡錢六七萬云郡故多盜妖賊酋帥韓政黨衆日盛且爲亂公設方略禽捕獲之及將受代淮甸劇賊劉五從惡少五十餘人轉掠入境殺人縱火與官軍遇輒以九人分三隊以迎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其衆爲圓陳外向潰出所殺傷官軍民兵甚衆公不以當去自弛調兵定計命毋得與賊戰但嚴守津要而日驅逐之晝夜毋得休息一旦乘其憊盡獲之於是羣盜震慴其後累年猶相告戒以番陽爲不可犯也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時諸郡多賢守而政事之才不能無短長有訟不決而訴於臺者公爲更互委屬而陰喻以意要使訟者得伸而聽者無所貶一路稱治

會歲大旱奏請出樁積米百萬斛分予諸郡使爲賑糶以安民心人以爲便而用事者靳之僅得其什一又奏閣畸零夏稅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詔皆從之饑民賴焉改除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而湖北之旱甚於江東公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至遂得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除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始至承空乏之後入不支出公念一路之寄獨仰漕司而經費猶不給柰緩急何卽爲校索源流整飭程度節冗費檢吏姦要使歲用之餘常有倍積而後已行之有常不徐不疾未幾孥藏日充而民不告病後之繼者皆莫能及也閩上四州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爲民病後屢改法三郡得少蘇而汀之爲郡獨以兵寇之餘田稅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絶遠故抑配刼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爲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爲鈔引以救之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之害必有甚於鬻鹽者今但盡蠲汀州宿負漕司緡錢若干而下其鹽直斤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隷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留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爲緡錢五萬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爲悠久之利而法亦不必改也然鈔議既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孝宗猶念公不忘屢欲召用而輔臣以宗屬爲嫌竟不果垂滿乃詔公以直秘閣居故官餘年上更用宰相乃除公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促召入對會孝宗已厭萬機乃見今壽康皇帝卽奏宜體付託之重勿忘未報之雔弁

及中外輕重大勢上亦褒歎再三始至卽發平江通守姦贓累鉅萬畿甸肅然然公於是時已決退休之志未數月卽上章丐閑詔進職一等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公從容還家燕閒自適讀書玩理教誘後進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明年紹熙改元七月七日以疾終于居第之正寢時年六十有九矣階至中奉大夫職直煥章閣爵金華縣男邑戶三百蓋公爲人沉靜篤實簡淡和粹得之天資平居莊默不妄言笑雖在暗室如對大賓其於接物溫恭誠信充積有餘而出之謹嚴如有劑量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嘗念親在時貧無以養食飲服用終身不忍有所加歲時祀享輒哀慕如弗勝書史外泊然無所嗜几案間無一長物居官取予問法如何推達賢才不爲勢屈其見於施設者大要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雖其中所以自守者凜然有不可奪之操至於稱人之善則又色愉神暢如己有之雖剸繁治劇剔蠹鉏姦隨事制變各有條理然仁厚之意惻怛之誠藹然行於其中則又有非一時長於吏治者所能及晚年更練益精涵養益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爲諸子誦說前賢事業勉勵訓飭語訖而逝其間於死生之際又如此公於文不苟作議奏又多削藁今次其存者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郡俞氏封令人其父持國倜儻有遠志蚤以文試有司不合遂放意山水間自號溪西老人令人歸公時公甚貧佐公養親盡其力斥奩中裝以遺諸妹無少吝後公居閑累年相與攻苦食淡處之甚安使公得以厲志德業而無內顧之憂者令人之力爲多也及公宦達而令人儉素勤力不改平日之舊治家甚整教子甚嚴遇族姻甚厚奉祀享賓甚敬而潔至是哭公過

哀後三月亦不起疾子男四人長瀚從事郎新武當軍節度推官次漢迪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尉次洽未仕次潭迪功郎新紹興府會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陳思次適太學上舍生時涇次適進士俞袤次適進士葉紹彭次適將仕郎潘晉孫孫男六人桐集操餘未名明年十月諸孤奉公及令人之柩葬于金華縣白沙鄉石筍原之臺山後三年乃以太府寺丞呂君祖儉之狀來請銘熹與公雖同年進士視公爲前輩自公在長沙時始獲從遊固已敬愛其爲人及公入閩而聞其議論觀其行事又益熟義不得辭且讀呂君之狀事皆詳實不誣乃刪其要而系以銘

銘曰

天賦之奇　又粹以温　篤行敏學　有本有文
誠意所通　士服民信　入告于廷　帝有清問
孰媒而合　孰隙以離　斂其餘功　梟凶哺饑
曰首來歸　謂諧曩契　時與事違　卒不大試
白沙之里　石筍之原　一丘之閟　萬世之安
石筍之原　白沙之里　孰詔無窮　視此哀誄

義靈廟碑

慶元元年春二月勑以台州土民所請故直秘閣滕侯之祠爲義靈廟州人老穉聞是命下驚喜讙呼奔走迎拜導致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牓金朱煒煌揭于門楣庸侈上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廷相與言曰往歲盜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不絶以至于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既脩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爲妄說強衵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僞以控于朝而報絀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纂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淛東留台最久固已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大守周府君侯又因鄭縣主簿趙生師邦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爲日記及故　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聞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爲謀欲遁去宅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陴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既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擢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大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是則侯之爲烈章章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乃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寇退圍解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己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閫尹擅兵賊臣柄國

之所爲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向非台之文獻有足證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虜乘勝炎銳之鋒勳績尤盛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參筆削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并覈其眞僞如此不唯少塞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徙今在城西北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爲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是歲八月癸丑朔具官朱熹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玶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玶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　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玆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玶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閑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即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偏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官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

見吾志然吾志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尙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玶爲後今爲右脩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執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我後人仰止遺烈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于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匶葬于臨江軍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仝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絰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遊而孟容顧得問學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怜之予與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既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聞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攽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番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未嘗出齊屝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唯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蔕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卽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襪履不暫釋居閑亦必雞鳴而起處闇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慤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令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汚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既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竢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冒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訴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撾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

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于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尚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羣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財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鎭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顧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羞也因誡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既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日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頷之蓋其爲人始終之槩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蓁未行予觀孟容固賢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又足以少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脩長途方騁歲不留志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趺圭首千千秋過者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置新喻自袁州新淦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　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爲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謷然不以爲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它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番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鎭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歙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尙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

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繒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烱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弃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眞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還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

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旣没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裒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忠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于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于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旣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旣没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兄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女旣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閒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閫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旣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卽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

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遺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稟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閑闡閱闓女適某人閑於是以迪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太孺人邵氏墓表

金華時鎬既奉其母夫人邵氏之柩祔于循理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適所爲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告曰先人之喪先師東萊夫子幸與之銘而吾子書之矣今又以不孝罹大禍閒雖幸畢藏事惟是幽堂之刻所以垂永久者未有所屬敢介前惠重拜以請予時病臥田閒起受其書讀之曰夫人婺州金華縣人曾祖瓊祖悅父之才嫁其縣清江時君汝翼時君世昌樂而魁尨沉厚方臘之亂寇燔略空君一一自建置盡絕其前人夫人能左右以敏無荒事焉家既成時君遂用法度嚴內外文學訓子孫立信務與稱重郡閭夫人又能奉承以恪無逸志時氏族艮家巨子孫競於文科舉上其名人皆尊愛時君以及夫人時君沒夫人亦將老矣具呼家人與爲條約親寫刻之屏使合居有禮綴食無專以不忘時君之法清江東南畦戶數百臨水而茇舍時潦出其上民往往棲木自救有浮去者夫人始命舟糗飯拯之歲以爲常豫蓄棺告疫死者以斂人懷其惠晚遭太上皇帝皇后慶壽恩得封大孺人加賜冠帔淳熙十年七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一三子鎬錡錝二女適劉晏陳褒孫澤源淇演溱瀍瀟潭澡灣孫女其二適陳之望汪叔貽餘尚幼曾孫槃桌杲女莊葛蓋葉君所敘云爾其於夫人始終之際詳矣而別記手書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興鳴板長幼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敘揖三曰男女出入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爲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則予於是有以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請代而弗許也毋何晚得末疾歸省輒惓惓不忍去比卒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周悉遇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閒也嗚呼是可尚已既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歸刻石表墓上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月戊辰新安朱熹撰

董君景房墓表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艮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濬始仕

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脩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于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旦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既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鬭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飢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寘于法人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慤詳盡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摭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尙有考也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新安朱熹述

令人羅氏墓表

故左司郎中張公之配曰令人羅氏南劍州沙縣人世爲縣望姓家法嚴整令人生二十有二年而歸張公事姑羅恭人以孝謹聞恭人愛之如己女張公故貧初仕將遣其女弟而無資令人悉出橐中裝以奉之無吝色事公二兄旦暮卒諸幼稚以次問起居無一日闕禮子姪就學歸沐輒具湯餅會諸娣姒男女語次從容問所學業勞勉諸姪以勵其子油油如也羅恭人嘗苦末疾令人靜夜必露香致禱願損己壽以延姑年如是者數月恭人疾頓平而後三年令人一旦暴卒恭人哭之慟至老念之不能忘與人言必稱其孝至於泣下且歎曰不意吾兒失此內助之賢也令人性儉約謙下好禮法有識度嫁時篋中有黲色絺衣忌日輒被以奉祭稱慰如儀常所服禮衣橫帔如民間法或告以張公且通朝籍盍改用命服令人曰此非拜恩何敢服也卒以禮終生以政和戊戌卒以紹興癸酉葬劍浦縣吳張氏大墓之左若干步後三十八年嗣子士佺來訪予於臨漳請銘左司公之墓一日復奉令人之事涕泣以請曰吾母之賢孝如此而不幸蚤終士佺兄弟生不及養已負終天之痛矣今又不能述其德善以垂久遠其何以見於地下惟吾子哀之予不忍辭也既受其書而讀之因竊惟念孝愛和謹婦道之常世猶有難之者而令人至委身以代姑死守禮以終其身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可以無傳也哉因爲敘此以表其墓令人生二男士佺今爲朝奉郎通判融州事其弟士價嘗爲修職郎監藩封酒庫以卒四女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黃東

其壻也紹熙二年二月日朱熹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卽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儕士卽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廢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竢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濬而它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誘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幷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子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

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没入其貲産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絶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没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兹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它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禄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　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竢墓在　鄉　里某處晟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卽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書

安人王氏墓表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事於熹曰仲黼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育成就甚艱且勤以及于兹而葬不及銘無以發其潛懿吾心惄然不敢寧也敢拜以請熹讀其書既蹙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之蕪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及識面而心已敬之且其所以屬我者又如此其重也乃不敢辭而按其狀則簽書東川節度判官廳事盧君蹈之所述也其言曰夫人成都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禄大夫諱延姚文安郡夫人勾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姚宜人何氏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甫笄歸同郡范君諱漼蓋范氏自蜀郡忠文公中書榮國公徙居許洛至是始還故鄉文獻未遠子弟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一踐其庭禮容肅穆纖悉中度雖在房闥禮敬自將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范君始爲仙井監錄事參軍後以宣教郎知雅州盧山縣事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其君子范君閲具獄晨夜寒暑不少懈夫人猶從旁從臾之曰毋憚淹晷之勞而使彼負没世之寃也故范君爲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蓋有助焉范君既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落夫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以盡力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爲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爲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遽以三釜爲也二子以是益自厲於學而仲黼杜門幾十年不汲汲於進取蜀人高其行東游吳楚張敬夫呂伯恭一見皆歎賞具以其學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狥世習而忠君愛國悃款無已識者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焉聞者皆以爲難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爲疑夫人曰禮不爲嫁

母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且是嘗爲洪雅配得不爲芸毋乎卽日命仲芸服喪如律聞者益以爲難歲時典祀身親蠲潔待賓客接宗姻曲盡禮節而御下一以慈恕至其平居教詔子孫援前言質往行又皆有本有末蓋可書而誦也卒於淳熙八年六月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在雙流縣宜城鄉曹池山實從盧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人後以子贈安人仲黼今以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爲彭山令而先卒女五人一適王睎孟一適程師夔一未行餘皆夭嗚呼夫人之所以相其夫而成其子者盧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至其出少子以後仲父既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母之喪則處變事而不失其權有當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者嗚呼賢哉玆其所以爲吾文叔之母也歟嗚呼賢哉紹熙三年玄默困敦秋九月戊子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卽休官退處以大耋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囊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宅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相檜已顓國柄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鎭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于家

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丞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略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丞與先生遊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羇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温爲後二女子其長歸于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温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澧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于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温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纚纚有條理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氣質淳厚悃愊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資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靖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于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各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脩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　病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敘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既佻以儇汙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掞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冑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

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奬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于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絶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宅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宅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閒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閒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呰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絶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莅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絶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

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耻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耒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竁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絶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蹠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祔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惓惓不忘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絰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兊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閒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絶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己嗜

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既書其最納竁中然間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于家而昆于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沴旣欽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爲河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合晚乃爲劍浦令以卒夫人生愿慤不妄戲笑未笄失其母劍浦俾治家事撫弟妹如成人尋以歸邵武饒君偉事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甫睟而寡夫人誓志秉節毅然不可奪無何劍浦及皇舅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固前沒饒氏固清貧諸叔妹皆幼稚夫人以孀婦抱弱子持守門戶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內外斬斬無間言其出內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簿整整雖龠合分寸無所漏少或遺亡則爲之躊躇不懌者累日指馭僕妾接隣婦里嫗咸有恩意幹幼時愛之異甚捧視澉沐一不以委他人及少長遣就學則程其術業謹其出入交遊之際未嘗輒借以顏色幹亦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中淳熙二年進士第人謂夫人感年苦節以有斯子今且享其報矣始夫人女弟爲劉氏婦早卒　至是其子崇之與幹偕選夫人爲其母之不見每及之未嘗不悲嘆出涕人又以是知夫人之薄於榮利而厚於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將行夫人屬微疾一夕遂不起聞者莫不哀之歲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幹卜葬夫人於其鄉之思順里而奉其友江州錄事參軍游九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涕泗鳴咽不能言予哀其志亦雅聞夫人行實如游

掾言因删取其大者敘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垂三綱制婦繫夫陰統陽𡔘衰倏夭初莫量有繫弗改茲厥常吁嗟夫人仁且莊祗若帝訓篤不忘疚粢艱棘廩欲僵卒濟厥子後以昌玉靈食墨此澗岡納詞誄行告幽荒山夷淵實無壞傷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諧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濬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遊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累試禮部思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于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塟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旹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居閒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匶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間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今欲以聞蕫爲府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盍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諷書史逌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某次某女四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義郎上官賁其壻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銘使刻宰上以竢其詞曰

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于邵武故縣之

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解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藏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既哭公盡哀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黄公諱崇字彥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人曾祖展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晩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尚書右丞累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承務郎皆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既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貧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隣家有李永者尚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銜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遊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者公獨毅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橐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歸其丘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德業風槩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爲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于九墊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于家天子又乞言焉即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以又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間竊窺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即之温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作銘銘曰

司徒之德浹于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尚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黄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褒保而弗墜有積彌高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亶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

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所追爵也世爲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爲女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紃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輒過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娣姒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温凊禮無違者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爲諸婦模楷遭舅喪大夫公素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隳爾先業爲也退斥橐中裝以奉其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爲人誠慤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謀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尙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寘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卽爲迎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爲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爲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爲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于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信使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　逢慶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刋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壼彝是式配德娠賢慶餘善積尙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固始縣入閩始家邵武至公間十有二世矣公之曾大父汝臣不仕大父豫假承務郎父崇贈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追封建安郡夫人公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默然危坐竟日問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先生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爲夫人賀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僞楚僭位號公卽日出居于外既而邦昌果遣學官致僞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汙建炎再造丞相潛善公族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異其言擢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代還泰丞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己差通判建州事罹外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年矣轉徙外服士友嘆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檜已死公道稍

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滿歲爲眞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使與賀正使秘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虜作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爲計時約和既久中外解弛無復戰守之備上聞公言矍然曰非但爲離宮耶公曰臣見其營表之目宮寢悉備此豈止爲離宮者以臣度之虜勢必南虜南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事勢已迫惟陛下亟深圖之上是公言而宰相皆不悅顧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獨爲此殊不以爲意踰月公復往扣之且曰即不以鄙言爲可信請治其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秘書少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爲言不聽則請補外上不許曰黃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兼權中書舍人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將避辰日公以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已而卜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僚各服其服啓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者則幸甚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宇下公持不可乃如故事遂爲送伴使還又言聞虜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明年兼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將有事于明堂公請毋新幄帟毋設四輅以節浮費詔從之既而虜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遽以欽宗皇帝訃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惟駭不知所爲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公聞之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公又率諸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事衆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方略且曰朝廷與仇虜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一日言戰虜未嘗一日忘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虜日益彊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加聖心焉蓋公自使還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茲事爲言至是上始入其說然不數月而虜亮已擁衆渡淮矣還權禮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既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使行公又率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虜騎至江壖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人亦朝暮請行公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爲從臣獨安適耶比虜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衆皆慚服於是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公持不可上納用焉而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中外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入臨思退復議寢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作主當瘞重公又以初服請右相朱倬不可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公曰此前日之誤今正當改之耳倬因妄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爲恭順可也公曰責難於君乃爲恭耳虜既易主明年復遣使來通好議者皆曰土地實也君臣名也

先實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曰君臣之名既定則實將從之百世不易者土地則其得失取予非有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乎上然之詔公去權號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計公以量入爲出爲對且曰今天下財賦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爲德宗之爲哉上亦善之然未及行也未幾今天子受禪登極公始蓋嘗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且察左右有以術數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爲上敷陳甚悉會詔給筆札侍臣論天下事公既條上且申前奏極論内帑之弊於是有詔更以内藏激賞爲左藏南庫明年兼國子祭酒詔以旱蝗星變命近臣言闕政公曰前給筆札羣臣悉已條對今什未一二施行夫言非難行之爲難願陛下力行而已無以多言爲也已而有旨自今太上皇后令皆以聖旨爲號公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王之望使虜約和公又論之亦不從俄兼給事中明年天申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事下禮曹公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弒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失禮違經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且引永祐龍輴未返時事爲比左相湯思退曰時已遣使奉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之責耶右相張魏公亦曰今乃爲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比公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昆且常北面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尋有旨集議而廟堂聞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奏草示之知公議正不可屈乃寢公在東臺不半歲詔勑下者問理如何未嘗顧己徇人小有所屈内侍李綽徐紳賈竑梁珂還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公壹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禩田以自入軍士以爲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以爲不可而侍郎錢端禮觀望獨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禩得之非道軍家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遽乾沒也疏奏羣小相與益肆媒孽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報而言事官尹穡希意投隙詆公爲張公黨騏後亦不能自堅而公竟去國矣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移文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久之上亦寖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顧侍臣力黃某老儒今居何許年幾何矣筋力彊否於是召公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内殿問勞甚寵時用事者方以權譎功利日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爲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而言戰者徒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内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皆聽納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之然猶未設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須臾不可無也欽宗梓宮

遠在沙漠爲臣子者未嘗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遣中書舍人范成大使虜以山陵爲請公又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不及用虜於是果肆嫚言人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錄以制國用罷去發運使及它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譏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鄉公亦益厚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求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容乞身以歸詞旨堅確上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入謝且辭上意殊眷眷内出犀帶香茗爲賜既歸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意猶欲用公以公篤老不敢召則上手爲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且以銀絹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略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斂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理政以賄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道部使者以察州縣則朝政有經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年雖身安田里老壽康寧無復它念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閒語及時事或慷慨悲辛不能已聞者蓋動心焉然尙冀公之復起而卒有以寤上心也七年八月　竟以疾薨于家之正寢先是屬疾踰年手草遺表猶以山陵境土欽廟梓宮爲言而戒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言尤剴切至是上之上聞悲悼朝野相弔詔以正議大夫告其第享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實封百戶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淑人三男源通直郎瀚承務郎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治通直郎吳應時宣教郎謝源明承事郎張鑄承事郎陳景山其壻也第二子及第二女皆夭孫男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它人視之若有所拘縶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亦未嘗須臾變也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予人少時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歲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惟祭祀則致豐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尙風教在朝廷守經據正思深慮遠不爲激訐之言表襮之行以矜己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貶以求合上問進取必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所不

能忘者蓋自始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梓宮之未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絶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弊可也尤恬於勢利興廢之間人莫見其喜慍之色爲郡從事時驗茶券有僞者吏白公當受賞公謝却之罷惇宗而造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攝其事時見官外猶有缺員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試事畢公即解印去其人曰所攝黨缺員盍亦自言以審之乎公竟不顧用事者以是惡之在王府時龍大淵爲內知已親幸宅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宅教授多蒙其力公獨不徙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武學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圖以獻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所畫對曰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語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其不惑異端又如此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于朝者同列多靳侮之獨感公遇己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錡之復用公力爲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事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絶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爲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惰容也蓋公之爲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既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慤實尤以空言爲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公其是與明年將葬嗣子源使其弟翰狀公行事屬熹以銘熹辱公知顧甚厚且嘗受命以識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不復敢辭乃敬敘其事而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　里居第之北曰　原葬以十二月初五日其銘曰

天下國家孰匪當務曷爲斯本身則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曷其大者維孝與忠我觀黃公天畀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儼其若思履衡蹈從盛德之表見于聲容烝烝于家懇懇于國敬終厚遠靡有遺貸根深末茂綱舉目隨行滿當世言爲寶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因而不究君子惜之勒銘幽宮維以質之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睦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皦爲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寮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弃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

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穀且遣子弟從之遊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嘆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帑藏出納悉以諉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夭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楊珵李絪黄造司馬藩其壻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于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胸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閑適因不復問家事顓用棋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敘而銘之銘曰

唯紓人之勞寧郤己之進豈曰己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有睪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温州瑞安縣人世隱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靜正父母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既歸事舅姑盡禮晨夕敬問衣服食飲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懌左右莫能近夫人獨從容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隣里親族覸之不見其一日懈也舅姑沒哀毀不勝喪張君家故饒財喜賓客中歲少窶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輒飭庖具饌相與樂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費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文行既而其長揚卿遂登進士第仕州縣以敦樸詳練爲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致其事老壽家居子孫滿前鄉鄰以爲榮而夫人已不及見久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卒享年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揚卿之弟曰振卿曰　卿女伯季蚤卒仲適成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祔於先姑周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揚卿以從政郎爲南康軍學教授與予聯事相好也一日狀夫人之行以告曰揚卿之祿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于厥心如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罪死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是使揚卿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戾也予辭謝不獲而未及爲明年去郡揚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既孝既敬又儉以勤天曷報之子秀而文生短慶長儲豐饗嗇銘以訂之百世其澤

劉氏妹墓誌銘

新劉陽丞建安劉君子翔彥集之妻吳郡朱氏者先太史吏部府君之女而熹之女弟也爲人質實易直自幼不見其有妄言愠色生五年而失先君先孺人愛之年二十有一以歸劉氏事皇舅大夫公禮敬飭備下及旁側侍御委曲逢將尤有人所難者大夫公沒佐彥集理家事勤約不懈撫教諸子愛而有節其逮下有恩意門內之治雍如也淳熙八年年四十有三二月乙未以疾卒子男二人瑾瑱皆將仕郎女二人未嫁彥集將以是歲十月辛酉藏其柩於崇安縣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干步謂予曰子盍銘諸予寡兄弟先君之遺女唯此妹予既杜門山間而妹亦幸不遠嫁一歲中率再三見其遠別惟從其家之官時爲然然不一二歲輒歸復相見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役歸則不復相見矣獨與彥集相持大慟而彥集又爲予道其將死時與家人訣別付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嗚呼孰謂吾妹而遽至此耶老病且哀不能文彊書此以識其壙且爲銘曰

哀哀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德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脩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詰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斅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廛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間雖飯疏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水間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

慚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旣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幷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它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卽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它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尙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卽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秘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脩撰歸老于家父撲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廸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　郞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按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閒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己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己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饘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壹解後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蚤暮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它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樗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郞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旣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祔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申而不幸

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遹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公姓郭氏諱份字仲賢其先自吉水徙新淦曾祖亶祖麾皆不仕父彌約始仕有能稱至朝散郎以卒誄其行者皆當世達官名士公幼沈敏能自力學問甫冠中進士第爲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授荆湖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湖南自軍興治戰艦積材於場久而腐敗相承募丁卒守視不已公白之臺毁材爲薪歲省衣糧萬計官有羨緡數十萬議欲獻諸朝公曰此非可繼也使者爲止醴陵有豪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流有古陂輒徙之田以蕪廢訟數十年不息公曰是不難辨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決還陂於上流溉田如初用轉運使黃鈞等薦得通判常德軍府事賜緋衣銀魚常德在湖北爲望郡更二太守無善狀公至委曲扶持之靖獠干紀王師討之公主督運山行旣艱而水道經若水寨遡流百餘里尤險惡漕幾不通公命輕裝淺舟水陸俱進軍用不乏師還第功遷秩擢守興國軍至郡承前守罪去之餘帑庾空乏北軍以廩假不時至或羣噪府下公奏留上供萬斛以寬郡計而申著令以戒有司凡給俸賜以下爲先衆乃悅服未久以憂去免喪奏事闕下卽日除知岳州又積年勞轉朝散郎還至豐城暴得疾卒於館舍年五十有七公娶李氏再娶喬氏男曰蒙今爲迪功郎新贛州瑞金縣東尉女二人長適彭浩前卒次未嫁公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家人習慣不知爲驕奢居官斂晦不爲赫赫之名然所至爲上官所推擧平時温温不妄喜怒及其遇事破姦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公最樂義亦勇於有爲有疎屬之女受鬻于人公聞之遽投牒遣幣贖而嫁之鄉人有旅死者公爲棺斂歸其柩于家有舊同僚之官地遠貧不能行公爲裝遣之雖靴袍巾襆之類畢具周人之急皆此類嘗因講治道以義役節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今江西諸郡義役公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屢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嘗因賜對建言常德當夷獠出沒之衝比年復有茶寇之警而屯兵財二百人不足用以彈壓湖北一道北被邊南控溪洞多寇賊而城壁皆不治尤非所以備不虞者請以荆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惡者亟治之便又言獄者人命所繫故推吏賦祿厚而受賕輒以重法論至獄卒陰操木索笞箠輕重之權慘虐尤甚而今以無祿故爲姦利者得從輕坐甚亡謂請詔有司議廩獄卒而重其法義倉歲賑矜寡孤獨甚厚然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請卽鄉落寺觀分置居養院以活遠民之無告者蓋公雅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其所欲爲固不止數事然卽此而觀亦足以見其所存矣使究其用當如何哉天資樂善見當世德人莊士必慕與遊在長沙善故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數爲延譽諸公閒居鄉厚今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公沒而蒙愈自力於爲善嘗以田二頃爲義莊周貧族人以爲猶用公平日之意也公卒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葬以九年正月乙酉墓在吉水縣同水鄉赤石潭之原蒙以子澄之狀來曰吾先君子甚高下風之義顧不幸不得卒其定交之願以死蒙又不孝無以慰其泉壤之思唯是表墓之碣未有

以書敢介常州以請吾子惠而許之則爲有賜於吾先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讀其事狀又知公之爲人如此亦恨前此之未始得從公遊也既次其事又作銘以系之銘曰

端而靖足以有守敬而敏足以有爲胡嗇於年不卒其施惟後有人克堂厥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宜人王氏墓誌銘

右朝請大夫任公諱賢臣之妻宜人王氏明州慈谿縣人故朝奉大夫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諱庭秀之女年十七歸任氏任氏世爲眉山人後徙蔡州靖康之亂大夫公昆弟始奉其母魏國太夫人犇走南渡生理蕭然宜人嫁時裝甚厚盡捐以佐朝夕之用事太夫人盡愛敬甘旨無闕供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遇有疾衣不解帶粥藥嘗而後進與大夫公相敬如賓所以輔佐之者甚至大夫公嘗通守武昌久攝郡事前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司問遺往來皆如真太守大夫公疑之以語宜人宜人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汙爲哉大夫公以爲然皆謝不取大夫公歷守數郡晚歲奉祠以歸或以其精力未衰猶可以復仕而宜人深以止足爲戒大夫公乃不行宜人治家嚴而有法歲時祭祀先旬月戒具至期齋肅每事必親雖疾亦強起中饋酒食之事蓋終身不以諉人教飭子孫甚嚴未嘗假以言色而視其飲食時其寒燠皆有條理遇下有恩意然敝衣袴亦不妄與既病猶治家事不廢中外肅然者十年以淳熙九年十一月三日卒享年　子男三人璸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玠承務郎知臨江軍清江縣事皆先卒璋迪功郎袁州萬載縣丞女一人適通直郎通判容州程說之孫男七人希夷舉進士調迪功郎建寧府浦城縣主簿圖南迪功郎嚴州建德縣尉斗南應南鵬南摶南女三人璋希夷將以十年七月　奉宜人之柩葬於邵武軍邵武縣長樂之原使其友方士繇述宜人閥閱事狀來請銘予先君子嘗與大夫公昆弟游義不可辭而希夷士繇又皆嘗來學其言宜不妄乃刪取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奉饋高堂恭敬止佐夫子治成厥美肅如嚴君秉周禮考終卜吉藏於此土平川紆山崛起長樂之樂詔孫子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常語人曰吾閩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怒未已遣幕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歸即揭牓喻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

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乇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絶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脩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以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鄉爲仇敵者君爲榜以喩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緜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甿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

君君即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爲文明白徑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讎也時若可竢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會稽李安簡公之配曰榮國夫人姓管氏其先齊大夫敬仲相桓公霸諸侯有功世祀於齊中徙秣陵後避五季之亂復徙處州龍泉縣久未有顯者及夫人之曾大父諱大忠以子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子少師始爲郡著姓樞密之弟師醇贈承事郎生子時可以明經飭行爲鄉里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衆嘗有欲薦之朝者謝而不許竟不仕以卒鄉人皆以先生稱之後亦贈承事郎夫人其季女也生有淑德族姻稱其婉娩李公聞而聘之時公方以侍御史言事謫官貧甚夫人入門泰然無纖芥不樂意後公復爲時用入參侍從出殿藩維遂登廟堂位亞丞相祿賜豐矣而夫人處之以約食飲居處所以自奉者不少異於前日也從公守郡輒戒家人無得買官下一物在宣城時巨盜猝至攻圍甚急公方悉力拒守而夫人以免乳得疾危甚公以爲憂夫人曰死生命也公宜一意捍賊無念我公壯其言厲氣循城賊爲解去及公以忤秦檜謫嶺外遂浮海南居儋耳久不得還家留故里日復窮空夫人至斥賣簪珥以給用度身不肉食者十餘年而亦無甚戚戚也檜憾公不釋捕公子孟堅繫廷尉誣以私史遣吏索其家或以告曰夫人亦且逮矣闔門恟懼夫人獨夷然不爲動曰禍福之來非可避就自是無愧斯已矣已而卒無它始夫人嫁不及舅姑以爲恨歲時祠祀齋潔嚴敬凡滌濯烹飪之事必身親之比老愈篤諸子女多出元妃黃氏夫人獨生二男二女而撫愛均一人無間言公南還時二男者皆方數歲夫人教之學既冠皆以文行稱公及見之喜曰吾自教之亦不過如是耳待諸婦如己女遇左右寬而有節有所不及務掩覆之平居端莊靜一舉動有常度內外親黨皆法象其賢嘗從容語諸子曰凡人處心宜公待物宜恕吾雖不學然於此若有得焉行之終身不敢一日忘也蓋李公平生以剛直聞晚歲遭讒去國投荒蹈海九死不悔而夫人之德所以配之者如此亦可以無愧矣累封縉雲郡夫人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薨享年七十有二十月丙申葬會稽縣太平鄉官瀁之村後以子孟珍請貤所遷官以益封於是乎有榮國之贈子男五人孟博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孟堅右宣義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孟醇不仕皆先卒孟珍通直郎權發遣江陰軍事孟傳從事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五人長適左朝散郎曹粹次適登仕郎陳汝楫次適進士陸權之次適承直郎沈程再適奉議郎章騶次適朝奉大夫潘時孫男八人知常從事郎早卒知微從事郎知言知易

皆承務郎知退知孝知和皆未仕女十一人其四已適人曾孫男女各一人皆幼初大理卿章貢曾公逢以女妻浙東從事深知夫人行事之實既爲之狀將以請銘而未有所屬也曾公卒江陰使君乃以狀授熹熹既晚出又滯窮鄉不及升堂盡敬以觀夫人門內之治而曾公又先逹也初不敢當顧先君子實嘗爲安簡公所知則義又有不得辭者敬爲之銘銘曰

婦德之美維順以柔有以幹之其德乃脩人曰夫人匪慈則孝我相其中不可屈撓貧安富節執禮勝私逢世之紛蹈險若夷維其堅剛以一其度俾易其艱以燕以譽惟公夫人合德殊施此內而安彼外以危要其所終兩絕慚悔匪篆匪辭曷詔冥昧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琢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與月相吞之句故相何㮚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奧雅覼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大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丐宗官舊秩及爲崇道祠官退處于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遊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脩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尙子平之爲人既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嬙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得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輿訪高人勝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間問祖師西來意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爲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

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壻右通直郎徐樗文林郎劉琉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于家熹之先君子大史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眞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不唯荒煙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洪爲忠勳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旣積而威胡不逢遇達于事功浩其永歸閟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夫人虞氏墓誌銘

建陽縣崇政鄉百樂里有君子居焉曰左宣教郎江君諱琦字全叔以學行有聞所與遊多當世鉅人長者沒而徽猷閣直學士胡公寅實銘之其夫人虞氏亦有賢德後公四十有一年卒其嗣子明將以淳熙甲辰二月庚申朔旦葬于其居里普光之原而使介子嗣奉書及承議郎同里賈君應之狀來請銘予家建陽崇安間距夫人之居不百里蚤得與夫人二子遊因得講聞夫人之行事而竊高仰之獨恨未及進拜堂下而夫人沒今乃幸得託名立石以詔後世其何敢辭夫人諱道永字無盡本劉氏女其父處士某同產有適虞君恫者自夫人之幼而愛之攜以歸鞠虞氏因冒其姓少長聰明識義理不樂爲世俗華靡事往來兩家愛敬曲盡恩義兩得兩家父母皆憐之擇其配以歸江公入門時舅姑年皆甚高禮法峻整諸婦少得當其意者獨夫人左右奉承禮無違者凡調膳烹飪之事旣躬服其勞而薪火之節亦必謹候視務爲敏給以稱微指旣進饋則又退屏側立踧踖以聽唯恐小不中度至或陰儲屯饌以備更索雖在亂離顚沛乏絕之中亦必多方營致不使有纖芥不滿之意皇舅朝奉公年九十餘每語人曰是善事我其居家事夫教子皆有法度閨門之內肅然以莊雍然以和江公性剛直居官遇事有可否必極力論辨人有過失至面質責之夫人視其或過甚者輒從容諷解江公敬焉江公沒時諸子皆幼夫人年甫四十以禮法自將持守門戶教督諸子親授經訓歲時薦享細大必親江公從官時先疇之入恣兄弟衣食無所問旣沒夫人命諸子悉推與之且別其籍曰此前人之志也虞君老且失子夫人歸養益謹送其終哀戚甚蓋不沐浴不鹽酪者三年且爲之選於宗人以奉祀而歸其貲產江公女兄適人旣老且貧夫人迎以歸厚其養給禮敬飭備十五六年不少懈旣又爲之室其子焉聞人之善如出諸己見人疾病困

竆閔惻調護唯恐不及性喜觀書讀易論語得其大意下
至練養醫藥卜筮數術無不通曉平居處事詳練縝密與
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詞甚簡而理無不足族姻內外咸
高其行服其言有疑必就咨焉事有難平者衆口方讙呶
不解有告曰夫人之言如是則往往翕然以定晚學浮圖
法一旦脫然若有會於心者即屏䇾珥卻酒肉布衣蔬食
以終其身遭淳熙慶壽恩當得封諸子言於有司將上其
事夫人聞之曰吾已棄人閒事何以此爲且命而不謝是
爲欺君吾敢安乎竟留其狀不復上九年歲在壬寅夫人
年八十矣一日語諸子曰我將行矣諸子驚遽呼醫進藥
皆揮去曰毋勞我蓋甘寢六日而沒三月十五日也子男
四人曰渙曰明曰紹曰嗣渙紹早卒明嗣皆以文行知名
嘗以選士貢京師孫男五人女四人賈君所狀夫人之行
如此大抵予所逮聞也蓋嘗竊謂夫人資稟高明器宇恢
廓凜然有烈丈夫之操使其生於治古禮義隆治之時習
聞姆師之誦以盡夫人倫物理之精微則其所以自立於
世者詎止於此然今以其所就而論之則爲子孝爲婦順
爲妻正爲母慈嗇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財於人
之所以爲人者亦幾可以無憾是則可不謂賢乎哉而世
或以佛學稱之亦淺乎其爲言矣爲之銘曰
士誦聖賢以沒其世孰不有聞鮮克身詣豈如夫人弗學
而知知之所至其行亦隨俾究而窮曷內而外藉令不然
亦寡其悔彼幽者禪此明者天有如不信訂此豐鐫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于餘干私
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
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
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
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栻鄂州守羅君
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于
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
以至德高行爲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寖微然猶
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
儒雅克篤于家而聞于邦卓然爲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
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爲忠對策庭
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
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
而曰子直之能爲此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眞可謂篤
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
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爲既禮辭不
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
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
實生東頭供奉官士慮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
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
信郎八遷至脩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
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
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爲通直郎公資
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
既殯居廬歠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
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
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
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屛立以待官薄

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于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戸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于外即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屯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煑藥比痛或解衣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顔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三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洒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婚姻皆勳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封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既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峯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既爲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愿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二人長適宣教郎逢維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傅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敘德美以贊誄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邸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恵不約弛忠不遠忘以畀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皐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絰走謁予於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爲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郤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鐖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鐖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貲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貨詘力不計既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遺子弟從之遊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德壽宮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脩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爲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買憎不自悔更爲竊歎如己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既嘉其子之能脩身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能始終勤劇以覲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柘溪祀邈綿逮君教子子能賢千里丐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眇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

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飢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喩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己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攜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嘗出穀餘萬斛以糴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糴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君執議愈堅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喩舒氏出其穀矣視飢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旁邑官吏多以救飢受賞或喩君盍自言君曰民飢而令食之猶子飢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半租君白部使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廐置時民方飢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喩以不得已之故且爲率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趣使改爲甚亟君言前役未既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飢詔吏勑民脩築陂塘以爲之備吏惰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喩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爲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爲繫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亹亹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勵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爲郡掾習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榷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爲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鞫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爲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爲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既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賫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逮繫笞箠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燾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

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慤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即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袒褐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却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己嗜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喻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宅日道出其竟民老稚相攜持羅拜道周有屑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竟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壻舒埭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于四鄰士飽餘功野飫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退省其私嗛嗛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于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于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于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遊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遊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玶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翬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莆陽郡丞秩滿即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平甫以少傅公幼子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即爲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強使出爲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祠官超然自放以歿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即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爲退隱于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

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間以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即預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于溪上艮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間弦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斂散爲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病鉤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秘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己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尙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爲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夭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卹也幔亭之南其川霱淪岡崷崒也生樂其遊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殁也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公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己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旣雖幸有沅州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爲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荊州遊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鎭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鄉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旣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爲佐卿喜又爲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爲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怖啼號老稚相扶攜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象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第　子也曾祖仲　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訔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衰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闓爽好學遊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鎭江府未赴改知泰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爲贛州踰年年甫

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介亦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黄公鈞合章薦之爲郡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干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爲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遊宴罷土木勸民藝麥豬水寬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常時州郡別以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吏必先寒畯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喻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旱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爲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父老爲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遊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閑居累年尋繹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間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黄氏湖南轉運判官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尚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寧而伯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子書諭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予於此不獨爲公恨之又爲贛人恨也爲書其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爲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唫以屯惟時若人有聞于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禾黍油油公胡遽歸樵嵐之丘我銘其阡用勸來者毋以惠文易此章甫

郭德誼墓銘

東陽郭君德誼之墓新安朱熹銘之其詞曰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孫弟之方霍然其變豪俠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恩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承彌昌

夫人許氏墓碣銘

夫人許氏其先太岳之後在三代爲姜姓國於陳鄭之間其後子孫居高陽者爲望族中徙丹陽又徙永嘉至唐宋有令瓌者仕江左爲集賢院學士貶山陽令謫居建州關隸鎮因家所謂梧桐村者關隸今爲政和縣而梧桐之許特盛其散漫四出者無慮數百家猶以天祐保大譜牒相傳世次尚可考也夫人父名陟娶同郡丘氏丘亦儒門令族故夫人生而靜淑治絲枲鍼縷皆過人生十九年嫁邑士黄君朝佐嫁八年而卒嘗生一女失之又生一男曰石纔二歲而夫人屬疾自度且不起指以屬其姑曰新婦即死願以是兒爲託然教之必嚴勿以其無母而厚於慈也使其幸而有立則新婦爲不亡矣既而石長遊太學有聲稱遂擢進士甲科以歸中外長老始相與傳誦夫人臨絕之言而歎其識之遠也夫人始葬屋山之東遭亂不保再遷得某鄉某里延福僧舍之左右嘗教授某州學又教授敦宗院丞紹興之上虞年甫若干以末疾致其事自從政郎特遷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以還故里予一日過之見其

病雖廢而神氣不衰出故鄂州教授吳君特所狀夫人世系行實一通泣語予曰石生不幸不及識吾母無以解終身之憂猶冀行身不辱有以卒顯吾親於無窮也今病若此恐又不克其志且墓道之銘未立吾子其有以哀之語未既復感慨嗚咽泣數行下予亦悲不能仰視亟許諾受書而出不忍無以慰其心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夫人系家出高陽世祀有牒存餘唐晩化罔恒音瑱瑱教而弗愛後以昌賢乎孝哉遠弗忘我最其實崇斯罔

潘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穀熟之王氏於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適南海而不幸疾病以沒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王氏婦自居家時事親孝親愛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姑亦愛之處娣姒長幼之間肅穆無閒言御下寬而有節爲人簡靜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懈然不務爲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有人所難者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曰吾嘗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淳熙丙午某月某日卒年甫三十有三今將以其柩歸葬會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幸哀而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曾祖甡光祿大夫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母孺人潘氏王氏歸友恭生子曰履孫用家君奏補將仕郎年十有三矣予昔從友恭尊君湖南公遊見其施於官者治友恭兄弟皆來學見其飭於身者嚴履孫七歲侍立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今讀友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婦之賢不疑也爲之最其語而銘之曰

越江之潯徐山之阜孰藏斯丘恭叔之婦匪婦則然是實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久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旣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間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奧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敘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　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顓爲舉子業以授室宗邸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顧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厲曰是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官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鑽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

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瓘林叔子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不年尚覆來者百世之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銘

女巳埋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幷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絶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于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輿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纍然服喪撫其匶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賈侯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州學教授覃思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爲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即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既冠益從諸長老遊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爲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爲崖異斬絶之行其接物藁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狥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爲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即布衣疏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既沒葬祭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爲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窆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喻其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爲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十有二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爲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于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爲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銘焉不慙子孫是收

轉運判官黃公墓碣銘

公諱洧字清臣姓黃氏建寧府人其先世相傳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建陽之水東後徙甌寧之演平曾祖執矩祖伯

堅贈承議郎父銳朝請郎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坑冶公事公以遺廕補官調筠州高安尉時江西羣盜充斥王帥討捕相繼公以射士爲大軍前行數與賊遇已事例受薄賞不復以功自言論者多之郡獄治盜詞有白金若干藏某處檄公取之得金數倍從者請私其餘公不可悉以送官人服其廉秩滿授興化軍司理參軍問事既得其情即復告以法所當得之罪且問若此寧有冤乎必反復無異詞已乃具獄上府以是凡公所鞠雖重辟皆合爪扣額自以不冤軍院官謂公曰兩獄一也即有移鞠幸勿爲異吾亦不敢自異於公也公愀然曰事惟其是而已況司獄人命所繫吾固不敢以徇公公亦安得以徇我乎自今理院所移有不當者幸公改之勿以爲嫌也部使者私欲出一重囚公持不可乃因行部慮問釋之公白太守復致之獄而竟按其罪太守汪公待舉以是賢公待遇有加一郡之事必咨而後行公亦益爲盡力境內稱治監紹興府錢清鹽場改宣教郎知福州侯官縣治以寬簡先教後刑訟者反復曉譬之或失所爭而去民爭先爲里正曰官無賦斂里無盜賊吏不敢𧦅號村落間此時不可失也毋夫人江氏故家福州族黨衆盛歲時往來親親之意甚厚而無一人敢以私事爲請者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郡守辛公次膺鄧公祚范公如圭皆當世賢大夫咸委重焉秩滿造朝給事中黄公祖舜薦公材堪治劇淸可律貪欲留官中都公辭母老求通判福州以歸未上而太夫人物故執喪哀毁治葬勤劇家益窮空當路有欲周之者顧非其義不取陳正獻公時在從班應詔舉公可奉使典州喪畢除知南雄州郡小用度不饒舊嘗法外重贖以取資且榷酒酤增稅柵民告病矣而官用猶不足公至一切罷之人以便安而郡亦未嘗乏事也州故與建饒贛州代輸坑冶司歲貢白金各若干兩故事皆取於民以辦公請以郡大小爲差詔悉蠲之郡人賴焉改廣南東路提舉市舶帥守市買胡香不償直公舉法移州帥愧且懼亟召歸之吏爲轉運判官廣學租禮名士益勸諸生以學番禺令近在帥守諸司治所肆意爲姦無按舉者公素聞之至是詗厲之不能改乃捕其吏屬劾之一夕而獄具奏上閱實抵罪以去其餘不循法度以病民者隨罪大小以次繩治於是一路肅然官吏始知有法守矣市人困於官估丐奪之擾公爲移書一路罷官估除市籍百賈得職物價爲平復上奏請均其法於諸路詔施行之丁籍久失開收口賦之逋均及鄰伍流亡日衆公選吏分行覈其實而除之一路所蠲凡十有五萬口流冗浸復瀕海蜑戶數萬生理至微亦有役於州縣公悉免之按行所部雖烟瘴荒遠無所憚訪問疾苦伸理冤抑不可勝計革外銓匿闕徇私之弊人無怨言江浙歲飢有旨發二廣義倉米航海詣永嘉往時嘗有此役吏並緣以擾民而米不時達公處之有方且并西道所發轉致之不越月而至永嘉者八萬斛永嘉之人焚香迎拜步下曰此廣東運使活我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專以括取諸道羨錢爲己功諸道承風聽命不暇公曰嶺外貧薄安得視它路財予緡錢千數正志怒欲陷公以罪有以公爲人告者乃已改使荆湖南路首論諸州以租米饋荆鄂襄陽諸軍地里之遠近不同則運載之費出於民者宜有多寡今諸州不能前知所當詣因悉以遠地爲準而取其費如潭州歲輸三十萬斛則稅外當歲輸錢十萬緡

民力安得不重困謂宜詔總領所前期下諸州使知所當諸而隨其遠近以收運費庶以少蘇民力異時郡縣預借民田租稅及宅非法取民如茶租如甲札如戶帖如乳香如茶引之屬者壹禁絕之官吏或奏抵罪檄州縣勸民益廣陂塘貸以金穀不越月而所條復以萬計詔頒諸道以爲法會有訴耒陽令程資忠貪殘不法事敗而逸者又有訴胥吏挾私枉法黥配士人者公以屬吏則其事乃連提舉常平官胡仰貨賂關通證驗明白公不得已具以上聞仰黨援衆反得美還而去公力不勝獄囚久不決尋以被旨按行諸郡入春陵界聞郴桂飢民相聚剽劫卽日還車披山通道不一二日而至郴州問賊所巢乘夜深入羣盜不意公來之速相顧駭愕一夕潰去公又召其酋豪譬以禍福而慰安其餘衆檄州運米躬視賑給遂以無事兩郡之民德公之爲悉畫其象生祠之還臺未幾一日得疾遂卒積官朝散郎享年六十有二乾道元年五月十七日也久之臺臣乃有論胡仰姦狀者於是仰抵罪而公言始信公早孤事母孝持身廉介謹密輕財重義貧苦乏絕有人所不能堪者而處之泰然益以暇日誦書史從當世賢人君子遊孜孜焉問所以脩己治人之術一時先達無不推重器許之爲人內剛外和接物謙卑雖童隸無所忽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至論天下事有不可其意者則未嘗有所假借也居官聽斷分別枉直詳審愜當雖累歲不決之訟案牘如山一閱盡得其情平居未嘗少自暇逸雖疾病不謁告與家人言亦必依於孝弟忠信久官不遂益以廉直自將晚雖小試然亦未究其用而忽焉以沒死之日家無餘財還其鄉妻孥無所託宿士大夫之賢者莫不傷之葬所居慈善鄉豐樂里下原之陽娶李氏文定公孫朝散大夫知建寧府佩之女封安人子男四人槪今爲文林郎監文思院門格鄉貢進士次棫次梘女七人長適同郡張伯愈次適朝請郎知贛州事趙善佐次尙幼而某與張趙氏女皆早卒孫男九人孫女一人槪等以公之與予善也狀其事來請銘予自少從公遊察公始終表裏殆所謂俯仰無愧怍者又按公官第七品當立碣乃敘其事而系以詩使刻寘公墓上以示公之子孫與凡鄉人之從宦者使知有所畏慕而興起云其詩曰

嗟若黃公懷瑾握瑜半生下僚坦其舒舒晚使于南志則少攄乃其清剛之死弗渝威讋權豪澤流鰥孤而其永歸柩靡所廬故山北東有坎其墟我最其蹟圭首方趺咨爾後人毋迷厥初過者考德亦式其車

朝散黃公墓誌銘

始予試吏泉之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宅縣民有寃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爲法間嘗以檄書案事涉其境道傍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敦禮義厚風俗戢吏姦恤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不暨焉過門入謁則公方危坐堂上閱學官弟子程課廷中闃然無人聲問公所以爲此者公不鄙告語甚悉恨所案事有程不得久留聽公語也泉之士大夫爲予言永春自故司課江公民表爲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爲無能繼者今黃君節守始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予既罷歸聞近臣有薦公者天子擢以爲監察御史謂公得以行其志矣未幾聞其以

病去竟不復起識者恨之後十餘年屏居里中有書生來請受學思苦業精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一日出其兄東之書與其母之外弟今提舉廣東市舶江君文叔之狀泣而請曰先君子幸相與有一日之舊敢請銘以賁其幽予不得辭也公諱瑀字德藻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下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爲閩縣人六世矣曾祖徽祖時皆不仕父南仲七試禮部不偶以公故贈朝奉郎而妣陳氏亦封太安人公中紹興八年進士第初任爲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餘糧以規贏利强公高其估公不可則怒欲中以法而求其罪無所得乃更欲薦之公謝不受歲旱郡檄視屬縣民田當免租者公請免之什九而行宅縣者以什一告太守洪忠宣公以爲疑却公所上文書俾更之公曰官可罷此不可易且吾已聞之諸使者矣既而洪公使視諸縣則公所行縣民獨無流徙乃復善公所爲而薦之罷官貧甚與一力徒步以歸更調湖北轉運司主管帳司使者向公伯奮一日謂公曰人皆求薦君獨未嘗一言何也即袖中出奏牘上公可親民者且以心源淵靜夷險一操目之公於是改官而人亦以賢向公焉及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力凋瘵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民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於市爲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間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廨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法當計傭受直亦不取至於燕遊饋送之費又皆一切屏絶而鉤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所容其姦於是廩有餘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爲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宅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宅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而分寓便舟以往爲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屋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爲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傭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閔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畢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宗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擿隱伏人以爲神而卒亦歸於仁恕也大治學館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脩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豪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爲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爲一變始至款謁羣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殛之視社稷祠壇隳敝甚即命改爲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之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險不以勞爲憚雨爲立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間亂倫敗俗爲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無得復居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若有物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役於城隍之神實爲祟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

託以爲妖至是乃息云以郡守諸司薦去爲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有獻鬻公田之策者檄公視之歷諸郡盡得其多寡輕重不均之弊還極言其非便且曰公田歲入若干而畜牧芻藁取具焉今一旦鬻之計其獲不過數歲之入自是以往能無橫斂於民乎貴將楊存中請地以廣其營實規爲觀游以奉權幸公又以檄往視還曰營卒若干人度地若干畝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若從其請是壞民田廬冢墓不知其幾而獨爲存中結驩於一幸臣也不可予卒皆罷之權秀州華亭縣歲事惡民饑公白常平使者請發廩以賑焉使者以當俟奏報難之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雖重得罪不悔退卽發常平廩粟之在縣者全活萬計而使者亦不能有以罪也吏部侍郎汪公應辰侍御史汪公澈交章薦公材中御史除御史臺檢法官未幾擢監察御史而公已病矣告滿請外除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徙轉運副使視事旬日改知漳州旋丁內艱免喪請就閑養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八月二日卒年六十官自左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卽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懷安縣靈山鄉長箕山公娶葉氏中奉大夫大任之女封安人五男子杲亦以進士選官至宣教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後公十二年卒東從政郎南劍州沙縣丞查幹皆業進士栒亦蚤卒二女子長適承議郎江淮湖廣路總領司幹辦公事任文茂次適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余元一而榦卽來學請銘者也公資剛介自少卽刻苦自厲家貧鬻麪於市而挾書隨之苟非其義雖寒且饑不可得而衣食也閩俗多火葬公遭父喪親黨憐其貧喻使從俗公哀號不答盡鬻家人衣具卒葬以禮事母兢兢唯恐少傷其意卽有譴責未嘗敢自辯數也自奉簡薄而於奉親極其厚至於兄弟族姻之閒周貧振乏亦無所愛其力官番陽時有邑子爲糾掾以職事不相中尋以憂去公極力調護之其人初不敢以此望公涕泣慚謝爲學子時書皆手寫成誦爲文不追時好爲吏一心營職其清苦之操非人所堪而聰明仁愛所以惠於民者亦非人之所能及也平生一以直道自任未嘗小降色辭以希薦寵爲御史時嘗病甚臨安守趙公子潚亦以廉節著被旨視公家事見其篋櫝蕭然衣無兼副俯仰歎息者久之卒之日家亡餘財凡此皆人之所甚難而公之所甚易人固多能言之顧其中猶有大於此者不幸未試而人亦莫之知也蓋公在臺時與殿中侍御史杜公莘老雅相好每以節義相勸勉一日杜以公疾來問訊連呼不應乃大呼曰吾今日擊去王繼先矣公矍然起坐曰君能任職吾不病矣探枕中片紙示之乃疏繼先罪狀甚悉繼先者以醫得幸罪惡盈溢公意蓋有待也居無何杜以論官者張去爲不効求去公就與別喟然太息曰君厚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卽日上疏請去以此視公之志豈但欲爲其所已爲者而止哉是宜伐石刻辭以告後世之君子乃爲之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其仁雖僅得施於十室之聚其義則未及折乎百王之鋒遽抱其餘以息乎此尙有以啓厥後於無窮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聞家

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郞致仕累贈大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爲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宦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尙可日從容於其側它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爲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旣而遭太中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與食飲皆以古禮爲節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讀書旁貫史氏下至于玆靡不該覽而尤於程氏之易爲盡心焉至它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鉛黄朱墨未嘗去手爲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間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翛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爲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尙之而君自視歉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旣而學於呂氏晩再悼亡因葬金華之葉山而虛其中以自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菴暇日往而遊焉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間也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時斂散自葉山以至太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爲一社期歲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爲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旣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尙書元吉張左司栻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曾侍郞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扣之乃獨喟然以曾鄭兩卿爲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卽目列於有司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翌新仲紹興間爲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卽自覺其次自晦女三人長適朱塾次適蘇彪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問學問禮蓋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彪今爲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藏而以書來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子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比以口語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爲人乃爲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爲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却掃耽書貶身訪道忘食與憂以遂于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子平孝威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左司張公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維字振綱一字仲欽南劍州劍浦人世以長

者好施予聞於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父以公故贈朝議大夫母羅氏亦贈恭人公弱不喜弄自力於學朝議公知其有立常撫而誨之曰貴仕不足言要當以清白大吾家耳未冠而孤羅恭人躬服儉素而悉力以奉公學中紹興八年進士第調賀州司理參軍不行徙汀州軍事推官事有不可未嘗不力爭郡以故鮮敗事盜起屬邑附從萬衆抄掠三郡之境公護巡尉兵會大軍討平之身履巢窟撫其餘衆而歸第功當爲第一而賞不及公不以爲意也秩滿更爲漳州龍溪丞改左宣教郎知福州閩縣首定差役條約貲倍者半其停年民以爲便然以公政不苟多欲及公時爲之無爭承者已而制下更定役法適與公所議合今遂定著令云官募丁匠舟楫於民無度而不均公與民約一歲丁匠之役不過三日舟別若干爲甲甲直旬日滿則繼之唯所適縣賦故多取具於僧坊公爲區畫使其徒自相督僧得無吏卒之擾而輸益辦今亦爲例僧歲以荔子餉州縣公一謝卻曰豈可以口腹易吾操耶積餐錢數十萬義不自取會涇潦敗官舍匠役或過前約悉取以償之曰毋使吾失信於民也民服其公而愛其廉號之曰張太清見御史家以訟奪僧田公當受代矣趣吏具案閱之以田予僧而去御史怒思有以中傷之求其過纖芥無所得乃已以便親自請得主管崇道觀以歸會陳正獻公知建康府辟公通判府事事無大小悉委又遣攝守當塗吏戢而民安之朝廷亦知其治行擢以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自虜再通好公每謂符離之役失於輕舉而人心終不以爲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爲是先嘗告執事者宜將順正救使上意於起居食息不替坐薪嘗膽之誠脩明政事使人心曉然知朝廷未忘中原及對遂以立志開上心且引益之所以戒舜者爲言以謂今日正當汲汲以自治不可狃於小康便謂太平語甚切上曰朕何敢望舜公對曰有爲者亦若是願陛下加之意而已上嘉納之且俾察部內守令臧否以聞公到部按行周徧郡縣南薄瘴海陳船欲渡吏卒扣頭更諫公不顧半濟風作舟師震駭公又不爲動所至邊氓歎嗷以爲百年未始見使者旌節官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還臺條上件臧否若干人即日施行且著爲令未滿歲就除直秘閣知靜江府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公爲政平易近民拊循周洽間召長老從容與語授以教條使轉相告戒禁吏妄賦奏減經總之額滯訟或數歲不決者取故牘置便坐暇日躬閱視予奪咸得其情民以便安而治軍甚嚴有暴橫若亡匿者立命誅斬亡所貸使者得盜百數檻致之府欲盡殺之公爲區別誅其渠率數人餘悉遣去郡學庫下諸生議徙宅處咸以故始安郡治爲宜而久爲浮屠氏之室矣至是遺火燔燒略盡公取其地以爲學使者惑異教陰沮止之不得至籍以禍福公又不聽乃卒就功而益之田以繼廩食學者用勸禱祠不於釋老房祀始至按故典新社稷風雨雷師壇壝月遣官屬潔除爲圖以著其兆域陳脩登降之位甚飭水旱輒齊宿致禱無不立應南丹徭莫氏以賂結永樂王氏藉兵以逐其兄而自立既立而背其約王氏以兵攻之莫氏困急請輸並塞田及銀冶稅場以乞師寮屬皆以爲受之便公曰莫王連兵正坐貪此爾又將以啗我耶矧國家爲夷夏宗主屬國不奉條約正當以義詰之顧反以利而動彼且有以窺我矣於是遣一小校

持檄喻之二酋頓顙受命即日釋兵去莫氏前此數爲邊患至是帖服自請導羅殿馬以報國恩又遣子弟效名馬爲公壽公受而歸之郡廳且厚遺之或告昭州故盜甘文誠者謀叛去郡紿而縛之欲致之死公察其非辜撫而遣之未幾象郡徭反使者欲調兵逐捕公曰以官兵入箐歷險與猿猱角勝負非計也遣裨校戍山口且文告之徭曰前年殺凌鐵往年殺王宜今年又殺甘文誠是非從若招者耶誰敢聽命公遣文誠示之則皆大喜亟遣子入謝罪江湖游民並海趨漁鹽所過或掠爲盜急之則黨益合朝廷以爲憂至遣荆州軍屯守之公奏創効用軍五百人悉募傳輩爲之陰銷盜本且賴其用悉上還荆州兵帥司舊以回易備邊法久浸弊公至始爲經理均節初年錢不過四千萬季年乃以累萬萬計其後數年再平劇賊皆以効用取勝而軍無乏興皆公力也朝廷知公可用屢擬除代而難其人乃進直徽猷閣留鎮五年上方謀北略移軍建康使者謀作屯營不如指士卒暴露乃召公爲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趣入面對奬公治績且屬以營屯事公更營高燥以違淫潦屋凡二萬三千間先爲一間於治舍用是計徒庸慮材用令役賦功僝指而定前使者苟於就事榦植脆撓衣以織葦費二萬萬公易以瓦深廣堅緻於前而費半之府司分作宅營以情屬軍中先以辦聞屬吏欲効之公曰一椽未集是亦欺君吾不能也會軍帥亦與公議不相中密白公稽緩遣近璫持詔詰責公以狀對上大喜曰朕固料張某必辦此遣再奬諭就加秘閣脩撰以寵其勞江東歲和糴以備儲積先是嘗糴三十萬或以予直太高而損其半公力爭不能止至是復以命公而詔問所

以經畫狀且曰監前失毋傷民公即條奏曰前事之失民以陛下爲不知故獨歸其怨於有司今既知之乃曰姑以爲鑒而不能償則天下將有以空言疑明詔者矣且江上糴貴於吳中而其直反下陛下一視同仁何愛十數萬緡而獨使江上之民觖望乎諸司餉遺一不受有不可却者別儲之積至三百餘萬會和糴有未償之直而失於上聞者即以丐之尋召入奏事因訪軍務得失時頻年調諸郡兵團教帥府公言南方兵宜安靜不當數調發以搖人心江東團教五閱月費緡錢且二千萬諸道計不減此宜擇將分兵戍諸州俾就閱習以息大費折姦萌使廟堂之議得專意以圖北方又言兵無奇不足以取勝今兵雖多未必人人皆勇宜詔諸將精擇驍鋭別籍而厚養之以備緩急之用上深然之留爲尙書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詰都坐白或惎曰瑣瑣辨切非朝官體公曰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視吏籤擬即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邪居月餘丁內艱初對因及西南徼外夷落道里廣袤上令爲圖以進至是圖成未上而去服除召見乃奏之序言周公戒成王立政勿以憸人惟吉士然後可以詰戎兵陟禹蹟服海表言蓋有指意切而辭不迫識者知其忠藎明年除司農少卿奏諸道糧綱歲凡百數用官舟者多負而屋商船者不虧蓋商人自愛其舟故不爲姦櫂卒率募遊手衣食於官無所顧藉歲率虧三萬斛細民勺聚撮累以輸公上而一歲之閒輒損三萬斛以惠姦豈不甚可惜哉且運脚與租同輸官不僦運運脚之利州郡私之侵漏之失大農任之孰若惜運脚以僦商船之爲便乎復爲左司郎中熙豐行義倉法獨不及南方公守桂嘗以爲請不報至

是歲適荐饑朝廷方講荒政公又以為言乃得請兼領贍軍酒筦不盡其利而課入大增歲羨緡百餘萬會課當遷官公辭不獲命方請貤之其屬會執政有罷去者讒者意公其與也又知公屢與權幸忤因捃他事論去之先時公已結廬延平溪南山水之間疏泉發石號曰盤澗至是徜徉其間縱觀古書以自娛尤玩意於春秋謂經有貶而無褒傳者未盡得聖人意方且緒正其說而未竟也既而有知公去國之所以然者為請祠官之祿得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公不欲受逡巡數月乃拜命秩滿踰年不復請期以明年七十致仕未及而卒淳熙八年六月癸亥也始時桂人為公生立祠至是聞喪相與哭於其下後有賢牧守如李公浩張公栻多視公時行事以為法而刑獄使者鄭公丙閱其決事故牘歎曰此判不可移端如南山矣其為名流所推伏蓋如此云累階朝請大夫娶羅氏再娶宗氏皆封恭人子士佺今為朝奉郎通判融州事次士僩嘗以修職郎監潘葑酒庫而卒又次士佃修職郎常德府司戶參軍士儼承信郎女適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黃東所為文有盤澗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士佺等葬公太平鄉天竺里大篔簹蟠龍山之原而以故右司郎中何侯萬之狀來請銘予嘗一見公於閩縣後不復相值然公之行事則皆接於耳目知狀為不誣矣何侯又謂公姿稟端裕不見喜慍家無姬媵祿稍以班族里平居接物甚夷剸劇之節遇事乃見意謂當然怨怒不避也中不自快顯寵不願也敭歷中外聲績藹然為朝廷所嘉重獎寵者固以此然天子知之士論與之卒不能與世合不大見於設施者抑亦以此歟在江東時嘗命獎諭者皆寵昵信臣力足以進退人者公無所私媚再還朝也嬖近知上意向公遣所親道上所稱賞語且致願見之意或勸一見即近用公義不往計臣幹利以羨餘獻者往往見謂材被進用執政數語公以酒羨課獻內帑公笑而不答退曰一錢盡公家物朝廷欲用當自取之吾寧以獻自媒邪天官虛席上閱班簿謂執政曰張某資歷高宣勞久且將用公公於內外既兩無所諂附竟莫有為助者遡公所守與世相違如是則夫難合而不盡用者公已逆處懸斷於胸中久矣不足為公憾此又為知公之深者予以是益恨前日之不獲蚤自附於交遊也而士佺從予亡友張敬夫官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乃悉序次其語而銘之

銘曰

張公廉正蚤發聞聰明仁愛又敏文中歲仗鉞西南奔百蠻震讋民懷恩入掾宰府贊經綸因事納諷忠且勤一朝翩然謝垢氛演仙仙去孰與羣篔簹之皐水清淪佳城鬱鬱芘仍晜我銘不滅公長存

運判宋公墓誌銘

公諱若水字子淵成都府雙流縣人其先唐相文貞公裔孫旦以給事中從僖宗入蜀遂家眉之彭山生五子散居成都邛蜀之間號五房宋氏雙流其一也公之曾大父右言大父傑父維皆不仕其父以公故累贈奉議郎母蹇氏亦贈安人公自幼即知刻苦為學邑之賢令如任公淵李公燾皆愛其文行屈輩行與交及將就舉有欲移公試漕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卒從州舉試外省得奏名對策廷中切直無所避考官不說猶以冠乙科授左迪功郎嘉州龍遊縣主簿未上丁外艱更調龍州仁壽縣主簿

監丞康軍青城縣味江鎭稅兼合同場先時茶禁甚急而私販益多商算甚重而歲額反耗公至弛禁薄征而舊弊頓革課入大增或勸獻其贏以規賞公曰獨不爲後人計耶歲旱民爭水泉之利羣聚相毆擊且欲爲亂公單馬喻之皆釋仗聽命公又爲禱於靈湫一夕不雨而水溢溝澮皆湔焦槁以蘇物情乃安明年荐饑民又相聚剽掠以求食有期以某日掠鎭民某氏者公召諸豪語曰饑民求食此易與耳私販之徒負勇玩法一與之合非小變也今能出力以致其黨使爲一境之衞不唯足以銷其姦心饑民知吾有備亦憚不敢進此一舉而兩得也諸豪皆應曰諾悉出金幣椎牛釃酒召致其徒雜於居民保伍之間日以兵狥于市公亦帶劍躍馬其間衆皆畏服而饑民遂不敢犯且曰是嘗爲我禱湫出泉者吾當謹避之耳鎭故無學公爲作孔子廟考古制器率諸生行釋奠禮延師儒躬講說士子競勸制帥汪公暨諸使者聞其賢爭薦之移知神泉縣始至承廢弛之餘首罷追胥之擾但以幅紙書負租與民爲期無敢後者不數日盡償前令宿逋爲言州家使得善去邑產黃雀歲供諸司至以百萬計公請罷之民用不擾而物生亦遂至今爲法諸司知其治行徙知嘉州犍爲縣神泉民相率留之不能奪也公於二邑皆治其學校如味江所爲民有訟者躬以義理恩意辨告諄悉皆大感悅無復犯者其尤無良不聽令敢以武斷病齊民者乃捕劾之上獄于州罪至流徙於是閭里正清善良皆得其所改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擢太常寺主簿齊宿必虔濯溉必潔同列愧歎以爲非所及新繁故有藝祖神御蜀帥請改築宮于成都事下太常公聞其且將大興土木窮極侈麗使民不得安爲處駁議事乃得寢遷國子監丞再入太常爲博士轉而爲丞兼吏部考功郎官改兵部除秘書丞復兼吏部三館將以故事爲暴書會而上方閔雨避殿降食公爲官長言君父焦勞如此而臣子相與燕樂誠有不自安者官長是其言白罷之以旱故詔館職條上闕政公爲書數萬言歷數當時刑賞之繆以爲是所以干陰陽之和者宰相聞之怒出公提舉江東常平等事上稱公誠實俾移福建閩俗故多不舉子公與帥司合議按律令嚴保伍爲所以禁防誨誘之具甚悉全活者衆汀州遠且多盜又名瘴鄉常時使者按行多避不往至是羣盜甫平死傷橫道疫癘大作又非常歲之比公獨慨然引車架入責藥自隨親問病者飲之民爲盜所攻刼與能捍禦奮擊以助官軍有勞効者皆弛其租汀民大喜人人知戴公德建陽招賢里故常别貯常平米數千斛凶歲發以賑民本隱士魏君掞之所爲而歲久陳腐出納不時反以病民有以版曹所下社倉法告者公喜立爲移書吏屬鄉人士君子歲斂散之一方尤賴其利除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建人老稚邀遮戀慕至竟日不得發湖南尤多盜皆晝伏豪民家抵夜輒出以故發不時得公至申明保伍之令使相收司盜無所容至有扣頭車下請得召保復歸農業者公皆撫而遣之又檄諸郡精閱禁旅按行所過察視激犒如法月調諸縣弓兵校其藝而誅賞之由是皆樂爲用盜發輒得奏獄官毋得兼攝它職又條七事以申儆之於議法尤兢兢焉每論死刑必齊戒露香要質于天然後敢決決日輒罷燕設所以致其欽恤之意者無不盡也屬郡大札遣吏挾醫載藥馳以救之衡山浮戸有與土人不相中者詬鬩

言衡山國之壽嶽祠城東故有溪並城南出後或鑿城北
址導水使西不能無斷地脉請築山決水使復故道下公
平奏公言水西出歲久故道皆為民居今欲東之則是數
百家者不無蕩析離居之苦且壽嶽之云無所經見就如
其言則國家中興慈皇壽考皆在西流之後尤不宜妄有
改作事乃得已衡州故有石鼓書院墟廢亦久前使者潘
侯畤始復營之公成其終為增置弟子員以永嘉戴溪為
之師劃田置書教養如法又知處士劉某之賢與郡守劉
清之交章論薦詔特補官於是學者乃知公好賢尚德之
意不獨為科舉計也被旨攝帥事飛虎軍素驕悍白晝掠
人吏不敢問公一以軍律繩之賞信罰必士民以是得安
其居而軍吏亦皆悅服會久不雨請禱過勤遂得疾改除
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而江西是歲亦大旱下車首問荒政
所宜發廩勸分蠲租乞米以次施行其奏請者亦多報可
又行帥事事益叢委公自力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皆麾
而却之遂以大病然夙興猶視事如常時夜過中遂不起
淳熙六五年二月甲子也年五十有八方病革時民相率
為公禳禬無不至晨夕走府門偵起居狀及卒皆縞素弔
哭行日號泣挽車哀送數十里不絶湖南吏民聞之有千
里來赴義者蓋公資稟醇厚隆於孝友處內外族姻長少
存沒之間不見其少有遺恨為學勤恪不懈既脫場屋益
玩意於聖賢義理之學近自周程張馬之言以達于經吟
諷辨說未嘗虛口推以及人一以仁愛惠利為心聞善即
行如恐不及故所臨莅士民愛戴見於風謠非一時諛說
空言也其在朝廷据經守正不為苟合雅為虞雍公所知
其為之言不過用人材嚴守備以俟敵人之釁而已嘗因
輪對請戒羣下懷私立異迎合紛更之弊損宗戚歲時賜
予貴臣給使宣借百司吏祿之費及減畿甸房緡以惠貧
弱上皆稱善公因極論恢復大計反覆數百言上益喜顧
曰卿當相與赴功名之會耳事下有司不得盡施行而房
緡之惠遂及於天下他議貢舉銓注之屬又皆廣恩優老
革薄從厚之意而其應詔言事則直指宰相挾私罔上之
失無所避雖以是不得久於朝廷不悔也壽皇知公深嘗
語近臣斯人乃朕於奏對間得之其在湖南蓋嘗有召用
意宰相以前忿尼之識者恨焉而為文汪洋融液務極事
情晚歲乃更造約尤好讀易嘗夢有問易之一經孰為門
戶者應曰陰陽兩書非易門戶也耶其精詣純熟蓋如此
所著書有經解五卷書小傳十卷史論十卷古今詩百卷
雜著三十卷奏議五卷前安人張氏蜀之故家漢御史綱
之後歷千餘年而譜牒可考不紊安人性賢孝讀書史善
筆札通古今識義理而不肯為詞章父岐嘗宰永康頗以
嚴治安人每陳古誼以諫既歸公事舅謹敬奉祀莊肅和
叔妹有禮遇族黨有恩舅喪悉力佐公辦治如法人以為
難公居閒久上官有欲使攝局者安人不懌曰吾之貲尚
足以支伏臘狥祿從人得無隳素志乎公善其言為謝不
往其方直之操士夫或有愧焉不但為婦人之賢而已先
公十九年卒後安人宇文氏宜教郎隲之女子男三人之
源之潤之汪皆嗜學而有文女一人適熊應早卒皆張出
也之源等以十六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公及張安人於成
都縣楊侯鄉癸山先墓之次遣人來建安請銘踰年乃達
而予適有臨漳之役使者以書還明年復來則值予哭子
悲甚言不能文顧與公相得晚而相知深其為社倉書院

皆嘗爲記述又重之源兄弟之請越數千里連歲再至而不倦也勉爲之銘以致吾意銘曰

資之厚兮學之博退循循兮進諤諤三方一節思無斁九原歸臥不可作我銘其居詔冥漠欲知斯人視斯石

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陳氏建陽縣三桂里人父安世强學博聞嘗立義齋縣南從而學者甚衆娶何氏生太孺人年十有七歸同里周君周君爲人寬和樂易不以家人生產爲事太孺人佐以勤敏持家儉而有法訓督諸子甚嚴至待姻黨遇鄰曲則又咸有恩意少時喪其親哀慕不懈及嫁亦不逮舅姑而歲時烝享執事必親訖事常嗚咽流涕晚好浮屠法得其大指遂不復問家事惡衣菲食逾二十年而憂人之憂賑其阨窮病苦雖極力不倦中子舉進士登王官再逢慶恩周君得以承奉郎致仕太孺人後以宗祀霈澤亦錫今號鄉人榮之而太孺人所以自處者不少異於平日也紹熙元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卒時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八周君名誼字少賈前五年卒加贈至通直郎三男子明佐明仲明作明仲嘗以承議郎差知邵武軍光澤縣事讀書處事精敏絕人所至未可量也女五人其壻陳鎛蕭思濟程必顯陳瀏而季未行孫男二人巽亨震亨女三人尚幼明年某月某日諸子葬太孺人縣西新嶺天湖之陽東望周君廣平山之墓才數百步明仲以銘來請予雅知之不得辭也銘曰

母之賢足以成其子子之賢足以顯其親西嶺之阡百世而新我其銘之以相後人

宜人丁氏墓誌銘

濠州使君劉侯仲光以書來曰惟吾考妣皆有賢行而祿壽不配其德仲光旣不幸蚤孤又不能勉進德業以求無負於明訓徒賴遺澤得階末第從宦積勞至叨郡寄祿賜豐厚足以飽妻孥飫童僕而慈顏永隔不及少伸區區烏烏之養每一痛念不如無生獨幸累年以來數逢國家大慶累贈皇考至朝散大夫皇妣至宜人尚有以少慰人子罔極之思者而先宜人之銘久未克立自念老矣或遂泯沒而無聞則後生小子將不復知前人立家本末重此不孝且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惟吾子幸哀而與之銘則仲光知免矣敢泣血再拜以請余讀其書不能終篇爲涕下不自禁時方臥病田間氣息奄奄筆研廢棄久矣然感其意不忍辭也乃考其事狀而次第之宜人姓丁氏世爲永嘉大姓以積善好施聞於鄉父諱瑜尤長者兄弟皆以進士官州縣練達有能名宜人早歸同郡劉君諱某字元默而劉君之爲人亦誠實無表襮樂善愛士起居有常雖甚暑不袒裼家無蒱博之具喜賙人急遇下有恩然其居家嚴未明而起內外井井教子弟尤有法而宜人配之無遺德焉始入門時舅姑皆亡恙晨昏無違禮內睦娣姒謀嫁諸姑外接親戚輯鄰里恩義俱稱重輕有則於是翕然稱爲賢婦久之舅病痺宜人侍養尤勤藥非手調不進舅亦非宜人所進不嘗也姑爲比丘尼與宜人年相近病迎歸與共臥起扶掖飲食終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事汝如母臨沒又謂曰即死當報汝地下幸復爲人願爲汝子孫以事汝姻舊聞有過失輒爲曉譬諄復甚或垂涕泣而道之聞者感悟遷革乃已劉氏與同里胡氏有舊好宜人遇之恩意尤篤胡氏長老至今以爲言里人有子好

讀書欲爲儒而父難之其母以告宜人既好喻之又資以金錢使與其子俱試大學以遂其志其人後常以語人且歎息曰今人不復有此風矣大夫公既嚴於教子宜人又能彌縫其間教諸女以身爲法自未笄時已令夙興備盥櫛奉藥餌夜嘗躬視扃鐍灑煬竈輒令持燭行前既笄則教之酒漿烹飪蓋藏之事祭祀賓客之奉且戒之曰爾曹毋厭吾言異日當蒙其力耳以故諸子皆以文行稱而女適人者亦能持其家某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葬于某縣某鄉某里子男三人長曰昭入太學被薦未第而卒次曰某亦早世其季卽仲光今以朝散大夫權發遣濠州軍州事女五人嫁周氏葉氏潘氏餘未行而卒孫三人曰邇曰適曰遲曾孫七人曰仁實仁近仁守仁及仁任仁愿仁履也濠州行篤厚早以文學吏治著美稱仕於朝且通顯一旦求遠郡去有挽而留之者弗顧也士大夫莫不高其廉靜而服其明識不知其母之賢所以資之者如此其遠也然則宜人之行其可以不銘銘曰

順尊卑睦婣黨力豈多惠能廣勤夙宵謹微細男敏學女恭饋貢幽壤疊閟書季之賢慕有餘銜深悲考潛德授我銘詔無斁

宜人黃氏墓誌銘

宜人黃氏今宣義郎致仕陳君衡之配也世爲福州侯官人曾祖紹祖遷父仲文皆不仕宜人性淳質不解世俗機事數見欺不自悔既嫁事舅姑夙夜唯謹相其夫理家事甚飭躬勤儉以衣食撫教諸子甚恩故諸子皆得以自力於學而仲氏遂以進士中第補婺州戶掾宜人見其閱具獄必戒曰人命至重毋使有寃聞當笞人必戒曰輕之毋使重傷見其被檄考貢士必戒曰詳之毋忘汝爲舉子時也初好佛書讀誦拜跪終日忘倦一旦忽屏不事曰不在是也無愧心足矣以慶壽恩三錫至今號紹熙二年七月乙卯卒年　子男六人孔夙嘗貢于鄉孔碩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孔易亦嘗預貢籍孔時先八年沒女五人長壻潘子修蚤世次適脩職郎泉州司戶參軍趙彥夔季尙幼而二男二女皆夭孫男四人女一人而女亦夭諸子以宣義君之命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某縣某鄉某里某處而孔夙孔碩皆嘗從予遊狀其行事如此來請銘不得辭也其銘曰

有婦之德爲母之則無愧其心反此眞宅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　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陞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爲爾韋絃之戒君佩服唯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爲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寖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賴之嘗卜壽藏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畀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倜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不

倦既絶意進取漸屏家務即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間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疾終年七十有六蓋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摸稜含胡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迺已然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頡頏一世可量哉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鎡女三人嫁余梓程徹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鎡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祔且屬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即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君之行事爲詳其可辭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哉此其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三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墓誌銘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

公諱時字德鄜姓潘氏婺州金華縣人曾大父諱宗簡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祖仁父贈通奉大夫諱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公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公生穎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旣孤中書公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己公以親沒無所受命辭乃任以爲登仕郎爲娶李莊簡公女李公亦器許焉初調袁州分宜主簿躬校簿書蚤夜寒暑不少懈田里賴以安監臨安府造船場部使者以爲能多屬以事皆迎刃立解且不以上官喜怒爲向背御史杜莘老聞而賢之欲引以爲屬會去不果公亦未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宰相欲留官中都公固求奉祠以去已而差提轄雜買務雜賣場嚴禁防謹次第大官要人無敢干以私皇城邏卒挾恃干紀公按致其罪不少貸人爲公危之然公以廉白自將其黨雖怨之卒無以報也終更宰相又欲留之不可遂出知興化軍莆俗險健多訟公至究其利病施置之方爲科條以屬吏簡易嚴密無所偏倚郡以大治時卽學宮召諸生而教飭之遂無敢以事至廷中者女官道士託妖妄求勑賜以表其居挾發樞張說書屬公上其事公不可說復喻意部使者以撼公公卒不爲動歲旱禱雨不應公慮獄有寃亟往訊焉果得二人破械遣之而歸其獄於吏車未及旋大雨立至郡故有洋城陳覇二斗門及木蘭陂漑田數萬頃歲久廢壞公爲興築壯固牢實民至今詠歌之適歲荐饑募客舟予錢傳糴而寬其期人始莫喻其意旣而糴者得以其間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久已自平而民不饑矣人始服公爲有謀也請蠲歲輸丁米錢千萬久之未報輒移屬縣綏其輸漕司不悅督愈峻公訴於朝竟得罷乃已召還賜對公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州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欲留以爲郎而公有所不樂力請外乃除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至則罷中都饋餉之不如法者豪貴已多不悅而平江庫錢失漏守因是誣富室以取償一郡大擾有死者公檄罷之守以是怨陰以禁兵給白直而誣屯司上其事公坐削一官移江西未行又移江東入境發贓吏一人故相有爲請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震聳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使縣別爲輩以次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飾供張鈐鍵吏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爲未始有也池守趙粹中恣横不法遞卒廪給不時有盜發邊奏竄匿名書以訴者詔以屬郡粹中恐怒捕繫卒汪清訊治強服亟奏誅之刑獄使者丁時發過郡聞其寃取具獄閱之將發其事粹中遣其屬突入傳舍卽几間奪去嫚罵陵折一郡大駭公時出按旁縣馳歸與時發共劾之會時發改使湖北事久不報而公繩之愈急章三上遂與俱罷後得眞竄書者朝廷始罪粹中而恤清家尋復起公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事入奏爲上言比年戶部調度不繼督賦苛急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暇復以百姓爲心下失人和上干天變其原在此願詔有司悉蠲州縣民間舊逋而內出禁錢以補上供之缺其招衛卒除戎器皆許留經總制錢以充費不則且止以俟他年更詔大臣選官置局考校紹興

以來出內之會參互省畣繼續補助為經久計常使戶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紓和氣應矣上聞公言歎息稱善且曰朕於戶部應副多矣民閒逋租內藏積久亦已蠲放卿言州縣擾民之事朕亦聞之蓋所謂黃紙放白紙催者若已蠲之而又責於戶部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還耳因諭所以寄任之意甚悉宰相猶欲留公典選公力辭之部承水旱之餘教喻徽戢安集賑捄曲盡其力民又病疫則遣醫視療家至而日課之以其死生多寡為殿最由是全活者衆俗喜焚尸公敕諸縣各治叢冢焚者有禁民莫敢犯湖北多陂澤官不障故使貧民得漁其間賴以食者甚衆既而或以輸租自占而顓其利則民固已病之至是議者請復增租而吏緣為姦盡斥貧民所漁以給富家失業狼狽者不可計公為申明其法悉以還之未幾改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將行猶為條奏本道荒政數十事詔悉施行行之日士民自言諸司乞留公者以千數出境猶遮道攀戀涕泣不肯去有盜殺人而誣指買人梁晚四為罪首論當殊死前後七推具伏錄問輒不承最後至公親鞫則方盜殺人之時晚四實在他所參驗行由印曆晷刻不差乃得其寃狀即理出之而劾官吏失入者上大喜可公奏下諸路以為法又奏新法獄經再鞫詞或少異必取初鞫官吏承伏而幷按之追逮往返或淹旬歲再鞫官憚於留滯雖或有寃亦弗敢白以此獄少平反枉濫者衆請得復用舊法上亦可之除直祕閣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將行猶奏郴州用度不足多橫賦以供軍馴致巨寇前後非一請下漕司通融補助以息後患廣東地接郴桂汀贛之境四州之民歲一踰嶺貿易折閱

即相聚為盜大羣至數千人公入境適捕得渠帥八人即斬以狥曰三日而去者吏不得格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是皆散有梁氏兄弟者招納亡命前後殺人無數而掠其貲以致富交通州縣吏不敢詰民患苦之號為四彪公擒捕誅殺汙豬其居宅盜望風破膽大奚山斗入海中寇攘所聚雖良民亦以漁鹽為命急之則散入賊中不可禁所從來久至是新置都鹽使者銳欲禁之檄水軍逐捕公曰水軍專受帥府節度非它司可得而調也且爭小利起大盜將誰使任其責耶卒拒法不為發良民既得少安乃陰募其酋豪使以捕賊自効由是盜發輒得有功者為奏補官鬭死即官其子而重責其坐視不赴救者官屬不幸死者厚賻遺歸存沒老稚無一人流落如是者三十餘家士族女失身非類贖而歸之上聞公究心獄事詔特轉朝議大夫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安撫湖南復值凶歲精禜禱廣咨詢蠲稅租弛逋負民得小康饑不為害飛虎軍驕橫不可制有恃醉挾刃傷人者案軍法誅之於是帖服無敢犯明年召還以疾辭進直顯謨閣知太平州未上又明年除尚書左司郎中竟辭不就乃申太平之命未行而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累官中大夫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配李氏諱孟琰字文龍孝友聰明識趣高遠莊簡公南遷時年未及笄已能刻苦自厲甘忍貧薄周恤親黨雖凶事無所憚既歸公諸妹多未行奩具所須推予不少靳奉祭祀必誠敬事公以義衣必親製食必親嘗藥必親責從公居官未嘗問外事買市物而門內之治雖細必親條理精密如嚴官府每罷官治裝皆一日辦警敏絕人而不為苛察治家嚴整而御下有恩縫紉必精澣濯必潔而不

為組繡華靡與公言未嘗以爵秩進退為欣戚其教諸子亦然有識高之累封令人後公三年卒子男友端友恭皆力學有志操友端嘗以進士高選今俱為從事郎女友松嫁太常寺主簿史彌遠孫男履孫將仕郎女二人皆幼友端等葬公紹興府上虞縣永豐鄉張澳之原以令人祔公少從中書公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公為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自為小官即以治行有聞治郡先教化而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出納纖細無所遺興利除害皆有成績為部使者廢置不避權門糾劾不憚大吏咨詢撫摩無隱不達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大體不細苛精擇丞史隨才授任治民訓兵禁姦除暴無一不可法者蓋嘗自謂吾之為治主於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唯其綱維總攝而脉絡通流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無為也有所弛張必先究見利病本末然後出令恥為姑息小惠以掠虛譽每言欲寬民力先恤州縣州縣足則科斂自息而田里安矣謂榷酤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於犴獄尤兢兢然亦未嘗縱釋有罪也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潭州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薦士唯公論是與不私親故不受請囑有所薦輒閉閤草奏勑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伯恭聞而嘆曰潘公薦士可謂盡善盡美矣所部水旱盜賊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童僕接寮屬如朋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人爭為盡力所至稱治近世士大夫間號精吏道有科指而寬猛適宜大小中度者無出其右其持身尤謹飭言笑有常度其仕進不即人而人即之然有小嫌輒避不處曾覿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與通使人來致慇懃輒不報以書請事亦不從歸自江東環堵蕭然彈琴讀書有以自適未嘗一與諸公貴人通聲問晚歲召還蓋將有以處之而公病矣亦會有謀傾宰相者陰尼之遂竟不獲究其用論者莫不歎息而公處之超然少喜學書得歐顏楷法勁挺嚴密如其為人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喪祭不狥流俗平居無所嗜好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簀時語而絕是則世之所以知公者猶未足以議其方也熹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為最深友端等又來學故於其葬來請銘不得辭也銘曰

士患不學學患不行口榮身悴物重身輕偉歟潘公夙有奇尚蹈履密微老益堅壯湖清海謐百辟儀之歸歟僊矣道固委蛇唯其德學知者蓋鮮我銘其幽以告悠遠

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椿字壽翁洛州永年縣人曾祖安祖泰皆不仕父升進士起家為吏以廉正稱累官朝奉郎贈大中大夫母楊氏趙氏張氏皆贈碩人靖康之難汴都不守大中公以衛父見傷父子偕卒公年尚少藁殯佛屋深竄而詳識之奉母南走湖嶺間備嘗艱窘而竭力以養母子相慈孝人不知其趙出也用遺澤補官調潭州衡山尉擿姦發伏人不能欺決事問理如何不為勢奪再調桂陽監司理參軍盜發臨武將尉縛六十餘人以獻公辨理之才六人抵死它所活亦甚衆以數爭獄事失守意求去不獲守悟乃更相知建復臨武縣盜以不作者二十年徙衡州軍事判官守

與部使者交惡公諫止之不聽後闔郡坐劾去公獨免邵民有告兩人爲盜者郡得其一將寘之法而囚家訴寃公被檄鞫之使召告者則無其人問其同徒則已斃於路矣閱故牘則斃者是夕乃在他州有左驗囚乃得釋徙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僞券取陳氏田陳父子斃于獄妻又將斃矣公辨其僞奪田歸陳氏虜亮將渝平亟白守將修城壁葺軍械料民兵甚整人恃以安張忠獻公節制兩淮軍馬辟準備差遣及拜宣撫都督皆以自隨蓋公始見胡文定公退與其諸子遊從容言曰椿願天下之人無不唯是之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後見公所論富川六事亦謂有經濟才張公知之故取以爲屬誘以經畫淮甸事公爲奔走兩路綏集流民布置屯兵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寨險要凡四五反詳審精密所助爲多它如謂督府當鎭無爲請制戰車以易拒馬之屬未及行者尙衆至於事有不可則固未嘗爲苟同也宣司訖事議請第賞官屬公曰今未有功而遽求賞已非所宜且先將佐則無以勸士卒溥及之則無以待有功皆不便張公然之爲止不上後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將從之公在外亟奏記張公曰復讎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則又言曰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筭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既而果無功張公悔之一日喟然歎實材之難得公徐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可厚誣誠欲致之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乎其肯來矣張公復拜右相公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又出視師公曰小人之黨已勝而公無故去廟堂此必危復申前議甚苦張公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計也未幾果罷公出幕府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首請復廣西州縣運鹽而罷折稅和糴招糴之擾二請無汰去軍中百戰之士以壯軍勢寬郡縣三請以墾田爲課最而更賦法改祿令多以穀帛少以錢皆當上意除知鄂州再對請令墾荒田者三分其租三年乃增其一三增而畢輸請罷經總制錢悉爲上供一其帳目以省吏姦上可其墾田說至鄂行之復戶數千曠土大辟鄂地重而守權輕賦薄而用廣公交際以誠調度從約未幾遽振而嚴火備禁姦盜皆有方略軍民之爭一決以法主將悅服移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廣西舊遊習其民情之欲惡有所更革不戒而孚官吏有罪免之而已無所窮治未竟之獄一以輕平所縱釋數十百人盛夏按行慮問諄悉退閱文書一夕千紙奏罷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請禁仕海南者無得市土物事皆施行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俾入奏事行及近甸時宰忌之促便道之部適歲大侵官配民備賑糴民爭糴米踊貴復抑米價商船不來公至損配數除米估人用不飢奏請蠲歲糴代發二分米出緡錢權楮幣和糴米宜用市直毋使太賤傷民人以爲便自爲少吏時已病監司行部從吏卒擾州縣至是當出輒前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目以行而罷諸常從者所至州取吏卒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自是人多效其所爲言事者亦請下諸道以爲法召爲吏部員外郎復論廣西鹽法上是其說俾條施行之目以上遂改法焉其

後二十年間法雖屢變而折苗和糴招糴之擾竟罷民賴以安除樞密院驗詳諸房文字小吏持南丹莫氏表來請於宜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公語說豈遠宜近人孰不知其前日故還其塗豈無意哉況今莫氏方橫乃欲爲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又議諸郡招軍宜立法以課殿最公語之曰贛吉建劍等州民衆俗悍雖多募不難致淮漢荊湖凋弊未復若限以額恐有抑捽之擾積二事忤說說怒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公聞之求去上問知之亟令慰喻安職未幾說免乃還公左司員外郎密禆國論深抑吏姦號爲稱職嘗言三衙御前之兵有用當益諸州廂禁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亡勿補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矣宅時寧壹以御前兵分屯諸州可也始公在督府嘗建軍民雜耕之策既而詳其利病乃欲盡捐以予諸軍使歲分半卒以耕而益其食至是亦爲上言甚悉尋復請外除直龍圖知隆興江南西路安撫避祖諱改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至未一月移都大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故官建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樁錢歲萬二千緡而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免戶部配鬻乳香諸路併得免訖今不復配衡嶽廟火公言廟洊火天寔厭其非制請毋復屋而築壇以望用遵禮典省財力不報茶寇作帥以失律免公攝其事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南走公亟收散亡分守要害寇不能越故江西得蹙而擒之姦民有規聚徒應賊者公募土豪捕其魁桀誅之餘悉散走事平請於朝歲分卒戍產茶處盜以益衰又言茶商買券於官而復市茶於園戶與鹽商買券而卽受鹽於官者殊科今一其買是以茶商獨困而私販多歲額不敷而民被擾甚則鬭敓攻刼爲羣盜前日之事亦可驗矣請損其直以便事而有司吝出納乃析小券以一爲六實無所損而重以煩費人益病焉召還見上首論軍政之弊曰屬者鄂渚大軍三千捕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尙爾如大敵何臣嘗求其故矣大抵將不得人馭衆無術廩食既薄又苦侵漁老成習戰之士一以疲老被汰則挈其強壯子弟以去軍中唯有抑勒寄招之人又皆不習戰陳而不可用至於待遇復不均壹使吾老舊之卒自傷其不及歸正之人而歸正者又自以爲待之不如俘虜之厚也誠亟圖之反此數者則軍聲振而國勢張矣因復力陳茶法之弊乃得頗增鹽數而公意未已也政府白擬司農少卿上自用公爲正卿京師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公請給南庫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洪吉潭衡軍食之餘及鄂商舡幷取江西湖南諸寄積米自三總領所送輸以達中都常使及二百萬石爲一歲備久之不行公以不得其職求去不獲又以白宰相曰今豐儲倉南上庫皆移東就西以眩主聽而使朝廷戶部自分彼此告借索還有同市道願革而正之凡百政事各付攸司委任而責其成則名正而實舉矣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事守比非其人日走權門奉約束耳民事悉付吏手吏得徇勢爲姦公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予決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府故以官者爲承受公事守至倒謁之公不往怒因喻旨故遷延以相沮傷公白政府無所用承受請罷之市有火近巨璫所居舍怒不專挾護遣兩卒喧厲公所公奏其狀下兩卒大理獄大理

觀望覆逮府吏卒公卽家居自劾詔杖兩卒釋府吏卒勿問僧倚豪貴立私宇至百數會有以姦穢事覺抵罪者因悉以令沒入之而逐僧還所隸事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便亟解去而民至今稱之公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詞求剛中之臣遠柔佞之士以應經義起治功由是執政滋不悅沮公茶議使不得行公益論事自若久之求去復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陛辭上曰卿未可遠去改知婺州進祕閣修撰上意猶欲留公而公亟言軍政敝武備弱必誤事不合旨乃之郡居數月郡以大治會詔市牛筋五千斤公奏一牛之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且思公前言召以爲吏部侍郎公又爲上言民貧多盜非國之福願詔中外有司各條所部冗費可省者以聞上善之而亦不果行也在吏部與吏史約予奪命士所陳身計當悉疏著令堅定其可否乃行既行而有遺若未允者重坐吏以此不能肆其姦秀邸館客特注州掾公言其人未試且衝待次人請更受員外置不簽書公事執政建議欲有所私而託以吏部所啓公言是事雖小所關則大請究治上嘉納焉上親慮囚命公與知閤門事張掄次比其事以聞掄自以官承宣使欲列名公右公不可白之丞相亦右掄公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故所被旨臣實先掄唯陛下財幸上不直掄罷之公以上常獨攬機務而羣臣偷安苟免乃按易象爲上言乾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爲元首臣爲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臣逸非治之體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於上而政亂於下願觀易卦之象體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之臣各任其職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嚴禁絶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一時弊事如衛兵壞僧廬掠都市而朝廷不深治言事官彈劾不勝去職而取從風聞者坐黥隸軍中結邏卒開鋪以搖主將皆極言之又建白凡選監司若大郡守宜使侍從集都堂公舉所知而宰相拔其尤者以聞皆切治體又請凡應輸義米者皆置倉鄉社以藏而凶歲還以予之亦便於事然皆不得行獨衡州監牧諸軍回易竟罷如公言又嘗抗言往者閹寺之盛卒階靖康明受之變今復盛矣請抑制之不使寖長官置蠶室限其進子之數官高者使補外而門禁宮戒之外宅毋得有所預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則上下俱安而禍變潛弭矣上聞靖康明受語嚬蹙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邊備不可以不豫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其形勢之緩急兵力之多寡計策之利鈍皆歷陳之如指諸掌又論應城四達之衝宜屯一軍以爲襄陽近援荆南兵戍襄陽宜徙其家屬營江南毋使爲虜所襲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脩撰知寧國府數日改太平州賜尙方珍劑以遺焉當塗重地蓋以一

面爲寄公因自請以時行視圩埠有機事得以密疏直達上皆從之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募橫江水軍千人以爲濡須東關采石聲援采石水軍舟多卒少宜以步卒之半爲水戰之用使可舟可陸往來巢湖爲必保濡須之計而凡沿江津渡宜使皆隸南岸比來和州利商箄輒穿支港以內舟首尾皆屬之江此爲自隳天險邊民盜虜馬或爲它盜來歸者有司不問甚或賞以勸之皆不便上納其言亟命塞港它亦頗施行居年餘年六十九即上章請老上初惜其去三請乃許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以湖南兵役之餘公私困敝上下恫疑思有以鎮安之謂公重厚可倚復起公以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私禮免繫帥銜以避家諱公雅無復出意再辭不獲乃勉起至無幾何悴者蘇疑者釋氣象一切如㦯時復稅酒法人以爲便前此官市民物不予直者悉爲償之斗酒千錢不妄用故人賓客薄少周助率以私錢州宅火徐葺之不調一夫而復其舊諸縣有羨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爲公歸其半曰歲饑用不足少須之當悉歸矣歲旱賑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以不流死飛虎軍新立或以爲非便公曰長沙一都會控阨湖嶺鎮撫蠻徼而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民財力不可計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異論乃息郴民輸租吏所加賦幾再倍力請裁之三去其一民以小寬前在兩州再言配法之弊請使凡應配者秪坐加役流法髡鉗居作三年而免毋或黥湟使得自新免竄逸免遞送廣至恩召和氣至是計長沙一歲所遞配卒千二百五十餘人復申其說朝廷爲下其事而議者狃常或笑以爲迂不能革也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衡陽故居野塘之上淳熙十年十一月旦日薨享年七十有三公生十有五年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兩鞫郡獄須慮問者累旬不至因得晝夜研考乃若有得遂樂玩而沒身焉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無適而不於是也尤惡佛老邪說在臨安被詔擇靈隱寺主因復于上曰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爲求之他他時僧或宣對後苑復疏其失請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漸汰游惰歸復農桑其在當塗申法禁戢誑誘出教喻民語極諄悉至是病革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人以是益知公之於易非徒誦說而已也公莊重簡淡嶷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在六院時淵覿寵方㦯同舍日走其門公恥之自引去晚登從列覿已位使相竟不往謁它一二輩職事所及輒與忤又嘗爲上指言其姦其徒相與聚而訕公有言太尉獨不忝李某何者其人復之曰誠無忝其不顧官職何耳賴上知公深屢歎其樸直故小人無以行其計公於中外鉅細知無不言其尤致意焉者邊備軍制賦法祿令茶鹽屯田經總制錢揀汰歸正配法也蓋自少日親罹兵難復歷邊事盡悴州縣乃登使守乃踐省寺於大小之務皆身履而心喻焉非如它人剽聞掠說而藉口嘗試者也其從違忤合雖不可常然持其見終身不易言之懇懇至於四三其才通其識遠不阿主好不詭時

譽無書生之輕俗吏之陋其所緼畜使得宣究斯世其庶乎公娶龐氏早沒繼室以韓氏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皆贈令人男二人毅夫承務郎後公三年卒正夫宣義郞廣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二人長適朝散郎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臨川吳鎰次適邯鄲劉仝孫男八人大有大來皆修職郎大謙迪功郎大用大臨大鼎大觀大鼐未仕女二人尙幼公居家有常度不惰替亦不嚴厲約不戚豐不泰終身一致在官儉而法官燭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張初臨有新帟幕必撤而藏之存以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焉家至今無有敝帷蓋凡例所饋餉私不應法之入率積之公帑以供公不應法之用餘則委置而去門內化之落然清素素篤風誼嘗僚章貢李夔死于安陸有女棄民間公贖而育之韓令人愛之如己子以歸士族初仕亦嘗從衆投上官爵里狀心怵然不寧自是不干請嘗獲盜委曲可以被賞置之弗問既循資則曰吾老於職官耳年五十有二乃改京秩自是出爲時用然未嘗忘歸志未始攜家入中都亦不至畿郡仕五十年上爲人主敬信下爲士大夫尊慕無纖謗微累出入中外數四其入也皆以特召其出也皆以力請年至亟歸不得已而勉起起又竟歸以終素志而沒出處之義特爲全盡以是年閏十一月十一日葬于衡州花光寺之山後二里與韓令人同穴以葬日迫不及識而吳鎰狀公行大略如此後十年正夫乃以其銘見屬熹不足以銘公然熟公聞望蓋久中間一再通書荷公見予良厚今又得吳狀及公平生議奏讀之觀其行身如履繩蹈矩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如絲麻穀粟無一言之不適於用而其忠厚純篤之氣又有藹然溢於行事言語之外者未嘗不廢書三歎而悚然心服也乃最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大易之緼微妙不窮孰窺其表而測其衷懿彼李公心潛躬諳逮其渙然隱顯一致進矢于廷退謚于私迎知失得不假蓍龜閱天越民忠君及國在古有評曰庶常吉胡不百年以究其施長言鼓缶奄吳其離衡山之陽非其故土竁而弗銘曷詔終古

滕君希尹墓誌銘

君姓滕氏諱洙字希尹世家徽之婺源蓋莫詳其始所自來中間有見故翰林學士達道者扣之乃知與東陽之族同原而亦不能言其還徙合散之所由也君曾祖谷祖爲父恂皆不仕而叔父愷蚤以文學論議有聞於時起進士官信之戶掾以卒士交惜之君幼聞家學緒餘長從鄉先生俞君宋祐及一二知名士遊益務記覽其蓄甚富爲舉子文亦精緻有程度而數以不偶即棄去不復爲獨教諸子爲學而不專爲場屋計平居厲以篤志力行之訓甚悉及二子登科從仕則又時時爲道平日閭里間所聞見情僞失得之變以開曉風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自樹立有聲州縣間晚得末疾猶手抄孔孟言仁梗槩一編日夕玩誦而又大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於壁以自警其好學檢身雖老不倦如此病革却醫藥手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兩言以示諸子而卒紹熙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夫人胡氏有賢行前君一年卒五男子璘從政郎鄂州州學教授珙迪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瓘珵皆業進士琇前卒二女子嫁進士程萬頃程櫄之孫男七女四君爲人恭儉質實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賓凡

世所謂少年豪習饒樂放縱事未嘗一接於身自奉甚薄終身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居家事親誠心孝愛委巷之禮薄俗之態雖於強之不忍爲也兩逢慶壽恩或勸增年以應格君不可或問之則曰欺君而受爵亦何榮之有哉有士族女未亂落倡家君謀贖之倡僧知君貧立僞券高其直以難之君未有以爲策也會璘預薦書郡致金錢若干爲勸駕禮盡以予倡得女嫁之不復詰其僞縣宰張安中賢之爲書其牒以表焉君之爲人大抵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人君子矣然其志與材既不得少自見於當世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獨諸子既能順承其志而又將有以顯揚之則人或以是爲天之報施果不繆也璘等將以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合葬君夫人於萬安鄉龍陂四牡之原使珙奉吉州錄事參軍程君洵之狀以來請銘余以疾病久衰謝不能而珙請益堅余竊哀之乃爲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行之躬學之力積之豐施之嗇謂天夢夢請視斯刻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州事余時言共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報而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憂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穡勸分有司之爲政發廪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于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槳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既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祕書省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貤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爲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故未得交君父子間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閩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邕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少傲儻不羣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廱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即棄錄牒歸養于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養買書闢館迎儒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爲覓舉干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憚免喪既久語及親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橐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爲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己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于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賙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于疎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責不勝計里人有鬭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日徒步數十里爲鄉人致禱雨爲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

登輒爲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官爲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政已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閒扶老攜幼挈釜東薪而以君爲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君之爲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也既起拜命因摘詔語牓其所居爲義槩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餓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嗣子𡺽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爲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唯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之雖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爲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爲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胸中也故從之遊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爲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爲人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立宜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嘗再被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𡺽以累舉得官著作陛朝籍累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竑中進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种孫男五人寅仲爲長次賓仲次康早世次憲仲次寘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爲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爲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系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于以往錫既寵于堂又賁于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確祖　父　皆不仕世爲福州侯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于家而與鄉人處則斂退樂易唯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遭詐取直無愠責逋於人愧若己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迺闔門以教子爲事奉養斬斬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子孔碩發科從官所涖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寬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爲邵武

宰方以聰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居遽以疾終于寺舍市里聞之無不失聲嘆吒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平生不喜僧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悉擯不用蓋其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問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乃如此初以慶壽恩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累階宣教郎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于閩清縣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柩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日先生既嘗幸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譴不敢復近筆硯爲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敘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閾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貲以適其丘吾淺之爲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涉其流乎

范直閣墓記

宋故左朝散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公諱如圭字伯達曾大父履謙妣阮氏大父補之妣李氏童氏父舜舉從事郎累贈左朝議大夫妣胡氏繼葉氏俱贈恭人大父以上世家建州建陽縣之由原先大夫始居漳濱遂爲荊門軍當陽縣人以崇寧元年玄默敦牂九月己丑巳時生於舅氏胡文定公荊南學官廨中既孤自奮從文定公受春秋學舉進士建炎二年對策廷中語切直張和公時爲考官第爲首選同列不可於是以乙科賜及第授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以母喪解職服除從外舅葉公辟爲江南東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如故紹興十年春謁告如荊門還奉先大夫恭人之柩歸葬建陽始公在館數陳論時政與宰相意不合至是遂請奉祠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輒復請由是歷十載三爲祠官十九年添差通判邵州秩滿差通判荊南府賜緋二十七年召赴行在上殿直祕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歲餘除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在道上書論宗社大計有人所難言者會有目疾辭得不行差主管崇道觀二十九年秋起知泉州十月到郡革弊抑強人方受其賜而貴勢不以爲便俄有旨與宮觀理作自陳越明年正月始被命即日罷歸四月受敕復爲主管崇道觀而公已病矣六月乙丑卒于邵武軍寓居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而是歲紹興三十年上章執徐也公娶葉氏右文殿修撰宗諤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長念祖右迪功郎次念德次念茲念茲後公十八日而亡年十有七矣女二人長適右承務郎折知常次適登仕郎劉玶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尚幼其年九月甲申諸孤奉公喪歸葬建陽縣渭曲山謹次公姓系爵里始終梗槩納諸壙中以識若經術行誼出處之詳則將請于先生君子深知公者刻辭墓左以明示後世云從表姪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記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

朱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絢妣皆汪氏考諱森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

遊官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爲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去赴請閒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爲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埜在女巽兌皆幼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還于里之白水鵝子峯下熹攀慕號殞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敍姓系官閥志業梗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尙書吏部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壙誌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爲州大姓父諱確始業儒有高行娶同郡喻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逮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秘書賜今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俾知所向不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蹙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伯仲皆夭熹其季也嘗爲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脩官一女適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埜在女巽兌皆幼越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不孝子熹號慕隕絕敢竊記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知縣何公壙誌

君姓何氏諱鎬字叔京邵武軍邵武縣人父諱兌左朝奉郎母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以朝奉公致事恩補將仕郎更授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辟江南西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調汀州上杭縣丞陞從政郎潭州善化縣令未上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丁丑晦卒于家年四十有八娶同郡李氏子男三人琰某某女三人長壻吳大同次馮棟季未行也君天資夷曠廉靜寡欲有過人者始朝奉公學於故殿院東平馬公伸受河南程氏中庸之說篤信力行沒身不怠而君又得其傳培殖從容克篤前烈佐邑有惠愛著書數萬言琰等將以四年三月某日葬君臺溪東碭之原其友新安朱熹爲識壙中如此且將敍次其詳以表于墓上云

劉樞密墓記 代劉平父

公諱珙字恭父姓劉氏世爲建寧府崇安縣人曾祖諱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人祖諱韐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人父諱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公生於宣和四年二月十日卯時建炎三年以

忠顯公致仕恩補承務郎紹興十二年中進士第調紹興府在城都稅務未赴改監潭州南嶽廟十五年差主管西外敦宗院十六年磨勘轉承事郎十月丁少傅公憂服未除而韓國夫人薨公以嫡孫承重二十一年服除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十四年四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又權禮部郎官六月權中書舍人十二月磨勘轉宣教郎二十五年五月罷二十六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八年召赴行在除大宗正丞未赴二十九年磨勘轉奉議郎改祕書丞三十年兼權吏部郎官四月除吏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十月復爲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正月兼權祕書少監六月除起居舍人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從車駕幸建康三十二年三月除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五月正兼直學士院八月以扈從恩轉承議郎今上登極覃恩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禮部尚書奉使大金上以公辟置官屬公當特賜御札奬諭時始議與金人爲敵國之禮未決以故未出疆而復隆興元年二月磨勘轉朝散郎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赴二年二月改衢州乾道元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奬諭又除敷文閣直學士三年正月召赴行在八月到闕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郊祀恩封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一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七月兼參知政事八月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宫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五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六月被旨措置荆襄邊面六年九月丁慶國夫人憂七年三月起復同知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公再辭不允又除荆襄宣撫使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差內侍省內侍殿頭徐偁賜以御札宣押奏事公又四辭乃得終喪八年十二月服除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進爵加食邑實封如前九年三月赴闕奏事進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正月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未幾復以恩徙封彭城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七月以脩城功轉一官公辭不受十月又以津發禁軍教閱轉一官許回受三年三月以慶壽恩加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六月又轉太中大夫七月以賑濟事畢賜詔奬諭十一月又賜御札鞍馬器物四年三月以居守績効顯著除觀文殿學士四月以三年郊祀恩加食邑三百戶五年閏六月以疾再請奉祠不允遂乞致仕詔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陸彥禮宣押翰林醫痊診御脉周昭眂治公疾未至七月三日薨享年五十有七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應副人夫津發又詔建寧府應辦葬事身後恩數令有司具條取旨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追封新定郡夫人繼室韓氏魏國忠獻公之元孫追封新興夫人又娶其女弟追封淑人子男二人曰學雅承務郎曰學褒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公所任也次在室卜以六年二月乙巳葬於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顯揚妙湛禪寺之南從公志也坪惟公平生大節顯於朝廷傳於海內固已不待夫記述而傳矣然其謀猷行治曲折精微之際則又有不可不詳載以俟後世者方將討論撰次而請銘於作者顧又未及就篇而葬日已迫謹略敘公始終閥閱如右刻而納諸壙中它所欲論著者尚見於隧道之碑云從弟從事郎坪涕泣敘次

丁復之墓記

復之名堯姓丁氏建寧府崇安縣上梅里人父名愛母某氏復之爲人篤厚慈良深有志於爲己之學從予遊數年不幸早死朋友莫不哀之有子二人曰某某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日卒　月　日其父葬之某處友人蔡君季通實相其事新安朱熹記

亡嗣子壙記

宋朱塾字受之其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興史官也父熹今爲鴻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之之女塾於紹興癸酉七月丁酉生紹熙辛亥正月癸酉卒娶潘氏生二男長曰鎭次恩老四女歸昭接滿鎭滿皆夭明年十有一月甲申葬大同北麓上實天湖其父爲之志嗚呼痛哉

陳君廉夫壙誌

陳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贈太保魏國正獻公之孫今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寔師是之子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正獻公奇愛之用致仕恩奏授承奉郎轉承事郎差監鎭江府戶部大軍倉未赴丁母憂再調監泉州南安縣鹽稅慶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日卒享年二十有八娶兵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師是將以慶元四年十一月三日祔廉夫龍汲山正獻公大墳之右以其嘗學於余也使來謁銘余以老病久廢筆札亦悲廉夫之賢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姑記其實請刻石納壙中十月己卯既望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四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

行狀上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妣沂國夫人楊氏

祖紘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妣秦國夫人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皐之後自九皐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縡縡生紀紀生璘卽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爲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蔭爲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卽沂公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攜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長子卽冀公也冀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屑屑爲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異等近臣魚公周詢以公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祕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子其可在草野乎僕當復率賢公卿共薦論不敢隱也遂與程公戡以公慶曆禦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邊鄙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之甲兵無親信之士卒兵以衆合將以位充行陳部伍都無倫理何異敺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時今五年矣民困財匱點科不息生盜賊心後患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圖所以爲靖民威敵久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三路河東一路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爲置文臣通曉者二人爲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丁壯之目財賦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擾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權而通置采訪使二員分部八路提其綱領糾其姦非如轉運提刑運判監軍可悉罷去庶幾事權歸一戎虜可遏而人民可蘇也有旨下國子監詳定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之授將作監主簿實二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尤器重公及帥涇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焉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數百浮海道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靜寇亦旋息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卽浩然思歸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築希白堂一時賢公卿皆爲賦詩公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悅中元豐二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文辭奇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閣試乃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排斥異議沮抑邊功公念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思以補報既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呂汲公大防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略謂今民和時雍守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況大憂未艾深患未弭博禍未去所謂大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患差役之說也所謂博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其憂有三有損勢耗財之憂有沮軍擾民之憂有滋敵玩兵之憂差役之

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之患有州縣勞擾之患有簿書侵撓之患而二者之本則在朝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是非明可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與舊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之變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爲樂所謂深患者可轉而爲安所謂博禍者可轉而爲福今日之治斯可維持於永世矣汲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見之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辭傑出寘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爲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日公往謝之惇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真可畏因授宣德郎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爲公不滿意而公處之恬然惇於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己而聽得士爲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己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爲先務遂復置焉至是惇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爲佞諛者以佞辭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年二十有五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敢言不詭親族鄉黨見者皆稱爲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蚤夜同輩笑語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蘇元老嘆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計偕入上庠太夫人送之拊其背而泣曰門戶寒苦賴爾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凡數十條書之策以授公公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公獨在蓬州老儒有嚴賡者時亦遊太學見公之爲咨嗟愛重賡嘗學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知樞密院鄧洵仁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謂公來見當處以編修官公竟不答調山南府士曹參軍以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公爲區處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審務盡其情至狴犴木索沐浴食飲亦必躬涖之寒暑不廢以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曹治其受輸盡去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便之公事罷歸即對太夫人讀書至夜分乃寐故同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亦往往革面憚公不敢爲非蒲中孫偉奇父名士也時過府與帥飲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曰此爲何時而欲發鑰取酒酣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命帥未應奇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賢屬如此某罪人也問公姓名志之即登車而去又兼權成固縣事秩滿郡人遮道送者以千計畫公像持以送公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爲小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志於時又當如何耶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有旨以夏人爭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往視分畫公以十數騎直抵界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

見公閒誠遂數語而定改秩至京師調恭州司錄以歸會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㮚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㮚以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念㮚亦蜀人粗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阽危宜益自重思經濟之圖無爲淺露㮚心重公及執政首薦焉公到闕聞㮚益輕儇浸失人望初見卽以劄子規之辭切厲㮚不悅不復使對止除太常寺主簿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虞部郎中朱齊愈校書郎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候見至再三定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公以職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韓者仕虜爲要官往來南薰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輩（虜人呼貴酋爲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城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庶可免公笑謂之曰公宜爲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死金帛誰從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復值之謂公曰比日以爾言說諸大人已罷洗城之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邦昌乘時竊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卽位南京星夜馳赴至卽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卽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上簡記他日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罯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旣入臺首論綱罷之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卽奏劾世忠擅離軍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爲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爲變者上爲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至維揚卽勸上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爲治之方輒至日昃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內侍戚里以爲正天下之本在此乃奏崇觀以來濫授官資乞盡釐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從宜換右職駙馬潘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國爲深不當引赦敘復尚書董耘獨以藩邸恩夤緣通顯宜卽退閑皆蒙采納時以藩邸舊宮錫號升賜至維揚內侍占官寺爲之公奏方時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爲此以重失人心此必從行官吏欲假威福妄興事端借御前之號爲奉己之私耳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摹上下頗觖望公奏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于此何怪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住維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副軍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聖語布告中外激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

中原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定願降詔旨勑東京留守司略葺大內及開陝襄鄧等處常切準備車駕巡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國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咈黃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卿公頓首泣謝不敢言去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一日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虜騎必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公常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魯玨楊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虜所來道決水漑田爲限立烽堠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湯東野蒼黃見公曰城四外焚廬舍火光並起柰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正當招集問府藏銀絹有幾即曰勝非便宜出黃牓及旗

于門以聖旨招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結甲而入且令市人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入既得賜又市食無敢譁者明日令依所結甲出盤門赴行在所違者斬如是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教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遽告公聞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也袖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登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正彥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所存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唱率忠義舉師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孀母在遠身無嗣繼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至喻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祕其事夜召哲以防江爲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計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人自中塗還公遣問之乃云傅等勑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諭諸軍俊立詣公所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傅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曰有辛永宗者來自杭備爲俊言適徧喻將校輩且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意未確復再三感動之俊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有宅虞何所容身公應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兵問罪俊大喜且拜曰更須侍郎濟以機權莫令驚動官家公給俊軍衣糧并及其家皆大悅公召辛永宗問傅正彥所與謀爲誰曰歸朝官王

鈞甫馬柔吉舊聞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是
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節制建業光
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賫蠟丸從間道往公已
再被赴行在之命知爲傅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欲誦言戒
東野哲各密奏虜未退靳賽數萬衆窺平江若張某朝就
道恐夕敗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讋臣不少留
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吳江而奏曰俊兵在平江
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蓋懼傅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
不意遣兵直擣平江故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臣伏覩三月
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强敵侵凌遠至淮甸其
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
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
皆臣等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
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
靈之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
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
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
臣寮萬一强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
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
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
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勢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
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
如此則國家大計自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行下有司
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黄臣契勘伏覩睿聖皇帝方
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
萬一別生它虞更乞睿斷詳酌施行幷具因依申尚書省
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及具咨目報苗傅劉正
彥某久病無聊日思趨赴行在緣靳賽人馬過平江平江
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事畢即便
登途邇者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炭之故避位求和足
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多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若睿
聖謙冲退避上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
無以厭四海之心某曩備員言官日竊見睿聖皇帝聰明
英斷意欲有爲止緣小大臣寮誤國至此某叨竊侍從蓋
亦誤國之人洒至過江事出倉卒向使將相有人睿聖豈
肯輕發今太母垂簾皇帝嗣位而睿聖乃退避別宮若不
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共濟艱難中興之宗
未易可圖二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祖宗二百
年涵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睿聖皇帝况皇帝天資仁
厚從諫如流願勉爲之再三懇請睿聖宜無不允也又與
柔吉鈞甫書曰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公再被促赴行在
之命有進士馮轓者（後更名康國）與公爲太學之舊來平江相
從公察轓慷慨氣義人也夜四鼓呼轓具道所以且云已
具奏及移書今若得一人往面悉此意大善轓激厲請行
詰朝即就道是日再以書促頤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
三日以所奏檢報諸路復督頤浩光世速選精銳來會平
江而張俊再被赴秦州指揮且命陳思恭總其兵思恭知
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日公被命除禮部尚
書將帶人馬疾速赴行在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
傳正彥遣俱重賫詔書撫諭且來吳江代張俊公召重至
平江重初桀驁以祕計恐之重逃避既而公得請兼領俊
兵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辦矣

卽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見公于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自杭來詭稱睿聖面令促諸軍公使徧諭俊世忠及至鎭江喻光世及部曲等衆皆號慟十九日馮轓至自杭傅正彥答公書皆不情語柔吉鈞甫亦以書來是日頤浩光世報軍行二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据糧道候大軍至洒五行公親呼諸將校至前厲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賊逆公復厲聲曰若某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某頭歸苗傅等聞傅等以觀察使及金鉅萬求某得某者可卽日富貴不然一有退縮按以軍法衆感憤應諾世忠軍自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懾有改圖之意矣公又恐賊急邀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召募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轓以書行且令轓啓中幾事相應會得傅等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任非侍郎其誰當之公不勝忠憤度傅等已覺公義兵動而我兵勢既已立遂因遞報之其略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而致恭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常之變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者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于天下一旦遜位豈所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衛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況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昭昭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終爲不義不忠之人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傅等得書怒遣赤心軍及王淵舊部精銳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軍已扼秀州矣公作蠟丸帛書云不得驚動聖駕募人賫付主兵官左言以下八人及知臨安府康允之皆達又作手牓遣人間道曉諭臨安居民曰訪聞前日睿聖皇帝遜位軍民掩泣各不聊生足見軍民忠義之情世忠既抵秀州稱病日令將士造雲梯脩弓矢器械傅正彥震駭亟除世忠俊節度使指揮略云世忠俊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某詿誤二人皆不受命傅正彥又令朝廷降指揮謫公其詞曰張某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仍令平江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二十四日頤浩以兵至公迓且勉之握手嘅嘘頤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傳檄內外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喻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燄彌天逼脅至尊蒼黃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況傅等揭牓闤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粮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

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行闕行在已有復辟之議矣初公遣馮轓授以計策傅正彥聞平江之師將至甚憂恐轓知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曰張侍郞之意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治之主上盛年乃傳位襁褓之子聽斷不出簾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謙虛固執內禪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爲主睿聖稱皇太弟依舊天下兵馬大元帥嗣聖當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于外此最爲得策勝非令轓與二人議轓反覆告之傅正彥有許意遂與同議都堂轓同傅正彥鈞甫四人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轓遂奏曲折議定乞賜傅正彥鐵券詔宣百官少頃畢集宣詔云二十五日苗傅劉正彥等四人上殿奏事奉聖旨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百官退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傅正彥詞色粹然問勞有加傅等出宮以手加額曰不意聖天子度量如此既而傅正彥歸軍逆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王世脩尤大悖三鼓詣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轓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較其實一也轓遂歸而勤王之師已悉至秀州三十日公被命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復辟手詔而傅等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平世忠當前俊

次之光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喻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却世忠親揮刃突前曰今日不爲官家面上帶幾箭者斬之衆爭奮賊黨苗翊等大敗傅正彥相繼逃遁是夕皇帝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翌日公與頤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罪泣下再三慰勞宣喻云曩在睿聖兩宮幾不相通一日朕方啜羹小黃門直趨前傳太母之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覺覆羹于手今其迹尙存自念卿既被責此事誰任公嗚咽奏臣蒙陛下眷遇之厚久歷臺省不能補助致虜騎憑凌禍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再三稱歎獨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上宣喻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恐頓首謝上屬意欲倚公爲相公辭晚進不敢當蓋公意以關陝爲中興根本欲請行矣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服玉帶命內侍覆去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重辭元樞之命詔書曰卿以小宗伯之職贊天營之事乃能總合諸師來赴行在之急俾姦宄不敢輒肆威聲既振妖孽宵奔致朝廷於安平無事之地卿之功大矣宜勿復辭傅正彥既敗走與死黨直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逵王世脩等伏法建康市初公起義兵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外間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腰間出文書乃傅正彥遣來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鼾睡見其辭色不遽問爾欲何如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者況侍郞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郞耶特見備禦未至恐後有來者故來相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遂拂衣

而去其超捷若神公翌日取嘉禾死罪囚斬以徇曰此苗
傳等刺客也後亦無宅公私識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云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闕
一有滋蔓爲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麾下請
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靳賽等率兵降遂徑至高郵
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牓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
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頤浩等遽罷
公樞筦及聞公訖事還上歎息卽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
辭上撫勞再四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公有曰願同越
勾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仍
題其後曰卿看畢可密藏恐好議者以朕屬意篇什也其
眷待如此公素念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
中興必自關陜始又恐虜或先入陜陷蜀則東南不復能
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充川陜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賜親筆詔書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
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艱危今遣知樞密院事
張某往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
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
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勳公行有日矣
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真
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又乘勢
剽略爲亂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
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陛對恃其衆盛悖傲無禮多
所邀求且乞貸傅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瓊大
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
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宅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
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陜啓行有日迺心踟躕若
不盡言乞伸典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
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飭吏數輩
作文書劄榜皆備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
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貽命縛送
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親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
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預衆頓刃應喏瓊論死兵
分隸神武軍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義
率諸將誅傅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
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
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
西行獨念上孤立東南朝廷根本之計未定蚤夜深思苟
有所見不敢不納忠以身在外而不言也嘗奏曰前日餘
杭二兇鼓亂彼豈真惡內侍哉當此艱危人情易搖欲爲
不順借此以鼓惑衆聽耳然在我者有隙可指其事乃作
願陛下謹之察之於細微未萌之事每切致意使姦逆無
以窺吾間又曰臣累具奏謂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國事意
謂事苟差失衆言交攻取禍必大惟因循度日萬一得罪
而去亦不過謫庸繆落職領祠而已此風誤國有素願陛
下臨朝之際不匿厥指與大臣決議繼自今必使身任其
責脫或敗事誅罰無赦又奏曰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書稱
先王之威有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夫僕從之微也而亦
必嚴擇蓋其朝夕在君側浸潤膚受言爲易入苟使小人
得售將何所不至夫小人進讒說以快其私經營窺測投
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人也或因獻談諧之說或
假託市井之論夤緣附會其端甚微人君一或忽之則忠

賢去國億兆離心其禍有不可勝言矣臣謂欲盡聽言之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不然雖有過人之聰明而朝夕所狎近者既皆非類漸漬以入其能無過聽之失乎又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體乾剛健而能成其志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莫大於此少康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之業復振蓋其經營越四十年向使其間一萌退縮之意則王業無自而興矣漢高帝困於鴻門屏於巴蜀敗於滎陽京索間屢挫而愈不屈終滅項氏以啓漢基此二君者豈非剛健不息而卒能配天乎今日禍變可謂極矣意者天將開中興之基在陛下體乾之剛身任天下而已願陛下以至公至誠存心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便佞之惑耳者去之美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衣服飲食亦惟菲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心者而專以宗社生靈爲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堅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由近及遠由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化少康漢祖之事業又何難哉臣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不敢不思所以自效上手書賜公曰卿自離闕曾未幾時奇畫深規忠言讜論著之簡牘已三上矣虛懷領覽嘉歎不忘時渡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貶海外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吳幵莫儔顧反得生歸綱雖輕疎亦嘗爲國任事乃不得敘天下謂何上用公奏綱得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爲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議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與秦川首尾相應朝廷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鑾輿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始公未至虜已陷鄜延鄜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虜驍將婁宿孛堇於九月二十九日引大軍渡渭河犯永興知軍郭琰遁去虜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而尤以搜攬豪傑爲先務一時氣義拳勇之士爭集麾下吳玠及其弟璘素負才略求見公願自試公與語奇之時玠方修武郎璘尙副尉公獎予不次擢用命玠爲統制璘領帳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諜報虜將寇東南公即命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大入寇江淮車駕浮海東征四年二月公以虜勢未退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既北歸矣乃復還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之功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定都大計又奏曰臣竊惟國家不競患難荐臻夷虜憑凌海宇騰沸二聖久征於遠塞皇輿未復於中原而敵國交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賊手黎元悉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

此之比必欲旻穹悔禍旽庶獲安自非君臣之間更相勉勵痛心嘗膽修德著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小人去讒佞屏聲色節嗜慾崇節儉則曷以上應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殊未有休息之日也若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卒能平夷終歸安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門開公正之道天人響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卒之寇成不世之績上手書報公以虜退衂狀且曰卿受命而西大恢遠略布朝廷之惠意得將士之歡心積粟練兵興利除害去取皆當黜陟惟公而又雅志本朝嘉猷屢告眷惟忠懇實副倚毗是月虜大酋粘罕復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衆時聞兀朮猶在淮西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卽謀爲牽制之舉始公陛辭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上亦以虜欲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公遂决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狥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司獨親兵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虜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迺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凡十餘萬公哀死問傷錄善咎己人心悅焉迺命吳玠聚涇原兵據

高扼險于鳳翔之和尙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虜見備禦已定輕兵至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報公曰卿便宜收合夷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害旣以保固四州之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惟卿之賴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虜紹興改元五月虜酋烏魯却統大兵來攻和尙原吳玠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逗留山谷人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大酋謂曰吾自入中國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息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死卽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尙原吳玠及其弟璘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酋領及甲兵以萬計兀朮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髯狼狽遁歸得其麾蓋等自虜入中國其敗衂未嘗如此也先是上以公奉使陝右捍禦大敵制加公通奉大夫公念自靖康中召赴京師更歷變故出身爲國違去太夫人色養於茲七年乃奏迎太夫人自廣漢來閬中版輿就養又思所以悅母意遂乞以通奉恩命特封外祖父母優詔許焉二年上謂公未至西方時虜已陸梁蹂踐關陝及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保護衝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勞備至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曰朕非敢决取秦穆之效而卿自倚孟明之政是用夙夜歎嘉今遣內侍任源往宣旨源歸公附奏謝且密奏曰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於初末不可救夫莫顯者微也常情謂爲微而忽之明智以其著而謹之唐元宗惑女色而致祿山之禍憲

宗任內侍而啓晚唐之禍其初二君之心皆以爲微而不
加察也孰知其貽害之烈至此哉願陛下於事之微每深
察焉則天下幸甚是歲公亦遣兄浞及官屬奏事行在所
上喜恩意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
虜蚤夜勤勞親加訓輯其規模經畫皆爲遠大恢復之計
以劉子羽爲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略諸將歸心任趙
開爲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
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
近而西北遺民聞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
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
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
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
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
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爲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
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
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
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虜大酋撒离
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爲清野之計
分兵據險前後撓之虜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遁
大軍躡之人馬死曳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
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鄉里親戚之舊
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
語勝非陰肆謗毀詔公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
上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
陝時調丙發潭兵赴湖北丙怯懦不能遣反鼓唱軍士幾

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勘丙憾至是遂率同列
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秦川館爲學舍
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
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
機即用便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秘閣
以崇儒擬尙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
蜀夔峽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若一離
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一欲尙留宣
司當爲開陳如請公不顧也而丙反謂公不肯出蜀意有
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上始愕然即詔宣押奏事
公竟移疾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虜既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
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感講和好
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
矣彼勢蹙即言和勢盛即復肆前後一轍請姑以近事明
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
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
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覩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覩之
難稍息則復大集番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
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
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上虜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
還其辭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
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
尋復輟行虜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緩所
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此虜
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

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內揣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既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戍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定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卽日赴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既至閩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緜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恟懼上思公前言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弭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紆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謀嘉猷佇公入告金書疾置絡繹於道公卽日行中途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虜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見玉音撫勞加於疇昔卽日復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於己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妬賢賣國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恨不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質幼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寖獲使令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攻毁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微蹤臣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於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節貽孀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無已今陛下察其情僞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樞筦在臣毁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劾訓詞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列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据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虜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召浚置之宥密而觀浚恐懼怵惕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牓朝堂時太史局占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臣聞太史推測天象以來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臣竊惟天之愛人君必示以災變使之恐懼修省勉求爲治人主修德畏天則天心眷佑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數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行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容如天之至誠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之不興何患乎賢才之不至哉公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遇于中塗公問以虜事及大酋問答

良臣繪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喻良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虜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虚實反爲虜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冦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上遣内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託之重夙夜憂勤不近聲色不事玩好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祐受福無窮決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依日月之末光獲保終年少效補報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時詔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系天下之心不可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都堂相與仰歎聖德久之自是與鼎益相勉厲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虜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上嘉納焉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狥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顔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

日有異於己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還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鎭江召韓世忠親喩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卽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旣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絶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將未必諭此意或退兵殺戮則失勝筭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常遇禍而畏避崇虛譽者常獲福以爲國之大患奏曰今未有疾於此正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雖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爲愛己也乃若良醫進剖胸洗腸之術旁觀駭愕指以爲狂至其疾良已尙不免於輕試之謗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負謗常重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定之後姦臣乃謂其輕棄萬乘今合天下之力以誅天下之不義雖湯武復生亦必出此而顧乃爲恐懼顧慮之計何由而事功可集哉葢公所以自任者始終如此故每因事爲上言之

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楊么遣爲間探者帥席益傳至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爾今旣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早降卽赦爾死數百人讙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潭州於是賊寨首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使命猶自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其黨大恐相繼約日來降丁壯至五九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郡縣姦贓吏宣布寬恩上手書賜公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旣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而下時重湖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夷父老歎息以爲變殘賊呻吟之區爲和氣也始公定議令韓世忠屯承楚於高郵作家計及公出征而廷議中變公復請去上悟優詔從公初計公旣丙發儲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傅喜不自勝以爲當以擇師傅爲先遂具奏薦起居郎朱震祕閣修撰范冲可任訓導之選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爲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自昔人君命相與之講論天下大計次第而施行之故日積月累成效可必譬之營室先度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實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而大臣進說於陛下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一相之入引進親舊報讎復怨以行其私意而已欲望國家之治安其可得乎其二謂祖宗置臺諫本慮夫軍民之利害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廟堂不能盡見

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不幸大臣不得其人則臺諫力爭明辨以去之耳今乃不然陰肆揣摩公爲反覆或伺候人主之意或密結大臣之私掊摭細故以示其公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其三謂祖宗時郎曹之選非累歷親民不以授自臺閣而爲守貳者十嘗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使今則不然事口記者可至言官弄文采者皆升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京局視州縣爲冗官故有爲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軍政之始末者有爲侍從而不知州縣所宜施行者况責以任天下大計哉上嘉納焉公自岳鄂轉淮西東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僞境震動上念公久勞于外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紫光祿大夫公力辭至四五乃許特封公母計氏秦國夫人賜公兄滉紫章服及五品服二人官公親屬兩人公以十月十一日至行在上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旣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愚計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或故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用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以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公獨對便殿問所宜爲公退奏曰臣竊惟二帝皇族遠處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見也尙忍言之哉臣嘗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虎狠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尙以陛下總師于南耳異時或一有差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雖有可爲之幾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歸服雖然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爲陛下雪讎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絶弄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擧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雖號荒服然非至若禽獸也聞陛下之威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折志喪小大雖異戰必不力衆必不同則陛下何爲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

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救也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爲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耶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且命公以所見聞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郡縣之利病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上謂公曰朕每以事幾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奏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宫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系慮之誠是也然臣嘗聞之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君人者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實爲所當爲曾不宅卹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靜心氣庶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福天下以建中興公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不敢皇寧處于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啓行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殽澠閒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宅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宅道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既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爲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淝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既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中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鷙可倚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僞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敗之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倍上手賜書公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每患世忠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宜明審虛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時飛母死扶護葬廬山公乞御筆敦趣其行飛奉詔歸屯公身任輔相雖督軍在外朝廷有大差除不容不預議而孟庾除知樞密院及高世則除節度使皆不知始末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上親筆喻指焉公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奏請車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公又渡江遍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人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乘幾擊之六月制加公食邑食實封時公所遣人自燕山回知徽宗皇帝不豫又聞欽宗皇帝所貽虜酋書奏曰臣近得此信不勝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惟陛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勤切于中固不止坐薪嘗膽也臣願陛下至誠剛健勉強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彼藉姑息之論納小忠之說者爲一己妻孥

計耳使天有志於中興陛下奮然決爲躬冒矢石事無不
濟使天無意乎中興陛下雖過爲計慮以圖一身之安曾
何補於事乎但當盡其在我一聽天命而已況夫孝弟可
以格天仁厚可以得民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
也七月有詔促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
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
有俘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
斷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逮至平江公又請先往
江上諜報叛賊劉豫及其姪猊挾虜來寇公奏虜疲於奔
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既行而邊遽不一
大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
不恟懼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
下公獨以爲不然以書戒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
若不盡勦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
擊無退保時楊沂中爲張俊軍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梁
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
跌某不敢私諸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實劉
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人寇已渡淮南涉壽春
逼合淝公調度既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曰上劉光
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僞胡服於河南諸州十
百爲羣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虜騎趙鼎及簽書樞密院
事折彥質惑之移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兵速下又擬條
畫項目乞上親書付公大略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
爲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公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
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
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

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
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
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陛下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
望上手書報公曰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
奏措置方略審料敵情條理明甚俾朕釋然無復憂顧非
卿識慮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
將人人畏怯務爲退避自全之計雖公遠策之忠始終不
貳然握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主上見幾之明不惑羣議
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
亦始爲固守計既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
之兵不敢進楊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
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動星夜疾馳至采石遣諭光世
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狥光世聞公來采石大恐卽
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猊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是
月十日沂中大破猊於藕塘降殺無遺猊僅以身免麟拔
寨遁走虜獲甚衆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
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賊豫阻兵梟雛犯順夾淮而陣
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分布要害臨敵益壯仗義直前箕
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觀草木以成
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談笑而成謝安淝上
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効與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
公奏曰逆雛遠遁尚稽授首之期金寇方強未見息戈之
日臣之罪大何所逃刑願陛下念十年留滯之非歎雙馭
還歸之晚儻爲民而勞己當有神以相身無使自謀擇利
之言得感至高無私之聽又上奏以賊臣邇者輒入邊塞
今雖勝捷而渠魁遁去殺戮雖衆亦吾赤子致彼操戈而

輕犯由臣武備之弗嚴願賜顯黜以允公議上深嘉歎焉有旨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備見勤勞可令張某等第保奏公奏馳驅盡瘁職所當然賞或濫加士將解體乞上保奏戰功庶可旌勸軍士又遣內侍賜公古端石硯筆墨刀劍犀甲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曰卻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方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昨日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蓋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臣懼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能深信而不疑者何哉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況陛下親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效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為此論者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不測夫襄漢我所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使虜叛事力有餘果然淩犯水陸偕進自上而濟陛下雖深處臨安亦能以安乎矧惟陛下負四海之重責有為而未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於陛下不為而坐待其盡其為禍可勝言耶要須剛大志氣恢廓度量以拯救天下為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今臣待陛下以還歸在臣之謀無所任責臣亦得計矣而為陛下國家計則為不忠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其道不貽萬世之悔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于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滿除郎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回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降詔又以災異奉復賢良方正科上皆從之七年正月上以公去冬卻敵之功制除特進公懇辭再四先是十二月以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公辭不得即求回授兄滉至是上謂公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有未安也公乃奉命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下

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蘚等行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耻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進親書付外其詞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尙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卹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卹朕憂又以公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公退又具奏待罪曰仰惟陛下時遇艱難身當險阻圖回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在諸臣先每因從容語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涙必數行臣感慨自期願殲虜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至拯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積罔極之思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寧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刷此至耻惟臣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賊無憚況以沙漠之墟食飲憂慮兩宮處此違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尙叨近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罷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上降詔起公視事公再上疏待罪不獲請車駕以二十七日發平江三月十一日至建康時公總領中外之政會車駕巡幸又値國卹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怛上下感動人情賴公以安每對必深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厲精克己務自損節戒飭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事無巨細必以咨公賜諸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字四方有災異公必以聞祥瑞則皆抑不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龐信孺進嘉禾九穗並鐫秩放罷而四方皆知朝廷好惡所在矣四月公行淮西撫喻諸屯築廬州城治東西關且申防秋備自公來東南太夫人留蜀及再入政府遣人迎侍太夫人安于蜀未即出上爲降旨召公兄滉俾迎侍而來又遣內侍胡宗回往喻意五月始達建康而公亦自淮西歸上疊遣中使勞問太夫人賜予稠疊公戴星而出經處國事至暮入侍色養委曲奉承中外觀感歆慕傳相告語以爲美談自公與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營人號爲小元祐而公尤未嘗以恩澤私親戚仲兄滉上知其賢累欲加以異恩公輒辭及賜進士第後省官繳駁公非惟不加忤且奏不當以臣故沮後省公議外舅宇文時中政和中爲郎出守大藩舊已寓直萬里召赴僅進職知湖州舅氏計有功久在幕府得直徽猷閣公止乞就祕閣人服其公公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爲脩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筵

有旨趣赴闕會旱災且自太夫人以次闔門悉臥病公力求去至再四不得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世握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卹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宜賜罷斥用警將帥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公命參謀兵部尙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自往勞之人情協附上下帖然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有請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卽軍中取酈瓊副之公歸以爲不然奏論之而瓊等亦與德有舊怨與其下八人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此軍自聞王德爲帥往往懷疑而酈瓊遂陰有異志唱搖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行欲渡淮歸劉豫祉不肯渡詈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上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出檜謂公必薦己就閤子與公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文字檜始錯愕而出後反謂鼎上召公而張丞相遲留至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交諜類此公本以檜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公遂推引既同朝始覺其顧望包藏故臨行因上問及之先是公遣人賫手榜入僞地云劉豫本以書生被遇太上皇帝曾居言路主上嗣極擢守鄉郡當山東之要衝任濟南之委寄眷禮殊厚責望至深俄聞率衆以請降旋乃失身而據位諒亦迫於畏死姑務偷生如能誘致金人使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玆誠報國之良圖亦爾爲臣之後効更須愛惜民力勿使傷殘儻或永懷異心自致顯戮豈惟皇天后土有所不容抑恐義士忠臣終懷憤疾金虜用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豫聞王師欲北向遣韓元英告于虜謂南寇張某總領烏合之兵或逼宿亳或窺陳蔡或出襄陽增修器甲趣辦軍裝其志不小先起制人後起制於人欲乞兵同舉虜得此報謂豫眞欲困己益疑之會瓊等叛去公復多遣閒散持蠟書故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又乞兵于虜十月虜副元帥兀朮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機會之來公已去位矣蓋公以九月五日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王縉奏乞留公卽日補外都官郞中趙令衿繼上疏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祕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交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公出任國事每以不得從容盡子職爲念及既去國太夫人以公退處欣然從之八年二月抵永左右侍旁凡所以順承親意者無不曲盡太夫人安之不知其爲遷謫也然公自以爲上遇我厚雖流離遠屛亦未嘗一念不在朝廷作草堂旁近以奉版輿遊歷命以三省爲文紀之曰予作堂于寓止客館之東隅僅庇風雨取曾子三省之目以名之其省謂何思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己者恐或未至也士大夫學聖人之道當求所以通天人之際予之三省將有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則公之所深省而自得者遠矣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永公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魯仲連不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遲發而大況我至讎深隙迺欲脩好而幸目前少安

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某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聞故人李光自洪州召入政府復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已又具劄子以奏曰恭覩詔書之頒再三伏讀通夕不寐今日事之虛實姑未論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將來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有甚於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兵政精誠感格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遊談之士取功於一時忠勳之臣置身於無用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且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矣今從約之遽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答猾虜之詭秘措置失緒不勝寒心願陛下思宗社之計圖恢復之實逼之以大勢庶乎國家可得而立臣罪戾之餘一意養親深不欲論天下事顧惟利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負陛下之知惟陛下留意二月以大霈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公復具劄子曰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強勉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為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閒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為則其權在敵且怫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狥敵國內罹實害智者所不為也仰惟聖慈深計審慮茂圖大業永福元元又自作謝表云敢不專精道學黽勉身修求以事親方謹晨昏之養庶幾報國敢忘藥石之規視此則公許國之忠為如何哉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計虜人與我讎釁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委靡而遂亾也臣意其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虜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與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篤好以怠我師遲之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妃后將何以塞請虜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徽禮失約爽信近在朞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顥者尚庶幾於前虜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公以太夫人念鄉不欲東去力辭至再三四月公奏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子曰竊惟陛下建炎初載嘗歷大艱天意至深益彰聖德前事不忘後事之鑑伏願亟收人心務振士氣權勢專制操縱自我外之醜虜曷發敢侮之謀內之羣帥益堅盡節之志天下國家我所自定宋之社稷永永無窮夫理有近利亦有深憂有天下者當審機會度人情斷大義持柄握權不以與敵腐儒寡能遠見事至而悔將何及焉况夫今日事機尚可因權適變速於救藥惟望聖慈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八月聞虜遣使來以詔諭為名則又具奏曰臣近者累輸謦說仰瀆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與必有奪虜以詔諭為名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也劉先主曰濟大事以人心為本此

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福州之命既累辭不獲公念時事多虞惟在近或可以補報萬一遂受命而東九月至閩中閩素號健訟難治公謂人心一也正由臨民者先有逆詐億不信之心是以不能感格入境一切諭以義理飭守令誠意民事令鄉里長老知書者率勸後生及彊悍者無爲鄉黨羞民皆感仰每出觀者至升屋登木如堵牆十年正月上遣中使撫問公附奏謝且曰願陛下全養精神剛大志氣惟果惟斷見幾見微察彊弱於言辭之際轉禍福於談笑之間無使噬臍爲天下笑時虜中變盟約復取河南公奏曰臣竊念自羣下決回鑾之議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虜懷反復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臣又有臆見當燕山新復朝廷恃郭藥師爲固一旦醜虜敗盟藥師先叛何則賣國無恥之人本無宅長難與共事願陛下每以爲鑑制御於早無忽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舡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奬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人感悅和氣薰然訟事清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閒引秀士與之講論閩人化之十一年三月劉錡大破兀朮于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關陝奇之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識諸將莫及而一時輩流嫉其材能出己右百計沮遏公既平湖寇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以王彥軍且擢爲騎帥至是錡竟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召錡還矣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某可謂知人檜遣郎官蓋諒來諷公使附其議當即引公爲樞密使公答檜書歷言和不可成虜不可縱且面爲諒言諒歸檜怒時幕將等歸自虜朝廷復遣劉光遠等奉使而公亦力請祠奉親矣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去福之日軍民送者咨嗟號泣相屬於道公以蜀遠朝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沙十二年太母鑾輅來歸制封公和國公具劄子以賀且曰與或爲取安必慮危夫惟務農而彊兵乃可立國而禦侮願勤聖慮終究遠圖公恐太夫人念歸乃即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楹以奉色養太夫人安焉築堂牓曰盡心親爲之記大意欲益求所以盡心於君親者居間玩意六經考諸史治亂得失益思前事之機微憂時之志一飯未嘗忘也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萬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倣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遺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致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緩之音竊

惟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猶之奕棊分據要害審思詳處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儻非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事下三省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寫尙書無逸篇具劄子爲賀曰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膺大福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輒輸丹誠爲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商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天道昭然其應如響古之聖人以一身莅天下惠澤四海無不如意未嘗少有憂懼退怯之懷凡以天道可必吾無愧歉于心而已臣不勝臣子祝頌之誠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以奉天道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如何哉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上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樊川周勣者氣義人也自公貶永卽來相從公帥福唐辟爲屬公來長沙勣亦從居焉檜累書招勣不得恨之乃謂公與勣誹謗時事亦削勣官竄封州公被命卽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太夫人送之曰汝無愧矣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公至貶所月一再遣人至太夫人所日夕讀易精思大旨述之於編親教授其子栻連爲州景物甚勝暇卽策杖遊歷連人愛重公爭持肴果以迎所至必爲曲留終日時檜益肆凶焰遷謫者不絕于道四方觀望公處之恬然形氣益充實太夫人亦安居長沙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鑱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己巳歲嶺南瘴疫大作日色晝昏官于連者自太守而下死凡數人郡人無不被疾哭聲連巷鄉落至有絕爨者公和藥拯之病者來請日至千餘人惟公家下至僕廝無一人告病過者咨歎莫不以爲天相忠誠也居連凡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永州湖湘之人見公歸喜甚爭出迎望見公所養勝前退皆歎息相賀公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四月至永母子相見彊健如初永舊所嘗居人情尤相安而公兄徽猷公遽以疾終方公官于朝及在貶徽猷公常留太夫人左右悅適其意太夫人鍾愛之至是悲惻殆不能爲懷雖公解釋備至太夫人亦年高多疾矣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修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虜人憚公尤甚歲時使至虜中其主必問公安在方約和時誓書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懼公復用云至是秦檜寵位旣極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先翦除海內賢士大夫然後肆其所爲尤憚公爲正論宗主使己不得安欲亟加害命臺臣王珉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文始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奏請令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卽擢知潭州汪召錫者娶檜兄

女嘗告訐趙令衿遺爲湖南提舉官俾共圖公又使張常先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以爲未足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備極慘酷考掠無全膚令自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病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庶務先勒檜子熺致仕盡斥羣兇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除判洪州公已在苫塊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銷鑠政事無綱邊備蕩弛幸其一旦隕斃當汲汲惟新令圖而未見所以慰人望者且聞頑顏亮篡立勢已驕豪必將妄舉可爲寒心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五月具劄子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以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苫塊中安敢恝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己而默不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哉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彼知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顏逆指而不敢辭也姦臣不然惟利是圖不復宅卹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欺蔽人主之聰明終則專事擅權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身滅國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歷歷可攷天下後世視之曾犬豕之不若彼誠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幾天下四夷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疎遠不復預聞朝廷幾事而伏自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爲長久歟臣誠過慮以爲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爲策方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和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爲安而不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或謂虜嘗有弒立之舉夫弒立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脩德立政斷然爲吾之所當爲口不絕和而實以勢臨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度輕爲舉動第堅壁清野以持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虜之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必不肯附逆而忘順假之五七年而虜之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有賢智莫知爲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謀無忘朝夕無使眞有噬臍之歎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彊虜之變荐生於內是天贊陛下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主之俯仰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太義不可須臾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爲者不過盡忠於陛下顧雖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爲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況親逢聖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己匿情慮禍之心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避鼎鑊不卹讒毀爲陛下陳之陛下勿謂

軍民之心爲可忽忠良之言爲可棄夫治天下譬如槃水一決而潰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亡無日非若紛紛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爲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榮臣亦預有安榮臣之自謀亦豈有不審耶幸未即隕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爲愚而卒棄之願陛下許臣居嚴婺間優游養痾爲陛下謀畫心腹之臣以畢愚盡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廓乾坤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恥父兄宗族之讎慼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念虜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無備沈該万俟卨據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伏在苫塊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爲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塡溝壑終無以仰報萬一思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世儒牽於戰和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儒爲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聽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簧鼓曲說愚弄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況時方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彼皆翕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乎德政修立而以生利爲心未嘗恃和爲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閒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可謂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凌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犂其庭係其酋海內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爲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爲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斂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彊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爲

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爲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夷狄者必曰石晉云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心純一卽位以來簡用賢才虜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且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己之去意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願望者欲我之忠良淪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其氣不復振作耳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于酖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狥其所甚欲而畢爲之不幾乎與虜爲地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下之心重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和乎臣謂虜有大讎大怨不可復合譬夫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帥携離人心睽異姑爲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姦賊之人豢於富貴闒於政事曾無尺寸之效以上報於國家毫髮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爲身謀爲子孫謀而不知爲陛下謀不知爲國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虜適足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乎而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唐漢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絶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絶含毒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爲陛下言之而已又伏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有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資輔以緝熙之學何爲而不成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充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從以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又以所著否泰卦解義進之奏曰臣往待罪相位陛下賜臣親書周易否泰二卦辭其後臣謫居連山益遠天日葵傾之心不能自已遇朔望必取再拜伏讀竊不自揆爲二卦訓釋久欲獻之以備乙覽而負罪積畏無路上達今謹繕寫昧死以進顧坐井之見豈足以仰補萬一惟臣子愛君之誠則不能自已焉竊惟易謹君子小人之辨而二卦則其効之尤深切著明者也其事則本諸一心惟陛下留神上付前奏三省宰執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怒以爲虜初未有釁歲時通問不翅如膠漆而公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公自扶護西歸抵綿竹卽卜日治太夫人葬附雍公之兆賓客紛至自朝及夕哭泣應接不少倦子姪交諫尊年不宜致毀而公孝誠自天不能已也太夫人既葬十日而謫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卽日就道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永公自爲表謝曰念君臣雖分於異勢而利害實係於同舟其憂國之誠拳

拳不捨蓋如此云公自是不復接賓客日紬繹易春秋論孟各為之說夜則閱司馬氏通鑑如是者又四年而宇文夫人亦終焉自庚辰秋冬朝廷頗聞虜有異志公卿大夫下至軍民無不內懷岌岌日願公還相位表疏不絕三十一年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時臨安積陰命下之日廓然清明上下欣悅公歸至潭五月奉欽宗諱號慟至不能食又聞虜有嫚書不勝痛憤上奏曰孝慈皇帝訃自北來又聞逆虜兵動凡為臣子孰不痛憤臣往叨任使孤負眷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無所逃罪臣又度今日虜勢決無但已九月十月之間必有所向願陛下與大臣計議早定必守必戰之策上安社稷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迸南來沿江百姓荷擔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書疾置敦促甚遽長沙在遠傳聞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途曰吾君方憂危臣子之職戴星而趨猶恐其緩至岳陽遇大雪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經歷諸屯慰接將士未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云虜焚北采石煙炎漲天南岸人不復可立公毋庸進也公愀然曰某被命即攜二子來正欲赴君父之急今無所問惟直前求乘輿所在耳長江是時無一舟行獨公以小舟徑下遭大風幾殆北岸又近虜兵從者憂惴甚公不少顧過池陽聞亮被殺然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公以為從天而下驩呼增氣虜諜報惴恐一二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公至建康奏乞車駕早來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而辦風采隱然軍民恃以安上至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而悲公久處瘴癘形容之瘠也車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四公頓首謝上更生骨肉之賜且曰方秦檜威時非陛下力賜保全無此身矣上亦為之慘然曰檜之為人既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公奏國家譬如人之一身必元氣充實然後邪不能干朝廷元氣也今邪氣得以干犯必是元氣之弱或汗或下邪氣固暫退然元氣不壯邪再干之恐難勝任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此皆壯元氣之道上改容開納時車駕將還臨安欲付公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更留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俾專措置臨發復引公對公奏陛下當京城阽危之際毅然請使不測之虜後復受任開元帥府以孤軍當虜鋒當是時不知陛下之心還知有禍福生死否上曰朕爾時一心家國豈知有禍福豈知有死生對曰是心乃天心也願陛下試反此心而擴充之何畏乎虜賊上首肯焉且勞公曰朕待卿如骨肉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卿久在謫籍聞甚清貧郊祀合得奏薦及封邑當盡以還卿繼遣內侍賜公黃金及象筦筆公皇恐不敢辭秦檜二十年間所以譖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上主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辭和氣平無淹滯之歎而温乎忠愛之誠為之感動對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公求去者公念舊臣宅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尤以己之去就為安危不忍舍而遠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時虜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賴公屹然增重兩淮之兵渡江歸息而奔走瘡痍之餘重以疫癘自三衙諸軍皆留建康死者日數十人公親為分課醫工置曆診候自帥

司給藥餌及宅費遣官屬監示至日暮公親視曆考其勤惰得失而賞罰之全活甚衆四月楊存中罷公被旨兼措置兩淮繼兼節制建康鎭江府江池州江陰軍駐屯軍馬時虜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鎭江都統制張子蓋提兵在淮上欲前救聞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卽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奇乘虜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虜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庖人廝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激奏今海州上功當有以深革其弊使可爲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以下至旗頭押擁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繆僞重寘典憲公德威表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總兵權當軍政二十年廢弛之後問疾痛卹勞苦撫孤遺禁刻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勵慨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念軍籍日益凋寡中原之人久困腥羶思慕我宋欲因玆時乘虜事力未彊頓兵淮甸要處以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內以壯軍勢實曠土外以讋虜情系人心奏曰虜人退兵之後士馬物故幾半飮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羣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似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歲捍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固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夫人而知其爲弱也議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虜之圖事未肯但已一旦倉卒何以待之又況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爲可仗然則乘機及時內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搖動斯爲成算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

先圖異日彊虜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又奏曰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或撥米糧或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彊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困於虜毒亦已甚矣讎虜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甲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彊虜恣爲殘虐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爲群別致生事謂可因其憤嫉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彊壯年十八以上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彊弩效用爲名各給文帖書寫鄕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公請公卽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彊勇可用公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公擢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公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濄口兩道以舟運粮蓋淮北廣衍粮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振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濄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卽具

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以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張子蓋自鎮江來謁公與之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奏子蓋才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江淮措置招來會今上即位公首奏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之事據今所營足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繁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疆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遙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緊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隕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四至即引見上見公改容禮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故必須兢兢業業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讎恥之大感痛形於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太上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輒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留臨安旬日中使問賜飲食等不絕禮遇冠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自北來飛長數里即具奏曰災異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憂勞庶政豈容有此伏願益修欽畏以答天心抑天之愛陛下殆將有以警勉於初助成聖德也更乞延見近臣咨問時政必使惠澤實及軍民先是公謂新政以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爲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於上且乞以閒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庶幾啓沃之間有所廣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爲宣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備勸講論思上遂命召大寶公至江上復奏曰直言不聞非國之福自秦檜用事二十年間誣以乇罪賊殺忠良不知幾何人願下明詔以太上之意條具往以直言獲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誣之以事而身已淪沒許本家開析事因經朝廷雪訴庶幾寃憤之氣得申今日又奏乞盡天下之公議以用天下之才時洪邁張掄使虜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到虜中鎖之寓館不與飲食令於表中換陪臣字公奏虜主恃彊彈壓諸國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寢食之間無忘此讎上慰天心下從人欲不當復遣使以重前失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堡豈不示虜削弱失兩淮之心墮將士之氣或有緩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爲然浩已爲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輒不以爲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鎮淮上圖山東而子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遏海州之賞公方招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

納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專欲爲懷安計公治舟楫于東海所圖甚遠而浩輒令散遣凡公所爲動皆乖異黨與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屬勞問不絶且乞上親喻之上賜手書撫存備至而子蓋卒不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論奏曰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爲御營參贊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皆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欲絶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絶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失變爲寇讎內則爲虜用外則爲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既絶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爲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者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戶棄絶之不得衣食於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以奔疲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命諸將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淛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軍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絶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國家所系人心爲本惟陛下恢廓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佑其理必然上見之感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恃其口辯欲爲浩遊說公折大義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參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蹈覆轍浩聞之悚然時浩已遣使使虜報登寶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恢復而遽聞遣使懼天下解體前日洪邁虜中供伏事狀尋聞虜酋備坐告喻嶺北諸國虜借我和議之名以迫脅諸國類如此願毋遣浩竟遣之然虜計已行亦竟責舊禮不納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動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時已爲此謀蓋江南形勢實在於此舍而不爲未見其策又奏曰漢文帝初立有司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爲天下國家計甚遠願陛下留意焉公於九月中嘗具奏以謂近聞吳璘之兵在德順會未幾月與虜大戰不可不爲之深思也使此虜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視不問貽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令兩淮之師虎視淮壖用觀其變而遣舟師自海道搖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虜使有左顧右盻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牽制之勢將士當亦賈勇自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爲功謂德順既棄則非徒璘無能爲亦固撓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爲然上遣內侍黃保躬賜公鞍馬手書曰卿以元勳特爲重望慨風塵之未靜仗忠義以親行首固邊防徐謀開拓俾朕居尊無復軫慮細思忠赤益用歎嘉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緩深慮有失機會復具奏曰人心向背興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願仰稽天道俯徇衆情亟定行期以慰中

外之望時契丹會窩斡亦起兵攻虜爲虜所滅其黨奔潰驍將蕭鷓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爲女真一國之兵其數有限向來獨以彊力迫脅中國之民及諸國之人爲用是以兵威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撫諸國則女真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諸國莫爲其用虜可亡也奏乞厚撫鷓巴等上從之詔公擬官賞施行仍賜手書勞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朕倚毗宣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虜來歸中外帖然今賜卿貂帽等時虜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廬虜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宣撫司虛爲大言欲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詐不當爲之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爲邊塞重鎮時虜將萬戶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積糧修城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若破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我之意累遣親信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公具以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說其下則欲復遵舊轍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戰守之道本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用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廟筭深有可疑臣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德章一新內外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

大治于後人心既孚士氣必振于以戰守何往不濟既至復伸前說上再三歎美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令參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將行念軍事利鈍難必恐或小跌傷上有爲之心謂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盡事機乞上置之坐右嘗觀覽焉又出旗牓軍前曰面奉聖旨大軍所至務要秋毫不擾專以慰安百姓爲事敢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達於聽聞朕所不赦公渡江聞李顯忠至靈壁而蕭琦中悔以衆來拒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盡邵宏淵亦進圍虹縣顯忠會之徒穆周仁窮蹙率其衆降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趨淮陽慮顯忠輕敵深進則親帥官屬前駐盱眙幾便近得以指呼顯忠虜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戶頭領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虜僞元帥者遣二萬餘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僞帥令於陣前打話謂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既戰兵引却明日復來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忠等率兵入城虜衆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日得諜者報虜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不能追也時虜名酋勇將降執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爲靈壁虹縣之屯矣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洶動傳虜且至官屬中有懷檄以歸者亦有請公亟

南轅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痍拯疾病存錄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始知虜初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栻留盱眙幾月俾將士悉歸憩而後還維楊具奏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爲本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卿屢待罪欲罰自卿始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嘗少變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賴卿經畫他人豈能副卿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素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議百出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尤倚卿爲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可先啓欲和之言又荐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統制官以下乞以次行罰時朝廷建遣楊存中以御營使行江上守備首途有日公謂命令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事身死無益遂論奏之上即日詔存中毋行公留真楊大飭兩淮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兵家計修滁州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廬州大抵虜人來攻泗州則糧道回遠城中兵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大破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栻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衆情大安兩淮郡縣悉增葺屋宇人物熙熙以至鄉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栻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周其次管夷吾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舍道邊何自而成而況安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虜以傷敗之故其勢未能爲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願深惟國計精選天下嵓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爲謀出於一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復庶幾日積月著太平可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遇自古未嘗有之彊敵若非君臣相與爲一朝夕圖回不較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怜賜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上覽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終不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公都督之號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志寧並貽書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等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隙以恐脅我公奏虜力彊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使其有隙可乘有機可投雖使人接踵于道卑辭厚禮無所不至亦莫足以遏其鋒也今僞帥書蓋知江南之士欲和者衆離間吾心腹撓亂吾成謀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于後惟陛下深察之臣誠過慮竊恐腐儒之論不知大計遂爲真和曾不知三數年之後虜馬日蕃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怠墮方是時何以枝梧然今日內治未立人多懷私只責謀身不思爲國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時朝廷欲謝却歸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多遣間諜恐生邊釁公奏曰自昔創業中興

之君圖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爲之用也攷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羣盜或得之降虜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謬蓋亦天命之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可疑而況宅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宅日人自爲敵計之出此豈不誤哉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爲保身之謀獨無天命之可信哉又奏虜之於我有不戴天之讎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宜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秘略無一實今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號爲信義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謂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乎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報虜並借職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執則令仲賢等許之無傷栻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遂鼠伏拱手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賢見公謬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冬必入寇我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當亟渡江公知仲賢爲虜所脅卽謂之曰某在此邊備已飭借使虜來當力破之況探報日至虜之屯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議得無爲虜游說耶栻復被旨令入奏公命栻奏仲賢辱國無狀但所謀事未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此議栻至上卽召見首問仲賢事栻具奏其狀且曰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朝廷與爲表裏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虜削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相往來爲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等叩頭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鐫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懼益大唱和議建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見諸軍惶惑歸正人尤不自安卽出牓諸軍謂虜人妄有邀索如輒敢渡淮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牓皆大恐獨上以爲然公又奏曰伏聞朝廷遣使甚亟思慮反復實不遑寧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養愛此身不敢卽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陛下龍飛之始英武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辭今將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畏怯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爲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扼以不戰又何能爲而直爲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有爲之時惟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後悔何及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爲異同於今日也又奏今歲守備甚嚴自秋涉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人自招紛紛緣此內外之情各不懷安於國體所係甚大今茲使行事體尤重豈宜更復草草惟此虜若必欲侵凌我

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動況專幸寇讎之不我侵急急然徒爲懇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上賜手書諭意將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辭未幾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議荅虜書事以爲但當輕遣一介往觀其情僞而爲之所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鎮江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而八陵久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逆亮憑陵移書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彊之計而因虜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之膏血以奉讎人用猶子之禮以事讎人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宅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欺陛下以款之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家室之是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爲心哉況兩朝攀輿之望已絕宗室近親流落虜廷戕賊殆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安否臣實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合豈可蒙恥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豈容狂妄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並立於朝伏乞早降指揮罷臣機政臣見力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揮上賜手書曰覽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揮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誠爲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俟卿到面盡曲折卿宜速來繼遣內侍甘澤賜公手書曰卿赴召入覲何爲中道遽欲引嫌自陳軍國大事正要卿同心叶濟已差甘澤宣卿宜體朕意疾速前來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茲議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詢之士大夫多以爲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爲秦檜所擠瀕死者屢賴太上皇帝保全覆護獲有餘生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爲陛下數陳不知陛下終能主張之否又有事之大者人才混殽風俗陵夷綱紀久弛上下偷安巨細積弊內治自彊未見端緒若力圖所以革之一繩以公不卹浮議則怨謗之言投隙伺間巧爲傷中事必無成若因循不革日復一日何以爲國國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斷於中果行於外君臣一心無間可乘以濟此疑難之業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寢不遑處拳拳憂心有如皦日思所以爲陛下計爲社稷計須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數奇粗知學道豈敢叨踰榮寵竊位於朝以負陛下社稷哉臣到闕日願賜清閑之燕俾盡區區度其是否使之進退有據不違其道不勝幸甚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事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爲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栻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

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馬時行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㧑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曰今不幸建康則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業不可成且秦檜二十年在臨安爲燕安酖毒之計豈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圖大抵今日凡事皆當如藝祖創業時務從省約而專以治軍卹民爲務庶國有瘳不然日復一日未見其可上深感悟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械繫迫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栻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事當歸一也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弁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朔旦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怒聲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虜無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遞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虜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讎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奏宜牓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無禮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庶幾諸軍知曲在虜且知和議不成激昻增氣上令都督以此旨降牓兩淮荆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奏力主和議且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而後從事上親批其後降付三省曰虜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啓御封是日適公當啓畢即轉示思退思退大駭藏去先是上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虜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批語乃陽爲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傾陷之計蹤跡詭祕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所能爲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遇王之望等還見之望力主和議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盛毀守備一無以恃者又陰以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稱虜盛彊爲畏怯語而穡專主其議百計毀公蓋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虞醜虜未靖憂恐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勞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義奮激曾不以爲勞諸軍感悅有不待號令而從者計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彊壯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爲兩淮要塞皆願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六合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爲險處皆積水爲櫃增置江

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虛聲脅和至再至三皆有約日決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備禦甚設卒不敢動反爲防我計及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軍聲大振虜聞公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歸正者日來不絕山東豪傑悉遣人來受節度公曉之曰淮北山東之人慕戀國恩厭苦虐政保據山險抗拒賊兵于今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爾等忠勤爲之惻痛已具奏皇帝記錄汝等姓名將來大兵進討則犄角爲援晝驚夜劫抄絕糧道如是賊兵深入便當連跨城邑痛勦賊徒勳績儻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量力無或輕動反墮賊計今本朝厲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訓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孫沉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姦臣誤兩國皆被女真之禍今契丹不祀皇帝無日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存亡繼絕之義虜人益懼遂爲間書鏤板摹印散之境上類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遍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爲勞勩思退等以其效力尤多尤惡之使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爲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等用上出公奏思退穡議屈於是始謀更造宅事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留深而穡指公此事爲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已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喻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且命宣諭司及統領司磨治督府文書錢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公雖去國不敢以嫌故有隱奏尹穡姦邪必誤國事又奏勸上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勿復問時事後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慨然語之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況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不言上復欲用某某當即日就道敢以老病爲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者聳然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薾且畏暑未能遂還長沙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頙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爲之銘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日讀易更定前說且曰庶幾未死於學有進也又取易象題坐右曰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親舊來訪者輒與講論古道終日不倦蓋其心純一無出處動靜之間如此孟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昬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

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卽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有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至二十有二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命子栻等坐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隕于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盡驚翌日得公書欲來寓居云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公太保栻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幼卽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尙友講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冊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爲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守宇振遺黎顚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上前務盡道理期於聽從不爲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謫命處炎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遠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

則憂思終夕不寐嘗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自壯至老或用或舍未嘗有斯須之間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順適曲盡其心奉養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婦子見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時遠去侍側每覺意緒不佳則曰太夫人得無有疾乎遣人候問則其日果太夫人服藥也太夫人方嚴或顏色不和則公拱立左右踧踖若無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蓋自膝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沒見素所服用之物未嘗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誠篤至上自宮禁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聞風而興起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也於兄徽猷公友弟篤至教養其子與己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婚嫁亦皆取給焉歲時祭祀必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涖焉及祭肅乎如祖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薦于廟而後敢食器皿擇精潔者備薦享不以它用素能飲酒至斗餘及貶連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熱宜省酒卽不敢飲及再見太夫人命之飲乃飲遂終身不踰三酌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燕處飲食皆有常度雖在閨門無戲語無墮容未嘗偏倚而坐未嘗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息及在餘干未寢疾間温恭朝夕無絲毫倦怠意絕筆二銘于今讀之猶能使人悚然起敬則公之心雖未易以言語形容然於此亦可以少見其幾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以至於德成而行尊非強勉所能及也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

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揔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乎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又嘗論剛柔之義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故夫必欲遠聲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剛也君則之於內而主斷也至於禮臣下下賢才撫四鄰愛百姓卹孤寡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安進退守職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至於犯顏敢爭捐軀盡節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殺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爲不義守忠義之大訓弭患難於當年斷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華夷讋服其動莫非剛矣故夫善觀易者必觀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成悔或吝或吉或凶可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銓求公序其所著春秋傳者公告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事章章者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於天毫釐不差夫子敘四時稱天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于是興逆天則亂生物之功于是息爲千萬世訓至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嗚呼使王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諸侯陪臣知有大夫馴致之理得之自然禍難孰爲而作哉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侯雖曰彊大敢違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誅滅耶周道既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禮奉承天心以大明賞罰於天下春秋爲是作以我褒貶代天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懼亂臣賊子易慮變志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聖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於此書者矣公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嘗曰萊公自澶淵還恥於城下之盟益勸上修德立政既不獲用乃有東封西祀之說鄭公使虜還以和議爲恥以自治爲急務而不受樞庭之賞文正自西鄙入參大政勸仁祖開天章閣俾大臣條時務大修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其猷爲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幾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公所爲適有契于公心也與每訓諸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見人有一善爲之喜見辭色子姪輩言動小不中理則對之愀然不樂人自感動公初娶楊國夫人樂氏旬日被命召卽造朝及爲侍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公曰國事如此太夫人在遠吾何心及此遂終身不置妾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賢明淑順與公同志事太夫人盡禮雞初鳴已冠帔立寢前俟太夫人寐覺夜則俟太夫人寢至息勻寐安乃去食飲湯藥一一親之太夫人常曰吾兒孝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內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宇文氏私門每訓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蓋其德誠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

葬衡山與公同兆異穴生子男二人長栻右承務郎直祕閣次杓右承奉郎公奏議務坦明不爲虛辭率口誦令子姪書之皆根於心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幷雜記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書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貫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隣於生禀奥學妙於心通勳存王室澤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編錄可紀謹掇其大略以備獻于君父下之史官傳之無窮且將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乾道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下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六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魏國公贈太師謚正獻陳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感德鄉胡公里

曾祖　贈太師沂國公妣黃氏贈徐國夫人

祖　贈太師蜀國公妣李氏贈蜀國夫人

父　贈太師冀國公妣黃氏贈越國夫人卓氏贈冀國夫人

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世蓋出潁川晉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逵南遷泉江始為閩人其居莆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沆始斑斑見於碑碣然世遠不可得而詳矣公之家自沂公以來皆以好施周急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歲自知為學冀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年以鄉舉試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文讀之歎曰公輔器也將寘首選而同列有異議者乃屈居其次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以科第自高同寮宴集常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走視之則諸掾屬方相從飲某所而公之輿卒亦或假之以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責公亦唯唯推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公慰諭且問其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之行而又資其僕御亦安得為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幸於自解而重人之罪乎汪公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第二人再調即為館學清官是時秦丞相檜用事察公意不附己乃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終更造朝中塗心悸夜不得眠公曰吾宅日未嘗如此意者吾親其不康乎翌日馳歸則冀國夫人果以是日屬疾矣遭喪服除添差通判南劍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在館歲餘非時未嘗一詣東西府時今天子方為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宰相爭欲置其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端厚靜重者為之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傳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王好鞠戲誦韓愈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吏故多與諸府寮狎公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談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除監察御史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鄰居朝夕往來及倬為言事官公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公既還中司欲薦以為御史而先以告公力辭之後數月汪徹為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下然後謝公曰恐公復辭不敢告也俄還殿中侍御史首為上言人主以兼聽為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反復推明引今附古詞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然不可犯上固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不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侈其志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所以侵漁百姓刻剝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不至而任事者未嘗一詰何之則將不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而虛籍太半不可稽考軍士疲於私使困於回易大率以奉主將之私而所得衣糧隨手尅盡羸瘦單薄有可憐之色而主將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恩矣陛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警其惰作士之氣而收其心則紀綱正而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上恩而效死以報國者哉

上亦稱善再三公遂劾奏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今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以懲惡劉寶總戎京口紀律不嚴裒斂特甚朝命分兵屯戍輒拒不遣亦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湯思退秉政無狀公論沸騰會冬無雲而雷公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掎摭苛細公曰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爲乃獨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淺暗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詔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復議請褫其職公曰事貴適中而已思退非有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時免相恩禮未可殺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視沈該不有間乎今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不復論金虜自燕徙汴謀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裒斂交結得幸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正月既望大雷雹已而雨雪凝沍旬日不解公引春秋所書雷雪之變且言當時兩異相距八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之矧今一日並見其異甚矣蓋雷雹陽也雨雪陰也雷而復雪是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出而爲物害也以類推之是爲夷狄將陵中國臣下將竊威權之象所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虜勢駸駸蓋已可見備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傅總兵戎殖貨財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其力足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衆口道塗仄目中外切齒久矣養之不已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人望別能否正紀綱信號令廣惠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術而不可緩者惟陛下幷留聖意因遂劾奏存中罪狀語益切天子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無雲而雷今春已雷而雪間者日闇無光而淫雨不止前日又有地震之異變不虛生實應人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有未當歟備禦有未脩而賦斂有未節歟近習有撓權而大臣無任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讜之論不聞歟何嘉氣之不應也傳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願下求言之詔以審政事之闕而深詔大臣念咎引慝以答天戒又言部使者多不舉職請令自今臺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檢舉議罪以聞又言近世例以小廉曲謹文采醞藉取人而於識量深沈智略慷慨之士未有以爲意者所以名士盈庭而臨事嘗有乏才之歎謂宜廣收博采舍短錄長用之繩墨之外責以事業之成勿拘小節勿課近効庶其有得以濟時用會語以災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上計策公言虜人窺伺其意不測而兩淮之藩籬未固荊襄之聲援不接宜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荊襄諸將之兵而假以宅用陰遣間使往來江上密問諸將計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稟議使諸大臣從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參酌去取以定其論庶幾緩急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宅則選練犒賜以作士氣擇吏蠲賦以輯鄉兵脩城築壘以嚴保障亦事之不可緩者而總其大要則在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則又在陛下益堅睿斷先定規模無以憂疑自爲退沮而已又言命令之出不可不審內外之任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急在節財用而冗官妄費實爲今日財用之大蠹且如添差總管鈐轄一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五六十萬公使人從費又倍之其間又有連爲數任而不替者有更歷數州而不已者宗戚生朝賜物尚依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俸給有

旨罷勑局而或兩年不罷有旨減吏員而三省密院御史臺不減大禮浮費以巨億計樂工五百人教習百日食錢至二萬緡修輿服器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房兩部將作軍器兩監文思車輅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日五六百者不知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爲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興爲無問大小稍有關涉行遣文書一字以上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限裁損而陛下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曆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而人心不患於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私役教閱不時緩急不堪倚仗故今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上供以給其費宜詔有大軍處卽令將兵通共教閱無大軍處卽令旁近大軍分遣將吏就州教之勸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屯大軍漸可抽回以省截留之費是時虜人侵軼之勢已形而江淮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惴莫敢發言公又力言宜蚤置統帥使擇間探遠斥堠謹烽火修城池以待其變而當是時莫有堪其選者中興舊臣唯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困於讒口謫居湖湘中外物情翕然屬之上心益以爲疑不肯用也公乃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可謂危且迫矣而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諳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不識浚且亦聞其爲人意廣才疎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今居謫籍杜門念咎未嘗不追悔前非老而練事殆非復前日浚矣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之臣又未有能過之者雖有射鉤斬袪之仇猶當置而不問況浚嘗爲陛下腹心之臣初未嘗有此隙乎竊聞譖者言其陰有異志又以放棄之久疑沮益深若付以權恐漸難制臣請有以明其不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爲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乃悟首肯久之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策且陳避狄之計公遂抗言去爲竊弄威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筭請按軍法斬之以作士氣上愕然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旣而邊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屯據要害而用兵之意猶未决也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勝若得虜人便離巢穴送死而來則中原塗炭之民與其種類怨叛之衆爭欲起而圖之者何可勝數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間道以擣其虛則虜之成禽必矣臣之所慮猶恐其知吾有備僞爲甘言復以和議誤我耳然彼或出此而吾能益嚴備禦之計修築營壘大開屯田以爲久駐之基俟其退歸巢穴然後姑與之和此則猶爲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於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爲非是而遂斂兵增壘墮其計中則爲無策而大事去矣虜兵尋果渡淮公受詔措置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指授方略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虜軍自亂殺其主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堡寨屯田公行所過勞來安集流逋稍復舊業虜中更立新酋遣使來申舊好朝廷方議酬答之宜而議者或謂得故疆者實利也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著多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

前日和戎之計蓋非得已今此使來正審事機正名分之日也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名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卽復中原遽謁陵廟然亦足以作頹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虜人挫衂之餘急於自定汲汲求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彊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爲哉當此機會臣以爲非獨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惟在朝廷先定規模有以俟之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爲難也公又以爲和好果成尤不可以無備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幷圖上兩淮戍守屯由事宜所以爲保江之計者甚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略者以爲諸將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儲將材又言淮北流民自相剽略吏不能禁宜加區別撫其柔良而收其暴桀者畜之軍中束以紀律至於虜中形勢彼雖或能言之然皆務爲可喜之言以冀投合不可輕信而吾之虛實險易彼皆得之則又不可以不爲之防大抵但當益增屯兵多遣間諜以俟得其情狀之實然後乘其機會量力以應之耳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固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僥倖爲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使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詖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志專而見理明功業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爲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爲國者賢不以讎而棄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予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反側之害於政事亦且無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太寧宮使闢重門而直視之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見之此陛下家學也願留聖意以幸天下七月還中書舍人尋以本職充江淮東西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卽位慨然有復境土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之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而沈靜有謀故有是命公力辭建康不允乃辟材吏通判府事分理民政而獨與張公協規幷力大飭邊備是時蜀漢之兵北征秦隴雖頗略定城邑而勝負久不決公爲張公言請襲虜以分其勢張公然之公因上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而虜人悉衆拒戰兩軍殺傷雖略相當然久而不決則危道也兩淮戰士今雖且當固守然事勢已急豈可不爲牽制之舉臣竊以爲莫若分遣舟師出其不意直擣山東中原豪傑宜有應者則彼必還西師以自救而璘得乘勝以定關中我又及其未至長驅深入潰其腹心不世之功可一旦而立也若其有備回颿轉柂信宿可還彼亦將如我何哉此不唯救急之計實因敵制勝之一奇不可失也奏入會朝廷有力主和議者已詔璘班師而公計遂不行識者恨之公又極論軍中虛籍冗占擺鋪營田差借之弊且請戒諸將毋得以回易資鑛餉結權要十一月召入奏事既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給從臣筆札條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改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年以來左右近習稍有以名聞於外者士夫奔走趨附將帥納賂買官遠近相傳道路以目願深察而痛

懲之無使或爲聖德之累也隆興改元都督府建改參贊軍事力辭建康得免別除禮部侍郎領職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張公從之會諜報虜多聚糧邊邑諸將以爲如此則其勢秋高必來不可當不若先其未動舉兵擊之以破散其業張公又以爲然乃請於朝而出師焉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縣靈壁遂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不然師老力疲遇敵恐不可用也張公然之亟以檄召顯忠班師則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而虜大發河南之兵以來矣顯忠身出鏖戰城下殺傷過當會夜兩軍不相聞知各驚潰去而道路流言以爲官軍失亡數萬賊且乘勝南來素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且勸上勿爲浮議所搖公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常事願勿以小衄而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也張公抗章待罪公亦奏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兩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建議罷張公都督使復以宣撫使治楊州公上疏曰朝廷果以浚爲不可用則罷之而更屬賢將可也若猶欲責其後效則貶官示罰亦古法也今乃使之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楊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又從而沮之如此則人情觀望無不解體浚方爲賊餌之不暇尚何後效之圖哉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卽以家行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

乃不復爲宗社計此陛下所宜自憂也願下詔書戒勑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效贖其往愆如度其終不可用則請先治臣阿黨之罪而後改圖無使浚它日復誤使令而臣亦得不言之罪也疏上未報公又奏言陛下必以浚爲不可復用則請速詔中外別求智勇可代浚者而拔用之不然則幸且勿加沮撓使得支吾畢此殘歲詞益懇切上覽奏感悟卽詔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爲思退穡等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罪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復以自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而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詔復命知泉州未至召赴闕以乾道元年正月入對上撫勞再三公引歐陽脩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爲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也願詔大臣一以大公至正爲心並用恩仇兼忘物我唯才是任毋恤其它則植壞羣散而人人得以自效矣又奏虜騎既退兩淮屯田似不可緩前此行之而不見效其失在於任人不久而責效太速耳爲今之計莫若擇二大將使以建康鎭江之軍分屯兩淮而就兼一路之帥使擇軍中裨將各以所領分屯沿邊諸州而就兼一州之守境內財賦得自用以爲屋廬耕牧之費或募新軍或取舊人之不入隊者授田使耕不盡其利則人爭趨之遲以數年而成效可睹矣又勸上察羣情之所甚欲者行之所甚惡者去之捐其所甚愛謹其所可戒審眞僞辨忠邪從諫任賢以格天心以作士氣庶幾戎狄畏威不敢侵侮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

本朝之治惟仁宗爲最盛願陛下治心脩身之道專以仁宗爲法而立政任人之際必稽成憲而行則慶曆嘉祐之治不難致也又言今日積弊千條萬端朝廷非不知之而不能革者蓋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而風俗頹弊人各有心上所建立有不便於己者則興訛造訕百計傾搖必罷之而後已願詔大臣力任此責合羣議而討論之力行堅守必冀有成則風俗變而紀綱立矣又言人才者國家之命脈也而論人才者又當以氣節爲主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傑立角出爭以氣節相高頃自蔡京秦檜用事以來摧喪既略盡矣太上更化之初力救其弊而士狃見聞未能盡革臣願陛下深以爲念氣節之士雖有小過猶當容之佞邪之人雖甚有才猶當察之庶幾有以作新人才興起頹弊於是上顧公甚厚蓋有意於大用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爲端禮所逐工部侍郞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公抗疏力詆其非且爲上言本朝無以戚屬爲宰相者今若此懼不可爲子孫法上以爲然端禮聞之密遣門下士語公曰聞兩宮皆許相己卽相當引公共政公不答退而終日不樂謂所親曰此言奚爲至於我哉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無使天下後世有以此議聖德者上首肯久之端禮之客亟馳報之端禮由是深忌公諷使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寧府中書舍人閻安中封還詞頭力請留公命復下安中不能力爭然亦竟得罪以去而端禮卒不相時右正言龔茂良方以排擊近習黜守建而未上公言茂良前以言事補郡且臣故交今往奪之於義有不安者不得請乃之官在郡期年治以寬簡省節廚傳官無浮費然人服其清亦莫之毀也三年執政請徙公帥江東上稱公鯁亮俾召赴闕既至入對上諭公曰卿前去國蓋有譖卿者卿今日無一語自辨朕益服卿厚德也乃授吏部尙書入謝之日奏曰銓綜事有成法臣固當謹守第愚淺之見或有不及願陛下時警勑之蓋君臣之分雖嚴而情不可以不通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當盡言公曰唐太宗唯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今陛下導臣使諫臣敢不奉詔上曰朕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觀德宗之忌刻不樂受言亦未嘗不鄙之也公對曰聖言及此天下幸甚遂從容爲上言今日人材衰少士氣不振若必求全責備而後用之則遺賢多矣要當君臣一意公聽並觀略人細過而取其大節去己私意而徇夫至公則人材彬彬出爲時用矣又言爲政而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此先儒之格言也然臣竊以爲一時之敝政可更而祖宗之成法不可改也就所當更亦必計之審議之熟然後可更既已更之則當守之不變而不可以屢更也又言州縣之閒號爲能吏者往往務爲急刻專以趣辦財賦爲功而視撫字聽斷爲不急其間又有聚斂以爲羨餘之獻者增市征則害商賈督逋賦則病農民甚或侵移常賦貽患後人朝廷不察反謂有才願有以深戒戢之則天下之幸也時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遊獵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公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爲忠臣矣十二月受詔館北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首薦陳良翰林栗劉朔等五人恬退有守可爲侍從臺諫之儲時龍大淵曾覿以舊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爲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至是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公曰不知也公獨何自得之邁以淵覿告公明日至漏舍語諸公曰外議久指此兩人漏洩省中語而未嘗得其實狀故前此言者雖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以不聞諸公皆以爲然入奏事畢公乃獨進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公再拜謝退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至或舉酒相賀云一日出省還第有斂馬道周而不避者公問爲誰曰戚里某官也公遣直省吏白二相此輕侮朝廷不可不治卽使詰之且具以聞上怒曰朕在藩邸時出逢相車未嘗不避此輩乃敢爾耶明日以白高宗下臨安府捕繫其從者重坐之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非如宅人面從而退有後言也公以兩淮藩籬未固言於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隍訓卒練兵以爲不可犯之基而已然今日任人之弊大抵太拘而邊郡爲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間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爲守饒之以財使自爲用仍詔臺諫略其細過使倜儻之人得以行其志而自效諸使唯鹽司爲不可廢自餘皆可且罷而閒遣使循行諸郡按閱稽考以行賞罰數年之後守備必固敵人知之自不敢犯萬一有之亦可責諸將以必守而無異時望風奔潰之虞矣荆襄諸郡亦宜放此大率不過得十數材力任事之人便可集事唯陛下留意圖之虜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公使却之掌儀懼白公恐生事公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公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爲例云虜又移書邊吏取前所俘虜人上顧輔臣議所以應之者公曰此不可以力爭而可以理勝虜方淫侈安有遠謀設欲用兵亦不必假此爲詞今當且如常時泛然報云已下諸處根刷俟至三四然後報以諸處所申皆無其人或是軍前一時殺戮或是後來節次死亡且誓書之文俘虜叛亡自是兩事俘虜發過已多叛亡自不應遣且如本朝兩淮之民昨來上國兩次俘略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者誠恐破壞和議使兩國邊境之民皆不得安也如其不聽或至交兵則曲直之勢勝負有所在矣從臣有怯懦爭言不可不予者議久未決公復上奏曰虜知此輩皆在軍中故遣官臨境揭牓招諭欲以搖我人心冀或有變而以兵乘其隙此計深矣今留不遣彼必藉此以起兵端然臣竊料彼無信義專恃暴彊盡發亦來不發亦來初不以吾之從違爲作輟也但發之則吾國中先自紛紛而彼乘其弊其禍甚速不發則其侵軼尙在一二年後吾但堅壁勿戰絕其糧道彼亦安能持久况兵之勝負亦有天理今我直彼曲安能逆知其必不能勝而遽爲此怱怱乎沈介守上饒以上供負課罷郡鐫秩公爭以爲不可鎭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

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并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幾新帥之來不至循習公奏曰今但遴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公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而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況軍中積弊不在乎它特患交結之風未革所以有裒尅自營之事今陛下既赫然罪其尤者而又并及譽阿之人中外之情莫不震慴何事於此而後可以除宿弊乎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它當一切聽之今檢柅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先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防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體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上納公言罷抃不遣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公又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彼自當悅服矣上可公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之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守前說公爭愈力上顧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公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它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既而上以當郊有雷震之異內出手詔戒飭大臣宰相葉顒魏杞坐免公亦俟罪不獲命越數日遂除參知政事公辭謝不得已就職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者自此當日有以省之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公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公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上可其奏時有以四明銀礦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公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至於如此天下幸甚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久不可以不慮乎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從臣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公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蓋近列中有以騰口交鬭致二人之不安者於是遂與同列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罷斥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遂獨持政柄尋兼知樞密院事即言於上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指揮苟

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爲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諍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恤民力用人之際隨才任使未嘗求備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無以別其能否公曰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減福建鈔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且蠲諸道累歲逋負金穀錢帛以巨億計當是時上於公言多所聽用大抵政事頗歸中書矣既而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得先罷去上納公言遂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命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公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公退召琪責之琪惶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旨可增築州城今已訖事公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曰若爾即琪爲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廬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機務至繁天下情僞百出豈智力所能一一防閑所恃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考其案牘及所置對前後牴牾姦僞明審此而可詐則亦何所不可爲也哉臣等不勝大懼謹按律文詐爲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禁官張方者以某事發覺公方與同列奏請自今有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琪事復以爲言上乃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命公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爲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必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甲比年以來漸至墮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陳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今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有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內陛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爲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温顧謂公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略更一兩字即以投進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申前說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指爲持祿固位之

計非國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公又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公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爲江西帥公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近地公因以四明爲請上乃許之公退卽家居俟命而翌日上更遣中使召公入奏事迎謂之曰朕昨思之卿不可去且諫官陳良祐亦奏留卿是非獨朕所不可公議亦不以爲可也卿其勉爲朕留公請益堅上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也公退復上疏上親書其後曰卿之忠實朕素簡知而辭位無名婁留愈懇公論所協宜勿再陳公遂不敢復請越數日上喻且相公公懇避再三上竟不許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爲相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奬廉退或才可用而資歷尙淺卽密薦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改秩除用而不知所自者每接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安得每事盡善主上從諫如流公等意有未安勿憚擧職朝廷唯是之從初不以爲忤也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之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禦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保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不憚勞苦善加拊循則教習有方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公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邊民侍旺擁衆來歸北虜移文取索公以爲但可說諭令其北歸不可捕遣以快彼意上意猶欲粗遣百十以塞其意公曰粗遣一二以失其心使懷憤怨而虜知其然求索必不遽已竊料兵端必起於此是始欲兩全而終不免於兩失之也此事本末曲雖在我然彼亦豈得爲直若且悠悠勿遣彼必虞我有備未敢遽動萬一不免用兵却可全山東歸正之心士氣自倍矣於是卒從公計一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公言此職自景德以來置復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添置徒爲煩費無益也乃止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卽召允文爲樞密使至拜公左相遂以允文爲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旣相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請公旣面陳以爲未可復手疏曰陵寢幽隔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若更爲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未辦不知何以待之况使者旣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請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且天下之人亦以爲陛下舍其大而圖其細也若欲必遣則俟侍旺事定或因遣使賀正令王抃偕行先與彼之館伴者議之或令因見虜主面陳此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則願陛下深

謀遠慮舍其小而圖其大宅時恢復故疆陵寢固在度內今日爲之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臣竊爲陛下危之上感公言事得少緩旣而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公以不能先事陳戒深自克責密疏言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威德非細事也前日已嘗面奏俟罪聖體未寧未敢復請然區區之愚不敢不先言之冀或有以感寤宸衷則臣歸死司敗無復憾矣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爲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絶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也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以激士氣耳然誠如此臣亦竊以爲過矣夫弧矢之利雖聖人所以威天下然本非帝王所當親御也一劍之任吳起且羞爲之而況萬乘之主乎趙王好劍而莊周說以天子之劍楚王好弋而莊辛說以王霸之弋陛下旣有志於武功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卒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矣尙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太祖皇帝深卻手撾之獻蓋有見於此矣又況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膺太上皇付託之重一身之動靜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自重以爲天下無窮之計乎今者之事尙賴天地祖宗密垂覆佑卽獲痊愈使其萬一有甚於此則貽太上之憂念駭四方之觀聽雖誅左右執射之人亦何益乎故臣願陛下常以今日之事永爲後來之戒不惟志之聖心而又書之盤杅銘之几杖不使須臾忘之則天下幸甚且古之命大臣者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而不使著見於外也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此其効也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旣往之咎哉雖然懲羹者必吹於虀傷桃者或戒於李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銜橜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乎聞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婁獻言未蒙省錄今玆之失乃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誠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誠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踶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厲行一以太祖爲法罷毬鞠之會屏騎射之習謹威儀之節玩經典之訓則盛德輝光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明哉旣而曾覿官滿當代公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覿意似不欲爲此官公曰前此陛下去此兩人中外無不歎仰盛德今外間往往竊議以謂覿必復來願陛下且損私恩以伸公議上稱善久之已而又以墨詔進覿官公復持不可曰必爾亦當有名會當賀金國正旦乃請以覿爲副還奏因以例遷其官而竟申浙東之命覿猶遲徊不去公戒閤門趣覿卽日朝辭覿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欲爲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在告請於右相得之公聞勑已出詰吏留之說皇恐詰

公謝右相亦愧甚然猶爲之請公卒不與說以是亦深怨公承陽郡王居廣欲爲其客求嶽祠先使人伺公意公曰它官則不可嶽祠無傷也然居廣憚公嚴正卒不敢啓口吏部尙書汪應辰擧李垕應制科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機蓋爲人所使耳上喻公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以是沮應辰而對上又不以實公因極論其姦遂詔暴二人朋比交通之狀而罷之中外稱快然應辰竟以與右相議事不合求去公奏應辰剛毅正直士望所屬當有以留其行者因遂數薦應辰可以執政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文而公亦數求去矣明年允文復申前議一日上以手札諭公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公奏曰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擧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玆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卽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許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宜輕遣然公旣去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而曾覿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公至福州政尙寬厚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賊倪郎侵軼閩廣海道騷然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慶頗逗留以風爲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鄕慶知公不可欺晝夜窮追悉遂禽捕海道以清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力辭不許始公任政建言選人嶽廟無事得祿又理考任陞改此太僥倖且非祖宗舊法奏請革之人以爲當而權貴多不悅扇爲浮論游說萬方公持之不變衆亦自定略計一歲可省冒濫改官者三十員至是不悅者幸公去卒奏改之公猶抗疏辨理然事已行不及止也簽書節度判官事倘大伸以事忤提點刑獄鄭興裔興裔廉得其罪以語公公卽以屬吏驗問未竟憲屬張位擅呼獄吏喻以意旨公劾奏位幷大伸罷黜之興裔勢大沮皇恐託它事出按旁郡以避公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公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食之者衆販之者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爲出鹽之鄕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它路比也且四州每歲舊額當運鹽千三百萬斤而實運僅及九百餘萬蓋食鹽之民有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萬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給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十年以來州縣稍無科擾百姓亦各安便此則官自鬻鹽亦不爲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於它路且於額外更責以增鬻取贏而又陰奪州縣歲計以充其數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鹽不行由私販之不禁今若稍嚴必倍其利此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福建民貧上四州尤甚性復強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多利私販百十爲羣操持兵仗官不能禁

託名魚鱐量收稅錢而已貧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於爲非官司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爲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横斂農民稅務既虧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熟議或令建議之人一以身任其責必有以見其決然可行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不悞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又明年力請閑遂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第檄屋數楹湫隘特甚怡然不以屑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辭不得請乃行民習其政不勞而治始至帑藏空竭公節省浮費用亦不乏會有旨盡發本路海船及揀中禁軍土軍公奏曰陛下厲精爲治約己利民至於軍須之用亦無取之民者獨於海舟尚籍民力蓋不獲已然自頃邊事既息率三分調一以備守禦非有緩急不盡發也此意亦已厚矣今乃但以教閱之故而使三番併發彼不當番者既已遠出豈能遽歸則必徒使其家有追逮係累之擾至於柂師水手其技素習初不待教但其平日類皆轉移執事今固不容拘以名籍則又安知今日所教必爲異時所用之人哉何補於事而煩擾如此且去歲朝廷疑州郡有所隱漏遣黄飛英點集拘留年半始得放散商賈固已失業今而併發寧不重困略計本路所發五百七十艘用柂師水手萬四千人留屯五月犒設借請朝廷費經總制錢六十餘萬緡米六七萬餘碩衣裝器甲與夫州縣之費又不在是推此一路以觀兩浙則其費又當倍之矣又況民力不可不惜大衆不可輕動無事而發玩習爲常一旦有急或反誤事曷若盡以教閱付之州縣或令且發一番當亦未至闕事而船戶既蒙優恤異時或有緩急雖赴湯蹈火亦不避矣其揀中禁軍已行起發但本路帶山瀕海民俗獷悍私販寇盜所在有之全賴土軍控制之力向來戚世明銜命揀選但欲數多未嘗精擇福州十三寨合千九百人而揀中者已千七百餘人所餘逐寨不過十人今若將揀中人盡行起發則州縣表裏空虛姦民得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乞許留其半以備緩急詔皆施行如章公又嘗奏本路上四州軍及江西湖北諸郡豪猾之民多由衣食不充相結爲盜盤據險阻官軍多不能制近者茶寇雖平其類尚多有之與其縱使爲盜不若籠以爲兵謂宜專委逐路帥憲選閑居官員有方略者及土豪有信義者毋拘以文使風喩此曹令各以其技自獻官爲格試收而籍之或刺其手置寨教閱厚其衣糧拔其尤異補轉資級因事立功更加優賞或有小寇責之收捕決可討平異時或欲起發亦必感奮爲用此銷盜賊嚴武備固根本之一策也既而州境大旱失火延境且有星隕地震之異公悉以其事上聞且曰一夕之間變異兩見臣愚不學莫原休咎之端惟劇震恐竊計陛下必欲聞之不敢不奏上感其言適州校有部綱至在所者上忽召入問公治行甚悉卽降親札撫勞賜以帶笏香藥甚厚三年太上皇帝聖壽七十頒慶宇內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復累章告歸上欲許之而難其代爲遲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未視事改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

兼行宮留守且詔赴闕奏事既至都人聚觀無不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入對垂拱殿上爲改容加敬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賂交結而得之如此大壞軍政上曰大將交結恐或因仍如統領官以下皆朕親選前日鄭鑑亦有是說朕再三諭以無是事矣鑑公壻也故上語及之公即奏曰臣在遠亦聞鑑以小臣輒論朝廷事陛下和顏聽納中外莫不仰服聖明從諫之美然諸將交結之弊則陛下不可以不察蓋主兵者得之不以材能而以貨賂則其下不服必致誤事上曰誠然公又奏曰陛下選用人材當辨邪正然又必由朝廷乃合公論如聞曾覿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而皆以中批行之外間口語籍籍恩盡歸於此輩謗獨萃於陛下此非宗社之福也上曰小小差遣或勉徇之至於近上差除此輩豈敢干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於陛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大抵禁中事外間無不聞皆此曹所爲大非美事願嚴加戒約上亦然之公又奏曰比來出令多不審隨即變更祖宗故事固不能守而陛下初政力去弊事可以爲後世法者今亦不能守矣上問何事公曰如未銓試不得注官未歷任不許堂除之類今皆以內降放行矣上曰此誠一時不思之過公又奏曰贓吏最可惡比亦有已經勘結而直降內批改正者如此天下何所懲勸上曰恐無此事公曰臣知其人但事已往不欲斥其姓名耳此皆左右害政之大者陛下不可不每事加察防其微漸上曰卿言甚當朕若知之決不容也既退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香茶明日朝辭上曰卿遠來得相見氣貌不減往時今年幾何矣公對曰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上曰極清健可喜也公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脩門見都下穀賤物平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公曰向來士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有顧忌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覿雖時或有請朕亦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喧傳某人由某人之薦某人出某人之門此曹聲勢旣長臺諫侍從往往多出其門頤指如意朝廷亦唯命是聽無敢爲陛下言者天下靡靡風俗日趨敗壞柰何臣昨所奏將帥賄賂交結又爲特甚不惟士大夫言之雖軍伍使臣朝廷胥史下至走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爲無有臣恐小人姦計百端巧爲彌縫使陛下獨不悟此不可不深察而嚴禁也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常留聖慮則天下幸甚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有如此者一一奏來公又奏諸路監司亦望精擇須稍諳練有風采之人乃可用若膏粱子弟未更民政權要子姪親故率皆負勢妄作爲一路之害上因語及人材問公識某人否公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爲沈思久之上初欲爲公設宴會小疾不果乃命二府餞于浙江亭公去建康至是蓋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如見親戚公爲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爲民害公爲出令犯者當取旨以軍法從事諸軍肅然行宮扃鑰別以宦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禮時節按行殿中則宦者

置酒自坐東偏而留守顧爲客甚或邀去就飲其家公悉罷之宦者浸不樂而不能害也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聞邊面利害無不言嘗奏北界羣盜百餘焚掠淮陰殺人簒囚執縛官吏此由䟫河盜馬之徒有以啓之請加嚴禁而於沿淮諸縣量增戍兵以防之其自北方來歸者則慰諭而勿受也又奏密院昨下諸郡造甲自有程限而諸郡爭先希賞不無追集之擾乞行戒喻以安農業且自頃罷兵至今十五六年諸軍造甲當已足用而御前軍器所甲匠又凡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爲一具則以歲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具矣行宮之甲見管四萬今諸郡所造計亦不下三萬欲望試加檢括苟可足用卽逐州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或可間年量與裁減亦寬民力之一事也又奏日者陛下深念諸軍有口衆而稟假不足以自贍者特降緡錢三總領司各付以二十萬俾之回易歲取息錢五分以爲優給甚大惠也然商賈之利不過什一今以總所之權奉朝命用禁令而責五分之息其勢必至於盡籠商賈之利陰奪場務之課使道塗嗟怨公私困竭而淮西總司歲以十萬緡者散之兩軍多者不過兩千少或僅得千錢以朝廷黄牓措置使此曹終歲仰望而所得不過如此得者既未足爲惠而不得者又有怨言甚無謂也請亟罷之而歲捐交子三十萬於一司以其半給諸軍之口衆者以其半大閱而激犒之不惟名正惠周亦可少振士氣而數路細民商旅受賜又不貲矣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賫送而迎送饋遺體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劄來吏白故事公悉罷之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以示信而防僞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則臣不知其可矣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用白劄雖無甚害然白劄既信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僞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卽便施行則眞僞不分豈不悞事況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爲非便惟陛下察而改之上爲手札奬諭愧謝其意公等上章請致其事答詔不允上又出手札付三省除公少保加恩判建康府如故宣制之日亦上所自定蓋異禮也公力辭以爲曾公亮嘗言司空非賞勞之官卒不受拜今之少保卽昔之司空也況受無勞其敢受乎上手札敦諭至於再三公乃受命時江東諸郡皆旱而南廣德爲尤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奏曰薄征緩刑已責勸分之屬不敢不勉亦已揭牓招誘米商嚴戒場務毋得征稅但恐未到之間民已流散不可復收欲乞於本路諸州朝廷樁積數內借米三十萬碩穀二十萬碩分給州縣賑糶而又繼以常平之粟仍先揭牓諭之使細民不至流移富家不敢閉糴商旅不敢邀價又奏乞除放淳熙四年夏秋逋賦權罷淮東和糴倚閣畸零夏稅申明納粟賞格上多從之惟所借樁積米穀前後三奏詞甚懇激而廟堂有不樂公者才得三萬斛人皆爲公憂而公處畫有方船粟四集境內帖然民無流徙咸仰公德焉八年正月復上告老之章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將歸薦本道守今耿秉等五人皆以次擢用九

年正月公之年已七十矣元日即謝醴泉之俸復上疏申前請凡表五上上又手批其奏卻之是歲親祠召公陪位公力辭又三表懇請告休不獲即爲手札以請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歸之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香藥十二年又詔公陪祀南郊且以增太上尊號來歲當行慶壽之禮上喻宰臣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其來若赴陪祠不及亦可赴慶壽且是禮之行尤以元老在廷爲重也公拜疏辭行上復手札催促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也公竟懇辭慶典告成冊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公辭避再四乃受十三年十一月屬疾二十一日疾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曰予病恐不能自還生死大數無足悲者白屋起家致身三少報國無功叨榮有靦獲死牖下尚復何云遺表只謝聖恩無得祈求恩澤死之後百日入葬不用僧道追薦等事吾欲以身率薄俗汝等不可違也無功無德無得立碑請謚汝等力學善爲人惟忠惟孝可報國家此外無可祝命婦女出寢門顧謂中子守曰遺表惟以選用忠良恢復竟土爲請可也翌旦整冠斂衽神氣靜定安臥而薨先是郡之鎮山壺峯大石崩墜聲聞數里是日地復大震鄉人異之公生二十有六年而仕仕三十年而相相二年而去去十三年而老老三年而薨薨之年蓋七十有四矣上聞其喪對輔臣嗟悼久之再輟視朝贈太保令本路轉運司給葬事後數月有旨賜謚遂以靖共其位文賢有成二法謚公曰正獻而以制可告於第公孝友忠敬得於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遇人無

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恂恂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別邪正排斥權要無所顧避論事上前指切時病如請起張忠獻公乞斬張去爲按逐龍曾議復奏審及極論近習弄權納賂鬻賣將帥之弊皆卓犖奇偉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所繫一時上意雖未即開納公必懇請再三然心平理順色温氣和無激訐近名之意上多悅而從之處國家顧大體務持重不爲幸勝苟得之計在中書尤以愛惜名器裁抑僥倖爲事故小人多不樂而聖主獨深知之是以居外積年眷禮彌厚歲時錫賚存問不絕年六十七即告老于朝上所以留之甚至且妻稱其忠誠不欺爲當今賢相公子守嘗以宗正寺簿奏事殿中上顧問公甚厚陪祠之召蓋將有所咨訪而公病不能行天下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非爲公私恨也公性寬洪簡淡無私喜怒於天下士泛然若無所親疏而好賢之心實篤於內於一時人材薦達甚衆然皆不以語人有如熹之不肖公前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語尤切然熹皆莫之知也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數文學士李公燾嘗曰吾待罪宰相所以幸無過舉者一公之力也於人無所怨惡錢端禮嘗沮公洪邁亦與公不合至入相皆以名藩大郡處之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義理反覆譬之爭者亦悔悟感泣而去所至民必相率爲生祠且立碑以頌公德公聞之亟命禁止而碎其碑平居自奉甚約言談舉止不改鄉閭之舊食不過一肉而衣或二十餘年不易晚歲築第不爲華侈僮使不過數人皆謹愿忠朴門庭闃然過者或不知其爲公相家也俸賜入門多以施與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內外緦功之喪必素服以

終月數在官不受饋遺建康諸司例有月餉公不欲異衆別儲之以周貧士之往來者將去所餘幾萬緡悉歸之公帑於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於浮屠老子之説未嘗過而問也嘗有詩曰吾方蹈丘軻未暇師粲可此足以見其志矣有遺文二十卷奏議二十卷娶聶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寔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有志於學而蚤卒熹嘗銘其墓以哀之宓宿皆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洧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事梁億幼未行孫男四人垕承務郎址坦皆承奉郎塾未官孫女六人長許嫁修職郎泉州司戶趙善綽餘幼初公歸自金陵即預爲棺衾嘗遊鄉縣之保豐里龍汲山妙寂僧舍愛其山水相羊久之命作壽藏既薨諸孤悉遵遺戒惟百日而窆懼於不懷則以十五年七月二日奉公之柩葬焉謂熹蚤蒙公知晚歲尤篤授以家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熹不得辭直書其事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熹狀

晦庵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行狀

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營田使兼行宮留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光祿大夫劉公行狀代平父作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人

祖韐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人

父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爲建人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虜人得之欲以爲將相義不辱而死少傅公紹興初佐川陝宣撫使軍事保障梁益爲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奇質英晤絕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厲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爲不可及始以忠顯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年乙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以歸杜門讀經史書討論纂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赴遭外艱既禫而韓國夫人薨持重終喪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丞相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旨欲爲其父作謚以公不亟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祕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卽真尋除監察御史避薦者復還故官公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檢柅吏姦故因其引嫌復委以選事兼權祕書少監還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會金虜渝盟天子震怒將悉銳師北向以雪讎恥復土疆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既擊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宦者張去爲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制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既而車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衆望屬之而詔乃以楊存中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其不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意專爲浚地耳宰相召公喻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未幾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召入草制立建王爲皇太子今上皇帝既卽位詔公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鈞敵之禮虜意不可測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母夫人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使某者以選置官屬不公抵罪上以公辟召無所私手札褒諭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許國矣在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有詔

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爲對甚悉會有太白經天旱暵飛蝗之變詔復問近臣闕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蝨氣也今仇虜窺覦哆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賞無罰諸將專事刻剝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輿土未復地狹民貧而費用日滋征求日廣爲監司者不卹郡爲郡者不卹縣爲縣者不卹民至或重爲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於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鉏贓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審能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間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彊國有不易之策今曰和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毋事虛文專責實効使政事脩舉國勢日彊然後三者之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自紛紛於末流而於其本末有言者臣竊爲陛下憂之上皆納焉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園第爲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柄無尺寸功貪饕刻剝爲國家斂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爲繳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錄黃稽程被詰亟奏俟罪而持之愈力於是乃不果賜有迪功郎李珂者以關通近習得補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至卑不繇召見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堂陛之勢杜邪枉之門也且今邊陲大計方倚督府爲重官屬尤當審擇如珂小人非惟不堪此選政恐或能妄作以沮撓其事機也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然亦竟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隆興元年冬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懵於事或不屑爲者既乃一旦悉取而自爲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爲人始大服先是吏員猥衆公視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操量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飢官吏不之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李金者乘衆怒奮起爲亂衆餘萬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慶肇慶封梧賀州之境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爲至斂民間金帛賂之以免由是賊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共蔽匿不以實聞賊遂犯宜章陷桂陽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郡縣兵討擊且檄鄰道謹斥堠守隘塞聽期會而亟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又度此章下或已歷旬時失幾會則移書制置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亟遣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介爲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賊勢愈盛而湘陰縣橋口鎮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亟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使部將趙彥帥之合巡尉兵以行下令戕舟發梁募有生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贓無多少悉給捕者不數日彥等擒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

首於市餘盜走多溺死其散入墟落者又爲村民縛以送府又悉誅之奏將尉有功者皆被賞於是威聲大振吏士用命人心少安六月制置使所遣游弈軍統制田寶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至公知其暑行疲怠悉爲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軍士固已歡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飫過望諸軍益喜盡死力欽故羣盜楊么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境中凡軍民討捕有功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誘脅能相捕斬以詣吏者亦除罪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敗賊黨田政尹寬等於桂陽鄂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扼宜章大路以分賊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入宜章八月鏖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横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進至莽山賊徒曹彥黄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黄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其支黨脅從者尚衆皆竄入山谷間公喻欽等郤兵而使人賚牓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李金黄谷等數十人皆伏誅其降者公皆稱詔給據納兵復故田宅蓋以千數曹彥黄拱皆奏補官而厚撫之既乃第錄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實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詔以爲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既定境內正清公乃喟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爲請於朝曰今欲懲既往之失銷未形之患莫若擇守宰寬賦斂以安吾民而已不此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忠義親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爲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有嶽麓書院真廟特賜以敕額給田與書經亂蕪廢公一新之養士數十人延禮修士彪君居正使爲之長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栻敬夫時往遊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弃僉謀狥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稅絹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論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宜遴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而責游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其可脩矣上然其言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閑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唯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

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來年荒政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上由是益知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月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以西府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脩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奈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且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公曰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脩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戎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上以公言爲然四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敘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獨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朝綱抑僥倖奬廉退爲己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也以是近倖仄目而流俗亦多不悅公者先是潛邸使臣龍大淵曾覿者憑恃舊恩暴起富貴公論不平者累年上一日發寤逐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顧憐覿欲還之公力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機事進退人才則臣懼非所以增盛德之光華飭治朝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爲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謁告至淮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位下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之琪至公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懼不能置辭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無何楊守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如此則或須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邪公即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敢有所專也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竊恐小人有因疑似微以姦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陛下察之上不悅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

學敦本節用虛己任賢斥遠佞邪選將撫軍數事爲獻上甕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隆興承前帥刻剝之後場務皆增新額而輸租更用方斛視省量率多斗餘公首罷之屬邑奉新有復出稅錢三十五萬有奇租六百二十八石攤配諸鄉多有視正稅且什四歲久困不能輸相率逃去田畝榛蕪所攤固不可得而失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吏役足錢之弊入或爲公憂不足公量入爲出用度未嘗乏也暇日咨訪賓僚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人付一二事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飲食如法至暮白所予奪而退其大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荊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卽諉公措置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圖回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荊南兵戍襄陽者系年不得歸父子至不相識公奏爲半年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荊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教撲豪勇又有土著常產自愛惜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鬬比稍墮廢公更爲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以七十五人爲隊隊有長四隊爲步部有將縣置總首都副各一人當教則郡爲選官訓練已事而罷之至於資糧械器皆爲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內艱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卽喪次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荊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民國有常典況吾大臣義當體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尙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且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可知矣況陛下方以天下奉兩宮之驩而以衰經不祥之人進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使仇虜聞之亦必以爲中國乏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覆慮思而卒不敢起也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臣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以聞其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荊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

下圖之上納其言爲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豪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湖南公舊鎭威惠之在人者久而愈深及是再至蓋有不待教令而孚者而公所以自律者愈嚴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一縣至二千人除道路毀屋廬數路騷動公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爲也哉歲旱公亟遣官吏行視蠲放田租聞郴道桂陽民飢則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賑之且慮山谷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茶鹽數千人入境彊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乃處處揭榜喻以自新聲言大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獨餘五百許人公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毋遏其塗不去者乃擊之耳於是盜之存者無幾進兵擊之盡擒以歸公獨奏誅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帥曰此前日養寇罪也吾必盡誅之盜聞其言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侵擾數州官軍數敗將吏死者數十人爲費以數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爲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始至孔目吏有爲姦利稔惡數十年者杖而黥之一郡稱快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收公首奏倚閣下三等戶夏稅爲錢六千萬紬絹二千疋綿三千兩分遣官吏行田蠲正租米十三萬七千八百斛雜折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豆草藁茭布租稱是又奏下漕司遣吏行屬州視其所蠲租頗未盡者悉以與民又奏禁止流稅米遏糴違者劾治如法即在他路亦願得以名聞請其罪詔從之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樁管及總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又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禁州縣毋得督舊逋以重困飢民借常平米付圩戶堤塞缺漏籍農民當賑貸者若干戶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戶當賑濟者若干戶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上三斗又運米村落從本價賑糶合十餘萬斛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置局府中以通判府事趙善珏觀察推官王以寧前蘄州教授李宗思新楚州教授劉煒領之而分遣羣屬循行境中窮山僻壤無所不到公又憊心疲精廣詢博訪夙夜不少懈凡官吏奉行之不謹民間寃苦之無告幽隱纖悉無不畢聞縣給印曆親書所聞告諭獎詰絡繹於道無不切中事宜者蓋本之以誠意輔之以賞罰是以人人爭效其力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喻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二稅之入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鎭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禁其非法病民者至於蠲租振廩其費又數十巨萬而軍吏糧賜皆隨月遣給無不暨者被旨甓城面丈以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千萬米千五百斛而役不及民又償前帥所負內庫錢三萬上積公勞効賜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不葺弊甚公一新之以

明道程公先生嘗主上元簿卽學伺之且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建康大軍所屯盜賊常竄迹尺籍中吏不能禁公耳目跡捕每發輒得繩以重典盜皆相戒遁去市里晏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文殿學士五年閏月屬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致仕上意公疾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公亦知疾不可爲不復得見上矣卽草遺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伾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飢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屛遠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唯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則衆賢彙進而羣小黜伏矣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及從弟玶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爲言然後以家事爲寄七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訃聞上爲震悼始從公請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其喪建寧府給葬事公娶呂氏兵部尙書祉之女贈新定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裘承奉郎二女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新歷之原公所命也公爲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慶國夫人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執禮盡哀以致毁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爲罷燕樂聞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蚤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出疆侍祠再當得任子恩欲奏官其內弟輒不遂竟三奏然後得之所治有骨肉之訟皆召至前喻以恩意責以義理反覆詳盡至或深自引咎詞意懇切聞者悔悟感泣往往失其所爭而去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平居樂取人善不啻如己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游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事小失中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是得南豐曾撙於湖南幕府厚遇之公去撙爲後帥所惡誣奏奪其官公在建康力爲辨理得伸而要路有忌公者奏却之蓋其意不在撙也公不悔遇撙益厚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務在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試之舉其侍上語每及恢復大計必以脩政事固根本爲先辭起復手疏盡發當時用事者大言不顧罔上誤國之姦大臣蓋不悅而上獨深察其忠其在方鎭愛民戢吏平訟獄理財用治軍旅除盜賊皆有科指而尤以敦教化厲風俗爲急務蓋其生質雖高聞譽雖蚤而德成望尊尤在晚節故天子知之久而益深增秩賜金勞問狎至蓋將有意復用之也士大夫之賢者平日固多豫附其不能無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不慘然相弔恨國家失此洪毅忠壯忘身憂國之臣也所臨數鎭民愛之如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者至於諸軍將吏外暨夷狄則於公家威名義烈服習蓋久莫不想聞其風采軍士固敬愛之而虜諜者至荊襄亦每詗今劉公於延康爲何屬也延康蓋忠顯公舊官云公自少卽以文學知名於時及登朝廷入禁掖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而平居未嘗輒爲無用之文間有

應酬之作隨輒棄去後省駁議又多削藁故今存於家者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十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立於不朽者有不在於空言也玶謹按令甲考公品秩實應諡行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得書信史以示來世故敢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太常考功幷移太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重者猶弗敢盡著尋第錄別上謹狀淳熙九年四月日從弟從事郎玶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鋒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彥質范公沖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祉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既而折公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矼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脩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郡人程君元以馴行稱龔君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鬻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先生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爲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弟又娶嚴氏子男一人愉蚤世女一人適進士詹炳孫男親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裼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

說與宅文草藁藏于家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先生旣與俱隱又得屛山劉公彥沖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旣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洒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爲最久先生葬時親仁尙幼不克銘乃今屬熹使狀其行將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五年七月日門人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狀

皇考左承議郎守尙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絢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贈承事郎妣程氏贈孺人

公諱松字喬年以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學貢京師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南劒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鎭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與脩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爲舉子文卽淸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蹙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者旣又得浦城蕭公顗子莊劒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繇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豪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嘗以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豈特爲目前之慮而已哉是時宣和之季士之干世至是已無可言者矣旋屬靖康之變中朝蕩覆公在尤溪方與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問來諗者公聞震駭投袂而起大慟幾絶旣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搖未有所定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固不暇於博求幽遠以盡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困於塵埃卑辱鋒鏑擾攘之中逃寄假攝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

從算商之役於嶺海魚鰕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矣會詔出御史胡公世將撫喻東南公乃因謁見而說之曰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爲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夕曾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也今日廟堂之議固必有所謂一定之計矣然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唐唯不失關中故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温劉裕雖能以江漢舟艫西入河渭然旣得之而不能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今進旣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嚮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後又無所保以爲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壯其策歸卽以聞於朝而泉守資政殿學士謝公克家隨亦露章薦公學行之懿不宜滯筦庫於是乃得召試而發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爲問公卽對言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蓋天下國家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之事將無難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圖之反覆馳騁辯說縱橫出入古今證驗精博日未昳奏篇已上累數千言而文不加點高宗覽而異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西督川陝荆襄軍事欲奏取公爲屬會太夫人屬疾不果旣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對時上已

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國勢亦小振矣公始進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卽奏言曰陛下以聖哲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累年于茲而民困兵弱虜僞侵凌戡定之勳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之學垂精延訪蚤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奬節義而又以民心爲基本忠良爲腹心則臣有以知虜僞之不足憂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而猶慮夫計畫之間或未精審無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曰人主操大權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處此者有以切中於理然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爲而不成今萬機之務決於早朝侍立逡巡之頃未有以博盡謀謨之益使其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略放唐朝延英坐論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給札之規延訪羣臣博求至計然後揔攬參訂以次施行則政令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則又奏言宜鑒旣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嘉歎明日以喻輔臣且論元帝肅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區區

僅保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志爲誚乃詔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祕書則當是之時聖志所存亦可見矣不幸適有淮西殺將叛兵之變中外恫疑異議鋒起張公至爲解相印去而國論遂變至欲盡撤兩淮之戍還建康以自衞公深以爲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東南之屛蔽昔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爲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乘吾之卻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搖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累歲安集亦既有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卽以宿衞單寡必行今策則願毋庸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虜衝矣疏奏不省而劉豫果數求援於虜以乘吾隙議者方以爲憂而虜反忌豫強將不可制一旦執而廢之遂不暇以我爲事不然則亦殆矣自是之後廟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謀日以益衰顧望中原坐失機會而明年車駕遂還臨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薦公恬尙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召對公卽抗言當今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既以行險妄動而及於敗爲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於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憧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其弊故臣嘗謂能自治以觀釁則是二者通爲一說而無所偏廢蓋能夙夜憂勞率厲衆志則未嘗不待時而不至於媮審知彼己必順天道則未嘗不進取而不及於敗謀人之國者誠能如是以求逞於讎敵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僞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志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歸之有司而日與輔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媮俗撫循凋瘵之民淬勵士大夫而責之職業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釁投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天地之殛則雖有智者亦不知爲敵謀矣初劉光世守淮西御軍無法而寇至輒謀引避既正其罪而奪之兵矣尋有叛兵之變廟議反謂由罷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寵秩之張俊守盱眙方撤戍時猶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衆以歸朝廷亦不能詰公於是又言陛下有爲之志未嘗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之效臣竊不勝憂憤而深惟其故以爲陛下誠能並進忠賢修明紀律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號令所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卹匹夫狥私之怨則威令必振國勢安強雖桀驁之虜亦將斂衽而退聽尙何病於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爲忤特命除郞兼昇史筆而常公猶以爲此非所爲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錄而宣仁附傳實公所分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於體爲尤重而公考訂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免頗爲他官所竄易是以讀者猶有憾焉既而虜人亟遣使來請和趙公以議小不合亦罷去而秦丞相檜始顓政事遂決屈己和戎之議矣虜使名稱既不遜而所責奉承之禮又有大可駭者於是衆心共怒軍士至洶洶欲爲變

夜或揭通衢指檜爲虜諜都人洶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珵淩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虜人方據中原呑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紐於荐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蓋虜人和使卽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躪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尙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其言之切如此蓋出公與諸公之意而成於胡公之手檜雖持其議不少變然虜人狂謀因是亦有不得盡逞者論者莫不壯之然自是之後邊備遂弛士氣益衰而興復之謀上下皆以爲諱正墮公等所憂撓我之計檜顧自以爲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諸異議者公因是亦數自求引去而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嘗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檜尤忌之固留不許及虜使再至獨許歸我河南地公因輪對又言陛下踐艱難之運十年于茲雖有大有爲之志而於天下國家所以經遠持久之計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以歸于我此雖異時之變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閒於憂虞而大有爲之志將有所使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病於難立者正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略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銳而用計有未詳也願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發政造事陛下既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慮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後總攬羣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講和之議猶欲三致意焉又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亦皆當世之急務久長之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大學明大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幾而虜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道大入如公所謂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檜亦不知所爲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幸而一時將卒猶有前日柬拔蒐練之餘以故關陝順昌槖臯之師連戰大捷虜乃引退復議講解而梓宮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論楚漢強弱之勢然檜遂掩己失而冒以爲功公奪主權肆然無復有所

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爲之屈遂自請爲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爲平緩而詩律亦益閒肆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檜遂顓國秉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棄置閒散迄檜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嵬瑣躋賢附勢之流與己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熹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翬彥沖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侍郎徐公度欲爲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公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爲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脫藁而今序則直祕閣傳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爲公詩高潔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亦爲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父處士確有高行碩人性慈順孝謹佐公事太夫人於窮約中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接內外姻親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瀏陽縣丞劉子翔蚤卒孫男三長塾亦蚤卒次埜將仕郎次在承務郎女三其婿脩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榦進士范元裕曾孫男五鉅鈞鑑鐸銍女九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　　日奉而還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蓋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其識耶不肖子熹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納銘幽堂具著聲烈以告萬世蓋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公贈官通議大夫正第四品準格又當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尺刻辭頌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論議行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聽而擇焉謹狀慶元五年十二月　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

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閫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倣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

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隣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

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窀穸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藴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

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珠故不仕祖彦嗣故不仕考禧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汝楫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掾屬官省不行調南劍州順昌主簿秩滿正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泰事代爲漳巖主簿丁內外憂終制陞從政郎爲汀州司法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寧化縣丞追榮其考妣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朝奉朝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屬疾即使其弟爲奏上請得致仕郎未報疾革召親戚常所往來者告語屬其子而逝既尙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公在事以廉勤自約勑所至有能聲爲大府部刺史所知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爲辦治日以謹力在長泰直歲不收公力爲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羣黨擾敓爲姦公悉禽取寘之法民乃　安朝廷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遹守南劍翰林綦公崈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

化興學校治複屋聚經子史氏羣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武爲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杜門里閈非歲時慶問未嘗出入閭巷詣公府鄉人欽愛而仕者安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趣干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遐於公猶爲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人左宣義郎致仕　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忱以公恩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熹先君子吏部府君與公同年進士也熹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忱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授熹序次將以求志於作者熹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辭乃取忱所論篹具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次乙亥人日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主管學事朱熹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

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

祖畸朝請郎右文殿脩撰妣宜人張氏宜人陳氏

父彥温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

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氏

羅氏世爲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晬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爲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爲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民物繁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爲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財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竄斥係踵南來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爲備多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以勤勞爲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計惜而厝置纖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縣故多盜公飭巡徼設方略得渠帥數人寘諸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爲幹辦公事用上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數千人以歸和糴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穀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制置全蜀奏辟公參議官以行軍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爲多也嘗啣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板用之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爲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東方士大夫遊宦蜀土貧

不能歸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忽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槖中獨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嘆以為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沙縣嚴地祖塋之旁公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公資稟和粹沉靜寡欲其處己待人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經營周捄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慾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勝槩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知公之所志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問行己之大方張公為手書所為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愿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嘆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為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為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遊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為寢疾不食者數日此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為於世而充養其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熹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為熹道公之為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闊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為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勵從與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喪歸熹既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為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既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弟頤所敘官閥梗槩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請銘於作者熹誼不獲辭既趣以就事矣惟是從遊之晚於公之行治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放失將無以備采擇為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財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公諱良翰字邦彥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為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為文恢博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飢公喻富室發廩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糴上安下濟邑人賴之導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蔇況奮其武怒以懾威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為之期日民

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罹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間轉承議郎用殿中侍御史吳公芾薦爲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卽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雖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若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爲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脩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卻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閫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脩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埸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爲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屬爾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爲上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變而爲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爲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爲御營使悉摠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爲宗社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栻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脩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卻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屯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

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宅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軍詔諸以長秋爲官者損其七人宅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尙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効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爲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寧取椎頓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以王之望爲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穡姦邪面舉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穡大愧恨至是旣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四郡戍兵毀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爲宗社計也虜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而大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退之望尹穡洪适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遂張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一以惠愛撫其民如爲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錄問輒不承請循故例卽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于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稱寃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畢達欲行部輒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張諸州以例致餽一不受作觀風七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郎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力爲宰相言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點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寢以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卽遣漕臣按視蠲租賦賑流冗官吏蔽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脩國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帥周淙多創攤局以私親故秀守徐蕆遣吏持錢買燈都下聞之恐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政曰官人因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寘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効因可卜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雹庚午大雨雪公求對極陳祗畏天戒飭正庶事之說時東

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爲恢復之漸而小人乘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斂擊刺之術皆狂妄乖剌上未之察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寤逐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己爲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况正志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賈以自爲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者不復寬法之未密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喻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爲高耶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爲公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竄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爲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關陝荊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徐三者之勢相爲掎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節制而荊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爲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真才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爲一卒優其廪犒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爲陛下拔尤取穎以生其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脩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閔冒請眞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閔不問閤門王抃招納妄人謝顯矯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處駁議乞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敦遣公遂入見上慰藉甚厚屬以調護之意公亦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日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某繼之張某適罷韓玉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朘削士卒專事交結不脩軍政欲卹軍情而移戍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

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累臣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治之本無以功利爲易而速爲治之効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絶其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爲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卽屛醫却藥湛然無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訃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僞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温不露節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盡不爲毫髮計留自罹內艱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値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嘗爲人言先儒有論爲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無所不至夫飢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尙何計之爲哉公敬遜誠慤非欲以大言夸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戇矣曷若退而疏之之爲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輔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爲奏議及宅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元壽右迪功郎耆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勑賜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戡進士吳洎孫男七人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于義城鄉疊石山之原以熹辱公知待薦寵之厚俾次其行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諡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錄熹不得辭謹第錄如右謹狀乾道八年八月日前左迪功郎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爲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惻祖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踰冠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先生旣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從子伯逢門人張敬夫遊旣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爲宗也其爲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人葉公賢君爲人妻以其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以是爲脩士鄉鄰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亦無不往來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時郡

人周式爲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廢而山長罷五峯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爲之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珙始復立焉猶虛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敏始以禮聘君請爲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吾先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能蕭侯亦高其義不強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澄濁求清之語牓之曰澄齋日與賓客從容其間講道讀書間出詩篇以詠歌其所志蓋脩然有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傳纔六歲一女亦尚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梅橋之原於是君之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於熹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于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熹於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此以備采擇然敬夫與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遊久於熹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幷列而具刻焉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考異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上以公奏示宰相下　一本仍有宰相二字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響校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傅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兪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尙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旣乃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閒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他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迺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鞫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閒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閒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羣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遺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竟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巵酒獻者問其姓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辠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

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榷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辠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卽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氏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爲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飮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决者公剖决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飮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己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間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廕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況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軍壘以歸然公亦旣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嚞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卽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旣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己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卽卻酒肉屛媵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寖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

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尙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臯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卽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闔郡之民垂髫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决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旣慙長者之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旣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汚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犇走闕下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迺己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毁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卽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慴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于朝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陛辭玉音襃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贓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卽奏治道去泰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撙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

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卽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尙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鄕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辠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辠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辠將論決袒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鄕者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旣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閤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卒生涖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

公以爲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覿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郞復嘗遇於客次覿詫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閤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覿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飮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覿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路得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剖決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姦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卽論公前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求爲祠官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爲辠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

之賢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閒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臥內與訣既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嘗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讜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充業進士育艮尚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閉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遊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夫今日之罷爲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晦爲不亡矣虜寇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虜有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虜酋元顏亮果爲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曾覿自福州召還公移書丞相陳福公爲言覿入必留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漾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嵲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熹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舉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

白公無學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既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既歷敘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爲陶雅偏將以兵戍婺原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宮學教授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公倫張旟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虜相黏罕于白水濼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邪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也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涙緣睫不能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憤鬱愁歎無憀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

中名王貴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賫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使閒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絶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喻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虜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椓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椓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輶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爲獻幷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寶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襃錄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郞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郞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椓仕至宣教郞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補承信郞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爲者其氣質雄渾援据精博明白疎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爲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恠奇澀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尙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爲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弃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爲謀葬故而遽以辠逐今

密院檢詳尤公袤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於 縣積善峯之下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靦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臾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辠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

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閒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卽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卽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日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聽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後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茍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

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以麄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頤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晩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皐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

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辠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所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者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

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爲謀婚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爲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爲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己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臥者人莫敢闖其門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爲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閒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於時亦爲諸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媢事權貴者挾墨敕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寖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忿疾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辠公爲變姓名崎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爲悔也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持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劒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己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於此乎竊敢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因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字尙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淒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敘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畀之俯仰今昔爲之流涕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爲某官國史有傳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爲聞人海陵胡瑗先生所爲紀墨莊者也至子和之父某官稍不遂然亦好學脩飭能守其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倖先生外孫女讀

書能文生子和子和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戸掾邵武尉皆能其官更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先儒之說以及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晨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爲主曰此古人爲己之學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耻狥時俗者皆弃不錄於是學者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內窒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優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閒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恠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覔錢叫呼犯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相與尊其言信其道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清之以卒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閉戸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搢紳先生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成都劉焞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戸一再世凋落者何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歷嘉祐元祐盛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栻爲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者蓋或識子和也新安朱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強使教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且得贛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脩於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得其年究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爲之掩卷太息因刻其大者著于篇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公移

知南康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玆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喻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卹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卹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諍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贍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世義居嫠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又況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靡日昭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

一本軍背負羌廬前据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廚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幷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禀仰副聖朝愛民敦化之美意幷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匿幷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修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又牒

頭同南康牓文但改寬卹民力爲敦厲風俗合行詢訪勸諭爲合行詢究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

忠順以沒其身今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望及登宰輔優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縣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節足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近治二十里內未委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縣令熊仁贍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所表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娶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委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爲世先覺熙寧中曾知本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祕丞公亦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於世故黄門蘇文定公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庵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撰祕丞墓碣獨冰玉堂無所登載未審其墓是與不是的實庵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曾居本軍未委日前有何遺跡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有失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閒科舉之外別有懷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詣實逐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詳細切幸特賜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委如有知得上件事迹詳細之人仰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申說切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牓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七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

以爲歸老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正實爲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之初卽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接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材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云云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照對禮經凡爲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据田園以爲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大夫司馬中郎熊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效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琉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鬮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琉陳由仁與其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

準律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并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掛曉示人戶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產析居別籍異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鬮約赴官陳首毀抹改正侍奉父母協和兄弟同管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約束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辠云云淳熙六年八月日牓

勸農文

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脈踈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

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叚一例犂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犂杷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叚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飢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餧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尙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惰遊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犂種蒔既不及時耘耨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漑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自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

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勸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牓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効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勸諭築埂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趁此未耕種之際遞相勸率各將今秋田畝開濬陂塘修築埂岸毋至後時追悔毋及二月日牓

勸諭救荒

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愆實深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舡日近出糶仍兌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糴準備賑濟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爲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況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是飢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㪷日逐細民告糴即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爲不多其糴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爲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即仰下戶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糴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鼓衆作鬧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戶

檢會趙知軍任內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稍不登熟往往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請佃之狀已至縣司其弊多端或止押狀而無戶帖或挑請因而冒耕者或計會鄉司作逃移多年而免科例者或有戶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限滿而詭名冒請者或有強占而人不可誰何者所有都分之內遞相容蔽遂至租稅皆無稽考及其陳狀歸業鄉司邀阻及上戶強占百般沮難淹留歲月無以自明又復

棄之而去深可矜卹已散榜管下縣分元給曉諭切慮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

右今印榜曉示逃移民戶具狀赴使軍陳訴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各令知委

減木炭錢曉諭

近據人戶陳訴木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行均減今準提點鑄錢衙委官考究科敷輕重及水程近遠特行裁減自淳熙七年爲始數內建昌縣每科元科錢貳伯陸拾文省今裁減錢四十文省實納錢二百二十文省除已出榜縣市曉示人戶知委外竊恐鄉村人戶未能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出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戶知委據戶下合納木炭斤秤依今來減定實錢送納如本縣鄉司人吏輙敢過數催科即仰人戶徑赴本軍陳訴切待追人根勘斷勒各令知委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戶遞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戶在約束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下戶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立牌由分明開說某圖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和買紬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須管於省限內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賫牌由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受納秋苗曉諭

檢會趙知軍任內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年受納人戶秋苗所收水脚雇舡起綱頭子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輸納重有所費深屬不便使軍今將三縣人戶應合納秋苗每正米一石收雇舡水脚起綱頭子并專斗市例總減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錢係照鈔收納除外並不得多交民戶一文竊慮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行乞覔錢米已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者

右除已再牒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十貫文出榜縣管下要鬧處張掛曉示人戶知委自今後應輸納戶下米斛每正米一碩除前項立定雇舡起綱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隨鈔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覔民戶一文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錢米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戶經官陳告將犯人根究依條斷勘罪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委

減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秋苗每一石正米連省耗加耗共計一石七斗六勝今年冬米許人戶從便赴軍倉交納今於去年所納數上每一石更與減米一斗合行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苗並係起發上供之數緣是上戶攬子等人把持縣道兜收在己與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縣道窘束全無措置卽將下等秈米以應副預借爲名動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細民各縣卻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將收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叚遲滯且又欠

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縻費之類令人戶自行打盪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斛預借縣道本軍將來並不理爲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諸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戶麯引及抑勒打酒

勘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條聽隨力沽買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勒今訪聞諸縣并佐官廳每遇人戶　輒以承買麯引爲名科納人戶錢物以至坊場違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或修造之類官司輒敢科買麯引或酒務坊場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證具狀徑赴使軍陳告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爲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舡扛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關喚夫力荷轎擔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爲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束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應今後本縣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重斷

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

應人戶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許人戶執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斷勒罷

社倉事目 勑命并跋語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塡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淸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成保不支不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

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及官㪷（每桶受五省斗半）米仰㪷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撥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卽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㪷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㪷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敖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㪷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卽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

一日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卽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㪷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㪷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㪷（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約半月）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幷買藁薦修補倉廒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卽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
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
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監官簽
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
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
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
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
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
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
以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
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
人戶主執斂散隨宜立約實爲久遠之利其建寧府
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
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
勑命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
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
到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
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
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
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
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
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
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
量支息米造成倉厫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
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
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
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
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
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
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
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
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
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
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
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
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
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
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
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
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伏望聖
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
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
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

聽互相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敖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常平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處物帛之類折為穀者準此）每一㪷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脚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撥數紐撥）即正稅不及一㪷幷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勑命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待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黸令史頓圮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　押

新除郎官　李

郎中

跋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顧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闔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稱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書戶部所被勑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㫗于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禱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水）衢州龍游縣袁承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由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婣任卹之風再此勸諭

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約束侵占田業牓

本司簽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田產有下項事件申乞指揮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戶絶等田產并新漲海塗溪漲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幷官戶公吏等人不曾經官請佃擅收侵占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止量立些少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曾催納入常平倉上下蒙庇官司無緣得知今出牓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月經官陳首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行給佃更與免追日前冒占花利如犯人尚敢恃其豪勢仍前坐占限滿不首如官司覺察得知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詭名請佃或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何緣覺察今來出牓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人租契如詭名人幷出名人能在一月內赴官首說當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租賃仍免追日前花利如限滿不首被人陳告或官司覺察得知當送所司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牓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管幹鄉村盜賊鬭毆煙火橋道公事大保長催納稅租及隨租所納錢數一稅一替今來訪聞管下諸縣縣官不能仰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役次家產遂空深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管幹鄉村盜賊煙火橋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縣之內有丞有簿有尉號爲四衙雜出文引別置木牌各立程限盡令趂赴申展繳押需索百出多般名色立爲定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錢繳引則有繳跋錢展限錢定限常限所用之錢復有多寡又有批朱縫印日齪之類一引狀之出乞取動是數項稍有稽違則枷錮箠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能偏受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文引勒令拘催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往往廹以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塡納無所赴愬豈有旣充重役復兼催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爲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略不加卹應干數買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買辦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瓦磚油添麻苧等物例以和買爲名不曾支給分文又如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椎剝肌髓至此爲甚

一縣官或遇檢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多是過數將帶當直雖公吏輩亦用轎乘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是取辦保正亦有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過都分雖無公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爲搔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借絹借米硬令空作人戶姓名投納在官曾未旬月

分限完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毫釐將多爲少未免箠楚一月之內盡是趂赴比較之日即不曾得在鄉催稅及至催納次第則又別出一簿謂之劃簿增添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絶有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會著實臨期勒是勒令填納以至典賣屋業無可填備一次充應催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縮繫無能得脫百姓受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不加卹委是無辜

右鏤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前件約束事件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徑赴本司陳訴切待追究著實即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　日牓

減半賞格牓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今歲災傷條畫賑卹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戶別納糶濟之人近已蒙聖旨補受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蒙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今檢會當年耿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聖旨令吏部檢坐乾道七年八月一日賞格節次指揮行下浙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濟賑糶應格之人保明推賞如後來檢踏得災傷最重處許提舉司開具保明申尚書省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劄付本司須至曉諭

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外今印榜曉示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廣出米穀以捄鄉閭有欲依募之家先赴本司自陳切待標撥就比近災傷最重州縣入納即爲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半指揮不致有胥吏阻抑故榜九月七日

約束糶米及刼掠榜

照對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旱禾多有旱損切慮人民不安理合存卹曉諭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其中晚之田自有得雨足可灌漑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今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般運米斛到來投糶準備䌙米州縣般運前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戶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事因以謂旱損少米意圖邀求厚利閉糶不糶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速行遍下屬縣勸諭有米積蓄上戶停塌之家趂此米穀未登之際各依時價自行出糶應副細民食用如敢輒有違戾切待根究重行斷遣如是向去民間大段艱食別行申奏朝廷乞更多撥錢米前來濟糶

一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爲多全仰主家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卹賙給存養無令失所訪聞多有坐視火客佃戶狠狽失業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所却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遍行下諸縣勸諭應有田之家請以田客平日耕布勤勞爲念常加優卹應副存養勿令失業云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慮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扇惑聚衆輒以借貸爲名於村疃之間廣張聲勢亂行逼脅以至刼掠居民財物米穀此項當司檢準一律強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傷人者斬今來切

慮愚民不曉條法悞犯刑名深可憐憫除已牒諸州府請遍下諸縣曉諭民戶知悉各自安業勿致扇惑輕犯典憲後悔無及

右今鏤榜曉諭民戶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處曾具奏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按劾施行今來到任已是深冬難以檢勘須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人戶災傷苗米等第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尙書省外須至曉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戶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鄉分全戶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以上鄉分全戶四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三分以上鄉分全戶三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二分以上鄉分全戶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以上鄉分全戶一斗以下全放其紹興府人戶須有丁之家方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今印榜曉示人戶知委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適當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須索搔動村落以納圖冊爲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項畝頭性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荒卹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陳乞計日給錢米各自賫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徑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浙東客次牓

熹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爲職自惟昧陋雖不足以盡知官吏之賢否然旣尸其任不敢不悉心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考其事實然後剡奏不敢徇私容情以自陷於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己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宛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熹敢不承命加察焉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旣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尙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厠英賢何以爲訓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公移

州縣官牒

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屬蓋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總攝然事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覩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明文書散漫殊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參佐以下官受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紊衆目立隳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來須至別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詣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謂應行出者）竊詳立法之意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事庶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滯民無寃枉而比年以來此法不舉所謂過廳者不過茶湯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一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獨任亦非爲治之體而况爲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明處事有不公則賕賂囑託變亂是非淹延囚係違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受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圓備然後施行庶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都吏具檢牒通判廳遍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爲始依此施行更有未盡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仍貼諸縣請各關牒佐司同共遵守先具各知稟狀申

漳州曉諭詞訟牓

權發遣軍州事

契勘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即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遽革者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侍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致互相誣賴結成仇讎遂失鄰里之驩且虧廉耻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此已足傷嗟閒有自稱進士學生宦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柱後惠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又况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里遙遠或事非干己而出於把持告訐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爲詭名匿迹之計前此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勝言慮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置籍先索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情予奪之閒不至差誤若有姦僞先將詞人重行斷遣務以上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區區深憂吾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即仰人戶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有疑惑復生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右今榜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所訴事理或涉虛僞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和即仰早生悔悟降心相從兩下商量出官對定庶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

之俗革比年頑嚚偷薄之風少安病守閔惻慚懼之心仰副明使者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儻觸憲章決無輕恕故牓紹熙元年五月日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使州

今月初九日有進士呂渭夫狀陳理差役公事狀有稱見居母喪而身著欄幞皂紗巾持即已開陳禮法當廳告戒尙慮遠近未能徧知須至曉諭

右當職竊聞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是以昔者先王制爲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衣服飮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意矣然准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遣人等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俗無厚薄而有國家者所以防範品節之意尙未泯也又況頃年至尊壽皇聖帝躬服高宗皇帝之喪素衣素冠皆用麄布當職嘗因奏事親得瞻仰恭惟天子之孝所以感神明而刑四海者如此其盛而此邦僻遠聲教未洽乃有居父母之喪而全釋衰裳盡用吉服者見之駭然良用悲歎自惟涼薄無以踰人然幸身際盛時目覩聖孝今又得蒙誤恩使以承流宣化爲職敢不明布以喻士民自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未能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服麄布黯衫麄布幓巾繫麻絰著布鞋不飮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報劬勞勉遵禮律仰承聖化如其不然國有常憲今榜曉諭各令知悉故榜紹熙元年六月日

勸女道還俗牓

使州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覺察民間多有違法私創庵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昨來當職到任之初爲見事有非便即已坐條出榜禁止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丁寧告戒非不嚴切近日因引詞狀見得尙有女道住庵又有被人論訴與人姦通者顯是不遵當職約束故違國家條制誣上行私敗亂風俗須至再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爲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脩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爲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昏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爲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爲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竇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

之家亦是未爲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昬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哉如云昬嫁必有聘定賫送之費則脩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爲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爲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故榜紹熙元年八月日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養其弟）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少坐立拜起）老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昬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爲禮義之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卽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至違犯

勸諭榜

今具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卽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鬬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爲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卽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

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爲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爲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爲名歛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尙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漳州

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遠行住罷後來一向不復舉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樁在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紐租則其租俵寄於不佃之戶姦胥猾吏寅夜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被追呼監繫箠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失陷則又巧爲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者聖明灼知其弊深加憐憫特詔守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紹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之瘓民務使田稅均平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兼幷豪猾之手雖知應役之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深錮之弊爲斯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州謹已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訖竊恐旦夕或蒙行下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撥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告報曉示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並皆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害只是本州推行未畢遽行住罷所以民間但知其害而未及知其利之如此姦民猾吏又皆知其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己往往互相驚恐妄說事端欲使聖朝仁政實惠不得下流而千里之內貧弱之民依前受弊無有窮極實可憐悼今仰人戶詳此事理仰體聖朝寬恤之意莫聽浮言妄有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十大保無以得見都分闊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縣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內圍徑幾里（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田園大槩頃畝（大槩約度未要的實細數）具狀申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

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筭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干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旦夕當行鏤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雇募他人重有所費

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人戶各仰知悉如將來所奏事理得蒙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別行措置子細曉諭務要不擾而辦以副朝廷綏靖遠方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穩便亦仰及早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紹熙元年八月日

勸農文

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爲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爲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此承攝敢墜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脈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飢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叶力興修取令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衆即時聞官糾率人功借貸錢本日下修築不管誤事

一耘犂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餧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勑科決脊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告戒毋致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爲無補今仰人戶更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貝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一併塡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塡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爲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永爲己

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爲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筭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譴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搔擾科敷抑配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爲名科罰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牓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遍知別具節略連粘在前請諸父老常爲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學道修身興起門戶

右今出牓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紹熙三年二月日牓

龍巖縣勸諭牓

具官

當職恭奉勑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谿諸邑風俗醇厚少有公事干撓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無海鄉魚鹽之利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不通縣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公人下鄉搔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凶狠強者欺弱壯者凌衰內則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習俗薄惡已足歎傷至其甚者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訐無所不至始則詭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察其欺詐追捕緊急則便閉門聚衆持杖鬬敵殊不思量既爲王民便當遵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不然抗拒州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爲何異盜賊縱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說本因官吏養成此惡然却終須自己出頭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者殺身破家赤子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閔當職既忝父母之官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救其未然除已行下龍巖縣約束官吏務宜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搔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遍行曉諭上戶豪民各仰知悉其有細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即請鄉曲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誨要使闔縣之人常切思念既爲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後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孝告訐抵拒追呼倚靠凶狠冒犯刑憲庶幾一變獷悍之[illegible]復爲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陶聖化如更不改尙習前非

州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決當會合巡尉圍掩搜捉依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趁早革心無貽後悔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閒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爲寄顧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干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幷帖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人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條限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滯引惹詞訴兼又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圓備予決便即先行經州紊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爲始應諸縣有人戶已訴未獲盜賊限一月鬬毆折傷連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遵從外如尚有似此民訟亦照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違期不行結絕方許人戶赴州陳訴切待先追承行人勘斷再立限驅催其縣道又不了絕致人戶再有詞訴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民戶經由書鋪依式書狀仍於狀內分明聲說的於某年月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本縣不結絕以憑行遣如不明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稱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月日未及其人戶連書鋪並行收坐仍毀劈書鋪名印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訴己事無以次人聽自陳）聽親書狀自餘民戶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阻許當廳執覆（一本云或非理飾說及當廳執覆不同所詞定行根究書鋪）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二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干照契據幷未盡因依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己事寫狀書鋪與民戶一等科罪

一民戶詞訴不應爲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爲狀首人並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聲說因依年月若干有無疾廕婦人有無疾廕娠孕於前從實開具或有罪應科決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戶寫狀不用印子便令經陳紊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追毀所給印子

一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開雕並經茶食人保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幷

書鋪茶食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戶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攔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攔轎狀詞並不受接并所投白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卽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貧窶鰥寡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紊煩官府自今後除貧窶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劫盜幷鬬毆殺傷事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戶須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理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員或兩員就大廳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朱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令案吏貼擇出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某處已未結絕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牌西面係人戶詞訟牌蒙安撫到任移西畔詞訟牌於東自新開離屈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員監當幷置曆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押赴使府出頭取候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雕字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卽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如敢將閑慢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妄作緊急坐牌定行勘斷
一有日逐諸雜申幷省符公牒文字並置簿子劃隔眼拘管遇夜銷逐旬委官點號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責鋪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侵尅役使殺人行劫殺略姦盜聚衆鬬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業姦汚婦女鬬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上當使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鬬打不見血差役陂塘已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安撫到任以隻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蔭合爲狀首堪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某事合經潭州一卽不是代名虛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甘伏斷罪號令右某（入事狀注年月指涉某人某事盡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安撫修撰特賜台旨
一照對每月長沙等一十二縣合解有無定額月樁等錢從本司印格目書填錢物監轄典吏樁辦限次日各分日限申解赴州交納近準安撫殿撰侍講到任措置逐月輪委佐官坐押內長沙善化縣輪縣丞主簿縣尉幷外十縣輪縣丞主簿監當官一員監轄典押承行人各一名拘樁並限次月初十日到州其錢須要所委官同典吏躬親坐押赴州如解足典押免行到州不足斷訖典吏就州監催或錢違限不到卽追本縣樁錢典吏及拘押錢官下承行廳子併行勘斷施行
一項照應州場日逐受納紹熙五年夏稅錢將入中限朱据人戶賫納竊恐有誤裴綱支用檢準令節文諸稅租入中限聽追戶頭或以次家人科較品官之家追幹人令曉示人戶及早盡數赴州送納如違定當從條點追

赴州科較監納施行

一項照應湘潭衡山湘鄉瀏陽攸縣五縣拖欠紹熙四年秋稅遂將錢差官下縣受納近緣天時亢旱祈禱未應恐人戶艱於送納已自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稟候小熟日却去開場受納去訖竊慮鄉民未能遍知仍前追擾合行曉諭今印小榜下縣鄉村曉諭人戶各宜安心車水灌溉田畝準備合納稅錢候得雨水熟日依舊差官到彼開場即行送納各令知委

一項照對稅務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納河市稅錢並不盡數拘解竊慮本務合干人作弊收錢隱瞞入己合行約束使司今置板榜務門粘貼本務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錢數曉示通知如本務收稅錢多申到數少不同隱瞞官錢入己許牙客人具狀告首若客人稅物多供申少亦許同伴人陳首切待追人送獄根勘依條斷罪追賞錢五十貫文各令知委

一訪聞諸司案及倉場庫務諸官廳下擅自存留曾經斷罷及私名之人在逐處抄寫文字合行約束今立賞錢一百貫文府衙門許人指實陳告切待追究將犯人重斷每名追賞錢一百貫文其本處存留人一例斷罪施行

一照對諸縣弓手土軍係專一教閱以備彈壓捕盜本州已節次督責巡尉依時教閱務要武藝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數姓名陞加武藝帳狀申州以憑逐月三分點一赴州按教行下諸縣併各縣巡尉各仰速便先行聲說弓手土軍姓名年甲所習武藝文籍供申仍於籍內便將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七月十九日爲始先要第一番所發弓手齊集到州按教須是向後月十九日以前解發到州應期諸縣合教

一契勘諸軍武藝最是弓弩可用近下諸縣點喚弓手上軍赴州按教據各處具到帳籍多是將不會武藝之人裝作鎗牌手各色解發委是有悞緩急使喚行下諸縣巡尉各日下盡將所管弓手土軍並令專習弓弩務要捉親射射精絕聽候點喚赴州按教仍令兼習乂鎗小牌諸般武藝不得私役弓兵妨廢教閱

一據客人趙堅等狀竊見民間行使砂毛錢鐵錢朝廷累降指揮明立法禁非不嚴切今牙鋪戶不遵約束依前夾雜砂錢行使致得客人墜敗財本乞降賞榜於管下瀏陽湘潭醴陵衡山并下攝儲州等處約束使司已立賞錢五十貫文印給小榜發下長沙等一十二縣下張掛曉示外仍出榜都市并瀏陽湘潭醴陵衡山縣及下攝儲州等處張掛曉諭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告捉赴官將犯人送獄從條勘斷追給上件賞錢施行

一契勘諸廂收領公事多是在廂經日不行申解却令兩辭和對更不申官委是有違條法遂符行下諸廂兵官自今後應有公事即時具狀申解赴府出頭不得隔宿及妄作休和申州如違將當行人重斷廂官別有施行

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百姓及軍人賭博仍拆毀櫃坊并告報諸營寨廂官及遍牒在城諸官廳常切覺察鈐束非不嚴切今來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開櫃坊停止軍兵百姓公然賭博全無忌憚廂巡容縱兵官亦不鈐束深屬不便出榜都市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諸色人告捉押赴使府出頭切待將

犯人斷罪軍人次第問當各追上件賞錢與告人充賞若諸廂諸廳諸營寨合干人依前容縱定一例追斷施行

一照應近來委送官員看詳審覆公事文字其間多有引用繁文除看詳公案文狀已有狀式曉諭外今再立委官審覆申到公事式樣請只就元狀內用小帖子節略事意看詳所斷指定當否今欲如何施行大抵直說事理不須繁文其狀內緊切事理別用小貼子標說

小貼子式節略狀內緊切事理云云某官云云某今竊詳云云某官所斷已得允當（或云未得允當）已開具出榜客位訖

一訪聞街市逐時有不逞之徒與軍兵欺壓善良毆打百姓生事作鬧出榜都市張掛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斷罪監納先下拳錢五貫文每五日一限納錢三百文入官內軍兵押下所屬次第問當

一今後遍下諸縣諸官用符簽廳請判押檢職官連銜書押行下專下逐縣逐官用帖如常式仍先行下諸縣照會

一詞狀當日職官分類呈押（具式呈）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鑿定日限案吏朱批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一日者不展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再展而不到者都廳指定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在城差人監追公事各置印歷緊限不展次緊限許一展再展而不到者訊承差人長限日展並簽廳批鑿不再呈押內長限每三展一押（長限如監醫之類）

一當限文字並午牌以前到午後即是違限不得收接如違申舉

一符牌申狀到事有常式事如盜賊發露當催捕判回申當催申抄劄口詞檢驗屍首當差官及官員陳乞批書之類並即時押訖送所屬案分行遣請判行下如無施行事類聚判照有祖及施行未到即簽廳擬呈

一簽廳告報諸縣諸官廳大字書寫文狀須如中指面大即擬貼述大槩却於狀內抹出緊要情節便見曲折不然又須書寫一過枉費工夫

一三獄直日開拆司先次呈押餘案抽牌押文字訖退不得再上如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揀牌入筒取覆抽押

一都簽廳申四項奉台判後三項修入見行約束（內戶刑案事繁許次早呈押）

一照對日逐諸案銷生事號簿蒙約束遇九日銷對竊慮積壓今乞次日委官點對逐一批銷書絕乞候九日呈點

一照對人戶役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劫盜等今來受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邀求致令投陳紊煩官司今乞告示書鋪如是準前邀阻人戶致使府問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為寫狀之人乞賜喚上斷治施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準台判索案除程一節追人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在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尉追人一日者不展今欲乞再展一限兩日者許一展今欲再展一限通三限三日者許再展亦通三限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人戶理訴婚田債負皆稱目今正是青黃不接之際告示候務開日施行使司契勘人戶互訴婚田爭地多是有力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還延不肯交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延衮入務限使下戶被苦無能結絶檢準律令諸婚田入務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奪者不在此例況今本州多是禺田只有早稻收成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少施工未穫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諸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須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十二縣遵守施行訖

一照應本州近於七月十七日準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官司房廊白地賃錢並放至紹熙四年終已出榜都市曉示去訖今訪聞得街市有賃屋居民都有妄稱合從赦書到日之後納起致有爭競州司契勘前項赦書即無放至紹熙五年正月以後房錢之文或有屋主自願饒潤即從其便若屋主不願饒潤即其賃屋人自合遵從大赦指揮印還不得妄有抵負扇惑生事使司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出榜都市曉示訖

一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云云並同前委教授牒

一照對本州所管上丁釋奠及祭祀社稷三獻官祭服緣製造年深各並不如法式今欲別行製造初獻六旒冕亞獻四旒冕終獻無旒冕及本等衣裳大帶中單綬佩蔽膝革帶履韈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禮制申行在太常寺關借上祭服每事一件付進奏官楊思恭同本州差去客司楊暹就臨安府製造回州行用

一伏覩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祀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謹按晉書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譙國司馬王諱承當王厚作亂之際興兵唱義爲國討賊功雖不就志節可嘉今數百年未有廟貌又按長沙圖誌故通判州軍事贈直龍圖閣孟公諱彥卿通判州事贈直龍圖閣趙公諱民彥將官贈武節大夫劉公諱玠兵官贈右監門衛將軍趙公諱津之皆以紹興初年金虜侵犯或提兵出戰或率衆守城狥國　捐軀忠節顯著本州從來只於南岳行宮設位祭享祠象不立無以慰答忠魂表勸節義今準前項赦書合於城隍廟別置一堂塑像奉安永遠崇奉其譙王長史虞理司馬虞望參軍韓階主簿周崎鄧騫並是當時協謀起義之人亦各合行塑像配神從食牒州委官討論計度塑造

一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牧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州司契勘東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及紹興初年金賊犯順潭州通判孟彥卿趙民彥將官劉玠兵官趙津之皆以忠節沒於王事從前未有廟貌州司今來遵奉赦書指揮見行相度創立祠堂塑造神像除晉朝冠服別行討論外所有孟趙兩通判係贈直龍圖閣劉將官係贈武節大夫趙兵官係贈右監門衛將軍未委本品朝服合作是何法

制申行在太常寺仍已差人前去望塑小樣照詳典禮
給降制度以憑製造施行
一照應本州管內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之地崇奉
之禮極於嚴肅合行封植以壯形勢近來官司失於守
護致得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殘土石破碎無以
保國威靈停滀雲氣慰一方瞻仰歸依之望事屬不便
契勘其地並屬寺觀所管即與民間無相干涉理宜措
置今帖合同李修職躬親前去體究相度勒本縣巡尉
責本寺觀主首標識簽押除深山人所不見之處許令
依舊開墾種植外其山面瞻望所及即不得似前更行
斫伐開墾向後逐年深冬即令寺觀各隨界分多取小
木連本栽培以時澆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後山勢
崇深永爲福地幷帖巡尉仰詳前項事理須管同合同
李修職前去體究相度逐一準此施行及出榜嶽山寺
張掛約束諸色等人不得依前於山內瞻望所及之處
斫伐林木穿毀土石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於
所屬陳告根究從條斷罪施行
一契勘目今久闕雨澤竊慮陂澤湖塘池濼濼正副長專
意放養魚鮮之類不肯泄水注蔭致田禾乾槁深屬未
便今曉諭陂塘湖長等人如合承水之田闕水即仰日
下量分數放水注蔭如占吝不放之人仰食水人戶指
實陳論追犯人重斷施行

看定文案申狀式

具位
準使帖據某人狀或判狀即云使判某人狀訴事備錄全文委某看定或云
看詳之類並依本文須至供申者

一某年月日某人狀
一某人執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開干照遇多項須
似此開以年月先後爲次序
一檢準勑令格並同
右某竊詳上件事云云合準某勑如何定斷謹具申某處
伏乞照會詳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狀

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右熹承建陽縣公文取會本家有無占破船戶姓名尋行
契勘日前雖有顧到船隻日久不曾使用今來自合祗應
官司差使私家即無執占之理謹具申建陽縣伏乞照會
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右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
本洪武初取置南廱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
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
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刓缺寖多
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
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微有
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
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
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
其他無大關繫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
訛而已歲丙申閩憲使山陰唐公質夫僉憲蘭溪
章公德懋閔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
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缺僉憲天

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爲己任久未暇及壬寅秋乃謀於先生九世孫都轉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校本精加讐訂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見其經國之謨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拳拳相與圖其永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旣深乎工旣告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且以告於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修之以無替諸公之惠也

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二月之朔後學莆田黃仲昭謹識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文公續集序

遂生世不早不及檐簦躡屩於先生之門聞道又晚不克築室反場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場屋讀四經而心樂焉顧義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駸駸沒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抄錄成帙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掇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出於晚年非嘗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異事左與世枘鑿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讀其書之晚安知後之造道者不在於茲乎此君子所當自力也觀者尚勉之淳祐五年正月日後學王遂序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黄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伯静
答蔡仲默
第四卷上下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佐
答趙都運善譽
與田侍郎子真
與章侍郎茂獻
答尤尚書袤
答郭察院邦瑞
答郭邦逸
答羅參議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栗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回劉知縣君房
與蔡權郡南康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黄子厚銖
答丘子服膺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俞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孝述
第八卷
答折憲知常
與黄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諫
答趙景昭
答毛朋壽
答馮奇之柯
與王撫州阮
與長子受之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
跋魏丞相使虜帖
第九卷
答劉韜仲問目
第十卷
答李繼善問目
第十一卷
答劉德華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即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庚子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彥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臥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慊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

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僞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僞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觀比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僞黨也季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狠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踈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跼蹐也

揆路曾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持且爾無大踈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懼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喻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

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伯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鹽得便且罷却爲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晳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子細然大槩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鳶魚下添解說之類)又集解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賙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爲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卽爲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或更要略說道學)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撓耳今年早晚禾皆損州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爲一身一家慮也時論未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旰食之憂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相者已行遣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汩沒不得功夫點對所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爲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爲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乃爲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仍一面附入音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疾病旦暮不可保而羿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爲千載之

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䟽王朝禮初欲自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　定仍令一面附䟽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爲盡善（已再條具寄之矣）幸亦時爲促之幷得歲前了當爲佳榮罶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謾錄去可以示甘吉父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䟽只此數人東湧西沒到處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幷信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湛爲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煩各爲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宜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模樣也

僞學之章首辨張非僞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韓以受知張門爲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爲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此事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繳其徒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張乃孟遠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爲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劉而劉以示沈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

今冬上饒括蒼與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略已盡之但猶有記不起者不柰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別無話可說只是乞歸耳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昞州不相遠也

儀禮䟽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只覲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幷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摹則亦不須用此也可早爲之趁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幷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卽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卽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爲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爲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

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爲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䟽以爲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幷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鄕自爲編定此一篇幷以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卽伯豐寶之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脚氣未動但目益昏恐更數月遂不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讀得一過粗償平生心願也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决難久存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謾錄去看勿以示人初時更有數語後爲元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足以發其機也

子約頗愛泰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不下恐復爲浮議所搖(前此留葛報書皆謂可行獨王不報書)疑此間受漳浦之廛者或與當路厚善必實爲此謀耳若果如此乃漳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裏卽可丐歸矣寄來算法已收只此一事其說數端信知義理之難窮也

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爲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韜藏避謗逡巡引却似亦不爲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爲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爲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句素隱下添隱謂卑陋也(在本來也之下)本無可稱改作本來卑陋得江西書吳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曉氣象開闊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胸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既不如

所望而子約輩湛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爲之數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摹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季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計渠亦能自處不知赦後還可得量移否周純夫甚可念欲寄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中難得便耳謝表爲衆人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輩略不自思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丈書已收書中咸稱仁卿政事之美恨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絶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絶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痰嗽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牒試中間辛憲湯倅過此皆欲爲問既而皆自有客不復可開口其僞冒者固不容復動念知却劉倅之請甚善宗官衡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吾人所處着个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數條東見錄中尤多可類聚看須自見諦當處也還居擾擾中亦有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已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别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喜可喜書院方葢屋未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爲甚幸但早年失母闕於禮教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闊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曠敗乃善輅孫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喩先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卽天人各是一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說覺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渠能領略否耳廣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亦多合改以醫藥之擾未得專心方略改得數段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浙中旱甚當宁憂勞聞之令人恐懼柰何柰何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折甚可疑怪大抵此者盡出聖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但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祠明年四月缺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爲期

耳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未知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子澄乃令副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司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趙倉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諫處納之耳韜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煩惱也彼中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況於常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脅小官使之爲縣是全然不曉會人說話矣可怪可怪楊元禮亦爲漕司不取願狀迫換長汀渠乞來稟議又不許却欲以倉檄來辨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論大小直是全然睹是不得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窠磕亦可笑豈亦大家行着一个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被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竭其愚聖德寬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爲慮若便得罷逐還家乃爲厚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但季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也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僞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韝煆煉一番一等渾殽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个半个然不甚濟事但不易其敢來亦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略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豐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季章書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時輩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曾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爲宛轉託人扣之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爲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有一二如此者初甚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當昨不且

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爲一二人如減年乃指沈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爲沈而近得元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人苦相沮抑不令剡奏爲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得之後來節次有便而游宰以爲渠有專人又便有回信不若令帶去爲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今文字在何處留滯若今尚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怪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打破做兩片亦須打做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正爲戒敕僞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器數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之弊乃爲汎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今遽罷之又不究其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老耳其弟學履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好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牓者正不足怪但不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簀以爲不欲咈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尚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爲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進者納忠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葉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來率是如此甚可懼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爲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藏府不秘卽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爲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表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聲欬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晳事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十律爲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爲宮而生六十調非爲六十律也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爲幸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爲衆楚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爲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眞想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退思者

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爲佳

收近問知齋館既開慕從者衆尤以爲喜規繩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脩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儇浮之習非細事也

益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爲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己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爲念也通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爲致意春暖一過此爲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可付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得舉揚一番亦不爲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有故舊來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惜如子約輩亦不謂其所　只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册回來爲佳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尙未到聞已有臺章指目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隱約號爲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尙以不及見止爲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爲卑鄙況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眞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遣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个人塡窠子圖得舊話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到不知有何語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論令其反己着實用功爲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譏口橫生浮議也禮書附䟽須節略爲佳但勿大略話疑當作畫

彭子壽劉德脩二事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歟吁可畏也

借得黄先之數册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訂鄭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合令其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更望痛加鞭策少寬暮年却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郞與劉五哥莫須常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遙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摶噬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鄉有南北才有利鈍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愴然也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爲耶

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閑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況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爲重輕耶

致仕且是己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齦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衰悴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摹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猖獗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家貧未有可以爲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爲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僞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楊敬仲乃大不以爲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擣剝已盡或須作語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所得者爲是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得肯向此來如盧陵處卽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誨誘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諸人誰是最精進者因來喻及爲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太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

所以有矯性齊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闊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直卿與二劉到此幷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爲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爲則已絕筆久矣不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閩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得再看一過其間有合脩處尙多已略改定如前書入名器篇者却移不得及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儹促功夫未來了絕也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來庶可幷以此外無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鈐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加鐫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縑煩爲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鄙文一通幷煩令人讀之也直卿向留東陽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喻及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憒憒也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幷爲直卿作小屋亦不難矣道間看得格物意思稍覺通透日前元未曾說着緊要處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目疾不觀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爲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之也

膚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渠乃疑爲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卿昆仲告鄭帥此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爲作諸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約但殊未可必旦夕更囑祝汝玉若得在衢尤便也此中已爲圖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卽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澀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蓍龜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召命云是謝坡所薦旦夕申省辭免萬一未允卽欲再辭而以封事幷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

過是許多說話況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於一夫耶省狀葉錄云只呈二公勿示他人試爲思之幷與仁卿景思商量度亦無以易此也

聞欲還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度否耶

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夢寐爲之不寧也近又得正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詞語嚴簡近古其短處是粗率不精緻無分別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一有所言亦爲餵鷹飼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默也

泰兒挈其婦歸粗慰老懷衰遲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數年整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宅時稍堪直卿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此無人與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住罷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永嘉爲甚

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卽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聞今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親闈責望此事恐未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爲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斷絶毋以此等爲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爲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某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絶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臥未起得昨日戌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公濟所舉似皆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贊必是康節所爲向以爲明道之文悞矣若明道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說昔所未見它日攜來恐更有合入別錄者耳師說才字似作方字爲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說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嘗附幅紙奉扣通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曉來喻須面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觀古人布陳箕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時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韜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此亦綱目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圖子如可傳頌錄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欲略知大槩也祭儀深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以羃寸計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爲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

歷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

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宅處惹客生事也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謾納去試爲勘一

過有不同處只以紙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

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喻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爲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脩之爲愈也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快筆扎者否俟某復來此倩得一兩人來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

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丈三器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看畢幷前所攜去文字示及爲幸

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治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修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錄示判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略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荊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參同契尙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屯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顏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恐兔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亦告批喻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能得合新律幸爲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丹經甚煩讐正然亦尙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磬說更無可疑幸少黜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繆如周髀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勾股兩弦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奉報草草已與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爲檢所云雜書不知是何書

又韓詩挈提陬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當爲寅位孟陬東　之維不知是否又恐是總言四維也

兔者吐生光昨日閑思此語忽記毛穎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幷及之

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牛爲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爲鳥屬而反居西則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詳考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言卽是廿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渠旦夕須自去求見但某自曉不得却爲老兄所累被人上門反倒旦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略理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熱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樣一兩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觸其弦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徇偏說也

磬式謹領但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來喻則既以兩矩齊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所謂來歷者必若勾短而股長則其一矩爲股者今雖未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卽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爲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某說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之下以觸弦而某則裁其上爲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某說則簡而通如來喻則煩而窒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鍾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鍾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中聲卽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細看乃知是讀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盡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卽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幷望攜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卽無可觀但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闇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敢堅决去取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細尙未盡曉更容子細别奉扣也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闕文讀者皆莫曉也

所喻著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契勘恐不堪駁雜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帶草本

及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容細看續奉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卽空徑三分之說遂不可用矣以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下則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簿尙未得報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中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不知用何者爲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卽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爲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河車而河車須入乃轉恐未盡古法試者之如何也（者疑當作看）

監耀之擾誠如所喻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君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唫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爲集註其餘議論別爲或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專人今但付三八節中多事更不別奉問也來歲之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僧素蒙印可當遣前受業耳淵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錄得數事來云汪書處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毋枉費筆札也大學本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爲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須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爲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後方聞之耳所喻截米適有便已爲言之未知復如何但恐籍此以賑被災之民則不當奪之府中亦有米來可就撥也語錄已領餘未暇尋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卽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顚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爲重蓋觀處用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

爲已得非若今人縣揣暗料窺見彷彿便以爲得也愚見
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
其未當更得痛爲鐫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
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甫借語錄此殊非所
宜汲汲況溫陵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
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齎挈眞學者之幸也俟其寄
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爲究竟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
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
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
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
理亦甚精晦叔所說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類聖
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
爲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
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
密處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爲氣化之人物不知
曾有人如此說否其下化生萬物乃爲形化者耳又主義是指正
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爲踰月之計俟某後來今欲煩藏用月初
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
俟某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知已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
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
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會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
如知言所發明又别是人意思試檢會一觀即見也六君子盡
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孔子從心所欲心不盡用試更求之便　見喻爲幸東山

一章全類詩之比興蓋言聖人之道人人字當作大恐而無窮進
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法俟
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爲參酌見告幸幸文
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
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爲之也伯
崇之僕說到官之初儘爲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
躬親若此不倦眞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
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
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
因過而觀理耳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却得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悞不可憑耳大學想不
輟看誠意兩段竟尋舊藁不見别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
去舊字别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知自慊之道止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
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
耳孟說更煩爲契勘辭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
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答擇之書幷觀過說納去幸爲訂之始終條理居敬行簡
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今不復錄去也
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捄
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
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爲可以
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
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乞
日共詳之爲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觀或能爲反

復之尤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爲渠思講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別書幸爲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強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緩兼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義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

綱目凡例條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攉之但脩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註不同盈朒恐是贏不足勾股恐是旁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攜去今告早附來添註此數項便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來今往一本幷唐鑑如喻遺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卽已改定其說於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爲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爲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一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鎛鍾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幷考之也

示喻創艾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發作却未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傳不曾脩近看論語却儘有合改處俟脩畢試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甚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爲惡無近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末專望枉顧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更不報卽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既歸復之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爲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攜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

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幷告喻及需通鑑方此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爲有功幸試爲之當覺其効也

古樂之說尤荷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響也但諸說中頗有未甚解處及新書內論古錢處前後頗有相牴牾者又不見今是以聲定律爲與此尺合之意耳此皆俟相見面論今日寒甚寫字不成也啓蒙之名本以爲謙而反近於不遜不知別有何字可改幸更爲思費隱之說若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須著力說教分明方見歸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曉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爲言却說翻了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獃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旦夕當奉呈也糴米事適聞趙簿來問不知爲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見喻當以囑趙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犯脚手然又不可不爲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幸裁定示及黃鍾一均六律各隨大小畫樣以所定古尺爲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君說閤皁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爲撓耳令伯謨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但磬式股鼓俱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鍾一枚去幸細考之若合如此即別爲作六枚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而博厚如一也幷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定論老兄平時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博厚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繆耳參同寫得一本稍分明俟皆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刊刻矣藍家牆界未得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親信人來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劄至今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鈞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爲不如稊稗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某衰晚強顏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爲勉其行并爲遊說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曾爲留意否今偶遣人送劉壻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又費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便錄大槩見示爲幸

所喻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別有一二事令埜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闕板幷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效良以爲撓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條改處想已了幸早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事項罷新任劉補外也

聞到黃蘗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盡發天地之藏則癰痔果蓏之不能無憾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劉子又略條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恐有此嫌鄙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乃知其不誤也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消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聞林又請對乞與論者廷辨且攻橫渠甚急上皆不領慚沮而退未知竟如何

某所遣請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亨竊恐未可必也又爲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免遣人辭之此又是別一頭項費分疎然亦無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雖迂緩而意實詆忤却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須後便方得附去某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救止則此亦無甚利害與某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也儀象法要昨因子莊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要熟看本義已略具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今文之誤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之臆說也俟月末攜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其人還附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幸甚因便示及也渠深爲　壽皇所知自今觀之不爲不遇猶復齟齬如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來說曆書就篇伏惟驩慶恨未得窺藩籬也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令有定論乃佳切在處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奉告且勿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須且切守此戒也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書所扣一哥之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來相伴決不能終歲守諸幼童謙之聞欲赴補又未必可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與否耳

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元善書旦夕遣人即付去律歷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富公書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

近日得其書云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葢覆按使還又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但不容效力無可柰何耳直卿前日有人來書中都不說及通書注答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記附去今付此人幸視至郭頤正編射法及馮侯者可幷刊行恐力不足卽因見夢傳爲言在渠爲之不難亦是適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爲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彼便赴上矣曆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趙君一袪此惑亦快事耳宅日過此略帶草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爲佳俗樂文字亦欲就借

鴻羽可用爲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汩汩應接如此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爲料理可便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俱行卽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

啓蒙中欲改數處今鑱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卽改爲佳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柰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温卷工夫不暇安排文義耳

廟記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末守禦計謀後覺字數太多稍稍　此然已覺繁冗矣却是台人得說　節費却言語也其守城錄台流傳今但如此提起有眼目者自應　報狀岳麓圖已附去矣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惑幸甚幸甚諸事却未聞焚滅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得數本爲惠幸甚幸甚

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但當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鐫兩秩罷去(幷毀書板)其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城下吳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劉醫乃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雨勢如此豈登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誚正卞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壹而誰然今日聞公試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絕倒宅日當自聞之也近報十五日　車駕已與　中宮同詣重華終日乃歸軍民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盆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感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某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

應農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聞得數里間一兩刻沾洒殊不周足今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丐祠而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捄荒耳楊簽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憂更無分毫好況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夕或以劾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幷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雲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足矣通書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象再閏欲添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藉圖以傳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有定議有　詔集議尋復中輟昨日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知曾爲刊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爲當靈者不靈恐造物者亦將無以爲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趙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爲諫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某辭免未允而趙已見諸令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如此況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爲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辱書乃聞閣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悵惘某此無它但爲通鑑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涵玩之功甚思講論耳已看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功夫却不多矣不免且那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紙上呈幸爲訂之幷昨所說嘗論著者攜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昨伯崇借遺書三冊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爲撓蓋此本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庭聞稾錄五臣解取范呂說二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略刊得數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讐不精爲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人刊書重於改補今乃知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喩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金聲玉

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客冗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某來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

律說幸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卽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卽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令進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爲致問公濟旣平心和氣以觀義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學亦未得力也觀過之說竟未安嘗思之矣

禮記納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剪開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來分成七類(曲禮冠義王制禮運 大學經解喪大記)試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脩成一書適詳略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脩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一本煩爲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齎錢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之尤便耳

鴻羽爲儀恐只是可爲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如何若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卻第二版卻只刊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補了此數版幷詩傳示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卻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己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啓蒙前日所改尙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注頗佳當攜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爲兩夕之留也北風未聞想只是虛聲或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毋至過甚爲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怠緩駁雜之病而季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爲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

西銘說在後煩爲細看攜過見喻

伯諫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怍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柰何柰何克己贊所疑不知云何因便見示

自覺浸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値大節目也

盡心說錄呈幷呈兼善參詳(有未當處)却以見喻且勿令齋中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幷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宅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帶來參同契幷攜來看也

有歸藏否有卽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　只是僞書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子樂是後漢樂名本史志必有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爲正以一爲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爲清耳要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尙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爲主則揚庭孚號更不着矣有攸往夙吉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韜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寫彼中相去不遠也克己課程只是語錄中說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敬法耳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爲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

都昌黄氏向來見喩減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拯卹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

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眞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曆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逋令埜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寬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爲佳耳某前月晦日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衰晚自不當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衆人漶漫不省事初到甚覺勞弊此兩日方少紓更看旬日又如何也大抵是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爲諸生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卽一到見謀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比罷歸日須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繆伉拙時論不見容卽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目所未覩埜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値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卽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爲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雨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爲乃不達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爲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縟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愈草率耳

橫渠集告付下婺州用川本刊成欲寄此令補所無也

僧兒云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耳

陳法雖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也

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差互

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膚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爲具草歸來一向擾擾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體悉向後若得功夫卽爲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大事此是浮文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也見趙南紀亦煩致意

所喻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瀲灩深碧之地宅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錄寄并某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簡皆往何爲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略便令對讀且夕納去不及別作答也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爲三如何留疏僞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嘉耳中庸章句比略脩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二哥帶寫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時看得不子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爲此說今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紙來中庸必已了矣

後山米事若爲鄉里之計實爲利便但爲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爲此耶若必欲爲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爲庶幾不然則徒使呫呫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爲陽者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定爲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某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柰何氣象不佳今恐當作令人不知惜恐當作措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圜不得不爲黃鍾之半以爲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爲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其爲可法哉情恐當作淸

某見治再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跧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丈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重疊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喑默而冒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答蔡季通

昨日之别令人黯然然觀賢者處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知之一書至直卿亦煩爲託周幹附去或遞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罔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尺長者是何尺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喻

自奉别後惘惘至今不能忘于懷計行已過杉嶺不審道間爲況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車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舊必不落寞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某幸無它諸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語殊憒憒益懷仰耳至舂陵煩爲問學中濂溪祠堂無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别後只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爲慰但至今尚未聞到舂陵信深以爲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某足疾前日幾作今又少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齰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欲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哉

昨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爲慰僦居寬廣物價廉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甚留意寺居雖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以待賓旅往往亦不能一一遵守頃在南康此寺常爲客館若自遠嫌不欲居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丈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尊來見囑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見訝也

禮書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之今只寫得一截無疏尤不濟事也三哥爲況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所講殊覺憒憒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著謾疏所疑得數千字欲寫奉寄而昨晚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遂不暇及當俟後便也或有鄭尚明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著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是凡事不曾有人理會到底也以法言之亦當用旋宮法但恐以諸短律爲宮則弦不惟不可彈亦不可上矣故或說琴只用黃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妥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寄所草去求正也頃奉記後厚惠書具聞動息足以爲慰居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爲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說納呈幸爲訂其繆子細見喻更有一圖無人畫得大率與候氣淺深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見其下諸弦乃遞償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史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

日爲劉安之雞犬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孝而寺僧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宅處此必戲語可發一笑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相識元善必已報去矣賤迹復挂彈之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卽爲整葺後便奉寄也（彈之恐當作彈文）

三哥所苦痁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著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閑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爲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趙守長厚乃遽宅適新侯聞是黃門之後但無人識之不知又如何若得其有家法思舊事必能善視遷客也

所需律序乍歸未暇檢尋舊本旦夕得之卽寫木寄去鄙意但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蹈襲之意宅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直卿又以憂歸前日到順昌弔之渠云歸安葬畢却可與履之兄弟大家整頓也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臣（朝老）崇寧間以布衣上書論事謫居春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人議論鯁切不易得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踪跡否昨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五聲者此却失了元本煩三哥爲檢錄來只依元本闊狹界行填注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精舍閴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爲人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爲警敏肯着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爲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王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一書託直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并附去奉浼能爲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爲人所敬耳別幅所示郡中諸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篤老靜退子弟皆賢誠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喻也歐陽君回書幸達之楊安諸公恨亦未之識幸各爲致意也張船似亦略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爲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朱衣道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劉之）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

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耳前書亦嘗泰和弦望之說不知然否近因再看又覺圭驗明白（新本金本是日生恐誤作月字）因來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喻所謂非入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省爲擾擾不能一意向裏涵泳三琴圖此亦失却舊所畫本旦夕得暇當令在子更依侯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卷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後卷則儘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見此定本全編否耶楊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本領上多欠功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事若曾傳得幸略見示（泰和恐當作奉扣人省之省字恐誤）

前日丘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略序定又適有彥中處便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來精力衰退文字重滯無氣燄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乇所欲言略具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恐有未是處更告詳細點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自餘千萬自愛爲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諫侍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沛宥盡釋纍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爲久駐之基耳諸朋友所讀何書其所講論亦有可示及者否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省事閑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琴說前已寄去後又寄改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書序亦已附草本去因有回便幸喻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蘇守已屬計臺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閑暇儘得讀書作文也　參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看轉曉不得

霈恩曠蕩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未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懷必有以處顧舊山朋遊未得遽承晤徒爲恨耳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字似聞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亦須見得果決若便歸得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爲況亦當不至落寞旬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康節先生所謂打乖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忍耐不至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都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謾說隨時之義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答蔡伯靜

啓蒙已爲看畢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想亦不難但注中尊丈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歸却商量今不能久俟也筮儀內前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亦幷注可正之亟遣人還草此但看得不甚子細可更自看一兩過爲佳也事了能見過爲數日款幸甚

或於啓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爲奇者三爲偶者二蓋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奇餘四爲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爲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

以天形爲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自不看見耳)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爲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爲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或爲即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爲無補也(梯未之未疑當作末)天經已領其論撰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只是近年一般見識不欲惡着古今一个人耳其心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詞說乎又況二極交互一說理似不然別紙附去可爲詳之不知是如此否尊丈許錄示參同火候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已竟幸即檢示前日尊丈書中已云與一哥說更煩留念也步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幷就借校畢即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便寫白幷元本寄來更看一過然後刻本乃佳簽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利害又灼然是錯誤即不須改也玄溝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詞緩讀可見也肝肺腎是三物脾是戊己無可疑者定本亦已添入矣渾象之說古人已慮及此但不說如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製但難得車匠耳

參同契考異方寫得了亦未暇再看過今附壽朋納去幷此中寫本一冊表本一冊濟本二冊煩逐一對過有合改處並貼出子細批注寄來容再看修定方可寫白刊行丘本不甚佳然豈相類篇首却得刪了四字遂可讀改得一字遂叶韻亦不爲無助可試檢看以此知讀書不可不博考也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間合改定處各已標注其上矣鼎器歌中七聚聚一作竅恐合改竅爲正而以聚爲一作不知如何可更審之若改即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尊丈行後惘惘至今不能平適得晦伯報云得近書又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爲念然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宅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輿地志納還皇極經世及樂府集却望檢付去人臨川曾景憲書云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爲贈者可免徒步之勞也昨看史記曆書大餘之數第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以後皆算不合不知是如何尊丈必曾說夾幸批喻尊丈得近書否此久不聞信息必是已過莆中矣啓蒙上冊三十六版注中圍一(圍當作徑)下冊第二版前十卦占貞後十卦占悔(兩占字)並當作主可便改却此三字更子細看過爲佳(夾恐當作來)鄉見尊丈有琴律呂律圖欲略借一觀得檢尋付去人爲幸

營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有疑無可質始覺尊丈之遠爲可恨也

奉告乃知所苦脾疾乃爾赤土之約固宜少緩別俟一信也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尊丈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爲人所誤正爲此耳

尊丈要琴絃今欲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信掩或籠箱之屬置之其中乃免壓摺損拆之患亦俟一報也伯謨

說尊丈有素問運氣節略欲借一觀比略編得些小其間不曉處多問伯謨渠亦茫然未嘗措意以此知尊丈事事不容易放過不可及也

書白字畫不方正努胸垤肚甚刺人眼然已寫了無如之何不知鄉里如何似此一向不識好字豈不見浙中書冊只如時文省榜雖極草草然其字體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復卦處空缺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着儹帖盡此以後二十餘版蓋雖只爭一字而篇末一行只有一字又須儹動後篇直到冊尾也

考異俟更子細看且令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納去未晚也浙中字樣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古本廣韻寫得最好相傳是唐時仙女吳彩鸞日寫十本者雖未必然要可法也

仲撫相見否聞留衛公得旨自便而謝給事繳之以為恐徐誼之徒援例有請遂止得量移南劍儲宰復官亦是為謝所駁乃在銓曹時也向若用李公晦之策又須頭撞然今尚何言哉

數日探問未有近信方以為慮得書知今日可到麻沙不勝傷痛想感事興哀何可堪也

前日八哥來訪辱書具悉此事不竢見屬但適此瘖默不容發口已嘗託八哥奉報矣本欲今日往助墓下之役因得面言而累日洩瀉氣痛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它日言之未晚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為慰不知見服何藥切宜更加將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為丸啖之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況在禮經自有權制耶

昨聞留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哥奉聞矣事勢如此不知尊丈歸期竟如何當此歲莫令人慨念不能平也

律書證辨中論周徑處自十一其長之分至二釐八毫者是也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重複處幸更考之

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聽耳然須得差簡約為佳更望留意也三哥用藥見効甚慰先訓尚未得下筆日困賓客一事做不得甚可厭也

答蔡仲默

周純臣書荷留念景建書已領却欲附數字報之今納去若春陵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曾尋得否幸因便寄及

洪範傳已領俟更詳看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子書一面寫後日早來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略報仲撫頗詳此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謾附去想未暇看且煩為收起鄉後商量也漳州陳安卿在此其學甚進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岐梁恐須兼存衆說而以晁氏為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耳禹貢有程尚書說冊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暇能早下來為佳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為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卽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

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秖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某嘗謂尙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鑿校

答劉晦伯

示喻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晦伯方欲讀書則其序不應始於此耳如何如何韜仲向語及欲來春與居厚同爲此來不知果否更早得一報則兒輩不復别爲招客之計不爾却須早有定論也

到此半年百術俱試而不足以出餓殍於溝中不敢罪歲徒自咎耳蠶麥既收船米輻湊民食幸少寬而疫氣大作死者紛然見此醫救埋瘞又慮夏末尙須闕米亦一面措置若幸過此一厄則亦且告歸矣精力凋耗又非昔時之比兼離家日久百事不便此間俯仰費人心力易得言語不容久居也

浙東學者脩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學道之障也彼中亦有朋友過從如此間否

渠論度量權衡之制甚精若相見煩爲求其樣製造古升古尺古秤各一枚便中示及爲幸

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唯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張憲到未向在浙東同官甚好士某所薦楊敬仲孫季和項平公渠皆薦之（公疑當作父）

度量素不曾講究今有書扣之然此是千古未結絶底公案恐終未易以一言定也書煩遣去幷趙憲程正思曹挺之書爲一一致之爲幸程在沙隨寓居處不遠可幷遣也

知趙憲已相薦甚善此等物合得終是得正不須汲汲也

某以按發贓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

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己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余君書來詞義甚可觀今有書報之可就取觀也

經界事目荷留念打量法中間劉子禮寫來正如此以其無奇煩費而忽之近日較量此法雖拙而易曉亦一面雕印下諸邑矣但今孟冬已盡而指揮未下恐有陰沮之者

某又見病且夕不免上奏爲歸田計矣讀韜仲書爲之慨然此雖作郡反不若彼得行其志也此間因不經界失陷省計以大萬數故爲不法擾民之計以補之若不經界真無下手處也只漳浦一項官米錢貳萬二千餘緡今實催五千餘緡而已凡事如此令人太息昨聞交代有日適詢劍浦人乃云來春方歸不知何故尙爾遲遲也韜仲書報經界復行不知却作如何措置第恐復爲諸司所敗耳

鹽筴欲行於一州尙不能勝衆說之排沮況欲通行四郡其間豈無見行之法自不爲害之處而何必爲此紛紛乎若必爲此恐其說尤易沮而難行也應倉自江浙間乍來固不諳此利病然當時若一到汀州親訪民言更廣詢有識以審其是然後回奏亦未爲晚不知何故忽忽如此便欲入城見之以此行蓋難開口說話也來書所喻固皆一方永久之至計然度今之君子决不能用徒自譊譊耳趙帥在此所爲不無未滿人意處然自今觀之又豈易得也

學中教養人數頗多甚不易既難得人可招致只可撥忙自到彼中與之講說就他卑陋處雖劄喚省庶幾猶不爲

無益也

林帥政事近年已甚艱得聞其雖嚴而簡此自爲得體如鄭溥之却似傷煩碎然亦不易得也

某復得祠只用省劄令還舊任更不曾別出敕也

此間竟未得雨田之有水者亦有螟蟻之災歲事甚可慮且是熱氣可畏日甚一日未知終如何也小兒極荷留念不知作文竟能入律否看得只合小做規模庶幾淨潔緊巧易照管渠却汎濫胡說不勤字數令人看得心煩切望痛與鐫切塗抹令其自改立限再呈勿令懶惰推托放過乃幸耳謝公之去傳者不一昨日得元善書乃云以不言罪之此蓋只爲不協力攻周揆耳誠甫之傳妄也輪對文字亦正當但不甚切然亦不問那下次第亦爲所疾蓋首論正心近似道學也自除一黃掄不知是何人也密訪往往有之然重華却照知諸姦朋結之狀時有聖語云周有甚黨却是王黨盛耳此語儘鎮壓了怪事也聞於中外且得如此亦是幸事尤丈本無向背似與婁尤厚今亦不免尚未見章疏不知坐何事也

某衰病之餘支吾郡事甚覺費力諸邑惟漳浦最狼狽諸事如鬻鹽子斗折豆皆非法（子斗者廢寺之田租也）坐視半年未有可下手處近方因有旨條具輒以一二事爲請若蒙施行則科罰之類可以盡禁經界若行則子斗之弊亦可革去折豆見與同官商量雖或未能盡去亦可去其太甚但鬻鹽一事最爲非法而未敢遽議蓋郡計所行萬數不少一旦失之便恐狼狽也經界已得旨相度奏檢謾錄呈此亦已一面訪問區處以俟命下卽便施行意欲及此農隙并力打量田產攢造文字夏料便行新稅未知力能辦否同官中亦有一二人可仗但四縣須得六七人分頭勾當郡中須得一兩人總統大綱乃可集事意欲煩奉賢者一來只就郡中檢校或以時循行諸縣指教督趣元禮亦許來旦夕到矣不知能爲一來否可稟知判官丈如許相助此有數卒送劉壻歸得便就之以行爲幸更欲并邀季通伯崇一處可得六七人也

韜仲近得書否養士訓兵想已有條理此間兩事都做不得深以愧耳蓋作郡之勢不如作縣之親也

經界之議此間同官商量正如來喻但漕司便欲施行其意甚美故或初欲先量城市及山坂無田去處又深計之亦有未便不免回申乞且先分保界立土封以俟秋成而後併手行之今鉏草子去一觀若得前期一到此間與一二同官預定規模尤幸不必俟臨時也漕使書又云開正卽欲到此恐未有益不若賢者先來議定却請漕使親臨以察其當否之爲便也要是秋中乃來方有益耳

經界爲鄰邦陰沮久已絕望今日忽得一信却恐且令此州先行此是何等處置廟堂無人乃使一統之中國有異政甚可笑也然今已向春田功方起如何更可下手萬一行下亦須回申且俟農隙也復業之牓不妨早出但此間田荒已是三十餘年目下却無逃移更俟詢訪也諸論皆切當紙札之費諸司或不肯認此亦可自備見有一項閑錢若不因此用却亦須別作一有利益事不然徒爲後人妄費竊取之資也萬一求去未遂來年秋冬間當舉此役是時恐晦伯已赴官不知更有何人相助幸爲籌之便中報及趙帥之來留意愈切但所下約束全無檢察姦欺督趣逋負之意因其來問已力言之仍爲之言若更如此數

年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不知渠能信否大率其政尚寬未免有要人道好之意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仲宣自連城遣僕來此云提宮丈俸錢尚未得已爲作書懇趙守未知能應副否也季通欲來不知已起離未恐其已行更不作書或未行且煩致意也應城書信已領手痛未及作答渠要學記堂額當俟後便也

所論經界利害極爲明白向見何叔京每持此論趙若海陛辭日亦嘗以爲請但說者多以爲不可行私固疑之而楊子直近日過此亦以爲河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似有理所與諸司劄子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望其思量到子直所憂處也韜仲相度鈔鹽利害何如兩司之議不協恐亦終無益也世間萬事類皆如此令人慨歎但吾力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幾隨事有補救得兩三分也

向承寄及沙隨古鐵尺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知彼中見有此樣否如有之幸爲別造一枚較令精審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不必鑿茍勖名字可惡只云温公周漢尺可也

經界中間更有無限不好意思不得不力辭今決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均一以使秉權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牢籠然此意難以語人以來喻者默契故輒及之耳人來往者傳聞政聲甚美足以慰所懷正惟不倦以終之耳林帥入境具知吏治美惡嚴毅有體甚彊人意想必能相知也

韜仲亦得書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如來書簡約不惹閑事又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饒廷老歸聞諸公相許已有成說而辛卿適至以某嘗扣其廣右事宜疑其可以彊起乃復宿留然近又有書懇尤延之計必從初議矣萬一不允不敢憚遠畏瘴但恐伉拙無補於事而徒失家居講學接引後來之益歲月愈無多愈可惜耳

薛漕之來方議所以寬民力者未得要領而遽有他除雖諸公意不苟然失之此爲可恨耳直卿罷舉不復可勸殊不可曉書信及諸處書悉煩達之向令渠奉煩根究笛材乃欲以驗季通之律者不知曾根究得否幸更留念也

林帥遽至此可駭可惜昨夕趙丞至方得其書人生浮脆如此而某又與之同庚得病尤覺可懼可懼章掾事已爲言之但今年緣與憲車相款大得罪於鄉人其實不曾開口說一字渠問亦不深應不謂乃得此謗今此事雖不同然此亦不可廣也林帥固賢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亦大有行不得處豈其神明將去而不思至此耶抑爲州者固得以捍制使而使者果不可以察縣耶大抵范忠宣所謂恕己則昏者甚不可不戒使渠自作監司能堪此耶

長坂鼠輩之擾兩日未平縣中得黃德威申狀云已過羅溪范坑屬吉陽界縣宰昨日親行募以重賞計必得之不爾亦不過深入山林四散奔逸或無所得食縊死而已無能爲也但蔡一哥簡來乃云後山傳聞賊入石溪市中驚疑此決是虛傳此間亦虛傳賊到大田即是此一路也但市中羣小却不可不防鎮官無權不足恃此是晦伯當爲鄉里任責且靜以撫之爲一往使別無變動爲佳若論長坂之賊只有七人尉司申來已獲兩人矣決不能來不須爲備也

昨日得報君舉以謝章奉祠而去未見文字不曉其由亦可駭也少意欲招一同人教諸孫而未有便近可招者不知知識間有此人否須得兼通經義聲律嚴毅通曉柰煩善誨諭人者乃佳必不得已只能作義亦得其餘則不可闕也

所喻南安韓文久已得之舛訛殊甚蓋方李申尊信閣本及舊本反將後來諸家所校定者妄行改易世俗傳訛競稱善本誤人多矣昨爲考異一書專爲此本發也近日潮州取去隱其名以鏤板異時自當見之今不必寄來但細讀數篇便見紕繆矣（少意之少字疑）少年及告老乃禮之常而異議鄉評橫爲沮抑若非臺章催促幾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二要津亦肯放過亦是一事結抹如來喻所謂結五十年之公案者然閱邸報猶未免有旁及之詞只恐諸賢更欲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哲手中也

所喻泉司事體乃爾亦是地理太遠事權太輕其勢不得不然比見王南卿在番易本司時以涔水不辦親自到彼料理數月其課遂登渠精敏過人其事距今未遠想尚可訪問稽考也孫薛二守一章繳罷孫又長往尤可傷惜大抵時論洶洶殊未定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答劉韜仲

某還家粗遣但心耗目昏老相頓見雖看書亦不能復如舊日矣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子澄樂於訓誘知數相見甚善甚善伯恭竟不起疾令人痛恨非但朋舊之私情而已

示喻數條皆切中其病然迫當去恐不及改耳拂衣之舉尤所未能比遣人持書入都兩月未還計此遲緩是必將從其請矣若得脫此且當恣意遊山不能聽得世間許多是非毀譽也

尤川之行初甚駭聽亟以書報趙帥趙帥報書云已奏俟鈔法定行差韜仲添充漕司屬官專一奉行諸人必未敢動當已聞之矣尤川今竟差何人只此一事已足見鹽法之弊漕司何乃全不覺悟耶所論鹽法皆善曾與應倉說否若未即及早詳告之恐其爲漕司所惑悞申却文字也上四州誠不必盡改但建寧以東兩邑利害亦與尤劍無異此等縣道須別立一法乃佳若其他有利無害處一例改却又却害事反爲汀州及諸邑之累耳如何如何山記乃煩重刻愧甚不知所費幾何今却勝前本矣龜山別錄刊行甚善跋語今往幸附之

又得尊丈書知莆田未行已被尤川之檄朋友深以爲慮昨日得居晦書云沙隨已爲宛轉想必無他不知竟如何但鄙意終是不能無疑耳今雖不攝邑事而往督賦正是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自無下脚手處若椎敲不恤則得罪於民若事不辦則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勇決斷置此恐無好出場也

鹽筴已悉聞之帥說王漕亦頗有意相招奉扣不知定如何此君累歷州縣理事亦甚詳細向來正緣兩下情意不通所以擔閣至今若果相問詳爲言之得其幡然一方之幸也

鹽法利害曉然無可疑者王漕不知曾去相招否此是趙帥從初不與漕司通情之患若早以規模大概語之當不至此齟齬也林守事某既不成入府閑人又不欲以書懇之但見趙帥說嘗爲言之彼雖領略然未知其果誠實否與其坐待汰斥不若先事請祠且以此意懇二漕少緩其事渠亦嘗相聽也某答林守書不欲盡言因見煩爲宛轉亦所以答其不見鄙外之惓惓也

讀書既有程課想日有趣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諸書恐有所疑踈示一二大者爲幸

社倉條目適平父攜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太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減尅乞覓之弊此爲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社倉交足甚善此足以破浮說之紛紛矣建陽措置官居晦無以易收支官恐不免煩居厚不知渠肯就否兩倉闕米只得且那融然亦須申請使知支遣不足之故蓋此消息不可斷絕也

示喻社倉已畢甚善所差官吏事且循舂間例可也五六月附籍牓不知平父如何處置恐可會崇安已如何施行若未行即且俟帥司報應亦未晚也闕支一節却須早申免至臨時費力建陽火災異常今時官吏例是如此不容深責但可歎喟而已

道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爲力但其所論紹聖之事却錯認了對頭甚可笑耳右揆求去復留殊未知所以或云只緣何疏有及赦文差互處係同擬定或云何別有疏攻之或云何已補外皆未審也葛顏之報亦未聞元善求滁已諾緣范有疏禁朝士之求去者乃且宿留廟堂亦留此闕俟之月初輪對或云已除檢詳恐未應如此之峻皆不得端的也二記當作但時論正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近王子合陳膚仲來求記皆卻之矣不復得偏爲韜仲作也千萬諒之李簿所說甚善但此事近亦多弊今建議者意亦闌珊未知將作如何收殺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下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答呂東萊

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免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敘復元官還滋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汩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爲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厮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千萬便爲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爲幸

昨嘗奉懇一言於韓丈又專書禱之幸早爲贊成使得速如所志幸甚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前日申狀及與韓沈書不能盡述此意幸請爲言之有以發明某所不能言者

與王尙書佐

始來不爲久計不欲多挈孥累今只一十歲小兒一孤甥及學者一二人在此天寒歲暮官舍蕭然兀然如一老頭陀時一自笑且自歎也廬阜山水之勝粗快野心然非休務不敢出出又不得留愈覺拘悶行亦力懇諸公以必去爲期耳

某之族祖奉使直閣諱弁早從中州士大夫遊文學甚高建炎初銜命虜營見留十七年全節而歸又以忤時宰不及用而死藁殯西湖之智果院三十年矣其孫照者貧悴亡聊不能歸葬故里今欲只就左近卜地以葬竊意欲丐台旨以重其事庶可必得今悉令取稟倘蒙矜許却令踏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稅側聞甚蒙尙書同右司文維持之力但廟堂既無果決版曹又巧爲沮抑至今未決甚可恨也竊聞檢放文字體式許以見示久未及請今願得以爲法專此拜請幸卽付去人此事自屬漕司更告因二漕語次及之及早行下州縣令受狀檢踏爲佳蓋早禾已刈至八九月不復可辨豐凶官司但欲罔民多取而不知僥幸姦民反乘此以欺有司也

區區按事嗌腊遇毒極爲可笑然公正之朝不宜有此亦姑任之但若竟如此則荒政亦不復可料理亦卽引去矣

答趙都運善譽

向來所呈啓蒙不審已蒙過目否近覺得有說未透處頗加改定旦夕修成別寄上也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者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聞蜀中亦苦賦重民貧不審何術以惠綏之

與田侍郎子真

引飲想艮已生果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究其根原深加保養不可歸咎求節諱疾忌醫也比來陰雨過多氣候不正元氣不固者多是立脚不住平地喫交此一種病尤當過意隄防莫教隨例倒却也求疑當作未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　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

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汙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玄也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怪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著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觀耳閑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爲顧此一事尚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真可惜也

某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已見卻勢不免復小紛紜或恐遂抵譴訶不可知也陰邪表裏欺天罔人方此之時不能仰首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爲蓄縮自全之計忝負臣子之責矣柰何柰何今從黃守借人專致此書幸以數字見報凡鄉來見聞所及告悉及之亦懇黃守尋的便附來必不至浮沉也聞道學鉤黨已有名籍而拙者辱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何者爲之及所指餘人謂誰皆望一一條示也

昨日季通說舊居山水甚勝棄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間事體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行戶應接言語之間久遠豈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遷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片紙所喻非有疑於二君但聞是時坐間亦有宅客恐致傳播不便耳時論日新于越章彭徐薛諸人必續有行遣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薛竟不免枉道果何益乎某以議陵自劾恐亦觸諸新貴之怒然已判斷不能關念也

休致文字已申本府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有遲疑即不免逕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卻不削亦反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爾即尤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挐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一行兼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如來喻但陳鄭未見旦夕訪問之當肯顧也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爲普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聞同官多得同志甚慰鄙懷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切磋耳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某氣瘧筋攣日以益甚休致文字州府已爲施行但舉城知舊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與僉圓付去人仍借一得力可託人自持印紙隨之令侯批上卻將以還免致失墜尤幸也來書前後不同東閣郎君之說蓋出老丈向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楊子直黃商伯乞宮觀而遭繳豈有某卻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況今不作奏不通廟堂書劄而陳乞狀內亦不敢敘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見也昨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嚴謝事條制渠是謝胡姻家語必非妄此亦似是有爲而發若但驅逐

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萬一或是以此速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冒昧向前看他如何區處若幸得一章痛加排詆置之竄斥不容休致之地即在我者亦有辭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昨日作誠父書託其致意不知曾相見否或未見可借取一觀然其説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書或因便問及亦告及之演山觀瀑之約夢寐不忘然須病軀稍堪扶持及此一事結斷了絶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渤海方繳陳益之宜春之命去冬所傳上饒亦恐是浪語耳中間議論稍平僕便疑不久諸人豈坐受縛者勢必多方遊談脅持恐赫以必勝爲效自此當漸見之繳詞未報其間必有大開闔可想也

與章侍郎茂獻

頃幸同僚實深慰喜雖趣尚之同彼此默喻然未嘗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終極而遂匆匆去國至今以爲恨也昨聞忠言正論愠于羣小遂以口語翩然西歸嘗附一書於上饒少致區區高仰之意而車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想不能爲情近得張元德書竊聞還家爲況甚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譸張幻惑以敗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爲明主預陳此説吾輩亦不得爲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婺女既罷江陵恐亦難安得其近書否念之不能忘也呂子約經由曾相見否諸賢盡去幾於空國矣樓孫獨未知所謂國是之論初甚駭聽徐觀其間意實微婉不知還是從之文字否果爾亦足以去也適聞乃是南牀語亦可見打不過處恐亦不爲同列所容矣艮齋謝丈奄忽云亡後進失所尊仰欲附一書弔其子而未有以將之須俟後便恐或相見幸爲及之也誠齋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此一級固當爲天下惜之也某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爲納祿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亦未果決適聞有疏其名字牽連四十餘人以白于上者如此則非久勢須別有行遣然數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蓍龜者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爲矣將安避之哉

解袂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遽也久欲致一書以病不能引領鄉風徒切歎仰近得宜春袁推書具道存問之意亦知雅眷之不我忘也

向來從遊不款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恐不復有承晤之期矣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怠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左右吾誰望耶子壽想時相聞近亦得書衡陽之襯當已過彼久矣初意但恐不得久於零陵不謂造物者亦復隨俗抵巇也需及廟議便欲寫呈以來使不能俟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故直爾匆匆更不暇博盡同異而遽爲毀撤之計甚可驚惋豈於是時已有撞壞之徵耶

廟議固可恨然自有襯之乃有大於此者令人痛心子壽竟不免推遷至此乃是無人肯受惡名今遂決之其勇亦可尚也（然自有襯之一句恐有誤字）

昨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甚勤而襟期所屬以爲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

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嫠不恤緯毋深此懷而生死契闊未暇論也不審次舍卽今已次何許想徑歸清江舊第矣頃歲經由見其登臨有江山之勝交遊中有老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樂想爲況亦不落莫恨不得往從杖屨之遊耳子壽當已赴江陵見袁機仲說彼中形勢事體亦甚可慮不知子壽何以處之聞北風殊惡計恐亦不可爲久留計也

德脩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尤使人不能忘懷補之事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卻真空國而無人矣昨晚得去相內口書今想已到于越矣

答尤尚書袤

示喻程門諸人行事附見甚善龜山靖康間論事頗多今長編中全不載蓋緣汪丈當時編集之際楊家子弟以避禍爲說懇請刪去故雍傳卽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龜山集方始收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尹和靖被召時適有臣寮陳公輔論毀程學尹公在道懇辭甚可觀又嘗論講和甚力皆不可不載者也南軒集誤字有是元本脫誤者如召閑處則拙者蓋有罪焉然亦曾寫與定叟恐其欲有回互不妨報及今承疏示當以示刊者有姓字處且令鑱滅後人亦須自曉得也

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蒙封送差敕及所撰族祖銘文尤切感荷衰病之餘復叨祠祿已爲優幸而雲臺改命又如私請便得仰止希夷之高躅以激衰懦則又執事者不言之教也幸甚誌銘之作雄健高古曲盡事情雖或節用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迥出正襟伏讀使人魄動神悚知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指南寒鄉冷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專有之矣幸甚幸甚屬以一至城府歸憩武夷繚繞還家賓客書問疾病之擾無一日暇以故久不得致謝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

沙隨程丈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啓發爲多如此等人老於州縣深爲可惜趙帥招之折衷奏議之編功夫亦殊浩渺也項平父自來紹興同官中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易之論得書知欲此來未知能自拔否耳

蔡君律書已成簡役精密悉有據依乃知前人大是草率恨不令年兄見之其曆書則未就然大略規模亦與律書相似所謂無零分者非如來教所疑也（役疑當作徑）

金陵之喪中外有識同切傷痛而況於交舊之私乎遠承弔問凡所以爲之深謀遠慮者一皆切中事情無所回避感歎不已某昨聞其還卽走紫溪又聞以柩重難行恐平父道間少人商議遂至弋陽候之幸卻不甚費力一慟之餘細閒密折盡凡令尊兄之所慮者無不已有其端今當密與平父協力區處庶幾不至甚乖剌耳所幸延哥似卻長進若得數年扶持教養當成令器顧恐疾病衰頹不得終任此責也彥敘遽止此可傷人生危脆如此又可歎也圭父爲況如何連得二書頗不安跡似亦不必如此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哉聞尊兄亦嘗寬曉之甚善平父遭此禍故初恐其心疾發動卻因此不暇及營造無益之事反覺安穩若常如此可無他慮幸因書力勸其清心省事以持門戶爲佳（細閒密折等語必有誤字）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竊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感激雖深然資淺材疎詎復堪此此外曲折又復多端已力

懇辭諸公哀憐當爲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深陳公必已到闕不知去住如何此事自繫天意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吳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其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吳監丞輪對文字亦願得之不知可以幷垂示否

尙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爲致謝悃區區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敢拜書也益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爲求之便中寄示幸甚傳畢當幷此論歸納也伯駿劄子亦幸垂示它有可見教不吝及之尤所望也

某不孝禍深早歲孤露提攜教育實賴母慈不幸迂愚不堪世用不能少伸烏烏之報而奄忽至此寃痛割裂不能自存幸以今春粗畢大事音容永隔痛苦終天伏承惠弔幷以香茶果實遠致奠儀仰感勤眷之誠俯念疇昔之好拜領號絕不知所言襄陽之除必是見闕正此哀苦不敢奉慶惟是益遠誨晤而殘息奄奄不保朝夕引領西望徒切悵然

鄉邦得人之盛魁選復出其中甚爲可喜但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殊使人不滿意自此脫去場屋想當別作規撫耳衰陋何足取置齒頰間耶汪樞之孫遂進而立於三人之列想老丈慰意也荆州之行寄任增重今當入境矣

答郭察院邦瑞

副封垂示尤荷不鄙使任事者於事之幾微每每如此則尙何朝綱不振之足憂哉甚善甚善甚盛甚盛某衰晚多難懇辭恩除未遂私計之便今不敢復以前請爲說矣惟是前仕有妄乞施行經界一事今已住罷自合抵罪而反冒褒擢實無面目可將使指不免自劾以俟嚴譴

忽聞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爲有光顧在治朝爲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鄉黨交遊與有光寵其何幸如之

錄示諫草三復永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果未易行也然清名直節足爲里閭光寵而去一凶人亦足少折陰邪之氣於正論不爲無助此又皆可賀者

答郭邦逸

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爲本世間得失正不足深計也某衰病屛居尙叨稍食不復有與世俗較曲直之心矣聞以前事頗累鄭君爲之踧踖尙賴寬恩不終抵罪也

志父中秘之除此却未之聞泉州之命亦然山間眞如井底也某昨遣人請祠今已竟月杳無還耗方以爲慮承喻廟堂已有領略之意若是監丞兄書中所報想必得其實兼林既去亦須兩下有施行乃見平平蕩蕩之意也

奏函必已關乙覽殊未聞宣召之旨何耶承當俯就臺選來歲發策大廷始當披腹呈瑱玕耳

答羅參議

時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郴寇掩擊官軍

反爲官軍所蹙勢已小衄但未知終當如何耳閩中人情却甚安帖時和歲豐天所賜也第州縣以催發上供餽虜之故頗行刻急裒斂之政此爲可慮耳建陽鄉人李秉義舊嘗從寶學劉丈入蜀今老且病往投舊識諸將因來求書得以附此渠不敢有所求但得一顧之寵亦足以爲重也元履來山間相訪適值此便亦有一書附之

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真欣天（真欣天疑是奠欽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頃在富陽與尊兄辨論甚苦是時左右似未以外學爲不然却與前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汪丈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見語者某頃以書論數事似皆未以爲然者未敢苟已復以此書扣之論語序一篇欲寫呈之書中已言之而便速寫札不謹只納左右幸因語呈似幸甚幸甚先生埋銘頃欲只求汪丈寫不知見許不想嘗懇之不待言也前書所欲更易數處欽夫又欲刪去一句（乃行狀中本語）不知汪丈以爲如何（乘間試爲扣之）所寄彥豐處書未到今此便過餘干却令往取矣

竊承幕府無事得以儉（儉字疑）游坐進此道而所以與謀贊畫者莫非便民聲勞（聲勞恐有誤字）之事甚休甚休

示及汪丈書知已爲緣況虛（緣況虛等語恐有誤字）志銘幸甚幸甚容附書端父兄弟借來一觀也端父兄弟已祥祭先生德容日遠益使人痛心耳記善錄荷傳示甚慰所望亟作書遺人未及細觀然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和靖言行之詳蓋其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卑乎義不可及也祁居之相見其議論云何有可以見示者否龜山論語序本爲世學膠固學者類多以分文析字執辭泥迹爲務故有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之說但所引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作太過遂致微失本意却似精粗本末真有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爲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後見張欽夫吳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冊內呈其語道極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熟看有會心處却望垂喻某於汪丈書中已說及恐欲見即爲呈似也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某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明仲兄不及別拜狀想旦夕從容有講道之樂中間說看易傳不知後來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書如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甚幸甚元履晉叔近皆相見亦甚瞻仰也前書懇求書籍碑刻等不知曾辱留意否

先生諸書想熟觀之矣平日講論甚是如此奇論所未及者別後始作書請之故其說止此然其大槩可知矣老兄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今於六經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爲務則已未爲博矣況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恨未得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

不劄著痛處亦可笑耳何叔京秋間相過少款相與懷想高致者俱不自勝也知言後來必已熟看其說如何汪丈曾說及否可否之間必有定論因來及之幸幸記善錄細看却似馮公所見未透記得無精彩長者所見莫亦是如此否

極感留意以耳目之玩煩長者愧愧向附還三書已領矣書中忘記稟知也汪丈寄橫渠三書來此爲校補甚多勢須刊作一本乃佳蓋補綴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脫誤盡在第二至第五卷中只換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論邊事狀却只於卷末添版便得恐汪丈事多告請出爲點對付之工人幸甚幸甚此道既寂寥而諸先賢之子孫亦復流落不振自幕府之西訪其書恤其人不遺餘力此亦一時節因緣耶校書極難共父刻程集於長沙欽夫爲校比送得來乃無板不錯字方盡寫寄之不知今改正未也張家事已於共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已來未也人家僮僕乃有如此者可尙可尙今士大夫食君之祿不爲不厚而臨事面謾辭難就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哉此書轉託欽夫尋便亦方索然無一物可伴書者可笑可笑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某昨承面喻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始者徒感知遇之深不自知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交游皆海內老成賢雋之士其間相處之久相知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潛德者尙多有之某之不才豈宜進越輒任此責若昆仲以先公嘗一顧之不欲鄙棄乞時草定行事本末因使得預討論而致之諸公則某雖愚不敢不勉竭駑頓以承命萬望裁之又向蒙示教於輩行間自貶過甚亦不敢當自此枉書幸刊正之

先公銘文已爲題額并託上饒程丈書之字畫淳古可愛想便刻石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爲四哥言之矣

答羅縣尉（南劍沙縣人）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循序專一反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譬如艮藥雖無劫病之功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輕安矣

與林安撫（名枅字子方）

竊聞開府以來蠲除逋負以大萬計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苛而人自不犯方地數千里吏畏民安近歲所未有也區區仰德爲日固久而究觀規摹斂衽心服則自今始乃蒙垂問見聞所及又有以見高明之度不自賢智乃如此尤以歎仰苟有所懷安敢不盡顧實未有以塞訪逮之勤耳又承詢及所知別紙具稟恨所識不多未足以副好賢樂善之意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讀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諱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寬便自舒肆況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黃乃以力贊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令人入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諸伯仲深警此意敬恭朝夕安以俟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也昨日得王謙仲書亦如履常所料蓋遠方未見近報耳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懾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爲法也

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僞學汚染也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暇入靜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内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開歲即上計較平生已爲僥幸獨恨爲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戒詩止酒以時自愛眷集均慶

答江隱君

每承諄切之誨若將挈而寘諸聖賢之域顧愚昧未知所以仰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奉指畫於前其爲向仰不勝此心之拳拳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備縱横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若某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亦已昭然若發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脩節序之緩急先後則或未同蓋某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容有次序而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支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而語其所詣之極則又不敢以爲不同也姑論其大槩異同之端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不敢執普言語以取再三之瀆要之非得面承不能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普疑當作着

伏辱墜教所以訓督孜孜不倦有加於昔顧惟庸昧重勞提耳既感且愧不知所以爲謝也

始者獻疑亦非敢以所示大旨爲不然但疑精義入神一句文義或不如此恐如所論則日用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耳及蒙垂喻再三每加精密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

源處更無纖芥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扭捏愚謂大體已是正當卽不須強以此句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累某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某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喻所指而已拙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駐然此非難知以吾丈高明尤不難見若無義以方外一節卽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所曉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本非有預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爲對仁之義乎爲精微之義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一去之去字疑前幅所陳謬妄不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爲是而求正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有約卓之見耳但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粟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葉公之爲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計郡計旣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宅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儲宰旣去爲怨家所誣亦寓公者爲之先後臺評所指還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於爾又可痛也蓋舊學基不佳衆欲遷之久矣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宅時經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論也

與饒廷老

此間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飰會乃其鄰郡鄉人必不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底裏歸宿也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伯啓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逝親戚有爲旁郡守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

所喻極當初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庶官恩例故不自慊今既不安不如且已止於未形尤爲深慮保狀已納還仲本印紙今幷附其人持歸幸檢入元不曾發封但別用紙護之也三衢已差替人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代君舉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爲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坡疏未見此其關捩雖未易窺然其手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久必別有勝負也元善已如霅川其子假日至此見蕘子之說愕然曰大人到彼又頭撞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閑及之世間所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病起方得旬日無事比又苦傷風證候雖淺然服藥發散出汗多倦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閣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爲苦耳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塗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換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贗始判矣

與張孟遠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凶問沓來令人感愴不能爲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憎耶抑都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曆說恨未得請餘誨康節之學固非止於爲曆然亦不專爲知來如後世讖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復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叨冒重疊已深愧仄不意又蒙收召之恩顧念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獲比不得已輒緣面奏封事之請妄陳瞽言政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誠當蒙矜允得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舉却是以語爲默差之毫釐則是反速其禍未知竟何似耳子充當已改秩亦久不得渠消息也季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痞痛日甚一日服藥略無効驗懸車年及已言於郡丐上告老之章而有司疑之交舊亦多以爲不可未知竟如何然此意已決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友人游子蒙趨試南宮行期偶緩過衢欲買舟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導之此公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爲可與晤語者計當自識之也

記得杲老初謫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脩

似聞祠官秩滿不知亦爲再請之計否耶東方之事想日聞之某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正使茍安亦何足爲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餘干時有人往來履常兄弟且如此昨得其書具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徒促禍耳機仲元善各已爲致感意皆屬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來就養甚可念子直罷廬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子壽聞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也季章必已到閬中文叔寓居不知爲況定何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溪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渾然不見刻琱之迹三復歎仰以得見爲

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間當已就窆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之計亦已襄事其子弟幾人當能世其學也天雄鐵杖石刻之況荷意甚厚第顧衰懦有不能堪重以爲愧耳今年脚氣幸未大作但耳聵目昏日以益甚舊書不復可讀而頃年整頓儀禮一書私居乏人抄寫學徒又多在遠不能脫藁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有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問如有的便亦望得一字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季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晦也某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略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某隨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閒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爲從之之累亦可歎也

盡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矣引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扣玄旨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尙有紕謬處今納一冊或因書煩爲扣之渠必於此深有得恐其有錯誤得筆示幸甚也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稍作如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議此舊所遵守者温公書儀程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致區區適此苦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甚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當并拜狀也幕客正要蚤晚從容密罄忠益來喻乃欲公廳搢笏納劄誦言殊不成舉措聞之駭歎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己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爲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衆怒內致羣議殊非策之得也況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做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爲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 諱君房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杼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竊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弃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

賢次第收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某跧伏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脩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與蔡權郡 南康

丐祠之請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度諸公見憐必已俯從所欲矣昨慮便郡虛有勞費亦已預戒邸吏關白想徹台聽也近聞已除石寺簿爲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豈弟達於從政真足以惠一方矣 便郡恐當作使郡

答盧提翰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尙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効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靜李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可以爲干名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不在於文字也令兄寺簿詞翰兩絕把玩不能去手然豈敢輒以無能之詞妄取僭越之譏回書幸爲遣行李集幷往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喩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計必又須醞釀播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有可以質於神明者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辭也批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耐爲佳聞建安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日大槩幸已無宅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輸上戸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尙且不免爲虛文況今日耶

適得蔡倉書尙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悃款幡然一來千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云一種貧民至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日文卿相過亦說諸處輪糴已足上戸便謂事畢雖有米者亦不復糴最是崇化一鄉可慮梁文叔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般運崇安早穀日不下百人或恐彼中土人爭占攔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慮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劍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爲復來計矣且是目今便覺上下人情不通有話便難出口適因蔡倉見問已告之云不若便關諸司再煩左右一來權領一職帶取印杖從間道直趨崇化麻沙往來監糴幷措置救荒事目付之簿尉以俟事之略定而歸似亦無不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說縣中士民感傳舊尹復來其意似亦可憐不應便翹然弃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往境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創則左右皆不得辭其責切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己忘物之說以誤遠圖恐異日思之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自警省者或謂却是欠些僞學其言雖可笑然恐有理不審於意云何也

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兇數日前已互還象設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爲意者惟曾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士子當相率訴之范仲宣深以爲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亦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善到璽後一再得書殊恨失計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斷決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靜然諸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蛇驚也人生由命非由他此言雖淺誠有味也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 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爲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凡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廣兄意耳兄雖壈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可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某皇恐（一則不字疑後道道字恐誤後愛愛字疑 一互字上下必有誤）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閑便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亦知賢者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報者云何若非以鉤黨之故則不離重坐但經赦宥便是無事人只是一墮此城却恐未有出期雖然只是參還然亦須臺參出人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須更審而後道告詞傳聞數聯不曾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拂略說過今乃鋪敘如行遣禁從帥臣之體不知果是誰筆因便幸略批喻也某却至今不曾受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喫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可曉也避地蓋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愛兩司對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爲自此發之不知二公經年不通問也時論率兩三月須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赦條不知意果如何恐亦只爲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復然耳

張帥到未此公遽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蓋深惜之彼當已得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適此兩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前書計亦非晩當至矣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爲辨一互刻之亦佳但其詩頗有誤字見山臺詩中陶通明乃陶隱居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

所喻批滿今始得之萬事遲速自有時節固非人力所能爲也代人上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爲狗彘不食其餘矣彼挾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從人不欲復過此亟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固欲寄聲昨日得報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拔今承喻及有問道過門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無它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闕已爲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自應爾也詞命已行乃東山之筆有鹽課入己之語渠自對人誦之不知已被受否聞某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必是醜詆以媚用

事者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帥幕無事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號爲天下勝處公餘徙倚亦有足樂然亦更須擇交勿忘前事之師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甚不易必是裏面說得轉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己乃爲佳耳鄒公亦有安靜之說次第善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語渠尋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爲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爲扣之也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巖圖來初欲令作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間弁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後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侯一再通問亦依樣畫胡盧答之不爲難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闔縣學訓導何器校

答黄子厚銖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褫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舂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示喻縷縷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祕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訐之門既啓世間羣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况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所說賑貸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云是六十二都人戶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否不免并煩契勘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喚集幸爲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即報彼縣般載來黄亭東岸等候人來請貸也老兄閑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閔此疲民不憚少勞也

答丘子服膺

昨晚又承簡爲慰謝字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豕亥之訛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入戶登山臨水興如何閑咏此句甚覺塊處之憒憒而力未能出柰何柰何詩譜已得之未耶御書閣已裝了龕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自出薄少而率諸朋舊共爲之似亦不妨已略說與通理所欲議定喻及仍令匠氏畫圖來看也

老子荷留念載營魄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因此偶思揚子說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與此字義頗相似檢看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嘗草定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日可看也對禹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仄不成說話而反譏孟子爲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失非獨如來喻所指也

前晚聞舂陵信不佳昨日亟走後山渠家亦不得的信但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爲之悼歎不但爲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示喻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所示論昨在寶幢曾聞此說渠已嘗輒語其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似不必太徇時好也

前書問責沈時正擾擾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去否此中無本沈是葉公之姓向來敬夫在桂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頃自刊定比它本爲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爲人乞去俟他時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丈書及陳賀二公祭狀葉樞與沈倉書共甫與黄守劄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脩昆仲熟議居止處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黄二緘授元履令見二公面道曲折蓋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某嘗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誰主倡此說真賊伯脩昆仲者也夫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況啓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今纘息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

其意謂范丈爲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也胡丈之旨不約而同幸持以示脩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賻金尙在胡丈許某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履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況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脩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謁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戸久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丈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則伯脩兄弟今日之計不患於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脩爲前人羞辱而已平父至彼便宜論此某月末至麻沙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責今在平父向者某已不復有意啓口偶因胡丈之言復發其狂

琴志已領看畢卽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還言者聽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澤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素餐之愧也

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之也論語向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温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督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門戸深閟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且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温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閒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可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慮

答王樞使

便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喩干越之故悼歎閔惻見於詞旨前此亦聞首爲力伸歸葬之請固已深歎服風誼之高足厲頹俗矣及此重太息也浮議洶洶至今未息嘯儔命侶日以益衆不知更欲何所爲者清源旣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纂述之書卒章頗有苦口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弼宿望中外所倚以開上心正國論者惟明公與益公而已竊計所以處此當有定論也此閒親舊有自干越會葬而歸者亦得其長子書聞其動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隕涕而已如某賤迹固不足言而終歲力辭僅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安而後咎餘責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税駕也舊有足疾歲須一發旬月以來正此爲苦加以目盲日甚重聽有加終日憒憒如土偶人已無復有生意矣彼何見疑之過耶湘西扁牓饒宰寄示得以仰觀非惟健筆縱横勢若飛動而心畫之正結體之全足使觀者魄動神竦甚大惠也某前此妄意偶及於此而不敢容易以請輒因饒宰言之不謂便蒙開可遂得彈壓江山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機宜得趨幕下書來極感知遇之意醴陵亦說甚荷容督笱以見門下愛惜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笱字恐誤

自邇以來衰病沈綿日就羸頓此凋隕澌盡之常無足爲門下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祗役部下復此附稟其人明敏有才緩急之際可備繫使之末聞亦嘗得出入門

牆竊計不待區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

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絶人而謙虚下問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某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塞其何以辱嘉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芘民之心其素所蓄積者固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固其志則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扶植善人抉去陰邪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益加意焉實天下幸甚幸甚老生常談迂闊無取僭易塵瀆伏深愧懼

與方伯謨

閑中不能無爲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衆備禮看過日間趕趁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答俞壽翁

興國盜鑄曲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洶洶朝廷深以爲憂遂以其事屬之葉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爲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爲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子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爲佳耳某衰晚不天長子夭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葬初被湖南之命卽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經界議格不行不免自劾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欲以此爲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人行計此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自此杜門當不復出矣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側環一望筒只用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

奉告且知條教已孚物情風動士勸民安姦凶屏息此亦足以小試儒者之効矣更冀勉旃區區又將於其大者觀之也誠齋歸袖翩然令人慨想所寄石刻某偶在山間爲大兒治葬兒輩留在家間未及快覩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功名迫逐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爲致謝屬此悲冗未能占布也建陽新居粗有溪山之樂然心緒不佳又多俗冗苦未得舒放懷抱也周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異時得面扣其說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永嘉諸人說此甚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祕其說亦未得扣擊之也

示及先丈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往時先丈固嘗以見寄矣某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易下語然當是時猶意其可一見而決也不謂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恨況今方以僞學獲罪聖朝杜門齰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爲文字以觸禍機乎

答曾景建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輒爲悲愴不能爲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耳道夫久不得書爲況如何因見致意便遽未及書也方遣人探子約之櫬何日過上饒

欲遣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廬陵子一書煩爲附的便其人乃子約嘗寓其舍者也得不浮湛爲幸

答余景思

朱趙相繼淪没深爲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爲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魯叔子弟幾人今皆年幾何莫亦能自卓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承喻立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甚善但某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心力尤衰日前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承當此事耶兼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嫌也

間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行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諭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扣首再拜訴哀叙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奠文則已略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詷知動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盲料亦誤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況味乃如此又益以悼嘆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寃枉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却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麤厚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却似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爲懷也五天所居眼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乃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勝痛也奠文說盡事情已爲宣白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尊慕兄之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弃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稍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騖於浮華不欲以此奬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爲己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爲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奬就之意輒以不朽爲託伏惟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奠禮有狀拜謝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今賫到兩縑云是他人所償此不敢留却封納却可送官給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端往奉冬裘之須幸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爲禱某扣首再拜

答李繼善孝述

熹頓首便中辱書爲慰信後初寒侍奉佳慶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大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

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難不容
盡布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熹再拜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七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答折憲（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拜受伏讀得以仰窺精忠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尊慕鄉往之心甚大幸也顧又重勤台喻必使次輯以記延道之碑則區區所以不敢僭易以承嘉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鐫戒益勤孝思愈切然在某私計利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惟矜憐反復前說而改圖之使得免於不韙之罪衆多之怨則某不勝千萬之幸

與黃知府

輒有不獲已之懇事涉鄉閭利病勢甚迫切敢忘分守已具公劄干冒公聽幸賜采覽斟酌行下千萬幸甚前日迎候之初便蒙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真不啻若痒疴疾痛之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爲罪是以敢布其愚

撥米曲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況又使府自認脚費此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之賜感戴宜如何耶儲宰行已數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早田唐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尙爾嗸嗸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細爲如何

聞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遺書著銜頗有所礙幸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撝錄示爲幸

昨蒙垂示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徹固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而不敢自明竊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坐亦蒙矜念委曲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爲不可及感歎亡已

但既鐫罷名書罪籍不知寄祿餘俸合與不合幫勘已戒幹人計會所司更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應得免貽後日之紛紛也

答江清卿

蒙喻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藏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升書言周憲於鱗之自有薦論之意而鱗之不欲爲自衒鬻者此意皆甚美竊謂寧少忍之以遂鱗之之高不當共爲煦濡之態以虧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高識懿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詔後世而尊兄過聽誤以見屬自顧淺陋何以稱此然以委重之勤慕仰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尊命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卽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

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妙畫知目疾之向平爲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效惟有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補助耳

答滕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善甚善親闈慈念固當眷戀然亦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反復寬譬乃爲兩全也

與葉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畫（三）文王重爲六十四畫（六）作繫卦彖辭周公作繫爻辭孔子作彖（乃釋文王之彖通謂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各分上下是爲十翼舊說如此承問及之

示喻爲學有緒尤以爲慰且只如此用功旦夕相見却得面論也大學近修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

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卅副在內恐要帖換也校時須兩人對看一聽一讀乃佳着旬日功夫當可畢也

答李伯諫

某陸陸如昨無可言者兩月來修得數書亦有一二論說文字甚思與老兄評之而相望邈然又無人抄得徒此鬱鬱想聞之亦不無歎恨也比來觀書進學誘掖後進次第如何深所欲聞因書詳及之爲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草藁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唐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修之庶幾有緒易爲力耳然伯起者亦尙悠悠近游誠之伯鈞之子相過開爽可喜渠南北事甚熟或取過伯起者託渠料理也

某碌碌之況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修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者已殊費功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了見到者餘者望早付及此間杜門山中尙不能免賓客書問之擾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齋記未成耳惡札不堪用不若別託善書者書之也周翰書詞傾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耳子禮兄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書肆狠狽日甚深用負愧要之此等自非吾曹所當爲宜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滿耳楊州書已別付遞去彼此各是破戒甚覺難措辭也此事長沙必能爲辨吾人徒自擾擾未必有益第好笑耳因書亦當督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修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今承喻已寄少輿處必是少輿遺下不曾送來也此亦不難侯卒成之耳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修得大字數卷來尙未得點勘若得年歲閒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難了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象似亦送少輿不知何故未到侯別摹去近得曲江濂溪象比舊傳南安本殊丰厚精彩亦當改正也讀易想有味有可論者便中語及爲幸

欽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刋太極解蓋屢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爲然不能深論也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寬縱草率絕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書來說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篤一書雖盜跖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是何意思使人都理會不下因書蓋略諷之不知又以爲然否也書肆之敗始謀不臧理必至此無可言者旣敗之後紛紛口語互相排擊更不可理會幸已自脫去不能復問晦伯必自報去某於此却似放得下但馬謖未易根究耳一笑所示近文甚佳但似太高不着題大凡立言要須因人變化而無包含不盡處乃爲善言耳向見欽夫文字病痛正是如此也近有文字數篇及與伯恭問答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少懇欲煩爲尋訪龎安常難經說及聞別有論醫文字頗多得幷爲訪問傳得一本示及爲幸

答趙景昭

減稅文字不知已遣行未今再遣此人去漕司取申省狀恐未遣可就付也今日風色甚佳而情思益憒憒臨風永歎不知所言

答毛朋壽

向見季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脩以世家學爲佳耳大學文字季通者尙未爲定本旦夕當取來更爲改正乃可傳也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就補遠行爲榮親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以得於外者爲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奇之 椅　獨至至字疑

某衰晩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别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宅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尙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蚤晩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阮 字南卿

南北形象雖在遠方無由究悉然大槩亦可意料目前固非危機交急之時其爲長慮卻顧亦豈一無可施設者竊計方規素定其所區畫必有次第幸蒙見告乃荷不鄙也某今年公私之年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痞滿腹足弱筋攣不能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閑廢之餘固無職事可効但尙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不敢自通牋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此發去而聞臺評已及此事其間詞語不無深意矣未知所請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己志卽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老兄氣體從來淸健今尙只如舊時否宣布之餘何以爲樂想見彎弓盤馬橫槊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也此人趙雯相隨頗久今因其省親江淮間附此問訊其人恐有可驅使處得隷戲下幸甚

與長子受之

早晩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飮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荅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

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卽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儻蒙收留伏乞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卽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皇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況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敘晚學無知大人遺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某得早晚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卽出書投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稟限以地遠不得瞻拜郎中公几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獻今參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詣門下令弟宣教大人亦有書幷俟來日請見面納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如問它事卽隨事應荅如將來宿食卽云大人書中已具稟更聽尊旨次日將香再去仍具刺幷以刺謁其弟問看同居有幾子弟皆見之只問門下人可知也見其兄弟皆拜茶罷便起稟某昨日稟知乞詣靈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卽詣靈前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說大人致問昨聞郎中丈丈奄弃明時限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令某拜稟切望以時節哀爲道自愛又再拜趨出如問就學宿食去處卽說昨蒙喩潘丈教授許借安泊大人之意不敢以某久累其家恐兩不穩便已自有書與之只欲就其家借一空闊房舍或近宅屋宇安下不知尊意如何看說如何如今相見卽借人出去幷問其兄弟幾人幷見之如不問卽且去俟午間再去見問此事見潘丈亦如此說大抵禮數務要恭謹詳緩不要張皇顚錯

何丈託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姜子方者是李中書之甥在婺州住建炎間曾從馬殿院伸辟爲撫喩司屬官今其家有何子弟

聞見先生說吾問宗留守家子弟聞多有在婺州者其家記錄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託借傳一本否墓誌亦是曾侍中作呂家必有本也

韋齋與祝公書跋

松奉孃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娠生男子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權職官聞有虜騎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所攝攜家上政和寓壟寺五月初間龔儀叛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攜家下南劍

入尤溪而某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福唐聞賊兵破松溪險駸駸東下已入建州攻南劍甚急又匆匆自間道還尤溪六月十四日早到縣而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已般家深遯是日卽刻與縣官同走至家間所遁處賊在延平爲官軍所破倉皇自山路欲遁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失比他人爲尤幸也七月間方還縣而甌寧土寇范汝爲者出沒建劍之間其衆數千官軍遇之輒潰諸司不免請官招安已還狀受犒設將散其衆無何大兵自會稽來必欲進討昨日方報大兵冒昧入賊巢喪失數千人賊勢又震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枕之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擾擾不詳言其故度切近江瀕其可憂當不啻此惟聚糧深遯勿以一豪珍幣自隨乃爲上策此中雖城居但日夕爲遁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茍且不知百年未滿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邪來書謂某懶於從仕非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敢惰邪但未能赴行在間閫中所有不過權局遠不過三五月道里有遠近便不便攜家卽厚費獨行又非便是以且此跧藏意亦欲俟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當奉報晉道帥福辟得一員屬官須京朝官大年又未曾參部一切差遣皆礙是以皆參差也裘四久此頗忠慤可任旣忤逢年當擾擾中遂不告而去情理不復可耐今此復來察其意色不復可制蓄每日來就食而夜宿客舍然地遠難得人力來往彼此資以通耗且羈縻不絕猶冀尙可鞭策耳方賊至六月間在村中裘四亦在彼數使人呼之不至卻妄云某在福唐未還又云賊破福州皆妄言也婺源先廬所在與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

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爲道梗槩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子瞻作此賦時方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韋齋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　行朝來寓建陽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於今忽忽五十有九年矣病中因覽蘇集追念疇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餘霜露永感爲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已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午四月朔旦

跋陸務觀詩

漠漠炊煙村遠近鼕鼕儺鼓埭西東三义古路殘蕪裏一曲清江淡靄中外物已忘如敝屣此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

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怨而不傷者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

真所藏爲記其後

跋魏丞相使虜帖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興事造功之果爲不易耶公之子態夢出此宸翰以示臣熹適當奉諱之後捧玩摧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八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答劉韜仲問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爲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爲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爲監司則不敢按贓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己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己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詞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卽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爲智下愚之所以爲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旣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旣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飽亦此類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橫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說得爲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

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有此意

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炳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未知是否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

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篠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可無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篠亦非中行之士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其爲親而已豈有施報往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來往之意猶吉其豈望施報來往也具說與經文不通炳所錄或問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却不字未知是否猶吉之吉疑言字之誤

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脫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燔之姪

孝述嘗求夫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爲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修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心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同上

孝述覺得閒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

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麄細緩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卽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卽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是是但說太多了

孝述謂健有爲順無爲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爲健義智之爲順竊疑仁之發卽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頑然不動卽爲不仁禮之行卽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恐爲動之始動靜恐皆以漸致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微禮恐爲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卽其中而爲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斂之意雖略有所爲其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爲靜之始猶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爲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

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　先生答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卽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爲陽動金之爲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爲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爲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

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爲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土之未動及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恐如火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爲孝爲弟爲睦爲婣之類恐如木之爲棟梁榱桷火之爲燈燭炬燎金之爲刀斧盤盞水之爲池沼江海土之爲塼瓦牆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

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宅物名及其動而爲物有萬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十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及其爲萬殊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萬用之質已無不全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爲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爲凡此雖未知是否似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皆待人爲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於性之自然相配不得又土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爲瓦墫之類又說不上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爲復可以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強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先生批云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革曲直稼穡是其本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曰人爲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直乎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次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理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絕故必不愛親而亦無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自賤故必不敬親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書字疑當作言）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爲仁之本仁義之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也竊疑先智次仁次禮次義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而四肢百骸血氣皆相貫屬吾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心知愛之而不忍傷則必敬之而不敢忽愛敬既生方可裁制其宜以全愛敬之道若獨指心而言亦恐必先知此心至靈至貴爲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愛之而不肯甘心放棄則必嚴敬自持而惟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後有可得而裁制者蓋愛而失宜則或至枯守不用而爲虛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所以爲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捉不定之患反不得其所以爲敬此愛敬各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然未愛未敬則恐無所施其裁制之道自暴自棄則又爲復莊敬自重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雖可之而頑然不省豈復有自愛之意區區之愚所以疑是四者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棄也若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有此而後有彼但方發之際勢必必相示無雜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踵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爲冬藏仁爲春生禮爲夏長義爲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爲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不容遏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

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卽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靜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孝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爲復是受得本不同乎按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形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不盡偏底物事難爲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意人之形體受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爲堯舜可參天地皆爲有此體質儘做得但患不爲或爲之而有不充卻無不能之理孟子謂王之不王非不能是不爲與所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恐皆是安於不爲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所以求爲人之所爲不得如慈烏父子螻蟻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烏螻蟻之爲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恐又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爲氣昏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則容有得爲而未爲者此二物又是昏塞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微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稟又自有不齊處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略識其梗槩方得隨所見寫呈乞賜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略識矣

先生批云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貓相乳之類溫公集中亦說有一貓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述竊謂陰陽五行總其大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是也若別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爲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爲人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爲萬狀彼人物之

生各隨其所值以爲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不在而其爲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澄之爲清其惡可易之爲美既清既美則所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鳥獸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大槩然矣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爲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　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之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間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閒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爲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爲已止其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慮然後爲審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孝述竊謂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運其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戛刮擦磨治其麄鄙而反覆往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將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遁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久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爲人心之明既有所蔽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孝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事物之理即所以推極吾之知識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爲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二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二不恨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邀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先生批云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孝述竊謂事爲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於此考察則心亦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爲念慮之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礙似難於着力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註云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則又似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考察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爲之形念慮之起自然默有所見若此心尋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間或真心見

前亦不知其所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爲之而又以此心察之也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在旣發之後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同以此觀之則此所謂考察旣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看孝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爲取舍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云云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遠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所論經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模之大恐自積習旣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以下四段卽是蓋擧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之密恐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卽是蓋備夫功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爲說遠近虛實大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亦言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只是如此

誠意

孝述妄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爲逆之也誠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以靜則無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只是善奈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流於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爲思則其本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曾動着似卽南軒所謂天心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五性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旣發有思有爲卽屬之人旣屬之人卽是氣質爲之若質純粹則惟其所發無往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偏駁之發卽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故本具焉又每每爲所拂害不得沛然順發曩時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甚則窮人欲滅天理曩時之善盡反而純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其可使爲不善猶水可使過顙在山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之淸其繼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淸濁雖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蕩而性鑿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　先生所謂心體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入不善(見卯行文集)恐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爲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恐只爲此濂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云領惡而全好必由學又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旣埋伏在內不動則已才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眞心之發其間當有私

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必於此處清本正源使人欲淨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行更無梗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爲要竊恐謂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先生批云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顙有泚而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爲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爲此等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楊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自負記問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譏遂汗流浹背面發赤竊以爲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遇妻子若嚴君竊以爲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曰非爲直竊以爲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發每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意誠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以爲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己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胸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毫私欲爲之梗拂故不待勉強作爲自無往而不與此理相周旋所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曾不改吾樂焉曾皙之志恐是其胸中脫洒略無繫累退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覆其所陳之志似把這道理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平平地順行將去似將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略不用意作爲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觸目皆然自可坦然順適不假作爲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曾窺見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驚喜把來擡券行時本不自在間只是分付着意似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天淵不侔若曾皙可謂真知其爲天理但伊川則謂其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爲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過關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鬬處下死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內若以存養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時覺得此心在此不曾從他處去但依舊蕩漾湖塗蒙蒙然要光不能得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懷開爽耳目聰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固是茫然無入處昏憒之極至反覆尋求以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破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了有隨接便動時亦有徐徐略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親前有愛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發得些又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得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得別時其愛直是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所

強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至於心地明爽窮理而至於識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極是少三者之中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夢（明道先生所謂醉生夢死伊川先生所謂未知道者如醉人恐可說此）雖知得是夢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質昏之甚而難開汚染之深而難滌耶仰惟　先覺憐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願幸

先生批云但且着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作弄恐思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在以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槩覺是氣怯而志復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爲要切

先生批云只此便是病根前說正慮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　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爲嗣既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後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題只從弟稱及領　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　先生　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述爲之攝自是卽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卽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卽可主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卽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主恐卽據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時所納之主卽爲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爲復只祔于祖而無祧

先生批云納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卻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卽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謹按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

條升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葢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毋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與劉德華允迪

某聞風甚久屏跡丘樊無由瞻奉茲焉假守密邇治封政化流聞益勤傾跂謹因致問布此腹心諒辱深照

某衰病餘生不堪吏事茲蒙　聖恩強畀民社扶曳至此不敢爲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者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猥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賢守令力爲申請已蒙蠲減之恩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　朝廷仰祈寸澤輒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爲楷式諒仁人之心無間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錄以歸實爲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夙夜憂勞不知所以爲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備災之具經營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略則又恐有不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見教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曹經由曾請見否已囑其歸塗面扣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甚多恐不可不早爲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間多是兌那合起官錢遣人收糴將來糶畢還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聞頗有米市井販鬻之家亦可勸諭使往糴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檢放分數過多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掾遍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而官司之計將如之何積憂熏心百病交作求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

某數日爲江西舡粟不下憂窘不可言今聞始得少通然財賦有經而饑民猥衆雖竭所有以糴不能爲旬月之備今再遣陳掾走建昌更令請教陳謹實勤懇同官中不多得建昌諸人既難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毋隱使鄰道之人均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其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忘其再三之瀆而敢以爲請當辱垂念也

昨見三牓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不能自已貴境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見教中間小報言者有謂州官檢放但憂郡計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謂平論聞　聖心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實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誠孚于上下尤深喜慰

某示喩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慨但此雖號鄰邦然情意素不相通豈敢輒爾干預恐或徒爲紛紛而無益也向來嘗爲錢漕晉道賢德今一書禱之幸試達之然須更得民戶自言乃相應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歎可歎

某衰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采聽道塗竊知救荒之政究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拘不得少佐下風也

某昨移建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可上奏與之丐賞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孫僉適到此首談長者救荒之意相與歎息錢漕前日通書已道區區然政不須此也敝郡兩邑月解千緡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闕前日猶恐將來爲縣道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爲縣誠難若郡不恤縣則亦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顧上供給餉種種有不可闕者

未知　朝廷終何以惠綏之耳

某孤拙亡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顛隮尚賴聖明照知本末假寵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者甚厚顧無涓塵可以伏伸報效感之多不若愧之甚也

某復蒙垂喻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語具道雅意但卒章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祿利爲言故不復敘植桂之名將來入石只用今所寫去八字書額足矣文字荒淺指意闊疎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詳酌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教玆辱垂示乃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遽爾流播愧懼多矣記中第十行周字下元有瀍字今似脫去恐寫去時脫了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贍字不應遺忘恐或刻時失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比上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雖鄙然所敘契丈二事皆可以爲世法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庶有能勉慕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觀光今爲浦城尉尉始來過書院祠謁甚敬言乃祖參議公嘗受知　文公先生出所藏帖數十皆集所不載幾敬讀之其間格言至論真有補世道遂刻以附于集因嘆文公之筆流落世間不傳者凡幾又嘆前輩流風遺韻日遠日亡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不替祖風如尉者又寧有幾賢矣哉劉侯玉山人文公嘗爲之記義學云淳祐庚戌二月甲子後學徐幾謹識

義學記載前集其間誤字觀此可證抑重有感於聖人古史闕文之嘆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為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為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為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為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謙一為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誚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黃鏞謹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序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簮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卷第一

書以下時事出處帖

劉共甫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方耕道

陳子真

劉德脩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玉

劉公度

蔡季通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書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文叔

程沙隨可久

鄭尙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元履弟

汪時法

向伯元

林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鄭景明

朱魯叔

學古
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帥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澄
詹尙賓
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彥
林師魯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謨
劉平父
子服弟
卷第六
書
林擇之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戲作
題米倉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絶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閣皁山
送單應之往閣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臥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驚鹿要須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次周師温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西原居士觸寄秋蘭小詩爲謝
記
至樂齋記
恕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祭文
赦後祭　祝文

祭林芸谷文
祭　文
題跋
跋芸齋遺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題折桂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廨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棲賢磨崖
題疊石庵
題折桂院
跋所刻和靖帖
跋所刻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柏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啓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解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咨目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卹糶糴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糴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禾穀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遞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施行旱傷住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施行專攔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糴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兜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戒約上戶體認本軍寬卹小民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良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場循環收糴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人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革住米船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舡隱瞞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行下兩縣委官促人戶糴米減尅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糴

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糶曆頭様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樁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行下米場人戸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戸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戸用濕惡糙米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戸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體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申監司爲賑糶場利害事件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戸築陂塘
施行闕食未盡抄劄人等事
實審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糶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人戸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抄劄戸口幷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人戸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覈實四戸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舡事
節次差公吏收糴幷撥錢下賑糶場
賑濟戸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書時事出處

劉共甫珙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略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待以歸足矣二姦雖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爲爲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爲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間讀陸宣公奏議一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畝纓纓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字處更不吝條改爲善略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駮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僭率之爲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遜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櫧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尙未曾有別去殊惘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淸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略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計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尙可救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 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己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况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鄉監郎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奈何奈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還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隤隕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耶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

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爲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籃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其大者論薦人村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羣彥之後殊未爲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爲二公爲國計也千萬幸詧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沚家藏

請違後一兩日卽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覔鴈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爲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丏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洵　洪正學刊允夫家藏

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爲僭瀆睥睨愈甚近日葉總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衆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羣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宅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干寃痛莫能爲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掞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爲之柰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　之肉其足食乎小讙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爲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爲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衡痛哭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久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効顰耳一笑逐湯相陳豈非賞魏無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救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爲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爲可慮耳今歲之事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無鄉井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瀓父書云邂逅汪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到玉山矣上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爲喜聞邦人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非徐老之比也芮漕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稍可近書

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爲場屋計乎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扣芮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鉛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爲學督之不敢怠但艮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爲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爲奪兵罷黜之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爲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卽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賚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子白金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虜盛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塞還者六萬餘)而軍資器械盡沒幸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冒火暑奔馳赴捄人馬踣於道者相望也(入宿州後事寬甫書所報也)書亦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遺楊存中罷王龜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爲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說未爲不然但不知所以爲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爲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經略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爲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爲泉守殊不可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夔漕馮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祕閣參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王慶長閫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尉書已作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示容檢鄙論爲答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卽彼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祖儉)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

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某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卽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歎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略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秪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勦形瘵精力全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款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人告糴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爲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爲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踈果墮語穽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爲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爲衰病復爾交攻鬱鬱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臥兩月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衰頹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庶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喫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言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刊帖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淚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逐而歸祗以自愧還家初亦粗遣至此夏祊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分然病軀卻幸少蘇未知竟何如也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

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爲懷也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得請私義粗安若命懸庖廚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耒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眞莆陽方楷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拏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會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爲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慨然爲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謦欬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爲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暮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爲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跂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謾讀舊書姑以　思遣老耳不足爲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裹言而羣賢亦有彙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爲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翰方之任以蕃衛王室爲心亦豈能恝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爲大學論孟說近有爲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爲訂其謬幷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

道義馳想亡已不審比來爲況果何如統內軍民計自寧謐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便無事否耳所幸仁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婦之戚長沙除目未之敢承其間蓋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悵悵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於善嘗爲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敘以罄鄙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爲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望幸密爲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爲誰亦望幷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闕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爲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羣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爲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卽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季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東溪先生久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郎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爲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況便安足以爲慰但比來時　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審台候　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初　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效而傳聞愈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

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
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
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
體候何如得季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附書
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
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
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
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
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
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冬尚幸一見
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遡峽定在何日
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
底止耳病中痓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
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稾齰舌
然胷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千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
甚不易只去歲怔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
固已服其有定力矣　相恩禮一新季章超遷甚美論功
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
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
側有謫丹楊工曹掾玉瓚題詩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
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趙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
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然詩
疑耳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屬正
則摹數本寄及爲幸某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
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
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
而愈疏臨風惘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則
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
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
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
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爲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
脫玆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
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
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爲古人尤足傷歎于越得書寄
示涪刻亦能道示衆語不審比來閑中何以可日老來始
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
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
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既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徵王峽乃微盧之
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聊爲廣異聞耳文叔
季章想時通問聞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
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羣公書只從州府申乞
騰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
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
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

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爲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墻固應如此雖己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尙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患難曲折爲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危爲己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某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柩還卜以此十日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爲之賦詩摹印揭之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比亦得書去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外爲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與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書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久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黄直卿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北諸人擣剝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尙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絶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承書聞爲況之適足以爲慰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頹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謹季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油 其季子沉字仲默第三在侍旁不知何故不 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怛不知洙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劾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即東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渠亦遭章說移學切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委幸見喻既欲歸長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莒口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亦便安否乍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須當自妥帖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欲扣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自愛爲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芘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顧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

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 穎 先生之孫主簿 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鐫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詿誤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崇之 先生之曾孫市轄濬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恝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穽耳反復諄喻蓋已慮之袁丈前日相見於大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爲羣枉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　聞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某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以優游除爲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爲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爲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爲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内康復尤爲莫大之慶宗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嫠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奈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甓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爲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十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況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承負臣子之責爲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闊疎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躐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卽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軍都耶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徙宮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爲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強早發遣之弁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闕儀曹亦已爲作季路書亦告爲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爲此則其爲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等事若整頓著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概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揆亦久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　姓名人守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投匿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境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爲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爲如何縱未必盡以爲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爲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衆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爲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而得其書與其婿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舍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欲再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　由娶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　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為久遠計耳諸公誰為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為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徙官計且迤邐矣某中間亦甚杌隉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麞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楊項竟又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救恤或可不至狠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宅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為恨耳潭幕支使王棐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才可使令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可使善化尉吾姓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關陞狀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是姨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督之勿以厥弟為累也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落如武伏營壘非華宗淚戰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勢須鐫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說吳畫佛入滅圖中大魔王舉措可發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邸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宜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慮損秋稼嗣歲尚可

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衢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怛不能爲懷聞彥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爲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宅沿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旦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季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儳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絕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蒙痛詆以爲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爲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樁米致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爲備不當求細民之譽斂上戶之怨（此皆其來語如上戶無以自存者尤可怪也）不謂賢者亦爲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苟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作詭名訴儲宰還學於儀曹叔通亦爲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司諸生無一人敢正其妄者可歎可歎）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牓謝絕詞訴便作閑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爲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着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卻是間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爲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卻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爲稟看能來卽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爲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爲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亦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用中）　文公之曾孫濬家藏錄藁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可　平父歸說信州恐有

剽掠者建陽江墩之邵武境近一夕爲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民愈無忌憚未知所以爲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略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壻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壻之家壻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壻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溫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久迥　以下沙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為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劭植圍淺昧晰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麒之為極十之為諶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汎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丈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獎但恨不得款盡其說耳豳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日繆說得徹尊聽當為印證其可而掊擊其不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見教為望汀鹽之弊已極手直之策未為不然橫為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縻費便謂可革宿弊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幷俟後便拜呈也四營成易正為易字卽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再扐後掛卽所謂再揲三揲者是又一四營也凡為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為四營者十八乃為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頤指錄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書極以為便亦錄得中間解析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者無不以州郡窘乏為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傳聞亦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姚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別紙垂喻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為記文尤荷不鄙但此事今日老丈在彼晚學小生豈當僭取而妄為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於廣文敬泚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覺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

大師在是而晩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況陳公平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書問頗多未暇罄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誤字旦夕校畢拜呈以求敎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州縣祈水旱政和新禮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鄉村所禱全無可据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敎之也

鄭尙書惠叔僑　見莆陽所刊稽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芘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温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温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某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洵　以下洪正學刊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第今日問學所急故不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刻不敢忘幸且少寬之譙傳非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一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脈也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尙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

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某又自立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閫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尙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閑時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己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略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已成尙未寄到到卽附去中庸無人寫

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紙亦勿示人爲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以下新安汪遜龍刊允夫家藏帖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爲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閒當爲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卻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爲一書已就藁又爲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尙有少曲折異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爲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爲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中　語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况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卽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麽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

心往一叚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卽以書道吾弟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妄傳然已爲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爲誰耳此辭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詹皆已行

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劾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爲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時然　語已在前矣今欲默之　能有所及乎學徒不欲一旦盡遣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紙尾之喻已悉然皐陶宥之而堯曰殺之毋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龜年　以下止堂之孫沚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爲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爲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嗚吠唁唁日甚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縉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柰何柰何某今夏一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幷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會議攢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　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艮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背時可笑大率如此也鄭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　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喻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爲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　可及矣柰何柰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卒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爲遣致得不浮沈乃幸

孫季和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兕復出於柙邀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黃岩糴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踈脫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爲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可下手某已撥萬緡令使與食利人戶與役矣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當別爲申奏專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如不可來幸爲計度見任官中有何人可委謝戶如何欲煩詢之不知渠肯來否　此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　無飢饉之憂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度本路水利未有大於此者

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諭

孫季和

燭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

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爲幸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賓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幷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友間如楊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爲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空強說也（如元亨利正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作啓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决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爲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材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爲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厖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爲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墓志文不敢忘但爲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幷寄　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脩一書今有報章幷書冊一匣寄之煩爲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疏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不能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爲劉乃爲丘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爲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爲也（久欲告老今方及格不敢自請而外郡不爲保奏只得一申省狀亦且發去或者恐觸禍機然不暇顧也）向承喻及祠記碣文以例不敢爲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示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在目前自此或有便別爲寫一通來暇日試爲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運固叵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唐爲吳侯在政和爲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爲吳公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爲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

考之也紙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爲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遍矣此當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已略爲草定數語謾錄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禍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某去秋以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慘怛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人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煩爲道意也寧海僧竟如何秉彝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刊靜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爲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子來相尋具言近況爲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爲恨比日伏惟于役有相今或已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爲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爲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宅則非閑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爲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黃子又說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遽也

劉子澄

某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訃告作書宛轉託子靜送去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即達然訃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某在家應接隨分擾擾偷閑脩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閒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淬令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爲至今未歸報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幷往歸來方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見錄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略脩耳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爲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韜仲不苟如

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宅日皆未可量也子玉不聞問且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爲至今不見歸直卿近遣人來納幣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訃決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己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隨例沾誤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獻米人推賞諸公不爲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遍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螟蟲民已荐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尤不易也廬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剽掠公行甚於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眷集中外俱安諸郎一一佳茂愛女夭折可傷平父次女與泰兒同歲向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幼而解事甚可惜今此兒未有親不能不掛懷抱耳向丈得書却來說及鄰林集要序甚恨未得見也序文豈敢僭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作又苦心力衰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岑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交遊學生幷爲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淛東知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静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惠况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二小書謾往幸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且夕更屬新將也弟子職女戒本各爲冊而皆以雜儀附之今人家小兒女各取一本讀誦爲便也今此冊爲印者所幷又缺雜儀一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刪修一兩處忘記問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氏二書似亦可刻幷廣之也

劉子澄

某還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臥家月餘幸未卽死然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勑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爲恩意亦爲一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過否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爲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云長沙中冬已見報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劾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爲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薛士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知書到時朱轓皂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倒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王泉之論矣年力頹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勑偶得一絶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横集也

劉子澄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爲慰比想經暑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

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己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 遹　子合之姪孫鎔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爲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兩對設又似敵體不分尊卑）況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卽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爲定之爲愈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方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係衆謂明公宜還鈞軸尙此遲遲不無觖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爲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窺覘有所竊議此爲增崇望實塡服夷夏之本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密罄所懷雖在荒迷不忘憂歎耳區區過計以爲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爲心勿爲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　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某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　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荆州聞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之蔽幸甚欽夫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得行今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擬選格今該慶恩恐可參部得少垂念幸甚渠亦非敢有過望也舊甌寧宰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潔廉曉事再爲甌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故爲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己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獬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宅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略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爲守侯所窘渠來始安跡建陽科斂煩擾首劾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必以爲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但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爲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求己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荏苒踰年療治無瘳此至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悽切不能自堪加以幼累滿前將來百緒便有不能不關心者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昨聞尊體微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

未遂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雖有讒邪無閒可入或者不復久勞于外矣然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敕已下適此衰龕尙未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顚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脩身守道以求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也昨蒙喻及徽絹文字不知曾爲劄奏否更得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爲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尤有力也近時鄭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爲忠言自是士大夫顧望蓄縮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之後寂然無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可寒心計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況望實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祠祀責沈二刻拜賜甚厚但記中默契於中者矣悞作也字不知尙可改否繆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尙賢之意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昨已報平父正爲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背者尤便也別紙垂喻永隆葬事具悉尊旨但彥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足以集事（但素不更事凡百過於憂慴急迫而已）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每加審諦使忠實日親讒慝日遠則久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之閒者其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僭易皇恐余隱之事前日已嘗具稟二孫之禾恐止可撥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解事來此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其子尤甚）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已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得已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彥集所開地岡巒形勢目前無大虧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爲病者但謂閒壙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淺其壙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彥集莫若更呼術人別卜宅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問平父云屢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爲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略無變改之效不知又是何人陳北祕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爲謀則巧矣而爲國患日深奈何昨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稟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飮醉臥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閒若有開其意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爲王公集序若可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聞莫子齊所作行狀甚詳故序文中及之得求一本見寄爲幸）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示下當略改入題處別作跋語爲某之自言者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

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詣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悴日侵殊可念耳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予賻金數年質易稍有資聚今秋困索債毆人邂逅致死遂盡索所賚又舉貸以繼之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術以救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弟見屬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費之惠得賜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敢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鎬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 德明　槎溪刻於韶州州學

去冬嘗苦臂痛累月不能詘伸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家草定尋便寄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刻耳朱舍人進用正當秦范之時畫策事却未聞說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鞾了鄉飲酒禮石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 元履弟　胡德方家藏

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云云去命其學者云云以右有之一節）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卷數既未定不若只以此句包之如何）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云云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在學者止周遺之（除此一條蓋前已有恤親舊字可包舉也）泣拜奉嚴君士敎之狀以銘文爲請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宅悉如來喻填補矣愛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興利除害賙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益坐病不如爲汎辭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爲富如此間大富藉富皆坂字也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爲曹操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爲富南北通語要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 大度　婺州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爲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辱手示獲聞比日劇

暑客裹殊勝尤以爲喜子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承家藏

承乏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宅無可言也至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敘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納一本敬夫爲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之尙未到也得子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蹟甚奇輒欲就請摹刻以垂學者　去卒只一兩月可了卽專人還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喻玩意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某不量疎拙輕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乖忤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顚隮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繙閱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爲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也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飮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蓋所開警爲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　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旣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飮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己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己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昨承喻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然猶復忝郡寄上恩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吏責免章再上諒必得之也子澄去秋以書來告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遺書之後不六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今未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復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爲尤甚神思疲薾筋骸縱弛飮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殞每聞老友聰明輕健過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慶之命杜門竊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隔在異域每視新銜不勝悲憤之塡膺也臨江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甚不易得因其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

予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斂袵警誦不覺終篇竊惟忠義之操高尙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晩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汪公皆人物標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憂者每念扶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誨諭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卽曉此者觀之卽宛轉歸己者似稍費力耳兼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閒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爲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寖𣼛深以自歎然閒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劒之境有嘯亂者官軍挫衄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瞻顧未知税駕之所柰何柰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　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讎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旦夕必得之又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尙恨貧窶未能卽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晩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藁本拜呈未蒙鐫改方此悚仄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言恐亦未爲不易之論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澄新除知識多以爲疑聞吾丈亦有着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然尙幸闕期未到得且從容耳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爲書極懷想也景陽得時親几杖甚幸眞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尙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一書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蚤去恨其不勇爲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去歲入都時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竟足未耶今時諸司文字多爲有力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紙而爭取之者此與法令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大色如此平進者何自得之正當量分自安想賢郞熟聞廉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憒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冊仰塵

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尙及鐫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某去冬波及之章正相先後但渠在郡與閑居不同昨聞俟罪丐祠未許此恐當力請而歸乃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已甚矣昨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春深闕近力申前請而代者忽以章罷便有奏事指揮聞命彷徨不知所以爲計已專人致懇不過旬日當有決語萬一未遂卽不免一行祈哀君父庶遂本懷耳江右之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替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丈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爲恨恨耳

黃婿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爲今秋漕試計也後生輩未忘進取爲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說也寵惠鐼鏡川墨拜領鐼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成季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頗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印去宅則無所聞也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爲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爲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人去約　誠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來亦嘗及此　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略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書爲有益也伊川先生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某向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動旦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錄亦好看煩幷爲說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肯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有陽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兩郡貧民之不幸然使區區之願不讎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用諸君雖未識之然旣爲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梟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作字如此宅况可知宅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衰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爲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

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疎尙恐有避事飾詞之責然亦無可柰何也學古之薦昨得帥書嘗語及此公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爲轉求也千萬見亮爲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夏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忍病軀緣此愈見衰弱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已申省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須力請以得爲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疎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爲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念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効驗果如其說否然尙有一二處未盡曉異時須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不成爲三山之行可見審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雩字韻險揑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爲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多言真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卜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顧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　作未及一已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德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便人尙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遽事冗未及上狀各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守乃翁志銘略爲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夢寐不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永嘉林復以壘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間恐有可爲可譽處幸略道意已深喻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閑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爲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輥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久不得書今年爲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飜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不輟今年病中看性理文字不得僅繙得一二小小文書有未識來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爲況如何師中想非久赴官矣履之亦相聚否別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頓覺衰憊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更不見効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胸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邊境之人甚可笑也閩中一歲而喪三雋皆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

之亦爲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爲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攜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元善蓋恐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彥肅

友人林井伯艾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壬

承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爲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脩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宅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卽繫治之不少貸也別紙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不暇作兼長泰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啓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輩歐王曾蘇所爲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間改之爲善其宅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幷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殘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復論辨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

大率闢揍己字太多反失正意据題意則治己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消拂掠說過不必如此裝得太重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四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響校

書

方耕道 耒

所示劄藁備見勤懇之意至誠感動理必可伸但未曉其名色不知所論爲已明白與未耳寇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爲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旣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頃乇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爲乇學但自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必不以爲怪也桂林春來未得書不知爲況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宰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爲久安計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不爲久計者亦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卽此言反爲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旣不欲密之又不欲公言而發之盃酒之餘恐尤未安以愚意觀之旣爲辟客卽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密言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爲盡善若一言不契卽欲忿然引去以爲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此言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興衰所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日讀何書易傳恐宜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容易領略亦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緩申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亦嘗相勸真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耕道爲容說媕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令弟書來甚佳大尉久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旣難得朋友兄弟便兼切偲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爲佳也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旣稍甦惺莫已旋向安矣偶按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聰明黨護奸惡者以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逐急那得五十千遣去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令兄伯華不及別書想且相照管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爲檢入也

方耕道

昨日遣書匆匆不盡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客中或闕用今遣致之幸視至迫遽不及詳布

鄭景明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至家藏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閑之請度歲交或可歸臥故山矣承以職業頗爲當路所知甚善甚善更在勉力講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之不己知矣

鄭景明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

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爲強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爲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爲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基也破賊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寬厚想不至有沮難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爲可憎耳某懇詞除命候畢喪葬已不得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惢俟罪勢必不成行也

楊生道夫鄉居托庇甚幸聞其懦弱頗爲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爲美政善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莆陽方楷家藏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叚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胸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不同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可得之只錄其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聞說曲名皆連也

○學古

某忽被鐫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恨蔡季通經由治下恐道間不免有所煩浼幸以某故少加照矚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鄉里之舊自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密喻之也

○學古

聞郡中此來紛紜殊甚繆政致此夫復何言但累及諸賢例爲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到事當自定但不知龍溪事竟如何耳少懇有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二儀然比板樣爲經子則不足爲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子分數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印宅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費有諸卒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送至此爲幸借請餘錢却還盡數爲買吉貝弁附來然須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昇矣昨亦已懇高丈爲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刻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永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印不辦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爲幸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書平分看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行時令庫中刻一書目如已了幸寄來也

方耕叟禾　方之泰家藏

禾敬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邇其亦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　禾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

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宅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某書

皇甫文仲斌 以下文仲之孫攜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爲駔者所欺令一稟指揮幸與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者每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子細批喻

皇甫文仲

辟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責之初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爲笑而適足以見高誼耳然行日千萬更遣一報欲附書也四九姪專去請見非有素約亦不敢令輒往幸早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鞠會向熱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教場甚闊亦未竟竟卽可試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爲國家立功立事未許就此閑適耳大學或問今付來介看畢幸示及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容擬定續奉報也荆州之行果在何日未卽承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南軒書中此不備言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講論當有深趣所喻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某輩衰懶只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賓主之勝恨不得爲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成書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惑況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子細反復看教程傳浹洽或更就上自節出緊要處看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亦必以爲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辱書知還侍安穩卽爲荆渚之行甚慰所望大丈夫所爲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衝冒良勞千萬加愛爲禱弓弩甚荷留念已別具數呈稟太尉但斗力太強非羸卒所能發須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屬又不免爲賢者之費甚以爲愧幸早遣還此姪子亦不須 久恩館人也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太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刑名分數奇正之學幸爲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因與俱來爲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甫帥倜

某頃者星江密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爲恨年來奔走疾病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尤切瞻鄉之勤茲辱惠書且承喻及有以知賤迹之不敢爲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居 筠陽極爲得策但太尉丈忠誠勇略上所深知而公廉之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浮謗自消亦不容久此閑退矣某疎拙自信仇怨 朝幸上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祿安處田間戴此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

念矣無由會面罄此心曲引領齋閣臨風拳拳

林子方枅　莆陽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即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慰至慰但區區本欲一走前路謁見少償夙昔之願已託徐丞遣人見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斾已從東路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軀兩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所服脚氣之藥多有涼性以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薄人勢不容進引領旌纛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坐徑躋華要而賤跡跧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末俗衰懦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席然後為相見也須惠茶藥極感厚意方意極佳服之有効別當致謝也

林子方　以下子方之孫友聞家藏

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升為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為最久知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安常務實不為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時列上使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為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廉遜誠非小補東臺王文亦知其人語次扣之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顓使拜書伏承誨答所懇牓文亦蒙留念感幸不可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僅了今春荒政即欲丐祠以歸而所部皆以旱告蓋去歲之災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衢婺荐凶公私匱竭尤未知所以為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朝降本收糴且散牓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移并以牓文三百道仰累頤指散下曉諭不勝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般運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為力鼫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

劉德脩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之曾元家藏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嘗患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為尤甚頃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便人不為帶行今內一通幸為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說一通并往所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孫應時頃在淛東時所舉吏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儻辱延納而教誨之幸也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陳說甚苦有識雖益歸心然似已不為上下所安矣消長之決諒已非遠嫠不恤緯之憂伏想同之也傳之為況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脩

竊聞榮被除書進參講席輔導得人善類同慶某幸得為僚尤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脩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款承餘論而遽爲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答也小史汪致明頗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遣前可否唯命宅冀以時節宣訖致格君定國之効千萬幸望

丁仲澄　見臨漳語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旣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温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頗覺省力但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邪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緊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詹尚賓觀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爲耶

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尙之偏其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闇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爲德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於衆皆悅之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狷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不正矣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習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爲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狂狷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志南上人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爲慰天台之勝夙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臥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新詩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攙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讎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

黃精筍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廿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謾附回便幸視至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

西原崔嘉彥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詣見重有喧聒媿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道體佳勝爲慰某前日出山至上京陂頭遇雨巾屨沾濕狼狽可笑喜幸之深但恨已差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枉顧棲賢得款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動止佳勝昨日之雨城中不能斂塵高隱必多得之也米資少許別紙送上幸視至魏甥恪即向來病甥之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藥幸審其證報之當爲修製服餌也

昨日裴回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莫遂東走楞伽折桂失此一見　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屋媿仰勤神用方丈牕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　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劚尤珍感也臥龍亭子已下手否向說栽竹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爲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奉告承乍寒道體增勝爲慰臥龍新庵主入庵未得一往視之承其寄筍感感人還草草少間別奉問次

林師魯　以下先生之曾孫沂藏錄稾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孤陋塊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比年鼎山蔣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爲事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爲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契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捐惠長牋副以劄目情義周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爲賜大矣若復爲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擇之此來得日夕聚首啓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見敢煩寄聲以爲異時承教之地爲幸

林熙之

去冬枉顧幸得數日款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踈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奉告承別來春暖德履萬福爲慰爲慰第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爲悲惋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柰何柰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作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聞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久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爲興鶴鳴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爲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還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人尚未能結裏圓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曉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得少休纔得頃刻無事即須就寢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爲吾弟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爲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簡試即爲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以下仙遊洪震夫家藏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啓以趨時干祿之技也暇日亦當有觀書味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五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書

林擇之用中　以下文公之曾孫濬家藏錄藁

某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瘳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飢民卻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輥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歎可歎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湘西朋友書有吾友書四封一角來人云自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令自往相尋也書中所論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蓋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其他不能遍論以去人立索書不能子細也書來并為詳論之文定祠記知言序遺書二序并錄呈和章想書中自有更不寫去祠記渠令為看未穩處讀之數過但見叢雜難整頓煩子細僉出及注合作如何改易附遞來漕司東廳令轉致此南軒甚欲速得之語張帥改定寫來芮漕處也三序并告參詳喻及幸更呈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遠不厭詳熟也千萬并祠記發來

林擇之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而年歲日侵甚可懼也承昏期在歲裏想慰老人之意又聞葺居奉祀并講感禮想營治不無少勞適此涸轍不能少奉助為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之也問答方得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即報去偶此歲首多事未暇也南軒一書比亦附致尤川不知達否聞欲來延平別石丈能與擴之垂興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朋友在此得一講論亦快事也擴之不及別書承書并寄元禮耕老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過如前更不及別狀樓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況稠乃木稠非雲稠也更可　得一二見報當為擇其安者

林擇之

某憂苦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以講習忽忽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相聚極有益其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昨欲往臨安以資用不饒又南軒蹤跡不定且令中輟今卻欲且歸而歲暮復來再三留之以其歸省之意甚堅不免聽之此間事渠必能一一言之不復縷縷但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末書南軒求去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尚幸擴之之輟行也來書所論數條有未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有粗疏處不知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某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為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為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耳

林擇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字尤好又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行不須放低則自然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禮記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著二先生三字其後卻題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第六卷尾論

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書而後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亂乃佳也更白鄭丈看如何向借劉子駒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書今不必用然恐有合參考者偶此本在家中今令此人去取納上更仔細商量爲佳外書既未備不欲遽出此事正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來有不如意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異無復可信天下後世非所以爲久遠計也幷白鄭丈看如何示及爲幸孟子解此亦見從頭看起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林擇之

某竟不免爲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矣但野性危蹤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爲此邦料理減稅事旦夕剡奏列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去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爲不足恤然亦何苦將身博彈射耶云云來此閒非　案牘即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從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旬兩到學中然殊未有慰人意處未去之閒亦且試撈摸看若幸指撥得一二人亦是一方久遠利害也

林擇之

某所請竟未報元履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不待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別紙具之擴之亦有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喻太着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爲有進步處耳祭儀藁本納呈未可示人且煩仔細考究喻及日曆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缺此書異時要須別刊乃佳耳知與諸賢遊從日有直諒多聞之益甚善甚善數詩皆佳率易和去不成言語勿示人也伯山家事如何晞之似亦曾相見來今不記仔細也伯山質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耳向與深卿書乃附劒浦劉親不謂留滯至今欲檢藁本再錄去又思擇之所以告語之者必已甚悉而不能迴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時試將許多詖淫邪遁說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鼻也今只管狐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飾其說何不將它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釋老處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爲此倀倀也又如前書所論馮道呂舜徒事此尤害理曾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曾見渠家似此文字固自有好處尙多向見汪書甚珍秘之然便只向這死水裏淪殺則更無超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拾此等以爲奇特枉却身心可歎可恨也靜勝軒錄却未見之如文字不多幸爲錄寄此近於蔡季通處見庭聞藁錄一篇乃楊昭遠記龜山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悶人看不得不知靜勝之說又如何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滎陽公家傳（即呂原明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

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脩顒遊觀此則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爲戒亦不可不使深卿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拙齋有何說數詩幸早示及籍溪行狀更爲促深卿早寫寄來舜臣相見未向遞中亦附書矣項掾果如何若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頹波之中救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書說有一賢宗室從來復相從否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任丈之甥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頃嘗略勸之聞今年又往試可惜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極不佳果如所傳亦可惜耳南軒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復何如所論異同處亦未報不知後來看得又如何也

深卿詩市廛差可隱未暇泛滄洲此兩句便是箇因循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異學之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其膏肓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質若無這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林擇之

深父遂死客中深爲悲歎其弟已爲了後事過此無以助之又此數時艱窘不可言向來府中之餽自正月以來辭之矣百事節省尚無以給旦暮欲致薄禮比亦出手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就彼兌錢一千官省弁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處煩爲於其靈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宰與學之意如何可尙可尙但聞其非久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爲主其事亦難爲進退耳擇之已辭尤川耶彼學中今復何人料理欽之寬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石宰久不得信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有幾何在彼擇之爲帶得幾　過古田千萬早示一數於建寧城下轉托晉叔寄來爲幸或已去手能爲收拾專雇一穩當人送來尤便此中束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接續印造不然便成間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爲妙須知昨已修定送伯諫處未取大率事體亦只如所示但條目差分明耳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以爲如何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之迫切耶近又得皇王大紀諸論其間大有合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間朋友亦無甚進益不知擇之比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去益遠無由會面此情鄉往殆不自勝　也向來召命屢下既懇辭之又託人宛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爲不然却云別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住家十餘日祭祀賓客書問之擾不得少暇固無暇讀一字書今又當出崇安見新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感禮及與朋友相聚講論而日月匆卒如此無緣去得甚以爲恨不知擇之能撥忙一行否昏期既在後月度尙可一行也擴之寄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寄海物尤愧感也中庸因論致曲而能有誠然自明能動人以下已是

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蓋生知學知雖異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此意然下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若無異處也無所不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於此必不可通闕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耳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解在尤川未到所論大概甚當鄙意正如此又言行錄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以書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妥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遽刻之此尤非便昨日得伯諫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恭往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遽去耳更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遂過此小款旬月尤所望也某此如常所欲言者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來訪其人開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擴之亦來得數日遊談少快幽鬱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爲天地間一蠹物者而理義未精日力不足爲之柰何

林擇之

辱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爲慰是日偶與元履及諸朋友在鑪峯新庵共增懷想也縣學須知甚精密但寫得未有倫理方欲爲略整頓會少冗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如此立說只當以語解爲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此牽合補綴也午節在近想須歸省古田既未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印造未辦辦即如所喻也游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款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某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　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憂懼耳擇之尤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久不得書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爲況又何如日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常有耿耿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它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知擇之又自以爲如何也二余在此日久占之警敏彝孫淳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别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須爲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之不及別書相見煩致意擴之亦然得婺州報云薛士龍物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

尤溪學記及克齋記近復改定及改去歲仁說答欽夫數書本欲寫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寄欽夫語解去看畢寄還并論其說

林擇之

某哀苦之悰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以季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爲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

可歎可歎初意其自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水路還湖外又聞少留吳興避暑不知果如何渠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衆我寡難支撐耳

林擇之

聞縣庠始教閭里鄉風之盛足以爲慰所示文字皆甚佳深父埋銘讀之使人惻然興於朋友之義荅問後便多寄使得反復爲佳恐有建寧便只寄晉叔處可也承許見訪因往尤川甚善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月而林宰解官擇之辭職晝一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須及此物色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費賢宰許多心力商量爲佳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因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爲一書與向來大字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只前日略抄出節目今謾寄去亦可見其梗槩矣論語未知焉得仁後來竟如何說因來幸詳及然此須與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三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不爲衛君殷有三仁管仲如其仁數章相貫推說方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何所指而言或云自指其心然否晝寢之義孰安凡皆望思之見報

林擇之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之久視此凡陋寧堪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寄來論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講論頗詳然尤鶻突問荅曲折謾錄去一觀遣人遽不能盡錄其大槩是如此欽夫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爲然也拙齋深卿近有何議論某向答深卿書渠以爲如何前日方答此書了李伯間來訪劇論兩三日舊疑釋去遂肯盡棄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返者亦可憐矣近何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間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此耳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爲恨耳擴之得安信否比年氣體如何前欲此來今極暑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苦否墳所已略就緒儘可相聚矣

陸崇安相會否渠今冬必來赴官某表兄丘子野欲求一依託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告爲託朋友宛轉問之便中見報此兄近日爲况益牢落欲此甚急幸千萬留意或託拙齋深卿問之尤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比來少得通問而累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爲念也此間朋友亦無與薦者但邵武饒克明赴省前日過此耳季通伯謨皆苦貧極無憀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太府曆頭於法有礙非敢以爲高而時俗已不相察况其大者可歎可歎遊山開正即行承有偕行之意甚善但恐來已不相及然某過衢信到婺女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耳欽夫書適有便已發去渠得疾之由說者多端似亦非

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書云安健勝前此必病起過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羣小屢有敗露上意必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襲實之入參時事似欲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大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蓋心力不強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耳

林擇之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揜只得屛跡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之屬尤當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林擇之

某區區粗遣無足言者但齒髮日衰德不加進日負憂愧耳潘丈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遣人相取想所報書自言其詳矣如此却得且從容家居區處庶務亦是一事但郡中之約恐又不得不應切須審處使久遠無悔吝乃佳耳必不得已入學亦不妨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在子細也趙帥久不得書湖事想已畢自此宜且安靜勿興功役爲佳相見亦可力勸之也渠昨許草堂之背因話爲扣之然不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也

林擇之

福公爲賦武夷詩押舞雩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旦夕自別宅去也造屋事得帥且止之甚善昨關自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黃商伯 以下見南康集

某俯仰塵俗日負初心率意妄行無所聞過自決其不可久於此但以向議陳請一二事計論未備牽留至今此數日來奏牘始具一二日遣行即并上請祠之章矣姚泉近方歸番陽木炭之請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下車已久學中規範計當一新所以爲教 之聞之諸生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此中課程不敢 然亦未大有益爲可懼耳 門不遠計常通問恐於鄙繆中政或有所聞人還 禹批誨至懇至懇愚頓見事極遲非面命提耳反復諄悉不能諭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某欲借威府祭器祭服依倣製造有牒上幙府書懇府公更望一言之助使必得之爲幸或恐有大不可攜者得令人畫圖詳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亦幸也

祭器尤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亦有事力所未及者且復專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其未便盡如古制度也

木炭事申泉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爲計幸復思其說以見教也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夕思歸而兩縣破壞姦民亂政不得不有所更革鉏治似聞傳者以爲不恕然亦只此數日間決遣事竟亦當少息矣蓋大慝既懲小者自當退聽耳但木炭事泉司不從又以蠲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遂臨行須與上此奏以償夙心也

某衰病支離求去未得日惟得罪於士民是懼然近日兩

邑得同官叶力詞訴刦粗衰少但賦租之弊未能有以寬之殊不自安耳學中講說不敢廢近亦頗有能問者兩邑亦令整葺教養庶幾有嚮風者敝政恐有所聞切告垂諭至懇至懇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近方聞之惕然內懼即已行下戒約及令住催下戶宅負之可寬者矣又得鐫諭益信所聞之不妄更當申儆之自此有所聞更望子細批誨直截譬曉今者來教似已未委曲矣切懇切懇

前兩月配一作過寨兵於隆興中間忽爲彼府押回公文中備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回本寨殊不可曉已回牒復押去矣煩閑爲詢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誤以爲所部不則別有他意也彼中幙府僉書滿紙此等事不能覺其繆甚可笑也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早見告者又皆不得其真僅若爲強豪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免煩僉判自往調護始得其真乃知此郎不長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可遣代之者甚以爲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旦夕遣冬書更當力請庶不久爲吏民患苦也

某衰病如昨緣建昌事憂撓不可言雖已遣官檢旱且以後期申省自劾勢須略減得分數但此縣官吏無一人能爲百姓分別黑白自此之後凌弱暴寡將有不勝其弊者未知所以爲計令人曉夕不皇都昌亦甚費力二十年無事之身心一旦至此深以自歎他無可言也

警誨諄復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徒心誠疾之故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之然恐終不能盡去也

某昨嘗專以建昌事自劾求去昨日人歸諸公又不將上勢當復請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米事初疑其過徐究之果然雖已究治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如此索關防則無復閑泰之時矣其所論弊政非一已封呈廟堂冀必得去萬一如欲此助爲不小也所懷萬端無由面論但日來愈覺歸思浩然不可遏耳

某月初已專人丐祠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請云諸公已有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明訃至未敢將上度不過旬日必可得矣建昌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況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恥至此亦何足卹近日曾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上矣

強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其情重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爲疑幸爲白錢丈一言於帥座交管傳押爲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亦不以爲過也

喻及帥座下喻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如此理會甚善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之侵官本軍今方欲援例有請也然謙德之盛不敢不承幸語及之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爲職事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某請祠先遣人昨夕已歸後輩尚未到周子充曾厚伯極爲致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恐亦且悠悠也初來

不爲久計近復動却歸心在此殊不便今既如此便再請得之亦是一兩月事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譴逐耳昨緣收江溥親戚舡稅幾爲所論當時得此一章亦是草草出場也

此間楊僉忽丁憂郡中事愈費力萬一不得去狼狽不可言也柰何木炭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干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懇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已見有數冊恐致重復若以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致則亦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爲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干本路諸使者也

某請祠不得比復狂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以罪去已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但未知何所向耳此間諸縣狼狽稅務絕無南來舟楫勢亦不可復爲矣比復苦旱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間雖無事然意思不佳絕不得近書冊懶困即思睡耳白鹿洞記納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煩遣致之不及作書也五賢祠記楊廣文自納去矣

某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某餧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攷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爲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欲老兄深察於名私名實之閑則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此邦圖經不齊整而都昌爲甚數日來欲略爲條整而不得功夫又無人能爲物色圖畫諸邑供來皆不可曉甚覺費力也楊僉之去甚失助新來兩掾似亦可使也少逸西山有徐騎省篆書游帷觀大字及許真人弁銘煩爲致一二本便中示及五賢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兩刻續致也

都昌恐有合入圖經事望垂諭宅委勿外某鄉辱誨諭奉報疎率既而思之殆無以答愛我之意深以愧仄自此有聞不以虛實尙望不替前日之念乃幸之甚

旱甚不雨禱祀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隆興不至此否家貧願隣富若亦似此間則更無可仰矣柰何柰何

此間爲旱災所撓都昌縣官稍解事又請得戚族黄省幹同措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員皆不足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懇南鄉爲同邑官區處庶幾下情稍通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爲重耳敢煩語次試爲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米舡濟此艱阨千萬千萬

某比日懍懍丐祠得知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幸然救荒

之備什已七八成矣旱苗約須放及八分勸諭發廩得盛族倡率三縣共得穀十萬斛矣但前書所扣王南卿事不知曾爲偵之否幸早報及也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錄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尚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尤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弛恐得鄉閭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某力疾救荒未見涯涘而傳聞遽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何以副其實也南卿已到此相處甚款但渠欲入浙不敢邀留之度其歸程正是急時當賴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闕或爲諸公所留耳告糴荷帥漕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此乃軍粮所須若賑糶則已有備矣軍粮尤不可闕者更得從容一言得二公喻意屬縣無爲阻節幸甚

張帥寄鹽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告爲印寄更煩於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更詳之）六月以洞主明起爲褒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末並告錄示（此已有之但不知是實錄語否耳）恐此人等候回文告只付前日送崔子虛人回尤便千萬千萬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之也賑糶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令邑官敦勸威族若以穀二萬碩省賑濟可得兩名霑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稅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已減八分以上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即只納占米無不可者只恐未必如人意耳

石守以憂不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守矣儻得如期解去幸甚比益昏倦不堪支吾矣

某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之計未有所付須及此自了也其子弟能來亦佳但濡沫不能多須預　知此意耳得都昌諸人書已復苦旱柰何柰何今年公私之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旱便無着手處矣

某無似復叨除目恐愧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從容進退還家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晦已書二考代者度此月中旬可到今日復遣人速之矣老兄許來固願少款但恐文法有拘亦非細事更冀審度之也

示喻趙宗丞田極感留意已撥得四百千省半是糶米剩錢半是某所得諸處饋送前日錢丈所惠亦在其中今即移文庫中令項椿管以俟其報告爲發書扣之路運幹不是彥豐否若是即某已識之幷煩爲致意早得一報爲幸雖某去此後人亦當能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爲事祖矣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以帘幙蒙蔽舡窗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檢既得此物遂持帥引來云發赴淮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却云軍中收買勢不爲已甚當給還之然亦殊不便也因筆及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叩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及某未去間有定論爲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萬留念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轉山北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悒恨耳白鹿田錢已撥正牒教授候彼回文即可支付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樣雖未必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爲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

黄南康之政如何渠向在昭武甚佳爲人所擠而罷今能不改其舊則三邑之幸也

承卿主簿老兄尙留齋館否昨承惠書此便又遽未能別狀但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也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蓋與前逆數者相反自夏至至冬至爲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曰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自北至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其初若有左右之勢耳鄙見如此更冀詳之啓蒙改本未成後便寄去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能一來觀之耳此紙煩商伯兄呈似更同爲訂之也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爲使畫以來幸甚

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備亦嘗傳得而爲人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爲借抄錄一本校令審諦便中見寄幸甚或語趙守刻得一板流行亦佳此非僞學想亦不至生事也五老新瀑曾往觀否夢寐不忘也

某竟以無狀自致人言上累師傅下及朋友愧負憂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虞不知云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輩爭是非較曲直也彼中諸書板本聞幾有焚滅之禍又云下官有持不可者遂已不知果然否耶然計此恐終不免向來得本甚多皆爲人取去今欲復得一兩本不知能及未爲煨燼之間印以見寄否

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鏤板甚不費力况非僞學亦無嫌也新泉圖子和成旣爲定稾必已能盡寫其佳處只就覔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自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濺雷噴雪發夢寐也

瀑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身到其下也

定叟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耶鄭溥之黃伯耆相繼物故皆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然張鄭尤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黄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挲素墨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好說易嘗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佳某謬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五辛查滓乃能信得及耳又印本多錯誤恐難會了無由面談聊發一笑

將來官滿復歸廬阜耶劉堉得依餘芘幸甚時有以警誨之乃佳外孫聞尙附學想蒙憐撫

某衰朽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宅盖無足言者劉堉幸得托庇今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耶李敬子得襄陽教官見在此相聚或傳其闕已到未知然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易想亦有味此經自有規模格局若看得破則精粗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卽且將其間旨意分明處反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也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劉堉相見未豁然亦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某年來衰憊殊甚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爲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某還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彼道荐饑已有流移戶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爲之時遂不免申奏對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若得罷遣且守東岡之陂卽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家未被賞因此爲伸理耳聞彼又苦饑想不至如去年之甚然在今日處置當倍費力也

深甫所喻減税事不知後來如何某若得對當且乞減徐守所增中上等税錢此數不多當必可得其宅恐亦難料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廷彥爲况如何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宅處真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某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示諸人亟爲毀撤爲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弼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敢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聞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尤永遠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爲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喻及禁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尙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張廣文別後遽至此深可悲悼某或得至浙東亦遣人視其家也

永卿所喻可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則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者爲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更俟少定寫得別本卽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己省察亦當自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却續求之未晚也

唐卿比來爲况如何書來不及菖蒲平安之報何耶

去歲災蹇異常病旣日侵秋間又哭一女悲傷無聊屢至危殆忽蒙除用懇祠未獲近乃見次又已有奏事之命不

免遣人復申前請行一月矣至今未還不知事竟如何或不得已卽須到彼面懇力辭庶幾可脫江西決是不成行也向承錄示藥方極感留念今脚氣已漸輕祕結却變成滑泄矣大率氣血漸衰自是如此也啓蒙近復修改一兩處未畢俟印得卽奉寄易之象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遂誣以爲淫巫瞽史之學其亦誤矣

馮儀之

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脩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論獨志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富然儀禮正經叚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尙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早晩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俟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詩

與一維那　以下見陳利用編大同集

老親比苦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人索詩久廢無次聊復此殊不佳也紹興癸酉九月晦日紫陽朱仲晦書

當年事幽討結友窮名山曾逢許斧子去採玉芝還歸來坐空房神清骨毛寒起視塵中人一見了肺肝探囊出刀圭生死毫釐間相逢瘴海秋遺我黃金丹高堂得聽瑩班衣有餘歡謝師無言說古井生波瀾

上廣文

廣文何事創樓居收拾家藏理蠹餘尚有簡編充棟宇擬陳車馬大門閭移床客去邀明月送酒人來遞異書縱使清貧無長物猶勝四壁似相如

考試感事戲作

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爲身但令官事了從遣黠兒嗔

題米倉壁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

題安隱壁

征車少憩林間寺試問南枝開未開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

題梵天方丈壁

輪盡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還歸山空日落無鐘鼓只有虛堂蝙蝠飛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疾風吹雨滿征衫陸走川行兩不堪塵事縈人心事遠濯纓何必在江潭

兩絶句送順之南歸

門前三徑長蒿萊愧予慇懃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徧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歲寒猶恐雪霜侵

寄陳講師　以下見別編臨江集

聞道山中客年來鬢欲皤靜便三徑小貧覺一身多且喜詩無病從教睡作魔故人今領衆猶足慰蹉跎

別陳講師

幾年勞夢想今日慰登臨況入芝蘭室又聞金玉音與君連夜語盡我一生心此外成華髮無因得重尋

登閤早山

疊疊層巒鎖閟宮我來舊地訪靈蹤葛仙去後無丹竈弟子今成白髮翁

一派泠泠臺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祖師成道沖天去只有無窮受籙人

送單應之往閤山

杖頭挑月入煙蘿城郭塵埃柰爾何若到名山高着眼洞天深處異人多

回首名山我舊遊曾將風袂挹浮丘如今不及臺邊水長向山前山後流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偶隨雲去伴雲歸笑指清都在翠微爲我中間留一榻他年去著薜蘿衣

玉笥山連都水坑拂雲樓殿對崢嶸君歸後夜無餘事臥聽寒泉落磵聲

莫惜臨行酒一杯看君上馬古城隈相望兩地無多遠頻寄音書與鴈來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秋氣清泠泠古木亂蟬鳴僊人一去鶴不返劒客重來丹已成靜對竹爐煙縷直細看月窟桂華生此身舊有蓬瀛約玉簡歸來問姓名

尤溪縣學觀大閣　見尤川志及南溪祠堂志

令尹絃歌不下堂叱嗟層觀麗扶桑朱甍碧瓦臨無地散帙投壺樂未央得意溪山供徙倚忘情魚鳥共徜徉應觀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卽大方

十月上休日遊臥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鶖鹿須要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按大全集但有秋字韻不載此鷗字韻馮本有之或云先生命門人所作而後不用或又云得兩韻而集軼之　以下見南康集

匡廬霜天後不見雲氣浮木葉紅已疎山顏轉清幽向聞有絕壑乃在臥龍湫及此遂一往幸無煙景愁躋攀欲其深泉石固所求況有百尺崖噴雪飛寒流幽岑自回抱直下鳴青璆便可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虛廓方物皆悠悠所恨非獨往不能恣夷猶仰歎雲間鶴俯羨谷中鷗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岡頭虛名付忠武滅迹纂巢由是間頗足居不田亦平疇野人種椒橘崖蜜易歲收西源有老翁卷舌藏戈矛似學辟世士乃欲邀聖丘先生且無然但作一月留俟我有決計宅時卜從游

次周師溫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疇昔因來行水餘依依唯認昔人居新堂已幸經重構舊事難追更特書所願絃歌聞十室休誇文字賦三都同來況有濂溪裔心印相傳儘未疎

西源居士斸寄秋蘭小詩爲謝

知有幽芳近水開故攀危磴斸蒼苔却憐病客空齋冷帶雨和煙遠寄來

記

至樂齋記　以下見大同集

盤谷傳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閒卽其寓舍之西偏治一室達其南北以爲軒窗極爽塏左右圖史自六經而下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老子之書荒虛譎詭詼諧小說種植方藥卜相博弈之數皆以列置無外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繙羣書而誦之蚤夜不厭人蓋莫窺其所用心而公自以爲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爲我記之某辭謝不敏不嫺於文字且不敢爲庸人誦說而況敢爲是耶既公命之不置某不得終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沖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于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爲事是以語之至者旣扞格而不

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鬬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某惟歐陽子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略如此因序次以爲公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恕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榜之曰恕齋而陳君有謁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真若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爲之記而問其作興端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也凡玆棟宇皆亡所改於其舊惟鑿牖以候明晦焉而爲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顧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矍然曰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爲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强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爲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寘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祝文

鄉飮舍菜二先師祝文　見大同集

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興禮使郡縣三歲一行鄉飮酒之禮以迪其士子俾莫不精白以祗承明詔某爲縣長吏敢不以時奉行卽事之初以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等配

赦後祭　祝文　見南康集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宮樂備禮成敷祭澤于宇內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司潔嚴報享惟王聖德神功賴及萬世至今天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皆王之德也邦有彝典敢或不虔仰惟明靈尙其昭鑒

祭文

祭芸谷文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藁

維乾道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庚午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茶酒果之奠託友人林用中致祭于亡友林君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芸齋先生遊而吾師魯又不鄙某愚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上蓋將從容講學以共進於斯道也顧以姻婭欲留不可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痛哉志長命短如師魯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能不隕涕相吊而况高堂垂白又何以堪此愁苦耶某形疲道遠不能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先志收拾遺文幷以囑之庶可無憾嗟嗟師魯尙克鑒此而享之耶嗚呼哀哉

祭　文　先生之孫潛家藏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宣教郎朱某敢以酒肴之奠告于　太夫人　氏靈筵曰我昔貧病掩關自休有來自東而辱與遊旣往旣來十年頓久義篤情親謂我昆友我相其流以必其源曰是世德抑母之

賢惟毋之賢聘　名族媲德淸門慈祥雍睦成其二子學古行脩左右致孝色思其柔顧我者誰曰寔其季適騫以翔遽以憂躓我聞其憂驚歎失聲孰勤斯誨弗俾其榮往弔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相此一酹嗚呼哀哉

題跋

芸齋遺文跋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藁

先君子志尙高潔不妄與人交蓋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齋先生林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有以過人而惜其且將湮沒無聞於世也及仕於朝爲之延譽甚力然竟不及試用識者恨之某自幼侍立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爲人之大略近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無用浮屠法者讀之然後知先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見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甚厚而不忘也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哽絕不知所言既而先生之子魯山不遠數百里過某於潭溪之上道語舊故泫然久之因謂某曰先人絕筆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子爲我識之某惟先生於此特示人以變俗由禮之大端耳若夫反躬格物以明先王制作之本使其情文義數粲然大備盡袪千載習俗之陋而壹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師魯篤志好學其果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某與一二友朋之願抑先君子實寵嘉之因敬書以附其後云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某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先生之曾孫濬家藏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岐陽獵鼓引歐陽虞褚並稱墨妙爲據三君體法爲世楷式賞好爲物軒輕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蹟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來南一日料檢行度得岐鼓及孔廟醴泉化度孟師丹州諸碑流徙之餘偶無散落爲之驚喜過望書其事以示子孫建炎己酉夾鍾五日雒人李處權巽伯

余年十八九時邂逅李卿於衢守張紫微坐上二公皆一時名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竦今觀此卷恍然若將復見其人而追數歲月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落殆盡而及見之者亦無幾人可爲大息淳熙戊申五月既望朱某仲晦父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先生之曾孫主簿家藏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固不足怪跋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矣豈其後人有惜是書而不忍棄者託爲是語以重之歟噫是書則傳而其爲龜山之累也甚矣向見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己酉夏將樂鄧絅爲寫寄來因得記其所疑於後且細讀跋語中用字下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文不類其僞妄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三日某書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仙遊洪震夫家藏

楊文公蘇文忠公皆言郭恕先尸解而逝今觀此卷非斯人之仙而誰仙耶淳熙癸卯晦翁

題折桂院行記　以下見南康集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爲予言此未足觀少上當益奇因道予行深竹中竹盡得大阜背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縈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爲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未訖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淸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

温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彥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黄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圖法今客大洪山云淳熙八年辛丑歲朱某仲晦父題

題星子縣尉廨射亭

淳熙己亥季秋廿日新安朱某仲晦父奉同高川蘇史君莆陽詹别駕零陵陳推官會稽方丞公旴江史版掾永新潘丞公善化陳明府南康卜隱君邯鄲叚議郎同寮楊子美元範王之才董恭父奠故屯田劉公墓退飲尉廨射亭盡醉書此以志

題落星寺

朱公丞仲晦蔡季通汪清卿程正思鄧邦老陳彥忠萬正淳兪季清來朱氏子在侍淳熙庚子三月丁卯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朱某奉處士叔父同王南卿兪子壽吴唐卿李秉文陳勝私趙南紀及表姪兪潔己甥魏愉季子在俱來觀故張紫微安國題字爲之太息淳熙庚子十月十三日也

題尋真觀

新安朱某仲晦永嘉薛洪持志永嘉張揚卿清叟縉雲王仲傑之才會稽陳祖永慶長臨江劉清之子澄長樂林用中擇之樂陽趙希漢南紀宜春彭樓子應宜春彭鳳子儀温陵許子春景陽廬陵郭植廷植長樂余隅占之臨淮張彥先致遠淳熙辛丑後三月丙戌至此莆田傅公弼夢艮長樂陳士直彥忠先歸

題石乳寺

淳熙庚子重五日晦翁與程正思陳彥忠兪季清來翁子在甥魏愉從

題樓賢磨崖

新安朱某奉陪高川蘇史君閬中錢别駕簽書楊子美博士楊元範星子王之才武寧楊子直邯鄲叚仲衡濂溪周師温因遊臥龍遂至玉淵三峽門人丁克王翰甥魏愉幼子在從淳熙己亥四月上休日

題疊石菴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黄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愉侍行

題折桂院

晦翁通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别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祈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某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蔡廷彥得之吴唐卿以語晦翁翁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王太初所題

後十年朱仲晦甫賞識此詞後之人當勿毀也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張以道將之荆襄寫以送之慶元己未十一月十九日晦翁

題所書古柏行

右杜子美古柏行朱仲晦爲王之才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别集卷第七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建安吳應㮙家藏湯東澗跋

或問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釋氏之學亦以識心見性爲本其道豈不亦有偶同者耶朱子曰儒佛之所以不同正以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具乎心者也情也者性之所以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心也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而以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者性也而心之所以爲體也惻隱羞惡恭敬辭讓者情也而心之所以爲用也蓋所謂降衷于民有物有則者儒也故其所以盡心知性者以其窮理而極乎心之所　之所有者無不識也所謂　養性　是則情之已而不失其本　則性所發亦無不　正而可以應物　餘矣　性不見其分　別　給之與　其　指　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至其所以識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而其所謂見性者又未嘗睹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棄以爲己累而盡絕之雖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然則儒術之所以異其本豈不在此一言之間乎曰釋氏之不得爲見性則聞命矣至於心則吾曰盡之存之而彼曰識之何以不同而又何以見其別立一心耶曰心也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而統性情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惟其理有未窮而物或蔽之故其明有所不照私有未克而物或累之故其體有所不存是以聖人之教使人窮理以極其量之所包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是其所以盡心而存心者雖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一者以應夫萬因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物而未嘗曰反而識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釋氏之云識心則必收視反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目以口齕口雖無可得之理其勢必不能不相汝爾於其間也此非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一心則一者二而主者客　分矣而又塊然自守滅情廢事以自棄君臣父子之間則心之用亦息矣夫　所指以爲心性與其所以從事焉者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曰然則其徒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動之者此又何邪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事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近世所謂看　之法又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鐻之論而又加巧密焉爾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

釋氏論下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

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員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擧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　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眞乃　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麤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淸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尙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閒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淸虛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眞僞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唐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見臨漳語錄

伏覩淳熙六年尙書禮部頒降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合行申請事件須至申聞

一神位某近得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考其位次爵號皆與此本不同大抵此圖自東而西兩兩相對而王氏本自東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又次東廊一至卅六又次西廊一至卅五次西廊泗水侯孔鯉次東廊沂水侯孔伋遂連中都伯左丘明以下至賈逵又次西廊杜子春以下至王安石詳此次序固不如今圖之善但此圖十哲次序亦有小誤蓋以論語考之當以閔損爲第一在東序冉耕爲第二在西序冉雍爲第三在東序宰予爲第四在西序端木賜爲第五在東序仲由爲第六在西序冉求爲第七在東序言偃爲第八在西序卜商爲第九在東序曾參爲第十在西序今迺以冉雍爲第一閔損爲第三冉求爲第六仲由爲第七則亦誤矣又其爵號王氏本費公爲瑯琊公鄆公爲東平公薛公爲下邳公齊公爲臨淄公黎公爲黎陽公徐公爲彭城公衞公爲河內公吳公爲丹陽公魏公爲河東公成侯爲武成侯未知孰是又按國朝會

要政和間沂水侯與泗水侯俱封仍同從祀則王氏本爲得之而此圖獨闕泗水委是脫誤其左丘明以下當從此圖兩兩相對但左丘明當在西廊對孔伋而荀況以下當在東廊公羊高以下當在西廊兩兩相對與此相反乃爲得之耳伏乞更賜詳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並依聶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旨以其樣制開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尙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頒行令州縣依準製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行毀棄更不行用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某檢準紹興乾道淳熙令並云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即無下丁之文又嘗竊見五禮申明冊內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已改下丁爲上丁訖其後又見故敷文閣待制薛弼任杭州教授日所申今到本州檢尋頒降舊本却無此條恐是前後節次頒降致有漏落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乞先於儀內改下丁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備錄此條全文附載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州郡有舊本處並行批鑿改正庶使州縣奉行有所依據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四犧尊四著當作犧當作象今來頒降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降舊本尙仍其舊州縣奉行不無疑惑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乞附載後來改正因依於篇後或只將某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合將舊本批鑿庶幾明白不至疑誤

一釋奠儀舊本鄒國公下並有舒王字今已刪去而不著其所以然者亦與舊本牴牾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乞檢會靖康年中罷王安石配享先聖章疏指揮並行附載仍下州郡並將舊本批鑿

啓

回余衡州 秀實　衡州之孫師魯家藏

賦祿眞祠方遂燕居之適承流巨屏莫回成命之頒顧修問之未遑辱移書之先及恭惟某官受材宏偉涵德粹温問學有原盡得傳家之奧要文詞甚蔚坐觀作者之典刑盍升臺閣之聯猶屈江湖之守方慕先賢之治益觀美化之成鈴閣少留姑慰遠民之意璽書亟下遂還近侍之班某久仰英猷未諧良覿同寅有望儻分南服之憂歸賦可期即返東皐之樂

回王正臣 見大同集

伏念行能無取藝業不脩學不足以見古人之用心徒極鑽研之力仕不足以行平日之所志第勞刀筆之間至於典禮義文學之官首誦說講論之事聖言高遠雖莫究於指歸絕業光明庶有開於來者過勤厚意貺以華牋仰褒飾之過宜顧省循而何有謹奉啓上謝

回衆解元 以下見南康集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輩學推庠序行著州閭出膺續食之求足爲勸駕之重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羣公輒誦淺聞少酬盛禮惟窮理脩身之要當有志於古人則尊主庇民之功庶無慚於當世

回待補生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槐市方幸究宜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喻然朝家建學養士之意正爲育材而諸生辭家射策之心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羣公輒誦淺聞少酬威禮惟古人爲己之志當有餘師則大學新民之功庶無違教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八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見臨漳語錄

契勘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以發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咎何以自文今觀新汀州知錄黃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錄之任兼同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前州學正允壽石學正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林貢士易簡李進士唐咨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齒雖尚少學已知方永嘉學生徐寓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脩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里推尊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續議延請紹熙三年正月初二日牒

南康軍請洞學堂長帖以下見南康集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管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覩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右給帖付貢士楊日新準此充白鹿洞書院堂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帖

洞學榜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歷五代號爲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又蒙真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簽界至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乞賜勑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輒有毀壞以至偷盜文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有搔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右出榜白鹿洞書院張掛各請知悉淳熙八年閏三月日榜

申諭耕桑榜

當職二月十五日依準近降指揮守令出郊勸農已印給勸農文榜幷先來勸諭耕種田土勸課農桑及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文榜發下三縣貼掛曉諭民間通知去訖續據王文林申到勸諭種田方法尤爲詳細竊慮都建昌縣人戶未能通知今分下兩縣曉示鄉村人戶仰遞相勸諭依此方法及時耕種用力既勤必有豐年之報再此勸諭各宜知悉淳熙七年二月

辛丑勸農文

當職昨爲本軍民間農事滅裂累曾出榜反復勸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深耕疾耘之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陰陽招致旱虐使吾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永思厥咎愧負何言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爲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天之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

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將别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卹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爲飲博遊惰爭鬬論訟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𨒪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再行給散并此勸諭各宜體悉淳熙八年二月

招學者入郡學榜

惟此邦江山奇秀如此俊茂宜倍於他郡而誦絃之聲寥寥曠絶此長吏教化不明之責也今敦請新臨江軍新淦縣尉　就軍學傳道堂主盟文社教授總司教條每日講書次日覆三八出題四九日納課擇精勤者書考以示勸無籍者給食有籍者以次差補職事其不率教者則有規請賢父老勉其子弟努力從事於學尙庶幾以見其成焉

招舉人入白鹿咨目

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脩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又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爲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閑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

雨水調勻田苗茂盛仰人戶及時耘苗拔去草根多用土糞如法培加已帖知佐月半以後不測下鄉點檢將田中有草無糞之人量行決罰的無輕恕六月六日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契勘秋來久旱晚田失收玆幸得雨可種二麥今勸人戶趁此天時多耕闊種接濟口食其有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出字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當與判狀執照免料權給一年其有情願永遠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卽與給據管業特免五年稅科卽不得因而侵占他人見耕田地及廣行包占狀外官地頃畝如有違犯許人陳告當以狀內所請地及見種子利充賞本人仍别科罪除已行下三縣照應施行外須至曉諭約束者

右榜勸諭人戶請詳此事理趁時多種二麥量力請佃官地務盡人力以相天功庶幾來年不至闕食淳熙六年九月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照對目今天色亢陽見行禁止屠殺祈求雨澤未獲感應竊慮細民不易所有官私房廊白地錢自七月初二日爲頭五十文以上放五日五十文以下放十日

措置賑卹糶糴事件

竊見軍境久闕雨澤深慮細民將來艱食合預行招誘客販米舡就軍出糶并勸誘上戶停蓄以備饑急措置事件

下項

如遇客販米到岸欲就軍出糶仰赴務陳狀看驗稅物訖令就石寨內捎泊出糶即與免在城稅錢三分或有糶不盡之數欲載往它處須再經本務出給關引方得起離前去庶可關防欺隱透漏之弊今帖城下稅務遵依施行

尋常客人糶米必經由牙人方敢糶常被邀阻多抽牙錢是致不肯住糶合嚴立榜賞止約許從民旅之便情願交易庶得牙人不敢搔擾使軍今立賞錢一千貫文榜市曹張掛曉示如遇客旅興販米斛到軍聽從民旅之便自行糴糶如牙人不遵今來約束輒敢邀阻解落牙錢許被擾人畫時具狀經使軍陳訴切待勾收犯人重行勘斷追納賞錢入官施行

米舡到岸雖欲出糶然貧民下戶不過斗糴卒難轉變錢物未免留滯須當勸諭上戶及時收糴不惟他時可濟荒歉於停蓄之家豈無宜利可謂兩便合帖委官敦請上戶說諭

措置兩縣到岸米舡事

照對旱傷細民闕食合行出糶常平米斛應接細民食用切慮向去日久有誤不測賑濟況今鄰郡州縣收成正是客旅興販米斛之際本軍已行措置不行收稅仍放免本舡雜物稅錢招納米舡住岸出糶接濟民戶日食其兩縣務亦合依此措置招誘米舡候有米舡到岸即將常平米斛住糶準備將來支用七月十一日帖都昌縣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照對本軍幷管屬縣日近以來闕少雨澤見今祈禱未獲感應米價漸高本軍已行下城下稅務都建昌縣招誘客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不得邀阻減尅牙錢之類外竊慮客人未能通知須至曉諭幷帖縣依此施行七月十五日

再勸修築陂塘

契勘今歲旱傷蓋緣人戶不修築陂塘積水灌溉田禾致令乾死使軍已節次行下三縣及散榜給印榜曉示人戶陂塘淺漏處亦合併力開掘修築如有欠闕工料支費幷諸軍縣借米喫用修築次年送納如陂塘廣闊費用工力數多亦當計料工食申軍切待具申提舉衙撥米借貸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糴不盡曉諭

照對管內田禾多有旱損切恐民間闕食已措置合稅務多方招誘客人米舡住岸出糶接濟民間收糴食用與免收納雜物稅錢今來漸有客旅興販米斛到來如有民戶收糴不盡之數許令牙人幷有力之家收糴停頓準備接濟合行出榜曉示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照對近城鄉民全藉將些小係稅之物入城貨賣辦糴口食若依逓年收稅切慮無從所出合將客旅步擔興販紗帛藥草絲綿雜物依舊收稅外其餘鄉民應有些小土產物貨入城轉變並與減饒三分之一合行約束不得因而作弊

約束不許偷竊禾穀

照對三縣管下田禾雖是旱損其間有水源及可車戽去處今來漸次成熟切慮有不守行止之人聚集偷竊禾穀合行下巡尉司嚴行禁約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訪聞逐縣尋常文引勾追欠戶更不於引內批鑿少欠是何年分官物名色若干數目泛稱積年拖欠及追人戶到官多是人吏作弊不問所欠多寡例將斷罪是致小民憂疑不能安迹合行下諸縣約束如有人戶少欠官物各給憑由明言批鑿所欠是何年分官物立限給付少欠之人依限赴官送納

免流移民舡力勝

照對有流移之民舡至軍岸合行下稅務審實並與蠲免力勝放行

禁旅店不許遞傳單獨

訪聞管下旅店遇有單獨困病或流移之人到店多是慮其死亡更不容留遂行遞傳驅逐出界因此喪命合行下請縣多印榜文於旅店約束遇有過往單獨飢餓困病之人卽仰所到店戶不得遞傳扛擡送出外界許就便米場驗實量給口食臨安痊日遣去萬一有死亡之人卽時報都保審實申縣行下如法埋葬以上七月十五日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契勘管界久闕雨澤田禾旱損使軍已行委官措置招誘客人興販米斛蠲免力勝雜物稅錢禁戢減尅牙錢之弊勸諭前來出糶目今日逐有米不闕軍司亦已行帖都建昌縣及委官依使軍所行措置招誘客米赴縣住糶及勸諭上戶將所有米斛相各逐鄉村開倉依時價出糶應接民間食用去訖切慮向去富實戶將米斛停頓不行出糶使細民闕食不便合行立式預先委官取會管下都分蓄積米穀上戶及闕食之家如后七月十六日

某都共幾家

一富家有米可糴者幾家除逐家口食支用供贍地客外有米幾石可糴(鄉例糴數卽依鄉例)開客戶姓名米數(幷佃客地客姓名)

一富家無餘米可糴者計幾家而僅能自給其地客佃客不闕仍各開戶姓(幷佃客地客姓名)

一中產僅能自足而未能盡贍其佃客地客者計幾家(開戶名取見佃客地客姓名所闕之數)

一下戶合要糴米者幾家

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別經營甚業次)

不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經營甚業次)

作他人田幾家各開戶名係作某人家田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兼經營甚業次)

右件如前並是着實卽無隱漏其闕食之家亦無詐冒重疊仍五家結一保如將來使軍委官審實挑覆却有不實去處甘伏重罪不詞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照會本軍幷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處今據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佈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稿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及具奏聞申省部監司外須至出榜三縣管屬鄉村都保各仰通知以上七月十六日

施行旱傷住　官物一月

契勘本軍三縣遭此旱災早禾乾損已出榜曉諭人戶依
投訴旱狀將來檢踏奏減秋稅外有去年秋　零少
多及今年夏稅全未納及分數緣其所欠並係起發上供
及本軍軍粮之數雖是今年早田不熟在法無緣免放然
而訪聞諸縣催　無術不免決撻保長搔擾人戶當此闕
雨之　深慮重困民力除已行下各住追催一月色　保
長人戶奔走期限例遭刑責費去車水工夫今仰人戶各
體此意遞相告報於住催一月限內自備所欠　各赴
倉送納上以應副官司起發綱運供贍軍兵下亦使本戶
不　物不被追呼得以一意車水救田別作營求　備
將來闕食之患公私兩便各仰知悉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契勘本軍管下今歲旱傷田禾切慮細民闕食使司已行
下三縣推舉管下富實有米上戶并自能贍給地佃客富
家姓名各家見蓄米穀數目或有田產而不多或無田產
却有營運蓄積米穀錢物之家敦請赴官以禮勸諭承認
賑糶米穀數目申軍所委官并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
糶米共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碩五斗已檢準前項條令
出給公據付人戶收糴米斛回軍賑糶
在城上戶二十五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
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星子縣勸諭到上戶三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九
百三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都昌縣勸諭到上戶五十九名共認賑糶米二萬八千九
百八碩五升每升價錢一十四文足
建昌縣勸諭到上戶九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二萬八百碩
每升價錢一十二文足以上七月十七日

約束鋪兵

本軍蓋緣旱傷遂置曆及黃旗綠匣急速前去兩縣追會
旱傷事件須管遵依台判日限時刻仰鋪兵連夜走傳至
縣仍仰本縣於曆內批鑿承受日時手分姓名即時依限
回報亦仰批發離縣日時責付鋪兵連夜依限赴軍投下
以憑稽考違滯去處根究重作施行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使軍照對管屬星子都建昌縣人戶陳訴秋田旱傷使軍
已立式出榜三縣曉示人戶赴縣投帳繳申使軍切待依
條差官檢視減放苗米所有近水鄉分可以車戽注蔭得
熟田段切慮人戶將旱傷田段衮同得熟之田影帶披訴
今檢準乾道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敕戶部曾尚書劄子奏
契勘州縣每遇災傷依法聽人戶經官陳訴差官檢視蠲
放稅租訪聞近來往往多被豪戶計囑鄉司將豐熟去處
一例減放其實被旱澇去處所委官憚於往來檢視則貧
乏下戶不得蠲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委諸路漕臣
散出文榜於鄉村曉諭應有災傷去處仰民戶依條式於
限內陳狀仍錄白本戶砧基田產數目四至投連狀前委
自縣官將砧基點對坐落鄉村四至畝步差官覈實檢放
如輒敢妄移豐熟鄉分在旱傷地分僥倖減免許諸色人
陳告依條斷罪仍將妄訴田畝並拘沒入官以一半給告
人充賞施行若州縣奉行滅裂從漕臣按治重寘典憲取
進止六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兼照檢踏災傷在
法差官同合佐諳田所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段合
委官前去三縣鄉村究實得熟田段具帳申軍已行帖出

榜星子都建昌縣約束人戶從實投帳以備差官檢放如有將得熟田段影帶披訴却致被人戶陳告定依條斷罪追賞施行七月二十四日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使軍契勘今歲三縣田禾旱傷間有邊臨山源溪澗或有得雨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全行輸納又有邊臨大港幷有積水陂塘可以車戽接救田段皆是人戶自入夏一乾之後合家老幼舉債辛勤用工車水救得其禾稻十中只有三五分熟者卽行比倣自熟之田究見其數斟量輕重別作一等優䘏兼有無水車戽全然旱死田段切慮人戶將來一槩投訴旱傷欲將各縣鄉分分委縣官趁此未曾收刈之際躬親下鄉遍詣田段地頭親自相視仍關叫者保幷人戶指證供結罪賞攢類開具供申

禁戢人從不許乞覔

使軍照對所委官下鄉切慮將帶合干等人因而生事乞覔搔擾事屬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隨行人不得搔擾保正寺觀等人仍立賞降給文榜付檢旱官隨行張掛約束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照對星子都建昌縣　軍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見不佳據人戶經軍縣陳訴旱傷切慮細民不易理宜寬䘏所有人戶承賃官私房廊白地錢自八月初一日爲頭以十分爲率權行減免二分候至來年麥熟日仍舊以上七月二十九日

諭人戶種蕎麥大小麥

仰人戶趁此雨潤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施行人戶訴狀乞覔

據學生馮椅劄子述照對今歲旱荒民戶已是投詞星子見行委官檢踏其在都昌舊來踏旱之弊名色非一不敢不以告者凡押旱狀官中所收則謂之醋息錢直日司乞覔則謂之接狀錢已下案案吏乞覔則謂之買紙錢及投旱帳則謂之投帳錢官員下鄉檢踏供帳民戶着押社司乞覔則謂之着字錢檢踏官員隨從人吏於保正名下乞覔則謂之俵付錢官司行下蠲放所納米斛社司隨斗斂數乞覔則謂之苗頭錢凡此之類皆蠹民之尤者官中所放本以裕民而民之縻費乃至於是人戶既已困窮坐受其弊無力赴愬委實切害合行下星子都建昌縣嚴行約束及出榜各縣門幷檢踏官隨行張掛曉示人戶知委如合干人依前乞覔前項逐色錢數仰人戶不以早晚具狀經縣陳訴從本縣拘收犯人申解軍切待根勘依條施行各令知委八月初一日

施行專攔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照對本軍近出榜於上江州軍曉諭客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及約束不得邀滅牙錢之類外切慮牙人幷稅務專攔不依先來約束仍前收納力勝等稅錢及牙人妄有邀阻減尅牙錢之類今立賞錢三十貫文省榜市曹幷稅務檢稅亭張掛曉示客人知委廣行興販米斛前來出糶贏落利息如稅務專攔等人幷米牙人輒敢收納力勝等稅錢及邀阻減尅牙錢之類仰各人不以早晚具狀赴軍陳論切待追收犯人斷罪追賞施行八月初四日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糴

照對本軍管下今歲旱傷訪聞目今外郡客人興販米穀

到星子都建昌縣管下諸處口岸出糶多是豪強上戶拘占盡數收糴以待來年穀價騰踴之時倚收厚利更不容細民收糴事屬未便如遇客人販到穀米仰上戶不得獨行拘占盡數收糴許細民皆得從便食用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使軍契勘在法檢視災傷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段蓋欲趁得人戶未及收刈之際略見荒熟大槩的實分數然後豁出熟田細檢荒旱去處不致猾吏姦民通同作弊本軍近緣荒旱檢坐上項條法行下諸縣遵依施行除星子知縣王文林躬親下鄉兩日之內多歷都分見得荒熟田段分明民間咸樂其來不以爲擾都昌權縣孫迪功亦已申到躬親行視所見災傷等第人情苦樂皆有條理獨有建昌一縣地理稍遠未據申到却訪聞得本縣官吏誤認法意欲將熟田一坵一角逐一看視委是繁碎不惟重擾災傷人戶亦恐枉費日月不能了辦合行約束

且如一坂之田大約百坵內有三五十坵成熟即指定是何人田段約計畝角抄入熟田數內不在將來檢放之限如一坂百畝只有一二十畝稍稍成熟即不須逐畝抄劄留與人戶充收牛藁口食仍令人戶一面收刈犂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檢放

或有田面大槩黄熟而其中有未出者有出而青空者有出而白死者並係荒損然其根查却與熟田無異切恐將來收刈之後誤被抄入熟田數內不得檢放尤爲不便今請便行貌約多少定下荒熟分數令人戶一面犂翻種麥如今來所檢熟田數內將來續有死損即仰人戶量留穗稭候檢旱官到別行陳訴續與檢放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契勘本軍幷管屬諸縣今歲旱傷全藉江西豐熟州軍客旅興販米斛出糶接濟細民本軍已行散出文榜招誘興販前來與免附載雜物稅錢行下城下稅務約束及出榜曉示米牙人不得減尅分文牙錢令客人自行出糶切慮向上州軍阻節不令穀米下河致使客旅不通及聞有興販米穀舟船州軍妄以雜物爲名倚收稅錢是致商賈不肯搬販米穀前來出糶細民失望爲害非輕欲望鈞慈速賜行下江西豐熟州軍許令商賈從便興販米穀向下以來出糶應接民間食用仍乞嚴行禁戢場務不得妄作名色收納稅錢庶得客旅通行米價不致騰踴

約束米牙不得兜攬搬米入市等事

契勘諸縣鄉村人戶搬米入市出糶多被米牙人兜攬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擡價直用小升斗出糶贏落厚利遂致細民艱食情實切害合行約束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契勘質庫戶平時開張庫店典質錢物利息所入不爲不多纔值旱傷歲時輒以闕錢關閉邀阻遂致細民急切闕用無處質當兼目今闕雨澤城市古井多被有錢之家拘占夾欄不令衆人汲運情理切害合行告示約束施行

戒約上戶體認本軍寬卹小民

契勘本軍幷諸縣今歲旱傷民間理宜寬卹今訪聞乾道七年放債豪強之家爲緣旱傷人無以償多被強取去猪羊以至入其家搜奪種子豆麥之類及抑令將見住屋宇幷桑園田地抵價折還人無所歸遂致流移有至今尙未能歸業之人本軍雖行下三縣曉諭上戶體認本軍寬卹

之意量度欠債人戶如粗有收成有力可還之人隨宜取索外其貧乏之人見闕口食委實無可償還仰上戶且與寬容俟民力少蘇却行取索如將來人戶恃頑不還官司即為理索外上戶乘此旱傷細民闕食之際強以些小錢作合子文字借貸遂空頭年月價貫立契字未及踰時即行塡捱預先月日經官投印及有呑圖婦女顧充奴婢致細民受苦不一理合禁約以上八月初八日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據學生張廷諫劄子述夫旱暵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吏有弊亦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憚於所費故皆不投帳守令慮不及此則有帳者次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糧食之儲既絕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回視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里矣遂行下當縣取會五㪷以下米畢名申軍不待檢視先次並與除放施行

八月十二日

施行邵艮陳訴踏旱利害

使軍今照近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人戶陳訴田禾旱傷已帖委縣官躬親下鄉先次檢視熟田具帳供申去後據進士邵艮劄子竊見官吏下鄉檢視田段略不問及人戶旱傷去處惟於每戶帳狀供具所熟田畝亦不問所熟分數但勒令供作全熟田段鄉民不知官吏深意皆相顧駭惑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秈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安有五月中旬一雨至今而有全熟之理雖陂塘脚下及近容水去處間有熟者然賴車戽之勤所得不償所費而又如此便利去處其實無幾且以所居一都言之惟麥坊劉坊大寧余干之旱為尤慘雖或一二分熟者然大槩顆粒不收然則熟田實不能當旱田二十分之一誠恐官司它日以所供熟田多少而定通放秋苗分數則些少熟處適所以累及旱傷之家有大不均之病聞之鄉老皆以為今歲之旱酷於辛卯蓋彼時人家尚有歲備自夫一旱之後加以連年暗折入間例無蓋藏自前月來鄉曲上戶小民流離已覺相踵且今此正收刈之際人家尚有一二分旱禾可恃而已如此者雖亦糊口迫之誠以催科之窘且深為後日慮而畫此至無賴計耳比年以來都昌上戶多為小人誣賴故闕乏之際有力之家至不敢與交易由是貧乏下戶愈覺坐困而無告今鄉曲猶未雨油麻粟豆並為有赤地未耕二麥且有失時之慮嗣歲之計彼將何措此蠲租之惠尤鄉民之所深望也昔唐制旱七分租庸調皆免被三分之收非不知取捐之蓋有深望也本軍遂作訪聞行帖三縣檢視官約束八月十七日

委官置場循環收糴米斛

照得本軍管界久闕雨澤旱死田禾目今在市闕米出糶切慮細民闕食合行借撥官錢委官就軍置場措置循環收糴米斛出糶應接細民食用八月十九日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艮民

契勘今歲旱傷委官下鄉檢踏成熟田段外有旱田人戶一面犂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別有官前來檢收切慮遊手脅持之人見人戶旱田已經犂翻耕種妄作鄉村虛聲首熟欺詐乞覓使善艮人戶不敢犂翻以至種麥失時不

能安業今仰人戶知委若實有旱田即依條量留根查以備檢放一面犂翻種麥免致失時如有似此脅持妄稱陳訴欺詐之人仰被擾人戶經官陳理切待追取送獄根勘斷罪施行

援例乞撥錢米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委官抄劄合賑糶賑濟戶口人數申軍及照得乾道七年旱傷係蒙提舉常平使司支撥到池州太平州蕪湖繁昌等縣常平米五萬碩差官管押前來本軍分撥下三縣賑糶賑濟遂具申常平提舉使司乞支撥米斛差官管押前來本軍賑糶賑濟續蒙提舉使司支撥信州貴溪縣常平米五千碩差人前去搬取及支撥池州常平錢五千貫省付軍收糴米斛賑糶以上八月二十七日

再諭人戶種二麥

使軍累行勸諭人戶耕種二麥蓋爲今年荒旱不比常年須是併力加工救濟性命今訪聞多有未施工處顯是頑慢已帖檢旱官幷行催趣將頑慢惰農之人量行決罰先此曉諭各仰知悉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

照對近委官抄劄三縣管下賑糶人戶姓名大小口數申軍尋將已申到帳拖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聲說見住地名去處恐有漏落增添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塌畫地圖畫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賑濟人戶黃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詣實繳申切待差官點摘管實六月初十日

行下三縣置場

照對見委官抄劄三縣賑糶賑濟人戶大小口數畫圖結甲務要實惠及民無致妄冒所有置場去處委官斟量地里遠近分定置場去處各縣水陸地里若干其勸諭到上戶賑糶米斛亦合撥隸近便赴場去處以憑施行續據三縣申置場共三十五處

星子縣置場七處　都昌縣置場十一處　建昌縣置場一十七處九月十五日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契勘今歲旱傷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已節次行下三縣散榜曉諭人戶趁此土脈未乾幷力耕墾廣種二麥接濟將來食用如有惰農耕種失時之人即請照已行榜示行遣其貧乏無種粮之家請諭上戶借貸麥種粮食如要官司文曆即印給令上戶收執遇有下戶借貸即令就曆批領將來還足對行勾銷如有不還官爲理索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契勘今年荒旱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多方救卹務使人戶不至飢餓流移及行勸諭人戶多種二麥接濟喫用非不叮嚀當職近因出郊相視陂塘見得麥田多有未施工處蓋緣人戶打穀未了亦是官司勸諭未至其得熟處不闕種粮可以佈種然其人既無飢餓之憂便乃懶惰其荒旱處合更勤苦又以難得粮種遂致因循今仰人戶速將所收禾穀日下打持趁此土脈未乾幷力耕墾其高田堪種麥處即仰一面種麥其水田不堪種麥處亦仰趁早耕翻多着遍數務要均熟庶得久遠耐旱宜禾其得熟人戶當

念幸得收成常生慚愧不可便致惰怠趁此餘力多種二麥將來可以博得他處物貨其遭旱人戶當念旣遭此難尤當勤力多種食物方可養贍老小不致飢餓流移其下戶無種粮者上戶當興憫惻之心廣加借貸目今施惠旣可以結鄰里之驩將來收成亦自不失收息之利庶幾過此荒年各保安業今恐前來勸諭未明再此榜示仰人戶知委九月十二日

革住米舡隱瞞情弊

契勘賑糶場收糴米斛如遇米舡到岸內過稅舡隻收糴三分住糴米舡止糴一分其住糴米舡法格並與免收稅錢外訪聞客旅多生奸猾動是數隻到岸於內却將一兩隻作住糴結計在市米牙人令其虛解牙錢稱就市糴訖却將在舡住糴米斛貪夜搬傳往過稅舡內隱瞞官司合行出榜約束九月二十日

行下場所革住米舡隱瞞

照得賑糶場近緣住糴米舡客人結計牙人虛解牙錢貪夜搬傳米斛往過稅米舡之內隱瞞官司有此欺弊遂出榜河岸約束今來尙慮住糴客人雖依曉示在市出糴切慮關防不盡合行下本場自今後遇有住糴米舡卽令城下稅務看驗具數關報賑糶場本場權住出糴令客人搬米赴場從本場差人監用本場升斗自行出糴接濟細民日報糴過米數糴足爲給關子放行庶幾杜絕隱瞞官司之弊　月二十四日

申提擧司將常平米出糶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遂行下三縣抄劄到合賑糶賑濟戶口人數已行措置賑糶賑濟所有本軍城下常平倉見樁管　米八千八百九十三碩二㪷六升五合二勺除今年八月內盤量欠折米一千六十碩三㪷二升四合外實管見在米七千八百三十二碩九㪷四升四合八勺係是乾道八年以後逐年收糴到數目價錢不一其米經年在敖內有結冒陳損兼照今年七年內管屬建昌縣闕少米斛出糶所支撥義倉米估價應接民間食用每升計價錢一十文足已具收報提擧使衙照會去訖所是見管和糴米本軍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米經年陳損與受納到人戶義倉米陳損色樣一同依市價每一升估計價錢一十文足本軍照得上件米係是當來委官和糴到數目切慮虧損元價未敢擅便出糶具狀申提擧使衙照會依目今所估價直賑糶應接民間食用庶幾飢民不致流移十月初五日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雖移文江西州縣通放到客米舟舡又慮牙鋪解落及市民日糴數少阻滯客旅不便遂行委官置場支撥官錢依市價兩平交量收糴客米以備賑糶應接細民食用今訪聞得本場每遇客米到場中糴更不卽時交量及至交量又不卽時支還價錢切慮合干人因而作弊留滯乞覓錢物合行約束限當日交量卽時當官支給價錢如違將犯人勘斷十月十九日

行下兩縣委官捉人戶糴米減尅

契勘管下今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遂措置支撥官錢差人前往外州縣收糴到米分撥兩縣出糶訪聞合干人將人戶所糴米並不依實支量公然作弊減尅今委逐縣知縣縣尉每日不測捉人戶所糴米三兩戶當官覆量如有

少數即根究解人赴軍十月二十日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糴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最甚細民闕食及無米支遣軍粮遂多方借兌官錢差撥公吏前去江西得熟處州縣收糴米數回軍賑糶支遣及檢準　淳熙令災傷官司不得禁止搬販及近降　指揮州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軍許鄰州越訴及準今年八月十九日　聖旨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縣有遏糴去處許行越訴本軍遂節次備坐移文隆興府照會收糴去後已承回報行下諸縣許令本軍所差人收糴米穀放行今却據差去公吏呂棋狀申在本軍建昌縣管下二陂山田等處四散收糴靖安新建縣鄉人米斛欲裝上舡覩奉新縣尉司弓手五十餘人各持鎗棒沿江巡綽不容裝發米斛又被奉新縣差人越界釘斷建昌縣管下三陂潭德爻口陂水把截不放舡隻上下往來已申建昌縣差保正隅官防護所糴米舡今於十月二十四日被奉新縣差弓級徐成等部領弓手保正等於要路把截不容鄉人搬糴米穀申乞施行本軍今照差去公吏呂祺係在本軍建昌縣界收糴靖安新建縣管下米穀其奉新縣官吏公然違戾見行　條法及不遵今年八月十九日專降　聖旨指揮輙差弓手持鎗棒沿河巡綽不容收糴又差人越界前來建昌縣管下三陂把截釘斷水口不惟本軍所糴米穀百端攔遏不行通放有誤賑糶支遣至於客販米穀舟舡亦不得往來公私利害至重移文隆興府并江西轉運司照詳前項　條法指揮請將奉新官吏按劾仍通放米舡并申諸司行下隆興府通放本軍所糴米舡并申御史臺乞依近降指揮彈奏施行十月初五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譬校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本軍照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　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穰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後續據星子都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旱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旱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除放苗米本軍除已依條行下諸縣令人戶供投土段文帳差官檢視及於七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幷申朝省及諸監司照會施行遂選差委迪功郎司戶參軍毛大年前去星子縣及委迪功郎星子縣主簿李如晦前去都昌縣及委從政郎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建昌縣同逐縣知縣躬親詣旱傷田段地頭逐一對帳檢視續據所委官具到已檢放過人戶災傷田段共放過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㪷二升三合一勺申軍本軍今照星子都昌建昌三縣淳熙七年分管催人戶苗米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碩六㪷五升四合五勺四抄七撮數內除豁所委官檢放過米共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㪷二升三合一勺統均計放八分以上外實催米九千六十九碩五㪷三升一合四勺四抄七撮本軍已具奏聞乞存留上件米支遣官兵外今開具諸縣檢放實催米數下項合具狀供申行在尚書倉部及申轉運司使衙照會

星子縣管催米六千五百三十石七斗三升二合六勺已委司戶毛迪功同知縣王文林下鄉檢視

檢放米五千三百六十八石七斗二合一勺檢放計八分二釐二毫

先放五斗以下四百石三升二合七勺所委官檢踏放四千九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合四勺

實催米一千一百六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勺

都昌縣管催米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五石五升一合四勺八抄七撮已委星子縣主簿李迪功同權縣孫迪功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萬六千八十四石二斗七升一合放八分一釐三毫四系先放五斗以下一千八百六十四石八斗七升七合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九石三斗九升四合

實催米三千六百九十石七斗八升四勺八抄七撮

建昌縣管催米二萬二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四勺六抄

已委司法陳從政同知縣林宣教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放七分九釐一毫五系先放五斗以下米五百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一斗一升

實催米四千二百一十六石九升四勺四抄

糶場印式

入門訖監　押

交錢訖監　押

支米訖監　押　不到監　押（係糶米人不到於簿曆上用此印）

交錢若干訖監　押

依數支米訖監　押

號式用青絹印

某場監官隨行人吏某人斗子某人入門使押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處
窗　交錢處　量米處
門　裏門
總簿式
使軍
今給總簿一面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糶
曆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鑿牌曆對填米數給付人
戶今就此簿交領逐次糶濟訖用支訖印於本日窠眼內
其糶不足者實填所糶米數候結局日繳申　年　月
日給
天字牌曆某都某保某人逐次糶請米若干訖姓名押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牌面印紙式
某縣某鄉第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都　人戶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五日一次赴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場請賑濟米　閏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使　押
牌背題字式
縣給付　都　官　押用縣印
字號監　押
賑糶曆頭樣
使軍所給曆頭即不得質當及借賣與不係今賑糶之人
如覺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受者並定行斷罪
今給曆付　縣　鄉　都人戶
大人　口小兒　口每五日賫錢赴　收糶
如糶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
如糶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　並五日并給閏三月終止
右給曆頭照會淳熙八年正月　日給
使　押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六日
正月十一日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照對管屬今歲旱傷尤甚細民闕食使司已措置委官抄
劄到闕食戶口及勸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并支常平倉
見管米斛合自淳熙八年正月一日爲頭賑糶賑濟至閏
月終住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一差寄居見任指使添差酒稅監押監廟官三十五員前
去各縣逐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
容令隨行人并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
食錢二貫文米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
人吏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使軍置造入門并交錢訖支米訖不到交錢若干訖依
數支米訖印子各六枚各三十五箇并合干人青絹號云
某處監官隨行人吏某人斗子某人使押并置造升斗委官
較量及簿曆給下逐場交管行使
一印給賑濟戶曆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

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曆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號批鑿牌曆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勒逐都保正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外門之側爲一窗後夾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正夾截

一見措置下場賑糶濟米穀所有般運及支破檐脚仍鈐束合干人不得減刻斛面

官司米穀並前一日般赴場監官交足上戶米令各家自用客津般每石三十里外支米三升三十里內二升十里內一升其米就所糶內支官給價錢還上戶如米去場五里內即就各家見安頓監糶

官米陸路即仰保正輪差能檐擎糴米人戶般送每石依上項計里數支雇米水路即本縣和雇人舡裝錢比陸路減半支其人舡食米並於官錢內支使賑糶米穀一月分六次出糶常平米切慮內有去置場處稍遠般運艱辛即令本場上戶一面兌米出糶即令監轄官具糶過賑濟米穀報縣本縣以常平米糶錢依市價給還元兌糶米上戶交領其縣市去置場相近即般運米斛前去置場處糶濟依已立定舡脚支破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干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遠都後交錢先請米）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隅官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有號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糶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旗下坐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詣窗前呈牌隅官以入門印印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詣窗交錢（上戶米錢自行交外吏不附曆）（常平米錢縣司人吏當廳交納）差交訖用紅印於曆內本日合糴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糴之數却付人戶以入門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糴米訖監官用糶米訖青印印其曆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一賑糶人戶逐都各置絹旗一面（用小絹一幅約長二尺各書第幾都字）逐保各置小旗一面（或絹或紙從便各第幾都第幾保字）書逐場都各各異色保各如其都之色（以上十一月二十九日）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契勘先據星子等三縣官勸諭到管下有力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接濟民間食用軍司已籍定姓名認糶數目及行下各令椿管準備將來賑糶切慮其中有椿不及所認之數有悮指準合行委官前去究見各戶見今的實椿管米穀數目如有闕少即請嚴責近限計置椿管數足（十二月十一日）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照對今歲旱傷軍司已行措置賑濟賑糶事件立日式行下三縣遵守一例施行自來年正月初一日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數內合賑糶事件切慮軍司有所未盡兼賑濟孤老殘疾等人若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冬寒趁日分赴

場請米不及合行下三縣如所行賑糶事件未盡請畫條具申軍所是賑濟孤老殘疾等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每月初一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支給庶幾不至失所十二月十二日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使軍契勘先印給文榜發下三縣曉諭鄉民將田土趁時犂翻多種二麥今詢問得除種麥田地外尚有未犂田地去處稍多及已耕翻田鄉民又不趁時壅事兼相去交春日逼切慮農事失時委自知縣躬親下鄉勸諭鄉民遍行翻犂田土以備來春佈種如使軍不測差官前去點檢得再有未翻犂去處必定勾追有違約束之人重行斷罪先具已如何施行狀申十二月十七日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契勘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都昌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濟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行下本縣將勸諭到上戶米穀數目照應置場處戶口多寡分撥付逐場出糶務要均平切慮其間上戶抵拒官司不即依從分撥有悞賑糶不便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不遵從官司分撥即仰具姓名申軍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簿用印

照對今歲本軍管屬旱傷已行關防約束行下三縣自來年正月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是賑糶米日分人戶赴場糶米不及仰監糶官即時用不到印子於總簿姓名下印訖爲照合行下仍關報逐場十二月二十六日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照對本軍管屬今歲旱傷已據星子都建昌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措置關防置場差官下縣監轄自今年正月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有各縣合五日一次遇糶米日分具糶過米數文帳二本申縣本縣繳連一本申軍今立式下項

某處賑糶場

今具某月某日糶過米數下項

一本場本日合糶人戶計若干共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糶若干

小兒若干合糶若干

一本日實到糶米人戶若干共糶過上戶某人米若干如是糶官米即說官米

大人若干糶過米若干

小兒若干糶過米若干

一比合糶米數不到人戶若干少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糶米若干

小兒若干合糶米若干

右謹具申　聞　淳熙八年正月初二日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旱傷已行下各縣委官抄劄到闕食戶口人數自今年正月爲頭賑糶賑濟近據人戶前來投陳係漏落抄劄不盡本軍未見着實難便施行今出榜賑糶濟場曉示如有不濟戶當來漏落未曾抄劄即仰具狀經本場巡察官陳理從本官見着實如委係闕食即仰一面賑糶具姓名保明申軍其間或有稅產得過人戶以乞賑濟爲名意在避免賦役輒敢妄冒煩紊官司罪當追治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

照對本軍旱傷已行下三縣勸諭管下上戶承認米穀賑糶軍司已行措置關防約束置場差官下縣監轄賑糶外切慮其間有上戶却將濕惡麄糙米穀赴場出糶有悞民間食用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津般到濕惡麄糙穀米即仰退回令上戶津般堪好米穀出糶不得容令作弊并即榜曉示 以上正月初六日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照對本軍管屬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已關防措置約束事件置場給曆下縣付人戶差官監轄自今年正月爲頭每五日一次賑糶切慮其間尚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糴合續添賑糶曆一本立式行下三縣關報逐場如有人戶願日赴場收糴米斛者即仰齎元立曆頭赴巡察官粘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糴其有人戶願依前五日一次赴場收糴者即仰依已行事件施行仍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穀文帳供申 正月八日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契勘本軍管屬旱傷尤甚細民闕食已行下三縣抄劄到闕食戶口人數申軍及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四名依格承認賑濟米共一萬九千石及依條取撥常平義倉米自淳熙八年正月以後緣管屬寒雪本軍行下屬縣將賑糶人戶一例賑濟兩日 正月八日帖都建昌縣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已行下星子等三縣勸諭上戶以所收米穀賑糶除認數外有餘剩米穀并不係勸諭賑糶米穀人家遞年多是春間將米穀等生放下戶秋冬隨例收息今來上戶以旱傷之故慮恐下戶將來負欠不還官司不爲受理仍以官司勸諭爲詞不肯生放使下戶用乏失業不便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指揮節文諸人戶賒糶米令欠戶還米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錢亦合一體施行如有拖欠不還官爲理索所責兩無虧損合行下三縣散榜勸諭約束施行

正月十九日

再委官體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契勘本軍管下去歲旱傷已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米穀使司遂措置差官下縣分場

監轄賑糶濟及帖縣官分定地頭巡察去訖切慮各縣逐場監糶濟官容縱合干等人減尅升斟及容上戶將砂土碎截濕惡空殼米穀赴場中糶濟及巡察官不即前去巡察事屬不便就委官前去體訪如有似此違戾去處即具狀供申 正月廿二日

申監司爲賑糶場利害事件

契勘本軍幷管屬諸縣去歲旱傷至甚細民闕食切慮人戶逃移失業遂多方勸諭上戶賑糶米穀幷將見管常平米數行下分定置場去處官吏監轄糶濟應接細民食用今有下項利害事件合申諸監司 正月廿九日

除本軍勸諭上戶樁管米數幷於外州和糴及常平米糶濟應接管內細民食用外近來續據人戶陳訴當來抄劄漏落姓名及隣路州軍流民前來逐食又不免行下管屬多方存卹相度賑濟所費米斛比之元來計度數目大改增添而向去小熟日子尚遠切慮所樁米穀不能周給無

可接續糶濟却致民間缺食事屬不便乞即撥米二三萬石應副接續糶濟如蒙允許即乞早賜行下取撥去處以憑差撥人舡前去搬取

本軍昨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指揮立定勸諭上戶賑糶濟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補迪功郎如是賑糶依此減半推賞又準淳熙七年十月八日指揮節文賑糶米於市價減半錢數即照已降指揮推賞

本軍即已備坐行下管屬勸諭只據上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四名承認依格賑濟本軍已行具奏及申諸監司照會賑糶一項至今尚未有申到承認應格之人蓋緣本軍地瘠民貧除上項四家賑濟之外未有出得上件米穀減半出糶之人是到所認米穀數目不多有闕賑糶欲乞詳酌所申特賜敷奏乞將上戶承認賑糶米價止令量減四分之一便與依格推賞却於所得官資比折錢數量展磨勘之類早賜行下勸諭增認庶使上戶樂於就賞細民不致闕食

今照管屬近來不住有外州縣飢民流移入界本軍已行下諸縣存卹及委自當職官勸諭上力收充佃客借與空閑屋宇許令請佃係官田土給與種粮趁春開耕如向去豐熟外州縣稅戶前來識認官司不得受理如今來所招佃客將來吏私搬走回鄉即許元贍養稅戶經所屬陳理官爲差人前去追取押回斷罪交還及散榜鄉村遍行曉示外欲乞詳酌更申朝省明降指揮行下庶幾州縣有所遵守不惟安集流民免致失所亦使開闢曠土供納稅賦實爲利便二月一日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照對管屬星子等三縣去歲旱傷尤甚緣田段多是高仰見管陂塘多是穿漏是致旱死不住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人戶經官陳乞借口粮脩築陂塘本軍行下逐縣委自知縣躬親前去管下逐一驗視所管陂塘如有穿漏及開掘即仰一面計度合用工數供報提舉司乞支撥米斛已蒙提舉衙回牒指揮支撥保借常平司六百五十四石正月廿九日

施行闕食未盡抄劄人等事

照對本軍管下三縣諸鄉保正當來受情不行依公抄劄闕食人戶多將得過隱實之人抄作闕食其實是闕食人戶却不抄劄未欲便行追究合行約束

仰隅官保正照應本縣巡察官所行事理須管從實隨門再行審實抄劄闕食人戶若保正依前滅裂不即同隅官抄劄及將元冒濫人蓋庇或在鄉乞覓人戶分文錢物仰隅官具狀陳訴切待追究重作施行

有當來不應抄劄隱實有營運物業之家及上戶自能贍給地客見執使軍曆頭之人仰隅官保正追收繳納若顏情蓋庇不即追納別致人戶陳訴或覺察得知必定重作行遣

有委是闕食人戶隅官保正不爲抄劄或保正等乞覓搔擾仰被擾人戶不拘早晚赴本軍陳告切待重作行遣

有得過人戶妄稱闕食陳乞給曆紊煩官司之人定當追

收赴軍重斷
有合追收元給文曆人戶輒敢倚恃猾健訟把持不伏追
收仰隅官保正具狀陳訴切待重作行遣
仰屬縣逐鄉隅官保正從實再行審實抄劄到闕食人戶
切待委官躬親下鄉隨門審實如再有不實仍前泛濫去
處必定追收犯人赴軍定送獄根勘情弊施行（以上二月十八日）

審實糶濟約束

照對已行帖逐縣審實糶濟事件切慮各鄉隅官保正不
依所行約束別致引惹詞訴事屬不便合帖屬縣再行約
束開具供申
各鄉有營運店業興盛之家其元給曆頭合行追取若雖
有些小店業買賣微細不能贍給已請曆頭不合追回如
有似此未係抄劄之人亦請今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施行
毋至泛濫
各鄉上戶地客如主家自能贍給其元給曆頭合行追收
如主家見自闕食不能贍給雖是地客亦合給曆如有似
此之人即請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毋致泛濫
各鄉人戶如將戶名及第行重疊請去曆頭合行追回如
是只用第行雖不用戶名實非重疊其已請曆不合追取
人戶已請曆頭如有虛增口數今來覈實合行減退即請
於曆頭并總簿內分明改正
縣市
一上等有店業日逐買賣營運興盛及自有稅產贍給不
合請給曆頭人戶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一中等得過之家并公人等合赴縣倉糴米人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一下等貧乏小經紀人及雖有些小店業買賣不多并極
貧秀才合請曆頭人戶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以上二月十八日）

施行權免和糴令客米從便往來

本軍旱傷遂支撥官錢委官在軍置場和糴客人米斛循
環糶糴應接民間食用及本軍勸諭到上戶承認糶米斛
并差公吏前去收糴到米斛樁管賑糶濟不闕所有元置
和糴賑糶場合權行住糴客人米斛及出榜曉示從便上
下出糶

免糴客米三分

照對本軍去歲旱傷細民闕食遂行措置場和糴客旅米
斛三分應接食用今來賑糶濟米數不闕已行住糴合行
散榜上流州軍客旅通知

施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照對管下三縣去歲旱傷至重本軍已行措置賑糶賑濟
近來節次據人戶經軍陳狀因旱傷目今佈種是時闕少
種粮乞行借貸常平米斛佈田軍司已行下各縣相度依
條施行去訖未據申到今檢準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
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　雖舊有欠
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米穀不堪充種子紐直以錢各
二貫石給限半年隨稅納仍免息利豫以應支數保明申
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稅及七分者準此）
今來除星子知縣一面究實相度依條借貸外所有都建
昌縣合委官同各縣知佐相度究見管下第四等以下戶
委實闕乏種食之人各令結保依條施行二月廿七日刋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契勘去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已行勸諭到上戶承認糶濟米穀及有上戶自能贍給佃地客戶口外使軍已印牌曆付闕食人赴場賑糶濟除將見有牌曆合糶濟人戶普行賑濟外其上戶贍給地佃等日前除豁不係賑糶之人亦行抄劄一例賑濟一十三日自三月十一日爲頭將張世亨等所認米及取撥常平米普行賑濟務要實惠二月三日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契勘所支賑糶米緣三縣各鄉間有數戶抄劄口數太多恐未盡實合委官與縣官評議豫將所支米穀立定正數賑濟施行

二十口以上每戶支穀止於五石

二十口以下十五口以上每戶支穀止於四石二十五口以下計口計日支給如管穀四石以上所支亦止於四石

三月十六日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照對都昌縣止勸諭到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湊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行下建昌縣於張世亨劉師輿賑濟米內取撥四千石付都昌縣賑濟其合用顧舟水脚錢每石支錢三十五文省并每石支搬脚錢四十十文足今張劉二家差人搬擔就官請領顧錢並經都昌縣所管常平米錢內支破三月十七日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使軍近行下諸縣但係元給牌曆賑糶賑濟民戶並以勸諭到張世亨黃澄劉將仕米及義倉米並行賑濟半月仰得米人戶併力及時耕種田土如合千人減尅不行盡實給數即仰人戶徑赴使軍陳訴切待根究重作施行二月二十三日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照對使軍近將勸諭到上戶黃澄張世亨等賑濟米斛自今年三月一日爲頭普行賑濟通作一十五日今來相次了畢所有元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合行依使軍先來約束接續賑糶應接細民食用閏三月三日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照對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勸諭到都昌建昌縣上戶張世亨等四名共賑濟米一萬九千石本軍遂行措置相度地里遠近分作三十五場委官監轄賑濟及委官巡察近準尚書省劄子檢會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勑中書門下省勘會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州軍去年間有旱傷去處檢坐乾道七年內立定勸諭富室上戶賑濟賑糶米斛賞格已降指揮行下逐路施行近來逐路州軍雖有開具已勸諭到賑濟賑糶數目緣無逐司保明是致推賞未得切慮因而滯留未稱勸賞之意正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安撫轉運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願出穀賑濟賑糶之家如有見得數目應格合行推賞即日下縣結罪保明申州州結罪保明申逐司仍仰逐司疾速連銜保明申尚書省不得少有稽滯今有張世亨等所認賑濟米斛已行普濟管下闕食人戶相次了畢未見逐縣知縣結罪保明申軍施行今帖委司法前去建昌都昌縣覈實的確賑濟米穀數目結罪保明供申切待再行稽考施行閏三月三日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舡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及無軍粮支遣本軍節次借撥官錢五萬三百四十四貫三百七十九文差撥公吏前去江西得熟州軍收糴到米共二萬三千五百二石二斗四升五合回軍賑糶及支遣軍粮幷檢準淳熙令諸米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搬販及近降指揮州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軍許隣州越訴又準今年八月十九日聖旨指揮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縣遏糴去處許人戶經本司越訴遂移文江西轉運司安撫司幷奉新縣等通放米舡回軍賑糶支遣軍粮施行

節次差公吏收糴幷撥錢下賑糶場

軍資庫錢共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貫八百九十六文

四千貫文省差劉京手分盧文彬管押於去年七月十六日前去隆興府管下常池市收糴到米二千三百一十六石九斗六升於八月二十一日到建昌縣交卸賑糶

四千貫文省差衙前楊發手分朱浚於去年七月十八日前去隆興府管下進賢縣收糴到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八斗一升幷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至十月初九日回軍城下省倉交量米七百九十石

都昌縣交量米八百二十一石三斗一升

星子縣交量米二百一十石五斗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

一百七十一貫二百文省捧依折帛錢共四千貫差衙前呂祺手分熊瑜管押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管押前去收糴

二千貫省差衙前呂祺往隆興府管下奉新縣收糴到米七百四十九石六斗於三月十一日回軍

九千八十二貫一百一十九文省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已後節次支付在賑糶場收糴米係在後項聲說

正支錢二千七百一十二貫文

轉支收到公吏糴米剩到錢共六千二百七十貫一百一十九文

四百八十貫七十七文省係轉支糴米回納錢付楊發收糴其米在後項聲說

一千貫文省支付朱彥俊糴米其米在後項聲說

一千六百二十九貫五百文省捧折帛錢共四千貫付衙前謝安道職級高宗選管押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往下項去處收糴共一千八百二十六石一升五合於十一月初八日回軍隆興府奉新縣糴到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五斗六升五合淮南蘄州糴到米六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折帛錢共二萬八千九貫二百一十文省係淳熙五年六年錢

一千三百七十貫五百文省係六年分支付謝安道高宗選收糴米其共糴到米已在前項聲說

三千八百二十八貫八百文省係六年分錢付呂祺熊瑜收糴米其米已在前項聲說

四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一十文省付在軍賑糶場收糴米係在後項聲說

五千貫係七年分錢差衙前孫燾職級江彥和管押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往隆興府犖湖收糴到米二千二百九十七石一斗六升於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回軍

五千貫文省差職級朱彥俊管押捧前項共六千貫文省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往江西吉州收糴共二千八百五十

石於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回軍
差撥乳香度牒糯米本錢共八千八百九十二貫二百七
三文省
四千貫差衙前王邦翰手分蔣安禮管押於八月十五日
往隆興府管下常湖收糴米一千九百三十二石八斗九
升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回軍
四千四百二十九貫二百七十三文省捧作前項錢共四
千九百九貫三百五十文省管押於十二月初一日往隆
興府奉新縣收糴二千三百

賑濟孤老殘疾不能自存
大人二百三十五口　小兒一十

奏乞推賞賑濟上戶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　及撥到常
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　行勸諭到管屬上戶
承認米數賑　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準
行　符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
勑中書門下省檢準乾道七年　文訪
聞湖南(以下同十二月廿八日約束止)符　本軍恭稟行下
管屬再行勸諭　之人如願將來賑濟功待
審究　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
申數內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
輿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各情　法賑濟內
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五
千石乞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輿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幷都
昌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

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　伺候
給曆付飢民及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
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闕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
戶數內大人一十三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
十六口本軍各仰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
給散付人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
分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共
三十五員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年戢減尅
乞覓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爲始今抄劄到闕食
人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
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
件張世亨黃澄等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
內又慮飢民難得錢收糴米斛再自十一日爲頭行下諸
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
月又照約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五千石湊所
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
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夫脚舟舡裝發
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
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
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撮等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
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
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
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迪功郎監城下
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
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

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委差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建昌縣覈實得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别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輿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輿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等祗受謹錄奏聞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十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